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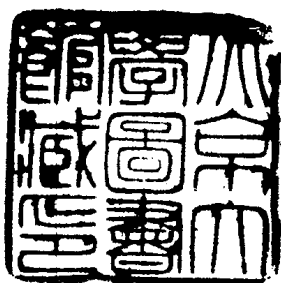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〇冊目次

經部・禮類

杭郡新刊禮記要旨十卷

〔明〕戈九疇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杭州書林後墅吳山刻本

..... 一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

〔明〕馬時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侯于趙刻本

..... 四一八

杭郡新刊禮記要旨十卷

〔明〕戈九疇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杭州書林後

墅吳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要旨

補十卷》提要

禮記要旨叙

崎與第徑童時蒙

先時大夫東橋君廷師家塾授以禮記嘉靖癸巳迄丙申更歷講訓言人人殊每苦其難而莫知其益也已交員

分

聞人越望先生之門先生以坦明之說開易簡之理不事穿鑿附會言下輒心襟開朗自是每聽講後即覓靜地晨卷默會疾馳歸書室一一記錄有遺忘明日又請益焉日積月累卷帙盈篋欲合為一書未暇也辛酉授官留刑署清務簡公諒挫門搜釋起曲礼盡四制靡不研窮首要詳釋意彖條分箋析細大不遺雖未能尽得先生心法之全業經者能由是求之庶不失向往之指南矣戊辰承乏嚴陵因校郡邑弟子員見其業是經者甚間有一二未得肯綮同索

龍坡李公

竹徑陳公

采峰陳公因言曰先生積有經素何不公之人乎予曰此夙心也第篇章多而工力浩繁久閱而未舉乙巳秋偶聞遼安鳳川胡春元有活字數萬求借閱署命工按譜排定然其間綜酌精詳裁筭妥當事易集而工有成

則皆吾竹徑公之力頌活字隨御隨排印布難廣倘
內君子詳觀此書果可裨益後學不靳續刻焉則區
區八夙心又何幸其大遂耶書成不能不厚沾于同志
云是為叙時

萬曆三年九月刊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浙江嚴州府事南京刑部郎
中吳門兩泉戎九疇頓首拜書

札記要旨錄



抗郡新刊禮記要旨卷之一

甲集

吳門進士 兩泉戎九疇

餘姚後學 日樓邵東昇校

杭州書林後登吳 山梓

曲禮上

毋不敬

一節

君子備已以敬而化自行于民矣

毋不敬內外一於敬也儼若思色之敬也安定辭言之敬也安
民哉即中庸之見而民莫不敬三句樂記之瞻具顏色而民弗
與爭四句乃實效也始之以毋不敬所以故學禮之趨終之
民哉所以要學禮之極起繳用講禮之本意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禮也禮之所以為禮者敬也敬以備身敬

札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以臨民而禮之本在是矣是故自其一身而言之嚴威以飭其
躬禁止夫慢易之失主以養其心慎防其非僻之于合內外
毋有乎弗敬矣自其色而言之睟面皆根心之發儼然若有所
思而端莊靜一色何如其敬也自其言而言之英華本和順之
積秩然不失其倫而安舒詳緩言何如其敬也君子備此三者
固盡吾備身之道而已初非有意於民之安也然焉恭不顯自
足以神現感之機恭已無為自足以妙儼刑之化貌足畏而民
莫不承敬也色足憚而民莫不承順也言足信而民莫不承德
也有不足以及安民也哉夫敬以備己則上無不敬矣敬以安民
則下無不敬矣上下一於恭敬而禮道其不通于天下乎

毋不敬

三節

記者論君子備已足以安人而因示其可戒可法者焉

首節截次節示人可戒三節示人可法可戒者戒之可法者法
之身無不可備而安民之效可臻矣

教不可長

一節

記者示人以制情之法隨在而節其流也

四者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常人之情易流可不隨在而制
其流乎故教而僻焉長也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不長矣所以
主敬也于欲而多焉縱也道心為主人心听命則不縱矣所以
存理也志自己逐者而言滿則驕之謂也母伐善毋施勞則不
滿矣所以戒盈也樂自己得者而言極則流之謂也燕安而不
亂和樂而不流則不極矣所以防淫也

賢者仰

一節

記者歷本賢者適中之行示人以可法也

記

中

二

賢者提起經六而字註六能字重看要繳可以為法意

常人同隨在而制其流賢者資稟異而充養有道識見明而察
理自精狎而敬之則雖褻必以敬相親而不流也畏而愛之尊
德而孚以心相敬而不離也愛其善也非愛其人也其有惡未嘗
不知於親愛而無僻也憎其惡也非憎其人也其有善未嘗不錄
於賤惡而無僻也積而能散周於利而又能利人也安而能遷
守夫義而又能徙義也是情之接於人者無不公事之處於已
者無所泥皆適中之行也亦不可以為法乎

臨財

一節

記者戒人當隨在而加檢制之功也

利害之際可以現君子自立之操忿欲之間可以驗君子克治
之學人孰不臨財當見得思義非不得已毋苟得也人孰不臨

難當見危授命非不免也母苟免也七情之從惟怒為最則
亡身以及親族無求勝所以懲忿也本分之外難加毫末則不
願乎其外分無求多所以窒欲也

臨財毋苟得

二句

記者戒人於利害之際皆當有以審其幾焉

疑事毋苟質

二句

記者戒人於疑事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疑事謂事也非言語也質謂執已見以求伸其說恃聰明以求
勝于人直謂直陳所見而不敢自隱也依註連說

天下之事眩是非於兩端而衆言淆亂者不能無疑事也使徒
挾意見之私而自以為是則是以身質言語矣君子於疑事當
何如哉蓋天下之見無旁一人之見有限要必直陳已之所見
以聽夫人之決擇而或是一或非一惟取正於有道慎勿堅執已
見據而有之而專務強辯則疑可得而明也如是則稽於衆而
舍已從人庶可以決天下之疑矣

禮從宜

二句

君子之於禮為使皆不可拘殯常也
三註並看禮本於會通之理必有其宜宜有不從則泥其體而
味其用矣故凡行禮者質文損益之異與世而推移泛應酬酢
之節因時而消息是禮雖從宜而主一無適之敬則凜然不可
變也使通兩國之好必問其俗俗有不從則拘乎已而拂乎人
矣故凡為使者服用之宜因人而無我好尚之異安土以敦仁
是使餘從俗而不辱君命之節則確乎不可搖也

夫礼者

四節

記者詳言禮之為用而因著君子行禮之本焉
末節截此禮之質也之禮即上文數禮字一版

夫禮者所以定 一節

論禮之為用極其辨而已矣

親疎以情言嫌疑以事言同異以人言是非以理言此泛論禮

之用計持恭喪禮一事以証之耳

先王之立禮也著之章程以立天下之中彰之物采以尽天下

之制而其用果何如哉彼情有親疎難乎其定也惟有禮焉則

恩之厚者禮從而隆恩之薄者禮從而殺而親疎無所混矣事

有嫌疑難乎其決也惟有禮焉則相相似者剖析其微微未明者

章明其可否而嫌疑無所眩矣人本一也而同異以位選禮以

別之本同今異者辨其異而不至於離本異今同者統其同而

不至於褻隨所處而有倫也理本一也而是非以時異禮以明

之舉動合禮者是足以協天下之公是設施違禮者非難以掩

天下之公非隨所為而有辨也是蓋而節乎綱常化裁乎倫類

禮之為用其大如此

禮不妄說 二節

此言禮之為禮如此前節恭其正大簡易之心后節峙其莊敬

純實之誠

修身踐言 一節

君子及自脩之道而行禮之本立矣

善行截脩身踐言串講善行善言行而行脩言道作過語謂脩

身則行脩踐言則言道如是則忠信而禮之質立矣人道莫急

於行禮而學禮莫先於言行彼身有不脩言不可得而踐也故

此類以成其行必欲獲其旋之吉則言之如其所行隨聲

何失脩身踐言則行無不脩而忠信以為行矣言必可獲則吉

今於道而忠信以為言矣若是而非非禮之質乎蓋禮也者本于

天理之真原于人心之實而非可以偽為者也言行交脩則本

體純全而廣大精微之體已於此乎類聚德性堅定而熾惡安

曲之用已於此乎推行由本以及其文經禮三百可以舉其綱

也由實以闡其華曲禮三千可以盡其目也殆猶甘之受和白

之受采矣謂非行禮之質也哉

札聞取 一節

記者兩據札之所聞在于以師道自重也

札聞取 二節

謂但上著德行請即儒行力行以待取也下著學問請即儒行

夙夜強學以待問也庶不重而意自見

德仁義 八節

論禮休事而無不在故君子當休諸身以明之也

末節截出土節言成已成物資於禮也三節四節決疑正倫資

於禮也五節六節事師為政資於禮也七節事親敬神資於禮

也禮之為用如此故君子務有以身体乎禮焉

道德仁義 二句

論聚德之在人非散無以類之也

道德仁義四字平講禮以散言散言始終註中入成謂入之成

之也

道德仁義四者所性而有若無待於外求也然無禮以養其
則檢束疎而實禮時防閑也而性分虧始焉昏昧放逸固不知
其從入之端終焉怠惰廢弛亦難於成熟之地安望其道全
德備美精仁熟而造於有成耶

教訓正俗

二句

君子化民之道必資禮而後備焉

教訓之所不及也備謂教訓達於人人而皆得以成俗也
民俗之未正由教訓之未彰也君子則建其有極而身教立焉
道人以言而言訓示焉皆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成大同之俗也
然必制為之禮以垂法于天下則四達不悖而民化俗成矣苟
教訓雖嚴而禮教不立固有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行於近而
不能及於遠者矣其何以能備哉

分爭

二句

君子欲快天下之疑一惟取正於禮而已

爭者訟之端訟者爭之成欲分而辨之舍禮何以哉蓋禮也者
理也得理者則為直為是天理者則為曲為非故非禮則不能
決也

君臣上下

一節

記者叙人倫之大必資禮而後定也

君臣上下倫之主於義者也父子兄弟倫之主於恩者也夫是
恩義之倫本有自然之秩若無待於理而後定也然禮所以正
名分而定民志也有禮以紀之則內和外而外理義肅而恩孚矣
苟或無禮則品節不修無以立朝廷之政章程不立何以著天

合之倫尚安望其能定也哉總見禮達分定意

宣學

一節

君子進而在視師皆有資于禮也

宣學事師所以明備已治人之道然必相親而後能傳道必有
禮而後能相親苟無禮以聯屬之則名分不正而情意不孚其
何以安其學而親其師與其友而信其道耶

非朝

一節

論廢政之儀必資禮而後備焉

朝聘軍旅官職法守最以威嚴為尚而禮也者所以定名分飭
紀綱者也故由乎禮則位序而軍旅整官職治而法守嚴威
嚴自具其行矣若無禮則尊卑之體統不明監領之紀律不防
百司之職業不脩一王之法度不振人悖輕於犯之違之矣威
嚴具能行乎

禱祠

一節

記者叙祀事之備必資禮以肅其內外肅敬也

敬神之有于也禱以祈之感神之有施也祠以報之祭以追養
於不及祀以妥神於合漢皆所以供給鬼神也而事神之道本
于敬禮者敬而已矣非禮則內無精一之誠而內心不敬矣外
無整肅之嚴而外貌不莊矣欲神之享也其可得乎

是以君子

一句

記者原君子之於禮必體諸身以明之也

是以總承上七節恭敬六字即是禮明者顯明之謂體諸躬行
非明諸心也註主威一字再節節字
夫明而物我幽而鬼神固皆資於禮矣使君子備身之功未至

禮文不幾于息乎是故於敬者禮之責也則端莊外著貌揚中
存時出之而為恭敬焉禮節者禮之制也則裁抑不放約不
踰時出之而為謙節焉禮讓者禮之文也則卑以自牧謙以與
人時出之而為讓焉是蓋內外交脩體是禮於躬行之間使
節文敷暢聞然其日章動靜不違優是禮於實踐之餘使儀則
詳明煥乎其莫掩自其恭敬也而禮明於恭敬焉自其謙節也
而禮明於謙節焉自其讓也而禮明於讓焉由是舉而措
之物我兩盡而無遺鬼神感通而不悖君子明禮之功孰有加
於此哉

是故聖人作

有禮

聖人之興也必制禮以淑天下焉

是故承上文而言作謂興起在位也為即制也禮謂三綱五常

之禮

曲禮卷之一

八

人而無禮未免禽獸之歸是故聖人者作重聰明睿知之資為
天地民物之主不忍人類之入於禽獸也而制為三綱五常之
禮以示教於天下焉使天下之人皆由於綱常倫理之中而遵
其親義序別信之教則禽獸之行日遠而聖人之心始釋然矣

太上貴德

一節

論帝王之道不同必申言王道之備也

首二句截平講下獨言務施報者與孟子人皆有所不忍事文
德同非偏重也往來者施報之別名而言非礼正應務字意顯升
降者天下之俗與世推移者聖人之權吾常理諸太上矣風氣
未開人文未著惟德之貴而已又常理諸其次矣風氣已開人
文已著惟務施報而已夫其次之務施報非不欲如太古之貴

德蓋時之所趨不能無變通之機而禮之所備不徒於安樂之
頃固有以往來為尚者矣使往而不來是已有施而人不報非
禮也使來而不往是人有所施而己不報亦非禮也知其為非禮
則知尚往來者之為禮矣此施報之禮所以為備與是則太上
非不能以禮勸天下三王非不欲以德化天下時使之然也聖
人不能違時亦何容心於其間耶

人有禮則安

三節

記若示人常學乎禮必推明其不可不學也

首句截此言禮係安危而人所當學也次節增禮之為禮不
自且而尊人通乎上下者也末節止言有禮則安之實以見人

當學也不言危者互見也好禮者何即自卑而尊人也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故人而有禮則有天理自然之安人而無

此其要旨

曲禮卷之一

九

禮則有人欲陷溺之危安危之機決於禮之有無如此故禮也
者無貴無賤皆不可以不學者也豈有貴不上于天子下不及
于庶人乎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無禮則危滿受覆也禮為人
之所當學者何以見之然禮之實非自外至者讓乃禮之實卑
已尊人者也豈以貴賤而有異乎語人而曰負販蓋天下之人
矣亦不可以不自卑而尊人况富貴乎夫語富貴則蓋上之人
矣是身賤而無禮則失其身富貴而無禮則失其家國天下益
可以驗人之當學者也故使富貴而知好礼是知勢之不足恃
欲之不可縱也豈有驕淫者乎貧賤而知好礼自不知富貴之
可樂貧賤之可憂矣惡有憚其志者乎夫富貴而不驕不淫所
以常保其富貴也富貴有禮而安者不可見乎貧賤而知好礼
別不為貧賤所困貧賤有禮而安者不可見乎故曰禮者不可

不學也

人生十年曰幼 而傳

記者於人之生必別其歷年之名而求其當為之事也
人生作頭幼等名也學等事也固年以立其名所以驗其年之
盛衰固年以補其事所以責其業之當盡庶不虛生于天地間
矣重事者

人之有形于宇宙內莫不各有當為之事時水至者不容以強
為時當退者又貴于知止故每十年而與其名當領名以思義
每十年而與其事當及時以自情時而十年去後提尚未達名
之曰幼而從事於小學之方二十血氣未定其名曰弱時則有
禮以責成人也三十血氣方剛其名曰壯時則有昏禮以授
之室也四十血氣堅定不曰強乎斯時才可用矣乃使之為仕
也

而治官府之小事焉五十髮色如艾不日艾乎斯時德已成矣
乃命之為大夫而與聞邦國之大事焉六十曰耆以耆久而稱
也其時國事則指使於人矣七十曰老以既衰而稱也其時家
事則傳付于子矣由是觀之因年而各事其事既無失時之歎
而亦無過時之憂幼學壯行而有始有終庶忝所生也

大夫七十

五節

不得謝職大夫七十致仕所以安恬退之節若不得謝則人君
愛惜老成之意也故賜以几杖隨以婦人乘以安車人君優待
之禮也於他國而稱老夫於己國而稱名於未聞而告其制老
臣自處之禮也是皆致仕不得謝之時之事也

越國而聞

越國越彼之國所聞若禮樂刑政之屬其制謂領自王朝傳之

先君皆彼國典藉之所載賢哲之所識者舉此告之則彼考之
文獻帖然信從言而舊法相因亦不苦於紛更難行矣

謀於長者

一節

首曰作頭操几杖以從致其服事之勤必辭讓而對執其謙
之敬長者聞即所以謀者而反詰之非兩事也

凡為人子

一節

溫清一歲之常禮定省一日之常禮是皆養其體也從養體也
不養志則貽禍於親亦不能安其養矣故醴夷不爭所以養其
志也

夫為人子者

一節

人子盡尊親之道而悉有譽于天下也
車馬載下五旬平音慈弟仁信皆謂孝也不曰孝而曰慈弟仁
也

人子要言

一節

信者各隨所見言之耳一孝立而萬善從其實皆原于孝也
人臣效勞于國而受君之賜宜無不可皆使受車馬馬則以尊
貴自居忘親之道也故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車馬則是早已
而尊親貴親而賤己是有孝親之實矣亦非徇名也然孝為百
行之本天下之公故合衆善而歸美於一人何州閭鄉黨以孝
稱之觀其行也兄弟親戚望其慈者也未有愛親而不愛兄弟
親戚者故稱之以慈僚友望其弟者也未有敬親而不敬僚友
者故稱之以弟執友以輔仁而稱其仁蓋孝本於仁自孝之無
私者而言之也交游本於信稱其信者蓋孝根於誠自孝之不
欺者而言之也是非不虞之譽也天下之道原於孝秉真之性
也於一耳

見父之執

一節

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一出言而不敢忘親敬之同於父也

夫為人子者 一節

出告二句受命於親而不敢專其身所進二句休親之愛而不致貽其憂

年長以倍 二節

論少之事長其礼曲而當也

此皆事長之礼前節敬之見於行者後節敬之見於坐者

為人子者 五節

首句作頭前四節自甲以尊其親末一節自重以愛其身

聽於無聲 二句

論人子事親當察言動於未然也

此言人子事親之心無時而忽也親有教使於已即志意所在

礼記要旨 四節礼卷之一

皆其未發於形骸之時而視聽之是為先意承志

人子孰不欲諭親於道然敬之於已然者難為功而正之於未

然者易為力是故親之志意未形於言雖無形之可聽也然不

聽之以鼓而聽之以心惟慎其發於言雖無形之可聽也然不

志意未形諸事雖若無形之可視也然不視之以目而視之以

心惟慎其見諸事而正之或有不能則孝子喻親之心真惟日

不足矣

不登高 一節

記者詳人子自重以愛其身而著其為敬親之道也

為人子者父母 二節

不純素者致天性之樂也不純衣者有終身之慕也

幼子常視 一節

論古人之養蒙一習於誠而已

二節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必正

不傾所以養其容也

長者與之提 一節

少之與長當隨其教而敬承之也

長者作頭下分兩事提提雖有耳提手携二義只牽手與之語

以致接引之勤故當兩手以奉其手曲為承順而不過也負則

雖有在後在側二義只是俯首與語以致曲成之術故當掩口

以屏其氣謹於應對而不瀆也

從於先生 一節

與人言裁相從專致其敬相遇曲致其敬

從長者 一節

礼記要旨 四節礼卷之一

登城先從長者上是事長之敬下是持已之謹

將適舍 四節

四節平看適舍上堂入戶就席一於礼而不苟皆為客之道也

大夫士出 一節

人臣之出君所而無所不用其敬焉

彼君之臣有大夫焉有士焉君門之嚴出入所必由矣其礼果

何如哉吾知萬乘之形而為養順之美靖共之節發而為敬

慎之誠君門有闕所以辨賓主之分也使由左馬則自廄以實

礼欠政必守從君之常而不忘於由戶之際出必于闕東也入

必于闕東也故有抗君之失也哉君門有闕所以為內外之限

也使或踐之則於礼為不修矣故必起履之儀而不忽於過

戶之傾在內不踐以出也在外不踐以入也故有慢君之失也

凡與客入禮記集說卷之四 二節

古人之延賓必謹其辭焉

首句作頭入字冒下文即如今延進之謂與下入字不同下三節只說入字入必由門客入門而左以是也入必升階主人就東階以下是也

唯薄 一節

此言行各適在而不同平講。君子之行各必適在而思其宜也

並至 一節

皆是辭者不橫肱思傷人有妨於坐不跪立恐人不便於受

記為長者 一節

記者詳古人掃除之禮而必謹其始終之節也

首句載必加一句往掃時事以袂二句當掃時事以箕一句既

禮記要言 十四

掃時事

奏席如 七節

古人之於席無往而不致其謹焉。記者卷言古人之於席而必謹其儀也

甘節奏席也次節請席也三節四節皆布席也五六七節皆就

席也以布席分之南向北向一節平常之席若非飲食一節講

問之席以就席分之跪正席一節禮坐席時主人下問一節既

坐席時將即席三句將即席時水母撥二句既即席時

席南向 一節

古人之布席因方而異尚也

南向之席尚右其右在西北向之席尚左其左在西故一以西方為上尊者雖卑者以次而東馬東向之席尚右其右在南西向之席尚左其左亦在南故一以南方為上尊者在南卑者

以次而北焉

特即席 一節

論君子當謹就席之儀必詳其儀之所以謹也

首二句載下正是容之母作不必泥註坐後語而以既即席辨

坐而遷之戒勿越

視弟子敬師之物而重遷之心見矣

虛坐 二節

此是事長者之言貌也

毋勦說 三句

記者戒人所言之失而不以所言之宜也

上二句載謂既不可勦說又不可雷同當何如哉蓋古人有已試之成法不法古昔者失之妄先王有已驗之成功不迷先王

禮記要言 十五

者失之誣是以言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則事皆稽

古而有徵必信何有勦說雷同之弊哉

侍坐於朱 二節

前節師有問於已當致其謹後節已有請於師當致其敬業如

詩書禮樂之業益即詩書禮樂之彊起以致敬所以重道也

侍坐於所尊敬 二節

無餘席致其親而應對審也同等不起致其敬而無二尊也燭

食起至客至而起有所因而伸其敬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三節

以者之事所尊而曲盡其禮也

首節不妨休之安也次節敬事之變也末節避機之密也

毋側聽 四節

君子之修身當隨事而致其敬也。○記者論君子修身之要而致其敬也。

三節

論少者之事長而有辭接納屨之儀焉。

首句作頭首節雖有上堂當階之異同一進而辭屨也二第二節雖有暫退終退之異同一退而納屨也解於堂下而不取當尊辭於階側而不妨後升暫焉有以休其常終焉有以如其始總而言之無非一敬而已。

就屨

一節

就屨謂暫退時着屨也跪而奉之已往階側而又云屏於側者孟手以著屨不可當階而其儀不廢也。

卿長者

一節

論少之納屨不背乎尊而必著其實也。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十六

首句載下二句正中向長者而屨之法。

誰坐

一節

無咎參焉不欲干其私也不出中間不敢忘其敬也。

外言不入

一節

德容言功之事內言也外言不入此焉肅齊治平之事外言也。

內言不出此焉。

姑姊妹

一節

姑姊妹女子子此謂一家之內有父之姊妹有已之姊妹有子

之姊妹若已嫁而反者其兄弟皆不與同席同器也。

男女非有行媒

二節

記者詳古人慎重乎昏禮無非所以達別也。

末句載此總承二節。

貧者不以貨

一節

不貴爾于貧老先王禮道之權也。○先王言者言其心而必通於三先王之制禮也合乎人情通乎天不求備於人禮道之權也故無財不可以為悅貴貧者於財焉則禮廢於貧矣非強有力不足以行禮貴老者以力焉則禮廢於老矣故不以無財而禮廢於貧不以無力而禮廢於老可以見先王制禮為天下之至道也。

父前子名

二節

記者表臣子呼名於君父之前所以大一統也。

在君父之前凡子列吾皆名之所以尊其父也在君之前凡臣列吾皆名之所以尊其君也蓋吾之所長父母之所謂幼也吾

之所尊貴君之所謂卑賤也故父兄長勿貴賤尊卑皆名而不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十七

致致私敬也。

凡進食之禮

六節

記者詳主人陳食之禮而因及卑客受食之禮也。

首節載上是主人陳食之必當下是卑客受食之必讓

凡進食之禮

一節

古人陳食之禮因物而異其方焉。

首句載下皆進食之禮左載右載以剛柔而分也食左美右以

燥濕而分也膾炙處外以其非常品也醢醬處內以其為食主

也葱蒜處末以其非正豆也酒漿處右以其為六飲之列也脯

脩左胸右末取其便於食也脯脩既處酒左而曰左右者自以

胸末為左右也。

客若降等

四節

○ 屏客之受食無所不用其誠也

首句作頌惟其客之降等故以食則必執與辭以祭則不執也
本以誠則不敢先常以饋則不敢先飽一語命於主人而不
當客禮也

共食不飽 六節

○ 古人飲食之節無一而不戒其失禮之愆也

卒食客自 一節

此謂降等之客親微者所以稱其親饋之礼與辭者所以謝其
親微之敬凡以稱礼之施而已

侍飲於長 一節

○ 少者之侍飲無所不用其謙也

少者之侍飲受爵必聽於長者飲爵必後於長者皆敬長之
記要言 曲礼卷之二 十八

賜果 二節

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需用微物也不敢棄君之器敬君
之至也

餼餘不祭 一節

○ 論餼物不可以祭先必甚言其不可祭也

御同於長者 一節

侍食於長而不辭其礼之威配坐於賓而不辭其席之偶皆因
其不專於已也

為天子削爪 一節

○ 論公庭之食爪也而制狹陰於上焉

先刑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五者食爪之法也天子
無而有之制狹陰也諸侯致其一不四析也大夫致其二不中

覆也士殺其三又不刊皮也庶人殺其四又不斷斷雖半破之
制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水潦降 八節

○ 記者詳古人之獻物其禮有不同也

此乃說論獻物之禮細分之首節是順其時次節是順其性二
節以下惟獻杖執木是致其潔獻房操右是雲其變餘皆是主
其要也

凡遺人弓 二節

論賓主之於弓授受皆有其儀也○ 現古人之遺弓而必謹其授受之儀

前節客授弓之儀後節主受弓之儀遺人弓者與主人自受對

張弓四句與由客二句對垂悅三句與客並二句對按後註主

人卻左手者主人卻客手左亦以左手承附也又覆右手者主

人自覆右手亦以右手執箭也 曲礼卷之二 十九

進劍者 十二節

記者歷叙古人授受之節而皆使者致謹之儀也

左首前導前綴拂之皆所以致敬也右牽取其便也左牽防其

噬也禽即黑鴈卿大夫繫左首致其敬也以饋致其文也以拂

弗揮恐其墜也以袂恐其褻也以上雖雜飾與受飲然飾者所

以飭所執之會而受飲則人之後而受飲之也故末節就言其

使者執物於受命之時而習其威儀進退之容預習於先則不

至失礼於臨時矣 三節

凡為君使者 三節

臣之於君命隨在而致其敬也

三節皆主敬君命言首節為君使者受命如此盡奉命之禮也

敬其若久而或使之偏命而至也拜受之如此則使之偏命也
歸也拜送之如此是盡承命之禮以敬其若未節或使之偏命
而往也其送之如此及使之偏命而反也其受之如此是盡承
命之禮以敬其若

既為君使則身且不吾有况於家乎故未為君使則宿於家者
有矣况受命而宿於家則君言宿於家矣慢君命是慢吾君也
故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是不收
為宴安之計耳故君命固有見於為使之時矣獨不有見於待
使之時乎君言至則降尊以就卑故拜辱也使皆歸則君命之
歸也其容不拜送乎曰拜辱曰拜送非拜使也所以拜君也是
敬君之使有如此君使且然而况於君乎使人於君所則請命
於君故命以朝服也君使者反則是君命之來也其容於不下
禮記要言

堂受命乎曰朝服曰受命非改使也所以敬君也是敬已之使
有如此者已使且然况於君使乎總而言之無非所以敬君也

禮記要言
二節
上節以成其德下節恕以全其交

禮記要言
一節
致力於學而心不自足斯可以為君子也

前句屬知次句屬行讓與不急重看有已知而益求其未知已
能而益求其未知意如是則知行並進而德成矣故謂之君子

註君子之道貼上二句

且明天下之道存乎知致知之功雖盡而或不諫則失之自滿
矣今也傳聞以大其言強識以充其量循以為道無終旁必欲
聞所未聞識所未識傲然自視而讓焉休天下之道存乎行力

行之功雖盡而或少怠則失之自阻矣今也尊所聞以自其德
推所知以勵其行猶以為道無止息必欲始乎由是終乎由是
毅然自強而不怠焉夫然則所知者廣而又處之以虛其所以
不自足其知者乃所以進於高明也所行者篤而又濟之以勤
其所以不自怠其行者乃所以進於光大也蓋至是而德有成
矣不謂之君子乎

禮記要言
一節
君子不厚責於人欲交道之有終也

歡就情意上言心乎意契而好於我也忠就處事上言區畫圖
謀而盡心於我也全交謂我無過求人亦易應不至於勉強難
繼而交疎也

夫交道之不全恒起於責望之大過而難乎其繼也君子則不
然彼輸好於我謂之歡斯交道所必有也然以

盡也未嘗有過情之望而人之吹也輸誠於我謂之忠亦交
道所必有也然忠可有也而不可竭也未嘗有無厭之求而竭
人之忠也夫然則我之責於人者死之甚之望而人之應於我
者無不堪之強人之施於我者不患其難繼而我之受於人者
不見其不足歡與盡則交亦無不忠無竭則交亦無竭謂非所
以全交也哉

禮記要言
一節
禮曰子抱孫

記者明立尸之法著人之設尸與尸之自處也

○為父尸截上三句立尸之法為君尸五句是人敬尸之道尸必
式二句是尸自處之道

賜人者

一節○命之辭之道有言時之九者皆當下之

賜必將之以與必節之以禮人品既殊則待之當各適其

故君子 二句

君子謹於行禮 耻辱也

以上文例之指 類每事也必違之類戒慎也當以吉凶二

字總括上文串講註中則字輕看承上文言君子之行禮雖常

變之異其時吉凶之異其道莫不謹慎以行之使儀則詳明節

文中度而無失禮之愆可為愧作者也蓋有失禮之愧則色容

為之變異是為失色於人矣

國君撫式 四句

君臣象車而過尊所也因分而異其敬焉

過廟而敬禮也司尊卑無別名分不嚴矣故大夫必倍致其

敬於君士必倍致其敬於大夫按宗廟泛言不專指己之宗廟

禮記要上 曲禮卷之一 二十二

若過己之宗廟當下不當式也

禮不下庶人 二句

禮指五刑指五刑廢人無非禮也要之以治貴為主耳大夫

非無刑也要之以治賤為主耳

兵車不式 一節

論車有不同而其儀各異焉

兵車取其殺伐之用張故不式武車取其威武之奮揚故緩旌

德車取德美之內蘊故結旌

史載筆 八節

記者論王者出行有備而師行有律也

○獵猶截上言王之盟會先事之備下言王之行師有紀法之

嚴授皆者天子將有出師之事必為增於國北以盟會乎諸侯

是盟會之舉為行師而設也

史載筆 六節

王者之盟會必備職以從事而因變以示警也

○此皆主盟會而行說首節載上是恐人君之忘律也故人臣之

從君者則職以備之下是恐人君之不備也故人臣之從君者

既警以示之

史載筆 二句

○觀王師之盟會必隨職以備其用焉

○所主機謀故載筆以從凡今日盟會之制皆得以備錄而有傳

庶人君慎後世之識而不耽肆主藏言故載言以從凡昔時

盟會之事皆得以參考而有微庶人君備古人之法而不耽

前有水 五節

禮記要上 曲禮卷之一 二十三

王昔盟會而行前有所見莫不舉類以示則衆有思慮預防以應

卒然之變而無傾危之虞矣青旌鳴鳶飛鴻皆旗章也虎皮即

也貌猶或皮或畫皮皆載於車

行前未鳥 二節

論古之王者師出必以律焉

行率作頭急繕一句與上三句平對有句二句與下句平對四

事也皆行師之法

行前未鳥 一節

王者之行師建旗以象衆也

王師之行象易見者莫要於旗物故建旗物之象使戎陣整肅

也戰心勝者一存乎武勇故嚴號令之施使士卒奮怒也兩平

不可事說

○王者之德也。有法而節分有年也。

王師有節制之宜。鼓以動衆而作其進。金以主號而謹其退。其制而不失也。三師有節分之嚴。立之旌以爲左和門而左司馬掌之。立之旌以爲右和門而右司馬掌之。司其柄而不亂也。

外事以剛日

三節

○古人因事而異所用之日。必謹其課日之禮焉。

外事以剛

二句○推而引之。不同而用之日亦異。

外事爲陽。故用剛日。內事陰。故用柔日。亦各從其類也。

凡卜筮日

一節

○古人之課日。必因分因情而有異也。

首句作頭節。外句內二句。大夫士所異也。喪事吉事二句。是因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二十四

土所同也。遠日近日。即句外句內之遠日近日也。二句獨必

祭言。例其餘耳。以下言前注。後言。夫士。禮。言。也。以。分。句。日。

曰爲日

一節

上三句命卜筮之詞。末一句用卜筮之敬。

卜筮不過

合下節

記者示人以卜筮之當敬。必原其所以當敬也。

羅爲卜

一節

記者原先王以神道教天下而戒人之不誠也。

猶與也。截首二句。言卜筮之所由作。卜筮者。至定。猶與是詳先

王設卜筮之教。故以下言人當用之以誠也。

天下之事。不能不資之卜筮。然卜筮爲由而設。哉彼介馬。而者

氣也。龜則所以爲卜。蓋因其休之拆者。以爲吉凶之占也。植焉

而神者。英也。英則所以爲筮。蓋因其類之變者。以爲吉凶之占也。是卜筮者。誠非無故而漫爲之也。乃古昔先王所以使民於

時日之既。卜以筮者。即信而用之。不參以己意之私。於鬼神之

既協乎吉者。即筮而崇之。不間以人謀之巧。於法今之有疑者

假爾龜筮之有常。而必致乎謹戒之實。所以使民於物之有一

而相似者。有所決而不紛於事之有。二而不決者。有所定而不

敗。卜筮之前。民用如此。夫之用之者。烏得而不致其誠哉。故曰有

疑而筮所以重之也。筮而弗信。猶弗筮也。必於假爾泰筮之頃

而持之以中乎之誠。以言乎吉而吾爲之趨也。以言乎凶而吾

爲之避也。何常二三以雜其心。耶。課日而卜。所以尊之也。卜而

弗踐。猶不卜也。必於假爾泰龜之日而濟之以勇爲之果。剛日

吉矣。而外事必行也。柔日吉矣。而內事必行也。曷常疑信以二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二十五

其志耶。聖王以神道教天下。示人知所尊也。

卜筮者

猶與也

記者詳先王以神道教天下。示人知所尊也。

二所以平看上是欲民之尊信。下是開民之疑。或使字是示教

於民意

君車將駕

六節

記者於古人之乘車。必詳其始終之節焉。

此題不可重。僕亦不可重。君蓋統論乘車之礼。首節將駕時如

此二節已駕時如此三節僕先就車時如此四節僕先驅車時

如此五節君出而就車時如此六節君登而驅車時如此

且乘車而無礼。則亂於車也。而其礼果何如哉。當君未就駕防

其奔逸也。僕則執策立馬前。馬及君車。既駕視之。欲慎也。僕則

長令以敬駕焉既效而乘車以試也九會不由上取式緩跪受之
之新矣矣出就左僕則并轡受緩于以疑召之休也登車則
至則左右僕使使不妨車之行也車驅驟至大門而入召所
願以安者車右也必撫僕之手而顧命之就車宜上而上其蓋
樂變之宜乎或過門問溝渠而職當隨地自效者車右也必相
時而動而皆為之下車宜下而下其謁事君之忠乎是則自始
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乘車之節有如此哉

凡僕人之禮 二節

記者論僕人必授以緩因詳受緩之節也

首二句載上是禦車授人以緩變之尊卑皆然也下是乘車受
人之緩當視其尊卑而致其辨也若僕者四句只有二意上二
句臣下二句分給未用重講在註雖字上著力皆謹道也

禮記要旨

故君子式

一節

君子主國君言因人因地而施敬也式黃髮尊高年也下卿位敬
大臣也不馳愛衆也必式敬賢也

君命召雖賤

一節

人臣之於君命之臨不以卑使而忘敬也

御國君

一節

首句作頭進右二句相向之敬也而俯悅之敬也

車上不廣

下節

人君在車謹一身之儀容靜手容恭立容莊式容敬頭容直

國中以策

一節

人君乘車於國中欲其行之緩也

國君下宗廟

一節

上二句君之敬先下一句臣之敬君

式路馬

中道

人臣於君之物無往而不致其敬也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

五節

古人之執器無所不致其謹焉

首節因物而異其容次節因分而異其容三節身容之敬四節

立容之敬五節服容之敬

凡奉者

一節

古人當事執物而為高下之節也

或當心或當帶一定之則也過焉則抗其氣驕不及焉則惰其

心貶是以君子慎之

曲禮卷之

二十七

執天子之器

一節

人臣執主器而其儀獨臨於至尊所以昭分也

此言執器之間有以辨尊卑之等不可分奉與提只重天子句

古之行禮者必假夫器執器者必假諸臣以言乎執天子之器

者則慎重之心誠於中而崇尚之儀徵於外寧過於平衡焉益

位至天子而極則地至天子而隆耳國君下於天子者也故臣

之執器者高不過過耳卑不過授吾見其平衡而已大夫下於國

君者也故臣之執器者寧過於下毋過於上吾見一緩之而已

若夫士則愈卑矣其臣之執器者又在緩下而提之於常帶之

間不敢尚同於上之夫自天子而國君大夫士分之所秩者一

定而不易由上衡而下平衡緩之提之禮之所肅者有常而不渝

古人一執器之間而辨分之道有如此哉

執天子 不克

人臣執主之器其儀其敬同也

凡執主器 一節

論人臣執器一於敬必詳其敬之容也

首二句載凡執主器總上節所該甚廣如不克舉一身之容言

下言操幣圭璧是執主器之一端左手一句手容也舉足二句

足容也正見如不克處

夫自天子以至國君大夫士凡臣之執主器者分雖異而敬則

一實恭之有加而不以慢心乘之為器雖輕而視之若甚重也

潔恪之恒存而不以忽心臨之所執雖易而乘之如不易也其

容果何如哉蓋主器之執雖非一端而幣與圭璧之操皆其所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二十八

重以言乎手容也敬存於中則恭見於外而奉持有虔尚左手

以致其尊是手容之恭有如此者以言乎足容也致敬有加見

舉足不忘而步履安詳如車輪以曳其踵是足容之重有如此

者觀其手容而不克之敬見於手矣觀其足容而不克之敬見

於足矣人臣之執主器謂非君之至乎

立則磬折 一節

論執器立容之敬當視君而倍加焉

通節皆以執器言首句註謂之常者下二句倍致其敬則禮之

變也對樂而言故曰常

祚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器故夫人臣執主器而立也以身則磬

折卑之而不敢高也以佩則下垂俯之而不敢仰也是敬主乎

君自不敢慢於其器固立容之常也然主客有授受之時又當

倍其恭敬之節故主之授受而小虎馬則佩倚於身矣且亦

之而佩倚不幾於尊卑無辨乎是必倍致其敬而使佩之下垂

馬主之授受而小虎馬則佩固下垂矣臣亦因之而佩垂不幾

於貴賤無別乎是必倍致其敬而使佩之委地馬一高卑之別

君無驕而臣無詘一俯仰之項上不偏而下不僭禮道固如此

執代 一節

人臣執玉而服之惟其稱焉

古人之執器不惟異其儀而已其服亦不同焉彼行享禮則執

璧琮而必加束帛是有藉也使臣執是玉則賜蓋有藉而享以

文為敬故惟賜之文為稱也行聘禮則執圭璧而不加束帛是

無藉也使臣執是玉則襲蓋無藉而聘以質為敬故惟襲之質

為稱耳否則服之不稱禮之害也生于制禮之意乎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二十九

國君不名卿老 一節

卿老世臣家相雖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示外有

所統也世婦姪婦長妾雖分不敵於女君而貴實降於諸御敬

之而不名示內有所統也

君大夫之子 一節

論諸臣之不敢自辱其稱而必著其意之所在也

末句載出講余小子嗣子某處不可重至末句當云不稱余小

子者有嫌於天子之世子同名故避之而不敢稱也不稱嗣子

某其有嫌於諸侯之世子同名故避之而不敢稱也

皆如其國之故 二句

故謂故國之俗謹備審行只是不敢以去國而擅有更改於其

間也若謂酌其宜而不度乎新便是從新國矣不可入講

爵祿有列

告於宗後

惟爵祿有列於朝故出入必詔於國不忘君也惟兄弟宗族猶存故反告於宗後不忘親也

公事不私議

公事謂廷國家之事也不私議言當合聚大夫士而公議其可否不可與家臣私議而誣上行私以專政也非議於私室之謂

君子將

二節

君子於所營所造而必先於事神者焉

此題要見重於事神之意若僭用奉私者則皆在所緩君子謂凡有位者家室只著大夫說

君子將

祭服

祭服室器用循先後之序末四句祭服祭服適可否之宜

禮記

祭服室器

三十一

祭服不踰

三句

不踰境不踰君祿以辱先也雖不踰境必寄於同等而使之可用不敢繫神明之器也兩意縮講

素衣素裳素冠素履

論人臣之去國者而必變其服焉

不祭食

二句

人臣之去國者簡禮於食而任過於已焉

大夫士見於國君

三節

人臣聘於鄰國而有見其君臣之禮焉

此皆出聘他國之禮上二節見其君也下二節見其臣也

大夫士見

一節

君大夫拜其辱者辱其未臣示自謙不足以臣之也主人拜其

辱者辱其先施是自愧不足以當之也

國君春出

一節

位自降殺故所求各有限制是於用物之中而存愛物之仁也

大夫私行

一節

大夫告公上大夫士之所同也君勞之以下大夫士之不同也耳

之儀不得不同

三節

人君之稱隨事而有其詞也

總而言之其事二前一節臨民也後二節事神也分而言之其

稱曰天子曰通稱於人者其曰一人曰自稱於已者臨祭祀節

於內祈辭臨諸侯者在外祝辭

禮記

三十一

君天下曰

二節

此者叙人君總稱自稱之詞所以寓貴望之重也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王者之君臨萬國也百官之設皆在

所統承此民之衆皆在所制馭其通稱於人則曰天子焉蓋天

不能自喻而付之君君也者代天而為之子者也故必承天命

以治奉天道以推行一如子之善繼善述無負天之所托

而為克肖之子矣所以總稱者何其尊乎王者之統理萬機也

斧鉞以臨朝設官以分職委任以授政考績以任功其自稱於

已則曰予一人焉蓋衆不能自治而作之君君也者受命而為

之王者也故必政不出於多門勢無雙於兩夫一惟君之作威

作福無負衆之所望而為臣民之丁矣所以自稱者何其尊

祝諸侯

祝者舉人君職治自稱之詞所以寓貴望之重也

踐作

上節畿內郊廟之祭其神尊也故祝詞稱其名下節畿外百神之祭其神卑也故祝詞稱其卑

踐作

王皆致祭於內外而祝詞有子道君道之異焉

王者受天明命為天下君內有七廟之流光外有百神之統屬故王階以致祭而祝詞豈無別哉以內事言之春仲夏禘秋嘗冬烝其祝詞則曰王其蓋王者止承燕翼之福莫大於孝也

內事曰孝正以示其為先祖後而追慕繼孝之不忘耳以外事言之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祝辭則曰嗣王其蓋王者上膺王

祀記要旨 禮記禮卷之一 三十二 器之重莫大於嗣也外事曰嗣正以示其為神明主而嗣守曆服之勿替耳

臨諸侯 一節 人君巡下而臨於群神者必設其尊美之稱焉

祝曰王而必保之於天表其位之尊也祝曰其而又加之以甫表其德之美也以其神稍卑故敬其名而尊美其稱

天子建天官 四節 天子建官以治政而分職以理財可以觀經制之備矣

天子為天下主有政以治人有財以養人官有未設則無以分理廢政也於是六卿之長建焉故重於天官而先之陸大自大

至至於大卜莫不亮采惠暉而守其法以待治矣建夫五官而分其所屬自司徒至於司空更不同矣易而舉其屬以佐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天子建天官 二節 天子建官以理國用其經制之善可增矣

司七六句府名也非官名士工六句官名也非物名

先王六卿之設固有以脩國政使理財之道不窮其可也
是故國必有後立六府以歲之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穀
司者有經而不亂夫豈為虛設哉國必用財立六工以治之
此工金上石工木工獸工草工是六工也各典制六材焉下
為監其成天府以司六職而事主者有其職工以制六材而利
用者有其備先王開物式務之道何其善哉

五官政貢曰事
部者場公臣實成之名而尊王之義見矣
致貢處也輕講不敢身自專意合發在重字上
先王之取天下也治道難於獨理國必有六卿之建而百道正
此見其有

於示順允必有實成之與其在天官則總其治矣若司徒司馬
司空司士司寇之五官者分職受政必有亮采惠疇之益程功
績事直無匡弼輔翼之勞故於歲終而改之凡一歲之計其悉
陳於王以備歲會之稽也若此者帝不謂之重乎蓋天工天職
統自三朝臣下不可得而專也今而改其重焉則是自下以獻
上而帝尊發置之柄明其為大君之所獨擅固足以尊尊而益
明顯之惟明其為一人之所總攬所以大一統之義以啟專
若之誠者豈寓於實成之餘矣不謂之重而何哉

五官之長曰伯 四節
中國之臣隨在而專其稱專中國也外夷之臣隨在而卑其稱
外夷也而中國又安四夷賓服之意亦因以見

五官之
二節

前序二伯也以垂統乎內其分至尊故所稱為侯侯侯第八伯
也所以分統於外其分稍卑故所稱為公降五官之長九州之
兵提對對作擯辭天子稱自稱二臣分對

五官之 一節
記者於人臣其任重而其稱尊也
是職方載上是分職主所治之事下是隨在照所稱之辭

五官之 二句
記者於大臣分極其尊而賦極其重也
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德著者而加之以一命於五官為
特長焉五官之長果何名哉蓋其爵位已崇等乎三公之列祿
秩已重出乎群后之上名之曰伯固其宜矣是伯也何所職哉
為左伯者掌東方之諸侯為右伯者掌西方之諸侯其職之方
孔記要旨 由禮卷之一 三十五

九州之長 曰牧
方伯采朝而擯辭取奉民之義焉
此牧字與孟子受人之牛羊而牧牧字同意求牧與易牧牛羊
之事發政施仁牧黎元之義顧名思義可以深省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九州每州之中設一方伯是即諸侯之賢
而膺天子之寵加一命之榮而主列辟之國者也當其入朝於
天子之國也擯辭何以牧稱哉蓋民之有生不能自養而必仰
望乎天子天子在上不能偶養而必分任乎州長為州長者固
宜上體天子之德懷念生民之休戚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所
以愛養生息惠我元元而使之不至於流離失所者皆長之職
也 賁辭曰牧不亦宜乎

賁辭曰牧不亦宜乎

天子當尔

王皆正位以臨天下而必恩威之行也

朝之通情親之昭分作又須發便朝觀二字

台首君臣之際其分未始不嚴其情未始不洽時乎秋也天地

嚴凝之氣盛矣天子體天地嚴凝之氣負斧依劍而臨之諸侯

皆北面而見天子受擊固於廟也受享亦於廟也位於廟門外

而序人一臨以君臣之禮而肅然堂陛之森嚴其名之曰親焉

親者動王之義也蓋精白承休一德以享天子靖恭爾位洗心

以親聖人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古之聖王致尊專

之義以威天下也不謂之親乎時乎春也天地溫厚之氣盛矣

天子體天地溫厚之氣當今而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面而見天

子受擊於朝也受享於廟也皆位於廟門內而序進一臨以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一

三十六

實主之情而臨然情意之洽洽其名則謂之朝焉朝者來朝之

也也蓋明其道合於都俞吁咈之休上下交孚致喜起慶歌之

感心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古之聖王篤親親之仁以恩天下

也不謂之朝乎是則於親也見其義焉於朝也見其仁焉仁以

恩之義以正之聖人之德屬天下也固如此

諸侯未及期

三節

論諸侯之相與禮異而名亦異焉

上二節處常下二節處變講遇會聘誓盟只發揮其義不必盡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他臣稱國稱爵稱名事上之敬也

祭祀

三節

內事宗廟之祭也外事山川社稷之祭也稱曾孫某亦以示繼

天子穆穆

天子穆穆

一節

君臣之朝會也其容有不同焉

三朝會時說首句另講下四句皆見君之容雖是因分而有異

尔主德之所養來

君臣之相臨分固未嘗不嚴而容亦未始不辨彼天子者維大

主祿而君臨天下者也故其為本幽深玄遠輝光隱於不顯溫

和恭敬至德妙於無文其穆穆矣乎諸侯儀刑一國其容則赫

然畫著而禮度為之整肅壯威顯明而德美為之輝光其皇皇

也何如大夫正色帥人其容則正整肅飭而粗於之氣不形屬

正森一而參錯之容不設其容則舒揚其容止之度而不

容則新舉於進趨之頃而不失之懈弛舒揚其容止之度而不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一

三十七

失之拘迫其殆殆者乎服改事一者庶人也庶人則進退趨

走不得端行以為容舉足促數不得布武以為敬其殆焦者

乎夫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分異也自穆穆以至赫其容殊也

今皆見於朝會之際要之德有不同故發形於外者不能不明

列國大夫

一節

論列國之臣懷與自稱異其辭也

比言列國大夫懷者與自稱之辭不同首句提起某士言日子

對者指辭也陪臣某與寡君之老對者自稱也未句私事而使

故自稱名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論人臣之善諫亦惟納約自贖也

礼字重看不可顯諫正是人臣之禮蓋君有過雖不可不諫

至於禘祀忌諱及失人臣之禮矣故必委曲於諷諭之間婉順於祭禮之頃使君心潛消默化自復於無過之地乃為人臣之禮也

擬人必於其倫

記者論方人之道當於同者而驗之也

擬人即方人也同心同道擬之以倫者雖以貴比賤不得以為不敬也蓋或貴或賤在外者不可強同而其道其心在我者所當自盡故擬人者必求其道之同道苟同矣則雖貴亦可以比賤豈得為不敬乎擬人者必求其心之同心苟同矣則雖賤亦可以比貴豈得為不敬乎

問天子之羊

五節

問天子國君之羊也人相為問答也問大夫士庶人之子則竟禮記要旨

問其父也對君之年而不敢直斥者所以致其敬也答子之年而必欲富言者所以致其文也

問國君之富

一節

記者論諸侯之富者必計其封疆而列其方物也

問國君之富

四節

此亦他人自相問答國君數地則知賦稅所入之當多寡數山澤則知貨物所生之多寡矣大夫言有宰則知有采地矣言食力則知有賦稅矣言祭器衣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矣以上言數對有車馬則其祿之所入亦厚矣庶人以畜牧對蓋舉雞豚畜牛羊庶人所以為利者也

天子祭天地

君臣之祭因分而有廣狹皆一歲而周也

天子祭天地

祀歲偏

有天下祭百神而備舉於一歲也上四句只虛論祭報其功不可露出時意註皆發神歲偏一句蓋天子分極其尊則祭極其隆而天地四方山川五祀皆得以祭之然其祭也必循乎疏數之節而偏舉於一歲固不失之煩瀆亦不失之怠忘也

凡祭有其廢之

四句

有其廢之義之所當廢者也則亦革其所當革而莫敢舉有其舉之義之所當舉者也則亦因其所當因而莫敢廢依註用宗廟社稷諸

凡子以犧牛

一節

記者論祭祀所用之牲因分而有異也

三十九

凡祭宗廟之禮

曰量幣

古人宗廟之祭必美其物之號以祝於神也祭之為道不干其物而于其誠使徒具物而不美其名則儀不及物矣故宗廟之禮以作其說號者言之禽獸之獻以肥膾為美脯腊解菜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非以木之盛為美蓋以味之厚為美玉以無瑕為美幣以合制為美隨其物而美其稱所謂有美而文而誠若也

天子視

二節

前節別言視於上者當因其分後節泛論視於人者當慎其容

君命

一節

人臣承君命以相習皆不出乎其位也君以制命為美臣以承命為恭故君有命令大夫士相與肆習

之同寅協恭共盡夫圖惟之略合志同心情致夫區畫之精也
所命不可而所辨亦因以與命在於官則相與言官而版圖之
載文書之記預緝之以待稽考也命在於府則相與言府而財
賄之賦均節之式預計之以待匪頒也命在於庫則相與言庫
而什器之精泛用之具預治之以待徵發也命在於朝則言相
與朝而謀謀之善政要之良預習之以待設施也詔誅之必盡
馬既不敢辭死而不言參酌之必當焉亦不敢越職而泛言廢
乎擬而後言議之後動而可用中於民矣此古之君臣所以相
與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與

在朝言禮

二句

記者論朝言必稽于禮所以示人之崇敬也

惟在朝當言禮故或問或對必稽于禮對問作一人說即言也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四十

禮者何上下貴賤紀綱法度皆是也

紀天下之治者存乎禮禮之不達于下以朝廷未為之先耳是
以在朝者必本經世之典以為敷言之址循執物之常以為循
辭之則苟有問於人焉問以禮也而凡廣詢其品佚以為取舍
之極者莫非國家之憲典在朝不以禮弗之問矣苟有對於人
焉對以禮也而凡敷陳其典要以決是非之歸者莫非天子之
王章在朝不以禮弗之對矣發問對於朝廷之上而國事以章
朝儀以肅禮達分定者胥此立矣謂非立朝之準乎

凡摯

一節

古人之摯辨之以分而通之以權也

古人以相見而無文其失也肅恭敬而無將其失也虛罔有摯
矣然別而異之存乎分辨而通之存乎權是故天子之摯無為

客之禮而有文神之通則以夫不馬諸侯有知五之德而辭焉
先假如有素素之德而不失類故以圭以羔士大夫而有文飾
燕人終守制釋故以雉以匹童子不敢與成人為札故委帶而
還此皆因分而異摯所以辨分也札之經也若夫或在野外或
在軍中則諸侯既圭卿既羔大夫既鴈士既雉然相見之札
終不可廢而遠取諸物又勢所不堪故或以馬之饅子之拾射
之矢隨其所有以為用焉雖非備成之文而不廢斯謂之致也
其足以將誠斯已夫雖簡而不失於略也謂之曰可也所謂亡
於札者之札其動也中札之權也

凡摯

凡摯作頭提起謂而退以上因分以伸上下之敬札之經也野
外以下因物以通彼此之情札之權也上段主講象德下段不
說天子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四十一

禮記要旨

曲禮卷之一

四十一

夫仲子

否立節

時人謬應夫立子之道門人析棄於聖人而得其故焉

事親有隱

一節

記者詳以卑承尊之道其札異而其情同也

黃氏曰抄云致喪恩厚而罪重也方喪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也心喪如喪父而死服也服勤致死則同者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也

父子主恩者也使有犯焉貴者則傷恩矣故隱親之遷而不揚
親之失宜可犯顏極諫以傷親之心乎若夫奉親之道凡身之
所能為皆職之所當為者也何嘗有方乎事君者主父者也故
有犯死隱有言貴者不其忠誠養有方有官守者不其職躬于

之事師則慮恩義之開也惟其有恩也故无犯以全其恩情其有父也故宜問以顯其文

事親

一服无方

論人子之事親諫之也異而恭之也周焉

事君

一服有方

人臣之正君也及其忠奉君也守其職

有犯一句著言貴說左右一句著官守說

事師

一服无方

弟子之事師諫之善而恭之周也

師生恩義無所故无犯以全其恩无隱以彰其文

道隆則從而隆

二句

大夫美前至之尽道所以表其親之權也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四十二

道以情又立說隆汚謂礼也礼雖有定制圣人則能斟酌變通

以道接礼而為之隆汚初不死乎常也只泛講舉出伯魚以見

其從道而隆亦不必言其所以隆也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圣人自欲為天下士見墓之不可不志也

圣人志任行道宜遊四方初无定居故自言東西南北之人以

見防墓之當識也

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死一朝之患

記者君子不忘乎親而必著其所以不忘也

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慕魯也

大圣人親喪通於天下而因以列二国不棺之制焉

父母之喪貴二不殊自天子達者穆公故當行之若魯衛幕不

之異則當審而不可借矣

是以為恭世子也

古人之行傷乎勇此謚法所以微予之也

父子之情无所解於其心君子處人倫之交則又不容不審之

以權也昔申生之被說也逃之以俟其悔悟之漸萌固本為不

害自白以動其天性之至親諱亦未必不解也願乃徒激於一

時之勇遂失其天性之大義忘其躬之不聞也而且恤國家之

多難死生之大節已虧矣而且謹再拜之未儀是有見于勇而

無見于傷勇知有其犯而不知其徒死也哀其行而諒其心固

自以為有得於義之當為矣即其事而按諸道殊不知有害於

義之當然矣於此而擬賤之則責人之備而傷其心固不可也

於此而遂褒之則稱人之善而過其實亦不可也故但諡之以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四十三

恭焉夫曰恭者知順親而不以道无所逆而待意蓋不諡之以

迹而諡之以理不論其所行而律之以道其一節之可取也固

有以昭於謚法之微而大義之有虧終不掩於言意之表矣雖

然申生之孝可比屈原之忠皆賢者過人之行也按謚法敬順

事上曰恭臨親不義非孝也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圣人計時人反古之期有所待而後善也

士之有諫自此始也

記者言謚士由斯起所以示失礼之議也

謚所以尊有爵二子赴開而死皆臣子之分所宜諫而謚之非

礼也自此始所以著乱法之由

君子愛人也以德

大賢論定心之公者其好人以大道也

及謂未以童子微之德而私惠不歸德、字謂致謹於名分之辨而不陷人於有過雖拂人之情而有所不顧也

我之與爾雖有父子之情爾之與我不如童子之愛蓋愛人不以德雖所以愛之實所以賊之也故君子之愛人也情意天洽之中寓爾人為善之意恩愛相孚之際存忠告善道之義過則相規善則相告未嘗以私而害公也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大賢自平歸全之無惑所以誤警其子也

吾之所求者何哉求正斃而已矣使死於大夫之實則死於非分非正也易賢而死則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復何憾焉此寧死而不計大夫之實所惡有甚於死者耳爾曾元也可不知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四十四

日少云童子以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父也曾元見其易賢而不忍易事父以恩也曾子必易賢而沒死道勤於禮也

南宮雍

一節

聖人所親之鑒示以高廣之宜而因計提昇之法也

始喪服之重者也爾服之可充其法乎斃所以饒育者也過於人高則非先生之法服美爾死從、馬過於大廣則非先王之制美爾母危、馬并所以固夫警者也以榛為之難朴而人失之陋蓋以哀情在中而服變於外自不容以鈔飭耳約其長制為一尺也提所為束髮者也以布為之難儉而不失之鄙焉蓋情切於中而毀殊於外若自死樂於致大耳若計其全其長大

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聖人致美於大夫以其有過人之行也

而樂作行而從御禮也獻子以為皆是過中之行而大夫之非許其合於禮也許其愛親之心勝而非常人之可及也故曰加於人一等

五日彈

笙歌

五日彈琴而不成穀餘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克之以禮也

上句見有子之為不及下句見獻子之過也過

先王制禮

忍也

論聖人之以禮教天下所以抑賢者之過情也

天下之道中而已矣先王之制禮所以約人使歸於中而已矣故禮之制情義以斷思也以言乎不忍之情則凡知所以行道者以有是心也使遂其心則喪期無數哭踊無節夫豈所謂禮也哉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四十五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

記者著禮樂之為道見古人之熟得也

泛講以反藝意微之

自其身之所自出而言謂之生自其生之所自始而言謂之本樂非他也於吾之所生者而欣慕愛樂之不容已雖歷世既遠猶必仰其遺澤之盛則至愛流通而樂在是矣禮非他也於吾之所本者而追始重初之不忍倍雖為時既久猶必思其啟后之為則至敬敷施而禮在是矣然則大公卒之始袒而藝於周生也本也子孫自齊而反藝於周樂之也敬之也其於禮樂得矣樂生敦本皆發於本心之仁故下文又即孤正背而著其

卷仁也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之謂也

五三紀

蓋補

三紀不之從見古人允合葬之事周公蓋補則合葬始于周也

大功廢

可也

此言大功不可忘哀而又疑其可暫忘不可忘者親之思可暫忘者親之殺

吾今日其庶幾乎

貧者於病革之際而自叙无愧於君子其所見皆大矣

子張平日特身情恐不得為君子今日其庶幾謂庶幾行成德

立而為君子也語其子使知所以持身也亦曾子知免之意曾

子以全形言此以尽性言

君子小人雖同一死也而其名則不同君子則踐形惟肖不忝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四十六

所生其生也順其死也安道於是乎終矣小人則沒世而名不

稱生為徒生死亦徒死形於是乎不矣

其餘闕也矣

孝子不忍死其親故以生時度闕所餘脯醢為奠使神有所依

占者冠縮縫今也斷縫

上句誨吉吉三冠言下句只以吉凶言

殷尚質故吉凶之冠皆直縫而已今也周制尚文吉冠橫縫而

喪則如殷之直縫也是喪冠步吉冠相反矣是非殷之古制

也周之時制也

先王之制禮也

制禮泛講不專指喪禮下二句言用禮者不敢過不敢不及

制禮泛講不專指喪禮下二句言用禮者不敢過不敢不及

惟守此上之中制而已曾子曰日不食或失則便子思

言欲其簡而就之也

冉子嚙束帛

不誠於伯高

人責門人之有疾於禮者以其聘之不足於誠也

徒使一句正見其異於禮蓋有情以本於中而後有禮以將於

外是所謂誠也

孔子之弔伯高所以哀之也冉子不察孔子之意而有束帛之

將焉蓋以財為禮不知聖人之心矣凡有餘而哀不足故夫子

聞之曰異哉冉子使我不誠於伯高矣蓋以物相稱禮也今享

多父而不及物則所將者不過虛文而已夫何誠之有故曰使

我不誠於伯高

於野則已踈

賜氏

檀弓卷之一

四十七

聖人於故人之喪而必酌其哭之之宜也

哭之於野則伯高不但沒交而已是大疏也哭之於寢則伯高

非吾之師也是大重矣輕重之間將焉取中哉禮以又起而思

有所由矣哭之賜氏而已

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聖人酌夫者以拜否之宜亦各當以理而已矣

弔生之禮在子貢故拜傷死之禮在伯高故不拜凡以稱其情

而已

吾謂群而索居亦已矣矣

賢者自叙久失輔仁之益所以勇於受責也

忘其師是不父之罪也薄於親是不孝之罪也傷其明是不能

慎行其身之罪也在曾子可謂忠告而善道在子夏為勇於受

貴比古人之交相資以成者也

君子以爲難

現賢者之見美於君子以其哀喪之過也

謂之曰難則有過高之行可加也而不可傳也亦不可堪也則非適中之行矣

哀與其不當物也寧无哀

不當物則制亂而不可傳遂貽害於後世无哀則制存而有可傳止失礼於一人要之哀非可无也特甚言不可不當物耳

子卿者

小子行之

圣人自叙哀喪之當都甲命門人之行禮也

哀由心生一哀則出涕情之不吝已也夫子於舊館人其情乎意聚有素矣是以遇喪而哀生哀與而涕出皆動以天也然則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一

四十八

脫嗔以贈之者凡所以求其哀從其涕也不然哀而无物以從之夫子惡其不情也故命小子行之

小子識之

小子識之

圣人呼門人識時人之善惡因問而狀之復申示之也

慕是思慕若親之未死思欲見之也不足不惑若親之未死疑不再見也百言小子識之所以深見其足以爲法

小子識之

二句

圣人欲美者記夫時人之礼必示其礼之不易爲也

孔子与門人

尚左

圣人拱崇右而門人從之得聖人之諭而復之也

圣人之身无往而非道則亦无往而非教吉凶異道常交時時在門人不失爲善事而在夫子所以善教也

二三子皆尚左

門人從父常礼之恭得聖人之教而進之也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守乎

聖人深嘆聖王之不作重傷夫已之不遇焉

坐奠之夢使爲南面而治之兆也則宜有明王之興矣而明王不興其孰能用予而使予之南面而治哉

孔子之喪

一節

門人遇聖人之喪而疑其服賢者即聖人之所以喪門人者而疑之以心喪也

師弟之情一也現師之服弟子則知弟子之所以服師也

設披

夏也

夫子之死也公西赤以夫子立百王之大法集群聖之大成而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一

四十九

不得位也故其飾棺也備三王之制以尊夫子而章明其志焉然夫子斟酌四代之礼樂於名分不敢苟焉而以三代之礼葬之殊非愛人以德尊師以道者也

褚墓

殷士也

殷礼以質爲主喪礼以質爲尚本於孔門者行之故公明儀用殷士葬礼飾棺以尊子張按古之葬者爲熱置於棺傍使蚍蜉來食以免侵尸蟻結四隅蓋取此義

什帛與

之不關

帛與共國必欲報讐親親也爲君使不聞不以私讐妨公事尊君也

辟居則經出則否

師之喪也隆其情友之喪也殺其情

此題平看一辭字對上孔子之喪皆
師之喪為重也故居間經也出亦經也友之服為輕故惟居間
經出則否也

祭禮與其敬

餘也

聖人教言行禮者之不可專事於文所以矯時人之弊也

文固不可以有餘亦不可以有餘偏勝則各有其弊但以當
時之人知有文而不知有本故夫子言此使文本相稱豈不善
哉故行禮者必如夫子之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可

多美乎予出祖者

大賢稱同列之義亦自悟其非也

夫大也為習於禮者

曾子此言蓋識于游之不知禮執如子游之初喪正所以為禮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

子夏既除喪而見一節

二賢之除喪情不同而皆依於禮也

除喪而彈琴之和以成歡者禮之中也子夏過之者故雖知禮
之弗敢過而執強以俯就之猶餘哀未忘和不成歡也子張
不及者也既而及之故知禮之不可不至止於禮之中而和以
成歡也

成歡也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賢者言聖人制乎禮故在已必備而就乎禮也

故辭于游曰

而主

賢者過禮以感大夫卒得其心而主適也

責善之道喻之以言不若感之以意姑子游為過情之禮服非
禮之服以識之故文子自得於不言之表卒之文子扶適子止

位子長於黃帝而文子亦可謂受方天

亡於禮

也中

時人處禮之變而不失其常所以來賢者之稱也

禮除喪之後而往中者亦未有除喪之後而受人之吊者今
越人之來其情固不可却故主人權其宜而受其吊服深衣
者蓋除喪不可純用乎白受中又不可純用乎吉深衣則吉而
可以通用者也而吊者蓋除喪不可以復哭受中不可以不哀
故權其宜而為之也

何以見之乎之近於禮也蓋有禮之禮非難無禮之禮為難天
下固無除喪受中而純用吉非中也純用白亦非中也
而其動也中蓋除喪受中而純用吉非中也純用白亦非中也
今吉立並用則變而不失其常權而不離乎經故其動也中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一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古人因年而異其所稱所以敬名敬字之道也

幼時稱其名至冠則成人矣故稱字而不稱名所以敬其名也
至五十則有齒矣故稱伯仲而不稱字所以尊其序也年漸長
而稱字尊亦人情而為之節歟

鮮也者實也

記者揭人于居喪之服而因表其服之心也

夫孝子之服經豈徒為於外經已哉有忠實之心存於中故

經以稱之於外則有是心斯有是服也服孝子之服可不實以
孝子之心乎

殷道也學者行之

此殷禮之尚質者也殷之治道也而孔子殷人也故常行之矣

論孔子者師其人則亦師其禮是非生今反古也尊乎其

君子不家於喪 二句

時人述君子不因喪以圖利以見購布之不可以私也

君子曰謝人之 一節

死於戰陣者勇也死於社稷者忠也

君子樂之則環請前

記者述大夫遠利之言以見其長於諷諭也

樂不曰樂而曰吾子樂之示不欲樂也而諷諭之義隱然見於

言表前不曰前而曰則環請前示不欲聞也而與語之言微然

顯於意外庶幾文子聞而悟焉而改焉所謂仁人之言其利

薄哉于伯玉而可見矣

大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二

論聖人之制禮將以為天下常法也

此題泛說傳自我而言由已以傳於後也繼自人而言使人有

繼於前也

弁人之泣雖曰哀然行之一人而不可以推之天下行之一

時而不可傳之後世是哀也非禮也若夫禮也者則惟其中而

已矣中則天下之常法也故自我而行之可以傳之於後也自

後世而言之可以繼之於我也所謂可傳可繼之禮哭踊有節

是矣

易簡則易從而引之於不替中正則可久而可以續之於

不忘

喪禮欲其繼

一節

論隨事有疾徐之節必推其意而示其中也

君子蓋猶猶耳

論君子之行禮緩急皆適乎中也

喪事對於急吉事貴緩喪事雖急而不過於急吉事雖緩而不

可過於緩過於急則野過於緩則小人君子則緩急之得中端

喪服一

一節

引而進之雖疎而進之使親推而遠之雖親而推之使疎受我

而厚之蓋姑姊姊之出進者也則有夫以受之而其情為厚較

之於兄弟姓反為輕矣雖輕而不嫌於疎矣

引而進者篤其恩推而遠者嚴其分受我而厚者權其情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論明器之得名在於仁知之義盡也

神明非滯於有者也則明器之不致生者所以神明之也神明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三

非墮於無者也則明器之不致死者所以神明之也故曰教鬼

神而遠之

節子以

夫子

大賢同列之言賢者美其言之令於聖人也

此題上二句用上文下一句用下文

蓋先之以子夏

二句

夫子於失位之後不忘得位之謀也

先之以子夏略審其可仕之機又申之以冉有微審其可仕之

實此聖人下忘天下之心也其肯以安於失位乎

甚矣聖人為天下之心不以得失而有間也魯以侯之一失而

遽無所謀也哉觀此則知喪欲速貧夫子之言其有為也無泥

於其辭可也何以言之魯定公之時夫子嘗為司寇夫及夫女

樂之受賜而不至而有以沮其見用之誠自見而去魯天時則
以為職可失世未必可忘也魯可去國未必皆魯也及魯委實
於荆以畏其經綸之迹使失之於魯而得之於荆焉而汲汲之
情若有不容以少懈蓋先之以子夏馬子夏之去北足以行矣
而皇皇之念先不能以自已而申之以冉有焉是之可仕也不
可仕也不假子夏以往觀之惟恐觀之不早則功名之無斬而
斯道又無以行於楚矣先為可處之謀得無假於先行者乎又
必假冉有以審示之惟恐示之不審而仕進之無階天下卒不
得以蒙其治矣申其可處之謀得無假於繼行者乎由是而知
失位於魯非無喪也謀位於荆人不安於喪矣不安於喪是不
欲速葬也為喪欲速葬者夫豈無為而言哉

古之大夫

出見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論古之人臣無外交所以避二君之嫌也

五十四

有受而哭之

二句

古人之論哭有因情而出於不得已者有因勢而出於不得已者

有其禮

弗行也

大賢而述君子不能行禮之由以見已之不得備禮也

以謂求以子思事繼之上是無財不可以為悅下是不得不可
以為悅為嫁母服後世之禮也抑若思子思之過禮故戒勉之
子思謂吾之於母禮雖得為才雖能為而限於時不可為吾方
恨其不及於禮又何須慎其過於禮哉

古者不降

記者推古無降服之禮而必實其人以徵之也
周人尚爵惟其貴則上降其下下降其上也殷則不降上下各

以其親而服之也何以見之滕伯名文為孟僖公哀公是文之
叔父也可見其不降於上矣為孟皮齊襄文是叔父也可
見其不降於下矣

上下各以其親謂在吾之上者亦以其本親之服服之在吾之
下者亦以其本親之服服之不以吾之貴而降乎上亦不以吾
之貴而降乎下也

一 官中無相以為沽也

官中之立相者以已之專於哀也今不立相之則禮節皆自親
為之矣專於儀文之未忽於哀痛情故為粗畧也

沐哉叔氏專以礼許人

大夫饗賢者之專礼以見其當稽古制也

盖礼者我得而知之非我得而專之也故是則當曰礼之是也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五

非則當曰礼之非也今于游於大而直以已意答之則礼非出
於先王而止於子游矣

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大夫命家臣散賻布之餘聖人因以僅許之也

願以矯天下家喪之心故為可也然而節天下恤喪之礼故為
未善也豈若班諸貧者之為盡善乎

非古也是再告也

古人以助喪之車馬既受之後書之於方版壁則奠之於柩前
亡礼也今則既葬之而又讀之於柩前是再告者今之周礼也

居處言語飲食所關

盖臣之於君之妻於母於義為重於情為輕所謂從從者也

垂也者

一節

反壤樹之周制也而子高欲以橋當時之弊故即古人制也
本意而言之蓋人死斯惡之故其藏之者漸以密也
蓋欲其隱今乃封土以為墳種樹以為識則是蓋欲其顯矣豈
葬禮之本意乎

吾見封

斧焉

賢者記聖人歷叙封之制而取其制之儉者也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賢者自叙少得聖人之心以其為封之儉矣

夫子之從若斧者尚儉之意門人不失夫子之志也故去奢從
儉耳所謂善繼其志也所觀者惟此而已此外何觀焉

有薦新如朔奠

為士者親喪在殯固有朔奠之禮其薦新也睹物而興思故其

禮記要言

檀弓卷之一

五十六

哭泣之位哀痛之情如朔奠之儀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因時而行蓋親之禮孝子不死親之至情也

練練衣黃裳纁緣

論小祥之服當者漸而從乎吉焉

人子不死之心固無窮而復生之禮則有節故小祥則謂之練

練之時其服飾何如耶

歷表

一節

論小祥之時有更其服制無妨其服飾

始練而今廣始短而今長始無袂而今有袂始不裼而今有裼
皆謂時漸遠而制文於禮為可也

雖遇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在殯而別則為忘哀然於兄弟雖總必往同姓之思不得下略
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異姓之思不得不殺也

非兄弟

皆弔

前二句乃在殯之時雖吾之最近居者不往弔以哀戚之情在
吾親也後二句不在殯之時雖彼之不同居者皆往弔以哀死
之情在所識也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

時君歎上天奪聖人之速而深恨其無弔直之人也

未仕者

一節

論分之尊者無遺人之禮而因著其權之者之禮也

不敢說人不是不遺人但不敢專其惠故下文指出以父兄之

命來下句正見不敢說人

禮記要言

檀弓卷之一

五十七

未仕則其分卑不敢以專惠也故不敢以稅人然無以權之則

廢交際之禮矣故必稱父兄之命則雖有稅亦如無稅也

祥而禘

一節

記者人子之居喪當以漸而從吉焉

是月禘徒月樂

人子之於禘也禘祭適其時而作樂踰其時也

只主三年之喪說

檀弓下

如是者三

亦如之

論人君薨臣之哀者不因地而異也

於命雖以奪情孝子之心終有所不忍至於命引者三則極
車遂行而君即退去此謂弔於宮之禮也若君來弔適當既朝

而之時暫停也車亦如是命引之

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觀大夫之美時人以其能明夫禮之細也

夫失禮之大者人所易知而失禮之細者人所未知也故喪而

明之則知親喪之不可易有喪之不可脫而惟禮公門而已

上句是謂講只言其守禮於將亡之時而有過人之見也下句

正見其善蓋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脫衰於大夫之門此

失禮之細微者君子為能知之此其所以為善也

當事而至則辭焉

大夫雖尊然貴不可以敵親故當事而至必告之以其事而始

止之也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八

記者於臣之拜君必權其人之當往者焉

君之來弔所以禮其臣臣之往拜所以謝其君然喪家若無主

後又無疏親則雖朋友州里舍人往拜於君亦可也

我弔也與哉

夫弔至於禮而哭本於情以存衰而弔不可也以衰存而哭無

不可也

喪亦不可久也 三句

事有其機而當乘其機秦君之設策於公子也

弔之者禮之正也勸之復國者情之私也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親喪之始而遽以復國為心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親將得

罪於天下必有辭於我矣其孰能說之

仁公不重耳

一節

行自謂公之有德而必歷國事以表其心也

而公之謂此繼位而為後者之禮也使重耳拜則公之繼位

也無私之謂仁而後利若無私也此公子之所以為仁也

而不私則達利也

公于與 不使臣以見其心於得國也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九

記者惟先王制節哀之禮而因原其節之意也

夫愛親者出於天性之不能已而先王制為節哀之禮以斬而

截其哀者豈示人之忘哀也哉蓋吾之身親之身也過哀以傷

身是即傷親之心也惟孝子不忘其親此節哀之禮所由也

禮記要旨 檀弓卷之一 五十九

君子不忘其親此哀之所由節也

君子謂制禮之君子豈不危身為無後也是為念始之者也此

所以制禮以節哀也

復盡愛 一節

論復之禮自幽而求其生而因指其義也

何以見復之求於鬼神也蓋北面為幽陰之方鬼神幽陰者也

復必向北求諸幽也即是即求諸鬼神之義也

惟復禮望其自幽而反故求諸鬼神然求鬼神之義何以言之

夫鬼神幽陰而北面而幽陰之方今行復禮者北面而行之則

求諸幽陰之方矣非求鬼神而何

拜稽顙 一節

記者論喪禮列其痛之至與其痛之尤

其以禮而論則以哀親而論則以禮而論之禮也然則而論之則其有禮者於哀親者哀者於禮者禮者之甚

銘明也

記者於銘釋其為之之意其為之之心也

不忍其親也故雖以識之見其痛也見其親也否則遠近其親其知愛何不與乎親也故長短廣狹亦均乎分否則隨親於非其其知愛何

實之斯錄之矣 二句

論銘之作不忘乎親而不與乎親也

二之字指親者

畫其道見得長短廣狹顏色制度一循乎分一因乎名不敢違

札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六十

重主道也

微焉

記者指重之所係至大故二代咸致其謹焉

始死設重既死設主故尚質雖作主矣猶重以稱于廟不忍棄之也所以致其愛也周尚文既作主矣遂微重以稱於上不致肅之也所以致其敬也

祭之禮

心也

論祭禮之致其大所以表其心之敬也

祭者為之故其器而質所以表其哀也祭祀為百故其禮尚文所以將其敬也

有美為之節文也

禮顯出於哀痛之不察已使不有以節文之則碎碎無數矣文

因分而為之等者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

與神而盡接神之禮一敬心之所寓也

神山川之神也交孝子之交也為親之託體於地故爵并尊親

以是祭而與神交若此者亦以敬神之心存於中故冠服不敢

純衣耳按交神非謂致祭只送祭如此便與神交善善左祭神

別今有司釋奠

反諸其所養也

吾親平生祭祀冠昏皆在於此今而於此反哭思欲繼志述事

盡其傳代之道也

殷已慈吾從周

聖人助弔禮而從乎今以其情文兼備也

札記要旨

禮記卷之一

六十一

夫弔之者弔其哀而已矣受弔於墓則其哀尤未至不足信也

及其歸也則亡矣喪矣不可以復見矣其哀為甚矣此孔子之

所以善周也

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論異代同祭親之禮而必看其所以同也

三代之同祭禮也豈苟於尚同也哉蓋人之死也自明而反之

幽也則幽者死者之所安也故者方北首者皆順死者之心也

弗忍一日

所歸也

記者推虞祭之心因歷叙常祭而及其變禮也

首句虞祭之心祖父以上虞祭吉祭祠祭之常期其變以下自

速虞以至於附之變禮也

其變而之吉祭

一節

記者論虞後之接其於欲其親之有所依也

速葬速虞禮之變也卒哭與祔有常期不可得而變故虞後遇剛日速接祭之意至祔而後止若此祭以寧神欲親之有所依歸也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孝子惟恐親之失所依此虞後所以接其祭也

孔子善厥

聖人嘉前代之祔禮以其不急於死親也

既虞卒哭期年而祔殷人祔而祔於廟則未祔以前猶祭於寢不忍急於以是享其親也此孔子所以善厥

先王之所難言也

先王於喪禮而有不忍言者厚之至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一

六十二

死者雖可忘然君之待臣宜從其厚死而不忘之非禮也故有不忍言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大賢言先王用人之善以見其能感人也

進人以禮即左有皆曰賢之意退人以禮即三有禮之意

異子可謂知禮也恭敬之有焉

大賢稱大夫之知禮以其得禮之本也

國奢則示之以禮

人賢者國教然之術深信大夫之知禮也

泛講示字有主教意為國以禮過於侈靡者為奢過於貶損者為儉因奢而示之以儉則奢或可及因儉而示之以禮則儉或得中此君子之行禮一因時以矯其弊也晏子之儉實以矯其

時之奢耳安謂之不知禮

實為賓馬主為主馬

有見於賓主之分而無見於男女之別故以示法於人而反以致敬於人矣

穆伯之喪

記者於魯臣之喪而歷叙其居喪之善焉

吾以將焉

公室

魯臣之妻有信賢遵行之歎所以退罪子之失禮也

夫人之哭者有愛而哭之也今見愛於內人而不愛於賢必其親官矣之時多親賢士之時少

禮有微情者 一節

賢者表先王制禮以節人情而著其所以必為之節也

禮記要旨

六十三

微情謂殺其情而使之不過也與物謂與眼而使之思哀也下三句言中國禮義之道非若戎狄直情徑行正見微情與物之

禮不可忘也

禮有微

興物者

先王之制禮有抑其太過者有引其不及者

人子於親喪賢知者過於情思死而不欲生也使任其情之過而不曲為之節則天下難乎其繼矣故先王之禮立為哭踊之節而節哀以順變也情雖無窮而禮則有限使賢知者俯而就之庶不能傷生而情之大過者不終於太過矣彼愚不肖者不及於情朝死而夕忘之也存以興之經於日擊於心廢不甘本忘生而情之不及者不至於不及矣

人喜則斯

一節

記者敘哀樂之情而當有以治之也

踊矣哉上以哀樂對看不重舞斯愜意人喜處須補出得所欲則喜與下舞斯愜意夫舞者喜之極也踊者哀之極也先王忠其流而無所止故立為階格而嚴為之制斷使舞為有歡喜不至於過也踊為有數哀不至於傷也如此則哀樂適中而可得可繼所以為人情之防範者在是矣其不謂之禮乎

人喜

踊矣

有第樂之漸致其極者有第哀之漸致其極者

此題在猶斯舞分不重樂極生哀哀樂平看人喜處用補出得所欲則喜意對下舞斯愜

品斯斯之謂禮

約其情而不過則禮不外是矣

禮記要旨

七十四

禮字在可傳可繼上見觀註又長意可見有大福有禮以樂之

有大事有禮以哀之

喜以漸而至其極使無以節之則其喜也過哀以漸而至其極使無以節之則其哀也傷故欲其喜所當喜哀所當哀而喜怒皆得其節也則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有大福有禮以樂之有大事有禮以哀之

人死

倍也

先王因人無慎終之心故詳制乎送終之禮也

人死斯惡處見得未歛之先人惡其形既殯之後人惡其棺斯倍處見得以其魄升於天而無有始死之真魄降於地而無有

將行既葬之奠必如此說庶應得下文

人死斯惡之矣

一節

初死之際人惡其形也既殯之後人惡其棺也人無慎終之心如此以其魄升於天也而無始死之奠以其魄降於地也而無將行既葬之奠人無送終之禮如此則先王之制禮也其容犯

自上古以來

三句

論古今蓋送終之禮正欲人有慎終之心

故子之所刺

二句

觀先王因人情而為之制禮如此則喪之有踊亦因情而為之節之者也有子不知制禮之意而欲去之則非所以病禮也而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顏丁善居喪

一節

記者美時人之善於居喪而因第其所以善也

求者求親之生而不可得也望者為既殯之後望親之衣而弗可得也

禮記要旨

六十五

見也然猶不死其親遲疑於行步之間猶若親之復生也

酌曰曠飲

坐飲之

觀古人致飲於人而因以自飲諷君之義見矣

爾飲曠何也

一節

世有異代之戒君無同體之憂時人責樂師之意也

罰樂師不能正事之罪

祭射者異代之君猶為之不潔如此光君臣同體則其視異代之君何如也悼子在殯而作樂以飲何其不忍於彼而忍於此

爾飲曠何也

合下節

前節重作樂後節重行禮

宰夫也非刀

飲之也

觀古人自明其出位之詞可以見格君之正矣

平公曰 一節

杜贊之言雖所以訓其臣而所以諷諫其君者至矣故平公亦能勇於受諫不歸咎於臣而歸咎於已也

畢獻 杜舉

晉國世守先君之戒而諫君之名附傳焉

畢獻而必有杜舉者所以為法於後世欲使君臣相熟之中不忘君臣相親之意立沉涵之戒作遠豫之防則杜贊之善諫其有窮乎

夫子為衛 惠平

衛君迷其臣有及人之仁見可識之一端也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

禮記集解

禮記集解

六十六

班者列國往來並會尊卑之班次也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節制也修者因其舊而修舉之也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定一臣之謚無三善之稱

以德而觀之則貞為重也人臣莫大於忠故不曰惠貞而曰貞

惠以其事而言之則惠在外也居上莫大於寬故不曰文惠而

曰惠文然終之以文文足以誦乎貞惠也

不沐浴佩玉石祁子也

時人惟無協吉之心故有協吉之應焉

石祁子之心以為寧可失其位也不可以失禮也雖無求吉之心自有協吉之應人足以勝天誠能以動物是即惠迪之吉作善之祥理之所必然也

對人必龜為有知

時人惟不知於龜而生協於善人也

為於前而不謀則專夫禮而不拘情則其正直無求之心固思謀之所從者惟德動天惟天眷德然則石祁子之兆不在於祁子而在於泰龜有常矣備人以龜為有知信乎為天下之神物也

得已則告欲 以二三十者之為之也

婦人皆非於情者也故不可以理喻婦人過於忍者也故可以勢脅

高哉貧也 一節

聖人各贊善人子以安貧為孝見善事親者責以心也

子路之意蓋憂貧者無財不可以為德而夫子之論則貧者不以貨財為德之意也養生之禮不於其物而於其情以其所養

禮記集解

禮記集解

六十七

養之至也送葬之禮不於其大而於其哀以其所養之至也

禮記集解

解於貧而能悅其親人子之情盡矣

盡其歡使親心之歡也故雖不若稻粱之美味雖不若酒醴之

美然能盡歡則能養親之志矣故謂之孝

如曾子杜陵 守社稷

大夫之於社稷之臣不可相無以見賞之當公也

夫從者固不可無而守者亦不可無則從守之功一而已矣

夫從而守於河示人以不廣也

世世萬子孫無變也

母愛者勉挫之于孫因封邑而思慕乃考服母變其愛君愛國之所為也

上牛猶釋萬八去篇

記者此魯君不以凶故廢禮樂見其可已而不已也

卿卒不宜行禮矣而猶釋卿卒不宜作樂矣而猶入無聲之萬
去有聲之篇蓋此其所以求大干之機也

大魯有初

所謂魯之故事何以見之視豐碑以諸侯而視天子視桓楹者
以大夫而視諸侯殊不知機變固非也桓楹亦非也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時人兩述廢喪之故事分算者論其制分單者數其制

結爾以人之母

弗果從

時人斥區師機封之非而因止其所為也

言班之試人無所強而已無所病也噫者故發歎而言故衆人

弗果從也

禮記要旨

六十八

能執干戈

可乎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是有成人之行矣待以成人之喪得禮禮
之當也故為可

于路去魯

一節

惠去者以其情惠居者以其禮

行者欲其不忘祖墓所以示孝也居者欲其不忽人所易忽所
以示敬也孝則欲其返也速敬則欲其若也安

過墓則式

賢者示同列以處國之道欲其致敬於易忽之地也

掩其目止其抑

時臣臨敬而敬視停車焉可以觀其惻隱之心矣

政也不可

奉君命而使政莫大焉從祖而日不過私恩而已私恩不可以

言公事故政聞惠伯之言遂入

天子龍輔

沈故設陰

為輔之重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歟故設陰以發撥者撥
榆沈而灑於道也

孟氏不以

棄予

賢者自叙得免於時臣僚輩之惡見已不可買道而聖也
孟氏執政者也故以罪言朋友同等者也故以棄言若有惡彼

則罪而棄矣子臯思慈之人即其過慮之言然出於誠心而非

文飾之詞也

君有饋焉曰獸使焉曰寡君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六十九

有饋於君則稱獻貢上之辭也出使他國則稱寡君自謙之
舍故而歸新

不偏諂

古人之講親有制乎情者有從乎權者

赴事不執素張

古人於告敗之車而必示揚武之義焉

聖人訊時人雖患而得其田因示門人以虐政為害之大也

苛政猛於虎也

聖人較言虐政之害浮於異類所以望子民者之當仁也

民吾同胞也何至於不避虎而反避其政蓋不仁之人一切如

以剥膚擊髓之政而其憔悴倒懸之苦真視虎而加厲一等矣

虎之為害深害固門猶可免虐政之害家至門到不可外是虎

疑

社稷宗廟之中

論民心神於所設所昭聖世無心之感也

守廟社稷之中人君祭盡其敬初非教民故也而民之得於觀
禮記要旨

四 壇子卷之下

七十

感者自無不敬夫固無心之感乎也此可以觀虞夏之神化矣夫敬自妙於事神之地者民心之神也觀民心之神而聖王無心之感可以例推矣自夫人君以育心感天下而天下亦以有心應之君民之契也久矣孰知民心至愚而亦至神也哉彼謂功之興立而社稷所由興反始之情深而宗廟所由設斯二者皆至敬之地也然亦不過立彼壇壝惟玄黹而已固未嘗使民之敬而亦何能以使也列彼邪穆異焉穆焉而已固未嘗施敬於民而亦何有所施也宜若無所庸其敬矣然感於外者動於中身所虞者心必激而敬自不能已玄黹之中雖曰聽之不聞而不聞亦式是非社稷之神所能為也吾心之神為之也冥漠之地雖曰視之不見而不見亦臨是非宗廟之靈所能使也吾心之靈能然也敬之者民而所以敬之者民不得而知也民之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無註適於室之節更幽明之故
二意

命也若魂氣則無下之也壽夭定於有生之初委之無可奈何
魂氣散於既死之後隨其隨已歸也

易則易之則

檀子卷之一

三十一

分有尊卑而禮有煩簡有司之拒時臣上
鄰國之交人居之來也其分尊者其禮繁人臣之來也其分卑
者其禮簡容居人臣也而欲以坐含之禮則是禮當于而易矣
事君不敢忘一向

事君不敢忘

一
句

臣子之道當奉人君之命而守先世之訓也
為人臣者莫大於忠忘其君非忠也為子孫者莫大於孝背其
祖非孝也今王禮為先祖之訓又為人君之命則我之欲坐舍
者是不孝也亦所以為忠也

其嗟也。可矣。

二句

大賢惟_二食之宜所以傷廉士之苦節也_一
 車苑而不食無禮之食不遇一節之小釐而已是賢者之過也

若夫君子中庸之行則不然嗟則其德也倍故所當去則其

禮也林其所當食小計妙

君子謂之善頌善傳

君子美客主祝願之詞以其無外慕之私也
辭以行吉禮哭以行凶禮聚國族以會賓客宗族則吉凶咸順
而親疎咸樂固不必慶福而天下之至福在是矣然頌易於詬
禱易於貪今張老之頌則有示其能守之戒祝其安居而已非
慶福也文子之禱則有兢業恐失之心祈其免禍而已非過望
也故皆以為善

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二子之賢素著於平日而德容之盛又足以感人故卿大夫見
其來而加敬也只要發敬之意不必因避位降揖而分敬之細
禮記要旨

蓋飾之道

二句

君子言脩容者感人之深有感乎二賢之所為也

廷講末以二子敬之乃要兩出君卿大夫平日已知其賢
徒致飾於威儀而已哉

雖微音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聖人極言守人得保國之道驗諸人心而已矣

上句言人心之足恃下句言其足恃也所謂無敵於天下也
觀國而能知此是則不觀於強弱勝敗之形而有以察乎強弱
勝敗之理矣不亦善乎

親者母失 為故也

聖人兩言至情於我者皆當以曲全其交也

廷講繼出原壤事上句是不可絕下句是不忍絕

禮文子與叔譽 六節

記者歷叙大夫尚友之事而因言其行已之善也

利其君

其友

大夫稱前臣仁智之全以見已願歸之意也

不必強入實事雖不避國難利其君也而能卒保其身是不忘
其身也魯祿榮身謀其身也而又仁舉朋友是不遺其友也
利君者或忘身謀身其或遺友武子無而有之 智交蓋非若
處父舅犯之有偏失此文子所以願歸也

晉人為父子 有餘家

時人稱大夫知人之明必叙其備已薦賢之實也

首句敘知人屬上文講下二節又因論知人而叙及於薦賢庫
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
其賢要旨

雖眾不謬豈非長於知人哉

文子其中退然 生不交利

論大夫謙於處邑而公薦賢也

上言文子以武子為願歸此退言其仁智之全與武子同焉觀
其自謙則無專權剛強之失觀其薦賢則有利君不遺友之實
發則績而賢有匡範則親而鄰有綏

親成人託物之語可以知風之自矣

至理不遺於小物恒情多忽於適言以成人託物之証觀之而
風化感人之速可以動深長之思矣是故蚤之績者必由乎匡
之所盛然雖之有匡非為蚤之績而為背也背之則者必資乎
綏之所飾然雖之有綏非為蚤之績而為背也正猶兄固不可
以無衰然成人之衰非為兄之死而為子辜也此言雖以纖為

服者之不誠實以美子皇德化之所感邑宰如此况人君乎成人如此况天下乎諱其諱而玩其詞天下之物固有不相為謀而類者相成者緣其詞而求其義君子之德固有不大而為而有皆移然化之妙也大哉風乎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人者大矣

歲旱

一章

觀君臣愛旱問答之詞皆不知拜災之責也

古之君子不逆其或然之變惟盡其自脩之理故變不慮生焉即以至魯國歲旱穆公求拜旱之術莫要於肅德行仁也穆公乃欲暴虐暴巫縣子固知二者不足以拜天災矣而不知從市亦不足以拜天變也蓋格天以實不以文魯之君臣烏足以此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七十四

禮記新刊禮記要旨卷之一

乙集

聖制

王者之制祿

七節

記者論先王之制祿爵而必詳其制也

前句作冒兩節制爵也後五節制祿也細分之首節諸侯之爵通於天下者四節諸侯之臣之爵通於國中者三節諸侯之祿通於天下者四節天子之臣之祿五六七節諸侯之臣之祿皆通於國中者不必拘拘以功德言蓋天下不能一人治之祿皆以治之有爵則有祿故須祿以養之也然不言天子之爵者則出於天子不必言也不言天子之臣之爵者則視公侯伯子男可互見也

公侯伯子男

六節

王者制列國君臣之爵而皆有一定之等也

王者建侯崇德而主治於國以無為為德者公也以君人為德者侯也德足以長人者非伯乎德足以養人者非子乎德足以安人者非男乎此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於上俾之行道於國也王皆設官分職而輔治於國知進退而道上達者上大夫卿也知足以帥人者下大夫也才德出衆者非士乎才德及人者非中士乎才德未著者非下士乎此五等者所以列其職而左右于君俾之用中於民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 一節

王者之制祿因尊卑而異其數焉。
主制祿說分田所以為賦祿之制。虞隆於天子而漸殺於諸臣。
者視其尊卑之分以為廣狹。非論功也。亦以示本末大細。居重
取輕之意。不能五十里一句與上千里等對看。不合於天子以
下與上天子等對看。意同而文異。謂受田不能五十里者乃不
與三朝聚會而功勞陞八國以達謂之附庸也。
自先王班祿之制言之。天子為天下君其祿所當厚也。故以方
千里之地。卷之其分至尊其祿主厚也。公侯之事次於天子。故
地方百里焉。伯次於侯也。故地方七十里焉。子男次於伯也。故
地方五十里焉。其分漸殺其祿漸寡矣。然公侯伯子男各有述
職之期。歲有朝聘之禮。其功勞固得以自獻於天子。若子男之
下猶有附庸之國。或三十里或四十里。不能五十里其功勞不
足。故以自達。然陞何由而明乎。然在公侯之地者。附公侯而達之。
在伯子男之地者。附伯子男而達之。故名曰附庸也。
記者詳先王制祿之法。而因及其制祿之始焉。
公侯田方百里 農田百畝
姑從命題立意。前節制外臣祿次節制內臣祿。末句言制祿始
于農田。蓋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等而上之。則自農田而推校
公侯田 食五人
制祿以養君子分田以給野人。亦見從命題意。
天子之三公 一節
先王制內臣之祿。視外臣以為差也。
王朝之公卿大夫元士其命數與公侯伯子男附庸相等。故其
受祿亦同。不必用功同。又出為列君。八為正臣之說。

天子之三公 二節
公卿大夫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庶人在官者之祿。則以農田
為差。
制農田百畝 一節
土者制庶人之祿。以農田而定也。
此節言官庶人在官者之田。與前復節平看。先以農大受田所
得之數。說於見庶人之祿。視此為准。雖重制祿之始。不重分田
野人之說。按註。庶人之田。謂在官之庶人也。
諸侯之下士 一節
王者制列國之祿。準者同而厚者異也。
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漸厚。此大國之制
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其一。大夫以下視之。大國無異焉。
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其二。大夫以下視之。大國無異焉。作
文上節順下節用方註。斷做二服在後。
中士倍下士 之三分
前二節在國之祿。卑者同而尊者異。後三節出國之祿。尊者異
而卑者同。
次國之上卿 二節
諸侯並會之位。辨於尊而略於卑也。
卿大夫之祿。三等之國所異。以其命之異而分之。尊者故辨之
也。士之祿。三等之國所同。以其命之同而分之。卑者故略之也。
曠聘是二事。並會總承為介。特行是二事。並會總承。
次國之上卿。節外國頒聘之禮。行必有卿大夫以為賓客。其並
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按諸侯無中上大夫。而此之上下者是

於下六夫五人之中又分為上下也

具有中士

一節

記者論上之並會谷當乎大夫之位焉

就三國之士而言大國為上中為中小國為下經文中士下士是也然一國之士而言上九為上中九為中下九為下經文三分是也此獨言中士下士而不及大國者之士位次已定而次國小國之士從之上各當其上九之班中各當其中九之班下各當其下九之班是為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只重位之同數字釋者

凡四海之內

三節

記者舉先王之建州必詳其分封之制而總結之也

前二句截作員州建百里以下畿外封國之制也天子縣內以

下畿內封國之制也末節總結其數而結之也

凡四海之內有九州每州所容之地方千里此封建之定制也今自畿外一州言之建百里之國公侯是也則有三十焉七十焉之國伯是也則有六十焉五十里之國子男是也則有百有二十焉而記之不一有二百一十國乎名山大澤則不以之井田而封於諸侯防其專也其餘以為附庸之國以為關田而待有功矣八州之所建皆出一州之所容也足畿外封國多而餘地非以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乎自天子縣內言之三公之田視公侯而得百里之國九馬卿之田視伯而得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焉大夫之田視子男而得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焉合而計之百有九十三國乎名山大澤則不以之制邑而頒於王侯示有畹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為關田而待匪類矣縣內之

所設蓋非八州之所同也是畿內封國也而縣地多非以備米是之分於三朝乎是國之建於畿內者其數而論之建於畿外者其數八縣州有九為國千七百七十有三天子之元士采邑非不受也而非建於分土之列諸侯之附庸地亦不錫也而不足於小國之數蓋計其地吾不知其幾矣而豈止於千七百七十三國哉則可見天下一統之盛而建國備有不盡之地先王經制之備蓋如此

天子百里之內

一節

此王量畿內之地以制上下用之也

此節大略平而尤重天子一邊刊文與百官通看失之矣常人之情有奉常急而視人恒緩惟其自奉常急故傷心易生惟其視人恒緩故供用不給先王有見其然蓋以百官卑而用禮建事重也天子制卷之五

千里之外

一節

論先王設方伯於畿外下備其屬而上有所統也

前句作員二十六長以上止是設方伯以下又言方伯統於二伯也

天下勢而已矣內外之勢伯可以偏重也先王以千里之內國建官以輔治夫千里之外不可設官以分治乎故設方伯於千

里之外也下無其屬則大小相維之治不成上無其屬則內外相制之勢不立故五國為屬屬者聯屬之謂也有長以主之言其足以長人也十國為連連者連合之義也有帥以主之言其所以帥也三十國為率率者率聚之義也有正以主之言其正於一也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是為方伯焉等而上之其分漸以尊順而下之其數漸以廣一州一伯八州八伯也一州七正八州五十六正也一州二十一帥八州一百六十八帥也一州四十二長八州三百三十六長則方伯之屬可謂眾矣其權可謂重矣使無以統之則勢重而難御矣故率其所屬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養之權不勝以自專出命於人者亦聽命於人也子奪之柄不敢以自專見統於我者亦見統於人也是二老也分天下以為左右與職方也其名曰二伯位極人臣也先王建官經制之備而防範之嚴如此此其所以為長治久安之策也

五國以為屬 三十六長

論先王計國以建官必總其八州之數也
州有伯哉上是一州所建之官下是統八州而總記其官也

先王計國以建官而大有以統乎小也

州伯二司重鎮六帥正皆州伯之屬也屬縣屬乎五國也連連比乎十國也卒應率然之勢也德足以長人之謂長德足以帥人之謂帥德足以正人之謂正伯者長大之稱也八伯為八州之作其德位之隆長大於一州也二伯為天下之伯其德位之隆又長大於天下也

論州伯聖屬而歸於所統必指其所統之人也
二人哉下皆二人為二伯即所謂夫子之老而為方伯之所屬所帥而屬之者也

千里之內曰甸 一節

先王分服於外而名以地殊也
分服之說不明朝貢之期不定是以王者受天明命撫綏萬方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為甸服近者納總納結之異數遠者納納之有常畿內之服曰甸非取夫與田賦以結言而之義乎則夫居茲甸內之邑者其朝貢之期視外為常先矣王畿千里之外則分為采服采近於侯而采為近最遠於侯而采為最遠畿外之服曰采曰采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入之義乎則凡守茲外服之上者其朝貢之期視內為常後矣

千里之內 三節

先王分服於內外必建官以共理也
千里內甸是分服於內千里外甸是分服於外天子三公節建官以治千里之內也大國三卿節建官以治千里之外也

天子三公 二節

只要見建官輔治實前節準陽數等語可略後不控有優假語可用
先王建官於內外而彊理之法周矣
皆先王以分服既明固所以器內外之限使建官不備非所以盡統馭之方是故內而王畿天子固統治於上矣使下馬不備外而侯甸采衛之唯象祿是給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贊化而

慮四方為已任者也。二之以九卿所以分職責成而天下之事
已責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其數蓋二十有一焉。曰
三公九卿曰大夫元士皆以三倍之則替相天子以理天下者
有所寄矣。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於其外矣。使下
焉不當其職何以使庶事之惟康乎。故建大國必立三卿而命
三卿則惟天子所以控其權也。有下大夫五人。有元士二十七
人。所以具其官也。次於大國者其權當少殺矣。故三卿不皆命
於天子而大夫元士之數猶夫大國也。下於次國者其權可優
殺矣。故二卿則命於已君而大夫元士之數猶夫大國也。曰卿
曰大夫士皆以漸降之則左右國君以綜理一國者有所資矣。
於此見內外之相維大小之相制而先王體理天下之道其至
矣乎。

天子使其大夫 一節

先王命內臣以監侯國而必有定數焉。
末句裁出大夫要情說無職守三人不必說進陽數
尤正知一人之身必不能以偏制乎天下故有分任責成之常
制。又如夫天下之柄不可不總攬於一人故有居重馭輕之微
權。是以建邦賜土命方伯以主之固所以分任責成之矣。於此
無以處之可乎。朝廷之上有大大夫焉。天子則擇其賢能素著者
而授之以三監之職。天子之耳目寄任於大夫之官而風紀有
振揚之漸。因其未有職守者而將之以使命之隨一人之聰明
縣照於萬里之外。而回邪無隱伏之虞。大夫雖卑以天子之命
重之也。方伯惟可以天子之命臨之也。然三監也。廢之豈無

常以察其終始於王師而斷高平侯服就其地以警其
方伯小而庶僚皆出其統馭之下也。入其疆而操其武治之
汚隆。產之利病。莫不其洞察之中也。庶乎其視道則其見明其
聽通則其聰悉而內外無遙制之歟。然其監於方伯之訓又
宜無定數哉。無設乎三人而共監乎一國一人之精神有限也
輔之以兩而參之以三由是以主無收並用之功一人之好惡
或偏也。審之於獨而合之於公由是以成和衷協恭之化庶乎
望重者不敢專位卑者不敢肆而天子無外顧之憂矣。

天子之縣 一節

先王因內外之地而異錫予之典防馭之法微矣。
諸侯祿者公卿大夫士食公田之入也。即天子三公之田一節
諸侯嗣者公侯伯子男承世守之基也。即公侯田方百里一節
縣內諸侯使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外諸侯不
使專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先王立法之謹蓋如此

制三公 一節

記者詳大臣命服之制辨分之道昭矣。
制字作頭一命衮三公之加命而加服者也。例之常也。有加則
賜三公之有服而無命者也。思之特也。夫八命而警覺命因可
得而加也。家夏而八命命亦可得而加也。惟九命而家夏則命
服俱隆恩則已極不得過矣。是皆制也。
先王之馭臣下賜之命以受爵與之服以顯廣昭王章也。而三
公命服之制果何如哉。彼三公之命八命也。八命之服鷩冕也。
加一命於八命之上則是位極上公之尊服擬王者之後。增之
降龍。蔚然變化之象列以九章煥乎物采之全服以命而進斯

固列之常也。若有加服而無所加命則是二公而擬二伯之尊。在朝而同出封之制。寵異之隆。實大君之特恩。春穀之厚。乃臣之殊遇。服以恩而賜。宜為例之正。夫入命而斃。則服未降而命亦未降。命故可得而加也。八命而祭。是則服雖降而命猶未降。命亦可得而加也。至於九命。則天子之恩禮已至。而人臣之尊貴已極。與之者止於足而已。雖君有寵臣之心。而不容於禮與受之者亦止於是而已。雖臣有可崇之德。而不容於過。受故命。柯於九室。有過之者。哉夫三公命服之制如此。此所以君權重於天下。而人臣無僭竊之端也。歟。

不過九命

下節

先王於內外之臣。其命數各有所限焉。

只以命數言。不必無服。畿內言三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視次禮記要旨。王制卷之二。十一

國共夫視小國也。畿外言次國。小國而不及大國之君者。大國視三公也。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不備言者。俱見方註。

凡官民財

一節

先王官人。惟慎序而布公也。

官民材作頭。錄之以上序也。爵人以下公也。

夫用人之道有二。非序則失之。濫非公則失之。私是以先王之於民也。殺之於鄉。學之中。而官之於成材之日。不容以或苟也。

必先品第其德行之大小。較量其道藝之深淺。及夫論之而既。辨其材。然後因人授事。而試之以無務之煩。於是乎使之為使。

之而能勝其任。然後因能詔爵。而賜之以一命之榮。於是乎爵之為爵。而己定其位。然後因職受祿。而養之以代耕之需。於是乎祿之為祿。夫詳於論。而嚴於祿。用固先王官人之序也。然

其爵之也。夫孰不出於公哉。故於考評既詳之後。任事之。餘而爵秩之命。必舉行於公朝之中。蓋朝者。主之所萃。而爵之之所與。於朝而爵之。見其出於輿論之公。而非一人之私。之者。雖出於君。而所爵之者。則協於眾也。否則此昵之。豈及可足以任事。而勝爵祿也哉。夫慎序。則天下無冒進之患。布公。則天下無寵之之心。古之位。必稱德。而野無遺賢者。有以夫。

諸侯之於天子

一節

聘以通情。不致其驕。故比年三聘。一行之朝。以達職。不致其煩。故五年一行。之。是謂朝聘。以時所以尊天子也。

五年一朝

二句

四方諸侯。來朝四年。而徧越明年。天子乃行巡狩之典。故其禮皆以五年為期。小註。取數。天地意可畧。

禮記要旨

王制卷之二

十一

歲二月

八節

人君遍行巡狩之禮。而因舉告歸之典焉。

自歲二月至加地。進律皆東巡狩之事。五月以後。則徧於四方矣。歸至總承。

歲二月。節。春時。天地盛德。在於東方。故東巡狩。行播種之禮。以告假行。望秋之禮。以祀山川。接見諸侯。以考察其庶政之得失。

就見百年。以咨訪乎生民之利病。不惟慎神人之序。而神人之中。又各順其尊卑之序。

命大師

二句

既巡狩。而命官。從其驗民風。而察民情也。

民風之美惡。由政之得失。致之也。陳詩以觀之。則可驗二人之行政。而黜陟加焉。所以移民之風者。在是矣。民情之好惡。由上

之便舉起之也。納價以觀之，則可驗上人之所尚而動其心焉。

所以平民之情者，往是矣。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君之化寓於民之風，而民之風寓於詩之言。陳詩以觀民風，正所以驗政令之得失而行黜陟之典也。

命典禮

王者命官明天道而節王政，所以大一統之治也。

王者巡狩之期，而舉廢方之禮，有典禮之命焉。彼諸侯天子之正朔，恐其乖違急也，也始必考而定之，協其時焉。而節氣早晚，其候也協其日焉，而望晦朔尚朝，節也協其日焉。而子一先後，順其序也。守其推步之舊，而循其律象之觀。天運而有干，不明於諸侯守天子之王，聖忍其改，更變亂也。始必同而正。

禮記要旨

王制卷之二

十二

之齊其法律而輕重之適均也。齊其禮樂而和厚之必得也。齊其制度衣服而僭擬說異之必懲也。齊其好異之端而示以大同之盛。王政何有於不勸乎。夫天道明於上，則有以爲節事之本。王政一於下，又有以爲承天之功。大一統之治，於茲見矣。先王巡狩六歲一復遊者哉。

同律

止之

王者官以一王政而必齊其未乙者也。

王者大一統之治，律禮樂制度衣服皆欲其同。有不同者，則正之使皆同也。正之可功矣。

有功德

二節

先王於諸侯之治民勞者而賞行焉，所以示勸也。
上三節言罰有罪此言賞有功也。功德以教，教言謂上文所行。

爲功德與民字不協。巡律雖二事加進，則一義串結。立言者特節上文巡狩之禮，只通幽明而首臣民一人而施賞罰。立言者之編假祖編及必而之也，以非正祭故簡其祀而用特賞之。編者所以示王者無私之德，其禮之同者所以示天子一統之權。

天子將出，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進之禮類者，其禮有類於郊祭也。宜者其義有稱於事也。造者造而告之也。

天子無事

一節

紀者原朝禮之所由必行著其所行之事也。

朝字兼朝宗朝遇說下即朝時所以述職之事。

天子以一八而統治於上，當國家承平之日，君臣胥慶之時，爲邦來會而朝見，廟見之異其地，百辟未王而受贊受享之異其

禮記要旨

王制卷之二

十三

禮斯則朝禮所由行焉。夫朝禮既立，固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述職不審，又何以示尊上之道哉。諸侯之朝天子也，於禮則考之昔國，禮禮則惟恐有違，僭也。於刑則正之昔國，明刑則惟恐有偏，枉也。於德則一之，不惟順於外，且精白乎心，是蓋質成之誠。既舉，則朝廷之勢自尊，敬上之心不二，則自快之私不悞。考其禮焉，而禮自天子出矣。正其刑焉，而刑自天子出矣。一其德焉，而德與天子同矣。謂非所以尊天子也哉。夫人君以時觀臣，則情無不洽。公臣因朝尊君，則分無不嚴。先王聰屬天下之道，何其至歟。

考禮

二句

人臣盡其職之事以尊君，而一王之義著矣。

天子賜諸

後為學

此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統用功德講不必用白雲通說未分
祈賜樂而異將命之器以器之大小必分之尊卑也子矢利用
於遠征者以行於遠為主故賜子矢然後復賜征伐之器則用
於近者以行於近為主故賜子矢然後復賜征伐之器則用
於近者以行於近為主故賜子矢然後復賜征伐之器則用
制必視天子所命也建國君民莫先乎學學校之設必聽天子
所命也

天子賜諸一節

王者賜樂於侯而將命之異器也
天子之於群后遠近而教尊五穀持熟然後亨之以樂公侯地
廣而德之所及者遠故執祝以將命以祝之事重而類也伯子
男地狹而德之所及者近故執鴈以將命以鴈之事俠而類也
諸侯賜子二節上節是代事不敢專下節是紀事不敢專
主制卷之二 十四

賜主贊一節

現侯國用也之制可見君命之重矣
賜與未賜對不可重賜而輕未賜蓋札莫重於禮而幣則陪神
之物也器莫重於贊而贊則助也之具也自以德而賜主贊是
賜用也故得自為贊酒而用主贊以助之焉無功德而未賜
主贊是未賜用也故求贊於天子而用壇贊以助之焉要
見主贊尊君意

天子命之教一節

人臣承君命而立學異其地而異其名也
此題只重諸侯有二可截中二可言立學之異其地也平禮未二
可立名之異於君也亦平禮而重諸侯可也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則不可一日而無學然後校之制雖建

於諸侯而教化之權實統於天子是必天子命之為教以中大
振民育德之方然後諸侯立之為學以備大綱簡其教之所授
其初受封而命或降猶不敢以自為矣然其制不有言者
彼小學在公宮南之左非故近之也以其學之小宜學之於山
也大學在郊非故遠之也以其學之大宜遠之於外也因其學
以異其地歟非天子之所命乎其名有曰辟雍者是惟天子之
大學得以此名之取其尊明於上而天下之人皆明達雍和於上
而天下之人皆諧和匪徒曰環壁之制而已也其名有曰頤宮
者斯乃諸侯之國學得以此名之取其適之以政而國無不正示
之以教而國無不化非徒曰頤宮之制而已也因其學以異其
名就非天子之所命乎夫命出於天子而教行於諸侯又何患
於道德之不一而風俗之不同也哉

天子將出征一節

主制卷之二 十五

上節主帥訓罪人而出之禮下節主帥獲罪人而歸之禮受命
於相者周禮於祖廟神謀以斷其吉凶也受成於學者集士
於學宮實文德而決其成美也反釋奠於學者於文德之地告
武功之成以明用武以文也

天子諸侯無節一節

三田為三鼎而田非三次田也下又正詳其目

無事而不田一節

是天子物載下俚是田之以禮下合遠二句取之有節也

天子設一節行之有方也廟祭魚一節順時序以廣仁意也

聚宰制國一節

大臣國時而制國用必盡其變通之法也

然後制國用哉首司提其心於歲以下作一句讀用地以下是制之法作一氣看謂用地大小視年豐耗以三十分通融之法制之而量入以為出也

家室領天下之賦以通邦國之治國用其所制也然其制之必於一歲所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夫然後總其要而頒為之所以足軍國之需計其入而曲為之制以待來歲之宜夫豈無其法哉彼地有大小物之多寡殊矣必列於地利因所賦而制量之年有豐耗物之盛縮異矣必順於天時視所獲而損益之於焉息其計要之成立為通融之法以其所入者折而四焉而一於用三之餘而一年之積歷三年而可得也自夫所計者等而上焉積三於存九之後而十年之蓄歷三十年而可餘也由是以此存一用二之法而制為國家經久之宜因入以制其所出而所出必如其所入財豐則從而豐不以菲廢禮也財儉則從而儉不以美沒禮也如是則出入以節而歲大豐亨斯可保有天下矣累宰經國之善如此

用地小大

四句

大臣畫法以制國用而必慎其出納之數焉

用地視年二句平以三十年可總入謂三分之所入也出謂三分之所當用者量入為出緊須制國用說不可用過文蓋上一句已含量入為出意至末乃明言之耳

祭用數之句二節此亦主家宰制國用言前二節言喪祭之用有定數末一節是明其所以有定數之意

祭用數之句上於制國用中說廢祭言蓋以每年所入者折為四而用其三此於制國用中獨指祭言蓋以三分所入者折為

十而用其一祭如天地宗廟山川社稷之屬皆是祭豐年不奢句此即所謂祭用數之句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制故豐年不得過此份而失之奢四年不得不以此份而先之儉

二年耕

以樂

王者必改天下於足用而後備其自養焉

此節家宰制國用之事大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由制用之無法也故先王命家宰之制國用也必廣儲蓄於無患之先先天下之憂而憂然後備食於有備之後後天下之樂而樂天子七由節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近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因分之尊卑而為廟數之多寡也

天子七廟

而七

禮記卷之二 王制卷之二

天子諸侯

一節

君臣宗廟之祭因時而異其名焉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祭因奉之以禮而其名必參之以時是故時乎春也初始生而未成惟取於成禮而無庸於備物其名曰初至於夏物稍盛則祭不啻固當循序而舉漸次而行此時以從事不曰禘乎時夫秋也物始成而可獻故取於薦新而必欲以致享其名曰嘗至於冬物畢成則祀非儉親但見合於天時設於地財多儀以成身不曰蒸乎是則不容奢者天時自然之運也不容已者人子思親之心也上合諸天道而下順乎人情豈為禮祀而已哉

天子祭天地節三天子平起作三股看前二段因分而異其所

祭者後一畝園地而異其祭者

天子祭天下名山 三句

王者祭地之望而所秩有定分焉

天子為天下之主凡名山大川之生財用者皆當望而祀之名
山莫盛於五岳其祭視內之三公九卿十六頭也大川莫盛於
四瀋其祭視外之諸侯七卿十二豆也

天子禮制

三節

記者詳言時祭之隆殺所以辨尊卑之分也

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初禘嘗禘則時祭之行於宗廟者也
自主之各享於本廟也而特斯名焉自其主之合食於大廟也
而特斯名焉今以天子之祭言之初禘非不可禘也順始生之時
無取於備物致精之義不兼於儉親故省而從特禘禘禘禘
禮記要旨 三節卷之二 十八

嘗禘則皆於大廟以漸而感其天時之威若享以漸而望昭民
力之常存故歲以三禘非侈也夫禘之為體重矣三時用之特
之為事輕矣歲一行之天子之禮之統隆其分則然也以諸侯
之祭言之有事於夏秋之朝則禘可以無禘而禘可以無嘗也
有事於冬春之朝則禘可以無禘而禘可以無嘗也嚴事其能
以畢修乎約與嘗也隨時而特禘焉天子所同也夏祭之禘間
歲以特禘焉天子所異也品節其能以無列乎夫廟祀有國之
重也急王事而有所缺禘祭三時之始也避王尊而有所闕諸
侯之禮致其分則然也一祭之間而隆殺之別如此先王制
禮之意深矣

天子社稷

一節

十人之祭因分而異其禮焉

天子社稷稷三天下之士穀祭以大夫其禮勝也諸侯社稷稷
主一國之士穀祭以少牢其禮殺也大夫士有主田之賜則祭
其禮備也無主田之賜則存其禮簡也歲人四時各有所應而
各有所配亦順其時之所有已而不必泥修陽說祭天地之牛
節主天子之禮言上二句對一句另講三平看

祭天地之牛其角如犀如犀如犀其角未出膚雖殺於天地之祭亦貴其
祭宗廟之牛其角長而不出膚雖殺於天地之祭亦貴其
之意也至於諸侯采朝為賓大夫采聘為賓天子賜之牢禮其
牛角長一尺取食味而尚肥大也宗廟之牲異於天地者別天
神而與人鬼也賓客之牲異於宗廟者別事神與待人也
庶羞不踰社節庶羞不踰社節非飲食而致孝於鬼神也庶羞不
踰祭服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也寢不踰廟里言室而隆於宗
廟也此君子之薄於奉已而厚於事神也

古者公田

六節

先王之定賦役一皆寬厚之至也

前五節定賦也末一節定賦也

古者公田五節前四節是實民末一節是厚賢

林麓川澤節時人入賦稅也不禁與民共其利也

用民之力

不竭

先王仁義之政使民有節而分土有禁也

就題發揮義以勞民而濟之以仁仁以惠民而濟之以義此意
作總

司空執度

一節

大臣之居民而必曲盡其心焉

首句載此只言司空之職且輕講下皆居民之法山川二句有
天時而使民居有所安量地一句相地利而使民居有所定此
是使民以前兩事任力正是居民也其事者可謂是之
城郭井之屬舍是也

司空掌邦土以居田民者故執杖尺以為區畫之規而經制務
欲其順一處地形以為宅民之所而界限不至於偏勝其法果
何如耶彼時有不同地勢所使也必也因山川沮澤之勢而別
天時氣候燥濕之宜時氣之早晚預有以知之天時既授之下
欲其民順節令以自適矣地有不同形制自殊也必也因土地
遠近之宜而度城廓廬舍之勢疆域之多寡由此以定之地利
則別之餘欲斯民製水土以自安矣夫天時既審地利既別則
公家之事其可毋乎由是率作興事使國人有畢作之誠樂事
禮記要言 卷之二 二十

赴功使庶民有子來之義莫安之慶肇於此矣司空之居民如
此則民居以奠而生養以遂寧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哉

山川沮澤時四時

大臣於居民之所必候其風氣之宜焉

山川沮澤地之形也地之為形既有山川沮澤之殊則氣之所
至自有燥濕寒暖之異必因其見在之時以候其方來之氣或
早或晚有以類審於先而示斯民之用備也

凡使民

一節

先王之役民計其力而厚其養也

先王之役民義之出於不得已者也而愛民之心未嘗不寓於
其中焉彼老者食少而功亦少今民雖少壯但書以老者之功
程經昔之功必戒以勿亟版築之力惟恐其過勞何嘗必責以

壯者之事乎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民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
飲食而老者之須有蓋而無損稍食之給加厚而有餘則皆但食
以老者之食乎是則事舉其中而施從其厚實厚之意同立哉

凡居民財

一節

先王儲民用而順造化之宜亦惟當順而順之也

首二句載作冒下皆言必因之故廣毅六句正見民用之不同
處而教四句正應居民材之必因處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先王立教以養民其居民材也何如哉自
其氣候之不同也則東南多暖而北多寒而所以為之居者兼
暖所以因也自有地勢之不同也則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而所
以為之居者燥濕所必因也若此者豈無故哉蓋天地初分而
谷之廣也川之大也其形制已異同矣故民生其間者有山川

禮記要言

卷之二

二十一

沮澤之異而風俗殊焉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而氣厚味焉由
是口之於味也則酸苦辛鹹異其和矣器之於用也則車與舟
楫異其制矣體之於衣服也則襦其絺絺異其宜矣此其出於
造化者不同則習於人為自別聖王於此亦豈必強之使同哉
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以正民德而已民俗之所尚者則隨俗
以高之儲也何嘗拂其寒暖之氣也哉惟存其禮樂刑政之用
以一民行而已民俗之所宜者則隨宜以為之備也何嘗違其
燥濕之勢也哉是蓋同其政教所以立治道之根本因其俗宜
所以順民性之自然則材用無不足而裁成輔相之道斯其臻

廣谷大川

異宜

記者推民用之所由異以見其當順也
廣谷大川則起異俗異齊皆由此致而五味器械衣服之所異又

異俗異齊之所政也

備其教

四節

三之於民性順其可導而不強其所難也

教以正民德政以一民行脩廢欲其同也俗宜即上文五味器
械衣服之所異者自人之所尚而言謂之俗自情之所安而言
謂之宜不易不必其同也

中國戎夷

四節

記者歷叙遠人所生之異因著遠人之法也

利用備器截首節言其惟之異次節言其俗之異三節言其資
之異性其如此是以言語與中國不通皆總與中國不同不有
以來之非治道之至是故先王必達其志通其欲而有求之之
道焉寄象觀譯則設官以掌於來朝之時而使之達志通欲也
禮記要言
如是則遠人無不來而治道施及蠻貊矣
二十二

中國戎夷

一節

論華夷之民各一其性而不能易也

皆者不特中國有之四夷皆有之也性自氣稟習俗中來不可
用剛柔輕重遲速入講昏明屬知薄厚屬行昏與薄貼四夷明
與厚貼中國

中國戎夷戎伙

一節

記者舉民之生於世者而皆有所資之用焉

上言性與俗之異此言民之資生隨地各足亦見其同也安居
官室穴處也和味酸苦辛鹹也宜服瓊裘絳紵也利用山之鹿
不澤之魚鼈也備器車之行陸舟之行水也

五方之民

一節

先王因遠人殊俗而來之必隨地設官以掌之也

此正言來遠人之法五方之民其言語與中國不同其嗜欲與
中國不同先王以言語之不通也必欲通其志達其情者言語
之所通也必嗜欲之不同也必欲通其欲通其欲者情性之所
動也於是因其來朝之時設寄象觀譯以掌之而言語嗜欲蓋
無有乎不知矣按寄象觀譯特各取其義而已非為專於此而
不能變通也結用詳出

凡居民

二節

先王盡居民之法而有其效斯可以立教矣

必參相得以上專指一邑言居民之法也尊居觀上以上通指
天下言居民之效也至此則可與學以立教而化民成俗矣此
題居民意固重與學意亦當重看但不以教養立說
禮記要言
王制卷之二
二十三

凡居民量

一節

先王之居民而有以極經制之善也

凡居作量地二句虛講不用實事此居民之法也地邑二句
實講不可分開此法之盡善也按量地之地以地言度地之地
以邑言

才王慮民之不安其生也於是經上設井以息爭端立步制畝
以防不足蓋所以奠厥攸居以安其民而輯寧邦本矣其居之
之法何如蓋居民必先制邑而邑之制則以地也然地有廣狹
邑有大小必量地而後邑可制也制邑所以居民而民之居亦
以地也然地有遠近民有衆寡必量地而後民可居也夫地也
邑也民之居也三有不容偏焉者也故必經畫之周使小大之
有恒疆理之安俾衆寡之有定地足以容夫邑邑足以容夫居

應其均平之矣而彼非有餘此非不足也居必稱乎邑邑必稱乎地略無偏勝之弊而此不加多彼不加少也如此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謂非井田之良法乎

無疆土

一節

記者叙先王厚生之效而因有以正其德焉

安居以上皆居民之所致而親上以上又安居之所致此則民心好善而鄉學斯可興矣

先王體國經野以畫居民之法見其井天下之正而畫慢之民無曠地也驅天下之民而盡歸之農無游民也用之者舒食無不節之患為之者疾事無廢時之慮則體養生息之道已全而安居愛處之情已遂民豈有不安其居者乎由是樂公家之事勸事功之成罔不盡其力也尊君以致其敬親上以致其愛罔不用其情也夫然則善念生於富足之後而施教已有其幾於此而不立學以教之則善心以有感而興亦以無感而息矣必也群之學校之中以施範圍之化弘敷教典式和民則凡可以長善救失者無不備舉於其始矣旌別以明黜陟以學凡可以激勵化成者無不詳責於其終矣如是則民德日新而俗無不善王道之成不基於此哉

司徒脩六禮

一節

大臣於鄉學必盡其教民取士之法也

司徒作總前六句教民之法末二句取士之法

夫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斯鄉學所由設矣司徒掌鄉學之教者當何如哉彼民有恒性不節則易流脩六禮以節之而納於節文儀制之中民有恒德不與則易廢明七教以興之而啓其

秉彛固有之良為之齊八政以作其輔使欲不敗度也便縱不敗禮也而天下無罔行矣為之一道德以立其休母道其所道也世德其所德也而天下無易俗焉於耆老則養之孝敬之心賜其類而致於極也於孤獨則恤之慈愛之念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是蓋因性以牖其良備物以彰其采教之固盡其法矣使黜陟之典不加何以示勸懲也哉由是於賢而有德者禮而上之升於國學以崇其德則賢者知所勸矣豈曰見賢而不能舉乎於是不肖而惡者簡而棄之屏於不齒以誅其惡也則不肖者知所懲矣豈曰見不賢而不能退乎夫教之如此其詳則民知所以與於善取之如此其嚴則民知所以功於善司徒鄉學之教何其至哉

司徒脩六禮

四句

禮記要旨

主制卷之十

二十五

大臣之於鄉學備舉其道以淑民也

道德於礼教政有體用之分還當另請君前題平可乎

一道德以同俗

大臣一同然之理以教民所以大一統之治也

一道德就心上說由率性有道之名由行道有德之名夫固凡不一也而雜學自二之為司徒者崇正闢邪九道其所道而非

吾之所請道者乃拒之而必嚴也章志貞教九德其所德而非吾之所謂德者務絕之而必力也吾見民俗之不同凡以道德之未一耳茲以道而一天下欲天下无異道而志於道者一皆遵王之道矣以德而一天下欲天下无異德而振於德者備為

尔德矣民俗其有不同也哉

耆老皆

執事焉

大臣集老臣以行禮而師教者與焉所以勸不肖也
此題不可以者老司徒平昔當以大司徒領之者老之集司徒集之也射御之禮司徒行之也俊士之帥司徒帥之也上直以上總行禮末句重看

命卿論秀士 一節

知學之上賢也因人以進之而美其名焉

二論字同二秀字不同當看注又類出三字

司徒之設教固上賢以崇德矣其果何如耶是故鄉學教成之日取士固其時也然義理熟於積習於久而封德出於同輩之中能無士之秀者乎故命卿學之官論其美而升之司徒焉於是嚴之考校之法置之鄉選之吏雖未遽用實於王而擇取之精已非俾進者此笑謂之選士不亦宜乎當夫司徒升進之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日選士固其時也然進就不受於近小而德器又出於朋輩能無選士之秀者乎故司徒之官論其美而升之國學焉是蓋存心已期於上達而立志已於於高明雖未必德極其至而趨向之遠已非庸衆者類矣謂之俊士不亦宜乎夫然則取士既無選進之弊而循名又有責實之益此古之所以多成材也與

命卿論秀士 二節

此言鄉學之上賢因人而進之以美其名隨寓而優之以成德

升於司徒者 一節

先王於俊秀之士優之雖異而成之則同也

未向總承二不任曰選士俊士者就士之所至而言之也曰選

士者就上之所待而言之也選士不重其名但取其義耳

先王之取士也既知所以進之必思所以造之矣是以士之在

於鄉者卿之徭役固常得而征之也及其升之於司徒則所居者任司徒而九卿作於鄉者不得而與焉士之升於司徒者司徒之徭役固得而征之也及其升之於國學則所居者任樂正而九卿有事於司徒者不得而與焉若此者不謂之造士乎誠以才德之湮廢多起於肄業之不專而厭脩之乃米每由於月功之成熟此蓋使也岐無以雜其心而從容於陶成之下優游之特主將大臣之馴致也異物無以遷其志而涵養於育教之中力役之寬假將聖域之日臻也謂之造士不亦宜乎

樂正從四術 一節

大臣之造士遵成憲而合天時也

造士裁崇以心言立以事言自學者入德言故曰術自教者

訓言故曰教訓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正其崇之立之之實未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二句又就其中指出順時施教意

先王建國學以育天下之才國子民俊咸欲其有造矣而舉正之掌其教也其法何如彼自人之八德而言則曰術而術有四茲必教以教之而昭之為訓典者儼然示人以可遵也自上之立法而言則曰教而教有四茲必舉以勉之為操准者卓然示人以可法也若此者豈樂正強為之哉由先王始身蓋詩書禮樂作之先王而受之後世者也於是順先王之詩書而所以章志貞教者率乎舊章而不悖順先王之禮樂而所以報民育德者監乎成憲而無愆自其立之以為教者立乎此也自其崇之以為術者術乎此也而何敢以反古乎由是順之而造士也仰法乎歲序而非雜地以亂其心上律乎天時而非殫時以認其進時乎春秋也而禮樂之教舉焉備之為正業庶其習之專而

志不分也時乎冬夏也而詩書之教與焉率之為時教應其時之純而業愈熟也是則立教惟古則授之者有成法施教惟時則學之者有專功又何患乎教之不刑也哉

王太子王子

一節

國學之造士既廣其類而猶序夫年也

上言樂正之施教此言學者之未受教也王太子王子之元子繼世而有天下者王太子之子之衆子分封而為諸侯者群后之太子繼世而立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襲父之爵位者是皆謂國子也國之俊選即選士升於國學而為俊士者是皆所謂民俊也凡國子民俊或其統理天下之責或有佐理天下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其詩書禮樂之教也以齒是自相齒非教之使然學所以明人倫故無分貴賤惟叙長幼也

王命三公入學

此只勸勉之意或昭其威儀之則以儆彼嚴憚之心或詳其政施之方以動彼感悟之意或示以屏之遠方而逆之知所慎或示以終身不廢而使之知所漸

大樂正論

二節

大臣之取士進之有其名而官人有其序也

上節簡不肖之法此二節叙賢才之法也樂正司馬平起二告於對定其論與升諸司馬對論定以下與曰進士對

大樂正論

一節

大臣論士之賢者而進之因以異其名也

大樂正掌國學之教而造就平民使時及九年進士其大成矣

王命造之典出自王朝入仕之權主之司馬故必論述其才以簡在夫帝心我之保舉惟王之平斷也尤必推諉其人而引升於司馬我之稱述以彼之錄用也斯人也名之曰進士焉蓋徒以美名而寵異之也哉蓋其始也隱居以求其志其進也行義以崇其道為上為國而克盡其忠之事業自足而隱始為下為民而善處斯世之私欲自足而兆端進於王朝由此而官之任之也服有官政由此而爵之祿之也顧名以思其義而進士之所以為進士者非美其所稱當美其所為也豈徒然耶

司馬論

一節

大樂之官人定論於君而猶循序

進士既升於司馬則其人皆可可用矣而猶必詳論者考評其優劣於某事填為某官也詳論而知其賢之所在於是述之以告於王而後其論始定亦不敢專也論定以下是官人有序意

司馬掌爵祿以昭群臣故於樂正所升之進士詳論其所以言使其材而才德之優劣有以考評其詳然不敢以自專也必祿以其高下而告之於王王乃定其論焉夫其在戎之權衡已審而天下之平衡不殊既論定矣然後試以任事隨其德之高下而受其官之大小也然官以職言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命隨其官之大小而定其爵之尊卑也然爵以位言猶未及祿也及大任之而有定位品秩已明矣然後序以常服隨其爵之尊卑而賜其祿之多寡也是則論之以決於君用之必循其序司馬之不輕於官人有如此

論定

祿之

大臣體工者求賢之意而用之必慎其序焉

論究提吏官爵皆命之為朝廷之官與司徒官民不同
然後子用重請任官於評定之後論未定者官不得以卑進也
加爵於任官之後官未任者爵不得以監與也受祿於任定之
後位未定者爵不得以妄加也

有發 一節

先王有事於武而命官以教武備也

此見文武相濟之意士鄉學之士也車甲二字不可拘泥謂教
以坐作進退之方次圖擊刺之法也

九執支論力 一節

論習藝惟較其力必申言較力之實也

論力者上之人論力也適四方謂有征伐之事而適四方也
必於適之先羸服羸以矢射御馬快者射御之人自相較決勝
負以示威勇之可用也

司冠正刑 一節

大臣審法以斷刑而必拘盡其法也

正刑明時以聽獄於聽言司冠之職必三刺言其公也有言以
下言公之平而恕也是皆聽之之法也當一立說下謂有當殺
者必三刺焉無疑則決之矣若有言無簡而可疑則附其輕而
殺其重也

司冠詰罪禁之官而獄訟其所聽之職欲聽獄訟可不先審其
刑詳乎故於五刑則正之而素戒其倫耗之於八辟則明之
而預究其公平之體由是以折天下之獄而曲直不使之相淆
也以辨天下之訟而是非不使之相敵也然其聽之也而豈高
哉凡有罪當殺者訊之群臣訊之群吏訊之庶民廣詢輿論之

公食將服言之同共無可疑刑罰無赦矣如或但有後議之旨
意而無前數之實迹將欲重以懲之與忍或又於無辜將欲立
以出之與人或輕於犯法於是入之以輕辟以為懲惡之戒出
之以重罪以開遷善之門庶幾權之得其當使人易避而難犯
也司冠之聽獄訟何其公而恕哉

九制五刑 一節

論用刑當體乎至公必申言所以為公也

罰與事懸即天倫罰自上施事自下犯
今夫刑以威不軌不得已而用之也其制五刑者如之何蓋任
法則濫及無辜任情則失之不經必也稽天理之至公以為行
罰勸法之常體天道之無私以為折獄明刑之準而卑何以見
之誠以事之犯於人者不容以堅議而罰之刺於我者不可以
權上奪言

九制五刑 一節

例施其必謹吾獨教之術協合乎事理之宜慎吾刑辟之加威
過失事情之當事輕而罪亦輕天理至公吾不得而苛之也車
重而罪亦重天道無私吾不得而從之也至是則制刑者無心
而見罪者無怨天倫果無所拂矣此天下所以無冤民乎

九制五刑 權之
古人之聽獄也既即天倫以示其公循體人倫以究其情

九制五刑 一節
大臣之聽訟用權以察之精而因疑以處之當也

首句作頭盡之一截上是權下是散此當以情字為主親義情
也情有輕重淺深權之者權其情以定罪也權之何如意論輕
重慎則淺深以別其罪之大小是權也然情不易得之必悉聽
明致忠愛以盡之盡之者盡其輕重淺深也盡之而無疑則決

之矣如是而情或有可疑則詢之衆見而赦之也別盡不可看
大分別只一事意別之固所以為權之則權之至矣

夫刑與禮相為表裏出於禮始入於刑故聽訟者其可以不明
倫乎訟或干於父子之倫也則原其孰為有父子之親孰為無
父子之親訟或干於君臣之倫也則原其孰為有君臣之義孰
為無君臣之義則有以權其罪之大小若權之稱物而低昂各
得其當也權之何如天同一罪也而情有輕重以已之意而逆

人之意務有以得其序焉同一罪也而情有深淺以其難其慎
而不敢以少忽務有以得其量焉則輕重各得其倫而事不容
昧淺深各得其當而情不容隱矣夫然若可以成形矣然猶恐
未得其真也蓋深情原貌者雖曲而能隱其罪故必悉吾之曉
而使耳無遺聽悉吾之視而使目無遺觀則有以察之詞色之

間矣言辭辭拙者雖直而無以自伸故必致吾之思而存不欺
之意致吾之愛而存不忍之心則有以體之於言意之表矣則
在哉無遺術在人無遁情矣其輕重深淺不有以盡得其真乎
別之於先而蓋之於後是乃所以為權也權之而情無可疑訟

斯決矣其或在所可疑者則廣詢輿論之公僉稽庶吉之同而
體辭謀以察其情焉衆皆曰疑而罪在所必赦矣猶必以罪之
小者比之於小罪之大者比之於大成一獄以赦之而不敗局
也聽訟之有權有赦如此而天下其有冤民乎

必原父子以盡之

不聽獄者即其以權法必指有實而要其極也
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正聽之陸司寇聽之三

公泰聽之而告於王自下而上咸無異說是聽獄之公也正
實而後行刑是用刑之謹也

凡作刑罰二節

記者原制刑之意極其嚴因推用刑之當慎也
上節是先王制刑之嚴下是君子用刑之慎相承而下世其嚴
故當致其慎也夫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無心之道
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難犯而無冤獄

刑者刑也

記者推刑之不可以輕成因戒君一慎夫刑也
不可變裁上文是起下盡心意深言用刑之當慎也
今夫刑成於國形具於人若不相似也然刑律之所
情以立法者也正猶形體之所具天道因人而各

實無異義焉何也一體不備不足以成人例固成之
不備不足以成刑刑非例之謂乎夫刑本於成則辭之未成猶
得以輕重其等也夫苟兩造其備則雖巧於枉撓者不得以亂
王章五辭具陳雖善於更張者不能以易天討惟其不可變如

此一或偏枉則悔之無及矣故君之用刑也恒欽恤於未成之
先不使貽悔於既成之後蓋吾忠愛之所加而同刑異情者不
得以眩吾明致吾思慮之所及而有情無異者自有以服其志
夫然則刑當其罪而為法之當然矣又何患其一成而不變哉

成也

記者釋例之義猶大體必申釋其體之義焉
刑者猶形體也刑何以猶例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而例者
成也所以刑猶例也

此四味者 下節
上是誅其已然而下是禁其未然不可謂禁其所當誅者

凡執禁以齊衆 六節

首一節司刑之事中四節司市之事示一節閑之事故海及之

閑執禁以齊衆 一節

以議裁上是察犯禁之人下是糾非常之人二事也

太史典禮

受質

首節載禮官詔禮莊必重其事群臣厥功受者各重其事

太史典禮

一節

簡策記載特禮儀耳故畧而言執廟諱忌日乃王事也故尊而

言奉註中奉而進之總承兩項非解經文奉字齊戒只是肅敬

之意禮事不專指祭祀亦不作歲終看

禮記要旨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大史典禮代禮儀之典藉若國有行禮之事則豫執簡策記載

之禮儀使天子之行禮得以有所持循也奉其廟諱忌日之諱

惡使天子之行禮得以有所避忌也是二者有教詔之義故天

子齋戒致敬而受人也

司會

三節

人臣交誨乎獻功之典斯王政所由舉焉

司會

受質

人臣之贊成也上下交致其敬焉

而齊戒受質意前二齊戒受下之質也後一齊戒受上之質也

司會所質而冢宰受之者先之冢宰也三官所質而司徒等受

之者先之司徒等也百官所質而自受之者轉達於君而受其

平報也獨言百官受報而不及司會三官者所受皆同而可省

見也必質成者考其當不於上示不敢專也必於歲終省歲終

司會

一節

司會掌財用司廢置其任重矣故於歲之將終以財用之成質

於天子而考其出納之當否以事為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廢

之當否然將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不敢忽故

齊戒以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也

大樂正

一節

群臣受質於君大臣以類而敬受之也

從謂司會先質之官從司會之後而質之也此三官與司會所

質皆是專達於天子其冢宰司徒等受質是達於天子時先達

於冢宰司徒等也

禮記要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司會既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於是繕其事而行之者有大樂正

大司寇司市之三官焉茲三官也或教教化或刑暴亂或禁偽

勸其常與否亦當質之天子也故各精自厥心會其計一歲之

成質乎厥要惟聽乎一人之斷三官宰不以成從質於天子乎

使大臣而不敬受其質則失之患矣故大樂正之質邦教之類

也為大司寇者教受之大司寇之質邦刑之類也為大司馬者

教受之司市之質邦事之類也為大司空者教受之靜專其志

分受乎計要之成謹飭其躬各總其奏功之典如此則三官無

不盡之職大臣亦無不盡之心矣

百官各以

受質

群臣之質成也所以達於君故以受其報焉

質成之典樂正司寇司市之三官既專達於上矣若夫百官也

者三官之屬也司徒司馬司空也者百官之長也故百官不敢以自違也各以其計奏而實於三官焉三官不敢以遲遲也各隨其所屬而達於司徒司馬司空焉由是三卿為之達於天子庶職之所司悉歸於上聞也群臣之所職舉歸諸寡斷也及其平斷之畢還報於下為之百官者以大官之下臨而一念之容慄惟謹以王言之將至而中心之嚴肅有加天工固不可忽也況以卑尊敢不兢業以有事乎天職固不可易也况以下奉上敢不祇肅以自將乎古人之慎重於責成也有如此

然後休老

國用

休老授几杖而行飲食也勞農舉蠶祭以息民也歲事飾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制歲之用也

養老

一節

三十一

記者論養老而歷代異其禮焉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養老之禮天下之大典也其禮夫豈相因也哉有虞氏則以燕禮坐以相酬而究略乎勞分醉以為度而決合乎情意是蓋以恩勝也夏后氏易之以享禮薦體盤爵而不食不飲象立不坐而序獻有數是蓋以禮勝也殷入易之以食而以養為道必有敬以佐食以飯為主酌助其會饋之典豈視乎歷代損益其制度之詳然而無用夫三代享用於春夏孟既諸虞夏也食禮用於秋冬孟取諸殷人也養老之禮至周其大備矣此 見帝王異世而養老不相襲禮也歟

五十養於

二節

王周禮言上節來就養者下節不來就養者皆亦如之句經

五十異帳

一節

古人之於世老年愈衰而養愈厚也

三十始衰

一節

論孝者必待於養而因著人君養老之道焉

不暖矣截下專指國老言就其室致其尊也以珍從致其養也

七十不俟朝

一節

上一句未致仕者下二句已致仕者不俟朝所以逸其身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秋所以厚其養也

七十不俟朝

客之事

上節養國老因年而隆其禮下節養羣老因年而厲其力

有虞氏養國

虞庠

王者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學所以明人倫也於學養老不亦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主解卷之二

三十七

宜乎然國老庶老皆養之恩也國老於大學庶老於小學義也

有虞氏皇

四節

歷代之祀先養老其冠服不相因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祭先養老天下之達禮也其冠服之制果何如耶有虞氏皇冠以行其祭飾不嫌於簡略深衣以養其老制有取於幽玄是也蓋順其風氣之宜而所尚如此夏后氏冠之用於祭者以收取以歛其髮也服之用於養老者以熨取其色之黑也是蓋本其尚忠之制而更革之也殷人致祭則冠乎皐惟以覆髮為事也養老則衣乎綈惟以質素為尚也是蓋本其為質之制而更易之也至於周人監歷代而獨隆視前古而益盛於行祭也見戴以藻視諸侯俾而加冕於養老也其示則玄合乎黑白而成章是蓋本其尚文之意而禮制大備也

觀祭之冠而服從可知矣帝王異世不相襲禮不有見於此乎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老謂四海之老皆引年正是養老也恩賜即杖飲食之類

此四者天民

下節

先王施仁於窮民尤必使天下無棄人也

磨者實上聾者司火跛驢斷者守園侏儒扶廢百工總上六者其各有技藝故曰工

道路

四節

教化隨在而著王道之成也

道路作總不徒行以上言道路以見家也不徒食一句言家以見道路也先王興學立教化民成俗故教之盛如此

君子者老

一節

禮記要旨

王制卷之二

三十八

論老者有安養之宜王道之成也

君子者老不徒行以上人之皆好德也上皆好德故賢者在位而車馬之賜足以代其勞不至於徒行矣若上不能好德則士皆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庶人者老不徒食以下之俗尚孝教也俗尚孝故老者有養而珍屑之味足以供其口不致於徒食矣若下不知孝教則人皆失養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方一里者

五節

記者詳先王分田分服之制必總揭其制也

方一里者

四節

老

民之法詳於內而略於外也

是

是分田之數

田畝多寡以為賦權

之制也

自恒山至末甸千里而遙是分服之制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也

末四句是分田分服之所不盡者非貢賦所限也

方一里者

三節

記者詳開方所分之田所以肇分田之端也

自恒山

一節

先王分服之法詳於內略於外也

末千里而遙截上言分服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要繳出方千里意而不盡流沙非謂流沙之外者有不盡之地也謂雖流沙之地亦不盡焉餘倣此

先王大一統之治必分服之法明而後朝貢之期定是故恒山

禮記要旨

王制卷之二

三十九

衡山南北限馬以南北計之自恒山而南河自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以千里為率而少有遠近之差斷長補短圓三十里也東海流沙東而限馬以東兩計之自東而河東海自東河而西海又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千里為率則而僅有遠近之殊寡多益寡亦三千里也是將較遠近之數以為朝貢之節耳若夫流沙界乎西衡山界乎南獨有不盡之地也然有不盡之地而無不盡之辨辭教豈焉是亦足矣而曷當強之以方物之貢乎東界於東海北界於恒山尚有有餘之地然地雖有餘而治則有限文命黜焉是亦可矣而曷當強之以貢賦之脩乎土地不盡於四方朝貢不出於五服王者之計於治內而略於治外有如此

凡四海之內

一節

記者總計天下之田數必約百里之實數以例之也

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總計天下之田數也方百里之下則但自百里言即百里莫之可以盡計天下可耕之田實數矣

方千里者 六節

五節者依註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方千里者 祿之

記者於圻外必計一州之封而及其餘地之用也

以國之卿 之卿

以國之卿祿食二百一十六人也以其命於已君降於天子故但於小國之卿而食百四十四人馬天子之大夫祿食千四百

四十人也以其監於侯國量地所出故暫視諸侯之卿而食二

禮記要旨 卷之二 四十一

一百八十八人焉上是尊王之意下是恤臣之意

其祿視諸侯 二句

祿視諸侯之卿比之在朝薄矣以方伯之地不足以供量地所出不得不然爵視次國之卿比之在朝隆矣以方伯之權重

不易以制控制外邦不得不然

其祿取之 縣內

二監取祿於畿外欲其易給而無勞也方伯受邑於畿內欲其資用而不足也

方伯為朝 一節

先王於群侯之朝錫之以地而限其制也

人臣之朝君不沐浴不齋戒不敢入見蓋重其事也故有湯沐之邑此先王之所以體大臣也使邑而過大則地不足以時故

惟視元士而不能五十里焉於錫予之中猶權其制而

諸侯世子世國 一節

論人臣不世傳其爵必原其制而明其事也

但言世國則不世爵可知但言不世爵則世祿可知總是言世

祿而不世爵也若是者何哉蓋先王之使惟其德六德日微而始命為諸侯三德日宣而始命為大夫先王之爵人惟其功為

諸侯若不亮平有邦為大夫者必浚明乎有家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有德有功也而遽可以世爵乎未賜爵二句因言諸

侯之世子不世爵也遂言副君之繼立爵若未賜而異於賜爵之時諸侯之大夫二句因言天子之大夫不世爵也遂言諸侯

之大夫祿亦不世而降於王朝之臣觀於如此而不世爵祿大

六禮 二節

禮記要旨 卷之二 四十二

記者備舉鄉學教人之法而各著其實以見立教之善也

司徒鄉學之教有備六禮以節民性矣六禮者何冠婚以定成人男女之儀喪祭以謹送終追遠之節有鄉飲之禮所以尋其

齒德有士相見之禮所以正其交接有以備之則性由禮節而不至於流矣有明七教以與民德矣七教者何父子則教以慈

孝之道兄弟則教以友恭之道夫婦則教以有別之道君臣則教以有義之禮有長幼朋友之教所以明其序序也有賓客之

教所以明其有禮也有以明之則德由教立而不至於廢矣亦當感八政以防滯矣八政者何齊其飲食衣服不使有僭擬詭

異之端正其事為異別不使有邪正同異之紊有度量所以均其長短大小有數制所以一其多寡廣狹天然則有以補乎禮

教而民淫防矣

大族天三牛地八斤之

一六八

大呂

順生育之意也

○命相布德

不當

先王命大臣於其推恩之速而公也

命相作頌德令慶惠不及旬總慶賜句欲其速也

公也慶賜二句句德令慶惠四字

昔先王迎春遠反之餘固常當群臣於朝矣然行於朝而末達

於野其心猶未已也故命相之意以為方春時和天道顯仁德

意育於中貴乎宜利也故其布之而不忍之心以達政令頒於

外貴乎不爭也故其和之而不忍之政以行宜隆以禮者則行

其慶焉致禮意之勤也宜賜以物者則施其惠焉懷恤之義

也行於上者及於下凡四海之大無往而非德澤之流通出乎

身者加乎民凡天下之廣無窮而非慶惠之咸被然使行之不

遂或失之聖教義必其體君心以行實政而慶賜之及不崇朝

而既暨乎天下詎可留滯以沮吾恩乎使與之不當或失之混

施矣必也宣上德以通下情而慶賜之及隨所施而皆撫乎人

心容可濫與以傷吾惠乎是則體天弘化者天子之道體君弘

化者為相之道惟天子受命於天而相受命於君則仁覆天

○乃命太史

先王命官以明天道無非欲其遵成憲而已

太史掌天文典法即曆家之舊典常法也守而奉之正以司夫

天文使宿離不惑經紀無失也初即典法也末句正與首句相

應作一意看或分治通天道者決不是

天順時行政者天子之治治歷明時者太史之職故當歲首之

月乃於太史是命焉以為民物之紀必由於曆家而曆象之數

恒由於典法者夫其典則觀天之術難乎其準矣故於典之出

自先王者守之而無違前失其法則天運之妙難乎其測矣

故於法之出自先王者仰承之而不怠天之象有日月星辰也

日月星辰之行有宿離經紀也宿離或焉不可也司而明之必

見其所以之在此何如所行之在彼何如而昭然於占候之下

經紀矣焉不可也司而明之知必其進退者之若此遲速者之

若此而曉然於推步之餘視古之宜以神天之道先王之典固

將以昭後也雖乃以是為準而申後於無疆天道之難知者將

不遠於往典而得之矣循舊之章以律天之時先王之法固不

容更易也茲乃以是為則而永貞於弗替天運之難窺者將不

出於舊法而得之矣否則求以明夫天道之常理以眩夫民物

之紀矣是豈太史之所以奉承天辟者乎

○乃命太史

王者於孟春舉和谷耕籍之禮焉

元日祈穀為民食也勸民之意元辰耕籍為榮感也敬天之意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觀先王預致夫農事之祭而勸民之意見矣

時方孟春農事將作先王以穀者民之所資以生而司之者上

帝也不有以祈之於始寧必其有獲於終乎故擇上辛之日郊

祭天而配以后稷精禋之上達其兩陽時君而萬寶有告成

之休志意之潛孚冀其災暑得宜而百穀有用成之美庶使民

食既足而厚生之願已酬先王勸民之意為何如哉

○乃命太史

首句載耕籍屬天子言身致其誠信也三推三句方耕而勞

之有等所以辨分也及執四句既祭而勞酒之必均所以通也

○天氣下降

一節

王者因時而布農事必詳其所布之事也

農事載天氣四句農事之候也故命布焉命曰以下正是布農事農事只是封疆徑遂土地五穀四者教道新親耕親牧道此四事也四事既親飭之而先定其準直則民不惑矣

孟春之日以天氣則下降以地氣則上騰天地協和同之化而草木遂萌動之機茲非其可耕之候乎先王則以時之不可太

也乃命布乎農事焉布之何如命設田畝之制居東郊以督耕

事封疆有界限參而理之無圯壞也徑遂有開狹審而端之元

迂雍也上地各有所宜善相夫丘陵阪險原隰之形而於其所

宜者務有以別之矣五穀各有所殖察識夫稻黍稷麥菽之性

禮記要旨 卷之十一 四十九

而於其所殖者務有以明之矣凡此四者皆須田畯教之使能

其事而躬任其責道之使明其理而親致其力修官其服田力

穡之事而預定乎準則正法之宜由是為殖農者若何而修封

疆若何而端徑遂若何而相地宜若何而知穀種曉然知從

事而無疑矣

○命樂正人

祭典

因陽氣之發動故教習武因歲事之更始始修祭典上是教樂

下是修禮

乃修祭典

一節

祭典泛言山林山澤祭典之修一於歲首而命祀祈其生物以

利民用也物方生育不可傷也故所祈之犧牲毋用牝

○仲春安萌

一節

萌者植物也安謂勿剪勿伐勿火動物也春謂毋廢其仁也

一人之無父者侯謂恤其飢寒也是皆順時序而為愛育之仁也

○玄鳥至

一節

首節載王嗣係天下之安危故因玄鳥之至為祈嗣之候天子

親往而居九嬪皆侍事焉重祈祀之禮也乃礼所御而予人

子天有所予焉昭懸孤之義也

○夜日分

一節

王者當天道之適宜有以正人事之不中也

當天時之中而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無在官在民者言

○耕耨者少

一節

先王乘農隙以趨事必於妨農者戒之也

○毋竭川澤

也

禮記要旨 卷之十一 四十九

上二句漁獵下一句田事生氣方盛故有三者之禁

○天子乃解

先王因時以開水不苟於取不瀆於用也

仲春四陽方盛先王恐其沴而為戾也故以調燮為已貴而順

時以施夫開水之政念歲水之有主而用焉以祭夫玄冥之神

蓋冰陰物也開水於歲陽之時所以成宣大陰氣也然其開水

也表祭之用賓客之需於是乎給之而又先薦饌也者亦獻新

之意也

○丁

先王於二丁之習樂舞因礼而臨殺異焉

上丁教習舞樂之容也必先釋采天子必帥群臣往視之者上

丁初教習故必重其事也仲丁教習樂上之聲也不先釋采天

子不辭難臣往視之者上丁已行禮可以簡其羞也

○ ○ 記不用 一節

先王於仲春之小祀禁伐生而必慎之以禮也

祈禱小事謂祀事之小者不用犧牲恐傷其生也然則將何所用哉蓋事有稍重者則代犧牲以圭璧而有稍輕者則更主之以皮幣如是既不廢事神之禮而亦得以全愛物之仁矣下二句是足上意

季春

○ ○ 天子乃薦鴈於上帝

先王獻時服於神所以祈禱也

夫民衣食之源其重於農桑蓋春既為民祈穀至此季春則春之候也天子乃以先帝為司春之神而鴈不則象桑之服故

禮記要旨 月令卷之二 五十

必以是服而薦之神主昭格之下欲其比類以昭天地之功對越之餘求其有成以顯造化之妙所以使斯民盈之好軸而不至於號寒者一自鴈木之薦有以感召之矣

○ ○ 命舟牧 一節

先王於季春親漁以盡孝因祈以為民也

寧廟歲後以親表及以親裏五覆五反則視之詳而無罅隙傾側矣故告以舟之備具焉天子乘舟親視以致其敬也既親漁乃薦其大者於廟此句重看祈禱至講見為民意

○ ○ 生意方盛 一節

記者論人君值天時之和而當體天行政也

祇一也自賦於萬物言曰生無自流行兩間言曰陽氣方盛二句即氣以言其生道之宣泄句者一句即物以言其生道之宣

此皆就天時言不可以內句則言人事當順生道之宣泄也

○ ○ 天子布德行

先王有仁天下之政而命官以行之意天之順者夫

布德行惠德惠命有司與勉諸侯封爵命三句是一事開府庫三句是一事皆是愛民之德惠命有司在內者行之也聘名士是一事禮賢者是一事皆是求賢之德惠勉諸侯在外者行之也一皆天子之德惠也

王者法天以為治有見於生道之宣泄而不可以內也故必布其德焉惠愛流通而不忍之心以速行其惠焉仁恩廣被而不怨之政以行德見於惠惠宣乎德要非一人所能周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焉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焉自布行於有司者言之天下若於飢而吾之倉廩則實也茲則發之以賜貧窮以賑之

禮記要旨 月令卷之二 五十一

絕人可以無飢矣天下若於寒而吾之府庫則充也茲則開之以出幣帛而周天下人可以無寒矣是雖有司行之而實天子命之也何莫而非天子之德惠也耶自其行於諸侯者言之素有名聞而為名士是民之望也茲其聘之極幣帛之勤而使之在職也實有令德而為賢者是民之紀也茲其禮之盡恭敬之實而使之在位也是雖諸侯行之而實天子命之也何莫而非天子之德惠也耶

○ ○ 命司空曰 一節

先王命大臣慮水患之興而示以備患之實也

時雨二句言將有水災也循行以下欲司空備之主國邑原野看循行周視互言設防也溝洫也道路也皆在國邑原野之內者備利也通達也開通也皆在循行周視之後者末句總上三

句相形說

○○命野虞

三節

○命野虞於春事必明其所當謹也

二節截首節君之致謹春事二節后之致謹春事末節預言春事之成以見君后當謹之故

春春乃成春事乃與以天子言之命野虞之官禁桑柘之伐所以禁成者已至矣斯時也以鳴鳩則拂其羽以戴勝則臨於桑可承之侯於此有以徵其時矣於曲植則治之於適食則置之春委之資於此有以備其用矣天子之致謹於春事如此以后妃言之慈戒以澄慮東向以躬桑所以倡導者已至矣斯時也言乎婦容於焉而禁之而欲其畢力以治桑言乎婦功於焉而省之而欲其竭情以從事后妃致謹於春事也如此所以然者

位處要旨

月令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命工師令

一節

先王命農工以理財而因示以理之之要也

命工師令君命之也命百工工師命之也特欲造器必先視其材而庫者材之所自出故命百工審五庫群材之善惡皆循舊法而審視之凡金銀楮物取其善而棄其惡毋使有不良者雖於其間也

○○百工咸理

一節

王

論工師嚴禁于百工欲其順天時尊王制也

上言審材以爲制器之具此則言制器之事也咸理者治其器也曰號者戒其失也既欲其順天時尤欲其合王制

○○是月之末

一節

孟春乃命習舞仲春則上丁習舞仲丁習樂至此春祭教宜有成則順陽氣之發動大合樂以觀其成無殺容而言故曰大合此亦盛舉故天子帥群臣往視之重其事也

孟夏

○○行賞

欣說

王者施惠於天下而皆有以得其心也

行賞賞公卿大夫於朝也封諸侯封公侯伯子男於外也慶賜遂行自貴及賤通於百姓也欣說總承上三句講

禮記要旨

月令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先王於孟夏之月必命官以預飲酬之具焉

札有威儀容節樂有聲音節奏預習其禮預合其樂則飲酬之日自然禮序而樂和矣

○○命太尉

一節

先王命官以用人取之廣而取之當

才足以而政立事謂之傑俊則引而伸之俾得以展其才猷德足以正君善俗謂之賢良則權而遠之俾得以宣其德化力足以折衝禦侮之謂長大則選而用之俾得以效其力能凡此皆用人無方之道皆有爵祿以及之也尤必德懋、爵功懋、福而不吝以溢及焉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

王者能代造化之仁亦惟順物之性也

天地能生物而不能必物之遂其生故先王有以繼其長而增其高無有壞墮不伐之以斧斤不牧之以牛羊也此即是繼之增之也

○命野虞出

二節

先王命官督農於外內為民之心可見矣

孟夏之月當耘之時天子恐民或怠於外也故命野虞出行田原野虞以民有勤者不有以勞之衆將何功耶於是致慰勞之辭而使之功功不可以失時而廢事也天幸德民或怠於內也故命司徒循行縣鄙司徒以民有惰者不有以命之衆將何勉耶於是使執禁戒之命而使之勉作不可以勉已而勞人也

○承事畢

一節

記要

不用今卷之二

五十四

王后於成必收內外之稅以供祭服也

歲既望矣命婦卒登而主其事者后妃也斯時也后妃於內命婦之獻薦從而受之飾之以副稱重其事也禮之以少中勞其功也於外命婦之繭稅從而收之桑有少而輕重之稅適均也分有貴賤長幼而什一之稅皆一也夫后妃收此內外之繭稅果何用哉蓋郊以祭天廟以祭祖必有服也遂采練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而郊廟之服於是乎取之然則承事斯係其重矣乎

○天下飲酬用禮樂

先王同時以為會臣之舉必有以盛其會也

君臣相與不遺其分之不肅而每闕於情之不通故先王於孟夏之月有飲酬之舉焉蓋思夫君明臣良幸相頌之既殷也藉

此以爲協情之與元首股肱愛相進之不偶也假此以爲綴屬之具其會可爲盛矣使不大合祀樂焉則何以長盛合而彰君臣之相悅也故習合祀樂而命樂師矣今則用祀以飾樂而越席登祭相次以爲其樂用樂以導和而鹿鳴大保厚歌以合其以別尊卑之序而不亂和而不流然則先王飲酬之舉豈徒爲豆蓬宴饌之需也哉

仙夏

○命樂師備

三節

先三備樂以行禮祀所以祈有秋也

未旬哉出首節備樂為零祭也命有司一節作樂以零祀於上命百縣一旬命官以零祀於下凡此皆祈穀也蓋祈穀必而丙祈雨必零祀又按盛樂只用零帝而百源百祥不用樂

記要

月今卷之二

五十五

國之所依者民之所依者食先王以零祀不行則民食不足樂器不備則祀典不備故於仲夏之月召命樂師之官於輶輶鼓而理其樂焉於琴瑟管簫而平其聲焉於干戚旌羽而習其舞焉於笙簧也黃而和其音焉於鑼磬祝而整其節奏之宜焉夫欲樂既備則零祭可行而山川者水之有源者也於是命百司為民以祈祭之然後大嘗上帝而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間凡樂器之備於強者至是而盛舉之矣零祀既行則有神備及而百縣卿士神之有益於民者也於是命有司以爲零祀之是蓋因功而報而秋節之備即承於千載之下凡功列之晉於昔者至是其昭格之矣夫見王備樂零祀於上又命官零祀於下夫豈獨神也哉亦以民生之重穀實有以祭之也穀實之成神功有以司之矣蓋惟循行零祀正欲其雨澤時若而百

後有月成之外大兩時行而後成其積歲民乃性而

厚主之願已酬先王功民之意為何如哉

一節

先王命官以備樂將以行雲祀之典也

〇〇合有司為民

二節

先王編行雲祀之礼夫亦有所祈也

未可載出前節只重雲帝雲帝而先及山川百源者祭之漸次而行者也後節亦是祈雨而必及百時卿士者此皆有功於民者也夫主歲功者帝也輔成功者神也雲而祭之皆祈雨以祈穀實也亢言雲者皆是呼雲其聲以求雨之祭

〇〇合民毋艾

六節

前三節禁民傷乎時氣後三節行政順乎時氣

記要吉

月令卷之二

五十六

〇〇君子戒齋

二節

君子无所不謹而以俟天之定而已

末句載出上節君子致謹於身下節君子致謹於刑皆以俟天陰之所成也本文靜事之指刑事而言後註諸事之事統前即而言

時繼夏至一陰始生君子當何如以待其定耶彼身以立政固不可不使之強毅也君子則齋戒以致精明悔故以防身體匪直无躁也而於耳目之聲皆正之而不進匪直寡和也而於諸事之憂欲皆節之而不溢此於心氣極靜定之功不使操神以勞形也刑以輔治固不可不致其欽恤也君子則以王者任德不任刑居上以寬不以猛故百官府靜事不行雖有奸惡亦措刑不用凡以刑罰亦陰事之屬不欲扶陰以抑陽也所以然

若何哉誠以天人相為表裏而盈虛消息不可或易也

動陰主靜乃造化之常陽主生陰主殺而淑慝之別故凡一身之天下之災皆陰之侵陽為之也今此仲夏之月天地相遇而有彼此之爭陰陽相摩而或致卑異之應故定心氣者所以保身之陽使陽道常饒而微陰不敢與爭及其久也陽退而陰進矣循序而往無所爭競豈為吾身之疾乎靜則所以抑彼之陰使陰道常乏而不能與陽爭及其既也陰成而陽往矣順序而行無所乖逆豈為天下之災乎是則君子不惟致和於一己而必致和於天下其順時行令者何如哉

〇〇君子戒齋

末句載出齋戒一句定心也掩身以下定氣也蓋人之一身存養有得失而時氣之順逆乘之故內以定其心使虛靈之体字

記要吉

不用令卷之二

五十七

靜有主而湛一者不牽於外誘之引外以定其氣使形体之正欲肅有常而剛大者不奪於攻取之私君子無時不盡謹身之功至於仲夏則尤加謹者也

〇〇可以居島

一節

記者於陰陽之時而詳示人以所處之宜也

四句以離平者然上二句屬下二句則指居高明而遠眺望之所山陵者自然之高明而可以遠眺望者也臺榭者人為之高明而可以遠眺望者也

季夏

〇〇命漁師代

一節

先王因時命取水物皆所以前民用也

龜周以下較與龜龜皆有利利用之宜先王備物以前民用故命

注疏取之

○○命四監六

一節

先王因時命官令入力以事神無非為民而已

先王於季夏之月命四監之官以為群祀之舉有犧牲也犧牲之養有秩芻也而秩芻之稅又出自民力也故必大合百縣之秩芻以為供養犧牲之具於以昭民力之普存而九遠而尊者若皇天上帝山川四方之神於是乎共之近而親者若宗廟社稷之受於是乎祠之若此者豈以勞民哉蓋祭物出諸民力祀神正以福民欲其志意之潛孚初伍氣之時若際斯世於康阜與其精禮之感格望百穀之用成措斯民於安養也先王為民祈福如此則其合民力以祀群神也豈為過哉

○○命婦官

一節

禮記要旨

天月令卷之二

五十八

先王命官樂采必致謹法之戒而示以用之大也

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故先王於季夏之月命婦官以樂采染乎何如自其兩色間染也有黼黻文章焉必用舊法故事而差貸者在所必禁矣自其正色單染也有黑黃倉赤焉必欲隨正良善而詐偽者在所必戒矣是采也果何用哉正以郊廟之祭必有服以行札也於焉以黼黻文章而給之或繪於衣或刺於裳則服有所備矣輅車之載必有旗章示衆也於焉以黑黃蒼赤而為之或畫龍章以為飾或設日月以攷又則旗有所備矣以此給服惟天子十有二章餘則九章七章五章而已不敢並於至尊也以此為旗惟天子十有二旒餘則九旒七旒六旒而已無敢擬於衆與也非以貴賤等級之度乎樂采為用之大如此婦官誠不容以不謹矣

○○以給郊廟

三句

先王樂采以備用因以辨天下之大分也

○○母舉大事

將持功

論三者因時禁舉乎大事而必申其故焉之事也哉母舉大事句且論理母發令而待句乃就人君常見得養氣方虛不可舉大事以攝之故人君必嚴徵召之令恐其妨於大事也何也蓋水潦盛昌之月正神農主持稼穡之功而於此時舉大事而發令則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春氣動播神農之功寧不有所妨哉

○○中央土

以閱

記者著土之時令因備舉所屬而列其宜也

○○其音宮

二句

禮記要旨

天月令卷之二

五十九

論中央之月音律各有所配焉

言於五行屬土於五事為君五音之中有宮猶五行之中有土五音惟宮為尊猶五行惟土為尊故以五音之宮配土也黃鍾之言為八十四調之首為十有二律之冠餘者皆起於宮猶四氣之皆根於土諸律皆統於宮猶四時之寄旺於土故以黃鍾之宮配土也此只言其所配非如十二月音用以作樂律凡以候氣也

孟秋

○○天子乃命將

遠方

先王命官以飭武備欲其討有罪而服遠人也

有功載將帥作頭士也兵也然俊也有功也四乎二以字串好惡自裁而言征而請誅之正所以明之也好者惡之及所惡在

此則所好可知矣順服非服其威服其公也要見是我使也服
今夫初誅者先王所以威不軌而將帥則其所統者也故於也
秋還及而命之以為卒不可用以其時于敵也而精非是以還
之兵不堅利以其卒于敵也而備戎器以屬之什伍之衆非備
俊不足以分帥也必精擇以習其能成事之重非大將不足以
統帥也必委任以寄其責於焉奉天討以張敵之威而不議
者從而征之也罰不庭以奮有名之旅而暴慢者誅而誅之也
是豈耀武以毒民哉蓋遠方不順好惡之不明也好惡不明兵
刑之不當也茲惟問罪之師惟及於惡德而一人之情無隱於
天下公道大行必使天下皆知吾所惡者不義而所好者必以
尚義也遠近同歸無越厥志可矣聖武昭布必使之下皆知吾
所惡者暴慢而所好者必非暴慢也中外一統無距朕行可矣

○命有司慎

三節

記者詳生王慎以用刑而原之所以慎也
首節六句次節五皆平看不必相維前嚴而後寬也末節中言
所以嚴而有寬之意蓋孟秋之月溫厚之氣已極而嚴凝之氣
方始贊化育者雖順時以崇事猶必擇節裁抑而不可使陰氣
之有餘得以勝陽也惟其如此故嚴行之命雖以應天地之肅
而寬刑之舉實以制陰氣之盛先輔相之道其至矣哉
○○命百官始
城郭
先王命百官收斂之事又必防水患而固民居也
始收斂是一事命民收斂其物也先限防三句預為水患之
備也備宮室三句是一事順天地之剛藏而固民居也

○乃命司服

一節

王者命官欲其謹衣服冠帶之制也
命司服作頭具飾四句祭服也而具飾一句又為十二句之總
衣服二句諸服也而必循一句只屬上一句之意冠帶一句則
又同其制衣而併及之者

○乃命宰祝

一節

王者命官蓋巡牲之禮而曰與夫神之格焉
天儀性不備不敢以祭而宰祝者司巡牲者之責也故先王因
享嘗之禮時行而命之以為吾於季夏國命四監以祭牲矣
然未必其悉當也亦其竭力從事而猶行失儀也為循行何如
以全具則視之欲其色與休之皆善也而謂養之使與夫肥膚

○乃命甸其

一節

之瞻罔不欲其長養以物色則察之欲其詳與黜之比類也而
小大之量與夫長短之視無不中其法度焉夫五者一有不備
則失之疎備而不當則失之謬今也既視矣而全且無虧既按
矣而皆得其肥既察矣而各有其類既量而適中其度不徒常
制之無缺也必備諸典禮而不遺音知物之備者誠之備也物
之當者誠之至也一德充乎天心而上帝之至尊者自得於
昭格之餘至誠潛孚於上帝之德格者自致其居歆之
妙上帝既享則群神可知矣此固巡牲之效而宰祝之所宜
心者也尚其勉哉
○○五者備當上帝其享
先王之命官也其蓋巡牲之職以格神也

○○可以築城

二節

上節情欲藏之備下節飾欲藏之政

○○可以築城

一節

上二句是為人欲藏之備下二句是為物欲藏之備

○○乃命有司

失時

上節促收欲蓋已成者當欲藏之也下節功種變蓋時來首又

豫備之也

○○易辭市

先王平關市之政而上下獲其利也

便民事截上是稅法輕而民事便下是貢賦備而國事遂月

故意什過

仲秋之月農工告成正泉貨交通之候先王於此宜何如哉彼

禮記集說

月令卷之二

六十二

關市之設民事之所由便也不可以為暴也始必取之有道不

重征以致其難治之有方不厚歛以使之困則有以平關市之

政矣將見民悅其仁而願藏于市願出于途商旅無不來也財

聚於人而或以行貨或以居貨貨賄無不納也由是德遠有無

而農末不病於相資利用出入而百姓咸遂於貿易民事具有

不便者乎夫厚商之政行上之利民者大矣民將何以事上哉

彼貢賦之制民事之所由遂也不可以務致也茲則四方雖廣

咸竭忠以供賦遠鄉雖遐皆輸誠以作貢則有以備貢賦之職

矣將見方物畢至而藏之內府藏之外府財不至於匱也財貨

充足而以待大用以待小用不至於乏也由是典脩於軍國

而庶績為之咸熙禮達於幽明而衆務為之畢舉百事其有不

遂者乎是蓋上平政以利于下下脩政以利乎上上下下咸獲其

利而王政之善可見矣

○○凡舉大事

一節

論人君大事之與不可失其宜而必欲合其宜焉

上二句虛論其理下二句乃言當順此仲秋之令而後因其類

以行之也時字即大類字即大事註中慶賞二句是證說不

可入諸換此節曰无逆曰必順曰慎固只說順時行事之意而

及覆其詞也

事有大有小小者或可逆夫大教也若上功徭役合諸侯奉兵

動衆之事有關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者一逆大教則悖天

之道无以為善事之圖矣其可乎哉必也循時序之常而審其

類以行之或與土功而不可逆之也

季秋

禮記集說

月令卷之二

六十三

○○中嚴

二節

上節總命百官下節專命冢宰皆欲藏之以也

○○中嚴號令

二節

先王因時而申明秋之令无非欲順其時而不悖也

前句作頭下三句一氣說而中嚴之實

孟秋已命百官始以秋仲秋又命有司促收歛至此又從而申

嚴收歛之號令焉中嚴何如蓋以季秋万室告成天地於是乎

閉藏一有宜出則悖時矣故命百官无貴无賤皆務咸百穀於

倉庫歛財物於府庫以合天也閉藏之令而不吝輕發倉庫開

府庫以悖時令也

先王曰時命官備神人之用而竭内外之誠也

農事備按該下兩事舉五穀句公田所入也歲亦耕句藉田所

入也末訂總承

夫財用國之大計祭祀國之大事君不及時以圖之鮮不日於
慢神而虐民矣故先王乃命冢宰以爲牲茲受其百歲時飲惠
事備收可以會計之時也可以收歲之時也爾於此時舉公田
所入之數而計其多寡用地大小視年豐耗而運各道之法
藏籍田所收之物而歸之神倉以待內祭以待外祭而致大蓋
歲之器國用於此乎制仁孝於此乎使不謹其事或失則疎
不一其心或失則欺不致其力或失則怠能死負於神人乎爾
惟於事也而祇焉務謹以靖恭而執事有恪也爾惟於心也而
敬焉務精自以承休而主一无適也爾惟於力也而必勤焉惟
盡年以効勞而不違自返也斯則歲事成而財不匱祀物備而
內志寧而吾之委焉責成者斯慰矣寧不昭於神而化於人也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月令春之二 六十四

○○人享帝

一節

王者舉郊廟之禮而人臣預告祭物之備焉

萬物不乎天時則萬物告成其主宰之功也故舉大事之禮
以報上帝人亦乎祖時則新穀既登是爲可嘗之候也故行秋
祭之禮以祀先祖然秋社爲祭之資而備具乃宰祝之責仲
秋已視金具於易樂矣至此則告於天子而表其牲之肥膂
仲秋已祭物色量小大夫至此則告於天子而昭其收牲之既
成以享上帝而燔柴之具於是乎取之也以此嘗先祖而脰爛之
需於是乎給之也蓋如是而天子得以伸其外則厭物之致矣
否則備物不潔豈人臣事上帝之道乎

○○合諸侯

一節

二命侯國各勅所屬欲其預奉當行之典也

首二句截串講爲來歲一句是一事項正朔也此諸侯以下是一
事定稅貢也是皆合諸侯而分勅百縣者也

昔者天子分地建國而有諸侯諸侯置郡立邑而有百縣凡當
行之事天子令命諸侯而諸侯則承君命而各勅百縣也是果
何爲也哉誠以今歲將終則來歲更始使朔日不煩非所以一
天道也必邀日推月而優端於始者預以受之以防乎未歲
差治曆明時之政授於民者受而藏之以早爲未歲之計是蓋
正朔之運於上雖未及其期而曆象之示於下必先證其事諸
侯之令百縣之制何莫而非朔日之受乎歲且更始則事亦異
宜使貢賦不定非所以一王制也故稅法有輕重貢數有多寡
也則立其常法而不病於取民之无制地理有遠近土地有宜
否則定其常度而不強夫人情之所難以供郊祀不可缺民以
自私以供廟祀無容私己以自便諸侯之令百縣之制何莫而
非稅貢之定乎至是則民不惑於時日上不惑於乏用先王
因時行政之善有如是夫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月令春之二 六十五

天象全卷之二

○○天子乃教

二節

論王者因獵教武而必詳其始終之節焉

首句截習五戎以下皆是獵事而教武即在其中蓋田此武非
二事今日田之事如此他日用武即以此法用之非田之外別
有一端武事以教之也
時惟季秋農事田獵天子乃因田獵之時而教之以戰陳之事
其教雖何彼五戎當習也則考天之利遠與父子劬戰之利近
行在從長而練習焉政當班也則毛馬之齊其色與物焉之齊
其力者各以類而相從夫令出惟行而分屬有攸司也於是會

亦儀七廟之官咸以馬駕其車建旌設施此威儀也後世之
味尊卑也以諸屏外者敬其行則耶斯時也司使掌儀也
殺乃神示威之朴指作正之法以正之以規其習也其
及從禽而先事之謹已見制度之嚴矣夫儀以奉先而祀事
重典也於是天子着以戎服嚴勵其威武之節率禮左右以
先也操彼弓矢以親殺也助我獵事者聖恩於正春耶斯時也
郊外有生育之神乃命典祀之官取所獲之禽以祭之以昭其
美報也是雖載績武功而隨方裡祀已見經理之周矣古人田
獵之礼如此方其無事固用之於田獵及其有事則用之於軍
旅以謂時儀有礼而戎事閑也率非有備無患之意乎

○命大史

一節

禮記要義

大司馬卷之二

六十六

先王命大史之官欲善其器玩其占而視其象也

大史掌三筮故先王命之以為龜策之為器所以寓神道之教
也此時万室告成龜策登矣既入矣尔其靈之以察却不祥
焉然龜以卜而成兆之理皆載於龜書也殆必死其龜書何兆
而為吉何兆而為凶於以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筮以撰而
成卦其卦之理皆載於易書也始必審其易書何卦而為吉何
卦而為凶於以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庶幾大事小事有可
用之以進斷其志矣

○天氣上騰

四節

首節天時開藏之候下三節皆人書開藏之令所以順天時也

○命百官

一節

蓋職在官者若倉庫府庫之類故命百官慎之也積聚在民者

若寶窖囷倉之類故命有司行之也末句總承上二句

○城郭

二節

上節是內下節是外總是開藏之政蓋思患預防之以時也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論喪禮有略殺各因其分而已

喪布有精粗製飲有多寡棺槨有厚薄丘壠有大小高卑是厚
薄之度也所以有厚薄之異皆以人之貴賤為等級也

○命工師效

一節

先王命工師呈功欲其造器之善而戒之以當戒也

効功作頭陳祭器三句分祭器諸器言欲其合於法也心功致
一句兼祭器諸器言欲其功之精也如是則造器盡善矣拘動
以下總承又是驗功而考其誠也

禮記要義

月令卷之二

六十七

孟冬造作既成功可有取先王命工師陳器以效功焉效功何
如彼祭器以中度為良也則必按於度程以制器者尚且事矣
諸器以淫巧為惡也則必禁於淫巧以奉上者防其侈矣此同
器之合於法而效功者所當守也然祭器雖按度程而功力之
所施務極其精密而不失之粗疎諸器雖無淫巧而功夫之所
加務求其精緻而不失於疎畧此又功之貴於精而效功者所
當盡也然因器可以驗功而由名可以別器故必物勒工名以
覘其造作之誠為合於法而精者則為誠矣不合於法而疏略
以則為偽矣偽則為死功所謂功有不當者也則必治以罪罰
以究詰其奸偽之情焉驗工如此為工師者可不求其一定之
法而精於用有以致其誠哉

○法飲

二節

觀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所以順時也

國祚之興先王有以庇於上群臣有以相於下故歲終舉祭而因燕平臣焉歲功之成神有以默相於幽民有以致力於明故歲終舉蜡祭而因恤乎民焉

○○天子乃祈

一節

先王徧行蜡祭而因恤夫民焉所以順時也

天子之治天下幽則有鬼神則有三農皆所以成吾之治者也於此孟冬率無祀之神恤民之典乎是故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則因一歲之更始乃祈來年於天宗於公社門閭則大為牲體之割而致祭以格其誠於先祖立祀則取夫田獵之物而因祭以成其享是蓋蜡祭百神無非報今歲之功而祈來歲之始也於行祭之後而不乘時以恤農可乎故必使之飲酒以為歡也於行祭之後而不乘時以恤農可乎故必使之飲酒以為歡也

記要旨

月令卷之二

六十八

○○天子乃命將

一節

先王之命武臣欲其預歸乎武備也

將帥提提下三事乎看講之明其道也習之熟其事也角之其優劣也先時而不講武則無以明諸心講武而不習射御則無以勝其事習射御而不角力則無以見其勇故因時將大閱而皆預歸之也

仲冬

○○乃命大奠

節

先王於造酒之官必示其法而由戒之也

大奠作頭六物處一直講下不可哉皆命辭之酒所以飲之之用非徒以奉而已故命之如此

○○天子乃命有司

一節

先王命官徧祭司水之神無非為民而已

仲冬而祈也來年晚祈之者何祈其無汎濫無旱乾以適五穀以利民用也

○○君子齋戒

一節

君子致謹於人事所以俟天時之成也

安形性即定心氣也事欲靜無形也凡此皆以待陰陽之成也雖云以待陰陽之成其實謹此以善保乎後陽慶陰退聽而微陽漸以長也

仲冬之月陰陽爭辨君子當何如以待其定耶彼形性備於人

記要旨

月令卷之二

六十九

不可以不安也君子則齊其內志之動而離念不生戒其外物之侵而念之不萌猶且掩蔽其身母或輕躁於舉動設色是去母或也狗夫警欲是為外則養其形而不勞內則養其性而不擾也刑事屬於陰不可以不靜也君子則克厚以斂其處而刑措不用法禁以之而暫弛欽恤以戒其猛而靜事無刑訟獄囚之而少息足為國時以用刑緩刑以恤民也若果何為哉

孟仲冬六陰已盛而不可使藏一陽始生而貴於善保一或不謹則陽微或幾于息矣故形性而欲其安刑事而欲其靜正欲盡調元之責候陰之極盛者由此以消消而不為微陽之害任贊化之道候陽之方生者由此以漸長而斯免盛陰之傷則循序而往陰陽於是乎定矣君子脩人事以成乎天道有如此

季冬

〇〇乃畢山川

一節

先王備舉報功之禮備祀有功之神

山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大臣有輔相四時之功神祇有調一歲之功季冬歲功已成故備舉群祀以報其功凡前之未祭者固祭之已祭者亦祭之也

〇〇水方盛

二節

觀先王始終乎陰陽之事而調變之功見矣

上節陰事之終所以為喪祭之備下節陽事之始所以為東作之備

〇〇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先王命官作樂以終歲之禮繼思之意深矣

天子於歲終之時合聚族人以燕食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〇〇月令卷之二

故命樂師大合樂以吹之所以示綴恩之盛典也然樂也既作之後於是乎即止必閱一歲以為期而後年季冬乃復舉

〇〇日窮於次

一節

即天象之復故視運之周也

日以所舍之神言故日以月以會日之慶言故日紀是以復其故慶言故日回數時盡而未盡故日殺歲將殆而未始故日且上三句平下二句事然惟天象復其常是數歲相為終始也

〇〇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記者論人君當重乎農事而因戒其妨民者焉

農事即出五種計耦耕備耒耜其田器之事也歲且更始民將預備東作之事故在上者專一其功不得以徭役使之有一有所使則妨乎農事矣其可乎哉

〇〇天子乃與公

一節

君臣脩政以俟將然之宜所以預備以應天也

共字冠飭論二字國典國所常行之典也如治教行政之類是也而時勢有推移者變也時令時所當行之令也如昔出鉉歲之類是也而節氣有早晚者差也飭與論皆有變通意應下再今夫天子者獨觀萬化之原者也公卿大夫者奮庸熙帝之載者也時當歲終寧不預為天下之計乎彼國典有常或失則亂矣乃相與共飭之整齊其規模備舉其制度凡因革損益無不條具而飭正之矣時令有序或失則紊矣乃相與共論之區畫其緩急比變其先後凡順時宣化無不豫授而申重之矣是果何為而然哉蓋歲周於上而天道有將然之變則紀正於下而人事有未然之防國典雖有常矣而不能不變於時勢之推移禮記要旨

〇〇乃命太史

先王歷命群臣以給祀典所以致力於神也

此皆預備未歲之祭首節外姓之臣供外祭也二節內姓之臣供內祭也三節群衆供群祀也未節總之以民字自異姓之諸侯以至庶民皆民也

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然備物者民之力也不預有以

命之可乎是故社之神則命大夫使異姓之諸侯供之以其
小大之刑取諸犧牲之賦以之為幣上神者此也以此而為地
祗者此也以外臣而供外祭亦其分之所當得為者耳夫祭則
之神則命同姓之邦供之賓其賜泰之牲時樂明二之典以之
而春祈夏禱者此也以此而秋嘗冬烝者此也以此而內
祭亦其情之所當有蓋者耳以山林名川之祀則命宰使卿
大夫喪民供之歷其主田之數而或多或寡也賦其犧牲之其
而以禮以沉也群祀之所供又豈濫取乎天下者哉夫詩上而
至於諸侯卿大夫誦下而至於喪民則天下九州之民皆感統
於是矣今替獻功以修祀典孰敢懈怠於王祭之供秉心以助
祭事惟敬慢易於賦稅之入自諸侯之供犧牲也則天下之同
姓而卑力以祀寢廟矣自卿大夫庶民之供犧牲也則盡天下
凡記要者 月令卷之二 七十二

大宰命祝

五祀山川

世子生於君薨之後小宰既升與幣以告之矣三日見於諸廟
既葬於棺以成其為子之禮矣於是大宰命祝史之官以世子
之名備告於內外之神也要見于名乃大宰所立者

諸侯適天子

二節

諸侯適天子其禮諸侯自相見其禮畧焉以所見之人有尊
卑故所行之禮有隆殺也

諸侯適

而後行

論人臣之朝君必備舉昭明之禮而後行也

一 首句應起祝史向采告奠說乃命向承視朝說親告命告皆所
以告遠也見朝命官皆所以謹事也而後行總項
諸侯適 視朝
告於祖禰出則必告也孝先之意見而視朝豫甘其禮也故君
之意

告者五日而備

親告以祖禰命告於社稷山川俱以五日之內備其禮

凡告即親告命告也反亦如之謂反而告神亦用制幣也

一節 諸侯相見

道而出截上是將出之禮下是既反之禮

一節 先輕而後

凡記要者 月令卷之二 七十三

論人子適正喪而尊父卑母馬一之制也

楚以奪情人子之所不忍故先輕奠以奉養人子之所報情故

先重

天子賜諸

無冠醴

謂若論人臣之賜醴之後而行禮尚簡焉以見除喪之不改冠此
見尊君之意蓋醴則與衆庶飲禮也醴則獨受服之人是受服
斯有禮也今服既受於天子矣孰得而禮之哉夫人臣受賜服
之後尚不復行冠禮之全則豈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 奠

訓於賓非禮也

言小祥之時哀尚未殺故祭畢而享但奠醴而不康旅禮之中
也昭公則失之不及孝公則失之太過

禮也魯子

之謂也

於所謂服者而與饋奠之事亦得以伸其敬故為禮也。曾子不
能其言將謂他人之與故孔子又答非此謂他人之謂也謂於
所為服者也下文乃詳言之

不足則取

則反之

聖人即禮服無自祭之禮而較助祭之非也

上言言與祭於所為服者此言與祭謂助他人之祭也役不二
事祭而誠至則哀忘矣故雖輕服亦不自祭而况助祭乎現此
答則功不可與他人饋奠小功不可與他人之祭併可見矣

以損相可也

損相亦指饋奠時可者僅詞要見不為損相為是

祭過時

反於初

聖人即祭之有時而祭既昏之不可踰時而復也

禮記要旨

曾子卷之二

七十四

三月而

婦之義也

為婦者既昏而祭所專於廟所以成婦禮也

全破未句截出未可還兩平看講為是舅姑已沒雖無為婦之
慶而猶不忘為婦之禮事死如事生也雖無饋饋之慶而猶不
失饋饋之禮事亡如事存也

天無二日

二上

三平若日若王若天祭之上坤皆惟有一而無二喪有二孤則
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孤是豈禮之義哉

必祭於祖

必踰

首句提起迎主於大廟所以隆其祭也主出入必踰也所以致
其敬也

主命司

以行

聖行於師行有奉祖命者而因詳其事焉

天子諸侯

命也

君臣奉祖命以行師而出入致其敬焉示重命之義也

以行以上正與主命相應就舍以上在外之致敬乃出以上反
國之致敬未有總承

古者男子

子也

天子諸侯之分尊君命教已恩不得以奪尊故弗為服於慈母
有二禮大夫士之子為慈母服天子諸侯之子不為慈母服此
故言指天子諸侯也

公弗忍也

忍也

始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終弗忍於有司既練之後

而欲練冠以燕居此謂生母宜慈母非生母也也魯昭懷之以

禮記要旨

曾子卷之二

七十五

喪慈母則失之矣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陰陽分而為五行五行得陰陽之正也日食是
方色與兵以厭勝之

其祭也如

已矣

聖人因大變二遇災之祭而示以祭之宜速也

宗廟之祭人子執及之常日食廟災上天示驚之意宜略煩文
而速祭以終事則既不失享親之誠而亦不失事天之禮矣

其祭也如

醉而已矣

人君於殯後舉群祀之祭而必殺其禮焉

祝畢獻而已

人君於葬後舉群祀之祭而其禮漸焉

奉帥天子

人臣之祀禮得同於君所以處之變同也

上章以言天子祭五祀之禮此言諸侯帥循天子之禮而行燕社稷五祀

其齊衰之祭

大夫外祭而行祭必因其喪之輕重而異所祭之禮焉

大夫宗廟之祭尸中一飯此云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即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平常之祭尸十一飯畢主人酌酒酌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酌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即止不舉蓋奠其爵於薦之左也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為主

人設席於尸內主婦設席於房中主婦酌爵致酢之後尸乃舉

禮記要旨

曾子卷之二

七十六

爵今云醕不酢者尸三飯告飽主人酌尸即止無獻尸以下等事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相南而佐食在室中戶西北而但主主婦賓長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即止蓋喪服後禮故止於賓之獻無致爵以下等事也

止之所以異者總不祭言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士之異於大夫者雖遇輕服而亦廢祭也若大夫則外喪自齊衰下不廢祭

君子禮以勤情

先王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飾也

禮指冠昏情兼哀樂直衰經杖飾哀情也冠冕玉佩飾樂情也

先王制禮

不祭禮也

聖人援禮制而言不除喪之故因即祭禮以明之也

過時弗舉之指諸孔言過時不祭例指時祭而言

有殷事則之於所朝夕否

人臣於君喪往奠而不進哭以有親喪也

有殷事則歸哭否

人子於親喪欲其踊而備其禮以初遭君喪也

大夫室老行事 二句

人臣因分而使攝事之人重君喪也

惟天子稱天以誅之

天子之尊無二臣誅天子是為賊誅貴勿誅長也惟天在其上故稱天以誅之

君大夫士 一節

大飲而歸以極從外來則升自西階而以賓客之禮事之小飲

禮記要旨

曾子卷之二

七十七

而歸以親未在棺則升自階阼而以事生之禮事之不特君為然凡大夫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無異制也

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不對而歸是謂忘君侯子而歸是謂忘親故既封者盡尊之義不俟子者急親之仁也

宗子為上 三節

聖人因問而歷言庶子廟祭之義無非主於敬宗也

以上牲祭 薦其常事

以上牲者祭用大夫之祿也必於宗子之家示有統也稱介子其貴貴之道也此亦指四時常祭故曰常事

攝主不厭祭

賓奠而不舉

聖人歷叙主之殺其禮因舉其一端以見之也

望墓而為壇

故誣於祭也

聖人叙世子攝祭之禮因援時人之順心者而有慨於今焉

子游之徒

以此義也

聖人稱時人攝祭之禮亦傳古制而已矣

廢子攝祭有二義一是宗子猶存故望墓而為壇以祭一是宗子既死故得名為告墓以祭此字內要無此二義若順也順古

人制禮之義而行之也

是殤之也

聖人詳言立尸之義而必明其不可廢也

其吉

利戎

古人之祀風殤降其性而殺其祀也

不知其已之

遠日而合

禮要旨

曾子卷之二

七十八

聖人言已有疑於止柩之義而因得朝聘之常期以明之也朝聘之行止有常期蓋虞昏昧中恐有奸慝也日食而止柩以待亦朝聘慎重之意

則公館已何謂至所為日公館

夫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得先順答辭別私館公館之異末以此意繳之

吾敢乎哉

東俠行之

大臣欲守常禮以飲殤而因聖言以變禮從之宜者也

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人臣聞喪而不終祀事故君之義也

尸必式必有前驅

人臣為君尸而出者有所以養其敬者有所以致其尊者

君子不奪人之親 二句

論人君成世之孝而臣當自盡其孝也

喪中臣必於孝子之門不許其致事是以薄待其親也

丙集

吳門進士 兩泉文九時著

餘姚後學 白樓邵東吳校

杭州書林後學吳 山梓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 二節

聖人自備省親之禮必詳其間安視膳之節也

首一句作頭本節即三朝之實下節亦三朝之事也蓋世子之

道不暇問安視膳而已後初以上問安也食上以下視膳也

文王之為世子 一節

記者論聖孝之篤而必第其惟日不足之心也

日三處載鷄初鳴以下雖是申三朝之禮若只說中不遇釋禮

文耳非聖人之孝也中備三朝之目而實以惟日不足之心庶

為得肯兩亦如之皆指朝服之敬問安之誠說時異而禮不絕

諸侯世子朝親之禮朝夕惟二而已文王當王季之存嘗為世

千矣其愛親之心與常情而迥殊故爭親之節每推日而不足

一日而有三朝之禮焉何以見之鷄初鳴而極朝服之敬請內

然而盡問安之誠味羹而朝此其一也自是而日中焉猶夫味

羹也自是而日莫焉猶夫味羹也一日三朝如此天時不怠聖

人之孝亦與時而不息也使于日暮之後而猶有可加焉文王

之孝不但已也天時有限聖孝無窮所異者時所不進者聖人

之孝也

日中又

亦如之

聖人之孝親時異而禮帥初也

其有不安節 一節

復初以上侍疾也食上以下視膳也

武王帥而行 一節

首二句載帥而行之燕問安視膳講下文不脫冠帶一句居不

暇於求安也一節再敘四句食不暇於求飽也此即色憂不能

正履復膳然後復初之意舉侍疾例其餘也

武王帥而行 二句

聖人之孝親遊所行而不過也

武王之心以為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事親之節止于中而已矣

使三朝之禮猶為未至則不可帥或可加也文王三朝之禮

至矣盡矣故三朝有時如其時也適父道於養父之日外此則

力能加道則有限敢為過情之事乎三朝有禮如其禮也

考服於事考之時外此則情雖無已禮所當節敢為已甚之行

乎是計而行者非過敬也情之同故不能不帥也不帥加者非

不欲加也禮已盡矣故不容加也文王事王季武王事文王父

作子述以孝相稱如此是率循家法文王固盡孝道以無愆而

立愛惟親武王則繼考服而不過全要看得帥字活不然則遵

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

武王帥 一節

論聖王相幼君之治而必曲為輔導之周也

踐阼而治以上作頭末句截出中間抗世子法一服以善而勸

善匪善也成王有過一服因過而警過救失也是皆所以教於

伯禽以教成王者也文王之為世子言周公所以教於伯禽者

侯禮也非正禮也

九學世子

三節

論先王教國子必以其時因詳其時教之法也

荀子作頌下只重時說春夏秋冬也樂正大胥之類時教之官也東序上序之類時教之地也干戈羽籥之類樂教之舞也世子將有繼體之責學士將有佐理之寄是皆不可以不教者也故先王之於國學也陶鑄之下非不欲其成就之速而造詣之功尤必循其四時之序其時教也果何如哉誠以春夏乃有事之時而軒為武舞之器教之於東序所以示有事也秋冬乃安靜之候而羽籥為文舞之器教之於西序所以示安靜也時乎教干戈之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替之以匡其不逮者則人胥師丞焉時乎教南夷樂也主之者施人而擊鼓以節其音

禮記要旨

大季世子卷之三

三

九學世子

一節

記者於先王追士之時教有常業而有常地也

首句截下正是必時之事教干戈羽籥使之行列得正進退無

容貌得莊也皆於東序欲嚴其肅遊息之專一也

小樂正學

一節

先王教武舞也有其官教夷樂也有其官

此當屬上節上言教干戈羽籥之時與地此則言其所教之官也不言教羽籥之官則見也又多晉鼓南一事難陳也

教干戈者習其屈伸俯仰之節綴兆舒疾之容然誠恐委曲陳理節目必資贊襄以助其教節音曲者節其清濁高下之宜始終條理之妙益與圖象外異類咸賓故用夷樂修盛

春誦夏弦

一節

論先王之時教有其官而有其地也

弦誦教於春夏同官而因地禮書教於秋冬異官而異地此節要對得好春誦夏弦對學禮學書太師詔之對執禮詔之典書

禮記要旨

大季世子卷之三

四

部之替宗對禮在替宗二句

九祭與養老

二節

先三命官以分教國子而有以考其成焉

祭與舞干戚等事皆禮之大者世子他日踐阼階而主行其事學士他日有官守而與執其事故不可不豫教也然所以行其

禮者有威儀容節則小樂正詔之所以載其禮者有篇童之數則大樂正校之如是而所知義理所行才能可考其成矣故大

司成於東序而論說焉按授數是作為幾篇幾章以授之而為之講明其理也

先王之於國子教之不可以不豫而設教之官不可以不備是故報本及始有所謂祭焉尊卑尚德有所謂養老乞言焉經籍

維情有所謂合語焉是皆有關於世教而不可以不習也故小

樂正詔之於東序周旋揚之文間導之必周也雅容損
節晚命之必詳也而分教者其官失以至大樂正之所教者利
之以樂有下成之舞馬紀之以義有合語之說焉道之以善有
之言之禮焉是皆有補於身心而不可以不學也故大樂正授
之以章章周旋揚之文剖析其精微也雅容損遜之節間發
其體具也而分教有其官矣然詔之威儀者所以使之習其事
也授之篇章者所以使之明其義也使不有以考之則何以責
其成乎故大司成于東序而論說之究其義禮之得於心者果
孰淺而孰深乎辨其才能之見於事者抑孰優而孰劣乎庶深
而優者知所勸淺而劣者知所勉矣此之謂責成也世于學士
之德焉有不成也哉

九侍坐於

一節

禮記要旨

本主世子春之三

五

侍坐於大司成者取便於問而必謹其儀也

侍坐非止於論說故發詔曰凡下文皆以問言遠近二句取其
便於已之問也終則一句不欲妨他人之問也列事一句不敢
亂尊者之言也此皆世子與增坐之時而謹其請問之儀也

九學春官

必有合也

記者詳古人之行禮不同而用樂則一焉

二節載九什奠總上兩邊樂無艱容而言故曰合

九學春官

二節

君臣之祭有陪設各因其事而已

上節天子之祭其禮殺以其為四時之常事也下節諸侯之祭
其禮降以其為立學之重事也

九學春官

一節

古人之學因時而行其禮所以示敬道也

學謂學弦誦于戈禮書也後兩句只用註直講上句不必補夏
官下句不必兼羽籥

先王之於國子固當立之常業以為學矣然學有先師道藝之
宗也使什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故時乎春也春弦誦以為教
而太師什奠於弦誦之先師顧諟之敬由是而申之也舉于戈
以為教而小樂正籥師什奠於于戈之先師祭采之誠由是以
達之也斯禮也豈惟春官為然哉蓋教非止於一時而理則出
於一律故秋馬學禮則執禮者祭之猶夫春之官也監於成憲
而不容有所損益冬馬讀書則典書者祭之猶夫春之官也祭
法言時而不容有所差殊夫時教不同而什奠則一庶乎學者
因祭而興敬道之念矣先王造士之心何其至哉

禮記要旨

本主世子春之三

六

九始立學者

一節

人臣於立學之功必備舉其所當祭者而降其禮焉

立學什奠亦是示敬道宜重二必字皆為異於常事也必什奠
於先聖先師則非如時教之正於先師必以幣於行事之時則
非如時祭之不必用幣是皆所以重其事而加隆其禮也

九大合樂必遂養老

論先王之用盛樂而因行尊年之禮焉

大合樂與上文有合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也凡大事合樂
之時乃天子親學之日故因而遂行養老之禮

九語于郊

一節

先王於郊學立賢無方而詩藝有法也

通節在言揚裁德進事與言揚正所以取賢欽才也全要者三

箇或以字正見德可也事亦可也言也亦可非重德而輕事也
此先王立賢無方之妙取賢欽才而不進曲藝則有棄人矣
先王又有法以論之恩義並行正論藝之道也

先王養士於未用之先將欲用士於既養之後故論士於郊
馬賢者則錄而取之才者則收而欽之果何以見之有德足以
正君而善俗者在所先也故進之而自外以至內焉有能足以
備政而立事者在所次也故舉之而自下以至上焉有言足以
華國而事對者又次之也故揚之而自隱以至顯焉曰德也事
也言也名雖有異而均之謂賢才或進或舉或揚用雖不同而
均謂之欽取先王之立賢無方如此然學士之中或無德無事
無言之可取祇有此曲藝之人遂從而斥之可乎故欲振試考
課者皆却之使退以待後次再語之時舉說二事而有一善焉
禮記要言

乃進其等者恩也恩而未嘗無義故目之為郊人而遠之也遠
之義也義而未嘗無恩亦得以取爵於上尊也此皆論藝之法
凡語于郊 言揚

先王論士於學而用之惟各因其所長而已
首二句作總下文或德或事或言而求之貴廣有進有舉有揚
而取之不遺即是取賢欽才也此只言各因其所長而用之不重
有序

三而一有 上尊也
三而一有句作顯乃進二句是一事謂之二句是一事成均二
句是一事皆因其一有善而待之如此

始立學者 可也
始立學而制器有告成告周之禮焉

臣立學而制器有告成告周之禮焉

始立學作頭用幣截上足因幣以告成其禮降下足什萊以告
用其禮後退賓以下雖是待賓之禮乃因什萊而禮助祭之賓
即什萊中事也

今夫立學以為教而制器以為禮國家之首務也為諸侯者教
化行於一國而天子賞其功於是其有學校之設焉其有樂之
宜有禮器以修其感創新觀容之具有樂器以彰其美堂屋既
卑則器以成矣因奠幣以為禮而告諸先聖告諸先師以見禮
其可廢樂其可作也告成既畢則器將用矣因什萊以為禮而
告諸先聖告諸先師以見其禮將奏其樂也夫什萊之禮
為輕則樂舞之文不用故其行禮於虞庠之中也未嘗從之以
于威飭之以羽旄豈非禮輕而樂亦宜輕乎夫事神之禮既終
則待賓之禮亦簡故其退賓于東序之中也未嘗為獻酬之交
禮記要言

錯改介語之殷動豈非禮殺而文亦可殺乎是則始立學者器
成則告其成器用則告其用古人重道敬學之意為何如哉
凡三王教世子 一節

記者論先王必以禮樂教世子以其為教之大也
通節在必以禮樂教世子所以簡內以下禮樂俱泛言不著世子
上說首句重看必以字樂所以簡內二句分治也禮樂交錯二
句合成也是故二句教成之驗也交錯於中重交錯發形於外
重發形不可泥中外字釋者心也恭敬者實德也溫文者氣象
也三平看若以釋對恭敬溫文又分中外矣此一章之大旨
凡三王教世子 三節

首節教以禮樂也次節教以人倫也未節禮樂人倫之德成而
君道備也

首節教以禮樂也次節教以人倫也未節禮樂人倫之德成而
君道備也

三王因時致治之迹雖異而禮樂端本之教則同蓋世子大水也禮樂大道也以天下之大道養天下之大本周不改乎夏不改乎商也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緣焉苟于尚同哉亦禮樂為教之大耳樂非聲音之謂也優柔乎中動于內而治心消絕其邪惡之端耳非所以備內乎禮非度數之謂也莊敬威嚴動于外而治躬陶成其恭肅之儀耳非所以備外乎然禮樂異用其始也固分治以為功和序一理其終也則合成為妙樂修內也而統同者流通于辨異之內禮備外也而中正者安治于和平之中此之謂交錯于中也由是身心內外不徒得其禮而得其樂日用常行不徒得其序而得其和亦發形于外乎夫禮樂而至于交錯發形則禮樂之教成矣以言其心也欣喜歡愛而天真之活潑也何憚如之以言其實德也齊莊恭敏而清溫之不佞也何恭敬如之以言其氣象也溫潤文雅而足於之不行也何溫文如之教至此而謂之至教學至此而謂之至學禮樂為教大如此然則三王之教世子焉可舍禮樂而他求哉此所以必于禮樂也

溫文

樂所以修內也

修內二句分治之功交錯二句交修之美其成二句通承上來

乃教成之驗

樂所以備內 於外

記者於禮樂必尋其分治之功而及其交修之妙也

樂禮交錯 溫文

論禮樂 交錯之功有可見之驗焉

前二句截其成字通承上二句來

禮樂交錯 於外

以交錯則曰於中中實無外以發形則曰於外外實無中禮樂於外而嚴敬制其心樂備於內而和順充其體便是交錯發之積而動無不和和之積而動無不敬便是發形

是故其成 溫文

惟禮樂之教成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外矣

是故承上四句來其成二字作頓憚與恭敬溫文時不可分屬禮樂蘊之為悅憚則教成之驗得於中矣發之為德容則教成之驗徵於外矣按註云恭敬之實德謂恭敬之形皆實德之昭著非偽為於外者

立太傅少傅 一節

記者詳先王設官以教世子必明其貴於得人也

歸諸道者也哉審喻之以上言太傅少傅之教以人倫也德成也以上言設官備而人倫之教成也歸諸道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曰以下則言師保傳之在於得人也首句卷字有薰陶涵泳意與孟子于中也卷不中字同

先王之于世子也以教之禮樂矣可不教之以要倫乎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薰陶漸染以養成世子之德也卷之何如欲其知子事父臣事君之道也太傅實體忠孝之道而躬行以率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忠孝之行而詳審以告之太傅以身教者也故在世子之前少傅以言教者也故在世子之後入而在內則有保焉教之以力行也出而在外則有師焉教之以致知焉然備官以教世子如此則世子于服官之教無有不明而世子之德于是乎成矣師之為職果何如哉天下無事外之

德也事有不明則德有不喻矣故教以事親之事則有以喻諸
孝之德也教之以事君之事則有以喻諸忠之德也保之職果
何如哉蓋天下無身外之道身有不慎道斯遠矣故輔翼之使
慎其視聽不為物欲所蔽而視聽合于道矣慎其言動不為非
禮所奪而言動合于道矣然教世子固在于備其職猶在于擇
其賢獨不觀之古記乎記曰云云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者何
也蓋三公果能也則四輔不必備而其職可以相讓也亦微此

立太傅

論先王備官以教世子而因著其職之所在也

上二句言其為教之意下一句則言其所教之事審者詳審以
行之使告足以示教也審喻者詳審以言之使彼足以通曉也

太傅在前

德成也

禮記要旨

卷之三

十一

先王備官以教世子故教明而德成也

行步貴乎有則居處貴乎有禮故隨其所在而設官以養之教
即師保傳之所教者德父子君臣之德也教喻是於道無不通
曉由是以身體之則德成於已矣

師也者

歸諸道者也

記者詳師保之職而世子知明行脩矣

教臣子之事也喻世子喻之也出有師以教之事正以驚悟之
使喻其慈孝忠愛之德也身世子之身也歸世子歸之也入有
保以慎其身正以輔翼之使歸諸慈孝忠愛之道也上句重知
下句重行

記曰虞下

使能也

記者引古語而釋之以見任官之惟賢也

師保而加幾茲四輔也師保而益以太傅三公也如此命題
記曰輕語使能也重言所以不必備惟其人者何蓋至三公果
能也則四輔不必備四輔果能也則三公不必備可見三公四
輔其事相濟而其職可以相無也

君子曰德

節

記者原世子之成德而推其備乎君道焉

首句截謂人以君子稱世子蓋言有德也教導官正國治已是
實效于此雖未為君而君道已備矣

先王之於世子也禮樂備內外之教師保嚴翼之勤天下莫
不以君子歸之世子焉是非其居之與乎人也蓋其涵養於自
治之餘而中和薰致有恭敬溫文之美造於於於於之下而人
犯事備知父子君臣之道德立而名稱固其所以致者耳夫德

禮記要旨

卷之三

十一

之成非有期於教之尊也將見儀行攸建自足以聳人之敬慕
表極所存自足以與人之信從德以積養而成教即因德而尊
矣官也者所以承乎其教者也官之不正由教弛也教焉則師
道立而善人多自將懋德交備而莫不承式化行于朝廷之上
矣國也者所以理於其官者也國之不治由官邪也官正則賢
才輔而國將昌自將昭明丕變而允升大猷化行于邦國之中
矣夫德足以立教而化乎于上下固有國者之責而人君之所
事焉者也今世子繼致之則蒙養之初有以具繼世之賢而君
道已全替德之備有以立繼命之基而帝業已豫不必正位以
臨民而負荷之責吾知其克勝矣率非君之謂乎是則名不易
成也而德以致之化不易達也而德以基之苟非先王豫為之
教其能以若是也哉

德而成 三句

聖子之德成則教立而化行矣

仲尼曰 一節

聖人論前聖之曲引其君而必斷其為臣道之當然也

善成王也截上引言周公委曲以成君之善乃下即斷而

著其所優焉也蓋周公之事君九可以引君當道者無不為也

今馬迂曲其身是猶於驚戒覺悟之餘而無事勢之迫委曲於

君臣本統之閒而無殺身之難宜乎優為之矣

是故知為人子 一節

論人君當教乎世子必即聖臣之事而申著不可忽也

首六句截中引周公教成王事為証非偏重周公典上節縮也

居於世子以下正言君之所以教世子而末句申重之也天下

禮記要旨 卷之三 十三

之命懸於太子而太子之善在於早教彼父子一理也吾為人

子而凡職之所當盡者既竭其力于是為人之父所求乎子者

不遠於我而得之矣君臣一理也吾為人臣而凡分之所當盡

者既致其誠於是為人之君所求乎臣者不遠於我而得之矣

當使一理也吾能卑已尊人而知事人之難于是隨材以使人

而所求乎人者又豈遠於我而得之哉夫道盡於下而後可以

為人上如此欲學世子者誠不可以無教矣不觀周公之教成

王者乎成王幼時不能盡親君長上之道故伯作若以為世子

則无為子之處故抗伯會以世子之去責伯會以遊居之功欲

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然世子之所以不可不教者何

哉蓋君之子世子也以情而生一體而分親則父也以分而言

黃非王臣尊則君也既有君父之道可不盡君父之道以教其

子乎故優游以俟其自化薰陶以俟其自成教能盡乎父道矣

戒之用休養之用成教能盡乎君道矣夫天教盡君父之道而世

子知為臣子之理則世子知帝道而帝自將耀神靈而能勝知

王道而王自將獲帝位而不改此臣子事人之道豫於先而

君親長上之責免承于後然後無天下而有之矣養世子者豈

可以不慎乎必慎于擇官而師保疑必任之各稱其職端于擇

術而詩書禮樂教之各以其時否則教之無法忽於元良之

求而德之不成難勝夫負荷之任可無慎乎

知為人子 六句

記者詳言世子知承上之道斯可以臨乎其下矣

著世子說正見欲為人父當教以為人子欲為人君當教以為

人臣欲使人當教以事人也

禮記要旨 卷之三 十四

君之於世子 慎也

記者原先王教世子以成保大之功必確言謹其教也

而有之截上是推世子教成之效下則言其教之當慎也慎字

只是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意蓋慎其所教則可以保有天下不

慎則不免負荷此所以不可不慎也

親則父也 有之

記者論 世子分全而教倫斯可以保有天下矣

前二句言君於世子其分如此中二句言當盡道以教世子末

一句則言世子由教而德成他日為君能勝其任也

有父 二句

人君之於世子當兩盡其道以教之也

有字重看即註盡字意蓋以親則父父之教子情之不可解焉

若此故必盡父道以教之斯可以為親否則名雖為父而恩矣以尊則君君之教臣分之不能過焉者也故必盡君道以教之斯可以為尊否則雖為君而實無義矣

行一物

記者論世子齒尚而成化必詳其實而推明其本於教也

首二句是顯其齒於學是行一物故世子至節矣是得三善自故父在全國治是又原其行一物而三善之得者由於先王預教之功也引記樂正司業二句証教之為父子三句一有元良二句証道得而國治一句

今夫謂事而止于一宜其所該之不廣也數善而至於三宜非

一事之可兼也茲以一事之行而得三善之集此豈夫人同有哉其唯世子而已何也謂其齒于學也蓋世子齒讓之時正門

禮記要義

卷之三

十五

人屬以之地自夫不知父子者見之而疑及聞父莊堂然之禮而無皆喻於父子之道矣自夫不知君臣者見之而疑及聞君在當然之禮而無皆喻於君臣之義矣自夫不知長幼者見之而疑及聞長在當然之禮而無皆喻於長幼之節矣所謂行一物而三善得者如此然其讓養之功不加于平日而教化之道顯可襲取于一時哉亦以先王教之有素焉耳彼君之于世子親則父也父在則全於子故必愛而子之分而行齒讓之節則不敢妄自尊大而隆尊君親親之分也故先王有見于此於父子而教之有親於君臣而教之有義於長幼而教之有序所以迪其天常而使之由之者莫非齒讓之節也及大頤會之下而不昧於所從躬行之間而克敦教典則齒讓行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於世子矣由是儀刑攸建而風教有達未極所有

而教化自乎則齒讓明而父子君臣長幼之化治于國人矣是國不有治也而由於道之得道不自得也而由于教之成世子之齒讓以成化者謂非有資于先王豫教之功耶其在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言教之有素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言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也古記之言徵諸世子而益信矣人君之於世子其可不慎齒讓之教也哉

行一物

之謂也

記者論世子舉善約而獲效廣必指其所行之事也

行一物

之謂也

故父在

國治

之謂也

記者原先王以人道教世子而因著其化之神也

禮記要義

卷之三

十六

為長幼焉哉謂齒讓于學乃為子為父為幼之當然故先王教世子以齒讓以盡為子為父為幼之道也及世子齒讓于學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則國人皆知齒讓之節而父子君臣長幼之治成矣

君子與臣之節

二句

世子盡君之禮惟崇夫忠孝而已矣

節是禮節之節謂齒讓於學而不敢居人之前以執為子為臣之節正所以尊君親親而不取訓二於君敵體於父也

故學之為父子

國治

世世子之教孫則德成而化行矣

三句載教之為父子君臣長幼俱以齒讓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則能齒讓于學以尊君親親長長矣國治以上之故知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處讓之化行也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記者原世子倫備而化威焉可以親一物三善之實矣

庶子之正於 不顯其類也

首節是一章之大指有其朝於公內朝至親哭之是詳正於公族之事自公族朝於睦友之道也是覆諸事之意古者庶子之官四句是總括其意與首相應公族之罪一節又補復解之所未盡者

庶子之 節

大臣之治公族示以人道之常而著其人倫之大也

首句作顯孝弟二字重看子愛孝之權睦友弟之推教以孝與子愛明父子也教以弟與睦友明長幼也

禮記要義上

卷之三

下七

夫家有不齊則無以妙四境之治教有不正亦難以治九族之親故先王設庶子之官以為政于公族而公族之人咸率夫至正之化焉為政何如蓋孝之在人性分之固有也必教之以孝而敦夫一本之良弟之在人職分之當為也必教之以弟而循夫天顯之素以之交乎考則和睦之行友于之情在所教矣以之交乎下則子惠之仁慈愛之恩在所教矣若是者何以哉蓋父子有自然之義非教則昧矣今教以孝與子愛正欲因道以昭分而凡諸父諸子皆務乎此不失其昭穆之倫長幼有自然之序非教則紊矣今教以弟與睦友正欲因性以明倫而凡諸兄弟皆務乎此不失其先後之等庶子之正于公族其道不枉是耶

其朝于公 二節

論公族敘內朝外朝之位各因分而治之以官焉

先王於公族也念一本之恩於其姓也有貴德之義故公族朝于路寢之庭均為同姓之臣也使不以處為序何以親親之仁乎故必定東面之位別昭穆之倫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內朝之班秩惟庶子之職學也豈以義斷恩氏昔公族朝于路寢門之外執于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為序何以貴貴之義乎故必辨官守之等定位次之宜貴者必居於上賤者必處於下外朝之班列又司士之職掌也豈以恩掩義氏

其在宗廟之中 節

宗廟列位任事各隨其分與守也

人君致祭于宗廟之中對越于上帝有位也公族之人雖列于異姓其位序高卑一如外朝之位而為之等差焉蓋外朝乃辨

禮記要義上

卷之三

十八

分之別而宗廟朝廷所不殊也駭奔于下言有事也公族之人助祭於太廟其恪恭執事一聽宗人之官而為之分授焉蓋宗人乃掌禮之官而自官執事其所司也然位如外朝夫豈徒裁亦惟以爵而已蓋爵以定位故必隨其爵之貴賤而定其位之前後也宗人授事抑豈徒裁我亦惟以官而已蓋官以治事故必隨其官之職掌而任其事之大小也

其登降 節

記者于公族宗祀之禮而統之以大宗焉

宗廟之祭有饗焉饗尸載起而登堂饗餘禮之行於終者也有獻焉奠爵既受而先爵酌獻禮之先於饗者也有受爵焉因加爵之既舉飲酬酌之奠爵禮之先於南者也足皆廟中之重也宗人則以適士之承重者行其其饗也惟嗣子及兄弟之長而

升堂以食其飲也惟嗣子洗奠爵以酌而與尸交拜其受爵也
惟嗣子飲嗣南之奠爵而抗禮於尸分有所獨尊事有所獨上
雖同姓如長兄弟異姓如衆賓長皆不得以加之矣此皆尊祖
敬宗之禮也

庶子治之

二節

庶子之正公族朝位主乎齒而喪位主乎情也

若公與族

節

記者詳人君燕食之禮而因明其節也

首句作頭異姓為賓二句設賓主之禮也重賓一禮串看與父
兄齒一句列位序之禮也與上二句對看蓋公族無燕食之禮
則失之誰故公子族燕而權為之賓主也無族食之節則失之
濫故世降一等是仁之至義之盡也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十九

其在軍

二節

上節庶子因君師行自守神主下節庶子因君吉行命守公宮

其在軍

節

古者行師必取新桃遷主載于齊車以行公之族人為庶子之
所掌則公之祖祧亦宜為庶子之所守

公族有出

節

人臣因君出而命人君守必因分而異所守也

公宮是上是總言下是分言公族之無事即是正室與諸父諸
子諸孫也公宮即是大廟與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也正室為祖
之正體故以之守太祖之廟諸父為尊諸子諸孫為卑故其所
守之公宮各有貴賤之不同

公族朝于

節

記者釋舉宗人治公族之禮而各有以申其義焉

內親者惟親之是以進之於內而不疎遠之也明父子者父為
昭子為穆不系其長幼之序也體異姓者公族與異姓列為
推論齒則異姓或列于後矣以官為位所以隆尊貴之體也
此三者是體行於朝之義崇德者爵以昭德而德之尊貴爵出
以尊以爵為位則德威者在所伸矣尊賢者人官有德而人之
賢者斯任乎事以官授事則賢能者在所伸矣尊祖者上嗣可
先祖正本慎尊先祖故重正嫡也此三者是體行於朝之義
者服重疎者服輕以服為序是不奪其親疎之倫也孝以事父
與諸父存齒則事父之孝達矣弟以事兄與諸兄存齒則事兄
之弟達矣親者會之數疎者會之義是因親疎而為之隆殺也
孝弟之達所以為仁親疎之殺所以為義事生之道不若事死
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戰而在軍是居危也守於
官則則嚴事死之道故為孝變之深也宗室即正室也承重者
守所重正是尊宗室也惟尊之則重嫡輕庶名分殊絕而君臣
之道者矣父子兄弟雖以情合者而貴賤則以序言也貴守其
貴賤守其賤亦有相讓之意而讓道達矣此皆履解前章諸意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二十

正室守太

著矣

記者即嫡子之祖廟而著其有嚴分之義焉

正室守太廟提起下是什義承重者守所重正是尊之之意凡
係名分之殊絕者皆得以言君臣宗子所係者重而庶子輕其
名分殊絕故曰宗子有君道宗子有君道則庶子有臣道矣今
而尊宗室是為君臣之道著也註中輕重就生者言原粹一層
說輕重非君臣也輕重明則君臣之道著下句貴賤亦就生者

言貴賤非讓道也貴賤等則讓道達

賤子之正公族而以正室守太廟者何哉正欲分有所尊使旁不得以干乎正事有所統使卑不得以踰乎尊非尊室乎而君臣之道亦于是乎著矣蓋正室為嫡有君道焉父子為戚有臣道焉惟尊正嫡而廢子不與則通名守分而天下之大義已明君尊臣卑之勢昭然於居守之間矣不有以著君臣之體

古者廢子

一節

廢子能備乎內治則教立而化行矣

宣治言其職之備也於公族感化上見其治邦國以一國之地言有倫禮教明也眾以一國之人言何方禮教行也此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意但彼言天下而此只言一國耳古者廢子之官為政於公族凡宗廟朝廷之禮喪禮燕食之節皆倫舉禮記要言

本注世子卷之三

二十一

而無遺出疆軍旅之政刑罰罰告之儀皆備明而罔缺綴之以恩而父子之義明聯之以情而長幼之序得則庶子之官治矣邦國也者固其統于此者也吾見綱紀之大顯設於國都之內節自之詳昭著于邦域之中義者毋失其為義也序者毋失其為序也其有倫也何如眾也若罔其率是倫者也吾見樹之表儀有以定其趨向之機立之章程有以得其歸宿之地人人皆知由義也人人皆知順序也其向方也何如至此則親睦之效臻而平章之化所由以成也與

天子視學

上節

記者論帝王之視學必詳其養老之禮而原其所當慎也

首一節言視學也中五節言養老也末一節又言養老之禮慎終如始也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以此章言養老先言視學

天子視學

先聖焉

人君之視學至有常時行有常禮也

首句提起天子至截視學謂始立學之時

昔先王以學校不建無以一天下之趨視學不舉無以風天下之德故必典禮以為天下先而重道以為斯民範有視學之舉矣然使不待學士之至而先至焉非所以明尊卑也故特乎大昕先鼓鼙戒俾群工致預待之誠而學士明早至之禮亦既至矣然后天子望辟雍而至止入太學以明倫使不行什與之禮非所以尊崇道藝也乃命有司行事而興樂秩常之節學有先師先代明習此事者從而祭之以致夫精禮之尊學有先聖先代制作此道者從而祭之以致夫顯殆之誠是蓋至有常時則人不懈于趨時而志向篤行有常禮則人知重乎禮教而師道尊天子視學之典有如此夫

本注世子卷之三

二十二

始之養也

節

王者始立學而養老必備古而後行也

首句作題什奠句待先世之老也遂設句待當世之老也又平而意重下

初立廣序天子既視學矣事畢及國明日乃行養老之禮而遂至於東序焉然禮雖行於今而制實肇於古不可忘也故必先什奠於先世典章肇行祀事由之而孔明顯藻是修禮文因之而具舉夫先老之禮既畢則養老之禮將行遂設為之席以定其儀別為之等以正其分三老為賓其席設於牖前南面五更為介其席設於西階上東面群老為衆賓其席設於西階下北面席位既定則或導或卑或長或幼執牛不素而禮於是乎可

行矣

通說

王者之養老而禮意極其備焉

作三賓三賓者禮意極其備焉與珍具對也此是一事遂字下補出作樂鼓與鐘磬對講延遲總此是一事還情句入是一事

夫什箇之禮既行老更之位既設苟非親於首且非所以為敬也故必親適於陳饌之所醴酒雖設而俯首之必周珍羞雖具而俯視之惟謹陪一人之尊而致隆重之意宜敬忽乎父首具

况畢而老更入門苟不親致其迎非所以為禮也故必親迎於

肅入之時作其殷音以宣其程樂之情發其敬以極其本心

之暇致延讓之節而從延進之伏宜敬忘乎反老更既入而即

位於西階之下苟非親退而獻非所以為孝恭也故必酌醴而

獻之

礼記集說 卷之五 王世子卷之五 二十三

序獻之及其親酌之恭而展其順承之敬是推吾孝親之念而

致其養之之道也一養老而禮意之極其備有如是夫

反登歌

二節

論養老作樂明道之大必推樂之誠而道之行也

二節相蒙看有淺深意謂所作之樂不徒歌於堂上而已又堂

下以管應中以舞而人之神德于是乎感也所言之道不徒止

於言說而已又正其位辨其等而上下之義於是乎行也

夫樂所以暢情也於老更就席之後樂工登歌清廟之詩以樂

三老五更之心道所以昭信也於樂工既歌之餘老更談說至

善之道以成天子養老之礼其所語者何謂明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焉其所歌者何集合所詠文王道德之詩焉則是合語非

虛文而與倫昭晰有以為綱維世變之資升歌非末節而德音

孔昭

昭有以為維持人情之本謂非禮之大者哉夫非禮則

也而更非止於是也管象于下大舞于庭而鼓容無不備大

學士以行養老作樂而秩節先不備則是人殺之歌詠與樂鼓

而迭奏矣由是樂作於此而機之所應者自神更變其神明之

德若或翼之也興起其德性之良若或奮之也樂之所感不亦

深乎夫談說善道固也而亦不止于是也天子南面老更北面

而君臣之位正天子在上老更在下而貴賤之等明則是實發

之形不徒播告之傍而已由是秩序已明而禮之所行者自肅

君上臣下之以懷乎不可踰也責上賤下之以懔然其有條也

道之所孚不亦速乎天作樂而能感乎人其斯以為天下之至

樂也明道而能秩其分其斯以為天下之至道也先王之養老

豈苟為虛文哉

禮記集說 卷之五 王世子卷之五 二十四

反登歌

節

記者即養老作樂合諸之禮而著其為禮之大也

成之也截登歌一句是天子事既歌二句是老更事言父子君

臣句可作所以為成之意此只是明上文所語者乃是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所歌者乃是集合德聲之致禮之大者總承二

句蓋天下之道莫大乎人倫道德是禮之大大於人倫道德也

登歌清廟

三句

記者即作樂合諸者為人君之禮所以著養老之益也

首句截兩平對着成之只聯合語講

蓋天子養老所以示教也適饌省醴備行孝養不遇脩飾儀文

耳今既歌而語則天子所以脩明典禮扶植綱常者皆有以顯

明之而有補於世教是成就其禮也

言父子君臣

三句

論養老之所語所歌者而者其為禮之大也

老更旅酬之時固有所謂合語矣語之者維何亦以道莫切於人倫而父子君臣長幼則人倫之大者也由是從而言之凡孝慈仁敬長惠幼順之理皆闡明其蘊與老更旅席之後固有樂工登歌矣歌之者維何亦以德莫備於文王而清廟之詩所以咏文王之德者也由是從而合之凡肅雍顯相不顯丕承之詞皆宣暢其和敬則講說于一堂者有以揭萬古之綱常而風化之原已植榆揚于一時者有以發先王之情蘊而聖情之極已端宜非禮之大者而何哉

下管象

節

先王之養老樂足以感人禮足以辨分也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大合衆以事

三句

先王會衆以行養老之禮而必著樂化感人之妙也

是此形容養老之樂之妙神明是人心虛靈不昧之神也屬知德性是人心中純粹至善之性也屬行不專指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

夫會衆樂之教也大衆樂之容也天子養老之時大合衆學士以奏其教而養老之秋節無不盡而尊年之典禮無不備但見人心之神明向固有所蔽而不能通也今而樂之所感者深則足以消融其渣滓蕩滌其邪穢而虛靈知覺莫不通達於現感之下矣吾人之德性向固有所累而不能興也今而樂之所感者如則足以涵養其情性和順于道德而天理至善莫不興起於和樂之餘矣是則樂之作有以感乎人而所作者不為徒也

正君臣之位

三句

先王之養老禮遠而分定焉

君臣之位本無不定也自夫情篤于尊年之養位亦有時而略矣茲則因其禮之將終也而有以正之天子南面正之以君道也老更旅酬正之以臣道也豈特言說君臣之位而已哉貴賤之等本無不別也自夫愛深于尊年之奉等國有所不論矣茲則因其禮之將畢也而有以正之天子在上貴者无失其為貴也老更在下賤者無失其為賤也豈特言說貴賤之等而已哉大然則物軌彰而階格立為上之太分昭然有其倫範圍定而禮後明為下之大經粲然其不紊昔固形之於播告之餘而今則形之於賤履之實上下之義不其行之於天下矣乎

有司告以樂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先王因養老禮軍命侯國以通行則仁恩徧於天下矣

夫禮行而非適及則天子之仁施而不廣矣故於樂闕之時而反因養老之令行焉則登自東序者終於幾內鄉遂之地而恩澤之旁通不及于近而阻於遠不銳於始而忽於終故曰終之以仁也

是故聖人之

節

記者詳先王養老之備德必推其為人所由知而引言以明之也終之以仁以上德之備也一舉事二句人之知也舉大事三句人之所以知也引先命只証終始之義而與學字又有養老于學之意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聖王繼述夫前代之事而情舉其已行之典其禮果何如哉彼人道莫大於孝而老者

近于親也則執思審處而因親以廣其愛人道莫大乎弟而長
者近于兄也則慎慮從事而因長以致其敬惟其心所慮者大
故其善之所集者廣誠以養老存乎敬而或失則疎也今禮酒
珍羞之具皆宗之必周則恭敬肅于恩愛之中而愛之以敬矣
養老存乎禮而或失則褻也今樂鼓歌詠之後親迎賓以入則
禮度明于近進之時而行之以禮矣禮酒之設所養老更也而
養之貴於孝茲惟親酌醴以獻之則推夫事親之道而奉養不
夫非脩之以孝養乎登堂之歌所以樂老更也而制之存于義
義有合語以成之則昭天人倫之誼而大義攸明非紀之以
義乎以至養老之禮行於天子而不偏于侯國王者同仁之心
未已也今焉令侯國終行之則沛乎德施之及而合天下以成
仁矣非終之以仁乎若此者不過自致其孝弟之道以盡經制
禮義之志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而巳初非為教眾謀也然秩節之修既有以鼓其同然之志則
威召之下自有以極大須合之神曰愛敬曰行禮合眾而盡知
之也曰孝養曰仁又通斯人而咸識之也然豈无其故哉蓋養
老之禮至大事也古之君子之舉之也祇承之意已肅于將事
之時而兢惕之心不替下有事之後不惟肯具親迎獻醴合語
而慎于其始又且命反群臣發於東序而慎于其終是以禮之
所行者皆盡善而盡美故化之所達者殆不戒而自孚於其始
也而知其為敬為禮為孝為父於其終也而知其為仁安得有
不喻者乎夫衆知其德之備皆由古人之終始惟一如此則養
老之行於學有以致其慎矣現諸允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即
養老子學慎其終始之謂乎
是故聖人之
以仁

先王之養老惟圖其大道而備于衆德也
首句作頌慮之以大句又是下五句之總如云惟其德比大
道於是乎通鑑皆體而教之以敬云
是故古之人
先王養老而人知其全德由其慎終始也
古之人古之君子即經之聖人註之後王也一舉事養老一事
也德之備敬禮孝父仁也舉大事即養老也慎其終始言始於
養其親迎獻醴合語而終于今侯國通行之也喻即知其德之
名也
世子之記
前二節門安也有喜色以上平常之時不安節以下不安之時
後二節視膳也然後退以上平常之時也內豎以下有疾之時
禮記要義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昔者仲尼
聖人因所寓而有歎因賢者之問而究其蘊也
魯也載註中嘆魯二句總是傷今思古之意大道之行以君道
言三代之其以臣道言丘未之逮無上二句有志只指三代之
英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也
今日之魯非復昔日之魯故夫子思周之心不一日忘也昔者
仲尼在魯與於蜡祭之實事畢而出遊於兩觀之上喟然而嘆
其嘆也傷今思古蓋嘆魯也乃因言饗之問而發曰我之所以
嘆者而豈徒哉蓋思古者大道之行也乘太和之景運而垂拱
以無為行帝道而帝治之極也與夫三代英賢之臣也際明良
之交會而制作以輔世佐王道而王治之盛也斯二者皆吾之

所願見也夫何氣化漸降而風會日減唐虞世遠而王者迹絕固皆未之逮矣而寧無所志乎蓋不可得而逮者時也所得而追者道也我志之所存竊欲婉美於英賢之所為則雖不得復行乎大道庶幾挽末周而為夏商之治矣心之所期痛欲匹休於英賢之所事則雖不得身際乎大道庶幾挽春秋而文武之世矣夫我之所志如此而不得一有所為焉能不形諸慨嘆

大道之行也

節

記者詳論古之風俗而明其為太公之世也

首句作頭選賢與能句即是天下為公故人至為已皆是講信脩睦是總言風俗之好處不必以與能上為風下為俗也謀閉二句對外戶一句總皆因風俗之好故無此不好者而外戶得以不閉也未句通繼上文即所謂大道之行也

禮記要旨

大主世子卷之三

二十九

今以大道之行言之昔者聖人以天下為公器而不私其子弟但有賢能可選以熙帝載以總百師即舉天下以授之矣當時上下所講習者誠信而欺詐之不生所修為者和睦而爭爭之不作是以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則有以廣孝矣子吾子以及人之子則有以廣慈矣使老有所終而養生送死之有資壯有所用而一才一藝之必錄以言乎幼者則有所長而咸得以遂其以言乎蠲寡孤獨者則有所養而不至於無告也男則各盡其農工商之職分女則歸于士農工商之良家貨者民之所資以用也惡其棄於地而已天下之財與天下共之豈必私藏於天下成之豈必獨營已事乎風俗如此故奸邪寢謝盜賊屏迹而外戶可以不閉矣夫然則同人以大其公而物我為一無我以溥其量而身世兩忘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豈非公道大同之乎

大道

為已

記者論大同之世而極其風俗之善也

講信

為已

記者論大同之世與夫人利而必極言之也

首句載親與于是二事貨與力是二事總是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六句又不獨二句之所推使字冠下是當時之人自相使非上人使之也

今大道既隱

一節

論王者以道治天下必申言其治而致不足之意焉

矣由此起載以上俱是當時風俗不足之意而以大道既隱一句起之以下則言聖人得時行道之盛而以是謂小康一句繼之

禮記要旨

大主世子卷之三

三十

今大道既隱有天下者不以天下為公共之器而以天下為私家之物當時之人各親其親而非以及人之親各子其子而非以及人之子貨馬畜已而共資世用則未施焉為已而共成世事則未也世道如此故為天子諸侯之大人者父傳于子兄及于弟守為常禮而不謫失由是高其城廓深其溝池國有保障而所以防外侮者至矣有禮義以綱維彞倫而使彞攸叙有禮義以統理政事而使政事備舉國有紀綱而所以脩內治者至矣是故于君臣則正之而使以禮也事以忠也于父子則親之而止於慈也止於孝也連惠順以睦于兄弟而天顯由之以克敦洽情義以和於夫婦而閉門而之好合禮義之紀彞倫有如此者為之設度量權衡之制度而使欺罔者不得以容奸為之立五畝百畝之田里而使豪強者不得以兼併勇足以折衡禦

尚智足以謀王定國者則以為賢而錄用有力也上足以保我
子孫下足以保我黎民者則以為功而勸賞有道也此六君子之紀
政事有如此者凡此皆防範周詳維持精密足以見世道之不
古也是以機變之謀作而爭奪之風起不有君子世道何所賴
哉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民風不古之時大道既隱之日
選用於世或為君或為相而為生民主也此六君子者乘時而
動莫不謹於禮以為致治之具也謹禮何如以著明其義使小
大長短各有一定之則而事無不宜矣以考成其信使其交際
往來咸有一德之孚而情無不實矣以著明其過而越禮犯分
無所容於世矣利諸其仁而推恩有存不流於善愛矣以講說
遜讓之道而尊卑貴賤各有差等矣凡若此者皆以示威為常
法使人由于信義之中服于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也此六君
子之所以選用於世而安其勢位也使不謹禮以行此五事則
雖居王者之勢位必將廢去而天下以為殃矣豈得選用之哉
是世非太古必維持之密而后得免于危防範之周而后得免
于亂是謂小康而已雖然世道有升降帝王與世推移靡不違
時而同歸于治耳豈有優劣于其間哉
禮義以為紀 為已
觀聖人立人道以為治而風俗之不足可見矣
首句作總起居臣四句為要倫之紀也制度四句為政事之紀也
此言防範之立正見風俗之不足也
禹湯
即賢得時用世而皆行道於世也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也由此其選是得時之盛謹禮

以下是行道之盛
此六君子 有常
經聖以禮而制事所以立民極也
以著其義 五句
經聖之於庶事皆謹禮而行之也
此正是謹禮之實五以字皆指謹禮上來禮庶事之先也蓋禮
者人之制一度一定而義自昭矣忠信乃禮之質禮之既舉而
信自成矣過者人之所不免律之以禮則失禮為非而自不容
掩矣愛人者仁之施以禮而法則之則不至於蕪廢而泛施矣
遜讓者禮之實以禮而說講之則不至於淪節而指辱矣
言優復問 節
聖人因明人究禮之意而詳著其所以為急也
此六君子之紀
急字 引詩以明之是故夫禮至冠昏朝聘申言承天道也聖
人以禮至可得而正申言治人情也
言優復問於夫子曰始吾於禮也不知其為急也今夫子以有
禮則民習其常無禮則象以為殃此之用如此其急于夫子曰
吾謂禮之急者豈有他哉夫亦究其原而知其用耳蓋禮非先
王之強為者天道有自然之體而每患乎無以承之也聖人制
禮故以出世亦惟效法於仰觀之餘而欽崇天道以立夫會通
之典是有以承天之道矣夫其承天道者豈無益於世哉亦
以在人有一之情而每患乎無以治之也聖人承天道以制
禮正欲敦典於防範之下而綱維人道以約於中正之途蓋有
以治人之情矣夫禮之為道如此或失禮則悖天之經亂人之
紀是無禮則危而死也誠能由禮則明于天之道察於民之故

是有禮則安而生也詩不云乎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禮之切於民生可知矣果何以見其然哉蓋先王之制禮也因
其自然之節而為之節文本於天也因其自然之勢而為之等
級發乎地也因其屈伸往來之理而制為報本反始之情列於
鬼神也由是喪祭以明父子之恩射御以著長幼之節冠昏以
別男女之分朝聘以正君臣之義而天地鬼神與建於是矣
故聖人以此闡明於上而儀文煥乎其顯設昭揭於人而品節
秩乎其詳明則父子以喪祭而親長幼以射御而序男女以冠
昏而別君臣以朝聘而正天下國家有不得其正者乎夫天地
鬼神莫非天也而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由之以達焉則如天有
施而禮其承受之矣故曰承天之道天下國家盡乎人也而天
下之大國家之衆可得而正焉則人情皆治而禮其管攝之矣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三十三

故曰治人之情而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皆決於此禮之所以為
急而三代之英所以必致謹者與

夫禮先王 二句

先王之禮法天道而立人極者也

夫禮提起上句以制禮言下句以用禮言文平而意串

夫禮必本 止也

聖人論禮必原其體之所由別而著其用之所由行也

朝聘一直說下講未分繼承天道以治人情意

夫禮必作 朝聘

先王之禮法造化而制者也

夫禮提起本天發地列鬼神廣且虛言至達於喪祭射御冠冠
朝聘方可言制禮蓋以所本所敬所列者而達之於喪祭等禮

也按列是表列之列鬼神有不一之理効法而表列之也

敬聖人以禮 二句

聖人以禮敬天下而天下皆歸於禮焉

禮即喪祭等禮示即示民有常之示正即父子長幼序男女
別君臣正也

禮君臣正也

禮復問曰夫子 節

聖人因賢者欲盡聞其禮而嘆其不能盡也

極言盡言也本上文求得夏時坤乾處但言得其言耳不可露
出象等二字以是之是指書與易言觀之觀其義與等也義與
等即所謂禮也於此便見有不滿之意言復問曰夫子之言
禮也既聞其承天之道矣又聞其治人之情矣然禮之道夫豈
如斯而已乎考古論今必有未盡之蘊夫子其將極言之而使
我可得而聞焉禮之意蓋欲盡聞前代之禮也夫子告之以為
古禮莫盛於夏商而言禮不可以死証我欲觀夏道適祀以求
之矣而祀之文獻不足徵也僅得夏時之書焉我欲觀殷道適
宋以求之矣而宋之文獻不足徵也僅得乾坤之易焉是乾坤
也首坤次乾以參天地之秘分爻立象以窮造化之情其義理
之所寓即殷禮之章有存焉者是夏時也歲時日月以定正
朝弦望晦朔以授民時其等列之所在即夏禮之章未民焉者
也夫殷之禮誠非坤乾之義所能盡也但求之足以徵乎殷者
此耳而吾但以坤乾之易觀其義理而已若夫經制之大倫豈
可得而盡觀乎夏之禮誠非夏時之等所能盡也但祀之足以
徵乎夏者此耳而吾但以夏時之書觀其等則而已若夫制度
之大成豈可得而盡觀乎然則欲極言不可得已何可得聞乎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三十四

夫子之言所以傷今者深矣

夫禮之初

記者原禮以飲食而起必推其足以交神者見之也

首二句截夫黍稷食也尊飲也也持鼓有飲食者也而播桴之杯簫上飲食之禮也至爾酒也即是可以致敬于鬼神信乎禮之始諸飲食矣

今夫禮之為用雖胃乎天下而究其所由則始于飲食象人情之大欲以起經世之大防豈有不能舍飲食以為事而莫何以見之蓋上古鼎鼐未具燔黍而桴鼓焉而禮之設行事而杯飲焉音樂未備簫桴而土鼓焉自后世禮制之大備首而視之則至爾酒者不足以語交神也然節文雖未備而精誠則有餘雖鬼神之至幽者猶若可以致其敬矣夫鬼神至確格也而即此飲食之禮可以交之此非始諸飲食而何哉

昔者先王

二節

記者詳先王因陋之實而著後王開物之功焉

古者聖人隨時有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故故未有宮室燔黍以爲居未有火化而食肉血毛以爲食未有麻枲而鳥羽毳毼以爲衣此非智之有未及也時使之然也及天後聖有作風氣已開人大大著於是修火之利以開物成務焉爲之范金合土而宮室成足以代巢穴之居矣爲之垣墉烹炙醴酪而飲食成足以代毛血之食矣爲之治絲枲緣而布帛成足以代羽皮之衣矣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于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後聖修火之利如此而今世之承用一皆泯滅往聖而爲之非

從其朔乎

後聖有作

聖人備大利以致用而可法於後世也

首二句提起自范金至上帝皆是大之利也養生二句指後聖言末一句則以今世承用言所謂禮之大備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也經大對先王言則爲後聖註中對今世言望皆是中古之聖也

故玄酒在

先王祭盡其禮而因以饒焉

降上神 祖所祭之神也祝嘏以上祭之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之肅穆倫也皆所以行禮也祭其禮如此故能承天之祐能言天者鬼神皆天也上言以降我欲降之至承天之神祐則

禮記卷五 大司馬第十 三十一

格鬼神矣

先王之祭固无所福之心而幽明之間自有感應之理吾嘗自其祭而視之玄酒在室醴醢在戶尋古而賤今也案醴在室登酒在下卑之而又卑也陳其以牲備其俎而祭物以致其春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而作樂以致其樂祝以孝告報以慈亡而因文以見其情若此者正求以降上神乎其先祖而舉手祭祀之常也於是時也遊魂往遊尸之燭以正君臣之義謹北面事父之禮以篤父子之恩酌獻之有先後非以睦兄弟乎饌獻之有次序非以齊上下乎君后之異其位又非夫婦之有所乎是其以物之將既而以備外心之敬而倫序之明又有以表內志之脩以此降上神而天神具格矣以此降先祖而人鬼具享矣經而多祉申錫无疆豈不足以承上天之福祐乎蓋神以享焉

福也

飲酒在室

先祖

先王許列祭祀之禮皆所以求合于神焉

以正君臣

五句

先王之祭必叙夫與倫之常也

此正言行禮正以字虛不必謂以祭祀所行之禮也

作其祝號

節

記者詳祀禮之用而著其為全禮也

作其祝號告神之詞也玄酒三句是上古之禮既殷至交獻是

中古之禮加魂魄合莫承上古中古二禮言然後至慈告是當

世之禮是謂大祥承當世一禮言禮之大成通繼上文作六言

句則起二是謂對未句總承可也

先王世子卷之三

三十

先王之祭宗廟有初于祭祀之始而立號以昭夫神物之

名典又必玄酒之是尚而陳列之有方焉牲之始殺取血毛以

告夫神牲之既殺組臠肉以荐於堂其法上古之禮有如此者

其祭也以熟其席也以蒲而覆尊之幕則惟疏布之為尚也其

其法中古之禮有如此者是蓋敬事其升降之魂魄昭格於在

我之精神而求契合於冥漠也不謂之合莫乎至於祭未之祖

則取全牲之內而合烹之凡犬豕牛羊必別其貴賤之體也若

夫丁祭之類則用天地之產而分載之凡簠簋豆鉶羹必異

其品物之實其祭之始祝以孝告于上也其祭之終報以慈告

于下也其法當世之禮又如此者斯則精神感格於幽明孔意

周俗於神人而有以善事其先矣不謂之大祥乎大禮之行也

質文之不備古今之不全則設之而非大成也今則始於質而

成於文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始於古而成於今有以備其禮又

之悉豈非禮之大成也哉

合莫

觀祭之隆乎古禮無非求神於幽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玄酒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魂魄之類也

禮又不可也故哀嘆之

祀之郊也

社稷

聖人兩明郊祀之非所以重傷之也

章句也載上言魯非王者之後而不當郊下言魯為諸侯之國而不得郊通是魯之郊非禮也

周禮考於幽厲東周禮者宜莫如魯而魯之郊祀得以祀宋為例以殊不知祀之郊也以禹為夏之祗王而得配於天也宋之郊也以契而殷之始祖而得配於天也惟祀之先有禹是以國

諸侯得世守天子之禮以事其先祖惟宋之先有契是以分雖諸侯得世守天子之禮以事其先祖惟宋之先有契是以分雖

之後胡為其行郊禮哉且以君臣之分言之天子為天下之主天地之祭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為一國之主但可祭社稷不

得如天子之祭天地也魯為諸侯之國胡為其行郊禮哉故曰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哀矣

祝嘏莫敢 節

記者即行禮之循其制者而著其僭福之隆焉

此下數條皆為僭禮者從此是奉祝嘏以見自始至終無敢僭

誠也九段是僭福意但只論哩毛布款人鄭玄之意

且祭禮之行有祝以古孝於故有樂以告恩子終誠能行禮者

自始至終一遵古制而不教更改諸侯行其所常行而于天子

之禮無觀視大夫為其所當為而於諸侯之禮無僭擬如是則

內無欺於心外有順于道志行乎於其漢之中報德遂於歡享

之際神之聽之式穀與女而受福於無方矣非大假乎

故天子有田

節

即先王裕後之道而見立法之嚴矣

天子以言其功德者諸侯只言有功德者大夫則功德有無者

皆無之因甲以見尊也制度二字不必分就出因宋邑諸大夫

天下固有不容已之情而亦有不可易之分彼天子之子孫有

功德者固封為諸侯夫若無功德者雖曰賤能也亦恩固不

可以終絕必分以穀內之田而使服用之需有所給天子處后

之區如此而諸侯固不得同于天子也然有其功斯有其地

官族之傳孰非繼世之賢乎下而大夫又不得上爵於諸侯也

然受其祿不受其地世祿之守孰非我后之錫乎是則或以田

或以國實有成規而不容以或清或以國或以采確有定分而

不容以無辨既不濫與以傷恩而不斬與以廢恩今日之所行

固為後日之所守矣不謂之制度而何哉

是故禮者石 節

論禮為治國之要必著其所以為要也

大柄也載下皆言禮之功用以見其為大柄也端微鬼神制

度仁義政也別之明之價之考之別之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

矣一串說下

夫禮有節文度數之詳有制度文章之等以之治國則有以為

宰制事物之權衡操持運用之根本是國之有禮也猶器之有

柄也執其柄而物可舉庸其體而國可治然則禮者謂非人君

禮制度也。禮則有以考正之，使有同而無異焉。以至仁至公，愛義主於斷也。禮則有以別而用之，親疎有敘而恩不流焉。卑有等而教不紊，仁義之施各得其宜焉。夫禮者，冠神莫非政之所在也。禮既別之，明之，備之，則有以振舉乎政事而九重獲多福之美矣。制度仁義，無非政之所存也。禮既考之，別之，則有以修明乎政事而一人膺有慶之休矣。夫禮以治政，安君則固無不理此其所以為大柄也哉。

禮者君之大柄也

記者論言嘉會之典為君上之至寶焉

註中國治非即君安也。君由以安故曰大柄。

故政者君之

節

記者論政為安君之道必推其所以安君也

禮記

卷之十一

四十二

藏身也。載下言聖人庸禮以出政，則政善民安，所以為藏身之固也。政以禮言，社與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也。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謂之天誥可保就在身安內。

且君者政之所自出，政者君之所由積，政失其正則君位危，政得其正則君位安。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何以言之？蓋

聖人之立政也，非以私意而為之也。五典之惇天之叙也，本天

道以出治而效法之以有命於下。五祀之庸天之秩也，稽天理

以出治而擬議之以示法於民。是政固本於天而效以帝命也。

然命之降也，何如彼地勢有高下也。因舉祭社之禮以示教，則

賁賤以位尊卑以等而地道以顯是謂報地之政。祖廟本仁義

也因舉祭祖廟之禮以示教，則思慕窮無親疎有定而人道以

立是謂仁義之政。興作之事非材不成而山川者材木之所聚

政因舉祭山川之禮以示教，則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典之政在是矣。制度之典始於宮室而五祀者宮室之所存也。因祭祭五祀之禮以示教，則法則以正品節不踰而制度之政在是矣。聖人庸禮以出治，如此則政非一人之私而自足以通天下之志。五典以惇五禮以庸，尊卑仁義禮教為之四達。治遠舉而君道得永，極盛成之運也。興作制度庶務以之畢舉，民志順而君位寧安，豈有道之長也。否則政有不善，則民之竊窺神器者，然其何以為藏身之固哉。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夫政必本

固也

論聖人之政有所本必詳其實而及其效也

夫政必本

制度

記者論政原於天而降於下必詳其所降之實也

禮記

卷之三

四十二

首二句作冒以典禮立說，下四句詳其實即典禮之所存也。庸禮一禮字該典禮二字，因祭出命非實有命令之出，蓋是舉此祭祀等禮固寓其意以示教於人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記者論人君因祀先以出命而立人之道寓焉

仁義貼君言仁道親親宗廟有禘焉而親親之道所由寓焉。道

尊尊宗廟有祖焉而尊祖之道所由存焉。意融液品節詳明而

仁義之政在是矣。註雖有兩意不過言尊親本於仁義仁義寓

於祖廟更無深淺只宜以尊親該之

故聖參於

節

記者詳聖人治政之效而必推其本焉

參並以致法言參並之者凡以治政而已。處存以制禮元樂以

治民即參並以治政也禮序民治則政治矣然政之所以治者
有要焉君身是也彼天時地財父生師教無非天地鬼神之所
存所樂皆政也在於君正身以用之即處之玩之也即治
政也立於無過之地則身正而治政要得矣

今夫聖人之治政也要其終受為藏身之固而原其始受非自
用之私彼法象莫大于天地也聖人則參贊其道為上律下養
與之合其德矣變通莫大于鬼神也聖人則擬並其事為率神
居鬼與之同其吉凶矣若此者不過敷其道于典則皆其禮于
事為凡以治政焉耳治政何如高下散殊天地鬼神之所存也
聖人處之而辨別其宜以制禮則典法昭而董程著禮於是乎
序矣細細化醇天地鬼神之所樂也聖人玩之而推測其和以
治民則仁恩溥而和順充民于是乎治矣夫聖人法造化以治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四十三

政而政無不治如此然豈無其本哉誠以時生於天而則則地
之所產也人生於父而德則師之所成也此四者無非天地鬼
神之所存所樂者也擬取本原亦惟人君祇承厥德于以我成
天地之道而不遺慎厥身脩于以克當父師之責而不愧故君
身不可不正也是政之本也必也閑邪以存其誠而克幾之猷
以立克己以復其禮而建極之本以端庶幾德修于我而天地
之道可全善體厥躬而父師之責可盡否則身之不正其所以
參之並之者已病于無本入政其焉我治哉是知治政之道固
法造化以成其能充本君乃以立其極圖治者能慎於斯向何
不足以為藏身之固哉

故聖人參

一氏之治也

論聖人法造化以治政必言天政之所以治也

故聖人參

政也

聖人法造化之理夫亦將以言治而已
聖人必欲參並以治政者以其政之所行建諸天地而不悖
諸鬼神而無疑盡善盡美而不徇一己之私也

處其所存

四句

聖人法造化之妙而政所由善也

所存天地鬼神之序也以其休之收斂處言故曰存所樂天地
鬼神之和也以其用之發散處言故曰樂處即處置之處含有
制禮意玩即玩索之玩含有治民意禮序民治即其效也

處其所存

用之

記者指治政之實而揭其要示人君知所用也

故天生財以下是就所存所樂中揭出四者歸重於人君之正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四十四

身以示治政之要非別是一事也

故天生時

用之

記者列三才之事而歸之君身其所以責之者大矣

上四句且輕提出歸重正用之句正謂正身修德也順天時因
地利制田里立學校于以裁成天地之道兼總父師之責是用
之也

四者君以正

二句

惟政有賴於君身故人君當端其本焉

上句且虛論理下句承正字君身實諸君即聖人也

故君者

節

記者著人君之分必推其分之所當及其化之所由成也

有一故字以下言人君之分如中二故字以下言人君所以

當如木二故字以下言其能如此則其效如此

夫人君當立于無過之地則知君也者正身以修其德體元后
正使臣民有承式之休為人所則效者也豈口則人者乎任止
位責使臣民竭惟正之供為人所供養者也豈曰養人者乎安
富尊榮使臣民有奔走承順之恭為人所服事者也豈曰事人
者乎何以見非則人非養人非事人也豈君而則人則未免為
有過矣差而養人則未免為不足矣君而事人則未免為失位
矣何以見所則所養所事也蓋百姓仰皇猷之威而後是武
于以尊懿範而自慎身不于是而治乎竭其賦稅之供而則樂
成賦于以享樂利于無窮身不于是而安乎竭忠盡職將以畢
身自致之誠而錫爵顯庸適以彰其明揚之典身不于是而顯
乎然是三者皆禮之所在而分之所宜也君民上下各盡其道
則主勢一定君德既孚君上之禮教通達于天下之民民從于
畏愛則象之中而無自用自專之非甘心于服役養事之際而
無背上作亂之事分之定也何如哉至於分定則人皆慕守義
而死恥不義而生分之所在雖死而不改易矣然則人君其可
不求立于無過之地也哉

故百姓

分定

天下蓋尊君之道則大化成矣

則君自治養君自安事君自顯皆禮之當然也夫既各盡其道
則禮自上而達于下無遠不屆禮教之所在名分之所在也禮
教既達則天下以分相守卑不敢踰貴而無欺僭陵奪之事矣
丁文愛死患生則甚言分定之效也

故百姓

三句

下之於上道有所當盡而身亦有所賴焉

事君以自顯也

君子竭忠於上則道得以表著矣

禮樂之顯也謂才猷得以表見也

故禮樂而分定

記者論禮教通於上下而貴賤不渝矣

故用人之知 一節

不獨偏于中才人君用人之道也

留仁勇皆就中人身上說始得

故聖人耐以 節

記者聖人政治之由必詳其實而揭其要也

狀為之載此上言成治之有其由也何謂人情以下詳情義利

禮記卷之

文王世子卷之三

四十六

意之自也故聖人治人七情以下揭其要而歸重於禮也通節
情字重看蓋必治情而後天下中國可一必辟義明利達患而
後情可治必有禮而後義利與人患去故以情字為主禮字為
今夫天下非一家也聖人能合異以為同而使之為一家中國
非一人也聖人能治屬以成身而使之為一人是豈出於德度
之私哉蓋有不一者天下之勢而無不一者天下之情情之不
一勢之所以日勝也聖人必知其情之不可以不治也而範圍
之有方和情之不可以徒治也而維持之有其具義者情之紀
也則開而辟之使人情知所由利者情之和也則喻而明之使
人情知所趨避者情之害也則通而達之使人情知所避夫然
則曲成之下既有以齊其不一之情而乎化之餘自有以正其
不一之習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齊而巳其

其意為之者哉夫聖人能成一統之治固在於治情而有其然其實不可言者乎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此七情者各感各形雖非運然在中之本隨感而應實為天然自有之良夫元之謂人情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此十者原于性分之固有而機不由于外歸本於職分之當為而理一本于自盡夫是之謂人義也辨信而睦則彼此各盡其道而足以達順其何利如之乎奪相殺則人已各有其害而足以啓禍其何患如之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而使之備其十義講信脩睦以趨利尚義讓去爭奪以避患者夫豈無其要哉亦惟有在干禮而已蓋禮者人情之防範治情之先務也有禮以治情則人戾而天定理著而欲遏情無有乎始治矣苟或無禮則持循無自何以為邪僻之閑操守然方

札記要旨

卷之三

四十七

何以為中正之則以義利由此而廢夫以人患由此而興矣情其可得而治乎情不可得而治欲家天下而人中國也亦唯矣然則欲一其勢者先一其情欲一其情者先明其禮禮其家天下人中國之本乎

聖人能以天下

能為之

聖人大一統之治亦惟善於治情而已

必知其

其意

聖人知人心之變而有道以治之也

首一句題起下三句皆治之事平講不必相緣

父慈

人義

記者敘人道之大經而指其為義之當然也

父慈子孝等只言父有慈之道子有孝之道不必謂父盡其慈

子盡其孝也至謂之人義處方謂父盡慈而后可以為父之義當然也餘做此講畢繳出辟字意

講信修睦

二句

記者著人利之所由名見治情之所必資也

情之出於誠者信也情之由於和者睦也講而信之則人自相安而不相亂相養而不相傾家道以興國勢以振而比閭族黨亦可以相保矣豈非人之利乎

故聖人之所以

治之

聖人治情而使歸於善必有資於禮也

未句截出首句過下脩字處用使之之意二治字同皆以情講

言聖人所以治人之情使之由義趨利避害又本於禮以治之

飲食男女

二節

札記要旨

卷之三

四十八

夫人情之治固本於禮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也彼人之所

欲莫大於飲食男女人之所惡莫大於死亡貧苦於惡二者人心之大端也蓋人心雖有七情曰喜曰憂曰怒曰懼曰愛曰惡曰欲曰哀曰懼曰惡皆所謂惡也分而言之雖有七者合而言之

大都二端是二端也皆藏於心他人豈能測度之以至所好惡之善惡亦不可於顏色視之也若欲一一以窺之既知其心之所欲又知其所欲之善惡既知其心之所惡又知其所欲之善惡亦惟求端於禮而已蓋已必知禮然後觀於舉動合禮者則

知其十義純熟而欲惡之情皆善也觀於舉動失禮者則知其人倫有虧而欲惡之情皆惡也舍禮何以知其善惡哉夫觀禮可以知情則先王之治情信不可以無禮矣

故人者其天地

七節

論人生具理氣以資物用必有以結其意也

首節言人之有生也本乎造化中五節言人之養也順乎造化未節上二句結首節末一句結中五節中五節又以兩二節為首蓋將言人之觀色與味順乎五行故指本五行之運動者以終之也

故人者其天地節

論人之有生具理氣之全者也

故人者作頭首一句即所謂得其理以成性天地之神吾其性也下三句即所謂得其氣以成形天地之帥吾其性也交全秀氣依理養之是矣不必拘拘以形體分配

天地間主理得者人而主理得者理氣有於身而已矣何則天降生民若有恒性健而為人傳乃天地元亨之實德順而為

禮記要旨

卷之四十九

義智乃天地利貞之實德健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帝之降衷民之秉彝此謂非天地之德乎太極轉為陰陽而惟人則為陰陽之交焉陰一疑也而體焉以具陽一施也而氣焉以聚動靜互為其根剛柔互神其用變合成象人斯立矣否則陰不成純陽不生而何以有斯人哉太極列而為鬼神惟人則為鬼神之會焉鬼之盛也而體附乎氣神之盛也而氣依乎體往來以相禪聚嗽相通妙合成質人斯生矣否則不一於屈則一於伸而何以有是人哉夫形之生也全而不偏得五行陰氣之秀也神之發也通而不塞得五行陽氣之秀也其聚於游氣之紛擾者品與物同而得於命稟之純粹者自與物異矣又非五行之秀氣子是則理非氣則無所秉氣非理則無所稟理氣全而人始成君子其可无踐形盡性之學哉

故天秉陽節

記者敘五行之所由理而驗其和所以著用物之本也四時載此節專說五行以為五穀五味五色之張本重陽五行于四句五行之運陰陽播之也故即陰陽之交通以叙其始五行之和由月之驗也故下舉月之生明以驗其和然缺亦謂之生者盈者缺之斯故者盈之始周全而不窮也

夫人既得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為養而天下之物有五行之所為也然五行果安從始哉是故天位乎上為陽氣之所積是東陽也日星熾焉而其光下垂則有以昭乎東於地其地位乎下為陰氣之所積是秉陰也山川竅焉而為氣上通則有以昭所秉於天矣是以變化合會而水火木金土於是乎布焉終始代謝而春夏秋冬于然乎行焉五行之所由運者如此而天

禮記要旨

卷之五十

亦不無遺矣故必順其常而無爭而四序為之不惑然後日之行也循軌而月之生明如期朔後先生積之至於三五而光滿無與攸也望後光虧積之至於三五而光滅无愆期也五行之和可驗者如此是則凡二氣之通而五行之交運由四時之和而日月之有常造化流行之妙其斯以為用物之本乎

五行之動節

五氣之運有相為終始之妙焉此節承緒五行於四時而言以起下文之意相竭言其終也為本言其始也當以見在者五氣已往為是在所謂得時來者乃見在者本之也此五行之妙有始則有終有終則有始而不窮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謂五行運於四時分為十二月上旬不言四時十二月者已有動字包之矣

今以攝五行於四時者言之彼五行之動也木火居於化而土
元不立焉其動元有乎止金水繼於後而土元不立焉其行
元有乎終窮使不有所竭則運而元有所終氣或幾乎不繼
矣故春往焉而夏有以竭之秋往焉而冬有以竭之見在者其
流行之勢而今方在於主持已往者其造化之神而性機
於元運非迭相焉終乎若天五行之攝也以時計之惟上寄旺
而餘各專乎一時則為四時焉以月計之土居中與而餘各主
乎三月則為十二月焉使不有所本則間斷而元其始氣或幾
乎不至矣故春之在者有以動之夏之在者有以高之
本見在者所以候乎其來也而交際之有基方來者所以嗣乎
其往也而相承之不置其運相為始乎夫五行終而復始而
復終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為生物之本矣民之資物用以養生
記者

五行之動

五節

記者原物用之所由備而因明以取足於造化也
四節截五音五味五色三節俱從上五行生來未即云五氣
運而下物成而人之所以為人寧不資之以有生乎又按天地
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按色俱是五行
五行之動
陰氣之所運不窮而寓於物者因之矣
首節截夫五行之運和而不爭故庶物之生順而有常由是感
而為五音其運相為官者本五行之序而為之也後而為五味
其運相為質者本五行之氣而為之也形而為五色其運相為
質者順五行之色而為之也造化之所以養人者寧有窮乎要

是庶物之成於人為皆取正於五行然皆是五行所自所故
五行為用物之本

五節六律

一節

此五之作樂自應相為主之妙焉
此以言養生者當順十二月之次序至調樂說為是本註皆非
止錄其相為官之
夫五行之運元物不在而天下之事皆取正於五行也今以調
樂言之彼出於律者為音有官商角徵羽是之為五音高夫
五音者為律有陽律有陰官是之謂十二管夫音所以協律而律
所以和音是律律之攝於四時者夫豈專于一而不通哉蓋必
應時以為官不失夫分配之入以類而協應自極于調理之謂
如調樂於春以角為官而律中大簇夾鍾姑洗為夏則以徵為
主而律之所中則仲呂林鍾蕤賓也調樂於秋以商為官而律
中夷則南呂无射焉冬則以羽為主而律之所中則應鍾黃鍾
大呂也四時之調樂莫不有所主而交錯代換因時而遷是皆
取正於五行而為之也
五音六和二節烹調夫食以其時之味為主而以餘味相和給
食於衣以其時之色為主而以餘色相襍

五節

一節

論人之有生生理氣之全資物用之養也
此總結上文六節之意首句具造化之理也二句具
也末句資物用之常以養生也而生二字只承末句
夫人得理氣以有生資物用以為養由是觀之可見天地之心
而成化本元心也人得天地之理焉是即天地之心也虛心之

有性實理哉馬仁德之健即天地之元亨也義智之順即天地之利貞也天地異其休而人身妙其用始於天大運初運夫天土氣非天地之心而何五行循環而無端本無端也人得天地之氣焉是即五行之端也蓋人之有休五氣具焉形之生也五行陰氣之端也神之發也五行陽氣之端也五行運其氣而人身故其靈殆猶物在於中而緒見於外矣非五行之端而何大理氣乃養生之本而物用乃養生之資使既生之後而不得其養何以全其生乎故五行流行而為五味人食之以養其口五行感而為五聲人別之以養其耳五行形而為五色人視之以華其目然後得以遂其生焉此吾人之所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而衡重於万物也歟

故人者天地

二句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五十三

論人之有生且造化理氣之全也

天地之理人得之以成性理隱於無形猶人心之藏於內故不曰理而曰心五行之氣人得之以成形氣顯於有象猶端緒之見於外故不曰氣而曰端最要挑剔精當

故聖人作則

節

記者詳先王作則之道而各著其善焉

為畜截上起作則之道下則言其作則之各有其益以見其為

善也

故聖人作則

十句

聖人之立法其道而因以得其應也

昔者聖人繼天以事物而心豈之運定一代之章程立極以開人而興則之垂著經國之要法官私意臆度而為之乎蓋天地

位而物理昭矣必推本其自然之故而取法以立則焉陰陽時而善惡肇矣必求端於闡闢之機而即幽以驗明焉四時各有當為之事執其柄以示教而興作之候適得其宜也月星各有尾速之度紀其候以著象而早晚之節不失其常也十二月之相禪無窮而推遷之下分限為之不踰鬼神機變莫測而祭祀之時命令依之以降五行之動終則有始也而國典之常取正於此焉禮義之大不可或廢也而吾人之用猶天成器焉人情

為聖王之田也明禮義以植其性無邪僻以害其真則與耕耨以治田者無所異矣是皆聖人善其法利以通天下之從罔無心於瑞物之應也然一德之感召自致夫感君之休而四靈之訓畜通昭其卓異之盛固皆有感於道化而要非人力所能強而致也于此見體信之實驗致治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禮記集說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五十四

以天地為本

至末

觀聖人之作則各有其益可以見其盡善也

以天地

二句

記者原物之可舉以見聖人作則之不奇也

法天以立典禮敬地以定尊卑則事物一循乎自然之理而非出於一己之私典禮以立尊卑以位其盡善盡美固有道之天下而傳之方世者矣有不可舉行者乎

以陰陽

二句

聖人察情有遠而情無不得矣

人情蘊於中而其端緒見于外聖人作則以定天下之邪正不求其情之端於陰陽焉九依阿諛忍回互隱伏者與陰道之開憤相若是情之屬陰者也九尤明正大諫暢洞達者與陽道之

舒暢相若是情之屬陽者也若然則屬陽者吾知其為情之屬

以四時

六句

聖人隨事應天而各有其益可以見作則之善矣
以四時二句四時各有當為之事所以驅民於事者其權則在
乎君聖人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人知乘時以有為而
勉勉以成功豈有廢時失事之弊哉事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皆是

以日星二句聖人知日星之變次天時之早晚係焉故迎日於
晨以定歲月之常而至於夜以驗時候之變日中星高日永星
火有以紀春夏之早晚也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有以紀秋冬之
早晚也如是則觀日星而知春夏秋冬之臨可以具月之事詳
禮記要言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五十五

列以示民使之隨時作為而不先不后也東作南訛西成朔易
無一而不舉矣

此月以為量二句十二月各有當為之事如金功治於寅月宮
功執於亥月土工畢於子月武功續於丑月各有分限而不容
怠弛以愆其期如是則事與時並進功與日俱積器用以修官
室以成城廓以完武備以修豈不如樹藝而日見其陽茂條隤

鬼神以為徒

四句

聖人之治政法造化以盡常變也

鬼神以二句鬼神妙於無形而本乎自然之理政事顯於有迹
而出於人為之制今也本乎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禮而效法
之以降下其命令則為報地仁義與作制度之政是行禮與政
事相依也若然則雖為於天下者皆造化自然之理而非一時

勝度之知禮常行而不夫政事亦可行之悠久而不夫矣
亦可乎

五行以為質

二句

五行二句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如五音六律必選相
為宮以和平天下之心五味五色必選相為養以衣食天下
之人是皆取正於五行之時令而為之也吾知時周而復始則
事變而不窮五行不可息而吾之政事不可息矣不亦可復乎

禮義

二句

聖人以道制事而事所由成也

用禮義如成器凡大而彛倫小而庶事皆以禮為之防範以義
為之裁制若然則範圍不過其制曲成不失其宜而彛倫攸叙
庶事咸熙矣所行之事不于是而有成乎

禮記要言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五十六

人情

二句

聖人治情有道而衆向方矣

治人情如治田開闢其十義之金明達其利惠之所于以檢束
其固有之性而不使邪僻得以害之如農之使稼穡害嘉穀
也若然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義知所由利知所趨惡知所
避而情之所發皆中其節不愆室之有與人得而居之乎

何謂四靈

三句

記者揭四靈而悉敘其名見先王治化之盛也

只泛泛說四靈不必以擇土而踐守講

夫聖人作則固釋靈以為畜矣何以謂之四靈也彼毛虫之長
有所謂麟也而為羽虫之長者非所謂鳳乎介虫之長有所謂
龜也而為鱗虫之長者非所謂龍乎夫是皆靈也稟天地中和

之氣而出乎其類性情形體為獨與應聖神功化而生而後乎其華知覺運動為獨神辨性厚而風知治氣也郊穀之上其有希世之耦矣龜兆吉凶而龍能變化也宮治之內其有間見之珍氣焉得不謂之四靈乎要之和氣致祥皆聖人治化之感應也

故先王秉節

先王行祭而極制度之詳故獲衆美之會也

縣說以上四事平看設制度句作總未肆句俱本上文說

禮莫重於祭而祭以得其道為貴先王之祭豈苟焉已哉被祀禮將行而期日之未定也則假著龜以定其日焉期日既定而祀事之可行也則陳禮物以列其儀焉物以贈神祭之道也則最幣之珍有以將其恭敬之念辭以交神祭之心也則祝嘏之

禮記集說

五十七

宜有以喻其志意之誠是其日有擇也祭有陳也神有贈也辭有告也經制極其大俗儀節極其詳明其設為制度也如此而行之何有不善乎吾知國焉有禮而修歲時之教者得以世守而勿失一時創制之詳后王不易之典也官焉有御而効駿奔之勞者得以歛歛夫攸司宗廟有事之時人官効能之地也祭祀之事各得夫職舉之美而庶務畢修何至於廢墜乎典禮之行一循夫先後之序而挾節有據何至於錯亂乎夫一舉祭而衆善兼該如此苟非制度之備而何以得此哉此其所以祭則受福也已

故國有禮

四句

先王行祭而極衆美之會以制度之素定也

四句就上文見出國有禮如必卜日必陳列之謂宜有御如掌

尸龜童陳列之謂事有職如晉龜以下日陳列以敬神之謂也有序如卜日則先之陳列則次之六謂作文則宜虛講

故先王惠

二節

先王舉禮教而獲其功以其能脩道之全也

守至正以上言先王之達禮教也如此正法則以上言天下之從禮教也如此故自如社以下總括二節言其所以達禮而獲効者以其禮義之養備也

故先王惠

節

先王厲禮教之未敷必極盡敷教之道焉

首句提起祭帝五件是行禮以達教宗祀三句是設官以達教王前巫至末是身率以達教行禮不君設官之專設官不君身教之切一段密一段

禮記集說

五十八

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禮教不達則無以防範人心而綱維世變先王不能以無慮也於是盡道以達禮教焉方其冬至也則祭天於圜丘若此者蓋以君之尊循天今而致敬於天所以定夫君位之隆而尊君之禮教自此而達於天下矣方其夏至也則祭地於方澤若此者蓋以百貨產於地今而教民美穀所以表其載物之利而報本之禮教自此而達於天下矣祖廟者祖考之所居也今則設祭於四時焉是蓋追養繼孝一根諸吾心之仁非所以達仁義之禮教乎山川者財物之所出也今則望祭於四方焉是廣禮果神克盡夫當然之理非所以達興作之禮教乎五祀之神因時以用事者也今則徧祭于一歲焉是蓋昭德報功一本其有為之事非所以達制度之禮教乎是陋事行禮固可以達禮教矣然示之以禮不若任之以人苟不任人

以明之則民之趨向無方矣故宗廟之中禮法在焉宗廟之於廟而設奔以效其職宗廟之禮教由宗廟以達之也朝聘之於教化出焉三公則在於朝而謂元以贊其之在朝之禮教也三公以達之也學也皆人倫之所在教化之所由也三公則在於學而設講以明其倫學中之禮教由三公以達之也是頃地任人固可以明礼教矣然任之以人不若率之以己苟不正之以示之則民之儀刑無本矣故前後則有聖夫左右則有卜筮鼓脩而王居於前後左右之中是其心天何為哉亦以天下之道本諸身而君人之身貴乎正茲則藉其輔道之功而提之而言議之后動不顯之臨有以養其端莊靜一之本資其贊頌之力而無礼不動無節不作威如之吉有以範其中正和樂之原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五十九

是孟守君道之正以自守則以之行礼庶事其中節以之任人可釋乎

故祭帝

本事也

先王衆群祀而各有其義無非所以達禮教也

首句達尊君之教二句達報本之教三句達仁義之教四句達與作之教五句達制度之教皆當于講畢繼出

故祭帝

二句

王者之尊天所以立尊君之禮也

定天位註實是以君位為天位與下文註法不同

祖廟所以本仁也

先王所以祀先之禮由仁心而生者也

經言祖廟實該事親註言事親實兼事祖仁只是親愛之心自

有所不容已者

故宗祀

三句

先王隨任以設官無非所以明禮教也

宗祀明祭祀之禮三公明上下之禮三老明人倫之禮禮教既明則禮行於郊而人知尊君之禮禮行於社而人知報本之禮何禮教不達之足患哉

至中

至正

人君正位以正其心所以端禮教之本也

上言前後左右之人只是喚起王中句以守至正貼君心講孟一於有為則失之紛擾一於無為則失之清寂惟守其至正則本端而禮教達矣

故禮行於郊

節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六十

先王獲群祀之效以其能備之道全也

曰百神受職曰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達也可知曰孝慈服正法則則祖考群神之來格也可知此皆精禮感格之效也由是觀之則知群祀之行皆以禮義之全達其精禮耳向使禮儀有所未備何以達其精禮而致感格之效哉

先王之祭固無祈福之心而幽明之間自有類應之效是故有事於郊而祭天之禮行焉固無心於天之應也然明德孚於中

漠之表而風雨以節寒暑以時百神其受職矣有事於社而祭地之禮行焉固無心於地之應也然精理達於淵泉之下而地

不愛寶物無遺利事百貨其可極矣念報本之不容已而禮行於祖廟者所以達吾仁也因心之愛自觸其同然之良而天下

知孝慈之行焉因制度之不可紊而禮行於五祀者所以本諸

事也神道之教自嚴其等威之辨而貴賤知法則之守焉夫王制為祭祀之禮而各獲其效者是豈倖備以致之哉亦以祖廟山川五祀之祭倫道之全耳彼行而宜之謂之禮未備祇為婚姻之祭耳今則祀事之整飾允協於天理之當然秩節之清明一本乎人情之至理即其感孚之所自固以知其為大義之脩飾矣會而通之存乎禮禮有未備祇為卒累之大耳今則威儀之中適當明經於泰假之地品節之詳明遠勝於明存之中即其感格之所自固已知其為大德之府藏矣夫先王之制祭禮義兼備如此此其所以精禮感格而獲顯應之效也歟

禮行於祖廟

一句

先王舉祀先之禮而民德歸厚矣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六十一

廟中者天下之象祀禮者孝慈之寓故禮行於祖廟則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

故自郊社

威也

親先王之祭盡其道而感格之由可稽也

義謂事理之宜如物本乎天本乎祖皆義之當祭也禮謂儀文之節如郊有郊禮社有社禮皆禮之所行也義而曰備凡見諸祀典者皆有以適其宜而無虧缺也禮而曰藏凡見諸設施者皆有以中其節而無遺漏也惟其義備而禮藏是以精禮感格而有其效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曰義

記者原禮之不離乎天而因叙其終歸於人也

分節截前言禮之本於天理後言禮之本於人事

是故夫禮必本 一節

記者論禮制原於造化必申言之見其然也

大一段下就見其本於太一也分轉變列皆大一之所為此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其降曰命謂所制之禮其官於天謂效法於天也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即大一也所謂禮本大一者蓋此

夫禮之初制作雖成於聖人而本則原于造化中渾渾太分而太極之真精已具乎秩然之節形氣未判而一理之渾渾自寓乎當然之儀禮其本諸太一矣乎何以見之太一分而為天地則上浮下凝而兩儀莫太一轉而為陰陽則一動一靜而二氣分太一變而為四時則寒暑代謝而其運不窮大一列而為鬼神則屈伸往來而其機不見太一之妙如此而自然之禮制于是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六十二

乎肇矣聖人者制為典則而文命誕敷於四海設為章程而法則昭示于斯民高卑貴賤法諸天地也古者刑賞法諸陰陽也造化至其職聖人不通成其維耳歲月久近法諸四時也報反始法諸鬼神也造化尸其體聖人不通運其用耳豈以私意臆度而為之哉夫禮制主乎法天則其本於大一也可見矣

分而為天地

四句

記者折言太一流行之迹以見禮制之原也

此四句言太一之理散見於造化天地之上下異位故曰分陰陽之動靜相乘故曰轉四時之推遷不一故曰變鬼神之屈伸有常故曰列只論禮制肇於此不可以制禮入講

其降曰命

二句

聖人禮教之建主於法造化者也

命即禮教之命此句以點高卑貴賤言此則賞歲月久近報人反始且勿露出本字下句則言發大地陰陽四時鬼神而見有所本也

夫禮必本於天

論禮本於天而為人事之宜必言行禮者皆其宜也

曰卷截上言制禮本於造化而為人事當然之義下言行禮者亦皆當然之義

夫禮非無因強作也在天或者幾扶叙之常聖人成能昭典禮之則蓋天有是禮而聖人具本之矣惟而行之言有動也後高卑於山澤而等威之分嚴上下由之而辨焉敷而布之言有列也本事焉於五祀而隆殺之情品制度由之而與焉時之推遷不一則變通以趨時而四時為柄有以立天下之事矣月之為

禮記卷三

卷三

六十三

量不同則協合於分限而功如新執者以成天下之業矣凡此皆法造化而為之者而宜無違於人哉蓋經曲之宜雖由於造化而會通之與實切於人情章程之品設皆本於人心之所安固非曰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則然而遠人以焉道也物米之昭宣皆本於人道之所宜亦非曰五祀之事歲月之運則然而弗人以代欲也夫礼原於天而切於人如此而行之果何如哉無財不可以為悅又有貨財之資非強不足以行礼必有筋力之強辭讓所以致敬必有辭讓之節飲食所以合歡必有飲食之品由是冠婚以別男女喪祭以明恩義而礼无不美矣不為人

夫禮必本乎天

先王制禮承天之道而本人之情也

上五句言禮制本於天也下一句言禮制本於人也平講而用過文重下

夫禮必本乎天分藝本於天句重講天與地事時分只是一天字本與動列變協只是一本字動而之地礼之動作法山澤以定尊卑也列而之事禮之陳列法五祀以立制也變而後時變通以法四時而行礼之期節有久近也協於分藝協合以法十二月而事功之滋長如樹藝也皆是言勃法之所本也註以即五祀等為言取成語之便耳不必泥

故禮義也者

一節

禮記卷三

卷三

六十四

故禮義也者節首二句截下三所以句平正見礼義之為大端也故聖人一句言聖人蓋此大端即所謂得之者生也故壞國二句言常人失此大端即所謂失之者死也於聖人言達天道順人情則則不壞家不喪人不亡可知是皆其知礼義之所致也於常人言壞國喪家亡人則天道不達人情不順可知是皆其去礼義之所致也此尤可以見其為大端也又按註但言聖人達天道順人情而不及前二所以事舉此以該之也夫本於天理之節文而為人事之當然者礼義也是礼義者切於日用不可視之為末節蓋於民生不可忽之為細故豈非人之大端乎何以見之蓋礼義之於人也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固肌膚筋骸以睦其身者此也所以養生送死以明其恩殺事鬼神以致其格者此也所以上達天道而不至於隱下順人情而不至於流者此也礼義之為用如此而其為大端也可見

矣惟聖人考心通乎道智周乎物故能知禮之為用如此其急也五所以節之於天理之中修人事於儀則之內者自不能已矣故禮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烏足以語此哉夫禮之得非所關甚大而其為大端也蓋可見矣

故禮義也者

二句

記者場人道其切於人亦人所重也

禮即禮本于天之禮義即居人曰義之義義禮禮中事也不可分對視下文兩言禮而不言義可見大端猶言大節謂其有關於人甚大也

所以達天

以已也

論禮有關於天人而唯聖人知其所關之大也

天之達至幽而唯則惟禮義之制定則天道於此乎顯設而不

禮記卷一

文王世子卷之三

六十五

至於幽隱不達矣人之情至顯而唯制惟禮義之教成則人情於此乎防範而不至於乖戾而不順矣是天道之達本於禮義否則不能以自達也茲非達天道之大實乎人情之順本於禮義否則不能以自順也茲非順人情之大實乎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此而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所關至大而不可以斯頃離出入起居必檢予節文之中知禮之所係最急而不可一日無發施令必範於儀則之內如是則天道有不達人情有不順乎

所以達天

禮義之為用通天人之至要者也

但於註中通達聖義意不必拘拘在實上說人物之所出入曰實人道人情之所出入故曰大實又按天道人情包得諸信備

睦等事故下文獨舉二者而言

故禮聖人

句

記者原聖人知禮之意見天人之所由通也聖人愛就睦達天道順人情意和字聯行上講不可已有禮是不難意正是備身齊家治國時

故禮之於人

節

記者論禮之切於人而因著人品之異

首二句截下則言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以勉人當厚於禮也禮之於人也內足以養其莊敬之心外足以飭其恭肅之儀從之所由以成也凝而識之不猶酒之以醴醴而咸未乎禮之功於人如此庸札之功存乎其人而已彼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謹留節文而厚於禮是以中成其德而為君子也其即酒之

禮記卷一

文王世子卷之三

六十六

故禮之於人

以厚

記者論人以禮而或德必言德之所以成也

故聖王脩義十三節自此以至終篇皆言聖王治情之事禮而弗食以上盡道以治人情也是謂大順以上天下之人大順也用民必順以上天下之事大順也可備而聞以上治情而有大順之感召也脩禮休信二句總括聖王脩義至用民必順意此順之實一句總括故無水旱至可備而聞

故聖王脩義

安之

聖王治道以治人情而必有其序焉

以治人情而上言聖王治道以治情下則言其治情之序也然治情有五事首獨言禮義者以禮義治情之大端而學之釋持此也仁之聚也此也樂之安也故不言而在其中矣

治天下有道治情而已矣治情有道明禮義而已矣故聖王請明夫義之所在而權度精切足以為操事宰物之本請明夫禮

之所存而品節詳明足以為應事接物之原若此者凡以治人情而已蓋多變唯制者常人之情而情道立教皆資民之資情

之以義正欲使人有所區處而情慾之動務合乎中節之和謂非所以治情也哉由是觀之入之情猶地之有田農大以百

計不易為已憂聖王以人情不治為已責是人情考聖王之田也人情既為聖王之田則治情之序豈不如治田之序耶是故

禮者人情之防範治情所當先也則使之備禮以為品節而重審於節文猶農大季未耜而耕所先耕也義者人情之裁制治

情所宜急也則使之陳義以為斷制而隨事以合宜猶農大隨土宜而種所當種也夫禮耕義種固可使情之中節矣然或氣

拘物蔽而私意生焉亦情之累也故必使之講學以明理欲之辨研哉以審去取之方而情之所發必復於禮義有如農夫之

故聖王備人情

先正明人道之所在所以平天下之情也

首二句平謂修養之術講明夫義之大小輕重也以其有所擇持故曰兩備禮之序講明夫禮之尊卑隆殺也以其有所節故曰序故重備字亦有使人意註中操義之初四句是排原禮義可以治人情也

論人心之所發者為聖王之所治者也此是承上起下之語聖王之田言聖王以治情為已責猶農夫以治田為已憂是入情為聖王所治故為聖王之田合下文五句意不可專主禮義說

故人情安之聖王以治情為已責而治之有其序焉

聖王以人情為田故其治情也使人先以禮為防範次以義而制宜中則明理欲之幾然後使之一本而妙於自然焉始終之序如此

論聖王之治情而始終有其序焉五之字皆指情言修陳請本備皆是聖王使人如出許中入德成德之功就是人因聖王之教而有此功效非聖王自己之功

故人情者合下七節記者原聖王盡道以治人情而必明其道之相須也

安之截上言聖王盡道以治人情下則明禮義仁有相須之妙以見聖王有取于治情也不言學與樂者學之所請不外乎禮

大義仁此禮義仁而成熟焉則亦得乎樂之安矣

脩禮以耕

合下八節

記昔聖王修禮之教必明順之相須而不可偏廢也

故禮也者

三節

記者歷著道之相須以見治情之不可無也

此明上文治情必用禮義仁之意禮以義制而非苟作義足以協藝而講仁仁足以達義而達順其道相須而盡善皆有益於人情也故聖王必用之以治人情

故禮也者

節

論禮為義之定制必即因禮起義者以見之也

實也越下正見禮為義之實據可以義起之禮就制度文為言聖王之治情必修禮以耕之禮果何為者哉蓋大而質文損益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二十九

小亦及應酬酢固隨時有異也然既酌之于義而為禮則經制有等一定而不可易章程有則一成而不可變是義者本定之禮禮者已定之義也謂非義之定制乎何也蓋又於禮之權度無得於義不可以起禮也夫司事之末也而協於義焉內以得乎心之制外以得乎事之宜則禮雖先王之未有者衍之而為會通之典初不病于自專擴之而為曠古之規亦不嫌于創始謂之先王所不備可也謂之考先王而不謬可也有不可以義起乎夫禮以協義而起則禮為義之實也可見矣聖王脩禮以治情皆無謂哉

義者

節

論義為天下之制而體之足以服人也

簡于仁截藝之分二句論義之理如此協于藝三句言人之用

義者當如此應惟故意得之得義也即能以義而協藝講仁者也得義則反應而當而良心服矣何強如之

聖王之治情必陳義以種之義果何為者哉蓋事處於外者有大小輕重以義為品節之制乃仁之節也惟其為義之分也故人當以義制事隨其大小輕重之施而於義理之宜無不合焉惟其為仁之節也故人當以義制心度其親疎厚薄之情而於所為之事无不宜焉誠能協義而講仁如此則有得於義矣吾見聖哲合人心自適之而不敢違設施乎乎眾志自畏之而不致褻其強也孰加焉此治情者所以必陳之以義也

仁者

節

王者論仁發天下之善因著其本仁之效焉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七

大註本心之全德貫下二句義以行之得其宜言順以行之無不利言得仁則本心之德以全而凡有德者皆在其下矢何尊如之
聖王之治情必本仁以聚之仁果何為者哉彼行而宣之謂義非曰仁義並行而於仁無所與也其必無私者以為之主則公博以敦其化而旁行之下自協乎時措之宜有是仁斯有是義而仁固其根底矣協于義必講於仁而義固其發用矣仁非義之本乎推無不進之謂順非曰順達於外而於仁無所與也必其至公者以為之主則太公以溥其施而信之下自妙乎達順之成成性存而無妙之門自啓也心德全而百慮之達自通也仁非順之體乎矣仁道之大如此君子誠能全受其當然之樂而湛一之休不虧其積其和順之衷而公溥之域在我以

行之則先不又而乃善無該足以為天下之表天下尤得而並焉以達之則先不順而心德渾全足以立萬夫之望天下孰得而踰焉是尊不自尊而尊於仁則仁之所係誠大矣聖人之治情事有不本於仁哉

故治國不以

論聖王修道之教當循序以全其功也

此緊承上文而言治情之事不可偏廢不曰治情而曰治國者治情即所以治國也必修禮而後陳又序之不可亂也而脩禮又不可以不陳又功之不可缺也餘倣此又按為禮為義講孝本仁安樂及下文達順雖在聖王事與是使人如此

聖王之治情也即於禮宜於義明於孝然後會於仁而成就於樂焉亦以其道至大而不可偏廢焉耳故禮之於治國也猶紹之

禮記要旨

本至世子卷之三

七十一

于治田也治國而先禮則財範不立先以開其從入之端猶先耜而耕胡可得也然又者所以權度乎禮者也為禮而不本之於義則節文雖具無以得其時措之宜猶耕而弗種矣可哉然孝者所以講明乎義者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孝則是非有亂死以定其取舍之極微種而弗轉矣可哉仁也者自博而歸之約也既講孝矣而不合於仁則無錫會通之妙而有支離于漫之弊矣其手轉而弗獲者何異樂也者自利而達於安也既本仁矣而不安於樂則先和順從容之休而有勉強矜持之私矣其手獲而弗食者何殊此聖王之治情所以循序以全其功也

安之以樂

大順

論聖王當達於順必詳其所以為順也
弗肥也截下則言達順之道人之肥一設是設譬以起家國天

下之肥即順也謂仁義禮樂之教充盛於家國天下而足也聖王只是情得其正而治化大成矣不惟家肥而國下肥而天下亦肥故為大順又按註中成己成物之功効是人因至王之教而有此功効非至王自己之功効也

夫自修禮陳義講孝本仁至于安之以樂成己之道盡矣苟不推己及人而達於天下國家之順則休立而用未著豈不猶食而弗肥者乎彼四休既正而無情悞傾側之容庸寧克盈而有德望之盛之美此人身之肥也今安之以樂而達之於順則天下國家之治不亦猶是哉以家言之父慈子孝而父子以篤兄友弟恭而兄弟以睦夫又婦聽而夫婦以和則一家之情各得其正而家以齊矣不謂家之肥乎以國言之大臣正而百官重君難居其道也今則執法奉公而克有常憲小臣官卑祿薄若難

禮記要旨

本至世子卷之三

七十二

守其分也今則砥礪廉節而不虧其守官職相序而先侯官廢職之訛君臣相正而有交相儆戒之美則一國之情各得其正而國以治矣不謂國之肥乎以天下言之天子所以統理乎天下者也非仁無為非義不行而以德為所乘之車安於其仁和於其義而以樂為行車之御天子而下有諸侯焉朝聘得踰數之常期而相厉以禮諸侯而下有大夫焉職守備上下之定位而相秩以分士則以信相者而久要之不忘百姓則以睦相守而親睦之克篤如是則天子和德於上臣民和德於下天下之情各得其正而天下以乎矣不謂天下之肥乎夫休不暢於和平者不可以言肥一人弗由於至道者不可以言順今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皆肥焉則輝面盎背充非和氣之充周而翕合万物為一休論肌浹髓一皆道化之洋溢而聯屬天下以成身

聖學之功極矣成物之效至矣寧不謂之大順哉

父子篤

大順

合家國天下而各盡其道此大順之實也

天子以德

相守

舉天下而各盡其道則順達於天下矣

天子以德

二句

王者行正而動和可以順順道之達矣

二句串說凡見之於身措之於正皆是仁根于心而所行無非

仁義根于心而所行無非義是仁義為常行之道循車為代行

之具也然車之行由於御而德之行貴於和其行乎仁也從容

自然而無所勉強行乎義也安舒自得而無所矯拂是德為所

行之車而樂為行車之御也

禮記要旨

大學子卷之三

七十三

大順者

二句

記者指大順之世有以成無為之治也

無為而治即是養主保死事鬼神各得其常謂之常若主則養

死則養：畢則祭各順其理而無所拂也此當與下節相屬看

故事大

節

記者詳極順之治而示以保順之機也

至也載上所處諸事皆保安於未危之道故明於此而能守危

也用安危相為倚伏音無妨

聖王之治天下夫既成已成物以達于順矣然當此大順之時

而處事果何如哉蓋天下之事雖無常形而大順之治則有定

理故事有大而積者經書區區各得其序而無疏結之患事有

並而行者參伍錯綜罔有不當而無舛謬之虞事有紐而行者

出入起居罔有不欲而無過失之弊機伏隱微之所難測事之

幽微而深實者皆有以洞燭其幾微知之明而處之當矣若夫

紛紜人所難辨事之衆多而後客者皆有以剖析其條理分其

群而察其類矣兩物連接而相及見在者未往而方未首繼至

未免有彼此之爭也稱物半施自得其施為緩急之宜何相及

之有兩事一時而俱動機不容以先後而勢或至於相待未免

有利害之爭也順事以應施自得失應曲當之妙何相害之

有比則百度惟貞而範圍不過其則庶幾成熙而曲成不遺其

方其順之至有如此者夫圖之安長治之道也人君於此獨觀

萬化之原既知順之所由始深察致治之本又知順之所由成

然後說學以自持凡經綸庶務者必得其理而危亡之成始永

守於勿失矣故聖人以自微九宰制群動者必盡其道而獲之虞

禮記要旨

大學子卷之三

七十四

將永保於未形矣然則達順固為適治之道而明順豈非保治

之幾也哉

故大事

至也

人君治天下之事而各得其理其順無以加矣

事字提總作總統說以順為治意下逐句說請確隨事各得其

分理則無有一之衆勝矣故為順之至即大順無所不順故曰

大無以復加故曰至

故明於順

二句

順只承順主說明其所以至於順也既明於順必能兢兢於

翼翼而使之各得其理無復有危亡之失矣豈不能中危哉

故禮之不同

節

聖王以順道而制禮行政故足以召和也

合危以上制之順也必順以上行政之順也末二句總論聖王大順之治豈特見于無事而已哉試自其州邑視之惟人之貴賤有等故禮之豐殺不同何以言之其在誠者因其應命而順以儉之不可得而豐也其在貴者因其德隆而順以隆之不可得而殺也若此者豈徒然哉蓋人情之驕縱而至於危亂者由於於禮制之无辨也今焉順其貴賤之分而主為品節之防正以維持人情潛消其驕縱之氣而謀合上下默移其危亂之風是禮制之順有如此者又自其行政者視之順万物之情而不過通天下之志而不遺順之何如地利有宜民之所居而安者也從而順地之利焉安於山者不徙之而居川安於渚者不徙之於中原斯民先有於或激矣天時有生民之所資以用者也從而順天之時焉水火金木取用必適其宜飲食之需調和必得其節斯民先有於弗愆矣以至在人之理不可以或違也又從而順人之理焉男女之合必當其年爵位之須必當其德用民之力必順其時斯民先有於弗宜矣是行政之順有如於由是至順充積足以備災變於天地以位而時先亦早昆主之災万物以育而民先凶飢饉孽之疾孰非自然之應也哉

故禮之不同 必順

大順之禮有見於行政者有見於行政者

合危也 故制孔行政平講不用甲意

故孔之不同 合危也

論大順之制禮設之當而分之嚴也

不豐不殺就制孔言正是禮之不同處持情合危重賤邊事說

危亂之禍恒起於人情之驕縱持其情正以合其危也

故聖王所以 必順

論聖王順民情以為治而必詳其言焉

言句謂下皆是順民之情不可以三才為重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聖王之於民矣物順乎天而已矣

故天不棄其德

記者極言大順感召之異必惟其故而結言之也

禮也哉三才協應瑞物駢臻若此者蓋由先王循禮達又休信

聖王治天下而致大順之極豈特先是災疾而已哉以言乎天也風雨以節寒暑以時而不愛其道以言乎地也言化可極物死遺利而不愛其室以言乎人也悉心以傾仰輸忠以向化而

禮記要言 文王世子卷之三 七十六

不愛其情不特此也露降於天如膏之濃而異乎常露果出於地如醴之甘而異乎常果山出乎器車為希世之物河出乎馬圖為大明之瑞鳳凰麒麟皆在於郊內之極靈龜神龍皆在於宮中之居其餘鳥之卵獸之胎皆可俯而闕而無備誠之愚天地人物同一大順如此豈先放而然哉蓋治情莫先于禮有不順而人情難乎其宜矣先王則講明乎天理之節文而執物之道昭振舉乎人事之儀則而經世之典備蓋非徒強民以難從之術而已由是達之天下推度稽百王之中政典適人心之當上下相安寧有一之不宜哉孔教必成於信有不信而人情難乎其順矣先王則教本諸身休備乎真寔之理極達於已情具乎先安之貞蓋非徒率民以飾治之具而已由是達之天下中孚益于起信神道遠于感乎遠邇率從者有一之不順也

夫是以中和克塞而三才之應由之以昭著和氣薰蒸而兩間之樂因之以翫臻大順至此乃為極功而聖人之能事畢矣謂非順之會乎

故天不變

也

論大順召三才之卓異而必極言之也

故天不變

三句

三才不秘其所有一大順之所感也

故天降膏

四句

大順之臻瑞物也於天地山川徵之矣

鳳凰麒麟皆在郊極

觀瑞物之交集一大順之所感也

則是無故

實也

禮記要旨

文王世子卷之三

巳下已

則是之是故此之故指上文兩間卓異言實即註極功也首尾二句相應蓋謂先王之世有是卓異者豈無故哉蓋由先王禮教脩而天下無不宜禮教誠而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兩間之卓異而有此大順之極功也

先王能脩 二句

觀先王致治之盛而感召之由可稽矣

脩禮就先王政上言治情之始也達義則治情之用著矣體信

就先王身上言治情之本也達順則治情之效極矣蓋先王脩禮為教脩人情之防範而達之天下人無不皆治無不宜也反身而誠盡脩己之責學而達之天下遠邇莫不無不順也

先王能脩 三句

記者原先王感召卓異之由而結其極功也

三卷終

既郡新刊禮記要旨卷之四

丁集

吳門進士

兩泉茂九時名

餘姚後學

日樓邵東亦校

杭郡書林

後聖吳山梓

禮器

禮器是故大節

記者外禮足以成德必詳其用而及其効也

宣統歲什四至有心言札之用有益於人故能使人行全德盛也十端二句典起下文有禮之効惟物有出大端故能貫串四

時此人有此大禮致致幽明協和有禮者何外致飾內貞固也君子知禮之切於人循器之切於用也於足以其用器者而用

禮第要 禮器卷之四

夫禮操物軌以自繩而典則之嚴守之為正身之具秉天秩以自治而檢制之道實之為修身之本夫惟禮以為器則吾身日

就於規矩而百行自底於純全成人之行于是乎大備美行而大倫則衆善已極於克周而懿德自成於富有本心之德於足

乎極盛矣夫禮之所以行備而德盛者何哉蓋禮之為用領惡

全好足以豫內者也故鄙詐慢易之心此回邪也而禮則有以

消什之莊敬純實之誠此美質也而禮則有以增益之禮之為

用脩身事足以利外者也故惜之於身則肌膚之總會筋骸

之強束無往而不正施之於事則義倫之攸叙物則之允當无

往而不行是以其在外者自其利外者言之皆無不正施無不

行有文采之外著如竹箭之有筠也自其豫內者言之回無不

什美無不增有實德之內充如松柏之有心也此禮之為用大

而有並於人所以行而德威也己夫松栢竹箭惟其有節也故柯葉之茂實四時而不凋君子有禮而獨無其類乎誠知禮足以豫內也而致禮以治心知禮足以利外也而致禮以治躬以行則備以德則威吾見至礼感乎而行之親疎先不宣以外則起和敬之心而克諧也以內則致親愛之意而無怨也夫礼旁達而協之幽明無不順以物則被其常愛而懷仁也以是則致其居敬享德也得禮之效何如哉夫礼之為用大而獲勞深如此君子之於禮信嘗用之如成器而不可斯須去身矣

禮器

盛德也

君子致礼以治躬則行全而德懋矣

禮器提起重講工夫行以所行言就數殊上看德以所得言就

禮記要旨

禮器卷之四

統休上看意串而文平

禮計回

有心也

記者著礼之為用而喻其有益於人也

上四句言禮之用所謂能事也是泛論理下三句方著人身說

其在人其字措上肆句言竹箭喻措正施行言外以致飾也

松栢喻什同增美言內之貞固也

禮什肆句礼字作頸什回以心言涵養德性也增美以質言變

化氣質也措正以身提听言動也施行以事言彙倫物則也

故君子有禮

事德

君子備礼於身而自獲其效焉

首句截下四句平着有禮就用工說到成功處外指州閭鄉鄰內指兄弟親戚物盡天下之人神無內外之神

先王立禮

節

論先王制禮之備必詳其實而原其故也

有六文之言本文之蓋信忠信二句本文之定無本二句蓋信

之故皆只是論理如此未識人行禮上去註首二句統論禮學

之一句即禮學者以解本字意繼三句謂義理非在外者乃

存於中者則文非文未是即導其義也之義理即指其理也

理今夫禮嘉天下之會而先王所制之禮必有本焉以致則用

之基必有文焉以著散殊之用何謂本忠信是也蓋發已自足

之德而稍微者皆自此而起而基之夫謂非禮之本乎何謂之義

理是也蓋協義而起順理而行則稱物平施而潤色之也有其

具凡經曲之纖悉委曲皆自此而行之矣謂非禮之文乎夫

禮記要旨

禮器卷之四

三

忠信為禮之本必有本焉而后礼斯立矣苟無其本吾知威儀

外飾固足以美天下之現而盈虛不孚又何以植中正之極廣

大精微之休弗之立矣制禮者其可以無本哉義理為禮之文

必有文焉而后禮斯行矣苟無其文吾恐慈慈中存雖足以反

天下之朴而物永不著終何以易化裁之通纖悉委曲之用弗

之行矣制禮者其可以無文哉用是而知先王之制礼必內外

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乎本而歸之也不為過本固於文而

用之也中其節矣先王制禮之善通諸萬世無弊者亦用此道

歟

禮也者合於天

節

論禮合造化而協兩明必詳著其意也

萬物也者莫不皆明上意天時有生所以當合天時也地理

有宜所以當故地財也鬼神所所以當順鬼神也君子謂之
不知禮所以當合人心也中言人官二句皆謂帶之文也
萬物一句皆互見之意也文理不各作文不心術一分
君子之行禮也必以其物而用物以行禮也必以其道也
時取之不愆其期下因地財設之必得其當如此則不好奇為
禮而誠意渾全鬼神於是乎享德矣不亦其德而禮儀通行
人心於是乎協合矣且其所以用之物財度厚薄可以致用取有
節可以遂生而萬物各得其理夫禮之為禮如此所以然者何
也蓋天時異所生之物故必合於天時土地異所宜之產故必
設於地財人官無一定之能必因其能而委任之物曲無一定
之利必因其利而曲成之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禮斯行也苟
於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運必不足以合神人之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四

禮也者 有利也
論禮順造化而協明必推造化之所以當順也

禮也者 五句

行禮因天地之制而無往不宜也

地財戈下三句承上說求能順造化自能協明矣

故必舉 節

記者詳先王制國用之法必申其所制之善也

上下載定國二句謂言其綱六倫四句謂言其目是故以下並
及其所以見其經制之善也

昔先王之經國也以天下之財行天下之禮必於一歲將終之
時伍谷皆入之後無其賦稅一定之數以制為行禮經常之法
其制何如彼財者地之所產也地隨乎人而廣狹之有異則定
國之數不特不與地而豐約矣因而舉之以別其倫類之大經
焉地之廣者禮從而備稱乎所入之多也地之狹者禮從而降
稱乎所入之寡也若設於地財矣乎財者天之所生也年係於
天而上下之無常則定國之數又不能不與年而盈縮矣因而
舉之以準其厚薄之大經焉年之上者雖狹矣而禮儀之設必
從其厚年之下者雖廣矣而禮節之行必從其薄殆合於天
時矣乎此皆所謂舉成數以為禮之大經也是故年雖大殺衆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五

不惟備蓋由上之制禮重其入以制其所止計其有以虞其死
有品節制度之嚴而無泛溢妄費之患國用足而不徵求於民
故已能無溝壑之憂也先王經制何其善哉

故必舉 上下

先王之制國用必以天地為本也

首二句戈大倫厚厚二句是因乎天時只重制禮有節意

禮時為大 五節

論禮本之天人而有序必詳言以見之也

禮字作頭首五句戈下五節直講時順体宜稱之事無為大次
之意

禮時 五句

記者論禮出於天者重而出於人者為次焉

天者禮之始也時者禮之序也時者天之所為而人之所以其

故為大其終則皆人謀之有節而非天運之無心故為次

今夫禮之為制有為天之經而出於天者有為人而之紀而出於

人為者天分而輕重之等固自有辨夫彼時運於天而聖人

之制禮也時故時至而事斯起于以制一代之制天運

而人斯從因以建維皇之極禮有所因時因而為治世者

其道異也而非人力之所為禮有所章時章而章為世者

其禮之所具此其為情大者矣若夫協時明之節而不紊其自

時禮之所具此其為情大者矣若夫協時明之節而不紊其自

之序者是之謂順隨輕重之差而辨其隆殺之理者是之謂

順也也雖若出于天之所秩而實由斯人以成其能其與天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六

運之無心者為有間矣較之于時居其次焉吉凶交際之間不

得不然而隨事以合其宜若是之謂宜貴賤上下之位各有分

守而隨分以稱其職者是之謂稱宜也稱也雖若出于天之所

叙而實由斯人以裁其化其與天道之自然者為不侔矣較之

先授舜

授禪放伐也各隨所宜故曰時不必捨授禪放伐之事而別求

一代之制制禪禪舜二句是正解經伍句合意註

天地之祭 節

記者著樂明之交各有序見禮之貴於順也

所謂順次之者何以見之誠以禮行于郊社有天地之祭焉

行於祖者有宗廟之事焉內則父子所主者而外則君臣之道

也外則君臣所主者而內則父子之義也若此者祭雖不一而

秩節之名各有當然之則分雖不同而恩義之合或有自然之

序天地之祭見尊卑之等焉宗廟之事見親疏之等焉而祭

要而論在出者祭然其不紊矣父子之道見尊卑之等焉君臣

之義見仁敬之序焉有位有則而倫之在明者昭然其不勿矣

禮非倫乎倫不可不察故曰順次之而行禮者禮可不致密於斯

哉 社稷山川 節

詳祀之禮有陰殺各因其分而已 天子諸侯之禮所報乎社稷望祀乎山川時祭乎廟祫歲備乎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七

百神凡此群祀陰殺殊矣豈無別於其間然禮之有陰殺者

各隨其非之輕重在天子者其體重則禮崇而陰在諸侯者其

體輕則禮降而殺故曰休次之

此喪祭之用節安之用也而不儉其親祭之用也而必盡其物是

慎終追遠之義不得不然者也賓之交也而其禮必隆客之交

也而其禮必殺是尊卑貴賤之義不得不然者也義也處當宜

然作經可也

蒸豚而祭節蒸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侯一段言國家之祭

不一事異而稱同故皆曰稱

蒸豚而祭四句以蒸豚而供百官之祭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

不為不足以大室而供天子之祭疑若十餘然尊者所稱不為

經 90—121.

齊也大夫一勾而飲所設之華也夫祭天之禮不用其高而用其下設所之禁不用其尊而用其卑此見以下為貴也

禮有以文為貴 節

記者論禮有尚乎文必舉君臣冕服之制以見之也

服諸隆於王子而諸侯以下漸以殺冕諸隆於天子而諸侯以下漸以殺上是周制下是前代之制只當詳講夫禮之所尚有以文為貴者何以見之蓋君臣非冕服不足以行禮而冕服非畫飾不足以為貴故天子之服畫龍其章而肅然法服之在躬加表於發而燦然文明之其掩在天子固龍采矣天子以下為之諸侯大夫士者或以黼或以黻或以玄或以纁隨其分以殺其飾焉天子之冕藻以朱紱而二色之相兼飾有十二而前後之不殊在天子固十二紱矣自天子而下為之諸侯大夫士者禮記要旨 禮器卷之四 十

天子之冕 四句

冕衣服之制尊者盡其飾卑者漸以殺也

龍衣繪之於衣黼黻綉之於裳玄衣纁裳上無所繪下無所綉

天子之冕 二句

論至尊之冕極天下之至文也

質王者藻也而前後皆朱紱飾者旌也前後皆十二天子冠此以事天享帝諸侯不得而並之大夫不得而擬之也只重十

有二疏謂朱紱藻則諸臣所同可用理陽道則天故意有以素飾此雜舉禮之尚乎質者以見素之為貴也

大圭至杓皆祭天所用作畢事者以言乎大圭則不鐫刻也以言乎大圭則不鐫刻也以言乎大圭則不鐫刻也

越也以言乎議事其象則疎布也其杓則櫛木也

孔子曰禮不可 節

記者引聖言以証行禮之異而必申其意也此之謂也考引孔子之言以結前章之意未句申什其意之所在也註禮之等以下皆於末句登之夫君子之行禮在隨宜以為稱不唯孔子之言乎嘗謂人之于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同也應愈者不可盡應隆者不可殺可無省乎夫子之言如此是其下等者正此少小下素一於殺之謂也不祓者正此多大高文乙於豐之謂也禮記要旨 禮器卷末四 十一

禮之以 二節

記者而即禮之所貴者而推其心示人以內外之皆不也而節皆節記之禮而君子作一人看上以制禮言故主於備物下以行禮言故主於存誠制禮者非無其誠也誠雖存而備物之不及制耳行禮者非不用物也物雖備而慎誠之為貴耳然天地之德一也前言大理物博後言密微精微蓋自具著者而理之見天

地之廣大自其微者而視之見天地之德之微妙也

禮之以多

記者論禮之備物為用心於外必推言其故也

首二句爻以其字用重者得不以多句即首句意集其終句即次句意此兩句緊連說下節微此皆先王制禮之禮以事於天地必備物以為貴者非侈其多也由其用心以致備物之禮而心在於物故也所以在此物者何其聖人蓋見天大乾元昭著不息有以鼓萬物之出机而備物以資始之至哉坤元昭著不息有以鼓萬物之入机而備物以資生之是以乾元二理為造化之樞紐其所該括者甚大故教化妙川流之机而親上親下品物之咸亨而物之所生者博矣坤元一理為品彙之根柢其所包涵者甚廣故一本具萬殊之用而成大成小群物以之記要者

德發揚

觀造化育物之功而見其有盡物之理也

萬物之上言天地之德被於萬物下則承言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就在上見出是朴承意作推原說者不是按德即理也自其主宰萬物而言天地之心謂之德自其流行賦予以言天地之命謂之理

禮之以少

節

記者求禮之貴於存誠者必原其所以存誠也

首三句禮行於郊必以少物為貴者由其存一念之誠以則夫意誠極一心之敬以致其昭格用心於內故不以備物為貴也所以然者豈無謂哉蓋有見夫天地之德流行賦予以理匪離証刻而自無滲漏之可言何如其靈微也細細化醇之妙不見不聞而自聲真之可即何如其精微也現夫天下之物萬品之流形雖皆造化之生成也然特神化之散殊而已舉不足以稱其靈微之德也無物之咸章雖皆天地之變化也然特法像之類而己舉不足以稱其精微之德也夫德不可以物稱則功不可以物報矣安得不以少為貴乎故行禮之君子其未祭也散齊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其正祭也祭神如在以謹其對越之忱必如吳而微妙之德底或秋之矣夫豈無所見而以少為禮記要者

德產

微

天道生物之德不遺於物而亦不困於物也

德產流行於兩間而賦于萬物也密微總是不疎漏之意所謂德物不遺也精微總是不間濶之意所謂無聲無臭也

古之聖人

節

觀聖人固心以用物而見其用物以称心也此總結上兩節之意內之為尊四句是承上起下之文是故以下在上見出只就郊社講不必推開聖人與先王一人也

古之聖人制禮而用物有多寡之異者要亦從心焉耳蓋其有見於天地之德之妙也無物足以称其德乃尊其用心於內而崇其夫精白之誠又見夫天地之德之大也非物難以報其功

乃樂其用心於外而致情于儀文之設夫惟內之為尊也故其
物一尚夫簡朴不必侈夫饒富之華雖非不以為廢禮矣夫惟
外之為樂也則陳列惟事乎多儀有以煥然大文章之盛雖美不
以為禮禮矣夫用心別於內外而具物異乎多少由此觀之先
王之制禮也宜少者從而少之儀物之繁縟略之而已大豈得
而多乎宜多者從而多之品物之具陳備焉而已又豈得而少
乎不可多者非過于儉也于其誠不于其物稱其內心之樂而
已不可寡者非過于奢也有是心則有是物稱其外心之樂而
已心以寓乎物以稱乎心蓋有合內外而一致者也先王之
祀天地而豈苟哉

古之聖人

為美

聖人之用心有內外而物亦從之矣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十四

是故先王之制

四句

先王之制禮不同惟稱其心而已矣

是故君子大牢節君子指天子諸侯卿大夫言謂之禮其位尊
而禮可以致隆祭以大牢乃為中其當然之則也不然則殺而
不及矣匹士大牢而祭則犯非其分故之據

骨什錢簋二節此舉要失禮之節以見行禮者不豐不殺貴
其稱也夫禮當豐而費雖費而不為修管仲饔飩朱孔夫子之

器也山節藻梲天子之居也奢而不遜難乎其為上矣寧不謂
之謙乎禮當儉而儉而不為陋晏子豚肩不掩豆儉於親也

衣濯冠以朝儉于君也固而不及唯乎其為下矣寧不謂之隘
乎

是故君子之行禮

紀也

記者原君子當謹於禮以其有閑乎天下也

上承二節說來行禮之講慎謂當豐而豈當殺而殺也氣之紀
是身備家齊國治意

夫禮無定體惟稱為貴管晏之過與不及齊失之矣君子之行
禮者堂何如耶求節文於天理之中毋或任意而有所裁當豐
而豈不可失之隘也儉儀則於人事之內毋或出位而有所厚
當殺而殺不可失之隘也若此者夫豈過慎也哉蓋天秩有理
理不可易所以節天下無窮之情上不偏下而不僭上也天
叙有典分不可踰所以制天下死形之變下唯為上而不準為
下也身以禮而備家以禮而齊國以禮而治豈不為衆之紀乎
君子所以必慎於行禮者蓋如此

孔子曰我戰

一節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十五

記者引聖人自任之言而什之見行禮之當慎也

此亦承上文謂行禮不可不慎而惟夫子為能慎之也戰祭皆
禮也得其道有慎字意慎則得其道矣

大君子之禮以慎而行吾有得於夫子矣嘗曰戰之所向者克
也吾而戰焉則可以奮必克之威祭之所向者受福也吾祭焉

則可以致受福之常夫戰之道而曰必克者蓋由夫子克其
敵素閑於未戰而師出以律人謹於敵敵以之軍旅有禮故武

功成矣否則國之大事有戎其絃以必克耶夫祭之道而曰受
福者蓋由夫子精明之念已積於有素而明德之馨遂通於有

感以之祭祀有禮故神祇格矣否則國之大事在祀其絃以受
福耶然則君子之行禮當以夫子為法矣

君子曰祭祀

禮記

記禮者古人之交誼一循其常而已

此泛論其祭之禮祭祀二字作頭祭有常禮有常時有常制

有常儀有常用有常數記者之言戒人之不失常也

禮莫重於祭：祀之道皆無可言者子是故自拘私者為之有

要福而祈者矣夫不知祭有常禮也如之何其可祈也自欲速

音而之有先時而慶矣夫是不知祭有常時也如之何其可慶

也豫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雖

可善也而莫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煩乎牲之用也若以大為

貴然特牲之在壯有常用不必皆肥大也品之荐也若以多為

美然品味之多寡有常數不必美多品也祭祀之禮如此惡有

不循其常者哉

禮文仲安知二節時人以文仲為知禮故孔子明其不知禮也

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十六

首句截下是不能正失失之事正見不知禮處前節廟祭之失

禮後節愛祭之失禮按老婦謂愛神也盛於盆尊於瓶祭之常

也燔柴而祭失之失

禮也者循休 節

記者推行禮貴乎當而要其本於教也

通章重當意不可大也截禮也者二句言禮制之極其備休不

備四句言設施之貴其當禮有大二句申言禮制之備不可損

四句申言設施之當故經禮以下又言行之本於教也故則

結當而備矣

先王制禮以範天下也品式詳明儀文大備是禮之為制無一

而不全猶休之在人無一而不具也然禮有定休而設之必貴

於當使休有不備則毀傷之下終非所受之全固不得謂之成

故經

人矣故設禮下常則備廢之弊猶天形休之虧人安得謂之

禮乎且以兩制之禮言之宏綱縹典攸尊崇於度數之隆禮

有大者矣而又有小者焉休體精約以嚴所尚也節簡易以全

等也昭象秋成慈物承於儀文之威禮則有顯者矣而又有微

者焉昭象秋成慈物承於儀文之威禮則有顯者矣而又有微

也顯也微也制有不同皆聖人精神心術之蘊休皆一定為禮

有大中至正之歸由禮君子守焉勿失而已矣苟於大者而損

之則偏隘之弊生小者而益焉則潰壞之過滋矣損也益也吾

未見其可也于顯者而損之則程章之明非微者而大之則存

誠之意既矣掩也大也吾未見其可也是惟推而行之守其登

一之法率而循之因其一定之典斯可矣夫禮制之備固貴於

設之當然其本不在於敬乎是故大小顯微禮也自其見於綱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四 十七

者謂之經禮經禮三百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自其散於目者謂

之曲禮曲禮三千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然經禮曲禮雖若異宜

而究其本原一敬之外無餘事焉三千三百雖若殊事而要其

極致一敬之餘無他故焉禮譬則室也敬譬則戶也戶以通往

來而后室可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矣故以攝心志而后禮

可行曾行有禮而不由敬者乎蓋必竭其內心外心之敬則大

小顯微設之無不當斯為天下之成禮也已

禮有大 不可大也

記者詳言禮有定休而皆不可易也

大小顯微禮之備也不可或損或益不可或捨或大行之不可

不當也孔疏謂多大為大少小為小高文為顯下素為微亦是

故經

戶者

記者原禮殊事而合敬必決其為人之所由也

其致一也。只泛論禮以敬為本末句。總著行說三千三百皆大。小顯微之所寓大。而顯者本於外。心之敬小。而微者本於內。心之敬。其事雖殊。其為敬則一也。禮本於敬。如此而行。禮者其可不敬乎。能敬則大者不損。小者不益。顯者不掩。微者不大。而行之無有乎不當。則無不備矣。

故經禮

合下節

記者原禮皆本於敬。因言行禮者各極其敬也。

分節截上言禮本於敬。下言君子行禮用心。雖有內外之殊。而致敬之實則一。敬與誠無大分別。敬即誠也。非誠不足以語敬。單出下節。只就誠字發揮。不必用敬字。

君子之行禮也

一節

記要者 禮記卷之四 十八

君子之行禮合內外而一於誠也

以少小下素為貴。就是竭情不憤。致敬也。誠者謂情之竭者。誠竭之也。憤之盡者。誠不之也。敬之致者。誠致之也。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下句。做此情真敬一事也。竭不致一義也。美文亦不甚相遠。若謂美在其中。而又見乎外。則非外心之謂矣。先王之制禮。固極其本文之全。而君子之行禮。則貴于誠。德焉主。故禮有少小下素。而用心於內者。焉。吾見情之發於中者。極其精專。而無所不竭。憤之形於我者。常有敬畏。而無所不盡。畧煩大而全。恭敬兢業之念。甚切去苟簡。而肅齊明嚴異之心。不忘。人無所不致其敬矣。凡若此者。是其精誠固結。畧無私偽之留。實德交孚。悉皆由衷。懿內心之敬。無不達者。豈以攝節裁抑。廣偽為之乎。禮有少小高大。而用心於外者。焉。吾見儀章之

君子之行禮也。君子之行禮。其目示人。知所省也。此段論君子行禮有此九者。而不可不知也。每兩句對看會意。成大詩特舉以見列耳。夫君子行禮。有以情勝者。有禮之所同者。有分之所限者。有以示恩者。有以廣敬者。有為天子之尊。而必盡飾者。有為群臣之卑。而不盡飾者。有義可通行。而不為嫌者。君子之行禮也。非一端可。尽有其所謂直而行者。任情而為。無暇禮文之末。直已而行。不必小節之拘。也有所謂曲而後者。情不能以兩。則委曲以微。其情禮不可以當。尊則自卑。以忘其倦也。有禮達於經。常而行。通乎天下。上則無分。天子下則無分。庶人是謂經。而筆者有依循名分之等。而漸殺禮儀之節。諸侯不得擬天子大夫。不得擬諸侯。是謂順而討者。又有妄而播者。焉。物不能以自私。必取以施於人。上不可以積重。則漸以惠。夫下也。又有推而進者。焉。禮不限於分。而卑亦得以並。平尊人不遺乎。賤而下亦得以為乎。上也。天子之器服。雖於素。其也。必法天以副。用貴於不飾也。必法象以成文。此非放而文者乎。群后之器服。固得法。尊以為文也。而不致致文。以並乎尊。雖不同。年以去飾也。而必必隨分以殺其飾。此非放而不致者乎。又有所謂順而討者。以言乎分

君子之行禮也 一節

記者原君子行禮之目示人知所省也

此段論君子行禮有此九者而不可不知也

夫君子行禮有以情勝者有禮之所同者有分之所限者有以

示恩者有以廣敬者有為天子之尊而必盡飾者有為群臣之

卑而不盡飾者有義可通行而不為嫌者君子之行禮也非一

端可

禮記卷之四

十九

君子之行禮也。君子之行禮。其目示人。知所省也。此段論君子行禮有此九者。而不可不知也。每兩句對看會意。成大詩特舉以見列耳。夫君子行禮。有以情勝者。有禮之所同者。有分之所限者。有以示恩者。有以廣敬者。有為天子之尊。而必盡飾者。有為群臣之卑。而不盡飾者。有義可通行。而不為嫌者。君子之行禮也。非一端可。尽有其所謂直而行者。任情而為。無暇禮文之末。直已而行。不必小節之拘。也有所謂曲而後者。情不能以兩。則委曲以微。其情禮不可以當。尊則自卑。以忘其倦也。有禮達於經。常而行。通乎天下。上則無分。天子下則無分。庶人是謂經。而筆者有依循名分之等。而漸殺禮儀之節。諸侯不得擬天子大夫。不得擬諸侯。是謂順而討者。又有妄而播者。焉。物不能以自私。必取以施於人。上不可以積重。則漸以惠。夫下也。又有推而進者。焉。禮不限於分。而卑亦得以並。平尊人不遺乎。賤而下亦得以為乎。上也。天子之器服。雖於素。其也。必法天以副。用貴於不飾也。必法象以成文。此非放而文者乎。群后之器服。固得法。尊以為文也。而不致致文。以並乎尊。雖不同。年以去飾也。而必必隨分以殺其飾。此非放而不致者乎。又有所謂順而討者。以言乎分

禮記集說卷之四
行禮有九者如此一有不知鮮不至於逆行人其可不審察

有放而文

二句

君臣之行禮同象而異飾也

上句主天子言下句主公侯以下言註下句云下服上句多旌
常尊疊舉服以例其餘也俱用點攝

三代之禮一

一節

論三代之禮同必例其所同者而原其本於道也

民共由之截禮謂綱常之禮或素或青與坐尸無方對言制作
之末異也夏造殷因與其禮亦然對言綱常之禮同也其道一
也總原禮所以同也言同而先言異者抑揚之體也言禮而必

禮記集說卷之四

二十

及道者推本之論也舊以夏造殷因亦本素青說者泥后節首
二句注也殊不知所謂承上云者因上文未及言周故承上
言夏殷之同而又即制作之異以答周耳

聖王繼世以治天下有不容變者是故夏后殷周之興故不能

外禮以為治亦不能外綱常以為禮綱常之備者殷不能改乎

夏也綱常之叙者周不能改乎殷也故上無異政而下無異習

天下相安於會極歸極之風人倫明于上而小民親于下斯世

或趨於道遠道之俗民其有不共由者乎何以見之以言乎

夏殷尚乎素也夏尚乎青也白黑之異尚而神化以宜民在

聖人不能不與時消息是其不同者神也若夫禮則殷造于

先殷因於后殷易夏之天下而不能易夏之典禮也以言乎殷

周禮坐尸也詔備無方也尸相之異儀而斟酌乎會通在聖

人不能不與時推移是其不同者亦未也若夫禮則殷行于先
周繼於后雖能改殷之天下而不能改殷之典禮也此蓋三
苟於尚同也哉蓋道者禮之原也人紀天綱之理均得其性
之同時有古今而道之在天下者無古今也民藝物則之良各
足於賦畀之初世有先后而道之存人心者無先后也天下之
禮安得不一而三代之民安得不共由也哉

夏立尸

二節

此因上言事尸之禮故亟言三代尸禮之異也末引魯于是明六
尸酬旅之意

禮之近人情

節

論至禮不近於人情必即祀禮以明之也

首二句泛指諸禮而言近於人情不專指飲食九人情所養者

祀記要指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十一

皆是禮者敬而已矣近人情則養則不敬豈得為至下四句

且平講血與腥燔熟處未可露情之近與不近意郊與大享等

處未可露禮之至與非至意講畢而繼重于郊則又不亂而意

始得

今夫禮雖因人情以為節文而實非近人情以為極致使或不

及其常而出於清之所便安不違其俗而同於情之所嗜好吾

知徇外之念生則內心之誠薄情偽之私勝則尚實之意微不

可言至禮也蓋亦現於祭手彼郊以祭天物無多品而先荐大

殺牲之血大享以祭宗廟物惟尚腥而同設於存血之時以

言乎社稷五祀之三獻也則用夫爛焉以言乎群小祀之一獻

也則用夫熟焉夫血之祭也最遠於人情者也惟不用之腥爛

熟之祭也漸近於人情者也諸祀同之此可見郊禮為特至而

其餘皆不足以擬之矣禮之近人情者豈得謂之至禮乎

是故君子之行禮無所勉而有所因也

記其原也禮致文之由必明以朝祭之禮也

有由始也或言二句當暗含下文以漸之意於諸說者不見由始一句方說本於誠敬也七介四句舉朝禮以明之蓋朝禮之有誠敬故其進以漸也魯人節典上平看蓋謂古人之祭以漸而舉亦由其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而本於誠敬也要見行禮不以漸則雖有誠敬而無以自致此章只是有本而必有之文意

是故君子之行禮無所勉而有所因也

君子之行禮無所勉而有所因也

當云君子之行禮不徑情直遂而必周旋委曲非過意而故為禮記要指

者一本於誠敬焉耳

夫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道者也君子之行禮也現下文只

當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講為是器重物采品式為之備具

或儀動作法度極於精詳其行之可謂曲矣矣自聖者親之

若過用其意矯焉以求其情也而有所矯則出於私矣自徑情

者見之若過用其知勉焉以為物作則也而有所勉則入於偽矣

昔者先王知禮以誠敬為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然匪文則禮

不行於是以天理之本然者而設之於器章物采有制度焉有

文為焉焉所謂誠者皆得以自致矣君子不過乎此成法而不

敢越耳何作意於其間乎以人情之同然者而飾之於威儀動

作有節文焉有儀則焉而所謂敬者始得以自將矣君子亦惟

率是舊章而不敢違耳豈過焉於其內乎由是言之則禮之所

從來遠矣

是故七介已廢

論兩君相期之禮必以漸而行之焉

此即賓禮之行漸次而進正是為極致之情以寓誠敬之心焉

耳

夫禮之有由始者嘗觀諸兩君相見之禮矣當其來朝之初賓

主未接情未通也交際之始有上介次介末介傳命而入而賓

之情達於主有末介次介上介傳命而出而主之情達於賓然

後乃相見焉則禮有漸而行賓主之情伸矣是七介者禮之文

也苟七介之不設則賓主之情簡畧而無以飾亨嘉之會不幾於大

慝而無禮之文乎及其朝禮方行賓主方接禮已交矣入門之

際有禮辭固辭終辭賓致敬於主有禮讓固讓終讓而主致敬

於賓然後入廟中焉則禮以有文而顯賓主之交善矣是詳讓

者禮之容也苟辭讓之不行則急遽苟且而無以著雍容之度

不幾於大戾而無禮之容乎此可見七介能讓所以達賓主之

誠敬實天理人情之極致始於言而百王不能違者也豈君子

之作意也哉

致魯人

列國舉祀禮而必其漸者由其誠之素定也

配於廟上言祭祀之禮漸次而行下則言其由于慎之至也祭

配林泰山之後祀也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於配林後而
泰山焉是祭也豈徒行哉蓋由繫社三月以致其祭故書七日
以定其志致祭三日以齊其心是之祭之先其祭而祭其
祭而欲不為悞之至乎使以禮成仁之祇見其忘敬矣故由卑
建尊而漸次為之何莫非其先時之誠敬也哉

故禮有備

惟禮樂各有其精則藉之者至矣

禮有容節不容以急遽也故賓主行禮必有備以詒其威儀樂
工無目不能以自行也故樂工作樂必有相以誦其行步惟其
如此則賓主相接而禮之行也威儀詳緩而不迫樂然其可觀
也此猶者非承藉賓主之至乎聲相實而樂之作也言和
同而無乖離然其可聞也此相步者非承藉樂工之至乎治如
禮記要言 禮記卷之四 十四

禮也者及本

三節

記者著先王制禮之意必詳其實而結之也
首三句戈作胃函事二句是及本醴酒一節是備古本一節乃
結言其禮制之善也

禮也者及

初者也

論禮之為禮在由乎始而不遺乎終
本心具於我人多近末之流禮之制也則及而思之以全其具
於吾心者也禮制在諸古人多從今之便禮之制也則循而舉
之以後其制於聖人者也凡若此者正欲不忘其初焉耳蓋本
心之初天所賦也而有以反之則全乎我者純乎天是不忘其本
心之初矣禮制之初聖所作也有以脩之則行于今者同於古

是示不忘其禮制之初矣禮之所以為禮者如此朝事以樂傳之
即世子之養三老養五更長已善賢即卿飲之賓野能飲賢者
是已此皆朝廷之盛典故曰朝事非謂行於朝廷之上也升歌
清廟下管象武養老之與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尊賢之舉也
夫老有安之理賢有尊之理皆本心之初天所賦皆今作
樂以興之正以恆其心之願望耳本心謂養老尊賢之心

醴酒之用

節

記者歷舉祀禮之尚實以見脩古之事也
首言廟次言亦廟末乃言郊是三平之文不可泥郊廟二字而
兩平也

是故先王之制

節

論先王立禮有本而可傳於後焉
此總括上文兩節之意稱述以言即樂記道古之謂多學以

行言即燕居事之謂上二句品講

十五

夫禮之在天下於古事朝事而見其及本矣於玄酒簋刀葵菹
而見其脩古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也非泛然為之也蓋主
於反本而非以逐末主於脩古而非以拘今經制大倫惟根本
之是務品節詳明惟積素之是崇先王之制禮如此寧不可述
而多學哉蓋事逐於末則尚夫煩之行猶於今則粗於便利將
見言無所稽而禮易廢矣今禮惟及本人心有持循之方由是
而見之於稱述則言為有物而致焉以學之禮恐其得此而
遺彼也今有厭之者乎非強之也及本之心人皆有之也禮
惟脩古人皆有依據之地由是而形之於儀則言不過辭而
汲焉以學之尚恐其舉一而廢百也孰有厭之者耶是辨

而無弊歟

節

者墜著昧禮之故而因言禮之爲甚急也

言之皆物也物皆不能外禮故禮為物之致

之極致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

論先王制祭而誠有所將必原其不容已之誠也

先王中

禪之內達也何也彼運行其大乎天時也為郊禘之事則順其

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而行之有定時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蓋

祭之祭則於其田出於輅用生於西而行之作也厥

祭而後禮以行則因其有丘陵焉以丘陵爲而不

祭而必禘以行耶。然其有川澤。照以川澤。故在陽山。是也。又

造化之功故天之生食易而風而氣凡二氣絪縕而

君子則知夫大哉乾元萬物憂
星之功如此乎蓋以不已也安

得不用財物為禋而舉大事朝夕之祭以致報天之義乎知夫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潤澤之功如此乎臺臺不已也安得不用

財物為禮而舉丘陵川澤之祭以致報施之義乎夫財物之用

報天地生成之功如此然則先王之制祭謂非因物以致其美

卷五

是故昔先王之制
二句

王王之制祭用物而不苟於用也

制禮謂祭禮因其財物謂用物也致義用此物以隆報本及始

之誠也其實有天地生成之功意但不可露出

王妻群已而各有所用無非用物以資豐也

此以是辭華辭以見制禮之實非故義也若以此為致義則

因天地生成是一義而順天時故日月因丘陵川澤又是一義

矣且與財物無干

是故天時
二句

正化閭閻於而君子咸其功焉此報禮之所由起也

此正是因物而義意蓋財物本天地之生成而生成之功則
天時雨澤而有見於功用為禮以致報本之誠惟故義而可
句云言君子當雨澤之降于春夏者則知其生功之功不已當
雨澤之降於秋冬者則知其成物之功不已蓋以雨澤之降
是上見之非謂萬古不已也

是故昔先王尚一節

先王擇人行祭而受福於天此所以無為而治也

衆善時也尚有德五句擇人備職也因夫事天四句以所擇之
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因祭而獲其功也南面而天下治總承
上文擇人行祭而獲之功是至治成也

昔者先王之舉祭事也於有德者加諸上位而待之也隆於有
道者降以休貌而尊之也至於有能者因能授職而任之也事

禮記要指

禮記要指卷之四

十八

夫德也道也能以備諸已而言皆謂之賢則舉而置之而大
小之官莫不具其職也以列諸職而言則謂之衆則聚而戒之
而大小之官莫不具其職也由是因天之尊而為事天之禮以
祭天於圓丘因地之卑而為事地之禮以祭地於方澤因巡守
而至於方嶽則進諸侯平成之事以告於天因言土而兆于南
郊則行播磨大壇之禮以享於帝禮行於天則四時畢至而風
風降於郊採龜龍存於宮沼矣禮行於帝則百神受職而風雨
各適其候氣暑不愆其期矣夫先王擇人舉祭而獲其效如此
故端拱於南面之尊雖無所為也然神歆其德則物自懷其仁
大同之化可坐而致也幽無不格則明無不協大順之治不勞
而定也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是已向非先王擇人行祭則鬼神
且弗享矣尚何望天下之大治也哉

是故昔先王尚一節

先王擇人以相祀事既分其職而又戒其心也

皆先王

三句

先王禮賢之道無非備助祭之官也

得之於心謂之德見之於行謂之道才足以有為謀之能尚厚
任也禮祭時擇已用之人而使之以任事也然必擇其人者郊
社六禘非賢不足以與祭也

是故因天事天

四句

先王於擇人之余隨所宜而舉乎大祭也

首句郊禮次句社禮三句事天於外五年一行者四句事天於
內每歲一行者是錯舉而言謂行祭也不必泥註而分制礼行
禮註蓋推原之語

禮記要指

禮記要指卷之四

十九

升中於天

禮記要指

先王隨在以事天而皆有以獲其應焉

治功事成間見之事也故升中於天則端物臻亦以希世之物
文明之瑞應之兆於南郊歲事之常也故享帝於郊則休徵應
但一歲分劑一旦氣侯應之此其別也要見自舉賢而置聚衆
而誓衆

是故聖人南面

大治

記昔聖人無為之化所以經言舉祭之妙也

幽明一理神人一心聖人南面而立德足以格天誠足以享帝
如此則恭己之化自無遠不屆天下所以大治也不可作見出
說亦不可指降僉時是大治

天道至教

節

言二句成下舉諸侯時祭之禮以明聖人之至德而天道之至

教在其中蓋禮樂即陰陽聖人開天道也廟堂之上三句言禮樂有定位也君而酌二句又言禮不言樂倡和者行禮必用樂樂有定位也君而酌二句又言禮不言樂倡和者行禮必用樂有文也禮郊動句承酌犧象酌盥尊來衆交應句本縣鼓倡應鼓和來交動交應所以為和之至也凡皆禮樂相錯也有定位矣而又交錯聖人禮樂之至德可見矣

今夫孰不為教而出於有言者非其至者也惟天籙之運有陰陽焉萬物散殊庋具而異序也有以聲自然之禮制網緼化醇氣行而同和也有以示自然之樂情不言以成化而舉天下之教無以尚之矣孰不為德而成於自用者非其至者也惟聖人

作有禮樂焉禮主於序非僞文未節也而由於陰作樂主於和
非襲取強爲也而由於陽來應天以立極而繫天下之德無以
尚之美何以見之蓋天道未易言也而昭示于德欲明天道明
諸聖德而已聖德未易言也而莫重于祭歟明聖德現諸祭祀
而已彼廟堂之上疊尊所而犧尊西也廟堂之下懸鼓西而應
鼓東也蓋地道以西爲上禮器之列尊其制於時樂器之列其
其倡於先此設禮樂之器有定位也君主祭於外也而在東阼
夫人主祭於內也而在西房蓋人道以類相從大明生于東爲
陽之分夫之位也月生於西爲陰之分婦之位也此行禮樂之
人有定位也夫禮樂之位雖未嘗不辨而禮樂之用則水不常
通故君雖在阼而必酌乎犧象夫人在房而必東酌于罍尊
禮文動乎上矣縣鼓在西也而爲應鼓之倡應鼓在東也而

為縣數之和則樂交應乎下矣是止制度肅密之感通乎
和順之休相須並用怡然順氣之成象也儀文節奏之章
協夫秩如純如之妙交錯相成藹然協氣之加生也始與陰陽
之一闢一闔而相濟者同一机矣不為和之至乎是則禮樂之
作各有定位而又矢相為用此可以現至德非他也教之所寓
也德至則教至矣欲現天人之妙舍諸侯之時祭其要以執

天道至教

二句

記者著天德教之至見其有合一之妙也
三教在焉法於聖人上見至德在取法於天地上見交互講

廟堂之上

六句

觀時祭之設禮樂而見聖人之至德矣

禮記要指

礼器卷之四

大明生於東

位也

觀日月之成象各有所屬而內外之位定矣

乃陽之分夫之位也君得不祖月而在阼年月生于西乃陰之分婦之位也夫人得不祖月而在房乎此字用重看在天道則陰陽之分在人道則夫婦之位

禮交動

三句

記者即禮樂之交相爲用而著其爲大和之妙焉

則偏不可以言至和也交動交應乃見其和交動而又交應乃

見其和之至

禮也者反其

記者推禮樂所關者大而君子因有以慎之也

故曰載出道志以上統論禮樂之所制作其人之知上言言所制作之禮樂係乎治亂是其所關者大也故君子慎之

今夫經書其宜有所謂禮焉禮果何為者哉人物必有其生禮則反其所有生者也蓋容具舉有所謂樂焉樂果何為者哉

功德必有其有所成樂則樂其所自成者也惟禮焉反其所自生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泛然無所為也以事行於外惟禮節之郊

禮所以節事天之事也廟禮所以節事祖之事也事得其節而所自生者無不又矣惟樂為樂其所自成故先王之備樂也非

泛然無所為也以志隱於內惟樂等之作文樂以等文德之志也作武樂以導武功之志也志無不導而所自成者无不樂矣

夫禮樂節事而導志如此政現其禮序樂和則知事得其理志得其和而世日趨於治也現其禮惡樂淫則知事失其理志失

其和而世日趨於亂也獨不現之虞伯王云君子之人其心明

肅洞達現其器之美則工之巧可知不美則拙不待辨而自明矣現其動之當則人之智可知不賢則愚不待論而自別矣豈

有現禮樂而不知治亂者乎夫禮樂有關於治亂則不可不慎也明矣然禮樂之道極之雖冒乎天下之大而發之則在於交

接之間是與人之具不外於禮樂而已一有不慎其如貽害何故曰君子之與人交接也必中正是居而居儀適中節之休和

平是樂而節奏極諧和之美三帛交錯必將之以敬鐘鼓鏜鏜必將之以和也君子致慎於交接者如此則禮序樂和事得其

節而志得其道世之治也又何待於言乎

禮也者友

道志

記者原禮樂各有所生因著其用焉

首二句是虛論禮樂之理以起下節事道志之意事天謂郊

事也郊廟之禮以節之文德武功皆志也文武之樂以道之節

事內即有反自生之意道志內即有樂自成意

又故先王之制禮 道志

先王舉禮樂所以紀其外而宣其蘊也

惟禮反其所自生故先王制禮以節其事之所行如物不乎天

則有殺天之事人本乎祖則有報祖之事郊廟之禮一制則都

天報祖之事節之而有定則矣惟樂一其所以自成故先王備樂

以道其志之所存如以文德定天下者則志在於文以武功定

天下者則志在於武文武之樂一備則文德武功之志道之而

不渾辭矣

君子之人達 禮書卷之四 之知 卅三

器處用燕美惡後處用燕當否經文巧字非對拙而言謂知其巧

與不巧也巧不巧皆得以巧名故獨曰巧經文知字非對愚而

言謂知其智與不智也智不智皆得以智名故獨曰智詩中加

四節

實也

以諸侯之禮首句作總下作三節看君親奉牲二節皆言各
親其事也納牲一節求神不同位也設祭一節祭神不同地也
皆是即其行禮之儀以著其敬也

禮之所重者祭之所貴者敬今見大廟之祭也合內外而燕
盡其始終而嚴其敬之至矣乎何以見之從祭必有牲也君
親奉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佐饔饔以爲饗祭之獻尸也君親
制割以爲祭而夫人則執盥醢酒以爲荐以卿大夫則饗君焉
以命幣則從夫人焉斯時也爲君后者洞乎其敬無有或間
其享之者又無有或已也是身致其誠敬也如此以言乎諸神
也納牲詔於庭也血毛詔於室也養定詔于堂也夫諸一也而
不同其位者何哉蓋鬼神無方所之可求不知其在於庭也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於室與堂也夫既求之而不可得安得不異位以詔之乎以言
乎祭神也于正祭而荐腥燔則設之于堂於祭燕而行饗祭則
爲之於枋夫祭一也而不同其地者何哉蓋古語以爲鬼神既
無利噬之可操不知其於彼享之也於此享之也夫既享之而
不可知安得不異地以祭之乎是君后身致其誠敬事之敬也
詔不同位詔之敬也祭不同地祭之敬也大廟之內其斯以爲
敬之至

洞平

觀君后之廟祭心極其心而常冀其享也

主君夫人講夫制祭薦盛劉牲薦酒君夫人固致其敬矣然非
徒飾貌也由此而探其心洞其敬屬其忠且敬不徒敬而
此心勉不已惟欲神于朝事之時享此制祭薦盛也忠不徒

忠而此心切不已惟欲神於饗食之時享此制牲薦酒也三
句平看

納牲詔

節

首句牽牲贊幣之時次句制祭薦盛之時三句制牲薦酒之時
然此只重求神不同位者若謂什首節行禮之意誤矣

設祭於堂

節

設腥燔於堂此正祭也亦是舉其中言之而先時之荐血毛后
特之薦羹定皆舉之矣夫既正祭於廟而明日又爲枋於廟門
外之而旁正以神之唯格也

一獻廣

節

惟所祀之神不同而禮亦因之以異矣

此言諸侯之禮一三五七獻處只就所祭之神說不可入禮廣
大祭神處方就禮說不可謂一獻等即是禮也扶正文容專指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身之所行神字則指心之所存而兼所行也

君子之交神固不可不盡其誠尤不可不因其分是故祭群小
和有一獻焉神之至卑者也故其爲禮制有所裁以節死取於
煩縟度有所限禮文一安於朴畧貴其質而已矣社稷五祀有
三獻焉神之稍尊者也故其爲禮規爲雖未周悉而章漸達
於可觀容止雖未盡飾而舉動不流於鄙陋致其文而矣有

所謂五獻者祭四望山川是也吾見簡諦盡美禮節煥顯明之
威經制大備威儀昭詳整之宜蓋神尊而禮制視文而加顯矣
不亦察乎有所謂七獻者祭先公之廟也吾見明禋感格對越
饒如在之誠志意流通精神極昭格之歌焉神愈尊而禮愈隆
視察而達至矣不亦神乎

大享其王事

一則

論祭為王者之事於其設施之重禮見之也

賓句或自三牲至送之皆是統論大享之設施如此不必因其
余句而以夷夏平起亦因其出句而以始終平起重禮句總
論重禮所請王事之意全在此句發之又按此章所叙皆是大
享之陳列註或言朝言貢蓋據物之所從來也

王若以三年之期升群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是謂大享
斯禮也報本獨隆非諸侯之所得有禮文大倫乃天子之所獨
尊者也何以言之三牲魚腊鼎俎之實也皆四海九州之美味
而非一方所貢矣邊豆之荐水土之品也皆四時和氣之生成
而非食味之養夫侯邦所貢有金馬而網於大廟之中非以示
諸侯之親附乎諸侯來朝有璧馬而加於束帛之上非以尊璧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禮記要義

王若其德乎陳列之序蓋獨在前所以先其知吉凶之及耳列
鼎之後金在於次所以見其得民情之和耳若天丹添絲續竹
箭之具陳非事頃文也示其富有四海而天下之財吾得而共
之也其在蠻夷各以有而來貢非勤遠辱也是其異類咸賓而
遠方之物吾得而致之也及夫諸侯助祭而出也樂工歌陔夏
以展之則又雖安燕而不亂矣是其品物及華夷之貢而博施
俗物助祭有辟辟之尊而節文終厚蓋重大之禮而非群祀之
此也夫曰重禮則惟天子得以行之而下焉者皆非所與矣此
大享之為王事也歟

祀帝於郊

一則

記者詳言行禮足以備乎衆德必著具可以見德也
義之至也戈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下言現仁義之道必

本於行禮獨言用仁義者忠亦仁之事故亦義之事故以仁義
括之

祀帝於郊而內之為尊少之為美是蓋純一之念故簡素於
文其敬也至矣禮行於廟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蓋惻
怛之誠結諸裏而切切其仁也至矣身棺有附莫非誠信之實
意謂非忠之至乎服器皆備莫非親愛之誠心謂非仁之至乎
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而天子燕享之時必用畢馬蓋
誠存於中物假於外交際之道當如是耳不為義之至乎凡若
此皆皆禮之所行而為道之所寓也然則欲觀仁義之道當禮
何以哉蓋仁義總於中而禮文見於外於既奠之禮可現禮終
之仁於宗廟之禮可現禮追遠之仁是禮為現仁之本也於郊祀
之禮可現尊天之義於交接之禮可現敬賓之義是禮為現義
之大本也然則君子之行禮而可苟哉

祀帝於郊

四句

記者論禮之行於天親者而表其備德之至焉

君子曰甘受

節

記者立本者可以行禮而決其在於得人焉
末句戈出首二句與起輕講忠信二句與苟無二句一正一反
抑揚之詞也不可平講末句用重蓋映然之辭也
先王之立禮必有本而有文君子之行禮必先本而後文彼甘
者五味之本也味而有甘能受諸味之調和白者五色之本也
色而有白則能受諸采之文飾現於物固有然矣而況於行禮
乎是故忠信也者行禮之本也誠能體之於身者誠意是敦渾
然天壤之不偏指之於躬者篤實是守自然本休之無虧將見

義理由之以多學而經禮曲禮之習熟也律度由之以具舉而
節文儀則之詳明也忠信之人不可以學禮乎夫苟無誠意
實則禮為虛文非為偽所能襲取無萬實之實則禮為虛飾非
矯偽之所往為是以行禮者將欲備飾乎嘉會之文必樹之質
幹以為之本敦崇乎儀文之節必培其基本以為之先行備言
道禮之質也貴得是人而後禮可舉猶之甘可以受和也中正
無邪禮之質也貴得是人而後禮可行猶之白可以受采也故
曰是以得其人之貴也

論詩三下

節

聖人於言有餘而行不足者戒其輕議乎禮焉

亨而截末句重者議即議論之謂母輕即不可容易之謂作此
題當先叙起議禮之意謂夫人之欲議禮者必盡言語之長而
禮記要指

禮記要指

廿八

又必有躬行之實則言之親切有味而禮可議也今有人焉誦
詩三百言語長矣而不能行一獻之禮一獻能矣而不能行大
享之禮大享能矣而不能大旅大旅能矣而不能享帝廟則其躬
行歉矣夫言語長而歉於躬行如此使其議禮必將蕪蔓而無
歸不能親切而有味雖以議禮備以病禮也豈可恃其言語之
長而容易議禮也哉

子路為季氏宰

二節

賢者因大夫之失禮而推其宜聖人所以善之也
父子戶是內外相承交乎階是上下相接孔子善其推禮之宜
也妻亦有未及者也

室裏

禮子

能推而夫子善之以其恭敬而行簡也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

節

義也截重郊勝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耳誠字則社稷諸牲爭
弗食故膳必用精祭帝弗用故郊必用特牲

郊特牲

義也

記者詳禮之以少為貴者而必晉其義焉

幽而尊者莫如天明而尊者莫如天子彼享帝曰郊禮之重者
也故天子之祀郊也牲用一犢而已至若社稷之祀輕則祭用
大牢焉奉君曰膳禮之至者也故天子之適諸侯也諸侯膳用
犢而已至若諸侯之來聘則燕禮亦用大牢焉若此者何執蓋
天遠而唯格事之以多品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為至人君其尊
如天奉之以預文不若奉之以誠敬之為極今牲用於郊祀而
禮記要指

禮記要指

廿九

不用於社稷者非故儉於物也重情實之未啓而廟栗之純有
以禱造神之妙品物簡而精神通昭格之道斯其至矣曠畝於
天子而不以賜諸侯者亦非盛於禮也貴於壯之未分而童牛
之真有以與陰陽之全物味薄而禮意儉享獻之義斯其隆矣
是蓋誠有所當致則雖少而不以為嫌君之尊天大臣之尊君
不於此而兩盡於牲而爭者則誠敬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天
弗用也否則寧不至於祭天慢君乎

大路

配熟

以大路郊而為主札有以廣為貴者祭天之車其飾少一就而
已不若先路次路之以三以五而漸進於多也札有以誠為貴
者祭天之物其尚具用血而已不若大享三獻一獻之以腥以
爛以熟而漸進於味也

至款下享

郊天之禮謂之至款而血則全於臭而遠味也今郊天設血而為大享三獻一獻則設腥爛熟是至款不享之以味而惟貴氣臭

至款

合下節

論郊祀不尚味必奉賓禮以例之也

分節截下節雖非引明上文乃是明証其事者則二節不得以此明平起過云豈惟事神為然而待賓亦有然者歟云至款不享味而享賓亦如之至款貴氣臭而灌賓亦如之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諸侯為賓

節

七明諸侯之朝禮亦有貴氣臭而不享味者註中雖以臭味相平而經文實以灌饗相連為說則貴臭而不享味之義始備諸侯來朝而天子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

指注卷之四

四十

而經文實以灌饗相連為說則貴臭而不享味之義始備諸侯來朝而天子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而灌而有享焉方其既享而灌也以爵之酒而用芬芳之氣及其既朝而享也先服衛之故而後大牢之陳是用爵之酒而用芬芳之氣也尚嘏饋者不享味也諸侯之朝禮亦有然者則郊祭可見矣

諸侯為賓

節

君臣待賓之禮同於灌饗而不同於享也

如此命題諸侯為賓謂見於天子會於邦國提超作耶二灌用句燕天子諸侯言二大享句分天子諸侯言灌之同所以尚芬芳之德享之異所以辨上下之分用氣不用味之意可畧

大享君

節

主君受酢之席抗於等而屈於卑也

此節上言主君下言主臣皆謂主君受客之酢也酢者客酌酒答主人而主人受之者也賓主之情雖相下而兩君之禮則同故固不必備席以示尊卑而示儉所備而等也君介之分雖殊而賓主之義則同故必降重席之等而不增之異就尊席之卑而必與之同所謂順而制也

享席有樂

節

論禮之用樂有其義必詳推其義也首三句截自凡飲至其義一也是因飲與食而定其類之陰陽自食嘗至凡言陽也是因陰與陽而定其樂之用否總是明有樂無樂為陰陽之義

夫享禮之禮則用樂而食嘗之禮則無樂若此者亦惟順陰陽之義焉耳何以見之凡用水漿醴酒各而為飲：天產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用黍稷稻粱而為食：地產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於裸獻秋而嘗祭主於饋食春享

禮記要指

禮記卷之四

四一

孤子以酒為主秋食耆老以飯為主是禮之行于幽明者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今食嘗無樂異於享禮之有樂者正以享禮之飲而為養陽氣陽氣主於宣暢故不得不周夫樂耳食嘗之食為養陰氣陰氣主於凝寂故不得不用夫樂焉然樂何以用於養陽之時乎凡樂之於音者宜其豐饒足以通達乎神明交乎幽陰足以呼籲於天地陽之屬也是食嘗之無聲者固以陰而從陰而享禮之有樂者乃以陽而從陽矣陰陽之義不特是而可見也

鼎俎

節

記禮之陳器備物而皆其有義焉

處豆二句此與祖對者舉其禮也不敢用燕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者什其義也何為而有奇偶之別也天地之間陽剛為奇陰則為偶此以盛天在天產陽也處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故曰順陰陽之義而用水土之品也鬼神之交要則實心則倫水上之是用養物之不貴也水土之並用多品之為美也故曰神明之義

賓入大門

節

論燕享之禮樂得其宜必原其所以得宜也

此言諸侯相朝燕享之禮樂貴人聲也截上是純論禮樂之得宜下則推本禮樂之所由始而言其所以得宜也入門交爵更酬上下皆是禮四夏樂開升歌匏竹皆是樂經萬物傳萬事正指此也

禮記要略

禮記卷之四

四二

立人之道曰禮與樂而禮樂其倫於燕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實掌夫禮樂何則賓未入門之前樂固未作也及夫賓之入於大門也奏四夏以進進焉所以示賓主和易之中有嚴敬者也易當偏乎賓主獻酬之頃樂固正作也及夫爵之卒於君賓也則振樂而開焉是宜吾夫子嘆美之發至於樂也易過乎酬爵真矣樂工斯升於堂上而歌焉是既美而亦敬也非以發賓主仁義之德耶歌者上矣匏竹則有於堂下而述焉是重歌而輕笙也非以示人聲之貴耶此其行於燕享者無非禮也而燕得也作於燕享者無非樂也而無得也此禮樂之能自得執亦惟陰陽之道歸焉耳夫樂之初始諸陽道合同而化者聲無聲之妙氣行不爭者寓於氣之元陽道主於舒暢而樂之作所以發其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夫禮之初始諸

陰道高下散映者數萬乎無休之真机質具有缺者顯示乎五形之至微陰道主於收歛而禮之制所以肅其收歛之禮不由陰作乎大禮樂本乎陰陽陰陽不和固無望禮與之皆得天賦便陰道之收歛者得陽以開之不過於肅也不至於密也而有以昭至順之和陽道之舒暢者得陰以開之不過於亢也不至於散也而有以致太和之化則由陽來者由陽之和而得也音之德奏皆藉然其克諧而有以節宣乎禮之所不及矣其諸與天地同和而無有不宣者乎由陰作者由陰之和而得也儀皆出皆整然其卒度而有以節文乎樂之所不及矣而無有不宣者乎是則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陰陽善用禮樂者求端於陰陽而已

賓入大門

二句

禮記要略

禮記卷之四

四三

樂作於迎賓之時所以示和而節也
兩君相見而和之以樂其情易至於流四夏之詩之嚴敬者也入門而奏之蓋欲賓主用交以隨其好必相敬以全其交辭后德讓而不至於慢易以犯節也
左辭
二句
嘆之嘆其用樂以成禮作止有節而和樂不流也嘆者嘆美不已之辭
二句

賓酬

二句

禮成而樂作焉所以興有德也
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賁聲莫酬而歌之將使為賓王者感動其善心而興起其仁義之德性也
樂由陽來
三句

記者原禮樂之所由始而又其所由善焉

聲音一陽之為也宣暢而出於外故註曰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儀則一陰之為也反復而還於內故註曰禮所以肅陰陽之收歛此二句正解由陽來由陰作不可作成功說一關一闕謂陰陽和而禮之用於燕享者自無不得其宜不曰禮樂而曰萬物者上之始舉其樂故言萬物鼓之也和理得不重相濟意

陰陽和而萬物得

記者指言至教順而至德宜焉所以著燕享禮樂之善也

旅幣無方

節

記者於庭實陳物之義必總叙而分什之也

此言常貢之法首二句是舉一庭中之物而統什其義以該其全下八句是揭所陳中之物而分什其義以例其餘九州之內

禮記集說

四特牲全之四

四

侯甸之國貢之九州之外夷蠻之國貢之故曰旅幣無方土地各有宜否則入貢之物無不可強而有不可隱故曰別地里自有遠近則入貢之期遠近不可數而遠近不可託故曰節盡能知古函之先見神道也故先之而陳列於庭實之前金以示諸侯之親附人道也故次之而參居於庭實之間飾幣以虎豹之文示天子威之所制者廣而能服此威猛之物也加璧于束帛之上因天子德之所徇者金而往遠此比德之王也

旅幣

期也

記者舉方物之具陳無非隨所有而定貢限也

諸侯之貢於天子也其庭實所陳之物非一方所貢若是者蓋以土地之產各有所宜也今旅幣無方正款別其土地之宜而定其八貢之物上不責其所無下不隱其所有而陸服之人各

有禮物之貢矣地里之差各有遠近也今旅幣無方正款節其遠近之數而定其入貢之期迎首貢常在先遠者貢常在後而六服之貢各有六歲之限矣土地遠近平看金在元方上生靈

旅幣加璧

二句

記者之意實正帛之交錯所以尊大君如王之意也

主壽天子言如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進此王於天下以天子寬裕溫柔文理密察有仁智之德也唐之如墜禮也庶而不穢少也進此王於天子以天子齊莊中正發強剛毅有禮又之德也

朝覲大夫

臣

論人臣使君而形交也為非禮必明其所以為非也

朝覲而大夫之私觀何為非禮也蓋大夫之於君有當觀時執

禮記集說

四特牲全之四

四五

王而特行是也有不當觀時從君而為介是也今朝覲而私觀則兵上同於我君而不致謹恪之敬二心於他君而不守靖恭之節故為非禮

大夫執圭

四句

和觀之礼行於為使之日明賓客之義也不行於從君之時明君臣之義也此蓋即其所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串講

天子無客禮

室也

論人君死為客之義必即事以明之也

升自阼階可見無客禮不敢有其室可見莫敢為主皆是明上文之事而不敢有室一句又升自阼階之義

君適其臣

見諸侯

時巡於外不以客礼自處秋覲於內不以客礼待臣

諸侯不敢祖

二句

天下皆王臣之義故諸侯有國不敢承先王之祀但惟始封之君為太祖之主有五廟之制諸侯有絕宗之道故大夫有家不敢承先公之祀但本始祫之祖立別子之法而有三廟之制諸侯不祖天子則諸侯無自而備矣夫夫不祖諸侯則大夫無自而強矣此先王制禮防微杜漸而不客以或亂者矣註皆是有他義者非正辭

天子存二代

節

論時王之主后為崇德必著其崇德之至也

天子周王也存封也二代夏商也賢禹湯為天下之盛王也封之所以尊之也而曰猶者二王遠矣而尚不忘也不過者止於二代而不得上及也止此不上及正見尊賢之盛

禮記要指

卷之四

四六

昔周天子之王天下也封夏之后於杞封殷之后於宋使得世守天子之祀以祀其祖所以然者蓋以禹湯為夏殷之盛王其功德之及於民者深故歷時已久若可以已矣然必封其后以存其祀非尊賢而何然尊禹之賢而已自禹之外舉不得以尊禹者尊之尊湯之賢而已自湯之外舉不得以尊湯者尊之尊黃帝堯舜之後但封之為三后而已豈得與二代並盛乎

君之南向

節

君臣之位各有所向而奉天尊君之義著矣

人君之所天下或當寧或當依而位必南向者夫豈無所取哉蓋天不能自治奉而付之於君也者受天之命而伐之身也故博典廣禮一皆承天意以從事命德討罪一皆奉天道以推行運成能之妙以成休贊之功凡夫君之憲天出治者皆默寓

於向明之下矣謂非各陽之義乎人臣之見天子或春朝或秋覲而位必北向者夫豈無所取哉蓋君不能獨治舉而委之於臣也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故守典奉禮無非宣一人之德意受命行討一皆將大群之恩威致精白之誠以備弼直之責凡夫臣之奉君行化者皆寓於君位之下矣謂非各君之義乎

君之南向

凡者皆君位所向之義示君人者之憲天也

君天子也天道降於南陽者天也所取於答陽者蓋言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一皆奉承天道而不違不可以陽剛陽明之義立說

大夫之臣不

二節

禮記要指

卷之四

四一

此皆大夫尊國之禮上節畧其禮於臣不敢與君敵禮也下節節其禮於君不敢煩君為禮也

大夫有獻

節

有獻我獻物於君也有賜我受賜於君也弗親不必親往而拜送即王藻所謂使宰也不面拜不必見面而拜謝即王藻所謂拜賜而退也

射之以樂

節

聖人論射之用樂必美其兼得之難也

古人之射也或以鳴鏑或以射音律之節奏有以為發矢之疾徐或以采蘋或以采芣聲音之作止有以為樂射之疏數射之用樂如此是豈易能者執羔羊聽則不唯於聽也專於射則不唯於射也既射矣又從而聽之則心已馳於中鵠而後何

以能聽乎既聽矣又從而射之則心已切於音而後何
射乎此於禮者或不能達於樂此於樂者或不能達於禮必
應之於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於是乎能聽能
射而禮樂皆得夫此惟賢者能之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失能以

社祭土

節

先王之立社也而豈徒執蓋土生物以為功不立社以祭之則陰
氣無由以附麗故先王立社正以祭此五土之神而為陰氣之
主也夫先王立社之意如此其祭社之禮何如祭之日設主於
壇上北面君南向以祭之者蓋所以答對其神也非答陰之義
乎日用甲者蓋以陽始於甲而生物地秉乎陰而成物然始地
事者存夫陽故社必用甲以原其始也

禮記集說

卷之四

四入

天子大社

氣也

王社之承乎天施所以通兩間之氣也

天子為群姓立社曰大社大社主天下之土神也惟立之壇遺
環之以牆不屋其上以受風雨霜露者蓋以天地之間惟陰與
陽而已霜露乃天地肅殺之氣以陰而成物也風雨乃天地發
生之氣以陽而生物也夫社不屋其上以受霜露風雨是上則
達天之氣以濟乎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天地相濟而致化
工於不息陰陽相摩而運生機於無間大社取義非為是故耶

社所以神地

四節

論聖人立社以神地道必推其道之大而著其神之實也
首句截地載至地也言地之功同於天以見其大也故教民至
末言地之祭連於天下而神其大也教民之民蕪園家也

而古義報之報國中留家或而言示本與報本又始正說神家
按主中當以下皆聖人制禮教民而唯為社事三節又是家主
中當留社中事

社所以神

節

論立社以神地道之大必申言以見其然也
首句截地載至地也正應隨字故教至本也正應隨字今夫社
祭不夕則地道無由而顯著地道不著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今
制為祭社之神正所以神明地道之大使人無敢疏而恭之耳
何以言之其厚匪地而有生之物咸持載於其上焉其高匪天
而有象之類咸成於其下焉物生而財裕凡所以致用厚生
者皆於地乎取資矣象垂而法顯凡所以興事制節者皆於天
乎取法矣法本乎天是天不言而有教天下仰之而不敢慢也
禮記集說 卷之四 四九

社所以神

觀地也

論聖人立社以神地道必推地道之當神也
首句截神字不但明其功要見使人不敢褻意地載以下天地
平譜而繳重地尊親只是人心如此未便說祭

地載

美報焉

惟地有同天之功故祭社之教立焉

謂地也。戴言中功與天同。正見地道之大。敬天畏地。尊土社。講而郊。意提是為是。

家主中齋

下三

論尊卑。祭社有其義。必詳其事而中言之也。

此正教民美報之事。首節截上是。統言其意。下則詳言其事也。

二本字相應。報本及始。聯講始即本也。

夫地道有同天之功。先王制美報之禮。是禮也。上下皆得通行。

者也。故卿大夫有家者。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有國者。主祭土神於社。正以生物之本。有在於地。而示其為生物之本則

在乎祭土社之義。有如此。而示其為地。而示其為生物之本。則

事之。人田獵之禮也。則也。人出。國人畢。作元祭。必有黍稷之

菜。在器之盛也。則四邑皆供四丘。皆出焉。或祭於家。於國。無乎

不用民之力矣。若此者。正以地為生物之本。而物始於地。今令

民從事於社。則有以報其所為本。而酬之以禮。反其所自始。而

念之以心也。然則尊卑祭祀之義。信乎為示本也。社之神。地道

也。何其至哉。

唯為社事

三節

社祀而用民之力。以盡美報之誠也。

季春出

先王因田而於戎祀之道。則雖有其功矣。

不貪其得。截首句是因時而為。範圍之無然後以簡。以下是因

田而習民於家也。而流示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末二句

分承亦只是論其理耳。因與祭泛言之。不可作社田社祭

字。王當大火心星之見。為出火焚草之舉。於是蒐田之礼。既由

什焉。然武務不可以武。而習之不可以無法也。故簡車賦。而

去其弊。壞歷卒伍。而備其行列。為人君者。親督於社。以習軍

也。司馬志。鐸則六軍皆坐。司馬振鐸。則六軍皆起。而坐起有度

也。若此者。蓋所以習熟其變動之節。而預聞其攻伐之才。所謂

習民於變者。如此。然從獸戒於無厭。而獲牲之利。人情之所易

動也。故於驅逐之際。示之以流動之會。而以利散之。必使之以

殺獲之制。而以法正之。在民則惟求以遏服其貪利之志。在君

則不至於過取其多得之物。所謂獲牲以禮者。如此。故用此習

變之民。以戰則為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

則為誠敬之孚。而神祇格也。

天子適四方先祭

禮記要略

論大君之貴。方而必先告天之礼焉。

天子巡狩而適四方。必先燔柴祭天。以告至。所以尊天也。先字

如觀諸侯。見百年陳民風之事。皆所當奉持先之也。

郊之祭也。嚴上也。

記者原郊祀之所由立。而歷著郊祀之義焉。

郊之祭也。

主日也。

論郊以迎陽氣之復。而必決言其然也。

主日。截也。上是什立郊之義。下是舉郊祀所行之礼。而什其義

郊所以迎長日之至。是郊之祭。雖大報天而實主於迎月也。下

句是上句見出者。方註不用。

先王當冬至之時。燔柴大壇。而有事於郊。祭其義。維何。蓋長短

相進者。天道推遷之常。而祖往迎來者。人君變理之道。時維不

至陽氣已盡其端於是乎來復日短已極其此片是乎新舒暢
祭之舉所以迎長日之至耳故天之生物郊以大其報固為禮
之所備而日之始至祭以迎其來實為義之所藏是雖日行稍
軌不迎而至然贊化者其禮自不容已矣否則擁而不宣或不
免於越期其何以致天下之和哉

兆於南郊

日以至

論郊祭必詳其禮而備釋其義也

易為而就陽位郊以報天而大則東陽在上郊以主月而月為
陰陽之宗今南方為陽位故設兆南郊而惟陽位之就也不壇
不坎掃地以為祭者何至敬之無文責其質也不彫不琢陶匏
以為器者何天地之性象其質也其名以郊因夫南郊之地也
其色以駢越夫尚赤之時也其牲以犢天地之德之盛无物

可以報功

貴其內心之誠而已矣

其日

以辛周家立郊之始適

過冬至為辛日從其初之所用而已矣

郊祀用物之質所以法造化自然之性也

器用陶匏

二句

天祐地生所以成歲功者乙皆任其自然而畧无雕刻之勞是
天地之性質而已矣器以象之故用陶匏也

卜郊

節

先王之郊祀決謀於老人而義有所存也

卜郊雖非卜日亦非卜牲表記謂牲牲禮樂案咸不遠龜筮是
也告卜之事于祖廟便是尋祖為卜之事于祔官便是親祔非
謂受命作龜有先后之殊淺深之制而始謂曰尊日親也

卜之日王

節

王者听人臣戒令之言亦納忠之義也

有司皆命執事之言雖非為君也若立於澤宮而听之正以見
教誨雖無俟于臣而納忠則實存乎我故曰受教誨之義也教
誨不必分亦不必說只是郊祀中之教誨宜推廣說

獻命

節

王者受臣之獻命各因地以示臣焉

此非上文執事之臣乃助祭之臣也百官族姓之臣亦不可以
無命故有司以王所命之事而獻焉庫門者群臣侍朝之處于
斯集百官而戒之疏異姓也大廟者祖考所居之地於斯集族
姓而戒之親同姓也

先王及郊而重祭報示天下知所以臣也

祭之日王皮弁

嚴上也

五三

禮記要指

時節之早晚

五三

時節之早晚性事之具備皆有司報而後行事盛服以聽之尊
天也至矣天子不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示民嚴
上不直言尊君者不敢顯言以附之也

弗命而民聽上

雖受歲以為常亦承示代嚴上說來謂非是嚴上固不可謂不
是嚴上亦不可謂郊時之嚴上以例平時之嚴上奉郊時諸事
以例平時之諸事也

記者詳郊祀之取法乎天而因有以昭其道焉

祭之日王被衮

二節

此言郊之物皆法乎天而見郊之所以明天道也日月星辰龍章
教廣自其散見而言則謂之象自其統緒而言則謂之天自其
運成化工而言總謂之道王者于郊祭之日必被以服則龍

衣而祭天之章必載以冠：則冕服而則天之數必與以重：則得天之質必建以新：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也。故小人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而聖人以服以冠以車以樂而則之則象著而道顯矣。郊之祭也非所以神天之道者乎？昔者先王之制郊祀也不惟立誠于未祭之先而尤必尚象于正祭之日。語其服之衰則繪之以日月星辰之章焉。象天之貞明昭著而成文而不亂矣。語其是之藻則垂之以十有二旒之數焉。則天之得數而有常矣。載考其車則取夫大輅之素而殊無丹漆彫義之羨。蓋天有自然之質而車之朴素渾堅者實首之故貴之也。載瞻其旂則旒猶大冕藻之素而又有龍章日月之制。蓋天有自然之文而旂之光輝昭著者實本之故象之也。夫日月也星辰也數也龍也莫非象也而要皆天道之昭垂象也。是也車也旂也莫非則也而無非聖人之本制在天成象惟郊則之是可知。郊之為祭也不惟報天之功而實有以明天之道。大云之備舉非徒擬似其粗迹而天載之妙運因以妙法其精微凡其發揮于儀物者一皆造化之妙矣。謂非所以明天道乎？夫郊以明天之道則郊之所視深矣。

王被袞以象天
 三者具威服以郊所以法乎天文也
 王之祀大內服大裘外襲龍袞：有日月星辰之章正所以象天之文也。被袞內就入日月星辰方與象天應。

郊祀之旂備其飾所以效法于天也
 數之拾二龍之變化日月之照曜皆天文也而車上所建之旒

有以象之此亦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敬
 天垂象
 郊祭法天以備物而聖人崇祀之義著矣
 天道在天象內一層即化育流行之妙郊以明天道與社以神地道同意蓋天道以生物為功蘊于无形而顯于有象聖人知天道之大故立郊以祭而則象以行禮所以神而明之也

帝牛不吉
 人鬼也。載上是推天人之祭所以為別。下是推天人之祭所以為大。帝牛必在滌二句是上文為禋牛二句之故。萬物本乎天二句是下文配上帝一句之故。別事天一句與郊之祭二句對陰于天而殺于人故曰別事夫天而及夫人故曰大推祖有同天之功比配祭之禮所由制也

萬物本乎天
 記者論祖之功同乎天故推祖以配乎天也
 是推周人以稷配天之故上二句平人祖泛講配上帝指后稷郊以祭天而稷乃以人鬼配祭何哉蓋蓋于兩間者唯物不能以自生也而皆本乎祖焉夫物本乎天則以物視天：固物之祖也而天神之祀既不容以不降人本乎祖則以周視稷：亦周之天也而配天之祀祭不容于或異然則稷非所以配帝乎否則天人之分遠矣周人胡為私其祖以饗天也哉

郊之祭大
 二句
 先王樂報天之禮雖不乎夷報之情也
 郊之祭內就說以祖既帝常祭皆報本反始然不似人物燕樂

郊則不惟報物之本而反物之始又報人之本而乃人之始也
曰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

六節

記者原先王立蜡祭之義必詳其所祭之神與報而結言之也
首節述天子句言蜡有八神伊耆句言蜡所由始蜡也者至享
之言蜡之義蜡之祭也四節言所蜡之八神皮弁至喪終也言
臨蜡之祭服末三句作結仁之至在中四節見出義之不在末
節見出

天子大蜡

一節

合先王之蜡祭非一神必原其始而詳其義也
天子之蜡大蜡也其祭之神八神也立蜡之始則始于帝堯其
所由來者遠矣其義維何蜡之為言索也何為而索時至也歲
終而萬室告成則化功咸畢矣聖人欲報其功必求素天之神
地之神人神而享祭焉故曰索也

蜡也者

二節

記者所以什蜡求神必詳其報神之功也
記者于蜡祭必詳其報神之功而及夫祝辭也祭下三節

蜡之祭

四節

先王之蜡主配之神異而祭報之心同焉

蜡之祭也王

一節

論先王之蜡祭異神而同報也
先帝持曰主者為八神之主也同儕但曰者為先帝之配也
此二神者皆是司百種之神而有教福之功故或主或祭者正
所以其神而後其功也神農非炎帝神農也月令持持功之

神農也後稷非周家後稷凡播種百谷者皆謂之稷也

享農

節

現蜡祭不遺于物而見其仁義之熟至也
祭以報功仁也報乎人而及乎物故曰至祭所當祭義也祭五
人而必及乎物故曰至

仁之至

報之

論蜡祭仁義之熟足以其為報功之厚也
上二句且虛講下則言其所以為仁義者以其使之而必報也
蓋報功仁也報所當報義也此使者必報之而不遺非仁至義
盡而何

百之君子

節

記者原君子報功之心而必指其報功之事也
何以見君子之使而必報之也迎猶報也為猶之食田畧故而
而祭之迎虎報也為虎之食田畧故而祭之祭坊報也為其
蓄水障水而為農備也祭水庸報也為其受水洩水而為農備
也猶虎之去田官坊溝之為農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
而為民之心歟其如是則猶夫使之也上曰禽獸而下復曰猶
虎者上因言享農而併及之也下正言八神而詳列之也

祭坊與水庸事也

先王致祭于水神以其有功于農事也

蓄水受水則旱乾不能為之災障水洩水則水溢不能為之災
皆為農事之備也

曰王及

節

現蜡祭之辭无非求利乎農也

主祀辭做蓋固舉蜡祭而見禮之有祝辭非特舉祝辭而見禮之有昆虫也要見報今歲之功而祈來歲安之意

皮弁 解

記者持蜡祭之服而表其仁義之謙至也

蜡之祭有司戴皮弁而服素積以素而不以采者若終而臨喪也故曰送終帶則葛而杖則榛以素而不采者若喪而非喪也故曰喪殺由是言之蜡也者有功必報而報功之元還其邑惠廣大矣故為仁之至然必送終有禮而為禮之有等其裁制得宜矣故為義之尽按註首物字指八蜡之神

黃衣 節

論蜡祭寓息農之義必申釋其義也

蜡祭八神畢而及先祖五祀人君必服黃衣黃冠者以其有息

孔紀要指 國特律卷之四 五八

農之義耳何以言之蓋野夫黃冠黃衣乃草野治田之服也今服其服而祭之以息農不亦宜乎

大羅氏 三節

人臣專政侯國之貢而因詳其戒侯國之辭也

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貢所以表從主之義羅

氏述王命以致戒所以示愛民之仁戒以好田好女亡國之惡

為可鑒也戒以止樹爪華示大君之華為可法也

天子樹爪 二句

人臣舉大君所捐之物示不不利以遺民也

爪華供寢廟一時之用不可以自遠致故樹之非與民爭利也

言天子不與民爭利正見蜡侯當休天子德意而不可侵利于民也

八錯以記四方 節

論蜡祭之行順乎時而因休乎人力也

移民也載上是蜡之所行因乎年之豐凶下是蜡之既行休

民之至意

順成之方 三句

蠶豈而蜡祭通行所以寬縱乎民也

移字雖有寬縱二義原因寬而縱不可平釋

恒豆之禮 節

論諸侯之禮用豆不同而所實亦異焉

諸侯之禮自其常進饋食所用有恒豆焉自其祭末醢尸所用

有加豆焉豆既不同實亦異品以言乎恒豆其饋則昌本節道

水草之和氣也其醢則免醢屬醢陸產之生物也雖未必必四

海九州之美味而陳設之下固以極多品之美矣恒豆之所實

有如此者以言乎加豆其饋則曰非曰雖皆陸產也其醢則曰

羶曰魚皆水物也雖未必必中國蠻夷之所貢而居飲之下固

以侯邦之有矣加豆之所實有如此者是有節而有醢禮之

行也不為隘或水或陸而物之陳也異其宜諸侯之用豆豈有

焉而已哉

遠豆之薦 二節

記者兩言物之交于神者遠于人而著其為禮之稱也

前節廟禮後節郊禮如是而後宜向總承郊廟

遠豆之薦 節

記者歷叙遠于人之禮而著其為交神之義也

而其利也載此皆廟祭之禮固論遠豆而無敬之先王之荐就

禮記集說卷之四

六十一

埃蓬豆說來末二句是推用物施下人之故總承今夫宗廟之禮必有蓬豆之薦焉蓬豆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是蓋受水不敢用而多品斯為美謂非神明之及交而非食味之常道乎明是而知先王之祥食之以為祀可也用以濟飲下可也若夫祭見路車皆尊嚴之服器陳之可也用以資玩好非其宜焉萬牌大武示壯勇之儀客也舞之可矣用之以為設樂非其宜焉宗廟乃威嚴之地嚴宗廟而不可寢處以自安也宗廟有行禮之器重宗器而不可利用以為便也凡若此者大豈元其義哉蓋神人之分殊而幽明之用別所以交于神明者可祀以還而不可徇情以求安當致其尊而不可恣已以求樂使用物近于人情則同于所安所樂而失之褻矣是豈交神明之道哉

禮記集說卷之四

六十一

六十一

記者詳郊祀一尚夫禮必申言尚質之意也
而而已矣截下則推所以尚質之故末句只屬本節
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美矣而設尊以玄酒明水為尚者以水為五味之本而貴之耳黼黻文綉美矣而覆尊以疏布為尚者以粗布為女功之始而反之耳莞簞非不安也而惟蒲越景綵之尚者非以昭其禮之異乎大羹則肉汁也而先醯醢滋味之和非以貴其味之質乎薦以大圭而鑄刻又理所不加者大圭至之質也秉以素車而毋漆雕成所不飾者尊素車之樸也凡若此者去煩以就夫簡惟事乎質任之真歟華以趨于實惟崇乎朴素之意用物不同而同于貴質也是豈先王所見而然哉蓋凡物之可以悅口腹者人情之所甚安也而祭以郊于神可同所安之甚者即可以娛耳目者人情之所甚樂者而用以交夫

祭其可同于所樂之甚者耶故至敬无文而常人之所安者以之而安于祀則內之為尊者始可以達享祀之典外而歸而常人之所樂不以之而陳于前則少之為貴者始可以竭交而之誠蓋天道之大无物可以称其德必如是貴其質而后為宜而否則煩瀆之文夫何神明之及交也

貴其質而已

宜后

記者表祭物之尚質而必申言尚質之意也
其句截此句總括上文下則言尚質之意如是謂如是之質而后宜于交神之礼為称也

鼎俎奇

節

鼎俎何為或以奇或以偶也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邊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奇偶之異矣陰陽之義也此祭器之義也

記者要指

禮記集說卷之四

六十一

于數者爵也上尊何為用黃之色為而之形也黃者色之配乎中央者也目者氣之得乎清明者也言爵也之酒酌于黃桑之中而芬芳之氣達于黃桑之外也此祭器之義備于飾者

黃目

外

論器之有飾者為上尊而必著其所飾之義焉

上尊也截首尊尊皆盛爵也而黃目居上尊下是言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也黃首二句先泛論黃與目之義而分解之以起下文末一句始合言而正辭也酌貯也非沃酒之謂

宗廟之尊有黃目焉以言其器則也酒所由盛也以言其象則黃金鏤其目也夫是黃目也盛酒之用雖擬之象尊而不殊而陳列之序實起乎象尊而獨異蓋以灌神于礼為重而黃目之為上尊固其所矣然易為而取于黃也蓋黃者其類屬之其

色為正色之中央而不偏者也向為而取于目也蓋目者其精則水其光則火氣之清明而不雜者也今而歸尊為黃目蓋言此爵色之酒有以酌于中而芬芳之氣自外達于外也臭之內歸者才容以終藏遏之而愈光矣香氣之滋甚者不能以自秘掩之而益彰矣惟酌于中則有取于中央之色惟清明于外則有取于清明之氣矣是以歸以黃目也其為上尊不亦宜乎

祭天掃地

節

記者歷舉祭物之異常者其義各有所主矣

上二事言郊下一事言廟乃祭之文不可泥郊廟兩平掃地而祭者何至敬不事乎文歸于其質而已矣煎醑之尚者何至禮不近乎人情貴玉產而已矣割牲之時非不用夫刀也而割刀之不用割刀之利非不便于用也而奮刀之是貴其義也其義維何聲和而斷而和斷之相濟斯其可貴也已

義維何聲和而斷而和斷之相濟斯其可貴也已

祭天掃地

二句

先王郊祀之不壇所以崇其質素也

王者之祭天也掃地而祭其義維何蓋天之為道思其大物理博則雖盡天下之物而不足以足吾報功之心即其德產精微則惟極一心之敬而可以收夫天神之格故兆于南郊掃地而祭一任其質之自然矣

冠義

節

始氣之冠尊乎古因明其富際下今也

冠義二字貫下七節后世始冠之冠或不以緇而或以綏也此記者為之說曰始冠之冠緇布冠也此冠之制豈始于今乎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則此冠乃太古之遺制也此冠之綏豈始于

古乎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則此綏乃后世之末造也然則此冠也后世不復用而初冠時暫用之者特示不忘古而已故曰冠而縻之亦可也

適子冠

節

記者歷舉古人冠適子之禮而各著其義也

此適子之禮也易為著代也昨階之上主位也冠之于斯即冠義父老則傳之于明其傳代之意也易為加有成也戶牖之間客位也醴之于斯即冠義以禮賓之禮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三加為喻其志意者何即冠義服飾而后禮義信也字之為敬其名者何即冠義冠而后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敬其名也

委貌

三節

記者于三加之冠服而歷叙三代之制焉

禮記要指

特牲卷之中

太三

夫禮始于冠三加之祿尊在三代不能以或易而制度之小異在三代不能以強同自其以緇布冠而進也則為始加之冠矣各以委貌以取夫安正容貌者周人制禮之道名以童僮以取夫表明丈夫者殷人制禮之道若取其形而名以母追者則夏后氏制禮之道也始加之異名者如此自其以爵弁而進也則為三加之冠矣周人所制則謂之弁而取其大殷人所制則謂之冔而取其覆若名之為冔而取其髮者則夏氏之所制也三加之異名者如此是非為異也以明制焉耳至以言乎再加之冠也冠用白鹿之皮而素素以為尚殷不改乎夏而周不改乎殷焉服用十五升之布而素積以為尚周備之夫殷而殷猶夫之夏焉是非為同也可因則因耳所不同者冠服之制而其所不易者三加之禮自古聖王未有不致謹于此者矣

無大夫冠

殺也

論君臣之子皆先冠而國皆其所以无也

大夫四句言大夫无冠礼天子一句言雖天子亦无冠礼天下
一句言天子所以无冠礼雖世二句言諸侯所以无冠礼以官
二句言大夫所以无冠礼蓋礼以位立位以德定天子諸侯大
夫之子當冠之年未必有其德則位固未定也安得而預為之
冠礼也哉

礼之所尊

節

記者論礼之所尊存乎義固推知義者之易于治也

此節雖總結冠礼然所包甚廣若即以冠禮為限則此註中
初无冠義末總結冠礼一句以前論冠後論昏禮人疑此无屬
故云作者但于起綴去處用此意足矣

礼之所尊

禮之所尊

禮之所尊

記者詳論冠礼而結之也意以由上文冠礼之行而現之則礼
以彰乎其義以主乎其礼之所以可尚者匪徒數而已以
其義之可尚也夫義陳數特祝史之事耳故數見于外者可陳
也義藏于中者唯知也便能使由器以識道因文以達情而于民
桑物則之所關身心性情之所係者皆究極而之餘則知其義
矣然知而不守徒為想象之末守而不敬終為易忽之私故非
苟知之亦名顯之九其加于身而措于前者必有以全道器之
全倫情文之妙不徒滯于其數而已矣則礼教四達于天下自
足以綱紀乎人心維持乎衆志而天下之平皆礼義以為之權
與矣所謂備已以敬安百姓者此也所謂薦恭而天下平者此
也信達順皆由此出而礼之義可尊者益可見矣

禮之所

二句

記者原禮之所可貴者惟其義而已矣

知其義

二句

人君明礼之義而守之不失斯有以稽于治矣
礼必有義莫非身心性情之所係人倫物理之所關故能真知
之而明諸心敬守之而休諸身舉而措之天下无難矣

天地合

節

記者論礼所開之重必申言其事之重也
始也七有天地而后有萬物有夫婦而后有萬世而可以言合
乎是故无礼无義禽獸之道也故取于異姓所以遠之而重其
有別之礼也有直有信事人之道為婦之德也故轉誠辭聘所
以戒之而欲其足信于人也故一與之共牢而食則有以成男
女之別立夫婦之義而終身不可易矣故夫死而不嫁

禮記要義
男子親迎
記者推各礼率先之機詳昏礼厚别之効
首句作頭言男帥女以先而並言天地君臣者何因剛柔之義
而廣其說也男先女以敬而並言親義礼物者何因章別之義
而推其效也
男子親迎而男先于女者男為剛女為柔剛先于柔之義也是
義也故之天地君臣亦有然者雖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與然天
以一陽施之而後地以一陰承之雖曰君臣合而後萬物成然
君出令于上而後臣奉令于下是與男先于女者同一剛柔之
義也蓋天道也君道也與夫道也同一陽而成始者也地道也
臣道也與婦道也同一陰成終者也其義不亦一乎現此而知男
子于女之時義大矣男女之交而必執鴈以相見以男女不可

男子親迎

節

記者推各礼率先之機詳昏礼厚别之効
首句作頭言男帥女以先而並言天地君臣者何因剛柔之義
而廣其說也男先女以敬而並言親義礼物者何因章別之義
而推其效也
男子親迎而男先于女者男為剛女為柔剛先于柔之義也是
義也故之天地君臣亦有然者雖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與然天
以一陽施之而後地以一陰承之雖曰君臣合而後萬物成然
君出令于上而後臣奉令于下是與男先于女者同一剛柔之
義也蓋天道也君道也與夫道也同一陽而成始者也地道也
臣道也與婦道也同一陰成終者也其義不亦一乎現此而知男
子于女之時義大矣男女之交而必執鴈以相見以男女不可

以苟合故行敬以明別也男女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則立
受自親始而親疎遠近皆可以義而推義既生則禮以義起隨
其親疎遠近而辭文以立矣夫禮既作則禮達分定義倫攸叙人
紀肇備而君臣長幼朋友莫不各得其所觀此而章別之時義
大矣哉

天先乎地

三句

論以尊倡卑之序同一剛柔之理也
乾以造始坤以成終天先乎地也君以出令臣以從令君先乎
臣也天先乎地是天以剛而先乎地之柔也君先乎臣是君以
剛而先乎臣之柔也其與男先于女而為剛柔之義一而已矣
此見昏禮親迎之大而不容易也

天先乎地

二句

記者即天道君道之有所倡以見昏禮之大也

男女有別

物安

記者于夫婦之辨而歷推人道之所由立見昏禮之當重也
夫婦有別提超執孽以相見則內外之位正而淫辟之端絕是
男女有別也有別則父子之間情隆一本而恩愛為之愈至父
子親矣父子親則一家之人由親逮疎處之各有分限而義生
矣義生則一家之人由義起禮行之各有禮節而禮作矣禮作
則天下之人禮達分定而義倫攸叙元亨利貞之風萬物不
其安乎此皆有別之所致故昏禮必執孽以章別也

義生

萬物安

准義立而節文典斯廢物得其所以

義生

節

論古人之親迎愛敬之效大而倡隨之義深也

天下也載敬而二句推言愛敬之效以見其當愛敬也婦人二
朕申言夫婦之義以見其所以始也

此釋親迎之禮之義言親御緩者致愛于婦也而愛人者人恒
愛之乃所以自愛也夫親迎可謂敬矣而親御緩則又愛矣
愛敬蓋至則齊治基于正始三化出自閨門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者皆不過本而指之而已向使弟愛不親弗敬不正則
一家且不齊而況于天下乎大門而帥乎女從男者何也夫婦之
義由此始也婦之義何如三從者婦之義也夫之義何如夫也
者以其卓然自立于天地之間而能承夫之道也所謂大夫
夫之道者為剛健為中正能以立儀刑之本端倡道之機蓋制
人而不制于人者也夫婦之義如此而皆于帥女從男之際見
之矣

敬而親

二句

說大昏有適而王業所由成可以知所重矣
敬親俱在親御緩後上見先王泛說得天下即治天下意親御
緩緩制之以道而不棄緩之以恩而不疎敬而親之如此吾知
愛敬之道其始不于閨門之內及擴而克也其敬至于不敢慢
于人其愛至于不敢惡于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先王
所以成親睦雍熙之化而享有天下者皆由于此道也

夫也者知帥人者

記者釋為夫之義而于其夫人之義見之也

知字包有才字帥人說得廣字當事男子所當為者皆當知
而為之以為天下之倡也不止帥婦一事

玄見齊戒

一節

論齊戒承交出之道必推其所以當戒也

齊禮之行必玄見親迎之日焉齊戒于親迎之先焉若此者敬事鬼神以奉陰陽之氣之運也而何以行于齊禮於蓋齊禮將以求勅為社稷之主也將以求合為先祖之後也夫將為社稷主則齊禮之行為社稷也可不以敬社稷之祀敬之手此其所以玄見齊戒也

共牢而食

一節

記齊禮舉齊禮之行而各釋其義也

謂食則共牢以尊卑之同也現其爵齒之同于夫可見矣共牢之禮必有器也而用陶以盛酒醢以酌酒何也蓋陶匏者古來所尚之禮也三王不忘乎古故作為共牢之禮而必用陶匏也

禮記集說

卷之四

六

則今之行禮焉得不用陶匏也哉婦饋之而舅姑食之舅姑食之而婦饋之有親愛之義焉故曰私之也授之室者示為婦者正位于內舅姑之室也出陰之義者為社稷主為先祖後也人之序者子以代父婦以代姑序之自然无庸智也此節六事而皆有義者也

器用陶匏

三句

齊禮用器之質始乎上古而三代之所不變也

首句截下二句乃用陶匏之義註中古來之古若三王以前說三王一句見此陶匏之禮非獨今之時不能忘三代之時亦用之而不忘也三代之禮且然而況于今乎

有虞氏之祭

四節

論齊代之祭與前兩節同而敬也

以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求句哉出總承前三句故曰凡慎

齊於尚氣尚氣尚與也必推開慎字重看則慎以行此也古人之祭雖隨時以為禮必因禮以致敬是故有虞氏之祭也以思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以氣為尚焉其先之以血也而腥食次之繼之以腥也而爛食次之是欲以誠敬之心以交神於真潔耳非尚氣而何殺人之祭也以聲音之感乞聞于顯幽故以言為尚焉其犧牲之未迎也則作樂于庭聲音之既闕也則迎牲於外是欲以聲音之號語告於兩間耳非尚聲而何若夫周人之祭也則又以尚夫臭焉以言其求諸陰也灌以鬯為臭而絜以鬱為合使淵泉之下由此以達灌以瓊為平而瓊以圭璫為柄使溫潤之氣由此以昭及夫既灌之後乃致迎牲之禮是欲致氣于陰矣非以氣而求諸陰乎以言其求諸陽也

有虞氏

一節

論先代之廟祭尚乎氣必申言尚氣之實也

殷人尚血

二節

上節是殷人求諸陽下節是周人先求諸陰言先之而已則殷周未嘗遺陰而周亦未嘗遺陽可知尚血尚臭叙起漸蕩其意以

上與五氣以上對二迎牲以上又對此是尚聲尚臭之實音
二句與致陰一句又對此是尚聲尚臭之意以其皆在迎牲之
前故曰先之所以為尚也二然後意用重詳

殷人尚聲

節

論先王之祭尚乎聲必指其實而申其意也

商頌曰奏鼓鼙：術我烈祖尚聲之謂也

殷人之祭也尚用聲尚聲何如臭味未成牲未殺矣滌蕩其聲
樂既作矣及夫樂既三闋如是而始迎牲：未迎而先作樂是
之謂以聲為尚也其必尚聲者何天地之間凡非鬼神之所
而聲音之感元間幽顯以是聲音號呼而詔告之庶几有聞而
來格來享也

用人尚臭

二下

周人之祭尚乎臭于其求諸陰陽者見之也

禮記要略

禮記要略

七十

周人尚臭作頌上言以臭求諸陰是行於朝踐之前下言以臭
求諸陽是行於饋食之前既灌以下對簋簠下用補出致陽氣
之意而節制泉以上與玉氣以上對講

周人尚臭

節

論周祭以氣為主必舉其實而明其為求諸陰也

周人監二伐之儀文以備祀先之禮而求神之所尚者則以臭
焉為臭何如牲之未殺灌以鬯酒而香氣條達營之始造和以
鬯汁而香氣游甚使芬芳之臭求神於陰者下達于淵泉矣灌
必有乎也而以鬯為之灌必有柄也而以圭璋為之使溫潤之
氣充溢于玉者下達以裸將矣及夫既灌之后乃致迎牲之禮
未迎而先荐獻是之謂以臭為尚也其必尚臭者何也蓋幽陰
者鬼神之所而達將者求陰之乎今轉邑以達臭是致鬯氣于

陰也圭璋以薦鬯是致玉氣于陰也以此兩致于陰庶几其
格而來乎

蕭合泰

禮記

記者舉周人以臭求陽之禮而行之有定時也

周人之臭不特求諸陰也以求陽者言之蕭脂黍稷合燒于
炭之內使氣燄薰蒸旁達于墻屋之間以周人求諸陽之禮也
而行之果何如耶方其堂上之禮畢而延尸于戶內荐熟之將
行而奠爵於銅南于是乎取彼蕭脂合乎黍稷而瑤燎以達其
臭正此時矣夫豈元其節哉

凡祭慎

之義也

論祭致謹于求神必明求神之義以見其當謹也

魂氣歸於天

節

禮記要略

禮記要略

七十

記者論二代之祭各有所先而必叙其祭禮之詳也
先求陰截上是求神於陰陽之義下蓋因上而推言之不可對

舉

三代之祭所以求諸陰陽者蓋以人之死也魂氣歸天而屬乎
陽休魄歸地而屬乎陰故祭之求陰者報魄之義也祭之求諸
陽者報魂之義也是以殷人之祭感之以聲音而先求諸陽焉
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矣周人之祭感之以氣臭而先求
諸陰焉言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矣不特此也先王之祭
也朝事之時而誦祝于室灌鬯之後而坐尸於堂以用牲則于
庭以升首則于室荐熟而正祭也則祝于主求神而索祭也則
祝於穆夫祭一也而漸及于遠者何哉蓋鬼神先刑典聲則謂
其在於室耶而恍惚不可為象將謂其在于堂耶而變化民于

無此抑取入室弗之見也上堂弗之見也而造離于人也吾蓋
不得而知矣今既祭於室既祭于堂而又求祭于祊底義神雖
不可測或可以遠而求諸陰陽與神雖遠于人或可以祊而求
其魂魄也祭之漸及于遠者意蓋如此

故祭求諸陰陽

三句

論祀礼求神於造化必舉二代以實之也

詔祝於室

至末

論求神漸及于遠必推其漸遠之意也

祝於祊數上六句謂求神非一處而漸及於遠不必重重行說
祊是門外之祊末二句當緊屬遠人句

祊之為言倮

節

記者歷舉祭祀之儀物而各什其義焉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卷二

禋祭之所為祊者主人求神之遠也尸食之余俎之所俎為所
者主人故尸之俎也祊曰眉壽萬年富于壽矣壽之富者福也
祊曰受祿于天富于祿矣富于祿者福也升首之祭取首之對
神位也詔侑于尸相之職也歌神之享此饌也眉壽萬年祊辭
有之壽曰萬年何長久也受祿于天祊辭有之祿曰天祿何廣
大也為宗廟之祭者已立祖祢之尸也立之所以象祖祢之神
也先血毛之祭者是告幽全之物也告之所以告表裏之善也

血祭

節

記者歷舉廟祭之物而各什其義以見用物之不苟也

血祭者何血者氣之所遊其誠也祭肺肝心者何三者氣之
所舍貴其主也隋祭之則主人以黍稷為祭而又薰于肺正祭
之時主人以佐醢為祭而又加乎水者何肺陰也水亦陰也是

以陰物而報陰吳也脾膏燔矣至得熟之時而有香肅然燔
饗饗料終矣至室事之時而有牲首直前之祭首何黍稷也
牲首亦陽也是以陽物而報陽是也所以設明水設醑齊者何
貴其新且潔也醑齊之所以為新者曷良由藉之以白茅醑之
以清酌則无有乎弗新矣明水之所以為潔者何良由以陰明
之鑑取月中之水則无有乎弗潔者矣不亦可貴矣乎

明水

以水也

論祭物有貴新之義因明其所以可貴也

君再拜

一節

記者詳列事尸之礼而必畧其為自尽也

國家也截上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事尸之礼之異而末言其為
自尽則一也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卷三

燕言曰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
焉故曰甚也首雖至地未若祖之旁焉故曰尽也
此辭臣事尸之礼雖異而其為自尽則一也夫天子之事尸拜
拜稽首以陰其礼肉祖親割以服其勞是敬之至也所以為敬
之至者曷執蓋屈天子之尊而躬致其勞則聚百順以事親而
極敬承之念不敢有違拂之心此其所以為敬也服之事何如
大拜者屈也而以手至地至勞者也天子之祭而再拜者正以
類乎其順而不食知其勞也拜非服之謂乎稽首者頭與手俱
至於地屈之至也天子之祭而稽首者正以順乎其至而不自
知其為屈也稽首非服之甚乎天子之尊非莫割也而肉袒親
割者斯足以服服親之誠服于內亦服于外內外合一而无一
毫之不服矣非服之尽乎是服不出乎敬之外敬實存于服之

中自服而甚而所以為至敬也士之事尸祝辭稱羊孫孝子者以子之祭稱孫之祭祖皆將以追孝思不忘也故稱孝孫者以義稱也諸侯卿大夫之事尸祝辭稱曾孫者以大而有國小而有冢者皆得以祭曾祖以上也故稱曾孫者謂國家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所謂主人也其誠敬如此相尸者凡告尸以讓也而不告之以讓者蓋以主人當致敬不嘉以自居人子之禮而无所與讓也至敬者以內心而言所謂竭情不憚者也及嘉者以外心而言所謂美而文者也

君再拜

之也

論人君之廟祭禮其敬必詳其所以為極敬也

上句敬之至也截下則推言敬之所以為至也夫祭主于敬主於服今服之而甚而不為敬之至矣乎

禮記集說卷之四

敬之至也服

七四

記者指人君至敬之本於服必詳其所以為服也

首二句截拜服以下皆是明上服字拜則在体而但以手致地故言服稽首則頭及手俱致地故言稽首則內外皆順故言及註言服順之誠在內句非指再拜稽首也蓋因外以見內耳

祭祀之

讓也

記者究相不告尸以讓之故敬人之自足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對皇尸言皆可謂之主人再拜稽首肉袒親割稱羊祿曾以內心而言皆謂之自致自足故皇尸无再讓而相者亦不必告也

腥四

節

記者歷舉祭祀之儀而各什其最焉

腥四謂腥四物也用以祭而不厭于多首何神之以享未之也知而我之誠敬則當自足主人之心如此也舉維成之二事也當此二事之時而詔尸以坐者何尸非飲食則立是飲食則坐古人之禮如此也尸者何象高曾祖祢之神也視者何將皇尸主人之命者也

縮酌

三節

記者論古人澆酒之異而例以今時之法焉

二節截三平者不可淫尊卑意而兩平末節脫以今時之法謂古之醴醢汁獻于明清踐酒即今之明清踐酒涕于旧澤之酒也

縮酌

二節

古人澆酒之法因酒之尊卑而有異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今夫祭非酒无以成其禮酒非潔无以致其潔其酒之法果何如哉彼醴醢必縮而可酌而其縮之也蓋白茅于將涕之時和酌于未涕之先廢乎至濁者得之而始清而朝踐之奠于是乎取之矣哉酒色成而熱白而其說之也雖不藉之以白茅而尤以酒之以清酒庶乎差清者得之而差清而饋食之奠于是乎取之矣至若降神之酒有汁獻也而其說之也則又以醴酒為醴而取其香汁澆而使之清潔庶乎一裸獻之餘而臭陰達於淵泉矣夫醴醢卑也而以明清和之汁獻尊也而以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七五

何如哉彼醴醢必縮而可酌而其縮之也蓋白茅于將涕之時和酌于未涕之先廢乎至濁者得之而始清而朝踐之奠于是乎取之矣哉酒色成而熱白而其說之也雖不藉之以白茅而尤以酒之以清酒庶乎差清者得之而差清而饋食之奠于是乎取之矣至若降神之酒有汁獻也而其說之也則又以醴酒為醴而取其香汁澆而使之清潔庶乎一裸獻之餘而臭陰達於淵泉矣夫醴醢卑也而以明清和之汁獻尊也而以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是乎取之矣至若降神之酒有汁獻也而其說之也則又以醴酒為醴而取其香汁澆而使之清潔庶乎一裸獻之餘而臭陰達於淵泉矣夫醴醢卑也而以明清和之汁獻尊也而以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酒為醴而取其香汁澆而使之清潔庶乎一裸獻之餘而臭陰達於淵泉矣夫醴醢卑也而以明清和之汁獻尊也而以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臭陰達於淵泉矣夫醴醢卑也而以明清和之汁獻尊也而以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醴酒和之古人澆酒之法其不苟有如此

祭有祈

祈者祈福也報者報有功也坦者得惠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坦

將然有三者之例祭之為物大矣

祈者祈福也報者報有功也坦者得惠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坦

將然有三者之例祭之為物大矣

齊之玄也

節

論齊服有積誠之義而必著其誠之所感也

以陰陽思用註二意聯講請順其意而致其思求以具合於冥
漢之中也齊至於三日則精誠至而親可感矣故見其所祭者
見就祭時說詳：如在之謂典祭義見其所為齊者不同
內則

后王命冢宰

節

人君之命大臣欲其宣德教於天下也

註疏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冢宰佐天子者也德
得也謂以人所同得于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之也
記者著內則而揭其綱也夫后王為天下之主而冢宰掌邦治
風化之所自出也然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故后王命冢宰降
禮記要指

內則卷之四

六

德教於下焉夫謂之德教因人固有之德而主為之教者也德
於莫先於孝也故有子事父母之道焉德教莫先于順也故有
歸事舅姑之道焉與夫嫡庶內外之辨恭老慈幼之禮皆所謂
德教也則皆后王命之而冢宰降之庶幾萬民而恭孝齊而
國自治矣

子事父母

三節

論人子事親之道風與以潔其體隨寓以畜其用

子事父母不慮其不愛特慮其不敬故情雖在所甚戚而禮亦
不可不嚴故雞初鳴之時盥漱畢而端坐等總拂髦畢而冠而
服親服畢而後措笏也以與與親體同所以致敬矣然子親之
待用者或有未備焉亦非孝恭之道也故左右佩用焉左佩紛
旒等則左之左之元不宜之矣右佩玕珩等則右之右之元不

宜之矣即此為新莽元方

冠綏

二句

論人子之事親冠衣皆有以極其敬也

上三事致飾於首也下三事致飾于身也

左右佩用

二節

論人子之事親備物以待用而必列其目也

左右佩用

綦

身有以備其用是有以致其文

左佩紛

綦

記者列婦佩之目以見其為順逆之所寓也

右佩則婦人之同於男子者也

左佩則婦人之異於男子者也

禮記要指

射雉卷之四

七十一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後退

論子於所尊必致敬而後進忠孝而後退也

前此客服之備固于婦之所異至於孝恭之道則子婦之所同

夫子備客服而適父母之所婦備客服而適舅姑之所果何為

哉下氣怡聲以樂其耳目問衣燠寒以樂其寢處疾疢出入之

間曲全夫調護之節進退沃盥之頃委盡夫奉承之儀由是問

所敬而敬進之固所以致其敬矣然敬不徒敬而又染色以溫

之所以致其愛也敬進之物果何物哉饔飩之類唯所欲也然

備其物而不能美其物又宜孝恭之至乎故棗栗飴蜜甘此饔

飩之類滑之者滑此者也膏之者膏此者也必父母舅姑嘗之

則子婦孝敬之心始遂矣始于是而退也

及所下氣

胥之

論古人嚴男女之交而因有以權之也

夫祭為嚴肅之地不敢私也喪當急遽之時不暇私也故雖受器而先不別之簋也以外焉取相授手然而交際之禮不可廢也其或相授則如之何授受皆以簋而已其或先簋也則又如之何皆跪於地男奠之而女取之也是不受受者其經也而授受以簋於地者權也權而得宜亦不害其為終矣

子婦孝者敬者 三節

記者戒子婦之情愛必兩舉其事以曉喻之也

子婦見愛于尊不可恃愛于

子婦孝者敬者 四節

記者歷言卑者之不可恃乎愛而因言尊者之不可溺于愛也

夫子而孝婦而敬父母舅姑必愛之然或恃愛而于命有違焉

則反失其孝有急焉則反失其敬矣故于初受命之時不可逆

也既受命之後不可怠也勿逆勿怠之事何如賜之衣食加之

事人代之此父母舅姑之命也皆委曲以行其意而不害以直

遂者是之謂弗逆弗怠也夫子婦之孝于尊者如以尊者之于

子婦何如要當養之能弗勞乎不徒姑息之愛而已也夫然則

尊卑各尽其道以慈孝之風所由成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 二節

尊者於卑者固不溺於恩亦不傷于恩

父母有過 一節

人子親之失曲盡諫之道也

註疏曰下氣二句即所謂事父母幾諫也諫若不入即所謂諫

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悅以下即所謂勞而不怨也

始而幾諫以孝敬也中而幾諫以孝敬也終而幾諫亦以孝敬

也三者之為事雖殊其所以諭親於道則一

舜言以諫內已尽孝敬不待起敬起孝時方尽孝敬

夫天下不可化之親而或諫之不行者必諫之未耳故始

馬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者溫順自得而默示感動之意惟求足

以止親之失斯已矣不敢犯顏直諱以傷親之心也如是而諫

有不入則曰必我孝敬之未至也故起敬起孝俟其悅而後諫

之此以孝敬自責而不忘敬規之心也如是而又不悅焉將不

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于鄉黨州閭之人寧

熟諫而使已取怨於父母也雖打之流血而不救疾怨起敬起

孝終以孝敬自守致親之情而有望焉必冀親之悔悟而吾

志之終伸然後已也否則寧結怨已耶

子甚宜其妻 一節

待父母之所愛者常過於厚待已之所愛者常過於薄非敬其事

也所以敬其親也

父母有過 一節

論人子於善惡之幾皆念其親而失之也

纂言曰將者始之萌果者終之決皆欣以成其親也

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也有所慕而必於為善有所畏而必不

敢為惡皆所以成親也

人雖下愚不能牙道心然道心惟微發於一念而怠於為者有

矣故一念之善而思貽親之令名其心自有以不容已者矣故

必果人雖上智不能忘人心然人心惟危為物欲所蔽而遂勇

於行者有矣故一念之不善而思貽親之羞辱其心必不敢為

其故必不果金重時字必果字將者所謂善惡之說天人之介是也

其通美大於成親所謂成親者豈特終父母之身孝亦自終其身也父母雖沒行父母之遺德故不敢乎故有一念為善之心萌於中思以成親也為善之心自有所不敢已矣一念為惡之心萌於中思遺辱親也為惡之心自有所不敢矣於為善者固幸也於為惡者亦幸也

已有善也而為善之美及於其親已有惡也而為惡之辱亦及於其親是故君子念夫親也

男姑使承婦

三節

記者論為婦之道長幼之各尽而已矣
承婦之男姑之使當自任其勞而無怠不可怨婦不功已遂不責下教之所謂上不陵下也
婦於男姑之使亦當自任其勞不可以家婦與已敵耦逐求均配之所謂下不援上也
眾婦之於家婦不特任事不敢為敵雖行也受命出命也坐也皆不敢與家婦為夫然則為家婦者固未嘗自恃其尊為家婦亦未嘗不知所尊夫亦各尽其道而已矣所以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

婦受賜之

一節

婦得賜而獻於所尊孝愛形於辭受之問也

男姑受之

受賜

婦於尊者受所獻而幸之至如所獻而感之深

如所受兄弟之賜幸之至也如更受男姑之賜感之深也

適子庶子祔事

二節

論卑者不敢以貴而賤尊必申其責而惟其意焉此章首二句分蓋總言之雖或車徒以下分言之也未句又總言之

夫嫡庶之分不明則家法不立矣故嫡子庶子敬事宗子宗婦雖富貴而不敢以此入於其家焉易以見之車徒雖眾舍十外而以寡約入是不以富入其家也獻歸器之上于宗子而用其次焉非宗子之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致以貴入其家也若是者何也蓋父兄宗族之所在非貴賤富之地也使之以貴富入宗子之門是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矣故不敢耳

齊家之道莫大於宗法之嚴故宗子有君道適子庶子有臣道焉故不敢事之乎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門也何以見之不僅記要指
故以車徒之衆者入也然歸器之上者也非所獻者不敢入也此皆所謂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也若此者果何心哉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也

適子庶子

三節

論子弟敬宗之道有見於服御者有見於祭禮者

日抄云上二節立家法也見不可以分而越親下一節尊正統也見不可以私而先公也

子弟有歸

之門

論支子之事宗子有不敬者有不敬驕者

然其上非者也不敬入非驕也

若富

一節

論支子之富者重大宗之祭而更其私也

具於者皆物也夫婦齊者以祭也皆不敢私親而正統焉也

而體此者謂之饋

一節

記者論諸侯之飯品不同而名亦異也

上六者飯之品稱樵者飯隨穀之生熟而異名也

是六飯者或用熟者取其宜或用生者取其新也惟其宜而已矣

六節

記者既列諸侯之飯之目復列大夫之膳之目

膳

五節

記者於大夫之膳必詳列其目也

上四節列之為四行總之為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末節加以

四物而總列為二十豆上大夫之禮也

飲重醴

一節

記者於諸侯待賓之飲必詳列其品焉

諸侯待賓之飲六清樽燕脩是謂重醴醴三句正言重醴也

重醴與醴醴一也黍醴一也漿一也水一也醴一也燕一也

為六飲也

一節

古人之祭祀有所薦之酒有配薦之羞

祭禮必有酒也酒有二清酒也白酒也有其酒必有其羞有

二餌也粉醢也

一節

王者之食有配飯之宜有調羹之法

臨所以配飯而五典各分其和糖不聚則調五美之法也

食

三節

記者言人君進飯之宜因列其烹物醢物之宜焉

首節飯也既有飯也必有穀也故二節言烹穀之法既有穀也

必有配也故末節言配物之宜

一節

論古人之烹物隨水六而異其宜也

豚雞陸產也魚鱉水產也包苦醢醬者烹物之所異矣麥者烹

物之所同

禮記要指

六五

此節言人君既有進飯之宜豈无烹物之宜乎後節言既有烹

物之宜豈无配物之宜乎食暇脩之時配之以醢醢下放此

凡食齊

一節

現古人食飲之物必視時氣之宜也

此則飲食之法乎時者也

一節

論食之和有四時專用之味有四時無用之味

上節食之法乎天時下節食之順乎天時

凡和

三節

論古人之飲食合天時而後物類也

凡和春為木而木之味酸所以養人之肝也夏為火而火之味苦

所以養人之心也秋為金而金之味辛所以養人之肺也冬為

水而水之味勝所以養人之腎也然四時雖各異和而皆調
一以滑口如土之寄旺於四時也

牛宜

論尊者之正食天產配地產而各隨其宜也

牛辛等皆天產也稌黍等皆地產也天產配地產各惟其宜而
已宜者即詩所謂言加之與子宜之者也註中尊者凡位尊
者皆是

春宜烹豚

一節

古人之飲食物因乎時而和因乎物也

春宜烹豚者方春品物之生而宜于小也夏宜膳膳者方夏物
有饒敗之患而宜於也秋宜獮麋者秋則物成可嘗之時而
獮與麋皆得嘗之也冬宜解羽者冬則物衆可進之時而飛鳥

禮記要指 卷之四 八六

皆得進之也又皆煎之以膏者恐其味之薄也牛屬土故太
克土故春用之以煎烹豚犬屬金故火克金故夏用之以煎魚

牛脩

三節

論燕禮之賜詳於貴者畧於賤者焉

牛脩一節以人君燕食之脯羞也蜩范以上備天產也栢蕢以
下備地產也未節因言君而并言大夫士之燕食也

大夫燕食

一節

貴者之燕食有其等賤之者常食有其

賄春用

一節

古人之食物有因時而異其和者有因物而異其和者
秋用蕢以上因時者也脂用葱以下因物者也

論羹

一節

有物之必和以辛者有物之但和以香者

肉曰腥之

一節

論古人之食必各著其治擇之名也

魚與肉天產也藁以下地產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

一節

常食无定分常膳有定時

羹食者常食之物也所以養生故无定分度闕者常膳之物也
所以養老故有定時

羹之與飲人之常用者也事為甚熟礼為雅備始无貴无賤皆
隨其所宜而已何常預為之等乎人之燕食无錫分于貴賤而
常膳則独係於老臣

天子之關

一節

禮記要指 卷之四 八七

君臣爵食之具因其分而異其制焉

以言因分而為度闕遠近之等多少之數也夫分莫事於天子
故其度闕在次室莫如其遠也左右夾室皆有五闕莫如其多
也公侯為闕於房中其地則漸近矣惟一房五闕其數則漸寡
矣大夫惟其无嫗故遠之而亦在夾室惟其分卑也故少之而
為三至士則為度於室中何至近耶其數惟一何至寡耶度闕
之微而必嚴君臣之制如以礼始於飲食也

孝子之養老也

一節

論子之孝者終親之身而又終已之身也

以言子之事親終身則存非殯而孝于其沒者為殯也彼于親
之存也諭親於通以樂其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隙也由為承
順以得親心之悅不違其志也夫然則養其志矣然又始言以

其耳鼻色以察其目定於昏以安其寢當於晨以安其處
之以飲食而本之於忠孝則固不外於飲食而亦不專於飲食
是則養親之體夫養志養體之職是雖終父母之身矣然終
父母之身者易而終已之身者難所謂終已之身者蓋以孝
道无窮而子職亦无凡吾分之所當為與吾身之所能為者
皆孝之所在也故一息尚存必志不容少懈必至終已之身而
後已也愛親之愛而不惡於人故親之敬而不慢於人愛故以
終其身是謂終已之身也忠孝以上終親之身也孝子之身以
下終已之身也

孝子之身終

身也

論人子當終孝親之道必推其所以終也

身終處且盡說下則言終孝道者不可以外求也惟終已之身
而已

凡養老

一節

論帝王養老之礼有詳畧而必申其礼之實也

今夫帝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于帝之時人心朴古而相忘于尚行之化故養老之礼惟主
於法其德行焉三王之時人文漸著而相趨于尚言之風故養
老之礼既法舊行而又乞善言焉帝王養老之礼不同如峽何
以見之五帝之憲未嘗无言也伊致養于氣體而乞言之礼則
畧矣瞻仰之餘有善行足以為法者則記為傳史而垂範无窮
也五帝之主于憲如此三王之世未嘗不憲也然養老之後而
行乞言之礼其礼微矣听言踐行之際善有可以裨于世教者
亦記為傳史而垂法不替也三王之又乞言有如此

淳熬

二節

古人於八珍之一二揭其名而著其法也
制之之法二珍之所同稻飯黍飯二珍之所異也

炮取豚

一節

祭老之炮珍治之精其法和之得其宜也

炮珍之總名以其有豕有羊故曰八珍之三四也通節在月絕
大截上是治之精其法下是和之得其宜也

施羊亦如之

牛羊

古人之為祭物異而法同也

如之者謂去豕也屑灑也加益也如其施牛者也

礼始於謹夫婦

一節

論礼慎人倫之始而必詳其所以慎也

礼記要指

內則卷之四

八九

夫婦有別則父子長幼君臣之道可得而正矣故曰始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論卑之事尊其礼同於婦之事夫也

于生

一節

古人於子之生表之異其物抱之異其礼

設孤者以異日有天地四方之志也設悅者以異日奉巾櫛佩
悅以事舅姑與夫也必於左者天道所尊而男者天象也必于
右者地道所尊而女者地象也男射者動而有為也女否者靜
而无事也

國君世子生

一節

人君於世子之生有禮之射之養之礼焉
接以大牢是三日之後接之礼也事畢以下是三日以後

射之、禮也。士之妻二句、養之、禮也。計負之、則士言承續而負之也。宰掌其屬下。

凡接子擇日 一節

論貴賤之接子皆陰於嫡而輕於廢也。古人於嫡廢之分而必嚴之于接子之時者、擇之早、辨也。以其所以嫡廢相安而元相戕之患也。其所由來遠矣。

其為儒子室於官中 一節

殊養子之地擇養子之人

註：謂三月負子之後諸侯養子之法

必求其克 為保母

有擇人以養世子之性者有擇人以養世子之德者

世子者國之根本生民休戚之所係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惡禮記要義

能以正厥性執是故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

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

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以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

人之全德也使為子師廢幾養之端克正厥始矣其次則為

慈母使審其欲惡也其次則為保母使安其寢處也

三月之末 三節

論貴賤之生子者必詳其剪髮見子之禮焉

此章三節皆卿大夫以下之禮。現後註可見首四句剪髮之禮

也以下皆見子之禮也

欽有帥 記有成

見夫婦相答之詞有主乎教者有輔乎教者

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即乾知其始坤效其終之意

字源 州府

皆子之名漸達於尊受子之名必存諸父

其二 二句

聞史於男子之名既歆其傳於父尤歆其達于尊

名皆人治之大者也。夫當男子始生之時而故編告之諸男又

藏之聞史者何也。蓋以男子之生將以有宗社人民之責天地

四方之志其任至重也。一藏聞府於口傳之久而不墜一誠州

史於以播之遠而無遺

世子生 二節

國君之見冢子也隆其儀見衆子也殺其儀

見冢子於路寢見衆子于燕寢

禮記初無辭

禮記要義 內則卷之四 九

國君也見衆子禮同於嫡而辟則畧也

誦沐浴朝服之禮者以子之情同也。无執帥記成之詞者以嫡

廢之分異也

君有所賜君名之

人君之見庶子寵母而舍之名也

問之 卷也

論無位之問妻見子其禮同於有爵焉

庶人與有爵者其所異者尊卑之分也。其亦不異者夫婦之義

父子之情也。故耳聞於未作之前自問于已作之時无以異也

執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詞无所異也

見於公官則

論食子者告詞於君而有勞之、禮焉

由命士以上

二節

正者之見子嫡庶之別異尊者之見子嫡庶之化同
命士以及大夫皆臣也嫡庶之子有同時而生者見誰有先後
之別而在林與婦禮食之前者則一足其分卑故其禮也天
子與諸侯皆君也天子嫡庶之子亦有同時而生者家子凡子
未食之先執手以致其敬之禮嫡庶見于已食之後但俯首
以致其愛之情是其分尊故其禮也

承子未

一節

人召之見子急於正而重其禮緩於庶而輕其禮
承子其分尊故未食而見必執手致其所以敬之禮嫡庶之
子其分卑而見必俯首但致其愛之情而已

子姑食

一節

禮記要指

內則卷之四

九二

古人於男女之辨教之惟謹也

男女無辨者皆由於辨之不早辨也一唯一俞一革一系割桑
之義於此乎立矣

七年男女

一節

有四年而教以男女有別者有四年而教以長幼有序者

衣不帛襦

一節

古人因年之教有所以養其體者有所以養其志者

禮師初者循初教嚴誨之方朝夕學勿儀者學少者問安視膳
之節請肄乎書篇之數者所以備業也請肄乎言語之信者所
以進德也

養身成童舞象

古人於子有因年而教以武樂者有因年而教以文樂者

於鐘王師遷葬時時夕之詩也十三歲未壯則以武樂作之
舞於戚而歌夕之詩以為節也結清編與文明之典象之詩也
或言風已壯則以文樂止之故舞羽而歌象之詩以為節也

二十而冠

一節

記者於成人知行無不承之以誦也
二十而冠則有成人之道矣可不備成人之事乎五禮皆學非
吾向之但學幼儀而已可衣裘帛非吾向之不帛編結矣舞人
夏文武無備之樂非吾向之舞夕舞歎而已冠責成人禮焉者將
貴為人子為人弟之禮行焉孝弟者為學之本秉德之原也夫
博行孝弟焉由是道之所在皆博學之而不為誦以教人也夫
知行並進德學無至而不務教人是欲為已而不為人務內而
不務外但欲溫習其德美于中而已不自求見其能所謂有者
無實者虛者成人之道不存是乎

禮記要指

內則卷之四

九三

博學

一節

古人之於成人也年既冠而求賢善於已年始仕而廣取善於人
博行皆力行以踐其實博學者致知以達其理內而不出總承

博學

一節

廣業而無常德交而有擇壯者然也

無方正見其博學視志正見其慎交皆非二事也

四十始仕

一節

古人之士守其道而有終也

必題有謹始慎終之意

方物出

一節

古人之始仕必諸內以應諸外也

物者理也操理以出謀而休諸常則隨機設策其謀為衆謀矣
操理以殺慮而及其交則思患預防其慮為遠慮矣以謀善之
進而合於君也則進而顯其仕以行以謀慮也否則其肯枉道
以從人乎

禮記要指

內則卷之四

九四

終

初學新刊禮記要旨卷之五

戊學

吳門進士 兩泉戈九疇著

餘姚後學 樓都東昇校

杭州書林後墅吳 山梓

王藻

天子王藻 帝之上下

玄端而居以上是隨事而備服以行礼動則左夾以下是隨在
而備官以自防

天子 而居

視人君具服不同而行礼亦異也

首節袞冕以祭宗廟也次節三節玄冕以朝日听朔也四節皮
弁以視朝燕食也五節玄端以燕居也

天子王藻 一節

王者致美乎冕服將以致考乎宗廟也
天子之祭也不惟因心以竭其敬而尤必盡飾以敬其文自冕
而言之冕下有旒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為十二後為十二
垂之而深遠也冕上有覆也以玄為表以纁為裏前為微後
為綏仰視之而延長也其致美乎冕如此自服而言之冠之以
龍以應天下之至文而非大裘之不裼被龍于衣以昭王者之
至尊而非黼黻之可倫其致美于服如此此之謂礼有以文為
貴者也豈徒為虛文而已哉蓋天子有七廟之先王于焉春
杓夏禘秋嘗冬蒸以祭此七廟也傾意向以潛孚欽臨尸之不
作聚精神以上格冀神明之可交是以祭也垂華而不為塵

以祭也金費而不及者致美乎黼黻及奉承祀神祀以文為貴者此之謂也

玄冕而朝

一節

正者具服以行禮有敬乎天者有勤乎政者

玄冕提起只以服言春分朝日必于東者日生于東而王宮在國之東也朔日聽政必于南者向明而治而明堂在國之南也

閏月

一節

此是所閏月之朔亦服玄冕門謂明堂之門也閏月非常日之正故不居于堂而居于門以門非常處也不居于門左而居于門右以左為正陽也

如月閏于春夏則合青陽明堂門之左扉月閏于秋冬則合樞章玄堂門之右扉不與常月之听朔同其礼也

皮弁以日

一節

論王者具服以視朝而因服以就養也

皮弁作頭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以日視朝謂常日視朝也遂以朝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每食必奏樂以備養之以和平之音也日少牢適豐儉之宜也朔月大牢致重朔之象也佐飲之品以水為上非以貴五味之本乎漿酒醴醢以次而列非以清濁為序乎按朔月之食亦服皮弁而五飲則常日朝月皆同

勤則左史

三句

論人君備眾戚以自防所以求立于无過之地也

若道莫先于正已而自防尤資于僚官彼視朝臨祭聽朔燕居人君莫不有勤也勤則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使勤而不書則

畏此簡書之意微而人君勤無所忌矣故立左史以書之勤之善也以垂法于有永勤之不善也以垂鑒于將來其文其書核實錄成而功愆之意顯矣庶几人君訟之後勤乎莫不有言

言則發乎迹而見乎遠也言而不書則放言自是之心熾而人君言无所檢矣故立右史以書之善者固在所必錄言之不善者亦在所不諱不諱不隱惡筆削嚴而廢之義彰矣庶几人君必慎之而後言乎以至人君致樂以治心固不去乎樂也然聲音之道与政相通使无以察之其何以知治道也故有御筮訊聲之上下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无容蔽也乱世之音怨以怒无容隱也廢几得于耳而感于心審樂而知政矣其有不謹于廢政者乎此其内無失德外无失政人君能立于无过之地者不於僚官自防而有得耶

諸侯玄冕

一節

人君具服以行禮而各適其宜焉

此只言其具服行禮之異宜无甚輕重意今夫礼服各有其制而行礼各適其宜試即諸侯行禮之服言之彼諸侯之宗庙四時皆祭而臨祭之服則玄冕焉吾知前後三旒而上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制散因約帶裳燕之時而服此玄冕以對越乎先公則幽陰之思順矣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而朝王之服則用裋褐焉吾知公侯伯之衣冕鷩冕子男之衣冕緇朝宗觀禮之時而服此裋褐以對揚乎一人則等威之辨矣朝日者頌焉天子燕之祖者听朝之礼所當謹也則服皮弁而听朝于太庙其冠則鹿皮而服則十五升布豈非以皮弁為服之精而受之于祖不能自專乎朝廷者群工所集廢

政而出視之禮所當慎也則服朝服而日視朝于內朝其制則宜是而服則謂衣紫裳豈非以朝服為服之敬而一日万几不容暇違乎古之諸侯新制而彰服采之意蓋如此

朝辨色始

記者于國君之視朝必詳其始終之節焉

此言諸侯會朝退朝之節朝字作頭謂視朝于內朝也辨色二句重君中諸臣入常先而君出常後者所以辨尊卑也道路寢所政者所以勤庶政也視大夫而什服者所以体群臣也

又朝服以食

朝服以食提下常日朝日与子卯皆服此以食也特牲數句薄于常日也朔月二句加于朔日也子卯一句貶于疾日也

君無故

踐也

禮記要言

王藻卷之五

四

此言列國君大夫士殺牲之節君子提君大夫士言言垂有故而殺亦遠而弗踐

卜人定龜

節

古人之卜因分而異所視也

卜龜者所以决天下之疑而視卜者當隨尊卑之分彼龜乃卜人之所掌也必因其天地四方之異辨其方色与体之殊隨其所卜之事而定其宜用之龜焉蓋龜乃史氏之職也必畫之以墨灼之以火審其何者為從墨折大之廣兆何者為旁岐細出之聖折焉然能其事者臣也明其義者君也而貴乎君者必即其兆象之形体而現其龜卜之從違孰為体无咎言也孰為不我告犹也莫不以明哲之心而進斷其志焉卜人不得而与之也史官不得而參之也此可見早者視小尊者視大一龜卜之

問其分之不可踰也有如是夫

君燕免虎植

節

論君臣禮車之飾必因分而異其物焉

先王之制禮也有車馬以為齊朝之用必有幣植焉以為覆緣之飾分有尊卑其体不能以无異德有隆殺其制不容以強同以君之齊車言之其覆軾之帶則以羔而飾幣之植則以虎馬縹素之質有以立渾堅之体而變化之象有以昭文炳之章此蓋等威備于一人而登飾之制國君之分所宜尔也由國君而下有大夫焉以言乎齊車則羔不能用而取諸鹿以為幣也虎不能用而取諸豹以為植也蓋分既殺于國君要尔稱德之所宜而不失乎大夫之分耳言齊車則朝車之異飾可知矣由大夫而下有士焉以言乎齊車則以鹿為幣者犹大夫之覆也以豹為植者犹大夫之緣也蓋分既殺于國君要尔因其德之所尚而不失乎士之分耳言齊車則朝車之無異飾可知矣一覆車之飾而等級為甚明一尚象之間而名分為素定則凡有大於此者其制度之必謹又何如耶

君子之居

一節

居恒當戶為正明之方也寢恒東面東為生氣之方也凡此皆以順天道之常也必然而居者居時於其常者也必然而坐者處時於其常者也凡此皆以敬天道之常也

日五盛

二節

君子之致齋而各有常禮焉

古人有盤銘之戒君子懋日新之功澡身所以浴德也盛也沐也浴也三事平看

以盛言之每月以五盛之有其節也以沐言之沐則用櫛也則用梁別其首与面也髮濕用櫛櫛髮用象櫛順其潤與也由此是進机進羞非歌凡以新沐氣靈致其養也以浴言之上体則用絛下体則用絛別其貴与賤也履剛而以湯洗之履漸而以布縈身順其先與后也由是乃膏履而進飲凡以新必氣虛致其養也曰進者自外而進于己之謂

時通公所

二節

人臣將朝于君而必第其敬德之至也

事君以敬為主而主敬以豫為先故大夫之將適公所也必豫積其敬焉致其齋戒易其寢席而精一之念存于越宿之先以沐其髮以浴其身而明潔之誠昭于維新之下象笏之播固有史以進之也必也其思焉以識其謀猷入告之勤書對与命焉

禮記要旨

王藻卷之五

六

以識其對揚奉行之事蓋无有乎遺忘之失矣朝服既服非徒服以章其身也必習其容觀而周旋升降之不素試其玉声而官羽微角之和鳴蓋已得乎不飾之道矣由是乃離于外寢而往朝于君焉又堂无可言者乎自其出而揖執朝也積於先時者既極其精白之誠則切于將見者自著其隆越之盛敬德之容由中而達外是至私朝之揖始无異于大君之臨矣不其難如矣乎自其出而登車也君威之重既因時而漸進則精誠之著自因時而愈隆敬德之容已盛而益盛是至登車之際始无異于在君之所矣不其有光矣乎大夫于將朝之時無所不盡其敬如此則其進見于君也又焉有不當于礼哉

史進象笏

乃出

大夫謹識其事而豫習其儀斯朝于君也

書思對命謹識其進見之事習容現王声預習其進見之儀也乃出總承將欲以所書之事仰君威而對揚以所習之儀觀所尊而步也

輯私朝

有光矣

人臣之將朝而德容漸以盛也

敬君之心積之有素而出揖之時將朝于君正其矜持之始故敬德之容自不能已于輝如也敬君之心積之已深而登車之際漸近于君尤其謹飭之嚴故敬德之容自不能已于有光也輝光屬要隆越之意盛與尤盛之詞也

天子播珽

三節

君臣之笏異其制而各有其義也

君臣之間非笏無以行礼非制無以明義礼所同也故為用無

禮記要旨

王藻卷之五

七

尊卑貴賤之殊义所独也故為制有正直負殺之異何則分莫尊于天子也而所播則珽焉端方而无何曲正直而無奇邪若此者正建極本于維皇而示天下以端方之直欲其无黨无偏同歸于範圍之中矣作則在于一人而示天下以正直之直欲其无反無側威在于效法之内矣否則何取于珽哉由天子而下有諸侯焉其所播之茶則屈于前而負殺其首也直其後而下角方正也蓋以諸侯下于國人虽有君臨之分而上于天子當有敬事之誠誠于天子故殺其上耳由諸侯而下有大夫焉其所播之笏則從中而上漸負以殺也從中而下漸負以殺也蓋以大夫上于天子則當守倍臣之節下于國君則當不抵服之志无所不謹故前後皆端耳受其因分以為隆殺而各有象如此孰謂笏之為物徒為單用之具而已哉

侍坐則必退 四節

首節侍坐也次節登席也三節徒坐也四節讀書食也統論坐席之儀如此

侍坐則必

侍坐作頭退席乙戈上是致謹之礼下是慶讓之權不退句並註二或意講

登席不由前高躡席

就席而非其仪則有失節之弊也

此段論登席之礼非卿飲席由前由已坐處之前也躡席躡他人之席也主後註

讀書食

二句

讀書與食平看下旬重書去齊豆蓋豆之去席已定也

礼記要旨

主後卷之五

八

君賜之食

三節

人臣侍食于君無所不用其敬焉

主燕見侍食講君賜之食至飲而侯是待以客礼者而不以客礼自處也若有容羞至惟所欲是不待以客礼者而惟以臣礼自處也凡崇遠食至授從者重客手不客言客者命祭然後祭不以客礼而祭也先飯於案執以臣礼而常也飲而侯不飲先君而飽也不客者後君而食不後君之節也飯飲而侯不先事之類也待舍不嘗羞不敢恣食而事也客者先飯而侯不嘗羞承命而品嘗皆由主人及遠也客者飲而侯不客者飯飲而侯皆侯君之禮而侯也既微而執從者則單食之時又皆當執臣礼而受其所當得也按末節註云此非客礼句蓋以二節不以客待之同非客也首節並以客礼自處則非客

礼也謂人臣之礼非賓客之礼之謂也

君未復手 三飯也

謂者指人臣侍食飯後之時而必有其節焉

又飯後君未復手臣不敢殮君既食是已復手矣則臣又飯殮謂之又者初間臣已食及飯而侯則不食矣至此又食故云又也飯殮三飯謂飯殮者有三度殮也至三殮則足以助飽食矣

凡備食 節

古人之於飲食有不可不謹者有不必致謹者

不飽戈脩人食而不自足于食主之謹也食于人而不求至于飽客之謹也水漿不祭主客皆然此特謂其礼當如此不必以主客別說

礼記要旨

主後卷之五

九

君若賜之

節

記者于人臣之侍飲必詳受爵之礼而併及納履之儀焉

主燕見侍飲講以退戈上是受爵之像下是納履之儀因謂受爵而併及納履不可平卒夫君臣之間其分未嘗不嚴而其情未始不遁是故方其侍飲而君賜之爵也為臣者必越席再拜稽首而受以盡其礼登席致祭以報其初飲率爵俟君而後受爵以致其敬斯時也其儀果何如耶彼君子之侍飲于君也旨酒始加而受一爵也見其以敬為主焉賓客中存而礼仪極其明肅寅恭外見而品節極其詳明凡再拜之儀祭飲之節蓋酒然如其可見矣及其旨酒再加而受二爵也見其以和為貴焉發氣滿容而礼仪之具畧意氣和悅而品節之不行凡再拜之儀祭飲之節蓋開然其

君子之飲
以退

人臣侍於君隨所賜之爵而敬其儀焉

此申上之受爵之儀首句提起飲酒卽飲所賜爵之酒也酒如

即再拜受齋祭飮侯君時其色如此隱々油々當如此外另求之有嚴而太和而節意

凡尊必尚玄節

古人之設尊有尚古而專惠者有尚味而不專惠者

古人之盛酒也必用尊列尊之法果何如哉彼味莫淡于玄酒
郊廟之行則必設于前焉固以質素可貴而不能忘乎古也分
莫大于人君而享禮之行則必面乎尊焉固以惠自君出而尔
惟君尊之也尊固尚玄酒矣若蜡祭之饗野人則皆用酒焉蓋
禮不下庶人但使之足于味而已豈必玄酒之是尚哉吾固必
面尊矣若大夫士之行鄉飲則皆側尊焉蓋臣不敢擬于君故
與賓主共之矣豈得如君之面尊也哉是則脩古禮也而亦有
不必脩古者尊惠禮也而尔有不必尊惠者列尊之法其同異

蓋如此

玄冠朱組

一節

有君臣始冠之冠有人臣致齋之冠
前四句始冠之冠隨分而異後四句致齋之冠隨分而異

居冠疊武

二節

記者於燕居之冠深著其不及餘也

服莫重於冠而冠書有其制故詩舊之冠時非及乎脩容而制不貴于多飾以言乎武此冠相連不合于臨看之時繫屬於冠惟取于便安之適自天子以下達其亮則一而已以言其縷時當行礼斯下垂以昭其文礼宜致飾斯固結以見其美茲非有事之時終于不綏而已曷益崇尚華畧金質而不以為陋不事威似金簡而不以為嫌居冠之不及飾也如是夫居冠冒下

朝玄端夕深衣

衣

人臣之私居因時而異其服也

此人臣燕居之服或私朝或燕居朝則玄端者取其以正自持之適具于此也夕則深衣者取其德之深邃也

夕陽衣

下二

論人盡因時而服深衣又詳其制而例其餘也

長中興潯衣制后而各異因言潯衣故及之前卒要卒有卒裨卒社後卒繼卒祛卒緣互文也

深衣三制

二、解

記者叙深衣之制而因及長中之制也

主之蓋袪之圍有二尺四寸三袪則有七尺二十之旣矣其在

衣正色

節

記者詳制服之色因言見君當謹所服也

衣上魚貴故用正色之貴者葉下魚賤故用間色之賤者尊道
下功之說大鑒非列來則棄而不敬振飾路則尔棄而不敬表
記要言

來則簡而不敬，來則實而不敬，故皆不可入公門。

續為蘭

一節

記者歷叙服之為制其名各有所取也

外皆善有相承之义也上二句寒服也下二句温服也

此言國服之制而異其名皆燕服也蓋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
為罔故記者推其名以示人

朝服而朝

符

論人君具服以視朝必后于听朔之禮也

臣禮制服固有其義而用服行禮當適其宜諸侯嘗曰視朝固
崇服玄端素裳之服矣然听朔之禮重于視朝故當月朔之時
必服皮弁以听朔于太庙其禮已畢然後服朝服而視朝焉是

其勞靡以行禮既有以慎節文之辨卒朔而後制又有以得其先後之宜豈敢憚其勞而至于相棄哉

惟吾有爵來以警省

有度左右有局以省耕歛則春補不足秋助不給名分不踰制
度不愆乃所以為禮也今而服天子之大裘晏豈古禮之正也
哉

蒼衣孤白
四節

四節

記者評君臣表揚之制見其不可訾也

此異統謂君臣大夫士裘褐之制以褐衣象裘二色立說不必強為分戈照應孤白孤青皆燕居服麕裘視朝羔裘視朝狐裘

禮記要旨

十川

裘之裼者

二節

論古人楊襲之異宜處非一敬之所寓也

前辭言楊師先言襲者楊不宜于吊喪而宜于君所也後節言襲而末言楊者襲宜于尸抱龜王而而不宜于君所也所謂襲楊之名異其宜也

服制冬異其宜而行禮各稱其服被裘之開露其襦衣者謂之
 裼者是以文為敬故見示其美也而服之何所宜哉是故吊

于歛後則繫以喪事主哀不在乎美而繫之為質惟吊為宜故
 不尽其文飾也非吊而在君側禭之異宜有如此者服之掩塞

其楊衣者謂之襲者是以絮為敬故免塞其美也而服之何所

事重惟當存質故不款見示其美也無事而在君所則楊蓋聘

事已畢當易其服而臣敬于君惟尚其文故不能充塞其美也
襲之異宜有如此者宜禡而禡宜襲而襲何莫而非各存其敬
也耶

笏天子以球玉

二節

謂君臣之笏有其飾必推其所以盡飾也

○首飾節即末句所謂飾也見天子至于書笏正見笏畢用故因
而飾之也見於句言朝禮聘禮御射大射用笏也大射句言在
廟用笏也小功二句言在長亦笏也下句形上說既時三句言
在朝亦用笏也上句發下說凡有句言指登用笏也受受句言
受命用笏也末句飾字是君臣有以致其文飾之謂專指飾以
魚須之飾言

以笏言之用魚須于君臣而制則流乎品式天子以球玉昭其
禮記要言

○王澤卷之五

十四

美也諸侯則以象次于王也大夫以近尊而屈飾竹以魚須馬
士以遠尊而伸飾竹以象馬分以秩其等而物采昭名以章其
器而等威亦不以一笏之微而廢不飾之道也若此紱何哉亦
以其為用之周焉耳蓋是笏也不脫于見君習射之際而禮因
之以行不脫于當入太廟之時而敬因之以達小功初不脫矣
而時或脫焉則因事而整脫也既攝必盡固不脫矣而有執于
朝焉弗脫故弗脫也時乎指登于君前而用笏以將其對揚之
敬時乎受命于君前而書笏以表其欽承之心是笏也考事之
所畢用也使无不飾之理能不夫之无亦乎故即其合一之用
而別之以散殊之文或以玉或以象文飾之以為天子諸侯之
等級而其分守之嚴明昭然其可現或以魚或以竹文飾之以
為大夫士之隆殺而其品式之森嚴秩然其不乱此其蓋以藏

禮以辨分笏之為制夫豈為焉而已哉

笏天子以球玉

節

現君臣之笏異其飾其辨分之最可稽矣

笏畢用

下節

論笏周于用而加其飾必奉其制度之詳焉

天子素帶

伍節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朝祭之帶也其制亦尊卑之等居士弟
子之帶也其制亦文質之宜

并紐約

節

記者論結帶之制而有所援以例其長也

○此節專重結帶三寸截上言其底下言其長言紳之長制正見
結之長齊于帶而紐約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

禮記要言

○王澤卷之五

十五

夫自天子至于子弟帶以分固不容以強同而結以束帶則
不容以或異故其所紐約之物并用紐為之也以言乎紐之屬
則有三寸而展狹之適均以言乎紐之長則齊于帶而長短之
中度夫長固齊于帶矣而紳之長制何如彼士之紳長三尺焉
蓋制之所稱通諸尊卑而如一此其常也有司之紳二尺有五
寸焉蓋分之所在便于趨走以有事非其常也不現于游之言
乎夫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可以見紳之長三尺矣且曰紳
與結三者齊焉則信矣結之制長齊于帶也然

士三尺

居二焉

記者論紳之長制必引言以見之也

三尺定制也有司向帶言之耳引子游言是明其為三尺

大夫大帶

節

論君臣之帶有廣與緣之制焉

○大夫以上行禮之時必有帶也其帶之廣則皆以四寸為度上不嫌于福下也不嫌于僭上也率无同乎天子而下不僭也帶必有緣也其緣之色則必以雜色為文君則上朱而下赤也大夫則外玄而內華也寧無異乎以至士亦有帶也而帶之緣內闊而外不殊于外亦以緇而不間于內自士以至下士其色一也豈敢上同于君大夫之緣耶蓋亦有廣也而廣之廣約以三寸視諸四寸而半其制再統一匝擬諸四寸而異相同自士以至下士其制一也豈敢上同于君大夫之廣耶按朱為正陽之色緣為少陽之雜玄者陰之體華者陰之文

凡帶有緣無功

上節言帶之廣與緣因分而異此則言帶之當有緣慶其成功

禮記集說卷之五 十一

細丞君大夫士一也

肆束及帶一節

主大夫士言肆束謂組之餘者帶謂紳之垂者過事之勞者持之于手欲其便于用事也過事之迫者擁之于懷欲其便于趨走也

韠君朱 節

記者論君臣之韠而詳列其制焉

○首韠字作頭下作三豎謂常以上言色制也后正以上言形制也二寸以上言數制也此不必專以同異立說

夫玄端之服必有韠也玄端之韠必有制也其制維何彼曰朱曰素曰爵常色殊矣君則以朱象其裳之朱也大夫則以素象其裳之素也士則以爵常象其裳之玄黃雜色也是蓋因分而

異歸士不敢以僭大夫不敢以僭諸侯大夫豈容以或亂乎曰圖曰殺曰直形斯殊矣天子無圖殺而直示其方止也諸侯補飾之而方讓于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以近尊而屈也士前後正以遠尊而伸也是蓋因分而異制天子独隆于諸侯諸侯独隆于大夫士豈容以或僭乎以言乎韠之廣與長也貴賤雖有或異而裁制則无或殊下虎二尺以象地也上廣一尺以象天也其長三尺象三才也其頸五寸象五行也肩與帶皆虎二寸象陰陽也在天子諸侯不見其有餘在大夫士不見其不足又豈无一定之制乎是則制有異也而等威以办制有同也而法象以周韠之為制豈苟焉而已哉

一命韠 節

君子數綬之制各因其命而已

禮記集說卷之五 十七

自蔽膝之制與而有韠焉自養心之備設而有衡焉人臣之命數不同則其韠佩之制亦異彼乙命爵位未隆所屬未見也故數用赤黃之韠雜而不純也衡用黑色之王璫而不章也是非以其命之卑而有取于色之隱乎再命爵位漸隆所屬漸見也故數用赤色之韠此其異于乙命也衡用黑色之王此其同于一命也是非以其命之稍尊而有取于色之稍明者乎若夫三命位極人臣而所屬足以發見著明矣故用赤色之韠以為其文炳也用青色之王以為其文蔚也是非以其位之極隆而取夫色之極盛乎夫韠佩之制因命不同如此其办分之嚴可稽矣

王后禮衣 三節

王后禮衣天子之后所服也夫人掄狄公侯伯之妻所服也掄

似亦給五采為雉形但其衣色青與王后別耳屈狄惟刻雉形而不登五采鞠衣魚尾雉形猶有文采可觀禮衣色白視鞠為所失綠衣色黑視禮又為質矣是皆隨分而為之隆殺也世周禮世婦當服禮衣然亦必合于黃繭亦古人重蠶事之意也其

凡侍于君

人臣之侍君必致其一身之敬焉

○首句作頭紳也足也順也拱也視下而視帶及治也聽上而聽

臣之于君勢既嚴于等威之辨禮當肅于上下之交故凡侍于君者必謹其一身之儀焉其甲以為容而大帶之紳有見乎下

孔疏

又十七

垂耳視而上焉或失則驕故下視以思明不敢仰有所視也听而下焉或失則忽故上聞以思聰不敢俯有所听也其所視下者豈過躬而無則乎自帶以及袷而視尊中高下之宜固不可上而傲尔不可下而急矣其所听上者豈過充以自犬乎聰御則任左而自卑昭尊上之道固不失向君之儀尔不亦尊君之誠矣是蓋敬君之心積于中故敬君之容自形于外必如是而後為尽臣道欤

凡君召

人臣于君命應召之容異而欲速之心同也

首句提建武二節一節總而言之曰三節以建武二節一節之而異不俟履不俟車二節一節之所同皆急趨君命也

凡君之召臣有二節焉有一節焉合而言之共三節也然節之

多寡不同則事之緩急亦異人臣當何如以應召耶方其以二

節而召也則走以赴之非故如是其急也君命既急吾不難下

大急也方其以一節而召也則趨以赴之非故如是其緩也君

命既緩吾不難于緩也夫趨走之節同各有其視而承命之

敬則无往不存時其被命或在官也履以飾足至其必用而

開命即行自无暇于求全走不俟履而走也趨不俟履而趨也

惟知君命之為重而自忘其着履之便安矣時其被命而或在

外也車以代行至其所必資而聞召無諾自无遑于求遲走不

俟車而後走也趨不俟車而後趨惟知君命之為急而自忘其

乘車之便安矣是則或走或趨者敬之所以办其異也不俟履

不俟車者敬之所以統其同臣之事君尽道有如是夫

孔疏

王藻集之五

十八

士之為士也

不辭勞大失之清弄仕之為事也不辭當大夫之

士其已同輩故

其各大夫與彼同輩故其字因其尊卑而

謹于稱謂之間也

名士

上名士謂其沒者也君前言之下名士謂其生者也在大夫

前言之

古之君子必

君子佩養心之王而声無不和則心得其養矣

錯鳴也哉宮羽以上言佩玉有兩中之音鳴也以上言王声之

所由以和入也以上言心由王声之和而得其養也

多孝莫先于養心：：莫善于佩玉故古者君子无故玉不去

身必有所佩之王矣以言乎右則中乎微角蓋微為事而有
為角為民而有所佩于動作之方固其宜也以言乎左則中
乎宮羽蓋宮為君而宜靜羽為物而宜動佩于无事之方固其
宜也夫佩王固在左右之異然然動容有節何以致其聲之和
耶彼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或失于急乘齊之詩之和者
也乃歌來齊以節之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或失于緩肆夏
之詩之嚴者也乃歌肆夏以節之言天下之圓者莫如規而
周還之間步履之回轉一中乎規焉言天下之至方者莫如矩
而折旋之際率動之曲折一中乎矩焉或進而前則暴俯而損
不使過于卑也或退而後則微仰而揚不使過于亢也夫然後
措諸身者既得其序而不亂則垂于佩者自得其和而不乖右
為微角和鳴于其右也左為宮羽和鳴于其左也有不錯然其
記要音

王藻卷之五

十九

可听者乎由此言之君子方在車也既聞彼焉和之聲于其耳
今行也又鳴此佩王之音于其身可謂無時无處而不致其
養矣吾知中純所養而外欲頓消非僻之心固緣情以探入者
亦不過物交之客感耳而無感者自若也寧有乘其間而入之
者乎中有所主而外無所奪非僻之心固徇意以漸長者亦不
過變化之容形耳而有主者自虛也寧有抵其隙而入之者乎
是則一佩王之間而賴以養心如此古人為孝之容從可知矣
夫

古之君子必佩

節

古人王不去身而左右異所中之音也
無故不去故曰必下二句只言王所中之音如此非是申實
亦未說到和鳴上

趙以采齊 鳴也

君子動容有節而王聲無不和矣

錯鳴和也即左右所中之微角宮羽也

改君子在車 八也

君子隨在而容養心之功則心無所累矣

在中句重因佩王帶言然不推起說只與下句對讀但屬末處

用上佩耳

若在不佩王 節

論世子不佩王于君所而必詳其突焉

所貴乎世子者亦惟告讞以承子道而已彼王以養心包无故

不去身也使于君所而佩王以表其德非所以明有尊矣故世

子于君所則不佩王也何以見之蓋佩以貫玉向固垂于左矣

禮記

王藻卷之五

二十

今則結其緩而寂其聲佩以備用向固石暇下設矣今則備其

物而設諸右時乎燕居也固佩王如常也及其朝君也則結佩

不用焉夫設事佩于右而結王佩于左佩王于燕居而不佩王

于朝世子之不佩王不于是而可見哉

齊則青結

釋

君子齊時之佩服皆存誠之意焉

此言諸侯大夫士當齊之時其佩與韞皆變其常如此結佩所

以全精明之德與韞所以順幽陰之思

凡帶必有 節

論君子服必有王必詳其制而推其故也

、要否截上二句只重佩王意斷牙句言其制也無故二句正是

首句意所以然者王以此德此所以九帶必佩王而無故不去

身也

君子於玉

下二節

惟君子比德于玉故貴賤無所不佩也
首句截下只是玉不去身意非已也

天子佩白

二節

記者詳君臣之佩與綬各因其分而有異也

王以養心无故不可去身故自天子以至士皆佩之天子德
極其純潔而体天之道故白玉而玄組綬公侯有鎮靜之德而
体陽道故王用山玄而綬用朱組也大夫有通達之德而体陰
道故王用水蒼而綬用緇組也世子以德之美而有文故瑜玉
而綦組綬士以德之次而未顯故用瑤玖而緇組綬也君子无
故王不去身如此

孔記要旨

王肅卷之五

二十一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記者論世子之佩綬表其美而示其謙也

世子已端天下之本則有美德故有美玉之佩未為天下之君
則无定位故用雜文之組

孔子佩象

組綬

記者聖人燕居之佩皆承之以謙而已

聖不自聖夫子之心故聖德之謙亦于佩與綬而見之彼礼服
正似夫子固因分以用其玉矣若大燕居則佩无声之象環不
敢表其有如王者之德也礼服之綬天子固因分以用其色矣
若夫燕居則用雜色之組不敢自表其純粹之德也皆所謂謙
也

童子之節也

二節

服必用錦者親在致其飾也不素不帛以表帛之並非童子
宜也不發絢無事于行戒且非童子所便也當總視之喪不能
勝服而可以勝事見先生之尊不能特達而可以附達

待食于先

節

此是說成人之礼首二句成人待食之礼如此客祭四句成人
為主之礼如此有置三句成人為客之礼如此

有慶非君賜不賀

有慶包君賜在內有慶而為君賜則賀有慶而非君賜則不賀
也不賀有二義不致賀于人亦不承人之賀

君賜車馬

二節

前節受賜于已君有再拜之敬後乃受賜于王朝無專用之私

君賜稽

二節

記者要旨
受君之賜而再拜其礼受君之輕賜而殺其礼皆謂國君有賜
拜礼如此宜前補出再拜后宜稽首據掌致諸地

孔陽君子

一節

惟有以施貴戚之惠必有以別施惠之時

君子小人貴賤既殊故恩典不可並行于一日賜于均者恩也
不同日者義也

孔陽君子

一節

獻物于君而皆達其敬致膳異用而皆達于人

送之截上是大夫士獻物于君下是臣下奉膳于君大夫獻物
食有或宰或士之異而反門拜送則同故曰皆奉膳也于君大

大夫不說

而退

大夫不說而退

記者既言大夫不親拜獻之禮復言大夫不親拜賜之禮
答已也哉上曼獻也不敢勞君之答拜下曼謝物不敢勞君之
答拜

大夫拜賜 二節

受物于人者因分而異其往拜之禮焉

弗答拜以上言君有賜于大夫士拜賜之禮因人而異也弗服
以拜以上言大夫有賜于士拜賜之禮因物而異也敵者二句
言敵者受賜于拜謝之禮因時而異也

士待諾而退 其室

士謝人君之賜也亟亟拜之儀士受大夫之賜也亟拜之儀
弗答拜職皆謂士禮上是拜君之賜下是拜大夫之賜

凡于尊者 一節

禮記集說 王康卷之五 下三
有獻致其誠也弗以聞恐其責也

士于大夫 一節

古人之承賀因其分而有受否之殊也

尊卑遠者則勢分不可不辨尊卑近者則情意不可不通
禮不盛 節

記者推人君之敬天有見于其服與車馬

不楊截社之盛者以充美為敬而社非極盛者則服不充故郊
為社之盛者也而所服之大裘不用楊而用乎襲是欲充其美
而存質也敬之至者以專一為主而心有所分者則敬不專故
郊為敬之至者也而所乘之路車或當式而不敢式是欲專其
敬而不他也

父命呼 一節

記者之承父命一惟其迷而已矣
唯而不諾承命之迷見于聲者也投其業吐其食走而不追承
命之迷見于容者也

親老出不 一節

疏節意不貽親之憂而愛親之憂固為孝矣然終孝于親存之
日非雖盡孝于親沒之後者為難若此者人之常道而已故
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然後為孝之至也

父沒而不能讀 一節

記者兩指人子不安之情而各著其心之不忍也

書者父之所讀者也父雖沒矣而書猶存則子澤固在焉見其
書如見其父矣其能讀乎杯園者母之所分者也母食沒矣而
杯園存則口澤固在焉見杯園如見其母矣其能飲乎皆不忍

禮記集說 王康卷之五 下四
其親之至情人子之至孝也豈疏節之可得而與乎

君入門 二節

現君臣之期聘各謹其入門之儀焉

君臣之期聘相交以備其好必相敬以全其交以謝其言之君
為之賓介為之輔當其入門之儀也君固由于闕西夫其上卿之
介則從賓而居其居入門之次則循東而拂乎闕大夫之為次
介者由于闕東之中視卿而稍西也士之為介者拂乎闕西
之視視大夫而稍西也蓋隨任以異趨而因分以為卑執禮
之行介之入門有如也者以聘之言之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
當其八大門也主君固待以賓礼矣必避振闕之中而不敢當
尊踰門限之域而因有以致格行聘行事非公事乎事公則礼
隆用賓礼而入自闕西也私親私面非私事乎私事則礼殺從

欽

— 18 —

餓

與戶行廣狹之度也

合下二節

臣徐迥皆循其像趨

下二節則惟趨一事

玉藻卷

婦：如也。

首一句在在中而行

三節

此皆以他事行礼不

行謂行之緩
并進行謂

之例也如矢步之宜

講

執毫玉

君子之執器行之必

執事以卜施玉以聘

重器故敬重如此

三節

言君子之容貌

節

復尊嚴之地不同

邦是于尊嚴之出

二句

君子之容一于和

告與景常山未

非力也

夫常居之時

時而勿舒遲焉

補記要旨

色容

記者列君子之九品

九容皆言脩身

燕居告歸

論君子于時已待

燕居對告燕居

之時而不溫是

節

記者詳籌軍旅之

下三句之

失軍旅所以正

方以名

於動靜語默者雖動而不回何如其整耶果何以見之發號
施令有言語也低微不特非武也故言必諸一而威嚴整飭之
氣足以率三軍之聽見下者皆指使有顏色也隨時不揚非武
也故色容厲肅而存揚端房之威足以率三軍之帥以至視瞻
而不清明則人易欺而犯矣故視容欲其清明於以臨事而慎
也于以好謀而成也纖微洞悉而明見千里之外矣軍旅之容
如此皆整一而為也戰豈有不勝而攻豈有不取者哉

立容辨卑 王色

皆言脩身當如此非謂有德自然之容

山立 王色

記者狀君子之容合動靜內外而无不慎焉

此題見動靜內外意微而立如山也動而行時也氣之植于內

孔記要旨 王藻卷之五 三

者則盛氣云見于外者為王色

盛氣顛實揚休

惟氣之充也有本則氣之出也無窮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本无不盛亦无不美者苟能有事勿忘以

為功勿正勿助以為戒直養允害而可以塞天地可以配道蒙

允盛顛實于中矣則植本也固發源也深而泉之出息也生

不窮即陽氣之煦物無窮也人息而與天陽同可以驗吾之氣

即天地之氣矣

凡付稱 曰振

記者揭諸臣自稱之詞隨分而有異也

凡自稱通君臣上下言之也予一人者以其至尊无對天下皆

其統取也天子而下莫尊于二伯其自稱于人曰天子之才在

考謂股肱夫王家為天子宣力之臣也諸侯自稱于天子曰某
上之守臣某者謂竭力以守備為天子守上之臣也邊邑之
侯自稱于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者謂蔽內以捍外為天子藩屏
之臣也諸侯自稱于敵以下曰寡人者謙其位尊而德薄也小
國自稱于敵以下曰孤者謙其為特立无德也是可見天子之
自稱也為特隆而伯之自稱亦惟昭其分而已諸侯之稱于天
也率其職而干敵以下亦惟示其謙而已君臣之際其自稱之
嚴蓋如此

上大夫曰下 節

前四句言大夫之自稱擯稱其詞後二句言世子之自稱隨

稱之異其詞皆主稱于他國之君言投擯者非鄰國之擯乃已

國擯詔之擯也乃介也

孔記要旨 王藻卷之五 三

大夫私事 三節

論使臣擯詞之稱有隆殺必明所以隆其稱也

前兩節對末節申明次節意公士擯出未可說出正聘至末

節說出

列國相與有私禮焉有正禮焉而稱謂之辭亦異彼為大夫者

泰君命而使乃私事也而其稱行之擯則以私士為其擯辭于

下大夫則曰寡大夫于上大夫則曰寡君之老蓋因公士而隆

其所稱矣夫同此大夫也而公事之擯辭他隆于私人之擯辭

者何哉蓋公士為擯非私事也正以此年小聘而下大夫有所

往則因其小聘之正禮也而使公士為介以擯接千人焉三年

大聘而上大夫有所往則因其為大聘之正禮也而使公士為

介以擯接千人焉夫公事以有往而後擯則非私事之可同有

往而必公士為廣則非私人之可比主國固以實禮待之矣由是私事則抑從而降焉安得不避其名而曰寡大夫寡君之哉是知禮之有隆殺以為庸者有公士私人之別也為禮之有不同以為使者有私事與正禮之殊也然則辨之卑者亦何嫌于自躬而尊者亦何嫌于自亢耶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 五節

聖臣所制明堂之禮所以昭天下之大分也昔者周公相成王中國又安四夷宿服故制為朝禮而使諸侯未朝天子于明堂之位焉明堂之位何如彼莫尊于成王也成王則負斧依南嚮而立以受諸侯之朝以言乎中國之臣位序于門內尊中國也以言乎外夷之臣位序于門外卑外夷也以

禮記要旨 明堂卷之五 三十

言乎九州之牧長中立于應門猶夫三公之位也以言乎四塞之小侯一世而告至同夫夷臣之位也是皆周公所制而行于明堂之中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然三公以下其制同者其位異其位同者其上異合而言之則自有差等也分而言之又各有差等也無非因其分而為之尊卑也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但言三公而不及卿大夫者其等同于伯子男也然則但言侯伯子男而不及于公者其等同于三公也爵同則位同可知矣

制禮作樂 大服

聖臣新為治之道而天下皆順治矣制也作也頒也皆周公也天下大服謂禮樂度量出于一而天下皆服從其德無有梗化者

成王以周公 太廟

取天下而治天下之功周公之助勞也成王追念周公之有助勞而封之于曲阜其地七百其車千乘猶未足以為尊也故命世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得用重祭外祭則郊祭是也而行之于孟春內祭則大禘是也而行之于季夏成王之報周公者其盛如此

是以封周公 千乘

聖臣之受封地里廣而車數多也華車千乘即百里所出之數

牲用白牡 大夏

禮樂修歷代之制望國之禘祭也牲用白牡 祝用白牡 祝辭

禮記要旨 明堂卷之五 三十一

牲器備歷代之制望國之禘祭也白牡也牲也犧象黃目周尊也山罍夏尊也王賁大圭周時也工豆雕簋殷豆也王戔仍雕夏爵也犀角周爵也若虞俎也

夏俎也 准用王賁 祝辭

祝魯國之祭器必不飾以法古也

禮記之器謂之禮以玉為之飾也以圭為之柄也沮醢之奠醢之肴以豆盛之而飾以玉也以簠盛之而飾以玉也行酒之爵謂之醴以其玉而飾之也因其形而雕之也亞獻之爵謂之加其在祭賓則以璧飾散也其在夫人則以璧飾角也盛天酒之謂之醴用有虞氏之祝也川夏后氏之祝也此節凡極物而

實則八作文但當備用之意不必索制度之詳

升歌甫而

一節

詩華近之采以修盛于天下前王之尊質至矣
工部清而之詩于堂上管吹象武之曲于堂下朱干玉戚着來
冕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路褐衣以舞大夏肆者中國之樂也東
夷之樂則謂之昧南蠻之樂則謂之任二者外夷之樂也魯之
大廟既用中國之樂矣而又設此外夷之樂者何蓋魯大其國
禮樂之事以示天下無非所以尊魯也夷夏兼備廣大之義戎
狄不及錯奉之文

朱干玉戚

大夏

武樂以象周公征伐之武功必服冕冕者用周制之服舞周樂
也夏樂以象周公制作之文德必服皮弁者用三王之服舞夏
樂也

君卷冕

其職

贊君之禮者不止于迎牲贊夫人之禮者不止于荐豆饗各揚
其職言各不贊君贊夫人之職也

受故夏酌

祭也

大樽以上就以魯之祭禮言末句則言魯之所行即天子之祭
禮也下章倣此春社亦祭也而禮于此者何因朝方岳而肆畧
之也秋省非祭也雜于此者何因叙大樽而并及之也

孫木鐸

政也

魯發教令於朝之時必振木鐸以警勸衆聽此蓋天子之政也
而魯用之特礼有所加耳

山節藻梲

廟飾

子之廟請不止知此：独奉其器者天子用其器而魯則

馬車有虞

三節

車用以乘旗載于車馬駕夫車凡四代之車旗路馬魯得而
用之

泰有虞氏

歸夕

詩以盛酒也爵以行酒也灌尊以盛酒也而分則所以沃
酒與鬯酒者凡四物也魯皆兼歷代之制而用之

土鼓簫箏

樂器也

前者竟之所獨故特曰伊耆氏九也者虞夏商周之所同故總
曰四代制也搏也借也擊也四者言事而器在其中王督也大
琴大瑟也中琴小瑟也五者言器而事在其中

禮記要旨

明堂卷之五

三十三

公魯之廟

二節

視魯國之立廟立季而備禮可知矣

初以依神親：之道也而魯之立廟則幾夫王室之隆季以既
教育質之道也而魯之立季則幾夫歷代之盛

魯公之廟

世室也

視魯國之立廟視王室以為制也

此言魯之有廟亦比周之有二室也文王之廟周公之文世室
也而魯則以魯公之廟比之武王之廟周之武世室也而魯則
以武公之廟比之亦皆百世而不迂也

米廩

奉也

米廩以教孝存以教禮魯宗以教孝存以教禮魯宗以教禮魯宗以
之奉也而其制則係夫四代之盛

夏后氏之 四節

前二節皆所用之樂器一為作樂之具一為樂樂之具後二節
皆所用之禮器一用以盛地產一用以盛天產

有虞氏服 龍章

四代之制制以漸而致其又魯則得以兼用之

世服小記

為父母長子 稽顙

古人之喪拜各因其情與分而已

子為父母之喪視為長子之長婦人為夫與長子之喪皆情重
也故拜賓先稽顙士與大夫分則尊也故拜之亦稽顙

男主必使 二句

視爵王者必有以別其類焉

禮記要書

喪服卷之五

三十四

親以三 一節

先王之制服仁以推恩而義以制恩也

此節皆言喪服上二句只言以漸推恩未有降殺意下二句始
言降殺也畢矣言上至高祖外並服下至玄孫外並服旁至四
從外並服

親以二 二句

年王推恩以制服必由近以及遠也

上殺下殺 並矣

古人因情以為服之殺而情盡于是矣

此節所以明親之恩今中已身則上父下子所謂三也由父
而服父之父由于子而服子之子所謂以三為五也又由祖以服
曾高之由孫以服曾玄所謂以五為九也仁以推恩如此使不

有義以斷之則失之于隘矣故上殺而高祖之外並服下殺而
玄孫之外並服旁殺而同高祖之外無服矣

王者禘其 四句

論今之尊者追遠有其礼立而有其殺

上二句是禘祭之礼下一句是時祭之礼

別子為祖 一節

記者詳古人立宗之法而因推其敬宗之義也

宗易子下截別子二句言大宗所由立也繼祢一句言小宗所
由立也有五世四句只承小宗言祖遷于上故宗易于下則知
故祖不遷故大宗不易也尊祖無始祖高祖敬宗無大宗小宗
也

繼祢者為 於下

禮記要書

喪服卷之五

三十五

此言小宗之法首句作頭五世二句是解繼祢為小宗之意祖
遷句又是解宗其繼高宗之意惟其如此所以謂之小宗
也

尊祖故敬宗

記者原古人敬宗之由而必申其義也

廢子不祭 二句

適士二句得祀祢祢惟適子為適士者則無祭之而廢子為適
士者則不得祭祢蓋以明適子祖之正休而宗之所在也若祭
之則二宗矣此可見古人嚴于適廢之分固不可以貴而奪之
也

廢子不祭祢 二句

此言廢子之不得立祢祢者所以明主祭之在宗南也此廢子

亦謂上或末仕不得立當註中發子與書三句即內則所引
若富則具二牲於事而後故於祭者早已當同解上條不誤
若此條言之則貴得立於廟矣而又何宗子主其禮耶

親：尊、

論服之明人論者為人道之大焉

註云云此論服之降殺此意近輕要見喪服所以明倫意

蓋人道不外于親：尊、長、利男女而已今喪服皆有以明
之則義倫以之而叙經紀以之而辨非人道之大而何

從服者

先王之制喪服斷之以素而休之以情也

徒從而從之則不可服之義故已而不服屬從而從之則親
之恩未嘗亡故豈沒爾為之服

其為妻也

子同

三十一

父為士

二節

記者而言記先之典有禮之申者有禮之屈者

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則至服以士服而不失追
崇之隆故服其本服以依神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為天子諸侯

則降尊以就卑矣夫服天子諸侯之服則於禮為不稱故不得
已而服士服

未練而出

婦之或出或反者因時而異其親喪焉

故期而祭

記者於再期之喪而著祥祭易服之義後言祭之所由設也

禮者孝子因時伸其思親之忱也道者生直者也
也祭不為除喪禮也為祭則行之在于親為除喪則行之在于
我故記者特言之欲人不忌乎親而謹乎凡祭之謂也

必再祭

必有祭者思親之禮不可忘也非同除而除者行禮之節不
可失也

則必為之

大功情重故為之再祭則友情輕故但虞祔而已此皆為主人
之喪者

降而在緦

降服重于正服故日月已過而聞喪皆追服之

近臣君服

人臣從君而服乎返國之後者必因其分而有異焉

其餘指卿大夫從君往他國而歸而君之親喪服限未過若服
而至亦從君以服之也若服限已過君則追而服之臣則不服

之也

虞祔不入于

二句

于虞祔之後而因以殺哀焉此古人居喪之節也

既虞之後故不入室猶亦堂也既祔之後不但故不入室而堂
亦不升也古祭以漸而行公服以漸而累人子居親之喪漸殺

平哀則漸就乎吉未虞之前猶以杖入室也及葬而虞祭則杖
不入于室矣曰不入于室則室之外猶杖也未祔之前猶以

升堂矣既卒哭而祔祭則杖不升于堂矣

經殺五分

如經

市人之居長帶與故各有其理也

通經五張辨上言要經後於首經下言杖制大如要經

經一也在首經之經在腰謂之帶經與帶堂無大小之差別故
而經十一指者從而分之分去其一分以爲帶之大杖之大知
要經之大也

除喪者先重 二句

古人之除喪易服而各有輕重之序焉

無事不關而門

有事而辟禮也無事不辟禮也而開之義也

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

盡天下之人而後與此皆稱名也

其辭一謂後辭無分別者賤皆稱名也蓋後所以招死者不呼

禮記要言

喪服卷五

三十八

其名何以招其魂錫所以識死者不書其名何以別其人

麻同皆燕服

虞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虞所以安神卒哭所以節哭故虞可速而卒哭不可速也故者

所謂必於是日也接即此三月內之祭

先葬者人虞

后事

論父母之同喪者而必據其葬祭之官上

葬是奉情之事虞祔是奉養之事故母之葬在父先而虞祔在

父之後也

父母同時俱喪則父爲重而母爲輕葬則先葬而後重故先葬

子母而不行虞祔之祭候葬父畢葬父之虞祔而後舉母之虞

祔也

其孫不降其父

卑不可以尊尊父雖廢子而不降其服也對大夫之爲祖者
而言故曰孫

士祔於大夫則易姓

用士性則降尊以就卑則大夫牲下夫爲此崇之隆則爲大夫
孫爲上尊卑不同也其後孫死而附于祖而不得以士禮祭
之用大夫之禮以祭之謂之易姓如此者何也不故以早者之
禮禮尊者也

絕父不同居也

後者爲異居

記者於繼父而權其情之有重輕以見服之所由異

百句言不同居者本不是無服中式句言同居者其情重故服期

禮記要言

喪服卷五

三十九

末一句言異居者其情輕故服衰三月記者因繼父服制有同

居異居之異故別言如此爲同居如以爲異居而服因之以異

也服制皆於言外見之

士大夫不得

二節

記者歷酌祔祭之所正所以著尊祖之義也

祭祔於葬

祔必以其昭穆

即者於安而酌其所附之宜無非昭穆也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

於士

記者論祔祭之禮祔於卑而仲於尊也

凡孫附於祖也而貴賤異其分則有不可以強同者何以孫

之卑而上附其祖之爲士者則自尊以卑其祖慢莫其爲故天

子諸侯大夫可以附於士

為慈母後者為喪母可也為祖喪母可也

以妾子而繼妾後所以明嫡庶之分也

為慈母後者妾之子也庶母繼妾母皆是妾故此子可為其後

則孫以杖

即位可也

喪必有主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為父可以杖即位男不主庶

婦之喪則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

諸侯吊於異國之臣

二句

諸侯之吊外臣為君而吊也其為主凡以欲其位之相

耳

亦尊者必易服於卑者否

居喪而祭疾者必因分而異其服焉

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祭要吉

四十

妾牲卑不可祭於尊者故必易牲

其夫君子主之祔則男主之

七不攝大夫

二句

古人之攝喪主有貴故宗之義焉

陳器之道

之可也

論陳列明器之道所納可以易其所陳焉

陳器之道所納如其所陳禮之正也然亦有隨宜而行之者蓋

受陳之所以彰贈遺之情於禮為大通雖寄納之而不為儉省

陳之所以循從葬之代於禮為得中雖不納之而不為奢故曰

可也

主人所作則寒陳之取其簡也然寒陳之而寒納之則過尸

儉不可也故陳者雖寡而納則如其定數是納之者多不

於儉矣雖陳納之異亦權而得中者也於禮豈不可乎是求則

因人已而異其數納則各亦分而隨其常禮之道盡於此矣夫

豈可為而之哉

常無麻不絕太誦而反以報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論適子無出母之喪所以重宗祀也

適子不服出母之喪者豈薄于出母也哉重正統之祭焉上蓋

長必麻祭使喪出母而輕宗祀則非所以為孝也

記要吉

喪服卷之五

四

雖異國之君來吊而主人及所親皆教其敬也

論異國之君來吊而主人及所親皆教其敬也

大傳

王者禘其祖

下節

論禘非王者不得行必率君臣之禮以見之也

首句冒下正明首句之意首節截言禘祭為王者所獨行下一

節言諸侯得專行禘祭而及之逮大夫士得請行禘祭而及之

近

禘之為祭惟上者得以行之而其禮何如蓋王者仁孝誠敬之

至而報不反始之深以逮時之常於三年之大禘未足以盡其

意也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禘禮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此惟王者之所獨行非王臣可得而與也然報本反始人心

所問于是乎有裕祭之禮焉言乎諸侯降于天子者也故曰也得以私自專行初不待請命天子而裕祭及其大也故曰大夫又降於諸侯者也故其裕也不敢私自專行則必待命問於君而于裕及其高祖也是知王者自節祭以遠人厚有裕祭以追遠諸侯裕祭及之遠而得寧于已大夫士裕祭及之近而請命於君先王制禮謂非所以明尊卑之分而尽孝享之誠也歟

牧之野

聖王之奉大事有告成追王之典焉

大事也載以其順天人伐暴救民故曰大事奔走以上告成之備其禮也追王以下追王之有其義也

牧野之事武王之所以順天應人者也宅則天明地察尊祖親

禮記要旨

大傳卷之五

四十三

親以極追崇之情以及郊祀之典非大事而何所謂大事何以見之其事至則郊祀天地繼統承曆而為天下之君仁人之孝帝也遠矣天下至末則追王祖稱崇德振功而為宗廟之主孝子之孝親也自天知事親事親如事天一孝而仁孝之理兼備矣此所以為大事也

上治親親

治親而能養其道則人倫無不全矣

昭穆截三治字且虛講合族一句即所謂治也末二句是見出說者二事之外別無禮義一治之外別無人倫

今天族人之眾其物乙人之身也舍之而不治則其親有所遺治之而無法則其勢不能久是故等而上之有祖禰也於焉而治之非以有明尊乎順而下之有子孫也於焉而治之非以明

有親乎旁而推之有昆弟也於焉而治之非以盡睦友之道乎治之何如故飲食所以合歡也故必聚其宗族以脩夫和昭之好行其勸諭以致夫聯屬之意使情洽而無離散之失也昭穆所以必於此也故以昭與昭齒而長幼不失其倫穆與穆齒而但序各異則別使分嚴而無陵犯之非也是蓋禮以節之而推行顯榮會之則義以正之而品式得裁制之宜則變倫攸叙情有所推而恩不至於或乖人紀肇修遠有所濟而分不至於或棄上治而一本之誼隆矣下治而本文之恩篤矣旁治而長幼之序昭矣人倫之道寧不竭於此哉夫人道既盡則推之而固而天下裕如矣此聖人之治所以急於治親

別之以禮義

二句

上句即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二句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人際際

禮記要旨

大傳卷之五

四十三

屬之親疎而別之以治親也如是則隆殺據威疏明而尊七親

聖人南面而

一節

論聖人治道有所先因詳其目推其故而揭其要也

民不與焉截一曰治親五句是伍者之目五者一得五句是所先之故末二句是於伍者之中而揭治親之為要也

古者聖王南面而听天下萬幾之煩非不致事而整齊之也

萬民之眾非不欲人人而安養之也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所

先后則功有序然其施為緩急之等所且先者五而未及乎治

民之事焉五者何一曰治親別之禮義而人倫之道有所竭也二曰報功錫之恩禮而臣下之勞有所酬也三曰本質於有德者事之在位以正君善俗也四曰使能於有才者使之在職以

修政立事也五曰存愛致察乎一念之愛以公乎四事之施使
發皆中節而無私意之累矣夫是五者雖未及乎治民而亦未
嘗不治乎民焉誠能匪直一事之得也而五事之皆得也則民
將無有不足而亦無有不勝者矣國欲無治得乎苟或國立五
事之細細也而一事之有統緒也則民將無所生而皆莫得其
死者矣國欲無亂得乎夫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如此誠
為致治之良規而所宜先也然化理莫先于敦族而人道惟在
於治親故聖王南面而治天下也時雖以展其親而肅心于愛
倫之教者罔敢忽之為緩圖雖睦以廣其愛而致力于人紀之
修者罔敢忽之為末務凡報勃資使能存愛雖均為治道所先
而要之必自人道始矣是故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大治也否則
九族不睦百姓何由而平章乎是則五事聖而治功全人道立
而五事善焉治者審所尚而治休可識矣

聖人南面而聽

瞻者

論聖人為治有要必詳其目而推其效也
民不與焉哉治親五句是其目也末三句雖以效言正見當先
之故蓋聖人急於治道而緩於治民然治道一得而民無不治
其真正所以治民也此聖人之為治必以五者為先

一曰治親

五句

記者列治道之目無非為治之先務也

親功資能皆人情之所親愛故必有以察之使疎不以開親功
不以俾取非資者不奪非能者不使而所愛者皆其所當愛也

五者一得

瞻者

蘇政率而天下之民奉安聖人所以急先務也

此言其效以見五者所當先之於一得有二義統而言之五者
不廢其一而分而言之五者咸得其當也於天下要說重皆得上
若五者皆得則倫理明而士心勸賢才輔而公道行能使天下
之人皆得其澤各得其所仰焉足以事備焉是以有無不足於
已也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無不勝於人也如是雖木及治
民而民無不治矣

聖人南面而治

二句

聖人嚮明而出治必本之以親焉

治天下與首句聽天下同是欲使民無不足無不勝者也人言
舉指治親說蓋親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是五者固皆
為治之要而人道尤為五者之要何也篤近而後可以至遠由
親而後可以逮疎使不始於人道之親則根本之地已失而
何以報功幸資使能存愛也哉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惟其止治下治旁治而親七焉則九族既睦自可
以致平滿和之化由此而奉矣報功自施之各得其當由此而
使能存愛自推之無往不直故曰人道始

立楷要書

二節

論聖王之為治有宜重宜固者焉

上節是制度之未節可革而革也下節是天地之常經可因而
因也惟其可因而因之以示民信改之以便民用此所與民安革也惟其可
因也故父子有親親也也君臣有義義也也長幼有序長也也
夫婦有別是男女有別也九此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孰得
與民安革哉

司好從宗

一節

觀古人之治親必有以繼其恩而分其分也

父之共族者為同姓同姓之族有大宗小宗之別如同始祖者必稱大宗而合聚族人以燕食之禮如同高祖者必從小宗而合聚人以燕食之禮若然則恩之隆殺以親屬之疏疎以明而無離散陵犯之事矣女之未嫁者為黑姓黑姓之女有母道婦道之別如夫屬乎父道者則主伯母叔母之名以治其婚姻際會之事如夫屬乎子道者則主乎子婦姓婦之名以治其婚姻際會之事若然則名分著於尊卑之序男女別於稱謂之間時而無淫亂賊逆之禍矣礼莫嚴於內外之治此齊家之第一義也同姓之家族皆有宗支之屬由是以此宗也聯疎以為親合異以為同則族無離散而男正位乎外矣他姓之未嫁但有名

記要

大傳卷之五

下節

異姓主名

下節

論異姓正名以查別推名之所當正也
有別截下節其夫屬乎子道至謂之母乎是論母婦之名有宜稱不宜稱者名者承婦與母之名講人治之大處男女育別可無情乎應主名治際合

其夫屬乎父道

一節

記者詳稱名之異宜而因推其所當謹也
夫異姓主名治際合名果何所主耶使夫之屬乎父道者妻皆稱母上治也夫之屬乎子道者妻皆稱婦下治也此于穆昭為宜稱也第則卑矣而非子道其妻不稱婦元則尊矣而非父道

其妻不稱母旁治也此於昭穆不宜稱也由此觀之婦與母之名也者所以正昭穆之倫而杜誣逆之患章男女之別而防淫亂之端是乃上治下治旁治之大道也惟此所關之大是以婚姻之際合令之間必母其母而不母兄之妻必婦其婦而不婦弟之妻慎之而已可也

其族姓別

台下節

觀記者說問答之詞見周道無通昏之事也
人之始也其姓同則其宗同至於五世族屬已竭各自為氏而族姓別於上是以恩親而猶疎也婚姻可以通乎孰知族姓雖別而有大宗本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也恩親雖久而有大宗合聚飲食以連綴之不可殊異也同姓之愛薄而不遠親親之恩篤而弗替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禮記

大傳卷之五

四十七

服術有六

記者例服術之目以見喪服之制非一端也
先王制服之法有六父母為首而妻子伯叔漸以輕親也君為首而公卿大夫漸以輕尊也諸母諸婦名重者降而輕者殺以至弟婦兄弟亦其不然之謂名也姑姊與妹適人者殺而在室者重以至出為人後亦其不然之謂出入也成人婦每加以進諸孫則每加以殺其斯以為長幼也或因門內之治以起禮或因門外之治以起文其斯以為服從也

從服有差

節

記者復言從服有不一之類無非情與分之序原也
服之在人乃情之不容已者也謂之曰從服皆不由乎已而由乎人皆從人而服之者也故先王因人以定其制其從服則有

六為彼服之以親而情不容於或殺繫之以因而分不可以
舉則礼所當服矣故以子從母而服母之黨以妻從夫而服夫
之黨也思雖無屬而或可以義起親雖無屬而或可以制制則
亦所當服矣故以臣從君而服君之黨以妻從夫而服夫之黨
也亦有服者若不可累之使無也然情有所服而私親之念不
得以直遂反從而無服焉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不得
服之之類是也本無服者若不可違之使有也然勢無所拘而
親睦之私或得以自盡反從而無服焉如公子不得外服兄弟
而其妻服之之類是已服固有重者夫使或宜於輕焉吾又從
而輕之如公子為父母期而公子之從妻服三月是道汚則
從而汚君子不以為寡恩矣服固有輕者夫使或宜于重焉吾
又從而重之如公子為其母練冠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是道
潔則從而隆君子不以為掩義矣是皆緣情以制服而允協於
人情之宜立服以稱情而咸得乎天理之常從服之制非為一
定之則乎皆泛講而累失其註為善

自仁率親

節

記者推祖之仁輕而義重惟其宜而已矣
仁主于愛莫功於愛親等而上之由親而祖由祖而高曾流
墨漸遠情漸以殺名為輕也義主於敬莫先于敬祖順而下
之有高曾而后有祖有祖而后有初本源所在不容稍忘名為
重也夫祖一而已矣而有此輕重之殊者豈必應臆度而為之
哉亦惟協諸義而已矣輕者情之所在義不得不輕雖欲重之
不可得也重者分之所在義不輕雖欲輕之不可得也而
欲重焉則三月之外無張矣故服以三月使重焉而欲輕焉則

總麻之服大薄矣故服以齊衰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

節

君雖施恩而族必守義以其限於位也
位也載出謂君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礼族
人之燕飲之時則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視於君若此者
限於上下之位故也

廢子不祭明其宗也

依小註主上說謂兄弟二人一適一廢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則
得立南以祭其祖禰矣其廢子雖是適士但得祭祫而不得祭
祖所以然者明祖之所宗有在也若廢子非適士或未仕非惟
不得祭祖亦不得祭祫言所宗有在也

別子為祖

節

記者詳立宗之法而因推教宗之義焉

傳記要旨

本傳卷五

四十九

主卿大夫之宗言五世則遷者也載上是立宗之法因乎祖下
是教宗之義本乎祖尊祖是廟上見教宗自服上見遷謂變易
其宗而別立之非遷也教謂各服其服而教重之非主祭也
按立宗大意在于統祖統族不重主祭上宜畧之可也理未句
則立宗之義在乎尊祖矣又何必別立之宗之故哉

別子為祖

凡世則遷者也

記者原宗法之所由立而因詳其制也

三句載別子二句言大宗所由立繼祧一可言小宗所由立有
百世句謂大宗也有五世句謂小宗也有百世句謂四句謂大
宗是繼別者也此正見繼別之為大宗以其繼高祖二句謂小
宗繼祧者也此正見繼祧之為小宗

尊祖故敬宗

義也

記者原敬宗之由而必伸其意焉
尊始祖之為祖者故敬大宗而齊衰三月尊高祖之為祖者故
敬小宗而總麻三月由尊祖以敬宗如此則敬宗之義不在乎
尊祖乎蓋大宗為始祖之適敬大宗者尊祖也小宗為高祖
之統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於義不得不然者也

有小宗而無

二節

論公子之宗法有三必齊一以例之也

國君之子有適焉有庶焉有止于一人者為其立宗之法何如
哉於其無適昆弟者則使庶兄弟一人為之宗是以庶統庶而
不以其適非有小宗而無大宗乎於其有適昆弟者則使適兄
弟一人為之宗是以尊統卑而不以其庶非有大宗而無小宗

札記要旨

太傳卷五

五十

乎若公子止於一人則上無所尊已固不得以宗於人下無所
卑人亦不得以宗於已無宗又何宗之有若是者蓋以君有絕
宗之道而上宗于君因非所宜旁無正之理而為宗於後亦
非所敢謂非公子之宗道乎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何也
蓋宗法為公子而立凡公子之為君者為公子立之不論其
年之少長也而一以適者為主亦不計其生之先後也而一
以庶者為之附以為士之庶宗其為士之適者皆以類而聯繫
也以大夫之庶宗其大夫之適者皆以次而聯從也斯則適統乎
庶而正統之義以明庶宗乎適而貴賤之分以辨有大宗而無
小宗之宗道有如此者奉一則餘皆可例推矣

族絕

論親承而無服者以制服必因親也

親者屬也

親也

首一句是因親屬以制服中六句是用仁義以治親何吳而非
親也此可見人道莫大於親也親也親也皆念罔極之恩而皇
子三年之服追不及之恭而切于四時之享也即借上文仁
義講亦可

自仁率親

節

記者推人道重于親而著其效必援詩以証之也
詩載出人道親、句重詔統：至然後舉皆親、之說也引詩
不顯不承証礼俗刑以上無繫于人斯証然後舉一、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仁則始于其親而親之于仁也固
為重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祿義則終于其親而親之于義
也亦匪輕仁義而不遺于其親如此是故人道莫大于仁義而

札記要旨

太傳卷五

五十一

親：為人道之所先於凡隆周禮之恩以為行仁之始故一本
之情以為不義之終者固其當務之急也何也天下之道必有
近以及遠而施恩之序必由親以逮疎既親其親矣故推其親
之所自出而致其尊遠而始祖以義而立其祖近而高祖以恩
而立其祖也既尊其祖矣故推其祖之正統而致其敬同出于
始祖者則百世不遷同出于高祖者則三從不易也教宗則凡
同宗之族也合以燕食存以昭穆而無離散之失矣收族則凡
宗而之祭昭穆咸在于姓正別而有嚴肅之誠矣宗而之有土
谷而後立也內嚴宗而之祀則外而社稷之祀而春秋報皆
尊其事而不敢忽社稷必得其人而使守也知社稷之不可輕
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而異姓酬酢之誠而養之厚官得其人
則刑罰不濫而養民之生業無不遂民安其業則食貨有資而

天下之財用無不足禮義生於富足之餘故非心願急之不肖而富為之志以成也善行成于趨向之端故非事理迫之不作而禮義之俗一致也至此則大同之化至矣乎豈然而和平之氣薰蒸于宇宙人君和德于上也萬民和德于下也其理為何如哉清廟之詩有曰玉趾承王此人君自親之體之而致于禮俗刑之謂也曰無教于人斯正此然後其之謂也夫治主于樂治之盛也而一惟親之基之信乎人道之始于親之矣有志于圖治者夫亦審而尚哉

自仁率親 親也

記者論仁義不遺乎親而因推親為人道之所先也

首四句身以祖禰並起然當歸重於此而不同謂立人之道曰仁義義仁始于親義終于親是仁義皆不遺乎親也故人

以親為先務

五十二

孝故人道親 然後樂

記者論人道重于親而必推親之化也

首五句皆下皆是推親之效以見親之所當重也親至宗廟重言宗室社稷至愛百姓言國刑罰中主禮俗刑言天下然後樂句通言言近而家國遠而天下皆樂也

孝在 二句

知內祭之不忽則知所以崇外祭矣

愛百姓 民安

官得其人則政善而民安矣

百志 二句

上句就心言下句就行言礼者計也俱以百字万民貫

禮俗刑然後樂

人君有以致天下之序斯以致天下之和

禮俗刑 朝文

開字註起下首老所聞也君子敬者因人而異其辭罕見兄因時而異其辭罕見問名只承敬者一處至見朝夕尊承君子敬者

始入而解 三篇

賓主之相見有礼之資乎相者有礼之証乎尊者

上二節要為損者損相之詞末節要為賓者悅優之詞

辭以對主人言恐其不及于礼也可夫對賓主言恐其有過于

礼也脫履戶內專指賓長所以優尊也尊長或存于堂也則脫于階而不脫于堂尊長或在室也則脫于堂而不脫于室

禮記要言

卷之五

五十三

問品味 一節

論有所請于人而皆曲為之詞也

夫人之品味而直問其所好者則昭其僻矣故但問其孟食如孟食則其所惡亦不必言矣問道藝而直問其能否則暴其短矣故但問其所習與所善則其能不能者為可知矣

子貢子其 二句

古人論人之所能而其辭婉也

不疑在躬 一節

立身無所擇擇物極其私

言行不疑在躬恐人以此不誠待已也器核不度利鈍恐人以此非心故已也不顧大家之富應起人之疑也不毀室重之富應起人之怒也按口無擇言言先王之法言也身無擇行皆先王之

法行也非不知所擇之謂也其所擇而無可受也則在躬又其
行皆可信而不可疑可信而不必疑者也

下二問 一節

於已之下筮也當戒其害問人之卜筮也當審其宜

事有正有邪豈不吉而不以邪者為問恐責神也何也正則可
卜而邪不可卜也事有義有志義則問其事而志則不問嫌于
私也何也義則可言而志不可言也不二問于所扣之神問
卜筮問于求扣之人義屬公志屬私

侍射

三節

論卑者之侍射侍射始終皆致其謙也

約矢者謂一時并取矢而不敢快取于福也據矢者謂以手據
抱而矢而不敢委弃于地也此則致謙于射授之時及其勝也

論卑者之侍射

三節

說辭以請而不敢以運酌常爵是率而不敢以兇龍二馬並得
而不敵以成勝此則致謙于射授之後經文以請以下開言客
臣論尊而并及之者不必重註中不角以下亦及客因經文而
推言之者不必用

論卑者之侍射

一節

論僕御房車之法必詳其始終之節也

僕執君之車者其未行而後居也坐乘以自適其仰躬而防
患也右帶以避嫌其居升而授正簪也固負之于背中木于前
也而又引之于後其初升也扶腋緩而後上不敢用君之緩也
其將驅也扶六轡而後步所以防馬之逸也

請見不請退

三節

論見尊不可以請退必明其意而示以請退之節也

請見于尊者不敢請退何以言之彼朝廷欲其恬退故曰退
欲其有節故曰歸師旅欲其不老故曰罷皆常退而退隨
地與名未嘗于請見而請退也然有進必有退將何如以為退
哉必侍坐君子而君子有倦倦之容亦無請退之禮矣為可退
之時矣故請退亦可也

事君者量而

一節

論人臣不輕于事君則上下之威得矣

介然截凡乞二句是比例語不重末一句承量而後入說如諫
行言聽而明良慶喜起之文上何怨于君子膏澤下流而黎庶
受戴戴之念下何罪于我乎

為人臣下者 一節

善諫而有為斯有勞于公者矣

禮記要義

卷之五

五十五

人臣之道莫貴于正君不戒正君之過善諫而已矣然諫之道
有為而已矣以諫言之君有過但不陳善閉邪之道而諫諍以
止之而已諫則不恭矣諫而不听則守不合則去之義而繫身
以進之而已疾則大傷矣故于君之有善人臣有侍順之道焉
於是乎頌謂之曰頌者但誘諭于善以成君之善非以導諫也
君頌而何有于諫乎人君之有過也人臣有匡救之道焉于是
乎有諫謂之曰諫者但引君當道以不成君之惡而已非以沽
直也諫而何有于諫乎善諫如此以有為言之國家之事至于
急焉改漸之几已危几不可遏漸不可長然猶可為也則因偏
以救散數張而贊相之以其其善治斯已矣國家之事至于變
焉壞亂之勢已成變不可用亂不可棄實于有為也則更化以
善治掃除而更易之以卒其發聖斯已矣張而相者非因循也

西北來所根往

記者或人有為不可進就而退速也

此而急於進往為退謂人之有為也其始實有漸積之功而不可急于進其終實有持守之力而不可急于退

自人之靡不有初也則欲速助長焉吾知先難未亢已不勝其
陵躡之蔽而急處魚序者時自奪于槩取之私矣必有事勿正
馬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從容涵泳而魚所急處也勿忘勿助焉
厭而欲之使自化之日積月累而魚所陵躡也孰謂為李之道

禮記要旨

卷之五

美十六

可以逞其欲速之心而接乘也哉。自人之解克有終也則半途而廢焉特見力不副心者或弄其前功之棄而因循不振者且悉其所有而忘之矣必慎其貞固之心而操存益焉自我有之介自我執之至于始者勤于終也執其反躬之力而特守益爰自步得之亦自我擴之要于前者繼于後也孰謂為孝之道可以急其固執之功而振往也哉。

母貴神

一節

覲記者之戒人無非欲其正直而誠也

母音神以事神言敬而遠之也母稱枉以處已言過則勿憚改也母測未至以待人言不從詐不億不信也

士依於德

節

記者示為字當會本末之全必即曲垂以例之也

天下之道有定体君子之孝有全功彼上之為孝也自其行道有得而言謂之德而德則礼樂射御書數之文也蓋必反身修理而全其固有之真者眼膚而勿失脩身奉道而後其本然之善者有事而勿忘由是玩索于諸數之微以博其義理之極覩之于文章之類以尽其道体之全蓋寓之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也則為典引交情而為天下之善士矣譬則上之為孝也自其制度不易者而言謂之法而說明辟居講論亦通之遺也蓋必制器尚象而方員之運守成法而不遠窮財利用而長短之制按度程而不惑由是因時制宜而講說具流通之妙隨時損益而斟酌其裁制之宜固不廢乎古而亦不泥乎古也則法與巧相須而為天下之良工矣君子觀諸曲藝不可以得為孝之方

卷之五

少儀卷五

五十七

也必于此時之而後依德者始全。

依法講規矩以為方員尺寸以為長短是也而說則方員長短之變通者必出于比擬之而後依法者始當

言語之美

一節

君子干一身之儀順往而致其謹焉

泛言隨事各有其儀以示人之當謹不主保民教國子看至理每寓于忽微之間君子當察其檢身之道彼宣而為問荅詞令皆所謂言語也言結之儀必將之以敬慎從容而不急遽發之以嚴正道理而不相俗斯其穆、皇、矢乎以朝廷之儀言之參錯不形于踐履而威儀以之評整後却并不介于操持而動極極于端並有此濟、刑、而後可以求吾尊君之誠也以

祭之儀言之思居靜專務致其精明之德向祭時切下其
音存之誠有此濟：皇：而後可以參吾文主之靈也
有車馬也其儀何如循乎漸進而馳車之際時於其有
投防而承載之下秋然其有輔惟人所御而自見其
矣在車必有墨和也其儀何如清濁有倫而不疾不遲始馬而
倡之以敬音律克諧而無乖戾然馬而應之以和因人而動
而自見其肅：雍：矣是則其係不同而同歸于善此固君
子檢身之道也可不慎諸

問國君之子 一節

各因其年之長幼而率其事之能否長則直率所能可以知其
長矣幼則或曰能或曰未能：則尚見其為幼未能則見其尤
幼也

禮記要旨

乾虛如執

二節

五十八

君子之心無往而不寓其敬也

記者表君子之心能敬于其所忽也

君子持敬之心無一事而可忽也故執虛如執盈而手恭足
重自不能已矣執虛如此況于有物之器而敢慢乎魚一屬而
可忽也故與虛如有人而意誠心正自不能已矣入虛如此况
于有人之室而敢慢乎是則敬寓于施器之時而持盈之道存
敬寓于入室之時而慎獨之功至君子之不可及者其以此

凡祭于室中 一節

禮有神之異事有隆殺之殊

九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履而堂上亦不脫履也若祭
畢而燕尸于室中則室中豈不可脫履而堂上則可以脫之

祭禮其敬而燕禮可以節其敬也

僕於君子 一節

御者之節既隨事而尽其禮必因事而異其儀
僕於君子提起極是御車之禮則式則否亦謂始乘之時也

其以壹泉 拾節

記者詳賜人獻人者皆因人而為禮也

此十條皆一意行禮者有賜有獻惟臣則左一條不以賜言將
命者有物有辭惟亦曰東遠一句乃以辭言辭註言于首詩例
其餘也

皆右之臣則左之

獻物以尚其便獻俘以致其防

勞書簡也 一節

禮記要旨

獻諸物者同其儀獻利物者同其儀

尚主乎哉以上諸物也以下利物也

車則說給 三下

古人隨所獻之物而各有將舍之儀也

實客主恭 一節

記者備言君子隨需以應天下之事各當其理而已

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外兒之恭為主祭祀以誠相感以內心之
敬為主命而主謂者王師有征伐之卒則諸侯皆未會主命諸
侯以征伐之事其前氣貴明盛也同而主謂者王十二歲而巡

狩則諸侯皆未同王命諸侯以奉行之政其前氣貴明盛也
軍旅思險者言令止經山之虞慮敵之設險以喪我而深思以
恤地利之防也可謂能慎矣所謂有形之隆也隱情以虞者言

戰攻乎衛之術知敵之有計以嚴我而密謀以度人情之變也
可謂好謀矣所謂魚形之險也

燕侍食於

一節

口容截上是侍食之礼下是賓主之礼

客爵居左

二節

卿飲隨器異其所燕食進物異其宜

各節戈祭肱者冬右肱固於臘夏右肱亦祭肱

客爵居左

一節

卿飲飲奠爵之所而見尊賓之意矣

此一節卿飲之爵各有異置之所主人酬賓之爵謂之客爵奠

爵于薦東故曰客爵居左賓酬主人之爵謂之其飲一取薦

西之辭故曰其飲居右酬於賓者為介而主人酬介之爵則莫

禮要言

少休卷之五

六十

於西賓者主者為酢而主人受酢之爵亦奠于西訓士主者為

饌而主人酬饌之爵則亦奠于西故曰介爵酢爵饌爵皆居右

夫同此奠爵也客居居左而其餘皆居右亦是尊賓之意

贊幣自左

二句

相君之行礼者隨兩行之礼異兩由之方

贊字提矩情其人言謂相君之礼者地道尊右而左為卑受幣

之自左以其輕于詔也詔辭之自右以其重于幣也蓋幣自人

來而交于君受聘礼受享礼國家之常事也故輕詔自君出而

加于人君于廟中爵有德祿有功為國家之大事故重

酌尸之儀

一節

首二句截如及也左執轡二句受爵之儀左右一句飲爵之儀

尊者以酌

二節

記者而著燕享尊壺之法而尊君之義見矣

此燕享設尊設壺之法同一尊也而有上尊下尊之異凡謂黃

目爵氣之上尊尊也設尊之人其設上尊也果于何所乎蓋

上尊在南酌酒之人以左為上左南也而設尊之人以右為上

右亦南也今設上尊于酌者之左則知上尊在南矣其餘諸臣

之尊則以次而列于北矣尊壺以鼻向君示惠自君出而君尊

之也

飲酒者

論事畢而飲酒禮盛必致其敬嘗食必有其節

醴者或作頭飲酒有衆組而亦或有折組惟折組則禮盛而不

坐不敢以小事當盛禮也飲酒有正蓋而必有廢蓋惟廢蓋則

步爵而後嘗不敢以廢蓋先正飲也前言取如進組不坐以立

禮要言

少休卷之五

六十一

為便九此與下言折組組不坐以立為敬也

衣服在躬

為同

記音指言服而味其義者味惡其蔽于理也

名義也上曰衣下曰裳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最切近于身而當

知者也服其服者宜實以君子之德況其名又可不知乎故為

問

其未有獨

一節

亦然以上是一事役人以上是一事不歌以上是一事以在坐

者告之如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道亦告也言告無目之人猶告

後至之客也莊人枕已燃之燭敬客而自下也抱未燃之炬冀

客之久留也謂焉則以授人姑從客之命以伸賓主之情也然

既暮夜矣則宜畧煩文而全恭敬故其遜讓之節與更相辭謝

之礼及各歌詩以見意皆止而不行也

一節

飲者裁作頭勿氣進物致敬于所尊也此時有問則辟而對
否則致敬于所尊也

記者論進物之敬而尤當謹答問之儀也

為人祭 一節

曰致福示其得鬼神之格而將惠也曰膳主其備善味之品而
致養也攝祭歸胙其辭恭主祭歸胙其辭謙

凡膳告 一節

記者示歸胙送迎之礼而及其厚薄之度也

又再拜稽首載上是歸胙之礼下是歸胙之制膳告承上文而
言不曰致福省文也凡膳告于君子者始以鬼神之餘往故視

禮記卷之五 六十二

展作階再拜稽首而致敬以送之終以君子之命歸故亦再拜

亦稽首而致敬以迎之其礼即歸胙之礼大半少半特分歸胙
之物也以九以七以五歸胙之數也是皆因所祭之牲有奇醢
而為之隆殺也

孝記

七節

此雖七節大意只第三節尽之當三節推君子化民成俗由
于孝四節五節明君子之化民成俗所以由于孝六節正是由
于孝之實七節正是由于孝而化民成俗之實

三節

記者歷推致治之本于孝所以示端本之化也

三節相推講下歸重歸德意指行政言善良指輔臣言疏賢是

未仕者休遠是已仕者小聞謂成己之名勸眾謂使人有忽

具起之心非算動眾應也

今夫為治之道有本有末圖治者當所尚而已矣是故人之居之
治天下也即稽乎成憲以求合乎法則之常數求乎哲人以默
受其薰陶之益則慎致之尹以若親賢之者以彰然也故所成
發之道小有聞焉可矣以之勸眾則未也虛已以下士而不遺

于側陋推心以休臣而不忘乎疏遠則意氣招徠乎豪傑風聲
鼓舞乎羣工然無開導誘掖之方動夫衆焉可矣以之化民則
未也君子于此不以小聞勸眾自足而將欲化民以成純厚之

俗固非虛憲親賢之可能亦非就賢休遠之可得也其必大孝
之道乎蓋大孝者賢士之所聞也茲惟以此而教之以明德教
之以新民則官使之余道可致于大行而功非止于小補民可

化而俗可成矣又豈有他道哉

禮記卷之五 六十三

君子如欲 一節

記者原君子化民之要示為治者審所尚也

君子指王天下者經文化字成字貼上人看事講註中明新二
字貼下人看平講化民成俗不是新民乃明德新民之孝之功
效也蓋大孝教士以明德新民之道以此孝士而官使之則民
可化而俗可成矣

俗之未成由民之未向于化也君子如欲化民以成其俗固非

法古尊賢之所能至亦豈就賢休遠之所能與哉其必由于孝
矣蓋君師無二隨治教無二聖人君德如求治于治而不知求

治于教治斯教矣必群之以學校而養士有其地立之以章程
而造士有其法則金功于養士之時自能收實效于用士之

曰民以是而化俗以是而成也豈他道所能及哉

君子如欲 三節

論君子政治之端本于孝必推明其意也

首節截下言不孝不知道故在上者以教孝為先務不孝不知善故在下者以教孝為全功正見孝為重而他民成俗所以必由于孝也

王不琢 節

記者推王者急化民之務必引言以証之也

承上文言化民成俗必由于孝蓋以天下無道外之治而知道必有待于孝耳故朱王以務孝為急使天下之人皆知所以明德親民而民化俗成矣王不琢二句是推原孝為重承上起下意引說命以興字發明先意

記要

孝記卷五

六十四

君子化民成俗必由于孝矣人豈可以不孝乎今夫王之所以為善者非徒以其璞而已也以其成器也然所以成器者存乎琢不琢則器無由以成王斯失其美矣儒人之所以為善者非徒以其形而已也以其知道也然所以知道者存乎孝不孝則道無由以知人斯失其實矣夫入之所以為人者係于孝如此是以先王建國君民千條教疏令之末末遑孝也必以教孝為先焉立為之教使造士有法立為之孝使造士有常所展凡人道由此而立治道由此而行要其心自始至終無一念不存于孝也說命曰念終始與于孝寧非教孝為先之謂乎夫惟以教孝為先則人無不知道應可明民可親而民化俗成矣

是故古之王者

為先

記者原先王為治之道而以立教為要焉

建國君民輕難下句立教是教民明德新民之法立孝是孝明德新民之地

夫非孝無以知禮非教無以成孝是故古之王者辨方正位以建立乎邦國而設官分職以君長乎斯民豈無有事而不知所先者哉抑以教德者人君之先務而大孝諸賢士之所關足以也務雖未遑也肅心於教典之數而簞蘭之法立庶事之未本也加志于孝教之誤而居業之地詳更化善治固非一端可及而教孝之左固其功焉不容以或後者矣焉得不以教孝為先者乎

鉅有嘉 節

論至理由孝而明必看為孝之全功而証其意也

大意與上節同嘉穀至善即知道以上意上上就任上者使人去由孝說此則就在下去由孝說二說意亦同要知此節教亦

孝記卷五

六十五

孝也與上教孝異

○今夫人君固以教孝為先而孝者則以務孝為急不現口之于味乎自飲食而言有嘉穀焉則味之寓于嘉穀由食乃有知也自性分而言有至道焉則理之蘊于道者由孝乃有知也苟或不孝則雖有心善天下之理者何由知其善乎孝之不可以已如此而孝之事何如人但知孝之為孝而不知教之為孝也蓋孝無病天自忘孝則物我相親孝有教則聞所未聞知吾之所聞未見所未見知吾之所見未足也○孝其孰能知之哉孝其貴乎知困教則聞雖解其端無不小小即不能小鳥之於夫不足而無以自反終不克而已然不足之病既知于務

李之於則求足之心必奮于自新之後固未知而求其知困
計而求其能也。不能自反乎困而無以自強終于困焉而已。
五谷之下既知其取困之為害則衡慮之餘必求其志意之可
循固其已知而益求其未知困其已知而益求其未知也。不其
能自強乎。目強生下教。有長于我明矣。自及主于李。有長
于我明矣。教李皆有益是之謂相長也。允命教李半大教居一
半言教有益于我也。李居一半言李有益于我也。教李燕平是
為李問之全功也。允命之口非即教李相長之謂乎。李而至此
則至道之善於是乎可知矣。

雖有至道 自強也

記者論至道由李而明因音明道之全功也

首二句截至道由李而明而李之事何如亦惟教李燕平而已

下教李二字只當言一李字就一人看知不足知困指心言此

句輕自反自強正是用功處當重看

嘉肴之中有旨存焉人惟不食如肴曰口善天下之味亦不
知其旨矣人于飲食而知味於至道而不知李者亦何執至
道之中有善存焉人惟不學至道雖曰心善天下之理亦不知
其善矣人之不學其弊如此苟能務李何用不減哉是教李然
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惟其知不足也豈終于不足而已乎
必由其不足以求至于有餘去其不如師就其如師者反已自
備至于無不足而已則不足亦不終于不足矣是不足者有餘
之介也夫惟其知困也豈終于困而已乎必因其已知以及其
所未知困其已知能以及其所未能勉進至于無困而後
已則困亦不終于困矣是困者亨之機也曰知不足知困自新

之機也曰自反自強自新之益也

李然後知不足 相長也

論君子為李之全功因著其有相資之益也

末句截出上是用功處下則言其用功之有益也

故曰教李相長 至末

論教李有相資之益必引言以証之也

相長不必人已互言只是我之自反自強一引允命教是一
半明教之長我意李是一半明李之長我意皆是成已之事則
氏應成物說不是

古之教者 之道也

古之教者是顯此大李之蹟也是尾中間李是明德新民之地

教是教明德新民之法化民易俗是明德新民之李之功效也

孔記要旨 李記卷之五 不可謂前節為明德後節為新民

古之教者 第

先王之教人廣立李之制而詳立教之法也

此節正建其必由李一句前應首句作預有李以上即所謂立

李比年以下即所謂立教入李以國李言下皆是國李之事夫

世道之理亂因乎士而士人之成就起于教古之教者何如是

故家必有塾所以端作聖之功者恒于斯也童必有庠所以教

閭塾所升者恒于斯也黨序所升之人立序于術以教之國子

民俊之衆設李于國以辟之是蓋李以漸而廣自無遺賢之失

人以次而升皆有上達之望古之隨地立李如此其教之法

果何如哉彼入李大疏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李之人
考校大教則無以游其志故問年而行考校之法其入李之初

年也雖經辨志之優劣在所鑒別也而收業率群則規諸三年
為其入孝之五年也傳明視師之收應在兩難別也而論孝取
友則規諸七年焉夫然則進道之機已拙而趨向不終于升從
入德之途已啓而推行不病于無漸道由是而可明也德由是
而可立也垂未至于然然感傷而歸乎有成矣不謂之小成
而何至于九年則用力少而效益精明旁達而引伸有觸類
之機涵養深而仁益熟中主不倚而果確堅不易之守夫然則
知不徒知而契悟無假于思惟行不徒行而操存非出于勉強
道下是而益明也德于是而益立也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而嘆乎有餘裕矣不謂之大成而何為道在而達孝則天下
皆有群才之地因時以資成則人才咸有樂育之心此古之成
材也易而民俗所由化也與

古之教者

有孝

孝記卷之五

本八

塾升于庠：升于庠：升于孝先之小孝收其放心恭其德性
而為大孝之基本終之大孝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孝
之成功
一年至末皆是中年考校之法小成大成小成以立大成之本
大成以收小成之功

一年視聽

大成

古人於國孝之士教之漸久而考之漸密也
此主國孝考校之法上二字說孝以知言下兩字說所得處以
行言平看惟教月近遠故所孝所得有淺闊一年而視之則其
之進否可知矣小成大成以知行立說
九年知
大成

入孝既久而進道益深是孝之大成也

知類通達即物格知至之事強立不反即意誠心正身脩之事
如是則知之盡行之至矣不謂之大成乎講中要視字意

夫然後足以

節

記者推孝士化之效必推其為全孝而証之也

台之孝士自一年而至于九年所謂大成矣以此大成之士而
官使之則其經綸之業固所素具而化成之事乃其優焉是以
更化之下而鼓舞斯民也為德易轉移之間而成就斯世也為
德神不其足以化民于善而易俗乎近者說服民化俗易下其
近矣遠者懷之民化俗易于其遠矣是蓋立教立孝崇士於本
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孝之道固如是乎記曰
孝子時習即土之事而遂至大堦之成今大孝之立教立孝即
即土之事民化俗易即大堦之成也提而說之不亦事異而理
同乎

夫然後足以

道也

記者推孝士官使之效而指其為大孝之法也

此民易俗串講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心悅誠服遠者懷其德
之廣被故企慕不忘皆道化所及者

大孝始教

五節

記者註大孝之教而著其大必引言以証之也

大孝始教

等也

記者歷叙大孝設教之事而各著其義焉

大孝始教節大孝以地言領下七事始教以時言只管本鄉
升服之尊也類陳物之潔也先師道藝之所在故先師所以示

一孝者之敬道藝于所習無怠忽也

省雅澤三 一節

現大孝所賦之時所以吟李之志也

鹿鳴樂之却居官之美也四壯皇華勞苦之詞受任之責也

當入李之始使李士歌而肆習之欲其欣慕乎此而勉脩其德

以為居官受任之本朕凡他日能勝其職也

入李鼓篋節鼓聲謹動使人心意和平以是誨之使以隨順之

心謹其業也蓋有驕傲之心則自足而不復求進心既遜順謙

冲不自足故可以進其所習之業也

夏楚節始勤然急者人之心故用夏楚以警其不率教者使之

收歛威儀無所怠忽而勉強以修善也不專在威儀上存制外

存中意

孔聖要旨 李記卷之五 七十

未卜時存其心也視李所以考校而必待于五年者欲其優游

原紙而有漸進之功也立教不容無言而有所現弗語者欲其

默識心融而有自得之妙也

李莫貴于急言猶莫病于欲速大孝之教寧見于此哉是故

有為之志每感食于責成之詳考校若不可缺矣先王之視李

也故微于卜補之日而非驟發于其先是豈倦教也哉蓋李必

積久而後精道非驟等而可進蓋假之以歲月之久而漸清

以俟其化上達之志雖嘗振之使奮而成之不欲其速也否則

日省月試之煩適以為志慮之雜豈先王立教之方哉至理之

與無通貫于開示之明不言若無所述矣大孝之立教也時或

示以躬行之迹而無俟于諄諄之言是豈有隱也哉蓋李不在

于多言而道惟貴于心悟蓋呈躍如之機而使契悟自出于

及現金曰開而弗達其所以達之者深矣否則道聽途說之煩

適以惑口耳之習豈先王施教之法也哉

時現而弗達 二句

大孝有忘言之教故其自得也

幼者聽而弗問二句言李非循序則魚以軒健疑則辨惟成人

之道也幼者聽而弗問欲以循其長幼所李之節而不放踰躡

耳

此七者教 至末

記者能立教之目而著其大必引言以証之也

七者者事而義在其中大輪其尤切于李者之身心而為大節

目所在就要補當先意引記而先字與大字俱不可以明德新

民教李分貼亦不可重先志句

孔聖要旨 李記卷之五 七十一

自皮弁祭菜以至聽而弗問大學之教固有此七者之不同矣

是教也不惟作其恭敬向道之誠而且以長其遜順收歛之

善不惟順其優游自得之化而且所以防其凌節派等之非

恭本原所以成德而達材不徒為口耳之末培植根本所以果

行而育德不徒為詞說之煩蓋標為大節而非細微者可比矣

然可以不先乎吾富有微於記矣記謂此李之道不拘一途已

仕而為李以行事為大節而在所先也末仕而為李以尚志為

大節而在所先也食士皆有所先如此考古以驗今由詞以公

意古記之言豈非大孝之教以七者為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

乎

大學之教也 一節

記者謂大孝之教備其法因推為李之功不可怠也

大學之法

昔者先生於大李之中而詳其經制之法何以言之先畫不成人情其難制也即其志意未萌之始施吾裁抑檢制之方是其

其難成也乘其志意有竟之頃加以發憤啓牒之功是其迎之以機而不先不後適其期矣不曰時乎議等則誣李不可以無序也曰財以萬而施之不陵節焉則謂善誘之下而優游以受其化順而造之或亂也夫是之謂逆獨李則順乎不可以無友也同道為朋而相親以從善焉則切近砥礪之余而思齊以受其益史而輔之則相長也夫是之謂實夫立法之不備則求人無址縱教之垂也難矣人是四者以為兼善見由夫豫也而請以既焉由夫時也而性以成焉曲盡乎博喻之道而施之也不悖由夫應也而才可造焉由夫摩也求立法之不倍設其多術之教而求之也不撓成德達材無棄物矣上賢崇德此其階矣然不於是而異乎

節

今夫人李固貴乎主教而君子莫重於師師之道豈易言哉是故教之與德有四君子既有以知之其廢也有陸君子亦有以知之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是則能長善救失成德後李作聖人乎而可以為人師也何以見之蓋師以主教

教之不善非所以為師矣。君子之教喻也，入道之由示之于未發之先，而成之不款其速，有所謂道而不牽者焉。向往之志作之于當可之時，而進之不款其阻，有所謂強而弗抑者焉。合人己以交脩，而惟開其從入之端，毋陵節而難施，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又有所謂開而弗達者焉。夫道而不牽，則身心裕于運養之餘，而進為無病於扞格，不亦和乎？強而弗抑，則義理竭其擴排之机，而歲修不憚於芳苦，不亦易乎？開而弗達，則中心無雜施之患，而可以素意於思惟，志意有相觀之益，而可以發人之深省。思則得之矣。夫君子施教，有益于人，如決不謂之善喻乎？吾見豈有不倦，有以妙大啓佑之方，而範圍之下，皆有成之物矣。論：善誘有以妙乎曲成之術，甄陶之下，蓋無可弃之才矣。非善喻而何哉？夫君子教喻之善如此，其所以可為人師也。

款

故君子之教喻也 至本

君子教人而有益于人所以為善教也

通而弗牽則和 三句

君子施教之善皆有益於學者焉

此只重教者設言善者之和易思正見教人之善處

私意之未發者人道之由也使已發而禁寧無率率之勞乎君

子則先事有備恭其純一之天而昭示以入道之由初不率率

以進而其止之力施于既獲之后則學者造詣有漸命上夫不

病於行格礙之不序而求之不拂不亦和乎志氣之所向當時

之所在也使時過而率率無阻抑之失乎君子則施富其可乘

其氣之高而作興其自新之機初不阻抑使進而訓誨之功加

禮記要言 李記卷之五 七十六

於思時之后則本者志意發奮而憤排有得於啓發功非吾難

而率率有獲不亦易乎教以順施善以友成所以開率之始也

有難而獨率則厥始之弗開雖竟終而無補矣君子則循序

而施相親而善因其材實之宜盡其輔導之方而開其從人之

端初不雜施不遺使率無友於所未發言于所未至而竟其

所通之地則率者心無所執可以專意于思惟志有所輔可以

聚人之深者由始以思終而終可得矣不亦思乎

和易以思 二句

視率者之益而師之善焉可知矣

善喻即道而弗率三句此句正與可以為人師應盡善語則必

可以為師矣

率者有四失

師

率者有四失

論教者當知率者之失必原其所以當知也

必知之哉知之謂知其心也何也蓋所失本于因心而知心

然得能放失今教以救失為事而救失以知心為先此率者之

失教者所以必當知之也

今之率者惟其氣稟有不同故其所失亦有異其失有四教者

必當知之其心可也何也蓋今之率者有溺于見聞而邪遁之

是道非皆失之多也而或失則寡焉有聞見日寡而從隨之是

拘非皆失之寡也而或失則寡焉或失則易容有好勇而無所

裁裁也或失則止者有自畫而不肯進也然失在外也而實根

於心習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其心既異則多寡之失亦因而

異也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其心既殊則其易止之失亦

因之而殊也然必君子之為教者也以其或寡或寡老而能察

其智愚之心然其心而治其病其病而治其失其失而治其失

其何是寡之為累哉于其或易或止者而約見其賢不肖之心

失然後攻其心而救其失進之退之因所教而皆善矣尚何易

止之為害哉夫救失之道必先知其心如此然使教非長善救

失焉金不知其心亦可也今以言乎正教也者正所以長其約

禮之善以救其失之多畏其情文之善以救其失之寡長其自

及之善而退之以救其失之易長其自強之善而進之以救其

失之止使賢者備而就愚者不肖者企而及皆歸於至中大正

之道實教者之任也由是教者然以長善救失失由是而知

失之不放固非所以為教而心有不知則亦奚能以救失哉此

教者所以必當於知心也

先四者心之莫

至末

記者原教者之本于知心因善教者之責焉也
四句雖失原於心必知其心然後能放其失正以起長善故失
之責在乎師不可不知其心也心以氣質言其真同處正指習
焉習不自非謂用心之過不及為真同也知心故失雖是故者
且處論理求可方實教者善以知行得中言長善乃所以
救失也長善上要點知心意

善歌者

節

記者論善教感人之深而必申言以明之也

善歌者一處雖其志截其言以下足使人繼志之四句連三句
即係字中事可謂繼志矣要補出使字意歌非難而善歌為難
所謂善歌者非以其聲音之隆也必抑揚有節清濁不紊能使
學者之志已無間然後為善歌也教非難而善教為難所謂
善教者非以其記問之博也必其啓迪有方開道有法能使學
者之志已無間然後為善教也夫結志固則善教以何如而
善可繼耶誠以辭固不可以或煩而約又未免失之晦也今則
會之以心不過簡切之數語然意盡於詞而瞭然明白是約而
達矣言固不可以或抗而微又未免失之空也今則竟之以心
不過平易之常言然善盡於言而昭然顯著是微而誠矣廣譬
固所以愈疑而罕譬又未免阻之也今則以心沃心比物類
不事乎言語之煩而含蓄意味自足以感動之深是罕譬而喻
矣推約而達也則能使學者因辭以得意休諸心而知其要自
不驚於歧歧惟微而咸也則能使學者因辭以得意休諸心而
知所往自不苦於難入惟罕譬而喻也則能使學者因譬以明
理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引伸觸類而煥然水釋怡然理明

李記卷之五

七十八

記者論善教感人之深而必申言以明之也
善歌者一處雖其志截其言以下足使人繼志之四句連三句
即係字中事可謂繼志矣要補出使字意歌非難而善歌為難
所謂善歌者非以其聲音之隆也必抑揚有節清濁不紊能使
學者之志已無間然後為善歌也教非難而善教為難所謂
善教者非以其記問之博也必其啓迪有方開道有法能使學
者之志已無間然後為善教也夫結志固則善教以何如而
善可繼耶誠以辭固不可以或煩而約又未免失之晦也今則
會之以心不過簡切之數語然意盡於詞而瞭然明白是約而
達矣言固不可以或抗而微又未免失之空也今則竟之以心
不過平易之常言然善盡於言而昭然顯著是微而誠矣廣譬
固所以愈疑而罕譬又未免阻之也今則以心沃心比物類
不事乎言語之煩而含蓄意味自足以感動之深是罕譬而喻
矣推約而達也則能使學者因辭以得意休諸心而知其要自
不驚於歧歧惟微而咸也則能使學者因辭以得意休諸心而
知所往自不苦於難入惟罕譬而喻也則能使學者因譬以明
理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引伸觸類而煥然水釋怡然理明

者矣非謂能使人繼志乎

其言也約

繼志矣

惟教者盡善誘之方斯學者獲其益矣

教不啻于徒言理理在於心悟約達微咸至譬而喻正是教
以心空教而不必事持乎言所以能使學者相遇以心而繼志
無間也

君子知至幸

節

記者推師道之重而擇之實值必引言以明之也

慎也哉能為君以上只推師備為君之過如此夫惟其備君道
故師也者君幸之而為君者也人君之擇師可不慎乎記曰三
王肆代之所以治者以其固能作之君矣而人能作之師正此
師備為君之過而擇師不可不慎之謂也

李記卷之五

七十九

○君子知至幸之難易則能引其難而抑其易知資質之美惡則
能勸其美而阻其惡是謂循循善誘不拘一途而所喻者博矣
能博喻則因材而篤有以淑一士之人心因物造就有以興一
時之善類師道於是乎至矣夫既能為師吾見教人治人其理
一也為長之道不自此而得乎夫既能為長吾見篤近奉遠其
理一也為君之道不自此而得乎夫為師者而能備為君之道
則治國乎天下之累皆為所盡而素有其者是師也者豈徒
為歲時教訓而已哉固人君幸之而為君者也必以貴下賤而教
化之是幸則雖皇之極貴此為立而得之於講明者莫非致治
之良法也師有關於君道如此是以人君之擇師也必遴選之
周而備乎君道者是崇紀綱之末不與也奇師非其人重為治
道病耳其容以不慎乎乎稽之記曰二王四代各極乎治功之

陸而化民成俗莫非師道之立即其言也雖所以語帝王之德而究其旨也實足以徵師道之大意非師道通於君意而擇師不可不揆之謂乎

能為師

能為君

君子能任教人之責則治道不外是矣

為長為君就其為師者但非責事只言其能為師以教人則所以治人者其理已備不必外求而得之也

故師也者

至末

記者原人君當謹於得師必引言以証之也

○李為君不是師李為君亦不足李者李為君李於師實其詳明而有以得為君之道也擇師不可不慎言人君當慎於擇師以資其明欲其有伴於君道也雖其師是帝王自能作之師非謂

孔記要旨

李紀卷之五

八十一

重師道引記通証上文慎擇師意通章亦是擇師句

九李之道

節

論為李當尊乎師必推其所以當尊而申其美也

嚴師為難截師嚴道尊二句是嚴師之故君之所不臣以下是嚴師之實

且夫與道致心者君之責明道竟人者師之功師道之有關於君道明矣故凡為人君者以化民成俗為念而求夫師資之益則為李之道固有在於於師然以大君之貴而下李於臣非有尊德讓道之誠好善惡勢之心從事於為而後臣者不能也夫師不為難乎夫師固未易厭惡亦不可不厭也蓋師所以傳道師然後道尊標舉以立見綱常倫理之為人君者所以端見道德性命之為美而邪說惑行者不得以惑世矣乎所以為道

尊然後民知教李知道之大也而思以淑其身心知道之美也而思以措諸踐履而急情暴棄者皆知所自矣夫一敬師而思由之學民由知李如此師之所以當尊也然嚴師之道非惟可以不以臣之禮而已故為尸則弗臣所以隆其禮於仲也為師則弗臣所以隆其禮於道也何以見為師則弗臣也天子者老於大李老更西階天子北階其在老更也不特詔於衆人為衆雖有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然者老更有善言之由師道之所任也今而不處之以臣位正所以尊師也現此則為師弗臣不可可見哉

師

敬李

惟師崇於上則道隆而教行矣

師嚴與嚴師同主君言道尊在教者身上言敬李在李者心上

孔記要旨

李紀卷之五

八十一

善李者師逸

節

記者三叙教李之事而指其為李之方也

夫均至李也有所謂善李者吾見其進脩匪懈師雖無諄諄諭之勤也而所得之功視師之所教者而為有倍又且不止其所自而歸功於指示之益焉不善李者反此善問者如攻至木先其理之易而後其節目之難及其積累之久聞見之習自然彼此相証而解曉矣不善問者反此師之善待問者如撞鐘隨問隨答曲成不遺又必待李者從容問究而後盡其大小之理不善答問者反此夫不善者不足言矣善李善問則自以進已之李善待問則有以進人之李豈非皆進李之道乎

善問者

以解

記者善問之道而申言之啓人之知問也

○首句提起下四句正言善問者如攻堅木之意于言外見之而目擊之人節曰處相就以解非與師言彼自因此識彼而解也今夫人不能無疑則不能無問也謂之曰善問是其問也時人同而察其所以問者與人異于籍其類不猶攻堅木者乎彼有精粗故季有難易今之問者必先其近易以啓其從人之門后其節目以俟其積久之化夫先易後難者若無於弗強矣然其真積久而智慮開明可以通其絃誼恭深而聰明啓推類可以盡其餘自其易者而難者有以互發之也因其難者而易者益有以通曉之也其與攻堅木者始得其脉絡之分明而追琢有所施終及其錯節之盤根而迎刃可以解者不亦事異而理同也哉

札記要言

李記卷之五

八十三

善待問者

其聲

記者餘教人之善必詳其教之所以善也

○首句提起下四句正言鍾者而待問之意于言前見之鐘者謂所撞之鍾鍾喻師也隨叩隨鳴是就其問之所及而告之也又必待其沉潛思索然後告其所未及者而盡言以告之夫待問者師之責也而有所謂善待問者焉擬而議之其諸撞鍾矣乎蓋道一也日其一節而言謂之小季者所問而及于小也則以小者告之自其全体而言謂之大季者所問而及于大也則以大者告之其隨問而答猶鍾之隨叩而鳴也彼驟而擊以語之不幾于雜施而無序乎故其告以小也必待其小者之問後容條悉有以得來問之皆然後盡言以相示而盡乎小者之理焉纖悉委曲無或隱也其告以大也必待其大者之問後始

盡有以得其來問意然後推類以盡其餘而盡乎大者之理焉宏綱要領無或遺也不猶鍾之待其從容而得以示其聲者乎善待問者固如此

記問之季

一節

記者推師道有所歸而因及善教之法也聰語非徒聽其言也謂聰語以聰而得季者之淺深生熟于言意之表隨其所至而告之也力不能問以下又言所語時有變通之宜

今夫人不患于師道之難立而惟患吾施教之無方彼記謂古書以應人之求者取之于外而中有室何以應傳道解感之任必也隨其所問而語之則所得者深而所資者遠皆可作之師而有餘矣夫聽人之語者固可任淑人之責而教所施尤責有

札記要言

李記卷之五

八十三

委曲之方其或季力未至不能問者則語之以啓其問語有不

札記要言

一節

記者歷叙人物始季之漸因言君子當審之也

先季為衆而後可為始先季為衆而後可以為季先在馬前而後可以駕馬君子于此察之則能知所先後而可以得為季之道矣又下有極致之道君子有漸進之功不漸以為季而欲徑達項

李治者必先于為裘馬良弓之子云其業也然考功難調而實
曲易製故李弓者必先于為其馬以至馬以駕車馬內在于前
也始駕馬者反繫于車後以訓其奔逸之性焉夫是三者皆自
易以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者也君子誠能詳察其漸或之妙
明究其循序之機則因物而悟乎理有以得乎進修之序而進
詣于躡等觸類而通于心有以契乎造詣之方而躬行不惑
於驟進自下李以至上達蓋有優而游之特自得之者矣不
亦可以有志於李乎

君子察於 二句

君子知所以為藝與物也則知所以為李矣
可以猶言則能非勉之辭李謂所李不主教言

古之學者 一節

李記卷之五 八十四

記者論古人明理於物而必申其故焉

○此物於醜類者格物致知之李所謂即物而窮其理也必言醜
類者如詩有三百礼有三千其間各有同類之事此詩不明即
以他詩例之此礼不明即以他礼例之也下文即此物醜類之
義蓋物類之于理本不相關然理不得物類之同者以此之則
不能明

古人之為李者于事物之來也理有未顯則比新以明之物有
不一則醜類以類之類以因生識彼而審察夫事之理焉觸類
而明而研究夫物之理焉果何謂也哉蓋天下之事固有迹
雖不合而相成者如五聲五音不得夫鼓則無
以成諧和之美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夫水則無以燠天下
之文人身之官有五而李無焉然五官之治以李也不得

其李孰從而治之人倫之服有五而師無其焉然五服之親
以師也不得其師孰得而親之是存乎物者辟則誠也水也否
也師也存乎理者辟則五聲五色五官五服也君子察於此則
知物無當于理弗得物不明矣此古之李所以必此物醜類
也欬

君子曰大德 節

記者李天人有本之用而著君子務本之李焉
大德大道大信大時本之大也不官不器不約不齊用之周也
君子察于此故有志于學以習其本志於李是洪其本工夫本
字貼心上講

天下之道有体有用君子之李亦惟於其体焉究之心而已是
故自其所得而言謂之德聖人則實得于己者無一不備充積
記要言 李龍卷之五 八十五

極其盛而言不足以拘之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充長
克其隨所任而皆宜矣自其所由而言謂之道聖人于人所共
由者无所偏廢就体極其全而無不足以及限之履經事而知其
宜遭變事而知其權左之右之無所施而不得矣以言乎大信
則信在言前而至誠無息之道不可尋常意見測之如言不必
信行不心果不在於期約之末也以言乎大時則神妙萬物而
元氣周流之妙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如方榮而枯方寂而數
不在於分限之內也取人天道之妙皆以本原盛大而体無不
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夫李者所以為李聖人而求合
乎天道者也於此而察之則知不官不器以大德大道為之本
不約不齊以大信大時為之本是以欲達其用則當先洪其本
致力於教誨時欬之功篤志於誠簡清息之地於以涵養本原

是以為受德由留之基培植本根有以俗川流時出之用如是而聖人天道之妙可幾矣彼徒徇其末而忘其本者愚也

卷之四

二

記者言君子務本之用斯可務有本之幸矣

且事以有本而立事以務本為先彼聖人天道之妙明其本者如也君子務本聖人於師徒之師師現大道于不言之中不官之則德之大者基之不器之用道之大者基之不約之用信之大者基之不齊之用時之大者基之則知本之不計用不可得而俗也幸之不務本不可得而洪也於是藏簡之功知知于統宗念元之地而使心與理融敬隨之力每預於造端起點之基而使理盡心合前言往行之爰識以舊德也存心致知之並

札記要旨

卷之四

八十六

是以私道也至誠无妄之不息以敦信也旁神知化之无遺以律時也必其体无不具用无不周與聖人天道同一揆斯已矣茲非君子之所有志者乎

察於此四

合下節

記者言君子有務本之幸必申明本之當務也

有志於本即務本也故即祭川之務本以明之

三王之祭川

節

記者論先王行祭之先後而因原其務本之心也

川乃河海之通名或源或委是皆始河後海之故此之謂務本就祭而言君子當務本意於言外見之

聖人天道之妙皆有本焉之君子固當原務本之幸矣使不原三王之祭乎三王之祭川也惟有事先其河既有事

於河而後及於海是果何為者哉蓋天下之水固有終之所歸致不有始之所發端先之以河者以水必有源而河也海也也後之以海者以水必有委而海也者河之多也惟其源委之殊途故其先後之異祭若此者不謂之務本乎誠以源其本也委其末也祭其先後之序則祭其本末之辨此之謂不知祭矣今三王京而行之則區別其事宜而輕重不察其則非從其律實而先後不失其倫重本之禮於是乎備舉之矣謂非務本而何哉此於務本之祭而可以知幸之當務矣

杭州新刊禮記要旨卷之六

三集

吳門進士 兩泉戈九疇著

餘姚後學 白樓邵東臬校

杭州書林後望吳 山梓

樂記

凡音之起

節

記者原樂由中出而申言之見作樂之有本也

○在然也哉凡音之起以衆音言與下二音字不同首四句是從外說入裏末以起其端感於物以下是從裏說出外去以申其文據而首之五君樂由于人心之感物之動聲應變一時事

禮記要旨

卷之六

二

此因人知樂本于衆而不衆本于中也故記者推本而論曰衆也者先王所以平天下之情者也衆樂音也何自而起也人心感乎氣之元聲氣妙人心之中由人心而生耳人心渾然在中心何自而動也外物皆吾心之欲吾心為應物之王因物感而動耳然果何以見之蓋寂然不動者心之休戚而通者心之用惟夫心因感物而動矣由是言由中出而辭意有相應之妙變由生而歌咏成曲調之方則清濁不衆而音已昭高下有差而音已協不謂之音乎夫既有音矣由是比其音調而播于八音之器合其節奏而協于文武之舞則音有所被而聲以宣音有所歸而容以備得非謂之樂乎夫心動而為聲一而為音、比而為樂則知衆兩人心而生非心外物也先王以之宣人心之和夫豈強作哉

凡音之起

四句

記者原樂生于人心之感物所以著作樂之本也

凡音之起一氣詭下不可兩對說

夫樂也者先王所以平天下之情者也衆音何為而起也蓋人心感乎氣之元而聲氣妙人心之中音律之播蕩札始于心而之微節奏之詳明根柢于隱微之地苟非心為則音或几乎息矣是音固生于心之動也至于心之動又豈無所自耶蓋寂然不動者心之休戚而通者心之用事變于前則天飢不容以自秘物交于外則性術不容以終藏而樂于是乎肇矣是則感物而心動、而音起衆之本其在茲乎此其所以能平天下之情也已衆豈心外物哉

感於物而

謂之音

禮記要旨

卷之六

二

記者推音之所由各所以著衆之始也心感于物而動此情也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無言故形于聲、含意寓辭、之出于口者如此意之存于中者亦如此則言發于心而意不容已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即其衷之中清者清之濁者濁之而次序其清濁高者高之下者下之而節奏其高下相和相應成歌詩之方法也則謂之音而宣商角徵羽之兼協矣

比音而樂

謂之樂

合其文而飾之以器則樂于是乎成矣比音者聯合其詩章於樂器樂舞也而樂之是以成方之音播于八音之器也及于成羽毛是以成方之音協于文武之舞也夫如是則有聲有容而始終條理已蕩故謂之樂

感於物而物也

記者樂之所由成必覆言其意也

各段截上是由人心而推之于音樂下是由樂音而推本于人心

樂者音之所由

記者論樂生于音而本于情必詳言以見其然也

○感于物也截樂者音之所由生本上文此首以下說未其本感于物本上文感于物以下說未是覆言樂生于音而本于心之意也是故以下則感物而動之實以足本文之意而推下文夫比音而樂之及于感毛羽謂之樂由此觀之則樂者音之所由生也蓋樂必有音然後播之器以宣其聲協之舞以動其容使无是音樂何自而生也然此特其文焉耳其本原安在哉蓋

禮記卷之六

樂記卷之六

三

心感物而有聲則作樂之象以立聲成文而有音則作樂之具已成使非心感物則樂又何所本哉且以人心之感于物者而詳言之哀心感者其聲竭而无澤何有于文飾之語哉而不悅無有乎豐隆之詞不特謹而且微也樂心感者其聲廣大寬洪發揚而无餘蘊不疾不徐從容而无急迫不特詳而且緩也以言其心之感其聲生之不窮意可已也依絳單露无戚容也何余散如之以言慈心之感其聲高急而非下氣怡聲也猛暴而非言慈和悅何相屬如之至于歡心之感也其聲直以應焉是非不掩其實動氣之不同也可不各歸其分條理之分明也愛心之感也其聲和以柔焉從容于節不疾不徐也含容異順不忤于人也曼柔樂喜無憂敬六而天真不秘其机長能已顯其用非復渾然在中之本体是可以謂之率性而行也不可以謂

之性也蓋事物之來無窮而吾心之應也必因感而後動得感而樂云々所謂情效天下之動者在是矣否則無感也亦不應也耶然太公而已矣何六者之有哉惟人心感物而動也如此夫然後成文而為音此器而為樂豈非本于人心者哉

樂者音之所由

二句

樂之為道始于音而象于情也

重樂說其本外去繁簡

夫聲容具率者樂也樂果何自而生乎蓋由声相應而生變成方而有音故則其辭意自然之動而制其指益長短之宜因其歌咏自然之理而裁其進退動靜之法是樂音之所由生也然此特其文耳而又有本焉蓋寂然不動者在其中感而應通者神其故情動而作樂之象乃立声應音比而作樂之具已成抑益長短之宜心之形也進退動靜之發心之迹也樂之本不在于心之感于物乎夫樂生于音而本于心此所以能平天下之情也欤

其致心感者

二句

敬字所指所感故則主一凡失故直而是非之无委曲敬則整齊嚴故廉而可否之有分際以崇朝廷之言看亦可

六者非性也

二句

記者決言所發之為情非作樂之有本也

六者指樂喜怒愛敬言雖後陳言不特陳而且殺也余做非性二句一正一文

六者非性

其和

論人心感物而動必原先王慎其感而申其故也

○首言人心感物而動中節言先王因人心感物而動故其
感人之政未受又言音生于感由于政惟政之起者則感人不
安樂而音之起以樂者應之此先王所以慎其感人之政也

是故先王慎

一節

論先王慎感人之政必詳其因而申其意也

○此承上文人心感物而動言之所以端作樂之本也首句該禮
樂刑政在內礼以道志六句慎感之實同心出治一句慎感之
意

夫物感于外情動于中而感人之尤易者莫如聲也先王知物
交客感或喪夫人心之必端本潛源致慎夫感人之政慎之
何如彼心之所行謂之志或失則流故為三千三百之礼以道

礼記卷之六

樂記卷之六

五

之使民志之所行動不遇則行不踰矩而皆中節也心之所言

謂之志或失則乖為五音六律之樂以和之使民志之所言

發乎性情止乎礼義而况乖反也然民之氣質不同或言礼樂

有不能者則其行之見于事者斯不一矣于是為之法制禁令

以養之使其志有未達皆由于礼義有未和皆由于樂而行可

一焉民之心術不繫或下礼樂有不率者則其奸之存于心者

為可知矣于是為之刑罰威辟以懲之使其必循夫礼以道志

必由于樂以和聲而奸可防焉是礼也樂也道志和聲主之者

也所以為慎感之本政也刑也一行防奸輔之者也所以為慎
感之資其用矣殊而其致則一歸于慎其感而已然所以慎
感者而貴徒論以民心不一則治亂元由以出然而慎之且
使民持德久而耐詐慢易之心什倍養熟而易直子諒之心生

礼順道德而純然問由是治化成於大同皆得其所以無
各安其分而不爭天下化中而渾全无跡同相親而異相
適有不出乎夫民心之同而治道之出原於慎感如此先王
以必慎其感以為作樂之本也欤

礼樂刑政 治道也

先王主政異而慎感同欲以尊化于天下也

○此是慎感之意非說效所以循言欲以也民心治道同家看同
字出字得又或功蒙人得真情之正更為同心在風
而俗易是為出治自然必民心同而治道出也或以礼樂刑政
貼治道成以同民心就是出治道俱未可

凡音者生人

節

節者詳音生于心而致于政以見先王慎感之由也

礼記卷之六

樂記卷之六

六

○凡音者謂之音一截上文已言之矣但未及哀樂之感由于政

治之得失故復申言之以發明先王慎感人之由傷失二字重

看蓋政有得失而人心之哀樂係焉感有哀樂而音之和

傷焉此先王所以慎其感人之政也音指民間歌謠之音言詩

歌樂其可知也政雖與上文礼樂刑政相應不必點出只虛論

理之端

夫樂必有音非先自而生也其生乎人心乎何以見之蓋人
心虛灵不昧寂然不動其性也感而遂通者其情也情動于中
則形于言而為音既形矣由是次序其清濁而詩歌之節者
節其音高下而曲調之方成力之相和與五色之成文斯
則謂之音焉音非生于人心者乎夫音固生乎人心之感矣而
所感有哀樂矣由于政之得失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正

乎和家而有優柔平中之美何其長也本于欣喜出于歡愛而
無乖戾不和之音向其樂也蓋由君臣之經營也容保元福者
諸和樂利之休而當之設施也教思元亨一雅頌之和之美故
人心之所感者矣矣而聲音之發者自和有不變以樂乎若夫
亂世之音怨上之使致至于此極怨上之所為皆失其宜之政
事非矣致之耳止因之音哀今日之若思昔日之盛是政事之
弊而民心困惡致之耳由此視之音之所發有哀樂皆由于政
之所施有得失則聲音之適寧不與政相通乎蓋一人之事措
必待于四境之歌謠而閭閻之吟咏模屬乎朝廷之經緯政和
則心和、則音和為政乖則心乖、則音乖焉感應之問
幾于影響也使非慎以感之則其政乖民困而形之音者怨怒
哀思相繼以應矣其將何以為治哉此先王所以不得不慎于
禮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七
感人也

凡音者生 謂之音
論音之作由于心必申言以見之也
音二句截情動以下則言音生于人心之實

是故治世之 二句
復音之和者而本于政焉則知先王之慎所感也
治世謂太平之世不可涉政上安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堵
不驚也樂如厭、疾飲不醉元歸怡然自適也政和則民心和
于得所欲自樂其樂矣其音寧不安以樂乎

聲音之道 二句
即者言聲音有關於治道見其感之當慎也
一聲音不必分道字處此句含安樂慈怒哀思講下句含和乖困

講聲音之安以樂由其政之所感者得聲音之慈怒哀思由其
政之所感者失此况其相適也此先王所以必慎其感之者位
之有得而先失也

聲音之道 羽為物

惟聲音有關於政故樂以象政也
前節言詩歌之聲音與政事相通要難得失后節言宮商角徵
羽之樂音與倫理相通不難得失合而言之惟聲音有清濁高
下之變故播諸樂器者有宮商角徵羽之異君臣所以出是政
也民事物由是政而治者也惟其聲音與政相通故音播成樂
亦象乎君臣民事物也不可謂後節正吳言聲音之道与政相
通處

宮為君

禮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論樂以象政必政治而後樂和也
此言樂理倫理夫音始于濁終于清蓋衆情聚之則為濁以濁
分之則為清是有等卑之存焉上五句言樂声之所取象下二
句言樂声之所由和
五声之始有所謂宮焉起于黃鍾之變而統乎諸律之元其声
至濁又五音之獨尊者也其君臣之至尊者乎故為君象商之
為声生于微之三分益一声之次濁者也商之次宮其即臣之
次君也故為臣象角之為声生于羽之三分益一声之清濁相
半者也角之次商其即民之次臣也故為民象徵之次清得于
宮之下生者也事屬為象之蓋有民而後有事微于五声為左
后是以象之也羽声至清得于商之下生者也物屬為象之蓋
有事而後用物羽于五声為象之也然樂以象政非

使比擬之聞而實有其理之妙必若明臣民安事成物阜止者各得其理而不見然石宮商角徵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無有虛靜之音矣蓋情動于感聲發于心所謂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理之自然者也

宮為君 五句

論樂之妙皆有以象乎政也

此言樂聲各有其象非謂作樂必欲如此宮商角徵羽以相生之次叙起若臣民事物以大小之次安講

凡音者生於

記者論音之妙惟君子能明之而有所得也

○通籍重君子為能知樂意通倫理以上言樂之本在人心而樂之作通乎倫理見樂為至道所寓惟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之而

禮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五

知樂又得道于己也為能知樂以上是以禽獸形起君子之知樂也語道備以上言知樂之備治几于礼以上言知樂之明礼是言知樂之妙也礼樂皆得以下是即其知樂之妙而言其有德也彼成文謂之音非無自而生也由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以下觀之則知人心有和而樂音之和幸因之音非生于人心者乎音被諸器謂之樂非止于樂也由宮為君以下觀之則知倫理有得失而樂之得失因之樂非通倫理者乎音樂之妙如此然豈易知者哉是故其有所聞者知聲而不知音而禽獸則皆有耳也心有所識者知音而不知樂而衆庶則皆有口也求其知樂之妙其惟君子之道有所通乎知樂何如彼草出之聲音所由成也君子于聲而審之則知其音之邪正非但耳聞而已謹此之音樂所由作也君子于音而審之則

知其樂之和幸非但心識而已然聲音之通與政通焉君子于

樂而審之則凡倫理之萬于政事者莫不知類通達而有以得

其是非得失之歸矣政不由之而知乎既知乎政則知之明者

處之當察之情者行之不苟施于有政必能勉其所以得而戒

其所以失也為治之規模不即此而然倫乎夫審聲知音審音

知樂君子知樂之始事也審樂知政而治道倫君子知樂之終

事也必如此而後為知樂之全功矣夫審聲而後可以知音聲

有不知以可與之言音乎知音而後可以知樂音有不知以可

與之言樂乎惟君子之知樂則之接于耳而即悟其几感于心

而即達其妙將見若臣民事物之間无非天理節文之懿大而

倫理之微設有以刻契其精微小而節文之委曲莫不研究其

蘊奧不亦几于礼乎夫既有以知乎樂而又有以達乎礼則是

無知之下自妙夫兼休之功中正和樂會其全恭敬溫文要其

極不謂之有德乎然謂之有德者非謂其乘取強探也正以其

至礼之序與心相感至樂之和與心為一而區區一儀文聲容不

足言也不然達于礼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礼

謂之偏何以各有德哉

九音者生 四句

記者論樂必顯其本于人心而貫乎人道也

上二句本九音之起以下四句說下二句本宮為君以下三節

說俱要括上文意者兼得失言

惟君子為能 礼矣

記者以知樂歸君子必極言其所以知之妙也

首句作音治道備一段重政治上必言審聲知音二句者原始

而言也。几于礼一段重礼上必言不知音四句者叙起之文也。蓋政治即倫理之所正而理又寓于倫理之中故君子之知樂通貫一理也。或以詳其實復其意立說似于几礼重禮了非是。

惟君子為能 備矣

記者使君子之知樂而極言其所知之妙也。

知者知音以後有以發知樂之端知政備治以後有以要知樂之終極而言之皆知樂之妙也。

知礼則几于礼矣

君子因樂而幾于礼可以見其知樂之妙也。

礼即尊卑貴賤高下隆殺之等寓于君臣民事物之中者也。凡謂識其所當然而又識其所以然精微之極處無不到也。

禮記卷之六

知樂則

有德

君子因樂以明礼而德所由成也。

禮樂皆得

得也

論君子礼樂備而德所由成必申什德之義也。

此題提承君子知樂以下說凡礼則有德于礼知樂則有得于樂知禮廣而德融和序無備不謂之有中和之德乎。夫德之為言非襲取于外也。正以和序為德中和並美足乎已而無待于外也。此自什德之名義矣。若礼樂有得說。

樂之隆 節

記者論礼樂之所以為盛因看先王制礼樂之意也。

（首四句）言礼樂之盛不在于音味之美清庙之瑟二股是言其禮先王之制以下是申其意。

樂固不能外乎音。音然專事于音非樂之隆也。樂之隆者其音淡極音云乎哉。礼固不能外乎滋味。然專事于滋味者其味之至也。食享之礼其味薄。故味云乎哉。夫樂之隆莫隆于清也。之瑟鼓之以朱絲則音濁矣。嘉之以琥璈則音避矣。倡者一而和者三則音之和益希矣。然音無質素其非道德之所存而流風餘韻可以移風可以易俗。實有不外之。禮音者乎。樂之非極音也可見矣。夫礼之重莫重于大享之礼。尊尚玄酒則味薄矣。俎生魚則味質矣。大羹无藻味之調則味之備皆无矣。然味亦冲淡矣。非誠敬之所富而肯綮其味亦可以振本可以及於實。有不外之。滋味者乎。礼之非致味也可見矣。由是觀之先王制大享之礼可食也而不可嗜也。非以極口腹之欲也。制清庙之音可樂也而不可玩也。非以極耳目之欲也。誠以礼樂不異則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六

丁二

好惡不平好惡不平則入道不正。故為制為礼樂以感化之。正欲以礼樂為治情之具。倘乎理不徇乎氣好所當好而好得其平。從乎道不從乎欲惡所當惡而惡得其平。于以友人道于中和之域。澆腐之風。後為淳美倫薄之俗。易為敦厚昭謂至礼不讓而天下治。至樂先声而天下和者。是也。先王制礼樂之意。不有在于是乎。

樂之隆 味者也

論礼樂不尚乎音味而各平其事以見之也。

非極音處不可先入。稷風易俗非致味處不可先入。根本反始清廟之瑟即是樂之隆。米飯醴醴一倡三嘆正見不極音然而有禮焉。魚非極音而音自美也。大享之礼即食享之礼。玄酒醴魚大羹不和正見不致味然而有禮焉。魚非致味而味自

漢也遺音遺味入穆風易俗振本及治意

是故先王之制 三句

先王制禮樂之由主于宣化而已矣

禮樂即大宣清而也非極欲通上文見出口腹屬孔耳一節
人之好善而惡、是為平好惡在、風穆而俗易是為及人道
之正君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濫作亂之事則失人道之正矣
民云者感化之意也不可以好惡素而惡華美為平好惡平好
惡就及人道之正也言以風穆俗易為言謂人道以風俗言
也非偏應樂而振及始在其中也

人生而靜 一節

記者原人情之所由形固推人情之所由禁也

此承上文教民平惡好而推言好惡節之害以明先王所以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十一

制禮樂之由重情上言以情原于性故從性說起好惡形焉以
上言性之所以動而為情也好惡無節以下言情之所以流而
為亂也

人生而靜 惡形焉

記者論心統性情必言性感為情之機也

性曰天之性以性雖具于己而實原于天之賦予也欲曰性之
欲以情雖動于欲而實根于性之流行也此四句言靜者為性
動者為情下一句則言性發為情之機又在于心之知覺也不
是申感物而動之矣

先王之制禮樂則將以平好惡及人道之正也好惡何從而生
乎蓋人之有心性情且為方其至靜無感而不見其靜可好不
見其靜可惡此人生而靜之時也是蓋有生之初天付自然之

本條所謂未感之中天下大小是已非天之性乎及其感起
物而于其兩好而好于其兩惡而惡此感物而動之時也蓋
天合之性感通流行之大用所謂已發之和天下達且是此
性之欲乎夫性情之德如此而性之所以動而為情者無日
一由于知覺焉耳蓋物之未也有善有惡吾心之未感也
之而即通物之未也有知有覺吾心之未感也之而即應
知其善惡也于是好善惡惡之道心形焉知其妍醜也于是好
妍惡醜之人心形焉是則性情皆統于心而情動由于知知好
惡易流無節則亂先王安得不制禮樂以平之而復人道之正
也哉

人生而靜 二句

記者指未感時天合之理以善好惡之始也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十四

人生二字即指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性曰天性就是身上
而指其禽于天者言耳前乎未生理在于天可以言命而不可
言性后乎已動理離于人所以言情而不可以言性惟有生之
後至靜之時是為天命本然之性也

是故先王之制 節

記者詳先王制作以節人情而要其治道之全也

防之藏此承上文大亂之道而言以治人情為主首二句包下
數句義森八句皆人為之節之實此節樂和就本文見出政行
則性之禮樂之輔也此以上言治道所由生也此禮樂刑政以
下則言治道所由倫夫好惡先節而人亂之禮樂先正有見于
此制為禮而品節詳明制為樂而容無倫若此者亦因人情
而為之節文也何則彼求之於褒貶也情也因而制而表麻哭

泣之數載月久近之制少者而就不肯者企而及也
於安樂情也因而制焉雖欲以宣其志于感以動其容使事
性情之平也然也使之平男女之情也因而制焉婚姻以定男
女之愛也使之定男女之分使之截然而不犯也禮之于交接
也情也因而制焉射以止長幼之交接食享以止賓客之交
接使之肅然而不犯也夫吉凶之制所以節民之心使其所
行而無過不及也容之樂其所以和民之聲使其所言而無乖
突也王因人情而制禮樂如此不有以輔之可乎故感其急也
也為之法制禁令以率之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也感其急也
為之刑罰威辟以防之而使禮樂之道無不尊也夫禮樂為治
之本以教化于其始刑罰為輔治之具以維持于其終禮樂
下感若于訓而民無有不從故之四海各協于極而民無有
不準心節于禮和于樂出之王朝者應感惟神也故行于
政好防于刑布之象魏者其所以速也如此則人情已節而不
失其本休之常好惡已平而充之平人道之正極裁成輔相之
宜以左右乎斯民則王者之道渾全完具是謂大矣矣豈曰小
補之哉妙範開曲成之化以同流乎上下則王道之大周備廣
闊不可復加矣豈有餘蘊也哉夫是之謂王道備而求其要則
禮樂為之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記者詳先王以道治天下必原其所由備也
防之嚴禁禁婚姻射三句是因人情制禮以節民心使所行
之喪死男女交際之間者莫不各得其序而無過不及之差
鼓一句是因人情制樂以和民聲使發于安樂之所形者莫

不各得其序而先有非矣之患限于氣質而不能從事于禮樂
者又有政以行之安于暴棄而不肯從事于禮樂者又有
防之嚴禁禁婚姻射三句是因人情制禮以節民心使所行
之情治則王道成先闕欠矣故曰備而孟子之王道成即謂
之至純至大道先餘蘊矣之謂也

禮樂刑政 三句

記先王敷治于天下斯治道所由全也
禮樂刑政項上說未四達上之人以禮樂刑政之道達之于下
也不特下之人以禮樂刑政之道從其上也惟四達故不特惟
不特故為王道備蓋因其治功之成而言其治道之備也主妙
說者固非若謂本末具乎教法並行而不收為治之效而治具
已備于此亦只承得而達一得不得意輕了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樂者為

記者推禮樂不能先獎而詳申救獎之功也
相敬歡省二句是功用次二句是感化皆禮樂之及乎人者也
泛著禮樂上說下言盡救獎之道則有成治之效矣
○樂主于和以統同其用能使人和順道德而然然問問私主
于享之以辨異其用能使人謹審節文而然然問問私主
故夫人之感于樂也有以合天下之愛而莫不相親惟其異也
故夫人之感于禮也有以合天下之敬而莫不相敬夫禮樂之
道未嘗有獎也使樂勝而至于同則流樂斯獎矣禮勝而至于
異則離禮斯獎矣禮樂偏勝之獎如此而救正之功何如我彼
合情以和于內所以救其離之失此樂之能事也歸觀以治于
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能事也故樂獎于流者資禮以節

其禮為則之義立由是貴賤有等樂之流下於民也
者資樂以合其情為則樂之文同由是上下為和之義可
矣此以禮樂相資而救弊宜若可已也然情出于中而無旁故
又有法以輔之明于禮樂者好而敬之味于禮樂者惡而遠之
于以章善而惡則人之賢不肖別矣悖乎禮樂為暴烈以禁
之由乎禮樂為賢爵以奉之不敬樂刑而慙辭則政無不均矣
此以刑政為輔宜若可以救弊矣然法施于外而有假故又有
性以輔之而仁義性也舍仁義又何以執蓋仁主于愛者也禮
之難者資樂以合情使其心實不相愛焉得共終不離乎故
其行禮之間實体乎慈愛惻怛之意愛之以仁以輔乎禮為主
主乎正者也樂之流者資禮以歸貌使其心實不相正焉得
其終不流乎故其用樂之間主之以端方正直之道正之以義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十七

以輔乎樂焉夫仁義固因人心之同然而又禮樂相資刑政為
輔以救之如此則救弊無餘蘊矣此所以天下之人相親而不
至於流相敬而不至於離弊者還於無弊也民治其有不行也
哉

樂者為同 四句

記者著禮樂異其用而因異其化也

為同為異禮樂之功也相親相敬禮樂之感化也

合情歸貌 至末

記樂蓋救弊之功則化成於天下也

合情歸貌 正之

論先王救禮樂之弊必有以備其道焉

合情歸貌 和矣

論禮樂相資之能事而必著其功焉

合情二句言禮樂能救弊只是論其理耳未說到救弊工夫
義三四句言實則之以救弊合情歸貌以禮樂自然之能事為
言此之義樂之文指其神也曰以歸貌救其流之失為禮義立
合情故其離之失為樂文同是以用為體不是

夫禮樂有偏勝之弊所以救之者亦惟以禮樂救禮樂耳彼聯
天下之好者存乎情禮勝而至於離凡以情之不合也殆必思
意者乎合其欣喜歡愛之情律天下之敬者存乎貌樂勝而至
於流凡以貌之不歸也殆必儀容整肅歸其莊敬嚴威之貌夫
禮主於敬歸貌者禮之檢于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事也
樂主於和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此樂之事也
是禮樂之事本相資以為用者也惟禮之義不立則無以資于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十八

樂而樂乃由勝也苟禮以節樂凡本諸天理以見於人事者節
文儀則而各得其宜則禮之義立矣禮義立則有以救其流之
失而貴賤之分肅然有章貌于是乎歸矣無所謂相親相敬者
矣所以救樂之弊者不在茲乎樂之文不同則無以資以禮而
禮所由勝也苟樂以和禮凡和順於中以著其英華者无乖无
戾而歸然普備則樂之文同矣樂之同則有以救其離之失而
上下之間惻然相孚情於是乎合矣無所謂離心離德者矣所
以救禮之弊者不在茲乎斯則即以禮樂之道還救其禮樂之
偏也

樂記卷之六 十八

合情歸貌 三句

內外交修禮樂相資之用也

上句且虛讀未可露相資意大註所以救其離之失下註下句

謂之事者和資之能事也

禮義立

政均矣

禮樂相資而有其輔皆所以行民之治也

禮義樂文固相資以為用使不為之輔則相資之用或有所不及故以好惡刑罰而輔禮樂相資不及之處禮之義立只是一箇序樂之文同只一箇和貴賤等則範飭美上下和則情合矣此非治効只言相資以免其失也禮樂得中者好而爵之禮樂過中者惡而刑之好惡者刑爵之始所好為賢所惡為不肖故曰別刑爵者好惡之終刑當其罪爵當其德故曰均此无分屬說言禮樂之有其輔也

禮義立

正之

禮樂相資以為用而又盡道以為輔皆所以救其失也

禮記要旨

卷之六

十九

義立文同禮樂相資之事也好惡刑爵仁義皆輔於禮樂之事也當然之法防于外而有限本然之德出於中而無窮故不上以好惡刑爵為輔而又以仁義為輔也

禮義立

矣

禮樂相資以為用則人情無相勝之弊矣

義立文同俱貼上人立教說非謂下之人用禮樂而義立文同

樂文同

二句

惟樂無異文則人皆合受矣

之即后註樂有五音六律之文一字謂之同者言樂文之達于天下而和同之无殊也此就上人樂教非謂用樂者而其文同也

仁以愛之

二句

先王盡禮樂之輔必本諸所性之德焉

上文好惡刑爵是禮樂之輔然但制其外耳此又言仁以輔禮義以輔樂所以養其中也蓋仁愛義正乃是吾性固有之德而發於行禮作樂之間本諸心者也故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此雖是就下之人用禮樂言而安自先王使之者也

樂由中出

節

記者論樂本體之妙而詳著其功焉

○以簡截中外禮樂制作之本也靜文禮樂和序之體也易簡禮樂和序之妙也惟其有和序之妙故感化乎人而有無然不爭之效暴民不作以下無怨之實謂民與諸侯天子皆無怨也合父子之親以下不爭之實謂父子長幼四海之人皆不爭也

禮樂之功雖極於天地禮樂之本則原于心身彼欣喜歡愛樂

禮記要旨

卷之六

十

吾心之和感物而動於中者也樂以和為主由是發於聲音者此和也形於舞蹈者此和也樂非由中出者乎進退周旋吾身之序因事而著見于外者也禮以序為主則凡形之動容者此序也施之交際者此序也禮非自外作者乎惟樂由中出則和矣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優柔乎中何靜如之惟禮自外作則序矣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光輝宣著何文如之至和而靜者大樂也則與天地同其和故雖聲音節奏極為廣大無非感通自然之情不待安排布置之力也不亦易乎至序而文者大禮也大禮則與天地同其節故雖儀文度數極為煩衆一皆天理當然之宜初非作意過當之為也不亦簡乎夫禮樂本於吾身而其妙如此故作樂者極其於和之至而靜且易焉則感於樂者和以合情各得其所以而不然禮極于序之至而文且簡焉則

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是謂敬四海之內天子躬行於上如此而礼其有不行于下者乎

大樂與天地同

論礼樂合造化而感人心以其情之同而不可變也

同愛矣哉大樂大禮六句只是即成功以形容礼樂之大四海之內二句言礼樂之大如此而感乎人也礼者二句言礼樂所以能感乎人者以其情之同也礼樂之情四句是因言情之同者雖聖王亦不能易也而况於人乎

夫由中出而主靜者大樂也大樂之初固托始乎天地矣及其成功也至順之洋溢于廣類者有以固其靡蕩之祝大和之流通于萬物者有以合其絪縕之化蓋不知孰為天地孰為大樂也樂其與天地同和乎自外作而主文者大礼也大礼之初固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卷三

求端於天地及其成功也至序之隆越于宇宙者有以協其高下之宜品秩之昭宣于上下者有以符其散殊之休蓋不知孰為天地孰為大礼也礼其與天地同節乎蓋群物皆化天地自然之和也惟其大樂之同和則有以敦天地之和故本乎天者親上而不失其主本乎地者親下而各遂其性此可見大樂之與天地同和矣天尊地卑天地自然之節也大礼同天地惟其同節也則有以辨天地之節因天事天而可以格天之神因地事地而可以神地之靈此可見大礼之与天地同節矣由是觀之則知此明之閒惟礼樂與神而已但自明而聖人制作觀之則有礼樂礼主於成而有恭敬辭讓之節樂主於盈而有發達動盪之和于以闡天地之功用于制作之內要之礼樂一鬼神也時以有形可見故不得匿而名之曰礼樂云自幽而造化

功用觀之則有鬼神思欲其佐實且而有扶神佑其神氣行而不乖于以妙礼樂之情微於天地之間要之鬼神一礼樂也時以無形難知故不得已之曰鬼神云夫以礼樂之和節同天地之和節和此則其為和節之至也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吾

見四海之內礼教所孚莫不合敬以相尊貴賤有等親疏有序而陵犯不作矣樂教所感莫不同愛以相親大小相安上下相順而殘賊不生矣夫礼樂之所以感化人心無不愛且敬者何哉蓋礼有經礼曲礼之事殊而同出於莊敬恭順經礼此敬也曲礼亦此敬也其敬一也樂有五声六律之文異而同出於欣喜歡愛五声此愛也六律亦此愛也其愛一也是事者其制而敬者其情也殊事合敬則礼之情同矣文者其末而愛者其情也異文合愛則樂之情同矣礼之情同於敬故明王制礼事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卷六

有損益而敬之情則相沿而不易也彼揖遜征伐事固殊矣不過因時以舉事而礼之情則貫于至而一心何嘗與時而並乎文德武功名固異矣不過象功以名樂而樂之情則越萬古而一適何嘗與功而偕乎夫礼同一敬樂同一愛而聖王不能易焉則和序之至同乎天地而為大礼大樂矣茲其所以能感化人心也哉

大樂與天地

四句

論禮樂之成也合乎造化必指其成功之實以見之也同和同節言聖人礼樂之功用極和極序與天地渾融一即樂者大始礼居成物意如此者方見成功所台若謂樂同於周流同化之妙礼同於高下散殊之妙又是不可從單出當暗取下二句意謂百物不失贊助天地之化而遂其生也祀

天祭地節事天地之神而得其寶也此二句見其同但於和節上不可以先露出同字上和節以天地言下和節以禮樂言

大樂與天地

鬼神

記者著禮樂有合造化之功而因各其理之一也

祭地載上是求其功之同下是贊其理之一

明則有禮樂

二句

合禮樂造化而一之以其理之同也

作此題當先叙起上文講禮樂應用鬼神講鬼神應用禮樂講見得禮樂鬼神惟別於幽明之間其究一而已矣

如此則四

合愛者也

論禮樂極感化之盛必原其感之由也

如此預同和同節末上合敬同愛著人身言下合敬合愛著禮

記要言

禮記卷之六 二十五

樂言

禮者殊事

二句

記者禮樂之情同所以著感化之本也

事以經禮曲禮言而莊敬恭順之情寓於其中故敬一文以五

聲六律言而欣喜歡愛之情寓於其中故愛一

四句

記者禮樂之本不可易必率其本之異者以列之也

上二句要見同情意下二句輕不過率末之異者以見情之未

嘗有所易也

故鍾鼓等

節

記者詳禮樂之異其數因著作述之異其人也

禮之文也戈上足詳言禮樂之數下足原作述之所由異而因

一則其人也

○夫禮樂之感人固本於情之同矣而其器文之間何莫而非情

之所寓乎彼金革之鍾鼓竹石之管磬文舞之羽籥武舞之干

戚此皆用樂之具樂之器也身容有屈伸頭容有俯仰行列有

縱北行容有舒疾此皆用舞之飾樂之文也蓋禮樂地產道且

盛天產制度者文章之休文章者制度之綱此皆行禮之具禮

之器也升降異其等上下異其位周旋異其儀禮樂異其宜此

皆行禮之飾禮之文也是要而言之禮樂之器文也雖異而莫

非品節奏之文而合愛合敬之情寓於此矣所以作述之者文

豈易其人哉彼以禮樂未作之先而情已存隱而難知者也於

情而知之悉灼見夫和序之原而不涉於形迹之粗故能緣義

以起夫禮樂審音以定夫樂創制立法器文自我而作矣禮樂既

禮記要言

禮記卷之六

二十六

作之後而文斯著顯而易見者也於文而識之詳游心野放之

未而周悉乎委曲之值故能因古禮而繼之沿古樂以傳之與

廢補弊器文自我而述矣夫無所因而成者難為功作禮樂者

必有精義以致用而適由和出法由我立生而知其情者能之

也不曰聖乎聖則明可無矣有所因而為者易為力述禮樂者

但其即事以旁理而心有所識道有所通學而識其文者能之

也不曰明乎明則聖可義矣是明者非溢美也正以識禮樂之

文而能述也非述不足以言明也聖者非過譽也正以知禮樂

之情而能作也非作不足以言聖矣明聖也者豈非因述作而

異名乎夫禮樂之作述必由於聖明然則禮樂之制寧不待其

人也哉

故鍾鼓

禮之文也

記者詳禮樂之異數見其為情之所關也

具於物者謂之器宣于人者謂之文樂之器樂之文其文異也而合愛之情寓於其中禮之器禮之文其事殊也而合敬之情寓於其中

故知禮樂之情

至末

記者言禮樂作述之由而著其名之所以異也

故知禮樂之情

二句

得於禮樂者有淺深而致用不同焉

慎頂上章愛敬言文兼上之器文言作謂創新開始未謂舊成終皆作述此器文而情寓於其中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作者之謂聖

四句

記者原聖明由於作述因申所各之意也

樂記卷之六

廿七

上二句載下二句只是申明上意不可作三種人看

樂 天地之和

節

記者論禮樂本天地而因推其能制作之由也

追制截上重禮樂者下重聖人看天地之和二句論禮樂效法之本百物皆化二句專言天地之和序以明效法之所本樂由天作二句方安著制作上說以見其本於天地過制則亂二句

起下文意明於天地二句則言聖人能制禮作樂者正以其明于天地之知序也

彼五音六律以統天下之同者樂也人皆知其為聖人之所作矣不知樂也者天地之和者也三千三百以辨天下之異者禮

也人皆知其為聖人之所制矣而不知也者法即天地之序者也何以言之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也氣行不乖故百物

皆而樂之情已於是乎與矣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

具有秩故群物皆別而禮之制已于是乎準矣樂則本此氣之行於天下者而作而禮者乃氣之所為故其律呂之相立平

因其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者為之也樂由天作樂非本于天地

之和乎禮則法此質之具於地者而制儀則乃質之所為故其

章采之品列無非因其山澤高下萬物散殊者為之也禮以地

制制非本于天地之序乎夫禮樂之制作本天地之和序如此

而物之成者及壞矣作樂不法天地之和而不過是謂之禮而

過作則暴如陽過而亢而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推明於天地之

和而陽動生物之初宜會仰現備察之際明於天地之序而陰

靜成物之德感通於精神知化之餘然後能法天地之序以制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廿八

禮凡所以等貴賤定親疏者一天地之序也矣至於過制而亂

助法天地之和以作樂凡所以格神人和上下者一天地之和

也矣至於過作而暴即是則制作之事豈易言哉惟聖者能之

而已

樂者天地 地制

論禮樂即化之妙以其效法乎造化也

音二句載凡虛講以言禮樂之和序便是天地之和序不可露

效法意至天作地制處方說少法天地之和序而制作也下

四句申明上意天秉陽以氣行地有質以載之地秉陰以質具

天有氣以覆之故首統言天地而下則分言之可互見也

樂者天地 二句 聖人之制樂準諸造化者也

準出一刀實著效法說可

和政可物

二句

記者本造化生成之妙以見禮樂之所本也
和以氣言即於穆不已自物皆化以和之可見者言此造化
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序以道言即各正性命群物皆別以序
之可見者言也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

明於天地

二句

記者原禮樂之所由作所以著其本也

明字是自然之明只明和序好書以蓋聖人一心之和序與天
地之和序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故能以心所固有
者發天地之和序以共禮樂自不至於過制過作也贊化育意
只點出不可多謂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三十一

論倫无患

節

記者詳禮樂之義必例其為難知也

制也蓋不可以義義乎看上一句雖說義未可先露誰知之意
下雖說教之易知其意則歸重在義之難知上
夫樂也者和而已矣而有聲有音和之所寓也惟夫雅頌
理之源而詳焉足論律呂比終始之序而音焉有倫故極其和
而尤患害是知之和也樂之所以為樂也非樂之本情而何其
在人之作樂也必有欣喜歡愛而在我者无不和然樂之
此和之足論也精於音者此和之有倫也使无是以主於中
則不相宜攝雖樂以和為主亦无以見於節奏之間矣所謂樂
不可以偽為者此也是不為作樂之官乎禮也者序而已矣而
或立或行序之所在也惟夫无过不及而其行之中也中不偏不

倚而其立之也正故極其序而尤有邪僻是序之至也禮之所

以為禮也非禮之本質而何其人之行禮也必有作敬恭順
而在其者无不序然後立之有有得而得其正也行之有有得
其中也使无是以制於內則无以檢束雖禮以序為主亦无以
自善於節文之中矣所謂禮不可以虛道者此也是不為行禮
之制乎夫情官實制者禮樂之義也茲蓋原于天地而道有所
通者則能觀其深本諸性情而德有虧人者乃能究其蘊此聖
賢君子之所独知也乃若搢之金石而始終之相宜被之聲音
而高下之相濟以事因于宗廟社稷之中而山川鬼神之靈
皆禮之行也樂之用也制度文為之具昭然而散見章程器為
之未燦然而陳列有目首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皆引所謂与
民同者乎此可見禮樂之義即不離乎數而實超乎數之外有
事於禮樂者可不求明其義哉

論倫无患

八句

論禮樂不外乎和序而行之序乎其人也
情實二句言禮樂之本體自具夫和序也官制二句言人之行
禮作樂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无患言樂只是一箇和故入
之作樂以和為主故喜歡愛皆吾心之和也中正无邪言禮只
是一箇序故人之行禮以序為主故恭敬恭順皆吾身之序也非
和不足以言樂故曰本情官者上字之謂也言必如是而后作
樂論倫无患言否則將无所主而不和矣非序不足以言禮故
曰本質制者檢制之謂也言必如是而后行禮中正无邪也否
則將无所檢而不序矣

若夫禮樂

同也

記音雅禮樂之教可知以見義之難知也

施宣而也金石謂鐘磬也越發揚也聲音謂詩歌也鬼神總上所施所越者正用之以事鬼神也蓋此以民之所同而形君之所獨見不可不知其義也

王者功成作樂

節

論禮樂之興有所本而善用之存乎聖也

樂禮藏以上就制禮作樂說以下就行礼奏樂說王看八句反論與礼舉者皆因其治功之殊而安之以帝王樂極二句先言用礼樂者不可有差偏之失而歸之于聖人

古之王者創制始建立一代之基功已成矣而台作樂以象功宅中圖大撫御四海之廣治已定矣而後制礼以歸治故其功大者則樂不徒及美而又及善也其治辦者則礼不徒得其禮記卷之六

樂記卷之六

三十一

文而又得善情也若千戚之舞不如羽籥之雍容以征伐之功異於揖讓耳豈得為備樂乎燕享之祭不若血腥之冲淡以後世之治異於隆古耳豈得為達礼乎是以五帝之時殊矣然各因功作樂不相治樂為三王之世異矣然各因治制礼不相襲禮焉此可見帝王之制作皆本於治功也若元善用礼舉者其必有待於聖人乎蓋奏樂而極于德音之娛樂則有樂極悲來之憂行禮而不能詳審夫節文則有編而不幸之失皆非善用礼者也苟欲後于樂也而有節而不知反不至於樂極而悲悲來之憂礼儀之俗也小大具在亦未嘗該不至於或遺而有偏祖之失若此者豈幾人而可終哉惟夫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至道本諸其身內極和而外極順盛德原於所性故能奏樂極其和行礼極其序也否則不憂則偏其何以能善用如此

王者功成作樂

樂禮

記音雅禮樂之教可知以見義之難知也

王者功成

礼具

記音先王之功樂而治功必極古以明之也樂以象功礼以歸治與事立業為功功在治而治世蓋眾為治治在功後雖容攝通不事征伐其功大矣則與不徒及美而又及善也紀綱法度死有遺失其治辦矣則礼不徒得其文而又得其意也

其功大者

達礼也

論制作之盛本乎治功必即事以明其盛也

千戚燕享是率此以明上文功大樂備治辦礼具之意不可與礼記卷之六

樂記卷之六

三十二

上平音

五帝殊時

四句

記音論帝王之制作不同而明其本於治功也一時殊而功亦殊故不相沿樂要之皆備樂也世異而治亦異故不相襲礼要之皆達礼也

及夫設官

三句

記音率善用礼舉者而歸諸至聖欲人知所法也一飲無憂憂兩事也礼條不偏一意也惟大聖人道全德備故能善用礼樂不可入治功講

高地下

節

論礼舉肇於造化而有其妙因推聖人制作之功也後地處近於礼以上言效法之所本樂者教和四句言成功之

所合皆是論理如是故聖人以下總實著聖人制作說應天
配地二句重應效法一處禮樂明備二句重應成功一處
且夫禮樂非天地無以肇其體天地非禮樂無以顯其用禮樂
與天地相為流通者是故天地莫高下之位而萬物莫散殊
之質物各付物者天地自然之序也而禮之制行於此美二氣
運不息之機而合同有咸育之妙網緼化醇者造化自然之和
也而樂之情與於此矣何也蓋春作夏長氣行而不乖此天地
之感應氣也此天地生物之仁也秋歛冬藏實具而有秩此天
地之厚嚴氣也此天地成物之義也春夏之仁一於和樂之吉
音皆氣之為而以和為主者也仁與樂似異而其情則同仁不
近于樂乎是故樂雖於合同之初矣秋冬之義一於序禮之儀
則皆負之為而以序為主也義與禮若殊而其情則一象不近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三十三

千禮乎是故禮行于散殊之際矣及樂之成也其用可以敦天
地之和夫是和也陽之伸而為神天之道也既敦其和而有以循
其氣之伸而從乎天禮之成也其用可以別天地之宜夫是宜
也陰之屈而為鬼地之道也既別其宜有以飲其氣之屈而從
乎地天造化肇禮樂而禮樂有以合乎造化如此故聖人者出
因其自然之和也法之以為樂而五聲六律莫非合同而化之
仁以應乎天之生物而與天同其和焉因其自然之序也本之
以制禮而三千三百莫非高下散殊之義以配乎地之成物而
與地同其序焉夫禮以地制則所制之禮燦然至序之形見而
散列布置於兩儀之間無少闕也禮其既明且備也樂由天作
則所作之樂昭然至和之宣著而周流貫徹于宇宙之內無或
遺也樂其既明且備也禮樂明備如此則樂可以敦和從天熙

熙乎品物之咸亨而天之生物得其職矣禮可以列宜得秩
秩乎性命之各止而地之成物得其職矣禮其始也法造化
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造化聖人之道禮樂其盛乎

天高地下 從地

記者論禮樂其體肇于造化其用合于造化也

天高地 於禮

與焉截仁也二句申明合同之實義也二句申明散殊之實仁
近於樂申明樂與之意義近於禮申明禮行之意

天高 與焉

記者造化肇禮樂之妙所以昭制作之原也
天氣上寓地氣下凝天高地下也萬物散殊本於是禮行勿子
祇地氣上躋天氣下降流而不息也合同而化本於是樂與勿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三十四

乎承行者露端之意與者造始之意

春作夏長 於禮

記者揭造化生成之德浮制作之妙焉

仁近于樂 二句

記者準造化於禮樂標本之論也
仁即天地之和而樂以和為王故仁近於樂義即天地之序而
禮以序為主故義近於禮謂之近者一在天一在人必有不
合處是太極相似耳

樂者敦和 至末

論禮樂有合於造化因推聖人制作之功也

樂者敦和 四句

論禮樂之成功有以合造化之妙也

敦和別宜二句就成功上看通神居鬼二句就配合上有抑揚
氣之不乖神之所往而行於天者也集於春作夏長而教其和
則備其陽氣之神而與天同妙生物之仁也即所謂樂善人始
也宜者實之有欲鬼之乃在而具于地者也禮於秋歛冬藏而
別其宜則歛其陰氣之屈而與地同妙成物之義也即所謂禮
至成物也率神所以從天居鬼以從地一串說下

故聖人作樂

論聖人制作同於造化而著其成參贊之功也

配地也應天配地只是禮樂和序應天地相應相配樣樣和序
無不同也尚未有贊助意禮樂明倫緊承此講明者禮樂之和
序昭然于天地之間也備者三千三百無非序五聲六律無非
和也官正是替成功意

故聖人作

聖人之樂禮樂同乎造化也焉

天尊地卑

聖人之禮樂無非造化之妙也

前節如此以上已有取法意后節如此以下始言取法意皆是
效法之所本也但文體不同耳

天尊地卑

視聖人法造化之序以制禮見制一造化之序也

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來二句總承聖人法天
地自然之序以制禮如此則聖人所制之禮即天地自然之別
也天位乎上其勢則尊地位乎下其勢則卑聖人法之以制君
臣之禮而君制命于上臣順命于下而君臣之大分定於此矣

禮記卷之六

二句

三十五

三句

方以類

先王之制禮不同以天道有自然之序也

方以類聚如親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之於長幼別之於
夫婦信之朋友也物以類分如告之以衆邦國出之以衆邦國
軍禮以同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加之以親邦國是也曰類曰爵
不外二綱五常之倫而類聚之分則有分別尊卑厚薄意其中
尊卑以分言厚薄以情言蓋人於食用交接之間非以其分別
以爲情分有尊卑情有厚薄皆自然不同之等此所以類聚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三十六

以制禮如此則凡君臣貴賤之等大小方物之差別象成形之
度雖曰聖人制之以辨天下之異者也然此禮未制之先而造
化爲之托始蓋天地成其機聖人不過成其能耳禮也者非天
地之別乎

分而不容己也

在大成象

聖人制禮奉於天而敬於地也

在天在地就天地形象言成象成形就聖人制禮言

地氣上癸

節

記者列造化自然之和而著作樂之有本也

地氣至日月是流而不息意自化與焉是合同而化意末二句
方入聖人作樂陽陰者天地之用天地者陰陽之休摩如手之
相摩相薄聚散相成之謂摩陽如水之流陽周流相循細細相
滂之謂也此則上降下降之氣所為也雷運有聲故曰鼓夙雨
發出故曰簫四時交通故曰動日月溫煥故曰燦此皆相摩相
滂之氣所為也四之字指氣也四以字猶為也樂者二字就作
記要言

樂意天地之和不可分配

樂記卷之六

三七

隨然在下者地也承天而行氣則上濟于天穹然在上者天也
有隕目天氣則下降于地是以陰陽之氣往來相薄聚散攻取
而相摩之不已天地之氣周流相循細細交泰而相滂之不息
二氣之鼓動也則為雷運鼓之聲之以及神也二氣之奮發則
為風雨散之濶之以及利也二氣運動而四時行焉一寒一暑
之互推也二氣暄暖而日月明焉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生
氣方盛而萬物昭化醇之機陽氣發泄而品彙遂生成之性百
化其有不與乎天地之和如此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而聖人
作樂蓋有取焉故喜氣為一本於二氣細細之妙歡慶是播一
本於萬物化醇之機於聲音形於動靜皆莫非天地為之肇
端也樂也者非天地之和乎

地氣上

與焉

造化而群物生示人以自然之樂也

化不時

節

即禮樂之所感為造化自然之情也

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乘氣也不生礼升就天地言所謂致
異也言失以該得也使礼樂得其和序則足以召天地之和序
而致祥矣此天地之与礼樂感通之自然也故曰情此見聖人
之礼樂所以必法天地之和序也

及夫礼樂之極于天

節

記者論禮樂及造化之妙而聖人昭揭其名焉

末句截出測深意以上足形容礼樂之用充塞流行處天地之
間以上足形容礼樂之用充塞流行及天地之妙用康及大承
礼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三十八

上文效法說

夫礼樂法天地之和序及其功之成則極天踞地充塞流行行
乎陰陽而无頭不至通乎鬼神而無出不得窮高極遠而無高
不品則深測厚而无深不入舉之用充塞流行如此則著乎乾
知太始之初而生萬物礼之用充塞流行如此則居乎坤作成
物之位而與地同成萬物樂著太始則有以昭著其不息之機
如顯諸仁是不息者天也而亦樂也樂即天之所以為天也礼
居成物則有以昭著其不動之妙而藏諸用是不動者地也而
亦礼也礼即地之所以為地也昭著不息樂之一動也昭著不
動礼之一靜也天地之間不過此樂之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
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礼樂以見其功用之大也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礼樂之道固取法於造化者也及其成

妙不有合一而不測者乎吾知天雖上浮也樂作而大和益焉
 則有以峻極於天矣地雖下凝也禮制而至序秩焉則有以端
 委於地矣陰之靜也陽之動也與之推行而循環於其間鬼之
 屈也神之伸也與之感通而貫徹於其內其何頭之不至迷之
 不格乎天之道高且遠也方其高焉極其遠焉而乎天之氣昭
 合於中漠之中也之道深且厚也測其深焉測其厚焉而與天
 地之氣渾渾燭於磅礴之下何高之不屆深之不入乎樂之用流
 行而無間如此則樂之昭宣有以著乎乾知大始之初乾之始
 物者不得以尊其始也禮之用流行而無間如此則禮教之愛
 教有以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坤之成物者不得以專其成也
 樂著太始而發達乎陽之所生昭著不息一天之所以為天也
 而樂即天矣禮居成物而安定于陰之所成昭著不動一地之
 禮記要音 樂記卷之六 三十九
 所以為地也而禮即地矣樂著不息鼓萬物之出机非一動乎
 禮著不動鼓萬物之入机非一靜乎天地之間混闢無旁陰陽
 無始不過比動靜之性來而已而禮樂之道有以盡之也人但
 見天地之動靜而不知動靜即禮樂之所在也故聖人者作既
 以贊化育為已任則必以盡世道為已責乎其靜也不曰地也
 而曰禮焉以見從地以成物者皆大禮之切用也于其動也不
 曰天也而曰樂焉以見從天以生物者皆大樂之切用也率制
 作之妙而天地之蘊可窺闢道德之精而至教之微可見使非
 聖人則孰知禮樂之為天地哉
 及夫禮樂 問也
 觀禮樂之用無不周則造化之妙盡之矣 測深學哉
 及夫禮樂 厚深

樂禮樂之用隨在而無不在此
 極天蟠地作絕陰陽鬼神者天地之用高遠深厚者天地之休
 全賴禮樂渾渾燭於磅礴之下何高之不屆深之不入乎樂之用
 樂著太始 至末
 禮樂合造化而無間而聖人因揭其名也 問也
 樂著太始
 記音原禮樂合造化而具妙用也
 著不息以下但就禮樂說著太始居成物從極天蟠地以下說
 來此言樂合乎天地也著不息著不動從樂著禮居說來一動
 一靜又從不息不動說來此言禮樂即天地而居天地間之妙
 用也
 樂著太始 地也
 禮記要音 樂記卷之六 四十
 論禮樂合生成之功而有以全乎天地之道焉
 樂著太始居成物此只是言相合不可說到贊助意
 著不息 問也
 觀禮樂之功全乎天地則天地之道盡矣
 二著字謂不息不動之功昭然顯著而可見也天地也謂樂
 即天禮即地也一動一靜就禮樂言天地之間也謂天地之道
 禮樂全之天地之間不過此禮樂之一動一靜而已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一節
 論先王作樂以崇德因著德於樂而可見也
 〇經短截天子為樂五句言天子作樂以賞臣治民勞者四句言
 賞樂因臣之德規舜知德二句言因樂可知其德自言天子賞
 樂乃言舜舜者與起下文之休末言觀樂舜知德而乃言謹行

者明一之意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以好生為德。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蓋
惜天地長壽。盛天之氣。以解慍。而財也。舜既切於為民。而天下
之民生賴諸侯治之也。諸侯之有功於民者。不有以勸之。可乎
故樂之承命也。以典樂為職。乃始制樂。以賞諸侯。蓋庶幾
當德報功之意。以率作卿士也。若其歌於上。臣賜樂於下。非
為民而已。由此觀之。天子之為樂。豈徒以自娛哉。以賞諸侯之
有德而行勸率之典焉。耳。是故諸侯之德。雖有以言。手教則極
其尊嚴。而無敢慢易此。非謹厚乎。而教思無窮者。不泐也。以
言乎。亦則歲有常。終而尤。或愆期。此非重農事而害保元。疆者
不能致也。故天子賞之以樂。而戶各具。率以章其德焉。是諸侯
之有樂。固本于治民之功。而樂之隆殺。又因德而有異焉耳。故

禮記

卷之六

四十一

昔者舜作

賞諸侯

聖君作樂於已。而實相推崇於臣。無非為民而已。

作乎。舜也。歌口詠也。作琴以狀音口之所歌。即琴之所被歌於
口而應於琴也。變制樂承舜命而制也。聖君作樂。以宣對時育
物之情。於是聖臣制樂。而為發實功德之典。所以明帝德也。俱
要重為民意。

故天子之為

德短

論人君作樂以崇德。必言樂之隆殺。因乎德也。

以崇德為節制也。德謂治民之德。教尊時熱。即盛德之實。治
步則教養。垂章而德。或失治民。此非尤德也。但此勞者。未盛
賞樂。燕聲容言下。獨舞舞者。舉容以該聲也。

故觀其舞

行也

上正言下。警言德。即治民之德行。亦治民之行。當樂在生前而
人臣以勸。以懲。賜謚在死後。而人臣以崇以辱。

大章

節

記者。帝王之樂。而各著其時象之德焉。

通作。象德。說德。謂及民之德。帝王皆有功於民。不可以上。數句
主德。末一句主功。

井記

卷之六

四十二

者以竟之德。光被四表。協和萬邦。而章明於天下也。其斯以為
大章矣乎。黃帝之樂。謂之咸。咸也者。以黃帝之德。正名百物。開物
成務。而廣被於天下也。其斯以為咸也矣乎。舜則重華。協帝玄
德。升聞而繼紹帝堯之德也。樂謂之韶。韶者。不在於繼之謂乎。禹
則文命。誕敷祗承於帝。而光大堯舜之德也。樂謂之夏。夏者。不
於大之謂乎。至若殷之樂。曰大濩。言湯有救護生民之德也。周
之樂。曰大武。言武有底定武功之德也。此則上應天命。遇災而
不失其常。下順人心。行禮而不離乎正。其於伐暴救民之人事
不既。不極矣乎。

天地之道

節

記者。原樂化之功於人。而推其所以成化也。
○無功。截上是原樂之教。與事切於人下。是雅樂之教。與事所以

天地之道陰陽迭運而有寒暑異氣不時則氣數不齊而萬物形骸先疾乎散潤不一而有風雨風雨不節則水旱荐至而物道不生能亢飢乎天地之治如此治國其何以異哉如赤青以流通其精神舞踊以動盪其血脈是繁之教也教者其諸民之寒暑乎蓋寒暑相推而歲功成教係一世之否隆猶寒暑為一歲之分劑也使教不時則長淫泄之風滅和季之德而有傷于

世矣不猶寒暑不時而民疾乎聲容何有清濁高下之變舞鶴而有飛伸俯仰之容是樂之事也事者其諸民之風雨乎蓋風雨愷閭而万物生事係一身之淑慝猶風雨為一旦之氣候也使不節則死以易其惡死以成其善而死功於人矣不猶風雨不節而民飢矣乎夫樂之事教有同於天之道而係于人之情如此先王有見於此故其作樂也法寒暑以為教即樂暑之聞乎一歲也法風雨以為事猶風雨之見於一旦也及其勢焉以時而先後當其可知寒暑之有時事焉以節而靡易循其序如風雨之有節則施之政治者尤不善矣故民皆覩化以淑其身君和德於上民和德於下尊其教而不恃恩幾乎天子之光也何至於傷世也哉君以樂而彰德民因樂而奉德履其事而不遠彷彿乎維星之極也何至於无功也哉

為樂中包有德乎在內蓋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以親化者也法治而不必教與事互講法治而善則人君之德盛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故行象德

夫蒙豕為

如

記者推節享用禮樂之義因言禮樂之用大也
、然淫也戈上通就享禮說下畧承禮終淫與象德意推廣之說
或謂合歡以上言禮与上節言樂對樂者象德配上節行象簪
釵礼者綏福應本節倫禍意有大事以下各申言之或謂著以
礼終截上言礼足以治人民故先王大事大福皆治之以礼下
言礼足以善民心故先王著為之教以感入於善皆不可從

禮記集說

陳東野先生集

四十一

由其沈湎於酒而亡下制之患也適以生禍也是故先王制為飲酒之禮而大為之防規諸一獻之禮可見矣一一獻之禮禮之小者也賓主外必揖讓相酬至於有拜敬雖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以至於流焉此先王所制之酒禮而預為之備以防微訟之禍也是享禮雖一獻之小而取義實有不盡之妙夫行享之時有酒食焉貴以窮口腹之欲哉將以合歡愛之和而卒賓主曲合歡之情也有樂焉豈以旁耳目之欲哉將以發仁義和敬之德而樂賓主相與之道也有禮焉豈以修頌文之末哉將以止轉逆爭鬪之非而禁賓主微訟之禍也由此言之先王之道禮禮可謂感矣是故先王有死喪之大事則有兩禮以哀之有上喪之大福則有加禮以樂之哀樂之分限皆終於禮而不使過

得而知也既交暢於中斯發形於外合一不測者必推行之有漸陽一嘘也而為春作夏長陰一吸也而為秋歛冬藏一至於之發于外矣寂然不動者必有感而遂通剛之健也仁以容而禮以敬柔之順也義以掩而智以別一全順之發于外矣夫交暢於中而形於外是天人大和而順氣成象矣由是氣和則聲無不和官商角徵各安其位而不相陵辱也氣順則音無不順角民微事羽物各得其分而無有滯也而樂既興則樂化可行矣故以之而化民成俗則立為之孝所以備設教之人立為之等所以示進為之序聲音有作止之度必廣習其節奏之詳音曲有文采之飾必省察其音曲之節于以檢束其固有之善不使於心得接焉敦復其本厚之德不使邪氣得干焉非所以繩德厚乎未既有以繩德厚矣不有以驗其民將何以有所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四十九

先王本之情

奪也

先王因人情而作樂必有以驗其和也

自三句截下和天人不重只重驗其和意蓋作樂備本文之妙樂同正矣斯用之以和天人天人和則樂和之可驗矣然非謂至此而後和也

先王本之性情

三句

聖人作樂系于心而詳于法也上一句樂之本下二句樂之文性情人之性情也以詩歌而播于樂是樂由情出而情由性出也但此只是取音之發其性情見樂之根本未到作樂處下二句方是作樂度數度之數也就律調和義和之義也就音譜是皆以人情之發于詩歌者而稽之制之也

合生氣

不攝

先王用樂以和天人而欲其一千和焉將以驗夫樂也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五十

不重和天人意欲以是而驗樂之和也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

四暢交

奪也

天人和而甚化則樂無不和矣

天氣人情少有不和制樂雖有法度亦自有不得而和處此聲氣感應自然之機也故必天人大和則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滯和樂與焉此即驗其樂之和非至此重作一番和樂也

四暢

於外

天人和而甚化則正樂之所感也

註中各得其中之中與偏字相反交暢于中之中與外相對暢不蔽障不蔽陰陽得其中而和暢也剛不怒柔不攝剛柔得其

中和和暢也陰陽相得陰陽交暢下天地之中也剛柔相濟剛柔交暢于人心之中也陰陽之發外春夏之生長秋冬之收藏也剛柔之散外仁義之容敬禮智之統制也

然後立之 深矣

記音詳先王樂教之善而証其象之深也

聖德象事行平看兩事也使觀諫句聖承象事行句一意也聖德象其事之所行使倫理皆形見于樂倫理即其事之所行者也現其深句只証見于樂句謂不徒有文采節奏而實通于倫理也

然後立之 實行

先王惟樂之教無非所以成民性而著人倫也

立之奉司教有人也立之等進為有序也節奏樂之作止也節制要音

樂記卷之十 五十一

奏終始相生恐習之者有拘泥之患故開廣之文采樂之英華也人樂紛紜錯雜應習之者有邪淫之惑故省察之音之大小固已於矣今以教民惟恐其不稱也故律之律之始終固已序矣今以教民惟恐其不序也故比之德厚民之德厚也經之所以治其內也事行民之事行也象之所以驗其外也要之事之所行即德厚之所發也非二物也

使親疎 於樂

先王之樂教必欲倫理皆著於樂也

上象事行謂樂之和乖象乎事之得失重樂之所寓者言此見於樂謂倫之得失見于樂之和乖重民之被教者言蓋樂始因人情而作而其既作也又與人情相為感通故先王以此教人無非勉人所以得而戒其所以失也

凡茲聲 節

記音原樂之興有不同而推極其感之大也

此是結上意以見君子當體其所感也茲言一段應變而不作脩正聲一段應本之性情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意而申言之末二句只言人心之感化因以異也

夫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好聲感人也剛柔必備而逆氣應之及逆氣既應則見于行者皆失其道而逆氣成象矣逆氣成象則宮商角徵羽迭相凌奪而謂之慢也慢樂不于是而與于稽之度數制之礼象此正聲也正聲感人也剛柔不怒柔氣不悌而順氣應之及順氣既應則發于外者各當其可而順氣成象矣順氣成象則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逆應也和樂不于是而與乎由此言之茲言倡而逆氣應正聲倡而順氣應是倡和有應也由是推樂與于逆氣之成象則是樂之回邪而由首節逆氣以上其所而應歸于惡之分矣和樂與于順氣之成象則是樂之任直而正者率而順以安其分而善歸于善之分矣然聲雖聲也氣也樂也自相感動而已然至于万物之理亦然然聲之和者父子所之而和親君臣所之而和敬長幼聽之和而順蓋樂發于心有足以動人心本然之善也長和樂之所為也万物之情理寧不以善之類自相感動也即其樂之不和者父子以之而不親君臣以之而不敬長幼以之而不孝蓋樂得其欲極足以感人和平之德是皆樂之所為也万物之情理寧不以惡之類自相感動也即其則樂之所聞甚大如此君子其可不慎其所感入者哉

正聲感人

與焉

記者原樂之所由興以見感之常恒也

首句提起中一句下句截出本之性情之變數制之社義
以道五常之行正告感人也。不怒不勝胞氣應也。則柔安于中
而發于外順氣成象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和樂昌也。公樂非
至此而始和也。特有以驗其和焉耳。

倡和有應

動也

好声感而逆气應正声感而顺气應是倡和有應也淫樂興于逆氣之成象是回和而曲者各歸其分也和樂興于順氣之成象是正大而直者各歸其分也由是以和召和而感人于善以淫致淫而感人于惡是万物以類相動也

是故君子及

四節

首節言脩身以作樂二節為經以上言廣樂以為教若寧以上

樂聖才不

五
上

言樂行而教成三節中言作樂之本于脩身之意四節又撫承
歸重末所以見樂行可以觀脩身之德

是故君子反情

節

記者叙君子之所以脩身而作樂之本端矣

荀二句裁及情和志脩內也此類成行脩外也及字比字是工
工和字比字是效驗邪亂譴惡情悞邪僻皆情之不正類之不
善者故定之不使邪者害吾正而反其情不使惡者難吾善而
比其類也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志行之所在順則不乖戾正
則不偏邪順正就是以行其善而志无不知行無不成矣

樂不外乎身心故君子身心交養以立作樂之本焉遇缺而存之以求復其性情之正則和順于道德而內省不疚忘其有不和乎為善而去惡以分別其善惡之類則躬行无愆而素養无

虧行其有不戒乎然及情比類之事行以見之如声色之止皆
 固無害于身也而奸声乱色則不留聰明礼樂之正者固不與
 酒去身也而淫樂慝亂則不接心術身體致此恭敬端莊也而
 情侵邪僻之氣必不設身體則情無不反類无不止矣若此者
 正使耳目鼻口與心知之為百体者或為大体或為小体皆至
 順而无所乖戾至正而无邪僻元有不台于義之當去如思
 所當思視所當視等是也心知由順正以行义而志之和可知
 矣耳目鼻口由順正以行義而行之成可見矣此因備身之道
 也而不可以作樂之本乎

然後發以

飾

記者詳推君子作樂之妙而著其感人之化也

夫君子反情而志无不和比鄰而行无不正大後運和樂于性

彙記卷之十一

五十四

情之中宣順德于歌詠之表發于聲音于曼又文之以琴瑟之
絳音也動之以下感之武舞也歸之羽按之文舞也從之以簫
箏之竹音也則聲容兼備而樂于是乎大成矣以是而奮至德
之光使其德輝四動英華發越而樂以章其德焉以是而動四
至之和使其陽氣不散陰氣不霽而樂以教其和焉以是而著
万物之理使止亂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焉以言
乎樂之聲文望疏陽微然清明而無所混淆知天之垂象乎上
而昭乎其不顯也以言乎樂之体道器具備浩為廣大而無虧
欠知地之體質于下而彈乎其尤外也以言乎樂之序終始相
隨如四時之迭運而推行之有漸也以言乎樂之節周旋相濟
如風雨之散潤或伏之不發也色有五矣五音配于五行之色
義成章也夫何乱之有音有八矣八音配于八卦之風秩矣

不能變而為多或八十一或七十二或六十四或五十四或四十八各得其數不既有常而不彙乎

百變得數而有常
君子之作樂備其數而不彙也

大相成 四句

正樂之作極其變而不彙也

宮音作而濟之以羽音作而濟之以宮是音之小大相成也
仲呂方終而黃鍾即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也音律之作有倡和音律之休有清濁之聲各主夫倡和之妙倡和之法一循其清濁之亘是迭相為繼也

故樂行 皆平

論樂教之徒有以極感化之大焉

禮記樂記卷之六

樂行儀倫清誠人倫言耳目二句就一人之身言風俗二句就天下之大言

故曰樂者 一節

託者結言治本于樂必明君子為能樂也

此結上二節之意樂也載下皆是推明所以能樂而小人則不能樂以見作樂之本也

夫君子修身以養其和然後作樂以宣其化如此故曰樂也者
本人情之而樂而作者也如見之聲音而琴瑟簫管之並奏形
之動靜而干戚羽旄之具陳必其外境有會於心而歡欣欣之
情揚焉淫鬱已暢于物感而和悅之情隨焉然後發于聲音形
于動靜而樂所由生也樂非人情之所樂而何但君子之所樂
者由于志無不和行無不成樂其道焉尔矣小人之所樂者由

于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樂其欲焉尔矣君子之樂也以道則以
道制欲忘物累而順性命故能順理則裕作德日休一心齋
靜之樂也而何此之有哉小人之樂也以欲則以欲忘道滅天
理而方人欲故其心以形後志以欲昏有私意朋儕之惑也而
何樂之有哉是知樂也者惟君子之所有而非小人之可能也
也此君子作樂有本而正樂之興化成之效胥此出矣

樂者樂 其道

論樂本乎人心之樂必系君子之所以樂也

樂也之樂欣喜歡愛也道志和行成也君子之樂得乎此而樂
也

是故君子及 節

託者結言君子備德而作樂故樂終而德章也

禮記樂記卷之六

此德結上三節之意言自叩音節意二句即發以聲音全為經
意二句即樂行倫清至皆字意可以現德即志和行成者可見
也言言志和行成此獨言志和者省文也廣樂非推廣之廣言
止聲容之倫也或故非教成之成言成此教之具也至樂行則

樂斯興矣卿方則教斯成矣

人君子之樂不諸身而微諸庶民是其為樂也其意不滿其心
而情必不乎性命之正邪惡不干其氣而情必發于義理之公

使吾優柔平中樂易慈良而志於是乎和也然後發于聲音而
琴瑟簫管之相陳形以動靜而干戚羽旄之具備于以道五常
之行著万物之理而教于是乎興也及其樂教通行人心感化
則君子情正之端有以達于外然至德之可觀不必考素履
而後知也志和之蘊于是著其功煥然光輝之莫掩不待審樂

其而自見也豈不可以明君子之德乎夫始焉以德而作樂
為民樂而知德可見樂與德相為流通者也說謂樂其可以為
為哉

樂行而民 二句

凡樂之大成而君子之德章矣
樂者德之章君子情和志正而德極其盛故播之于樂者不美
不美而有以致民之向方也故可以觀德

德者性之端 節

記者叙樂之本文而推其妙因決其不為偽也
○末句贊出首三句言樂有本有文詩言至從之言樂必由本及
文情深至發外是形容由本及文之妙末句極上見出通節三
見樂之有本而不可偽為不可以章德立說

凡樂者 樂記卷之六 五十九

夫樂必由德以為之木不器以為之文彼人之志無不和行無
不成所謂德也德非外繇我也性蘊于中而德發于外猶有物
在中而德見于外也德非性之端而何發于聲音形于舞踊所
謂樂也樂非文且已也德具于心而樂彰其德猶有實在中而
華著于外也樂非德之華而何著夫金石絲竹則聲音藉之而
有所宣舞蹈藉之而有所節非樂之器而何夫樂之本文如此
然豈無先後之序乎其間哉是故志動于中則形于言而為詩
所以言其言樂表樂之志詩成則繼之以歌歌咏嘆誦之辭所
以咏其清濁高下之聲也咏歌不徒以繼之舞手舞足蹈之節
所以動其屈伸俯仰之容然是志也聲也容也本有一者之先
非無可本也外物触其中而至情動于其內是以志形于言也
言形于歌也容見于舞也而內外之相符謂非本于心乎既言

二者之後非無所歸也琴瑟管絃以文之千戚羽以備之而
聲容具乎樂器不于是而從之乎夫和生於心以此是故自人
之情形于所性聲深而有其本發皆中節順正以行其聲感于
中者既深矣斯樂之見于文者儼如純如八音其克諧也惟旅
退旅万無其有與也固未有深于情而不明于文者也豈猶天
地之氣上下和同流行著不息之機陰陽相得靡蕩極細細之
妙藏于內者既盛矣斯化之及于物者自通自後莫知其然也
太順大化不見其迹也亦未有盛于氣而不神于化者也豈知
惟其情之感于中者莫非至和至順之氣暢則其文之發于外
者莫非至和至順之英華由是現之則樂之為道情文相應內
外相符者也使情之不深而徒發于外則樂之為道情文不相
欲勉強于英華之發抑末也本之則無其知樂何哉故曰惟無
不可以為偽也

德者性之端 從之

論樂有本有文必叙其由本以及文也
樂也德者一句樂之本樂者二句樂之文此只本文平叙下
始言作樂者必先本而後文也

德者 二句

記者原德之所由發而著其為樂之本也
德即志和行成樂並聲音舞蹈唯存于中德動于外是性其
而德其端之可見者也德寓于身樂昭于外是德其實而樂其
華之發外者也德即情也情之善者為德下文又言心者心統
性情言心則德與情皆在其中矣

詩言其志 從之

記者叙樂必由中而出以見作樂之有本也

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詩歌舞而後有樂器故此應提出詩歌舞之義原其本于心要其成于器也

詩言

容也

記者應卒樂之義而各著其義焉

詩歌舞是樂之象未便是樂志亦容與德之發非即是德三其字虛不指德言此處勿重彰德以漸而顯只是提出詩歌舞之義以起下本心從器意

詩

發外

記者論樂由本以及文而推極其妙也

從之截上重本心從之二句情深二句中本心從之意和順二句又申情厚文明意

札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六十一

三者本

化神

論樂由本以及文必明其本盛而文著也

從之截上只言由本及文下申言由本及文之妙也

是故情深

為

記者深明樂由中出之妙而失其非出于偽也

是故情深

發外

記者論樂由本以及文必申言其妙也

情深攻本于心意志與行之謂也無不和而無不成故曰深文明而樂器從意與容之謂也無不足樂而容可現故曰明此句

正言下句喻言猶未足以盡其意故又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和順句即情深意英華句即文明意畧無輕重之別也

和順積中

外

記者推言德盛而樂章根本之論也

原其源文明說未惟情之感于中者莫非至和至順之充積而好甘澤則文之著于外者一皆至和至順之發越而極其明

樂者心之動

節

記者通論樂舞之理必引言以結之也

末句截出治僞以上重作樂言先論樂之本文而推極其制作之存先鼓以下重用樂言先論樂舞之善而推及其為用之大要之弓是通論樂舞之理如此故曰以下截結上文樂本于吾

心之和而能感人之心故為大

彼之金石系竹舞之千戚羽旄所謂樂也樂非無有而成遇人心既動于中樂器斯役于外樂非心之動乎心動為情而形于

言所謂樂也未成于樂然器將由是而後舞將由是而形非非

札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六十二

樂之象乎聲發出矣由是比諸八音形諸舞雩然文采之可現秋然節奏之不齊是文采節奏所以昭聲之盛也非聲之飾

乎去樂有本有文如此故君子之什樂也可無其五乎心之動也必欲其一于和順而審一以定和及情以和志也聲之出也

必欲其無所乖戾而發于情性止乎禮義也然後形于言者有以被諸器而文采為之著見發於詞者有以飾諸物而節奏為

之詳明樂于是乎成矣是故樂之將作必先舉鼓以發動乎衆聽欲其容聲音曲折之祥也舞之將作必先三歩以示辭之方

法欲其知節伸俯仰之象也方舞之一絲而後進也再舉鏡以

明其進不使有兩端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退也後舉鏡

以謹其退不使有所懈而速退也舞之發揚蹈厲若奮疾矣然其其于戚而容貌得莊行其纓兆而行列得止不過于疾矣

樂之通乎倫理也。若幽隱矣。然宮商角徵羽。臣民之樂。而高下之節。微明國象乎。事物而矣。各得其清濁之宜。不勝于人。也。樂舞之道。其善如此。果何用而不戒也。故季其道以律。樂其志。則樂之善有以致吾興起之意。季而不厭也。季其道以倫。教乎人。則樂舞之善有以導吾公愛之心。詢人不倦也。自其樂之初言之。而欣喜歡愛之情。見即其情之見。則見其反情比類之義。已立有非事物之可奪。蓋情也者。義之發也。自使義有未立。則心廣體胖之未得。而何以情見于始乎。自其樂之終言之。而風和俗易之化成。即其化之成。則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已尊有非尋常之可擬。蓋德也者。樂之本也。向使德有未尊。則不若盡美之未能。而何以化成于終乎。其君子听之。有以感發其良心。樂和平之德。而存固有之善也。其小人听之。有以蕩滌其邪穢。禮記要旨 卷之六 六十三

變昭溺之久而為悔悟之新也。樂舞之理。有如此者。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蓋其始也。本吾心之和。而作樂其終也。以大樂之和。而感人是。蓋綱維世道之大。開感激人心之大。教者也。治生民之道。孰有大于是者乎。

樂者心 其歸

記者敘樂之本文。而著君子作樂之序也。

節也。載上論樂理。有本有文。下言作樂由本及文。

文采節 二句

論樂之備其文者。是聲之著其美也。

文采謂華美可觀。節奏謂作止有節。通兼聲容。看不可分。為節。謂形于言而為聲者。至是有以彰其聲容之盛也。

君子動其本 三句

論君子之作樂。必著其本文之有序也。

上二句。是本下一句。是文動樂。治但有二大。謂君子作樂。必動其本。使心之動者。無不和。又舉其象。使聲之宣者。無所不達。後以其所動所象者。而播于文采。節奏。以治其歸也。

君子動 不德

論君子作樂。有其序。必詳著其樂之善也。

先鼓以警 聽過

記者詳論樂舞之善。而著其為用之大也。

不隱。截先鼓二句。分樂舞言。再始二句。專就舞言。舊疾二句。又分樂舞言。以上言樂舞之善也。使樂四句。以人已言。情見四句。以終始言。好善二句。以君子小人言。統言為用之大也。惟其不善。是以用大。

禮記要旨 卷之六 六十四

舊疾 其欲

惟樂舞極其善。故可以成已成物也。

獨其 听過

記者于樂舞而備言其為用之大也。

獨樂四句。言成乎人已。情見二句。言善乎始終。好善二句。言感。

君子小人

獨樂其志 德尊

記者論樂舞。必著其功用之全。而原其始終之妙也。

是故情見 二句

情見。謂欣喜歡愛之情。見于作樂之初也。樂終。謂穆風易俗之化成。于作樂之終也。義立。德尊。俱切順正行。第一節。謹自其所行。言為家。在德先。自其所成。言為德。在義後。安則一理。註。

中見字知字重者

樂也者施 一節

論禮樂各有兩主而著其大見其道之大也

言二句截施也即章德意根也即根情意中二句盡尾二句言其大也講樂不可露舜武講禮不可用文際註中施及施半蓋言舜武之所為也非經文之施經文根情字猶言天祖之恩德也非在我之情

聲容具倫法陽道之舒暢而作者樂也樂何為者地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之發于聲音表其中之所存也形于舞踊宣其內之所蘊也其主于施乎品節詳明法明道之收斂而制者禮也禮何為者執明飲其酒而以及朴為事故禮之假物將敬凡以盡吾之心也竭力從事凡以伸吾之情也其主于振乎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六十五

何以言之樂以象功而功之所以肇基者夫是之謂自生也于文德者作文樂以象其成生于武功者作武樂以象其成象其異文而皆以樂其自生也禮以飾治而治之所托始者夫是之謂自始物始於天為郊以祀之人始於祖為禘禮以祀之禮雖殊事而皆以及其所自始也夫文德武功皆德之所在不容隱者也今樂以樂之則德由樂以章而隱可著矣始終條理莫非昭其光被之休上下揄揚一皆象其傳施之盛樂非章德而何天之典祖皆情之所在不可忘者也今禮以反之則情以禮而振而始可及矣與則昭明而振德功之元不章理顯設而反本情古之不忘禮非根情及始而何夫樂其自生而章德焉謂樂非施不可也禮及其自始而根情及始焉謂禮非振不可也先王之造禮樂可謂大矣

所謂大樂

記者惡言人臣用君之物無非所以根臣者焉

此明上文根禮之事末句截出上品言諸侯所用之物也賜之以根功意當於末句發之

金象革木之各異制斯固諸侯之所秉也而實天子之車馬登龍于旂而旂數則九斯固上公之所達也而實天子之旌焉以龜為室而青黑為緣斯固諸侯之所藏也而實天子之室焉以不特此也從之以牛羊之膳而燕享之有其資焉俎之有其實凡若此者豈人臣之備用哉蓋天子之于諸侯也竭力不能以立功于國則予之車服以顯其庸鞠躬不齊以敬勞于下則賚之器物以昭其寵故或贈之以大罍或贈之以龍旂或贈之以青黑之緣或贈之以牛羊之群無非崇德報功之盛典也否則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諸侯亦安得而僭天子之有哉况此而根禮之事可樂見矣

樂也者情 一節

記者原禮樂之定本而著其功用也

不可易截上言禮樂之定本下言禮樂之功用不可變易二句須於出情理好處故能統同別異同異人之情也統之別之即是管人情也管人情句就在統同別異中見出

且禮樂緣人情而作人情以禮樂而治是故情之播于聲者樂也方樂之未成物無常同是變矣然既因其情之不容已者而為樂則樂各得其分正不可亂之而為也德不可溺之而為也凡章德象成莫非性情之正夫何變之有哉理之正于文者禮也方禮之未制隨時有異同多易矣然既因其禮之不容

己者而為禮則除設各適其宜大不可損之而小也顯不可掩之而微也凡明倫正體莫非道義之公夫何易之有哉惟不可變者則樂極其和矣故能有以乎人之情雖其放逸之私以起其義理之善而和樂以歸于醇融之化不既統天下之同乎惟不可易則禮極序矣故能有以別乎人之理審其等威之嚴以守其名分之正而禮饒以由於秩叙之常不既別天下之異乎是禮之制也非泛然無益之物也凡人情之異者皆禮以為之管束而嚴不至于離也樂之作也非蕩然無欲之具也凡人情之同者皆樂以為之統攝而和不至于流也禮樂之說非皆乎人情也哉

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記者原阮王之制禮一定而不容變更

禮記要言

卷之六 六十七

樂統

禮樂有治情之用故情因以治也

各節義上節沒言禮樂之用惟有如此之用故可使人旁本知變著誠去偽不可謂下四句為管人情之矣

竊本知變 一節

記者論禮樂能治乎人情以見其為道之大也

○短也據上言禮樂能治乎人備言禮樂所以能治乎人之情者

以本造化而統人倫也能統人倫則情實矣夫禮樂之說既管乎人情則人情之治必資于禮樂

是故本同而變異人之情也人能旁其本之同以復其初知其變之異以矯其失是豈強之使然哉蓋統同者樂之用也故聲

音神鼓舞之妙節奏默化導之機一感通之自然耳非樂之本

情乎誠臨而傷生人之情止人能著其理之誠而微者以物上其欲之偽而危者以妄是蓋功之得已禮雖精異者禮之用也現會通以行典舊節文以歸第一情焉之當然耳非禮之常也乎夫禮樂能治乎人情如此所以然者以其為體之妙焉耳蓋和亨者天地之情也樂本于和禮本于亨而有以依象其情仁義者神明之德也樂近于仁禮近于義而有以發達其德氣行于天神之在上也樂由天作而有以降之質其于地神之在下也禮以地制而有以興之如是則禮樂之作不專于器也器與道相符而有以發是精粗之體矣禮樂之體如此故其為用也禮達而分定能使父子有倫君臣有等也樂行而倫清能使父子親君臣和敬也人倫之節非非禮樂之所領乎至是則旁本知變非樂化之情乎君臣夫婦非非禮教之經乎禮樂之理信乎人情之所不能免者矣

禮記要言

卷之六 六十八

旁本知變

論人情之化皆禮樂之用也

本天舍之性愛氣質之性之旁之知之則反其同而復其異矣

誠道心也偽人心也著之去之則微者顯而老者矣矣皆就成功慶言統同辨異註用在下句

禮樂優

五句

記者極言禮樂之全体而其用統乎人情也

○求句截出上言本造化以無待末言變人情以為用精粗之體

據上三句只貼禮樂精粗本句與旁本知變四句應蓋天道人倫同傳其貫既本造化以為體是皆出于自然之情理而不可變不可易者在是以能管乎人情而領其善也言父子君臣者人

之大倫也如此則人情之治豈能外于礼樂也哉

是故大人率礼

節

記者著聖人制作以宣化必詳化育之盛而屬制作之功也

昭焉截上足據其始之贊助而言下足要其終之成功而言

句正與首二句相應言樂以該礼也

大人者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極知礼樂之情者也其治定制礼也法散殊之宜以爲經曲之典殊事合故典天地同其節而非過制也其功成作樂也本同化之妙以爲容之飾異文合爰與天地同其和而非過作也若是者果何爲哉蓋天能生物而陽之散也不能必道其生地能成物而陰之亦不能必遂其成故夫合爰之文將以達乎陽之所生而不使過于亢合散之文將以暢乎陰之所成而不使過于南合爰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六十九

則道並行而不悖也上足則物並育而不害也是大人之率礼樂固將以昭宣天地化育之道矣然不現天地之道又何以見礼樂之功也哉今夫万物之在天地間雖乎其育也茲惟天地並其位也而上跻下降有所合之妙陰陽並其氣也而一舒一暢有相得之和于是氣以暢之而覆万物于無外形以攝位而育万物于無遠是猶獨化醇之機固已妙鼓舞衆神之利矣夫然後万物之育固之以言乎植物草木則茂焉鳥羽則達焉而咸着天然之性以言乎動物則奮焉角之則生豎焉則昭蘇焉而應其生養之天有地者有毛者以壘以至而形化于無旁也或胎生或卵生不殖不殖而殘敗之無有已凡此皆天地之和而万物之所以育也是蓋要其成功固見造化位育之效而原其所本矣惟樂道敦和之功苟非樂以參稽其間易克

以敬是狀觀樂可以見礼矣故曰大人率礼樂天地時爲昭焉

是故大人舉

二句

記者指聖人制作以宣化所以著其盛也

大人有德有位者也率礼樂要發天地之和序意方與下句應昭宣猶言參贊相助此是原大人制作之本意也

天地訴合

不殫

造化而而群物遂礼樂昭宣之妙也三句爰氣行而不乖故物生而不旁是以先言天地陰陽之和而後言發生万物之功

樂者非謂舊

節

記者例言禮樂本末之序因言聖人無得而有制也

事成而後截記者恐人以礼樂但在器數之末故推本而言以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七十

見欲制礼樂者非會本末之全者不能也童者有司二股就合君在上意樂師声詩二句尔屬童者一德德成二句在童有司二股見出行成二句在宗祝商祝二股見出此上皆以用礼樂言是故先王以下則言制礼樂之由也樂能昭宣天地之化育則謂之樂者必有其本也彼陽律之黃鍾陰律之大呂其歌之声于物之聲此皆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礼能昭宣天地之化育則謂之礼者必有其本也彼建舞之舞有具位攝組之陳有其等差且之列有其數非降之礼有其容此皆礼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律呂和均之声詩歌比而而統宗祝辨乎裸獻饋食之祭礼故其位后乃而祝辨乎哀祭哭送之喪礼故其位后主人由是觀之八于礼樂也各因所得而爲任序耳彼人君倫和序之德成者也童子習詩歌之文有司掌陳設

之事應成者也故作樂之時人君在上而童子習焉下之行禮
之序人君在上而有司陳設于下此上下之異位也人君人
情哀敬之行以成者也宗祝辨祭祀之節表祝辨喪禮之儀事
成者也故臨祭之時皇尸在前而宗祝詔在于後臨喪之時主
人在前而商祝輔相于後此先后之異序也然位序不可以不
明而本末不容以偏廢使本末未備不可制禮也故惟天縱
之神既有和序之德多能乃其餘事而于藝元所不遺不惟有
上而又有下矣聖人倫道之全既有哀敬之行其道又其不器
而于事無所不習不惟有先而又有後矣由是而制禮作樂則
本文具卒適器雖該樂必易而禮必簡文因于本而飾之也不
為過獲中焉而樂和平本因于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焉法于天
下可傳于後世而不可易矣然豈童子有司之所可與宗祝商
禮記要言 卷之六 七十一

衆師辨

二句

聲律呂也詩雅頌也絃謂以瑟琴播被雅頌之詩章而調和律
呂之音曲也此而絃是外要成而下者也然童者足以該之
故註畧之耳

是故先王有上 天下也

先王會禮樂之全而制作可畏矣

上下先後即是德藝行事不必入仕序意重有上有先焉可以
有制即作者之聖情文大備焉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不可
易也

今夫古樂 發也

學者詳古樂之正而惟其妙匠結言以美之也

首句言起訕疾以雅以上古樂之正也天下以上通于治之妙
也末句總結發猶作也謂古樂之作極其正而其妙如此者
音文正不知古樂可寸之矣而兩于鄭衛淫泆之音故魚聚而
听之終不勝其不知倦之驚也故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
和正以廣而聲容之不乖絃匏笙簧會守拊鼓而衆妾之有統
始奏以文役以武而然終之不棄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校
弊之有輔君子于此而語之得之于心形之于言或亦引于論
列之辭或教之于摘揚之美蓋以古樂肅其欲莫非肅於之
形容雅其和一片倫理之貫徹始終調理無一不正故因而
語之也謂非道古樂之正乎彼不知樂者不可盡言治亂開樂
而知其理以備身也和以濟教消融其邪惡之蘊故以肅和陶
成其恭肅之儀而備身之道明矣由身以及家則倫理以正思
禮記要言 卷之六 七十二

進旅

以雅

學者告時君以古樂之作必詳其治亂之善也

進旅退旅以舞言和正以聲言絃匏笙簧二句亦以聲音
始奏以文言聲之始奏也後以武言武之將退也治亂以相
治聲之亂也訕疾以雅治舞之疾也

君子於是 天下

君子于古樂有可言之道而臻可大之化也

道古截而段開詩無相筮意

君子於是 二句

賢者君子之論古樂亦惟取其正而

上句且虛構道古屬固是和故還更重下節紀綱意思在內樂之未作無可言也樂之方作亟亟言也及其終也聞其音而得其所以為聲現其容而得其所以為容故于足語之所以語者蓋有見于古樂和而且敬實微乎綱常倫理之端非淫泆濫之音可比是因其正而語之也

修身及家 二句

君子知古樂以端其本則化洽于遠近矣

修身重看由知樂未古樂寓修身之理知古樂之正則修身之宜明非謂作樂便能感化也身者家之本家由身而齊也家者

禮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七十三

天下之本天下由家而平也非謂用樂以齊之平均之也

今古之所 二句

學者告時君樂音似同而實異同言樂之所由異以見其異也

此子夏承文侯故問古樂之如彼二句而言之意謂今君之所

問者雖先王之古樂也所好者實世俗之溺音也然古樂之與

溺音自其器數之可陳者言之古樂有絃歌之聲而溺音亦無

不具古樂有于戚之聲而溺音亦無不全若似乎相近矣然而

古樂之作也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而備齊治平之威備溺音之

作也進俯退俯其所以體而男女父子之無別其不同有如此

及文侯問其所以不同何如而子夏對上曰古樂之作也宜易

言哉誠以上古三王五帝之時以言乎天地也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而致順乎上下以言乎四時也春夏秋冬推遷代謝

而氣當于佳來以言乎勝民也講信脩睦大道為公而德

皇故以言乎五穀也齊穀實粟既堅既好而盛昌于甫且

災害消而人之疾疫不作休徵應而物之妖祥不興台是穀

而無適不當則是陽氣嘉生感葉蒸之透徹三才順理一大化

之均調夫是之謂大當而礼于是乎可制矣是故聖人者出以

內則父子之大倫也作為父子之礼以外則君臣之大倫也作

為君臣之礼以為六紀之目使同姓之諸父族人昆弟而有善

有叙有親異姓之諸舅師長朋友而有象有尊有舊有旧礼之小

而紀者皆取是于此也以為三綱之目使尊者曰君曰父曰大

而有以統乎卑者曰臣曰子曰婦而有以歸乎尊礼之大而

為綱者皆統乎于此也及其內外之紀既振而人道以明上下

之綱既率而天常不索則會通之象貫徹乎人心無及匪例也

禮記要言

樂記卷之六

七十四

維皇之極至極于天下無部無偏也天下其大定矣乎天下大

定礼于是乎卒矣礼卒而樂斯畢由是比終始之平使陽律陰

呂迭相為經應以律而和聲也由是律大小之稱使清濁高下

各安其位應以聲而協律也不但已也又文之以琴瑟而詩頌

播于絃擗擊之余洋：乎盈耳也發之于歌詠而詩頌形于歌

長言之餘響：乎如貫珠也夫聲律成于大礼之既卒則見之

節奏者無非綱常之發越詩頌本于萬物之得理則載之於樂

章者莫非盛德之形容不謂之德音而何是德音也肅：其敬

莊：其和可以備身可以齊家可以平均天下外則不淫于色

內則不害于德可以奏之宗廟可以奏之朝廷可以奏之御黨

有聞于治道而德超象數之外舉之進旅退旅和正以備者則

于此乎在矣有補于風教而不瀆于世俗之音樂之治亂以相

記漢以雅者即于此乎見矣是則所謂古樂也夫礼序乎作興之先樂作于礼序之後礼先而樂後則樂之所從來者深矣茲其所以異於溺音也歟

夫樂者 同不

記者論樂與音迹同而實異格時君之自審也

樂古樂也音鄭衛之音也相近不同均之有聲而有和正姦邪之異均之有容而有齊一雜亂之異也呂頤前兩節詳下文是言所以不同之故不可兼用

夫古 之謂樂

記者推言古樂之所由具以見其為樂之正也

重論樂不可礼樂平對大當以上大定以上意串而文平謂大化均調而礼教大行也由是礼教行而作樂則為德音矣德音礼記要言 不樂記卷之六 七十五

成而古樂所由名也

夫古者 谷昌

記者原上世造化人物之和見樂所由母也

古者提起下四句平看不可串

此之謂大當 之謂樂

聖人因時叙礼而和樂母此所以謂之古樂也

此之謂大 詩頌

聖人當大化之始也必先序之以礼而后和之以樂焉

然後聖人 一以為紀綱

聖人因時而礼制行所以建民極也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之大倫也言父子則凡以恩合者可知言君臣則凡以义合者可知二者之礼既立則天下之倫皆有

以理之矣不足以為紀乎天下之倫皆有以統之矣不足以為綱乎

紀綱既正 二句

上句承作事講下句括括民講即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之意

意

天下大定 謂樂

王者治功成而正音作此古樂之所由名也

天下大定 詩頌

王者治成而作樂之善可知矣

正律和声律以諧夫声以協夫律也絃歌詩頌絃歌夫詩頌歌咏夫詩頌也此即所謂稽之度數制之礼義作樂極法制之詳也

礼記要言

不樂記卷之六

七十五

此之謂德音

賢者指正音之成而著其為古樂也

此字通括上文音即樂也非比之而為樂也謂之德音者言其音之兩端莫非綱常倫理之所寓也既曰德音則古樂之所謂進依退旅以至平天下者即此而左矣下句正應稱古樂節說不可與上句作對

此之謂德

至末

賢者指正音之為古樂必引言以証之由

引詩重一句末二句蓋受帝社而施于子孫則信乎德音之為

古樂而與祭祀弗用者異矣

詩云肅雍 節

記者引詩言樂之正而用之無不宜也

肅敬也。微如之意。什詩之肅雍。和也。純如之意。什詩之
夫敬以和言。敬中有和。中有敬。什詩之和鳴。何事不行。言不
特可以祀先祖。而亦可以祀天地。什詩之先祖。是聽此正見。唱
音祭祖。弗用之意也。

夫肅音。肅。祭。祀。固。弗。用。矣。若。夫。德。音。則。何。事。不。行。試。觀。有
警之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者。蓋言人心之肅敬。發而
為樂聲之敬。宮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三綱六紀之哉。然不亂
者。所形容也。雍者。蓋言人心之雍和。發而為樂聲之。和清濁高
下。迭相唱和。實父子君臣之純然。周問者。所播藝也。夫敬不徒
敬。而又濟之以和。不徒和而又濟之以敬。則非淫于色。而害
于德矣。少之而用于祭。祀。不但先祖是聽而已也。吾見敬昭于
肅者。神亦以敬享之。和著于雍者。神亦以和悅之上焉。而天神
祀記要言。卷之六。七十八
可降也。而聲音之。既。無。不。格。隨。而。用。而。成。其。德。矣。下。焉。而
地祇可出也。而將蕩之。聲。無。隱。不。達。惟。兩。施。而。成。當。乎。神。矣。先
祖。受。听。國。其。宜。也。彼。兩。音。之。弗。用。于。祭。祀。者。得。非。以。和。敬。之。道
有。未。及。於。此。其。所以。異。于。德。音。也。已。

為人君者

飾

賢者論人君當謹于威人者必明其意而証以詩焉

○上言德音之正。謂音之邪。以答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之問。此下
因恐則忘德。故戒之。此節與勸其好正而惡邪也。謹好惡句。就
着樂律下四句。泛論感應之機。而引詩以証之。以明好惡所當
謹之意。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為從一也。
夫德音之作。可以備齊治平。謂音之作。至於淫色。害德。故為人
君者。當察之于微。以致其謹。有所好也。必于德音。而歸諸道。有

所惡也。必於溺音。而歸諸非道。若吳者。何哉。蓋昔臣之則也。
心之所好。魚米大乎。色色。而法之。不復。僅其。所好之邪。止
矣。上者。民之表也。身之所行。魚米。未施之。播。吉。民。而。效。之。不
侵。僅其。所行之邪。正矣。蓋規諸詩乎。其曰。誘民。孔。易。蓋。昔。臣之
分。魚。珠。而。感。應。之。机。甚。速。此。其。君。好。臣。為。上。行。民。從。之。謂。乎。豈
則。好。惡。無。微。而。所。關。甚。大。使。君。而。好。夫。德。音。率。天。下。皆。和。觀。和
歌。矣。使。君。而。好。夫。溺。音。率。天。下。皆。淫。志。溺。志。矣。豈。可。以。不。謹
哉。

然後聖人

飾

聖人作樂極其備而用之無不宜也

承上文人君當好德音。故言聖人作為正樂。而其用無不宜。應
轉。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意。正。見。人。君。所。當。好。也。舞。之。載。上。言。作
禮記要言。卷之六。七十八
樂下言用樂

昔者聖人有見于。人君德音之當好。溺音之當惡。故當紀綱。既
正。天下。大定。之餘。然後作。華音。以為。樂。鼓。作。木。以為。柷。揚。作。土
為。填。作。竹。為。箎。此。六。者。質。素。為。本。而。非。要。妙。之。音。簡。淡。是。宗。而
無。文。采。之。飾。不。曰。德。音。之。音。乎。既。有。質。素。為。本。然後用。建。聲。等
瑟。華。美。之。音。以。贊。其。和。用。于。威。羽。施。文。武。之。舞。以。動。其。容。質。與
文。而。並。美。聲。與。容。而。相。成。所謂。德。音。之。正。古。樂。之。質。也。其。用。何
往。而。不。宜。哉。宗。室。有。祭。祀。燕。享。之。禮。也。而。樂。行。焉。將。見。上。下。用
情。彼此。相。愛。明。有。以。交。乎。人。矣。貴。賤。之。官。未。易。序。也。樂。作。于。宗
廟。之中。而。貴。賤。同。聽。之。則。上。無。所。偏。下。無。所。借。矣。官。卒。貴。賤。有
不得。其。者。乎。長。幼。之。分。未。易。序。也。樂。作。于。宗。廟。之中。而。長。幼
同。听。之。則。序。于。今。日。垂。于。后。世。矣。夫。長。幼。尊。卑。有。不。得。其。者。乎。

正樂之用元不宜如此人君焉知所以好之則人之感而化焉

此六者德音

舞之

聖人作為質素之音必立之以為容也

德音為質素之音非前所謂德音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華美之聲容以文之則文因于本而飾之也不為以本因于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

此所祭

四角

先王之正樂其用元不宜也

此字提指上文質大備之正樂言肆所以平看出足以交神于上明足以交人于下既足以齊異姓之俗又足以序同姓之齒用之宗廟而無不宜也

禮記

卷之六

七十九

鍾聲

五節

君子所樂音而各有所思夫亦有以契于心也

將師之臣截上言聞者有所思下言有所合于人心是以有所思也此數條正與答文侯二何也之故講起當云吾君所古樂之惟恐時聽新聲之不知德以其心之未有所思耳殊不知樂通万物之情而心者万物之理故君子謂其音之所感而各有所思豈徒聽其鏗鏘而已哉夫外有所合也講未滿云文侯之聽音正是徒聽音正是徒聽其鏗鏘之娛樂元所合于心者是

鍾聲

之五

君子之於樂音有所感而因有所思也

此系鼓二書註通作樂之感人非所寓之義如上鏗字就鏗說

下鏗字就人聞之者說既謂武皆心之感動震謂之主者是也伊人如此也武臣皆武者也故君子以感而遂思之徐平

此

樂之時作必鍾以始之其聲鏗然一發衆音皆作猶號令一出衆志皆從故聞其聲便欲出就以為警衆也不有以立強乎誠金或激足以鼓其氣而使之充滿作其勇而使之精銳不有以立權乎今雖氣壯持是以用武則折衝禦侮足以無敵于天下而武功矣矣是故武臣之思動于鍾聲之所震至恐卧耶

于內外也夫武臣之思動于鍾聲之所震至恐卧耶

禮記

卷之六

八十

則教訓之義故有以振發人心于放逸之際而截然方正立應也應立則志不誘于欲而確有定守是立志也志義之臣謂其志尚乎節義而不為利祿所誘者如在平日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而貨利不足以亂其心豫有事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利害不足以易其操

竹聲翕聚而不散故為繁而濫也夫惟其濫也故使人制節謹度博施濟衆能合天下而不使之離是濫以立合也合則財散民聚有土有人處近而服而不見其散是合以聚衆也夫立合聚衆皆當聚之臣之所能而半生蕭管之聲之所寓也故君子

聽之而因有所思焉會是在已會人聚是在人傭已註中廣及於衆節用愛人應會字眾必歸之客氏音無應聚字五動者心

意動自有鼓發之意進衆者進發其衆有勇往直前之勢

君子听音 三句

君子之听乐不专于声而深得其意也

君子操上五節君子之音則鍾石系仲鐘也鍾石之聲清越而
也彼衆聲也謂衆未合于心也蓋君子素有此心故一聞其
遂有契合而思之也此所以不徒役志于聲音而自有不容少
倦之意文侯之听音正是同听鏗鏘之振衆故不知倦燕听合
于心故惟恐卧

唯丘之是也

聖人然時人之論衆必証其言之實而許其言之當也

聖人因武樂之失傳慮武王之亡不白于後世故發問于聶而因然之以詔後世也唯若然其言也述襄弘者明其言之有徵

新集

海軍春秋

卷十

也。是者調權理而論決無貪商之聲。蓋孟津一會純乎順天應

人之幸牧野一戰昭乎神武不殺之心武王之伐商誠非當天
下也有司之失傳誠理之可信者也吾子之言不外是善乎首
句與中二句正是也多譚些刊文妙

夫樂者象

合下節

樂者象成作習自總干山立以下正言武舞之象成併見遲而又久之意自牧野之語以下又言成功之遲久發明舞遲久之意

夫樂考象

治也

論武業所以飾乎武功而必歷言其事也

樂者象成作冒泛言文武之樂皆主于象成功也。搃干以下安言武舞象武功之成也。搃干上立將舞時事發揚躍厲初舞也。

書武亂皆坐將終時事武王無取天下之心待諸侯之自至太公以武而除亂周召以文而致治

且大武始

論武身有象武功之始者有象武功之終者

歌以節舞歌曲一終爲成則舞易一位其成有六其位則四武
字提出始至三成自南而北也四成至終自北而南也一成离
其師之象再成需滅商之象三成需南返之象此武王之所以
克商者也四成需理之象五成需分治之象六成需統治之
象此武王之所以造周者也

且夫武始

聖人詳武舞之始終而申其事無非象其成也

前節載武舞之作有六成每成有兩象而每成中之事又各有

卷之六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所象也夾振分夾再成時事久立于勢如山田事

决粮之
济也

夾狼駟伐呂重駟伐意講分夾而進稱杜夾拓意謂感伐然之
感之盛感欲其張殺伐以取凶殘也事伐紂之事也蚤洛意于
成武功以安天下也

分夾

人心不可失故諸侯既至之後濟之欲使無取人之弊也人
不可強故諸未至之前待之必久無見利之心也

且女種

首節思及帝王臣庶也次節係武也三節係文也食三老一事

又在五教之外者亦備文也若此以下摭瑣

且女獨

未至下車而封侯也也下車而封侯于近世也殺殷周
以禮后世為君者之仁封王子所以勵後世為臣者之作
使之作實王冢也復使生時爵位也此政愛民也倍保其官

濟河而西 節

惟聖人有偃武之政故天下明止武之心也
馬為車騎牛戴輻重散而弗用示其不必用也車甲藏之干戈
包之各曰建棄示其終不用也此皆偃武信也封所帥為諸侯
封武臣也故天下皆知武王向之用兵不得已也而今則無天
下相安于平治矣

散軍而郊 一節

聖人應敘聖君脩文教于天下而因著其教之大也
左射右射指武王之自射也禪是播笏命所封之諸侯也知孝
孝親也知臣忠君也知敬百神也五者屬散軍禪是等句大
教屬射息脫綏等句以其有關於羣倫身心故曰大

紀乎明 孝

聖君致尊親之禮天下篤于愛親矣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之至也故民皆知所以事其生
也下文知敬句有事死意此處不必以事死言

朝覲 敬

明而尊者莫如君故敬之忠幽而尊者莫如神故敬之敬耕籍
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則敬外指百神也

食三者

聖人躬長之道無非率臣以弟而已
食三者句提超制牲三句禮也提于一句樂也若近于兄故為

教第

若此則 聖年

聖人反前聖成功之由而著其作樂之意也
若其通項牧野之語以下周禮樂即上文所行言是也四聲
東西南北無所不通交通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上之所行
正是達之通之也豈皆成功之運而月久也果以像成則夫
之倫成已久而運也久立千級而久也不亦宜乎

告子曰禮樂 二節

論禮樂不可斯須離必著其感化之大而決言之也
言句截嚴威以上言禮樂有益于心身中以下言之必決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

且夫生民之道以禮樂為大 有是身則有禮樂 人當造次必於

禮樂必於身而不可斯須去身者君其可以暫離則非君子
持身之道矣蓋樂由中出者也君子研其理以治心肯有湯
濬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則易左而無邪曲惡戾而無乖戾善心
由然而自生矣夫君子既生則有義理以養其心而欲其歡愛
之情自動于中而有和粹以平其性而喜悅自得之意即形于內
不尔為可矣乎樂則優游融融外物無以撓其真常永貞固非
辭無以干其宗何如其安也安則心與理一惟之平而天下見
其始之合德惟日新升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何如其久也
久則一理渾融思慮盡泯即吾心固有之天而自得乎渾然天
成之妙矣天則玄杳默運變化無方即吾心神明之變而已程
子聖不可知之神矣既至于天則泥机誠于不惑而有子願者
義朕兆于其變而信在言前不必發諸言而後信也既至于

則既然不動之亦有不可限量之功德而遂隨之際而有不
屈撓之樂不必微諸色而後成也夫言心生而至安又天神
以此具致樂以治心者然也此自外作也若于明方其理以治
殷于以陶成其恭肅之儀雖求其肌膚之會則不終而後化道
自要其整齊不動而敬雖視自止其尊嚴出入起居間有不歡
也動容周旋自中乎禮也不亦莊敬矣夫既治教矣將見其容
不改肅然有不可慢者在其像不亦威嚴矣夫禮樂有
德而貌足畏也威可畏而儀可象也不亦威嚴矣夫禮樂有
益于身心如此故心中常和且樂焉可也苟斯頃之間應承或
急而乖矣易乘則內之懷者外之所以得聞也鄙詐之心不旋
踵而入之矣象其可以斯頃去身也耶故曰
斯頃之間防檢或疎而嚴肅不立則外之他者內之所以不同
也易慢之心不旋踵而入之矣此其可以斯頃去身也耶故曰
禮樂不可斯頃去身

致樂以治心者也

君子安樂以治心而制其妙必申言以結之也

致樂治心是起則易直一句即其效也樂安又天神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則以其教而推至其極自然相因之妙也末句結上
又

致樂以而威

君子安樂以養心則善心生而漸造于妙矣

致樂以生矣

易直子諒之心人所固有但為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息矣致樂
以治心而消其邪惡則善心自萌不油然而生矣

易直而威
論善心生而訓致其妙而因以申贊之也

易直則神

論善心之生而相因之妙不容已也

生靈護衛易直子諒提言只是個和心樂安又天神皆由此致
所謂上下一理美大聖神即善信之所嚮也樂者悅豫自得
而不已也安者堅固自守而不搖也久者始終如一而不息也
天者渾然天成而無所為也神者變化無方而不可知也

天則不言二白

記者申贊天人之妙以著善心之極功也

待言而信非天也不待言而信自存則無時而不信正見其天
天即中庸不言而信意待怒而威非神也不待怒而威自存則
禮記要旨

無時而不威正見其神即大李意間恂慄意二句通就心講是
贊天神之妙非天神之上又加一等也

致禮嚴威

君子安樂以敬身而其妙相因以得也

致禮治躬安樂以人而見言莊敬之可畏可憚屢便是嚴威不
分承無先後

心中斯頃四句

記者而即外物之易乘是涵養之當密也

此四句正應禮樂不可斯頃去身意人苟不以樂治心而斯頃
不和樂是樂之斯頃去身也則鄙詐隨入之何有于安又
天神耶人苟不以禮治躬而斯頃不莊敬是禮之斯頃去身也

則易慢隨入何有于莊敬威嚴耶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禮以節

記者論備禮之有驗而因示其功之當密也
單節出題只依註屬禮講和樂莊敬誠也鄙詐易慢偽也禮以
備外亦以境內誠偽不容立立故不可少間斷其功也

致樂以承順

論禮樂有治身心之益必原其本而推其效也

故樂也者節

記者原禮樂之本必詳著其功效而結之也

首四句截動內動外禮樂之本也極和極順治心治身之功也
內和以下感入動物之效也故曰以下記者自作結語只應極
和以下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八十八

夫禮樂之道原其始本之身心究其終通于天下誠以欣喜歡
愛之和出于中是樂本吾心之和而動者也故治心者以之進
退周旋之序著于外是禮本吾身之序而動者也故治躬者以
之夫和而有間非和之極也致樂以治心至于安久天神則極
其和而無斯頃之不和矣順而少排非順之極也致禮以治身
至二莊敬威嚴則極其慎而無斯頃之不順矣和序交暢于身
心而光極于倫道之全愛敬渾融于內外而立德于深遠之域
將見至和見于顏色而諸怨溫潤之氣象足以消其邪心民將
攝服于親炙之下矣夫何與爭之有耶至順形于容貌而儼然
盛德之儀形足以抑其逸志民將敬惕于利見之餘矣夫何易
慢之有耶非特不與爭也樂以潤心而攝動于內英華之發一
易直于諒之流通斯民融其同然之理皆由樂教以治心而導

恭以听命矣孰有不承听者乎非特無易慢也禮以潤身而

發者外周旋之間一莊敬威嚴之品節斯民動其固有之良皆
由禮教以治躬而祇水以順令矣孰有不承順者乎禮樂感人
動物之效其大如此故曰君子于禮樂也致禮以治躬不徒恃
其文為而已至禮發于容見而外焉有以極其順致樂以治心
不徒得其聲音而已德輝動于顏色而內焉有以極其和則感
人之本于我手其至不必董之用威而以順召順其承順而不
慢者合衆寡而同心也動物之机于我乎存我不必戒之用休
而以和召和其承順而不爭者合遠近而一致也其于治天下
也夫何難哉是禮樂分治之功固君子之所以備已也禮樂感
動之效固君子之所以治人也苟非禮樂則身心之不淑感
之無本矣禮樂其可以斯須去身哉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八十八

樂極和

承順

君子得和順之妙斯感化之效大矣

自二句截內和外順是承接語下四平對安久天神即是極和
莊敬威嚴即是極順德輝動于內即內和之發于顏色者理發
諸外即外順之見于容見者無淺深意不爭不慢是見君子之
和順而皆起其敬畏明則動也承听承順是感君子之和順而
自治其身心動則度也有淺深之意

內和而

承順

君子深于禮樂則天下無不與矣

故曰致禮

難

君子極和序之理則治為甚易矣

致即極也非謂致禮樂以治身心也結極和極順意幸而惜之

無難結不爭不慢承順意

樂也者動

記者原禮樂於體而用貴于相濟因推先王不日所之妙也

以及為文載上論其理下推到制作上內外制作之原也成禮
禮樂之體也進反禮樂之用也禮樂復而無樂也末言禮之
樂者所以救其感之弊而感其成之美使之樂而不銷以歸于
中也樂之反者所以去其盈之弊而成其盈之美使之安而不
放以歸于中也皆為事理之宜也

禮樂之在天下其始也求皆不办而其終也未嘗不通彼樂本
於喜歡愛之和而作而欣喜歡愛之和出于中受樂也者動于
內者也禮本進退周旋之序而制而周旋進退之序著于外是
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惟禮動于外則禮非先王之強世也故其

禮記

樂記卷之六

今九

為本也禮卑遜順以退社為事恭敬博節以收飲為功而一主
于戒焉惟樂動于內則樂本人心之所喜也故其為本也發達
動宣播而不容已充滿洋溢盛大而不可加而一主于盈屬
禮主于戒矣而其用則貴于行之以和故賓主辭詁之間必
有從容之度而使威儀像樣可以加天下之會也百官整齊之
際必有優游之法而使文質彬彬可以成天下之利也不以進
為文乎樂主于盈矣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音律和鳴
之下必或作或止而使文來節奏昭然其可觀也亦容俱卒之
餘必示和示統而使條理脈絡粲然其分明也不以反為文乎
夫禮樂異其本體而其用貴于相濟如此使禮成而不迫則威
儀銷沮禮幾乎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樂幾乎流
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備禮必資樂以為之振欲其垂嚴而又貴

乎有和也樂必資禮以為之及欲其垂樂而又在于
得其根則優游不迫安舒自得而後容歡愛之美而能安矣
得其反則樂而不流和不沉有優游平中之美而能安矣
得此振而能樂則樂以和禮歸于中不失之于過不及豈禮
之根一當振而振者也振非合事理之宜乎樂得其反而能安
則禮以節樂而樂歸于中不失之于過不及豈樂之反一當反
而反者也及非合事理之宜乎故曰其義一也

樂也者動

其盈

惟禮樂之原不同而其體亦因以異矣

威儀禮像之讓果退讓而著于身之威儀者言蓋就意氣之和
順允積而形于樂之聲容者言前註先王強世人心所喜二句
是推原成典盛之意可用后註陽明作語不可用

禮記

樂記卷之六

今十

禮減而

二句

論禮不專于減故行之必資于進也

經文進字即註中和字意但講和字則進字自在其中而進就
禮上論未有相資意以進就人行禮者說方有相資意為大字
虛即為妙之例后註行之以和虛講上進字七介三辭等是直
講下進字

禮得其根則樂

記者論禮有所資則動無不和矣

振即以進為文之謂樂亦銷之反就行礼上說未可就人情上
說禮成而以進為文即是得其根則率動從容行止寬裕無勉
強無矯拂不亦樂乎

夫樂者樂也

三節

音三句截作冒不于此矣以上申樂之意故人不研樂以下至未申人情不能免之實音三句辭矣分屬而意安樂見得樂本人心而作故切于人心而為人之所不能免也重下句

樂必發于聲 尽于此矣

論人情必有所宣同言所宣之足以闡其情也

樂字重看單出曰夷雜比曰音或作而動或止而靜盡在人身上該以是描諸金石絲竹于戚羽施之謂

亦謂樂者樂也何也彼所欲之得感于外而欣喜之合動于中是之謂樂于中者既深則必發而為聲音以言其志言者之發為心之樂發之也發于樂者既盛又必形而為動靜以動其

感而遂通者有以神其用謂非人適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此故感而遂通者有以神其用謂非人適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此

神聖之言

樂能養之六

九十一

夫方其樂也可以謂之動而不可以言變及其發于聲音也可以言變而不可以言既發于聲音而又形于動靜其始也性使交而為詩歌而詩陶之意固已宣暢而莫遏其說也性術變而為舞蹈而悅豫之情又已發露而難掩不盡之于聲音則不之于動靜也尚安有餘蘊乎夫聲音動靜樂之所由成也而其本則在于人心之樂故曰樂者樂也

故人不研 合正即

○故人至不能無孔正言人情以冒下文蓋欲順親莊正齊等皆見于聲音動靜之間皆是情也故制雅頌至本節三樂之方論先王作樂以治情樂在宗廟至末節退得齊言人情因樂以感化故樂者三句又直挽故人不研樂以下而結出人情之兩不能免也二節中故樂者審一至方也是因上說故順親故

又推本而論之也

故制雅頌 接焉

先王制正樂以迪人必欲其迪人者無不善也

○此題只重制雅頌之說首句作頭雅頌形之歌本曰聲雅頌載之篇章曰文聲與文稱之樂器則為曲直等音三使字三字三不字平看聲也文也曲直等也皆所謂制雅頌也且樂且論足以感動以下皆所謂以通之也然此只言其理耳非實效也

故人不研樂 本節

記者評先王制樂以感人而指其為作樂之法也

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何也彼人心感物而無常外境有時而交會故人不研樂以無爭斯咏斯舞故樂不能以無形

形而不為文辭以通之于人

樂能養之六

九十二

形而不為文辭以通之于人則必流于荒亂矣故先王聖之而有道迪人心之具焉彼陳王政之興發有雅也制為雅聲而正之于雅以大其規模盛德之形容有頌也制為頌聲而和之于頌以要其止于以使雅頌宣之而為聲者皆妙道之所發而足樂也然始終條理之間無休成漸靡之音至樂矣何有淫于色害于德而或失則流者乎使雅頌載之而為文者皆至理之攸寓而足論也然溫厚和平之中有精義入神之妙既論矣何有不可語不可道而或至于息者乎以是雅頌之聲文而播諸身律也使其曲直煩瘡之咸備靡而節奏之皆宜而莫不有直有理存焉足以起發其固有而放肆之心無自而人也其起其德性而邪僻之氣不設于身也是先王之制雅頌也宣之聲載之文而播之器足以道迪夫人之情樂情之達立固以為導

民之意也樂之簡率矣宣夫平情之具也先王立樂之法如此則人情無慌亂之失而率為礼家之歸矣率復有亂之足

故制權 萬民也

論先王制正樂以化民必詳樂心之大而原作樂之本也

按制雅頌之聲內已含審一定和意但上未及言下始推本而明言之耳

論先王制正樂以化民而民因以化焉必推本而言之也審一定和上面方見

是先王立樂

合下節

記者指先王作樂之有法必推其化之所由行而結之也

立樂之方謂先王作樂之法惟欲其盡善而使之足以化人也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九十三

是故樂在宗

節

論正樂感化之神必推其本而結之也

和親戴以上承上文言先王立樂之善如此故樂之作也隨其所無有以感乎人以下已又推言先王本乎心之和而作樂所以隨在而能感人也

夫先王作樂之方既善矣而感化之功何如蓋其以雅頌办乎

樂正樂也正樂隨地而流行善心隨人而感動故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以敬為主也亦行而同听之則和于敬而肅雅之化

成焉族長鄉里之中曰曰曰曰以順為主也樂行而同听之則

和于順而怡愉之風行而闔門之內父子兄弟以親為主也樂

行而同听之則和于親而慈孝之俗作焉樂化之大如此所以

然者豈向外求於外由先王立樂本之于心耳故方其物之未

感也必守吾湛一之体以定其順應之用大本立而達道行而

樂之本立矣當其情之既廢也乃離比于器數之間以顯歸其

故調之節正五声而宣八音而樂之歸治矣及夫音律既調節

奏以合則有條理度數之詳有倡和清濁之經各安其位而不

相奪而樂之文成矣夫樂發于吾心之和自通乎天下之志夫

是以合和其至親至嚴之倫而父子親君臣和敬也附親其

至疎至衆之屬而長幼和順也是知先王之立樂其所以發達

于英華匪徒為楊樂之具而已中和以建極為扶世之永圖也

其所以致歸于文采匪徒炫耳目之欲而已廢樂以成教存移

風之妙術也故曰是先王立之方也

樂在宗廟 和親

禮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九十四

樂即雅頌之宣于声載于文而播于器者和親等之和字謂從

容安舒無所勉强也君臣上下主于敬今則自然誠意之肅恭

長幼本主于順今則自然和氣之雍容父子兄弟本主于親

今則自然歡愛之浹洽這个便是和非謂其和以濟夫敬順親

也

故樂者審 萬民也

記者原先王之作樂本于心而感人為無間也

成文載審一句言作樂之始一謂至靜無感之時和謂已發之

和即發于声文意一審則和自定矣比物句言作樂之成物謂

金石絲竹之器節謂音律之節可宣于曲直等物比則節自歸

矣節奏句言用樂之時節奏樂之作止也文樂之文采也節奏

合則文自成矣所以二字上三句合和句應和親和敬附親

句應和順

故樂者審

方也

本于心而能感乎人先王作樂之道在是矣

故听其雅

一節

記者論正樂感人之深而著其甚切于人也

得齊焉哉雅頌播于金石等為雅雅頌播于絃瑟等為容

此承上文總叙聲容之有益于人而結其為人之情之所不能免

也先王之作樂聲莫大于雅頌容莫大于威听其雅頌之聲

君臣上下之心見其和敬焉長幼之心見其和順焉父子兄弟

之心見其和親焉隨處發見而不蔽于私意之小因心各足而

攝充其本体之全樂聲之善人心有如此者挽其于戚之舞習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九十五

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要其節奏進

退得齊焉莊敬嚴威而安肆不介于容儀方正齊一而率動自

合于規矩樂舞之善人身有如此者由是觀之入受天地之中

而塞以成形帥以成性者雖天所賦也然天固賦之而踐形尽

性之不與樂則參贊以通其神明之德輔翼以成其恭肅之儀

是天地之所賦非樂無以成其教矣樂其天地之命乎心具性

情之德而至中無倚至和無戾者人皆有之也然人固有之而

不善盡美之唯樂則裕之于內而志意自和暢之于外而動

容自中是中和之所樂非樂無以統其全矣樂其中和之紀乎

樂之功用如此而人情其不能免矣吾知樂必發于聲音情之

不可以已也樂則有以防之而不至于流天下孰能舍是以為

之聲樂必形于動靜情之不可以已也樂則有以制之而不至

于蕩天下孰能外是以為之容適其命焉以為持情含危之具

故听其雅

齊焉

首二句與上節為一事不可謂是作結之語下七句實與上

文為二事當必求為兩平之文請見前

故听其雅

二句

記者申言正樂之聞于人而善心所由充也

志者心之所之意者心之所發人心之中万理咸備本自廣大

特為私欲所蔽則狹小矣今樂一作而和敬和順和親則性天

流行而私欲不足以蔽之亦得廣乎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九十六

親其于

齊焉

首句提起作頭謂挽于戚以習頭容之俯仰挽于戚以習身容

之屈伸挽于戚以行其綴兆挽于戚以要其節奏容貌行列進

退脫開講不可就舞中看行列點綴兆進退點節奏

故樂者

三句

記者著正樂之用大而于人為甚切焉

敬順親莊正齊皆人情也皆天地之所賦予中和之所發見不

可分析求句又在上二句見出夫樂為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則

人情有所樂而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者皆可以防範之而不

至于亂矣人情豈能免于樂哉

夫樂者先

一節

畏之哉因治而憂國不治而怒皆得其情句就上四句見出天下和畏陰頂六句說來治道非一端而礼樂為盛者以其足以和畏平天下也

先王之治也有雅頌于戚之樂有單旅鉞鈇之孔樂何為者也
治功底定民俗雍熙先王不能不喜故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非
所以飾善乎礼何為者也聖禹猶夏寇攘奸頑先王不能不怒
故異師以恭行夫天罰非所以飾怒乎樂以飾善是先王豎以
物之當喜公天下以為心而非一人之私喜也軍旅鉞鈇以飾
怒是先王之怒以物之當怒公天下以為心而非一人之私怒
也喜得其侑而有樂以飾之則其喜也有以感召天下之和氣
而百姓太和万物咸若蓋無有不和者矣怒得其侑而有單旅
鉞鈇

樂記卷之六

九十七

缺鉞以飾之則其怒也有以震懾天下之畏心而奸邪寢謀殘
 暴畏威蓋無有不畏者矣由是觀之先王之治天下其道固非
 一端惟禮以鈐怒而暴亂者畏則威之所制者廣矣非笞廢置
 予奪之道能加于榮辱之所加而不能加于其所不加也樂以
 飾喜而天下以和則和之所被者衆矣非若法制禁令之道能
 及于功懲之所及而不能及于其所不及也所謂安上治民莫
 善于禮殺風易俗莫善于樂豈不謂之極盛者哉

飾喜字內有作樂飾喜意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道之在內所以為盛是天下和畏意不必煎治已

子真見師
一節

樂師因賢者問歌詩之宜必備述所聞而歌之以效焉

子貢之問蓋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師乙之答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歌齊以上是誦詩歌之宜以請子貢之有托夫歌以下是言詩歌之效以歆子貢之歌詩

師乙者深于詩歌者也。因子貢之問而條述所聞。蓋謂夫人之德。寬以有容。而不傷于妄動。柔以致順。而不流于詭隨。若是者。宣歌頌焉。取其形容盛德之美。非我相協也。心體廣大而不失于流蕩。事理通達而不失于妄誕。若是者。宜歌大雅焉。取其恭敬。審莊之體。與我相協也。恭以致敬。而謹審節文。儉以守約。而

樂記卷之六

九十八

崇尚禮節興小雅之歎欣和悅以尽情自其德同也故宜歌小雅正且是典而靜專常存廉介是持而謙謹靡懈興國風之被上德化以有言者其德同也故宜歌風商吉之剛決者也人之逐情直行而又能慈愛者則不過于剛而為剛中矣其歌商音同吉之柔緩者也人之和羣易直而又能果斷者則不蔽于柔而為柔中矣其歌齊音也固宜然是歌也豈徒為聲晉之娛也哉蓋以人之有身易邪而唯正德之在人至微而難著者也夫惟有此德而宜此歌則理其性情而非僻無以自于固拙吾身于正直之地矣而和順積中者亦因以妙英華之發養其德性而回邪無以自入固立吾身于中正之極矣而至德中涵者亦因以宣淫靡之妙邪者以之而正也微者以之而著也身心兼得于咏誦之餘矣枉者由是而直焉隱者由是而显焉

焉表裏其于依永之下矣謂非直已而陳德者乎夫欲以陳
德則性天流行自內達外而聲音之發越莫非已德之動盪矣
時見造化之理本完具于吾身而詩歌也者所以發吾心之蘊
而洩造化之精者也歌以動已則心和身和而造化之和應之
矣但見陰陽與位而天地應焉寒暑順序而四時和焉宿離不
忒而星辰理焉性命各正而万物育焉蕞爾之下物氣加生乎
於之餘休徵協應非歌之感通哉歌之為妙如此吾子其自枕
之

竟而節

樂

六德已足中和之德六歌皆無清偏之意無非取其正趨之固
以涵養其性情也而字皆用串意宜歌處不必強詩詞之似者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九十九

八講但云有寬靜樂正之德者五歌頌以頌之為頌乃寬靜而
樂正者也餘放此

竟而節

歌風

夫歌者

育焉

樂師著詩歌為用之妙而極言其效也

陳德積上足詩歌之用下足詩歌之效皆不重人說

夫歌者

德也

論歌之于人所養為甚大也

歌即上文所歌德即上文之德也已者德之所寓立非因其既
在而直之也有此德而歌此歌蓋惟恐身之有此德也而或少
流于枉故歌已直于未然而不使之有失也由是德之隱于身

者亦將因歌而昭著矣蓋德者此之謂歌者德之華歌既發于
吾心之德隨着于詩歌之時直已即保此之謂陳德即彰德
之謂串說

動已

四句

一動已承直已陳德說夫歌未形則至德中涵未見其動已也歌
以陳德則性天流行自內達外聲音之間無非此德之發越也
庭和理育盡承動已說末要見詩歌所致

故商者

一節

樂師原商齊之音所由始而深著其有益於德也

謂之齊截上原商齊之所由始以見其為詩歌之善下推商齊
有益於德以見人當知其善而歌之也他言商齊者風雅頌之
詩人皆知其可歌而或嫌商齊非正音故特言之所謂商齊之
札記要旨

樂記卷之六

一百

音非今日商齊之新聲也

昔者五帝以德化天下而有德音之音今之商周五帝之德音
也特以商人識之從其所識而為之商耳三代以功勳天下而
亦有德音之音今之齊周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從其
所識而謂之齊耳原其由未之遠而君子可不念始之者哉苟
歌商音而明其義適得乎律直之本體是故可以酬酢可以定
謀臨事屢斷焉而不為事所眩也歌齊音而明其義不失乎溫
良之本體是故可以輕物可以忘我見利而莊焉而不為利所
疚也斷者勇之決也臨事屢斷則是明乎道義而于天下之事
無所疑阻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不為之勇乎莊者義
之施也見利而莊則是以心為有制無欲其所不欲事為合宜無
為其所不為不謂之義乎由是觀之勇美德也四直者之義有

樂師聚齊之音由始以見其爲歌之善也

乃其重者見得音義之音特明所言者立名故謂之商
齊其非商音齊音也

明乎商

保此

樂師論深于詩能成其德必覆說其意也

補

卷之六

一百乙

明善之當肆直者明之也明齊之吾溫良者明之也謂因歌而明其言中則以柔緩之義也發斷之勇肆直者所本有計利之義溫良者所本有特因歌以涵養其性情故能得而勿失耳末二句只是覆說上文之意非謂上言生德末言保德也二有字作人之固有說

故歌者

蹈之也。

樂師論歌詩之法而因究夫歌之義也

賈現著方畧名者宜意前言已尽歌之法与義所未及也故併告之

夫詩歌固各有宜然有法焉有義焉不可不知也蓋陪歌者聲之上也輕清而剽疾故如抗聲之下也重濁而舒緩故如墜曲

者婉轉以出而不失于往則如折焉止者截然并一而不及于

產則如草木焉。文之微曲，為估廉賈有辨中平始之。

此詩乃蘇軾學詩集中乎錢之明也其意之
深矣已見和而惜宗无旁不有以千莫朱者
所詩歌

之法如此然歌之爲文也无所在乎声音節奏之間有連延不

絕之妙柳揚又獲之下有終驛相乘之初長言之而已矣蓋方

其始也人生有欲感物而動不能以无悅既有悅矣說在其中

而發散于外不能以无言既有言矣言之不足而未尽其辭

不能以死長言。而有兩不足。吾未見其止也。故將發諸聲。

嘯而感悵之意形。諸翁嘯而溢洩之聲。若無意於自不

之干手而忘其所以為舞臨之于足而忘其所以為蹈蓋娛樂

樂記卷之六 一百一

以神忽不意發仰為蹈厲美歌時始發之必如此吾子循其

之法而明其張之義也則直已而德而損於外寧之利處之矣

言不知何自來

貫珠

樂師之歌詩之法而取類以狀之也

七句平此法也以妙說不量

故歌之

蹈之也

先師著說詩之義必原其姓而要其終也

有二句。此正言什。之文。至長言之。還原其言之始也。聲實

三、足皆指父之精未盡而

卷之八

蹈之也。

形于中而漸形于外舉師論歌之極也
收之截悅之情也故言之至嘆之至發于声音故不知至端之
呈形于動靜不重舞蹈亦是推言極致如此耳

孔聖要旨

卷之七

一百

抗郡新刊禮記要旨卷之七

庚集

吳門進士 西泉先生

餘姚後學 日樓鄭東昇校

杭州書林後墅吳山梓

雜記上

士練而歸

公館

論卑者之遇君役有不終其制者有必終其制者

大夫之適子至大夫服

上節重適下節貴貴

大夫之廢

者齒

其服貴貴其位尚齒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乙

有司麻衣

朝服

為大夫卜筮者因禮而各異其服焉

交外神當用吉服合而言之卜重而筮輕故皮弁尊而朝服卑

分而言之有司與史其分卑且所視小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

者其分尊且所視大故純用吉服

大宗人相

作龜

論大夫之喪而治之備其職焉

大宗人總治者也小宗人卜人分治者也此皆君使治其事厚

至之也休辟臣之意

復諸侯

西上

內外之復所用之服異而所尚之方同也

首復字該下三節復字西上可總上三節

大夫附於 三節

魯世周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附于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附而附於大夫也婚姻之正偶故婦與妾之稱各以其類而附之則卑越次而間升重水家之陽類故男附則配而女附則不配

大夫附於 亦然

大夫附于士不敢自尊而卑祖也士不附于大夫不敢以卑而附也

公子附于公子

君有絕宗之道故為公子者必嚴上下之辨而不敢戚君以附之

大夫既稱子待猶君也

上句明父子之恩下句正君臣之義

不名神也

論附屬而不稱名所以尊之也

攝女君則不為 黨服

妾之攝女君者而不為從服尊尊之義也

為長子杖 即位

論執杖之禮專于尊則不及于卑矣

位作階哭位也祖既主其喪則禮當統于尊故不得以杖擯居已位也

父母在 也拜

為人子之于妻妾有尊敬于親者有致敬于賓者

存四句用解母在不稽顙句

遺諸侯之大 反服

人臣去國而不為旧君服者以尊卑異服也

朝服十五 錫也

記者於去國之服而各詳其制焉

首句言朝服之制精下言殺其制者用于輕淺隨其功者用

吊表

大白緇布 後黼

此言大夫士之制冠之尚質者故殺其飾冠之尚文者故致其

飾

大夫冕 於已

人臣之祭服除于助祭而殺于自祭也

所以助祭自祭分尊卑不必以大夫與士分尊卑

服所以對越神明者也助祭以表贊相之誠自祭以示肅一之

敬均之不可無服也然祭有尊卑而服各有異各協于宜而已

助祭為尊故大夫以緇冕士以爵弁也自祭為卑故大夫以爵

弁士以玄冠也是因祭而服大夫士之所異故以行祭大夫士

之所同

暢曰以擯杖 與末

古人之祭為暢率由各有其器也

曰與杖擯爵也之器用于饋饌批與畢用樂牲醴之器用于荐

豆

率諸諸侯 二采

論襲尸之帶因分而異其餘也

出待及而後奠

出門待送不敢必君之入留故君之至也反而後莫使親知君之來吊榮君之吊也

爾衣裳 玄冕一

賢者之製必備五稱之服焉

此皆大夫之服爾衣一稱卑服服之親身者也素端以下又自為序漸以尊服加于外

公襲卷衣 於上

論上公之襲必備九稱之服而愈大小之帶焉

卷衣一稱上服之親身者也玄端以下又自為序漸以尊服加于外朱綠二句所襲之二帶也

吊者即位於門 五節

記者雖叙列國喪禮特命之儀而提言之見其不可苟也

雜記要言 雜記卷之七 四

禮者掩冕 如初

古人於禮者之致服而拜受之必異其所而同其禮也

臨者入門 東上

臨臣不敢居賓位因主國固辭而就位也

是以敢固 敬從

臨臣自叙當卑之由而勉從居尊之請也

雜記下

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

不與祭則為忌君不次異宮則為忌親故從是與祭者不與尊之義而次于異宮者以凶自處稱盡親親之仁也

祭主人之 亦然

祥祭遇兄弟之初喪固畧其儀祥祭遇兄弟之虞祔亦畧其儀

自諸侯達 可也

百句作頌以祭言大祥之受殺于小祥以人言與賓兄弟之陪殺于主人故有齊之啐之啐之飲之之異可也只屬飲之

敬為上哀次之 具服

聖人答賢者之居喪必較其至者而示以不其道焉

敬所以不禮送親之終者也哀所以不情致已之愛者也禮勝於情故敬為上而哀為次者夫廢則哀之過者也此于不慈下孝故持其下而已人之居喪者當何如哉喪父則有深墨之色類色之見于面者稱其情之存于中者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泉或容之見于身者稱其服之被于休者則內外一致表裏如一居喪之道盡矣

兄弟之喪 策矢

聖人于同氣之喪惟情其故而已矣

父母之喪情無旁而禮亦無旁故常求于言意之表兄弟之喪情有求而禮亦有限故可永于記載之中

君子不奪 喪也

君子成人之孝而亦自成其孝也

少連大連 子也

聖人稱二賢之善于喪禮而因美其能變乎俗也

自三曰至于三年其時漸以遠自不急至于憂其來漸以變故尚舊俗與曰東夷之子者其能川 變夷也

坐焉 坐焉

人子之居喪不忘哀于言坐之時也

不語不問志存乎哀也不語人坐坐存乎哀也

饋者也

記者指屬為至哀之所以見輕服之不居也

食也

人臣從君之服而必謹其飲食之禮焉

從君之服情雖在所輕而禮亦所當盡故飲食之務諸顏色亦不飲食也

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記者伏人子之不忍其親時有動于所感也

服至有限而情則無窮故免喪之外余哀未忘而不忍之心時有所感動也

于夕為期朝服

此諸侯卿大夫之禮朝服而預告明日祥祭之期于定服之前

也

雜記卷之七

六

于是有爵而后杖也

視杖禮之專于貴者而廢人廢禮之由見矣

吾子不見

享乎

大貨即享禮以明人子之哀而申言之見包遺之當行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禱之辭而後受乎交之禮君命至尊故不敢辭而養之尊君賜也

小功總執事不與于禮

論服之輕者宜于擯用而不宜于饋奠也

相造也

如造

夫人於吊喪之退因其情而為遲速也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

喪禮之過哀者君子之所患也

不知哀而頂上三句病之病其傷生比于不慈不孝也

中路嬰帶

之有

人貧于人之哀親必損諸赤子之喪其親者焉

赤子之于慈母近之則喜遠之則戚故中路失其母則其哀痛之極何常乎此固不容而知不慮而能之亦心赤子之哀心亦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王父母兄

則諱

記者歷指從諱之宜各因其所從之情也

父有服宮

絕樂

哀人之哀者有輕重之節焉

則前後

主之

也

雜記卷之七

七

記者于婦喪而酌其兩主庶非成于外族也

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孝子於祭哭之時不廢其時奠之禮也

如知此者

矣哉

聖人論議情者之善于行禮欲人之得其情也

禮以識情情有不同而禮亦因之故能知絕地不絕地之情者必合于禮文之中而善于行禮矣

召問之無算士一問之

君子臣疾而致問之其其節各因其分而

御振

諸侯執紼

記者于諸侯之引柩必係紼其執紼之嚴而及其致謹之節也

皆衛杖掖上足引柩以行致其嚴也司馬執鐸警其或僕怠也

匠人執羽葆御柩使其知適塗也皆所以致其謹也

管仲鑄鐘 二節

聖人兩言大行札之弊而固示君子行札之則焉

以大夫而行大子諸侯之札其在天子諸侯之當何如而故月

為上以大夫而行上之札其在士人當何如而故月下一大

之過一失之不及惟君子則從事于聖賢大孝之道而致謹于

名分之別是以行所當行宜緩者不可急于上則不僭上也宜

豐者不可殺于下則不偏下也管仲惡足以語此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君子之于札素其佐而行之也

君子有三患 節

一者詳君子所耻而患之事示休用之全功也

二患患其無備己之方五耻耻其區治人之術知所患則六為

耻而為休用之全功也

三患 行也

君子之為孝必期于有成而後已焉

道始于聞而知必稽于典稽辨諸師友患其弗得聞焉中于孝

而主必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患其弗得孝焉終于行而至必踐

履之勉勉不已死而之方致不患患其弗夫行焉聞是致

知工夫孝是躬行之不已也

居其位 至末

居位者言不主明為此天休也有言無行不主得為政之大

用也得而又失德不足以守位也德之不足德不足以聚人也

衆寡均而功績不及人是所以率作興事者此其道也此五者

君子之所耻也

百日之蜡 合下節

聖人斯贊其未達勞民皆德之義必明以王正之治道也豈得百

日勞苦而有此蜡是乃人君一日之恩澤也夫勞于百日而遂

于一日遂猶不足以勝其勞更無助祭之飲則何以示寬恤之

恩故曰非尔所知下言張弛得宜乃文武之道正是發明上節

意以見其義之為大也

百日之蜡 能也

聖人言勞民而逸者有其義必安言勞不可以不逸也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聖人言人君幸久勞之典所以施暫逸之恩也

百日即終歲之謂蜡字重陽民飲酒不重祭神註中後民終歲

九

云云之歡乃在蜡字中抽出而言其為人君之恩澤也澤字亦

指飲酒為樂民言而息民之義自在其中

張而不弛 道也

論民之勞息當以其時惟聖人焉能得其道也

夫蜡祭有安民之義民集矣君上之澤使民之勞畢則弓之張

也張而不弛息則民力倦于勤勞將有所不堪矣文武多勤于

為政豈能令民之久張乎民之息畢則弓之弛也而不知勞則

民志倦于急情將至于廢業矣文武急切于愛民豈忍令民之

久弛乎惟于一歲之中必勞之于三時而率作興事以尽力于

田畝于三時之勞必息之于終歲而蜡祭醉飽以盡歡于一日

是不久張以著其仁則民力不憊而無不堪之患不久弛以著

其義則民志不憊而無廢之善是非文武此為治之道乎然則

百日之蟬一日之深其象固有故在蟬也其知之乎

外宗為若夫人從內宗也

外宗之服以象成內宗之服以思成然以分言之均之為居士人也故斬衰之服皆同

拜之士一大夫再

聖人祭問焚之故因分而異其像也

其所與遊

人也

大夫之荐人所以習而廢其資也

人性皆善而所習始有不善管仲之卒二盜累其習而原其性也二人本為堪可之人性相近也其耳與遊邪僻之人習相遠也失友之二盜不為君子手故曰立賢無方

內訌不與為外惠不睦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七

記者于八臣之事君而示以辟難所難之宜焉

公圭九寸

六等

記者述言圭璧之制而及其所藉之飾焉

朝覲必用圭璧其制不可苟也以其長言之公之圭九寸侯伯之圭七寸子男之璧五寸以其情言之公侯伯之圭博三寸以其厚言之圭璧各厚半寸以其殺言之圭刻其上而左右各去寸半其所以為此圭璧者皆玉而為之質也其所以藉此圭璧者皆藻三采六等為之飾也不必以同異立說

子之食羹當

事也

時臣因君亮其祿之所由始而謹言以答之也

是食祿之制故問曰子之食羹當文公之下執事者謹言挑

文公之朝也

成廟則象之

節

論人君而廟成而有象必詳象禮始終之節也

象之句作顯其禮至純不言象而之人所服之衣也乃降以上象堂屋之禮也北面以上象門夾室之禮也既事以下搢承

象屋者

猴豚

宗廟成而象屋有其象重器成而塗象有其禮前宜補出象之以早鷄后宜補出交神明之道

吾食于少施

節

聖人稱時人食已之尽其道必申言以見之也

紉帶一束束五兩而五尋

記者于納微之帶而必指其制焉

昏禮非受帶不交不親然帶不合其制則其幣為不誠矣一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七

十一

是搢紼五兩以多寡言也尋以長短言

婦見舅姑

其禮

婦見舅姑即昏禮次日質明之見也兄弟姊妹同時以見以其已立于堂下也諸父明日特見以其為別尊也

綈長三寸

五采

記者于祥祭之綈而必詳其制焉

此記一祥之綈以長而言則有三寸以廣而言則下二尺上一尺其領縫則去上五寸其旁緣則綈常六寸不至下五寸則以素取其質也純則以五采取其文也

喪大記

從有林麓

設借

夫設借用人以階之材取之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實也

只王說諸君升屋而視人散之取其便子設也

卜臣復

記者論便用近臣必言其用服行礼之節也

君拜寄

論君后飲畢而拜賓各因人而異其儀也

虞人出木

因人備湯器而大臣親設所以為君喪代哭之節也

君堂上二

設於于表者因分而有其寡之異焉

君若食之

是以學者而食早者故皆食之重尊者之命也

神記要

袍必有表

欲衣不整而不偏斯其為成稱也

君言王事

君臣于親葬之後言公而不言私也

不事國君也大夫士侯國之大夫士也言王事公事尊之義

不言國事家事親親之仁

記者指人子殺喪之節必申言其意也

禘而後御言祭則復禘

人子於除喪之後因祭而復其從政也

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

尊者于卑喪皆不居殯言之次焉

君十大夫 四節

記者論君后之子臣喪必詳其親叙之期而及過期往視之儀焉

若有君命

大夫之吊臣而有尊命及束帛者則必代之為主焉

大夫士若

人臣于君之臨喪不及其奠于始而必設奠于終所以共之也

君四種八

論為祭之禮因分異其位而有加也

君龍帷三池

論儲棺之具因分而異其制也

祭法

祭法有虞

記者論先王制祭之法必本歷代之所制者以見之也

○先王之于祭也必有其法其法維何以為四時之祭不足以

盡其心故祖之禮所由起也廟之規不足以盡其孝享

之義故祖宗之廟所由設以言乎虞氏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

而宗堯矣若夫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焉以言

乎殷人禘嘗而郊其祖契而宗湯矣若夫周人禘嘗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焉夫禘以五年效以配帝則振本之心始申祖

之不棄宗之不貳則孝享之情昭昭若王祭法之作得美意

之存乎

○按禘禘禘嘗時有常祭矣使禘禘禘而無禘禘之術則遠若命

以忘而通若凡祭非追遠及始之道也故禘郊之禮而卜

起焉三昭三穆而有常數矣使告帝而無廣遠之謀則功高者

德而崇敬德情者晦而弗傳非崇德報功之道故祖宗之由所

田設焉

周人禘嘗二句嘗為所自出之祖故五年一禘而追其遠禘焉
周家之祖故郊以配天而反其始文王有三分有二之功故于
禘廟之上立文世室以報其功武王有枕乾維烈之德故于昭
廟之上立武世室以崇其德上句是追遠及始下句是報功宗

壇祭于太壇

節

先王郊社之祭行禮異而用牲同也

夫履載萬物天地之功大矣非祭無以報之故文王禘于壇
上加牲至于柴上而禘之所以祭天也蓋天秉陽而神在上燔
祭于大壇者所以求諸陽也夏至置牲于坎中加幣至于牲上

升祀要旨

祭法卷之七

十四

而埋之所以祭地也蓋地秉陰而神在下瘞埋于大圻者所以
求諸陰也然天地之祭皆必用特牲者蓋騷者周所尚之德情
者黃城之意豈非遠視天下之物重以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
事之以誠敬之為極至者乎

燔柴

百神

上者群祀之脩亦惟報其功而已矣

俱要見報功意燔柴一條是祭天地埋少牢至水旱是禋陸宗
四坎壇是祭八蜡山林至百神是望于山川

埋少牢

百神

大圻時運于天而其氣出于地故行瘞埋之禮達其誠于下也
春秋之夜祖迎于坎所以祭寒氣之往來也春秋之昼祖迎于
坎所以祭暑氣之往來也祭日則春祈日于東方祭月則秋

慈父月于西方祭星于季冬報其使民知休作之候崇水旱于
仲夏祈其不為民益乾之惠祭四方若先帝之類祭于陽位之
坎水庸之類祭于陰位之坎祭百神則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春
夏望祭于東南秋冬望祭于西北

大凡生于

一歲

歷代之事因循而當國而當所當章也

此古名之命也歷代之所同而祭之制也則有因革之異重末
三句蓋即其命名之同以著其祭禮之異也名生于事之實故
曰命曰析曰鬼皆不易祭出于人之情故所禘所郊所祖所宗
皆不同焉禘郊祖宗內祭也內祭因人而異故易姓更名有時
而異天地日月外祭也外祭因神而祭故報本及始也時而或
異

禮記要旨

祭法卷之七

十五

天下有王

節

先王分封以制祭而因有以別其禮焉
而祭之載此類舉主祭設而祀句重不可輕不可與上對末
句亦重祭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定尊卑之分由是因分
以制祭因人以敘報設為而祀壇之祭不可用方氏註尊賢
親親講而祭之即月祭享嘗有禱之祭也親疎以情言參少以
分言

○王皆受天明命為天下君以孝迪人心之同然而祭為天下之
大事使封國之與不明則祭報之禮不秩矣故分地建國而天
子諸侯各有土宇置都立邑而大夫與士各有分守則尊卑之
分明而祭報之分定矣由是建廟立祀使皆得以伸其根本及
始之心也築壇置俎使皆得以酬其上祀追遠之情也夫分封

以制祭如此然則祭之禮豈無其數哉蓋情以世休則因時而為之節文昭穆以陳倫次定矣祖考以別尊卑力矣親有不失其為親疎有不失其為疎惟其當而已矣分以位定則因分而為之等次以七以五昭其尊也以三以二秩其序也多者不為寡少者不可益惟其稱而已矣先王制祭祀之禮何其詳且密哉

是故王立七廟

三者之立而有常制必詳其兩制之禮也

○昔二句載考而以下是七廟之祭法去禘以下是壇之祭法昔者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已疎故三昭三穆與大祖為上而馬七廟之外立為壇各居其一焉曰考而者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而者言其大于父也曰皇考而者言非言

祭法卷之七 十六

尊于祖子曰顯考而者非以明其為四而之尊乎曰祖考而者非以明其為七而之始乎是皆四而為親而恩皆當乎祖而者為尊而義宜隆每月一祭固其理也若夫遠而之祧有昭之祧焉有穆之祧焉此不在月祭之列但止四時之祭而已故曰享嘗乃止世遠而不得與祧受祭者謂之壇愈遠而不得與壇受祭者謂之壇有祧焉祭之無祧乃止去壇不遠曰祧而已矣是蓋因其世次之遠近以為祀典之疏數無非協諸義而協者也王者之祭豈漫無定制也哉

王為群姓立七廟

觀吾臣之立社而其急有不同也
今夫社以神地之道不可以不少也王為群姓而立社于庫門之右蓋欲與天下之民居足天下之民食非特一家一國而已

故曰大社若夫王自立社于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也所謂之工社乎諸侯為百姓而立社于公宮之右蓋欲與一國之民居從一國之民食非特自享其有而已故曰國社特夫諸侯自立社于藉田將以供粢盛以享先公者也不謂之侯社乎大夫以下成群置社是蓋為衆而特置不曰置社乎大夫而分以立社如此無非祈其陰陽之功而已媚神云乎哉

王為群姓立七祀 一節

王為群姓立七祀者非祈禱以為民也然祀以時奉不容以或素故以司命者主督察之神也則為位于國南而祀于季冬馬中雷者主堂室之神也則設主于廟下而祀于季夏為國門而司啓閉秋則設主門左以祝之國行而司往來冬則設主上以祀之泰厲所以司恩則為壇于國北而祀于季冬戶所以

祭法卷之七 十七

司出入而設主于門西而祀之于春霽所以司飲食而設主于霽而祀之于夏凡看此者不惟為天下而立王亦得以自為之矣蓋諸侯為國與其自為但立五祀者殺于天子也至若大夫立三祀者則殺于諸侯矣士立二祀者則又殺于大夫矣庶人者或立戶或立霽則又不敢擬于大夫矣此可見尊卑其祀隆卑者其祀簡事以分起也有如此夫

夫聖王之制祭

今夫非所祭而祭之者失之謂當祭而不祭者失之忘聖王之制祭也豈無一定之經哉亦以先王之經既垂之于後日則禮祀之儀當正之于今時制制之法而利及生民者此祭之所必及也勤于王事而以死殉之者此祭之所必及也樹勳勞以成保登之治因其可祀而祀之矣竭人力以裨災患之至因其

可祀而祀之矣是蓋功與不同而不可代聖王以之而載合祀
典不郊且載

原稷繼之 合下節

后王立社稷之配各因其功而已

夏以前皆以農配稷湯有七年之旱棄置社稷謂周棄能繼農
之事故祀之非謂至此時而周棄繼其事也平九州者謂開治
技衍等土使民得以安居非如平水之說也

夫聖王之於社稷各有其祭而豈無配祭者乎誠以天生五谷
所以資民生也不知所以殖之則黎民阻飢矣有夏氏興農值
百谷固祀以饗及成湯之變置社稷也謂周棄者有教民樹藝
之法誕降嘉種之利足以繼農之事焉故商人立為百種之神
而美其報書之礼于祀稷之時則祀周棄以為配也地列九州

先聖聖王

祭法卷十七

十八

所以真民居也不知所以平之則下民各墊矣昔工氏與能伯
九州既作之于前及其子之繼世而立也有后土者能承繼理
之法致懇闢之功于以安民之居焉故后土主為伍祀之神而
美其報成之礼于祀社之時則祀后土以為配也夫因功而祀
為社稷如此則以施于民而祀之者可以驗其一端矣

能平九州

下節

前聖有功于天地皆在所必祀也

前節治地道以利民後節明天道以示民皆在所當祀也

帝能

節

聖君明天道以示天下此所以祀之也

氣候之早晚因星象而后見農事之休作因氣候而可知故帝
學之治天下也則明曆象推步之法而示民以休作之節如日

中星為以殷仲春日中星火以正仲夏使民占之而知耕耘之
候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使民占之而知
飮藏之候也若然則天道正于上人事備于下其有功于民也
大矣寧不載之祀典乎

竟能賞

一節

記者論前聖公治世之大推得繼世之大聖

明詩以功車服以庸能也難作官刑科作教刑均刑法也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以義終也

竟能備錄之功

二節

要見禹立功本于孝意
竟能備錄之功二情字不同前是情敗之情只一意后是情補
之情蓋未備未當二意

祀法要義

祭法卷十七

十九

前帝正名

節

聖王相繼而成泰民之道焉見其所當祀也

明民利民用也共財共上用也皆原于正名百物也備之要見
備當二意

物有其名則可因名以究其用而民心不惑因名以共其財而
飲賦不遺故帝之治天下也開物成務立定百物之名使民
因物知名而不惑因物知名而共財然天下之大品物之多未
必其無有遺而未名無有名而不當者也顯頊代作于其未名
者則皆名之于其未當者則改正之使民益明而財益共庶凡
無不于緒休之責也

黃帝正名

二節

前聖有功于正德厚生之道此祀典之必載也

前節祭道後節教道為司徒教以人倫也民成百姓親而五品

文王以文治

記者奉二聖經世之迹見其有功於天下也

以文治謂用文治也非以文而致治也以武治謂用武治也非

以武而成功也聖之文王非尚文也天令木絕自當守服事之

恭武王非尚武也天命已絕自當為順應之奉所遇不同其心

則一也

此皆有功烈

記者三才皆有功於世此祀典之所由興也

講起極聖賢造化有祭意講末提繼聖賢造化當祭意中只

說功烈之大不必講祭

祭義要旨

聖王之制祭也凡天地百神皆有古聖賢因各載之祀典矣

所以當祭者何哉彼自神靈之作于前迄至文武之繼于後賢

聖之生固有先後之不同矣要皆成天地之道而允升斯世

于大猷輔相天地之宜而敷錫斯民于皇極或法施于民或以

死勤事或以勞定國或禦災捍患謂非皆有功烈于民者乎及

夫日月星辰雨露霜雪明使民有所瞻仰驗天時之早晚為人事

之休作所謂取法于天是也山林川谷丘陵生財利使民有

所取用隨則物之所生為食貨之所資所謂取財于也是也夫

前造化皆有功於民如此後王載之祀典無非大美報之誠矣

祭義

祭不欲數

節

記者推君子順時以行祭而必詳其意焉

○春秋秋嘗載上推君子之祭不可疎數而當合諸天道下推君

子合天道以行祭之意蓋迎來送往是初嘗之禮而由休湯于

雨露之濡懷於于霜露之降此所以必合諸天道也而祭也無

只承祭意不可重

今夫先王之制祭也以義起而其祭也以時行是故先時而祭

謂之數祭而數祭不可也類仍之典禮為煩瀆之文而嚴禘之

心秉之矣祭之不敬數之流也祭其可以殺於後時而祭謂之

疏祭而疏祭不可也簡畧之規不免怠荒之失而遺忘之弊隨

之矣祭之忘其義之深也祭其可以騷毛是故君子之祭也不

疏不數也合天道以行祭必春禘而秋嘗秋嘗而而實于霜露

之降固已寒矣而懷愴之心君子不為是也蓋秋為死物之祚

也親其與物而俱往若將失吾親矣其能以自已耶春為為而

初承雨露之濡固已溫矣而休湯之心君子不為是也蓋春為

生物之府也親其與物而俱來或見吾親矣其能以自已耶

鬼天謂之春親之末也而無以之則此心休湯終無以自達矣

故春焉而初若未足以整吾孝愛之情蓋不能已于迎來之

樂也天道之秋親之德也而無以送之則此心懷愴終無以自

達矣故秋焉而實雖若不足以伸吾無旁之慕抑不得已于送

生之哀也初為迎來之樂則樂者樂之分也樂歸樂分而物之

樂也固宜嘗為送往之哀則哀者哀之分也哀歸哀分而嘗

之無樂也亦宜是蓋因時以起思親之節故因天以定制祭之

時尚何至于疏數之有哉

是故君子合

見之

記者惟君子之祭順乎時以其心之時有所感也

是故君子合 二句

君子之祭順造化而因時以行之焉

夫祭不欲數君子之祭不欲數也祭不欲疏君子之祭不欲疏也上律乎天時之運以行祭祀之礼凡以根本及始者合諸天道而不悖也而果何如哉天時有春也人事有初也春雖無當于初而初不得春則不行天時有秋也人事有嘗也秋雖無當于嘗而嘗不得秋則不祭在天有常運而在人有常礼夫固其所以合諸天道者也尚何至于疏而亦何至于數哉

致齋於內 三節

記者叙君子敬事之中而因表其心也

付不敬乎哉上是推君子敬事之由下是表君子敬事之心生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二十二

則敬恭句轉

○君子之祭也必先齋以積其誠致齋三日于正寢之內散齋七日於中門之外彼後慶親之所安也笑語親之所形也志意親之所向也愛此親而樂愛此物而嗜皆親心之所不能無也君子當敬齋之日則于此五者而致思焉由粗以及精有以想像乎平日矣及夫致齋之三日則於此五者而有見焉精明之極致自以恍忽而如見也夫齋以積誠極其至如此故祭之日有以見親之若方其棄稼而入廟室也則儼然彷彿必見其在于神位也及其周旋而出戶內也則肅然儼然必聞其奉勅容止之聲也及其出戶而有所听也則悚然太息必聞其咎嗟嘆之聲也及至先王之孝也又有以見親之存親之色不惑乎吾日常君親之時矣親之責不能乎吾身嘗君命之

時矣親之心志嘗欲不足乎吾心嘗若先意承志之時矣是存非自存也蓋由積誠之久於其祭之日備其忠而極其愛焉

是以見親之存也蓋非自著也蓋由積誠之久於其祭之日存其敬而極其慈焉是以見親之著也既欲其著又欲其存而著存之著于心者固結而不可解也時可以絕其念則其祭也自嚴畏于對越之時祇慎于禋禘之頃安得不由中達外而一於敬乎君子學禮之教如此果何心哉蓋君子之事親於其生也亦不徒養晚敬以養之矣及其死也亦不徒享又敬以享之也思欲終身之身事親之礼一於敬而不取以尊親也蓋亦與享亦以孝愛于親君不敢祇以為尊而已使敬養而不敬矣亦非然則非孝之道也此吾天之祭所以必致敬不礼而不得不敬也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二十三

致齋於內 三節

記者論君子之齊而推其足以見乎親也

前二句載致齋是有物既備之時思親之心得以精潔故曰至敬齊是此時具物之時思親之心尚有他雜故曰散齊之日乃散齊也誠無不備而居處業無不思之齊三日乃致齊也誠極其至而居處業無不見之公平而意推重致齊上

齊三日 則齊

記者於先王之祭著其積誠之至而原其如在之誠也

首飾載齊三日二句是齊時兼祭之日二段受祭時兼致愛二句是祭時而仍要兼齊時積誠之至

祭之日 乎心

通就祭說二節平看上以著言是見親于外下以存言是存親

於內要之外之所見即內之而存者是一時事也

祭之日 統下二節

先王之孝謂孝愛乎親也

致愛則存 敬乎

記者原先王見親之由而因明敬之不容已也

上二句截致愛致慈者祭時說愛有追念不忘意慈有導諄不踰意下敬字就齊衰奉承上說不指致愛致慈者

夫凡莫重于祭：莫重于敬：敬豈無其由哉？是故人子事親能

愛者，鮮也。致愛乎先王，定視之心，極其深，致祭無異于致養也。

故以色則有乎目，以聲則存乎耳，以志意則存乎心，蓋愛存而

親以存，精神實與之默會矣。人子祀親能慈者，尤難。况致慈乎？

先王奉親之心，極其誠事，心無異于事存也。故或見乎其位，或

視其喪，言

聞乎其聲，容或聞乎嘆息之聲，誠著而親以著，形象笑與之

交接矣。夫著由于慈心之致，而其著也，念念不忘，神之得于思

誠者，固結于吾心，而不可解存乎于愛之致，其存也，豈不

已親之可以想像者？及覆于吾心，而不暫違，吾見嚴恭畏畏自

見于對越之頃，齊栗祗翼，不雜于裸獻之時，其立也，敬以誠其

惟也，敬以愉非勉于敬也，著存之孝，根于心，雖故不敢安得而

不敬，即其存也，敬以欲其退也，敬以齊非外為敬也，看存之誠

積乎中，敬雖欲已，安能以自己邪？夫先王之祭如此，誠謂孝

子能享親者歟？

惟聖人為

記者原天親之所由享必即孝子之享親見之也

○能享為截首二句且虛說享者至享焉則言所以能享之故孝

子臨尸而不作，專指享親即御宇意，若率性以下人，臨尸而不

之與也。仁孝一理，言孝子則仁人可知矣。

今夫幽明無二理，感通惟一機，是故郊祀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夫人能行之而非夫人所能享之也，享之者，其惟聖人乎？宗廟

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夫人能行之而非夫人所能享之也，享

之者，其惟孝子乎？夫聖人之所以享帝者，非徒對越之而已，由

其心之嚮乎天也。孝子之所以享親者，非徒對越之而已，由其

心之嚮乎親也。夫享之義，在而如此，不有以向之，不可得而享

也。惟思慕之真切于從事之際，則精靈之感自契于合漠之間。

聖人而向乎帝；斯享之矣。否則天人之際，亦甚遠矣。帝胡為

而私於聖人乎？孝子而向乎親；斯享之矣。否則幽明之間，亦

甚遠矣。親胡為而私於孝子乎？夫天親之所由享如此，不即孝

子享親之事，抑何以知其然哉？是故孝子之享親也，盡道于已

而勿懷于心，殆有臨尸而不作者矣。何言乎不作也？君牽牲夫

人奠盥而不以躬親任事之為勞，君獻尸夫人荐豆而必以身

致誠信之為貴，當是時也，卿大夫則相君焉，會婦則相夫人焉。

以言乎其敬極其敬親之心，而有整肅之意，蓋齊其敬也。以

言乎其忠極其愛親之心，而有和順之安，蓋愉其忠也。致此

忠敬正欲極精極之誠，其親之享其牲盥也，篤悅憶之念，其親

之享其存獻也，夫受之謂臨尸不作而所謂孝子之能享其親

者，可見矣。聖人享帝不于此而可例現也。即

惟聖人為能

論仁人能格乎天親不推其所以能格也

惟聖人為能

二句

重發惟字能享意且虛講不可先露下文

享者 享焉

記者推君子免享天親之由示人之意深矣
重能享之由意細分上句什享字之意下句正能享之由

齊齊乎 享之也

孝子之事親致其誠而求其未格也

主君夫人者齊齊其敬致意也情其忠致意也末句語承俱
貼心說方與心親乎親意相合

齊齊乎 以敬

論孝子事親之道必兩奉聖人以安之也

文王之祭致愛者也孔子之祭致敬者也聖人非有所偏亦互
文耳

禮記要旨

文王之祭也

祭義卷之七

二十

記者詳聖人正祭既祭之各尽其道因而申其意也

詩也其文王於以上正祭祀親之誠也文王之詩以上借喻
文王既祭驗親之勤也祭之明日四句是既祭之後祭之日四

句是正祭之時致之思之與必樂必哀有所感而不忘也稱諱
如見親有所聞而如見也

親于所愛之物真欲之之色焉非文王其孰能與于此乎然
不惟不誠于正祭之日而又思親于既祭之餘其在詩曰明發

不寐則此詩其足以咏文王矣夫文王祭之明日明發不寐
也即憂而現可知其祭之日樂與哀半何也蓋享親之

時固常樂以迎來矣已至則哀以送之所以樂與哀半也夫祭
祀之誠而念親之勤如此則祭尽其道矣孝子為能享親文王

以之

祭之忠也

詩也

文王與我平對上言祭時親親之誠卜言祭後念親之勤不可以
引詩作証宜取下文意詳

祭之明日

必哀

思之其祭之日以下乃在上見出享而致之二句什明發不寐
意思之句聖子之必樂二句什樂與哀半意必哀句重

仲尼嘗

節

聖人自祭不事威儀必因問而明其意也

祭前設瑟是不事威儀之貌自濟者容也至濟之有乎
言已之主祭不可事乎威儀答今子之祭無濟者容也至濟之有乎

備樂成至悅德之有乎言威儀之高惟助祭有之以明主祭者
不可有若子之言祭濟者容也至濟之有乎言威儀之高惟助祭有之以明主祭者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二十七

昔之所謂言疑今之所行也

所謂惟孝子為能享親吾於仲尼見之昔者仲尼之嘗祭也其
奉祀豈以存敬而獻甘親執其事而事謹不敢慢行步也促

而敬慎不敢放肆此皆不事威儀以誠懇為貴也既祭因子貢
之疑而嘆之曰濟者眾盛之容也徒倚人之視瞻而已遠也

味者導致之容也徒倚吾之外兒而已自反也容以遠及容
以自反也將見容之疏者情不切外之情者敬必衰夫何神明

之及乎乎若我之自祭以父神為先父神以誠懇為主主可濟
濟是而與吾神自相遠矣情整而與吾親不相涉乎此濟

濟者非主祭者所宜有也其在助祭者則有之矣彼天子諸
侯之祭及入饌饋作樂既成主人在其所設之饋斯時也旅酬

性後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時何有
德交神之心乎所以我之自祭當以誠慤為貴而不可有
漆漆也夫祭之為物大矣其為義深矣我之言祭固有濟濟
漆漆之言而外豈一端之所能盡哉蓋在助祭者則宜濟濟來來
而在王祭者自當慤慤促數行祭各有其主固不可掩一論也
今子以一端為之不亦悞乎

仲尼嘗以數

慤慤之存乎心也趨數誠之見于行也皆奉持而進一時事言
身自執事致其專敬而于執事行步之間則趨趨以數也

齊濟者

聖人論主祭不可備容必奉備容者以明之也

祭之有乎哉上言已之主祭不可有濟濟漆漆下則言助祭
之有濟濟漆漆者以明主祭之不可有也

夫言豈一端

聖人自叙所言非止于一定要各止于理而已矣

夫言之言實著祭說以濟濟漆漆為主映出慤慤而促數一途各
有所當謂賓客之助祭主于濟濟漆漆主人之自祭主于慤慤而
促數此論行祭之宜如此非謂言各有其當也

孝子將祭

聖孝子之祭隨時謹備而無時不用其誠焉

○時祭謂未祭之先此時謂當祭之時也祭非其物不可專以宮室
等謹於所當謹當備者皆是也但下文宮室地室安是事之
而百物既備矣是物之備也治之即慮之具之也蓋中禮要則
事無不豫慮中具物則物無不備而誠固以達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不先期以治之則誠不精誠以為之則慢
與慢孝子弗為也是故將祭之時必有事焉不可以不慮慮之
不可以不預也則凡制度所當備儀文所當設者蓋有備之于
早而審之于初者矣其慮事之豫有如此者當祭之時必有物
焉不可以不具具之不可以不備也則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
皆為有多之為美而外之為果者矣其具物之備有如此者然
預備備物又不可以不誠也不以誠斯亦豫備之未至矣故又
必清明在躬心氣難念以治之而使事無不備物無不備也
是心本無事而後可以慮事心本無物而後可以具物不然則
誠敬之不足寧不貽誅與慢之歟哉

言室既清

記者叙孝子極孝親之誠而因表其心也

○未句截出首三句是承上言慮物具物于祭之時也夫婦齋戒
至論其志意作兩股對看孝敬之心以上不親事之敬也進之
以上不備事之敬也魚非備言祭享之誠也至下屏或享之是
欲以此祭享悅悅之誠與神明交幾幾神明之未享也然孝子
之志在于享今其誠敬與親之享故曰孝子之志也

方大朝踐之時也夫為祭主于外婦為祭主于內齋戒以積誠
沐浴以潔體或親制祭或親割牲奉承而祭之時也洞洞手
表裏如一為萬事誠安也如無弗勝如將失之而孝敬之心
於是乎至矣及夫饋食之時也主人荐饋食之豆牲醴之俎序
禮樂以致父倫百官以任事或執豆或司盞常奉承而進之
斯時也祝官以孝告于神明如春而初也則達其休惕之心秋
而嘗也則達其懷洽之意而詳說于是乎行矣夫孝子極孝祭

之誠如此米何為哉吾知祀事既竭乎誠敬則明自其相順
正以吾心之誠德與吾親之神明交焉感神明之克享也感神
明之克享也夫克享必物以盡親之未孝如此此非孝子之志
乎吾知孝子之志以厚親為念今也始終無內外交備以年
乎親而使之洋洋乎未格未歆焉孝子之志斯慰矣故曰此孝
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

節

孝子享親之奠隨兩行而各極其至也

三句則人見于奉勸容色之間者也此言孝子之享不惟及內
外之誠而尤致如在之敬也

今夫孝子之祭豈知神之所享亦惟自致其情而已彼祭而不
不慈不足以交神慈而弗盡猶弗慈也孝子之祭也志意精專

祭義卷之七

二十

而不察少淪耳目不遠心也思慮不遠親也慈不徒慈其慈
而慈矣祭而不信不足以交神信而弗盡猶弗信也孝子之祭
也有孚騷若而容無盡表裏之間也內外之合一也信不
徒信其信而信矣祭以敬為本敬之不足不足以為敬矣孝
子之祭也虔恭實畏不結之以樂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
其敬之至也祭不有禮禮之弗中未免有失禮之愧矣必也不
以是致其誠若云可矣然于有事而進跪事而退也猶必切戰兢
之念以致如在之誠即其敬心之昭存如親所父母之命而君
有教使焉者是何也致愛則存致敬則著其敬自不容以或已
也夫孝子合內外之誠而尤極如在之敬如此神其有不格思

上者也哉

盡其慈

三句

孝子祭親之心皆有以極其誠也

慈是專謹無放肆信是真實無欺妄敬是主一無雜念註中魚
一毫之不致其極貼在尺字處言極其慈也非謂必不慈而後
足以為慈也餘放此

進退必敬

三句

進退即下文從事而進之進退而立之退如親二句是狀必敬
之意

孝子之祭可

一節

孝詳言親祭知孝子之心必奉祭之失者以示儆焉

孝子之祭也截首言現祭之敬可以知心之孝其立之也以下
祭義卷之七

三十一

是祭禮之自始至終一于敬此所以孝子之祭其心可知立而
不誦以下是本祭之失者以儆人使人反諸心而自盡乎其敬
也

天下之事假于外者或可以偽為出于中者不容以強作是故
孝子之祭由中出者也現其祭豈不足以知其心也哉何也彼
朝踐饋食之未行而立也則敬以端焉而致其整折之誠朝踐
饋食之方行而進也則敬以愉焉而逞其怡悅之色朝踐饋食
腥醢食符是定而事物以存也則敬以敬焉而秉其怵惕之友
其敬退而立也如將受命儼乎教使之是承也其已敬而退也
敬而之也然于面君此者非孝子之祭乎吾知有是敬心存
于中始有是敬容君于外非孝子之祭不能知也況其祭之敬
而不可以知其心之孝乎君立而不屈是其心徑情以自遷求

能如悅以足其情固也雖而不愉是其心雖恪以自處也姑
悅以致其親疎也若而不欲則死孝孝之心而情意非是良安
得而愛乎退立而不如受命則死兩順听之心而意氣獨有良
不几于敬乎已徹而退無敬齋之色是節文不能以終禮善終
不能以如始而其心為忘本者矣如是而祭不極其鄉視之心而
有失皆由于心如此然則君子之于祭可不極其鄉視之心而
使始終之一于敬哉

孝子之祭

祭也

記者論現祭知孝子之心必詳孝子之歌祭以見之也

首句作胃下孝子之祭句全在始終一于敬內見出盡祭而不
敬不足以為孝子始終一于敬是孝禮諸心故敬形諸色也現
其祭時之敬不可以知其中心之孝乎末句正典首句相應此

禮記集說

卷之七

三十二

一句可入心中字講中間敬以誠等不必深入心中字

孝子之有

節

記者詳言孝子之道異于成人之道也

此言事生之禮婉容以上言愛也失之以上言敬也嚴威以下
言當愛敬雖至不可嚴威儼恪也

今夫人子之于親自其情之親也固當因親以致愛有其分之
嚴也尤當因嚴以收敬是愛有未深吾未見其發之不善也夫
惟至愛根于天植而有懷弗忘吾知愛之深者氣自和而欣喜
歡愛之色粹于面也色之愉者容自婉而周旋委曲之容施于
身也此固愛心之所發者也敬之未至者吾未見其像之無武
茲惟戰兢切于中存而祗承不渝吾見兢之業然至無玉而
如枕玉焉至無盈而如捧盈焉洞洞屬然如有弗勝而慎

是至也若將失之而不敢放也此則敬心之所存也夫愛敬兼
至斯情無不洽而分無不明事親之道無餘矣若夫嚴威儼恪
非以事親也其成人之道乎

孝子之有深

婉容

惟人子愛親之至情深而文明也

首句載和氣以口言愉色以面言婉容以身言是一呼百發並
無先後皆由深愛未耋者也

孝子如托王

失之

記者于孝子之事親而必狀其敬心之得存也

洞一屬一帶下說如弗勝如將失德發托王捧盈之意不必分
貼當重講蓋 托王捧盈則以如弗勝將失者矣

先王之所

節

禮記集說

卷之七

三十三

記者推先王致治之道必推其原而奉其要焉

定天下也以上言為治之道在此五者近于子以上言五者之
所以可貴也是故至孝以下言孝弟為人心之所同以起先王

之教三句以見治道莫大于孝弟也

先王之治天下也其道有五五者何致敬不礼以貴德忠信重
祿以貴貴致勝告存以貴老敬立惟長以敬長托字鞠育以慈
幼行此五者賢才用而爵位崇世道底隆平之盛齒壯行而慈
愛洽風俗淳淳美之休自將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然先王之
治天下尚此五者何也蓋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有德則行道而
有得于心可以實休乎道之渾全而無迹矣是以貴之也貴近
于君故貴之所以教天下之忠老近于親故貴之所以教天下
之孝長近于兄故貴之所以教天下之弟幼近于子故慈之所

以教天下之愛先王之所尚治道各有其由如此則天下之中
又莫大乎孝弟焉是故仁以事親孝也而愛其親者莫先于
與王者以吾之德行吾之仁其心一也特有人小不同耳不近
于王乎義以從兄弟也而序極其順是為至弟與伯者以公盟
之礼明尊王之義其卒一也特有大小不同耳不近于伯乎夫
王者天子之事而至孝近之則至尊無二上必有父以承其孝
矣伯者諸侯之事而至弟近之則至國無二尊必有兄以承其
弟矣有父之孝有兄之弟天子諸侯且然而況于民乎此可見
孝弟為人心之同然人道之不可變者也故先王之教明此孝
弟歷代相因而不改焉正所以統率乎天下國家使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而咸趨于孝弟之中也至此則教化行風俗美王伯
之功業以成而五者之治道于豈乎兼孝之矣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三十四

先王之所以

下也

論先王治道有其要而因著其治之所由成也

首句提起中五句是列其目末一句是著其效治者定之先定
考治之後治是方去治定則治矣

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下也

記者原治道非一端皆聖王均平之具也

貴德而民勸于善貴而民不犯爵貴老而民畏孝敬長而民
畏弟慈幼而民不倍

貴有德何

通也

記者原先王尊德之故以其違道不遠也

道之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初無方休之可言是渾全而
無迹也惟有德之人行道而有得于心已有操守之迹也來必

全足要之不甚遠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德近于道安得而不
貴乎

是故至孝近于王

記者親愛親親于王道見先王貴老之義也

討中廢其愛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凡所當愛者皆愛之不止
一家之人此便是極其至也然愛及于眾人其愛歸于愛親
故討只曰孝之根本立乎一家王者以仁愛其民至孝以仁愛
其親其為惻怛之心一也但有家與天下之異耳故曰近之者
矣

先王之教

三句

先王守人道以立極所以道民之趨也

因是因革之因謂孝弟之教百王相繼皆因之而不愛尊領袖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三十五

統率也欲使遠而天下近而國家皆趨于孝弟也此言先王立
教之意非以教言夫治道有五而拙言孝弟者何蓋孝弟良心
直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能及孝弟則仁義在我而兄貴德貴
貴慈幼皆可兼奉此固施為緩急之序也此節與聖王所以定
天下者五民不與為節相似

立愛自親

節

聖人論愛敬之道為成化之本也

首四句貼齊家中四句貼治國末四句貼平天下慈睦敬長頂

上民睦民順來事親所命頂上有親用舍來

孝弟為同然之理君身為萬化之原故家有親也必克及于道
而愛立干上所以教民睦者在是矣家有長也必克敦弟道而
立敬于上所以教民順者在是矣惟其教之以睦故同是愛者

以心感心而莫不貴于有親一家仁一國興仁焉其義以順故同是愛皆以德感德而莫不貴于用舍一家計一國共焉夫一國之人既孝以事親則立愛之心同其心一國之人既以所舍則立敬之心同矣由是孝斯心而惜之天下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尤弗愛者以梗吾之化矣人各長其長而尤弗敬者以碍吾之治矣由是親之則愛敬之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明矣人君可不知所以先之乎

孝以事親

四句

性愛敬既行于近則可達于遠矣

此題如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等式

上二句着國人說下二句着天下說親註愛敬終于事親事長當自君身叙起謂孝弟之道始于一身若元心于夫人之感而

禮記要旨

孝義卷之七

五十六

愛敬之教行于一國實有以驗人心之同以是而措諸天下皆教以慈睦教以敬長則天下皆孝以事親順以听命矣何一廢之不行乎

敬之至也

至也

記者原人君郊廟之祭元而不其其敬也

上節郊祭下節廟祭而敬之至也皆重君身上不必天子諸侯說

祭之日君

節

記者持人君廟祭之禮而著其為極敬也

○首句提起飛于碑以上將祭之時卿大夫袒以下正祭之時毛血辟臂與燭祭祭服對乃退與而退對末句總承有心之敬說人君當廟祭之日方牲之未殺也君必迎牲于廟門之外而親

率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若其重昭穆之事也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序從備告神之用幣也既入門于碑而納牲詔進之礼于是乎行矣及最牲之時必荐血毛也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馬燭燎之時必用辟臂也若虎鷹刀而割取辟臂焉毛血辟臂之荐既畢人君則暫退而立于阼階之間矣祭必熟其饌也則有婦祭薄于水而近于棗也燭肉腥肉之祭既畢人君則終還而出于廟門之外矣夫牽牲有其儀荐獻有其節既致事親之誠又致助事之謹蓋自始至終兢兢之心切于中存而由中達外恭肅之容昭于外見者也謂非敬之至而何哉

郊之祭

節

記者原郊祭之義因舊歷代所祭之時也

禮記要旨

孝義卷之七

三十七

○題以月截上是郊祭之義三代所同下是郊祭之時三代所異先王制為郊祀之礼其意何如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故郊之祭有內心而誠敬之極致有外心而儀物之豐備所以酬其生育萬物之功其礼独隆非他祭可比也不為人報天乎然祭必有主也天尊元為尊可以為主乎惟日明于昼而為祭陽德象著明在天最為大也故以日為主神馬祭必有配也有日為主當可以无配乎惟月明于夜而為盛陰德象著明在天亦為大也故以月為配享焉是祭天之礼既行固有以伸根本之念而主配之位一定又有以表尊天之誠郊祭之義蓋如此以祭之時言之夏尚黑故郊天必于闕巽尚白故郊天必于陽周尚赤故郊天或以朝或及闕蓋各隨所尚之色而為祭之時也

郊之祭 以月

先王之郊也既尽报天之誠尤致尊天之敬焉
主制礼之意說郊者报天之大事然天尊而不可有言其目
為陽尊而代天主事月為陰尊而配陽成象故以之為主配也
主日配月提要見尊天之意

祭日於壇 節

記者詳日月所祭之象因推其所以當祭也
月生於西故以別出明二句什壇次之義以別外內二句什東
西之象日出於東二句又復明祭于壇東次西之義陰陽長短
三句是言陰陽相濟之效所以當祭之由也

昔先王春分朝日秋暮夕月其礼固不可易矣然祭日必于王
宮之壇祭月必于夜明之坎何也蓋日月之為陰陽也有出明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三十八

上下之異壇顯坎隱所以別陰陽之出明坎高坎深所以別陰
陽之上下也祭日之坎必于東方祭月之坎必于西方何也蓋
日月之為陰陽也有外內正位之殊東出西入所以別陰陽之
外內陽中陰中所以端陰陽之正位也且日之象出焉因其東
而祭以東壇之東也何疑月之明生焉因其西而祭以坎之西
也又何疑所以當祭日月者其故何也蓋陰陽通氣之月則屬乎
陰而短也陽通氣之日則屬乎陽而長也日往月來月往日來
終則有始循環而無端日明于昼月明于夜始則有終周旋而
不已由是二氣絪縕而百化无不與凡負形質者皆遂其生一
至和之薰蒸也陰陽所合而万物无不得凡有血氣者皆若其
性一太和之保合也蓋惟氣行而不乖故物生而不穷日月相
濟之功有如此者先王祭之豈无故哉

論天下之犬礼兩事而各致其極也 爭也

論天下之礼隨其所致而皆適于治也
原本與去爭五者是礼之功用不可作致反始等之效

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惟有以厚民之生斯有以立人之極也

上言致和用只重用字故此只用致物用民紀點五倫講
合此五者 二句

人君備舉其道以為治則大礼不外是矣
合此五者以治言人君之為治備舉此五者而无遺也天下之

礼言其有得于天下之礼也蓋天下之礼在此五者既合五事
以為治不其有得于天下之礼乎

禮記要旨 卷之七 四十

聖人論鬼神異其名而合之成其教必各有以中其宜也
言節制衆生必死一節應氣魄也者四句因物之情以下應合

鬼與神二句 氣也者 至也

聖人論鬼神之兩由名而著其為教之大也
氣受人身之運動者死則魂氣之靈為神魄是人身之凝定者

死則魄之靈為鬼神而曰魄以其為精氣之不可掩者也鬼
而曰靈以其為精氣之所自出者是生時之氣魄即死後之

鬼神也夫人之死也氣魄分散聖人以生存之時氣與魄合今
身雖死亦必合立鬼神之名以若生人而祭之則民知所

報氣報魄而听且遠矣不為教之至乎

衆生必死

野土載上明魄者鬼之盛下明氣者神之盛

其氣發揚

聖人論已歸之氣著于上必詳言以狀之也

呈露其光而耀然有光景之著此昭明也蒸鬱其氣而容然有感觸之意此君蒿也肅然不可犯凜然不可慢而使人之悚動此懷愴也

此百物之情 二句

聖人指氣之所以發揚者而明其為神焉

三屬神一邊西句連說此昭明君蒿懷愴正是百物之精氣而神之發見而不可掩者也百物即衆生也

因物之精

聖人制鬼神之名以立教而民皆尊其教也

前三句相連說畏其威而不為惡也服其德而必為善也

皆就手時言未說到祭上

聖人因衆生之死而有精氣之不可掩者故制為尊極之稱謂陰精之氣為鬼謂陽精之氣為神顯赫名之以神道設教而為

又下之法則此名一統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為惟恐鬼神之鑒臨孰敢慢而為惡乎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吻合孰敢違而不為善乎

聖人以此為

節

聖人制禮教民而民之從教甚速矣

由生也截是字指明命鬼神而天下畏服言繁為三句制宗廟之禮教民二句制祭祀之禮官室以屋言宗祧以宗廟就畜之

名言親疎以情言遠近以世言教民聖人自行禮以示教也

此指祭官室以下服主心言听主行禮言

聖人命鬼神之名固百衆畏而萬民服久又以歷者不善其行之切耳聞不若目見之真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而前之制立設為宗祧而畜之名立則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而時之親疎世之遠近於此而別之矣宗廟既立由是致其祭而躬行以率之教民及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焉以此教民既詳且備

吾見根本及始人心所同聖人既有以先之故衆民自此服從于心莫不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尊祖親考以禮享之各尽其分而听之陳也豈但以畏以服而已哉

二端既五

節

論聖人立鬼神而報之以禮必申禮之所以教乎民也

聖人制鬼神之名以立教而民皆尊其教也

祭義卷之七

四十二

首二句截上兩股平對以報氣與教衆及始一句意串看報魄

與教民相愛三句意開看

夫鬼神之二端既立則朝踐饌熟之二禮斯行以朝踐言之建設朝事而燔燎饌饗醴以蕭光而陽氣上騰是蓋主于尚矣以陽從陽所以報氣也夫報氣之禮既行則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民知本之所當報而始之所當及也朝踐之禮其何

善乎以饌熟言之符以黍稷而肝肺首心為羞饌以炙醢而醬豔之酒為嘉是蓋主于尚味以陰從陰所以報魄也夫報魄之

禮既行由是教斯民以相親愛之道而酒食以聯上下之情不特行于幽而且通于明也饌熟之禮不亦至乎夫惟二禮既行則鬼神庶不至于虛立矣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教也哉

教民相愛

三句

親祭之教民以綴恩而見其礼之極至也

此言旅酬之礼属饋食一適上下用情承相愛句說來上下情助祭者上謂諸父賓長下謂昆弟執事當饋食之時教民彼此以相愛而祭之酒食獨及上下情意無間則幽明咸順神人胥悅不為礼之至乎

君子及古 五節

記者原君子自不以報親必申言自及之實也不故弗不載下耕籍養牲祭皆竭力從事之實而有致敬發情為之本致敬發情于竭力從事上見之

君子及 盡也

記者原君子享親之心而著其誠之不容已也

夫祖考吾身之所由生于時為古于家為始君子于古也追之

記要言 祭義卷之七 四十三

以心而有友思之意于始也酬之以礼而有報復之奉是為不忘其所以由生也惟其如是故敬謹之極其至而無少懈孝愛之情無所隱由是畢吾力之所至以任祀事之勞隨吾力之可為以躬執事之恪自不如此正以伸其孝思圖復上世之功效致其恍惚仰答先人之德非以報其親乎夫報親之念既不容以自已故祀事之誠自不敢以弗不也致其敬而至于無可致焉發其情而至于無可發焉竭力從事而至于無可竭焉斯什矣

是以致其 不也

記者原君子極自及以報本而心自不容已也

振其親裁致敬發情內之及也竭力從事外之及也以報其親振承不敢弗不繼上三句敬與情平力與事串竭力以從事又

限致敬發情來也親臨祖考而言及即敬之致情之發力之竭也

是故昔者天子 至末

親君子躬耕以給群祀之用而見其為饗教也此言樂盛之繁皆本于竭力從事也天子藉田十畝冕而朱紘以躬秉耒諸侯藉田百畝冕而青紘以躬秉耒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而必躬耕者正以祀乎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足具為醴醑粢盛皆于籍田中取之故躬耕而竭力以從事也夫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身致其誠信不為敬之至乎

古者天子謹 節

人君之養牲巡牲而孝敬死以加矣

此言犧牲之成皆本于竭力從事也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禮記要言 祭義卷之七 四十四

其未在海也必有奉獻之官及臨祭之歲時官必齋戒沐浴而躬朝之何也犧牲祭牲取備于是焉故也此蓋臣以見君之礼而躬牲而人君重祀事之誠于此達矣不為敬之至乎及其既卜吉也則有在際之齊當三月之朔望君必皮弁素積而躬巡之何也身致其誠信所以致力焉故也蓋君以視朝之礼而巡牲而人子致享享之誠于此達矣不為孝之至乎敬孝俱重天子諸侯身上

古者天子 三節

記者詳古人致謹于祭服而表其為至敬也

此言衣服之俗皆本于竭力從事也首節言祭服之事次節言獻饗之礼三節言樂采為服以行祭也敬之至也一句通頂三節以夫人之尊而親祭之親授之親樂之而後君服以祭言故

為敬之至

文章

觀夫人倫樂以飾祭服可以見其慎祭之心矣

朱絲玄黃以色言由祭而成黼黻文章以備言由織而成即色之兩為也若服之既成天子純服諸侯冕服也

致禮樂之道

君子旁和序之理而極其妙則致治為其易矣

承上文作規見說天下塞即志氣塞乎天地之意禮樂和序之理賦于天之本然也極其序而無斯煩之不和極其和而無斯煩之不和則塞乎天下矣由是以序召序以和召和其于治也何難之有

孝有三

大孝天子之孝也其次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也其下庶人之孝也即君子之孝也孝之理一而已人品不同隨分而為其所當為故有大小之異曾子者君子人也故以論親于道為孝也

論君子之孝在曲盡夫論親之道也

意皆未形者但謂之意是那一邊謂之志是美一邊先之承

之正所以論之于道下白緊承上句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徒養其口體而順親于不義也惟以親之過未彰也而不可先事之戒故於意而先之預防其過欲之祭親之善或會前也而安其先廢弛之虞故于志而承之將順其趨向之美是意之先不徒先也私意之雜有以忘衆動之安而詳了開說正欲引之于小過道之歸志之承不徒承也立

志之懈無以篤任道之勇而倦倦時誨正欲造之于至善之感至此則親之行無不成而子之道為無忝斯之謂孝矣

身也者父母

節

此節言其次弗辱之孝人子一身本之父母一體而分父母之遺休也而行之者敢不敬乎是故居處必謹事君必忠進官必敬朋友必信戰戰兢兢則可謂行之以敬而為孝矣不然皆足以辱親非孝也人子思以弗辱其親夫安獨而不敬乎

烹熟饘粥

北生

大賢言能養之孝必推究其極而勉人皆造其極也此節言其下能養之孝曰養截自烹熟至曰養正言能養之為孝自養可能至能終是推究能界之極自仁者至順此生是言

孝為衆德之本而勉人當造其極也

四十六

夫孝道之在人下焉者固曰能養矣然養豈易言哉彼饘粥之味烹熟之而致其和若親之時先嘗之而致其潔茲固奉之以物外孝親者之所不廢也然非供為子職之全非孝也謂之曰飲食之養可矣養未足為孝也若君子之所謂孝者必其德成于已而國人咸稱頌然曰孝哉有子如此斯為行道揚名以顯其親乃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頌者現之是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而為教衆之本不曰孝乎由是因吾孝教之心而用之于養奉之則則養以孝奉孝以養而朝夕之供奉蓋有不離乎飲食而亦不專于飲食者矣即此而謂其下能養之孝也不亦宜乎然養也非徒養父母之身已也蓋人子之事親不唯于飲食之養而難于敬不唯于勉強之敬而難于安不

唯于一時之安而難于卒所謂孝者父母既沒惡不加乎其身
名不辱于其親是則能孝而人子孝親之道于是矣而德其
有不備者乎彼仁主于愛必慈愛惻怛為于企慕之間斯之謂
仁仁非仁比孝乎礼主于敬必節文儀則恒隨于就養之際斯
之謂礼礼非履此孝乎家主于裁制而事親者必為所當為無
一行之或乖斯之謂家義非宜此孝乎信則不欺而為子者必
表裏誠實無一念之或偽斯之謂信信非信此孝乎所謂強者
自始至終敦孝行而不怠事死如生永孝思而不忘斯之謂強
而強又非強比孝乎若夫樂之生于心也則由循此孝而無違
故心廣體胖無所愧怍而樂自不容遏也是則德本孝而成情
由孝而暢孝道之大如此人其可不勉于為孝以求造其極也

禮記要旨

孝義之七

四十七

烹熟殮飾

曰孝

大賢論後孝之非孝而必推孝之所在也

此正言其下能養之孝在養也截上言徒養不足及為孝下言
用孝于奉養之間始為能養之孝先借徒養一以彰起養也之
養上声世下養可能之養同曰養之養去声與上其下能養之
養同

烹熟

孝也巳

大賢原孝親之道不在于養而在成其名也

君子之

孝也巳

大賢論君子之孝必自其各歸于親者言之也

有子如此只宜虛講為是所謂孝也巳全顯親揚名上講

舉之本教

曰孝

大賢論孝子之得為孝而因著養之所由名也

衆之本教在國人稱頌上見出曰孝在所謂孝也已見出典非
孝也相應當云此是孝也其行曰養下文所謂敬是也文平意
串重下句德成于已而致國人之稱頌有規感與起之意與我
之所為有以教之也斯則顯親揚名故謂之孝有是孝矣而用
之于飲食之間則敬養兼至矣不離於養而亦不專于烹熟殮
飾以為養矣不謂其下能養之養乎與本節上下養字不同

養可能也

順此生

大賢論孝而推定其極必言其為衆德之本也

養可能

終矣

大賢推孝貴于能終必申言能終之事也

養可能

為難

禮記要旨

孝義之七

四十八

大賢論孝又自庸行之常而推究其極也

養可能承養一句說末謂徒養也故為難承其行曰養一句說
末謂能養也

仁者

順此生

論衆善之集本于一孝之立也

末句剔出上言衆德之成由体乎孝下言和樂之生由順乎孝
要之樂字亦是對仁慈礼信言特變文言耳不截為是

仁者

此者也

奉天下之全德而皆備于孝焉可以見孝道之大矣

只重孝為德之本意体此孝而有惻怛慈愛之意則謂之仁
此孝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則謂之礼自此孝而處之允不宣則
謂之義不此孝而發之充不實則謂之信守此孝而服勤不倦

則謂之強此見孝之大而人之所當勉也當與孟子智之實際
同者所謂天下之道皆原于此也或謂衆德皆所以全此孝或
作慎行其身之實或用上節居處立身等分貼皆不可從

夫孝置之

節

大賢言孝道之大而推之元不準必引詩以明之也

夫孝二字作挽上三句言孝道之大可見其出于人心之同然
也故能感人而推之元不準引詩証下四句意則聯屬上文
夫孝于天為繼于地為義於德為至子道為要故直而立之
則洋溢于覆載之間塞乎天地矣敷而布之則貫徹于宇宙之
內橫乎四海矣自是而施諸後世則萬世此人心萬世此孝道
也元一朝一夕可免者矣孝道之大如此是以秉彜之善有以
動其好德之心帝降之衷因以通乎人心之感推而放諸東海
禮記要言 卷之七 四十九
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孝道充聞于東西也推而放諸南海
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孝道充聞于南北也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詩固詠文王之化若元典于人之孝也
今孝道妙于建極而四海神于會歸不有類于是乎君子觀此
可知孝之不容已矣

夫孝

朝夕

記者論孝之為道可大而可久也

置以直言傳以傳言施諸後世以時言孝道置之傳之施之未
涉人身上旁天地極四海通古今人不同其為父母則一故孝
之道无寒天地橫被四海所塞而橫垂諸後世无朝夕之異者
也

推而放

四句

推言其理不已謂孝之流行也不是人去推之準言事親者當
循是道以為準則猶所謂共由之道也不是作則于上之謂

樹木以

節

大賢論事親者當廣及物之仁因引聖言以証之也

孝子自一念之仁推之草木禽獸皆在所愛之中故以時代以
時級而取有節以廣孝也否則不以其時則為不仁有傷吾愛
親之心矣故言非孝

孝有三小

節

大賢論孝而分而自尽而有限于分者焉
不匱矣截上是天子以至子孫人分有尊卑之殊則孝有大小
之異下是凡有尊卑者所遇于親雖不同而其自尽于已則一
也末一句象若只承父母既没未終謂之曰終則自始至終一
于礼而不苟皆在其中矣

禮記要言

卷之七

五十

夫孝本人心所同然亦隨其分而自尽耳故小孝用力中孝用
勞大孝不匱而有此三者之異焉何以言之彼庶人念罔極之
恩而從事夫躬耕之職敦一本之愛而不憚夫竭力之勞吾見
恩周于分而勞忘乎已則恩以力尽愛根于心而力勉于外則
愛以力周是以至卑之分而不忘乎服從奉養之孝也非所謂
用力乎諸侯卿大夫士休仁以長人而不失夫惻怛之愛利物
以和衆而適協夫制事之經吾見存心以仁而懷保之念切則
仁足以育萬民制事以義而中正之行端則義足以正萬民是
以可尽之分而克尽夫功勞及物之孝也非所謂用勞乎天子
則視万物為一体而德教加于百姓得四海之歡心而助祭未
乎九州吾見澤之所及者廣則養以天下而享祀及于无旁德

之所被者深則孝以四海而孝思為之維則是以一人之孝而
萃乎千万人之孝也非所謂不隱乎哉孝以分異如此而其明
同者父母愛之必喜而不忘所以體其愛也父母惡之必懼而
无然所以體其惡也父母有過必諫而不逆所以諭于道也至
于親沒之後必擇君而仕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所以致敬享也
此則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謂之礼終未固不以分而有異
通天下所當自尽者也為人子者不可不知所勉哉

思慈愛

六句

隨其分而尽其成孝之道在是矣

慈愛忘勞事尊仁安義平情施備物中上言三者之孝在于用
力用勞不遺此則指其實也用力為能養之孝用勞不遺為尊
親之孝講末重繼此意中間不必詳見

禮記要義

卷之七

五十一

情施

二句

德被天下而養以天下大孝之所由名也

情施是備物之本備物是不遺之實

天之所生

至末

賢者述而明已有忘孝之憂因詳其所以為孝也

有憂色也載上是養其有憂色之故下是申言君子不敢忘孝
之實今予以下平春之言也當以形性立說不虧其體是全形
不存其身是全性一本之及遺體行始一條獨不虧其體一出
言及不盡其親一條獨不存其身末句通承所謂全歸之大孝
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人物莫非天地之
所生而養也惟人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其秀

而最靈者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說有如其大乎然吾身集

本于天地而實原于父母氣以休全德以性全是父母全而生

之矣人子必使氣無不全德無不備亦全而歸之則可謂孝矣

何謂全蓋必不虧其體則氣無不全不辱其身則德無不備可

謂全矣夫孝之道在于全歸是以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念念

欲踐其形惟恐體之有虧念念欲盡其性惟恐身之有辱也今

予下堂傷足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且君子之弗忘者何如

必一卒足而不敢忘父母慮其體有所虧也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慮其身有所辱也夫惟一卒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

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全生之遺體行殆如是則體無所

虧矣夫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

及于身如是則不辱其身以盡其親矣夫體無所虧則受生于

禮記要義

卷之七

五十一

父母之氣無不全身無所辱則受生于父母之德無不恪無忝

于人之為大矣不可謂孝乎夫君子不敢忘孝而後可以語孝

子也下堂傷足忘孝甚矣此予所以有憂色也

昔者有虞

節

論歷代皆尚齒以其礼之大也

末句載出明文尚齒之故貴德貴爵等句俱輕蓋以此數者

而形尚齒之同也

昔者有虞氏之治去古未遠猶貴德也而齒則尚之夏后氏之

治德久民玩乃貴爵矣而齒則尚之殷人承其後則貴富焉而

尚齒猶夫夏也周人承其後則貴親焉而尚齒猶夫殷也夫虞

夏殷周或貴德或貴爵或貴富或貴親有一代之兵必有一代

之法隨時救弊而無所因表各極其盛而無以復加固天下之

盛子也而皆不遺其年是自虞以迄于周年之費于天下久矣
所以然者蓋以家之有親尊莫尚矣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
高年之尊較事親特其次耳親之當孝禮莫隆矣然親吾親以
及人之親則孝親之外即尚齒乃其次耳吾為遺老是遺親也
此尚齒之禮四代之所以不變也

是故朝廷同 五節

朝廷二字作冒同爵尚齒一句臣尚齒也七十八十四句君尚
齒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第達乎朝廷矣行字作冒少
者不錯行則隨行正是肩而不併同行之時也老者或車行或
徒行少者皆當辟尚相遇之時也此三句是致其敬下句是致
其愛

居鄉以齒作冒下三句正是居鄉以齒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七 五十五

勞者人之所避故五十不為甸徒所以優尊也利者人之所欲
故頒禽隆諸長者所以敬長也軍旅尚齒自將佐以至士卒皆
然

孝弟發諸 節

記若紀言孝弟無性而不達斯天下之化成矣

此結上文五節之意因尊高年次干事親故兼以孝言衆以義
即通達孝弟之義也死之而不敬犯是終身由之而不敢違也
由上文觀之孝弟也者本心不外乎一心而達之自周乎天下
是故朝廷政之原茲惟爵同尚齒則道行于臣因年優禮則道
行于君而堂賜德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其發諸朝廷也
何如道路若難以不行也茲同行致詎路之恭班白起代勞之
敬則往過未續者莫不遵王之路矣非行乎道路乎州巷乎難

以適至也殆老窮各有所終焉寡各遂其願則委君憂慮者
不大謙之升矣非至乎州巷乎至若狹狹以殺獲為尚似不可
以叙彝倫也今也後以老免賜以長隆則驅逐紛紜之際一藝
倫之放至矣軍旅以武功為尚似不可以語文德也今也統叙
以爵以同以齒則武備嚴飭之餘一文德之脩明矣夫孝弟先
而不達如此但見由朝廷而下及于軍旅人如彼其衆也莫不
通達于孝弟之義死之而不敢犯焉則尚齒之化有不大成哉
夫孝弟者天下之公理四達不悖者天下之公心究其推行之
始則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然則有君道者蓋亦躬行是道以
風天下哉

記乎明堂 節

記者歷祭先王行礼以教人而必求其教之大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七 五十六

主行礼看孝以養生弟以敬死德以自脩養以事死臣以忠君
皆倫理也
先王之行礼也宗祀父子明堂所以使諸侯之現化者皆知敦
一本之愛而孝于其親也食老更于大孝所以使諸侯之感發
者皆知明諸社之節而弟于其兄也先賢有道德之先師也祀
之于西祭諸侯休吾之敬德有以起其秉彜好德之心而
自脩其德也藉田供養而之養盡也秉耒以親耕蓋欲諸侯知
吾之孝養有以祭其祖養繼孝之誠而致養于神也朝覲之禮
察則臣道夫矣茲惟朝覲以休戚正以示諸侯考礼正刑一德
以專于天子而知所以臣也夫曰孝曰弟曰德曰恭曰臣此五
者所以激發天下之人心作興天下之志意培植綱常聖教文
教其大本大原皆在于此不為天下之大教乎

記乎明堂 第也

記者登先王禮教之大者必申言養老之事以見之也
自有虞氏書禮以下十二條通論尚齒之禮此言五教是因養
老而併及之者故下條又于五教中特申言養老一事正以見
養老之禮為重也

食三老五更 節

先王之禮教率于孝而化成于下矣
夫三老五更天下之大老也為天子者食之于大室之中袒而
割制牲醴執爵而饋執爵而醕所以親執其禮也而又首執乎
冕手執于楮所以躬致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教其
兄而可以齊及其人之兄也夫惟遜弟之禮既行于上而遜弟
之教自達于下凡得于親戚者鄉里以齒而相尚老旁不遺強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五十五
不犯弱眾不暴寡所以然者豈非自裁蓋由天子養老于大
室以教諸侯自有以感乎民耳故曰由大室中來也

天子設四 節

天子設四代之孝以教國子民俊當八季受教而天子與焉必與
同孝之人齒也蓋齒社之化由大室中來故齒社之禮亦太
子力必行之

天子設四 三節

三節平看首節言天子八季時尚齒之禮次節言天子巡狩尚
齒之禮三節言貴者卿飲時尚齒之禮設四季句巡守三句一
命三句皆叙起尚齒之語不重

天子巡守 節

先王于巡守之時而必及尊年之禮焉

首二句截待于竟意輕舉行西行惜老者西行者東行皆此
子相遇而不同途故於謂而見之欲言政人君欲老者言不召
見也此不指遇于途者夫以天子之尊百年者見之八十九
十者適見之言政者就見之敬忘于巡守之時有如此

一命齒 節

記者推卿飲不廢老老之仁必即人君尊老之禮以明之也
主卿飲言言弗敢先此句重看齒不齒以坐席言不敢先以入
席言此蓋以貴之義來形老老之仁耳七十者不有大故以
下是申明不敢先之意夫貴如三命而猶不遺七十之老可見
尚齒之禮猶加于爵之上也

天子有善 節

記者即讓善稟命于所尊者明其不悖而已
存諸長老以上述社善于所尊祿爵慶賞二句是稟命于所尊
未句通承夫善必有所成而自矜者病于私事必有所統而自
大者失之僭彼天子代天而理物者也帝德廣運則社德于天
諸侯佐王以宣化者也侯慶克備則歸諸天子卿大夫輔佐諸
侯以行政者也侯明之績則存于諸侯士人本于父生而師
教者也厥德之備則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其社善有如此至若
祿以顯爵爵以昭德慶以為禮賞以為惠皆君之所以食其臣
者必賜于行稀祭之日而受命于祖頒策于一獻之時而降命
于朝其稟命有如此謂非所以示順乎蓋有其善而莫知兩社
非所以明有尊尊其命而莫知兩本非所以明有相非順也今
而善本已之所為也而深藏之若虛固得其自卑先人之節命本
已之所出也而備奉在中一循其服順于親之念以下遜上以

平承尊非示順于天下也乎

天子有善 二句

論大君之具德必推本于上之載焉

昔者聖人建

記者原聖人作易有其本而用易有其義也

為易截上是作易下是用易易抱龜掌易之人抱龜也示示已也善過謂所卜之事也教亦示也尊天尊賢對看

夫易何為而作也彼太極分而為兩兩陽而為天地莫不有情焉聖人者探賈索隱慮其存而不遺探賈研其樂而不遺現變于陰陽而與之合其卒也參兩于天地而與之合其德也由是以太極之精蘊而擬諸形容以先天之微妙而著為典要自八卦演之而為六十四馬有六爻衍之而為三百八十四馬陰陽生免義也而立象以表吉凶消長之理以明天地

四馬陰陽生免義也而立象以表吉凶消長之理以明天地

五十七

維先言也而三言以意進退存亡之道以著此聖人作易之本而為資世之大典也然人君之用易者蓋先其義執是故易而必達斷其志蓋故為是自卑執易兩著莫非天道之攸寓今平位自廣而聽斷吉凶正以示其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是尊矣非示不敢專以尊天乎至若龜從而兩卜之事善也則歸之于卜謀龜從而兩卜之事不善也則引之為已答初不尊善于已而有矜於之心豈故為是退托執蓋謀登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談善于人而歸咎于己正以示其不敢以才智自大而惟于賢者是尊矣非教不伐以尊賢乎人君用易之義蓋如此

為易

聖人之於易準諸造化而作者也

陰陽天地不可分建即參意情謂理趣之深奧者體此情于已建諸陰陽天地而不悖也由是立以為易而陰陽天地之情洩於此矣

孝子將祭

記者詳孝子享親之誠而表其志之所在也

言孝子作胃末句找出將祭祀至治百事未祭之先有豫事之誠也及祭之日至如將復入正祭之日有思親之心也三句又分承慈善不違以下言其思親之誠極其至也孝子之志一句通結上文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清明在躬心死雜念而

李義卷之七

五十八

慮平事也慮事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既備希牲既成也以脩宮室使宮室既脩牆屋既設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則變幸脩也將祭有預備之誠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末也顏色必溫行必恐其心之所懼恒若親愛之心有所未至焉其稟之也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其心之所接恒若親有所語而未之發焉及夫為尸者助祭者皆出思親之將往也立之卑靜以正其心之所慕如將弗見其親焉及祭之後思親之既往也陶了遂其具心之所及如見親之復入焉正祭有思親之誠如此則先物足以懷其心无時足以絕其念也故自其外言之則及其故而敬焉動容之中礼而慈善不違身也自其內言之則致其愛而愛焉見聞之弗惑而耳目不違心也又且致其悅惚以與神明交而發之念慮者莫非親也何思慮之違視乎夫其

耳目之不遠心也則良心之真切固結而不可解存諸中者豈
誠之積矣豈偽為乎夫其惡善之不違身也則深衷之中誠豈
然而不可掩形于外者皆誠之著矣豈外飾乎夫其思慮之不
違親則每事思親而省察之極其周此所以祭其親者皆誠
之于思矣豈有一之或遺乎是蓋將祭而存誠以豫事正祭而
不誠以思親志氣精專向裏真切所以冀神明之感格者尤不
用其極也謂非孝子之志乎

及祭之日

入然

記者論孝子之祭必形容其始終思親之容焉

此正見思親處謂思親之心存于中而度于外以顏色必溫
焉以行步必恐焉其心却象俱不及愛然者這等思念其親余
故此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五十九

單出一比過下如句當用即其容而擬之殆如云也否則何
以有是容哉

是故怒

省之

論孝子之享親及其誠必極言其誠之至也

三句謂大祭之日始終極其思親之念如此則其惡善不違身
思親之心由內達外也耳目不遠心思親之心外者不入也思
慮不違親思親之心與親為一也夫其耳目不遠心則思親之
心存于中而不可解矣惡善不違身則思親之心形于外而有
可見矣思慮不違親則思親之心恐或遺忘而每事皆省之矣
上三句已足及其誠下三句則又言其誠之極致也

建國之神位

節

通主天子諸侯言社稷上谷之神上谷則地祇也地道屬陰信
于右者地道之所尊也宗廟祖考之靈祖考則人鬼也人鬼屬
陽位于左者人道之所仰也

祭統

凡治人之道

節

記者推祭祀之重而詳其義必求賢者能尽其家也

末句截出首四句言祭祀之重夫祭者三句是詳祭之義也末
句則言惟賢者能尽此家耳

夫治人之道亦多術矣如法制之施禁令之設然徒制其外而
不能制其內要之非所急也惟禮則防範乎人心網維乎世要
有之則安死之則危不可斯頃去焉者也豈非治道之尤為急
者乎禮之為礼有五經矣如儀文之設品節之詳然徒用于人

禮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六十

而不能及其神要之非所重也惟祭則感格乎神明貫通乎神
人可以現政可以立教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豈非經礼之尤為
重者乎祭固重矣而其義惟何誠以祭也者豈嘗假諸物也然
三牲魚腊將之而已非因其物而行其礼也水產陸產特荐
之而已非緣是物而致其祭也亦惟仰前人以圖報而一念之
真誠形而為儀物之設設因四時以具思而良心之懇切祭而
為品式之備具祭由心生如此要必怵惕于雨露之濡而報及
之念戚然有以動于中懷陰于雨露之降而追思之意勃然有
以興于內由是祀事必分而三牲魚腊以將吾敬者顯報而无
外享祀豐潔而水產陸產以著吾誠者備具而不遺是則心存
于无物之先礼行于心怵之後此固祭之義也而惟賢者為能
尽之蓋其孝愛之本既敷于未祭之前而明荐之儀自洽于對

越之下以內則志而祭之大本立矣以外則祭物而祭之大用行焉舍貧者之外吾恐狗物而忘心得本而遺本又焉能盡于此哉

九治人之道

四

記者推言祭禮之重以示人之當務也

礼亦治道中事但惟礼為意祭亦五經中事但惟祭為重謹吳重于祭句要打轉治人意

夫祭者

以礼

記者推祭本于心而申言之見其義之大也

上两句及言以明祭之義是泛論其理下一句順言以明祭之義是實論其事不可作一直說下心休應目中出生于心礼字應物字

禮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六十一

賢者之祭

節

論賢者之祭本于備必申明其實也

此節正見賢者能祭之義首二句作冒惟賢者能備以是明必受其福意能備然後能祭以下是明賢者之祭意

夫祭之義惟賢者能盡如此然豈致謹于臨事之際哉于祭

之先已受其福矣何則夫福者非世俗之所謂福也蓋吾身所具之理而散見于事吾身所接之事而關係于已先有不備之

謂也是故一有不順不可以言備也必其自一順而推之于百福備之所由名焉有不順非所以為備也必其自所順而達

之于无所不順夫是之謂備焉則是備也者以言乎內而具之理皆至于已而充歟也以言乎外而接之事皆循乎道而充達

也然則居外順之事何以見之以之為臣則懷忠以事其君以

之為子則懷孝以事其父君父有同恩而臣子有同服忠之與孝同歸于自來而已所謂內至于已也由此是行合于神明而

道之在鬼神者無所拂逆孝貫乎內外而道之在君親者無所

序曲明至矣而交乎外二理孝之與順同歸于順而已所謂

外順于道也夫內無不祭外無不順如此則年貴而行利動正

而和所謂百順者存是所謂無不順者在是不謂之備矣乎

備也豈他人所能乎是惟賢者道統全而山焉有純一之

休行無窒礙而外焉有純粹之妙蓋有以備道全美而無所歉

矣下曰能備乎由是內之祭于已者非自不已而已也祭而為

祭之祭志而誠敬之為尊外之順于道者非自順道而已也發

而為祭之祭物而多儀之為樂蓋有以昭極顯明而無兩愧矣

下曰能祭乎然賢者能祭之事何如吾見致其誠信而無一念

之或欺極其恭敬而無一毫之放怠則內之所以祭者得矣

奉之以禮獻饋食之物以尚此志也道之以周旋進退之礼以

行此志也安之以音節奏之樂而此志發之無不和參之以

春夏秋冬之時而此志卒之有其節則外之所以祭物皆得矣

由是極乎精明之志而禘之于親不過不吾追祭雖孝之誠而

已初非為求福而然也孝子之心固如此也若有求福之意則非孝子之心矣是則賢者之祭備其福于未祭之先而自獲其福于既祭之後此其所以能祭之義也欤

賢者之祭

能祭

論賢者之祭本于備必推其能備而能祭也

首二句作冒惟賢者能備以上是應必受其福能備然後能祭

一句是應賢者之祭

賢者之祭 道也

論賢者集其福必歷明福之義也

賢者之祭 二句

賢者之祭承上能祭之義言必受其福指賢者平時存心制行合于言道受守是容受于中之受非有所受于外之受也福字就作偷字看蓋吾身所具兩接皆盡合于道即不愧偷不作無人非鬼責便是福也由是得信于鬼神故鬼神享德

福者備也 如此之謂備

記者什福之義在乎備必詳其所以為備也備也哉百順與無所不順對內不與外順對忠臣三句此鬼神三句對末句括括

福者備也 順者之謂備

禮記要旨 卷之七 六十三

記者指言若在于備而中什之可以見其義之由矣

備也哉百順句只輕帶過末句重講

無所不順 道也

記者申什百順之備在乎內尽心而外合理也

無所不順就承百順講未作吁起語以順承由于內不熱必內

外兼得方為無所不順之備意串而文平不可偏重子外順一

道

無所不順 此之謂備

記者什備在內而外順必申其實而結言之也

由外外順意串文平忠臣三句貼內不盡說鬼神三句貼外順說

末句括括內外外順二意

言內不于已 於親

記者什備在內外之全而必由著其矣也

忠臣 一也

記者律臣道子適于同歸所以昭內不之實也

臣子受作一人講不貼賢者本謂心也有內不意一謂內不于已則一也非謂一本于內不

忠臣 於親

記者詳內不外順之實以見其為備也

身以內不外順意串講而父當兩平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無不以上則合于神明而于鬼神之道無所遠矣以外則可以事君而于君長之道無所遠矣以內則可以事親而于親之道無所遠矣是之謂外順于道矣鬼神享德獲上悅親意講不是

禮記要旨 卷之七 六十四

記者能 二句

記者此言賢者為能享親見其能及祭之義也

上句括括上文講下句括括下文講惟其內不外順求其備于平時故能及志及物主其親于祭日

是故賢者之祭 至

記者詳賢者能祭之實而必表其心也

不求其為以上皆是言賢者之能祭孝子之心一句又是因祭而原其心所謂明其祭可以知其心也蓋其所以內不而明

孝于親者不過求其孝思之心初非為求福而然也若有求福之意則非孝子之心矣故曰此則孝子之心也已

是故賢者之祭 以時

論賢者之祭必由本而及其文焉

誠信忠敬內及志也應上節心休樂時物外盡物也應上節
率之以禮惟平時能內及于已改隨祭能志惟平時能外順
于道故隨祭能及物此即所謂發于心而形于物也

祭者所以

論祭所以及孝親之道必申什孝之義以見之也

繼孝也截追養繼孝也謂重繼孝上此是什祭之義孝者以下
俱就事生看是申孝字之義以見大祭正所以繼養而繼此孝
也

今夫先王之祭果何為者哉蓋養所以行乎孝親之道者也吾
欲事而親不在則其養也不可及也孝所以用于奉養之間者
也親既沒而養不逮則其孝也莫之及矣今為享而祭之是所
以輪故事之誠而生時之養少逮于既往懷終身之慕而吾心
神記要言

祭者所以

之孝所續于方來所以追養而繼孝者也何以言之孝之所以
為孝者事惟專乎高養而奉乎親者不失乎承歡之適心惟在
于高聚而結諸內者自極乎明發之懷義固在于高為耳夫所
謂高者蓋父子之道本于性也又子之倫天之似也遠不順而
倫有送未可以語高也必也以言乎內則至愛鍾天性之良而
於愛敬之道當然而不容已者依循而不舍以言乎外則左右
竭誠養之方而於隆殺之倫一定而不可易者奉承而不拂夫
外不違倫是其心平愛矣而所以高養者此也內順于適是中
心藏之而所以高聚者此也是不謂之高乎知其所謂高則知
其所謂孝矣今先人既沒而祭以享之正所以高親而孝所由
本也祭非所以追養繼孝而何哉

孝者畜也

記者論孝在于畜而申孝義以明祭所以繼孝也

俱是事生之禮高聚高聚聚聚說通以仁孝有親之道言順于
道是及以子事親之道也倫以父子一定不易之分言既順于
道則祭循乎分得為而為不得為而不為不違乎倫叙之等也
申講末句謂繳不可以畜祭貼順道畜聚貼下逆倫知其所謂
畜則知其所謂孝而祭之所以繼孝者結此而已

是故孝子之

論孝子事親之道非一端必詳其行也

首二句謂提起生則養至時也申三語之實末二句替其為孝
子之行也道自其當行之理而言行自其可見之迹而言養也
喪也祭也是事親順哀故時是道論道以崇志倫物以養體順
也發于聲者見于衣服哀也誠信忠敬而又參之以時敬而時
禮記要言

祭者所以

既內自及

記者論祀札之求助必推其本指其實而申其意也

一節

既者詳推人君備物以行祭尤必申其意也
示祭物也截首句別起其倫以上是推人君求助于外而備物
以行祭也示祭物以上正言物之所以倫也外則祭物在又外
求助以下見出內則及志在既內自及一句見出此三句又是
原其祭之心也

夫人君之祭也致其誠信竭其忠敬而內志之是尊也既內自
及矣然水陸陰陽天生地產而祭養之成倫也又外求助焉若
此者豈無本之可據與之可言者乎惟于音札見其然焉故國
君取大人之辭即以此舉宗而社稷為官此時未祭祀而祭

記中本已登諸于此矣會札非求助乎所以見之
 齊必夫婦親之親耕親桑交致其勞致廣散府各其其致之
 交梓其成其事由是君為祭主于外則卿大夫從官而外之官
 倫夫人為祭主于內則舍婦從夫人而內之官倫也查倫則此
 舉以祭之有人而物之所取者無所遺駿介饋獻之有戒而器
 之所持者無不備不曰官倫則且倫乎故曰祭禮為求助之本
 一也然其倫之實何如是故以水物言之則曰酒以饗進言之則
 曰醴而小物備矣三俎以實夫產八簋以實地產而祭物倫矣
 昆蟲以陰陽以陽出草木以陰陰以陽葉而陰陽之物倫矣不
 但此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尊者莫不咸在正以示祭
 物也是之謂具倫也果何為哉夫官倫且倫既祭物矣誠信忠
 敬而志又無不盡焉外祭物則不餘內及志則不棄至誠交加
 禮記要言 卷之七 六十七
 于品物之餘而悅德可與神明交精誠懇切于儀文之表而于
 此求助之本 具備
 記者指官禮為求助之端必詳言以見之也
 首句載夫祭以下正官祭時見助之實
 夫祭也者 物也
 記者推言祭物之所由倫必詳備物之實也
 永章之倫 物也
 說祭祀設物之備無非祭備物之誠也
 天生地長比上文開說為是在末句截出
 是故天子 節
 記者詳內外自祭以倫祭物必原其自祭之故也

共是耶截上言親耕親桑之所用下言親耕親桑之為心也
 夫祭必有齊盛衣服之供也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親耕于東
 郊則齊服倫矣王后祭于北郊夫人亦祭于北郊則齊服倫矣
 夫天子諸侯非无可耕之人也王后夫人非無可祭之人也然
 必躬耕躬祭者何哉正欲竭力從事以極其精誠之意致有
 為以表其有孚之德也心既誠信則精神之懇到而无所累念
 慮之精專而無所欺自內至外无有一毫之不尽矣是誠信致
 于心而心盡于誠信也心焉既盡則齊慄之常存而无敢慢欽
 翼以從事而不敢怠懈淵淵屬属无有一毫之不敬矣是不之所
 在一敬之所在也敬不兼至則凡舉盛之共衣服之倫天子王
 后以之事先王而志意為之文乎矣諸侯夫人以之事先公而
 精誠為之感格矣不可以交于神明乎夫敬而交于神明是
 禮記要言 卷之七 六十八
 三誠于未祭之先而克不夫當然之理交神于祭誠之後而不
 忤于禮尸之際固非失之徇外亦非失之徇內此祭之道也然
 則天子諸侯王后夫人安得而不躬耕躬祭哉
 天子親耕 齊盛
 天子親耕于南郊親耕者冕而朱紱躬乘朱三推齊人
 助以祭服也以共齊盛七有之齊盛也
 齊致其誠 道也
 論君后之祭躬不其道心推所以齊盛其道也
 首句截誠信不敬是一時事親耕親桑而以致誠信誠信就是
 及本就是敬若主心上說不可兼不物也木句據此字重誠
 信也
 身致 神明

論君身致之道必推其為文之本也

身謂親耕親蚕也致其誠信竭力從事不敢以苟且之心為之也
不者精神意氣无一毫之欠缺也敬者主一無適無一毫之雜念也神明先王先公也

誠信之二句

記者論祭之道而著其不與敬之兼得焉

及時將祭

記者于君子之將祭而齊必詳其至而可以致祭也

○首二句言齊之時也齊之為言二句言齊之義也自是故至必

依于礼言齊之事也自是故至精明之至言齊之至也末一句

言齊之所以事神也此句與首二句應中三段只是論齊如此

君為祭主思所以交神明者非可以苟且為也固嘗散齊七日

齋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六十九

致齋三日矣所以謂齋者其意何也蓋言至精而不雜至明而

不蔽極其齊而謂之齋也然必齋其不齊而後可以致齋故為

物所二而不齋者有以齊之為物而蔽而不齊者有以齊之則

可以致精致明而致于齊也此齋之義也故君子非祭祀之大

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慾死止也

及其將齋而邪物之自外至者必有以防之嗜欲之自內生者

必有以說之說之何如耳不所樂故記曰齋者不所樂言不敢

散其志意也防之何如心不苟慮而所慮者必依于道慮事之

豫治之以虛中也出虛之思如見其所祭也所以防之于內也

手足不苟動而所動者必依于礼手恭必恭而奉持之專慈預

閑之也足容必重而駁齊之極慎預習之也所以防之于外也

由是言之則君子之齋也通專致其精明之德不使多念雜蔽

於其間而後謂之齋也致之何如必散齊七日以說于外為

物未防思所以防之嗜欲未止思以止之使吾心歸于定而可以

致其精明也然散齋必定于外而吾心易動于物能保其終齊

乎又必致齋三日以謹其內為邪物固防矣防之而愈防嗜欲

固止矣止之而愈密使吾心極其齊而可以致其精明也此若

子之齋為致其精明之德然不惟齊之謂齊而定之亦謂齊

也齊之如此則不為物所二而其德精之至不為物而蔽而其

德明之至矣夫精明既至則誠精于有素心純于無物一念之

精經可格于鬼神而先王先公洋洋在矣故曰然後可以交

于神明也

齊之為言 二句

記者論齊之為義而必申什其義也

○此二句作冒齊不齊括下非有大事至必依于礼一段以致齋

括下君子之齊至精明之至一段如邪物嗜欲至不齊也防之

訖之則有以齊之而致其精明之德矣

及其將齋也 於礼

論君子之齊而謹乎內外必申言其意也

耳不所樂三句中說嗜欲之實心不苟慮四句中防邪物之實

心不苟慮 四句

君子之齊防其物而歸于理也

○依道謹承不苟慮依礼謹承不苟動說應必依道是思祭日

而行之事防其在內者動必依礼是習祭日而行之儀防其在

外者

及其將齋也 德也

論君子將齊而內外存乎誠必詳其事而中其意也

君子之齊也 明也

記者詳君子之齊極其誠而可以行祭也

未句截出君子之齊二句是原齊之始言敬齊二句即畢

齊致其精明之德工夫齊者精明之至是說齊之終言可以交

神明以精明之至也

不當以始終看但以首句虛說作冒下止詳其齊致精明之實

也末句依此說

齊者精明 明也

唯齊有以極其誠斯可以交于為矣

是故先期旬

節

記者詳君后致謹于祭祀而申其為有祭也

上言君致其齊此言夫人亦致其齊也君純冕以下至并豆皆

言君夫人朝臨祭位而躬行禮事也夫婦親之一句與上必夫

婦親之相應若單出此節只屬本節亦可大夫婦皆內外之官

必齊戒以從事夫人因官宰之告亦齊戒以從事君致齋于外

夫人致齋于內然後會于太廟但見為君者被繼亮之服居主

位而立于作階之上為夫人皆加副禘之飾為內助而居于東

房之中其初獻也君則居于道北從生嚮爵以祿于尸所

謂第一君獻是已其亞獻也大宗則攝乎夫人泰彼璋瓚酌也

酒以行其祿所謂第二夫人獻是已及迎牲之時君則執爵卿

大夫士相介從以執爵夫人若盥而宗之婦執饗爵以為取君

與夫人各有所相焉及將燕之時君以為刀割所蓋之齊膳而

其于烟夫人以豆從則虛之齊膳而出并干尸君與夫人之
有兩進焉是則其未祭也躬親乎耕耨其時祭也躬親其齊戒
其行祭也躬親乎禮事夫婦親之如此則有以備官而備物矣
然則人君之祭既內自外又何不求齊禮以為助祭祀之本也
哉

君繼冕 若豆

論君后宗廟之祭躬臨祭位而行其禮也

首二句截裸尸亞裸是一時事迎牲荐饗是一時事蓋齊并豆

是一時事皆是君夫人所親之事也

及八舞 節

論人君之祭以樂神因明其樂神之義也

前以王尸載君燕天子諸侯天子之祭四句且說勿以舞

言末指親出就舞位為與竟內樂之之義言諸侯以見天子也

夫天子諸侯之祭也非特備禮物而躬行之也及八舞也執干

戚就舞位是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若此者何也蓋天子

有天下則天子之廟中有天下之象故其祭也示得四求之歡

心此天下之大共樂此皇尸也諸侯有竟內則諸侯之廟中有

境內之象故其祭也示得四境之歡心此四境之大共樂此皇

尸也天子諸侯之祭如此今親在舞位是而總干率其群臣以

樂皇尸者非與境內樂之之象乎噫諸侯親舞之意如此則天

子親舞之意可知矣

天子之祭也 二句

王者之享親樂以天下者也

天子之祭禮記為長子天下樂之見行天子在于中則天下

之臣皆在天下之象故率群臣以樂皇尸者是與天下樂之也

夫祭有三重

祭禮以從志為本故君子必從志以行禮也

○弗能得也載上是說論祭之用物一以志為本下是說言君子之祭由本以及末也

夫祭之道固非一端而其所重者則有三焉何以言之則錢氏

食著飯也載之屬不一莫重于裸蓋裸以降神于禮為重也

竹筮簫皆聲也聲之屬不一莫重于歌蓋歌者在上貴人聲

也舞乃舞象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于武蓋武在武貴人武

昭成功也夫此三者乃周在兩尚之道也蓋禮用樂周人尚

臭也清廟乃文王道德之音武宿夜乃武王告成功之樂則三

禮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七十三

重為周道也可知矣然此三重深矣假于饋饗歌假于聲音

舞象假于干戚豈徒文具而已哉蓋君子誠信忠敬之志存于

內而必假此以將之也故其輕重隨志進退有使誠信忠敬之

存于內者輕則三重亦從而輕裸不過饋饗歌不過聲音舞不

過于威而已誠信忠敬之行于內者重則三重亦從而重以裸

則可以降神以歌則可以降神以舞則可以降神也苟或內志

皇尸則則是由中以及達外因志以見物聖人役志為本之道在是矣故曰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三重 道也

記者總祭之所重必詳其真而指其為周禮焉

皇氏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舞歌以待旦因各云熊氏云此節即大舞之樂也

凡三道者 亦重

論三重假物以將志故輕重隨乎志焉

志也載增君子之志言君子之志本重因此三物而誠信忠敬由之以增蓋也志輕志重誠敬之有無也亦輕亦重裸歌舞之得失也此即所謂與志進退也

是故君子之祭 至末

禮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七十四至五

論君子役志以行禮而有合于聖道焉

自其誠敬也明聖明內志之重也此是內則志禮謂獻聲舞也奉謂奉承而行之也并祥此三重也此是外則奉物奉志奉物本末兼該聖人役志為本之禮不外乎此

是故君子之 重也

君子祭不其誠無非表其志之重也

夫祭有三重 節

論饗禮不可不知必系其與政通者見之也

○此禮專重不可不知一句惠衛二句正說不可不知意而引古曰承祭之末也說末以起惠衛現此意

是故禮莫重于祭祭必奉夫饗祭至于饗祭于是乎成終矣人

之不可不知也何以言之古人有善終如始之說始非為饗而

發饒為求事而猶必謹焉夫量之為善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曰饒之為禮人皆知其臣饒君之餘也而不知尸亦饒鬼神之餘也尸饒鬼神之餘則無所不饒所謂善終如始大施惠之術不在是乎蓋施惠之道不外平均而已矣故由上及下而饒惠咸及是蓋此其脩明之下即人君行慶施惠之方矣夫人君所以善為政之道者以其施惠于天下也今既脩之則饒也者非徒末節而已也明禮舉奉而錫數之化斯彰不必觀政于政而為政之大端固已具見于饒餘之下矣夫饒禮可以現政如此則饒之所關大矣其可以不知也哉

夫祭有饒 三句

祭有饒餘之禮必著其為禮之終而示人當明其義也

首句提挈饒者祭之末節不可不知謹言饒為祭之末事而不禮記要言 祭統卷之七 七十六

可不知也蓋人有重于始而忽于終故耳

是故古之人 餘也

記者引言饒為謹終之禮後引言以明之也

善終者如始是古語泛論饒其是已足記者自言蓋方祭之始誠敬中有固無不善及祭終而饒節文不索一始其始之善是善終如始也尸饒鬼神之餘是以足慎終如始之意蓋尸亦饒鬼神之餘則可見在臣上下皆饒尸之餘而無所不饒所慎終如始也要知此是起下意

忠術也 二句

記者論饒為施惠之法而著其與政通也

二句串說夫施惠貴均上亦尸亦饒餘則臣饒君饒貴下饒上皆在其中而饒無不均矣是即人君施為于天下而無不均

之法也惠為政之用政即惠之體惠在是則政在是故國能以現政矣

忠術也 政矣

論饒禮有以通乎政必詳其實而申其意也

首二句作冒事重下一句中一節是詳其末一段是申其意也通見可以現政而惠術之意相蒙于其中不可謂中節為惠術末節為現政也

是故尸饒 節

記者論饒有以象夫政以其與政通也

施惠之象也載上言饒為施惠之象而可以現政下則明上面

忠術之意以下為現政也

禮記要言 祭統卷之七 七十七

夫饒為惠術固可以現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饒尸臣饒君饒

饒貴下饒上是饒禮而行各有等次也夫饒之為道由君而百

官無不以饒者非徒混為無所別混為無所象而已也吾知自

上下下而或或或或之不索是貴者先馬賤者後馬而貴賤之

等既于此乎功其分且由至至無而君臣上下之通及是貴者

不重馬賤者不重馬而政事之象實于此乎登其基豈非與施

惠之象乎然所以為施惠之象者何也蓋四簋之黍由登極于

至少而施惠之禮見其俯于面中也然非特止于面中而已吾

知礼行于面中通及于貴賤外循政行于境內必通及于眾民

是而中施惠之禮有境內行政之象也此所以為與施惠之象

九饒之道 象也

破誠此前提同每更以象承上文說來別貴賤于先後上見象
施惠于過父上見此二句不可平串重下句是故以下則明與
境內之象且虛謂國中之行札有境內行政之象也講畢後必
施惠之政必適及于境內此其為與施惠之象而可以現乎政
矣

祭者澤之大 節

記者論政必詳其可以現政而立教也

觀政天裁上是原祭可以現夫政下是推祭有以立夫教

祭者澤之大 政矣

記者論政必詳其意而結之也

首二句作冒祭就錢講澤之大就人君之施惠講前是故以下

至也應澤之大句由錢見之矣應於者二字夫澤之大

夫四簋黍脩卒于而甲而畜中有境內之象由此言之祭祀之

錢每更以象而思意之必均即人君施惠之法錫予必周而貴
賤之威及祭也者非澤之大乎何也蓋上有大澤則行政之意
必及于下氏宜惟惟思之有漸耳豈口積重于上而下有康強
之天下乎上而施惠之必如此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必待于
下流咸知君惠之必至也豈曰上有所施而下有不均之患乎
下馬施惠之至此也惠未至而知其必至者豈無白於蓋畜
中畜境內之象行札有施惠之術氏見餘餘之札自貴及賤無
不周適則知惠澤之施外自貴及賤無不周適也此所以上有
大澤則知其惠之必至也夫政由錢而知則人君為政之道不

必以之于朝而可見之于下也錢之所現者深矣故曰可以現
政矣

是故上有大澤 至也

惟君惠及于民故民心思被其惠也

之民裁上是人君施惠必及于民意下是人民思惠必得言已
意上外上字指有位者言與夫人字應下後下字指無位者言
與民字應

由錢見之 本與

記者論祭之為禮可以現政而立教也

夫祭之為物 合下節

記者推祭為立教之本必明教之可由立而申結之也

其教之本與截自下文是故君子之教至順之至也此論三教
禮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七十九

之道在于不道端象不道端義在于祭祭君子能祭祭以立教
是之謂順之至皆未涉在祭上至祭其是故方打轉祭之順以
祭物為立教之本以見其為物之大也

夫祭之為物賈微乎也明通達乎上下可謂大矣何以見大也
彼物不備不可以言祭故于牲畜之具一皆具奉之先道物不
順不可以言倫故于品物之陳一循于理而不苟夫惟順理以
倫物則物之倫也以道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是示人以孝親之
教也各分不踰可謂忠矣是示人以忠君之教也是非為教衆
之本於此祭所以為物之大也然君子所以為教者豈有他哉
不過尊君孝親二者而已故外有君長所當尊之則教之以尊
君長內而有親而當孝也則教之以孝于其親然豈不其本哉
故必明君在上而為之臣者咸竭忠於誠崇事宗而社稷而

為子者皆知根本之道何以言之為君者不君道之當然以立
 乎上之義則下觀而化者以德感德而尊君之於上矣故三
 之罪皆也而有以執行之者社者不子道之當然以立乎交利之
 義則禍和而動者以心感心而孝親之教生矣子孫之順孝也
 有以執夫不道端義而後教生者何也亦以教必本之尊卑耳
 耳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其見于事上使下之間者必以吾身為
 休驗之身而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是身行乎使下之道也而
 悉于下則不以事上其身行乎事上之道也此則以已度人而
 為黎民之道立教者必如此而後能終道端義也若非諸人行
 之則一己一人彼此交病亦何足以為教哉大繁矩為立教
 之本也上所以君子之教必本諸身外焉教以尊君又由明君
 在道端義而為之今則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不為止諸
 人而行諸己乃得乎黎民之道矣順無以加矣今祭而順以備
 物上焉不通下而為隘下焉不備上而為濫不亦順於祭而順
 焉則曼事之以礼而孝親之教成矣祭不為教孝之本而何名
 分下踰而忠君之教生矣祭不為忠之本而何故曰祭者教
 之本也已祭為立教之本祭之為物不亦大哉
 夫祭之為物 生焉
 記者論祭為教之本必明敬之所由生以見之也
 本於敬下是泛論三教之道不涉著祭
 夫祭之為物 本於
 記者論祭為教之本必明其係于教者以見之也
 首句截中二句連讀惟順以備物則祭不其礼可謂孝矣子分
 不論可謂忠矣非教之本於此祭之為物所以大也

是故君子之教 生焉
 記者論君子之立教而必推其教之所由生也
 其親戴外則教之二句言教之事明君以下皆是教之本上四
 句應說論理輕講不道端義三句實說重講
 是故明君在上 生焉
 記者論君子為能立教必明教之所由生也
 首四句截上論理下論事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孝
 崇字俱重且應說不道端義緊承明君崇事講而教生就貼服
 從順孝講可以應矣分下三句正見上四句之事君以惟故意
 通之亦可
 是故明君 二句
 君居乎上則群臣自導乎上矣
 祭統卷之七 八十一
 明君在上休戚權不至于下後意講
 生焉
 記者論教之所由立可以識有本之化矣
 道以統言義以條理言渾全而無欠缺為方正而無偏為
 端惟明言在上而諸臣服從故建極以不君道之全而凡政事
 無不得其宜也惟崇事宗社而子孫順孝故誠敬以不祭道之
 全而凡礼節無不得其宜也然後忠孝之教自此以生焉而君
 子孫之也
 生焉
 記者論教之所由生而必即祭統之事以明其故也
 必不道端義而後教生者何也必祭統而後可以誦道不義端
 以教人故也

是故君子之事節

記者詳言祭節之道以明其為教之本也此段只是奉事君者以善祭節之道就事君者言非就主教者言註中知此而後能盡道端義非別異一語只是欲教者當知祭節之道也

是故君子之事上

記者詳言祭節之道以明其為教之本也此段只是奉事君者以善祭節之道就事君者言非就主教者言註中知此而後能盡道端義非別異一語只是欲教者當知祭節之道也

是故君子之事

論教本諸身而為順之至必証以祭之寓手教也

祭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八十二

夫祭雖為立教之本如此所以君子之教必本諸祭而後能盡道端義非別異一語只是欲教者當知祭而順焉則事親之教不外是矣祭非教之本而何哉

夫祭有十倫

論祭有不一之義必詳其而結之也

昔先王之制祭也儀文大倫而隨事順理要非一端已也其義則有十焉何則鬼神變化而有所適也依之有形而求之有方則事鬼神之道見矣君臣嚴謹而有所守也可以以迎牲而不取乎行以爲之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乎事父之道也貴賤各位有所差也酬酢之禮同官則尚辭同爵則尚齒所以明貴賤之等也於祭之日左為昭右為穆而遠近之有間非見親疎之

殺牛正祭之日爵有德祿有功而恩惠之施及非見爵貴之施

牛以言平夫婦之別也酌獻必易其器授受不干其虞而內外之卒肅以言平政事之施也上不至于重下不至于虛而惠下之及均賜爵必以齒則先後有次而長幼之序順矣卑賤必賤則情意流通而上下之意洽矣斯則祭以交神始終極條理之詳而義以行祭委曲不精微之極廟中之禮其義之所脩乎故曰此之謂十倫

鋪陳設同節

未句截出攝括鋪陳二句依神同其所也詔祝一句求神異其所也所以交神明而欲未享也

君迎牲節

論君不迎尸有其義必申言以著其美也

札記要旨 祭統卷之七 八十三

言二句截作冒下皆是明不迎尸而別嫌之意尸在廟門外一段言尸猶疑是臣也君在廟門外一段言君猶疑其君也吾迎之千廟門之外則有君迎臣之嫌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節

尸取子行君為以父而事子然尸為神祇矣為以子而事父是欲使天下凡為人子者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故曰見父子之倫

尸飲五節

此言上公九獻之禮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尊卑之等貴主也言盛亦不輕當饋賤之既畢酬尸之既畢此尸飲五也君乃洗王爵以獻卿

為主婦醢尸之已畢賓獻尸之礼行此尸飲七也若乃奉瑤爵以獻大夫焉至于長實長兄弟更加爵以獻尸則是尸飲九矣若乃以飲爵獻士乃辟何司馬夫自卿至有司各隨其爵之高下而為獻之先後矣其爵之同者又必隨其又之長幼而為飲之次序是則言同則尚爵上同則尚慈一則則之間而爵豈不察尊卑之等不干是而明乎

夫祭有屬

節

記者推大廟之序昭穆所以別其情也

除未句以上无礼也截上以理言下以事言昭穆俱兼神人先論昭穆之理正以起大廟之事也

宗廟之祭以神言之而尸主有昭穆之別以人言之而子孫有昭穆之別昭穆者所以明父子而父子之行世有遠近蓋有是

而記要者

勿由是而情有親疎其卒皆別之而無乱也夫昭穆本以別其情如此故當祫祭之時祫而與廟之尸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

之面父行為昭子行為穆昭與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大廟餘廟之子孫皆聚而奉祭于太祖之面昭與穆昭穆與穆齒亦群焉

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則神之與人其情之孰為親也孰為疎也皆昭然于太廟之內矣親疎之殺不干是而可見乎

記者明君爵

記者推人君因祭而行錫臣之典此祭見爵賞之施也

不敬尊也截上以理言下以事言惟其不敬尊所以人君必因祭而命爵祿也重下以理言三句因言施爵祿之礼就連

說受者之礼耳不必重也問所命爵祿乃受者皆無爵祿說

古者明君以德而弗大則為尊者忌矣故于有德者必有大以

記其德功而弗祿則勸勞者阻矣故于有功者必有祿以顯其

庸爵祿出干人君而頒賜必行于太廟若是以爵祿之

惟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于太廟正示有所命而特祿祿

之耳豈非尊其祖而不敢專乎惟尊之不敢專故祭之日為上

公老行一獻之礼降立干作階之南南向就主位也所命此面

屬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再拜稽首受書以居

而莫告于相而重君賜也是則尊祖敬宗之地為行爵出祿之

所屬當之施不干是而可見乎

古者明君爵

聖君賜策臣之命干所自出之地所以明其無私也

君卷冕

記內外行礼之異無非所以彰別也

禮記要者

重君為人爵君立于阼夫人立于房位之異也執桃桃二句

起後爰不大句謂非但與乾體相授為然夫婦相授受亦不棄其執器之禮也桃柄乾足二句起酢必易爵句謂非但與尸相酢為然夫婦目相酢亦必易其所酢之爵也是則一在祭之間而序立異其位授受異其禮和酢異其抑大婦之別不干是而明乎

允為祖者

節

記者推祭惠之均闕乎政因結政之見于祭也

○末句截出有惠也以上言祖之所資以起祭之有惠也示均也

以上言祖之所取以示惠之必均也以上十言惠均可以

致治功之立也必均以上涉推功立本松均祭祖之惠也善為

政者一句攝承上意以起下文末句則急連上句而振結之也

允盛于俎者以昔為主有貴賤人貴之厚則有之薄在
兩賤同人貴有之顯則群之隱在兩賤凡前貴於後國道然也
然足俎也本以事神為主至祭畢而俎正以示祭之惠必有
以及于人也是故公卿大夫貴者也貴者取貴骨未嘗以貴而
有餘百官以賤者也賤者取賤骨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
祭惠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惠也夫貴不重而賤不虛俎惠同均
矣吾知施惠之禮惟祭于廟中則施惠之政必遍及于境內以
厚民生而無遠不屆以利民用而無廢不達膏澤下于民而政
無不行矣政行則羣生之需有所承賴而不憂利用之具有所
資給而不匱民皆得其所以事無不成矣事成則康濟之功于
是乎允然功不自立必有所以立而所以立者豈可不知其故
哉記要言 祭統卷七 八十六

記要言 祭統卷七 八十六
此正由祭俎之順於以明祭惠之必均然後推之以達于政而
底于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蓋
必善為政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事之
間則政行事成而功立矣祭惠有以天子政而賢君為能推之
以行政如此是祭祀之禮不遇一俎之順然而政行事成功立
由此而基則祭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惠均則政 如此
記者論祭惠大均開乎政而惟善治者得之也
末句截出功立一段言惠均則政行事成而功之所由立也必
均一段言功立由祭惠均而人之所當知也一正一反對看
末句指承善為政且虛辭如此案打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也
意均 功立

君子平其惠于廟中而治達于境內矣
惠均指俎說政行貼人君說如收澤之施政教之設是也事成
貼百姓說如衣食之足飽煖之遂是也功立則指治化功勳上
說

凡賜爵 節

祭廟之賜飲一大十年此祭見長幼之本也
賜爵同姓異姓言昭穆四句指同姓言有司二句指異姓言
長者爵在兩先幼者爵在兩後是長幼有序

夫祭有界 節

論祭澤寓行祭之象必詳言之而結其情通于上下也
界輝胞翟聞就中言惠下之道就境內言句輕大有德之君
三句正是能行惠下之道者界之為言至其餘界之申大咆十
記要言 祭統卷七 八十七

上下之大只承明君在上二句說
夫尸以祭俎之惠而必界于輝胞翟十者此豈徒哉亦可以見
人君在上當于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則有德之君
能行者蓋其有明見之智則有以察下之情而施之當有愛民
之仁則有以恤下之憂而與之周此其所以能行惠下之道也
何以言之夫界之為言與也云云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更
之至賤者也尸有君父之象至尊者也而必以祭惠之親及之
是尊卑之間恩義相接也然廟中有境內之象尸之不忘乎至
賤其即君之不忘乎下民也故雖明君在上智無不知而天下
之為惠則微小不遺咸在其昭臨之下仁無不愛而一體之為
念則恩大十大不任其不冒之中布尸有十而天者為之衣也

田里有制而飢者為之食也陳之憂何有乎夫君在上者也民在下者上下之勢易至于懸絕今明君在上而下民則足勢出殊而膏澤為之下分臣間而思力之所由出者于界燔胞習本見之故曰見上下之際

惟有德之君 三句

記者指賢君能行惠下之道以其仁智之兼備也
有德之君虛大行此指惠下之道明仁應上有德之君見之與之應上為能行此

元祭有四 三節

記者本時祭而推其再重必即政之行者見之也

○首節叙起四時之祭次節大率時祭分屬陰陽之象又于時祭之中率禘嘗二者為陰陽之盛而著其為重也末節順陰陽之禮記要旨 祭統卷七 八十八

二股又是率政之行于禘嘗者以見其為重也嘗曰一証証出曰邑草艾一證証發秋政不証禘者可互見也又要知此三條是起下文禘嘗之義大一條之意

且根本反始莫重于祭而祭禮之行必酌夫時故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祭品鮮夏祭曰禘次第率行也秋祭曰嘗谷熟可嘗也冬祭曰烝物成者祭也是四者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也然以時行禮可通其義乎約禘陽義其義春夏為陽初禘行于春夏故為陽之義也陰義者蓋秋冬為明堂不行為于秋冬故為陰之義初禘在陽義陽義陽義故極極極而始盛時當大陽也于此時而行禘十不為陽之士乎當祭至皆為陰象然陰陽當之故至于秋而已盛時當大陰也于此時而行嘗不為陰之大乎惟其為陽之盛故根本反始以迎其末者

莫重于禘惟其為陰之盛故根本反始以迎其終昔者禘嘗為重如此然何以見之耶古者于下也發爾陽禘禘禘也蓋爵以命德猶陽之宣市而萬物有財被服以備禮樂之盛大而群陰無所容然皆行之于禘之所以為重可見矣古者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象也蓋地喪陰而田邑食禘制于地刑陰事而秋時之政用乎刑然皆行之于嘗之所以為重可見矣夫規之古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貴也可見嘗之出田邑矣草艾則墨木發秋政則民弗敢草可見不之祭秋收矣下之政既有所徵則禘之兩行者信不誣矣故莫重于下而不人君其可以不知哉

禘者陽之 禘嘗

記者于禘嘗之祭而特表其所以為重焉
禮記要旨 祭統卷七 八十九

上二句揭其為義之大下一句著其為祭之重莫重于根本反始莫大于此也

故曰禘嘗之義 範

論時祭之義所當知必詳其所以當知也
不可不知也哉為臣不全以上言人君當知其義莫敢不致以上申象為治國之本而見人君所以當知其義明其義故也以言能明其義者有如此之效為民父母矣以上言不明其義者有如此之禁提是見其不可不知也
天禘為陽之義書為陰之義其義大矣何也蓋其追承繼孝之其可以為轉覆境內之機反古復始之義有以化導斯民之術是義乃治國之本所關不亦大乎惟闕于治國之大故人君必及諸心而究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

不可以不知也已何以見其當知也蓋知其義而明之者存乎
君至于能其事者則在于助祭之臣不明其義失其主祭之道
而君人不全至于不能其事則失其助祭之道而為臣不全夫
君明其義非若君之但能其事孰謂禘嘗之義而可以不知乎
然是義也所以成其報反之志而發其仁孝之德也蓋是舉以
祀先吾固欲為而未易遂也禘嘗奉而義以行則有以發其根
本及始之心而欲為者以成仁孝根于衷吾再當為而不安已
也禘嘗奉而義以行則有以昭其尊祖親親之念而當為者以
顯是故仁孝之德具于我者誠乎其深遠而德既盛矣主是孝
享之念發于心者諱乎其懇至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
因時而率禘行于夏嘗行于秋而陰陽之義章義章則祭祀之
奉不為虛文內則不忘志外則不物而其祭也敬矣祭為既敬吾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九十

禘嘗之義 三句

記者原祭義所關之大而必決其兩當知也
二句一意思串下大字正在治國上見知字有行意如行其
而知其義也重君上 臣也
明其義者 臣也
文雖君臣平奉意則重在君上 故也
夫義者 故也
論祭義有關於治道惟君子為能明其義也
敬矣截上是推明禘嘗之義為治國之本下正見人君之能明
其義也
夫義者 敬也
記者詳時祭之義必推其為治國之本也
齊志發德勿認作象大是指出志德字以起下志意德盛而歸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九十一
重于祭敬感化上提是發明禘嘗之義為治國之本以見人君
之當知也
夫義者 敬也
義即禘嘗之義志以心言德以理言
是故其德 敬矣
記者推人君之祭所由發而因有以感乎人也
其祭也敬哉末句正與治國之本相
祭之 敬之
惟祭敬有以感乎人故君子必自尽其敬也
必身親蒞之正以明其義在君故身親蒞之以致其如在之敬
否則無以為感化人心之本矣
夫昂有銘 三節

論立銘之義而歸諸賢必詳其義而著其賢也

首飾載後世者也以上言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言賢者能承其義次飾申言其義也末飾申著其賢也

大詩有銘

飾

記者論祭器之有銘必原銘之所以立而歸諸有德也

首句提起銘者自名三句銘之義也下句不申什其義謂銘

之所以成在己之孝而昭先世之善也為先祖者以下只叙到末句賢字而明仁知意

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是銘也人子自成其名

而先祖之英因以稱揚于當時而明著于後世由今垂後耿光

為之不限也由近貽遠令聞為之不已也銘之立有如此者非

賢者其孰能之蓋為先祖者莫不有美惡焉諱其惡而惟稱其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九十二

美銘之義也茲因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者于先

祖有善而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名得次于下此銘之所以能立

也夫

銘者論議

飾

記者於銘必詳其所作之意而著其所作之善也

○先祖者也載上是申什上節自名至著之後世意下是就其中

分著三樣之善頭光祖即稱揚先祖之美也身此為即自名也

明示後世即明著之後世也

夫銘之所以為銘者豈徒然哉彼先祖有德善之積于中者有

功烈勳勞之發于外有慶賞名之榮于時者是皆列于天下

播于當時然其久而遠也于是斟酌其輕重之倫較量其

大小之次而銘刻于祭器之間由是以光前烈以昭祖武而自

有

哉其顯揚之義以備鼎炮以盛酒醴而奉祀于祭祀之間此正

銘之所以為銘之義也而其善豈無可言者哉夫以先祖之善

而昭于祭器之間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矣非崇孝而

何以已之名而列于先祖之下則後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

矣非順禮而何然不徒繼承于既往而又開示于將來使後世

子孫亦效其所為則我之作銘可訓于後世法由此立化自我

行夫一銘之間而備乎三善如此然則禹之有銘也夫豈徒哉

顯揚先祖

教止

記者歷指其作銘之義而各著其善焉

孝謂繼述不忘順謂尊卑有序明示指德善等效其所為即教

其德善等是我之銘有以教之也

夫銘者一稱

節

禮記要旨 祭義卷之七 九十三

論為銘之備其善必即其見美于人者以見之也

○得焉耳矣載上下皆得文雖而平意却重下得遠是故以下申

上下皆得之實美其所稱謂美其所稱之先祖有許多德善功

列上之得也美其所為之品銘顯明仁知而有之下之得也

夫銘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也一稱揚之間不特上焉先祖

之善得以不晦而下焉己身之善亦因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

皆得乎試以君子現于銘者言之既以其所稱之善而美之矣

又以其所為之善而美之焉為之何如譬通于先而足以見祖

之善明之遠矣德享于君而得以家君之賜仁之至矣慶豐之

盛而得以少己之名智之不失矣夫明也仁也智也三者之善皆

備于己其不謂之賢乎豈有是賢而銘之所載者但稱先祖之

善而不稱己之賢則是謙卑以自牧也順以與人矣其不謂之

恭乎夫賢者之為銘如此此君子所以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也

為之者 利之

君子為之銘而三善皆得焉

明則識見不昧故能知先祖之有善仁則功澤及民故能致君上之賜銘智則知明康當故能利己名之得次于下

故衛孔悝 四節

記者倫述衛臣之為銘所以証銘之義也

此記者引孔悝為銘之詞以証上文所言銘之義大月以至下

亦錄其詞是銘詞

與舊嗜勤 休哉

衛君賜臣之銘必備述先人之善而及國人之頌也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九十四

與舊嗜勤欲作德作宰慶士以臣言躬恤衛國以民言其勤以下以事言摠見愛藩憂國也休哉摠承是百姓頌其功德休美之意

意

古之君子 節

記者述古人之為銘備于善必推言盡其所為也

如此載古之君子承上孔悝之銘而泛論之不指孔悝論誤而明著為銘之義也以此其身已名次于先祖之下也重其國家

世臣足為邦家之光也子孫以下又及言之以見君子當盡其所為也守宗有社稷者亦指臣言誣與不明不仁則是不不能論

大明者不能比其身不能重其國家故為君子之所耻

古之君子 如此

記者原古人為銘之象而著其所得之美也

論張明君句單 此身重國家對如此摠括

昔者周公旦 節

記者原聖國得行平重祭必詳禮樂之用于祭者而申言之也

此條大意言大用天子之禮樂由成樂之賜而非借也重祭以

上魯得行重祭之由嘗禘是也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祭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周公以下與重祭以上相上大上文而言也

言也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九十五

禮記要旨

卷之七

九十五

辛集

吳門進士 雨承九時著

徐兆後學 自樓部東昇校

杭州書林後堂吳 山梓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 一節

聖人言入國可以知教必明其教可知而著其所得有淺深也

首二句作冒春秋教也以上言其教可知之實詩之失愚以

下是言其人之所得於教有淺深之異也

先王之制六經也上人由之以教下民因之以成德故入其

國其教可知也何以見之其為人也溫柔而不虐刻鵠而不

流此其德性成於中和而於詩與有教焉蓋詩本溫厚和平

而或美或刺要使人不失其情性者也疏通而不疑于事知遠

而不蔽于近此其理無不通達而於書與有教焉蓋書本紀

述治亂而或詳或畧要使人不迷于事理者也其有廣大而寬

洪易宜而慈良者蓋和五聲六律之樂而渣滓之消融因得

夫寬裕和平之休矣其有制行整于繁華造詣極于精微者是

蓋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參伍之鬼神因得夫洗心退藏之妙矣

孔之為道飾身而止行者也人能恭儉而不至于褻莊敬而不

流于慢必其習熟于斯文之詳而能自檢之如是耳春秋之為

書言約而事核者也人能為詞而不煩其言比事而不誣其實

必其考求夫褒貶之義而能出言之若受耳人以教而異教因

入而彰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然陸經之教本無不善但人

之所得不能無淺深之殊故其為人亦不能無得失之異下

者通經事變也不誣者事皆實也實而不奢者有規矩準繩以自

檢也不賊者不以此道使而害道也不損者合其節文之宜而

無所損也不私者本乎是非之理無所喻也謂之深者會其全

而不失之偏也

溫柔 春秋教也

聖人序人之德本於教以見教之可知也

恭儉莊 二句

得孔之善而無過可 二句

聖人詳人君正己而成 二句

微小以上言其德之盛也有變以上言其養之至也百官二句

言其教之大也引詩其文不試誠有變以上正是四國証百官

二句微人君子句盡與天子者一句應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聖人成位乎其中則天地者聖人與之

參矣故高明之德有以配天博學之德有以配地而裁成輔相

有以合萬物而助成之其德之大有如此者日明乎晝月明于

夜而聖人繼明于其間則日月者聖人與之並矣故猶隱不已

雖離明于天下人乃在上普明無于四方而探賈索隱有以盡

微小而不遠焉其德之明有如此者夫聖人配合造化如此然

猶聖不自聖故朝廷四方之極也則道仁聖孔美之孝以為經

世宰物之本無廢宴息之所也則听二雅三頌之音以為樂充

志意之助至于行步之時左以宮商羽右以徵角而德音止益

耳外事之時為在衡和在軸而肅雍其和鳴其所以致樂以治

心而防其鄙詐之出者如此居處必有品節之禮而不散其
以慢世退必有抑揚之度而不取行之以肆其所以致和以
躬而防其惰慢之入者如此夫如是則其德愈進矣山是言
明而朕肱為良有大臣法小臣廉而百官得其宜矣朕肱良而
妻事為之自衆大綱率方目張而万事得其理矣人君正已而
成化如此詩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句非即天子正
已成化之謂乎

天子者 得其序

人君德盛而養至故獲人事之應也

天子者 有慶

人君備至聖之德而尤極自治之功焉

天子者 微小

記者於君道極言其大而明也

天子者提超二與字對與天地參二句言其大與日月並明二

句言其明也

故德配天 二句

王者之德合造化而其用廣也

德配天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也是以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者養之以遂其生教之以復其性有以範圍之而不遏曲成之
而不遺焉

與日月並明 二句

王者明同造化而其用無不同也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人君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
欲自累與之並明焉是以明照四海之人物雖微小有不遺三

猶日月貞明照于天下而容光在所必照也

其在朝廷 二句

王者以道先天下惟不失天當為之序而已
道由也聖道明也屬焉存四者各有其序非仁先于聖義后于

禮之謂君身為萬民之原朝廷為四方之極故寬裕溫恭欲其
有容文理察察欲其有別齋莊中正欲其有敬恭儉嗇欲其
有執慎其序而由之不敢自立其升于有過之地也就脩身言
未著行跡上講

燕處 有慶

王者之自治和之以樂節之以禮也

燕處屬靜行升屬動此三句致樂以治心也居屬靜退屬
動此二句致禮以治躬也

記者言周旋之中禮可以現大君自治之道矣

居言其常處言其暫斯時也坐如尸立如齋故曰有禮進言其

出退言其還斯時也如抑然如揚然故曰有慶

百官 二句

朕肱良而奏事衆大君參贊之化也

宜謂百官之貴賤各當其佐無有失職者也存謂万事之先后
各循其次無有乖逆者也

聖人歷推善政之所由必著其為治之資也

和仁信義就君政諸重看

人君號令之施即或拂民之心則嗟怨日異而乖戾日至豈得

謂之和平今聖命之中一出于酌乎民言之當而民心之悅自
有以不其鼓鑄之神則是太和之化流動充滿一人手于則少
民和于野矣非和而何君臣上下之間而無相通之情則勢分
相懸而睽隔已甚豈得謂之仁乎今上為民休恤之道而以子
視其民下為竭奉順之情而以父視其君則豈撥於治而
慈愛流遍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非仁而何民生不能以
無欲不能以無求苟下以是求而上以是應則豈有心施報
而矯偽之風起矣惟因民之利而利之初不待下情之上達
而預有仁恩之下敷則實德旁乎而誠意自尔其惻怛非信而
何天地不患於無害之生而患於除害之無術苟坐視其危而
不為之救則是忍心肆虐而暴慢之弊滋矣惟因民之所惡而
去之患而大為之防災而豫為之備則處置得宜而奉動通暢
去之患而大為之防災而豫為之備則處置得宜而奉動通暢

札記要旨

經義集解

五

上下相親謂之仁

聖人於君民之交乎而指其為仁政焉
相親慶上下平看謂之仁慶重上隆

民不求

一句

悲洽於死心而至誠之道在是矣

札之於正國

節

聖人論禮為治國之要固著君子之當審也

方員也載上言札之為用甚切於為治只就札上說下言君子

審札斯可以致治方就君子行札說

大札有大小煩簡常變之殊要皆自然之制而諸朝廷可以為
人心之防範達諸邦國可以為世變之剛維上焉而君賴之以
正而民也下焉而民賴之以正而治也札之正固如此擬而說
之其大小一定而損益之不可加猶衡之於物低昂雖變而不
失其輕重之等也其煩簡適宜而易于之不相雜猶繩墨之準
物高下相形而不失其曲直之制也其休常盡多而用施之
窮豈不猶用規以為負用矩以為方而各適其制者乎夫治國
必資於札猶度物必資于器如此人惟不審夫札始有行之不
得其當者故衡誠懸則輕重不可欺以繩墨審於曲直之則也規
繩墨誠陳則曲直不可欺以繩墨審於曲直之則也規繩墨
則方員不可欺以規矩審于方員之度也君子審札之大小煩
簡常變以治國則大小不可得而變也煩簡不可得而雜也常
變不可得而紊也且猶權衡繩墨規矩之於物然乎豈可誣以
姦詐而不能正國哉信夫札之為急而君子之所以必謹於札
也

札記要旨

經義集解

上

札之於正國

負也

聖人論札之足以至治必即物以喻之也

方註大小煩簡常變等語皆言札之用於事者非渾解札之於
正國句蓋札有大小煩簡常變國之事亦有大小煩簡常變自
各以類而用曰不可損不可益易則易于則于以札為依以家
起札便有事之得其五者在中矣小註人情苛語不可用

是故隆札由

節

記者論札有關於資否必詳其功用之大以明之也

無方之民哉上言禮別賢愚以勉人當由隆禮由下則慎言明
禮之政以見人當隆禮由禮也末引言又明以上以下

甚哉禮之大也不惟審之以正國而恒資之以治事是又以此
存心而極其敬恭之念以制事而躬行實政之功居見

節文熟而至道凝身心之休驗蓋持守乎理決矣不謂之有方
之士乎苟非急養之心而運用乎匪幾縱非行之而動翰乎

規矩吾見品則廢而至道失然身之所就蓋適地乎理法矣不
謂之无方之民乎夫禮有得有失而賢否攸分如此人固當隆

而節之矣所以然者何哉蓋是禮也雖經曲墨制而故焉不之
齊於中正斯固禮之本也雖像文異形而讓焉不之滿乎珠璣

斯固禮之實也故以此敬讓而奉宗廟則既奔肅而克其
敬矣以此敬讓而人朝廷則貴賤秩而各安其位矣內而室

記要言
禮記要言
家以敬讓處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情於是乎順矣外而
鄉里以敬讓處之則長者尊幼者居卑而序於是乎別矣况

之政而民志之定一由於禮教之達信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
所以隨在而治者必有資於敬讓之通矣孔子之言非即此之
謂乎夫禮之為用其大如此苟得之則有失之則不肖矣隆禮

之功其可忽哉

隆禮由禮

二句

惟能及休道之實斯成有禮之名矣

隆以心言由以行言禮之休一定不易也必恭敬恭持隆是禮
於高明以之其本禮之用隨時不同也必錯綜斟酌由是禮於

中庸以隨時大隆禮以立本則所道之休以立而禮以隨時

則斯道之用以行而渾全無礙者於是純矣有方矣故謂之
方之士

敬讓之道
記者指禮之道而著其用之大必引言以明之也
敬者禮之本讓者禮之實此只就禮講下皆是敬讓之效四以

字皆敬讓引孔子只泛講
故朝觀之
記者歷叙禮之制平人情必資於為人之道當由九
居臣之生於無家制為朝觀之禮則一德以稟命而信畔之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患息矣諸侯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使睦之患息矣臣子之生於不王制為聘問之禮則父朝以輯邦而

大者臣父子夫婦長幼天下之大倫而得此皆係於禮焉此
百之禮之所共命之所治也是禮同於此之故也論維其固有
之良而專人於善者常有以存天理之本然禮之所存論之所
曰文是禮固正邪之資也防範其先節之情而禁人於惡者有
以遏人欲于將萌至仁无恩而親人擬于雖名使民日遷善而
莫知其所以遷善其功而不荷其功也至順光近而普大化于
無為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遷善其惠而不有其惠也禮
之功用其妙如此故先王知禮之不可以已也隆至重之心以
立斯民之防禁諸朝廷而聘觀之禮隆焉街於家邦而長祭之
禮隆焉章程之顯設固須焉全好之要初也極尊崇之意以現
公意之其始於夫婦而婚姻之禮隆焉行於長幼而知飲之禮
隆焉一夫一妻之若罔罔長善故失之妙術也圖難於其易而大於
其細焉常以禮為无所用而去之哉

其細焉常以禮為无所用而去之哉

一節

惟民生有資於禮是以君子隆之也

言何作冒下三非礼句正見其大此段應大礼何如之問未句
應言礼何其尊之問

夫立人之道多端而禮之用為大今以礼之隆大祀者言之
彼由天地之神如周左方澤各有其位也冬至夏至各有其時
此非禮以節之則無以定其位而序其時其何以事天地之神
乎以礼之明大倫者言之朝毛則有君臣官職則有上下年齒
則有長幼其位有貴賤卑高之殊非礼以辨之則无以秩其位
則別而有男女一水而有父子同氣而有兄弟其情有親疎厚
薄之殊也非礼以辨之則无以顯其情歸焉曰昏婚黨曰姻非

礼則无以章其分別之道罕見曰疏亟見曰數非礼則无
其和接之宜是雖而尽神道者實下礼明而尽人道者實下礼
民之所由生信惟礼為大矣君子是以致其稱揚之辭而極其
欽崇之至也

君子以此 下三節

聖人原君子隆礼之意因推其由礼之疾也
。首句言尊之而不以教則止於一身非所以為天下也教
之而不以嗣則止于一時非所以可傳於后世也徒制礼而不
行礼非身教之實苟行礼而不從檢非治民之道其厚如此者
句君子之稱礼而不廢一節是定行礼之時成事一節是成行
礼之具宗族以上是不行礼之實曰利以上見端行礼之本末
句行礼括宗族以上三設如此括安居以下數句正與首句應
禮記要旨

見得礼言之詳准而行之為貴也袁公止問言微而夫子復啓
之以行礼者皆君之道也

君子以此 宗族

聖人原君子之重礼必推其成礼淑民也

然後以其 曰利

聖人詳君子成礼以淑民而行之本乎儉也

然後以其 節

聖人為礼以教人而行之有定期也

然後亦上礼之大說表以其所能在因人情上見不廢金節欲
民之遵其教也此條所包者蓋証持奉以爲訓耳

民之所由生礼為大君子豈徒稱揚之而已哉亦特以其人之
理還治其人之身耳故制為大礼以教天下因人有哀死之情

而制為祭之禮因人有遠近之情而制為冠昏之禮其意
亦必能者皆示人以可能也然不定行禮之期將何所據守
而行之乎故三月而葵四時而祭二十而冠二十而娶固不先
時而失之遽亦不後時而失之慢行禮之會節蓋一疋而不可
廢者矣

有成事

節

聖人因祀事之成而有制於天下則非法於無旁矣
將治器服必謹吉日有成事謂器服之事也上謂諸禮而此獨
言祭者禮莫重於祭故特齊以見例耳

且先王不但以禮而為教又以禮而飾之遠彼當夫卜筮之協
言而祀之有成也於是治其祭器之備雕幾人為之巧而不
惟簡陋之仍刻鏤極巧緻之文而不必朴素之尚而祭器備矣
禮記要旨

卷之八

十一

治其祭服之飾煥文章於黼黻之上以發乎幽深和敬之容給
黼黻於裳衣之間以章夫見美不飾之道而祭服備矣夫然吾
知器存而礼与之但存后人因器以思礼服有而礼与之俱存
台人因服以思礼一時之制什歷萬世而不泯絕矣豈不足以
有嗣乎

其服之

節

聖人謹君子行禮之事而必結言之也

其順之提挈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衆
已以利民也末句行禮持事神一段如此括率已一段此條以
長祭言蓋長以送終祭以追遠人之所易忽而忘者齊此則餘
可例推矣

是天子定行禮之時制行禮之具九貴而在上賤而在下者同

以為然則人皆信從而禮一可行矣由是遷而度之時月所制之

且而躬行以率乎民焉以喪札言之明其五服歲月之數樂好
久近之期蓋復祭至聖雖已制會節而將行之時尤必審也以
祭札言之備其時迎使承賸有所盛設其承賸俾出有兩矣
齊其宗廟以安愛乎神靈三年而祫五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
春初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祭畢而序其宗族而昭與
昭與穆而穆與也存子備札教以示民如此然札非財不行財

者札之資也使非節已以裕民則民將有不得遂其行札之願
者矣故君子之居永服宮室車馬飲食皆從其菲薄而不敢自
恣若此者蓋欲不盡利以遺民使民有行札之資也否則雖以
所能數百姓或有救死而不贖者奚暇治札哉於是則祭以慎
終祭以追遠而盡于事神以教民尤必儉於奉已以端行札之

禮記要旨
本昔之君子之行札者蓋如此
十一

好實無厭

一節

好實無厭食也淫德不倦卑也荒怠傲慢午其衆以伐有道申
淫德不倦之實國民自求欲當欲不以其所中好與死般之
矣有道者人之所安伐之則逆衆心矣理欲不吝以正求欲
則不順理矣用民謂治民也由前指即安其居以下由後指好
實死般以下天以札而制欲日儉而利民此其所以能行耳若
縱欲而違札徇己而害民此其所以莫為札也

孔子侍坐

一節

人道謂治人之道當時之君言及富國者有之言及強兵者有
之未有及於人道者也今以人道為問則是有意於治民必捨
沛亭澤於民而使之皆得其所欲也故為下姓之事此二句有

勸意政為大者本之躬行心得之推大綱率而萬目自張人之道居於此也

公曰政問何全物

從之矣

哀公問為政前為一訓字后為字訓行字而天而答曰政前揭為政之義後指為政之事

公曰何謂為政前若何而是政也孔子告之曰人道以政為大政也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正雖在於正人而本實先於正已誠使人若率動一由于正則下視而化百姓皆從政矣是問也蓋若者民之表率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上下感應之如此也昔上所以必正已以正人之本也故公又曰為政如之何謂若何而行政也孔子告之曰治人之道固在于正已而正已之事莫重於嚴倫蓋必夫夫婦婦而

禮記卷之八

十二

內外之分好父子而慈孝之思洽君臣而上下之分定根本正矣由是緣絕法於朝廷之上頒絕法于邦國之間凡製之制得其宜而節目皆從此正矣是非為政之本所當務乎

政者正也

所從也

聖人什政之義而推本于君以其為民之表率也

正也二字什政之義謂正人也君為正是正已也百姓從政則人无不正矣

夫婦別至從之矣

上言為政莫先於正已此言正已莫重於嚴倫蓋倫正則廢序之皆正矣別親嚴重夫父君上就賤物從亦就君身上說

古之為政

聖人教為政始于大昏因推大昏為一為之本也

大昏至矣夫上是逆推行政本於大昏下是順言大昏中其為行政之本也夫大昏其愛敬則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綱正而廢物從此所以為行三言之要道也

夫為政以養人為本古之為政者莫先於愛人焉然禮者天理之節之所以節乎愛者也愛非禮則尚同而無別矣故曰禮為大敬者禮之與防以行乎禮者也禮非敬則設施或不當矣故曰敬為大禮者固以敬為大而敬之至者果安在哉亦曰大昏而已蓋男女成別二別以之而正夫婦立義萬禮由是而行敬之至者莫過於此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外必見而親迎此乃敬之事也所以致親愛於其婦也親愛之者所以致親愛于我也故與敬則為親舍敬則遺親則親之敬之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八

十四

不容緩矣是故不親迎而弗愛焉則无以相接而其情疎不親見而不敬焉則无以相別而其禮濫知此而愛敬之道无或虧焉吾知由所愛以及其所不受而困天下於合愛之中由所敬以達其所不敬而範斯民於合敬之內寡妻之刑家邦之御也家人之正風化之原也愛與敬非為政之本與愛敬為一政之本則夫行三言之順者孰有先於大昏也哉

所以治愛人

敬為大

聖人推立愛之道而要於昏時君知所務也

治愛人使愛之施皆得其當也禮重節文品制上說如由親及疎不混于所親也治禮使禮之施皆得其當也敬休冕而親近意說如卑已尊人不貶其所尊也

愛與敬

二句

禮記集說卷之八
五之十而註以德教刑於肆海為言微轉古之為政愛人而
道也其始本於閭門一句時夫婦別二至於字含父子親疏
嚴意

合二姓

三句

首句式二以字平元聖無先王先公天地尊于天子亦而社稷
通於諸侯不孝有三无后為大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而六必係
焉其重无以加矣

祭人

己焉

聖人與時君論昏禮因其請益而申言以什其疑也
天地不合三句即申明上文以繼先聖意

內以治宗

本与

聖人言內外之禮洽而足以為政必申言其意也
註中外外之禮交洽貼宗廟之禮四句則國家安富尊榮同聯

之不伸貼物耶同耻二句為政先礼二句是甲上意孔子欲哀
公知礼之為急而意有未盡故此又推廣其說再不必綴親迎
意

夫人之誠助君制厭存獻是內治宗廟之禮也則祖考之魂魄
存於天地者足以契合之矣夫人之贊助君正名定分是出治
朝廷之禮也則臣工之貴賤別于上下者足以嚴肅之矣由是
網紀主而法度奉事物之汗而如礼不足以致民如樂不足以
和民者皆足以振之而率其廢墜焉由是休統正而朝廷尊元
因休之卑弱如外見侵於四鄰內見脅于強臣者皆足以異之
而作其氣勢焉即是以而現先王之為政物耻之於不自振也因

礼之與不自此也必先內謹宗廟之礼以為推行之本外則
廷之礼以為托始之基何也正以耻之所伸由於國家空冒
崇而安富尊榮由於內外之礼交治礼為政之本故必以礼
也然則人君之為政可不知礼之為急哉

皆三代明

節

聖人歷推聖王所敬之事因著其足以成治也
在枝從而亡戈此承上文愛敬為政之本因妻及子而排本
君身也

昔三代明王之為政也冕而親迎以敬其妻也敬妻有道焉
於昨階以敬其子也敬子有道焉妻為親之主敬妻之道也子
為親之後敬子之道也夫君子敬妻則敬子則敬固无所不
用其敬而又以敬身為大焉謹於言動所以敬身也身為親之

禮記集說卷之八

十六

敬敬身之道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則枝從而亡身其可以不敬乎夫身也子也妃也皆之有百
姓亦有之而民所以尚象於我者仁是也苟不知排敬於民又
何以端本而率物哉故敬吾身以及人之身敬吾子以及人之
子敬吾妃以及人之妃吾知排敬四訖奔在吾合敬之中矣身
道也其大王是矣蓋大王遷國而民不忍害則百姓得全其身
而保其妻子非此之謂乎夫夫教統於天下仁道合乎大王如
此則家其有不順者乎蓋為治之道不外上下一於恭敬而已
因家之所以不順治者由於不知其敬也故則我敬而人從之
近而一家遠而一國莫不其儀不惑而夫婦有倡隨之休尔身
克止而父子敦一本之敬物耻先不振因耻无不振而暢氣如
生靈為大和矣國家有不順治者乎用是而現則知為政之道

誠不出乎愛敬而已

妻也者

君子敬其所當敬而皆本於孝焉

君子元不敬

君子敬其所親而尤切於身焉

三者百姓

順矣

聖人原人君推其所敬而有合乎古因著其故之大也

○道也戈三者謂身也子也也也君有而民亦有故曰暴且勿露

敬其身以及身三句制為孔法以及天下使人皆效法而漸之

也君行此三者繁承上言慎乎天下謂所敬之聲教也未到感

化上聲教之所慎即愛之所慎也故為大干之道如此項上三

句國家順謂教化行而順治也

禮記要旨 三者百姓 及妃 上七

惟君之所敬者此民同故推已以民也

公曰敬問

聖人告時君以身之所由敬而親名因以成也

則雖敬其身也因論敬身而及成親不可平議

○公問何謂敬身求所以敬身之道也夫子告之以為君之一身

是民之末也過言民尤以為然過動民猶以為則君子之言動

而可不慎乎故必不言則已言必求諸成文而于辨死所辨焉

之本也今聞之若婦美其所自生有不足以成其親乎

君子言不過辭

上二句實著工夫說敬恭謂法其言則其行而不敢忽也

敬問何謂成

聖人原成身者之能成其親必推身之所以成也

前段言親本於成身後段言成身本於愛人更中講

公問何謂成親謂敬身何以能成親也孔子告之曰凡善有未

倫則名有未全所謂君子也者道隆而望重德盛而音彰乃吾

人之全名可得而尊非可得而毀也今能言不遇辯動不過則

百姓敬恭而歸之者謂其訓迪於義方之久而名之為君子之

子焉則稱美之下必本其所自生揚善之餘必厚其兩自始還

使其親為君子也夫以君子之成名而婦諸親則貽誦之美賴

禮記要旨 聖人推君子成其身以及其親斯親名所由成矣

人推君子成其身以及其親斯親名所由成矣

未句戈出而成名字稱異人之成名猶言成德之名也成親之

名則是不為人所欲也

古之為政

聖人言為政在於愛人必推不能愛人之弊以見之也

首二句戈下極言不故愛人之弊正見愛人為大之意也不能

愛人則害之不能有其身其禍害流禍失業是不能
土身既失業不知已還所招乃更然天是不能樂天不能
則于理有不順是吾性分有虧欠也故不能成身身居公
此崇不能有其身况安土樂天成身乎使其能愛人不致是也

此問何謂成身

節

時若涉不失其身聖人告以成物之理而已

物者性分中之乃理以人倫產物豈勿點仁者不過者不遠
也所謂即其分之所養皆在義理之內也是對諸理而言非對
大過者言註中物有定理以後不必用

必即其身之所養皆在義理之內而人倫產事各居其當庶之
之曰人之一身万物皆備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是
必即其身之所養皆在義理之內而人倫產事各居其當庶之

此要書

元

實未至則求至於是也既至則求止於是也若至則能全其所
財之理而尤少虧欠由是以愛人由是以求天將无不可而身
何患於不成哉

敢問君子何貴

節

聖人曰時君寤天道之可貴而必詳其可貴之焉

哀公之問承天說求天道即人身所得於天之實理也貴其
貴字乎上貴字應存總不已以下言天道為用之妙以見其為
可貴之不已屬知不閉為行死為屬當時已成屬後世上二句
德也下二句業也是天道與中庸誠者天之道德意同準不
必

意公以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是知貴天道矣及論成身則曰
不過乎物又何貴乎天道也蓋不知天道即物也夫子告之曰

所謂天道者實理之原而已矣君子貴之豈有他哉以爲用
之妙耳耳常自其至明者觀之神以知未智以誠往而雖曰不
已有若日月之相從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有如是而已之理
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非天道乎又自其妙應者觀之化裁
復惟行而順應之理非有所造作而為之也非天道乎物固
有為之而未成者况無為而成乎今也無俟作為之力而自神
早化之什蓋道合內外而天理之在我者自足以通乎氣也始
非人力之所能使也非天道乎物固有成之而即應者况已者
而明乎今也未業就於當時而秋光漁於有人蓋道死古今而
天理之成物者自足以通乎万世殆非人馬之所能致也非天
道乎夫天道之妙如此而成身之不過乎物者是在是矣君子
貴之不亦宜乎

此要書

下

貴其不已

至末

聖人極言天道之妙以見其可貴也
二不已相因開闢也開而不久變而通之不終窮也物謂人也
明謂功業垂後世煥乎其昭明也

無為而物

四句

聖人而即治功之反物者而著其為自然之道也

寡人養德

一節

養德指有生之初言實指有生之後言惟其較於氣所以陪
于理惟其較于府所以暗于事不能知說志之心者以上言天
道法於玄妙故求其淺近者耳

孔子說然

節

聖人告時君以修身之要而因致夫自應之辭焉

○然則席者禮以愛為敬因君之懼抑敬以水之聖人動家用旋中禮不待勉而然者仁人不過乎物而事天如事親孝子不過乎物而事親如事天正是簡切之語後罪恐得罪于天親也臣之福只休塞過意辨

聖人因哀公不能敏悟成身之教而本簡切者以告之曰人之身受父母之遺體而稟天地之至性對天而言謂之仁人仁人之于理也體而行之皆在天理之中而死或過事天之禮而止於仁也對親而言謂之孝子孝子之於理也本而措之成在物則之內而或遠事親之道而止於孝也何以言之彼親近則易襲仁人之事親則儼乎天監之在茲凜若上帝之臨汝已如事天焉愛矣而致其敬也天遠而雅格仁人之事天則汝已如事天焉愛矣而致其敬也

方神以善繼其志知此以善述其事一如事親焉敬矣而致其愛也夫事天如親則道之在仁人者不過乎物踐形尽性而仰不愧於天矣事親如天則道之在孝子者不過乎物體受歸全而俯不作於親矣謂不足以成其身乎此固公所當志之心者也哀公即有死如後罪之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夫子承之以為是臣之福焉蓋置君於死過臣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君慮及後罪而將寡不仁不孝之過而得為仁人孝子由臣之言見用也是君為明君而臣之所願固已遂矣然則死如后罪者豈乙言之及而休命自天實臣死疆之福也孔子引君當道之心何其至哉

仁人不過

成身

君子尽道以事天親斯不失其身矣

○仁人不過乎物就孝事天講孝子不過乎物就着事親講事親如事天申孝子不過乎物之實事天如事親申仁人不過乎物之實一則愛之中有敬以父母為吾天地故也一則敬之中有愛以天地為吾父母故也未句總承愛敬兼尽而不過乎物故能成身仁孝一理也首以仁人孝子並言而中言仁人末言孝子互文也

仁人不過

事親

君子尽仁孝之道惟各致其愛敬之常而已

仁人不過

二句

聖人論事天事親各止于理而已矣

是故仁人之事

二句

君子之事天親也交及夫愛敬之道而已

禮記要旨

卷之六

二十二

君之及此

二句

聖人承君言以自慶引君當道之意深矣

燕居

仲尼燕居

一節

侍謂侍坐也既侍坐矣而曰居者更端必起使之復坐也周流無不備者以此礼隨寓而施於事咸中其節無大過不及之偏也泛講燕席與遊席同敬也野謂質朴也敬恭勇三者皆美德又所以重乎天下之事者也美德而无節文則各有其弊見礼者衆義之全而缺无不在也然則欲周流無不備者舍礼何以哉

師爾過

節

聖人聚論人品之偏因示以矯偏之道也

人子恐三子于脩已治人之道不得其中故言此以示之節
以為孝言子產以為政言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首飾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子產養民也故是
食也雖曰使民以義而進之于主幸校明禮義則未之及故鄭
人聚於鄉校以議執政之能否使能明士習淑人心寧有是乎
是其不能教也為此中以下泛問泛答以師商子產起繼為字
足著力字樣制中無為孝為政說既曰礼平甫曰礼者甚大之
詞以見制中惟有礼自礼之外他无所与其能也或作問答之
詞又作疑決之詞皆非下句是上之故

礼乎礼

二句

聖人决礼為教偏之道而必原其故焉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抑其過引其不及其有資於礼乎過而
禮記要言
非礼則終於過不及而非礼則終于不及必有資於礼也何也
蓋礼有節文所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制乎中焉者也此所以
為中必資于礼也使師商子產而知礼豈復有過不及之也偏
乎

子貢退

節

聖人困門人之論礼既然其言而復詳告之也

惡以過不及言好以中言子游自言之而又問之始蓋未信其
然終欲究大礼之所在也郊社之義五句應礼仁就心言應領
惡金好蓋礼之行於外者皆於本心之仁是礼一行則此心
渾是仁而无不仁之雜有以全其好而領其善矣好惡不兩立
故即其好之全自察其惡之領也独言伍者率以例其餘也
言游聞夫子之言而遂有感悟之意故曰礼為制中之道則有

以矯其偏而歸於中則礼其領惡全好之道乎言信之愈有
其然而未敢以自信也故以質主夫子之答之曰然則礼以
去其過不及之弊而在人之惡礼故足以領之也礼以歸於中
正之域而在人之善礼固足以全之也子之所言蓋誠是也子
游優閒以為礼有不同其事亦異所謂礼者何如夫子告之曰
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夫礼之為礼非徒專事煩文而有
仁以為之本也效以祭天社以祭地而吾心之精神意氣有以
達於天之神地之鬼是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秋祭曰嘗夏
祭曰禘而吾心之精神意氣有以孚于左之昭右之穆是嘗禘
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饋則以食奠則以酒此祭之始也之既
祭之喪而吾心哀痛慘怛之念為之念為所以仁死喪也射以
現德鄉以序齒是射鄉之礼所以行於鄉黨者也非徒礼家為
禮記要言
之周旋而情意亦為之浹洽故曰仁鄉黨食以飯養噉字以飲
養陽是食享之礼所以行于賓客者非惟礼節為之繁縟而思
愛亦為之貫徹故曰仁賓客夫礼之所行一皆仁之所達則節
文率而天理全而不仁之惡消矣礼非所以領惡全好者乎

郊社之義

二句

礼行於郊社而仁心達焉可以知其全好矣

義即礼也不必分別若先重講義字則仁鬼神處有礙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莫非鬼神之神運用吾心感其
有資始資生之功而郊社之礼義見於外非所以神鬼神而何
郊社率則領皆本之惡而全報功之好矣

嘗禘

二句

昭穆指死者說嘗禘皆是時祭若作五年之禘只有二祖无昭

穆也祖考其身之所自始祿者吾身之所由生吾心欲其善之所不及而維其孝之所未及斯嘗禘之禮文見于外爵賜之威在雖亡而足之如存也爵穆之威在雖死而事之如生也非所以仁昭穆而何

射鄉之禮

四句

聖人兩即禮之行於交接者一本于仁而已矣射以賓賓能鄉以序長幼皆是鄉黨之人有是禮賓能敬長老之仁以存於中而後射鄉之禮文達於外故曰仁鄉黨諸侯朝為賓大夫聘為客皆有食享之禮有是尊君敬客之仁以存于中而後食享之禮文見于外故曰仁賓客

明乎郊社

節

惟知事神之理則致治為其易矣

禮記要旨

燕居卷之八

二十五

上言五哲之禮而此獨言郊社嘗禘者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特舉其尤重者以見其切於治人也明字本仁鬼神仁昭穆說未有行意治國外休而銘理一意講民者國之民物者國之用治國不外此二者而已

郊社之義何為而設天地之生物猶父母之生子設郊社之禮以報之所以仁鬼神焉嘗禘之禮何為而行吾身之本於父母猶萬物之本于天地行常禘之禮以報之所以仁昭穆焉夫苟躬行之後然其精微實踐之餘洞燭其蘊奧而明乎郊社之義必其事親如事天而為仁人矣明乎嘗禘之義必其孝子矣故能以天地為大父母而克尽乎死我之公以父母為小天地而不憚於有我之私惟民服之心以仁乎民而鯨寡孤獨各得其養推物予之心以愛乎物而飛潛動植咸若其性天下

國家雖大運之此心而有餘矣何難之有

明乎郊社

二節

分節戔前言理明而國易于治后言禮行而事得其法或以下節作治固不難之實不合註

是故以之居

二節

聖人詳事治于禮而極言之見禮之用大矣

二節皆言禮之無乎不在周流無不偏也得其施戔下節得其度等與上節長幼辨等側看有禮意含在是故二字內末三句推開講

是故以之居

節

隨事而制之以禮則事况不治矣

五以之字是發語辭不必指明禮之人說

禮記要旨

燕居卷之八

二十六

坐有上下立有先後居處有禮也則長者上而幼者下長者先而幼者後故長幼辨父坐而子立祖倡而孫隨闔門有禮也則父慈其子而子又慈其孫子愛其父而父又愛其祖故三族和而上下行有先後知達有禮也則內而公卿大夫士而貴賤有等外而公侯伯子男而尊卑有倫故官爵序左右坐起之法已熟于因習武之時矣故戎事閑進退有度而不愆於法左右有局而不易其常與旅有禮也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武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武功成

是故宮室

節

聖人詳事有禮之治而極言之見禮之為用大也是故承上有禮而言恐上文五者所該有未及則又析言宮室

以下十事尤恐十者所該有未盡則又總言凡無分之動以該之皆所以明禮之死乎不在也

加乎身

其宜

不所行而各得其理皆有理之所致也

當在吾身應事接物之間推廣而言之不可絕當宜以下加於身謂之加于我者錯于前謂我之錯于行謂充實之動即加於身謂於前之事要不過三百六十五之曲而已矣得其宜者死大過死不及而得其時中之宜也

禮者何也

節

聖人論禮切於事而甚言治事之不可死也

必有其治也此二節又覆說上文論禮之意自居處以下至足動之密禮固死乎不在矣云云果何為者其即事得其序禮記要旨

燕居卷之八

二十七

之謂耳見得禮甚切於事初非遠於事而別有所謂禮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以事處事而禮即於此在謂禮疑是王有以強立者是豈達於禮者哉故國之有禮猶營之有相終夜出室之有燭也否則一步不可行一物无所見矣二譬分知行者死禮以下止言何之何見之實事之本在身乎是三句總言身之不齊為下衆事有失之張本如此總承若無禮至失其宜說如此則已不正矣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故死以率先天下之人而使之協合乎也乎是三句原其始之所發端如此二句要其終之所極致言其禮之不可見也於此及現之前言聚事之得善善始於身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又可見矣

禮者何也

其治

聖人言禮之所在因夫君子隨事而用乎禮也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上二句以禮之成效言下二句著人之力言如云禮何為者也彼居處之得辨辨官室之得其度是事之治也是即禮之所在也故君子有居處之事必有辨長幼之治有官室之事必有合其度之治宰制萬物一循乎禮則大常役使變動咸由於章程之內固死事而不在矣不曰禮而曰治者禮即事之治非二物也彼謂上句即其事而治之以禮固涉於著力又謂下句有其事必有禮以治之則禮與事偏為一也皆不是

慎聽之

節

聖人語群賢以禮而欲其孝必申禮之實乎當學之意也

在聖人已及兩君相見至死物不在禮矣言禮九節之文入門以下在九節揭出三大節而言禮樂之好處以見其當孝也禮記要旨

燕居卷之八

二十八

昔夫子勉三子之意以為言禮固不可以不詳而聽禮尤不可以不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享禮之節有九其所專行者有四餘五者則斯禮之所通行者也焉知此禮而辨析其精微之極雖在獻酬之中亦必事之而習熟其節文之詳其真知實踐可以履中正而樂和平自進于聖人之道矣夫享之禮維何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而縣與跪入門矣則又揖讓而升堂升堂之後主人獻賓作樂卒爵樂止一節也賓酬主人作樂卒爵樂止二節也堂上升歌清廟之詩第三節也堂下管吹象武之曲第四節也斯時也夏簫則序與簫組則備陳焉禮樂則序之百官則備之焉行禮之節如此是蓋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下外不有以見君子之仁耶不惟此也行則中規第五節也還則中繩第六節也和鸞中采齊第七節也去以雍第八節

節也。以振羽第九節也。由是現之可知。君子之德。不問而禮之所由無不一。元一不在於禮矣。夫君子行禮之廣。如此。無意於其間。執入門而金作。蓋賓主之相。與乎情。所以示情也。升歌清廟者。蓋賓主之相接。存乎德。所以示德也。下而管象者。蓋管象乃有事之曲。而賓主貴乎以事相成。而不於是而示之乎。是故古之君子。主不必親言。以詔於賓也。賓不必親言。以告于主也。亦以節人心者。存乎禮。和人心者。存乎樂。不事天言。詞而求端。夫禮與情。以金而示也。應以歌而示也。事以舞而示也。此則用樂之深意也。君子誠能由文以達其情。而獻酬之中。事之斯可以入聖矣。二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

慎聽之

四焉

慎聽者。以此禮所係之大。而戒其不可忽也。九者。俱重享禮言。禮記要旨。禮記卷之八。三十九。

餘五者。聚禮亦可通行。故曰大享有四。

焉知此

在禮矣

聖人欲得賓以享禮之盛。必詳告以常享之實也。

知仁字。應註理字。在禮七字。應註以字。言仁者。舉禮以見。以言禮者。亦義以該理五文也。

焉知此

聖人已

惟天享禮之功。則優入乎聖域矣。

在事之。其和序。本于仁。此禮樂之理也。凡事在於此。此禮樂之儀也。明其理。則先明諸心。知其所以往。而後可習矣。習其儀。則非焉知。之亦免。踴之而知。益明矣。故可達於聖人。禮序樂和之道。上文言禮。而註樂者。行禮必作樂。作樂以成禮。非有二也。

兩君相見

示事也

聖人應叙享禮之始終。而揭其所示之義也。

如此而後

在禮矣

聖人論大享之節。其足以現仁而盡禮也。

知仁焉。或如此。一句指上四節。在禮一句。指上五節。而平對。若兩君相見。出起首句。作頭如此。是故各承兩段對。

如此而後

句

現享禮之節。而君子之仁見矣。

如此。指雖節。君子指兩君。知人知之也。仁心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故現其行禮如此。而後君子之仁可知矣。于樂闕。知相愛之仁焉。於升歌。知讓德之仁焉。於管象。知成事之仁焉。

是故君子無

句

字之行於大享者。皆禮之所寓也。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八

三十

就上文見。謂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於禮矣。

雅詩之歌。振羽之歌。則送客徹器在於禮矣。

是故君子無

示事也

聖人論君子廣於行禮。而揭其所示之義也。

如此。出題無物。不在禮句。總打兩君相見以下。謂自入門以至徹器。皆在禮也。下文是於九節之中。奉其重而言也。

是故君子

示而已

聖人論君子廣於行禮。而妙於所示也。

入門而金

至末

聖人奉享禮。所示之義。不待言而著也。

註欲字。貼示字。看示情者。欲賓主和以相接。而不失之辭也。示德者。欲賓主敬以相讓。而不失之流也。示事者。欲賓主同心協。

力而共成王事也由是觀之兩者相見之時不必說相見言其
為將為德為事也但以金作升歌管象之禮與相示則時也德
也事也自昭然可見矣末二句正見禮樂所示者深非徒禮樂
文也

禮也者理也

節

聖人推君子能盡禮樂之道必詳言行禮之貴也
不作或禮者經由之禮樂者容之樂理謂行禮在得其條理
也節謂作樂在得其節制也此四句只就禮樂上說死禮二句
方著君子用禮樂說動之禮也作之樂也未六句示人當備行
禮之貴不言樂者禮樂非二用可互見也

人知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道是故禮應而樂淫矣故以禮
也者其在于理乎儀即維繫其緒而不察夫是之謂樂焉夫
也者其在于節乎聲容雖具制其餘而不流夫是之謂樂焉夫

禮記要旨

三十一

也者其在于節乎聲容雖具制其餘而不流夫是之謂樂焉夫
禮以理名則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動不以理或失則亂矣
必也順理以推行而其儀不至於有或苟或死禮寧弗動矣夫
以節名則節也者樂之不可易者也作不以節或失則淫矣必
也制用而有節而其情也不溺於沉溺或死禮寧弗作矣君子
能修禮樂之道如此其行禮也又豈無其實乎禮必以諸而通
也不能詩則於禮繆是非顛倒而不能通禮之意矣禮又必以
而全也不能樂則於禮素徑情直行而無以成禮之文矣禮必
以德而實也薄于忠信之德則死本不立於是乎虛矣孝禮者
又豈可以無實乎現於禮而樂可知矣

制度在禮

節

聖人論禮必得人而后行因詳夫人之不知禮者焉

此承上文而言見行禮貴有德之人也蓋天下有所謂制度焉
禮固不離於器而亦不囿於器若筮豆之陳簠簋之設是也然
形而下之器即寓夫形而上之道雖制度亦所以為禮也制度
不在于禮乎有所謂文焉為禮而外乎文而亦不專於文者升
降之異宜上下之異等是也然文章顯於外必有情素以存
於中雖文為亦所以為禮也文為不在禮乎夫器文固備夫禮
之未而因器以識道由文以達情存乎其人而已以是器也
是道也合道器於一貫以是文也合是情也合情文於一貫夫
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苟非忠信之人則器為虛器文為虛文
矣禮其可得而行耶子貢越席而對曰行禮存乎人則禮不可
以易為明矣故問變其旁於理與夫子示不可與之義蓋曰古
之人與古之人也蓋要之傳為不知禮者夫亦有故矣誠以禮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三十二

樂非二道和序無二理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有廢於和平之
經故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於禮則有愧于中正之理故謂之
偏愛為當時典樂之官繫石拊石以歌以歌偏於知樂者也是
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后世耳然為禮者宜良之佐教君子以
中和之德 是古之資人也豈可徒泥其名而遂少其勲也
哉

制度在禮

三句

聖人指言禮之所存而深有望于人也
承上薄於德於禮虛而言行者行此制度文為也人指忠信之
人

右之人與

至末

聖人示資臣之不可貶必原其所由名者而申示之也

於二句疑諸不達於禮樂持不原說末言古之人謂禮因于
於禮傳此旁之名然畢竟是古之質者不可因其名而遽忽之
也夫子非以子貢之言為不然但謂不可與耳

子張問政

節

聖人答賢者之問政叙其所已言而勉其所當行也

前吾語汝將上文禮樂渾講未可露出道字至明於禮樂處方
說道字意下節鋪几延至謂之樂乎發明前吾語汝一句意言
而發之以下發明君子明于禮樂率而措之意聖人之言合禮
樂本末為一子張之意疑禮樂本末為二故復問也

子張既聞禮樂之訓而得為政之問不知禮樂之道存之為天
德發之為王道一而已矣夫子告之曰我前語汝以禮樂者星
即語汝以為政之道也人病不明耳誠能由文以達情玩辭以

禮記要旨

樂居卷之八

三十三

識道則以吾一人之序達而為千萬人之序以吾一人之和達
而為千萬人之和則所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
下和者在此矣豈復有他道哉惜乎張也不足以知此

君子明

而已

君子為政在乎達禮樂而推行之也

禮樂重和序說明字含行意非易知之而已謂君子明禮樂之
道而先正乎已於以奉禮樂而施之政事以正人之不正則政
在是矣下文言教行樂即此禮樂力此二者即明于禮樂之意
舉而措之即南面而立以下意

子張復問

節

聖人因賢者疑禮樂不足以為政必原其實而推其效也

子張復問疑禮樂不足以為政必原其實而推其效也

本而推極其效也意曰几筵禮之器也升辟酌獻酬酢禮之
也必如此而後謂之禮也綴兆樂之文也羽籥鍾鼓樂之器
不必如此而後謂之樂也然則何以謂之禮樂也彼人不能
言也履之為難言也而履之者以措諸躬行之實而自然之序
於我乎得矣故謂之禮人不能先行也樂之為難行也而樂之
者以造於安行之域而自然之和于我乎具矣故謂之樂夫禮

樂切于吾身如此君子不言則已言則必履不行則已行則必

樂是可謂力此二者矣由是嚮明出治而施之政治殆以序感

序以和召和而無一物不得其所天下何有不太平哉故以言

乎諸侯向或冒困也今則謹爾侯度而朝焉以言乎萬事向或

差挫也今則皆從其理而服體焉以言乎百官向或曠錫也今

則皆恭尔位而莫敢不承事焉皆以困於禮樂之化故也所謂

禮記要旨

樂居卷之八

三十四

天下太平者如此夫治平不外乎禮樂而禮樂不外乎言行如
此君子之為政可不知以務哉

言而履之

平也

聖人言禮樂之道而推其足以成治也

言而履之

樂也

聖人示賢者以禮樂之道本諸身而已矣

言而履之履中正行而樂則樂和平故為禮樂

君子力此二者

君子力此二者

太平也

在力此二者者力者新然為之而不旋確然守之而不變也南

面而立帶下有元為而治意

諸侯朝

三句

天子之臣不過外而諸侯內而百官天下之事不過萬物之行于內外者是矣今皆問于禮樂之禮而樂順非天下太平而何三年說

禮之序與

塗出也

聖人論禮係治亂必申其要而微諸古之盛治也

首四句作冒曰巧之室至古之義也是禮興而治之矣室先聖而治以見為政者不可舍禮而他求也上文雖言禮樂而此專言禮者治人之道莫急於禮尤為政者所當先也况得其序則自無不和果亦在其中矣上文言而履之謂此言樂作上下左右隨序又似涉於制度之粗者聖人履中正固不外乎委倫之叙也

燕居卷之八

三十五

禮之所興

節

聖人論禮之所係為甚重必詳夫禮而歸諸古也

今天夫之所興無斯治焉禮之所廢無斯亂焉夫禮之所係如此其大為政固當先之矣所謂禮者維何曰巧之室雖無規矩準繩也而猶必設於室設作於室不為簡而廢禮焉至于席之制也或以南方為上西方為之而上下之位定車之制也必以左為尊以右為卑而左右之分明以言乎行則制為適行之禮必使徐行後長而序於左也以言乎立則制為序立之禮必使各安其位而凡相越也夫聖人之制為是禮也是豈虛文也哉亦以持級不可以死力而其制度文為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則不可以不嚴而其制悉委曲一皆合其理理之與所以

居辭也作所以居主也上下所以正名分也有過必有治蓋非作而致情者矣左右所以辨尊卑也順行所以辨長幼也序立所以明爵齒也闕諸家而闕諸蓋非私意德慶者矣其諸古聖人之義乎夫是以禮興而樂治也

禮之附與

二句

報年諸人說因有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之不同故不曰人而曰衆或以事言而以下文堂堂席上等當之天下固无外之事也

目巧之室

義也

聖人所制之禮一皆當然之義也

目巧之室六句申禮所興之實古之義也一句含樂所治之意如欲不乱于堂堂等乃聖人制與作等禮之文也

禮記要旨

燕居卷之八

三十六

昔聖帝明王

塗出也

古人正倫理而不紊一本於禮之所興也

論越載上謂眾治下實指與作等禮既曰男女而又曰外內者外為異姓內為同姓故曰以位序言夫禮興而治禮廢而亂如此禮諸古昔感時聖帝之所以帝天下明主之所以王天下與夫諸侯之所以君一國其所以能辨貴賤以序爵辨長幼以序齒辨遠近以言親疎辨男女以別同異辨外內以正位序而使之秩然莫敢相踰越焉眾之治如此是豈死自而然哉大亦胥禮焉出耳蓋室有與作席有上下則禮已亦其分於居處之際矣乘車有左右之異行立有隨序之宜則禮已辨其分於出入之際矣由是而眾之治也不亦宜哉觀此可見禮之為急而為治者信不可舍之而他求矣

三子者

或繼言諸禮而告以給事慈仁之樂或泛論制中而告以領惡
全好之申或勉其慎所而告以九者之禮或因其問政而告以
致治之道三子者既得聞此言於夫子由是知此禮為道之大
焉用之廣而昭然若發矇矣

聞居

孔子開居

節

聖人告資者以子民之道惟居治民之心而已

此孔子因子夏授詩為問而告之以為民父母之實也孔樂之

和序是也達者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既先明諸心矣然

后知其附往致五至以諸其極行三先以踐其美始於身心終

於四海所謂東漸西被朔南咸暨者是矣不有以橫于天下乎

孔樂者

樂居卷之八

二十七

五至終之以哀三先終之以喪哀與喪正其切於憂民者也故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非五至三先之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

矣約而言之礼主于序父道也樂主于和母道也志也詩也礼

也礼樂之兩發端也哀也礼樂之所極致也先休之礼上之至

也無服之喪哀之至也四方有敗憂之至而必先知之也

然則父母斯民之頂戴第而已凱樂第易礼樂而已礼序樂和

之道不外乎愛民如子以民心為己心而已矣和序一理達于

上下民之心即己之心也惟不能以民心為己心則礼樂之道

荒凱第之政缺而父母天下之責孤矣治而不外乎礼樂

不外乎一心所謂民之父母者必變於礼樂之原知礼不在子

器數之末而起于吾心之序樂失之餘悟其所以然也知樂不

在干戈谷之末而起於吾心之和神明之下得其形而上也然

豈徒達之而已哉自其極盛而先以發加者有五至也於焉由

和序而致之自粗以入精而有以擴其充周不旁之用自其至

微而不泥于迹者有三先也於焉以五至行之自內以達外而

有以運其發微不見之体由是用乎身而加乎民幾乎進而見

乎遠五至之道蓋乎天地蓋將及斯世而丕聞之自先一夫之

不竭其三先之化達於四海蓋將合斯民而獨育之自先一物

之不得其折然且切於憂民而四方將有禍敗之虞必先知之

矣若然則礼以節乎民明謂凱以強教之而使民有父母之尊

者在是矣樂以和乎民即所謂躬以悅安之而使民有母之親

者在是矣是不謂民之父母乎

夫民之父母乎

天下

論乎民者在明於治道之本而推極於天下也

孔樂者

樂居卷之六

三十一

礼樂者五至三先之綱五至三先者礼樂之目非有二也達屬

知一也說以至而行以橫屬行一也說礼樂之原和序是也曰

至者和極其盛而先以加序極其盛而先以加之類是也口无

者和妙於微而不泥於節奏之迹序妙于先而不泥於條文之

迹是也正与上原字相應橫於天下五至三先之道東漸西被

朔南咸暨也

民之父母既符

節

聖人因貧者之問伍至而告之以其矣也

哀樂相生句輕以上言五至之目以下言五至之妙末句總括

君子達於礼樂之原仁民之心先積于中而所向極其盛此志

至也志既至矣由是有諸中者形諸外凡發于言有美有刺可

功可懲者莫非暢其愛民之志也詩既至矣與于詩者立于礼

九可見諸身而為民表者節文像則秋然而不滑莫非所以復此言也。凡既至而有其序則樂亦至而有其和。吾見愛民之政行之者，靡而无所爭矣。樂既至而樂斯民之生則哀亦至而哀斯民之死。吾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死，所急緩矣。樂既至而樂為和生者也。凡物之有形者可得而見，五至无休雖正目以視之，莫之見也。凡物之有音者可得而聞，五至无聲雖兩耳以听之，莫之聞也。惟其精神心術之妙，指之而準動之而化，无高下，无深不，入充塞于天地間而已矣。是詩也，志也，凡此樂也。哀也，今極其盛而无以復加矣，不謂之五至而何？抑豈五至而一有所為哉？必明其号，今焉條其綱紀焉。齊其法度焉，即以詩言之，言乎心矣，即以礼言之，見諸行矣。易得而死，是謂五至。不知全人有心而無為，皆非兀然然然，手以俟其自化也。因物付物，以事其順其自然而不大言以色也。惟其無為故莫之見聞也。惟其有心故志氣塞乎天地也。尚則有鬼神則有礼樂其理一而已矣。中庸曰：視之而弗見，听之而弗聞，既不見不聞之謂也。休物而不可遺，即志氣之塞乎天地也。若以鬼神者造化之通論之，何嘗无志无形，亦其自然而然，雖不離于迹而矣。未嘗隔於通耳。是故滯于有者，伯道也。淪於无者，佛老之術也。夫微之顯无在而无乎，不在无有而死乎，不有此五至之所以為五至，非凱弟君子莫之能與也。

志之所至

至焉

聖人論治道之至自一心之妙而漸及於所樂也

俱要著治道上說。謂子民者既遠於礼樂之原矣，必欲存心於天下，如志于勞民，莫非仁愛惻怛之態，至是志至也。志至則形

於詩者或美盛德之形容，或憫時物之失所，莫非仁愛惻怛之所感。是詩至也。詩至則此心又因詩而有感，而見於威儀者自有常度。於以陶斯民於至序之域，是礼至也。礼至則凡事靡不序，以推行而施之政事者，皆得其道，於以納斯民於大和之休是樂至也。

礼之所至

二句

論治道之至者由其序以達於和盛

礼至就君身之序言既无休之礼也。樂至就君政之和言即无

正明目

天地

聖人論五至之妙，混於无迹而被于元問也。

此言五至之理極為微妙也。歸重末句謂五至无形声之驗不可得而見，聞然其功用之神有以充塞乎天地，能使天下无一

夫不被其澤无一物不得其所也

正明目

四句

論五至之妙不可以迹求也

不偏倚以察之也。事不偏仰以視之也。熟此正明目而視之也。

五至无休雖曰明全何所用其明乎。虛其心而不二以專其慮而不參以三此傾耳而听之也。五至无声雖曰聰之何所用其聰乎。

志氣塞乎天地

聖人論五至之妙，率斯之以備乎天下也

王至先起于志而漸達於外，故此只以志氣言之而詩也。礼也樂也，表也皆志氣之所在也。塞乎天地者謂詩以具民礼以節

民樂以和民哀以恤民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而化之及于天下
分者固此志氣之充塞于无間也志氣不必分氣即志也

五至既得 節

聖人告賢者以三無之實因援詩以証之也

此言三無之實而徵之以詩也死聲之樂即上文樂之所至也
無體之禮即上文禮之所至也無服之喪即上文衣之所至也
惟其無故正目視之不可見也傾耳聽之不可聞也不言無以
見其至必言至而後可以見无互文也子夏求其類於詩而夫
子各有以喻之義益顯矣

夫子因于夏問三无而詩以為樂之作必有聲也惟人君達于
樂之原德政流行納斯安於和樂之域而民心自然喜悦蓋不
在鍾鼓管籥以為樂矣是謂無聲之樂禮之行必有體也惟人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四十一

君達於禮之原動容周旋範其躬于節文之中而威儀自有常
度蓋不待至帛交錯以為禮矣是謂无體之禮人之有喪必有
服屬之親也惟人君明理乙分殊之道推民胞物与之心則天
下皆吾度內而自周救之不不服蓋非為期功斯衰以為喪矣
謂无服之喪此之謂三无也求諸詩之近者所謂夙夜基命寅
密者則寬嚴之政然中乎斯民之歡而深得其欣喜愛愛之情
非即无聲之樂乎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者則威儀之盛不假
於選擇之勞而自合乎中正无邪之度非即无體之禮乎所謂
凡民有喪劬劬救之者則急於救人之禍而為中心惻怛愛人
之仁非即无服之喪乎雖然古者九功惟歌鍾鼓之聲固所以
聲乎无聲者也恭敬愛之未將幣帛之體固所以休乎无休者
也民吾同胞先親而後仁民无服之喪亦何常不自其有服

者而證之也然則樂也禮也喪也各有本有文也含有無之道
此則以無言者達禮樂之原之謂也

無聲之樂 二句

聖人告賢者以禮樂之妙探本之論也
无聲之樂是人君政事之善无體之禮是人君威儀之感要自
達於禮樂之原說來只可用証意不可全用註詞註是什請故
也

風交基 禮也

聖人援詩以証禮樂之妙可以見其本矣

言則大矣

言者子夏以夫子三无之言既詳於開示之下而詩詞之証又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四十二

得夫考據之真以言其用充周不旁何其大也以言乎理純粹
以精何其美也且則為極盛冒天下之道而無遺教為最善體
天下之撰而不過言原于此而已乎子夏之言得至教而未得
至教之要者也夫子告之曰為至惟知要之為貴故推力行
之為難吾二无之教論其理也而未及其功也援諸詩也而未
竟其說也子夏言及于此母乃不然乎何也君子習此三无也
非徒其行而已也必有其發其意者原其用功之所始則本心
術之微而所以感人動物者為有地要其成功之所極則妙感
化之隆而所以垂範裕後者為无窮備乎躬行之實而後能以
明其與衆之存聰明之聞者若或然之矣極其履歷之詳而後
能以識其精微之學智慮之明者若或發之矣夫是以必有五
起也否則雖曰習此三无也終于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矣

節

此言五起之實燕工夫效驗說前三件是工夫后三件是效驗

三無皆然。樂屬乎氣。志者樂以政言。氣去政之本也。禮屬乎威儀者。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喪先乎內恣者。喪以仁言。內恣仁之存也。五起皆由漸以造其極也。君子果能自其始之所發端而要其終之所極。致則父母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句

不寔者內死所疾存心於天下加意於勞民無憚曉殘忍之失
是以為善政之本也遲者緩而不迫從容自如舒徐自若無
札記要旨
急遽局促之失是以為建極之本也
二八
居卷之八
四十三

四十三

无 声 之 樂 氣 志 既 得 句

既得者生於其心發於其政而設施布置不善不美无瑕隙之可議也翼者主於謹嚴濟夫和緩而動容周旋可畏可敬无惰慢之可厭也

五音之樂氣志既從

四句

君子習禮樂之至而皆有以感乎人焉

既從者謂始如不遠之功又造既得之地善政之所廣被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而莫不信從也和同者謂始如遲之功繼以整齊之敬威似之而感孚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无所乖難也

不體之礼上下和同

威儀失之於急人將玩而不敬威以去之於暴人將駭而不親
今始之於遲；繼之以異；則和而節嚴而恭威儀得中矣故
上之與下恩意交孚而肅然其和同不以勢分而乖對也上猶
君下猶臣、

無聲之樂日

四
八

君子習礼樂之至則亨漸廣而化愈大也

既從考民之化也實之大者声必弘輝蓋乎中國施及乎蠻貊皆將頌其德化之美矣故繼之以日聞四方和同考臣之相安也由朝廷以及其國与日而俱新与月而俱盛皆將盛其和同之化矣故繼之以日就月將

德孔明

純德謂仁也所養者衆則德之所施者博有以光彼乎四表矣
見記要旨

440

下開居卷之八

四十四

無志之樂氣志既起四句
君子習禮樂至名成于無窮而化被於無間也

禮樂之名成于無窮

無間

君子習聲之樂由氣至不違以至日聞肆方其名可謂廣矣而
 嘉考之隆方興而未艾不持顯於當時而且傳于后世也君子
 習死休之礼由威儀隆以至日就月將其化可謂大矣而威
 似之威由近以及遠不特化於一國而且孚乎天下也

無吉之象氣志既上

人死實行而暴得靈者則死實以繼之適見其日亡而已何有
於起惟夫植本也固發源也深則所以日開四方者方具而未
其也

施於孫子

節

孫子已之子孫也如書之保我子孫詩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是也言已之子孫則民固在其中矣

三王之德

聖人詳告賢者以參贊之道必據詩以証之也

子夏問於夫子古語有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故問何如斯可以與天地參矣孔子告之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王奉斯三者而普恩惠以及天下則參贊之已立矣卒不與天地參乎必固謂其端而未竟其說也故因于夏三無私之問而曉之曰物必賴天以覆天之覆物也盡萬物而覆之何私覆乎物必賴地以育載地之載物也盡萬物而載之何私載乎物必賴日月以照日月之照物也盡萬物而照之何私照乎三王法此流行之迹以爲出治之經高明配天以覆物也博厚配地以載物也明並日月以照物也是奉此无私之理而勤於政治以禮記要旨

開居卷之八

四十五

天无私覆

三无私

聖人推先王法造化之功而著其爲至公之德也

其在詩曰

下節

聖人引言王道之死私必即天地之无私者以見其相參也

引長終之詩正以見三王奉元氣以勞天下是各子夏三王之德之問言天地之教正以見至德之與至教均一无私是各子夏參於天地之問

天有四時

聖人闡天地至公之教見聖德之無私也

此申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之實以見三王所以能合德于天地也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其運用之迹莫非至理發見流行之實而昭然以示人故爲教然非有意而爲故曰至公之教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能所以參乎天地者固奉其至公之教而已然天地之教果何如哉吾嘗仰觀於天以五氣之順布致四時之錯行則有春夏秋冬也四時之錯行爲一且之氣則有風雨霜露也是蓋天道運行之常若非所以爲教也然則時序之推遷莫非天運流行之安氣机之闢闢周非乾道變化之妙或於或閉範圍造化而不遇也或生或殺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周流同化之下何者非天道至公之教乎亦嘗俯察於地順承天施而神氣之變化致風運之顯設焉風雲流行而生氣之方盛見萬物之靈生焉是蓋地道運行之常若非所以爲教也然而大和呈象固得夫因物付物之妙萬物教殊已寓夫成大成小之机幾達動靜變通而不穷也別生分類居處而不素也神上昭著之間何者非地道至公之教乎觀天之至教可以見其無私覆之現地之至教可以見其無私載矣聖人之至德與天地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此言三王之所以與天地參也

地載神氣

四句

聖人即此道承天以生物者特以例王道之无私也
首句提起神氣風範做兩股風雲流形作過脉語末句重做結

清明在躬

節

聖人論至德獲福之義必引詩而點明聖也

上言天地三無私此言文武之私以見其相參也首六句之
講引詩是應前欲而句而清明兩句意在文武之德可見
聖人之德不滑下物累不散於攻取而有以其湛一虛及之休
是以清通極而物理昭昭明而識見融融氣志之感通殆知哉
其神矣吾見盛德克享於天心而國家將興有以協吾心之嗜
欲則神祥兆示於先期而後又開生足以為一代之名臣譬諸
天將降時而山川先為之出雲者死以異也至人以至德獲
福此不微諸詩乎其曰嵩高惟嶽云：及申者蓋言佐之
夾輔姬運之克昌也信斯言也宜莫如文武蓋其純德不顯而
妙得照於天縱抗競維烈而宜聰明於性生故天畀維新而二
老于是乎先歸少邦黎獻而十臣由之以畢集蓋有文武之
德以為之盛而後有賢才之生以為之應也現文武則禹湯可
知六三王之考於天下謂非以其无私之德哉

清明在躬

出雲

聖人論至德獲福之義必即天道以明之也

清明二句言聖人盛德之至也皆欲二句言盛德獲福之應也
天降時而應言欲句山川出雲應有開句

清明在躬

四句

聖人全無私之德而自發與王之祥焉

清明以三無私之德之體如神以達無私之德之用也見聖
之德妙於無私也惟其有此德故願欲之得至必先有以開
其朕兆者蓋國家將興人之所願欲也舉只君子知家之先
科之先見孰有大於資佐之豫生乎

三代之王乎

節

論三代致王之有由而必微諸詩也

此又及其先世者蓋以三王之異國由其有無私之德而原於
前人之積德也兩引詩皆証先其今問竟不曰德而曰今聞者
德必積而後今聞彰也

彼禹湯文武之興也天運集而景運維亨人心歸而層教有在
三代之王如此豈豈一時之所能為一人之所可致哉必其為
之先者先私之德固結於人心而仁聞焉之旁達裕后之規恢

此記要旨

開唐卷之八

四十八

以於先代而善者為之孔彰此後由王業之成蓋有所本也且
如禹之先而有頌頌法施於民湯之先而有契敬敷五教周之
先而有后稷教民稼穡大王肇基王迹此皆无私之令聞也引
詩曰明：天子令聞不已者言三代之德有以佑啓乎后人而
為王業之所興也曰地其文德協此四國者言大王之德有以
垂裕於後昆而王迹之肇基也現此則作之前者昭然翼之謀
而致王也有本故為之後者續先人之烈而成業也有因三代
之王本於今聞也如是

詩曰明：天子

循也

前詩承上令聞而言謂三代先世之德也后詩承上三代之德
而言奉大王以例夏商也

此記

君子之道

一第

聖人明君子以道坊民之意而必備率其所坊之道也

不足者也。又君子之道。猶水也。刑在其中。猶水刑一物。死和罪入刑也。但五刑雖偶不必點出來三句。只重命說。大焉之防二句。是起下語。坊有二一以蓄水不使之不足。一以障水不使之有餘。坊民所不足。善制其所有餘。坊德其不足也。防雖坊其有餘也。亦互文耳。

君子知民心之有失非道不足以坊之也故以道而坊其失焉
譬則水勢之就下非堤不足以坊之也故以禮而防其流焉所
以坊之者何也蓋民之為心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自滅而
不此坊也者一曰利物以存中正而使天理常存于內擇外誘
以全真純而使道心常主于中制其所有餘以防其而不足者

禮記要旨

詩經卷之八

四十九

也夫居子民之道可謂大矣而民猶喻之可不足其所防哉
是故君子懷制為節文之礼以防其德而性之源有所養則為
五等之刑以防其淫而情之流有所遏然人之欲無窮而非礼
刑之所能尽防也于是乎有命之說焉使其知出于人心之私
者欲也而定于有生之物者命也命之所在各有分限而不可
踰庶幾付命于天而覲觀者鑒順受其正而羨慕者止君子防
民之道至此尽矣

礼者因

坊者也

論先王之礼所以治人之常情而為之大閑也

此言聖人制貧富之禮三意一大受細私家富不過百乘是禮也何為也哉蓋以人之貧者其情必至于約而盜人之富者其情必至于驕而亂故因而為之節文耳所以然者正以防範乎

人心維持乎人情消其未形之患而盜亂不生也

夫礼者

一節

聖人宰禮之爲教必言興禮遠而分定也

言置堯有井三句正章疑別微之事民有所讞則得其訪矣

夫惑而未決者謂之疑人所難明也惟禮足以章明之隱而不明者謂之微人所難決也惟禮足以分別之于以爲民之防使其由于節文之中而潛提詭異之不作如隄防過水之流而不至于泛濫也夫禮之爲用如此果何以見其然哉蓋名分不容有毫厘之差此禮微之所在也禮行于列國自九禽以至一命而貴賤截然有等焉禮行于服制自衮冕以至玄冕而衣服燦然具有別焉禮行于朝廷尊者在上下卑者在上下而朝廷禮

六上可

則以禮而

別会

天無二日

別也。

聖人喻所尊之尊于一示民之辨分也

天無二日喻起下二句尊無二上總頂上二句土无二王則土之尊无二上矣家无二主則家之尊无二上矣示民有君臣之別無玉与主言非統于主者皆臣也

故君子与

二句

君予之受祿不於厚而于其薄也。

二句

從命一句是受命於親或仕之以事或教之以正也微諫二句是諫親之過始而丁寧諫繼而无疾然也不忿則受乎親矣不倦不怨則敬乎親矣故曰孝引詩不匱証不忿不怨之意言其愛敬之心无時而已也

睦於父母

合族

睦睦族為事親之道故君子因及其道也
父之黨諸父昆弟也母之黨諸母諸姊妹之族
洽而無乖爭凌犯之非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况父母之黨乎能推類以廣其孝則以父母之心為心矣
故曰可謂孝矣君子於此可不為之慶其以為不睦於父母之
黨不可謂之孝然非合族則死由致其睦之道也故齊魯一
至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乙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
食以分族為是則睦族者情也合族者禮也禮非情不行情非
禮不達謂合族即為睦族固不可不合族而睦族睦者未之有
也言父族則母黨亦可知

憂民者

作孝

今所記卷之八

五十三

孝之類

此禮重朝廷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
此朝廷之敬老也朝遠莫如爵焉若在所畧也而務于敬老如
此則莫不曰老者之貴乎朝廷蓋以次乎事親也吾其可以不事
親乎由是隨分以及其孝矣

祭之有尸

追孝也

在有事也截兩平講因宗廟有主故脩宗廟罔祭祀有尸故敬
祀事有事以行言謂敬事其親也追孝以心言即追養繼孝也

祭之有尸

事也

事死如事生春秋敬其祭祀是也事亡如事有重事行諸宗廟
中是也

修宗廟

孝也

言存極九重之世謂其亡也宗廟不脩則其主之無其地生脩
四廟之珍羞其死也祀事不敬則孝享之失其禮門室之室
然孔歸丹青雖歸然鮮明修宗廟其亡之也敬以誠其進
之也敬以愉敬祀事也生前之祭承承則吾心之孝有缺脩宗
廟教民追生前宮室之恭而繼此孝也敬祀事教民追生前飲
食之恭而繼此孝也

敬則用祭器

以德

聖人論君子待賓之曲尽其敬必引言以明之也
敬字提起以下陳器用物行地三段求誠重主一邊引易言在
誠不在物引詩言在德不在味皆明其當敬也

且夫交際不謹則人情易變敬也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是故
記要言

不坊記卷之八

五十四

敬存於心器見於外蓋必假諸事神之禮以為陳器之宜遠至
用於斯焉蓋錫用於斯焉大賡之接儀若大賡之是承也夫
雞以器而形而可以實夫器者各有一定之制蓋必酌其隆殺
之宜以爲用物之節不過菲以廢禮焉不過美以設禮焉設
之則一惟中制之是循也夫設雖以物而博而所以饒夫物者
自有當行之禮不親諸食礼乎主人親饋而客因以祭既祭而
後食也主人不親饌而客因不祭雖美亦不食也客祭而食一
因乎主而可以不親饋乎易言禘祭受福謂所貴在誠而物不
與也詩言醕酒飽德謂所貴在德而味不與也非即主人當敬
之謂乎是則祭器祭之用以寓敬也豐饌之宜以全敬也饋物
之宜以致敬也三者不而交道全矣敬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七日戒

節

聖人論祭禮各有所示必著其相親之儀而引詩以明之也
此言祭具坊民之道教一段重而所意不淺一段重而所意不淺
有上下一段正祭時之禮也教民惟一段祭時之禮也教民惟一段
是祭自始至終之禮也教民惟一段祭時之禮也教民惟一段
彼行禮之地有室中焉有堂上焉有堂下焉有堂中焉有堂上焉有堂下焉
則飲食恒於斯時也堂上現乎室中者不有勝於室中者不有勝於室中者
所現固不容不教矣堂上之現室中者不有勝於室中者不有勝於室中者
於堂下現乎堂上之禮像堂上為堂下所現於堂下現乎堂上之禮像
堂下之現乎堂上者不有所則象而益致其敬乎夫然則凡升
降上下之節皆教訓之文其代國死不爾矣詩云禮似云
非此之謂此可以端立教之本矣

故堂上現乎

卒獲

四坊記卷之八

位十五

禮記

四坊記卷之八

位十五

禮記

四坊記卷之八

五十六

行禮于廟者交相其儀必引言以明其儀之不惑也
上二句只言交親其儀未說到好象未引詩以足其意非明上
文也註中其容有不肅者乎正在詩詞上見容字虛實禮每
進以讓賓禮朝聘是也每進以讓三讓而後傳命而後入廟門
而後至階而後升堂也

孝以事君

不二也

君子事上之尚所以明一統之義也

此題為孝子而言君如孝子以親則是父以尊則是君而推事

父之孝以事君焉世于於人以内則有兄以外則有長而推事

兄之弟以事長焉若是正以示吾誠實之至不有副二其君之

心而使民知孝之心也亦是示自家无二心非欲民不二也又

按君即親也第以事長為始故於孝為是

故天子四海

其室也

聖人稱君元賓禮之義必申言以明之也

天子元賓禮以天下皆王臣其故為主故也蓋有賓必有主既

無其主安得而有客禮乎君適其臣三句申元賓禮之實示民

不敢有其室正明莫敢為主之義於天下也

禮之先幣

視其饋

聖人論交際當先夫禮是以君子禮之也

禮先於利者有先事後祿之義禮后於利者有舍利爭奪之弊

故君子於有饋弗能見則不能行相見之禮矣苟使受其饋不

幾于先財而后礼无辭而行情乎此其所以弗納也夫然則先

事後祿之義明貪利爭奪之患息而可以為民防矣

禮之先幣

二句

禮記

四坊記卷之八

五十六

君子不取利以遺民君子生在上者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取利于已而必以遺之於民也蓋利盡人之所同欲若自專於已而不與人同豈樂施之道哉

故君子仕

下休

聖人申言君子不取利之道而必証諸詩也

仕則不稼既享在官之福不侵其在民者田則不漁既得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時食如春宜羔豚之類珍羞如淳熬淳肺之類坐者如以其罪坐之坐大夫无故不殺羊士无故不殺犬豕故以犬羊言既食其肉則不坐其皮也引詩証不取利之意

夫礼防民者也

先王制礼所以正民行而為之大開也

礼記要旨

卷之八

五十七

礼即无媒不交无幣不見之礼也有淫光別可嫌之行坊之章之正以使之无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眾目之有皦而不乱也非所以為民紀乎

抗郡新刊禮記要旨卷之九

壬集

吳門進士 雨泉文九峰著

餘姚後學 日樓御東序

杭州書林 後堂吳 山梓

表記

子言之婦乎

一節

聖人發思婦之嘆必明其所以思婦之意也

思婦身言與周流不遇對看顯以道言與儀刑有本對看下三句顯之實也只重儀刑有本畧無工夫哉感信俱由於心之所發若非他人所見何以為斯世儀刑之本耶此重泥本字故有詩云儀刑之本在我也

禮記

卷之九

夫子周流不遇既而發思婦之嘆曰道既不行吾其婦乎吾之所以思婦者而豈徒哉蓋君子身雖隱於下位而道則天下文明光輝發越有不容掩焉者也何以言之亦曰儀刑之有本耳誠以貌待矜而後莊則其莊也出於矯揉而貌之儀刑无本矣惟君子恭肅之念常存雖无待于矜持而齊莊中正殆有甚於矜者焉色待勵而後威則其威也出於勉強而色之儀刑无本矣故君子敬畏之心恒存雖无待於勵而嚴威儼恪殆有甚於勵者焉言而後信則尚口乃窮而言之儀刑无本矣君子心聲雖未之著而直實无妄之常在信固在於言前也是則身之所在莫非道之所至至隱之中有至顯者存焉而庶乎立教之可賴夫何不挽行道之轍而為傳道之計也哉此以手論語在陳之嘆互相發明彼言門人之才有可成以言在已之德有是必

刑是以刑儀而不枉彼之材；是以成就而不負吾之教。嗚呼之嘆所以發也。

君子不失足

節

論君子慎動而各中其節必引言以証之也。

三不失字著工夫說三足字重在已說敬忌不失口於人也同有辭言足以信也。卒言則貌色証其中矣。

夫見其所可行而不見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君子之動容貌也必謹行止之宜而欲其可度不失足于人也。見其所可止而不見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君子之正顏色也必謹喜怒之宜而欲其可覩不失色于人也。見其所可語而不見其所可默則失口于人君子之出詞氣也必謹語默之宜而欲其可聽不失口於人也。惟不失足於人是以淑慎爾止。寧乎顯第之孚是以起人之畏焉。惟不失色於人是以輯柔爾類。肅然儀範之端足以落人之憚焉。惟不失口於人是以德音之秩昭乎至理之寓。是以起人之信焉。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蓋敬則有所不怠忘則有所不放。夫然故所言自合乎理。理有可擇之言在躬矣。有言不足信乎。觀言則貌與色可知矣。

楊襲之不

節

論礼服之不相為用者欲民之全夫教而已矣。

此奉礼交而什其意民就著行礼之人講蓋自天子而下對天子而言皆民也。不是上行下效意。

今夫行礼之服有楊焉有襲焉。楊以示文事之宜當楊則楊不襲。而遂為楊也。襲以示質事之宜當襲則襲不楊。而遂為襲也。節文詳辨而不憚于更易之勞是豈无其義哉。蓋又以此楊

為教。因夫襲焉則襲矣。質以襲為教。因夫楊焉則楊矣。今楊襲不相因者。正欲行礼之人于事之宜文者則尚文以守敬。不則以質。質之也。于事之宜質者則尚質以存敬。不敬以文。質之也。礼文之著寧无美意之存乎。

祭服敬

節

聖人著朝祭之礼而各有所戒焉。

人子之祭其親心之所存必無一念之不敬。立之敬以誠進之。敬以愉薦之。敬以欲也。又必始以敬而終亦此敬。不可離之以宗。者笑逸之謂。能樂則非極敬矣。故成之人臣之制其躬身之所行必无一事之不辨。進退之中礼周旋之中礼位序之中礼也。又必始其辨而終亦必辨。不可離之以倦。者欠伸之類。禮則非極辨矣。故戒之。

君子慎以行

節

聖人詳言君子有敬修之美勉人之意深矣。

君子慎厥身修非有心以避禍也。然德盛而遠必吉禍不於是而避乎。君子篤實不浮非有心于不掩也。然實勝而光自著矣。豈得而掩乎。君子撝謙以自處非有心于遠恥也。然恭以近礼則悔吝不生耻辱不自以而遠乎。凡此行脩之美夫人之所當庸心者也。

君子莊敬

節

聖人揭敬肆之幾而示君子審主敬之功也。

日偷戈上言理欲消長之机係於人心之敬肆。總論其理如此。下就君子身上言其主敬之功也。莊敬安肆皆審心講不以二字正是用功處。

人莫貴於作聖莫不貴於作狂其机恒在於我耳是故君子收斂不放端莊以肅其念主一无適而敬忌以持其心則中有主而自治嚴故莫已其進德之漸矣但見順性命而忘物累脫凡近而遊高明于以乎希賢希聖而愈趨愈峻矣不日進于極乎安而怠荒莫之檢以約也肆而侈放莫之節以裁也則中无主而自治疎固不免於敗度之漸矣殆見陰陽勝而物欲行嘗欲深而天机淺於是乎為愚為狂而愈趨愈下矣不日偷乎夫心之敬肆少異而得失頓殊如以君子其可以斯須不莊不敬乎故君子一日之間若可忽也然一念不敬而後然自安則心死檢束而不存身必參差而錯亂欲求其心逸日休也不可得矣故必正心以修身每謹夫誠一之度脩外以養中適得夫寬廣之休可也曷嘗使其外既參錯不齊而莫之整飭內亦拘迫不安而舍弗竟日者乎

君子不以一日

君子之持身無時而不用其功也

使字含有心字俛焉指身如不終日指心一氣串講言不以一日則其无日不主敬可知矣

齋戒以事

君子致敬於朝祀之礼示人知所敬也

神薰內神外神說齊戒者或者其內或防其外也君燕天子諸侯說擇日月者或卜或筮也齊戒以事鬼神恐民之不敬于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于君也

無辭不相援

辭言也相接之名也禮贊也相見之文也是皆交際之不苟而

於敬也引易正見相接相見者當如初筮之不可相棄也

仁者天下之表

聖人歷舉所性之德而著其用之大焉

○天下之表言為天下之人之表卒也於儼然知所敬上見之天下之制是為天下之人之表卒也於儼然知所敬上見之天下之利是為天下之人之至利也於有文相接有情相愛為見之只是仁義福自然之功用不可看力在人身上說

今夫立人之道有仁焉是仁也招得衆美體大而尊故為斯世之具瞻而人之存諸中者懷景仰之思為萬民之矚目而人之發于外者起欽崇之篤極矣指以而天下儼然知所敬仁其天下之表乎立人之道有義焉是義也裁制事物體方而嚴故為人之節而心之所發者不敢出其範圍為萬民之分而事之所處者不敢踰其分限通行於以而天下凜然知所畏義其天下之制乎至於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者報也報之為利能使人有恩以相愛而不至于疎有文以相接而不至于體彼以不拂其情

照應之風於以乎敬矣往來必尽其道太平之治于以乎致也其為天下之利也何如夫仁為天下之表則人不可以不倚義為天下之制則人不可以不遵報為天下之明而人又不可不明於其利乎

仁者天

制也

聖人揭言仁義而著其道之大也

人主仁義自然之功而說不可說是求仁義工夫仁之體大而尊而衆善由之以招揭蒙之體方而嚴而事物由之以裁割故

言天下之人心存天理處便是敬乎仁心有分辦處便是畏乎

仁者天下之表也

包括衆善曰大德之最先曰尊惟大則渾然之体有以照萬世

之像刑性尊則元善之崇有以建仰瞻之準的非特為乙人之表而已凡天下之有良心者莫不起欽崇之意而服膺之勿失與景仰之意而佩服之不已求其一人之不尊仁者先有也故

曰天下之表

表記表十九

六

報者天下之利報即禮也自閨門以至族黨之中自朝廷以達鄉里之內莫不各有其報文在外者也恩在內者也文以將其意以寓其文而淫辭倍忘之患消倍畔侵陵之害息謹信脩睦人利由此而興矣非天下之利乎

以德報德

節

辟四方之勳於為善也徵于為惡也此施報之得其平者君或失其平則寧過於厚無過於薄也

無欲而好仁

節

聖人慨安仁者之難因著君子成仁之有道也

天下一人甚言其難得之意君子即安仁之聖人議道只是於
好仁惡不仁之道先自恕意置法則設置科條以引進凡民也

重訂法句

天下之道二凡出於天理之公者皆仁也凡出於人欲之私者

皆不仁也。今知仁不可好而嗜之，不啻愛之。死已，初非利其行

之焉。而竊之以爲己。一不仁也。不仁之

者不照于強鳥若此者豈多乎哉然得之可能也而尤欲鷄雉

無不仁可能也而旣畏為唯是誠性焉者之從事得焉者之不

喪喪焉者之優為勉焉者之不及性仁之有天下其絕矣不亦

一己爭中心安仁之誰如以君子安愚必天下皆不仁而

隆秀之也蓋純粹至善吾之性也名子論仁道之極致則以吾

之所性者而譏之焉譏好仁也必曰无欲焉斯已矣譏惡不仁

必曰无畏焉斯已矣必如是則賢知者得以為宗愚不肖者

得以煮則美至若置法也何嘗以己之能而病人乎蓋志仁无

之所能

者而置之焉有能好仁亦可矣不必其死欲也有能惡不仁是

亦足矣不必其既畏也必如是則貧知者可以俯就而不肖者

可以企及矣君子成人之仁固如是夫

仁有三節

仁者當原其情而成仁者必濟之以義也

強仁截觀文理仁者安仁三句當在仁有三下與仁同功上記

者錯綜之耳。強仁以上言仁有不同。見觀仁者當原其情。仁者

以下言仁與義有先後之序不可偏廢見孟子老尤當兼升美

也。經曰：「天其於民，若水。」
此經曰：「天其於民，若水。」

以強國技力者人之所欣幸而得周乎鳥立之力者可以益之

之予同古子未人之而名燕示各同金燕作之予矣可也諸生

突然原其所以自決必皆出於情之所為而為者吾不得而知也
有所為而為者吾亦不得而知也為可即止功業之外著而遂
可謂其心德之中全也哉過者人之所避不者而居于有過之
地若不可以言仁突然究其所以未始不本于情其家為子愛
者非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家過於厚者非立心用意之義
也為可擬其細行之不矜而遂疑其大德之有虧也哉何以言
之仁者性乎理中心安仁者也知者明乎理求仁得仁者也畏
罪者惟恐於有過不敢不仁者也是知畏罪者雖同歸于仁
而其利之強之弱情為得與安仁者同哉此則仁者不於其功
而惟於其情耳然欲成仁者又易嘗死相與共之妙乎以休
而言有左有右以形用者也以理而言有仁有道以神用者也
於皆其顯者者人所有事而恒先之仁譬則右也左者助所不
禮記要言
及而後隨之道辟則左也何也仁也者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
為有生之理惻怛慈愛油然而生形生神發之後固皆隨在而
各足者也不曰人而何道也者在人為率性之妙在事為時措
之宜參互化裁裁然方正稱物平施之下无非隨事而順理者
也不曰義而何惟仁而曰人則人能弘道亦右之倡乎左也故
曰仁者右也惟道而曰義則待人而行亦左之隨乎右也故曰
道者左也又仁也家也先后則有倫而無體貴不累苟厚于仁
而薄于義則寬裕之有餘發強之不足有見于親而先見於尊
者矣厚于義而薄于仁則剛毅之大過溫柔之不及有見于尊
而先見於親者矣使人以先乎義道以輔乎仁則尊親有不皆
得者乎

仁有二

張仁

聖人論仁之專而及其情必申情之當原而審之不同也
在凡情為是與仁同功猶頂上與仁同功說與仁同過在功
上形出過米說仁未可知者不出于情而其仁可知者出于情
也仁者三句申仁有三之實而情之實不外乎安之利之強之
而已或在仁有三之或在其仁可知其俱不俱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實情

論為仁之有等所成者同而所有者異也

仁有三舍下安仁三句講與仁同功只是三者之功同歸于仁
不可謂與安仁者同功性之身之假之與其情之異也

與仁同功

四句

君子之視仁不於其功而於其過也

功者人所趨有所為而致之者也以收現仁或矯強以用其私

禮記要言

及而後隨之道

九

而非本然之實德或徇外以為之飾而非由衷之誠心以其情
不同故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无所為而致之者也以此現
仁因可以諒心而不失乎人倫之至因處可以休常而不害
乎忠厚之為其情則一故仁有可知也

仁者安仁

三句

聖人論人品不同而造仁之情亦異焉

仁者謂者畏罪者以人品之高下言安仁利仁強仁以造仁之
淺深言仁者安仁天性渾全而不假脩習也智者利仁深知萬
好而必欲得之也畏罪者強仁本无是心而假其仁以避禍也
不可用好仁惡不仁諸善此諸治道上蓋好仁惡不仁還是務
李一邊故不可用諸

仁者安仁

左也

聖人列仁之等而因較其序之有所重也

仁者右也 至末

聖人較仁義有相資之序而不可偏廢也

上四句包已見相資之意而多一仁義雖有輕重之序而在人不可有厚薄之分非是當以惟故意過之

仁者右也 義也

聖人第仁道之序而申明之示人知所務也

仁道雖分左右然其死輕重如孟子志至氣次之類下二句即申上二句之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之謂仁天下事物之理而人所共由之謂道古居於有事之方而仁即人之右焉左居于无事之方而道即人之左焉可以見之蓋仁具于心則惻怛之意油然而生是仁所以為人之理道具于事則必時措之各得其宜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義仁而曰人則能有為之正道而曰義則必待人而後行故曰仁右道左

孔語要旨

表記卷之九

十

仁者右也 二句

聖人別仁道之序以見其相資也

仁發乎心而先於道猶人之舉動若常任先也道見于事而原於仁猶人之舉動左常在後也

仁者右也 一句

論仁切於人而道切于事以見所序之無所重也

人也即中庸仁者人也意義也即中庸義者宜也意講畢微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以見所以仁右而道左厚于仁者至不說仁有惻怛慈愛意主于親義有裁制斷制意主於尊嚴發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同

道有左 節

聖人論道必列其目而著其效也

○道主治道看有至有豈有考以人之造道言以王以伯死失以造道之效言

道之在人未嘗不同而人之造道不能無異有至焉流弊至善而無遠也也有義焉中心无邪毅然而能斷也有考焉率由舊章而不輕率妄動也至道以德行仁者保天下之氣象故可以為王義道以礼明義有保一國之規模故可以為伯考道監於義焉永無變遷古訓乃有復尊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可以无失是則均是道也而王愈于義愈于考均是效也而王愈于伯愈于无失謂道而必求其至諸効而必期于王斯固善治者為

仁有數 節

聖人論仁義非一端必申仁之實以見之也

○道二句仁義並言下獨申仁之實者蓋形以制乎仁言仁而善在其中矣

責仁不可以不恕辨義不可以不精以仁言之則有數焉一事仁也而全体亦仁一時仁也而終身亦仁就其力之所至皆可仁也而大以義言之則有長短小大焉於此為宜于彼為非宜于昔為宜于今為非宜隨其用之所處始可以義名矣盡現之仁乎方良心有感於外而惻怛即形于中是蓋心存乎愛物而情不假于強求愛人之仁所愛者深矣即古人為仁之法而致力行已之善足蓋取善以輔仁而理非根于所性資人之仁所

發者淺矣惟愛人之仁發之也深故其及之也遠故周文王之詩曰豐水有苞云云以燕翼子者是其身雖作于敬世之而慮每開於數世之後愛澤垂于不朽恩惠及於无穷非敬世之仁乎惟愛人之仁發之也淺故其及之也近故周風之詩曰我今不愆是恤我后者是其有見乎在已无見乎在人一身之外无余事安居之外无他求非終身之仁乎夫曰愛仁曰賢仁曰然世曰終身可以仁名則仁之有數可見矣象之長短小大不亦可類推乎

中心惻怛 二句

聖人論仁之根於心者以見其安仁也

中心惻怛由中發外傷之切痛之深而皆出于誠也愛人之仁博是濟衆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先一夫不被其澤也

禮記集說卷之九

蓋惻怛不由于中心是謂无本中心不發于惻怛是謂无同情根于心而形於外則其愛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廣矣上句且勿露愛字

詩云豐水

仁也

聖人論仁必明其所及之遠也

承愛人之仁說來引詩就當已說以上文之意非証也不亦唯乎截漏以重遠二意中詩

仁之為器

節

口天下之事率之而能勝行之而能致者非難也惟仁也者語其為器統天下之善德之聚也冒天下之道理之全也所謂體事不遺者是矣何重如之語其為道始天地而始不見其為合也終天地而終不見其為離也所謂悠久无疆者是矣何遠如之

惟其器重則率相與精者德敵于全体之大得失彼者小也于天德之虧仁任重者就勝其重其德其道遠則日月星辰者或廢于半陰三月不虛者尚未曉于一間凡行遠者就其其遠則由是現之則是隨其所率之或多或寡非仁也隨其所至之或遠或近莫非仁也取數非不多矣必欲任其重則惟弘者能之而人不皆弘重蓋不可以易勝矣必欲任其遠則惟毅者能之而人不皆毅遠蓋不可以易致矣惟仁則雖微而累示之以遠天下者仁曰恕耳若盡為仁之義以度天下之人率之必欲其勝焉行之必欲其致焉則非全体肯心不足以當之非不息者不足以致之必中心友仁之聖人可行也亦不難為仁人受君以當今之人望天下之人隨其所率之多寡也不拘其所行之遠近也則率之多者愈于率寡至之遠者愈于至之

禮記集說卷之九

卷之九

近則資有愈于小資矣資者不可知乎是非不以聖人望天下也蓋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而吾固不容以性仁者望人也亦非以今人待天下也蓋人各有能吾固不容以所能者病人也

仁之為

難乎

聖人論仁道至大而唯全因詳見其意也

莫能致也戈取數多者仁在為器重二句見出勉于仁者唯在莫能勝句見出

取數多者

難乎

聖人論仁道所該之廣而休之為其難也

是故君子以象

四句

聖子之於仁唯于言論而可以怨求也

為仁之義舉之必欲其勝行之必欲其致以義廢人則一而尚存全體之義也一息以辭終身之憂也不亦難為人乎九今之人所安者多寡所致有遠近以人望人則幸之多者能愈于寡矣至之安者能愈于近矣不可以知人之資乎

中心安仁

聖人嘆安仁之難必引詩以勉其為仁也

○首二句德叔仁重且遠而不可以全責之意引詩以下足勸勉之也見得仁道難全而安仁者不多見如此然則未至于仁者可用于難而不知勉哉能如詩人之好仁則由勉而安而仁死不可至之理矣

仁者于天而具于心是天者仁之大原而仁者心之生理也今缺心與天一而渾然無極之真理與心連而渾然無私之德不

表記卷之九

十四

必有所強也而卒莫能勝者吾能勝之以任重也不必有所勉也行莫能致者吾能致之以道遠也是豈可以易能哉必其聰明審知由丁大賦者而後可以盡心德之全必其神化性命本于夙成者而後可以望聖脩之極然人皆利仁者也而性仁者天下鮮矣人皆強仁者也而安仁者天下其凡矣不亦一人而已乎是詩人謂不足以及性仁而凡未至于聖人者其可不勉於仁哉彼人雅之詩有所謂云者小雅之詩有所謂云者即詩人之詞而述詩人之志好仁固如是乎向徂之下吾忘台才高非吾力之既竭患可已耶身休之余吾忘吾老雖年數之不足庸何知耶心不及于他故而吾惟及時以有為焉蓋極其精專而實惟勉以從事身存與存身亡與亡覺焉而後已耳有一息尚存則我之所以求乎仁者亦可以少懈乎詩人之好

仁如此人能以詩人之心為心則好之不已與聖同歸所謂求心安仁者又何有于天下一人哉

中心安仁

二句

聖人嘆安仁之難其所以為書成之意也

中心安仁言勝重致遠之出于自然也天下一人甚言其難得也

詩之好仁

至末

聖人贊詩人好仁之為而申其意所以引人於仁也

○通贊詩人好仁之為勉人意在言外見之如此指愛莫助之是言行止也細讀以下正發如此意每二句為一舉以卒重致遠

仁之難成

之基

聖人推仁者不難于辭過必勉人寡過以進于仁也

十五

○易辭也截首二句是起仁者之過易辭恭近禮以下足勉人致力於行仁之資以為寡過之地也過既寡矣德可進焉故引詩以足上文之意言恭則儉信可見矣

夫仁之難成于天下久矣蓋由天下之人皆私意流行而好非

所好也故為志于仁則其情自善雖有過不待多言而可辨矣

仁者不難于辭過如此未至于聖者可不致力于行仁之資以求寡過而進德哉是故揭謙順理之謂恭惟恭則可以近禮

以制度之謂儉惟儉則可以近仁實無妄之謂信惟信則可以近情三者行仁之資也又能欲以行以而主一無適焉讓以

行以而早已尊人焉吾知防閑有自德性流行是雖未能立于無過之地而自得夫不處則復之吉雖有過其不甚矣若此者

何也蓋貞時者理欲之變而相形者時失之道惟无恭而後過不可廢也恭則心不慢動容中礼過其由恭而寡矣惟无情而後人不可信也情則心不欺誠誠動物人可由情而信矣惟无食而後物不可容也食則心不奪有客物而无棄物矣是無道心者主人心自高之町舍天机既深欲自為之必淺以此失之者不仁解平一有過而以不仁也過寡則德可進大詩云德人維德之基以之謂也夫德成于己則仁於我乎復矣又何成之有哉

恭近礼

解平

聖人示人以寡過之道而充言之見仁之所由成也

其也註曰不甚曰解云云是斷語不礙此平語

恭近禮

卷之九

十六

惟得乎行仁之資可以无大過矣

恭者仁之著儉者仁之節信者仁之實只重行仁之資說工夫全在設讓行此上教者主一於内而无所自私之心議者應接於外而无所自是之意行以者行恭儉信也有過不著者无心之失其情則善處其厚不遇于薄過于愛不遇于惡也

仁之難成

卷之九

聖人獨論君子成人之仁必詳成人之實也

惟君子能之而作冒賊之者能成人之仁也下文不病人以所誠不愧人以不能責人以恕也有遠道之教有輔道之德成人有道也總言之不過成人之實而已所引詩就民之心說正見得仁成之意

夫仁之難成於天下久矣惟君子為能成人之仁焉何以言之蓋責人不恕則人有畏難之患成人无道則人无畏守之方思以行道以行恕君子所以成乎人也是故无欲而好无畏而惡吾之所能也以此而責人不免重之以不堪之情是病矣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也好出于无欲惡出于无畏人之所不能也以此而求入未免貽之以可恥之實是愧人矣君子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夫責人之恕固所以引人之仁也然責人不以其道又豈曲成斯世之心乎是故聖人之制行也欲使勉勉以行吾之言不徒以虛言教天下而已恥愧以行者之言不徒以號令示天下而已不特此也制礼以節其易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難久之志而使之固容貌以昭其文輝而有光也衣服以稱其德安而且吉也朋友相親而善務至其極也若此者豈无意哉蓋勉向之不一仁道之不咸也茲蓋藉至輔導夾持之功以一其進為向往之路于好仁也率天下之好先以尚之也於惡不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教者立極于上敬者協極于下耳既責之以恕而又成之以有道如以而有為惡者寧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君子成人之仁也有如此夫

是故君子不以

愧人

說君子辱待天下之心而善于成人之仁可知矣

此言君子立心之恕无欲而安仁无畏而惡不仁此已之所能而人之所不能也以此之病入則阻必于難進以之愧人則反其于自棄矣

是故聖人之制 一也

聖人置法以民而倫奉其道所以成人之仁也

使民發民分對不制以已立致之規模也孔節五事立致之節
月也以行其言則民知向乎仁矣欲民之有一欲其所向之專
一好仁者死以尚之惡不仁者不使加身之誠也而仁于是乎
成矣

是故聖人之制 其言

聖人與徒道之教无非使民易役已矣

制行者制好仁惡不仁之行也不制以已者好仁不必其死欲
惡不仁不必其死畏也行仁者行聖人制行之言也勿勉愧耻
即卒如不及犹恐失之、意不依小設分賢不肖

禮以節之 一也

聖人脩天下之教所以一天下之心也

五之字俱指仁說孔信容貌衣服朋友五者皆歸重聖人身上
說節之使為仁之行无大過不及也結之使為仁之志无始勤
終怠也文之文以仁者之容而威儀可現也節之讓以仁者之
服而表裡如一也極之為仁必造其極而无一毫之私欲也是
皆聖人立法以成人而欲民所向之專一也

是故君子

論君子為仁欲有其德行之實而証之也

○言君子成人之仁此言君子自成其仁也无其行以上謂
君子為仁不徒有衣服容貌詞說之文而必有德行之實之
也衣冠端冕中實中服其服之與衣欲不可奪之色中有其容
之實有容貌衣服則言詞以文之德行之實之不言可見矣未

引詩則明有德行者乃為稱其服也

夫孔子固成人之仁矣而所以自成其仁者何如彼人之其身
有服焉以稱之有容貌焉以文之有詞焉以發之而德者仁之
存諸中也行有仁之見諸外也君子之為仁服其服矣則文以
居子之容有其容矣則遂以君子之詞然猶未已也又必以仁
之有德于已為念而實以君子之德焉凡其蘊之於心者死一
念之弗仁也然實之以德而不實之以行又豈内外合一之至
中是故服其服而必其容居一耻之有其容而无其詞云云居
子耻之然猶未已也又必以仁之未見于事為耻而實以君子
之行焉凡其措之於身者无一事而弗仁也夫實之以德則仁
成于内實之以行則仁成于外自是而詞而容而服皆不為虛
矣常自其衣服以稱者觀之衰經主衣服之則有衣色端冕主

是故君子 其行

君子之為仁必欲有其德行之實而証之也

○言君子之德截前重德言後重行言藉以恥服其服以下作推其
心以明上意謂所恥在此所欲在彼叙到无其行句全无着
落處休詳平看

是故君子 之德

君子為仁欲其内外之皆善也

服也容也辭也皆見于外者焉德有不美皆為聖文故必美已

復使本心之德復全于我足乎已而無待于外也則和順復中矣華發外而仁于是乎成矣

君子所謂義

節

聖人指言義之為道而居處有以盡之焉

○天下載上言義之為道如以下言貴賤之有事以見其為義也今夫世之所謂義者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義之道以獨逸也貴者有其事以恪供其賤賤者有賤之事而服勤之匪懈夫然後至正公平而義道在是矣然果何以見之彼大子之于諸侯貴賤殊途也然而身親以率下者不可已也均是躬牧事天之禮不憚親耕之勞案盛于是乎取之以事上帝焉相也于是乎取以之事上帝焉吾知為諸侯者以我之于天子

禮記

表記卷之九

二

君子之所謂義

二句

聖人指義之為道在上下各其其道而已

此君子之所謂義謂君子所論之義非曰君子之所行也有不重君子只是揭出義字且說諸註中截然等語皆發貴賤有事為義也重貴一處

天子親耕

二句

王者敬天而群后作忠焉見貴賤之感事矣

天子至是皆諸侯雖非賤對天子則賤上親耕則下服勤而貴賤有事之義在是

故諸侯服勤以輔事于天子

人臣竭忠以事上中上有以宰之也

勤事重者輔事指得禮凡人臣所當為皆此

下之事上也

節

聖人指言臣道之厚必指諸辭聖以實之也

求福不回載以節重不敢有虐民之心一邊仁之厚也以上泛論道理如此以天命以上實言君子求仁厚之事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引詩求福不回証聽天命意末言舜禹文王周公是以當之又引詩小心翼事証事君小心意重文王以該舜禹周公也

禮記

表記卷之九

十一

今夫人臣之事君也雖功澤及人有死民之大德而一事君不敢有虐民之心乃仁厚之簡也君子之事君者豈可不求其盡道也哉誠以有庶民之德而先居民之心所以愛君君也是之謂仁而恭儉者行仁之實也君子則敬以作而節以制度以恭儉而求役于仁焉所以敬告君也是之謂禮而信讓者行禮之實也君子則有孚順若謙遜不虛以信讓而求役夫禮焉然後仁役禮之事維何作事雖可尚也而不自尚其事特身雖可尊也而不自尊其身儉于位焉不貪爵也尊于欲焉不恭祿也於資則讓之而不敢自恃其能於已則卑之而惟欲尊人之善秉戰兢之心而不肆何小心也畏名譽之重而不肆何畏義也凡此皆役仁役禮之事也求以是而事君為得其志則吾之所以役仁役禮者從夫故也求不以是而加益焉不得其志則吾之所必

役仁役禮者猶大故也不以之而加損傷亦惟以所可盡者盡之而不可必者天之命也之得是道之行也命也吾侯之而已无患失之心也君之不得是道之付與也命也吾侯之而已无患得之心也夫尽仁礼以事君而得夫一付之天如此不見諸詩乎曰莫高言云不曰若有親降之心則曰和矣此德雖大此心與小可謂仁之厚也尽是道者果何人哉其舜也周公之謂也蓋其功澤及人有君民之大德而靖其尔佐又有事君之小心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云方國是文王有事君之小心矣况文王則舜禹周公又不可例見矣哉

下之事上

天命

論人臣事君之厚乎仁必詳其尽仁厚之事也

首三句論其理以起下文是故下方實著君子事君說皆是求礼記卷上

表記卷之九

廿二

尽仁厚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或謂單義以上屬小心不足

下之事上

至仁之厚也

仁之厚全在不致有君民之心上見有死民之大德仁也而又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所謂臣道之尽仁也

是故君子恭

天命

君子之事君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事君以上言其尽仁礼以事君也得之三句言其得失一付之天无往而不後仁後礼也

是故君子恭

天命

詳君子求為仁礼之道而中言之見臣道之全厚也

前二句作冒下德恭恭信謹之事不必分貼尚其事措諸天下者也尊其身行之于身者也儉其位辭尊居卑也寡于欲辭

富居貧也讓于賢見賢能幸也卑已尊人蒙衆皆然也小心慎戰兢之心而不致放肆也畏義畏名家之重而不敢遽犯也

是故君子恭

二句

君子之事君必求所以為仁礼者焉

君子即有莊民大德之君子恭仁之著也儉仁之節也信礼之本也謹礼之實也有莊民之德而无君民之心皆仁礼之所在故君子後仁後礼以尽仁厚之道此正見其不敢有君民之心也

求以事君

君子之事君安所遇而順受其正焉

得之自是者得其君之信任不以得志自驕而後仁後礼是也不得自是者不待君之信任不以失意有阻而後仁後礼猶是

礼記卷上

表記卷之九

廿三

也天命者得之无患失之心不得无患得之心也

得之自是

不回

論人臣事君而行法以俟命必引詩以証之也

引詩明文聽天命庶非屬下文

其辭焉

小心

聖人證証古之尽臣道者以其德盛而心純也

首句只說臣道雖于尽仁求之于古惟舜禹文王周公是以當之不足取詩說來大德就是莊民之大德小心就是不致有君民之心二句聯證重下澤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也祇台德先不

既朕行而此不顯亦昭无射亦得文王也公孫碩膚亦錫九之周公也莊民之大德也乃命以位而讓德帝嗣舜也文命誕敷而祇承于常也克桻西土而以服事殷文王也左右成王

節

主仕慎說以謚法為言即諱名浮于行朴起君子之為臣皆曰欲行濟于名以尽臣道之仁也宋以后稷欲行浮于名誰之所謂幾几近之也此君子與后稷正是辨有庶民之大德而不敢有居民之心也

聖人即謹以啓人臣之務矣蓋曰先王立義以顯其名必取善之大者以一事惠亦以名常失于有余而行每病于不足耻名之爲于行也立謚貴存乎實君子之爲臣其可虛居其美乎是易君子以事功顯是像也而畧无自矜之心止欲養其實不務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爲過高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

表記卷之九

25

礼部

表証卷之九

廿五

傳耳人有善也吾彰之人有功也吾美之亦以其貧者可尚吾
常下之以求賔而已凡此皆自卑之實也然身可卑也而德不
可卑也已雖卑也而人不能卑也雖退然自處于不能之地而
仰其德業之盛者自專敬之必至矣此君子之事君所以當務
臣道之實也是道也其惟后稷能之乎蓋后稷憂黎民阻飢之
患而有教民稼穡之功其遵而用之者豈一人之手哉尽天下
之手而无非然也豈一人之足哉云々然也夫后稷功蓋天下
宜其體天下之美名而居之不為矜矣猶以名常失于有余而
實爲滿于不足乃曰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蓋功雖大而名愈
卑下之於臣道后稷此舉一手

是古天子不自大
尊敬之

聖人君子自平之始而著其有感於人也

臣君子指為臣者三股平看來句德承措諸天下謂之事嘉其君
誠以正君善政善教以治民是也事有所成謂之功正君而立
於无過之地治民而安于平康之域是也過行者刻意尚行鑿
世惑俗以事君言發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也以治民言責乏
以所難知責之以所難行也人之善如上所謂善也人之功即
上所謂功也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敬尊之者民大其乎尚其功
民彰其善美其功雖无駭世之行而自為世所仰也雖无駭俗
之行而自為俗所依也

是故告子不自大

下
督

聖人堯言君子自卑之行見臣道之盡仁也

后稷天下

便人

聖人有大功於民而徒務實行以自卑也

礼部文庫

人表証卷之九

廿五

君子之所謂仁

節

論君子之難于盡仁必申言其所以難也

○首二句引詩至父母矣是明仁字非至德一句正見其唯仁以聚義與孝為全德以則柔不偏為至此其所以為難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仁而已矣是仁也固有天下者之當尽而實

非上下者之易能所謂仁者不其難乎何以見之詩之言仁也

有六觀悌君子民之父母夫謂之凱者必其以道驅之雖逆其

心而不怡以理論之雖弗且欲而不碩強教之謂也謂之弟者

必其德教弘敷而務有以符民之心仁惠廣及而務有以致民

之從悅安之謂也。強教悅安之事，徃何人情？莫不欲樂之，排則

流而養美今也
羣民生焉利民
用焉若是乎其
禦矣而後德之

教已亡寧有失之流者乎治民莫善于禮禮則難而陳吳令

卷之四

也辨上下焉定名分焉若是乎有禮矣而脩睦之化以立乎
失之難者乎哉在可能也安為難今以威在天下而志必
之以和順從容則萬恭不顯而非偏十德焉有矣是亦可能也
敵高難今以孝慈治天下而亦必歸之以齊莊中正則聖賢詩
外而非偏于姑息者矣夫无荒也有禮也威能也教也為善不
同而同时于強教使民有父之尊也樂也親也安也孝慈也為善
不同而同时于悅安使民有母之親也夫君子以父母之心待天
下則天下以父母之道仰君子不亦可以為民父母乎是道也
惟聖人能之蓋其德之成也極盛而无加故其用之發也並行
而不悖否則偏于愛者未免姑息之恩偏于教者未免督責之
術皆能盡道其間而難休不累也哉謂之曰難信其然矣

詩云凱弟

父世矣

禮記要旨

表聖卷之九

其六

聖人引詩以什之見仁民者而能子民也

有母之親以上應詩凱弟句如以此下應詩父母句

凱以強教

之親

聖人什詩言凱弟之道而指其為子民之仁也

凱以二句什詩凱弟二字之義傑而四句申上強教悅安之實

使民二句指其為子民之道也

凱以強教

而教

聖人什言仁民之道必指其事以見之也

強教屬教悅安屬養下皆貼君子身上講樂以情言禮以分言

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此強教悅安之事其孝而不悖也

凱以強教

二句

聖人即詩以什其義示仁民之道也

樂而母荒

之親

惟強教悅安之燕及斯為子民之道矣

使民有父

如此乎

盡道以稱子民之責必聖人而後能之也

使民強使也作治字意強教以治民而人君有父之尊悅安以

治民而人君有母之親如以此而民亦尊之如父親之如母矣苟

非至德或偏于嚴或偏于慈則施之於政或尊而不親或親而

不尊其孰能燕及如此乎

今父之視子

節

合人物造之而各有所偏見君道之難于尽仁也

父母二字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水之於民以下是因言

父母嚴推其偏於一而不兼尊者以明上文君道之難于尽仁

也

禮記要旨

表聖卷之九

命之于民至遠之前命字是造化之命下命字是君命看惟在

人獲命而推故乎神故聖人重命而不惜乎神

夏道尊命

節

聖人奉三代之治道有所偏而各著其蔽焉

此言三代之治皆未免有所偏故其民亦偏于尊親而又有其

蔽以見君道之難于尽仁也

夏之道三尊命一也事鬼神一也近而忠即下二句事一也

殷之道三尊神而率民事之一也先鬼而后礼一也先罰後賞

一也周之道神尊礼一也尚施一也事鬼神一也近人而忠

則下句事一也

近人而忠

三句

聖人指夏道而忠以為忠而必申其忠也

先祿後威先賞後罰正是近人而忠之事

傷而至尚施蕩而不靜先鬼後禮之敬尊禮者矯其後禮之失也

也祿而先恥先罰後賞之獎尚施者矯其後賞之失也

其賞罰用爵列賞之施隆于爵之高而殺于爵之下罰之施略

於爵之高而詳于爵之下

永賞

聖人申言三代因時之治亦見其有所偏也

此條是申前章之意不求備二句即近人而忠之事求備於民

句即先罰後祿之事賞罰刑罰之旁則見其禮文之極備也此

雖三代因時立政抑亦至德之不復見也欽不求備二句人非

聖人不能無過若求民之備則刑罰煩矣今也大過不得不懲

禮記要義

小過在在何嘗責民之備乎天之生財只有以數倍大望

于民則稅歛重矣今則五十而貢什一而助何嘗大望于民乎

而賞罰刑罰旁矣周人賞罰刑罰之制監夏殷而損益視忠庸

而尚文其政教詳其法致嚴而善惡无所逃于其間是為極矣

聖人察代治道之異而施其盛也

此燕言夏以起下二章不可說有所偏偏夏之道四句是申上

八文著必極制度之詳文極其至矣何也蓋夏非牙文也文下

勝其質與廣之所以至也殷周非无質也廣不勝其文以文之

所以至也

聖人論四代之治隨而各極其盛也

惻怛之愛忠利之教虞之類也先祿後威先賞後罰夏之類也

率民率神先罰後賞殷之文也尊禮尚施賞罰周之文也

至者謂各極其至而先以加於善之謂也

后世有作

聖人贊前聖之不可及必申其所以不可及也

○首二句截下正見其不可及及厥後世為夏商周也其尊親皆有

所偏故可及惟舜禹周於仁不可及也君天下至能散言用中

之極也其君子至有辨言化中之盛也末引甫刑亦見其尊親

不偏而中也

大夏殷周之王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謂之君道及仁未也

求其盡尊親之仁而不偏者其惟虞帝乎後世雖有德虞帝而

作者惟虞帝為不可及也已矣何以言之蓋其君天下也有天

下而不與生不私其身也為天下而傳貧死不厚其子也生死

皆无所私而惟心乎斯民其若父母之于子焉是故愛不徒愛

有憐憫之愛凡利民之恩厚生之惠出自中心而不可解也教

不徒教有忠利之教凡因性以牖民緣物以脩用根于至誠而

无不利也愛曰憐憫則子民如父母致其親矣教曰忠利則子

民如父而致其尊矣且以尊親言之安可解也故為准君子委

蛇順道固嘗見其安矣而尤必主敬以律天下之規感可能也

愛為唯君子嚴威德格因普見其威矣而尤必主愛以奉天下
之渙富于財者若恃侈之矣茲則制取用之節謹當由之
有禮焉私其惠者若恃惠之矣茲則博施以為念濟衆以爲
而能財焉凡以皆尊親之道用中之德也山是當時之君子化
之而皆為全德於仁固等之矣義則畏焉不敢犯天下之公理
持費固耻之矣實則輕焉不敢徇一己之私欲忠以抗節常失
于犯也今也富和氣于直言之中而未嘗至于犯義以正已常
失于悖也今也妙和順于裁制之余而未嘗至于悖有文以相
接似傷乎動也然進退作止之從容而文之中有靜矣寬裕以
有容凡於无別也然現疎密若之得宜而容之中有辨矣化之
及于民者何其其中子然非舜帝之用中于民何以致此育刑曰
德威云云明蓋言君人者不以虐為威而以德為威天下牙不
禮記要言

禮記要言

卷之九

三十

子民如父母

有辨

聖君以中道率天下而天下化中矣

子民如父母

散

聖君子民之道而用中之德可知矣

首句提起惻隱忠利二句正子民如父母之實親而尊一句說
在上見出安而取四句又是惻隱之親忠利之尊其事或宜以

與註皆殊不知從文乃聖入贊美之詞註特舉一二事以明之
耳

子民如父母

三句

聖人贊前聖能於子民之道以其愛與教之皆誠也

親而尊

能散

聖人之仁民一用中之極也

俱恭舜身說首句作頭下四句平講不必相承安而敬即前節
安與敬之謂也威而愛即前威莊孝慈之謂也富而有禮即前
无荒有禮也惠而能散即前之樂與親也

其君子尊仁

有辨

明天下之化中而見聖君之尽仁也

此言當時君子被舜之化以成德皆為全德也句之要見化中

禮記要言

卷之九

三乙

意不必分上文亦不必分貼事君交友等講

義而順

三句

聖人叙君子化中之行于其應物不偏者見之也

平講不必泥註故字以末句承上二句

德威惟威

二句

聖人証舜能尽仁以成化見其不可及也

威則能嚴上下相臨之分屬尊則能柔上下一體之情屬親

德威德明著君諸應用中一段惟威惟明著民諸應化中一段

且泛論勿露舜字如此指上二句謂惟德惟威德明惟明降自天而致君

子化之皆為全德者為德威德威德明惟明降自天而致君

不能也

後德註庶民大德而下允三章下之事上也是一章先王謚以

尊名是一事而後天下之為烈是一章故曰三章觀君子而
下九四章君子之所謂仁者二篇言君道難于盡仁是一章夏
禮命一節言三代皆有節制是一章禮命之章上起
下是一章後世雖有作者一節言禮命為德之至是一章故曰
四章

事君先資 節

人臣獻言於君而必效其能則自无所失也
君子之未仕也所明者帝王之道所蘊者經濟之學其志將以
有為也其出而事君也必以其平生之所自許者見之故辭
說以為推行之資措之于論列以為設施之藉由是再拜以受
其命日獻以任其職于以竭力不能求稱服肱之託鞠躬盡瘁
期副心膂之寄凡其所言者悉見之于躬行而不徒託諸空言
也惟其如此故君以先資之言贊于其臣、死守其先資之言
而不敢渝則无尸位素餐之愧先受重責之憂受祿為不誣
而受罪亦以寡矣此古之人臣所以不負於天子下不負於
所幸而能相與以有成也

事君先資 其信

君子之事君也言先而信于后焉
先君其言者先言以為后行之資使君因言而知我之志如此
也拜者拜君命以入仕也自獻其身者不自有其身也以成其
信則非君命之亦允蹈之心是資其言而行也

事君大言 節

入謂諫行言听而君納其言非初進言也望其利者望其君之
必行不徒言也然君子以行道為心非不欲進大言也願進之

所寓有大小耳不以小言受大祿恐不稱職也不以大言受小
祿君不知我也祿小則位卑大言則言高位罪而言高罪也此
所以不受

事君不下達 節

論事君當一于正直必引詩以証之也

不下達者實難于君而務引以當道也不尚辭者嘉謀入告而
不事夫口給也非其人弗自者重乎始進不失身于可賤之人
也凡此皆正直之道也引詩言正直之道神且福之况其君子
甚言臣當正直也

廟臣守和 三句

人臣之事君各尽其道之所在也

○言侵賊曠職之失以言隨分以尽其職雖非謂諫諍常諫意
禮記表書 卷之九 三三

方有情統是三公六卿以地言則為廷臣以職言則為宰以位
言則為大臣頃句一帶諫意如云廷臣守和九君德之未和者
所當諫也下二句微此

彼臣一而己矣自寡勿侍從而言謂之廷臣自表率朝守而言
謂之宰臣自位及人臣而言謂之大臣是故君德之隆污係于
廷臣而守和乃其責也蓋必左右之贊襄者竭輔導之功而使

情不滯於物感且夕之承弼者妙救沃之術而發必求其中節
使和之在于君者未嘗流而為同率而為異斯已也百官之邪
正係于表率而我莫貴乎宰也故必綱紀百僚系存任位庶明
協勵之休官託寄中正之治蓋其德而相與以成也四

方之治忽係于臣鄰而位莫重于大臣也故必制治未亂保邦
未危內思以安中國外思以附四夷蓋履盛滿而不志乎繼

聚事故言熱慮及其終事也。顧盛滿而知戒，憂色於而加慎。致為臣而去焉，則利其身，不忘其君。全乎己，而忘其君，則臣之專也。引易証終事而退意。

敬君使其臣

二句

人臣受君之命，不以所遇而忽其事焉。

得志者為君所信任，吾得行其志也。或作言，折計從或作使，當其任當其才，皆非。

君不能以獨治，率而委之于臣，或列之朝，或以綜理廢務，或寄之軍旅，以戡定禍亂。斯時也，際有慶之會，而獲往使之常，赴相遇之機，而承委寄之屬，則才猷得以展布，而平生之願遂矣。使以得志自滿，則不能敬事，可乎？故必慶朝，而戰兢，若何以致吾君也？若何以澤吾民也？操心危而位之崇，早先擇也。處軍旅而敬慎，若何以戰必勝也？若何以攻必取也？慮患保而身之禍，福不計也。如是，則能履其事而臣道其幾几矣。

惟天子受命

顧命

聖人論君臣之命，各有所受，而因推君命之所，以受于臣也。

首二句，截上言自然之分，下重勉人君說。

今天子者，天地之宗子，其命非先所受也。而一受之天焉，凡其博典，而禮命德討罪，无非承天意以從事矣。上者也者，宗子之家相，其命非先所受也。而一受之君焉，凡其守典，而率法考禮，正刑，无非仰君命以承休矣。夫天子受命于天，則天子者，律天之立極者也。士受命于君，則士也者，承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自夫君之命有未順，欲其臣之順命也，難矣。為君者，廢存以立，極而大號，以振揚者，不參之一己之私，承天以治人，而與命之。

重中者，不拂乎人情之正，世命可謂順矣。吾知惟王，憲天既有以端其率化之本，惟臣從義，自有以作其承順之心。是何也？臣之視君，猶君之視天，故臣之事君，猶君之尊天也。是豈作意而為之者哉？然則為君者，固當奉天命而不違，以為臣下之倡矣。

惟天子受命于天

觀王者奉若天道而憲天之責在是矣

君子不以諂

節

君子不以言取人，以言非盛世之所尚也。

荀句截下，是由其故。有道德則興行，無道德則興辭。有言者，不必有德，豈可以辭而於人乎？

故天下有道

二句

聖人以善行歸治，世見辭之不足取也。

山記要言

表語卷之九

三七

有道德也教之盛言

天下有道，賢聖之君作於上，有以端倡率之本。孝悌之政，修於下，有以儉教養之方。斯時也，人皆修德，不但誦說而已。故其德修庸行之常者，送以形，外不覺闕然，而日章精采，文明自爾。煥然其美，掩暢於四肢，發于事業，蓋有經緯乎天地而灼爛乎古今者也。行不有枝葉乎？夫有道德之世人，惟尚行則辭不足尚矣。其可以辭而於人哉？

君子不以成

君子不交其始，以交之所以全也。

淡字承如水求如水之淡，誠意交孚而不以虛言妄說於人，故死後然而交可全。

君子不以口

節也

聖人論君子務其惠之効而必詳其事也

不以口言人即求之食之爵之也作忠者竭力以出此稅心以主功能也一民之樂統已寒之營問人之寒矣則出幣帛以衣之焉一民之飢惟已飢之營問人之飢矣則出穀粟以食之焉人之有救其心好之營稱人之善矣則賜幣中以爵之焉夫然則有養人之實政而不為徒問有用人之實政而不為徒稱此其之勝由以作忠也欽

稱人之善則爵之

君子揚人之善而有其望可見其无口言矣

稱其日宣三德則爵為大夫稱其日嚴六德則爵為諸侯

君子與其有

已守對諸字看有求而不許就是已也

禮記卷之九

君子不以色

情疎貌親正是色親人情欲信者好善惡而意欲其皆誠也

辭欲考者考古立論而言欲其有稽也上三句是待人末二句是待已

昔三代明主

論先王事大神而求諸神道必原其善心而申其實也

○之用載不敢一句原其意也是以三句中其意也祭天地有定時此云卜筮者若下天牲牲之類是也上帝兼后土言不祀謂他祭不祀以定期也不違卜筮而不相讓承卜筮之用說

昔三代明主之有天下也郊以報天社以報地皆事天地之神

明凡祭祀之物无非卜筮之用所以然者蓋以天地遠而難格

非誠不足以享之也故用卜筮而慎重其事所以致其誠而不

敢以私議之也惟其如此是以日月有常期冬至祭天夏至祭

地九地祭之卜日者不敢犯此素定之日月焉而九月以祭天

也者卜吉則從不敢違也卜則不筮八則不卜不相讓也卜筮

之所如此何敢以私議事之乎

昔三代明主

先王祀大神而必用夫神者所以致其敬也

大事有特口

用神道以事神以幽明之咸順也

大事祭大神也自有一定之時日非卜而用之也小事祭小神

无一定之時日必筮而用之也筮日何如外事祭山川社稷也

故用中丙戌庚壬之剛日內事祭宗廟也故用乙丁巳辛癸之

柔日不特此也凡其牲牷之物禮樂之陳齊盛之品而皆不違

禮記要音

龜筮致敬于祭祀如此是以鬼神享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

不生百姓見其事皆以為知礼而德愛不作神人之心其咸順

也哉

后稷之記

論先王祭不其誠而澤垂于后則引詩以証之也

○易富緯恭次俊皆足祭不其誠祿福祿也指武王有天下言引

詩庶无罪悔明祭不其誠意以迄于今明禘郊子孫意皆后稷

之祭宗廟也親耕以備齊盛不遠取乎難繼之物竭力以供祀

絕不求備乎水土之品其辭之告於神者諭吾心之志意而无

實慢之失其欲之存于中者翼神明之感格而无求福之心祭

及其誠如此是以先祖是听而式谷于无穷神降之福而永錫

于祚胤昔在后稷當是禘矣今則由于子及孫有以凝聚乎天命

論下筮之極其尊因詳其用之辨也
威敬就龜筮之本体說非謂人威敬之也惟其筮之威敬就天
子諸侯之用極其精而不敬忽也註中不敢忘其筮三句只是驗
威敬之意不屬天子以下
龜為卜筮為筮先王所以寓神道之教也是筮也以定天下之
大業以成天下之亹亹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
也唯乎吉凶之不爽有德可敬而不可棄也其威敬如此而

大人之器

論下筮之極其尊因詳其用之辨也

威敬就龜筮之本体說非謂人威敬之也惟其筮之威敬就天
子諸侯之用極其精而不敬忽也註中不敢忘其筮三句只是驗
威敬之意不屬天子以下
龜為卜筮為筮先王所以寓神道之教也是筮也以定天下之
大業以成天下之亹亹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
也唯乎吉凶之不爽有德可敬而不可棄也其威敬如此而

禮記

卷之九

四

用之豈无辨乎天子休尊有事則用卜而未嘗用筮也諸侯休
卑有事則用筮而降于用卜也天子雖无筮若出行在道途則
以筮者不敢棄夫也諸侯諸有筮若出行在他國則不筮焉
不欲示人以疑也諸侯雖不筮于他國其寢室也則卜之虞
有他故也天子雖用筮于近中惟廟大廟也則不卜虞所當廢
也天子諸侯用卜筮之極辨夫亦以其威敬而不敢忽也欤

君子敬則用

君子致敬於所尊而上下之皆獲矣

○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君長指天子及大國之君言敬其
來之禮故用祭器貼祭器一句敬其往之事故詢龜筮貼日月
二句敬事君長德承君子對民言則為上對天子大國言則為
下不為所責而樂是敬之感人處

天下之至戾者君長之分至速者感應之機亦性一敬之道焉
焉耳彼禮之當祭者莫如天子之禮諸侯大國之適小國也君
子則敬其禮焉而陳其邊豆列其盛饈燕享之所行无非敬心
之所達也事之當敬者莫如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朝大國也
君子則敬其事焉而擇其日月詢諸龜筮期日之所用无非敬
心之所宣也於以嚴上下之分而諸侯敬事于其君明大小之
節而小國敬事于其長若此者不過自致其敬而已非有意于
人之敬也然一敬立而感化神自為人上而言之則凡為之民
者瞻其顏色而慢易之心自消望其容貌而恭順之念自著惟
其實乎自其為人下而言之則凡為君長者時其朝會而禮貌
隆于晉接時其聘問而和好善于相先誰其褻乎所謂敬人者
人恒敬之也是則君子敬人而因有以敬于人可不相與以懋
其敬也哉

為上易事也

惟上下一於誠則化无不洽矣

今夫刑期于无刑者因人君之心而卒不能然者以其誠之未
孚耳誠使為人上者至誠以御乎下推心以待乎人而承順上
意者不忠乎君德之唯乎由是為之民者忠貞以奉其主精白
以承其休而通達下情者不病于推則而難知夫斯民之習日
偷則刑措之風日遠今也分之上下雖殊而情之感通无間大
化行于講信之余而姦惡不生礼俗刑于百志之誠而詐偽不

禮記

卷之九

四

緇衣

為上易事也

惟上下一於誠則化无不洽矣

今夫刑期于无刑者因人君之心而卒不能然者以其誠之未
孚耳誠使為人上者至誠以御乎下推心以待乎人而承順上
意者不忠乎君德之唯乎由是為之民者忠貞以奉其主精白
以承其休而通達下情者不病于推則而難知夫斯民之習日
偷則刑措之風日遠今也分之上下雖殊而情之感通无間大
化行于講信之余而姦惡不生礼俗刑于百志之誠而詐偽不

化行于講信之余而姦惡不生礼俗刑于百志之誠而詐偽不

起不祀有司者天下皆是也刑其有復煩乎

好賢如繼衣 四句

人君誠好惡則死為而民化矣

按繼衣巷伯只是好賢惡之元已然非其心之誠則不能死已也故曰誠作厚屬善或服屬惡

人君於賢者知而能萃之而能先有如繼衣之篤于惡者知而能遠之而能速有如巷伯之深吾見好善惡之人心所同公好公惡民心所服民知上之誠好賢不必責罰以本賢而自誤于為善矣民知上之誠惡不必試刑以禁惡而自畏于為惡矣為人上者可不慎好惡以端孚化之本哉

夫民教之以節

論為治有本末而異其效必申言以明之也

北記更旨 緇衣卷之九 四一

有昧心截上言以道為治者其效深以法為治者其效淺故君民以下申言德禮之效南刑曰以下申言政刑之效

士民教之以心

論為治有本末而異其效必申言有本之效也

如此出題故君民以下帶承不任刑政竟未講更好

今天治道有本末屬治貴識休彼君之於民也教之以德而又齊之以禮焉則以道治民者民亦以道應之有耻且格其化不亦深乎夫為教之以政而以齊之以刑焉則以法治民者民亦以法應之無耻其化不亦淺乎夫為治有本末而得效之淺深之為民者要不可後法以為治也故必惻怛以致其愛民吾子民之道也而斯民愛戴如子之於父母何其親耶免妄以待其心不吾荷民之道也而斯民尊君親上傾心而不

辨二何敢倍耶莊敬以蒞其下不令虐民之道也而斯民易慢不生爭犯不作孫心自足而著大信以道先天下而天下自以道歸之也若彼徒法以繩民者何足以語此哉

故君民者 孫心

人君以道化民而民自類應矣

子信恭泛講不必分貼德化親之不倍有孫心俱有為善意應有格心

下之事上也 節

聖人極言君民感應之機而勉人君慎其所感也

後其行未句與上好二句相應

人君之為治言之所不者淺而行之所感者深何則下之事上

也導之以言則遠上所令率之以行則從厥彼好惟上之所好

則已為有奸為雖未播之於令而斯民從欲以治不復論其所好之邪正而有甚于上之順好者矣是机之出于上者甚微而

化之成於下者甚大為人上者其可以不慎乎殆必謹于念慮

之間而章好以示民厚有所好為無有作惡可也密于萌動之

始而彈惡以御民深有所惡焉無有作惡可也蓋一人之

好惡天下之從違攸係尊之以好惡之正則民亦同歸于正猶

之求端而影隨以端也導之以好惡之偏則民亦同歸于偏猶

之求端而影隨以端也其机如此而可不慎乎

論 卷之三 節

立此位有含立極之意以仁慈謂為仁之心已遍及天下也豈必不仁睨開不用禹諱此句重看三引言皆明君仁莫不

仁意

為立三年

盡仁

親聖君德化之速而見天下之治統于一矣

今天至急而神者民之心不疾而速者見之化吾于焉知其然矣將古人為克勤克儉不於不伐天下之所謂仁人也其受神

也未及歷年之身其發帝也僅止三年之收但見聖作物

親翁然有遷善之風遇化有神群然有順治之美文命誕敷而

仁風遂反于光旁繼之乎燭照之治為可能也德教四訖而仁

道大同今斯世學之乎唐虞之民為可復也夫禹一人也而仁

行于上百姓至衆也而仁遠于下即是而現可見朝廷為四方

之過君身為萬化之源得一仁君如我者以仁存心而庭極于

民表以仁修身而作則於民上則出治有本而天下皆仁矣豈

必朝廷是仁人而後足以成化哉

為立三年 二句

聖人計聖君德化之速欲人君知所法也

上好仁 上矣

聖人教仁民之易而因審民之所以從夫仁也

爭先人截上論其理下指其事

○為人上者不患夫民之未仁特患乎已之帥民者未至耳誠知

仁為帥民之道而存之於心行之于身一皆係仁以長人是能

好仁矣將見仁者人心固有之公為仁者人心同然之理奮發

修為誠有爭先人而不能自己者矣夫好仁有爭先之化如此

特患死仁以感之耳故后民者以志臨于民之趨向係焉必

章好惡而昭引導之機教見于身民之則象存焉必審從違而

敦表正之休志之章非徒章也尊吾心之仁以為撫育之方而

圖斯民于同仁之中教之貞非徒貞也尊吾身之仁以為容保

之術而納斯民于愛日之內真若父母之於子而切仁者至矣

山是為之民者仰其涵育之化而則君以自治求其難陶之

而見善之必從應吾之志順吾之教殆若從父母之命而求以

悅之矣豈有不爭先人者乎

故長民者 上矣

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亦好仁以愛其上矣

好仁惡不仁志尊乎仁也為仁而不為不仁身尊乎仁也子愛

百姓非徒姑息保愛之謂也現註曰以此為愛民之道則是推

以教天下之民使之亦志存乎仁身行乎仁也故民之悅上者

非徒奉養承順之謂也現註曰致力行已以悅其上則是民皆

志存乎仁身行乎仁而悅其上如子之於父也

王言如絲 危言矣

聖人推君子慎其所以率民者而民皆化之矣

弗行也截前四句起大人不倡游言而謹于言行也則民以下

民皆化之民亦謹于言行上惟論言而後又並行者言不離行

也

化民之道言行而已民之言行不免失中者夫公倡之者不以

通乎誠以立極以鼓天下之化者存乎王申命以行天下之事

者存乎言王言如絲其出則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則如綽始于一

人之微終于天下之大百官受其政庶民式其訓所係如以

而大人其可倡游言乎必示以誠懇篤實之辭而不為死根不

定之論勿使微之弗慎以壞天下之風也是故言者行之文言

為可行是有物之言也若妄談于迂遠而推之庶政為有悖謬
肆于荒唐而措之于萬幾為有華此可言不可行者君子則弗
言焉行若言之實行為可言是有恒之行也若街奇下一時无
以垂謚于后世刻意于苛難死以立訓于天下此可行不可言
者君子則弗行焉由是民將效之庸言之謹皆實誠之主理而
言之必可行也庸德之行皆切實之至論而行之必可言也言
何危于行而行何危于言哉

王言如綵

四句

聖人而論君言綵之雖微而此之甚大也

訓辭雖今皆言也如綵如綸皆喻其小如綸如綵皆喻其大非
謂辭大愈大也出謂出諸外王言之出而臣民皆恭敬奉行之
不服故見其大禍福利害又是后面事

可言也

弗行也

備卷之九

四六

行之過中者君子之所戒也

君子道人以

於行

君子欲謹其所以先民者則民自廉之矣

小道是也其善禁是禁其不善互文也應所終使民可行也稽所
敝使民不偏也謹言慎行因導之禁之皆至于有終而无故

君子以一身立斯民之極非言不足以道民也必詳吾啓迪之
方禁彼資悟之意以言為教焉非行不足以禁民也必端吾教

導之本示彼可像之像以身為教焉夫道人以言而易其言民
易不法行則吾為誣稱矣故必慮其所終使言足以為善后之
地禁人以行而易其行民易不能守則吾為偏行矣故必稽其
所弊使行足以建大中之極言有終則民可遠矣行无弊則民

可禁矣由是為之民者法其所言不敢為虛誕之辭言之性謹
无有于罔終也則其所行不敢為偏諛之行行之性慎无有于
或敗也何道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耶

長民者衣服

節

君子一德以化民微諸詩而可見矣

重德在德不二有常色有德在其中齊民齊其德也非齊其衣
服從容德一是言名人之德一謂趨向歸于一而无一二雜也
不必用遠近同風及內外始終等意

長民者民所視效欲一民德先道之以德焉是故衣服所以文
身德之章也必也文綉有常而不參以作偽之私服无王之法
服也容貌所以致飾德之符也必也禮儀卒度而齊協于其施
之吉文君子之德容也非徒服其服也垂裳以出治于以虔執

札記

備卷之九

四七

衆之方計其文其容也正位以嚴命於以飾斯民之習君子之
齊民如以民德其有不一也哉蓋衣服不二德之不二也不二

則一矣容貌有常德之有常也則一矣以容貌而不一則二
下民皆從其所習而先儒比之非始將衣服以稱之而不以二

三致德矣以此而先容于天下民皆定其所向而先驅離之敝
始將容貌以文之而不使服德齊常矣其在詩曰彼都人士彼

裘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其容也此是道人以言則出言
有章由是禁人以行則行歸于周以此下民其為萬民之所
望也然則長民者謹服容以齊民而民咸有一德也觀于斯詩
而不益可信哉

長民者衣服

德一

君子一德以道民則民自化之矣

為上司望

聖人者上下以誠而相信必而証其義焉

前望而知其誠於待臣可述而志著其誠於待君不致于其承首之誠謂其不信也而不惑于君承次句說謂不惑其小成也引証要見兩層意

上者下之望也而為病千唯知茲惟至誠以御其下而表裡為一倚毗之篤得之見聞而可知君之誠有以通于下矣下者上之信也而每嫌于死述後惟一德以事其上而忠誠倫至誠

業之美見之稱揚而可紀是君之誠有以達于上矣君之誠既為下之則君之所為臣即信之誠其倚任之專蓋聖其明也

心何有見疑于其臣也我臣之誠既達于上則臣之所為君即信之嘉其底績之義自消其疑忌之私何有見惑於其君也哉

禮記

卷之九

四六

之旨朕朕相為一體宗子家相而情交通尹誥言尹躬及湯咸

有一德者非此君臣相得之謂乎詩又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其德之不二也觀此而一德之義又明矣夫君臣以誠而相信如以共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治道其有終也

為上可也 其矣矣

惟上下一於誠則相信以心矣

有國家者 節

論人君好惡明而民志定必引詩以明其好善也

善惡以人言章善有勸賞意章惡有懲罰意民情不二謂趨向之歸于一也有國家者當審所尚以明好惡民有善者從而稱

賞之又從而顯揚之所以好而章之者死不至焉有惡者從而懲戒之又從而刑罰之所以惡而障之者死不至焉夫善惡其

辱我之惡居其過我既勝之則示民者以厚而不以薄矣

好惡以明民情備一知善之當好也一於好而無有不好者以拒于下知惡之當惡也一於惡而無有不惡者以拒于內迎者

不惑惑者不疑而民德其歸矣詩云靖其小位好是正直夫臣道莫善乎正直正直而好之非章善之謂乎况章善而罪惡可知矣

有國家者 不二

上能明好惡而示民以善則民情一于善矣

上人疑 不勞矣

聖人者若臣失道之弊而因勢盡消之益焉

有曰句是起下文故君民一受正受上无可疑而有姓不惑之事臣儀行一段正受下不准知而君長不勞之事

禮記

卷之九

四九

上人當御下以信為示以可親之行則百姓未免王有試矣臣

下當事君以忠苟強以唯知之事則君長未免于有勞矣然則君臣當何如而後可耶彼為君者以民之惑上母曰民情之不

一也而吾所以昭示者死其道耳必也志有定向而使人不味

其昭從教善則明其為所好焉以示民成俗也若惡則慎其所

以惡焉以御民之端焉是蓋彰信兆民而凡所以納於軌物者

固有章志貞教之實心矣由是為之民者從厥攸好而趨向不

病于不同善則好之知所好之在善也惡則惡之知所惡之在

惡也民其有惑于上者乎為臣者以君長之勞母曰君德之唯

成也由吾所以臣而者死其機也必也行求受法而所重不在

於言辭過高之行君而不及者也不損其不及焉索隱之知君

心者非他物自備之實心也。由是為之君者諫行言所而
心不患乎。若則易知不若于。雖知也。則則易從不若于。
從也。君其有須勞者乎。夫君臣各盡其責而利之獲于下。如
此。然則可以稱其職而無虧也。抄

故君民者

不勞矣

聖人著君臣之道之益青歲之意有在矣

故君民者

不惑

惟上明好惡以下民此民所以不惑也

善人則好之是明也。所好也。惡人則惡之是慎其所惡也。亦俗
御。惡其善其好。慎惡以示民。嚴不惑謂好善而惡上也

臣儀行

不勞矣

八臣忠以事君則君施于上矣

聖人著

聖人著

五十一

主人臣格君看儀行不重。辭串講不援。句承有像行未不煩。句
承不重。辭來惟有可像之行。則行非偽行矣。故不以過高之行
援其君。所重不在乎辭。則言非虛辭矣。故不以浮誕之辭欺其
君。不及謂諛。且之行。援有極力之意。不知謂隱僻之理。煩有苦
心之意。不勞矣。是不難于從善也。不必說不疑其臣而施于君

聖人著

聖人著

聖人著。數之。由。聖人著。人。君。當。謹。其。刑。爵。也。

刑。爵。為。政。所。由。行。教。所。由。成。故。必。謹。于。用。刑。使。之。是。耻。謹。下。煩
爵。使。之。是。勤。以。行。其。政。成。其。教。也。

大臣不親

不嚴矣

聖人著。人。君。待。臣。當。盡。其。道。而。因。詳。及。待。臣。之。道。也。

言大臣所及。臣言。臣而。及外臣。不必泥相事意

故大臣不可

四句

君子之待臣。當必。其。道。以。其。所。關。之。大。也。

大臣三公九卿是也。臣待御僕從是也。民之表民之所瞻仰
也。臣政令。秀民之。道民之所率由也。重好惡。看信任之。專倚毗
之。所以。教。大臣也。何。為。當。教。大臣。而。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
焉。而。為。萬。民。之。所。屬。望。四。方。之。所。具。瞻。一。或。不。敬。則。七。臣。不。得
行。其。志。而。百。姓。因。之。不。寧。失。其。所。以。為。表。矣。可。不。敬。歟。故。臣。盡
未。用。之。先。防。範。于。既。用。之。后。所。以。慎。臣。也。曷。為。當。慎。臣。盡
逐。臣。寵。昵。君。之。好。惡。係。焉。而。為。萬。民。之。所。做。效。四。方。之。所。率。從
一。或。不。慎。則。君。心。潛。移。于。左。右。而。天。下。靡。然。成。風。失。其。所。以。為
道。矣。可。不。慎。歟。

聖人著

聖人著

五十二

君母以小謀大

三句

君之待臣。不可使之有所聞也

母以小謀大。待大臣之道。母以遠言。近待。逐臣之道。母以內圖
外待。外臣之道。

小人溺於水

聖人歷言人之溺於所襲。必詳所襲者之易溺。而人當致慎也

所襲也。載於水以下。詳其所以溺於襲也。末句。總承。意。重。在。大
人溺於水上。不過即水口以起之。水口且然而況于君子之臨

民乎。有君民之責。當知所以保民矣

天下之大。可畏者。常使于不足畏之中。惟以為不足畏。斯有大
可畏者矣。是故水之所以近于人。而溺人者。以其德。雖易。狎。勢

實難。親。故。易。溺。人。也。口。或。誣。而。煩。則。其。出。也。上。見。侮。于。君。下。見

實于民不可是悔故易以溺人也開于人謂謂于情欲如欲
然之類必欲得之而不知有欲有欲是不可以理喻而
不知交困也故可以敬之厚而不困節而不吝宜可以崇高自
持下民易虐而慢之也即一或慢而不敬則難救之故易以
溺人也三者皆溺于所樂如欲故不臨深不待慎于水也擇
其可成其信慎于口也予以愛之信以結之慎于民也

故君不可以不慎 下節

聖人論君子當謹其所愛必詳明當謹之意也
者句截下引大甲之畏命允命之慎故大甲之畏禍尹告之圖
終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大甲曰 二節

聖人證引戒慎之言明君子當慎所愛之意也
禮記要言 卷之九 五三

二書明君子溺于口現命字口字可知後二書明大人溺于
民有作孽不敬乎民者也以忠信有終敬乎民者也

越命貽獲已之禍惟口為羞愧之招慎言之訓故書有然矣暴
虐其民者取禍之基不欺其民者致福之本慎民之訓於書亦
有然矣慎水之意又不可例見耶

民以君為心 節

聖人論君民之相須必詳其意而引言以示戒也
○此節重君一處看前二句是言心莊休舒六句見民以君為心
心以體全四句見君以民為體末引詩書戒君意
自民之視君也尊卑殊勢若不同也就知君若其民之心身有
所好焉以君好也所有惡焉以君惡也猶之大君泰然而有休
從令矣自君之視民上下異位若不同矣詎知民者其君之休

乎有所休焉休以民也所有威焉威以民也猶之四體既正而
腹心可固矣是心即君也休即民也心之在乎內者中正也
可謂道矣由是四體之形安舒而自得心之存乎內者主一
無適可謂肅矣由是動容之著嚴威而嚴威是知心之所
雖不期于身之安也志一動氣之執其安也而論君之所
欲雖不期於民之從也上行下效之理其從也不令而行民以
君為心以快可見矣心雖為主于內然資乎民之所保是心以
體全亦以休傷也君雖為主于上然資乎民之所衛是君以民
存亦以民亡也君以民為休不於此可見矣夫君以民為心則
人君固當慎好惡以為倡君以民為休則人君又豈不結民以
固其志哉故現于詩書之所言信乎君人者當視民如休而
保恤之道不可使百姓之勞苦小民之怨怒也

民以君為心 欲之 五三

聖人論君民之相須必申民須於君之意也
禮記要言 卷之九 五三

民以君為心 容敬

聖人論君民之相須必申喻民之從于君也
二句

民以君為心 二句

聖人於君民之相須者而必喻于身心焉
○此平而意重君現民以君為心則九雷好惡以要其從定取舍
以為之主者當必有在矣現君以民為休則九金形以固其存
遠害以保其已者宜无不至矣
且夫民非后无能育以生君之尊固也后非民无能育以寧抑
孰知民之不可輕哉自今視之以天下奉一人君固民之元自
也而奚以為之心也誠以心也者為主於內者也君為民之主

非民之心耶故念慮多萌民之從違存焉意何所如民之取
 舍安之居之所好之君之好惡之德之天君大然而可休
 自亦其後令也夫民不以君視君而直之以為心則九族以
 善事之者當元所不至而或視之過尊遂至弗愛弗敬者自失
 其心者也故謂失其心而可以為之民乎以一人而撫萬民
 固君之赤子也而奚以為之體也誠以體也者致用于外者也
 而民為君之用頭非君之休耶故曰耳與目雖君之聰明也曰
 手與足雖君之股肱也而樂與民同休憂與民同戚猶之四體
 既安而腹心自亦其靜定矣夫君不以民視民而直以為體則
 允愛護以善養之者當元所不周而或視之過卑遂至戕賊之
 之者自傷其休者也故謂傷其休而可以謂之君乎現諸心休
 相須之義而益見君民之一體矣故心為主於中休運用於外
 記要言緇衣卷之九 五四
 休不自舒而由于心之莊容不自敬而由于心之肅君譬則心
 也民譬則休也而相須之義益見矣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
 民必欲之可見休由於心之所使而民以君為心者明矣心以
 休全亦以休亡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可見心由于休之所停而
 君以民為休者明矣由是現之君也民也昭其分以辨異也心
 也休也本其情以統同也不惟其分而惟其情則民固不可一
 日无君其可以一日无民也哉為人君者當知所以善事其
 心善保其休者夫
 心註
 聖人喻言君民感應之機見感之所當慎也
 上四句照看下一句重講即休之從乎心以明民之從乎君也
 心註則 安之

上二句是倡起語心好身安即承上說
 心註
 聖人兩即休之從乎心見民之必從君也
 莊即正之意肅即敬之意只就心休發揮而以君民為之公平
 正大而无非僻邪淫之累誰也心莊則内无所歉而休自舒從
 容順適優游暇豫而局促拘迫之不开也戰兢惕勵而无慢易
 縱肆之失肅也肅則内无所放而容自敬嚴威儼恪齊整肅齊
 而情慢傾側之不作也然則人君在上臨之以百則民自安于
 下矣臨之以肅則民自畏於下夫可不謹哉
 昔吾有先正 以生
 詩人致美乎前人出其言善而化大行也
 且清截明者義理昭之而皎然明白也清者義理精微而卓然
 記要言緇衣卷之九 五五
 清潔也國家都邑以地言庶民以人言以寧謂治平而安寧也
 以成謂民化而俗成也以生謂樂業安生也是皆出其言善而
 盡懷柔之道故其化如此
 下之事上也 節
 聖人推人臣之諱乎言行而必詳其所謹之道焉
 齊名載上五句是起下意言有物則言信矣行有格則身正矣
 生死不可奪則義一行類矣故君子三句所以求其象一行類
 之道也引詩書通証義一行類意下之章上言貴乎正也今也
 身不正焉言貴乎信也今也言不信焉惟言之不信則象之具
 于事者或從或違不協于一矣惟身之不正則行之著于身者
 或善或否不比于類矣此固事君者所當戒也而其遠果安在
 外彼事君不能死言必有所物而信也見之獻納者根諸實理

而不序事君不能死行：必有格而正也。於之踐履皆由誠而度而不論是以生平由是所守而堅固可守而奪其志者死乎由是令聞下已豈可時而奪其名乎蓋至是而象一行類矣。則事君之道當如是也。然果何如以用其功乎彼聞下多下之。以尽天下之善言君子固嘗求之廣矣然猶不自信實之衆言之所同者斯守之于心而勿失志不多不足以集天下之善行。君子固嘗見之博矣然猶不自是質之衆行之所同者斯習之於已而不厭言雖由多聞而得文心薰德衆言精加量度以極於毫釐之間而至正歸一之所在者有以知之明矣然用之于誠納以為嘉謀嘉猷之告行雖由多志而得又必核於衆行詳加辨別以析于疑似之際而精一死二之所在者有以見之審矣然後用之於踐履以為善政善教之施夫如是則取善極

札記要言

五十六

其詳用善極其審義无不一而行无不類矣事君之道孰有加於此哉書言出入帥屢應言同詩言淑人君子其儀一合而現之而君子之事君象一行類蓋可知矣

言有物

行之

惟行言善於存沒故君子必謹其言行也

言有物

存志

惟言行各尽其道則所守者貞矣

言行貼事焉說有物有格李到房言志即是有物有格之志也

夫人臣之道言行而已言行之道合宜而已言有物而行有格

則從違不惑于疑似之非善惡各歸其當然之分言不失之于

隨行不失之於說而志之所存者自不容以獨變矣

政君子多聞

行之

君子於事上之通求之博而行之約也

此是求有物有格之功多聞屬言多志循行守之親之只是得于言行之理耳精知畧而行之熟言行講此即舜之執兩端而用中之意方是見諸言行也

精知畧而行之

君子之事君必審其約而行之也

在聖學截不可出上二句倒謂即其志者而精思以求知其至約之所在然後踐之為加謀如歡推之為善政善教也又按畧是言行之盡善盡美者至于歸一死二處蓋道之至極者自无不約也非徒為約而已

惟君子能好其正

君子說為臣者言好其正若當泰之時而以其稟征常養之時而

札記要言

綱本卷之九

五七

茅連以濟是也

故君子之朋友

不疑也

君子之情謂其正則民情歸於一矣

君子亦就為臣者言朋友有知是好其正而與之友則其惡有方是惡其不正而不與之友也惑者淺察者保其惡之詳故言感處者及之難故言疑不惑不疑皆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也

同道以相愛朋友之善者也君子則好之而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是朋友有知矣同利以相接朋友之惡者也君子則惡之而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是其惡有方矣夫好惡皆得其正如此吾知以直道而行之民而感至公无私之情迹之得于觀感皆自於所見而擇之惟嚴緊不至混者矣近者尚何惑乎處之得

於向慕者習於所聞而信尚之甚專好惡各以類應遠者尚何

疑乎

信惡不歸 節

君子下齊於非道之交徵諸詩而可見矣

留謂不以其惠為惠而存留于心與之相處也引詩是明所以

君子之所以論交者德義而已其人之好于我也或以勢交

或以利今世徇夫阿比之意而不協諸道德之公惟出于比昵

之私而不察諸義理之正吾知君子持守之必謹不徇人以非

札之恭拒絕之必嚴不失身于非道之合豈肯留之於己以為

惠而為焉與之交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以周行為愛

則私惠之非愛也明矣君子之不留于己也不亦宜乎

其成

聖人兩節物以喻言行之有微示人知所慎也

致謹于言行之實也蓋善惡譜

今天言不可偽行不可妄其誠之不可掩也彼車之為車固

必以軾為敬然有車則有軾無車則何軾之有軾也者車之必

可見者也衣之為衣固不以襪為美然有衣則襪無衣則何襪

之有襪也者衣之必可見者也蓋車誠設不可欺以元軾衣

誠服不可欺人以元襪况君子之言行乎是故君子不言則已

一有言焉吾知出諸吾之口者雖甚微而聞諸人之耳者則甚

著焉言孔彰四固于宣也將言或倡庶民受成也出乎身而加

乎民豈有言而無聲有聲而無聞者耶君子不行則已一有行

焉吾知休于吾之身者雖甚小而見于人之目者則甚大德

有實則履之其最者不可掩也衆動或則則事功之叢隆者

不可掩也發乎遠而見乎遠豈有：行而無成有成而不見者

即夫言聞其聲則人之於言亦惟勉于有物而已矣行見其成

則人之於行惟勉于有恒而已矣其容不愼乎

人言式言之 其成

即言行之必有微以共試之不可格也

言從而行 節

聖人言君子言行之善而推及其化焉因引言以明之也

言曰何論言行盡善之理寡言一句方實指君子求言行不

得之軍不泐大義小惡民之化也率言以見行言不泐大其美

而小其惡則行必微勉于美而成于惡矣兩引詩分証言行不

可歸引書德証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夫言者行之表言之可歸以其可言而不可行也今為辭氣之

發順于義理而充塞然則所言之實者見諸實則言之如其所

行而為可用之言矣夫何文辭之有行者言之實行之可歸以

其可行而不可言也今焉踐履之施順于義理而不悖然後以

兩行者宜諸論說則行之如其所言而為可稱之行矣又何文

辭之有夫言不可歸言之有信也行不可歸行之有信也使不

寡言以力行則信不可成而倡率斯民者其本矣故君子誠

於言而不盡其所有餘敏于行而必勉其所不足則言為預行

而勉：乎其篤實行為預言而勉：乎其勉至信不於是而成

乎君子之示教如以吾見上以實感下以實應行不掩言知所

恥不稱情以于天下之孝言浮於行知所愧焉不隱過以故
一己之非蓋有美雖可大而不得自人其美惡雖可小而不可
自小其惡夫君子慎言行之化何其大哉故觀于抑詩而見言
之不可歸矣現于小雅而見行之不可歸矣現于書言文王之
寧有是德而君子之慎言行以成其信者不亦可見乎

言從而行 其信

謂言行不可以偏為故君子有立誠之要也

言四句泛論其理以契下意成其信言言行平講

言從而行 四句

聖人著言之所以善示人求諸理也

後二字重看不可歸全在此

南人有言 於人乎

聖人述言人不可以无恒必深明其不可也

古之遺言美其言之合于古也魯論二句乃什遺言之意言言

无恒之不可也

卒喪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人子奔親之喪起有定時而止有定時也

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

入門左所以趨西階升自西階以事生之礼事其親未忍親戚

作降而為之也

師于廟門外朋友賓門外

記者酌師友所哭之地亦各稱其情而已

父之黨哭于廟有尊卑焉師以道之尊而有别于父故哭于廟

門外毋妻之黨哭於寢有親道焉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别一學
妻故哭于寢門外

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論人子之哭其親兩尊卑以為差也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論兄弟之喪因親疎而立其主也

親同謂同父母之兄弟不同謂從父之兄弟從父母之兄弟二句

是叙起說不必入講

問喪

所以動体安心下氣也

袒踊者體所以為哀哭所以殺其哀也

袒而踊以運動其身体：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懣

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

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

人子之葬親及快終之道而因以求其神也

送形而往骨肉復歸于土也血精而返為之宗廟以享之春秋

祭祀以思之也精即百物之精字

其往矣也望然 其反也如疑

記者叙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必申言以快之也

祭之宗廟以思享之微幸反復也

祭謂虞祔之祭孝子家親之不可復見故為宗廟之祭以享之

庶幾親之復而末享也祭也

孝子之志人情之實也

論孝子家親之心乃其情之自然也

一向串講總上五節謂自始死以至終喪其所為者莫非孝而哀親之志也是志也原于所性而發于自然非有所矯揉也雖然也故為人之情之實

是故聖人為之斷法以三日為之制也

記者原聖人酌哀親之情而因定為斂期也

不冠者之所服也 總者其間也

首句言已冠者有免下言童子當室亦有免也

總者其免也

童子之所以服總以其為成人之免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

人子慎行于尊者之虞欲以安其情也

事父者家无二尊雖母不得以抗之故當母喪急遽之時而反

禮記要旨

附喪卷之九

六三

示以不遽者不欲以喪容感傷父之情是其不趨于堂上者為

父屈也則因堂不杖而類言之

此孝子之志也

人情而已矣

託者論人子居喪之事而必反其本于自然矣

只就親母喪一邊講此字指不杖不趨上三句平看志者情之本也

仁之安事是也也禮象之終言禮象皆從此出蓋天下之道原

于孝也人情而已蓋言原于降喪之初得于付界之始有愛親

之心存于中故其愛親之情發于外也

服問

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易臣之為命婦服于喪所而不服于他出也

夫人之於天子猶外宗之于諸侯其義同也故同期服而服期

往則服之出則至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與難犯小異難是泛論此就指死免經謂不可因難而殺人

之哀亦不因難而殺已之哀也

上附下附例也

服服之名有所附取其等列之相似也

刑書所載不刑有上附下附禮書所載不刑有上附下附

大刑之上附下附者蓋以罪之重者與上刑之等相似罪之輕

者與下刑之等相似此所以各有附也既有附則異難多而

五刑亦足以該之矣服之上附下附者蓋以情之輕者與大功

以上之等相似情之疎者與小功以下之等相似此所以各有

附也既有附則喪難多而五服亦足以盡之矣何必過為法

制之煩哉

禮記要旨

附喪卷之九

六三

有事其終

總服輕然之不可忘哀故養治其紗縷而后織及織成則不洗

治其布帛即以制總服也

除服者先重者

論男婦之什服或服而各有輕重之序焉

禪而織无所不佩

人子於親祭之後服及變乎凶而佩及變乎吉也

輕者包重者指

子婦冠喪而遇喪隨其休之輕重而施其服也

子婦冠喪而遇喪隨其休之輕重而施其服也

子婦冠喪而遇喪隨其休之輕重而施其服也

子婦冠喪而遇喪隨其休之輕重而施其服也

男子輕要婦人輕肯以輕履服輕服收服齊衰之帶徑也男子
重肯婦人重要以重履服重服故服斬衰之帶徑也包謂麻葛
之粗細同服麻而可以包葛非既著齊衰之麻又著斬衰之葛
也

無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記者指無服之虞不於其重而于其輕也
三年間

稱情而立文 故曰死易之道

論喪礼本乎人之情而及乎人之情所以為道之至也

無五服講謂先王之制五服各稱其哀情而為降殺之礼文也

是礼文之或降或殺因以飾伍服之群衆而引親者服重疏者

服輕貴者有絕有降賤者有絕死降各有品節親而賤者不可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九

六四

損而貴者不可益也是所謂死易之道也按此以先之論喪

礼下文創鉅以右則專答三年之間也

故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

記者指天地之性人為貴見人之異于物也

故先王為之 則釋之矣

先王立法以飾群而其心始遠也

主三年喪謂先王立為中道而制喪服三年之服節使過者

俯而就不至者企而及皆隨行服制以成文理則既不至于鳥

獸之不若亦不至于夷死之无旁而先王夢世立教之心始遠

矣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 和一之理盡矣

先王三才以立服制而人適焉大

象天法地與取則相對講夫人之群居相與情與礼而巳服制
一定則有恩以相愛而无不和有礼以相接而无不其歸群
之理皆修于喪服之制矣

人道之至文也 古今之所一也

記者指親喪之盛典為无易之道也

至隆截上一句帶下句平至文即篇首立文八字謂情礼一

而歸群之文極其至也服至于此其重无以加矣百王以制礼

言古今以行礼言謂百王皆有制作而不能改之也古今世有

不同而莫不由是也

泮衣

古者保之

記者於古人之無服而必詳其法也

礼記要旨 禮記卷之九

六五

泮衣句提起蓋有制度只連下句非三節之總制度以應二句

與袂負庶規四句遠服諸物也短毋見膚四句與袂之高下一

條取諸身也十二幅應十二月仰視于天也

服衣之作其末尚矣蓋欲取其被袂之深寡而已蓋有制度以

應天規之負矩之方也蓋有制度以應地矩之直權衡之平也

矩毋見膚則其形不露雖約而不失之儉也長毋被土則其物

不貴雖隆而不過于奢也以袂言之則為連兩旁而鈎之以便

于著以要言之則丈尺二寸而要縫以半于下是長矩袂各

適其宜矣末必有袂也袂之高下可以運用為度袂之長

短以反袂及肘為度袂必有帶也下毋厭髀而當解上先骨之

處上毋厭脅而當脇下先骨之處是廣狹上下各適其中矣其

取法于身也如此以至裳有十二幅者豈徒然哉蓋天有十二

月以成其惟正之序衣有二幅以成其体式之宜水雖制衣
一人實以應天月也其收法於天也如此天下之言員者莫如規
袂為袖主以順而員所以應天規之員也天下之言方者莫如
矩袷交于前其象則方所以應天知之方也衣微背中之縫上
下相接以至子蹠如繩之直也非應直乎袷下末端之覆前後
相等而及其齊如衡之平也非應平乎其法于物也如此

制有十二幅

記者揭深衣之制上象乎天而遠取諸物也

制字作頭取象之象下節詳之此處只宜做大意應講不用小
註意

袂員

平心也

論深衣之法取諸物必詳其所取之象也

記要

深衣卷之九

六六

上節言深衣之制應五法下節又言所應之五法欲人休其而
正已正物脩身治心也

故規者行

節

記者詳深衣法倫而用廣固著其為服之重焉

○沿軍旅截服之以上言深衣倫法為可服貴之以上申所以施

五法軍旅以上申所以服深衣完且常帶在倫五法見出而多
弗費二字善衣之次在可為文等見出而卷介月一處

先王以五法施于深衣宣其義袂袂員以應規者欲其行者
拳手揖讓以為容儀也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蓋君

子之於政也必先正已而後可以正人正已正人之道直方不
之矣正已而後正人則正人常在後是即有錢于背者也正人
必本于正已正已常在先則正人方于懷者也非以直其政方

其義乎規之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蓋坤之為道直
而其休直也則用有定其用方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
此者故其動內休則直也外用則方也地道之直以方知此
則深衣之負繩以直正視方以方義乃所以俯察于地也若下
齊如矩衡以應平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蓋志者心之所之志者
心之本休心本无有不平者也惟志之所發者攻取廉常則心
之所牽者斯應感失其平矣輕重之謂權低昂之謂衡亦本
元有不平者也惟權之輕重失其常斯衡之低昂失其平矣志
磬則權也心聲則衡也志不累于攻取而安斯心縱于順應而
平矣猶之權不說于輕重斯衡得其低昂而平矣下齊如矩衡
者非非有取乎此乎是可見倫是五法以施于深衣聖人服之
非服其象也乃服其象也然制器尚象天下之物多矣而獨
取于規矩權衡以制深衣者聖人豈无所取哉亦以規矩權
權衡本自有可取之義五規矩方員之至也規矩一設天下不
可欺以方員方員之理至于規矩舍規矩之外无所謂方員矣
規矩取其无私也繩者直之至也繩一設天下不可欺以曲直
而直之理至于繩舍繩之外无所謂直矣故矩取其直也權衡
者平之至也權衡誠設天下不可欺以輕重輕重之理至于權
衡舍權衡之外无所謂平也五法本有可貴之義如此是以聖
人貴規矩之无私也而袂與袷以應之貴繩之直也而負繩及
繩以應之貴權衡之平也而下齊以應之由象以識心而精義
之微不外于裁制之求因服以思義而至理之妙不出于尚象
之外位法之善如此故先王貴之也惟貴之是以服之果何用
而不宜哉彼什端是而燕廢深衣服焉是可以為文也付介

而禮廢法衣服是為武也雖可為文非若禮之足以
主敬特可輔相于行札之時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冑之足以
禦侮特可更等干惟極之中而已深衣極取用之詳如以此
言之乙服之微五法已備可謂完矣其有則布其色則曰可謂
節矣矣吉服極為煩雜朝服為上而深衣而為次是謂善衣
之次矣深衣之制何其善哉

故規者 事之

論深衣倫法之義而聖人所由服必申法之所貴也

故規者 服之

記者詳深衣倫其法而聖人所由服焉

故規者 平心也

論深衣之倍五法各有所取之義焉

故規者 方也

論深衣有取于直方之義必引言以明之也

直政以正人言謂欲得乎公平正大之休而無邪枉也方象以

正已言謂欲得乎均齊方正之矩而無偏私也引易正見簡察

於地意六二柔順貞圓其體則直賦形有定其用則方

負繩 義也

論深衣之制寓治人脩己之義也

正已而后可以正人故正人常居后即負繩于背也正人必本

於正已故正已常在先即抱方于懷也

衣之皆縫上下相接直哉如綬惟其在背也故有負之名以有

邪曲人皆得而見之矣衣之曲領左右相交方焉若矩惟其在

懷也故有抱之名一或偏倚吾不得而掩之矣深衣負繩抱方

如此非直為觀美也既直之理而思以治人政所以治人也
公平正大之體為紀綱法度之施中道而立正身以正朝廷
躬而行正朝廷以正天下則政以純直約束有要而新民之用
行矣釋方之直而思以脩己義所以脩己也慎其懷取去之
立裁制斷制之辨介石貞其守而執極之有常陽端端其節而
泛應之曲當則矩以方象而自新之體立矣

下齊 二句

論下有所取之法有直內之象焉

安志安其志正以平其心也

五法以施 二句

此二句是一節之大旨五法則卒手為容直政方象安志平心

之道正不偏矣聖人服之服以為容服以直政方象服以安志

平心且勿說出文云等按五法已施則不惟可以文身而所以

脩身者在是矣不惟可以耀人而所以治人者在是矣聖人發

澤而不服之狀故聖人服之以為容云云

五法已 軍旅

論深衣制備而用因以周必申言以見之也

首二句作肩規矩四句由五法已施之意為文四句申聖人服

之之實

五法已 貴之

論深衣倫法而聖人所由服必申法之所以貴也

服之者服深衣也貴之言貴五法也貴之者之先五服之者之

聖人作一人看謂貴之以施五法而因以服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論深衣之法之善故先王取其善也

三句言深衣之所以施五法者取其无私平直也惟其可取

故可以為文

四句

記者論深衣之用不一而所用有常也

記者既云可以為文可以為武恐人疑文武皆行服故又指言

可以橫相可以治軍旅則其用未嘗不辨也

節

論深衣之像其色則隨人而其制異則隨高而不同也

下節上三者

深衣之像其色則隨人而其制異則隨高而不同也

言謂之制色

深衣卷之九

十一

采以為樂也其慶而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而素存凶險以

致哀也區別之合而深衣所像之色曲以當美制隨分而同限

于制者不容于立異決之深衣也也蒙之下也而寸半之

度視之重慶徒夫具慶焉視之具慶猶夫孤子焉統同之下而

具慶焉

以青

記者指深衣所像之色重慶者其具慶猶夫孤子焉統同之下而

禮記新刊禮記要旨卷之十

祭集

吳門進士 兩宋文九時著

餘姚後學 日樓邵東昇校

杭州書林後聖吳 山梓

投壺

投壺之禮

一節

論投壺之禮因人各備其器賓主交致其謙

奉矢奉中執壺備器以請賓也主人請以下是賓主交讓而後

行也

投壺射禮之細也射禮投壺之大也然則投壺亦射禮之道也

古人當燕飲之際而欲謀以樂賓即其席間之器以射射節焉

外融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之所由始也

禮記要旨

投壺卷之十

一

投壺而不備器則無以為樂賓之具投壺而不交遜則無以敦

禮讓之本以備器言之奉矢於主人將以投賓也奉中於司射

將以待筭也執壺于使人將以待投也各有司存而投壺之器

不患於不備矣以交遜言之始而主請而賓辭也既而主固請

而賓固辭也終而主固請而賓固辭從也雍容揖遜而投壺之禮

不患於不備矣古人勸中之妙類如此

主人奉矢

三句

因人而異所執之器投壺之禮也

賓再拜受

一節

論賓主投壺矢之授受交致其敬也

拜受者謂將受矢而拜之於未受之先此時矢尚在主人之手不容答拜拜送者謂已送矣而拜之於既送之後此時矢在賓之手不容答拜賓言拜則知主亦再拜矣主言作階則知賓在階

當矢賓主交遜之後而賓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乎賓雖於西階上拜受也而矢尚在主人之手勢不容答賓之拜故殷桓不敢直前以遜之曰辟遜之而後告之也敢僭於賓也主雖於作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故殷桓不敢直前亦遜之曰辟遜之而後告之無敢實於主也敬以相下讓以相先授臺之禮豈曰娛樂之具而已哉

揖賓就進

三句

古人授臺主人盡禮賓之敬司射量置臺之宜

禮記卷之十 燕室中堂上庭中三處

已拜

二節

記者於授臺敘主人視授揖賓之禮詳司射度臺置筭之法送矢於賓而主人已拜者特矢而主人已受主人進即於兩楹之間而備視其授臺之處詳審周密慎而不致慢也復退反作階之位揖賓就授臺之進禮度明肅嚴而不敢亂也然揖賓雖在於主人而授臺則掌於司射司射於西階之上受臺於執役之人量置於禮進之南賓主之前皆二矢半也蓋授臺之地有三而置臺之法則一室中固二矢半也而庭中亦如之庭中固二矢半也而堂上亦如之矢雖有長短而量度以置臺者易地則皆然也度置畢司射復還於西階之上設其筭之中筭非漫無定數也蓋賓主之授也各四其矢故紀勝之用也各肆

司射於中之西面東執八筭而起焉詳而不訕整而有餘如此

揖賓就進進字重三處室中庭中堂上也度置亦然一矢半實主二矢半也度置以俟賓主之授設中以紀勝負之筭

請賓曰

六節

司射於授臺之禮所請備其辭而所行踐其辭也

二節截上是請辭下是行其所請之辭左右告矢具二節手順授二句應命酌一節與首勝飲不勝一句應正爵一節與首正爵既行五句應命一節與應互見也

請賓曰

二節

司射之授臺也必先示人以行禮作樂之節焉

請賓曰

一節

禮記卷之十 授臺卷之十

司射請授之辭告賓同於告主也

授臺雖主於樂賓而視德之義所寄司射不嚴其請授之辭則燕飲之餘而實主易仰矣乃請賓曰慎授為八此授不釋由天之本入而有入之名以末入臺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矣是請不敢授臺者當戒其慢由已之頻授而有此之名不俟更適則頻授雖入亦不為之釋筭矣是謂好勝授臺皆當戒其專及夫兩授具畢而勝負攸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非正爵乎正爵既行之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蓋授臺乃射禮之禮而習射有立武之象故不曰筭而曰馬若勝得二馬而劣偶得一馬則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非一馬從二馬乎若謂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勝已成矣又當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其始也嚴釋筭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禮此告

賓之辭之而主人從賓以有事請有先後而辭無異同故曰請主人亦如之先賓而後主尊賓而卑主也

一馬

多馬

觀司射之告賓必舉紀勝之法而及榮勝之禮也
首句截下二句須無頻得三馬及一馬從二馬意

命弦者

二節

司射於授壺既命樂工以奏其樂復相實主以行其禮

凡行禮必用樂用樂以成禮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况授壺乎當司寇既請之後命弦者曰樂以導和也使樂與詩非戾而不和不可也其必奏經首之章協授壺之節以是歌也此是節也成文而不亂以是節也協是樂也得款而有常廢乎耳聆歌樂之章手適授壺之節不踈不踈而始終若一矣尔太師也可禮記要旨

授壺卷之十

四

不知乎太師曰諾承命而應之速其必播之詩樂者釋如純如而無忤所事矣以釋筭言之賓主皆南向則主為左而賓為右主拜送賓矢而右告賓矢具贊者授主矢而左告主矢具矢具而可以授壺矣司射乃請賓主更迭而授壺若矢入壺者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然其釋筭也豈混而無別乎司射東西而立則南為右而北為左地道以右為尊釋賓之筭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以尊賓也主道以謙為本釋主之筭於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以卑主也請授有禮釋筭有方可以觀司寇之從應曲當矣

命弦者

司射命工作樂而示其法因得其應辭也

、經首之詩言賓主交歡之事故奏之聞君一者為詩由樂出或

作或止所聞之節均乎如一不作多止少而大數不止多作而大疏如是四節以發曰矢度終始相協矣

左右告矢具

二節

授壺之禮行司射有請授釋筭之法授壺之禮至司射有數筭告筭之法

左右告矢

一節

司射請實主授壺必釋筭而異其方也

什授筭上是大授之時司射告矢具而請什授下是正授之時司射什授筭而異其方實主非一人故主堂什授筭之筭必於右以地道尊右示主人尊賓之意也什主堂之筭必於左者以地道卑左示主人自卑之意也

卒授

三節

禮記要旨 授壺卷之十

五

司射於授壺之畢既別其等而又有以表之也

首一節數筭以別其勝負下二節行爵以表其勝負左右告矢具此起大意同

卒授

二節

司射於授壺之畢數筭而異其法告筭而異其詞

此題全要看得分曉一筭為奇分上是數筭下是告筭一純以取連上句看猶云二筭為純就此一純別令取之恐其亂也與上句只一事對下一筭為奇看此奇字與下奇筭之奇字不同上奇字筭也單也下奇字餘也謂司射既數實主鈞等之筭之外猶有盡酌之餘筭故曰寄筭下純字奇字皆屬餘筭有勝負者也左右鈞鈞字正應註中鈞等之鈞字不屬餘筭勝負者也

論投壺之行爵負者受以禮而不怨勝者獻以禮而不矜
投壺不免于勝負勝負之門人所難處也勝而矜負而怨觀德
之義微矣可乎司射當數算告算之畢乃命酌酒之人以行罰
爵于是勝黨之子弟洗解更酌坐奠于豐也當飲者不敢抗也
皆跪而奉解以致辭曰蒙賜以酒也勝者亦不敢矜也亦跪而
致辭曰敬以奉春也夫酒不曰灌而曰賜灌然尤但服服善舉
敬之心洋溢于言意之表負者不敢于然也養不曰養而曰敬養
矜伐兩忘禮讓事敬之心畢露于脩詞之下勝者敬于矜也各
得其道矣

論投壺之行爵負者受以禮而不怨勝者獻以禮而不矜
投壺不免于勝負勝負之門人所難處也勝而矜負而怨觀德
之義微矣可乎司射當數算告算之畢乃命酌酒之人以行罰
爵于是勝黨之子弟洗解更酌坐奠于豐也當飲者不敢抗也
皆跪而奉解以致辭曰蒙賜以酒也勝者亦不敢矜也亦跪而
致辭曰敬以奉春也夫酒不曰灌而曰賜灌然尤但服服善舉
敬之心洋溢于言意之表負者不敢于然也養不曰養而曰敬養
矜伐兩忘禮讓事敬之心畢露于脩詞之下勝者敬于矜也各
得其道矣

正爵既行 一節

司射爵行而請其勝慶爵行而請畢其禮
曰諾職工正爵罰爵也下正爵慶爵也立馬以表其勝微馬以
掩其負皆義之備也三馬既備二句乃司射請詞
投壺之禮當正禮罰爵既行之後司射告賓主請為勝黨立馬
然立馬以表其勝必隨算以當其初不可多也不可少也惟其
立也若賓黨得二主黨得一即舉主黨之一以益賓黨之二助
勝黨為樂三馬既立禮已成矣勝禮已成不可變乎此禮家
陳事之言如此司射遂請于賓主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
皆曰諾由是獻酌交錯而賓主用情歡欣交通而左右無間至
是則慶禮之正爵已行矣正爵既行投壺之禮已備矣司射遂
請微馬有始有卒節文終遠如此

請立馬 多馬 七

司射於投壺之末勝也而有行慶之禮請慶之詞焉
請立馬提起各直其算二句記者叙行慶之事三馬既備二句
司射請賓主之詞

馬各首 以慶

論投壺之禮三馬當其算而蓋馬致其慶也
投壺三馬而止上句每番畢皆如此下句三番畢始行之也

記者備言投壺之制失各有其當也
此節雖陳投壺之制悉有未善也算多少一句置算視其人也
算室中三句置矢視其地也算長尺二寸立長短之中也壺頭
脩五寸別廣狹之制也壺中實小豆二句恐其溢也壺去席

得其道矣

二矢半置其置也以括若棘心實而材堅重居其厚而不居其薄也子去其皮尚質而去文飾處其朴而不處其華也皆義之備而禮之統也

一節 今弟子

侯國之授壹嚴禁戒之詞序賓主之黨

然飲之間易押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於不戒也觀魯今弟子辭曰毋換戒其慢也毋敖戒其驕也毋偕立戒其偏有所向毋踰言戒其敢有所分有一于此罰有常爵由魯親詳文有小事而戒無異同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流也侍授之人非一而賓主之黨易淆是不容于不辨也賓以義接主而司射以作人庭長以正人冠士以觀禮皆主於義者也故屬之主黨主以仁接賓而衆人以舉實使者以事人黨子以執役皆主於仁者也故屬之主黨實黨主黨顧名思義而各安分守此所以安延而不亂也

禮記要旨

授壹卷之十

取半以下 二節

觀二國鼓皮之節畧於舉賓而詳於觀德也

此記者述二國鼓節以示人鼓皮樂也授射禮也用樂以成禮所以節其疏數之宜因禮以異樂所以辨其詳畧之休是故皮七而鼓伍魯之半也皮伍而鼓三薛之半也用此鼓皮之半以節授焉非故殺之也蓋授壹射禮之細主於舉實左右矢具而授拾勝負行勝而微焉節文易簡于禮之場簡而詳其節是以美濃也矣鼓半而用之禮有以少為貴者稱手其所畧也皮十三而鼓十魯之全也皮十六而鼓十二薛之全也用此鼓皮之全以節射焉非故隆之也蓋射禮授壹之大主于現德明節立

事而功德兩全經志舍上而理道兼至節文纖悉于禮之纖悉者而畧其節是以非廢禮矣故盡而用之禮有以多為貴者禮乎其詳也述魯薛之鼓皮別詳畧于授射古人行禮曲當之妙可以現矣

儒行

君子之學

二句

聖人論儒者學充乎已而服隨乎俗也

李字無知行服字重承前字也博必欲体道于已也服也鄉不欲立異於人也鄉字沒言

儒有席上

五句

儒者盡道于已而用待于人可以現自立之行矣

上四句平說主用世言待字是無求于人意自立全于待字上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見之席上所以貴德強李所以致知忠信所以存誠力行所以躬行聘謂幣聘也問謂顧問也奉而任之為股肱心膂也取謂使之以理煩治劇也此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

儒之為人也充養至而所以視內者重物累忘而所以視外者輕彼致聘存乎珍儒者居珍于席上而不失其所貴之良則國有以待天下之聘也應問有乎李儒者強李于夙夜而不惜于聞見之盛則固有以待天下之問也忠信可任者人必奉之儒者之待奉又在于主忠信矣力行可取者人必取之儒者之德取又在乎敏于行矣是蓋盡其在我而天德之具允乎王道之基倚諸在已而成身之道蓋為經綸之素吾惟自立于德李而已聘問待于人而無容心也吾惟自立於誠行而已奉取待於人而無容心也儒者自立之行為何如哉

儒者之上有

論儒者之行有以自重而不輕於用焉

席上之珍是借以比儒者以道充為貴而自重意蓋珍者寶也加於席上見其可貴而自重也註云講學於幾闕是寬言其有德也從容于席上是借言其自重也夫德重于已固足以為世用尤必待人之聘為重非懷室以迷邦亦非銜王而求售者矣

儒者之上有

聖人歷者儒者之容貌見其動無不宜也

講起項先提有禮有道意末又總繼禮脩道與見儒者之容貌非色莊偽為于外也不冠所以仕容貌者心所以主容貌者事所以類容貌者如慢如偽如威如愧正形容其大讓小讓大容小容之狀難進易退實主交接之時也術術若無能繫承上言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一

儒者備禮于身體道于己其容貌果何如哉彼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于禮而不流于苟簡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不失于放肆祿以天下弗顧係馬千駟弗視其讓之大者則高尚以自尊非恭敬不違也則如慢馬觴酒豆肉讓而受惡祿帝之上讓而坐下其讓之小者則委曲以致詞不徑情直行也則如偽焉方其出門使民勢有所尊而容貌之舒揚則凝然在上而有所不可犯故如威方其承祭見君分有所壓而容貌之謙抑則款然自視而有所不敢為故如愧其交際之間三揖而進退之難也一辭遂退退之易也其禮度之毀損卑降謙卑通順翔然若無能者焉是皆禮之所備而一身之間無非會通之典道之所與而周旋之著無往非至德之光根心而生色

有不待於勉強致飾者矣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者居處

一節

蓋敬恕之功以待天下之用儒者備豫之行也

居處四句敬也道室三句恕也愛其死二句總承不可分散恐備豫者有待有為本于敬恕之先立也註中忿懣二句當渾看經文備豫二字當串說

君子之道不外乎敬恕而已矣吾觀儒者居處齊難坐起恭敬動容無暴慢之形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言行皆有孚之美其教以自持有如此者陰陽之利不爭于道途公物我之情于往來之地陰陽之和與不爭于冬夏推繁矩之道于時序之間其恕以及物有如此者夫能恕則忿懣忿懣不至一朝之忿以亡其身故于反則愛之矣非徒愛之已也由是堅忍之餘節操愈堅將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一

以當天下之夷而不避也能敬則身立德充不為事忤而推委于身則養之矣非徒養之已也由是休無不具則用無不周持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辭也是蓋未用之際而先立用世之具其

儒者居處

之和

儒者之行敬以持已而恕以及物也

居言其常處言其暫坐以靜言動以起言齊難俱貼心謹恭教分身心謹言必先信信決在言前也行必中正行決合于道也道途以易為利以險為不利儒者在道途不置已于易不迫人于險車行如此徒行如此也冬以陽為和夏以陰為和儒者遇冬夏冬不必于陽夏不必于陰在家如此在邦亦如此也

養其身以有為也

儒者自為以德而應世以義此近人之行也

惟敬與恕則愈懲愈窒身立德充私意無所容而用之問莫非天理之流行是養其身也由是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齊治均平之道為之有餘裕矣豈不足以有為乎

儒者自為以德而應世以義此近人之行也

多文為富以上自為以德也難得易祿以下應世以義也惟有自為之德故有應世之義近人平承而邊

君子固不可尚同以徇天下亦不容立異以矯天下是故金玉人之所宝也儒者所存者忠而無不實之心所主者信而無不實之事是忠信為宝而金玉不足言矣土地人之所欲也儒者

非其義也

一節

十二

而不可一因非之而不顧是立義為土地而土地不足言矣富人之所欲也儒者誦詩讀書而古今之文無不博脩禮措樂而制作之文無不該是富以多文而多積不足言矣夫大德立于已而聲譽著而名聞流人君固欲得之而圖治也然遠道不污無以易其高尚之節固有難得者矣得之既難則其祿之宜若不易也然苟有以祿之必有以受之祿之則又易焉祿之既易則其蓄之宜若不易也然苟有以蓄之不易以留之蓄之則又難焉何為其得之難也時而後見非時則隱若獨善不隨世以就功名不亦難得乎何為其蓄之難也義而後合非義則以道狗身不懷祿以固其寵不亦難蓄乎何為其易祿也勞在於所先而祿在于所後簞簞之節無過分之求祿之不亦易乎夫儒

者自為以德而應世以義如此自人之卑近者視之以為卓乎

不可及矣殊不知忠信之道固有之真也義文之精華性也也而要之不外乎庸行之常時行義合非立已于峻也先勞後祿非拒人以難也而要不出乎中庸之道其近人之行有如此夫

儒者自為以行不以利而以德也

忠信德之存于心者直義德之見于行者的多之德之章于身者故曰自為以德夫人之所貴外物也可得而奪我而貴者性分也不可奪而奪此所以不貴彼而貴此也

論儒者之應世一于義必申言以著其事也

非時不見必天下有道而後見也非義不合必言聽計從而後留也先勞後祿即敬事後食意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三

先勞後祿

儒者敬其事而後其食此所以易祿也

無勞而祿則失之貪祿祿之不易也有勞而不祿則過于矯激祿之亦不易也今焉有勞而後祿不過國家待士之常典而彼之望已足何易祿如之

儒者委之

聖人暨著儒者之所為不同于人見其為特立之行也

義利之辨下明固有委之貨財淹之樂好而斷其義者矣儒者見得思義何有如是乎死生之際混濛固肯切之以眾沮之以兵而更其守者矣儒者見危授命何有于是乎以言其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不為成敗利鈍之計譬則鴻鵠搏而不程

其勇也以言其材謀王斷國理煩治劇而累無遠巡畏縮之心
擊則引重昂而不程其力也大而經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動
必當理何嘗至于悔手虞經事而知宜遭變事而知權機足應
變何嘗防之疎乎過言出于已之失知而必改過者不復於過
也泥言出于人之致禮義不毀者不終于毀也不斷其威者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威而可畏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
隨事應變因時制宜謀可得而或不待試而後用也是皆介石
之操不因物而有迂中立之守將終身而不變暗利害而無惑
俗材勇而有為能人之所不能矣善言行而無失協外內而皆
宜為人之所不能為矣其特立之行有如此夫

儒有可親

節

儒者剛毅之行無非立於義而已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四

六不字俱見剛毅意其所以剛毅者立於義而不屈于欲也情
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可殺而不
可奪之以威此剛毅見之于與人者居憂取其安身而不過于
淫飲食取其養身而不過于滯過失諷諭即改而不待指斥此
剛毅之見于處已者

儒有忠信

一節

儒者信德而守之固自立之至者也

忠信四句德之信也暴政二句守之固也自立則在不更上見
之有是自立然後可以不求故此章為本而先首章為末而後
也

今六甲冑所以衛內也儒者忠信以為心而無欺妄之失人之
感其德者無不敬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于

樽所以捍外也儒者禮義以為行而有恭敬之實人之感其德
者無不敬其誠焉是無形之樽有以禦人之侮矣自其物之
所接言有行也行不以仁或流于殘忍矣儒者則崇其慈愛之
理而援之于名節之常篤其惻隱之良而施之於殘虐之地非
哉其仁而行乎自身之所獲言有慶也慶不以義或淪于錢財
矣儒者則循其發強剛毅之德而據之為歸躬之資終其端方
正直之道而持之為範身之則非抱義而廢乎夫是忠信也禮
義也戴仁也抱義也自信之篤確乎其不可反自守之堅毅然
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焉此其心之所存身之所行
道足以自重而在物者莫能加推之于人体之于已道足以制
用而所遇者莫能易豈不為自立之至者乎

儒有忠信

四句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五

親儒者之行一循于理而已
忠信以存于中者言只是一箇誠禮義以發于外者言只是一
個敬行以待人接物言仁以愛人尊之而不敢違也慶以立身
行已言義以律已守之而不敢失也

儒有一畝

一節

身雖窮而進退一于正儒者之法也

一畝四句所居之貧也易衣二句所養之貧也身出則道在必
行不為憂貧之故而懷固寵之心惟恐失之也道屈則身在必
退不為憂貧之故而為苟容之計必欲得之也是其身雖貧而
進退一於正所以為儒者之仕也

儒有今人與

一節

聖人推儒者切救世之心以見其憂患之行也

今人與居四句言儒者有幾往開來之德也適非達世五句言其有此德而弗達其世也身可危也五句言雖不達世而尤切救世之心也歸重不忘百姓之病句憂思全于此處見之

天下不可一日無斯道之寄則亦不可一日無儒者之功儒者生斯世也為斯民也所與處者固今之人矣而道則考千古焉論世不嫌于尚友神交乎粹古之賢蓄德多取于性行會晤乎先民之猷考前王而不謬而有以得其不傳之秘也若夫素其位也行其事也所以行者固今之所宜矣而道則傳于後焉素履維往于當時足為方來之表極惠迪雖吉于今日可使曠世之感孚俟後王而不惑而有以開乎道統之傳也夫儒者以一身而任斯道之重如此究其所忘無非明世道以淑人心耳故雖商弗達世弗獲于上下中傷于諛諂然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六

儒有今人

四句

聖人論儒者之處世而任幾往開來之責焉

與稽為措正是儒者自任以斯道之重以幾往聖以開來李而明斯道以淑人心也此處已見憂思意下則言時多否道多塞而此志猶不忘以見其憂思之深也

身可危也

病也

雖危起居二句即上二句非又是一事但有惟故意上活講下實講謂身雖危而志難奪故雖危而志必申也百姓之病以道

言夫吾道不明則異端蜂起百姓于是乎病矣故不忘憂不是憂飢寒疾苦猶字包有時太道通意

儒有博學

一節

行已與人各盡其道儒者寬裕之行也

未句魏承優游之法以上持已之寬裕也慕賢客眾以下待人之寬裕也裕者寬之至非二義小註不是

儒者不吝問思辨之功而理無不備可謂博矣然必日知其所未知而究極其精又不窮焉致允蹈實踐之力而行無不休可謂篤矣然必日謹其所未謹而始終如一又不倦焉時而幽居也則所知所行者足以自守而旁不失義也夫何濫時而上通也則所知所行者足以有為而達不離道也夫何困礼休主于嚴而用則貴于和儒者之存乎內無一毫之虛假以欺確誠實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七

為美而礼之休以立發于外者無一毫之矯偽以和順從客為法而礼之用以行天下有賢焉則切景仰之懷以致其慕天下有衆焉則橫泛愛之量以致其容既有所慕又有所容固皆在涵養之中矣然賢則慕之衆則容之未嘗無分辨之意焉譬則陶瓦之事毀負以為方利方而復負而負之中未嘗不方也已夫知行並進而旁達無所失内外以礼而待人有其方是蓋于道無所不体行成而不隘以私于人無所不容晉物而不傷于迫其寬裕之行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

四句

儒之行知行兼盡而旁達皆宜也

知行旁達本乎看但不濫不困自所李所行中來

礼之以和

三句

聖人論禮制之善而惟儒者善於大禮焉
上句就禮說下二句方著儒者說忠信應禮最意優游應用和
意乎看

慕賢

一句

聖人論儒者賢而有辨必藉類以明之也

下句明上句使慕乎賢而又能容眾是涵容也危合是方中有
員故以明之賢者慕之而眾則容焉是分辨也設方是員中有
方故以明之

儒有內稱

一節

公心以養賢而一無所為焉儒者之舉賢技能也

內稱二句不私下存賢也程功二句不輕下存賢也不望其報
一句不求報于人也若得其志三句不求報于國也末句挽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八

人臣事君以人儒者固嘗舉賢技能矣彼賢之在內者或涉于
親也儒者內稱不避親而不嫌于為比賢之在外者或涉于怨
也儒者外稱不避怨而不嫌于為讒然皆輕若執蓋心程算其
功而功之所成者一一皆善積累其事而事之所為者一一皆
當則其賢可顯矣然後手在下位者推而進之于在隱居者推
而進之不避于親而亦不避于怨也夫存賢為國臣之責也賢
或因其善而得用于時已及吾分而已何嘗望其報乎利及國
家君之志也君或得其志而有利國家君及吾心而已何嘗求
富貴乎是蓋內外無所避而不致輕既已合乎公論之正上下
有所益而不求報又不徇乎一己之私心存報國之忠身任辟
賢之責其舉賢技能之行也豈夫人之可及哉

程功積事

二句

稽勲以存賢于上儒者舉賢技能之實也

已成謂之功方為謂之事皆平日之德行事業賢隱于中所可
見者功與事耳故必一一程算而積累之不以一件偶合於義
而不盡其為人之實也程算之餘其知其賢然後推而進達之
推即稱舉也進其在下位者達其在窮居者親慈皆在其中

君得其志

三句

夫側席求賢以共治國家君之志也苟利國家正是君得其志
一半說不可對富貴謂祿爵也

儒有聞善

一節

儒者之任舉朋友而待之極其厚也

任舉謂舉而任之以事此只在久相待二句見之蓋惟其好惡
之同憂樂之同故久相待而速相致也六相字皆主儒者說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十九

儒者之舉賢技能固極其公矣而朋友猶其所厚者寧無任事
之義乎吾觀儒者之于朋友聞善相告俾得以多識天下之善
言見善相示俾得以多集天下之善行其好惡既同矣爵位既
同而實心以相讓患難相死而誠心以相恤其憂樂既同矣由
是而同用于世固其心也或彼久于下位而無由以上升也吾
必公相汲引而待之同升期與之同心而共濟豈之于独升耶
彼或處于踈遠而無由以上達也吾必公相推致而奉之同進
期與之同寅而協恭豈安于独健耶是蓋尚賢以崇德而有並
立則衆之為引類以報國而有相下不厭之誠其任事朋友可
謂極其厚矣非儒者其能然乎

久相待也

二句

此正是任事久謂淹滯下僚者遠謂投置閑散者夫儒者以

同道為朋其取友必端矣况同其好惡同其憂樂又相知之深
者必欲待之同升而致之同進也然升進之機在朝廷豈我
之所能必亦指其心而言之耳

儒有澡身 一節

聖人歷著儒者事君之道見其行之過人也

主事君謹首句見特立下文見獨行意

今夫君身之不正臣與有責也儒者有見于此以為吾身乃事
君之本身若有不潔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者存養省察
慎防其非僻之于使德之在我者欲盡理還克全夫湛一之体
夫然則精白承休者已定于有素而以道事君者不病于無本
矣由是嘉謀嘉猷入以告于君而不祿不伐出以順于外方君
之善惡未形其心至靜無感也而所以將順匡救者預防以正
儒記要言 儒行卷之十 二十

之于始吾見君善日進于困君欲日退于將萌孰知誰之所
為也耶及君之過失已形其迹昭然可見也而所以陳善閉邪
者顯言以諫之于終吾見言雖切而氣自和詞不迫而意獨至
何嘗失之無節也耶功業之見於設施者有幸世所不能為而
獨為之有舉世所不敢為而獨為之其行之高也一盛德大業
乃其自然者耳不必較量于彼此固人之短形已之長而後顯
其為高也文章之見于制作者有以潤色乎國家有以黼黻乎
皇猷其文之多也一精中發外乃其素有者耳不必剽竊其鋒
餘取其無益其所有而後成其為多也世治而有可用之德
故不輕世也苟迹同于已而理成悖焉然而非之何嘗喜其與
其所可與也苟迹同于已而理成悖焉然而非之何嘗喜其與
已同而遂與之也執持公非之心以持天下非其所可非也苟

迥異于已而理或當焉從而足之何嘗惡其與已異而遂非之
也哉是蓋正已正 未嘗少徇于人事上處眾不肯苟同于俗
其特立之体獨行之用固非夫人所可及矣茲其為儒者之行
乎

儒者正已之功而因以善正君之道也 為也

首句截德具于身澡身正以浴德申說陳言而伏是平時納諫
之道靜正粗超是國事納諫之道不可謂下四句是陳言之事
靜而正 二句

人臣格君之心而不顯其迹焉至于格君者也

靜格君心言即人生而靜之靜註將順匡救二句貼正之常在
未形一句貼靜字上弗知即迂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下句粗字
儒記要言 儒行卷之十 二十一

指君之過顯者乃氏串意可

不臨 二句

儒者行之峻而文之富皆非待于外也

主臣道謹行以所為之見于功業者言文以所奉之見于制作
者言深少指他人說不臨不加皆是形容無勉強意要本澡身
浴德求

同弗與 二句

同異以迹言弗與弗非以理言時異勢殊事有不可以強同有
不容以不異者儒者與人是不專于同已非不專于異已所以
是非中人一視于理之當然而已

儒有上不臣 一節

論儒者有自高之節必詳其有以自重而然也

言二句言儒者高不臣不仕之節慎靜以下言道之在我者不

有以自重故內重外輕而不臣不仕也末句通括上文

儒者有高尚之志上焉不臣乎天子下焉不事乎諸侯使抑豈徒

堅不屈之節而已哉亦以有倚有道焉耳是故以守身者尚其

敬則終持不放以飭其躬從容有常以安其度不至于失已矣

以待人者尚其和則以万物為己休而無所不愛以天下為一

家而無所不容不至于失人矣以言乎兩字剛勁自立而不少

徇于人堅忍自持而不苟同于俗不既有守乎以言乎兩字勝

之以文而府其多識納之以禮而暢于苑一不既有至乎質勝

則野以文為貴也必威儀之中度言語之當理而需需于渾

厚之中亦不尚文以誠質為則外有儀成之文矣尚同則既以

介為貴也必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立吾身于義方之地初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二十二

不列方以為質焉則內有脩潔之行矣是制行之間固非的重

之實而素素之餘自無慕外之心所以人君象分國如錫錫而

猶不臣不仕也此其心之所謀度事之所作為允有出于履義

之正即區區利祿不足言矣豈夫人之所可及哉

慎靜 廉隅

聖人歷著儒者之自脩無非道之所與也

只以自脩意作樞下段平講慎靜守身之道也尚寬待人之道

也強毅與人守身之事也近文章外有脩成之文也砥礪廉

隅內有脩潔之行也餘說破碎纏擾不可從

論儒者交友之善而必究其能慎所擇也

不信以上言儒者之交友則心乎德則意契也其行以下

言儒者之于友正己以擇交明合志數句之故末句通括志

道不外致君澤民而已

儒者之于友也志之所向必與之合而同其方道之所習必與

之習而同其術惟其志同道同故並立則無嫌其志之得伸

通之得行而無忌心也相下不厭若出于志之素願道之當然

而有遜心也久不相見述固踈矣聞流言不信而情益于為蓋

相信之深也此心孚意契可謂友誼之善矣所以然者何執以

其能義以正己而慎擇交耳蓋行不本于方則存于中者邪矣

行不立于義則措諸身者私矣儒者之行教以直內以綜其本

而中有所制義以方外以立其用而外得其宜所志所營者在

是固有由是義同于我則進而友之為旁達一致之交也由是

義不我同則退而避之不為燕朋匪僻之交矣此道之所由以

律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二十三

同志之所由以合而並立相下流言為足以間之執是蓋同道

以相契而全交道于有終正己以擇交而慎交情于始始其交

友之善有如此夫

其行本方 而退

儒者以義制行故其取友審于義也

此申言儒者之交友有所擇非混而無別也本應志字立應道

字同應同方同術二句進退舍並立則樂四句大而經常倫理

小而事物細微皆行也內全乎心之制以立本外協乎學之宜

以趨時究而言之不外一義而已故其取友一以義為從從宜

而交執

溫良者

聖人祥仁之發見而著儒者尊社之行也

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皆道此三句始著儒者說此而自是尊仁不敢言仁是証著

今夫仁之為道統之不外乎吾心而發之則微乎廢行是故溫良敬慎所以休于身者其仁之本仁之地乎寬裕溫柔所以施于人者其仁之作仁之能乎歸其貌者有以接言談言于是而知其為仁之貌仁之文矣其貌者有歌樂分教言于是而知其為仁之和為仁之施矣儒皆兼此而有之木末蕪彜而無有乎不全巨細畢事而無有乎不若可肆然以自居矣然以為無終旁者天下之通不可足者夫人之心謙以處之而不敢以仁自居焉若此者豈非尊証之行乎蓋仁道至大有一有未備要則甚矣不可以言尊也仁道難全有而自居於則甚矣不可以言証也今也兼休而不累既足以見尊仁之功謙證而不違又足以見証著之實信乎儒之不可及也已

溫良者

施也

聖人詳言衆德之形皆統于心而已矣

八者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惟其有仁存于心故發于外者自然皆盡善也溫而和厚良而易直乃仁之所根本所謂盛德光輝之接于人也敬而不慢慎而不放乃仁之所踐履所謂心常存而事不苟也裕者寬之至容愛之量也乃仁之充廣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也謙以接人謙抑之行也乃仁之能事所謂德言盛而禮言恭也禮節威儀中禮也乃仁之形于貌所謂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言談出言有章也乃仁之著于文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歌樂歌夫詩以暢其情也乃仁之發于和所謂樂得其道故樂而不亂也分教分所有以恩于

物也乃仁之施于物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

儒皆道此

二句

儒者之於仁志有衆善而猶辭其名也

此字指上八者不敢言仁是不敢以仁自居也

儒有不預

曰儒

承上文而言儒者衆行皆備如此則道得于已故無往而不善不預獲一句貧賤不能移也不充詘句富貴不能淫也不困心君王三句威武不能屈也君王天子諸侯也長上卿大夫也有司群吏也不為利疚不為威惕則不徒有其服而有其行不徒有其名而有其實矣是謂以道得名之真儒聞此言者至加義此言通指儒行一般言行指儒者哀公于儒者之言行向固信之義之今則加倍加義也

禮記要旨

儒行卷之十

二十五

席上之珍其自言

衣冠中分容貌錦

居處齊難其豫備

不室金玉近人愛

委以貨財特立時

可親不切剛毅時

忠信以篤尔自立

一畝之宮其仕跡

今人與居其要思

博學不旁寬裕事

內相不避奉養能

聞善相告任事情

澡身浴德特獨行

上不臣天親為寇

合志同方交友實

溫良仁本尊証德

席衣居不

委可忠一

今博內開

燥上合溫

冠義

凡人之所以

五節

自首至禮義立未著冠說泛起而斷作冒言人之所以為人在于全此禮義而已自故冠而後服倫至本條聖王重冠言冠有以致禮義之倫故聖王重之自古者冠禮雖日至本條古者重冠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于廟以下又提上承二重冠而言

凡人之所以義立

記者論人當全夫人道必推人道所由全也

此緯為冠而發且以論首末用冠起綴禮義也篇上言人道惟在禮義下言禮義之所由以全者在于飾之為威儀叙之為義倫也又按行禮得其宜便義故此禮與義並言下文而言冠者禮之始與禮義之始應言禮而義在其中矣

禮記要旨

冠義卷之十

十六

者以其有禮有義焉耳茲欲從事于禮義以為托始之基不安茲亦曰敬身明倫而已蓋身者所以體是禮義者也故容儀欲其可度顏色欲其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夫三者一有未善不可以語倫也及夫容儀正而不失足于人顏色齊而不失色于人詞令順而不失口于人則得之于天者全休無虧而有以會其統體之大具之于身者率履不越而有以全其節目之詳禮象不干是而倫乎倫也者所以寓是禮象者也故君臣欲其有象父子欲其有恩兄弟欲其有序夫三者一有未全不可以言立也及夫君臣正而朝廷之儀肅父子親而閨門之分定長幼序而宗廟之禮行則其性分之固有而道成于已天下之大適已端全其職分當為而德休諸身斯民之皇極已達禮義不于是而立乎夫禮象倫于敬身而立于明倫則所以為人之道

全矣然必冠禮行而後身可敬倫可明也此冠義之所以為冠

禮義之始義立

記者論人首之始在于敬身而明倫也

首句提起下兩段平不必串講倫謂無虧欠立謂不容墜

故冠而後服重冠

記者推冠為人通之始故先王隆之也

此承禮象倫一段言禮象之始也哉此句王與禮象之始應重冠重講

夫人之為人雖在於禮義倫是禮也豈可以遽責成哉故必冠

禮一行三加祿尊而後服服倫則為成人容儀可受顏色可

視辭令可從而禮象倫矣由此言之冠之為禮非徒飾貌而已

禮記要旨

冠義卷之十

十七

也所以番之為威儀者其禮于是乎遠端冠不為禮之始乎惟其為禮之始故古者聖王隆重之心已具于將冠之時而齊肅之念不替于行冠之日惟恐始焉不謹則禮象即有不備安敢以為疏節而忽之耶

古者冠禮重冠

記者言古人重冠之義必推其所當重而結之也

此承禮義立一段言與故冠而後服倫以下對看首節截盡日並賓是引起冠事冠禮而歸重為固本句冠于作節申敬冠事之意於母節申重禮之意成人之者以下申所以為固本之意又按中二節是奉儀禮而什其義以起成人之者一條耳不必重

古者冠禮一節

人意

22-10-10

七、

一節

著

冠於阼醴於客位適子之所獨三加弥尊冠而字之廢子之所

見於

一節

逝者致礼于所親所尊皆以其有成人之道也

主適子言起下責成人礼之意成人而為與礼者因其成人則有繼祖之義有成德之行而與之為礼也以成人見者因其成

成人之者

重刊

記者詳推冠礼之所由重因結言其意也

聖王重禮義禮重重禮本上文見于毋節請古者重冠舍下文
行于廟意詳不可渾看

夫冠禮之行成人而與爲禮成人而以禮見成人之者堂徒然
哉將責成人禮焉者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考
弟之禮行焉將責爲人臣爲人少忠順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
行于人則所聞者大矣其禮可不重欤何也孝弟忠順者治已
治人之道也行有未至不可以爲人矣是行一立則倫理正而
無忝于所生不亦可以爲人乎人道不立未可以治人矣既可
以爲人則軌範立而藝極可陳不亦可以治人乎是以聖王重
冠義卷之十
二十九

光緒二十五年

冠義卷之上

二十六

其禮而不敢慢也由此言之孝弟忠順天下之大礼也而冠有以立之則儀制之詳明聲基乎倫理之大誠為大礼之始矣加事有陸各事其一端也而冠為礼之始則節文之情事兼統乎人而之全誠為加事之重矣是以古者有見于此慎齋之意已篤于將冠之時而隆重之心又謹于加冠之日服行不失善其始也奉承不遠明其重也安放以為未節而忽之耶

成人之者

電報

記者詳冠禮責成人之道而著其禮之所當重也

冠者詳見之責成人之節不義一
札行焉截成人之者承上節詳見於母而母拜之見于兄弟而
兄弟拜之是將黃以為人子為人弟者之札行玄冠玄端見于
君卿大夫鄉先生以摯見是將以為人臣為人少者之札行夫
冠以責人節如此要可不敬冠事以重冠礼歟

其禮可不重

重禮

記者論冠禮之當重必明其所以當重也

首句言重禮止與禮重相應即上文敬冠事以重冠禮也

至孝與忠順之行立而可以為人治人即是禮家立所以為國

本之意是冠禮所係甚大故聖王重之

重冠

重禮故曰以下上文見出而結其為古者之所重也二重

字不可渾看上重字指見于毋一節看下重字合下文行于廟

意者

孝弟

人也

論冠禮之行可以成已而成物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家也孝順忠順之行立則禮家立矣是不

禮記要言

冠義卷之十 三十

可以為人乎既可以為人則有諸已而求諸人使人皆知孝弟

忠順之行而國之所以為國者在是矣是不可以治人乎

冠者禮之

記者論冠禮而極言其所關之大也

禮之始與章音禮家之始應夫禮家之始在于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今冠以責成人而孝弟忠順之行立則義倫攸叙人紀

肇濟不為禮之始乎若夫嘉事之行無享不遇親四方賓客賓

射不遇親故旧朋友旅賁不遇親兄弟之國慶賀不遇親異姓

之國此皆率其一端耳惟冠為禮之始而人倫無不備焉不為

義舉之重乎下句繫承禮之始說

重冠故行

禮也

先王重冠而行于廟所以明有專也

行之于廟載重冠承首節本節二重 講行之于廟者以下

通言行于廟之義重自早尊先祖句 說受命于祖示尊祖

義也

夫冠之為冠威儀由之而飾藝倫由之而叙先王固崇重之矣

吾知天下之禮惟冠為重而行禮之地惟廟為尊故冠禮之行

必于廟中昭其重也然所以行之於廟者又何蒙哉正以冠為

至重之事尊之而不敢輕冠為人事之重行之而不敢擅有見

于冠也者將以為先祖之後而廟也者所以為先祖之居故于

已則早之而不其謙下之節于祖則尊之而極其敬畏之誠在

已愈降而在祖愈隆蓋非徒為屋文已也豈非自早而尊先祖

禮記要言

冠義卷之十

三十一

昏禮者

記者推君子之重昏禮而必申其意也

重之載下是重之之實敬慎重正是聽命于廟之義重男家一

禮記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宗祀有主下以繼後世

而子孫相承其所以係承大矣故君子之行昏禮必重之而不敢

忽也惟其重之是以婚禮始而納采結而問名以至納吉納徵

請期凡此禮之行也皆男氏隨從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先送

几于廟而後行也使者于廟門外既八廟門三揖三讓以升堂

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者一於廟中而聽命所以必聽命

于廟者皆以昏禮所係其大故敬慎此禮而不敢慢重正此禮

而不敢忽也

父親顯子

記者於親迎之禮必詳其事而分其義焉

此亦承君子重之說來與上節合而為大昏之六禮也男先于女謂以才智而倡導以帥女也親受之于父母謂親受于女氏之父母也夫婦齊體是謂合休婦人從夫是謂同尊半合休而同尊半由是一與之顯終身不改相親而不相離矣

敬慎重正

一節

記者推言昏禮之大而因例其餘焉

禮之本也截下是因言昏禮而併及衆禮亦以見昏禮之大也

坊內昏禮外四禮字皆指人道說

君子之于昏禮也敬慎重正矣迎以致其親焉若是者正以昏

為禮之大休而非末節始而所以成男女之別使其情不蒸也

終而所以立夫婦之象使其情不疎也夫惟男女有別則無苟

合之行而夫婦之象立夫婦有象則有一本之恩而父子之情

親父子有親則實事父之敬以敬君若之尊猶父也臣之卑猶

子也而敬無不同君臣自此而正矣夫禮莫大于義倫而男女

夫婦父子君臣皆人之大倫也今也昏禮行而義倫攸叙是昏

禮者皆非禮之本而何哉不惟昏禮為然也夫人倫之禮始於

冠所以貴成人也本于昏所以基人道也重于喪祭所以慎終

喪遠也尊于朝聘所以明君臣之象也和于射鄉所以合人情

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而非末節皆禮之大體也

豈惟昏禮而已哉觀此而昏禮之大益可見矣

敬慎重正 本也

昏禮行而義倫叙此所以為禮之原也

有正截下皆指承上說來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是昏禮也

成男女立夫婦而至于父子親君臣正可見其為禮之本也

敬慎重正 義也

論昏禮之行所以正人道之始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敬慎重正承首節說而後親之承二節說成男女之別也

成婦禮

節

記者總言禮重責乎婦順必詳婦順之實與重責之意也

婦順焉哉首三句提上二節言蓋藏以上婦順之實也與倫與事功平講是故以下重責婦順之意也重之與重責相應

夫昏禮於為婦之初成婦禮矣明婦順矣而又申之以著代若此者正欲重責婦順使知此禮而行之也所謂婦順者何順道

在于柔倫則順於舅姑和於室人上順下和而後當于夫也順道在于事功則成系帑布帛之事審乎委積蓋藏有衣有食而

可利乎用也是故為婦者誠能敦厚于柔倫服勤于事功而婦順倫則柔倫攸叙諸然有情而內無不和也事功畢萃秩然有

條而內無不理也內既和理則禮義培植之固而不至于起釁生虞規模建立之定而自可以待用成事家道用昌而有不長

禮記

卷之十

三十四

記者以夫婦之備有關於齊家之道如此是以聖王必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以重責婦順于為婦之初也

是以古者婦人

節

記者蓋古人豫教乎婦順有告成之禮也

婦功載是以承上文而言惟其重之必先有以教之也蓋婦容言功婦順之本四者無不善則所以為婦順者自無不能矣故

於教成之後而奉祭以告婦之成也

古者天子后

節

記者詳先王備官以聽內外之治必叙其功之成而著其德之盛也

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以見昏禮所關之大也外和而國治故曰以下提叙上文之意而婦重末句

古者天子后立六官自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若此者豈徒然哉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為天下閭閻之

表后乃率六官而听之正以明彰天下之婦順故天下化之凡為婦者莫不有柔順之德而閭閻整肅矣不其內和而家理乎

天子立六官有三公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若此者豈徒然哉蓋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所以為天下化理之

具天子率六官而听之正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天下化之凡為男者莫不有協和之風而海宇寧謐矣不其外和而國治乎

故曰天子听男教以教天下之為男者后听婦順以教天下之為婦者夫男教陽道也天子听之是理陽道女順陰德也王后

听之是理陰德男教為陽道所以治外而听于天子是天子所听者在外之治也女順為陰德所以治內而听于王后是王后

听者在內之成也也是男教率于上而達于下令婦于維新之化女順率于上而達于下於妻夫淳厚之習合外與內有和

順之休自家及國有理治之要是豈可以俾致哉蓋必朝廷之上所以施教者一本于躬行心得之餘則德中正而父道不悅

以之也官闈之內所以達順者不出乎潛情懇待之實由關貞靜而母儀不惑以之也寧不有以見君后之盛德也耶

天子立六

國治

者倫官治天下斯有以成天下之治矣

六官是總名三公至元士皆六官之職也明章有躬行以示教意外治即男教听之正欲以明章之也末句提承重在國章中

惟和而後治也

二句

數治而宣教王者倫官之意也

天子听 盛德

記者叙皇后倫奉其教以成治而著其德之盛也

末句裁出天子听男教六句摠上明章婦順明章男教意教順成俗三句摠上内和家理外和國治意末句則又推本而言之也

天子听 六句

記者推皇后各有所職見其共為天下之治也

前二句承上文而言重看陽道陰德外治内政皆當以男女教順為謀非別是一事也以天之氣運言之故曰陰陽以地之分言之之故曰内外

教順成俗 德

禮記卷之十 昏義卷之十

君子之化治而見其德之盛也

三十六

言句承上文言中二句對偶頂成俗說不必相因教成俗外和順國治可見天子之德極其盛矣順成俗内和順家理可見后之德極其盛矣

故天子之與 母也

記者喻皇后相順以成化有父母斯民之象焉

後成者也裁上喻其有同于天道之所運下言其有同於人倫之所重用惟故意串講

故天子之與 成者也

記者論皇后相順以成治而擬諸造化焉

首句要見相順而成治意日月以象言陰陽以氣言平講

天子脩六官之職陽天下之陽事王后脩六官之職陽天下之

陰事是天子非后則內治無以助后非天子則外治無以成二
官相順而成如此猶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登一夜二
相代明而化工成焉其在君后者猶其在日月也猶之陽根于
陰陰揚於陽一闢一闢互藏其宅而萬物成焉其在千君后者
猶其在陰陽矣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

王通之立教而見其有父之尊焉

天子脩六官之職陽天下之陽事是脩男教也而父道存焉蓋
天子有父天下之責而天下之人皆其子也今既脩男教以淑
人則成我之功與生我者並而凡納民于軌物者無出于系方
之訓矣不其為父道乎父道不而天心回自天受之足憂矣

鄉飲酒義

禮記卷之十

鄉飲酒之

鄉飲卷之十

三十七

節

記者歷舉鄉飲之義而指其為相接之道必申言以見其然也
相接也裁上是什其義而言其為相接之道下則明言所以相
接之意也不爭不慢與尊讓繁敬相形說斯字指尊讓繁敬說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屏門之外入門之時賓因主之出
迎也與主三揖而後至階及階之際主欲賓之先升也與賓三
揖而後升堂夫賓必三揖是以禮尊主也主必三揖是以禮
賓也不為致辭乎主人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者蓋爵以獻
賓與其樂而不散也主人拜至拜送以交于賓賓拜送以交
于賓故也者非徒以尚厚文也所以相交以脩其好必尽礼以全
其交而君子賓主相接之道當如是也何也蓋人之相與禍生

于事專則不爭亦常生于慢繁故則不慢不爭不慢則開辦以達而暴亂息矣人禍不亦可免乎夫行礼之教如此此專註

辭也

賓主之盛非無非交致其款也

卿飲之行非相敬無以成其礼非相拜無以伸其敬故至而有拜送而有拜所以尽夫為主之道而達其敬于賓洗而有拜受而有拜既而有拜所以謹夫為客之儀而達其敬于主

尊卑繁故

二句

記者德言卿飲之義為君子相與之道也

上句取上文講下句休下文所以二字重看有全交意

故聖人制之

節

礼記要旨

卿飲卷之十

三十八

論先王制卿飲之有禮必歷叙其所制之道也

○首句提擬作冒卿人士君子言卿飲行礼有此四樣人下則每率其礼而什其義正見其制之以道也

礼之所尊尊其義也故聖人之制卿飲也必以其道何以見之

彼卿飲之行有卿大夫焉有州長焉有當正焉有卿大夫焉以

斯人也行斯礼也言乎尊之所設在于房戶之間蓋以是酒也

主以獻賓賓以酬主賓主共之故耳言乎尊之所設設天玄酒

于西室以是酒也其色則玄其味則淡貴其繁素故不備出左

房也由東壁其所待之羞出東房者示主人所備以供賓也以

水盥手以水洗爵其餘水之具當東榮者示主人自繁以事賓

也

卿飲行礼之人皆取法乎造化也

卿飲之礼有賓主也賓位西北至尊者象天覆萬物而臨其下也主人厚飲食以養賓者象地載萬物而有所養也有介僕也

介以輔賓僕以輔主象陰陽之輔於天地也有三賓也三賓為

象賓之長而以輔賓猶三光為象星之特大而輔於天也

讓之三也

主人讓賓之節取法乎天象之成也

註之三指三註升堂言三日成饗燕晦前朔後言

賓主已入門之際將升堂之時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然不敢

先升而升賓至于三其義果何如哉蓋天象有月而月之本質

為魄有實道焉受光為明有主道焉故晦前三日明將滅于西

而魄可見主人之三註于賓象明讓魄于晦前三日之朝也

礼記要旨

卿飲卷之十

二十九

後三日明始生于西而魄可見主人之三註于賓象明註魄于

初後三日之夕也在天有常運在人有常礼孰謂卿飲之行非

取諸造化也哉

四面之坐

二句

觀卿飲之設位一法乎造化之時焉

象四時且虛講僕主象春夏秋冬四時備而後天道得

以成歲時坐立而後卿飲得以成礼

四面之坐

人也

論卿飲之位法乎四時必詳四時之象而明位之所法也

天地最疑

節

記者叙卿飲定位之象而著其為聖王之所重也

○輔主人也載仁氣也以上言四時之象也輔主人也以上言四

而之坐所以象四時也仁義接以下是又言德之所由備而為聖王之所勝也

夫卿飲賓主介僕之坐而象乎春夏秋冬之四時者象果何若蓋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為秋盛于西北而為冬為肅殺為慘刻榮者以枯生者以殺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是果孰為之若耶蓋天地非義則不能成萬物此則利以遂之貞以成之而各正性命所謂至哉坤元萬物資成者是豈非天地之義氣乎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為春盛于東南而為夏為發生為長養枯者以榮殺者以生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是果孰為之者耶蓋天地非仁則不能生萬物此則元以始之亨以通之而保合太和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是豈非天地之仁氣乎夫卿飲之禮固有四面之坐矣使設之不當則亂于席使取之無

禮記要旨

四十

自則虛其位夫亦緣天地而定之耳使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者固天地之義氣矣然主人以尊賓為事故其位則坐于西北而介則坐于西南以輔手賓焉蓋以賓之為德倫奉其進退之節昭明其動止之儀則賓誠以蒙而接主者也今為位之于西北則嚴凝固盛于此而坐之也雖其宜義道實倫于身而處之也雖其當若夫介所以輔賓而贊正其禮度之不及位則坐于西南而象夫象氣之所始介賓之位固天地而定者何莫而非視其德而始乎東北而盛乎東南者固天地之仁氣矣然主人以設賓為成故其位則坐于東南而僕則坐于東北以輔手主為蓋主人之為德其當享之儀隆其飲食之禮則主誠以仁而接賓者也然使飲食不備宴享不豐則薄乎賓甚矣何有于德厚惟其以仁接賓則莫非溫厚和平之德所發也故曰以德

禮記要旨

四十

斯而不謂之禮乎夫曰聖曰禮無非卿飲之文而其質則不徒于文也要必本于德而已矣即立坐之禮而以體長幼于賓主即隆殺之禮而以體長幼于相且吾知長幼之序天德之自然也于卿飲而休之則有以復其天命之性還其民秉之良不謂之德乎然德也自卿飲之儀文而得之則似有待于外矣故記者又為探本之論曰德也者非外繇我也由卿飲而行之非由卿飲而始之自我有之亦自我得之謂非得于身而何故曰古之享卿飲之術道者非徒為宴享之儀文而正欲求得夫大造之固有不徒為交際之末節而必欲求復其天理之本然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制是卿飲也必隆夫聖禮之文以為天下之大化行是卿飲也必求夫實德之懿以為天下之大法是可見禮之在天下敷之而極夫人文之備探之則原于道德之微

先王之制禮也豈苟焉而已哉

天地義人也

惟二氣之運行不同故鄉飲之設位亦異也

天地義氣也

記者著造化之異其氣以見四面之坐所由分也

此只言四時之義如此起舉州鄉飲設席講席最盛德就功用
上言義氣仁氣就本體上言

此天地之二句

記者名造此事物之氣而要其為生物之理焉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此天地之盛德氣春作夏長仁也故曰
此天地之仁氣蓋於盛德而見其為仁事講

主人者人也

禮記要旨 鄉飲卷之十 四十二

記者于鄉飲之設位而各有所取之義也

以天地義氣仁氣提起作柱于秋冬為義賓介皆屬義春夏為
仁主饌皆屬仁此四面之坐所由以定也

仁義務焉

記者推鄉飲足以成德因著聖王之所由務也

仁義接至將以得身言鄉飲之行焉德之所由備也惟其為德
之所備則所以正身安國者在是故聖人務行其禮而不廢正

欲有益于世教也

仁義得身也

惟鄉飲為德之所由備故古人習鄉飲以求備德也

得于身也截上是論其理下是指其人也

仁義於身也

論鄉飲為德之所由備必原夫德之義也

德也者以下足原申上德字意

仁義曰德

記者於鄉飲之行而推其德之所由備也

此題謂重德上以席位豆數串說聖禮德皆貼行鄉飲者身上
看曰聖者謂其於禮儀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曰禮者謂其于天

理之節文周旋而皆中也曰德者謂其不惟敬其天理之節而
有以得乎天理又休夫人倫之序而有以得乎人理不但為虛

文也

聖立曰德

記者推鄉飲之所以為禮而德由此立也

二句雖不可平看但于起末轉文處寓德意作文亦須對等

禮記要旨 鄉飲卷之十 四十三

德也者德身也

記者著鄉飲之所以為德而言古人行鄉飲以求此德也
得于身謂鄉飲之所得者皆天理人倫吾身固有之實理非棄

取于外也將以得身謂古之行鄉飲者正欲求天理人倫得吾
身固有之實理非偽為于外也亭術道實指鄉飲說

祭荐祭酒節

記者叙鄉飲重禮輕財之義而著其足以化民也

後財之義也截敬禮崇禮二句提起啐酒卒解二段平講以啐
酒對祭酒則啐酒是財以啐酒對啐酒則啐酒是財矣故席

末與席上既為不同而西階視席末為最遠也此貴禮賤財
先禮後財之義也末言先禮後財貴禮賤財民作教以

應先禮也民作教應後財也不爭提承

飲之禮以其行于賓者言之也有存酒而用以祭者敬也其禮而不敬也祖以盛肺而取以啗者晉其禮而不敬也夫祭祭肺而取以啗者晉其禮而不敬也因其祀意之隆以成其多儀之事則退取于席末焉蓋言是席之正飲食非所界而行禮乃其所事今奉祭齊肅則脩手禮也啗酒近以則近于財也禮者手正昭其齊肅財肅乎末昭其賤焉非貴禮而賤財之象乎夫啗酒之行猶廢于席末矣及其卒解也不其脩爵之敬以致其解中之實必遠廢于西階焉蓋言是席之上禮變之明肅而飲食非其所事今奉祭齊肅則均焉禮也卒解飲矣則純乎財也禮行于席示所生也財廢于階示所後焉非先礼而後財之義乎如知礼而當先而貴之財所當後而賤之是蓋以設社之禮示天下矣由是民之得于現感者莫不以礼為重而作記要者

為虛文也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鄉飲之行于賓者無非以礼而不以利也

鄉飲之禮

節

記者推鄉飲之義足以立教而固著其立教之神也

國可安也哉上言鄉飲坐立有其義而教所由成下言君子之教但奉鄉飲之礼而自成也在上文見出中間安國安國意輕鄉飲之礼上下之坐立所以明尊長之義也多寡之豆數所以明養老之象也此同鄉飲之示教也但見民之得于親戚者明于坐立皆知尊其長焉明于豆數皆知養其老焉老近于親知所以養老則知所以孝親矣長近于无知所以尊長則知所以

夫夫入而在內也而孝弟之行脩出而在外也而尊長之德此則德教勞教而倫理允協于斯民良心感觸而三讓之天下教不于是而或乎由是教化行而習俗美四國莫不率之治道德一而風俗同萬邦洽率睦之休國不于是而安乎由是觀之可見君子之為教不必家有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之地而教以行鄉飲之禮即其祖豆之異教而老老之義明則所以因親致愛以隆一本之情者机固自此而發矣即其生立之異儀而長長之義明則所以因心則友以敦天顯之倫者机固自此而達矣然則鄉飲之教豈曰小補之哉

民知尊長

安也

記者知鄉飲教成之效示人知所崇也

民入孝弟出尊長孝老老是承上文起成教意教謂孝弟之教養

記要

四十五

老所以廣孝尊長所以廣弟國安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乎也

君子之所謂

立矣

記者原君子之教脩礼而自達也

教謂教以孝弟鄉射二句連講謂合于鄉射之地而教于鄉飲之礼也禮行則民知尊長孝老老而乃能入孝弟其教不在于茲

孔子曰吾

易也

聖人自言觀鄉飲而知王道之其易必申其實而結之也

孔子

易也

此一句乃下文之大綱泛說為是

主人親述

錄矣

卿飲之禮行分所由定而礼所由明也

貴賤以人之分言隆殺以礼之等言實貴而隆者也象有賤而

主人親速

別矣

主人之速是未至門外時主人之拜是既至門外時

三揖

降

三揖三讓二句只帶過言奉酒辭謝之時也省于其介只存士

工入升歌

節

觀卿飲之作樂以行礼而見其和樂之有節也

逐出以上和之以樂也見其和樂一人以下節之以礼也見其

不而

礼記要旨

四十六

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三篇終主人獻之笙入堂下奏南

不更迭而作則散漫無以承其妙故由奏間魚麗崇立間嘉魚

主像間有燕歌唱于前而笙繼于後每一間之一終是間歌三

終矣不齊並而作則間斷無以洽其情故樂合則雖承繁合

葛覃承類合卷耳交相並作而脉絡分明每一合為一終是合

樂三終矣于是工告偁于樂正樂正告偁于賓而逐出焉然樂

而無節則實主之情易亂故一人奉解以示敬酬之將行爰立

司正以董旅酬之有失夫笙歌屬閑而間合送與則和之以樂

者固深矣即立司正以嚴其檢束則節之以礼若又至矣此和

樂不流而卿飲所以為盛歟

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卿飲之作樂而間合有其節焉

間歌謂堂下之笙間于堂上之歌也合樂謂堂下之笙合于堂

實酬主人

節

觀卿飲旅酬之礼而見弟道之周矣

此在既歌之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礼也酬介者以其輔賓

以行礼也酬衆賓者以其三賓之屬亦有勞于斯席者也少長

以齒指衆賓言謂長者先飲而少者後飲也以齒相酬見其第

長終于洗洗見其無遺謂第長之礼貴賤通行之無遺漏也

既脫履

節

既脫履而爵無數見其安燕不廢事而不忘禮見其不亂

礼記要旨

四十七

飲酒之

節

論卿飲之有節不至于廢事而忘礼也

節字含下兩意蓋不廢事不忘礼是為飲酒之節也註中改者

奉手君而行乎已者也今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

貴賤明

節

聖人總叙卿飲致王道之成必申言以結之也

夫卿飲之礼貴賤明焉隆殺辨焉和樂而不流焉第長而無遺

焉安燕而不亂焉此五行者有恭敬詞庭之本有節文度教之

詳以之而行于身內足以養心而德性堅定外足以歸貌節品

以及國而礼止焉之成俗矣國不由是而安乎國焉既安則惟

無不準動無不化由國以及天下而民行為之大同矣天下不

而安乎夫王道之行正身為本而推及于國與天下
飲之五行足以正身而安國安天下則王道本末之全則此而
在矣我之所謂親于卿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有見于此哉

此五行 之也

王道以正身為本以安國安天下為極而卿飲有以飲之故親
于卿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不可偏重正身亦不可偏重天下步

此五行

下安

論卿飲之所行亦以端本而成化也

正身者本之所致國安天下安皆由于身非由于禮也蓋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其身正而國與天下本而措之耳

卿飲酒之 節

記者即卿飲立人取象之義而推其為出治之原也

禮記要旨 卿飲卷之十 四十八

參意端重故飲之本句今夫卿飲之義有主賓焉立賓以象天

之尊也立主以象地之承也有介僕焉介以輔賓取諸月也僕
以輔主取諸日也然而三賓不設又非禮之成也設為三賓以

象三光之輔于天焉用是而現可見古之制禮也固合象之常
而為飲食之節非徒取象于造化而已也而實有通于治道焉

彼禮之大綱謂之經無經則渙散不整而統體紊矣卿飲立賓
主以象天地則主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主而統體以立是經之

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紀無紀則特立無輔而禮廢壞矣卿
飲設介僕以象日月則介以輔賓僕以輔主而禮度以肅是紀

之以月矣禮之間耕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以為之參則急
惡而無文矣卿飲立三賓以象三光則賓主介僕之間酌獻酬

酌之際有所培焉而足以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光矣若
者不為政教之本乎蓋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
今卿飲之禮既有賓主介僕三賓則經紀兼備而無遺參輔詳

而無缺而禮可行矣吾見政由此出可以正身安國安天下
而鼓舜斯民也有其机教由此成可以教孝弟教尊養而激勸

斯世也有其自有若天之與地示民成象成形而為天下之所
取法有若日月三光示民時早晚而為天下之所取正豈非

政教之本乎向使賓主介僕一有不備則禮已不可行而何以
為政教之本哉

古之制禮 本也

聖人制禮備造化之妙而治化所由出也

制禮指卿飲說經紀參字重看 不重法造化上註政教之立指
禮記要旨 卿飲卷之十 四十九

人君之政教也二然後可行作相應意

亨狗於東 二節

卿飲之禮其牲用狗豕之必以東方蓋狗以象寅猶陽氣以象
萬物陽氣之發始于東方故豕狗于東方者所以法乎此也此

為沃盥之具設之在阼水用以沃盥者盛之于壘設之在阼東
是皆設乎東方也蓋地缺東南水之所歸東方本位水之所利

而海在焉故沃盥之所盛水之壘皆設于東方所以法乎此也
太古無酒以水行禮是禮之所由起也今卿飲不用之以酌

而必設玄酒之尊者豈非思禮之所由起而示不忘本之意乎
賓必南向 節

論卿飲之賓位向乎南必推其為尊賓之至也
言句提起且勿露出賓意下言四方各有其德推到天子之

立義以見尊實之義

此一節什卿欲尊實之義也實位于西北而必南向者象果何居以其實位脩四時之德擬大君之尊耳是故四方之位東西南北之矣東方者春春之為言養物生動之象也物何以有是生動也蓋天地之昭育產生萬物者乃聖之德焉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好生為德則可謂合諸聖矣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物假大之象也夏何以有是假大也天地之長養萬物乃仁之德焉蓋仁者天地之心也物生矣又從而長養之以至于假大則可謂顯諸仁矣西方者秋秋之為言華物餘緒之象也物何以能歛縮蓋華歛之以秋時最肅之氣乃序義之德也蓋天地之化不止之以義則物無所成矣此則小大各足不相假借性命各正不相妨害非天地守義之德乎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物在其中之象也物何以謂之中蓋自致至中之妙乃藏蓄之德也蓋天地之氣不翕聚則物無所終矣今則藏天下之至有以歸于至無聚天下之不一以歛于至一非天地藏之德乎夫四方各主乎一時四時各專乎一德如此天子者脩天地之時以為德者也故或當寧而立或當依而立而皆南面焉左東取其聖帝出乎震休聖之德以生萬民也卿南取其仁相見乎離休仁之德以養萬民也右西取其義說言乎兌休義之德以正萬民也借北取其藏成言乎艮休藏之德以養萬民也夫位四方而獨尊脩四時而成德天子之能事也卿飲以之坐實焉則其尊實也何其至矣哉

東方者春

藏也

記者言四方脩四時之德以見實之所以南向也

此只言四方各有其德未說到尊實意春夏秋冬言四方所登之時也養也假也摯也中也俱就物言此四時之名象聖也仁也義也藏也俱就天地言此四時之德也

東方

聖也

論方之位于東者萬乎春必什春之名象而著其德也

東方者春言東方所屬之時也養什春之所以得名也

產萬物者即承養字以起聖也句但上言萬物生動此言生動萬物耳聖就天地之德言三時倣此

產萬物者聖也

觀造化之生物其可謂造化之至德也已矣

聖人以萬物為一體而曲成不遺其德生而已矣

於閉藏之後則是春為生物之府即聖為生民之府也春有化

生之休即聖有好生之德也無心而成化與有心而無為者同其德矣不謂聖而何

仁也

養之

記者即夏時育物之盛而指其為仁焉

仁也

養之長之平說假之指承物之末生者養之物之已生者長之

長養之而其勢盛大是之謂假也則天地溫厚之氣于是已極

而所謂顯諸仁者是矣故謂之仁

秋之以時

二句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故謂之守也

冬之為言中

二句

天有四時冬居其終數者寂動者蟄萬物皆自外而入由冬之

為言中之義也謂之曰中則向之發生長養者至是無形迹之

可見而所謂諸用者是在是矣其德不謂之藏乎

是以天子 至末

親王者定位之義而見尊賓之至矣

天子之立只虛言勿露出南向字下兩句正見其南向也聖仁義藏只作東南西北字看講畢見尊賓

介必東向 節

記者歷指鄉飲之禮而各什其義焉

介賓主也一句什介必向東之義東方者春五句什主居東方之義三日成魄什禮有三社之義禮之大參一句什政教之本之義特文有順逆詳畧耳

鄉飲之介位則西南而向則東也所以必東向者何哉蓋以賓位于西北主人位于東南介則間乎賓主之間以尊賓也故必

記要 鄉飲卷之十 五十二

東向主人位于東南是居東方所以必居東方者何哉蓋以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蓋之象也太和于是保合萬彙于是發生產萬物者也東方之義如此主人造為飲食之養蓋出自東方焉東向于東方焉所以出于東方者有東方產萬物之義也故居東方介主之位之義如此三賓之所由設果何如哉月三日成魄者瞻前三日朔後三日明社魄則魄見也三月成時者日行四個月不及日積一月則退數已過是為一月又積三月天道小變遂成一時也惟天道以三數而變如此故行禮者取法于成魄之象而有初讓再讓終讓之三社焉建國者取法于成時之象而有上卿中卿六卿之三卿焉三賓之設所以行是鄉飲之禮也然身正而固安王通之易易于是乎可觀也尊長而素忘孝弟之行于是乎可立也安政教之本矣若此者何也以其

為禮之大參焉耳鄉飲有賓有主禮之經也有介有僕禮之紀也使有經有紀而無參焉則行禮之際慙慙而無容也而無文矣其何以行之哉惟三賓也者所以參于經紀之間而輔翼之以成禮者也非禮之大參乎此所以為政教之本也

主人必居 六句

論主位必居平東以其同年生物之義也

首句提起東方者三句言東方有產萬物之義主人造之句言主人造為飲食有產萬物之象此所以必居東方也

月者三日 三節

記者論天道之常而體制因之見聖人 禮之意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前因言之矣恐人不信故復援三卿法三月之事以為証也惟三日成魄是以禮有三讓惟

記要 鄉飲卷之十 五十三

三月成時是以國立三卿三社以象成魄鄉飲之義也三卿以成時比例之文也平講而微重鄉飲

三賓者 參也

論三賓為治通之本以其所關者大也

前言賓主介僕三賓者為政教之本此後言三賓者以三賓之分輕似無與于政教故特言之三賓者政教之本作成說看禮之大參什政教之本之象惟其為禮之大參則賓主介僕之間不至于已慙已變而鄉飲之禮可行所以為政教之本也

射義

古者諸侯 節

古之君臣因射而先禮因禮而招分也

此題全要先文後武意蓋射武事也而必先之以礼者朱文公

六也故燕禮至序也也說禮之義全要推到射上見其仁義皆備也于未射之先而預有以明之則持弓挽矢之時豈有他事角力而遽忘其德者哉

射以尚勇者也然尚勇易至于忘敬不先之以禮則持弓挽矢之際適為競勇決勝之具而觀德之義微矣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正以文而節武先文而後武者也

古者諸侯

中禮

射者之射蓋大射鄉射說中禮之禮即是射禮然所以能進退周旋中禮者以先行燕禮鄉飲酒禮故也故大射之進退周旋中禮儼然君臣之義也鄉射之進退周旋中禮宛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

一節

禮記

射義卷之十

五十四

記者原射之所由中而著其可以觀德也

此題射者至言中一氣順下魚過文頃看兩然後字皆相因者也魚工夫審生于志正明以察几也固生于体直健以致決也審則能巧固則能力巧力重全足以能中此可以觀德行此字包中禮而中的言德行在平日素養工夫上看不在行射之時方立也蓋德行固射而可觀安非固射而後有當細体之射禮之行也必期于能中而其能中也必有所以求其能中一我之微或當物及備有進退也必雍容不迫而九動之中禮或行步升降有周旋也必從容有常而所應之曲當故以言其內敬以直內而內志之正焉以言其外義以方外而外体之直焉惟其內志之正則精明不昧而後持弓矢之能審惟其外体之直則強立不及而後持弓矢之能固審則巧生焉而能至之初

台協夫得心應手之妙固則力生焉而能中之則自致夫令如破之喻寧有不中者乎射之中禮中的如此然其所以中者非勉強于行射之日恒錄立于未射之先必能平日與于義理而好禮之不厭久于恭敬而用志之不分德行素立于已故其能審者不諸此也能固者本諸此也能中而不失正端者皆素而取之也耶故曰此可以現德行矣

故射者

行立

上節容比于禮也下節節比于樂也二德行皆指樂于義理人于恭敬說立者立于已視者視于人今皆以下節德行著天子諸侯卿大夫說遂以為上之德行得于未射之先下之德行三于已射之後以致率強不通殊不知上言德行正指天子等人而備官忠君循法不失職之類非義理恭敬而何

其節

一節

射義卷之十

五十五

記者許君臣節射之詩而什其義必指其明象之効而結之也此章在樂不失職截上是備陳節射之詩而什其義下是明其節射之象而有其效末句提結之也細分其節至樂不失職是因分以備詩歌之節各有所取之義是故天子至士以不失職為節是即以詩歌之義以為節射之具故明乎其節以下倫言明象之効盛德與上德行不同前指其脩已而言此則合人已功德身固無一不備故不曰德而曰盛德

古之射者容体固比于禮矣使節不比于樂何以听何以射乎是故天下之分不同而節射之詩亦異彼苗者假一發五犯驕虞之詩也天子之射歌此詩以為之節詩有九節先歌五節以听後歌四節以發矢也會孫氏四正具本經首之詩也諸侯

之辭此詩以為之節詩有七節先歌三節以次歌四節以
發矢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采蘋之詩也非所以節卿大夫之
射乎于以采芣于沼于沚采芣之詩也非所以節士之射乎二
詩皆五節先歌一節後歌四節以發矢也夫協于擊者謂之詩
藏于詩之中者謂之彖天子節射之詩何取于騶虞也蓋騶虞
主鳥獸草木之吏也天子以育萬物為職騶虞備官則必擅天
地幻生之德極建官列職之詳而官無不備矣天子之所樂不
于官備乎諸侯節射之詩何取于騶虞也蓋騶虞田獵所獲之
物諸侯以此會合其士大夫而上奉天子之尊朝事無不脩矣
諸侯之所樂不在乎會時乎以至大夫射節取乎采蘋以采蘋
言卿大夫之妻偕母教之法度以虞其祭示之禮猶卿大夫遵
先王之法度以宏其經國之猷循法者卿大夫之所樂也士之
射節取乎采芣以采芣言夫人脩內政而不失其祀事之典猶
士之脩于家而不壞于天子之庭不失職者士之所樂也夫隨
分以究極其節射之詩因詩以剖析其精微之彖君臣節射不
徒以其詩之詞也天子惟其樂官備也即以備官而節射焉設
官分職之思感動于頃耳之際而遷賁與能之志洋溢于發矢
之餘由天子以及諸侯樂在于會時是必以奉天子脩朝事之
彖節射矣大夫惟其樂循法也即以循法而節射焉祖述憲章
之念听于耳而感于心稽古出治之誠得于心而應于手由大
夫以及于士樂在于守職是必以靖其尔位之彖節射矣是蓋
即以詩彖之精以為節射之具耳與詩而渾融心與義而貫徹
視前之以詩為節者益精益求精箴以加矣夫節一也心之所之
謂之志而作為于外者非事乎事底于績謂之功而果得于身

者非德行乎不明其節猶難誇射不明其義猶難語效或便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果能明足以察其幾於節之志斯
而不奢健足以致其決於樂之事故之大而無余則凡立
一人底平治之休百工允鑒庶績奏其寧之效功已成矣即
外以探其中則不顯其德徵于天子泰盛自致懋于百辟
德行不立乎夫惟其德行之立也則協氣嘉生而暴亂之
禍不作無咎徵也夫惟其治功之成也則篤近舉遠而邦
國之中幸安有休徵也明義之效如此由是觀之射也者
所以觀盛德也蓋成德不能以立功者猶歉于德之全備
身不足以安國者准于語德之盛今惟合功與德而脩
幸不遺合國與身而並修不累非天下之盛德其孰能與
於此故曰所以觀盛德也

其節

德行立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五十七

記者詳君

射之義而因著其效焉

天子

職為節

論君臣有

必符其象而申言之也

弱質

職為節

論者詳焉

義而因著其所取之節焉

鰭塵

職也。

論君臣節

有所取之義焉

者

志之所在即下文其節之志也

工部局

清 十
卷

論王者節射之詩而得人共治之意寓焉

前後

虞之詩言草木鳥獸之盛歸功于一官也不乏

人則官

子以是為節。蓋欲推好生之德。廣求實才。以

克廢位而育萬物也

天子以備官

四句

記音中言君臣之制各以其志而為節也

此四句與後為人父者以為父鵠四句文意同見得天子以備官而用人當治之意若或啓之也餘倣此

諸侯以時會天子為下

諸侯節射之詩寓尊王之意也

時會即春秋夏示秋觀冬還而考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註中奉天子而脩朝事正此意也

故明乎其節

德行立

射者經詩之志以有為則德業可從而徵矣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五十八

夫天子知弱虞之志在于官備而廣求賢才以充養位諸侯知

經首之志在于會時而考礼正刑以尊天子卿大夫以采蘋之

志在于備法而能達不離通仕行其孝士知采蘋之志在于不

失職而能致以從事修恭乃職是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

也賢侯諸朝聘以時則天子諸侯之功成而育物尊王之德

行之矣德行功之本功成則德行立于是矣

功成則國安

二句

惟因射而致功業之盛斯可以驗其賢矣

國安本於功成功成本于德行三節德即德行也承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說來謂平日樂于義理久于敬恭也蓋惟平日

有此盛德及其射也明其志以不失其事故德行立而功成國

安向使德未有盛其何以致是哉故曰射者所以現盛德不曰

德行而曰盛德者包功成而言也

是故古者

一節

論先王因射以擇臣必推其所以用射之義也

由上文觀之射礼之行也惟其練習通于上下故古者天子以

射擇臣諸侯繼世而當立大夫有功而當升不處立之升之也

必以射而考其材藝欲德行之可現办其能否欲盛德之昭著

所以然者其家何居蓋以男子始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

方射固男子之所有事此先王必以之而擇臣也夫射義既定

於始生之日使其習之也質而不文不足以現德也故先王因

而節之以礼而容体之中度歸之以樂而節奏之雅容則礼與

皆得矣然天下之事有尽礼樂而不可教為者有教為而不可

立德行者皆非事之善也求其措諸天下而礼樂之不偏見諸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五十九

施行而教為之不厭又且心德克全躬行無愧内外本末交相

培養如皆無此而有之其惟射乎吾見容体比礼節奏比樂是

能尽礼樂矣燕礼行之卿礼行之是可教為矣樂于義理久于

恭敬是能立德行矣射倫衆善如此先王不得不重而務之也

以之選諸侯者本諸此焉以之選卿大夫者本諸此焉究其進

退之權與不專于習射之事欲現才藝之美必射選于燕仕之

初謂之曰圣王務焉信乎古者天子必以射而擇臣矣

射者男子

樂也

惟射之為用不容已故先王之歸射有其道焉

男子之事言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也歸之以礼

謂燕礼知飲之礼歸之以樂謂經首頌繁之節不可渾說天子

在内

射者即事之盛善而有益于人者歸諸射見其義之大也

事字誤講或有禮與樂或有樂與禮皆不可數為以立德行之也惟射則禮樂並致可數為以立德行所謂習之而不悖煩則不隨之行無自而作而無往非有德之行也

是故古者天子

論先王以射選士而賞罰及于君必述君臣習射之教也

由上文觀之聖王務射以擇臣是故古者天子灼見士為邦國之積射為選士之具乃立為一定之制為九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不遠則之也必先試之于射宮覈其特奇者而容體比禮能听能射而節奏比樂若是而中多者不但外彰中諷之能而內已備德行之實以是人也與於祭也明德之馨可以脫裸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

將之敬奉資之置可以伸禮荐之誠得與于祭矣君夫射宮之誠禮樂不比而衆動宜失諸正鵠而巧力無藝若是而中少者則其德行可知矣夫德行有虧神必不享是以不得與祭也然射者士也而祭之與否所以寓其激勸之機貢士者君也而人之賢否可以觀其射事之自是故士數與于祭可謂榮矣因士以求其所養之君亦資投能之賞天子不得而辭也不有度乎士數不與于祭可謂辱矣因士以推其所貢之君爵及惡德之罰天子不得而忘也不有讓乎不但養之也君教有慶則益地以優其封不但讓之也君教有讓則削地以嚴其戒由是現之榮辱不止于士也而上以及于君賞罰不起于君也而下以及于士故曰貢士之射于射宮為本臣諸侯之慶讓宜削而射之也射之所係甚大如此是以諸侯之君與本國之臣志忘于

射而引志之不分習于禮樂而和敬之讓得射必期其中也

必期其多也大君臣志忘以習禮樂如此古知士榮于祭而賢者則月貢于王君榮于士而社稷享天長之慶若是而有流亡者豈有是理也哉故曰而以流亡者亦之有也

是故古者天子

禮樂

記者詳貢士之射有係于君故君必務行乎射也

射為諸侯也載上言諸侯貢士之射係乎諸侯下言諸侯助臣以習夫射

諸侯歲獻

二句

歲獻貢士謂三歲獻貢士以需天子之用也六國三入次國二小國一人試于射宮因射以現其德行也

其容體

四句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一

選與周旋之可現德也發矢之有慶如口而中多者可以現德其有德則明德惟馨足以交神故得與于祭也

數與祭而君有慶

數與祭祭謂諸侯三歲而貢士今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而明歲亦如之明歲所貢之士得與于祭而後歲亦如之如此則其君不惟謂之好德而又謂之賢貢不惟為之賢貢而又謂之有功故五十里者慶之以七十里七十里者慶之以百里也

射者射為

禮樂

射之或中或否在于士而所慶有讓則在于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惟射有關於諸侯故諸侯臣以志于射使容必比于射館必比于樂士有必中之能而在戎者有受賞之益斯已矣

言君臣相與

者也

惟上下習倫德之具則其兩獲者深矣

此什詩之詞以足上節末三句之意言習禮必無忘亡之禍
安寧重君一過貢士中選而有益地之榮其心安樂矣而又謂
之好德賢資有功是有功本也

故詩曰曾孫

一節

記者引諸侯習射之詩而什之見上下之所由安也

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不唯諸侯節射之詩乎其
詞曰曾孫侯氏云云則安則善詩豈無其而云然哉誠以歌協
於盈耳之餘義藏于脩詞之內即詩以明其旨蓋言諸侯之君
臣道合德同而相與之無間不志習禮而禮樂之垂該則乃力
中於錫盛德備于身矣由是式增上宜無射地之虞不亦安乎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三

敬承天休享有榮之錫不亦善乎按詩以析承射之有益于諸
侯如此是以天子創業垂統而射禮之所自立諸侯恪遵成憲
而射禮之所自行天子諸侯若是其不容緩者何耶此上下之
所由安者取諸此耳天子以射外侯侯之德陶之下潛消其垂
之心則兵革不試也諸侯以射而自于漸染之餘立身于無過
之地而固賴以安也什其說詩之奇探其習射之由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豈敢我哉

是故天子制

具也

射禮制于上而務于下則上下獲其益矣

是以承上文而言天子制之頂古者天子之制至射為諸侯意
諸侯務焉頂是以諸侯君臣至則燕則齊燕末二句以時義例
之則其效也一說是以二字已足推原說來再不必作推原其

意諸侯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官下以因中選者少而為

諸侯之慶讓此天子制之也由是諸侯于國家開暇之時聚
庶大小之官于以行燕射之事而習禮樂之道此諸侯務焉也
夫天子制射禮是以禮樂恭肅侯則不遜之行不作天下之亂
不起有益地之慶無射地之讓而征討無所事矣諸侯務射禮
以禮樂自養則非禮不行無性非家有安善之意無肅止之禍
是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然則射也者其天子之所以保天下
諸侯之所以保其國而大有益于世者歟制于上而務于下信
有不容已矣

孔子射於矍圃

三節

記者詳聖人御射斥惡嚴而責善備也

此三節所謂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者也蓋卿射之時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三

正國人下視之際而況至人禮義之中正尤夫人之所則效者
也然則聖人之射豈可苟乎

此三節一節原于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責善之
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此三節述聖人御射以見所聞之大也蓋射禮為觀德之開吾
夫子乃盛德之至當夫矍圃之射而觀者如堵牆焉則人不改
聚固可以見其樂觀之誠而善惡不辨何以定其取舍之極故
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平不視欲射者而誓之曰忠
孝人之大倫也今此視射之人有償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乎是
謂不忠有求為人後忘親而貪利者乎是謂不孝不必入觀也
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而廢者半此則指其惡而斥之則無惡者
自入矣又使公同之衆序點揚解而語公同衆揚解而善之曰

初仕而學弟之道者蓋而守好禮之心又且篤信好學而不從流俗守死善道而俯身俟死衆人之中有此等人乎當在此宿位也則先時之入者蓋去者半而爲者半此則數其善而留之而無善自退矣亭點又揚鞭而告之曰好季而臺上之不倦好禮而持守之有恒稱道以終身而不亂衆人之中有此等人乎當在此宿位也則入于公罔之善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此則責善之大備而僅有存者矣以公罔而視子路則比之匪人者固不得以濫其入以存點而視公罔則小者自足者亦不得以有所容誓以漸而嚴責以漸而密然則夫子聖相之射豈止于挑手扶矢主皮貫革而已哉

射之爲言者

一節

記者什射承而詳其因俗全其射之名象焉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四

此節在各射已之鵠分而釋也舍也作二柱釋者各釋已之志什射之義心平體正至射中矣什舍之義爲人父者至臣鵠中釋之實故射者各射已之鵠中舍之實射爲諸侯與前不同還作維世襲守說下二句申射爲諸侯之義也射中垂繹舍說方于本章有清

天下之道二始而方理以繹其精終而止善以踐其安天下之能事畢矣垂而有之者其惟射乎嘗求其義矣人之言射者以爲理之所在而不尋之則不足以察其所存是故有取于繹焉以繹之射或一適也又或以爲道之所在而不中之則不足以止丁其極是故有取于舍焉以舍言射又或一適也所以謂之繹者何也蓋志存于中難定而易散也必因人以究其義隨分以察其情思惟察識而心無適理夫是之謂繹所以謂之舍

者何也蓋射期于鵠難中而易失也必內志正而持矢以爲外休直而持弓矢以固巧力盡全而中無遺焉夫是之謂舍也固貴于繹矣而繹之安何居蓋父子君臣各有定志父爲父而繹理于慈子爲子而繹理于孝君爲君而繹理于仁臣爲臣而繹理于敬會通貫徹之余不繹之以爲繹而繹之以理矣所謂繹之者繹以此也鵠則貴于中矣而舍之實何居蓋父子君臣各有定鵠父止于慈而爵燕翼之謀子止于孝而成繼述之善若止于仁而敷廣運之德臣止于敬而竭左右之忠矣休養備之下不止之以爲鵠而止之以道矣所謂舍者舍之以此也繹者惟精之功也有以開舍止之地舍者惟一之功也有以收繹之終交備並進如此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選侯邦之臣而取士以供執事之用謂之射侯也射侯者何蓋言

禮記要旨

射義卷之十

六十五

因其大射之利而選爲諸侯之職謂之射侯也此射爲諸侯者又果何謂也蓋言射中而繹舍盡全則有慶而得爲諸侯矣射不中而繹舍皆失則有讓而不得爲諸侯矣故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統而視之兩什射象之義而指其要見君子尚德之深倚陳王射之名而申其義見王射所關之大讀射禮者可不通深長之思哉

射之爲言

之鵠

記者而什射之義必明其義而申其要也繹有知意舍有行意繹于始舍于終是什射之義也繹已之志一句明繹之義心平體正四句明舍之義爲人父者八句又申繹之實射已之鵠一句又申舍之實繹與舍皆不出父子君臣之外然必先尋其理而後能申其適故其序如此

射之言

舍也

記者什射之為義即欲尋其理又欲中其適也

射之言者提此釋與舍對或曰猶言又日也

之鵠

記者于射必什繹舍之義而各有以著其實焉

中矣

記者中什射之義存尋其理而中其鵠也

繹已之志一句以理言然理有所思由射乃有思也此是明什

繹字意心平体正四句以射言然鵠之所中即適之所中也此

止也

為人父

之鵠

射義卷之十

六十六

記者中言射義之實在繹其理而中其適也

父子之有慈孝君臣之有仁義猶射之有鵠也射者則以其鵠

為吾理之所在而因有以繹之此之謂繹父子之止于慈孝君

臣之止于仁義猶射之中鵠也射者以中鵠為吾適之所止而

名有以正之也此之謂舍文平而意亦串惟有以繹其志斯有

以止其適也

為人父

八句

記者中言射之為繹各因分而繹其理也

四以為字皆指射者之志言之射之有父為而為父之道則存

乎慈射期于鵠猶父期于慈也以為父而射也有見于鵠而因

志于慈為所以克昌慈翼以為慈后之圖者無庸諒情乎平日

而亦必因射以故其思蓋不以鵠為鵠而以慈為鵠矣其餘

此

故射者各射已之鵠

適之在人不同而鵠之所射亦異父中其鵠則止于慈子中其

鵠則止于孝若中其鵠則止于仁臣中其鵠則止于義因義以

宜其分而視鵠之所中即為適之所中也

故天子之大射 諸侯

記者于人君之射有其名必申什其一名之義也

謂之射侯侯射侯張皮侯以為鵠而射之是其名也下文射為

諸侯什射侯之義射中則得為諸侯又什射為諸侯之義是

什之名之義也

天子將祭

論王者以射擇士因賞罰其君焉

六十七

此節大畧與前相似惟末句進爵射地又申言益削之事不專

于地也在于不中者不得與于祭

天子固有相與之道王者每飭其交儆之執吾于天子之擇士

見之矣是故郊社宗廟之祭天子之大事也官不備焉不敢以

祭也將祭之時天子先辭侯曰所貢之士試射于澤宮之中試

之于澤宮者取其采擇選選之義也澤宮非所擇士乎然擇士何

如既試于澤之後又復試于射宮焉其容依此禮節奏此樂而

射中者得與于祭其容不比禮節不比樂而射不中者不得與

于祭此固其所以擇士也然射雖在士而貢士在君不究其所

貢之人以嚴其實罰之與則比之匪人者得以寘其責矣故士

不與祭季不止于士也君亦有讓而罰地士與于祭季不止

于身也君亦有慶而益其封夫曰益地削地則賞罰于君者君

與于壽矣即此進爵地是也蓋進則爵輕于地故先退爵而後進以地退則地輕于爵故先削地而後進爵夫豈尊于地而輕于爵乎而併及其君于王者之射可以見交際之道矣

故男子生射 一節

記者表男子始生而射之義同人臣先事後祿之理

此節在有事也分男子人臣只一人天地四方與先志于有事以一事其始也末飯之先而先射其終也既射之後而始飯始終互言無非責成人道之義

觀射于饗舍見君子德行之全現射于始生知吾人養成之大是故男子始生方其未飯之先以桑為弧者一以養為兵者六用二矢以射天地用四矢以射四方非直為觀美也其用物也亦其取義也大誠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不乎其高卑也自西

禮記

射義卷之十

六十八

自東南自北其遠近也而男子也者成位天地之中則必不預論天地之業而渺然一身合上下以同流身為四方之人則必任細紀四方之責而混然中處將四達而不悖是以射天地者取諸此也射四方者取諸此也是象也通諸臣道者也蓋為人臣者莫不有事焉臣之所以自其志也亦莫不有各為君之所以禮遇其臣也盡諸已者寧過于享賜為禁之忱而叙食之念不敢先出諸君寧過于薄不履胫之力而代耕之常在斯後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預矢正以男子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其母焉之飯食是先勞後祿之象不責之于登仕之時而敬事後食之理已預教之于始生之日故耳然則有人臣之責者可以信其始生之教而自忘其男子之

自事而

天地四方者 谷也

現始生習射之象而寓事君之道焉

天地四方者

二句

平天下之事而皆其分之所當為男子之責重矣

男子兼天子諸侯大夫士講有事者稱綸天地紀綱四方皆其責

責

故必先有志

謂也

臣先勞後祿以其教之者豫也

宋句是上二句之故此言人臣事君之忠由于始生之所教如此以見今日之用射正為後日之豫期也

故必先有志

二句

人臣之事君先勞而後祿也

禮記

射義卷之十

六十九

志于所有事項天地四方講如裁成輔相之道稱綸參贊之功

是也

射者仁之道也

一節

記者論射有同于為仁必決其机之在我者以見之也

此題在仁之道也載下言射之始終皆發明為仁之道也為仁由己而不由人行射在己而不在人事異而理同所以射講為仁意發在後

仁意發在後

斯于中雖若射之事似于為仁者射之理故射者有為仁之道焉蓋射本非所以為仁也虞祿之發在我而無難而中否之殊皆求諸己為一之道於是乎寓矣果何以見之方其未射也審固巧力預正于未發之先及其已射也發雖不中一氓其怨尤之念惟及求諸己曰必吾志之未正也必吾休之未直也人何

與焉為仁之道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食于人而不尤人行有不得皆及求諸已以是理也即是射也而習射之事信乎為仁之道也君子之于射也為可以其用力之事而薄之哉

孔子曰君子

一節

記者引言君子之爭見于射而射為君子之道也

射乎哉此與論語亦異論語即射以明君子之無爭此則言射之有爭為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射者

一節

記者引聖人言射之准而申之以見君子之能中而能讓也

此節口氣一順說下全引詩于內不過叙賢者能中而不矜耳

可太分明通節俱重賢賢身上言大意在安能以中分

射禮之行也

七十

魯規諸夫子之言其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言一于听則不難

于听也今射者既欲射又欲听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

听樂之音節乎一于射則不難于射也今射者既欲听又欲射

何以能听樂之音節而使射之與樂之節相應乎兼得之難

如此求其听于耳感于心循聲而發而音射之相諧得于心應

于手按中正鵠而令矢之如破其惟賢者能之乎蓋其樂於義

理而正直倫審固之全久於敬恭而繩舍重巧力之妙夫是以

能听而又能射也能射而又能听也若夫不肖之人容不比礼

節不比樂彼將安能以中耶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爾祈之為

言求之義也求矢之中以免乎罰酒之爵也何也酒也者用以

養病用以養老賓者之求中以辭爵者非欲好勝以上人也蓋

以吾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之之礼而致讓讓之意也由是

觀之惟賢者能中是以射之不能惟賢者能讓是以射之有礼

玩夫子之言釋小雅之旨信乎射為君子之能事矣

孔子曰射者

賢者乎

記者引言習射之難而惟賢者為能善射也

何以射謂容比于礼之難也何以听謂節比于樂之難也循聲

而發不失正鵠是能听而又能射也蓋惟賢者樂于義利久于

敬恭是以持弓矢審回故能如此下三句是記者之言

論先王設官以治國必引言以明其治之事也

此節在之半分上是引古之言下是引周礼全文以實之也國

有大事至司馬中掌其戒令凡周之政事下以申與其教治別

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之中德行也通知也春合諸李考道德

也秋合諸射以考藝乃道德之寓也此節全要曉得燕義之由

起意

燕義之設始于公族之正公族之正始于廢子之官記者從陳

燕義先言廢子官見燕義之所自來也是故法莫倫于成周制

莫若于文武官者周天子設官分職有所謂廢子官者蓋為政

于公族以職掌其諸侯卿大夫廢子之卒者謂之廢者卿大夫

士諸侯非一人適子衆多故提謂之廢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

嗣二父事故皆謂之廢子之卒此皆廢子官之所職也成之何

如視之礼文可見矣掌其征殺之戒令馬子其道德之教治焉

別其等而或貴或賤卑高之以陳正其位而朝廷學校爵齒之

不齊此皆廢子官職之掌也其詳堂無可言者乎以掌其戒令

者言之國有大事廢子官率是國子而听命于太子惟太子之
之而不政事也若有甲兵之重廢子官授是國子以軍法治之必
卒伍而部分之不乱置其有司而統領之有人以軍法治之必
欲進退有度也左右有局也然既屬于太子故司馬弗正焉以
與其教治者國有大事廢子固致用于太子至于國有政事之
小者則使民廢為之而不使國子為之所以然皆欲存恤此未
仕之俸使之備德以全其德性之純使之季道以期其多誠之
不泰之而不試之無以敵其成也故春合諸季而教其文藝以
驗其德之所有存秋合諸射而教其武藝以審其德之所寓
優則進之以其任使爵祿之大權劣則退之仍使修德季道之
不廢至于貴賤之等也爵齒之位也則國別于戒令之中正于
教治之內矣由是觀之設廢子之官詳戒掌之責則廢子之官
記要言 燕義卷之十 七十二

索其戒令

四句

大臣之職國子必司其政教而定其爵位也
戒令謂戒備使令所以供給公上之役使也教治謂脩德季道
所以成就國子之才德也等謂貴賤之等級別之者父爵之尊
者其子之等目之為貴而上也父爵之卑者其子之等目之為
賤而下也位謂坐位之位戒令在于朝廷位以爵為尚而不計
失齒教治在于季校以齒為尚而少屈夫爵也或疑季校既尚
齒矣而別其等何以垂教治言即殊不知坐立坐尚齒而等級
一別其也貴其也賤人同曉然自分明也
國有大事 弗正
大臣之教國子必隨其事以征役也

國子即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用之以上任之以禮事之征役
委常有其法也弗正以上任之以戎事之征役委有其法也
國有大事 用之

諸侯卿大夫士听于王故其子亦听于太子因能受任使之奔
支服役于行事之時也

皆有甲兵

弗正

授以車則馬可知始之足以任重致遠授以甲則兵可知使之
足以折衝禦侮合其卒伍聯之有數也置其有司帥之有人也
以軍法治之教以軍旅之法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是也此皆
廢子掌其事而統屬于太子也司馬非其所屬焉得而正之非
謂侵恤之也

凡國之政事

退之

禮記要言

燕義卷之十

七十三

大臣之教國子既有以成其材尤有以考其成也

季道載上是優養以成其道德下是考校以別其能否中講存
謂有恤優假之也脩德以行言德可據故使之脩德季道以知
言德可志故使之季道合諸季考其道德之文藝也合諸射考
其道德之武藝也優者則升而進之使不混于同等之中以示
其勸劣者則却而退之使謹習乎道德之藝以示其懲既有以
朱之于先而又有以考之于後此國子之所以有戎材也欬

諸侯燕禮

二句

論國君之燕禮席位賓主之設各有其義也
此二節是什儀禮之義季一禮什一義定諸臣之位君立上
見君立作階之東南南向蓋以身為準使君臣皆南面東上而
遙相次至西也故曰定諸臣之位君席階之上是設席未至

登席君位非立席方是登席也非若以一人而言特立者以爲對而言言西面特立則君臣皆南向而在君之旁矣下席者以爲不可爲主立宰夫以權爲之主公卿不可爲賓立大夫以權爲之賓皆以其義而言之也

昔先王之制禮也有文以備飾于外必有義以府藏于中者侯燕禮之義何如自其上丁市而言燕禮有席位之設也而君卿大夫之威在君主作階之東南向近卿大夫則次于卿而稍近于前循南向東上之準造次其卿大夫之位非所以定諸臣之位乎然君席設于作階之上而不于西階者豈階尊以就卑執蓋以分坐君也禮則主也主道以謙爲事故設席于作階者居主位以遠其賓主之情耳君必居于席之上而西向特立者豈何之自專執蓋以禮爲主也分坐君也君道以尊爲本故獨

燕義卷之十

七十四

時立者臣莫敢敵以嚴其君臣之分耳自其獻酬交錯而言燕禮有賓王之設也設賓以居西階設王以居作階蓋有賓有主而後成燕飲之禮也然主不爲于君而以宰夫爲獻主者言國君之位狹尊以之爲主是以臣抗君矣故使宰夫之至早者爲之以見臣莫敢抗君之義權爲之主也實不爲于公卿而以大夫爲之者言公卿之尊近君以之爲賓疑尊卑之無辨矣故以大夫之位早者爲之則不疑于君所以明嫌之義權爲之賓也賓入中庭之時君降階一等揖之蓋既立爲之賓則全于賓而臣子之分畧故揖之者所以尊禮于賓也義藏于帝位之間則有尊而不亂義脩于賓主之內則有禮而不紊燕禮之行也豈有焉而已哉

諸侯燕禮

節

夫禮必有義諸侯燕禮之義何如彼燕禮將行之初君臣相揖各有其位以臣之位言之君固立于東南矣南向而迎卿而卿立于君之側焉大夫少進而大夫立于卿之下焉所以然者以分有高卑則立有次序近君者爲貴遠者爲賤非以定諸臣之位乎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于作階而不于西階者非爲卑下也蓋以分坐君也位則主也示其居主位之義焉耳君独升于席上而西面特立者非爲尊大也蓋以位雖主也分則君也示其莫敢敵之義焉耳此可見燕以通情而君臣之分未嘗不嚴也

設賓主

節

論燕飲設賓主以成禮既辨其分而尤通其情也○燕禮之行設賓以致其尊設主以致其恭有賓有主所以成飲

燕義卷之十

七十五

酒之禮也斯禮也非嚴無以辨上下之分非和無以通上下之情故國君不自爲主而使宰夫爲獻主者蓋國君之位至尊若以爲之主則嫌于抗禮矣故使宰夫之早者爲之示人臣無抗之義權爲之賓也不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蓋以公卿之尊近君若以爲賓則疑于無辨矣故使大夫之早者爲之示人臣無違上之嫌權爲之主也然此特嚴尊君之分耳至于敬賓之情則又未嘗不周焉賓入中階君降階一等揖而進之蓋所以尊禮之也

設賓主

義也

或曰提言燕禮設賓主下言衆有主而使宰夫攝之設主之義也衆有賓而使大夫攝之設賓之義也又按提者嫌之漸嫌者疑之積爲疑一句應不以公卿爲賓而卿一句應以大夫爲賓

但疑必有顯而明通則明疑矣故經文互言之則解為疑而顯
嫌辭明燭而重疑

君本 一節

論燕禮明君臣之義必推其義而申結之也
○此章分四大段看君奉旅至君上之禮也一段臣下竭力至不
相然也一段和寧二句一段故曰燕禮一句一段細分君奉旅
至臣下之禮也言臣也君奉拜之至禮也言君也臣下竭力至君奉
承上言臣也孔無不答至不相然承上言君也和寧二句通頂
二段故曰以下引言以結之也首二服是奉燕禮之文而什其
明君臣之義奉旅于賓則也君所賜爵大夫士也臣下至不相
然俱說不著燕禮上所以詳君臣之禮也和寧禮之用禮字
亦不存燕禮上說大義二字只承禮字和寧字說下邊君臣之
禮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 燕義卷之十 七十六

燕禮之行也固不免于升降酬酢之文而其義之所關則固出
于升降酬酢之外是故君奉旅爵以酬賓及君特賜臣之爵此
二爵也賓皆降西階之下再拜稽首君若辭之而必乃升成拜
者蓋以拜而後受冠履之分不可易所以明臣下之禮也賓升
西階之上為之君者而亦再拜答之者蓋以禮無不答施報之
常不可廢所以明君上之禮也此皆燕禮之文即文以探其義
實之再拜稽首豈止于明臣禮而已哉臣下果能外竭贊襄之
力內盡諫諍之能以樹立功勳于國此臣之分也君必張報功
之典以爵賜貴以祿取富然激勸鼓舞之下故凡為臣者皆務
竭力盡能以立功矣由是保我社稷國有真安之休也翼我王
躬君有寧謐之慶也不外固安而君寧乎君之再拜答賓止

於明君禮而已哉禮無不答言人君不可虛取于下也蓋王政
以順民為本導民以耕桑為正必明耕桑之正順以導之百計
之田勿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及夫男有餘粟而谷不可
勝食女有餘布而帛不可勝用導民而有功然後有粟米之征
什一而不過焉有布縵之征惟正而不汙焉則服御克于上俯
仰足于下矣上下皆足則暢氣加生而薰為太和上下用情而
非愛自導若民一體之化成矣何有于相然乎君臣明禮之效
如此原其始之所發端究其終之所極致上下和親可謂和矣
和不生于和也而生于君禮之脩是君臣交盡者禮之本也既和且寧
于寧也而生于臣禮之脩是君臣交盡者禮之本也既和且寧
者禮之用也然豈矯強而為之哉君臣以養民為職故不虛取
于民以和天下者乃君道當然之大義不然則君人不全矣禮
記要旨 禮記卷之十 燕義卷之十 七十七

非君上之大義乎臣道以事君為職故竭力盡能以安國家者
乃臣道當然之大義不然則為臣不全矣禮非臣下之大義乎
由是現之先王之立燕禮非徒以飾見也而實關乎名分之嚴
非徒以合情也而實寓乎尊卑之辨現于各拜則知君不虛取
之義現于再拜則知臣竭力盡能之義而燕禮之所以為燕禮
者信乎不止于公侯之會而已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
也敘燕禮設施之當是故再拜答拜見君臣交際之不可窮矣
禮取象之遠是故和親安寧見君臣交際之有益
君奉旅 終也
論燕禮明君臣之禮必詳言其禮以見之也
臣下竭 象也
君臣盡禮有其效一義之攸在也

臣下竭力用也

論君臣礼有其效必覆言以著其意也

臣下竭力君寧

人臣尽礼以事君其效大矣

上三句言人臣尽忠獲報而益勸于忠正說臣礼燕礼之再拜稽首足以明此礼而已固安若寧即其效也

上必明然也

人君取民有制則用裕而情洽矣

上三句正見不虐取于民若之礼也燕礼之燕不稱凡以明此礼而已用足不匱對固安看和親不怨對和寧看俱重下邊

上必明什一

正這指農桑有功貼君講於民之有餘果有餘布而見君之有

礼記要旨燕義卷之十 七十八

功也取其什一粟米布縷之征也

和寧禮至末

記者原君臣有當尽之義而申其明于燕礼也

和謂上下和親乃上不虐取君尽其礼之功也率謂固安君率乃竭力尽能臣尽其礼之功也故曰礼之用也君以養民為責尽礼而致上下和親乃君道之當然臣以事君為責尽礼而致固安君率乃臣道之當然故曰此君上臣下之大義也是

義也于燕礼而明之故曰燕礼之再拜稽首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和寧禮義也

記者原治功之所由成而著其為當然之理也

礼之用作礼之功為是大義只重礼字不承和寧說

席小卿次上一節

燕飲之設帶行陳物皆所以著尊卑之義也

此節上三事三平說席位而有上下行礼而有先后陳器而有多寡俱順文講不可露名分字至末句總攷方見正名定分之義明于上下先後多寡之間也

昔先王之制燕礼也于其休之備也見其華渙之仁于其設之當也見其并辨之義是故燕礼必有帶位之設也賓之席固而南矣上卿則位其東馬小卿則次其西焉大夫則次于小卿焉

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焉上不亢而下不屈也必有獻酬之礼也君之獻固特先矣君卒旅行酬而後獻卿焉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焉大夫卒旅行酬而後獻士焉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焉庶子非遽而後非綏也以至俎豆所以盛壯羞牲羞所以

礼記要旨燕義卷之十 七十九

實俎豆必豐儉有其等厚薄惟其差在卿大夫多之為貴不可寡也在士庶子少之為稱不可多也若是也者豈有為觀美而已哉蓋統同之中寓辨異之理同一設席也而貴賤明于上下同一獻酬也而貴賤明于先後同一陳器也而貴賤明于多寡

華渙而大分已昭夫是以安燕而不亂階格嚴而體統不紊夫是以和樂而不流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獻君庶子

記者叙燕礼獻酬之節夫亦各因其分而已矣

獻君者主人酌酒以獻君也君卒旅者公取腰爵以酬賓即止

文君舉旅于賓也行酬者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即前註以次序

勸卿大夫飲酒也獻卿大夫獻士皆主人酌酒以獻之也卿舉旅大夫舉旅士舉旅是君為卿大夫士舉旅也既奉旅卿大

此亦以旅酬于西階上也。獻廢子之後，君不復舉旅矣。各旅
禮，賓卿用饔餼，大夫士用饔餼，作文先總叙二股末總叙二

股中間肆頭一節詳

夫燕禮之行，酌敵不偏，則情有所遺，旅酬不則，則分有所遺。故
當席位既定之後，適獻酬當奉之時，君之分為至尊也。主人則
酌酒以獻君，而君奉饔餼以酬賓，為之賓者與侍宴群臣旅酬
於西階之上，所以廣君惠也。卿之尊次于君也，主人則酌酒以
獻卿，而君奉饔餼以酬卿，為卿者與侍燕群臣旅酬于西階之
上，所以推君恩也。獻卿既畢，主人之獻及乎大夫矣，而君則奉
饔餼以賜之焉。大夫之所以旅酬者，猶大夫卿也。獻大夫既畢，主
人之獻又及乎其士矣，而君亦奉饔餼以賜之焉。士之所以旅
酬者，猶大夫也。士成禮矣，而廢人之分為至卑也，由是作階之
禮記要旨

燕禮卷之十

八十一

禮記

聘禮

一節

記者表聘賓之介，故所以辨諸侯之分也。

此節主大聘言明貴賤，非明卿之貴賤，所以明公侯伯子男之
貴賤也。

昔者王欲家天下，中國而諸侯之權于聘，禮信脩睦
而人利，以必改好，洽交而人道，以立此聘之所自始也。然行聘
之禮存乎，賓輔賓之行存乎，介以卿出聘之介，故言之上公之

卿出聘，七介侯伯之卿出聘，五介子男之卿出聘，三介君是
非，意而為之，隆殺也。蓋諸侯之分不同，而輔卿之介亦異，以
上公而視侯伯，則上公卿貴，侯伯卿賤，故以七以五，然分限
之昭明，以便伯而視子男，則侯伯卿貴，子男卿賤，故以五以三。
唯然階格之有辨，介之多寡，宜乎其貴，因國體之隆也。介之少
者，宜乎其賤，因國體之殺也。非所以明公侯伯子男之貴賤乎？
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介紹而傳命

一節

俗人以傳命可以觀聘賓敬主之極矣。

此節全重介一，邊不可以擴對，諸君子即聘賓也。兩尊即主君
也。備介行禮，敬也。傳命相見，敬之至也。

聘禮之行也，相見而無文，其失也。朴傳命而無漸，其失也。賓皆
禮記要旨

聘禮卷之十

八十一

非可以言至，敬也是。故兩國相見，主必陳擯，以接賓賓之介，介
以接主，方聘賓之初，至未敢以遽見主君也。必賓之求介受命
於主之末擯，而傳手次介，為次介傳手，上介為上介傳手，賓為
循序漸進，而無急遽之容，紹絕相傳，而無迫蹙之狀，是果何為
也哉？蓋以主君名重主也，安則若也。聘賓名重賓也，實則臣也。
君子欲尊敬主國之君，而不敢為正自相當之禮，所以為敬主
之至也。其難其慎之心，預切于求聘之時，故有嚴有翼之致，極
致于行聘之日，備介而後行，禮焉傳命，而後相見，焉信乎其為
敬之至矣。

三讓

二節

記者表聘禮敬讓之節，而指其為全交之道也。
此題二節在所以致敬也。分上節以聘賓之讓，主主下節以主

人之致實言敬讓二句極承下故諸侯相接二句正見全交之意

昔先王知物不可以苟合也故嘗受之以聘又知夫聘不可以徑行也故又歸之以道吾嘗觀賓主之交接而見之矣方聘賓之既至也三辭陳擯之禮而後傳舍三辭而受之禮而後入而門三揖而後至階馬三讓而後從主升階焉此其樽節自持必假于推行之漸退社自牧必由于序進之詳尊卑社而尊主非所以致尊社于主乎於聘賓之將至也遠則使士迎之于境近則令大夫勞之于郊君親拜迎而而受焉君親北面而拜覲焉此其莊敬中存不憚其儀文之縟實恭發見不嫌其秩節之煩情與敬而無至非所以致敬于賓乎君是其致敬致社也者豈作而致其情哉誠以人道不交天下病于無邦交際不謹人情

聘義卷之十

八十二

易子相襲惟主之致敬于賓也固非抑之以自卑也洞洞屬之為遠近無故慢為主道則礼然恭實畏藉之以正交也恭儉莊敬資之以致好也賓固未嘗不敬而主以敬接賓致則主之所有事矣不然寧不至于已怒耶惟賓之致社于主也固非遜之以自文也從容和緩無徑情進立為賓道則礼然謙卑遜順有文以相接也樽節退社有恩以相愛也主固未嘗不社而賓以社接主社則賓之所有事矣不然寧不至于已廢耶夫惟諸侯相接以社社也則謙信之風成著于迎勞丞拜之際脩睦之道畢昭於揖遜升進之餘敬則不相侵社則不相凌皆由此

金出也

敬社也者

二句

記者指聘禮所行之節見賓主所行之道也

敬字承本節主君之所以接于賓社字承上節聘賓之所以接于主故提以君子言之此既曰君子而下又曰諸侯相接者蓋社雖在賓而所以社實承手君命也下二句是明所以相接之意

卿為上擯

一節

論賓主之各盡其礼見賓主之各著其義也

此題在食燕分上皆叙賓主所行之礼惟和而和而觀二事是賓礼餘皆屬主也所以明一句極承賓客見主君行礼之義若臣見聘賓行礼之義

相敬貴于相下不現于聘賓聘主乎卿為上擯上擯主食燕若足者豈無義以主之執蓋主之陳擯礼賓致饗饋還主璋贈享食燕者其意以為分則臣也礼則客也不以臣視之而以客視之降尊以就卑主致敬以下于賓也賓之私面私觀以待主者其義以為礼則主也分則君也不以主視之而以君視之待尊以卑卑賓致敬以下于主也賓主交致其敬其象如此此所以不相侵凌也歟

聘義卷之十

八十三

天子制諸

一節

記者詳先王制聘以一侯臣而必著其推行之効也

此節首句是一章大旨下二句是聘礼之期相屬所之也是聘礼之事諸侯至未推行之効也皆天子制諸侯者也

昔先王之制諸侯也任智有時而旁任法有時而禁非長治久安之道也故竭其心思之精創為聘問之礼使凡建都庸爵者有常礼焉分勞非主者有定守焉聘礼制于天子行于諸侯然

教則煩不敬疏則忘則忘不可也故每年所行謂之小

聘小聘使大夫三年一行謂之大聘也。使卿然相交以備其
好必相敬以全其交故必詳其外隆之文焉多其酬酢之節焉
務使賓主相為勉勵以成禮節也。苟使者行聘之時而或誤于
禮節主君弗親以享焉弗親以食焉欲使者知其愧勵以示懲
戒也。聘禮之行甚嚴如此是故諸侯果能于聘禮也謹備其
法審慎以推行固不期于效也。然以言乎外鄰國親附有以消
其侵侮之心以言乎內君臣同情有以易其委犯之志可見聘
禮也。若天子制之恭諸侯而兵革不試足以保天下也。諸侯行
之自為正而國安君寧足以保其國也。聘禮推行之効如此天
子制諸侯者其豈所閑不亦深乎。

以圭璋聘

一節

記者著聘禮之行有其義而推其足以化民也

八十四

此節首句是賓之重禮補出璧琮用以行享正見其重禮也。遂
圭璋是主之重禮補出璧琮受而不還正見其輕財也。民作讓
亦受重禮輕利蓋化于重禮輕財者也。以効言
人知聘禮之行也以和邦國而不知聘義之立也足以化民吾
嘗于聘禮之用玉而見之矣是故聘實于行禮之時于君用圭
焉于夫人用璋焉若夫束帛加璧琮者則固用之于享而不用
之于聘其義何也蓋以圭璋王之貴也正聘禮之重也。用圭璋
以行聘則禮以玉尊王以禮重非聘實重禮之義乎。主人于行
聘之畢還賓以圭焉還賓以璋焉若夫璧琮與幣甘則固直受
而不辭其義何也蓋以璧琮近于財也圭璋全于禮也還圭璋
而受璧琮則財在所輕禮在所重非主人輕財重禮之義乎。義
藏于用玉之中禮重于辭受之際如此諸侯果能因其輕而輕

主國待客

相侵

記者脩陳主國禮賓之厚適其中而有其效也

此節主國至厚重禮也是主人待聘賓之厚古之用財至盡之
于禮也是豈不過中盡之于禮至末是行必有効作三說分看
聘禮莫尊于賓行禮莫厚于聘以主國待客之禮言之方其聘
畢而往既行謂之出也執圭而末始至謂之入也送往迎來饋
皆三饋不謂之出入三饋乎其饒客于舍必有所陳之方也五
牢之具陳于內天產以作陽德也朱三拾至陳于外地產以作
陰德也。乘行群匹之會日有五隻馬群介至卑之衆皆有備牢
焉不但此也食禮一行矣享禮再行矣燕食之禮時賜之物不
可勝紀焉所以然者皆主君尊重其禮以尊禮聘賓也。然先王
之行禮有因事因時而宜微者用財皆不能如此之豐厚今而
於聘禮不問因新出豐而用財一如此之厚者非以是誤禮也
蓋有美而文以示其多似之享備物為崇以表其外心之敬不
過盡其禮而止也。惟其盡之于禮則輕財重禮之化達于內外
吾知上下有威內而君臣不相陵也交隣有道外而諸侯不相
侵也。盡禮以行聘其効如此故天子制是聘禮者本前此也。諸
侯務行聘禮者本諸此也。

主國侍客

禮也

主國侍客而原于物所以隆禮也

首句提起自出入至無數皆待客之禮也凡尋此者所以厚重其禮而不致失焉耳

儀容於舍

於外

首句作起也言儀者率其重也下皆致于客舍之禮要知此云三積之一

所以厚

禮也

記者著聘禮厚於待賓必推其所以當厚也

言句截上言待客之厚其禮下言所以厚者如是而君不禮不可不厚也二禮字皆主待客之禮

故天子制之

二句

禮記要旨

聘義卷之十

八十六

舉出此二句攝承上三節與天子制諸侯相應夫相應以禮則

外不相侵內不相陵相應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盡之于禮則

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是聘禮之關為甚大也故天子必

制此聘禮以恭諸侯而諸侯務行聘禮以自守也

一節

記者論聘射禮之重必詳推其通于治者以見之也

此意在將以行禮也分酒清人渴以下申實力行禮之與天下

無事以下推實力行禮之功細分有行至謂之勇敢勇敢之所

由名也故所貴于勇敢至貴其敢行禮義也勇敢之所由貴也

禮節聘射之禮節也君臣父子長幼俱以聘射貴有行事禮節

於外有義休人倫于內勇敢舍下盛德意立義休人倫意講人

倫者義之實也有行休行受人倫意講行而宜之之謂義也行

禮即行是聘射之禮也敢行禮義也又提上與前此之謂也

相同天下無事以下只言勉盛德兼內外意剛大塞天地便通

義也上如此就指盛德言下如此百人等用其勇上見順治則

禮義以立國則無敵以著通見貴勇敢之功故曰行有力量

將以行禮也通章只是發明此二句意

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聘射之于禮為尤大蓋外以極規模之大

內以足節目之詳言天下之禮至聘射極矣果何以見之實明

行事而新不廢朝也日中禮成而莫不廢夕也非勇敢強力之

人則其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致焉故勇敢強力之人將以行是

聘射之禮也非至大之禮而能若曼乎以其強力行禮之實言

之彼口之味四腋之于安逸皆人情之所不能也今項狂

其飢渴而不敢為口實之求其怠倦而不敢有能安之念正

禮記要旨

聘義卷之十

八十七

將以成此聘射之禮節也君臣父子之道長幼之節皆人倫之

所當盡也此節既成則人倫自著現其備介傳命陳爾實君

射若鵠臣射若鵠而君臣之義見矣現其諸父諸子之修其好

為父為子各射其鵠而父子之義見矣現其諸父諸子以時而

會編進三揖以齒為序而長幼之義見矣此實能行人所不能

行也夫衆人之所難而我能行之則禮節以成于外不謂之有

行于內有行也則人倫已察于中不謂之有象于內有象也則

集義之功而浩然之氣常伸于直泰無害之時精義之卒充

而德義之勇已得于自及常宜之際不謂之勇敢乎此勇敢之

所由名也然人倫者義之實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豈徒角力于

外哉亦以直義之為貴耳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所貴于立義者

豈徒合象于心哉亦以有行之為貴耳所貴于有行者非高遠

故所貴于勇敢 二句

記者結言勇敢之可貴者以其奉夫禮義之全也

故勇敢 此也

記者詳君子用勇敢之善而著其為聖王之所貴也

盛德哉

天下無事 二句

無事謂治平也用之自用其勇敢強有力也禮義指聘射之禮

義

用之于戰 盛德

親有力者之周于用可以見其優于德矣

無敵順治所說不貼聘射盛德指平時養強力勇敢之盛處就

上文見出不是原釋意然必無敵順治蓋致方見盛德否則徒

禮記聖旨

聘義卷之十

九十

有武備而文事不脩徒有文教而仁柔無勇亦非德之盛也

外無敵

三句

化行于外內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如此則

二句

君子善用其勇其效大矣

如此正接上文如此末是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

于禮義戰勝也民順治指承承禮義戰勝謂教化行也民既順治

則暴亂不作此固之所以安也此順治而固安以常安立柱

子貢問于孔子 一節

聖人因門人責玉之問必詳君子比德之實以明之也

此節重在德上溫潤至道也俱見比德之實引詩以什之正見

此德之意此君子所以貴之也仁智等俱不可先講入只論理

如此溫潤是王之德澤則見于外也鎮密者知之明以果者

之固應有稜隅不剝則不傷人垂之如隊垂施之垂于言而

垂于身言清越以長樂之和也其終訕然樂之節也瑕瑜不相

掩至誠不欺也乎尹而旁達內外如一也氣同象于天質數于

地德者人而使得應一特字逆者人所共由應一貴字引詩正

見君子比德意末句言玉以比德故君子所以貴之也豈為室

而貴之哉

子貢問于夫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抑豈為玉之寡

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與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夫子語之曰君

子之現物也不現之以物而現之以理君子之貴玉也不貴之

以器而貴之以理以多少而論貴賤是不知玉者也昔者君子

儉德于身不無象德之物則觸目警心之義微矣故比德于玉

禮記聖旨

聘義卷之十

九十一

焉相觀之玉以慈其德之心切砥礪之凡以思其進脩之助

因其比德之以貴玉然其所以必比德于玉者何以見之蓋德

統天下之善玉萃衆善之全受故溫潤而肉好圓瑩而澤澤象

仁之寬裕溫柔也非仁乎文理密緻可謂鎮密矣而渾淪完固

不介栗乎與知之處事精詳操守堅定者相肖矣是謂知也後

隅有亦可謂廉矣而不司傷人不介不剝手與義之剖析几微

不苟絕物者相似矣是謂義也或係于旋而宛如墜墜之形或

懸于佩而儼如失墜之象且恭敬退讓之誠無孔之實而有孔

之休矣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得樂之和其終訕然得樂之節儉

始終條理之全無棄之器而有樂之聲矣瑕不掩瑜也不掩瑕

至誠不欺也非忠乎乎于中旁達于外表裏如一也非信乎

細縕之氣融結如白虹在天成象是即天之所以為天也精神

之靈秀于山川在地成形是即地之所以為地也德者人之所以
能得主璋特達而不加以束帛則足乎已而無待于外非德
乎道者人之所共由環珮腰帶為人所同貴則公天下而不私
非道乎是合萬善以成德誠非滯于形器之粗會衆理以重
該深以徹乎性命之奧王之所以可貴者蓋取諸此詩云言念
君子溫如其王即詩之詞而觀之可見倫德者王也王國未期
于君子比德者君子也君子必期于貴王如以物而已矣則猶
亦可也何事而君子之貴必歸于王哉故君子之貴之也不以
多少而殊其貴賤亦淺乎其知王者矣

夫昔者君子

如王

論君子比德王必詳王之德而引言以証之也

溫潤

道也

禮記要言

禮記卷之十

九十二

聖人歷敘王各象德之美以見其可貴也

平謙不可精粗天人立意上句皆言王之質下句皆言王之
德

溫潤

禮也

論士備四德之全正以表其可貴也

聖人旁達信也

記者論王中外相孚之美而指其為純一無偽之德焉

孚言其色之純而不離尹言其色之正而無邪旁達者美在其
中而發形于外也

氣如白虹天也

記者指王氣之成象者而表其為天見其可貴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論王為人所同貴此所以為道也

詩云言念

貴之也

聖人引言君子比德于王故有重乎王也

引詩二句正見比德之意君子貴之貴其可以比德也

四制

凡禮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時

之禮

記者于禮之全体必原其所由制而著其所得名也

首句提起休大三句是天理之節文也順人一句是人事之儀

則也要皆出于自然之禮成于當然之事而非私意小智之所

為矣故謂之禮

記者

知也

記者論禮之曰制本于所性之德也

禮記要言

禮記卷之十

九十三

父之服以三月而必三年者原于仁蓋仁主于愛仁主于愛

親也君之服以三月而必三年者原于義蓋義主于敬而敬莫

大于敬君也節制者事有終止衰魚過當原于禮蓋禮貴得中

不可過不可不及也權制者事有變通之權也此四制者皆發于

皆備原於知蓋知以旁理故有變通之權也此四制者皆發于

所性仁義禮智也

仁義禮知 具矣

論喪制備夫四德則人道全于是矣

人之所以為人不遇所性之四德人之喪有四制莫非仁義禮

智之所在則子之孝臣之忠弟之弟婦之貞皆于此得之喪服

得仁義禮知之全皆不出乎所性之外故曰人道具矣與上恩

者四句意同

貴者尊尊 大者也

人臣敬事其君皆大義之所在也

貴者尊尊其君皆大義之所在承上敬同說來且未涉喪服謂尊貴安過于君也今馬資事父之道以事之敬而無不同所以貴貴而尊尊也若此者蓋以君臣之分與親無間斷之于義所宜隆耳故曰義之大始未見服同意

天無二日 治之也

論天人無兩天之勢以天人無兩大之理

愛之同則宜其服之亦同也愛之同者以言乎其情也服之異者以言乎其分也以一治之者欲其尊之統于一也父為至尊雖母不得一之壓于父為母期者欲其尊之統于一也

或曰 輔病

禮記要旨 四制卷之十

九十四

長子之有父及之以為主也廢子之有杖藉之以扶病也此即所謂不廢杖者也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論喪禮之制有不同各從其宜而已

此八者不拘其所必行不強其所難行隨事致宜順其人情變而不失其常權而不離乎經曲盡乎禮之節文也故以為權制

故善之善之故 高之

記者嘉賓王獨行古禮於時書而美其所為也

時王莫能行古喪禮而武丁独能之是以善之也惟善之故必載之說命篇而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使天下後世知其為有商之賢王而與時王之廢禮者不徒也

此終 哀馬

記者於喪禮必著其可以觀德而現行也

志焉哉乎看仁而有所愛知而有所明強而有所守於三節而可親也善喪其親為孝子善喪其兄為弟上善喪其夫為貞婦于禮義而可察也

仁者可以觀愛焉 三句

論人之德有同皆于喪而驗其德也

唯仁者已不愛親之道而哀痛無窮故可以觀其仁之愛惟知者能寃居喪有禮而隆殺有節故可以觀其知之理惟強者能守行礼之志而始終不替故可以觀其強之志皆承終三節說來

禮以 二句

古人喪禮有制之者有宜以制之者

禮記要旨

禮記要旨

九十五

禮以節文言義以斷制言提綱四制一篇不可只就三節講人子之各事通無不及以治之也言禮而權在其中因死有斯後生有節義以正之也言義而恩在其中四制俱全意

孝子

察焉

論人之德行皆驗之于居喪之時焉

禮記要旨後序

後覺者必賴先覺者以啓其志先覺者必賴後覺者以廣其傳第正則可久矣則可久而不傳天下无正學矣而弗傳異世無善學此則後覺者之過抑豈先覺者之初心哉公天下以爲志者當不若是之隘矣

兩泉戈公之要旨守嚴郡時曾以活字印行既正既美誠禮經之吉要學者之指南也夫以天下之士之衆而取足於數十部之書求一見而不可得間有得之而弗全抑以重見其全而每苦於抄錄之難是

戈先學未傳而其志必有大不獲已者在余姪諱

東昇之熟得之深知天下之有賴是書也大矣知

天下之有賴是書也又矣乃付坊間吳氏梓馬是學戈先生之學而亦志戈先生之志者也余將大爲天下多士慶也而序之

萬曆肆年六月望日

賜進士巡按鳳陽等處監察御史前

翰林院庶吉士餘姚梅墩邵陞撰

禮記要旨補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戈九疇撰聞人德行增補蔡必大序又稱古陸守戈公以聞人先生舊所傳要旨板行先生獨弗是曰是吾土其也因取舊稿改竄補綴以備一家之言據此則是書始終出德行手九疇特刊行之耳與標題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經義考載聞人德行禮記要旨補十六卷又載戈九疇禮記要旨十六卷戈氏書既載其後不應聞人氏書先云補尤爲舛互此本僅有十卷而兼題二人之名其書乃鄉塾講章每節下綴以破題最爲猥陋治書賈以二家之言合併竄亂以成此本歟明季坊本其不足信類如此不足深詰也九疇字雨泉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據蔡必大序其官爲嚴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據呂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謫其詳則均不可考矣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

〔明〕馬時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侯于趙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中說

三十六卷》提要

刻禮記中說序

夫禮之爲道大矣其體原於天澤生於人心其用周於倫物通於治理吾夫子於此蓋所雅言誠謂其不可斯須去身也然誦其詞雖顯易究其旨則精微世儒之習禮者各以偏見行其臆說或缺略而不全或支離而不同切非高之入于艱深即卑之淪于淺陋說愈多而中愈遠禮教之不明無惑也

中丞大梁侯公奉

命督撫西晉講武脩文百度具舉虜封者定幕府風清一日語及往秋提調試事慨晉諸士之未工于禮也取禮記中說示曰此陳留馬貢士時敏所著私淑于家見者胥競錄而珍秘之其

說云何諸司在侍因求得全帙出而
徧閱焉覺其議論不謬于聖經條貫
悉當夫肯祭該全而無缺略真切而
鮮支離罔艱深以為高匪淺陋以趨
卑咸相顧稱嘆曰說禮固難說禮得
其中尤難茲說也美哉洋洋乎發明
禮之全體妙用昭如顯易可考而知
粹如精微要歸于正折衷紛紜之譚

禮記中說前序

卷一

二

會通偏曲之識謂之中說置其然哉
貢士淵源家學展矣不誣而高登甲
第兆于哲嗣其專門庭訓良足徵已
是胡可不廣其傳廼造見以請願托
諸梓與海內習禮者共庶于禮教有
裨且將傳之永久乎

中丞公曰嘉惠後學余志也奚以秘
為遂梓其說用和敬受簡序于篇端

時

萬曆癸未秋七月初吉

賜進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前翰林院

庶吉士錢塘嚴用和頓首書

禮記中說前序

刻禮記中說序

范甯曰經以必當為理傳以通經為主
方今業舉帖括所稱翼傳註而闡經旨
者亡慮數百家至禮經獨號孤寡人人
難之夫亦以其載籍浩繁而說者未悉
其奧義以故支離乖隔不合不公甚至
郢書燕說愈遠而愈失其真矣余幼從
先兄贈公北岳授詩既以詩徵一第而

禮記中說

六敘

每以未通曉禮之全文為憾廼命兒輩
分治之顧授詩者一再歲稍稍窺門戶
而授禮者功倍焉竟未得其縈竅輒讀
輒困良困於顓門之鮮哉後琛兒娶於
陳留馬氏馬氏以禮經世其業科第相
望同卿竹亭公琛兒婦翁也出其兄贈
公敬齋所著中說一帙授之其語精而
核其意貫而理富而不誣裁而不俗盖

窮年所究損益諸家說而折衷之者也

余間出以示名公僉謂不可無傳遂圖
梓之以廣厥與義而復諗於同志者曰
昔聖人之蘊悉發於顏子而綜其要不
越二者曰博以文約以禮夫文言博而
禮則稱約固有以歛之身心而不徒肇
悅之工已也是故視聽言動匪禮不一
親疎上下匪禮不定出入起居匪禮不

禮記中說

二敘

戒齊民訓俗匪禮不節禮可一日去哉
宋儒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而非仁也故其教人以禮為先而先正
文成公亦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
命也其純然而粹善者為仁其截然而
裁制者為義其昭然而明覺者為智是
以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
至於命盡性則周旋中禮而動民為國

者在是矣。旨哉言乎！夫非記禮者，左教之意歟？夫六經皆聖人以其心寄之仁義禮智之橐籥也。而禮又管於四德之中，故其言賾而其意邃，是編則又業禮者之梯航也。學者由是編以進於禮，由禮以貫於六經，博觀而約取，以淑身心而措之天下，則禮之用行而聖人之教著矣。若曰苟以博名高資，咕嚕而獵青紫，則虛車之誚識者鄙之，而禮之用息夫奚獨非聖人作經之意抑亦非今日授梓之心哉！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侍

經筵工科都給事中 大梁侯于趙頓首書

禮記中說

不叙

三

禮記中說引

陳留貢士馬時敏晉卿甫撰

禮者中而已矣。過與不及，非中也。非中非禮也。故說禮者尚中焉。吾伯延長令以是經領嘉靖壬午鄉書，余孤成童始事咕嚕，苦其浩翰而又思其時之晚也，寘之而攻詭經，越兩載補邑庠弟子員，輒自念曰：六經昭若日星，雖咸弗可缺，而禮最切於身心，尤不可斯須去者。矧世業方新，可自我而艾乎？復取伯遺編，日紬繹之時，伯已出宰武強，既解師傳，又乏友助，所藉以啟顛矇者，匪諸舊說。奚賴顧諸舊說多標題，陳講至若全章大義，鮮所玄解，且其標頗陳講者或分裂而章晦，或鈎玄而意晦，中耶非中耶？意難言之矣。則又苦其說之罔所適從也。更寘之再數載，弟時泰性穎嗜學，余奮然思繼先業，於是竊取諸說之長，斷以膚見間有一得之愚，亦自參附其中，惟求其脉絡貫通，發明大旨已耳。句之工不工，偶不偶，弗計也。日手錄以授泰。

禮記中說

不引

一

暨弟時和追兒翰如知學又以曩所未備者時
執簡請益隨所見口授之或手錄之兒退而繕
寫成帙共為卷三十有六請為名名曰中說詎
曰說之適中取折衷衆說之意云爾仲尼曰中
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然則中豈易
言哉又豈獨可說經云哉推而存心制行應事
臨民皆宜爾也皆中則皆禮也故凡章內有合
斯意者尤惓惓屬意焉蓋不徒以舉業章句望
爾曹也後之讀是說者尚其念余之心哉尚其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二

念余之心哉

隆慶二年歲次戊辰春月之吉書于隆禮家塾

禮記中說卷之一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庠生

馬煒如

同校

曲禮曰毋不敬

一節

此章一敬字乃一部禮經之大旨故以冠篇言禮者敬而
已主敬以脩身脩身以致治禮之全體盡矣首句兼身心
內外言儼若思二句分容貌詞氣看乃其條目也不可三
句平講寂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靜而涵動也感而動之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一

時安然定其辭動而主靜也夫然則脩身有要而禮之體
立矣雖未至於臨民也而自足以安民焉蓋惟敬則廓然
太公物來順應明而通也自於天下知之無不明公而溥
也自於天下處之無不當舉而措之豈不足以安民也哉
此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之事禮之為用豈
曰小補之哉

教不可長

一節

上節言敬乃脩身之要此四者皆害敬之事所當戒者故
禁止之不可長欲消而絕之也不可縱欲克而止之也不
可滿欲損而抑之也不可極欲約而歸於禮也如此則有

以克去己私而復還於禮矣脩身之要何以加於此哉起處當云為學以脩身為要脩身以制情為難大全好作結用

賢者狎而敬之

一節

此言賢者適中之行而為人之可法者賢者二字直貫到底必先有主敬工夫然後能此六者之行也狎而敬之雖藪必以貌也畏而愛之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也憎而知善寸長必錄片善不廢也積而能散謂與鄰里鄉黨以周乏絕也安而能遷謂義以為可則或仕或久義所不可則即止即速也法此六者則敬德全矣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一

臨財毋苟得

此言養廉養勇懲忿窒慾之事每事如此則敬德全矣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毋求勝在醜夷不爭也毋求多各安其分也大全云累於物者則臨財必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今天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忘物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其勝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不求其多矣

疑事毋質

一節

此節當一氣說人之決疑有偏心者則惟執一己之見而不知有忘心者則懼形己之短而不屈故不能直而惟有之耳戒勿執己見而質之當陳我所見聽彼決擇直之可也勿據己見專務強辨以為有也既曰勿質又曰勿有丁寧之意切矣此亦當禁戒以全敬德者也

若夫坐如尸

一節

此君子敬以持己之事為尸者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為法如尸則坐無不敬矣主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如齊則立無不敬矣夫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貌也所以養中而已矣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一

三

禮從宜

一節

此言行禮出使皆不可拘其常也禮以敬為本惟行禮之本決不可失若其末節則各從其宜可也蓋不合於宜則亦非禮之禮矣如商從質周從文之類是也出使者以不辱君命為主惟為使之體決不可失其他末節則各從其俗可也蓋拂人之心則亦辱命之道矣如魯則縫掖宋則章甫之類是也他如所法敬德有不全乎若合上節出上是敬以持己下是義以制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

一節

此主禮之用言定親疎以下皆用也親疎以情言謂世近者其情親則從而隆世遠者其情疎則從而殺也嫌疑以事言謂辨其分于幾微之間而使民無嫌析其理於可否之際而使民無疑也同異以人言謂一本同也出而異則其禮而為殺殊宗異也入而同則益其禮而為隆是非以理言謂得理為是而處之者有所據失理為非而舍之者有所憑也夫親疎定則有制情之本禮之仁也嫌疑決則有應事之權禮之義也同異別則人倫明禮之禮也是非明則庶物察禮之智也禮可斯須去身乎物之相似者為嫌事之未明者為疑註中喪服事特舉以明之作文不必用

禮記中說

卷之一

四

禮不妄說人

一節

上句養其正大之心而不失色於人下句養其易簡之心而不失口於人蓋禮貴乎誠故不妄說人而費夫辭也

禮不踰節

一節

此是養人莊敬純實之誠首句是失之太過下二句是失之不及讓者禮之實侵侮則忘讓矣敬者禮之本好狎則忘敬矣故皆非禮也

脩身踐言

一節

言行不可分平脩身踐言聯講樂記云中正無邪禮之質

也今日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為質則一也若合上二節出上二節言禮之文此一節言禮之本大全云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本則存乎人即此意也日錄云禮不妄說人是有以養人正大易簡之心禮不踰節一節是有以養人莊敬純實之誠凡此皆忠信之道禮之本也是以君子學禮惟脩身以踐其言則言行相顧可謂之善行矣是行脩乎其道也而為忠信之行言脩乎道也而為忠信之言此乃禮之本也何也蓋言行忠信如此是為能養此正大簡易之心而媚悅辭費之念絕為能持此莊敬純實之誠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五

而踰節侮狎之私克三千三百特舉此而措之耳豈非學禮之質哉

禮聞取於人

一節

依大註當一順說觀本文二禮字似不指一事也當云枉已未有能正人者也故禮聞取於人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聞來學云如此說方見並舉對言之意義言以首二句勉學者下二句戒學者意亦可採

道德仁義

一節

道德仁義四字平看禮指敬言包始終意成即成熟包入

字在內蓋人必敬而後可以入德既入德矣尤必敬而後可以成德註中由禮而入以禮而成是也成字用道明德立義精仁熟講謂始則造道而成德終則至於道明德立矣始則居仁而由義終則至於義精而仁熟矣不然則道德為虛位而仁義亦外物矣合下節出此節是成已下節是成人

教訓正俗

一節

教訓當平說觀註中皆所以正民俗一皆字可見教者身教也訓者言訓也非禮不備與齊之以禮同如云齊之以禮則制度明賢者可以俯而就品節立不肖者可以企而及動無不化言無不從而教訓可通矣使無禮則觀感有淺深資稟有厚薄其間必有不得者故不備

分爭辨訟

一節

力校之謂爭言校之謂訟合於禮者為直為是不合於禮者為曲為非故曰決合上節出上是教民之資於禮下是治民之資於禮

君臣上下

一節

國之倫君臣為大上下次之皆主義也家之倫父子為大兄弟次之皆主恩也義而非禮或過而為異或不及而同義何能定乎恩而非禮或過而流或不及而離恩何能定

乎

官學事師

一節

此節以成已言官者講明治人之道學者講明治人之方禮即嚴師之謂也蓋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教不行矣大全以官為仕於家臣而未升諸公者事師無已仕未仕而言捷講云官者無禮則挾貴而問者有之學者無禮則挾賢而問者有之意好

班朝治軍

此節以治人言班朝治軍註明班官使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是也行法使治典紀萬民教典擾萬民之類是也

禱祠祭祀

一節

禱祠祭祀二句註明然四者無禮則內不知檢束心有不誠外莫能維持貌有不莊大全鬼神無常享於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合上以治民事神言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是以二字承上七節言謂凡事資乎禮而禮又本於身也是以恭敬以身言撝節以事言退讓亦以身言禮字承上文言

明而該乎物我幽而通乎鬼神正應上文數禮字也明字作顯明之明看非講明也

是故聖人作

一節

此禮是五典不可專指昏禮言作者起而在位也聖人懼人之淪於禽獸也故制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使知所以自別於禽獸也不然與鸚鵡猩猩又何異哉

太上貴德

一節

此言禮之所由備見施報者天下之利也重在禮尚往來正言其務施報之故謂禮尚往來則往而不來來而不往

禮記中說 卷之二

八

皆為非禮矣故三王以施報為尚也不可重在德上若重貴德則涉於老莊之言矣如云太上三皇五帝之時以德相先其民施而不報何也時尚淳朴厚矣而求文也其次夏商周三王之世以禮相與其民施而有報何也時尚經綸文矣亦以敦厚也故往而不來則在人為非禮而吾之往亦不可漬來而不往則我為非禮而彼之施有時而倦此禮之所以必貴往來而施報為當務也豈曰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哉

人有禮則安

一節

人字指天子至於庶人言謂天子無禮不保四海庶人無

禮不保其身意最切安危對看纂言云一人有禮衆思敬之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此安危之所係也雖不可從推此意以結之亦可若合下二節出在不可不學上截首節言係安危而不可不學下則指言禮之所在而推其有禮而安之實則無禮而危可知矣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

一節

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有自是之心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不可以行禮

富貴而知好禮

一節

此言有禮而安之實禮字即上自卑而尊人驕恃乎勢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九

淫縱乎欲也懾懼於勢也怯阻於欲也富貴好禮則內有素定之分故不以吾之富貴而驕於人不以吾之富貴而淫於物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貧賤而好禮則內有素定之分故不以吾之貧賤而有卑屈之心而有懾怯之志不卑不憚以禮能有所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

一節

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定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進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強者無投閑之嗟少而老者無濫用之失每十年為一節而人心有定向矣強而仕謂其才已全故可

以用服官府之小事服官政謂其德已備故可用以服邦國之大事正蒙云指使者謂國事也傳者謂家事也口錄云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夫惟體為天地之塞也則當有全歸之心是以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血氣也夫惟性為天地之帥也則當有克肖之道是以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事使知修為之方以定其志意也聖人律天下節人心之意深矣哉

大夫七十

一句

此言大夫因年致事七十曰老而傳家事且不與聞况國

禮記中說

卷之一

十

事乎故七十而致事亦人臣持身之節也

若不得謝

二節

此二節言人君眷留之禮人君留臣而不有以優之則嫌於徒留故以几杖賜之行役主在公者言適四方主在遠者言以婦人雖在外猶在內也乘安車雖服勞猶有逸也

自稱曰老夫

二節

此二節言人臣自處之道人臣立朝能勉強矜持于筮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優寵之後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老臣深以為戒故自稱曰老夫於國則稱名焉所以持其退遜恭順之道而不敢有驕心也問以禮樂刑政言不

止問禮也制是或得之典籍之所載或得之賢哲之所傳者如孔子舉文武之政以告哀公孟子舉治岐之政以告齊宣即此意也

謀於長者

一節

此言敬長之禮謀於長者有謀則就之也操几杖以從致服事之勤也辭讓而對執謙虛之敬也問是反詰之亦云問所謀之事上截為將事之敬下截為臨事之敬

凡為人子之禮

一節

此下五節言事親之禮冬溫句是一歲之常禮也昏定句是一日之常禮也此二句所以養其體下一句所以養其

禮記中說

卷之一

士

志也考註云溫清定省所以養親醜夷不爭所以安親也亦可玩大全云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夷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何也蓋以上下驕亂之禍少而醜夷之爭多也使一朝之忿以及其親則所謂孝者安在哉

夫為人子者

一節

此在不及車馬處截上是尊親之誠下是獲譽之廣五者之稱不同各以所見言之也不可執大全孝之所該者大遂以慈弟等為孝之目州閭鄉黨觀其行者見其所以尊親故曰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見其隆親親之愛而順親

故曰慈僚友責其讓者見其遜弟之心形於外故曰弟執友友其德見其孝德足為仁之本故稱仁交友主於信見其誠心於孝故曰信

見父之執

一節

於進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而不敢忘親可知於問對有所不敢則一出言而不敢忘親可知敬父之友一同於父所以事其親又可見矣故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

一節

出必告二句是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由二句是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遊無常所則情愛之鍾於我者不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主

能無懸望之思身不他往將以慰親之望習無常業則燕翼之垂於我者不能無繼述之憂心不他將以遂親之願也若合下三節出上二節是當盡愛敬於親下二節是尤當推愛敬於人愛敬於人亦孝中之事也

恒言不稱老

此節言極人子之慕而不忍忘也上節是庸行皆當體親之心此節是庸言又欲安親之心

年長以倍

一節

此節以行上言父事者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是也謂正當尊者之身隨其後而行也兄事者王制所謂兄之齒鴈

行是也肩隨所謂朋友不相踰是也謂兩肩相並而差退若單出首四句不必就行說亦無妨

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節以坐上言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其居也可以同席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三節

主奧中席皆尊者之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之所由為牀為尸皆尊者之事也

聽於無聲

二節

此題就教使上說教已使已乃父母志意之所在也教使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主

二字不可分自居不主奧至此皆自卑以尊親纂言可看

不登高

一節

上節是善於事親此節是善於守身苟警者謂在彼之事本無所預而輕有毀警之言聞者將以為讒而謗之也故戒不苟警苟笑謂在我之情非有所樂而輕有哂笑之貌見者將以為諂而侮之也故戒不苟笑不苟警不苟笑不服聞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不服聞也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登危也辱親者蓋身者親之遺體不能自重則忘親忘親則必貽父母不令之名故曰是辱親也

父母存

一節

髮膚以上皆親之體好勇者輕死是有忘親之心故親存不許友以死粒絲以上皆親之物好貨者重財是有離親之志故親存不有私財上句好勇以危父母下句是好貨不顧父母

為人子者父母存

二節

不純素者致天性之樂也不純采者有終身之慕也親存則樂故用飾謂樂於中者文必稱乎外也親沒則哀除喪猶素謂哀於中必見乎外也

幼子常視勿誑童子不衣褻裳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吉

常視勿誑所以養其心是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也不衣褻裳所以養其體是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也

立必正方不傾聽

此二句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也若合下節出此是持已之敬下是事長之敬

長者與之提攜

一節

此節是事長之敬作二段看提攜以手相攜而並行是一段負劔者言俯就之狀是童子偏僻口旁此是一段提攜是行上見明詔是言上見皆因其親已而致事之道也

辟明詔之謂傾與語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一節

從字對遭字看上是從先生之禮下是道路逢先生之法不越路與人言從之專致其敬也趨而進言則對不言則退者遇之曲致其敬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

一節

從長者升高非所以遠覽也所以承教也遠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况長者欲有所問乎不指恐其駭人視不呼恐其駭人聽也上是事長之敬下是持已之敬分二截看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五

將適舍

二節

以下四節皆言為客之禮求固則有以盡人之歡矣言聞是其事可以無防其情可以直遂故入言不聞是其事必隱其情必密故不入蓋潛聲以升堂真則而入戶皆心術不正者所為自此以下三節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意

將入戶視必下

一節

將入戶四句是不干主人之私戶開二句是不違主人之意此二句若合下二句出此是敬其主於內下是敬其賓於外也大全云禮以制行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之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流於放辟邪

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室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母踐屨

一節

上三句是將即席而謹於容儀所謂動不過則也下一句是既即席而謹於應對所謂言不過則也若有後入一句合母踐屨一句上是不敢拒後入者下是不敢褻先入者

大夫士出入君門

一節

此言人臣敬君之禮上句是從臣之禮下句是守臣之敬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在西由闕左則當賓由闕右者不敢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七

侈然自尊也行履闕則不恪不踐闕者不敢放焉自肆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

二節

此下三節是賓主相接之禮文致其敬如此首節入門之時而禮度之必謹首五句是為主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客固辭二句是為客者極其愧縮不敢當之意固辭兼上二段說每門讓客客固辭不欲先入請入為席客固辭不欲親為也次節是就階之時而式禮之莫愆也

主人與客讓登

一節

此節是升階之敬也主人先登者蓋讓必以三三讓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敬之意所謂禮之始級聚足以

下又言登階之法如此

帷薄之外不趨

一節

此節言其行之敬也行而疾曰趨手張拱曰翔禮有以趨為敬者亦有以不趨為敬者有以翔為敬者亦有以不翔為敬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接武承不趨而言布武承接武而言

並坐不橫肱

一節

首句言其坐之儀也授立二句言其授受之儀也不橫肱為防並坐者不跪為煩尊者之俯也不立為煩尊者之仰也上一句是敵者下二句是尊者此節與上節要見隨時隨地而敬如此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七

凡為長者糞之禮

一節

此言洒掃之禮加帚於箕上是將掃之敬也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是當掃之敬也以箕自鄉而扱之是畢掃之敬也蓋下學之事乃上達天理之基洒掃之節即道德性命之理故觀少者供掃之節可以知精粗本末之一貫矣

奉席如橋衡

此言弟子奉席之儀賓至矣弟子奉席必高如橋平如衡焉橋則不失其高下之則衡則不失其平正之則矣以下

七節言坐席之間弟子賓主之敬也

請席何鄉

一節

此節言請席之儀如坐請席何鄉面從陽順尊者之所安也如卧請衽何趾足從陰亦順尊者之所安也

席南鄉北鄉

一節

此節與下節皆布席之儀此節是平常之席若合下二節出此節是飲食之客次節是講說之客末節則總承之也南鄉東鄉面雖陽而坐則陰也陰道尚右故皆以右為上北鄉西鄉面雖陰而坐則陽也陽道尚左故皆以左為上

若非飲食之客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一 此節是講說之席也飲食之客則位於室外牖前列席而南面也容函丈者便於指畫啓問也

主人跪正席

二節

主人敬客故跪而正席客撫席而辭不敢當也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固辭亦不敢當也主人敬客不敢先坐故客踐席然後坐客敬主人不敢先言故主人問然後對問是問其安否及從來之意也上節客踐席乃坐是主人視賓為坐席之節主人不問句是賓視主人為問答之儀

將即席容母作

一節

此節言即席坐席之敬方其未坐也容母作兩手摠衣去

齊尺及其既坐也則衣毋撥足毋蹶此皆自敬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

一節

此節敬師之物書策先生所誦讀者琴瑟先生所調玩者越之是慢師也故戒之

虛坐盡後

一節

合下一節是謹已之儀即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也盡前即玉藻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坐必安坐字兼虛坐食坐言

正爾容

一節

勸說則掠美求譽有徇己之失雷同則枉道求合有徇人禮記中說 不卷之一 九

之失則古昔二句承上毋勸說二句來觀註中惟字與乃為字可見

請業則起

二節

業謂所習之詩書禮樂是也益如詩書未盡其蘊與禮樂未究其精微欲卒學而少進也

父召無諾

一節

子之於親弟之於師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其未詔也常若有所召其既召也可慢以應之乎故不許而未行則必應聲而起手執業則授之食在口則吐之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

一節

少間願有復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屏而待恐君子之有名故也此上三節言侍坐於君子進退應對之禮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 三節

此節侍坐於長者解屨取屨之禮也屨着上堂則嫌於並長當階則防乎後升是敬而不苟於始進也暫退而長者不送就屨舉之必跪既舉必屏於側是敬而不苟於暫退也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不得屏於側矣故着屨惟向長者遷屨必跪納屨必俯是敬而不苟於終退也夫屨之為物甚微解屨取屨事亦甚小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真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三

一舉足而不敢忘矣長長之風安得不行之於天下哉

外言不入於捆

二節

外言所包者廣蓋宇宙內事皆男子分內事也若只以受田讀書者太狹內事不過順夫而已矣

男女非有行媒

一節

此節是問名納徵也不知名所以遠嫌也交謂交接親謂親近不交親所以致敬也按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故日月以告君

一節

此節是請期也既納徵則分定故請期言明而尊者莫如

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齋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會之此所以重慎男女之倫也

賀取妻者曰

一節

某子之某致餽者之氏也使某之某為使者之名也聞子之子指要妻之人也羞進也將此酒食進於客也娶妻不賀故惟以進客為名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一節

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於此而責之非怨矣禮者敬而已矣心敬焉財力不足非禮之訾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三

名子者不以國

一節

命之名所以示教也以國非所以教謙也以日月非所以教敬也以隱疾非所以教進也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已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二節

過云當冠之年固加以字矣若值君父之前豈得以字稱乎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

凡進食之禮

一節

此節言進食之禮食是六穀地產也羹是六牲天產也羹

添加豆也末是席末酒漿恒豆也右是羹右講云禮始諸飲食進食而不以禮者忘其始也古人有見於此而謹進食之禮焉帶骨之肴純肉之醢有劉黍之辦也劉者左之桑者右之而不嫌於異地產之食天產之羹有燥濕之分也居燥於左居濕於右而不容於同崇其為饌之異也則聃切之噲炙熟之炙處乎載之外而不為遠矣因其為食之主也則和牲之醢食肉之醬處乎載之內而不為近矣葱漆為加豆之菹惟其加也有席末之處焉酒漿與六飲之列惟其飲也而有羹右之處焉脯修之必置則中屈之胸居於左非以燥為陽乎精細之末居於右非以便於食乎此皆修飾以義而敷陳以禮古人謹禮之意可見矣脯修品多有中胸者有末者食之必先自末始故致末于右便先食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 一節

拜而後食者非諂也一稱其親饋之施也不拜而食者非慢也一稱其不親饋之施也

濡肉齒決 一節

食炙肉當先治以手不齒齧而反置俎上嚼者不齧一舉而並食之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 一節

此節言少者就飲之儀侍飲五句是受爵必聽於長者進不直受故禮有拜受長者舉末二句是飲爵必後於長者蓋受酒不敢直飲故禮有待醕禮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人情之所易忽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是一飲食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無事之時又孰有瀆導犯分者哉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長無尊貴言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可受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不可受雖君賜之有所不受也

賜果於君前 二節

果按餘物也不敢棄君之核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 一節

上一句是侍食之禮下一句是坐席之禮侍食之禮有肴饌坐席之禮無食饌盛饌必作食至興辭客禮然也若饌為尊者設故不辭重席必徹撫席而辭客禮然也若席為賓者設故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 一節

此言食羹之儀也呂氏謂事之細者猶求合其宜先王謹禮之意可知矣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

一節

此言公庭食瓜之禮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庶人作府吏之屬即孟子所云庶人在官者不然公庭禮會焉有庶人在耶天子之禮刑皮四析橫斷細葛諸侯半破而不四析粗葛而不精視天子降殺以兩大夫制同國君但不覆巾耳士薈之是惟去其薈而不刊皮其橫斷半破同也庶人薈之惟半破之而已不橫斷也夫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異於尊卑而聖人惓惓若此以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削爪者其嚴如此由此而推之庶人豈敢食侯食臣下豈有作福作威而王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

一節

此中人之制孝子之疏節也情是言語戲劇文辭華飭不櫛不翦憂不為容也不情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貌憂不在味貌也不矧不嘗憂在心難變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翦而已憂色不特言不情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變味變貌而已下文因言有憂有喪之坐亦別於吉也

獻栗者執右契

一節

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行者執右契左契者無所事

以待有所事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栗者所以執右契也量鼓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量米故云量鼓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 二節

上節是容授弓之儀下節是主人受弓之儀獻車馬田宅等物其事者重於弓矣而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際必謹焉者何也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乃觀德之具於此不謹異日執弓挾矢左屈右必有失儀者此聖人所以深慮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五

進劍者左首

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非獻也

效犬者左牽之

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大吠非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以右手制之如獻民虜之比也

飾羔雁者以績

卿以羔燕乃潔素之物且羣而不失其類也大夫以雁雁乃知時之鳥且飛而有行列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 一節

操持弓劍苞苴簞筥之類以受主人之命斯時也雖不下

堂堦未出大門然事無時可忽禮非習弗閑進退周旋預習于此為他日規模一受命之敬皆如至國之容儀焉白水潦降至此凡二十二節皆獻遺之禮使習恭敬之心也自獻魚鼈至致犬執禽是細別其獻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是序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終總承凡以弓劍等閒人者是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曰獻曰遺曰進曰效不同而皆所以為門也

凡為君使者

一節

此下三節人臣敬君命之禮此節言奉君命之敬也凡字

禮記中說

卷之一

王

兼大小臣言使字兼問聘鄰國傳宣德意言首句略截家內要說父母之養室家之好意

君言至

一節

此節言承君之命始終其敬同也君言至謂君問事于臣耳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也至則拜命歸則拜送非敬使者也知有君而不知有其使故以敬君者敬之耳

若使人於君所

一節

此節言請君之命始終其敬異也使入於君謂慶賞刑威臣不敢專故使人於君所以聽其裁斷耳往則朝服反則下堂非禮使者也敬其主而因其使故以禮君者禮之

耳

博聞強識而讓

一節

此節是檢身若不及所以成德之事也上句以知言下二句以行言善行即以吾心之聞識而見於素履是也謙德之柄也健德之基也謙以處善則有虛受之益健以體善則有日新之休尊所聞而高明行所知而光大不謂之君子乎

君子不盡人之歡

一節

此節是與人不求備所以全交之事也輸好於我者謂之歡君子之於人歡由彼盡可也而我不責人以盡歡盡心

禮記中說

卷之一

王

於我謂之忠君子之於人忠由彼竭可也而我不責以竭忠其故何也蓋望於人者其欲常病於無厭交於人者其情常患其難繼交之所以鮮克有終也故不盡其歡正所以全其歡於不匱不竭其忠正所以全其忠於有永耳上節是責己重故身益修此是責人薄故人易從也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不盡人之歡也孔子出行不假兩具於子夏不竭人之忠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

一節

君子指所祭之主言抱孫不抱子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為之今子與孫行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

子為尸作記者既引禮言又自解曰此言孫與祖同一昭穆故可以為王父尸子與禰昭穆不同故不可以為王父尸也凡為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此是立尸之禮為君尸者以下三句是敬尸之禮尸必式二句是為尸之禮

齊者不樂不弔

致齊將以致教也故不以哀樂二其心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 一節

此言居喪之禮形謂骨見恐其廢喪事故不欲形見也雖哭泣無時然不可過哀而喪其明雖聞樂不樂然不可過

禮記

卷之

元

哀而瞶其聽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云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升階出入常若親存不當門墜即事死如事生也

不勝喪

二句

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卒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鄭氏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此本是慈孝而然然至於滅性而不能存父母所生之身亦與不慈不孝者同也

五十不致毀

一節

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

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飲酒若有瘡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飲酒候疾止乃復其舊然此皆五十以下強壯所行若五十氣血漸衰則雖無疾與瘡瘍其衰毀視強壯者自當減殺故曰不致毀六十愈衰則不特減殺而已故曰不毀七十太衰惟有衰麻之服在身不去其餘皆如無喪之人不禁酒肉不居喪次而得處於內也

生與來日

二句

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也

禮記

卷之

元

知生者弔

一節

此弔禮也知生者弔恤其大故也知死者傷痛其淪亡也若無死生而知之可並行傷弔之禮矣不知死不可以傷為近偽也不知生不可以弔為近諂也弔傷皆致命之辭謂不可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也弔辭乃使口致命傷則書於版而讀之奠致殯前也

弔喪弗能賻

一節

此節是口惠而實不至皆可愧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

二句

此言賜與之禮主交際上說君子曰賜小人曰與君子廉

介有守者必將之以禮小人貪得無厭者故節之以禮也

適墓不登壘

二句

此以下九節言吉凶之禮皆所當謹也此助葬非是為客是助事耳故宜執紼

揖人必違其位

位已之位也于位而見人則當違已位而揖以變為敬也

望柩不歌

二句

望柩入臨哀傷之所故不樂不容也

里有殯

一節

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近而寡者其情既遠而衆者其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情踈故哀不能無輕重之別有喪言不相春則有殯可知有殯言不巷歌則有喪可知適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也

送喪不由徑

一節

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避塗潦不擇地也皆謂所哀在此餘不暇顧惜也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一節

貌與事宜相配小註謂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是也戒慎要有豫養之意若平時無豫養之功臨事無矜持之道其不失色者鮮矣故君子句兼吉凶言如揖人當食臨樂

事之屬於吉者必求天則之允合如助喪臨喪入臨事之屬於凶者必期式禮之莫愆使貌馬足畏色馬足憚而無失禮之愧不但失介冑之色而已

禮不下庶人

二節

此言制禮制刑之意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有事則假士禮行之不上大夫非是不刑其身也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蓋禮為有職制故不下庶人刑為無職設故不上大夫五刑之條三千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故不逆設條也

武車綏旌

二句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武旌以朱雀玄武青龍白虎講德旌以大常大旗大赤大麾講

史載筆士載言

以下八節皆軍禮也此言行師而先之以盟會如此史國史也士即史之有司天子將有行師之舉必為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當其出而盟會也史則載筆紀未然之事以為后日之垂鑒如此則人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矣士則載言備已然之事以為今日之依據如此則人君遵先王之法而不敢專矣

前有水則載青旌

五節

軍行貴肅士則嚙枚無譚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遍故又舉類示衆使知以爲之備也然易聞者莫若金鼓易見者莫若旗物故前有變異舉類示之鳴爲者畫鷁爲開口特于旌首載之餘皆註明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 一節

旗物備矣師可行矣故于此而軍旅出焉然四方無所措正則戒陣不整旅進易潰故轉人取諸天象辨其方域焉軍之前爲南朱雀南方之宿則建鳥旗七旒以象鶉火也軍之後爲北玄武北方之宿則建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軍之東爲左青龍東方之宿則建龍旗九旒以象大火也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進退有度 一節

然師貴萬全其道不特一端非止於建旗物而已一進一退必有其度或左或右必有部分左和門則爲左部分右和門則爲右部分未句總承說言各立主將統之失度者有所考亂局者有所懲也過未句雖立法矣使無將以統

之亦徒法而已也上二句是立之以法下一句是總之以人

四部多壘 一節

此言人臣隨分盡忠之事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纂言以勸諫耕稼爲士之事

臨喪不惰 二節

此言喪祭之禮四物皆用之以交于神不焚不埋恐移于他用寧不至於瀆神乎自徹其俎者執臣子之敬不敢自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比于卿大夫也

卒哭乃諱 一節

此下七節言諱禮也卒哭句是言始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不諱是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諡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從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于此始也嫌名謂禹與雨丘與求也偏諱如孔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也

逮事父母 一節

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則聞祖之諱故諱之否則不必諱也王父如今稱祖爲大父是矣

君所無私諱

一節

大夫於君前不避家諱謂尊無二上也若大夫在已之家猶諱人君之祖父所謂公諱總見人君之尊也謂已之父祖之名可稱於公君之父祖之名不敢稱之於私也

詩書不諱

一節

詩書不諱恐惑於學者臨文不諱恐誤於承用文王名昌洪範曰而邦其昌厲公名胡詩曰胡不相長此詩書不諱也僖公諱申春秋曰戊申莊公諱同春秋曰同盟此臨文不諱也次節註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一 夫人君之妻不出門門是婦官門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

入竟而問禁

一節

禁謂政教俗謂常行與所惡也諱謂父祖之名也

外事以剛日

二句

以下四節皆卜筮之禮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亦惟順陰陽辨剛柔體仁義而已彼治兵巡守朝聘會盟皆外事也外事為陽則以剛日行之其順

於陽道者乎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內事也內事為陰則以柔日行之其順於陰道者乎

凡卜筮日旬之外

一節

旬之外旬指大夫言大夫位尊事禮不容遽行故於今月而卜來月也如外事則曰欲用遠剛日內事則曰欲用遠柔日也旬之內指士言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則於旬初即筮旬內日也如外事則曰近剛日內事則曰近柔日也喪事先遠日者蓋尊哀之義非孝子所欲示不宜急微伸孝心故遠日不吉而後及近日也吉事先近日者蓋會節之期非行禮者所敢廢示不宜緩微伸敬心故近日不吉而後遠日也遠日近日乃其告辭

曰為日假爾泰

一節

上二句是命龜著之辭下二句是用龜著之禮大事用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太龜有常小事用筮則命筮曰假爾太筮有常太者見其可尊而不可慢常者見其可信而不可疑也下二句若合下至畏法令當依大全云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為不足信泥之者則以為不可不信記禮者慮夫人之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之忽之也則曰信時日畏法令敬鬼神是又戒其忽也

龜為卜筮為筮

一節

龜為動物之神者莢是植物之神者龜有王兆无兆原兆觀其所拆以眡吉凶者也筮有卦體卦象卦變使字是示教於民所謂神道設教之意也聖王之作卜筮非徒爾也天有時日行事者不可苟用也卜筮而後用之示信也幽有鬼神卜筮者鬼神之寄也卜筮以崇敬之示敬也君有法令非私意所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皆神明之道以示畏也嫌疑出於事物之義理質諸卜筮則義理自明故曰夬猶與由於人心之意見質諸卜筮則意見解故曰定過故曰句云先王以神道設教如此其用之可不以誠乎日而句用外事以剋日內事以柔日講周禮太卜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言豐罇如玉屬陽也二曰瓦兆言暴裂如瓦屬陰也三曰原兆折裂如原田陰陽雜也

喬衣由右上

一節

登車索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綬而升也跪乘者君雖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為敬也

執策分轡

一節

上節言跪此節言立蓋跪以示敬而立則調試之也

君出就車則僕

一節

弁纁是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索授君令登車

也

車驅而騶

一節

上言左右已避則車可行矣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撫案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欲止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車方驅時勇士亦從驅在後今至大門方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勇士上車也自君車將駕至此不專言僕泛以乘車之禮言之

凡僕人之禮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此節上二句是授綬之禮下二句是受綬之禮謂授綬同而受綬異也

若僕者降等

一節

此節承上降等雖受然亦不可遽受又必撫手以示謙是義以敬行也非降等者雖不敢受然又不可不受也則于手下拘取如不親受然是禮以敬節也

故君子式黃髮

一節

君子主君言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上二句是因人而起敬下二句是因地而起敬

祥車曠左

一節

臣御君車之禮惟祥車曠左以擬神凶也人臣乘君之副車豈可曠左者不敢以凶道擬君也左必式者不敢安於君位若貳君然故式以示敬

僕御婦人

二節

若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而身相背以避嫌矣若御國君則豈進左手哉必進右手後左手以相向示敬也俯身者似若常式然亦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

一節

造車之法蓋圓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不廣效者聲容靜也不妄指者手容恭也

立視五雉

一節

上二句是目容端也下一句是首容直也立欲平故視五雉式欲俯故視馬尾

國君下齊牛

一節

其下也豈惟卿位哉雖齊牛亦下也敬牲也其式也豈惟黃髮哉雖宗廟亦式也敬先也此人君之禮也人臣之敬尚有密於此者故公門雖遠君之所在也路馬雖微君之所乘也亦必式之下之耳

乘路馬必朝服

一節

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駕車之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

步路馬必中道

一節

步謂單牽君馬行時也禁過于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齒路馬蹴路馬窮皆有誅所以遠其防也馬者君馬也路馬可敬况其君乎此先王防患于微之意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一

三

禮記中說卷之二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甲戌進士馬如校

姪庠生馬輝如同校

凡奉者當心

一節

此下四節皆言以臣敬君之禮獨此節言平常之儀當泛講不可以下節實之奉是承之以二手提是挈之以一手物有宜奉者必仰手當心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物有宜提者必屈背當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脇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二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一節

大夫執器則有陪臣士則有屬吏若合上節出上是視諸身為高下之節此節是因其分為高下之節當心者奉之則也平衡是也上衡則不以當心為拘矣當帶者提之則也提之是也緩之則不以當帶為拘矣

凡執主器

一節

禮大夫稱主此言主通天子諸侯以下言之臣執其器雖輕如重操幣圭璧是凡執主器中抽出聘享執器而言主無璋言璧無琮言如不克舉一身而言不止手也論語執圭如不勝是矣尚左手手容恭也曳踵足容重也夫古人

一威儀之肅慢為利害之所招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持操執行立屈伸者其可忽乎哉

立則磬折垂佩

一節

此節是敬之見於佩者立謂待事之時若執圭璋待聘執璧琮待享也主佩倚以下是授受之時若以圭璋璧琮授受也或專就立容上講亦可

執玉有藉者則惕

一節

此節是敬之見於服者享禮之行則執璧琮以將敬璧以錦琮以綴是玉之有藉者也使臣執是玉也則開其襲衣以見楊衣之美所以然者以璧琮玉之次行享禮之輕故

禮記中說

卷之二

宜楊以文為貴也聘禮之行則執圭璋以將敬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而圭璋特達是玉之無藉者也使臣

執是玉也必掩而不開以尚襲之素所以然者以圭璋王之貴行聘禮之重故宜襲以質為貴也講內要用儀禮聘於君用圭聘於大夫用璋享於君用璧享於大夫用琮意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

一節

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外之有所統也若夫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如姪婦如長妾雖其分不嫡於女君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內之有所統也內外皆有

所敬而不名則受其所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觀其可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政家事有所統一而緩急有所憑藉倚重矣此謹名分之禮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 一節

此節見世子未為君諸臣之子未為臣而遵守名分如此謂在王朝則天子為尊而天子之嗣子非諸臣之子可也故列國之君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蓋余小子乃嗣天子之稱也君大夫之子豈敢與之而並稱哉在國則諸侯為尊而諸侯之世子非諸子之子可同也故列國之大夫與列國之士其子皆不敢自稱曰嗣子

禮記集說

卷之三

三

某蓋嗣子某乃嗣諸侯之稱也大夫士之子豈敢與之而並稱哉夫所稱既當避矣其名亦當避焉故天子世子其名則天下所當諱也諸侯世子其名則一國所當諱也而為諸侯之子與大夫之子者又可與之同名乎余小子是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是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侍於君子不顧望而非禮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皆不顧望而對者反是既無失人失言之咎又有察言觀色之明矣顧是顧左右以致讓則不失口於同列矣望是望顏色以致察則不失色於君子矣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一節

此言君子不忘親之禮也卿大夫有徙居他國者不求變故國之俗也祭祀禘嘗蒸之類是也居喪之服總功期斬之類是也哭泣之位外戶房中之類是也謹修而審行必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固不可據忘乎舊亦不可太戾乎新也不求變俗而獨言祭祀居喪哭泣者何喪祭從先祖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 一節

此言君子不忘君之禮也去國三世爵祿猶列者君猶不棄其後也出入猶詔於國者君猶未絕其好也兄弟宗族

禮記集說

卷之三

四

猶存者氣脉猶未斬也則情可若是其忽然哉凡冠娶必告死必赴于宗子可也若爵祿無列於朝云則義已絕矣猶必待興起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君子已孤不名 二節

名父之所命也父沒而更名則忘其親矣不更名不忍也謚上之所賜也暴貴為父作謚則卑其親矣不作謚不敢也不忍愛也不敢敬也此古人持仁敬之心而不忘其親者如此

居喪未葬 六節

此下六節言事親事君之所當戒者首節至祭事不言凶

是言事親之禮自公庭不言婦女以下皆言事君之禮也
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
過則失之不及矣未葬而讀祭禮亦非人子之情既葬而
不讀祭禮不失之瀆則失之息矣未除喪而讀樂章則哀
不足既除喪而不讀則樂必崩也喪禮謂朝夕奠於下室
朔望奠於殯宮祭禮謂虞卒哭附小祥大祥之禮也樂章
乃樂書之篇章詩是也古者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
不可二喪凶事也故不言樂祭吉事也故不言凶凡此皆
事親之所宜戒者也肅敬者公庭之事燕褻者私庭之事
婦人者私庭之事也故不可言於公庭纂言云內言不出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五
外言不入欲無相瀆而已又况公庭可言婦女乎振書端
書倒筴側龜背言不豫是不敬也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
面背故曰側龜筴而入公門嫌於問國之吉凶凡杖而入
公門嫌於自老尊大席蓋絺綌而入宮門嫌於晏安之褻
也重素苞履扱衽厭冠皆凶服也故不入公門鄭氏註云
喪冠掩伏故云厭冠書方節嫌凶也公事謂事關國家政
係朝廷也當會大夫而公議不可與家臣屬吏而私謀若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也若季氏
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失之矣凡
此皆事君者之所宜戒也

君子將營宮室

二節

此皆君子敬先之禮祖考吾身之所自出故為先器用日
用不可無故為次居室安身非所重也故為後家造即上
君子也養器供養飲食之器也蓋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廡
庫犧賦備吾用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故先后之序如此
上節見不急於安逸次節見不急於奉養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一節

此亦敬先之禮無田有田指圭田言祭器所以事其先粥
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
褻之則不敬也立木所以庇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
禮記中說 卷之二 六
先而濟吾私亦不敬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一節

祭器用君祿所作不踰竟者不敢以君所造之器而用之
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為無用之器
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下二句正是不踰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一節

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故以凶喪之禮自處為壇而哭衣
冠裳皆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皆心喪之禮也然去
國雖非喪以重絕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
故三月而服也不祭食者非有盛饌而不祭謂不殺牲為

盛饌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教亦曰忠臣去國不索其名以已無罪而說於人則君為罪矣非厚道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

三節

此三節俱是出聘他國之事上二節是親之禮下一節是見臣之禮謂見人而拜所以為敬然亦有不拜為敬者人拜而答所以為敬然亦有不答為敬者皆有義存焉耳聘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有勞之則還辟者不敢當勞也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是以拜為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者不敢當拜也不敢答拜者嫌與君抗賓主之禮也是以不拜為敬也蓋見君之禮當隆君雖主也由吾分推之有君道焉吾雖賓也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存君臣之義也大夫士相見或大夫為賓而見於主國之士或士為介而見主國之大夫或主國之士而見於賓或主國之大夫而見于介雖其貴賤固不敵矣然主人敬客則先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為大夫拜士之主人可也以先拜為敬也蓋見臣之禮貴稱由大夫視士分雖貴也然以君而言則均為臣微也由士視大夫分雖賤也然以國而言則均為賓主也無貴賤之分也此聘禮之拜義也葉氏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

夫士見於國君不敢答拜焉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焉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大夫見於國君

一節

上四句是卑者始見之禮國君大夫拜辱者謙不足以臣之也下二句是敵者始見之禮主人拜辱者謙不敢當先施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

一節

士於君也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無答拜之禮也君不答士之拜固君之正體也若大夫亦然則同其君之體矣故避之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八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宜別亦不以嫌而廢禮故答拜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

一節

此節言春蒐之禮所以愛乎物也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其不孕者而取之者義也而不盡取者仁也

歲凶年穀不登

一節

此節言恤災之禮所以仁乎民也歲凶者水旱災害年穀不登者年終穀稼不成也凡禮食殺牲以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則不殺也馬不食穀不奪民食也馳道不除不防民力也祭事不縣不樂

也不食樂不加味也不樂去琴瑟也皆畏天命悲人窮之心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

一節

不去身者左角徵右宮羽是也縣謂樂器之懸於荀簾者鍾磬之類也琴瑟乃士日用之所當御者也君子治樂以治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計之心入之矣故無故而皆不去焉

士有獻於國君

一節

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自致於外而不見恐君答已拜故他日見君君問之也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九 問者恐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

大夫私行

一節

此言大夫士獻物出疆之禮古者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公事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懷二心之鑒也故大夫士于私事出疆必請或有人饋遺反必獻示不敢有已而私畜也士若還但告而已不敢有所獻也

國君去其國

一節

上節言處常之禮此節言處變之禮自首五句至墳墓也是以下為上之義末三句是在上守正之義也奈何去社

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懇懇之言國君去其國如太王遷邠之類臣民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見其為土地人民之主且示已有竭力致死之心也大夫或有以道去君如孔孟之于鄒魯之類或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臣子圖存宗祀而去者如微子去紂之類是也人止之曰禁何去宗廟墳墓也見其為先世神靈所依以致其懇懇恒惻之意焉此自行權者言耳若以正經言之社稷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致死弗去可也故曰死社稷臨軍誓眾忘其親接將而鼓忘其身可也故曰死眾受命在朝則死官而必諍受命在虜則死節而不辱臨難無苟免可也故曰死制以是處變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十 則上下一心經權一道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而天命人倫則順受其正矣

君天下曰天子

三節

此言天子稱謂之禮上一節臨治之稱詞下二節臨祭之祝詞君天下謂君臨天下之臣使公卿大夫各安其位君臨天下之民使士農工商各歸其職也其臣民通稱之曰天子意以位則天位也祿則天祿也事則天工也民則天民也典則天敎也禮則天秩也服則天命也刑則天討也天不能以自治而以民物之責授之於君君不敢以自用必以繼天之事任諸已殆猶子之於父繼志述事乃為孝

肖子也故曰天子見上有所承當以天道正乎已也如摠理萬幾而朝諸侯也分職事也授政令也任有功也其自稱之曰予一人意以諸侯所守王土也百官所職王事也渙號所頒王政也車服以庸王功也禮樂名物歸於一統廢置予奪裁於一心必使臣之於君惟效勞宣力而祇承乎大君也故曰予一人見下有所統當以王道正乎人也內祭則祝辭稱孝王其孝者事親之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以孝王稱本其心言之也見大君當孝終其身而不忘矣外祭則祝辭曰嗣子其嗣者承繼之義天子德厚流光世為天地神人之主也祭者所以事神以嗣王稱重其

天子有后

一節

此言先王由內及外篤近舉遠之治夫為治之法以刑于寡妻為重而况夫婦為人倫之本宮闈為王化之基乎必立官以正其內一曰后后者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之小君天下尊之也明此則無內寵並后而母儀天下之本立矣又云后之為後以其後於天子也明此則陰不先陽而

君后天地之分定矣二曰夫人夫者扶也其數三言扶持乎正也三曰嬪嬪者賓也其數九以其可賓敬也四曰世婦其數二十有七婦者服也言進而服事乎君子也以其貴故加世言之也五曰御妻其數八十有一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譬亦齊同也六曰妾妾者接也亦得接見君子也妾不言數謂有德者充之無德則闕也此天子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明章天下之婦順也觀此則取之有多寡之定數列之有尊卑之定分受之有煩簡之定職御之有貴賤之定時安有瀆亂宮闈而成亂本者哉

天子建天官

一節

上節言內順治而家道正矣此節以推而治國者言之然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天官者所以奉若天道也故天子建天官先六太者何寅亮天工太宰之司也而事鬼神掌天文者非太史太史之所司乎祇奉宗廟太祝之職也察侵祥辨吉凶者非太士太卜之所掌乎凡此即周禮之治典也教典也禮典也政典也刑典也事典也太宰統其綱於上而太宗以下則舉其目者也此所以奉若天道於上者也上典字是典守之典下典字是典法之典謂立此六官以主六事之法也

天子之五官

一節

上節言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所以奉地道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致其政令司寇掌邦刑詰姦懲刑暴亂然大臣不當親細事又有屬吏之群眾焉如司徒之屬大胥小胥也司馬之屬司勳司燿也司空之屬典人輪人也司士之屬大僕弁師也司寇之屬卿士遂士也則衆思集而天下治地道得而政理矣五官與上天官對看所謂六卿也六太與五衆對看皆六卿之屬吏也上言典司六典則統之者為天官可知矣下言典司五衆則五衆各有所司可

禮記中說

卷之三

知矣互言也

天子之六府

一節

上二節言設官以理天下此下二節言成物以養天下也司土以藏九谷土均是也周禮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真典司土物其職也司木以藏材木山虞林衡山師是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之政令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之於邦國也司水以藏水物川衡澤虞川師是也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之于邦國也司草以藏蕝新草人稻人

是也周禮草人掌土地之法相其宜而為之種稻人掌稼旱暵共其掌國喪紀共其幣事也司器以藏器物角人是也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掌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也司貨以藏貨財人是也周禮財人掌金玉錫石之稅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以授之也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于人則曰六府分之于所治則曰六職故曰典司六職

天子之六工

一節

上言有其物矣必有工人治之使適于用故有六工焉陶人旄人土工也周禮陶人為甗旄人為簋是也蔡氏治氏金工也周禮蔡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是也玉人磬人石工也周禮玉人為圭璧磬人為磬是也梓人匠人木工也周禮梓人為筓簨匠人建國是也函人鞞人設工也周禮函氏為鞞鞞人為鞞陶是也繪畫者草工也周禮鍾人染羽幘人染絲是也土也金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也故曰典制六材如此以治天下則萬物各成其材也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斯民而致治也

五官致貢曰享

以上裁成輔相以左右斯可謂至矣然功罪不達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於歲終各致其貢以通於王也謂之享者取其獻於上之義也有功者遷置其位以示勸無功者廢黜其人以示懲如是則百官正而朝廷尊矣

五官之長曰伯

一節

自天子有后至五官致貢言內正其家而外正其朝矣皆言篤近之治也此下自其舉遠者而言之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加其一命是為五官之長名之曰伯伯者長大之義也左伯職東方而凡東方之諸侯歸焉右伯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二

古

職西方而凡西方之諸侯歸焉是二伯也其見於天子擯者之辭曰天子之吏取義於奉行天子之命令也天子同姓則天子以伯父稱異姓則天子以伯舅稱蓋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者何也以其億兆之命舒慘係於一人政教之原治亂根於一德非屈已以下賢崇道以率眾未易化也故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德並二儀而不敢自大矣同姓之賢親以父黨異姓之賢親以母黨此天子之稱二伯也二伯自稱於九州及四夷之諸侯則以天子之老稱係於天子尊也曰老者老成重望也言此以威遠國者然耳而非僭也王畿

之內有采地二伯之私土也自稱於私土之外曰公言但可謂八命之公而不敢當九命之伯亦謙辭也自稱于私土之內曰君言采地之內皆吾臣民也所以彰王朝封邑之寵禮耳此二伯之稱者然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 一節

九州之牧述職而見於天子擯者之辭曰牧謂之牧者以見上體乎天子下遂夫民生綱維列國率皆仁義之推行統御群后一皆德意之宣慰是取其牧民之意也天子稱之而必降言於叔者見其上以統於二伯尊卑之等異也不改父舅者見其下則統乎一方親臣之意同也自稱於國之外曰侯以其但可為七命之諸侯而不敢當八命之牧謙也稱於國之內曰君以其凡國內皆臣民也以示王朝封國之意禮也

其在東夷北狄

一節

上言王畿之內既有二伯以專統於上王畿之外又有方伯以分統於下則中國治矣中國既治而四夷來王矣故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見九州之外子男之國也見於天子擯辭曰子雖有功而益其地以至於侯伯亦不得過之何也蓋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故四夷有來王者之賓也明德可遠施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王道之用故四夷雖大

曰子者卑之也明外之之義也於內與臣民言曰不穀謙辭也于外與他夷狄曰王老者威遠也

庶方小侯

一節

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賤而畧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是入內則屈出外則伸也

天子當依而立

一節

此言朝覲之禮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弼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蓋天地之道仁義而已秋主肅殺天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義

禮記中記

本卷之二

七

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見正君臣之位也其擊其享時受於廟以象甄藏之貨名之曰覲取勤王之義也且於此時而弼邦國之功則有高下黜陟之等一體天地之義道也春主發生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仁體諸侯故天子當寧南面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畧其君臣之常位受摯于朝受享於廟多其舒布之儀文名之曰朝取來朝之早也于此時而圖天下之事則有商畧可否之情一體天地之仁道也不言遇與宗者冬遇依秋夏宗依春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

姓親親之恩

諸侯未及期相見

一節

此言會遇之禮諸侯于鄰國未及期日而相見曰遇其禮從殺當以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明其雖造次亦有肅敬之心不該有衆成禮而已既及期而相見曰會其禮從隆當陳其賓介脩其燕享明其及閒暇脩其敦睦之事酬酢有節燕享無數也

諸侯使大夫

一節

此言聘禮也比年使下大夫問於諸侯謂之小聘三年使上大夫問於諸侯謂之大聘聘者問也問以通好也或私面私覲以致君臣之敬致饗餼還圭璋以致賓主之誠以伸其信焉耳此與上節皆處常之時以禮相與以杜其爭亂之端也

約信曰誓

此言誓盟之禮遇會聘問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又有誓盟之法誓者慮其不成盟者慮其無懲約之以誓欲其矢心結好堅金石而不踰焉懲之以盟欲其言歸于好同盟不替焉此處變之時以禮相命同竭許國之忠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卑小事大之禮然遇會盟誓之禮未嘗少弛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

知信畏然后天下為一家而無異俗中國為一人而無殊心則遇會盟誓豈不有裨於世教哉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一節

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事上以敬也寡人臨下以謙也乃擯者之辭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 一節

孝子某侯某事親之辭也今祭祀之舉則荐嘗事追養繼孝于無已也曾孫某侯某事神之辭也今外事之舉則推原厥祖承先志於不墜也日錄云內事稱孝不殺于天子者蓋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曾孫不敢同於天子蓋推始封之親而祖之明已之有國受于天子傳之先君已不敢專也

諸侯使人於諸侯 一節

曰寡君之老重其事故重其人重其人故隆其稱也

天子穆穆 一節

此節天子至士主朝會說天子合天下而君臨之其道則天道也諸侯合一國而君臨之其道則陽道也大夫正色帥人士正身事上不顯其德之謂幽篤厚其恭之謂深寬裕溫柔之謂和齊莊中正之謂敬壯盛顯明亦昭字發明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一節

大夫受命之數等於天子之士故曰某士諸侯為天子之臣已為諸侯之臣故曰陪臣擯者稱士特稱于天子耳若於他國則擯者稱其姓而曰子自稱陪臣亦稱於天子耳在已國則稱寡君之老至於使他國面見主國之君則自稱其名非以致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乎

天子不出言 一節

此節蓋先儒說春秋之辭而記禮者錄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不言出諸侯南面之尊故不可稱名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必有大惡者故書出生名以外之失地名者謂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所當世守者也不能死守而失之是無君父不義也惡之大者也故生名以賤之滅同姓者謂與滅絕絕仁人汲汲之本心在異姓且然况同姓乎利其土地而毀其宗廟社稷以絕其本文是無人心不仁也惡之大者也故生名以賤之言諸侯則天子可知矣

為人臣之禮 三節

此言臣子事君父之禮也忠愛其君父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故有過必諫臣子之心也然巽語易合而法言易忤微辭易悅而面折難堪人之情也故臣之禮曰不顯子之禮曰幾諫使諫而聽焉固臣子之幸也至再至三而不聽在臣則逃之以君臣主義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逃之者義

之盡也在子則號泣而隨之以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禮至必見聽而後已隨之者仁之至也歛葬必先嘗用醫則必慎臣子之愛君父無所不用心故耳夫諫過之不同者主恩主義之不同也侍藥則皆同者愛君愛父之心則同也

儼人必於其倫

爵之所在則以其爵之倫而儼之德之所在則以德之倫而儼之

問天子之年

一節

天子尊不敢直斥其名故假衣服以名之長則知春秋之易折盛短則知年齡之冲幼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問國君之年

四節

以宗廟社稷對者為政先禮也以御對者明必游藝也曰御則禮樂射御書數可知獨先言御者亦示謙之意也以典謁對者示執禮也以負薪對者示卑賤也

問國君之富

一節

土地傳之天子受之先君廣狹有一定之數山澤載之圖輿藏之版藉其所出有方物之宜言山澤之所出者蓋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與廢原於天其封植浚導存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既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不問天子之富者以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

問大夫之富

一節

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而有采地可知矣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而有賦稅可知矣曰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其有田祿可知矣摠見有功德得賜田祿以祀其先也

問士之富

一節

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也

問庶人之富庶

庶人受田百畝貧富均矣惟畜牧之多寡則係人之勤惰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不可以見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畜牧之勤乎

天子祭天地

一節

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祀之神有遠近天子以德則極盛以業則極大故得祀天地等神燔柴於太壇瘞埋於太折祭天地也迎氣東南以祀太皞炎帝迎氣西北以祀蓐收玄冥祭也祭山川之禮歲有四迎氣之始以埋祭山林以沉祭川澤也郊天之日嶽鎮海瀆居二等山林川澤居三等也大雩祭山川也歲終大蜡合祭山川也五祀之祭謂春陽始出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春則設主於門內以祀戶夏火也竈司爨炊

亦火也故夏則設主於竈墜以祀竈夏季居一歲之中中
雷以奠四偶一室之中也故夏季則設主於牖下以祀中
雷秋則陰之始也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則
設主於門之左以祀門冬則陰之往也行司往來故冬則
設主於轅上以祀行此之謂歲禘也諸侯有國一國之神
屬焉不得祭天地矣祭所居之方而已降於四方也祭境
內之山川而已降於祭天下之山川也五祀則一也亦歲
禘之大夫有家者也一家之神屬焉故歲禘五祀而已方
祀山川又不得祭也士祭祖禘而已矣

天子以犧牛

二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三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大夫言索者
以無養獸必索之而後得也此大夫皆自天子言天子諸
侯牛皆在縣但諸侯降於天子不取毛色之純耳大夫降
於諸侯不在縣也士又降於大夫不用牛也此定分之在
於國與天下者如此支子不祭所以處常經道也重宗子
也或宗子有疾或在外則支子得攝祭所以處變權道也
雖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亦殺其禮不旅不嘏不厭祭
不配不歸肉亦為宗子重權而不失其經也先王所以宗
法明族屬親而人道立矣此定分之在於家者如此

豚曰脂肥

察羊與豕視其毛與鬣豚未成豕難察其鬣故直謂之肥

犬曰羹獻

獨犬曰羹獻者以其形聲不足言羹成而獻其味耳

黍曰薌合

四節

黍春種夏穫火之穀也梁春種秋穫穀之強也稷熟於孟
秋穀之長也稻熟於季秋水之穀也四者皆盛饗之實

玉曰加玉

溫潤而澤鎮密以栗廉而不剝垂之如隊無瑕之玉也

幣曰量幣

祭貴盡志充貴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者以獻

禮記中說

卷之二

三

之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禽獸之獻以膾肥為美魚腊
鮮烹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
明潔為美蔬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土以無瑕
為美幣以中制為美廣狹之度必二尺四寸長短之度必
一丈八尺中度之帛也

天子視不下於衿

三句

此三句有用下節上面則傲下面則憂來講似為未當蓋
此則人視下則自視也各有所指自不可移臣視天子上
過於衿則慢然供奉至尊又須承候顏色亦不得下過於
帶臣視國君當視面下衿上也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

其而士之屬吏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

凡視上於面則傲

一節

此節言據視所在而知心之所存也凡視過高則傲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視過下則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替也傾軛側也若視尊者而軛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焉

君命大夫與士肆

一節

此於君命處輕輕一截與士肆作一段謂大君有命人臣不同心共濟則股肱憤矣故尊而大夫卑而士皆同寅協恭以共濟也不專心謀議則萬事隳矣故在官若版藉文禮記中說 不若三之 王夫之 書之類以定紀載之實必預緝之以待上之興作在府若寶藏貨賂之類以驗多寡之數必預計之以待上之匪頒在庫若車馬甲兵之類必預總理之以待上之徵令在朝若謀謨政要之道必預講之以待上之施設也

朝言不及大馬

此以下皆在朝言朝之事朝言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矣朝是謀政事之處不宜私議論及大馬之事言大馬則慢也

輟朝而顧

一節

視之敬也或勉強於正朝之時而輕忽於輟朝之際者多

矣故輟朝而顧由其異事異慮存於心故不覺其愆儀之形諸外也是以君子謂之固而深戒之蔡言云輟朝而他顧敬不在君也非所治者為異事必所謀者為異慮也

在朝言禮

一節

言之敬也或矜持於承命之際而放肆於無事之時者多矣故在朝惟言禮也其問人以禮也非禮則不問矣其對人以禮也非禮則不對矣蓋朝廷禮法之所在故當如此問對就一人言

大饗不問卜

二句

日必用卜常禮然也大亨之禮冬至祀天云云故不問卜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王夫之 物尚華美常禮然也大亨之禮掃地云云故不饒富上句不擇時下句不尚物

凡摯

二節

凡摯處暑截天子以禮見神用鬯取明德惟馨之意也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以玉者以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之純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童子執鵝而退未成人不敢當賓主也此言處常因其分以為摯也墊外無摯以饗軍中無摯以拾矢者禮從宜也此言處變隨

所有以為摯也婦人無外事若見姑舅則用棋榛脯修棗栗以為摯焉於乎自朝廷以至於軍野闔門自天子以至於童子婦人自交神視朝行師昏禮無處而非行禮之地無人而非執禮之人無往而非脩禮之時摯舉用而不敢僭民其有相漬者乎此先王制禮之意也

納女於天子

一節

昏禮有納采納吉納徵皆男家事此云納女者女家事也當是問名之答耳謂男家請名女家以此辭致之納女於天子辭曰請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天子一娶百有二十人故云備百姓之數納女於國君辭曰請以備酒漿之數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主

禮記中說卷之三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校閱

姪

庠生馬煒如同校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此言重嫡之道公儀仲子之嫡子已蚤死矣至是仲子死遺命舍嫡孫而立庶子已非禮矣檀弓同邦友也知其非禮乃免而弔蓋免之為服施於五世之親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又非死於他邦者乃為之免蓋服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所立之後也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乃仲子之兄故為親隱而曰言仲子雖生周世猶行尚古之道也謂之亦者言他人有行古之道者仲子亦如之也昔者文王云云子游疑而問諸夫子夫子曰否立庶子非禮也先曰否者見仲子肆其私意而行之伯子文其邪說而附之其言似是而非也復曰立孫重嫡庶之分乃萬世常行之道耳子服伯子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

此言事親事君事師之禮親之禮以恩制君之禮以義制師之禮以恩義之間為制也以諫言之父子責善則傷恩故隱而幾諫可也無犯言也君臣阿諛則害義故犯顏而諫可也無隱默也師生講習所以明道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是諫過之不同也以居常言之親恩罔極故就養無方戒無怠事也臣職當守故就養有方戒無侵官也敬師所以敬道故就養亦無方戒無失禮也是常禮之不同也以處變言之親君師有勤苦勞辱之事子臣弟子為之服特至死而不變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變禮則同也以喪禮言之親恩無所解於其心喪必三年君臣無所逃於其義亦猶父子故方喪三年皆服之重者也師無君臣之分為之服則無義然傳道有恩義兼盡之情不為喪則非仁故外無衰麻之服而內極哀戚之至情以義止而以仁盡也是喪禮不同也蔡言方氏云就者就而養之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不什也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也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

道隆則從而隆

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為後則不為之服此從道之汙也

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與祖俱已沒然亦得

禮記中記

卷之三

一

禮記中記

卷之三

三

與嫁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緒伯母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私服其親也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父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之耳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與曾祖之祭不可服出母為答但推尊聖祖於禮或隆或汙無不得宜而自謙已之不能也此條斷出漢儒附會之文或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無所考據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也况綏來動和之化見於飲羊從妻之民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况倡隨於宮闈之間無感化之妙何以為孔子哉且聖人凡事皆不敢苟豈有為身擇配為子擇婦乃苟且於先而致寡恩於後如此哉此誣聖賢之文也當削之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

伯魚之喪出母以情而使之服道隆從隆也以義而正以期道汙從汙也

此言凶拜之禮拜孝子拜賓也先以兩手伏地然後引首向前叩地是拜而後稽顙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先禮賓而後自致稽顙然順序也先開兩手而以手叩地却交手如常是稽顙而後拜賓常在親而敬暫施於人觸地為容義之至也拜而後稽顙致敬也稽顙而後拜致哀也喪致乎哀而止三年之喪哀之至也吾故從乎至者禮廢滋久天下

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
禮卿士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
其至著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

周末文勝習其文而昧其義故以拜而後稽顙之為是夫
子所以正之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

先反修廢事也孔子不應為其非禮也門人不知此而以
孔子不聞故三言之焉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

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人弔而夫子拜自視猶父也於此

禮記中說 不孝之
正見其師資之恩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為師心喪三年以喪父之義喪之為朋友之心喪期年以
喪兄弟之義喪之故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蓋以生
物既變而心慕可已亦義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

此言孝子慎終之禮也附於身謂合納棺中以殯者襲歛
衣衾之屬也附於棺謂合納殯中以葬者明器用器之屬
也必誠謂心實慙滿必信謂物實周緻皆言人子自盡其
心以殯之使盡於禮也之字作至字看勿之有悔謂不至

有遺恨也言辨殯葬之物於三日三月之內須實是慙滿
實是周緻勿使有他日之悔蓋既殯既葬雖欲易換不可
得矣

喪三年以為極

此言孝子追遠之情也極謂至極之期蓋止於此也君子
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者三年是也終身者
忌日是也惟亡而弗忘也則事亡如事存而有終身之憂
仁也惟必誠必信也則家宅固而無一朝之患義也文王
於親忘日必哀而不樂得此道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

禮記中說 公卷之三

此言喪禮情同而分異也曾申之告穆公曰哭泣之哀自
天子達蓋三年之喪父母之服無貴賤一也先之以此所
以啓其哀痛憐恤之良心而使之知盡孝親之仁則可以
為子布幕衛也是以守諸侯之分綃慕魯也明僭天子之
禮繼之以此所以著其越禮犯分之敝習而使之知存君
臣之義則可以為臣

游氏云父母之喪貴賤則一覆棺之飾貴賤則異穆公苟
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貴賤異者亦當異
也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之制曾申獨舉慕而不及其
他謂其推是而可知矣魯自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已為僭分其後群公皆僭用焉失禮猶甚也曾申其善為說辭者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 一節

此下三節見孝子不陷親於不義也按左傳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毒於胙六日而獻公歸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此姬諧申生事也言志於公杜預注謂以六日之狀自理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藥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此重耳欲申生辭君之時言見諧之意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若自理姬氏必誅既誅之後則君無歡樂矣禮記中說 卷之三 六 是我傷公之心也小註云君子於親有言以明已有諫以明事幾而不已則至於熟熟而不已則至於號此理也而世子曰不可此蓋進不能以自明而以姑息之恩陷親於不義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 一節

所謂不念伯氏之言者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高落氏狐突欲申生因逃以避禍且告以孝而安民之言伯氏狐突被諧以至於死故言不念伯氏孝而安民之言伯氏狐突別氏子少謂姬之子奚齊也不出自臯落氏反後懼而稱疾也以為恭者蓋親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此孝子之行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而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忘其躬之不聞而恤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余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焉世之議者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 一節

此言祥歌之節祥謂大祥二十四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孔子云喪不過三年可責此人既滿三年爾尚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七 責之是責人無休已之時矣夫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夫子雖未嘗責之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故俟子出而復正之曰父母之喪名雖三年而實二十五月此去可歌之日止有一月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踰月而歌則衷心盡樂心生斯為善矣按喪服四制祥之日舉素琴而不為非而歌則為未善者何也蓋以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

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既稱縣死而不言卜何也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記稱縣死即其

責之所不及者以見責其所及者互言也

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此正曾子弘毅處任重道遠正在此時小註亦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一日所不安者曾子易簀尤不安於一時其弘毅何如未之能易言未病時寢臥病後力弱未能改易也以德欲人歸於禮之中雖拂其情有不顧者以姑息者徇人之情雖拂於禮有不顧也考之於禮寢簀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質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簀賜曾子自是與曾子所用不同童子見而驚問非謂不可用也使大夫之簀與士之簀有等差禮記中說 不卷五

則季孫之賜曾子必不肯受受之必不肯用今曾子用之寢臥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則於制無不可明矣若襲舊說則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則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矣君子向泛講後以實事入之

始死充充如有窮

一節

此言孝子終夜之情充充悶滿填塞之意窮如途窮前無可去之地也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可得也皇皇傍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也

慨者慨嘆日月之速靡者情意靡而不樂也要之終身之慕無已之情隱然在其中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一節

此記製制也妻之姑即縚之母也夫子以兄之女故誨之日期之望稍輕毋得太高大廣如斬衰之望既教以作望之法又教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為定教以用榛木為笄也此是古禮朱子家禮乃為舅斬衰三年為姑齊衰三年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 一節

合下一節記聖賢除喪即吉之節不樂不能樂也不入不忍入也加人一等是愛親之心出於常情之外不可謂加於禮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箇月乃作樂禫祭後吉祭始復寢當時人禫後恒作樂未及祭而復寢惟孟獻子禫祭後暫縣省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是常禮但時人不能而獻子獨能行之故夫子善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一節

不成聲哀未忘也祥之日可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琴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既祥之履徹組約既祥之纓用素設而不樂此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絲屨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矣及人可也不及人則非禮矣惟孔子之不

成聲焉於仁也成笙歌克之以禮也焉於仁見有子之不及克以禮見獻子之為過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獻子有若而言孔子於其中焉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屨如何曰徹納既祥之纓如何曰用素

子路有姊之喪

一節

此記賢者過於禮之事而聖人以義正之也行道之人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謂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矣伯魚以出母之服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於禮不可者故孔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小註云天下之理苟徇其情之過而為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苟徇不及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也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過亦不可不及也

太公封於營丘

一節

此節言先王制族喪之制所以全仁以敦禮樂之本者蓋因後世禮衰故有感於齊之反葬而悲世之徇忌陽陰貪慕富貴忘族葬之仁而乖禮樂之道者發也樂樂其所自

生樂謂歡悅之也自由也天地祖考者人物之所由以生祀天地享祖考必有樂以樂之蓋以歡悅吾身之所由以生之神祇也禮不忘其本謂追念而報事之也人物之生本乎天地祖考故以祭享之禮報事之者不忘吾身之所本也本即所生者互言也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亦人心也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彰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反葬於周夫豈偽為之禮哉正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孤死猶正丘首况仁人孝子乎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此即樂自生意由質而興則尚質由文而興則尚文即不忘本意

古者冠縮縫

一節

此記冠制之變此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也周公之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皆以橫縫失禮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曾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喪也

一節

此記過禮之事君子裁之以中也賢者之情無窮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情以忘必跋而及之而不敢不及三年除喪三月卒哭三日食粥此聖人之中制也若夫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心為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

之以禮則在已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哉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猶懼其病而以杖輔之况七日乎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 一節

此記子張考終之言以見平生之所養也終者對始而言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者蓋言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為能終其事所謂父母以此理而生我於其始我能以此理而終我於其後故以終稱之若夫小人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而已故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也子張庶幾者蓋平生持身惟恐不盡至於將沒幸其得終

禮記中記

本義

三

亦有曾子免夫之意觀其將死幸之言足以見平生恐懼之意也

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二子所以學於孔子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 二節

此二節記孔子處伯高之喪見聖人禮義之中正也使者未至謂孔子之賻贈者尚未至也冉有見使未至乃代出束帛乘馬也攝代也註解貨也非是不誠於伯高謂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也夫忠信禮之本也義禮禮之文也故君子之行禮也本之於中有忠信誠懇之心然後一物之

交莫非至誠之所寓行之於外得義禮精微之極然後一行之動莫非至理之所形斯於物我之間兩無遺恨而後

可以為禮矣今使者未至而冉有為束帛乘馬之儀豈不妄哉故責之曰使我不誠於伯高觀此則聖人之心必誠自我盡使自我遣束帛乘馬自我而將然後禮為不虛意為不妄庶乎地隔魯衛則我之誠意無遠而不屆人隔幽明則之誠意無幽而不格此聖人立禮之本也次節所知知我者也野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地非野外也命子貢為之主以明恩之所由出也為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常禮兄弟之親哭諸廟內父之友情聯

禮記中記

本義

三

於父也哭諸廟門之外師以成德猶父也哭諸寢門外朋友輔仁猶兄弟也哭諸寢門外所知哭野疏之也此以親疎為義乃當禮也今伯高以疏則過於所知以重則不及於師友故於野則太疎於寢則太重此常禮所無者又當以義起之固哭之賜氏但使為之主既命為之主又教為之主情在子貢則拜之情在伯高則勿拜是以義起禮而禮各有義也此聖人行禮之文也

冉子是厚於恩而不講乎禮故以五束之粟與子華之母亦是此類

子夏喪其子而喪明 一節

此節記聖門朋友貴善之益見曾子律已以正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矣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至於朋友之間相諷以色辭相安以姑息無復古人之意矣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 一節

此記衛人送葬之善也蓋喪以哀戚為本祭祀為末送親柩而往如慕此謂如生時父母出外而隨後哀泣不忍去也故曰如慕迎親之神而反如疑此謂不審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故曰如疑哀親在彼是痛戚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子貢之言且曰我未之禮記中說 不來之 虛心矣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一節

來何遲欲急來告以凶夢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如生時主人之在阼也殷不殯東階上者謂已死則不復為此寢之主人然未忍遽以將去之客視之故亦不殯在西階上而殯在兩楹之間夾於賓階主階二者之中也周則直以死者將離去此寢不復為主故殯於西階上以客視之也吳文正公辨此二節之妄極為有見

孔子之喪門人 一節

按喪服朋友麻師與朋友同亦加麻也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喪除之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報施之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 一節

孔子之葬三代之禮莫不兼備豈孔子之心哉門人以孔子有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不可行之禮是雖禮無三代亦稱情耳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為非門人以三代之禮厚葬之君子不以為過

孔子之喪 一節

上二句是服之特厚於孔子下二句是喪常師之禮記者禮記中說 不來之 先記孔門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弔服之常禮於後以見出不什經者為特尊而不拘於常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 一節

此言喪祭以哀敬為主蓋及本之論救時之意也喪以哀為主禮不過文其哀而已故寧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不足而哀有餘則禮文不治雖非盡善之道然而至情慚慚一念愛親之心愴然於生死之祭亦足以報其親矣祭以敬為主而禮不過飾敬而已故寧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不足而敬有餘則禮文不治雖非盡善之道然而精禮盛格愴然於存亡之間亦足以報其親矣敬以心言禮之本

也禮以物言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固均為重也謂之與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非曰禮文之獨可少也然必本文之相稱者為盡善之道矣與其不若四字最當體認

曾子襲裘而弔

一節

夫夫也上夫字語辭下夫字丈夫之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當時名為習禮故曾子疑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

一節

此節見先王制禮之中制不可過與不及也和之調弦也不和是調琴之弦而不能調久乃和也調弦必彈之而不終曲起曰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

禮記

卷之三

喪

調之而即和彈之而成數起曰哀痛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日月也蓋先王制禮止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乎聖人之大閑而已是二子情雖有異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也二子除喪而見夫子皆曰子之琴者何也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以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夫子曰子之琴也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除喪如此蓋其學之力也吳文正公曰商也不及恪信聖人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也過好為苛難故高虛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此以除喪而言其過不及歸重於

情尤為得之也

將軍文子之喪

一節

此言權宜之禮以義起之者也喪已除而吊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於廟非受吊非不受吊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意以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為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自目出液曰涕自鼻出液曰洟

幼名冠字

二節

此言稱謂之禮也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

禮記

卷之三

名

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得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為大夫則益尊矣有位與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要有因年而漸尊其稱意至死而以謚稱又所以彰其德也夫幼而名之則人知以少事長冠而字之則人知以有成自期五十以伯仲則不惟示人以尊尊又使居尊者必修其可尊之實也死而以謚則不惟崇功德於既往又使後來者知修德而垂身後之芳也此周道之所以為至亦禮文之大備歟五十句據有爵者言

經也者實也

經所以表哀兼有經腰經而言首有冠武腰有絞帶又有以大麻繩加於冠武絞帶之外為經者以內有哀之實故其表見於外如此非徒為虛文而已故曰實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一節

此記居喪者之安貧守禮也無財不可以為悅宜窮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可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不從子碩之請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 一節

葬之為禮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之且不可况又徇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乎此文子樂瑕丘之葬而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九

伯玉有請前之議也按論語公明賈對孔子稱公叔文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於生前貪其樂處以葬不義孰甚焉豈其然乎之疑宜夫子有是語也

夫禮為可傳也

二句

禮字泛言傳繼亦泛言傳言由已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末以弁人不可傳不可繼繼之孟子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后世又曰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此傳繼二字之辨

君子蓋猶猶爾

此言行禮之容節貴於中惟君子為能得之也事變之古

凶不同行禮之容節亦異喪事主哀故欲疾吉事主敬故欲舒疾者雖促遽然亦有節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舒者雖當止息然亦有節不可太慢而怠惰寬緩故驟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出而舒緩怠惰則若不修整之小人矣惟君子也得疾舒之中於喪事不至於太疾而於吉事不至於太舒而過矣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李氏曰明有像幽有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也小註云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九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一節

自為猶言獨為也以其肆其侈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一節

反者昔去國今復還也貨謂徇貨也以其肆其利心而至於害義曾不若速貧之為愈也

蓋先之以子夏

二句

不觀其可仕未免有輕進之悔故先以子夏或一得於所觀而不復審亦非為謀之臧故申之以冉有註中觀楚之可仕二句入講

何孟春註云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殯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之所載蓋聞此而傳之謬者也此說得之

陳莊子死赴於魯

二節

修之問謂以一束之修為通問之禮也交政於中國則豈特束修之間而已哉焉得而弗哭謂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必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也哭於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

一節

禮記子思 卷之三 子 親恩罔極死喪大事禮或不得行情亦當自盡雖欲不慎不可得也况子思作中庸潛伏屋漏不敢怠忽慎之至也今於母喪大事乃應聲以吾何慎哉吾何慎哉體道之功乃獨忽於此乎其論人倫極於胞胞由此數言觀之視至親無異於路人矣先儒紛紛皆以孝究服制為辭乃不以孔門家法及子思平生觀之而證其妄亦獨何哉故以經傳之言吾不敢信以為真也

子游問喪具

一節

此權喪禮之宜見人皆可以盡凡行禮必用財然人之貧富不同財之有無不一則喪之有能備與否疑其孝之不

能盡此子游問喪具亦于路傷哉貧也之意夫子教以稱家之有無則貧富均得以盡孝矣子游未喻其旨以為有則具備備得以盡孝亡則具不備不備則薄於其親而不得以盡孝矣故曰有無惡乎齊是徒滯於物之有隆殺而不察其情之無厚薄也故夫子又曰凡家之有者常以美

沒禮則不以禮視其親名雖厚而實所以為薄非孝也故有者則戒其過於禮但為其分所得為則以禮事親可謂孝矣貧者喪具難於為備但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揆之以禮似乎為薄然人亦不為薄而非之何也凡以無財不可以為悅但為其力所能為則是以情待其親雖薄而

禮記中說

本義

主

實所以為厚矣亦可以為孝也蓋孝親一念出於天性不以備物而加不以無物而損自盡故也觀此則聖人太公至正之道人人得以自盡若必責人以力所不能備則天下不得為孝子者衆也幾何而不率斯人以水火瘞其親如後世之俗而陷於莫大之罪也哉

孟獻子之喪司徒

一節

知死者贈知生者贈贈之餘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起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頒諸兄弟之貧乏者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

已者而不若願諸貧乏者為盡善也

成子高寢疾

二節

慶遺是子高家臣入請入臥內而請命也大病謂死也子高曰吾生而無利澤於民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耕種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擇不耕之地而葬焉其意歉然不自足其言依於歉儉可謂賢也已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

一節

先王服制只有三端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今註曰恩義淺則何為而為之服哉不幾畏而畏之之謂乎陸氏云喪輕則隱不至有之則未有居之而禮記中說 卷之三

樂者子夏失問故夫子不荅非闕文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

一節

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丘之度與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徒為觀美也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二節

此記聖人葬封之制也與字屬上句言聖人葬人則來觀者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民何異而子之遠來何所觀乎子夏既語燕人而下文歷述夫子所言四封之異以慰其來觀之心也孔子以時人之封過大故欲從其殺

者門人以夫子之志在儉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袂則不儉者儉者行夫子之志以救時也不儉者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觀之况聖人之門人而葬聖人者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也

有薦新如朔奠

士於未葬前月朔奠於殯宮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以奠於殯亦如朔奠之儀焉則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奠哭之儀如一也薦新者重時物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忽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或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使謂小祥之後受君任使所以致忠也及必祭告所以致孝也

鹿裘衡長祛

一節

凶漸去而吉漸來則質漸除而文漸增服之稱情如此

未仕者不敢稅人

一節

未仕者無爵不敢稅人其或禮所不可廢義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行之也

禮記中說卷之四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庠生馬翼如

姪庠生

馬煒如
馬澹如

同校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 一節

此言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弔於殯宮及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泣攀轅柩車不動君命引之命引之者以義奪孝子之情也三步則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三命三止柩車遂行君乃退去燈哉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在朝廟明日當祭之時或已出大門至日待客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必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三命三止之事也

季武子寢疾矯固 一節

季孫夙之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國人歌曰子產之死誰其嗣之况欲其死乎季廣之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况樂其死乎季孫夙之失人心於此可見矣曾子之歌明已與武子無衰戚也要大註矯固之善於存禮曾點之狂而廢禮意

晉獻公之喪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以見伯者假仁之意也方獻公之卒也里克殺奚齊與卓子晉國無君重耳方避難在狄夷吾亦避在梁秦穆公皆使人弔之是雖假鄰國卹災之意實以規二子之人品何如耳是時晉國方亂民心未定二子若爭必有小白子糾之變故犯舅教重耳以辭國一以沽美名一以結人心此所以卒成伯業也為人後者稽顙後拜今重耳稽顙而不拜是不欲為晉後也哭而起有哀親之心是愛父也起而不私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三者皆仁人之事故穆公稱之晉人歸之也此足以見伯者假仁之事假者無誠心而借其事以服人之謂也使重耳誠有愛父忘利之心則當于顯致命之時哀痛迫切即當直辭不受此乃愛親至情出於自然誰得議之今乃入而相謀然後對客夫豈出於自然哉不過欲成己之事以形夷吾之短而堅穆公納己之心耳非假仁而何

喪禮哀戚之至也

一節

此言人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父母之喪是哀戚之至情也

復盡愛之道也

一節

此言人子不遽死其親之意復謂招魂庶幾其精氣之反

也反諸幽者幽乃鬼神之所處北面者北乃幽陰之方也

銘明旌也

一節

此言明旌之禮不可別謂形容不見也以情言則恩莫大焉故愛惟愛其親故隨分立旌以立親名使有所依以分言則尊莫大焉故敬惟敬其親故錄名盡禮以別其分使不至於僭上以情言下以禮言

重主道也

一節

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道耳般雖作主矣猶綴重以懸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則微重以懸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禮記中說 本卷之四 三

愛而質故殷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之行之蓋重於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一節

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奠於地故謂之奠素器名士喪禮素俎是也然必用此素器者以喪主於哀而尚質故奠以質素之器而見哀謂之哀素者以哀心因器之質素而見也然此是奠以前事祭則虞以後事主於敬而漸文故祭以自盡之文而寓其敬謂之齋敬者以因禮

之整肅而敬心在是也自盡其禮以祭之盡禮而致敬之心焉爾爾要之莫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禮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也祭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後之素器也

殷既封而吊

一節

既封而吊受吊於壙也及哭而吊受吊於家也吊者所以吊其哀葬雖為哀不若及哭之家為甚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

一節

進人以禮即迎之致敬以有禮也退以禮即有故而去則禮記中說 本卷之四 四

君使人導之出疆等是也

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及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不為舊君之服者凡以視情與義何如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情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高則若加之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取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乎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宣王之意略相類戎首即所謂視臣如寇讐也蓋世衰道微

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警其君以上下感應之禮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當以厚而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

二節

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䟽食事君方喪三年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不居公室不以臣禮事君也四方莫不聞言鄰國皆知也勉而為瘠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強為瘠毀也三家生既不臣死亦不臣於此可見矣應氏大註斷案極矣能字內有分二當為亦力之可為意

禮記中說

卷之四

五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 一節

曾子言禮之本故以恭敬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儉不中禮而謂之不知禮二子之言皆是吳文正公曰恭在貌敬在心凡貌恭則心必敬心敬則貌必恭二者一有則俱有晏子有恭敬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曾子以為知禮也今謂所包遺奠牲醴之數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 一節

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俗皆矯奢縱淫也有子詆晏子之儉為不知禮故曾子言君子處無道之國以一身自盈於禮而不能矯時之弊為恥焉國奢則示以儉者以時

之過則矯之以不及也國儉則示以禮者以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也今晏子儉於行禮是正矯齊國之奢豈可謂之不知禮者乎

有子與子游立

二節

有子見有喪之人其哀慕如孺子與孝子之哀哭而踊跳皆其真情謂如其情可也何禮家乃於哭踊之時為之筭節以分其哀情乎予獨不曉此意有子質厚而學禮疏子游精於學禮故詳聖人制禮之義以告之謂賢者常過於禮則為之限節以減殺其哀親之情不肖者常不及於禮則示之形跡以興起哀親之事直者伸而竟遂之謂徑者亦直而捷易之謂過而不為之限節以減殺之俾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於毀滅不及而不示之以形跡而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然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小註云禮者節文之謂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真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不可謂之禮也

人喜則斯陶

一節

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喜者陽舒之所發愠者陰慘之所發辟斯踊以上八句言人心所發之情有如此者品節以下二句言禮以制其情也品階格也使哀樂有定數節制斷也使樂無太過無不及也如是則節一人之情而可

達之天下立一人之制而可傳之萬世非禮而何哉大金
云品於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以無
失品節指聖人言禮兼吉凶言

人死斯惡之矣

二節

此二節承上文興物而廣言之人死謂形不活動而幽微
惡之謂憚於親近不愛戀也無能無知覺也倍之謂怠於
追報不饗慕之也此四句言身所行之事有如此者是故
以下言以節其事也絞衾使人勿惡其穢也蓐髮使人勿
惡其凶也

脯醢之奠未葬以前皆然將行遣而行之者謂將葬而有
遣奠以遣行既葬而食者謂既葬而有虞祭以食饌也使
人勿倍者使人不以無知覺而遂倍之也子游既廣微情
興物之禮乃正有子之失子之所刺譏於喪禮之踊節者
亦不足以為禮之訾也

知悼子卒

五節

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
懸於飲往吊莫不盡禮悼子未葬平公飲酒鼓鍾可乎此
杜簣所以譏之也非杜簣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群臣不言
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簣之善於後世矣蓋杜簣之所存
者忠也所敢為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人善者

義也左傳謂杜簣實樂工以不聽實壁叔以不明責已以
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按春秋悼子未葬平公飲

酒杜簣入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年將司聰也辰在于卯

謂之疾日君徹晏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

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酌壁

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

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曰味以形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食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春秋以杜簣為廢廟平公

賢孟子終不往見尊亥唐而終不共治則所謂智且義

者蓋強之而已矣

夫子聽衛國之政

三句

修班制者謂因其舊而修之也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少

之節班制修故可與四鄰交謂講信修睦無四國侵陵之

辱也

春秋之時公道不明謚法亦皆虛譽以文子之行而得謚

如此亦可知矣惟同升諸公一節夫子許之其他皆在所

不與也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君以賑

窮而私為粥不可也克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鮑勸文子

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嘗欲葬瑕丘恐亦不能修

班制也

右駘仲卒無適子

一節

此見徇禮者有以獲神之祐也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五人溺利而忘禮人謀之所不與鬼謀之所違祁子專禮不謀利人謀之所與鬼謀之所從也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則不可沐浴矣玉藻曰凡帶必有珮玉唯喪否喪固不可珮玉矣居喪而珮玉是忘孝忘禮也祁子不為而龜兆龜其有知也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卷之四

九

此節言孝在盡心貧富不必拘也菽不若稻梁之甘水不若醴酒之美盡其歡即樂其心不違其志也蓋君子以其所以養則在志不在口體以其所以葬則在誠不在備物苟養不在志則日用三牲不足以為孝葬不在誠則醢醢百甕不足以為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在於自盡而已矣

仲遂卒於垂

一節

胡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以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言次日繹祭止用萬舞而不用籥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

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蓋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為國世卿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祭禮尚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方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

一節

此記二賢去魯之際而以愛敬相勉也子路行故曰贈顏子居故曰處哭墓屨墓斯以存愛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有敬居者之禮也無君事主於孝故哭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曲禮曰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人之墓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四

十

孔子過泰山

一節

記此以為從政者戒也虎之害人機罟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無可制之機馬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寧遭虎之累傷而不能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正與此同人君觀此亦可鑒矣柳柳州捕蛇者說與此正相發明

魯人有周豐也者

一節

此言感民之道本於一誠而已矣執摯請見謂諸侯禽摯降尊就卑之意下賢也不可若辭君以尊見卑為不可也

往問之曰虞夏之時未嘗施教信教敬之今於民而民自然敬信者不知政令之外何所施行而能得此於民也帝之世言信謂其情之實王之世言敬謂其行之謹耳周豐欲哀公修信修敬以感民意在於身教而不在於言教也乃對曰人在丘墟墳墓之間悲哀之處也不使民哀而民自哀在社稷宗廟之中嚴敬之處也不使民敬而民自敬可見民之從君在行不在言也吾嘗觀殷周之誓會矣誓者戒衆之辭會者衆聚之事二者亦互言也殷人之誓蓋欲誓之之會而糾合協比之反不能使之合而民心離周人之會蓋欲會之之誓而曉諭勸厲之反不能使之喻而民心惑以此見殷周之言教不若虞夏之身教也若人君苟無禮義之慙而存故無忠信之誠而存信雖有誓會丁寧之言教以固結之民有不解散畔疑者鮮矣

喪不慮居

一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失也蓋厚葬以盡情哀毀以痛親皆所以為孝也然喪必稱家之有無不欲勉強厚葬而致有敗家之虞者非以天下儉其親也謂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上無以奉祖考矣毀必有節不欲過為哀毀而致有片身之危者非不知不欲生也謂亡生則無子以送終下無以延其宗祀矣是本欲為孝而反陷於不孝知此此精義

之學君子不可不講也

其坎深不至於泉

一節

此言君子隨時處中之道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歛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掩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不至於太高此皆合乎旅葬之宜也左為陽故袒之以示變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幽三還其封而覆示不忍舍也因言情雖不忍遽舍然骨肉不容不葬之於土亦命耳我其如之何哉若鬼氣升天無所不之今寧不隨我以歸吳乎又見其父子無已之情也亦可謂達造化之理矣孔子於季子始聞其禮故曰習終見其行禮故曰合蓋言云禮記言說 不卷之四 三

隱蔽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鄭氏訓

隱為據言封可守據高四尺所還園也

邾婁考公之喪

二節

此明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之不能正也諸侯之禮君行則親舍使大夫則不親舍若天子使大夫適諸侯得親舍徐僭號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侯故曰進侯玉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者容居致其君命也其使容居以舍者容居之自言也謂邾人其使我得如君命以坐舍乎不敢忘其君者謂君有坐舍進侯王之言為使臣者不敢忘之也不敢遺其祖者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為

子孫者不敢遺之也無所不用斯言者謂徐君於諸侯無
二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上言不忘君不遺親至下直言
不遺祖者言祖遠尚不忘君見存不忘可知不遺祖即不
忘君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如路 一節

微與猶言細故耳其初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
禮之謝也可反而食觀此使千載之下施小惠者不敢矜
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笑之輩聞之則心寒股栗知所
愧恥也今之人急於食祿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其
視餓者不亦大愧乎曾子之言君子之中也餓者之操賢
者之過也

晉獻文子成室 一節

美哉二句是心識其奢晉君既賀朝廷大夫並發禮往賀
張老一大夫也亦往慶之心識文子宮室壯麗故以美哉
二句俾美而譏之文子覺其譏已故述張老之言曰若得
保此宅以歌哭而終餘年是完要領終壽而卒也故再拜
稽首以謝之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
拜之為善禱稱人之善曰頌求己之福曰禱

李孫之母死表公吊焉 一節

已告者文其向之弗納之非也辟之者謂屏斥他人廣開

其前以容二賢之入也

盡飾之道 二句

以闢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加猶足以
動之況不愚不貴不尊者乎此其行之遠也未要說君卿
大夫平日知二子之賢故敬之非創見加敬也

陽門之介夫死 一節

介夫匹庶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人皆喜悅
若人有伐民致死故曰殆不可伐也引詩以斷章取義凡
民陽門介夫之死是也扶服救之子罕哭之哀是也微晉
言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事之仁不可為衆正謂此也

大金可玩

利其君不忘其身 四句

利君謂進思盡忠也不忘身保全父母遺體也無隱情則
利君也家事治不忘其身也有利國之仁又有不忘身之
智則異乎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則異乎
舅犯矣

文子其中退然 一節

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弱也言文子身形雖不強壯言
語雖不敏洽而其行之善如此

所舉於晉國 一節

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於知人哉人有才能雖賤必舉此其利君之忠也生則於利無所欲死則於子無所私此其謀身之介也上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終上文之意

禮記中說

本卷之四

主

禮記中說卷之五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校閱

姪庠生馬煒如馬澐如同校

王者之制祿爵

一節

此言制列國之君之爵也首句為總以下七節皆其事也祿之制也天下感其懋賞者各自懋其功爵之制也天下感其懋官者各自懋其德故王者之功德蕪隆真才輩出而天下無不治矣以其制爵言之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各因其德而爵之公以無為為德侯以侯王為德伯以長人為德子以養人為德男以安人為德凡此五等以漸而殺所以差其德而尊崇於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為其國表則也

諸侯之上大夫卿

一節

此言制列國之臣之爵也諸侯即上節公侯伯子男也言五等諸侯之國各有其臣由諸侯之上大夫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亦以德而爵之上大夫即為卿卿之為言嚮也言為人所歸向也大夫者達人扶達於人也士者事為任職事也上士事簡而人少中士倍之下士事煩而人衆則

又倍之凡此五等以漸而敘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其中於民者也然則止五等者何也蓋五者天下之中數先王制法皆本於此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乎自然而已

天子之田方千里 一節

此言制祿之法也首句是王畿之內祿也公侯以下是王畿之外祿也天子統理天下其功極大其養極隆故其祿之所出其田方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則萬里也以供服用以祿百官於是乎取之必千里而後足也然千里特隆於外者又以示本大末小居重馭輕之意耳此千里又自

禮記中說 本義卷五 二

天子之所享者言之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謂千里之外而不屬也外諸侯之田公侯方百里以開方計之則千里也伯之田七十里以開方計之則四百九十里也子男之田方五十里以開方計之則二百五十里也其不足五十里者則不與王朝之聚會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所謂附庸之國乃得此數也此節專重制祿上說分田所以為賦祿之制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諸侯 一節

此言制內臣之爵視外臣以為之等也上節公侯田方百里以下是外臣之祿此節是王畿之臣食采邑之田者也

天子三公食采邑視外公侯之百里天子之卿食采邑視外伯七十里天子大夫視外子男五十里元士視外附庸或四十三里焉先王制內外之臣其祿均者何也蓋先王之制入則為王朝之臣出則為列國之君出入均勞故受祿相視如此

制農田百畝 一節

上節制田自有爵者言此制庶人之田也孟子謂制祿以養君子分田以給野人是也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也身既在官而不得親耕以為養可使有仰事俯育之累哉故授以田亦惟以農之上下為差耳蓋先王之制井田一夫

禮記中說 本義卷五 三

受田百畝然地有肥瘠之異力有勤惰之分故其所入有多寡之殊大率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則隨其事之高下而受祿以五者為差多者不得過九人少者不得過五人也百畝之分指一夫所得之分其所取可供給人之分數也孟子言糞此言分者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法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此自內而王朝外而侯國之通制者言之

公侯田方百里 止其祿以是為差也

上二節言外臣之祿異其等而內臣視其等下一節言農田之養有其差而在官者視其差也

公侯田方百里 上食五人

上二節是制祿以養君子下一節是分田以食野人

天子之三公之田 合下節一句

此題要見末句是制祿之始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是
自農而推之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二節

此言制列國君臣之祿各有倍差之異也諸侯之下士受
祿視上農夫得食九人取祿足以代耕則仰足事矣俯足
育矣由是而廉恥之心生報君之禮重矣中士倍下士可
食十八人也上士倍中士可食三十六人也下大夫倍上

禮記中記

不養之五

四

士可食七十二人也此雖大國之制而次國小國所同也
蓋由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
給此所以三等之國皆同也至卿大夫祿可食二百八十
八人至公侯百里之入取其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十
倍於卿也此大國之所獨也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
但三倍大夫祿而已不得如大國卿之四倍也至伯七十
里之入取其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但倍其卿之三倍視
大國君亦殺其一矣小國之卿祿食一百四十四人但倍
大夫祿而已不得如次國卿之三倍也至于男五十里之
入取其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但倍其卿之二倍視次國

君亦殺其一矣蓋由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
之所出不足以供此所以三等之國異也制祿之法如此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二節

上節以卿大夫為賓者言下節以士之高介者言皆是順
聘並會之時其位次如此卿大夫之位三等之國所由異
者以其位之不同也士之位三等之國所由同者以其命
之相同也中士下士以國體之漸降也大國之士二十七
人國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而各有其位矣次國小國之
士二十七人亦三分之上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
九當其下九非若卿大夫之不同也此二節當為疑經案

禮記中記

不養之五

五

周禮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大夫司徒宗伯
司馬司寇司空俱放此則卿即大夫也故此篇首云諸侯
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是侯國雖
中大夫亦無矣蓋降於天子也據此則有上卿中卿下卿
上大夫下大夫不惟於周禮不同而於篇首五等之爵又
如其三而為八矣豈不謬哉

凡四海之內九州

此言封建之法九州青兗在東冀豫在西荊揚在南幽并
居北而宅中以圖治者雍州也畿內一州天子主之外八
州封國之數每州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士十里之

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名山大澤地之望者非外諸侯可得而有故不在封國之內亦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為閑田待諸侯有功加其地以進之也然此不特一州為然凡八州每州皆二百一十國也名山二句上句是言地之望者有所歸下句是言地之餘者有所用纂言云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一節

此言天子畿内建國之數也百里之國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以祿士者言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祿也以待天子之子弟及八伯朝天子之湯沐邑也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纂言云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節制以御下則兼乎君道自臣道而言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雖邑亦謂之國此采地稱國是也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閑田之縣故王畿謂之

縣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一節

凡字總上文畿内畿外言之内而王圻為州者一外而侯國為州者八此内外之定數也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則取圻内閑田以祿之不與於九十三國之數也諸侯之附庸不能五十里則取圻外閑田以祿之不與於一千六百八十國三十七十里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者不過倍加之數耳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古者畿内不得以封建諸侯惟有六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不可曉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 一節

百里之内有田里塲園有近郊遠郊千里之内有公邑私邑有大都小都官宇指官府非指人也共官是凡官府文書之具歲時泛用之需為御是凡錦衣玉食芻乘王馬之資也方氏註於繳未用之似為不雜馬氏曰百里之内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内去王城五

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官府之所用者輕故取百里近地所生者給之天子之所用者重故取千里遠地所生者給之吳文正公曰按周之法則百里之內乃近郊之土工商所受田不及國外之場園國中之廩里所取亦寡豈特以是而共官之用乎千里之內則大都小郡家邑公邑以至六遂六卿有供王之賦有農田之遂御用之物蓋於此乎取也然記者不知何據而云

千里之外設方伯 一節

此言先王設方伯於畿外之制在首句截三十六長以上是大小相屬以下是內外相統屬者有聯屬之意長者是以長人也連者連地之謂帥者是帥衆也卒者應卒然之變正者正於一而止也伯者肩成德之重任極天下之尊稱也講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統之矣其制何如夫合乎五國地稍廣矣易於渙散無以聯屬之不可也則制而一屬而於五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以為長取其仁足以長人而能聯屬之也倍而十國地又廣矣易於勝貳無以連比之不可也則制為一連而於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以為帥取其知足以帥人而能連比之也又三倍之而三十國地愈廣矣常有卒然之變無以制之不可也則制為一卒而於三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

以為正取其義足以正人而能制變於不亂也夫是長也帥也正也無以總之則其權分而彼此不相為用則其地遠而能否無所於察又不可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廣矣則為一州而於此二百一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為伯周禮所謂八命作牧蓋諸侯七命也加一命為八命則為伯稱州牧得專征伐於諸侯其仁其知其義可知也自畿外之有八州也一州七正則八州五十六正一州二十一帥則八州一百六十八帥也一州二十四長則八州三百三十六長也八州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者謂八州各以其所屬之長帥正屬於天子之老臣二人焉分天下為左右者自陝以東分天下為左自陝以西分天下為右也二伯又謂之老者不特貴其德又貴其年也蓋有二伯以統治乎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覬覦之心有方伯以分治乎外則長帥正不敢以強弱之勢而有侵凌之志矣

千里之外設方伯

千里內含連屬卒三樣國長帥正三樣人設方伯是統此地與此人也

五國以為屬止二人

此題至州有伯是計國建官八州八百四句是有所屬八

伯各以其屬二句是有所統

連視屬之國而一倍之卒視連之國而三倍之州視卒之國而七倍之正之數七倍於伯帥之數三倍於正長之數二倍於帥

千里之內曰甸

一節

此先王分服內外之治也甸兼上文共官共御言百里之內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曰甸者取與於田賦之意也名之曰甸則凡治甸內之田者其納貢視外而常厚凡食甸內之邑者其朝見視外為常密王畿之內綜理為甚詳矣千里之外諸服之最近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十

者曰采舉采則綏服之揆文教奮武衛皆在其中矣謂之采者取食采邑之意也其荒服之最遠者曰流舉流則要服之荒與夷在其中矣謂之流者取流放罪人之意也名之曰采曰流則凡居乎此者其納貢視內宜漸薄居乎此者其朝見視內宜漸疏王圻之外經略為有序矣

天子三公九卿

一節

此設官於圻內者也上言先王分服既明固所以差內外之限而設官不備非所以盡統馭之方故內而王圻天子固統治於上矣使下焉不備其屬而欲天下之治也得乎於是三公焉以體元贊化為職也有九卿焉以典任國

政為務者也有二十七大夫焉以典聞國政為責者也有八十一元士焉以分理庶務為能者也職之隆者事益簡故取數少職之卑者事益衆故取數多天子理陽教陽數始於三由三而九而廿七而八十一皆倍其數以陽數窮於九九八十一元士終焉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 一節

此言設官於圻外也夫外而列國固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於外矣使下焉不備其職而欲國之治也得乎故大國則設三卿而命卿皆出於天子蓋大國權重而勢隆卿則位高而爵重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十一

次國權重而亦輕位尊而亦卑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君小國權輕而位卑故二卿皆命於君命於天子者控制大邦也命於君者優假小國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君然次國視小國為大宜在所制故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之爵三大夫之祿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視大國為小宜在所優故一卿命於君則一命之爵倍大夫之祿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一節

此言先王命官以監國而有定員也方伯專制一方其權重天子不得不為防範之故使王朝大夫之無職守者為三監以監臨之每州三人焉使方伯權重而不專大夫位

卑而不得肆大小相繼內外相統之意也必三人者是一人則不能備察二人則同異不一故三人得以參其同異而歸於一也不使卿為之而使大夫為之者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大夫亦足以制於方伯故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 一節

此言王圻世爵世祿之制也內諸侯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肉為公卿大夫亦曰諸侯何也以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故亦通稱為諸侯也周衰法壞內而小人得志援引親禮記中說 合卷之五 十三

黨分據要途故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而內諸侯祿之制壞矣外而諸侯放恣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故春秋書侵書伐書戰圖入遷滅云譏滅國絕世也而外諸侯嗣之制壞矣故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而以尊賢敬大臣體群臣為朝廷之經而以興滅國繼絕世為天下之經者意有在矣

制三公一命卷 一節

此備舉大臣命服之制如此在制三公截下皆言其制也三公命服之制本八命而著驚冕若承天子之寵而加一命則為天子上公而得服降龍之袞矣今但為三公未加

九命而有袞冕者則是加服而不加命特恩之賜非例然也是八命著驚冕者常也著袞冕者其賜也所以然者以命數止於九而大臣不過九命也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一節

此言列國君臣之命數有此不同也次國伯也小國子男也觀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則大國之君其命數同於三公可知觀大國之卿三命下卿再命則次國之卿再命一命可知小國之卿於下大夫一命則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可知自上公九命至子男五命是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至侯伯驚冕子男毳冕章儀異象而不可越

禮記中說 合卷之五 十三

凡官民材止共之

此言先王命討之公也凡官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有智仁聖義中和其行有孝友嫻睦任恤其藝有禮樂射御書數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上三句是用人有有序下二句是用人以公首句作一頭下序公相對循序而官人則天下無冒進之患以公而用人則天下無覬覦之私矣爵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陽之所也刑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弃之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 一節

上言刑人固與衆并之矣若夫自大辟而下受墨劓剕宮而不死者則公家大夫不畜養士不與言以其衆所同并故也其五等象刑之當宥者則并之四方使遠去其地之遠近雖有賦役之政不及以政不以民伍待之也雖田亦不授之困乏亦不調之示無意欲生之也先王於民無有不厚而獨於刑人待之如此非寡恩也義之當然耳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 二節

此下凡十二節皆朝聘巡守之禮也小聘命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聘命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聘所以通好而有圭璋皮馬之獻朝所以述職而有考禮正刑之事通好

禮記中說

卷五十五

五

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

一朝朝聘巡守必以五年為節者五為天地相合之數君

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取數五也舜典五載一巡守註

云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

年則東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

方來朝又明年北方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是天子諸

侯雖有專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文通而遠

近洽和也與此相合

歲二月東巡守 一節

此言巡守之事春主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

以仲月者以見巡守之禮無適而不用其中也五月八月十有一月意亦若是天高故燔柴山遠故望祀此二句禮神也觀諸侯親臣也問百年尊老也觀諸侯以考察其庶政之得失見百年以咨訪乎生民之利病至於告至然後觀諸侯神人之序也觀諸侯然後就百年貴賤之序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一節

此是巡守時命官以審政也詩所以言志民言之形於一時者也風所以從上民習之見於一國者也詩之哀樂足以知民風之厚薄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因其政而慶讓焉行焉師以陳詩也價如泉貨輕重之權懸遠

禮記中說

卷五十五

五

平準之則高低昂好惡之情悉形於價故命司市獻納而

觀之用物貴而知民之好貨侈物貴而知民之好奢志淫

所志之淫也好辟所好之辟也

命典禮

一節

此是巡守時命官以齊政也律有輕重禮有隆殺樂有清

濁制有等差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同是王者所定同也

止同二禁禁下正正其異正之乃所以同之也正字有工

夫同諸同然於天子而已上一段定天時下一段一王制

天時定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王制一則紀正於下而人

道定矣

山川神祇

三節

上言命大師命司市命典禮各陳所職而考之則國之治亂君之賢否皆見矣黜陟之典可不行乎此又言黜陟之典也不敬則無禮矣削以地所以貶其國也不孝則不仁矣絀以爵所以貶其身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不從與畔則不道矣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

有功德於民

一節

上三節言討有罪此言賞有功也有功德在觀民風好惡此見之蓋始之觀民正將以黜陟諸侯耳不然而後觀也用孟子土地闢等事講雖巡守事但於上文觀處無情當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上

云能使風俗之美好惡之正則有功德於民矣加地者加以地也進爵者進以爵也進爵而以律言何也蓋律之為言法也進爵者皆以法而進之女子男以五為節則進之以七以七為節則進以九也此所謂進律也

就見百年之老則其於其親來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也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致違其時同其度數之程則民不敢輕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拂其中執其法度之常則且不敢肆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其修凡此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

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五月南巡守止如西巡守之禮

三月東巡守其禮如此至於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各有其地各如其禮言有異地而無異政也不過禮神人而察民俗齊天時而一王制討有罪而賞有功而已於是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於祖禰之廟所以然者以示反必面之意也此題先把東巡守之禮提在前庶不重複

天子將出

一節

上言其歸告至此言其出告行也類者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者其義有稱於事也造者造而告之也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於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於社宜造諸侯之所同者類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上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一節

此言諸侯見於天子也不可言天子與諸侯相見相見乃敵體之辭此但言天子無事之時得與諸侯相見其禮曰朝也按春秋書滕諸侯薛諸侯來朝穀梁傳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本諸此事如凶喪寇戎之事若國家承平君臣胥慶則無此事矣故曰無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總名曰朝或當宁而立諸侯相見於內或當依而立與諸侯相見於外也考禮以下

主諸侯之來朝者言非天子考之正之一之也辨上下定
民志莫大於禮詰奸慝除暴亂莫大於刑同風俗齊政教
莫要於德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正刑者正天子之
刑而用之一德者一天子之教而遵之行天子之禮則禮
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遵天子
之教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大註無二心者即不異政
不殊俗之謂此三者皆尊天子之事故曰以尊於天子也
言云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
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
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天子賜諸侯樂

一節

此節合下二節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亦承上文考禮正
刑一德之意而推言之也諸侯有治民之責者當德盛教
尊五谷時熟是能和樂乎民矣則天子賜樂以褒之白虎
通曰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然賜諸侯樂而將之以祝者
何也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公侯之地遠而澤可遠施
者似之故使者執以將命則其他器可知也賜伯子男樂
而將之以戠者何也蓋戠節一唱之終其事狹伯子男之
地近而澤不及遠者似之故使者執以將命則其他器可
知矣

諸侯賜弓矢

一節

諸侯有八命作牧者天子賜弓矢而授以征伐之權由是
諸侯有不庭者得執此弓矢以專征焉征則猶未敢殺也
有九命作伯者天子賜鉞鉞而授以殺戮之柄由是諸侯
有不王者得執此鉞鉞以專殺焉曰殺則專征可知矣弓
矢利用於遠鉞鉞利用於近征者以遠行為主故賜弓矢
然後得專征焉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故賜鉞鉞然後得專
殺焉白虎通曰征不順者賜弓矢誅有罪者賜鉞鉞

賜圭瓚然後為鬯

一節

有功德而賜圭瓚則得自為鬯酒而用此圭瓚以酌之焉
無功德而未賜圭瓚則鬯酒不敢自為而求鬯於天子但
為璋瓚以酌之焉未賜必求於天子者以宗廟之禮不可
廢也白虎通曰備孝道者賜圭瓚

天子命之教

一節

此言始封國之君其立學之制不敢以自專者如此教字
內兼小子大人言學字兼大學小學言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者學之小者方生而進宜養之於內大學在郊學之大
者已成而定宜養之於外天子二句皆主大學言辟雍者
天子尊明於上而天下皆明達雍和於上而天下皆和諧
也類班也諸侯班政於人而天下皆從其政班教於人而

天下皆從其教也此節首二句是立誓中二句是大小之學而異其地末二句是君臣之學而異其名作一頭兩脚

天子將出征

二節

上節是王師討罪而出之禮下節是王師討罪而歸之禮受命於祖謀於神也受成於學謀於人也受成於學者集衆思而期於有功是其出也謀於文德之地釋奠於學者獲有罪而告其成功是其反也須於文德之地夫師出以禮則折衝禦侮之謀豫之矣所謂三代之師如時雨以其一於禮也何以曰禡言兵之所資莫急於馬故行師之祭稱禡猶夏官稱司馬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天子

天子諸侯無事

一節

此下四節言田獵之禮也田必於無事之時則異於好田獵不修民事者矣乾豆而後賓客賓客而後充庖此順卦先所養而後自養之意也祭以上殺賓以次殺庖用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詩云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傳云古者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為上殺以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為賓客射左髀達右肱者為下殺以充君庖是歲三田也

無事而不田

一節

無事而不田不惟奉已無具而尊神敬賓之意虛矣故曰不敬上句合上文尊神敬賓下二句合下文合圖掩群詭遇獲禽所謂掩取也不合圖掩群取之有節是以為禮也天子勢足以合圖而不合圖諸侯勢足以掩群而不掩群非特田之以禮又以示愛物之仁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

一節

此言尊卑貴賤田獵之序下太綏則天子不復田矣而後諸侯田焉下小綏則諸侯不復田矣而後大夫田焉止佐車則大夫不復田矣而後百姓田焉隨其分之尊卑而為田之先後何其而非田之禮哉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三

獺祭魚

一節

此言古人田獵之禮所以順時序而廣仁意也獺祭魚孟春之月也對祭獺季秋之月也鳩化為鷹仲秋之月也草木零落孟冬之月也昆蟲未蟄仲冬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隨陽氣而上春為陽中於魚是時易取因為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乘陰氣而成秋為陰中獸於是時可取因為取獸之候也火田謂山烈而焚之火田以上皆主秋冬言之不講以下皆主春夏言之凡此皆順天之時禮之仁也義立而上下各有其節仁廣而生成不失其宜先王所以不暴天物而祭祀賓客庖廚之需皆於是而取之也

冢宰制國用

一節

此以下五節皆冢宰天官之職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而財用之細必總於冢宰者何也以財利之際其情易溺而富有四海者其欲又易溺也以易縱之欲而投之以易溺之情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矣故先王以冢宰掌之而重其出入之權也秒末也終也五穀皆入謂五穀之稅皆入之時也此時則高下無遺而豐歉盡見矣然後制來歲一年經用之計焉用地大小二句是言制用之法謂地有大小雖為一定之則而年有豐耗則為或然之數或有豐於此而耗於彼亦有耗於此而豐於彼用地之大小而禮記中說 今卷之五 三

視年之豐耗故小豐而大耗不得以為豐大豐而小耗不害其為豐惟用地以視之則年之豐耗為可知矣夫豐耗既審則國用可制於此立為通融之法以一歲所入析而為四用其三分餘其一分總計三年之餘又足以供一歲之用以三年餘一年之用則三十年餘十年之用也以此在一用三之法而制國家經費之宜量今歲之所入為米歲之所出多不過禮少有所殺焉庶不至於費出無經也歲之秒直至制國用作一句讀此題作一頭兩脚亦可首句至制用是因時制用用地小大三句是酌之審量入一句是用之節也

祭用數之仿

此以制祭祀之式言之也數之仿與每歲經用二分之一分為十分而抽一分以行常祀之禮豐年用固十一而不奢凶年亦用十一而不儉也量入為出是經用有定數用數之仿是祭用有定數也祭用之多者何也禮有五經莫大於祭故也

喪事用三年之仿

此以制喪之式言之也總計三年經用之數用其十分之一喪用如此之多者何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舍是無以用其情故也

禮記中說

今卷之五

三

祭豐年不奢

二句

此總上二節之意喪祭用不足曰暴其失殘散而不整是以天下儉其親矣有餘曰浩其失汎濫而沒禮是以不義遺其親矣皆非禮也故祭年豐亦用十一之數以供之何常過於豐年之仿而失於浩於凶年亦用十一之數以給之何常不及於凶年之仿而失於暴乎

國無九年蓄

一節

此言儲蓄之法然所謂三十年之通者非獨豐於公庾不及編氓也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不足以財言急以民言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其

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四方矣故曰國非其國是先王立國務廣儲蓄於天下也三年耕四句就冢宰備用上說耕字不重一年食三年食人力也凶旱水溢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而無恐矣日舉者日享盛饌也以樂者以樂侑食也然必先天下之憂而憂故可後天下之樂而樂矣

天子七日而殯

三節

此下三節春官宗伯所掌之凶禮也死而殯於棺為殯藏棺於土為葬孔子曰天子諸侯位尊送終之禮物其數多身在於喪許其中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士卑送終之禮物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五

其數簡又職惟促遽義許奪情奪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葬其更生乃人子不死其親之心三日不生則不生矣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庶人之葬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喪不二事以其不奪親也不封不樹以其卑不須顯異也自士以上則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白虎通曰樹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

雨不克葬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則喪不二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卑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

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與士同此言大夫士庶人皆三月誤也

從死者謂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從生者謂祭之牲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也

天子七廟

一節

此言春官宗伯所掌之吉禮以分之尊卑而為之隆殺也天子以積厚有流澤之遠故立七廟以為祀先之所七廟者何父為昭昭廟在左昭之一廟二世之君居之昭之二廟四世之君居之昭之三廟六世之君居之此昭之廟有三也子為穆穆在右穆之一廟三世之君居之穆之二廟五世之君居之穆之三廟七世之君居之此穆之廟有三也三昭三穆并為六廟與太祖以開基創業之君為垂統裕後之主居於昭穆之上是為七廟也諸侯日嚴六德者大夫日宣三德者庶人無德不仕且富貧不同故祭先於寢而已又禮不下庶人也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近故不同如此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

一節

此言君臣內祭之禮隨時而異其名也祭必以四時者何也天道一時一小變故子孫因時而有思其祖考之心也

春名禘者言春物未成品物鮮筭未成禮也夏名禘言夏物亦未成依時次第而祭也秋名嘗言新谷成熟而嘗不敢先也冬名烝冬時物成者衆言盡物也如此則不疏不數而有以合於天時或隆或殺而有以設施地財矣

天子祭天地

一節

此言君臣外祭之禮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天子者域中之最尊者故天子祭天地冬至有事於圓丘夏至有事於方澤焉社稷者土谷之神諸侯為天子守土者也故祭社以祀五土之神祭稷以祀五谷之神焉大夫有家故祀五祀門行戶竈中雷乃其所祀之神焉天子不特祭天地而已又祭天下名山大川春夏望祀於東南秋冬望祀於西北蓋在上者得以垂下在下者不得以干上所以防僭亂之階也然祭之之禮如何五岳視三公五岳即名山也三公內臣也祭則九牢十六豆獻而親之者以桓圭四瀆視諸侯四瀆即大川也諸侯外臣也祭則七牢十二豆獻而沉之者以信圭也諸侯豈惟祭社稷而已哉凡名山大川在封國之內祭之如魯祭太山晉人祭河是也天子祭王畿之先世帝王無主後者諸侯祭其國之先世諸侯無主後者謂昔有功不絕其祀亦仁之至也

天子植杓

三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主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主

此言天子諸侯之內祭其名雖同而植杓則異焉自其主之各享於本廟也為植自升群廟之主而合食於太廟也為禘天子上則七廟流光下則萬方助祭宗廟之禮得以盡其所欲為矣然而禘者順發生之時無取於備物致精理之享不嫌於儉親故春而從植非簡也禘嘗烝則皆禘者物以漸而成見天時之威若享以漸而豐昭民力之普存故以三禘非侈也夫禘之為禮重矣三時用之猶之為禮輕矣歲一行之天子之制獨隆如此其分然也蓋四時皆祭天子然也諸侯為王事而缺其一故朝於夏者禘則不禘朝於秋者禘則不嘗冬來朝者則不得烝矣春來朝者則不得禘矣豈得如天子四時皆祭乎三時皆禘天子然也諸侯降於天子而殺其一故禘之用植不待言矣而夏禘之禮亦不得純用乎禘其植其祫間歲行之也若烝嘗之祭始可純用乎禘豈得如天子三時皆禘乎夫廟祀有國之重也急王事而有所闕禘祭三時之始也避王尊而有所闕諸侯之禮降殺以兩亦其分然也於孝享之中而寓尊王之意仁之至義之盡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

一節

此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士庶人之內祭其禮有豐殺如此太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太牢少牢則羊豕而已

以其小故曰少牢大牢少牢隆殺之別也大夫士而曰無田謂諸侯之大夫士也有田圭田也春薦韭四句四時各有所祭也韭以卵四句所薦各有所配也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卵之陰麥與黍皆南方之物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豚之陰稻為西方之谷則陰類也故配以鴈之陽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者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者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故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一節

此節專主天子言之燔柴於太壇埋瘞於太折天地之祭也角如繭栗以童牛之憤憤實未開誠慤可貴矣春杓夏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一

禘秋嘗冬烝宗廟之祭也用角四指之小天機未鑿亦誠慤之足尚矣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天子賜禮取肥大而已故角尺上二句以事神言貴誠也且見天神與人神之異下一句以待人言貴味也且見事神與待人之別

諸侯無故 一節

上言行禮當豐此言自奉當薄也無故謂無祭祀及賓客享食之禮也

庶羞不踰牲 一節

此言薄於奉已厚於奉神之意也首句即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次句即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末句即卑宮室而致隆乎宗廟也

大夫祭器不假 一節

上節是薄已而厚神此節是先神而後已惟其不可假故必急於造器而養器在所緩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六節

此言王政自其定賦役者言之古者二字句絕直貫至末言古以見今之不然也首節所以寬農次節所以寬商三節所以寬旅四節所以寬民五節所以厚賢皆賦稅之事末節言征役之事林麓米取之物山虞林衡以時而入於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一

公夏納扶荔冬納紫薪是也川澤所取之物澤虞川衡以時而納於公夏獻鼈蜃冬獻鼈魚事也圭田是卿大夫有功德於民者常田之外賜以圭田圭田五十畝若取其租稅則有厚賢之名而無厚賢之實矣故無征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不舉起五十畝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

田里不粥 一節

田里鄉遂官之所頒故不可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故不可請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民不憾於養生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民不憾於送死

司空執度

一節

以下八節言冬官司空之職此節自其居民之法言之首二句是定居中二句是安居末二句是成居度地居民如其地方里為井某地四井為邑孰可為城郭孰可為廬舍以定民居焉山川二句言天地之氣山川之流峙沮澤之大小四時之氣行於其間不能以皆同必以時而候其四時察居山川者何如居澤沮者何如使各適其節不失寒暖之宜也量地二句是度地里之遠近井在是邑在是以興夫制地分田之事任民力以制之城郭在是廬舍在是以興夫版築力役之功用民力以成之焉興事任力即上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辛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一節

上言任民之力以興事是雖擇可勞而勞之矣又豈無寬厚之道以優恤之哉此又言義使仁恤之道也壯者任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壯者之食所以豐其食所謂施從其厚也使民作一頭下作兩脚

凡居民材

一節

上言興事任力而民居定矣則儲材用興政教者其可緩

哉此言為民儲材之道也凡居民材至寒暖燥濕是儲用

以順造化自廣谷大川至異宜是原其由末二句是著其寔然必因寒暖燥濕者何也以天地肇分之始谷則虛而廣也川則流而大也由是化而有形制已大異矣是以民生其間語其風俗隨其方之所向則有山川沮澤之異習語其氣質隨其地之所鍾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氣習既若是其不一矣飲食有五味也則酸苦辛鹹甘之異和出入有器械也則水陸舟車之異制寒暑有衣服也則袍裘絺綌之異宜資生又若是其不同也先王有見於此故其為治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以善民心而已若夫儲材備用則不易其俗也惟齊其禮樂刑政以同民心而已若夫儲材備用則不易其宜也夫然則民材有備天下有以遂其生政教大行天下有以復其性聖王裁成輔相以左右居民民材之法如此也修其教者使之皆明而無所廢缺齊其政者使之並舉而無所參差俗字應上俗字宜字應上宜字修教舉政意輕全重在不其俗不易其宜上蓋同其所可同而不強其所難同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

一節

上節言邇人安矣遠人不來非王德之體也此下四節又言柔遠之道此自其性之異者而言之彼其氣質之不齊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辛

兼習俗之異尚皆有性也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厚薄氣質之性有不可推移者論語上智下愚之不移是也

東方曰夷

一節

上節言其性之不同此節言其俗之不同也文身謂以丹青飾其身雕題謂以丹青雕刻其額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東南皆近海故如此耳

中國夷蠻戎狄

一節

上二節言民之性習隨地有不同此言民之資生隨地無不足也五方之民俗雖不同義然天既有以生之地必有以養之廣谷大川隨其所居蠶桑也酸苦辛鹹隨其所尚和味也蠶裘絺綌有宜服焉弓矢刀劍有利用焉爲車械有備焉是隨地以養生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

一節

上三節皆言外夷與中國不同此節見先王因其不同故設官以爲來遠之法也言語不通謂言語與中國不同也嗜欲不同謂嗜欲與中國不同也不達志通欲則彼此之情不通故於來朝之時各設官以達其志通其欲焉東方有寄以掌之則東夷浮巨海而入享者有矣南方有象則南徼屬象胥而來同矣西有狄鞮則西戎越葱嶺而來王矣北方有譯則朔狄因九譯而致貢矣夫邇人既安則內

固根本之圖遠人又來則外無邊陲之警有道之長職此故也達其志以下合下節出亦用來遠人安邇人之意

凡居民量地

一節

此又以居民之法而申言之也量地遠近如某地方里可爲一井某地四井可爲一邑於是乎制矣度地之長短一井之地以居八家之民四井之邑以居三十二家之民於是乎居矣然地也居也民也不可偏而不舉必有如是之地制如是之邑有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不使地有餘而邑不足亦不使邑有餘而民不足可也如此而由小以之大通天下皆相得矣此井田之良法也

禮記中說

本卷之五

三十三

無曠土

此承上文先王居民以井田之法乃王制二篇之綱領也首二句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一夫受田百畝是田皆井授矣故無曠土百畝之田匹夫耕之是民皆井居矣故無游民食節則無不足之患謂三年耕餘一年九年耕餘三年也事時則無不及時之務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由是養生送死之無憾故咸安其居此王道之始可謂富矣由是有恒產者有恒心故上之將事也則樂其事既事也則勸其功由是知君之當尊也而有遜心知上之當親也而無離心則養民之效著矣夫良心既生教之斯易然後

立鄉學以教之焉孟子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是矣教養兼備謂非王道之成乎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 一節

此下十節皆言地官司徒之職此節自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言之脩六禮至逮不足乃教民之法上賢二句乃取士之法六禮是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六禮冠昏喪祭四者

禮記中記

不卷之五

書

是行於家者之禮鄉飲以正長幼相見以正交接二者是行於鄉者之禮也脩有行的意思蓋人之性稟不同使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此性字就發於情者言所謂率性之道七教是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長幼賓主明是知的意思蓋人倫之德人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教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也八政是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之八政也事為是百為技藝異別事是五方器用此正所以輔禮教者也人欲所溺之謂淫即溺於飲食等事也故齊政以防之以政防民之欲猶以隄防水之流也衆心安定之謂俗俗殊則人心異向故道德以一之此道德即上之性之德同俗即上之禮之教之也道德既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此四者皆過人欲而存天理教之法也然不以身先之亦文焉而已

禮記中記

不卷之五

書

故老吾老而為孝矣然人之老不養非孝之至也乃合鄉之耆老養之於學此蓋推吾心之孝以老人之老也如此則上老老而民興孝矣幼吾幼而為慈矣然人之孤者獨者有不足非慈之極也乃合鄉之孤獨恤之於學者此蓋推吾心之慈以逮人之不足也如此則上恤孤而民不悖矣此皆身教之事也夫率之以身則民有所憲律之以法有所循而教道立然觀感有淺深資稟有厚薄未必率教也故又有勸懲之典焉即教而賢者則上之以示勸叛教而不肖者則簡之以示懲賢難於進故曰上不肖惡於難故曰簡也小註云禮惡其壞故六禮其可不脩教惡乎隱故七教其可不明性易流故禮以節之德易廢故教以興之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為至恤孤獨則推有餘之心無所不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者老在所養則耄期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 一節

此下三節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謂司徒教之而不成者命鄉是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之不帥教者以告合乃鄉之致仕之卿大夫朝於鄉庠朝會也至二年正月乃習射

習射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將知所以脩身矣又習鄉
習鄉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為禮將知所以孝弟矣與執事
於射則司其張侯設鵠之儀與執事於鄉則司其黨禮揚
解之儀然必率俊士與執事者正以使俊士與之以為榮
惡者慕之而自勵也又間一年而考校不變者右鄉移左
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飲故云如初禮五年之時更不變移
之郊七年之時又不更移之遂九年之時又不變乃屏之
九州之外焉

命鄉論秀士

一節

此下二節言上賢崇德之事謂司徒之所教而成者也蓋
禮記中說 卷之五 王
立學校以教人正欲取而用之也故才德穎出於同輩者
司徒命卿大夫而賓禮之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或
為六鄉之吏或為六遂之吏其中又有才德穎出於選士
以遠大自期不安於小成者司徒論述其美而升於國學
曰俊士謂之俊者以出乎其類而為十人之傑拔乎其萃
而為萬人之望也升於司徒先名惟在於鄉今移名於司
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舉貢入官也升之於學則身升於
太學非特升名而已也然則選士之不得升於國學者如
之何曰或復教之鄉學或如劉氏謂用之為鄉遂之吏此
進之以漸也

升於司徒者

一節

比閭族長之相保此鄉大夫之征因地善惡之起後此司
徒之征升於司徒即上之選士也則所屬在司徒而鄉大
夫非所屬故凡興作於鄉者不得而與焉升於國學即上
之俊士也則所統在樂正而司徒非所統也故凡有事於
司徒者不得而與焉所以然者謂志於禮教道德之習用
志於詩書禮樂之業涵養純熟專所聞而日益光明行所
知而日益高大非所以造就之乎讓白造士如今優免學
士之類言造而有成也

樂正崇四術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王
王太子王子
上言樂正施教之法此言樂正所教之人也王太子天子
之元子王子天子之衆子群后太子繼世而為諸侯者也

卿大夫元士之適承襲父爵者也鄉之俊士皆造受學於樂正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責也凡入學不分貴賤皆以齒者何也蓋禮義相先之地人倫造就之所長長幼幼如此則富貴不驕貧賤不慚人倫以明小民以親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 一節

此言國學簡不肖紕惡之事謂樂正之所教而不成者也簡不帥教者謂簡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非氏俊也小胥大胥樂正於九年出學之期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為之臨視又使習禮以化之又不變是終不變矣王乃三日不舉者謂減膳去樂也所以然者一以重棄絕賢者之子孫一以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 一節

此言國學上賢崇德之事謂樂正之所教而成者也士之秀者是涵咏其詩書有以見古人之大體從容於禮樂有以得天地之純全類出乎同類超邁乎等夷者也論士故造於樂正入仕則掌於司馬故既達其人於天王即升其人於司馬也謂之進士者蓋以自外之內以進於王陟崇階而服官政也

司馬辨論官材 一節

此節是總言以司徒樂正之所教而成者以官之乃夏官司馬之職上文言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樂正樂正又論進士之秀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此言司馬辨論官材告於王而臨政也司馬辨論官材是王以樂正所論之狀授於司馬司馬得此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王定其論各署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以禮官長於樂者署擬以樂官既論定然後試所以能官之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然後與之以祿也官之為大夫士也爵之加以三命一命也祿之以食七十二人食十八人也此決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豈有方出身遽為公卿之理哉

大夫廢其事 一節

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其爵之事也既因敗國殄民悖常亂俗而奪其大夫之爵矣爵已奪則不復名之曰大夫故死時不得復以大夫禮葬也夫始以有德而進終以無德而退尤嚴既死之後如此所

聚於其生而又聚於其死也

有發

一節

此因上文司徒升進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也士非軍士之士正上司徒所教之士也司徒養士教之以道德者所以習其常教之車甲者所以應其變正文武合一之道也教之謂教以攻圍擊刺之方坐作進退之法也

凡執技論力

一節

此二節言待技人之禮也技以射御言論力是上之人論其力蓋鄉學國學之士論材此等唯論力而已肱股肱宣手足之力此二句正言射御尚力所以論力也射之力張弓挾矢以決射之必中也御之力執策馭轡以示御之馳驅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

一節

上節言事君於外者此節執技以事君於內者言之也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不與士齒以技藝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也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公臣於家僕雜居者為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也觀此亦有勉人脩德之意

司寇正刑明辟

一節

此下十四節皆秋官司寇之職也刑是五刑辟是八辟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首二句就司寇擬議於平日者言必三刺以下正言臨時用刑之不苟也訟不決係於囹圄而為獄以曲直言於公而為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為刺必三刺者不執一已之見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也必三刺見其公附從輕二句見其恕末二句一申上說末謂三刺之內所聽公美然其中又有難聽斷者故附從輕而赦從重庶天下無冤民矣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卑

凡制五刑

一節

上言聽訟之事此又言斷刑之時當體上天至公之理而以公心臨之也必即天論於郵罰一直說不須用下句作申即天論是出入不起乎愛憎操縱不由於賂賄也罰字包得廣黑剝刑官大辟皆是

凡聽五刑之訟

一節

此言聽訟之法正即天倫而事之相麗也親義皆兼事與情言或拘父子之親而因親以犯法或戾父子之倫而恃倫以麗罪此等在於原也或出於勢不得已而未忘君臣之義或起於意有所圖而大虧君臣之體此等在於末也

權平也。意論正是權之實事之輕重各有序而不亂情之淺深各有量而不可過權之不能無遺故次言別之聽則聽者無遺明則見者無遺致忠則不欺致愛則不忍若是有不盡於刑之道乎可信則斷之於已疑則資之於衆與衆共即上三刺之意問之群臣問之群吏問之庶民焉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之大罪則比之大辟以成其獄小罪則比之小辟以成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

一節

上言獄有所疑必比察而成之此言獄成則無疑矣獄辭與獄成不同成獄辭謂治獄者取犯者之言辭已定也取

禮記中說 卷之五

聖

犯之言辭已定則獄成矣史乃文書之官獄詞於史正乃刑官之屬聽之是聽其人非聽其辭也辭本外朝卿位司寇之列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故稱九棘卿曰列棘今稱大理官曰大棘者以此三宥一宥曰不識恐其無知而犯法也再宥曰過失恐其無心而失禮也三宥曰遺忘恐其心有存而非故也若三宥終不容釋則有司即以罪斷其刑焉如此則在上者安有殺一無辜之人在下者安有肆行不義之事哉此節自首句至三公告於王是聽刑取上下之公王三宥然後制刑是用刑無仁義之盡

凡作刑罰輕無赦

此是原其作刑之意以為當刑必刑雖輕不赦非謂用刑雖輕不赦也

刑者例也

一節

上節言古人制刑之意極其嚴此節言君子用刑之當謹也意謂刑者必刑也如刑大辟之刑則用大辟之體例如刑小辟之刑則用小辟之體例也例者成也如用大辟之刑則成大辟之獄如用小辟之刑則成小辟之獄也獄成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緒其不變如此盡心即悉聰明盡忠愛意合上節云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犯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懲於已犯之後此民之所以見其嚴而畏法思其仁而親上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聖

析言

二節

以上之刑皆常刑也此以下又言亂政疑衆之刑誅而不聽在常刑之外者也上節之事多出上之所為故曰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下節之事多出於下之所為故曰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論其罪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殺之亦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此以上皆刑之事此以下皆禁之事也立法有典謂不敬不法不儉不仁之有禁也司刑之官執此以齊衆在使人難犯雖無心之過亦刑罰之所必加不先示以肆赦之典也若先示以赦宥則民輕於犯矣

有圭璧金璋

四節

首節所以禁民之不敬次節所以禁民之不法三節所以禁民之不儉四節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闕執禁以譏

一節

此節執禁以譏是一事禁異服譏異言是一事譏謂譏察其不儉不法不敬不仁之犯異服非先王之法服異言非先王之法言此二者乃亂常之人故令司闕者兼禁之焉此先王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意也

大史典禮

一節

此節言大史之職也簡記是簡策記載之言當行之禮儀如禮儀威儀是也執此而進之天子以爲行禮之持循諱惡如廟諱忌日是也奉此而進之天子以爲行禮之趨避天子以重其事而不敢忽齊以謹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以受諫焉諫即教詔也

司會以歲之成

一節

以上言六官分職各以其屬統紀正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廢置之柄不立此下三節又以六官贊成之禮言之也必於歲終贊成者蓋上慮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無節下慮用財之吏容奸以肆欺也故司會以財用贊於天子而考其出入之當否以事緒贊於天子而考其廢置之當否冢宰先受其贊然後以之贊於天子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

一節

司會既以歲之成贊於天子矣踵其事而行之者於是有大樂正大司寇市之三官焉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贊則司徒受之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聖

司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奸懲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贊則司馬受之司空掌國土居四民者也而司市掌偽飾之禁在官在商在賁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贊則司空受之是各以其類受之也

百官各以其成

一節

大胥小胥大樂正之屬小司寇小司馬大司寇之屬廛人廛人大司市之屬各以其成而贊於三官休老即不從力政不與服戎勞農即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成歲事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待來歲之所出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

說乎免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之所以奉天時而為政者如此而已矣

凡養老

五節

比承上文休老而言也凡養老謂凡歷代養老之禮也有虞氏以燕禮恩勝禮也夏后氏以享禮禮勝恩也殷人以食禮趨恩禮之中也脩而兼用之有損過益不及意春夏為陽燕享以飲為主所以養陽故春夏則行虞之燕夏之事秋冬為陰食禮以飯為主所以養陰故秋冬則用殷之享禮記中說 本卷之五 四七

五十養於鄉

一節

此以享食燕之禮而養老於學也五十始衰則以燕享食之禮養於一鄉之學六十又衰則以燕享食之禮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愈衰則以燕享食之禮養於大學此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亦隨年而各有所養所養各異其地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

一節

此言以燕食之禮而養老於家也七十以上得養之於學

至八十血氣益衰動履艱難不必勞之於學但以燕享食之禮於家以養之八十一坐至再九十使人代受誓亦如之句輕上節是因年而異其地此節是因年而優其禮皆主國老言之

五十異糒

二節

上節是養生之禮下節是送死之禮

五十始衰

一節

此通指國老言就其室致其尊也以珍從致其養也

七十不俟朝

一節

此養國老之禮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禮記中說 本卷之五 四七

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上一句是未致仕下一句是已致仕

五十不從力政

一節

此養府老之禮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賓客齋喪此免於私者蓋代之以子孫矣

五十而爵

一節

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外則致政於君內則傳事於子孫也

有虞氏

四節

此四節言歷代之養老隨其人而異其地也有虞氏以燕禮服深衣國老庶老皆然庠者養也以生物為事天道也夏后氏以享禮服燕衣庠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殷人以食禮服縞衣學者覺也覺民以反其質也周人以燕享食而服玄衣縞裳膠者飾也飾物所以致其文也

有虞氏皇而祭

四節

此言歷代祭先各異其冠養老各異其服也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在體有親親之仁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禮記

卷之五

四

周人冕而祭

二句

衮冕以祀先王龍冕以祀先公視虞夏收斂呼其義為備上衣則縞燕乎夏之燕下裳則素燕乎殷之虞視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其色則素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此三王養四方之老也皆者三代之皆然也蓋國老固養之於學矣至於四海之老安得人人而養之故行引年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自五十以上隨其年之尊卑而為禮之厚薄若谷果布帛行粥糜飲食之類下節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此乃王者之定制非恩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一節

此先王之仁政也首句至廢疾句是老者疾者有所養居廢不從政使生者得以盡其哀將徙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不從政所以安之也將去未甚勞故三月而已初來生業未遂則其勞故必以期也孤皆有常餼以養之即文王發政施行必先施四者之意

瘠聾跛躄斷者

一節

瘠者實土聾者司火則者守園則取跛躄斷者侏儒扶廬扶廬是持戟柄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

禮記

卷之五

四

人人各得其食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得其精其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孔子謂所使人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

四節

此言王道之成也先王興學立校民化俗成風俗之美見於道路者如此道路二字直貫在不徒行上首節是男女之教見於道路矣父齒隨行則有以廣孝而父子之教見於道路矣兄齒鴈行則有以廣弟而兄弟之教見於道路矣與父兄之齒者且然而父兄者可知也朋友不相踰果禮讓相先而信義之教見於道路矣輕任二句是任恤

之教見於道路矣并謂老少之擔石俱輕則并與少者擔之若老少并重不可并於少者一人則當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也班白句是孝友之教見於道路矣所謂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是也君子不徒行以上之人能好德也上能好德故賢者在位而車馬之賜足以代其勞而尊德之教見於道路矣庶人不徒食以下之人能孝養也下能孝養則食有常珍而飲食之養足以適其口而養老之教見於飲食矣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化也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也風俗之美孰有加於此哉此王制之所以為善也

禮記

卷之五

五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此履解前章井田之制以下二節是分田以方計以為賦祿之制也百字衍文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一節

萬字作千字看

自恒山至於南河

一節

下三節乃千里之外二句傳文此言分服以表計以為朝貢之節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是天下自北而南直看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是天下自西而東橫看言千里之內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遙者朝貢常疏詳於治內也西南聽戎蠻

居之不責其朝貢焉東北聽夷狄居之不責其朝貢焉此略於治外也然土地之廣澤可遠施而王之分服則寧使之有有餘不盡之地而不竭其力以供貢賦此蓋以無不覆載者王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故不勞中國以事四夷也夫治內詳則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夷來王而百姓寧先王順天下之勢而御之此所以致治之隆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一節

斷長補短以上文自恒山至南山看之是不足為短有餘為長也斷其長以補短自南至北方三千里之表也東西

禮記

卷之五

五

亦然一萬億畝以上是總計天下之田數方百里以下是百里算之可盡計天下之田數矣一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九二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一萬億畝之上重有萬億二字方氏以為衍文也

方百里者

至末

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數則餘六十億畝為可井之田四海之內不皆如此大略然也

方千里者

四節

此以下九節言四海之內九州二節之傳文也州方千里

此是二倍開方之法一區中四面皆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其實一區皆千里矣則是百區乃十萬里也封百里之國三十是總得三十區百里之國開方是千里此每區千里故也七十里開方是四百九十里是一區建七十之國二尚餘二十里用二十九區并四十里便建七十之國六十五里開方二百五十里是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只用三十區又建五十里之國百有一十猶餘十區之六是其餘地尚萬六百里也

諸侯之下士

三節

此下三節言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二節之傳文也

禮記中說

本卷五

五二

次國之卿

一節

此言一卿命於君一句傳文

天子之大夫為三

一節

此言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一節傳文天子之大夫受地視子男矣今監於諸侯之國則祿取方伯之地地不足以供故祿必殺於常而視諸侯之卿計其田三千二百畝其入可食二百八十八人非抑之也限於地也天子之大夫其命視子男矣今監於諸侯之國則權居方伯之右位不足以及稱之故爵必隆於常而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鼂冕非寵之也稱其權也取於方伯之地欲其

易給而無勞也纂言云前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其實一也

方伯為朝天子

一節

此下二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一節傳文按前文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曰天子元士視附庸今湯沐之邑視元士則知其五十里也湯沐乃朝宿之邑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謂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也巡狩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為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亦宜也

諸侯世子世國

一節

禮記中說

本卷五

五三

此言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使以德二句兼諸侯大夫言此言世子及大夫不世爵之故日嚴六德使為諸侯日宣三德使為大夫亮采有邦爵為諸侯浚明有家爵為大夫也未賜爵承上文世國者言之世子雖得世國然世國之初天子未賜則猶未得為諸侯也諸侯之大夫承上文不世爵者言之天子之大夫雖不得世爵而猶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則并祿亦不得世矣

六禮冠昏喪祭

二節

此二節言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傳文也以六禮言六氣

質之性或有昏明恐無以自成也故為冠禮以責成人節其性之昏使成德也男女之性易於淫慝或入於無別也故為昏禮以成男女節其性之流使有別也哀死追養所以孝親然人性亦有太過亦有不及故為喪之禮以定遠近之期多寡之數疏數之節隆殺之宜以節其性之太過不及也養老尊賢所以致敬然人性亦有簡而不文或煩而無節者故為鄉飲酒士相見之禮所以正其坐立之序長幼之節送迎揖讓之宜以節其性之太質太文也故曰脩六禮以節民性以七教言之教父子以興慈孝之德教兄弟以興友恭之德教夫婦以興倡隨之德教君臣以興仁敬之德教長幼以興愛敬之德教朋友以興信義之德教賓客以興譙恭之德故曰明七教以興民德以政言之飲食衣服有制以防口體之淫事為異別有制以防習尚之淫度量數制有制以防財利之淫故曰齊八政以防民淫夫禮以節之教以興之政以防之教道備矣此王制之所以為善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五十四

禮記中說卷之六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 甲戌進士馬錦如

姪庠生 馬錦如

孟春之月

此言寅月之天象如此夏以寅為人正故以寅為孟春所萌行夏之時也日與月每月一會前此則會於玄枵之次後此則會於降婁之次今則會於營室之辰蓋在亥姬訾之次也而陰陽通符合之機矣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前此則昏婁中而且氐中後此則昏弧中而且建中今則昏參中而且尾中而星象炳離照之麗矣即日月之所會舉昏旦之中星則月之建寅可知矣

其日甲乙

此下二節言時令之所屬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其用事之日則以甲乙以其木王故也此王則彼竭而四時皆然矣

其帝太皞

二句

帝所以主春令者神所以相春令者春木屬太皞乃木德之君故春帝則太皞也句芒乃木德之臣故春神則句芒

也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者生而有功德於民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一節

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角首為木屬故其音角太簇為寅律故律中太簇此二句是兩事不可作為音律相象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而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糴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戶

東風解凍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二
此五句皆寅月之候蟲藏於密者魚潛於淵者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東風則陽氣之發散蟲則得陽氣而起蟄魚則乘陽氣而上浮獺則順陽氣而資食鴈則順陽氣而知方上一句是時氣下四句是物類

天子居青陽左个

此言天子之所居者左个少陽之處也天子奉天道而出治當順天時而居處於此孟春之月乃居青陽左个蓋左个為左帝之室孟春為春月之首太史謂告於此也天子乃齋齋於此也於此而命相布德和令於此而命相行廢施愚乃命太史於此而命之乃脩祭典於此而脩之此

與下節皆所以順時氣也

乘鸞路

一節

此言天子之所養者春從木色而有青有倉故乘鸞路云服蒼玉以上取其時也食麥一句協其氣也蓋食貴氣協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疏則發達則散也

是月也以立春

一節

此節言立春之日天子出郊迎氣還朝命官之事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賞於朝是天子親賞以順生育之氣也然有賞之所不及者相以上佐天子而遂萬民者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天子乃命以恤民也德賞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非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兆民燕有位與無位者言慶主禮言賜主物言遂行言行之無獲也蓋懼上之惠常壅之而不通故又申戒之曰汝之慶賜其遂行焉使當得者而必得之又懼上之惠常私而不公故又申戒之曰汝之慶賜無有不當焉使不當得者無倖得也斯則出郊迎氣以敬天時還朝命官以奉天道先王欽若昊天如此此所以為天子也歟

乃命太史

一節

上言布德和令行慶施惠矣然政行易於紛更此又命太

史守典奉法之事也大而有常謂之典詳而有變謂之法
說者謂典為天典法為天法小註謂六典八法日抄亦云
太史禮官之屬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以小註日抄
合觀之還以六典八法為當如云六典大而有常守之則
奉持不失以逆邦國之治八法詳而有變奉之則操縱有
權以逆官府之治如是則謹乎王政紀正於下而人道立
矣司天直至經紀作一句看以初為常作一句看循星以
進退者日也應日以死生者月也日之所舍者星也星之
所次者辰也宿者宿於此離者離於彼日月之行或在亥
或在寅必占候其日月之行其宿離之躔次不可差或而

禮記中說

今卷之六

四

無失其進退遲速之度如會於營室會於尾是也星辰之
行或中於昏或中於旦必推步其星辰之行其行止之躔
次不差而無失其進退遲速之度如參井尾中是也曆象
日月璇璣玉衡此舊法也以此占候之則日月雖遠可坐
而致星辰雖遠亦勢而得如是則正乎天文歲周於上而
天道明矣與守典奉法一句作二大比平對

是月也天子以元日

一節

此言天子重農之事也首二句是祈谷之禮乃擇元辰以
下是耕藉之禮措耒耜於參保介之御問不敢近天子所
立之處也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耕

之故曰籍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因貴賤為勞逸之差也
然耕為陽事陽數始於三而終於九故始三推而終九推
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
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按陰陽式法正月亥日為天倉以
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

一節

此言天子命官勸農之事也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
而其氣騰上天地之氣兩相和同此交而為泰之時故草
木萌生發動於其間此正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王命布
農事是王統命群臣以布農事於下又特命田畯出舍東

禮記中說

今卷之六

五

郊以督其耕也此即詩之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總命百官
以治農下節又云嗟嗟保介抑又何求又特申命乎農官
之副也諸講以命布農一句為王命乎民恐天子之尊不
得人人而命之然命田畯必舍東郊者何也使順時氣而
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殖謂之封界畫以守謂之
疆古所有也久而不修則壤崩之則井邑丘甸之限明矣
田間有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經容牛馬行審端徑遂則
溝畛洫洫澮澮川道路之制理矣且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
高則為丘平而可陵者為陵陂而不平者為陂水之所行
者為隄高而平者為原下而濕者為隄非時脩之不足以

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此即周官司
空時地利者是也以土地所宜謂所宜之物也若山林宜
皂川澤宜索之類五穀所植謂所植之土也若黍稷高粱
稂利下濕之類愚民未必知之又當教道之焉教之者使
習其事也道之者使達其理也雖有以教道而弗躬弗親
民亦莫之信矣故又必躬親之焉躬者自我所行之謂親
者與彼有事之謂也田事既飭即上所治之事也又先定
其準直乃分地職莫地守使各適其平而準各得其正而
直與民由之民之所以不惑也夫古之勸農如此安有奪
農時而使不得盡力於南畝者乎安有厚歛以厲農者乎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六

此所以時使薄歛而民得以深耕易耨也首四句是可耕
之候王命以下皆督耕之事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此節與下節皆春時所當舉行之事也此不可依小註作
釋菜說只是此時陽氣發動故學者習舞以動盪觀文王
世子春夏教以干戈註云干戈為舞武故於陽氣發散之
時教之示有事也此可証

乃脩祭典 一節

此節言先王敬神之禮愛物之仁也首句泛言祭典古所
有者特因歲之更始故脩之山林出材木川澤出魚鼈春

生百物其功方顯故命官以沉埋之祭望而祀之勿用牲
者以物方生甯不可傷也如是則幽而鬼神神明而物類無
不得其仁矣

禁止伐木 二節

此二節皆春時所當禁止之事禁止伐木以盛德所在仁
草木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也母覆巢至母卵所以遂
其生謂之仁禽獸也母聚至城郭所以病其防農仁萬
民也禁伐是惟其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孟春行夏令 五節

自行夏令至不入言咎徵也人君行政奉若天道而已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七

若當此一月之節行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
何也氣之所召者然耳雨水不時謂雨少不得應時也四
月純陽用事故雨少蓋四月屬巳正月屬寅巳為火寅乃
天漢之津火畏水故不來也雨不來故草木早落國有恐
訛言以大相恐動耳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
多大疫寅為風申為雨兩相衝破風被逆則為姦風雨被
逆則為暴雨黎莠蓬蒿皆秋草也十月建亥屬水亥氣
乘陰故水潦為敗陰勝故雪霜大至先種後熟曰稷故以
稷為首種入謂收而入倉也春寒傷種故不入
洪範休徵咎徵雖以五事配五行亦稟就其應言之未言

某事失則某咎應也孔子作春秋紀災異亦未言事應今云某失則應某事或一有不應則人君急且玩矣此語似欠圓和讀者不可盡信也後倣此

仲春之月

一節

井八星三十二度其星難於的指而孤星有九在井之南十六度仲春之月此星近井燦然見於南方之中斗六星二十六度其星不可的舉而建星有六在斗之北十度仲春之月此星近斗炯然見於南方之中

始雨水

一節

此記卯月之候自上而下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八

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雨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而始雨水焉桃始華是植物感氣之鍾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婚姻之時也又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蟄生之時也鷹好殺而擊以秋陰類也卯月則陽之中故化為鳩焉

是月也安萌芽

一節

此言愛物仁民之政如此萌芽植物安謂勿剪勿伐幼少動物養謂勿麝勿卵孤謂人之無父者存則恤其飢寒也夫民之窮者有四存止及於孤者何也以其為人後存之為助陽氣故也

擇元日命民社

此言祭社之事社土神也當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主以勾龍配以后稷以祈土之利無不善焉

命有司省囹圄

一節

此言恤刑之事囹圄不可去故曰省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除之也肆謂死刑暴尸也掠謂捶治人也肆掠之刑存乎吏故曰毋棄之也訟獄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息之也此四者皆所以消陰事也

是月也玄鳥至

一節

此言順天時感物類而行祈嗣之禮也高禘之神女媧氏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九

也乃禮天子所御謂今之有姪者帶以弓韣示其有能受之寶也受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雷乃發聲

五節

此下五節皆春分宜行之政令也雷陽氣陽盛則陰伏此時陽氣漸盛以衝於陰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為雷而有聲矣電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於陰陰軋陽陽軋陰則燦爛為電而有光矣戶乃蟲之戶也玉藻云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必懈慢褻瀆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號令民使夫婦無交接也日夜分此天時之中也故以人

事之中應之度量等燕在官在民者言鈞亦謂鈞平之也
非三十斤為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角力之
角謂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
之量多寡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
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
也上曰量下又曰斗角者先總言其器後析其名也權者
衡之用槩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
自用而無為用者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

一節

此言農隙當為之事此時封疆已脩徑遂已端土地已相
禮記註 卷之十
五穀已殖墾闢之功既就而耕耨之力未施故曰少舍也
閭閻人所居者寢廟神所棲者脩閭閻謂啓其向之塞闢
其戶之墜者而已脩閭閻而繼之以寢廟畢備者不敢動
於人而慢於神也此皆小事旬日可歲故因春耕之際而
使脩之若軍旅之大事則妨農故不可作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

一節

此言順時養物之事上三句是漁者之事下一句是田者
之事此時生氣方盛故有三者之禁川澤之物非竭其水
則不可以盡取故曰竭陂池之物漚之以網罟則可以盡
之矣故曰漚

天子乃鮮羔開水

一節

此言啓冰之禮亦聖人調燮之一事也古者季冬藏冰仲
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然後開水必先薦寢廟者不敢
以人之餘奉神也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
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正此事也所以然者使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無災害霜雹癘疾不降
雷不震民無札也司寒之神謂玄冥氏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此言習樂之事樂由陽來故於仲春教之將習舞先以蘋
藻之菜告於先師告後方習也舞專主容言樂專主聲音
禮記註 卷之十
親往視之謂視文舞以觀文德之光輝視武舞以觀武德
之形容也於上丁習舞於仲丁習樂聲容兼備斯為樂之
大成矣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

一節

此言先王簡禮於小祀所以順天地生育之仁也大牢祀
高禘獻羔祀司寒禮之大典也若小祀而禮可簡故不用
牲而以圭璧代之稍重者既代之以圭璧稍輕者則又更
圭璧以皮幣既不廢事神之禮亦得全愛物之仁也其流
之弊將至於以麋為犧牲故馬氏以為非古禮也

行秋令

三節

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
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
之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
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
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暖氣早來蟲冥則暖氣所生也
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為害亦以類應
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今言蝗仲夏之行春今言騰各以類
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此言祈蠶之禮所以為民衣也蠶者衣之源此時蠶事方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興王者可不為民祈乎先帝太皞也鞠衣取象於桑葉之
色神以佐蠶故以是服而薦之焉

命舟牧覆舟

一節

此言祈麥之禮所以為民食也季春必荐鮪者何也蓋鮪
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故用以荐寢廟且岫居春
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詩云倚於漆沮
是也覆以視表反以視裏荐先之物不敢不親致其敬故
天子乘舟示親漁也鮪是魚之大者此句重看祈麥句輕
蓋季春乃荐鮪之時為荐鮪而因以祈麥也觀荐麥必配
之以魚此荐鮪而必祈乎麥也亦宜矣

是月也生氣方盛

一節

此二節言順時推恩之事生氣陽氣一氣也以能生育故
曰生氣以其屬陽故曰陽氣陽以體言生以用言勾者二
句正是方盛發泄之可見者氣運於無形物生於有象也
四句就天時言末句就人事言順天意以從事也方氏曰
由辰而前勾者非不出也出之未畢萌者非不達也達之
未盡耳惟至於辰乃畢出盡達焉

天子布德行惠

一節

春氣發散極於是月矣天子布德行惠而至於賑貸聘禮
亦為德惠之極也德是仁愛之存於心者惠是利澤之及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於物者慮民之飢也故發倉廩云慮民之寒也故開府

庫云周天下以上布德行惠於內者勅諸侯以下是

布德行惠於外者聘是幣帛以招之名士是譽聞之隆者

禮是恭敬以將之賢者是有才德之實者首一句是一頭

下內外相對作兩脚正布德行惠之實

是月也命司空曰

二節

此二節皆當禁之事春物發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
時雨雨降二句是水災所由起循行以下皆豫備之術也
國邑在內當循行之有序原野在外當周視之無遺循行
周視正循視其堤防溝瀆道路也堤以蓄水防以障水溝

以通水漬以受水道路行潦所由者皆欲其母有獲
已末句搃上三句言鳥獸方字乳之際傷之則逆天時也
故禁置罟等物不出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

一節

此人君致謹於蚕事也小曰桑大曰柘二者皆養蚕之物
也鳴鳩二句可蚕之候也曲植一句養蚕之具也

后妃齊戒

一節

此後妃致謹於蚕事也東向迎時氣也躬桑示親役以為
天下先也婦女是在內之命婦省婦使不煩以他役也母
觀而省婦皆是敦朴以為天下勸也故曰以勸蚕事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五

蚕事既登

一節

此節言致謹蚕事之故乃記者敘事之義非命辭也分爾
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共以字承分爾
稱絲未郊廟是二祭母有敢惰與上文勸蚕事相應不專
承本節言

是月也命工師

二節

此二節言天氣和煦正百工造作之時故命戒之如此審
五庫之量者察其執善而執惡也無或不良者必其有善
而無惡也如是材既備矣制器之事何如哉百工咸理所
以效其勞監工日號所以授其方母悖於時二句正日號

之事也母悖於時是戒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母得悖逆
於時使物不堅固如註中為弓必春掖角夏治勦秋合三
才寒定體之類是也母作淫巧是戒以所作器物當依舊
制母得過為淫巧以動上之奢心如作車圓中規方中矩
之類是也此與孟冬皆言母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何也此
則因其始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既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

一節

此言大合樂之事也孟春既命樂正入學習舞矣上丁又
命習舞釋菜仲丁又命習樂至此所以擇吉日而大合樂
也大合樂是六律六呂六舞五聲五音莫不並作迭奏於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五

是致鬼神和邦國諧萬民於是樂賓客悅遠人作動物蓋
盛其事故率群臣親往觀之蓋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
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

一節

此言牧師之職也季春陽氣正盛物皆產乳故合牛馬而
遊牝於牧所以順陰陽之性欲生之蕃也此即周禮通淫
之事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駒犢皆書其見
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久少與否及生息多寡
也

命國難

一節

此言方相之職也陰氣不止害及人命故儻除之裂牲以振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吳文正公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乃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

三節

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乘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禮記中說 卷之六 十六

其日丙丁

三句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王用事故日屬丙丁炎帝赤精之君大庭氏也祝融火官之臣顓頊氏之子也

其蟲羽

一節

朱雀火鳥也其類為羽故夏則蟲羽徵音屬火夏氣和則徵音調夏氣至則仲呂之律應火生數二成數七言七者舉成數也苦與焦火之臭味也

蟪蛄鳴

一節

此記已月之候蟪蛄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此二句是動物王瓜南方之果其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南方之菜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此二句是植物各應乎時氣者如此

乘朱路

一節

色深曰朱色淺曰赤菽與雞木屬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

行賞封諸侯

三句

此夏月迎氣之事也迎氣與春禮同但於南郊異耳以從其時之方也賞是內臣封是外臣賞如賜以輿服封是胙之茅土也慶賜與孟春同亦是由貴而賤欣悅指蒙賜者禮記中說 卷之六 十七

言春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不言者賜以春夏為主所謂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春言無有不當夏言無不欣悅者蓋賜慶所以飾喜必能無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焉亦互相備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此時將行飲酎之禮則必有禮樂之用故命樂師而習合之也習是習禮合是合樂禮有威儀容節樂有聲音節奏習而合之庶禮儀卒度八音克諧矣

命大尉贊

一節

此節言於盛夏長養之時而行此取人之政助長氣也大

尉古司馬之官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才與此同意材足以脩政而立事謂之桀俊引而升之俾得以展其才德足以正君而善俗謂之賢良擢而遂之使得以宣其力德足以折衝禦侮謂之長大選而用之俾得以效其力此用人無方也行爵二句還承三者來皆有爵祿以及之但爵以德制爵不輕爵必當有德之位祿以功制祿不輕祿必當有功之位也功德二字不可拘上文孰為功孰為德渾講之可也按大尉秦官也此節乃有命大尉之文則出於漢儒之附會可知矣

是月也繼長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大

此言王者仁草木重農桑之事也長與高就草木言勿有壞墮即繼增也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若伐以斧斤收以牛羊皆是壞墮之矣蓋長之者天地也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下三句註明

天子始絺

此初服暑服之時也絺涼可以禦暑袞溫可以禦寒孟夏暑之始故始服絺孟冬寒之始故始袞

命野虞出行田原

二節

此二節言勸農之事俱以耘苗之時言非春耕也野虞外

官故命督農於外以在外故曰出司空內官故命督農於內以在內故曰循勞農勸民非有二意以農耕為勞而勞之勞之正所以勸之也失時謂失耘苗之時也此而失之則狼莠為嘉穀之害萬稗為禾苗之憂矣故毋失時勉作只指耘田言如載艾載柞之類不可用於耜耨趾等句勸之者勸其用天之道順刻不可怠緩故曰毋或失時勉之者勉其盡地之利隨處不敢暇逸故曰毋休於都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一節

此為傷蓄育之氣也既曰驅獸又曰勿大田獵者以為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九

農乃登麥

一節

此因時得麥之事也登者登之於場可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未升者麥性蘊毒麥之新者其氣尤盛以蟲食之散其熱也必存寢廟者雖非正祭亦是貴時思而農孝思之念一食不敢忘親也以晁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雉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斷薄刑

一節

此言體天時長養之盛而行寬恤之令也

一節

此因時獻鬴之事也獻鬴受內命婦之獻鬴非后妃獻鬴於王也收鬴稅收外命婦之鬴稅也以桑為均是貴者桑多賤者桑少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老少也內命婦謂九嬪九御三宮世婦也外命婦謂卿大夫士之妻也

天子飲耐用禮樂

此言君臣燕飲以通情也飲耐而必於孟夏者以春作事畢而當燕樂也禮樂正上命樂師之所習合者凡燕必用禮樂而於此特言之以用之為極故也此會脫略勢分情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意流通其用禮也臣必登拜以成禮君必答拜以禮臣不徒為儀文之飾而已也其用樂也臣歌天保以祝君君歌鹿鳴以悅臣不徒為聲音之娛而已也雖燕飲之間而和敬之燕備明度喜起之風可想見矣

孟夏行秋令

三節

方氏曰陰氣所召故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為人之所苦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以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象秋氣也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在故也蝗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時也故行

春令則蟲之為災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位為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未故也

小暑至

一節

此記午月之候是月也一陰生而惡作螳蜋生則惡之有見乎形者賜始鳴則惡之有聞乎聲者反舌無聲則以陽數而作者以陰收而息也

是月也命樂師

一節

此言雩祀之禮以見先王為民之意也雩祀必用乎盛樂而盛樂必先於預備鞀鞀鞀鞀之實而一者鞀音也琴瑟管簫聲之文而華者琴瑟絲音管簫竹音也干戚戈羽舞器故執之以待用竿笙也簧亦是竹音鍾金音磬石音祝敵木音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命有司為民祈

一節

上節言樂既備而此言祭可舉也祭必由卑以達尊故先有司而後天子親雩焉山川百源天子不得躬祀故命官以祀之至於大雩帝乃禮之大者故天子親行之禮大故用盛樂盛樂即上章之樂也此不可說祭山祭川又祭百源也盖川各有源源出於山故曰山川百源也八音奏時號呼不絕舞而躡踊嘯而嘆息盖述斯民困窮之狀道人君懇惻之情動蒼穹之聽真憫念之仁也

乃命百縣寧祀百辟 一節

此言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午為物成之始所以至此時而祈物之成焉百縣畿內之邑也有益於民如上古勾龍為主土之神后稷為主穀之神生而創制立法其餘功遺澤在後世猶有益也百穀雖生於天亦賴神以默相其成雖殖於地亦仰神以默助其事故有以祈之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 一節

以雞嘗黍以木生火也按月令諸月無荐果之文以含桃先熟異於他果故特記之朱櫻受含陽之色故曰含桃也

令民毋文藍以染 六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上三節恐傷時氣也下三節則順時氣也

游牝別群 一節

別群孕妊之已定也繫騰駒止其躑嚙以求調良也馬政謂四馬為乘圉師主之三乘為皂趣馬主之三皂為繫馭夫主之六繫為廐僕夫主之方氏曰馬政者若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房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掌莫不有政故班之也

是月也日長至 一節

陰陽爭者陰方生而與陽遇遇故事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者生感陰氣者死也

君子齋戒 一節

此節言慎身以定心氣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之士也蓋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故人君存養之得失而時氣之順逆乘之此時六陽既極一陰初生陰陽爭辨之時尤君子之所致謹也齋戒亦是謹身之功至嗜欲俱另看不可以齋戒為摠毋躁者以暑為躁陰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令視聽之專毋或進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薄滋味恐昏憤其志意也蓋內則心為身之主外則氣為體之充一有不定陰陽得以干之如是謹身正以定其心而心平定其氣而氣和庶陰疾不得干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百官靜事無刑 一節

此節言慎刑以定特氣也天人相為表裏人事之順逆天時之休咎應之故向者雖斷薄刑也今并薄刑而緩之前者雖失小罪也今并小罪而置之所以然者何也正以刑陰事也此時以陰初生若順而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而陰氣不得成也故靜事無刑以定其成則氣以漸而收斂不過於肅而為災矣陽造始而為早陰代終而為晏故曰晏陰註中如此字諸事字皆指刑言吳文正云靜事是無所作為母刑又特指靜事中之一端蓋刑尤為不靜事之甚者也

鹿角解

一節

此又記午月之候上二句是動物應候下二句是植物應候鹿好群而相比陰類也故夏至應陰生而角解

毋用火南方

夏為火旺之時南為火旺之方於旺時而又用於旺地則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

一節

此言君子居處一於陽明之所所以順時也蓋陽極於午而長養之氣以盛火旺南離而文明之象以著故君子順時而居之所以宜其和而成其文也山陵天然之高明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孟

臺榭人為之高明也

溫風始至

一節

此記未月之候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陰鳴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殺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

命漁師

二節

四者皆水族故命漁師即周禮獻人之職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葦荻之納者其材可緯以為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

一節

此言養牲之禮是月草木繁殖之時正當收秩蕝之際故

命官合民力以奉群祀而祈以佑民也四監直至社稷之

靈一氣說下令民是命四監以令之也共皇天以下皆蒙

犧牲二字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視之也上帝

山川四方外神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神也故以靈言

末句總承上文言為民以明其不虛取也此百縣是鄉遂

之地以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云

是月也命婦官

一節

此言順文明之時染文明之色也等之度如天子龍袞則諸侯而下降而黼而黻者是矣如天子建大常則諸侯以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五

下降而旗而旐者是矣黼黻文章與黑黃倉赤二段相對

看或以黼黻文章以供祭服黑黃倉赤以為旗章亦有理

是月也樹木方盛

一節

此順時當戒之事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故令山虞巡行毋有伐斬慮傷方盛之氣也

不可以興土功

一節

此亦順時所當戒之事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毋舉大事二句此以理言未至人君上說發令而待方就君說蓋舉此大事則必號令以集民使待上之期會非又有他事也蓋是月也長養之氣方

臣切不可舉大事或興土功或合諸侯以散長養之氣是以爲人君者知此謹之故毋豫興土功合諸侯致民廢事而待後恐有妨於神農之事也何謂妨神農之事也蓋東井主水在未是時水昌養氣盛矣土神得位主於成就農事於此興事寧不妨神農主時之功乎纂言云興農功而相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而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有殃矣

土潤溽暑

一節

按周禮雜人除田草五月夏至麥發恭之至六月合燒之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主

故云燒薙也其時大雨行於所燒之田中仍薙畜之以灌燒薙故云行水也田疇謂熟耕而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上穰確者黃者言能厚其力美者言能善其性也

季夏行春令

五節

方氏曰解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也五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丘隰水潦以金生水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厲雉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

氣故蚤驚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瘡疾多魘疇多疥癬則言民爲宜

中央土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主

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爲土王用事然土雖分旺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

其帝黃帝

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古之著功立德者也乃軒轅氏也春太皞而夏炎帝秋少皞而冬顓頊四時各有主令之帝也土旺於四時其主令者則黃帝也後神農而創制立法先堯舜而開物成務用事於辰未之月而萬物以生以長

用事戊丑之月而萬物以收以藏焉

其神后土

乃顓頊之子曰黎蕪則為土官者也春勾芒而夏祝融秋
蓐收而冬玄冥四時各有相令之臣也土旺於四時其相
令者則后土也相顓頊而調元贊化為大官而蕪理土事
春夏之季以輔其事物之生長者泯其機秋冬之季以輔
其功物之收藏者妙其迹也

其蟲倮

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貴於木火金水
也故以蟲之倮者配之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天

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鱗為之長介
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二句

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四時之調樂各有音也惟土無定位
不異其調樂之音但取象以為配者則宮音焉蓋土居中
央而為五行之主宮音至大而有人君之象以宮音配之
土今不亦宜乎自大簇至林鍾自夷則至大呂十二月之
候氣皆有律也惟土無專氣不異其候氣之律但取象以
為之配者則黃鍾之宮焉蓋土冠五行而為金水木火之
根本黃鍾冠十二律而為八十四調之首以黃鍾配土令

不亦宜乎

其數五

春數八夏數七七八之數止為木火之成而不能貫乎金
水秋數九冬數六六九之數止為金水之成而不能行於
木火惟五之數天三生木積五為八而地八成之地二生
火積五為七而天七成之是木火之物無土不成此五數
貫乎木火也地四生金積五為九而天九成之天一生水
積五為六而地六成之是金水之物無土不成此五數通
乎金水也以五數屬中央土不亦宜乎

天子居太廟

二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元

以上八節言令之所宜屬以下二節言事之所宜法也

其日庚辛

一節

立秋後七十二日金王用事故曰屬庚辛西方奎婁胃昂
畢觜參七宿龍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其音商
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
也秋氣和則商音調

涼風至

一節

此記申月之候涼風二句是氣之應乎候也寒蟬句是物
之應乎候也用始行戮是鷹行戮而搏擊也蓋時正殺氣
故物之司殺者應時而動焉

食麻與犬

麻有文理屬金犬金屬也

是月也以立秋

一節

此言迎氣振武之事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以人言厲兵以器言後從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暴慢即不義者詰誅即征也好惡重惡一邊因惡以見好也知吾所好在義則彼知慕義而求吾所惡在不義則彼知畏威而格是非順彼遠方之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此言立法之義正以順天時也蓋天地之氣至此始嚴急矣故順天時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法制刑律之書古之所有故曰脩圉圉禁人之地故曰繕桎桎禁人之器故曰具茲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而曰慎則非濫刑也又其茲邪之大者執而搏戮之於孟春則省圉圉去桎桎於孟秋則繕圉圉具桎桎皆先王奉天之道也

命理瞻傷

一節

此言用刑之仁亦以順天時也若用刑過刻而不以仁濟之非扶陽抑陰之意矣又命理以瞻皮膚之傷察血肉之

創視筋骨之拆審肢體之斷凡以開天地之仁心也端無偏頗之異平無輕重之差所戮者必有罪之人未嘗及於無辜也所斷者必謹重未嘗失於峻急也此皆用刑之中而存愛人之意也

天地始肅

一節

此承上二節言言先王立法雖以義而必以仁行乎其間者其故何也蓋溫厚之氣至此而極嚴凝之氣自此而始陰將盛而陽將微矣然陽道常饒不可以為陰所勝陰道常乏不可使勝於陽故贊化育者雖義以制刑而必以仁濟之豈非扶陽抑陰而不使陰氣之有餘哉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是月也農乃登穀

一節

此節言薦廟令官之事蓋秋主收歛故人之奉天則有收歛之事穀指稷言以稷先熟為五穀之長故也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收歛指賦稅言堤防有缺壞處則完之其無堤防而當水之來路者或壅高其底處則曰雍或填實其虛處則曰塞此皆所以防水之患也人之居內有宮室外有墻垣又外有城郭為人之障蔽皆當脩之壅之補之象天地之閉塞也完堤三句蔽水患也脩宮室三句固民居也

毋以封諸侯

二節

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日也而此言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矣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乃為得禮以其收歛之月故也

行冬令

四節

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旺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並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禮記中記 卷之六 三

也民多瘡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瘡也

是月也養衰老

一節

春養孤子秋養耆老於此之時當行養老之政也授几杖貴者之老也未旬庶民之老也凡所以馮杖所以倚以養其體恭饗為糜粥珍羞為飲食以養其氣

乃命司服具飾

一節

此先王命官欲其謹衣服冠帶之制也服勝於陰故於此時命之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觀此則是月當命司服者之具飾也首四句就祭服言衣服有量二句就雜衣言有恒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足法也小大如衣用

幾幅裳用幾幅袂用幾幅之類長短如衣二尺二寸裳及裸無被土之類量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

一節

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百刑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斬殺不當以枉撓故也先王之政無非奉天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殃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

一節

季秋將為享帝之舉秋嘗之祭故先命大宰大祝主祭之官以視犧牲也全具欲其色純而體完也按芻豢擬其何禮記中記 卷之六 三

以養牛羊犬豕也瞻肥瘠瞻得其養而肥失養而瘠也察物色之或騂或黝而祭有陰陽之類皆比其類焉小大長短謂牲之體或大或小而角有長短因之也皆中度如祭天地之牛角醯栗尚其小祭宗廟之牛角握尚其大行之按之察之量之視之五者皆中法度是謂備常焉則上帝享之矣况群神乎享之者以其盡志備物誠之至也

天子乃難

一節

此難難陽氣也暑至此不衰亦將及人故難之所以除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也季春之難天子諸侯以下皆難此云天子乃難以難陽氣惟天子難之而諸

侯不得行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

一節

此節是脩飲藏之備上二句人之所恃以為安者下二句人之所恃以為畜者

乃命有司

二節

此節是脩飲藏之政既言務畜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他物皆積聚以備冬也詩云我有指畜亦以御冬即此意也此節言已成者當懷飲之下節言將來者又預備之也行罪無疑所以重農而戒不賢也

雷始收聲

一節

禮記中說

合卷之六

三

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始收聲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坯之稍小至十月寒甚乃閉之也

日夜分

一節

度量權衡句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也斗角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之皆同之也

易關市

一節

此言當收飲之候宜輕稅法而行利民利國之事也重征

之則使人畏其難不征之何等平易如是則商願藏於市旅願出於途是所以來之也惟來也則貨之化之以為利賄之有之以為利者皆聚吾關市之內是所以來之也如是則懋遷有無何其便乎是輕稅之利其利在民然豈惟民哉由近及遠開此輕稅之風四方來集遠方皆至矣四方向主賦言遠鄉向主貢言貢賦職脩故財不匱財不足則用不周財足故無乏用也用不周則事不成無乏用則事成故事皆遂也此題以便民事分上是平政以利乎下下是脩職以利乎上

凡舉大事

一節

禮記中說

合卷之六

三五

此言先王之舉大事必順時而謹行之此乃月令一篇之綱領凡十有二月之中皆此意凡舉大事毋逆天時陰陽之大數時天時也類陰陽之類順之慎因之則不逆矣

鞠有黃華

此記戌月之候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以菊言以萬物皆華於陽菊獨華於陰故特言有桃之紅桐之白皆不言色而菊則獨言色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申嚴號令

一節

此是揔命百官也謂孟秋命有司收飲仲秋命有司促民

收歛至此五穀收歛萬寶告成又從而申嚴此命也務內者藏百穀於倉庫歛財物於府庫所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也無有宜出者謂不可發倉廩開府庫以悖時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宜出皆順時令也

乃命冢宰

一節

此節專命冢宰也乃字承上文來言閉藏之令不宜悖况冢宰制國用可不謹乎言農事盡收矣五穀之要汝其舉之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也帝籍之收汝其藏之於神倉以時而供粢盛也夫五穀乃國用所禮記中說 卷之六 美 係帝籍乃祭禮所關可不祇敬而飾哉祇謂謹其事以見於外者言敬謂一其心以存於內者言飾謂盡其力合內外而言之也

霜始降

一節

此節是先王息民之力體民之心愛民之至也百工休者天地成物之功畢人功可不休乎故命有司云不堪者不堪勝其寒氣也詩曰入此室處書曰厥民與此之謂也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言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如埙篪簫管之類習之者為季冬大合族人而用之也

大饗帝

一節

此節言萬寶告成祭報可行之時也萬物本乎天故於萬寶告成之時而舉大享之禮以報乎天人生本乎祖故於新穀既登之際而行嘗祭之禮以事乎祖告備則燔柴之具腥爛之需於是乎取之而誠敬有所將矣所告即上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以下五事也

此節斷為宗祀明堂之禮詩經我將我饗註云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行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之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觀此則知以祖配者須待冬至一陽生時今在季秋則知是明堂以父配之禮也

合諸侯

一節

此秦法也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故以是月為歲終而受來歲之朔也受朔日是一事頒正朔以明天道也與諸侯

至未是一事定稅貢以一王政也作二大比對講朔日所
列一歲政令朔有弦望盈虛日有甲乙先後然今歲將終
來歲更始不可不受也於以使何者為春夏當舉之正朔
何者為秋冬宜行之正朔使發生之類肅殺之令不敢一
事之或逆焉稅貢所以納九州之方物然稅有輕重貢數
有多寡不可以不定也又必計道路所至而限其期隨土
地所宜而立其度使郊以給祀天之神廟以給饗親之事
不容歛民以自私焉以給句指稅貢言無有所私戒之勿
指克自私也遠近句兼貢稅言不必分屬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此下三節皆秋獵之事習五戎謂弓矢利於遠而備圍城
及矛利於近而備守戈戟則圍守之兼用也馬政種馬戎
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
相從也下二句即教之實大全云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
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
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詩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亦
是此意

命僕及七駟

一節

此節言未獵之前其儀如此威駕至屏外是命僕及七駟
預備田獵之事威駕者謂種馬駕玉輅載大常戎馬駕諸

侯之車而載旂齊馬駕軍旅之車而載旗道馬駕師都之
車而載旄駕馬駕百官之車而載旗以級使尊者在前卑
者在後蓋軍法以尊君親上為先也整其行列向背而設
於軍門之屏外蓋軍行以整齊嚴肅為急也揄朴於帶以
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之者欲其左右有局坐作有
節求服其志不貪得也田獵之事雖所以從獸實所以寓
軍旅之事故誓之如此

天子乃厲飾

一節

此言方獵既獵其儀如此而習亦在其中承上言誓畢則
天子出軍可行矣故於方田之時天子戎服厲飾以尚嚴
也親執弓矢以獵者為奉祭故也天子親則以次而獵教
戎兵班馬政者皆於此行之則獵竟矣獵既竟又命祭禽
者以禽獸生於四方今而獲之故取以祭於郊以報神也
此四方非如祭法百物之神只言是郊外四方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

四節

此亦順時禦寒收斂之事也百物生於土而反於土黃則
土色也以將反於土故其色黃黃則落也螽蟴前月但蟻
戶耳至此月既來故垂頭以隨氣墮戶以避地上陰殺之
氣也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至此又趣獄刑毋留罪正
以奉天威之方至而亟決之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慎於

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春已凡此皆收歛之道也

其日壬癸

一節

壬癸水干也立冬以後七十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屬壬癸其蟲介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有龜蛇之象龜介蟲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羽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冬氣和見羽聲調孟冬氣至則應鍾應故律中應鍾水生數一成數六言六舉成數也鹹朽木之味臭也

水始冰

一節

此記亥月之候上二句地氣凝結之始也下二句物類潛

禮記中說

合卷之六

早

藏之時也

是月也以立冬

一節

此節言迎氣恤孤之事賞死事謂因殺氣之盛感死事之臣故賞其家之後也恤孤寡謂以財祿供給之耳

是月也命太史

一節

此時萬寶告成龜以登筴以入於是命太史後牲取血而塗龜與筴以卻其不祥也龜有玉兆原兆瓦兆之三兆必玩其龜書何兆而為吉何兆而為凶於以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筴以揲而成卦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八卦必審其易書何卦而為吉何卦而為凶於以預明其理以

待來歲之筮龜所以卜大事用之筴所以筮小事用之占審必於歲首者將以知一歲之吉凶也上二句是脩卜筮之器下二句是明卜筮之理

是察阿黨

一節

古者決死刑必於孟冬之月未幾則陽生而刑不可施故於此時決之阿黨以獄吏之聽獄言掩蔽以犯罪之情狀言謂以獄為事則徇私而阿曲深文為能則率意而偏黨此獄吏不能無掩蔽之害也於是是正而省察之是之則無輕重其心察之則無上下其罪庶無掩蔽也

命有司曰

四節

禮記中說

合卷之六

望

首節是天時閉塞之候下三節皆人事閉塞之令所以順天時也蓋藏以在官者言若倉庫府庫之類積聚以在民者言若貨寶困倉之類無有不歛承上二句說城郭一節主下二節揔是閉藏之政思患預防之以時也城郭一節主在內者言封疆一節主在外者言陸氏曰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

一節

此節亦言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飭喪紀揔下三事衣衾棺槨丘壟乃其目也高卑之度即壟丘之大小厚薄之

度即棺槨之厚薄凡此者以其爵之貴賤而為之等級也

命工師效功

一節

上言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故命工官之長以效功焉祭器度程如簋內圓而外方簠外圓而內方諸器滌巧如車圓者中規方者中矩之類度程指祭器言滌巧指諸器言功致為上無祭器諸器言蓋取其如法而又堅固也勒工名以考其誠者謂祭器勒工之名視其果按度程否諸器勒工之名視其果無滌巧否按度程無滌巧則誠矣

是月也大飲烝

禮記中說

不夫之六

聖

此因烝祭而燕乎臣也國祚之興先王有以陰庇於上群臣有以克相於下今四序既臨可不知所自乎此先講烝然後講大飲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一節

此因蜡祭而勞乎農也祈來年者報今歲之功祈來歲之始也此二句皆是蜡祭蓋歲功之成神有以默相於幽民有以致力於明今萬寶告成可不知所本乎故大割以祀之勞農以休息者黨正屬民酒飲蜡祭既畢縱其酣暢為樂所謂三時之勞一時之澤也

天子乃命將帥

一節

來月中冬將教大閱故先時命將而修武備焉亦順陰義也講武則明其進退坐作之方金鼓旗物之法習射御則熟其弓矢刺註之藝鳴鳶逐曲之能角力則裸股肱以相祇足力臂力方剛者在所取矣三句平看此先時而預備亦安不忘危之意也

乃命水虞漁師

一節

此因盛德在水而收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也

冰益壯

一節

此記子月之候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言地始圻言凍甚而土相圻也鵲且陰類鳴而求且

禮記中說

卷之六

聖

則求陽也今感微陽之生而不鳴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以感陽生故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

三節

此二節言閉藏之令以宣泄則咎徵應之矣興土功則地氣宣泄故戒之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不得其宜以固而閉也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之命有司焉若閉之事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

死民必疾疫矣

乃命大酋

一節

此王者命酒官造酒之備其法如此上六句是造酒之法式皆命大酋之事末二句是言大酋之職非命辭也詩云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獲稻於十月於此月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至春而酒成非春始釀之也

天子命有司

一節

仲冬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四海者衆水之聚大川如江淮河漢之類名源如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漢源自嶧潯之類淵澤水之鍾

禮記中說

卷之六

四

而息者也井泉汲取之無窮者也此皆水神也故順其德盛之時而祀之焉

農有不收藏焉

一節

此收歛尤急之時不罪取者所以警懼其主也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有司循行積聚矣至於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於外者是遊惰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者亦宜矣

山林數澤

一節

此言於農隙之時而人能取野物以資用故宜教道之也若有侵彼之分奪人之有則是強暴之徒矣所以罪之

日短至

一節

陽方來而與陰遇故爭也諸生是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曰蕩

君子齋戒

一節

此節當與仲夏所言相備謂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齋戒以待之也安形性以上是所以保一身之氣事欲靜以下是所以和造化之氣去聲色則不特止之而已禁嗜欲則不特節之而已見君子有加無已也內養其性而無恃外養其形而無勞正以謹一身之氣以為微陽之保也欲靜即靜事無形之意此時一陽初生六陰已極故事欲靜正以扶陽抑陰以待自定也自首至事欲靜皆逐句平看致謹如此者正以順造化之和也

芸始生

一節

此又記子月之候也首二句皆香草感陽氣而出鹿山獸夏至得秋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此言堅成之極也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歛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也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曠官耳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虛器耳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去之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

三句

此亦以人事助天時也闕者人所由出入廷者人所居以聽事首二句皆閉藏之事故曰助天地之閉藏

鴈北鄉

一節

此記丑月之候首句據早者言君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乃北鄉次句據晚者言君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鴈北鄉陽而復也雉畜火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命有司大難

一節

季春惟國家難季秋惟天牛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

禮記中說

不卷之六

四六

也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其陰氣此月疆陰既感年歲已終若不出凶邪恐來歲為人害其時建丑又土能克水故特出土牛焉

乃畢山川祀之

一節

四時之功成於冬一歲之祀畢於此故歲終命畢群祀者以報功也山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大臣有輔相四方之功天神有調變一歲之功故畢祀之帝之大臣勾芒之屬也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

一節

季冬陽氣已動潛有多魚故命漁師以漁也潛之詩所謂

季冬薦魚是也以薦先所係故天子親往以重其事焉及夫得魚而嘗之猶必先薦寢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冰方盛

一節

此月日在北陸正冰堅厚之時取水所以為養祭之用也

今告民出五種

一節

上言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此言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出五種者終則有始也出五種是昔之藏實窖國倉者具田器以上皆預備東作之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大合為句是大合三族也吹字為句謂習吹於秋冬者以

禮記中說

不卷之六

四七

用於斯時也皆所以示恩也罷者以一年暫停至來歲季冬復如此也所以然者示有節也

乃命四監

一節

此言稅新之事先王重祭祀雖微事亦謹備之如此

日窮于次

一節

此言天道循環之妙以見古人治曆之本也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者至此月皆周匝復於故處也日月既窮星辰既回則將幾終矣然日月將會於營室參尾將中於南方而歲且更始也大註明

專而農民

二句

此預飾牛農事也乃修月令之人為國家戒約之法謂上言月既冬而歲且更始東作之事將興矣在上者當專一汝之農事勿得徭役使之以分其功也農事謂脩封疆審端術相土地殖五穀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 一節

前言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此於季冬一歲之終復與公卿大夫共飾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厲之心慎終敬始之意真可謂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也天子治於上公卿大夫治於下故共議之天子制立法國有常守之典也或治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一

典教典禮典政典皆脩舉之王者法天圖治時有當行之令也或春夏宣出秋冬歛藏必序其先後列其早晚所以然者正以國有常典歲既更始常者不能無變也故飾之以應來歲之變庶變可先圖矣時令有序歲既更始其序者或不能無差也故論之以防來歲之差庶差可預辨矣

乃命太史 一節

此外祭也諸侯則外姓者次其國之大小而賦其犧牲之多寡上帝乃生物之主社稷乃后土之神外祭莫有大於此二者焉

乃命同姓之邦 一節

此內祭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命宰歷卿大夫 一節

庶民是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 一節

此總結上三節凡民即諸侯之國同姓之邦卿大夫之家之民自天子而言通謂之民也獻力即共犧牲芻豢也由是皇天上帝之饗於來歲者諸侯之民有以供之云凡此皆預備來歲之祭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一

禮記中說卷之六終

禮記中說卷之七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甲戌進士馬翰如 校閱

馬輝如 姪庠生 同校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 一節

此二節言文王為世子之禮正文王為人子止於孝之事也一日三朝只管本節不兼下節說過人之行意不甚重似聖人有意於加人者只可云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止於孝故其禮加於常馬常人問安不過昏定晨省而已

禮記口說

卷之七

文王則一日三朝而不以為數常人視膳不過問寒溫多寡而已文王則又命膳宰以末有原而後退笑不至矧行容不翔冠者不櫛食肉不至變味常人侍疾之禮也文王則行不正履冠帶不脫飯與親同此皆聖人過人之行而為萬世人子之法也自首節至復初問安之禮也食上至後退視膳之禮也寒暖之節如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蓋寒暖失其時恐生疾故食上必視之多寡不如常恐有疾故食下必問之命膳宰曰末有原為其失飪臭味惡也待諾然後退不敢急於就安也

武王帥而行之

二句

此言武王為世子之禮正所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者也帥而行指問安視膳說不敢如是文王行之已至加則不可繼而不可傳矣下又舉養疾之一端以驗其不敢有加之意不脫冠帶與色憂不能正履者同一飯再飯與復膳然後亦復初者同也

女何夢 一節

病間後安卧故文王問武王何夢也此周末雜書之言謬妄不足深辨作記者不能精擇而附綴文武為世子之事當刪之可也

成王幼不能蒞祚 一節

此言周公教成王之禮見其盡臣道也成王以幼蒞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已為君則又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委曲以處之舉世子法以教伯禽使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為人父然後可以為人長所以然者豈特教伯禽哉以為成王伯禽分雖君臣然以冲幼而朝夕遊處則情猶兄弟正以伴其有所視效而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長其善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非忍於伯禽也正欲成王有所警悟而知為世子之道所以救其失也於此見武王之付托得人周公之訓戒有方矣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謂伯禽所行即文王世子之

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周公舉以教伯禽非僭分以犯上也周公事君其聖人過人之行如此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一節

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也學士即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此意輕看重世子一邊世子繼父而有天下士民之俊秀者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故預教之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之業也春夏教干戈者武欲發揚故從陽秋冬教羽籥者文欲定靜故從陰也東序大學也必於東序者一則使之習有常而無廢業一則使之志有定而無分心耳若令下二節出首二句作一頭春夏至次節是教舞以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時末節是教業以時作兩脚

小樂正學干 一節

此承上文而言授教之有官也小樂正教世子學士以干則有大胥贊之樂師教世子學士以戈則有師丞贊之庶幾動盪其血脉而由舞以成功也旄人之官教世子學士以南夷之樂則有大師之官擊鼓以節其聲音庶幾有以涵養其性而由聲以成德也上四句是設官教中國之樂下二句是設官教外夷之樂教武樂有官則其教文樂可知矣獨舉南方則其餘三方者可知矣夫中國之與四夷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雖用其樂未必先師之是聽也而何

用之示教我正以見先王之世四夷咸賓與國無外功先祖宗業垂後嗣爰用夷樂用彰德化耳

春誦夏弦 一節

此亦時教正業之事所以教世子及士者也亦以見教有常職習有常所也誦是樂章弦是樂器然誦有清濁高下之變弦有輕清抑揚之節皆大師詔於瞽瞍必於瞽瞍者以瞽瞍乃樂師之所居也春誦夏弦則春夏不止教干戈矣禮以謹節文執禮者詔告之書以道政事與書者詔告之然禮在瞽瞍者以禮樂同歸於一道也書在上庠者蓋上庠虞學而序書斷自唐虞以下故也秋學禮冬讀書則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

秋冬不止教羽籥矣夫教有常職則得以指示責成而業不廢教有常所則得以藏修游息而志不分矣上二句是先時習業者司教同而地亦同下四句是後時習業者司教異而地亦異

凡祭與養老 一節

此小樂正教國子及士之事祭禮所以報本而明臣子之恩養老乞言之禮所以尊高年而明孝弟之教合語者謂鄉飲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享也燕賓也於此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

之道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先王以此教世子學士其間威儀容節之等皆詔之東序之中焉則小樂正豈特教干而已哉祭有灌獻奉承升降上下竭誠盡敬之儀節養老乞言有執爵而醕執醬而饋虛心承教之儀節合語有言語晏安信誓旦旦旅酬言說之儀節

大樂正學舞干戚 一節

上言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此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干以捍外戚以禦內樂教也諸先王之法乞老者之言行禮之事禮教也篇章之數謂先王之成法布在方策者授之是為之講明其禮也太師成論說當摠承春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五

夏教以干戈以下說來謂干戈羽籥之舞絃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理義之淺深才能之高下不可得而知也故大司成於東序而論說之於以別其淺深之序第其優劣之等則賢者在所錄用而愚者亦知勸勉矣夫小樂正之所教也而大樂正摠之大樂正之所摠也而大司成論之先王育養人才之意何其至哉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 一節

此言國子侍坐於司成之儀以見師道之尊也遠近三句是坐席之間不失之踈亦不失之滑得遠近之宜也問是問其干戈管籥之禮詩書禮樂之文所未曉者待司

成言之既畢然後可問也負牆是不拒後來問事之人未盡不問恐錯參長者之言也作三事者坐席遠近是一事終則負牆是一事列事未盡不問是一事

凡學春官什萊於先師 一節

先王授學者以時教之業則必命官以行什奠之禮使學者知所以尊敬道藝也春誦夏弦大師則什奠於誦弦之先師教干教戈小正樂則什奠於干戈之先師秋學禮冬學書然學指弦誦干戈者言非指教於地也三時不言夏者以弦誦一詩夏則因春故也

凡始立學者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大 上節言天子國學時教而什奠也其禮殺此節言諸侯始立學而什奠也其禮隆四時常奠不用幣始立學重故用幣而行什奠之禮皆所以重其事而加其禮也

凡什奠者必有合也 一節

此承上兩節而言時教之什奠與立學之什奠雖其禮有隆殺之殊而其合樂之禮則無異也蓋樂以和禮未有行禮而不用樂者故凡什奠者必有合也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冬入學合聲季春大合樂是也非此只行合樂之事不行養老之禮以天子未視學也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必行養老之禮老以適饌省醴登歌合樂言葉氏曰天子

一入學而所教者三什奠教其重道也合樂教其崇德也
養老教其致孝也此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兼禮出封
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故也

凡語於郊者

一節

此言先王取士於郊學之中也言先王論士於郊必取賢
歛才焉此句是揔德進三句乃其目也有德謂之賢則進
用之所謂取賢也有政事言語之才則舉揚之所謂歛才
也自外入內曰進自下升上曰舉自隱至顯曰揚德進事
畢言揚是升於司徒而為選士升於國學而為俊士非使
之仕也不可用出仕意講以其郊學故也首句至此言取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七

士之法至於曲藝之人才德未備而有投試考課者則暫
却使退而戒其謹習所能以待下次再語之時而後考評
之是抑之以法也至再語時舉三事而有一事之可取則
進其等而升之以其序而別之是待之以禮也然止謂之
郊人以其非有長人之美猶近乎鄙而不可近乎君上故
曰遠之也亦法也至於天子飲酒成均彼亦得取爵於堂
北之酒尊焉則又榮之也思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
雖畧無害於賢而用之矣以此觀之可見先王用人立賢
無方隨材器使等級雖甚分明而求全責備之累則無由
成雖欲不遺而盤空衡平之體自正所以人才之盛無負

聖人之世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一節

此言諸侯之國天子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也凡造祭器為
先養器為後今始立學故先造祭器也用幣以告此器之
成什菜以告此器之用不舞何以什菜之禮簡故但作樂
而不用舞也惟不舞故不授以干戈羽籥之器事神之簡
其理也事神之禮既簡則禮賓之禮亦簡故禮賓於東序
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事無語則無合語
之禮凡此則以始立學而事未備故也告成告用相對不
舞句與一獻無介相對是什菜之禮簡禮賓之禮簡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八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 一節

此言先王教世子之道也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禮樂教
世子者何也亦以其功用之大焉耳樂由中出故可以養
其易直子諒之心而修內如窮本知變是也禮自外作故
可以檢其莊敬威嚴之容而修外如著誠去偽是也禮雖
修外而嚴敬有以制其心禮未嘗不交錯於樂矣樂雖脩
內而和順有以充其體樂未嘗不交錯於禮矣修內修外
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及其久也則交錯於中此禮樂
之合也成即在交錯二句上見之憚是禮樂既成中心自
然悅懌也恭敬溫文即發形於外也夫禮樂交錯於中則

成矣惟其成也但見生意油然而不可遏天真自動而不容已無所勉強無所安排而莫非禮樂之順動矣言其接人由中達外而禮儀卒度何其恭也言其持已自心而身儼威儼恪何其敬也然恭不徒恭而易直子諒之意盎然若見其可親恭而未嘗不溫焉敬不徒敬而優游閑雅之氣斐然若見其有章敬而未嘗不文焉蓋情性薰蒸之餘和敬渾融之妙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矣禮樂之道入人之深而為教之大也如此三王以之教世子也有以執一說禮即上文祭祀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樂即上文干戈羽籥弦誦之類亦有理緻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一節

此言先王教世子必慎其人也禮樂者教之之道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故又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將以成其才故耳養之者謂維持輔導以成固有之善也然所以養之者何蓋以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使其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欲明此道而已要重臣子一遠不可以父子君臣平看此先王設官之意也而其職何如蓋太傅以身教者也故審父子君臣之道於身以示之而模範端矣少傅以言教者也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言通曉之則義理明矣太傅少傅之職蓋如此

前後或非其人則觀感之化微矣於是太傅在前而以行示之少傅在後而以言喻之行步之間得其養也出入或非其人則視效之機阻矣於是入則有保於以防之於靜出則有師於以防之於動而居處之間得其養也出入前後罔非正人行步居處各得其養由是世子喻父子之道而慈孝之德成喻臣君之道而仁敬之德成也夫出則有師而師之教者何也蓋天下無事外之德如教以事親長之事而喻諸孝弟之德教以為君臣之事而喻諸仁敬之德也師之職蓋如此入則有保而保之教者何也蓋天下無身外之道如慎其耳目之所視聽以輔翼其聰明而歸其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耳目於道慎其口體之所言動以輔翼其敬義而歸其口體於道也保之職蓋如此夫世子之德既成於官備如此使不得其人雖備何益也故又引古語而欲其擇人也自記曰至惟其人乃古記之語語使能也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師保疑丞四輔也太師太保太傅三公也四輔不必備四輔之數三公不必備三公之數能為四輔者使為四輔能為三公者使為三公耳此固慎於貴人之意也

君子曰德

一節

此總結上二節正先王所以教世子之意也將禮樂之道而有恭敬溫文之德得父子君臣之道而有仁敬慈孝之

德是皆世子之德也故曰君子曰德教尊猶中庸道立之意重世子身上不可說人尊崇之官正謂凡為官守亦以禮樂人倫自處而無不正也國治謂凡為國人者亦以禮樂人倫自淑而無不正也曰德成教尊而為君之體已立曰官正國治而為君之用已行今日雖未為君而他日為君之道固舉此而惜之耳故曰君之謂也夫世子之為君係於所養如此此先王必教以正道輔以正人也歟

仲尼曰昔日周公攝政 一節

此引孔子之言以証前節周公所以教成王之事抗世子法於伯禽者以成王為君不可以世子之法教之故舉世

禮記中說

卷七

士

子法以教伯禽使成王有所觀法是以善成王也聞之古語也迂身以善君者易殺身以益君者難為人臣者於其難者尤為之況其易乎此周公所以優為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 一節

此言周公所以善成王之事而因論儲教之當謹也首六句泛言蓋因成王之事故先說此以引之耳然武王終成王尚幼以為君則尚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不能行踐祚之事也以為世子則上無君父可事然為子之處矣若不權以教之有不可者故舉世子當學之法以教伯禽焉此正迂其身以善其君也君之於世子以下是因上文而

推言之與周公成王不相干親則父也二句來說在教上只言君與世子其分如此有父之親二句方說在教上有字重看親則篤之以恩尊則正之以義兼天下謂知為子以事父必能父母斯民而民亦愛之如父母矣知為臣以事君必能君臨天下而民亦戴之為元后矣其係天下何有慎是慎所以尊親者不可以人倫禮樂入講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一節

此言世子齒讓之美也一物處未可指出齒讓事以有齒於學二句在下故耳唯世子當重講謂事君者可以言臣無不得子事父者可以言子兼不得臣或為臣子又兼不

禮記中說

卷七

士

得長幼惟世子一身兼為臣為子之職有事人使人之任故父子君臣長幼之三善於此一事而兼得之其齒於學者謂尊君而齒於學則君臣之道明親親而齒於學則父子之道明長長而齒於學則長幼之道明矣父子天性自然故曰道君臣義合故曰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曰節國人是知禮者曰有父曰字是知禮者解之有父在而不知謙卑則尊同於父矣故其禮當如是君臣長幼倣此此三既正是三善皆得也故父在斯為子以下四句又明父在禮然之義居子與臣之節節是禮節以齒於學言泛論其禮當如是故學之為父子三句方是教惟其有是教則

世子由此而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皆得而無失則人倫明於上矣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國中之人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故國治也司業主明善說知也司成主成德說行也元良是知行造其極也樂正二句證學之為父子三句元良二句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句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一節

此言庶子正公族之道皆指諸侯言上文備言教世子之道則天下之儲君正矣此下言教國子之道則一國之分理得人矣此先王之所重也教之者何上而事乎諸父則有孝弟旁而接諸兄弟則有睦友下而恤乎諸子則有子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愛皆於此而教之焉使凡諸父諸子務乎此而父子之昭穆不紊諸弟諸兄務乎此而長幼有倫也或以孝愛屬父子弟睦友屬長幼似為太拘不如渾說為好此一節乃下數節之綱領以下十二節皆其條目也未三節反覆言其義耳

其朝於公內朝 一節

此二節是公族之朝禮此以朝於內朝之禮言庶子治之東面北上朝見之位也以庶朝見之序也內朝專是同姓貴在所畧但昭與昭庶穆與穆庶豈以恩而掩義哉蓋內朝主於親親以庶者篤親親之仁也

其在外朝 一節

此公族朝於外朝之禮司士掌之卿西而北上大夫北而東上士東而北上則庶在所畧矣但貴者在上賤者在下此豈以義而勝恩哉蓋外朝主於貴貴以官者所以隆貴貴之義也為之是以禮掌群臣之班正朝庭之位也外朝則雜乎異姓故以官

其在宗廟之中 一節

此二節是公族之祭禮此言與祭於宗廟之儀也以貴貴言蓋宗廟之中則與異姓之人雜列故其位序亦如外朝之位此是庶子治之以位序言授百官以職事則宗人主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之以執事以官以爵承上二項如外朝之位故以爵若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東面北上是也宗人授事故以官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是也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以公族適子之為士者言親親也亦宗人掌之升堂而食尸之餘登餼之禮也洗爵以獻尸獻之禮也飲餽南之奠受爵之禮也是禮也行之必以上嗣為祖之正體尊先祖故重正嫡也若合上三節出上二節是朝禮下二節是廟禮

庶子治之 一節

此節當入在其朝於公內朝一節之末外朝則司士為之內朝則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之貴不得踰無爵之父兄正所謂臣有貴者以齒也此便其庶子治之也

其公大事

此言公族之喪禮皆庶子正其位次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曰大事服之重而衰粗者於死者為親其位次則在前服之輕而衰精者於死為疎其位次則居後若論長少而不依衰服是使親者不得在前為尊人親矣喪禮之善如此

若公與族燕

一節

禮記中說

合卷之七

五

此言公族燕食之禮亦庶子掌之也燕必有賓必以異姓為之是不以賓禮外其族也君尊不可相敵故以膳宰為主主人與之抗禮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與父兄齒親親之仁也族食世降一等者謂族人既有親疎燕食亦隨世降殺親親之殺也燕禮之善如此

其在軍

二節

此二節言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守於公稱解云孝愛之深也蓋懼有非常之變而為人所壞抑有傾跌之虞或為物所污故守而扶持之非孝子之深愛乎太廟始祖之廟也貴宮貴室祖廟也下宮下室考廟也庶

子一向為摠正室守太廟以下言守公宮之事適子乃其正體故守始祖之廟諸父於公為尊故守祖廟子孫於公為卑故守考廟也上節為軍禮下節為朝覲會同之禮

五廟之孫

二節

此言公族冠昏凶喪之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下解云賤無能也蓋古者爵人必以德族人雖親無能則賤之官不及私昵故耳如此則朝無倖臣而人知修德矣其行嘉禮或冠也或娶妻而婚也必告於君死必赴於君練小祥大祥亦告於君焉下解云不忘親也蓋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間間骨肉之情而廢吉凶之禮也族有死喪其相為也六世宜弔而不弔五世宜免而不免則庶子罰之至賤賤承含各有正禮庶子治之焉下解云睦友之道夫冠昏而告則公於族人同其休凶喪有禮則公於族人同其戚此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也歟

公族其有死罪

二節

此二節言用刑之禮公之與族示之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官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訃告弟免之禮所以教其義教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於甸人蓋百姓刑於市刑於甸人謂刑於隱也至於獄成猶三

有之及致刑於甸人尤追之追之謂追止行刑之人也此見臣之用刑宜執守法之義也君之用刑宜寬親親孝仁也自公族有罪以上皆所以教之刑以弼教復又有刑之二條焉亦所以示教之意也

公族朝於內朝

一節

此記者覆釋前章之義公族有門內之朝內朝無異姓之臣所以序齒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若外朝雜於異姓之中故以官使不以官則貴賤雜列異姓之臣何安故尚爵而不尚齒正所以體異姓而盡容貌之節耳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所以辨賢也故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七

授事以官謂之尊賢上嗣祖之正體先祖廟之至尊今行禮於廟必以上嗣非尊祖而何喪紀不紀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是不奪人本親之恩也君於諸父序齒則事父之孝達於諸父矣君於諸兄序齒則事兄之道達於諸兄矣仁也親親不可無殺故又世降一等義也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戰而在軍則當居危之際守公禍則嚴事死之道非孝愛之深而何尊宗室貼在正室上謂生者也君臣貼在太廟上謂死者也正室乃卿大夫士之適子為族人所宗乃先祖正體特守太廟是所謂尊宗室也然太廟乃始封

之君廟之至重者有非他廟可比有君道焉適子之身有臣道焉以適子守太廟則是以臣事君故曰君臣之道著矣讓道達謂以貴者守尊而賤者守卑此子弟之讓乎父兄也故曰讓道達矣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於君有親何為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猶敬重弗臨賜賄不至缺失正親睦和友之道耳

古者庶子之官治

三句

此摠結上文庶子官之義也與首節相呼應庶子之正於公族不過孝弟睦友子愛便了不必細言上文許多也邦國有倫指邦國之公族言衆字指國人言謂庶子之官治而倫明於上則邦國之公族莫不於父子長幼之倫盡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有恩以相接有義以相正而邦國有倫矣由是一家人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凡有父子長幼之倫者有不盡孝弟睦友子愛之道者孔子大學所謂家齊而國治是也欲治國者庶子之政豈可忽哉

公族之罪

一節

此節當入在睦友之道也之下古者庶子之官治二句之上國立有司下法齊治其民不可以私親之故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有犯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體百姓也國人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不欲國人誅

慮兄弟也謀慮是不使國人見而謀慮兄弟之過惡焉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為犯罪而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遽絕之理故耳有生所以傳類宮刑則無生道故公族無宮刑焉

天子視學大昕

一節

此下七節皆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也天子之教始於王世子次則公族之國子又次則凡民之俊秀者皆所當教也前言教王世子及公族矣此言視學明先王之教自天子之子至卿大夫士庶人之子皆有以教之也首三句是天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始之養也適東序

一節

首一句直貫至末東序言其所也莫先老享先世之老也三老明三才之理五更明五行之理群老明事農之理皆當世之老也重在當世之老前章言始立學者什莫於先師先聖此言始立學者什莫於先老二說不同此始字當與下終之以仁終字對看為是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一節

此節作三段看適饌二句是愛之以敬發咏是行之以禮酌醴以獻是修之以孝養也

反登歌清廟

一節

此即下文紀之以義之事反是老更反就堂上之席也斯時也乃使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以樂老更之心此是一事既歌矣老更乃相與旅酬而行合語之禮以答天子之意此是一事凡此正使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斯二者豈末節哉蓋所語者乃父子君臣之道所歌者乃文王極致之德禮之大者也蓋禮無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下管象舞大武

一節

堂上既歌清廟之詩矣然不止於大堂而已也堂下又以管吹象舞之曲以象文王之文治廷中又以干舞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武功於是大合衆學士以行養老之事由是樂之所感以達有神而廣其良知以興有德而充其良能感化之深如此豈徒合聲音之致而已哉合語之禮上

於談說而已今養老將畢君而天子立之南面臣而老更
立之北面而位以正天子為貴升之阼階老更為賤升之
西階而等以列此君上臣下之義貴上賤下之義截然矣
豈止於講明君臣之道而已哉神是人心之神明屬知德
是固有之天理屬行向以天子而為主以老謂君為賓君
臣貴賤之分畧矣故於其終也正之下管象五句承上合
德音之致說正君臣三句承上言父子句說

有司告以樂闋

一節

此即下文終之以仁之事公侯等是畿內之諸侯更是鄉
遂之官蓋始於一處終皆遍及畿內鄉遂之地也養老不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五
及幼及命諸侯群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
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耳

是故聖人之紀事也

一節

紀事謂叙故事遵從古人所行而行養老之禮也慮之
以大句是摠下五句皆是慮大意人道莫大於孝弟聖人
由吾親以及人之親由吾長以及人之長是慮此孝弟大
道以推行之也愛之以敬五句註明古人一舉養老之事
而衆學士皆知孝弟之全衆善之備矣所以然者何哉正
以古之君子舉養老之大事不惟省具親迎獻醴合語而
慎於始又命群臣養於東序而慎於終是以衆人於其始

也知其為敬為禮為孝為義於其終也而又知其為仁安
得而不喻乎

世子之記曰

三節

此三節記古世子之常禮若聖人則有加於此也觀之首
篇可見矣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禮記中說卷之七終

禮記中說卷之八

陳留貢士馬時敏 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庠 甲戌進士馬翰如
生馬翼如 校閱

姪庠生 馬輝如
馬塘如 同校

大道之行也

一節

此下五節言禮備於後王以時之變為之故為禮運之首
恐非孔子之言或後儒失之也此節聖人傷世偽之寢起
知古典之不傳而於蜡賓畢事之際出為觀上之遊見典
章之所懸感禮教之不復而喟然為之太息亦夢見周公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之意也記者記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
矣然則發嘆之旨微矣乃因言暇而發之大道之行太古
無為之化也三代之英得時行道之盛也聖人皆莫之逮
矣而獨有志於英賢何哉蓋世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
不能不與時推移也不然則是驅情文兼備之風以回於
野亦非人情所安矣故獨有志於三代之英以志不得以
終遂故深有望於父母之邦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一節

此明上節大道之說也大道之行二句是風選賢以下至
不必為已是俗選賢句就是公天下也講信謂誠信而狡

詐不生修睦謂和睦而爭爭不作老則生无無憾是有終
也壯則才為見庸是有用也幼則養育必至是有長也貨
以谷粟布帛言力以播谷成屋言天生其利人乃不取
是以人逆天也故棄於地為可惡有能取歛之即喜其不
暴殄而已其心曰天下之財天下之人用之何彼此為也
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不出於身為可惡
故身有可用取其不退託而已其心曰天下之事天下之
人為之何爾汝為也非其有而取之謂盜伺間而發之謂
竊絕理謂之亂壞則謂之賊故字從謀謂句來大同轉上
來謂外戶不閉如此則上下恬熙風俗淳美豈非大同乎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何常急急於禮耶

今大道既隱

一節

此明上節英賢之說也天下為家是在上者不以天下為
公器而為私家之物惟君以天下為家故在下者化之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惟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故自藏其
貨以資已用自出其力以成已事也其天子諸侯則以父
傳子以兄及弟而守禮法之當然焉築城鑿池以保障國
家風俗如此安得不用禮義以為治哉蓋禮者義之定制
也則節文乎天理儀則乎人事而謹其禮義者事之權輿
也則商度於心協合於事而謹其義於以綱維乎彝倫使

彞倫攸敘綱紀乎政事使政事修舉也以正君臣四句是以義禮為彞倫之紀以設制度四句是以禮義為政事之紀以正君臣謂大同之世君臣不必正而自正矣今則以禮義而正之句句皆含此意制度所以齊一乎人故必節之以禮裁之以義如衣服有等度量權衡有數是也田里所以安養乎人亦必禮以為之節義以為之制或百畝或千畝是也勇足以折衝智足以謀國此勇智之人也必施之以禮義而錄用有方上足以保社稷下足以保黎民此為己之人也必處之以禮義則賞罰有道矣故謀用是作故字承上說來言惟其必用禮義為治如此是以謀用是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作而兵由此起豈非世道之一降乎於斯時也使非聖人者出則世會之流不知所終也故禹湯文武周公成王由此時以選用於世而為生民之主也此正見其得時行道之盛此六君子雖時有先後勢有君臣未有不謹於禮而為之治者也以其義四句正是所以謹禮者蓋義者事之宜也則謹禮以著明其義信者事之實則慎禮以成其信過者禮之失必謹禮以明其過仁者愛之禮不法仁恐流於無愛遜讓之事以禮講說之則尊卑有序君子以禮如此正所示民守之萬世而不變也使不以禮行此五者則王者之勢位去矣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此較之上古

無為之化不侔矣故曰小康是小康雖不及大道之世猶皆英賢挽回之力也使其禮常存世常小康猶之可也今則愈趨愈下矣此我之所以有志於英賢之臣也聖人處大同之世周旋無為之化聖人處小康之世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循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也

言偃復問曰

一節

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禮記中說 卷之八 四

言偃復問禮如此乎其急也聖人乃原禮之所由急者而告之夫禮所以承天之道蓋造化肇其端而聖人闡其用也所以治人之情蓋聖人修其教而百姓與能也是以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異此其所以為急也禮必本於天三句應承天之道達於喪祭句應治人之情如天叙有典而敦之天秩有禮而庸之是謂本於天也尊者效山之高卑者效澤之下是謂效於地也因其往來屈伸之情而為報本反始之祭是謂列於鬼神也此皆禮之體所以承天道者如此也然由體以達於用則有喪祭以明父子之恩射御以正長幼之禮冠

婚以別男女之分朝聘以立君臣之義此皆禮之用所以治人之情也禮之為道如此故聖人以禮示之效法於造化而顯設於制度以昭揭於上由是父子親而長幼序男女別而君臣正天下無不平國無不治而家無不齊矣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 一節

言偃之意以禮之名數制度非可以虛言故復問夫子之窮極言禮果有考証而得盡聞其詳否夫子告之曰夏商既遠杞宋無徵僅於杞而得夏時之書首坤次乾發天地之秘藏分爻立象闡天地之精蘊於宋而得夏時之等如甲乙先後井然有條歲月日時秩然有序吾觀二代以是禮記中說 卷之八 五

夫禮之始 一節

此二節言養生送死之禮皆昉於古也養生之禮有鼎鉶以為食焉有尊壘以為飲焉有聲音以侑食焉禮制之備如此其初果何所始哉始於上古生人之初始有飲食之時也當是之時地產之谷有黍稷未有金甌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押之食如此其簡陋也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杯飲飲如此其簡

陋也以樽則搏土以鼓則築土侑食又如此乎簡陋也耶此初有飲食之時何有乎文采之可觀然惟心之真實無偽一念之誠何所不孚亦可以致敬於鬼神而使之來格也即此而觀禮之文備於聖人制作之後禮之意肇於太極生人之初未有飲食禮在天地既有飲食禮在人心故曰禮之初始諸飲食也以送終之禮言之先王制禮及人之始死也升屋而號如是不生是不生矣然後行死事而飯腥焉飯必以腥應致生之不智故也苴必熟應致死之不仁故也始升屋而號告是望其復於天後飯腥而苴熟是歛而藏於地所以然者蓋親之體氣屬陰死則降而在下人子不忍其無歸也故謹其含莫而藏之也親之和氣為陽死則升之而上人子不忍其遽絕故致其號望而復之也死者北首異於生者之南向以鬼事之從其陰也凡此皆自人心不容已者而為之禮聖人豈以私意而致之哉上節言禮之簡後世有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下一節言人之情後世無過於此者固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宮室 一節

此言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者營窟是土處以避寒未有火化非是無火之性特未修之以利人耳觀上註加黍於燒石之上可見未有火化也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一節

此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也修火之利一句摠下三事范金至厲尸是足以代窟巢以炮至醴酪是足以代毛血布帛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始亦可以送死於終不特可以用於明亦可以理乎幽也神是百神帝是天也從其朔是今世承用而為之皆取法於往聖耳故曰從其朔也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如一月之始則謂之朔是矣

故玄酒在室

一節

此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也玄酒味最淡設於室幽而尊也醴醕味漸致設於戶尊卑之間也醴澄則味致矣設於堂下明禮之尤著且卑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七

以上階者堂之下也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所以致其養也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其琴瑟琴瑟所以致其樂也祝者代子孫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所以致其文也禮物之備如此蓋欲降上天之神降先祖之靈也以正君臣以下是言禮教之修也以正君臣六句註明迎牲而不迎尸者以此時尸在廟外以尸未入廟猶是臣道也故不迎註中致爵者如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壺尊是也

作其祝號

一節

此承上文言宗廟備古今之祭以為禮之全也祝號是備告神之辭所以尊神顯物也玄酒以祭謂朝踐時設玄酒於五齊之上也殺牲之時取血毛以告神於室盥血以告幽毛以告全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其體七朝踐時進之於尸所以報氣而事之以神道也以上是上古之禮熟其敝謂體解而爛之二十一饋食時進之於尸所以報鬼而事之以人道也醴醕三句交關說朝踐時君與夫人獻醴饋食時君與夫人獻醕君獻醴醕賓長以肝從夫人獻醴醕賓長以燔從朝踐時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也以上是中古之禮以嘉二句承上古中

禮記中說 卷之八

八

古之禮說退而合烹謂祭祀之禮既畢合烹之禮斯行向之載俎而腥今則退而取之與不載之餘肉合烹於鑊中向之湯爛而熟今則退而取之與未載之左體合烹於鑊內祭必有牲而牲則大豚牛豕是也體有貴賤不可以不辦如向之腥而為七體者向之爛而二十一體者盛於俎以供尸與賓客兄弟也則燕享有所供矣祭必有器而器則簠簋豆鉶羹是也然祭所以薦物不可以不實故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豆以五

味之和而實釗羹以昭報養之念也則品物無不備矣祝為主人告神之辭曰孝孫某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伯祖某以某妃配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曰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以上是當世之禮大祥承當世之禮說乃近鬼神之事冀其享而致其親非如古禮之尊而不親故於人道為善也大成通承說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不惟敬而又致其尊不惟尊而又致其親豈不禮之大成乎

孔子曰嗚呼哀哉

一節

此節言魯郊禘之失禮也孔子欲觀夏商杞宋既不足徵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九

欲觀周道幽厲傷之當時諸侯惟魯號為秉周禮者吾舍魯何適哉柰之何魯之郊禘又非禮也所謂衰者非周公衰也言後世僭禮周公之道所以衰也然郊禘何以為周公之衰蓋杞宋為諸侯之國所以得郊者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禹也故杞得推之以配天敬敷五教化民成俗契也故宋得推之以配天惟此二國皆天子之後故可世守天子之禮以事其祖而非僭也若魯非王者之後豈可以二國為例而僭郊祀之禮哉且以周公所制之正禮言之惟天子得以圓丘祭天方澤祭地下而諸侯但得祭社稷而已不得郊焉以天子之事不得而僭也夫周公制禮如

此本欲傳之萬世而子孫亦已壞之此周公之道所以為衰而不獨幽厲之為罪也夫考之杞宋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此孔子所以嘆之歟

祝嘏莫敢易其常

一節

此承魯之僭禮說來謂今之僭禮者豈以必如此而後可徵福哉不知祭禮祝於始嘏於終乃禮之成也此正常事古法不可易者一或變易是僭亂矣行禮者無問貴賤一依古制以成其禮諸侯行其所當行而不僭於天子大夫行其所當行而不僭於諸侯如是則內盡於己外順於道既可以享親又不至於倍上矣雖無意於求福而自有莫

禮記中說

卷之八

十

大之福也彼僭禮者安能以得福哉

祝嘏辭說

一節

此承上祝嘏而言謂祝嘏之辭當依古法不特用之祭祀而亦達於政治乃今棄而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得以習而記之而太宗伯不能明其義是昧於禮而無以昭明政治也故謂幽暗之國也

醎尊及尸君

一節

此言諸侯僭天子之禮醎尊夏商之爵也唯王者之後得用之以獻尸其餘諸侯特用時王之器而已今諸侯用天子之爵蔑時王之器是自擬於王者之後矣故為僭君之

禮也

冕弁兵華藏於私家

一節

此二節言大夫僭諸侯之禮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備藏於諸侯禮也故繁纓微物也而孔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斧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也今也兵華藏於私家是臣之強橫君被臣之劫脅也

大夫具官

一節

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所賜四命受器自有樂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是尊卑同等也非亂國而何由上三節觀之諸侯僭天子本為強國也而豈知禮記中說

卷之八

士

旋為大夫所僭適以為弱國也哉

故仕於公曰臣

一節

此言倍臣之僭大夫也公臣家僕之不同稱者禮也故卿大夫與家臣雜居齊齒為非禮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禮也故卿大夫以衰裳入朝為非禮君與臣同國謂衰裳入朝是卿大夫與君同國也與家臣齒是家臣與卿大夫同齒也雖臣之橫罪在君也二項重在陪臣一邊嗚呼視公朝如私家大夫本以制諸侯也而豈知旋為家僕所制與之雜居齊齒執上行下效其機甚可畏也君子可不防其漸哉

故天子有田

一節

此節承上五節說來幽國僭君脅君亂國君與臣同國皆諸侯卿大夫之失禮也所以然者由於制度之壞耳故此明言之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百支之世莫不思有以區處之天子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其子孫矣功德者亦賜采地是有國以處其子孫矣大夫位卑不得割地以與子孫亦養之以采地之祿是有采以處其子孫矣一田一國一采一祿有成規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大者謹禮而無濫恩下者安分而無歎志豈非王者之制禮記中說

卷之八

士

度乎制度一定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無并同姓者亦不容陷所厚矣又安有上文僭分之事哉

故天子適諸侯

二節

此言制度之壞皆起於上也天子慢人之先是壞其法度天子亂於諸侯之廟則諸侯亦可亂於大夫之家矣故又繼言諸侯之君臣為讎也夫君身萬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極可以斯頌而不由禮哉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

二節

由上九節觀之得禮者二而獲大嘏失禮者七而有禍患

如此乎禮之急也故此言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也嫌者眩是非於兩端微者隱形跡於不露禮則別而明之接鬼神而使之享考制度而使之仁有殺義有等禮有以別之而各得其宜凡此五者皆所以使政之治而君身亦由之以安也禮非君之大柄哉若不庸禮則政不正而君位以危大小臣工皆懷倍竊刑法禮教失其常度百工庶民離心離德是謂疵病之國矣信乎禮為君之大柄而不可斯須去身者也使為君者能執以為柄則諸侯大夫各安其分君安而政治矣又何至於僭且亂哉嗚呼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之言得無意乎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五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一節

此節承上言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政治則君安此所以藏身也首一句截是故以下正言藏身之實也本于天二句謂政莫大於敦典庸禮人君本天叙天秩之自然以降命於四海也降命非實有命令之出是舉此祭祀等禮寓其意以示教於人也降命作示教二字看命降於社四句乃以降命之實謂因祭祀而降命則謂效地之政蓋效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也因祭祖廟而出令則為仁義之教蓋思慕之心親踈之殺也興作必本於材木而材木則山川之產故因祭山川而出命則為興作之政制度始於宮室而

五祀則宮室之神故因祭五祀而出命則為制度之政此皆聖人惇典庸禮之政如此則政教四達而不悖安富尊榮而藏身之固矣政字命字禮字要分明自出於君者謂之政理之本於天者謂之禮本於天而降於下者謂之命非二事也

故聖人參於天

一節

此承上章言治政之事大意謂聖人之參贊由於治政聖人之治政本於正身也法象莫大乎天地而聖人參焉變通莫妙乎鬼神而聖人並焉如此則聖人之身與天地鬼神相為悠久而藏之固矣然果何修而得此哉亦以其能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五

禮序民治而治政焉而已治是參並以以前事謂惟其治所以參並不可說參之並之了方去治政也此政字即下禮序民治也處存玩樂又言禮序民治之由乃解治政之治字意治政之事如高下散殊天地鬼神之所存也聖人則以其所贊並者處其所存而法之以制禮則尊卑大小各得其常禮不於是而序乎周流合同天地鬼神之所樂也聖人則以其所贊並者玩其所樂而法之以作樂則百姓太和萬物咸若民不由之而治乎聖人治政之善如此此其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然聖人之治政又豈無所本而徒求諸天地鬼神之玄遠者哉亦曰

本於正身焉耳彼天生乎時地生乎財天地無全能也人生於父德成於師師父無全功也人君則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匡父之生安師之教是天地父師之所不能盡者君皆以正用之矣若不能正身而一立於有過之地又何以能處存玩樂以致天下之治哉故其要則在於君之自正其身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自立於無過之地斯可以處存玩樂而致禮樂之和序也如此則政無不治而天地可贊鬼神可並矣聖人之藏身義有固於此哉治政二字為綱領禮序民治天時地財父生師教皆政字之節目處存玩樂裁成輔相教之養之皆治字之節目身則治政之本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八

十一

參天地並鬼神則治政之效也

故君者所明也

一節

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上九句是上當為之道君則人三句言不能盡道之失故百姓三句是在下當為之職故禮達二句言能盡職之效則君自治如老老興孝長長興弟也養君自安如九一而助什一而貢然後得耕田鑿井也事君自顯如盡職盡忠而後德懋官功懋賞也禮達如易之辨上下分定如易之定民志也將氏謂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人方且遵守石分相安於畏愛

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夫好生惡死人心所同聖人正身以率下能使人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其功用不可以小小言矣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

一節

上言人君立於無過之地其自責固嚴矣至於用人又不可以不恕也故用人之智仁勇是皆於有過中求無過所謂隨才器使也不然則天下無全才矣豈所以待中人者哉

故國有患

一節

此言禮達分定不惟百姓愛死患生雖君大夫亦有然者君能達禮則以死社稷為義者為臣者不從君以死社稷而死已之宗廟雖或可死而與為君而死者不同故謂之變而不謂之義也

故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一節

此言聖人本禮以治情所以能成一統之治也以天下比中國則天下遠而中國近以一家比一人則一家眾而一人寡謂聖人之治天下能使遠而天下如一家父子兄弟之相親近而中國如一人身心腹四肢之相衛是豈以私意臆度之哉蓋由其知天下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之間

情之合則天下之勢統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一於是因人情而治之耳因人有喜愛欲之情也則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明其人利之所在而使之趨則喜愛欲之情中其節矣人有怒哀懼惡之情也則達於其人患之所在而使之避則怒哀懼惡之情中其節矣然後天下雖非一家中國雖非一人而情之由義趨利避患如一家一人也不然則人藏其心不可測也安能家天下而人中國我七情喜愛欲陽之情也怒哀懼惡陰之情也此皆出於天然故弗學而能人情之合宜者為我人情之所安者為利人情之所畏者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情至末又于治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七

情之中而揭其治情之要也謂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而必修其十義講習誠信修為和睦以趨利敦尚慈讓務去爭奪以避患夫豈無要哉蓋禮者人情之防範治情之先務也治之以禮則七情中節十義純熟人利以與人患以息此所以成一統之治也其不然者則情義乖離利戾患生矣烏能以家天下而人中國也哉

飲食男女之大欲

二節

此二節又在七情中抽出欲惡二者而言蓋喜怒哀懼愛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由在於欲惡故曰大端也然是情也雖曰感物而動然其迹未露尚藏於心不可測度也

其欲惡之合禮而美不合禮而惡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也天下中國之大亦有陽為而陰叛面是而心非者聖人何能一一以窮之而使之必治哉惟以禮而求之故觀其舉動之合禮則知其七情之中節而欲惡之美可徵觀其舉動之失禮則知其七情之乖僻而欲惡之惡可徵也苟不以禮則雖發之於外見之於色猶不可知其美惡矣而何以能治人之情哉此可見一統之治由於治情治情之要本於明禮禮之為用何其急哉

故人者天地之德

一節

此節言人具造化理氣之全以有生以見聖人之治情者

禮記中說

卷之八

大

非強合也亦以人情之得於天地本同耳上一句以性言下三句以形言健而為仁禮乃天地之元亨順而為義智乃天地之利貞故曰天地之德陽之動人得之而為氣之剛陰之靜人得之而為氣之柔故曰陰陽之交媾者鬼之盛氣者神之盛故曰鬼神之會形之生也乃五行之質神之發也乃五行之氣人則得其秀而最靈故曰五行之秀氣也夫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則不可無盡性之功矣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則不可無踐形之功矣

故天秉陽垂日星

一節

此言五行之所由生所由和以見其為五聲五色五味之

本而人之所資以為養也天秉陽而在上而日星之象垂焉是陽而交於陰也地秉陰而在下而山澤之氣通焉是陰而交於陽也由是陽交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播水火於春夏播水金於秋冬而土則寄旺於中則五氣布矣木火得其春夏之令金水得其秋冬之令而土亦得其職則五行和矣五行之所由和者如此信乎五行亦陰陽也然果何以驗之哉蓋月應日以死生者日之所行者順其遲速之度而後月之所生如其晦朔之期自朔而進之三其五而為望此五行生數之極也則日與月遠受其光而月盈由望而進之三其五而為朔此五行成數之極也則日與月近掩其明而月闕五行之和而不與月而見之乎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一節

此承上章播五行於四時而言也謂五行之運和天地陰陽之氣順矣故為生物之本也使運而有窮生物之功不幾於息乎今五行之運也由木而火而金而水而土無所不在運動如此疑於無終矣然而春木之王也而夏火之來則竭之秋金之王也而冬水之來則竭之此盛則彼衰旋相為終焉五行之播也惟土寄旺而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土居中央而餘各主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流行如此疑於無始矣然而春木之王也有以為夏火之本

秋金之王也有以為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旋相為始焉五行之理其相終也動靜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所謂分陰分陽者是矣其相始也則動靜無二機生成為一理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所謂根陰根陽者是矣五行之理其妙如此此其所以體物而不遺也歟

五行六律十二官 三節

此言五行之運無物不在而天下之事皆取正於五行也以樂言之出於律者為聲有宮商角徵羽焉寓夫聲者為律有黃鍾焉以六陽律合六陰律謂十二管大簇夾鍾姑洗為宮於春仲呂蕤賓林鍾為宮於夏夷則南宮無射為宮於秋應鍾黃鍾太呂為宮於冬所以然者以五行迭相為本故聲之感於五行亦旋相為宮也以味言之酸苦辛鹹甘是為五味加滑是為六和也溫熱有六和寒涼有六味共為十二食焉相為質者如春以酸為主而和之以餘味夏以苦為質而和之以餘味秋以辛為質而和之以餘味冬以鹹為質而和之以餘味五行旋相為本故味之滋於五行者亦相為質也以色言之青赤黃白黑是五色并天玄為六章是為十二月之所衣也旋相為質如春以青為主而間以餘色夏秋冬放此五行旋相為本故色之行

於五行者亦相為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一節

此總結上六節之意見人稟造化之理氣以有生而資物用之宜以為養也言人之生也有性焉而性其天地之心也元亨為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仁禮之性利貞為天地成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義智之性也有氣焉而氣為五行之端也形之生也五行陰氣之秀也神之發也五行陽氣之秀也理隱於無形猶心之內藏故曰心氣顯於有象猶端之外見故曰端食味也別聲也被色也皆性情之不能無者然五味之食以五行而正所以養其口五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聲之別也以五行而和所以養其耳五色之視也以五行而文所以養其目味而非此則非正味矣聲而非此則為淫聲矣色而非此則非正色矣豈為養生之具哉上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又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者蓋德者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証其所自米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故聖作則

一節

上文言人本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以下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見聖人作法之善舉一篇之體要而約言之也上九句是作則之事四靈一句是

作則之效以天地為本謂法天以立典禮效地以定尊卑也以陰陽為端謂情之善者屬陽情之惡者屬陰求端於此而賞罰之也四時為柄春耕夏耘之類是也日星為紀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之類是也月以為量如以朔舉趾築塲納稼之類是也鬼神以為徒如祭社為殺地之政祭祖廟為仁義之政祭山川為興作之政祭五祀為制度之政也五行以為質如五聲六律以養耳五味六和以養口五色六章以養目也禮義以為器如大和人倫之道小而庶事之宜皆以禮義而綱維之也人情以為田如辟義明利達惠是也以天地為本則典禮以興尊卑以位事物有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不舉行乎以陰陽為端則情屬於陽者必七情中節屬於陰者必七情乖戾情有不可睹者乎以四時為柄則春耕夏耘相率趨事雖勞而不覺其勞矣事有不勸者乎以日星為紀東作南訛之事無一而不舉西成朔易之事無一而不布矣月以為量則事與時進功與日集日新月盛如樹藝然也鬼神以為徒則尊卑位序仁義道立興作成制度定可守於悠久也五行以為質謂五行之氣周而復始國家之事亦今歲周而未歲始也禮義以為氣則彛倫以序政事修舉事有不成者乎人情以為田則人皆有趨道向方之所如父子向乎慈孝兄弟向乎友恭之類不有與

乎作則至此則天道明於上人事周於下矣使四靈不至亦未見為至治之極也今作則而使四靈猶為聖人之畜則天地間飛潛陸走之類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聖人功化之極又孰有加於此哉

何謂四靈

一節

此解上文四靈之實不念不備不猷未必實然不過誘人君以修德也麟有仁厚之德鳳識治亂之勢龜知吉凶之兆龍神變化之機所以為靈也龜能逆知人之情狀則人從而決焉吉者則趨之凶者則避之故人不失其情之正也夫上言天地為本于其始以見下八條皆所以法天地之用而不取違言四靈為畜於其終以見上八條皆所以感天地之心而臻其瑞人君奉若天道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此所以為王道之全也

故先王秉耒耨龜

一節

上言龜知人情此節遂言先王將有大事必秉耒耨龜而問吉凶焉國之大事在祀故先以祀言之也列祭祀一句是總下瘞繒宣祝嘏辭說乃其目也制度又總瘞繒等事說瘞繒以表其敬宣祝嘏辭說以制其文則制度設矣制度一定則國家祭祀有本耒耨龜瘞繒宣祝嘏之典禮可守也非有禮乎國既有禮則太卜秉耒耨龜太宗瘞繒幣太祝

宣祝嘏而官有所治矣官既有治故耒耨龜秉於太卜瘞繒幣瘞於太宗祝嘏宣於太祝而事有其職矣事既有職故耒耨龜秉於先繒幣祝嘏行於後而禮有其序矣註內重祭祀句只應秉耒耨龜句也一說國有禮四句泛言亦脫洒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一節

此言聖人謹禮以淑人之事註云此亦前章未備之意謂聖人凡事謹於禮則禮制成矣猶患其不能下達於民也故身行上下內外大小之祭而使民倣之焉首一句是一頭下皆是達禮教處茲帝於郊至本事是行祭以達禮教宗祝在廟三句是設宮以明禮教王前巫以下是自防以禮記而說

禮記而說

高

示禮教也生物之功皆大於天故先王冬至祭天者使天下知尊君之禮也載之德莫大於地故先王夏至祭后土於國者使天下知知本之意也祖廟祖考之所依先王有四時之祭所以達仁義之教於下也山川材木之所生魚鼈之所產先王有一方之祭所以達興作之教於下也君為祭主於內鬼神仁外有賓道焉故曰饋五祀如春祀戶夏祀竈所以本其出入飲食之事秋祀門冬祀行季夏祀中雷所以本其光明闡闢往來之事非以達制度之教乎宗祀在廟執祭祀之事則君臣父子之教著於迎牲事尸之時長幼貴賤之教見於序爵序齒之頃雖鬼神之

豈可得而亂之乎三公是太師太傅太保以執上下之禮則等威秩秩君不容下堂以迎簾地章章臣不容升堂以拜雖君上之尊可得而踰之乎三老是明天道地道人道之老以執人倫之禮則合語於既歌之時莫非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談說於乞言之頃莫非慈孝之禮雖異數之隆又豈得而變之乎巫主弔臨之禮故在前史紀言動之實故在後卜筮辨吉凶欲人君如所趨避瞽侑察禮樂欲人君身無不知序故皆在左右心無為句輕即論語夫何為哉意守至正重講所謂置身於無過之地以建中於天下也此見先王慮民之意甚周教民之道甚備防民之具甚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悉其終無患矣乎

故禮行郊而百神

一節

此論禮達於下而見徵應也上四句逐句要精裡感格之效故自郊社以下又言所以感格者以禮義達於精裡耳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事天之效著矣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也而事地之效著矣孝慈服謂天下之為子者皆知孝以事親為父者皆知慈以愛子也孝慈還重乎一邊慈只帶言之耳正法則謂賤不踰貴卑不凌尊隨其分中各有制度也聖王精裡感格其效如此所以然者豈無故哉由聖王所制郊社等禮皆義之修飾而

禮之府藏也義修禮藏如郊以定天佐社以列地利是皆人事當然之義而尊君報本之禮寓於中也餘倣此吳文正公云上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佐列地利本仁償鬼神本事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行其禮也此篇論禮三千餘言反覆推明淨遠詳盡而篇首禮義以為紀中間禮義以為器兩揭是語以禮義並言至此又以義之修而禮之藏結之承上起下而竟篇終不皆講禮義言之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此言禮本於天命以示人知所尊也謂聖人之禮有高卑貴賤之等人皆以為制於聖人也不知太一為三為一乃無極之真而為萬化之權輿一理之妙而為氣機之根抵禮制之原則本於此也是太乙也自是而分之則尊卑定位兩儀立矣自是而轉之則動靜互根二氣分矣自是而變之則寒暑代謝四時運矣自是而列之則屈伸往來鬼神著矣莫非太乙之精也夫禮之大原既出於天聖人制禮寧不法於天乎是故聖人象此而下之為教令高下貴賤之等法天地也吉凶刑賞之事法陰陽也歲月久近之差法四時也報本反始之情法鬼神也向是觀之天地陰

陽莫非天理之自然四時鬼神亦皆天道之自然聖人之禮悉本於此則儀文秩秩主於法天而已豈私意而為之哉首句乃禮制之原分而四句皆太乙自然之禮尚未涉到聖人身上其降曰命乃聖人制禮之事也此節重在首句太乙上蓋原禮出於天而不可易也

夫禮必本於天

一節

此節言禮之本於人情以示人知所信也上文言禮必本於太乙恐疑其不切於人也故又言禮之終歸於人如此蓋天叙天秩天理之自然聖人因之敦典庸禮此禮之本於天也山高澤卑地勢之自然聖人因之以定尊卑此動

禮記

卷之八

三

而之地也五祀各有事也聖人本其出入而為祀戶之事之事四時各有當為也如朝宗觀遇禘蒸嘗各以其時也協於分藝謂歲各有分限也禮則協於分限如總麻三月小功五月而喪紀以明祭以孟月薦以仲月而本始以報則功有藝矣夫聖人制禮主於法天如此然雖出於天而未始不切於人也故秩叙之法於天者人之綱常宜爾也高卑之殷於地者人之名分宜爾也法制之本於五祀者人之名器宜爾也先後之久近定於時日者人之情節宜爾也何莫而非斯人當然之義哉夫制禮固本於義矣至於行禮又豈外於義乎然無財不可以為悅故必以貨

非强有力不足以行禮故必以力無辭讓則太慈非飲食而又無以合歡故行禮者貴焉由是以其所制於天地五祀時月者而行之或冠昏以正男女也或喪祭以明恩義也或射御以正交接也或朝聘以正君臣也而禮無不行矣其為人義豈小補哉此節重居人一句蓋言禮之體備於人而不可離也自居人以上是制禮貨力飲食辭讓是行禮冠昏喪祭以下皆禮之目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 一節

上文言禮而居人曰義故承禮義並言二字不可平看謂禮必有義也切於日用益於生民故曰大端講信一句所

禮記

卷之八

三

以誠其身固人二句所以莊其身養生送死致其恩於明事鬼神極其禮于幽也達天道承本於太乙言順人情承居人曰義言三所以字平看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道也有禮義則貴賤等而刑賞均則天地陰陽之禮皆於此而形見近父著而報反行則四時鬼神之禮皆於此而呈露豈非天道之大寶乎喜怒哀樂愛惡欲皆人情也有禮義則冠昏以別男女喪祭以明父子情之所發各得其宜射御以和長幼朝覲以正君臣情之所施各當其可豈非人情之大寶乎聖人知禮之不可已者謂達天道則天道不可已於禮順人情則人情不可已於禮故與禮以修德

齊家治國也若先去其禮此身之所以亡家之所以喪國之所以壞也

故禮之於人也

一節

此承上文惟聖人知禮之不可已而言謂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蘖而成味也禮之於人處且虛講資以成德用在猶酒有麴蘖處是內足以養其莊敬之心外足以養其威儀之美猶酒之得麴蘖而成味也然唯君子厚於禮如酒之醇小人薄於禮如酒之醜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可以下二句為申上意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人之知禮然比之小人則厚矣小人者鄙夫也雖未至如壞國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喪家亡人之去禮比之君子則為薄矣

故聖人修義之柄

一節

自此以至篇終皆言聖人之治人情也義者人情之裁制聖人講明乎義之所在而為制事之宜禮者人情之防範聖人講明乎禮之所在以為區處之序人能操義之柄處禮之序則情皆中節矣此聖人治情之綱領也以此觀之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田為農夫所治情為聖人所治則人情豈非聖王之田哉聖人以人情不治為憂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修禮以耕以下五句皆治情之條目也

修禮以耕之

五句

此言禮義治情始終條理之目也修禮以耕必先以禮而防範之使情之所發歸於節文而不至於流如治田先以耒耜而耕之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聖人講明其義之所在使人情所發必隨事制宜而不拘於常如治田者必

隨田之宜而種之也學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審其幾而慎其獨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有如農之去草以養苗也學以耨之可謂博矣而不歸之於約不可也故又本仁以聚之可謂利矣不至於安不可也故又播樂以安之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人情豈有不治哉噫要之理義而已蓋學耨者去其害吾禮義仁聚者會吾禮義於一本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樂安者泮此禮義於無迹也故曰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一節

此本修理以耕之說來見治情必本於禮也以常變分二段然義之見於事物隨時制宜而禮則行於義之中一定而不易禮非義之實乎然禮固為義之定制矣時或適乎變若協合於義而當為則雖先王未有此禮亦可因義而創為之一時之權終歸萬世之經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先王得之固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吾能通之亦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也馬氏曰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

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為禮盡其變則為義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 一節

此節本陳義以種之說來見治情必本於義也首二句就自然之理言中二句就當然之功言得之象上二句說乃必然之效也事處於外有大小輕重也必以義而為分限之宜心發於內有親疎厚薄也必以義而為品節之制上句即事之宜下句即心之制惟其為藝之分必義以制事合其大小輕重之宜惟其為仁之節必義以制心度其親疎厚薄之等如此則義得矣吾見舉措合乎人心則民莫敢不服矣其強執尚哉此所以必陳義以種之也

仁者義之本也 至得之者尊

此節本仁以聚之說來見治情必本於仁也義即上文義字順即下文順字仁之為道如親如民如物皆有親疎自然之等義之謂也惟仁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得其宜皆此仁之發也仁非義之本乎如家如國如天下皆有先後自然之序順之謂也惟仁家國以治天下以平行之以漸皆此仁之功也仁非順之體乎誠知為義之本也設之必當而不失乎親疎厚薄之倫知為順之體也治之有序而馴致乎協和風動之休是謂得天仁也則元者善

之長也義由此立內有以合乎天之尊爵體仁足以長人順由此達外有以為天下之達尊矣其尊何如此所以必本仁以聚之也

故治國不以禮至弗肥也

此獲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國字內含情字者謂治一國之人情也耜耨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耨而耕也耕所以種禾而生義所以達禮而行故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獲學之勤將以有聚故講之

禮記中說

入卷之六

主

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樂有所樂而安其仁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樂之和人期於禮之順故安之以樂而不達以順猶食而弗肥也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之後內腹雖充而外體弗肥也仁之功用彌滿於兩間而無不順則猶食之滋液周浹於一身而體肥也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焉

四體既正

一節

上言樂達於順而為身之肥此又言天下國家之

實所譬之意也然不曰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子篤慈孝也兄弟睦友恭也夫婦和順義也大臣法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也小臣廉苞苴不行蠶蠶必歸也大臣位尊易於縱放故言法小臣祿薄易喪所守故言廉官職相序謂尊者總其綱而率乎下卑者隸其目而奉乎上也君臣相正謂君不安於姑息而賞罰以正其臣臣不事於阿諂而獻納以正其君也天子二句相承說言仁義之德根於心而見於行事猶車之代行也然車之行由乎御而德之行資乎和故所行之仁義從容中道而無所勉強則和矣是猶行車之御也諸侯以禮相與聘問會以時而行也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

大夫以法相序謂敬讓相守而偏僭不生也大順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而明新之道至天下之情各得其正而天下平矣不謂之大順乎由是養生等事自然各得其理不見其跡莫知其然王道之化至公至神矣其新民之至善而學問之極功乎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一節

自此以至終篇皆發明大順之意言聖人以大順治天下豈惟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所哉如萬幾沓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咸福並用罔系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處之各得其宜可

以無錯謬矣一頓笑之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下之向背關焉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各當其理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以處之則其情自通蓋有是理而後有是事以理而處事何難通乎如郊而天神格焉廟而人鬼享焉是也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以處之則其分有間蓋有是事即有是理因事而治之以理不有間乎如三公率諸侯制卿大夫治士庶人是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惟順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焉何相及乎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惟順則利吾為之興害吾為之避焉何相害乎夫是則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五

以事處事而事無不治因物付物而物得其所順之至也是道也豈非人君之所當知哉蓋人君惟明此順道則能去其苑謬與失也去其不通與間也去其相害也是為能守危亡之戒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也故無危亡之禍不然則苑謬而失不通而無間相及而相害危亡之禍至矣按註危亡之戒正指苑謬等弊而言或言治亂之幾相為倚仗人君處大順之極當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則有守危之心矣此說雖好故但明於順三字無歸着

故禮之不同也

一節

此節首四句亦本於順來貴賤各有其等豐儉安其素皆順也夫貴賤有等故禮隆殺不同賤者應倭雖行之萬世不變而豐貴者應豐雖行之萬世不變而殺正以維持人情不至於驕縱保合上下不至於危亂也維持合情重賤者一邊弑奪之禍皆起於人情之驕縱故持情正以合危也順之為道其妙如此故聖王推之以為順民之政焉不使山者渚者是因地之利以行順也用水火句是因天之時以行順也合男女必當其年三十而有室二十而有家頒爵位必當其德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用民必講武於農隙力役於歲終也凡此皆因人之理以行順也夫惟

禮記中說

卷之八

三五

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故國無災民無疾也自父子篤兄弟睦以下言順之人也大積不苑以下言順之道也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之事也有是人有是人有是道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矣

故天不愛其道

一節

此承上大順之世而言謂天地之應不止於無咎徵已也而又有休徵也可俯而窺以上是天地位萬物育之事以下是致中和之事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不愛其情如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此三句是三才協應器車按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鈞為山木自成

車材不擇治而自圓曲也河圖義皇時出龍馬背有旋龜如圖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一六共宗而居北二七為朋而居南三八同道而居東四九為友而居西五十相守而居中有知之物見人不驚四靈如常人問家畜巢穴在於低處人可俯首下窺知其有卵有胎也可俯而窺以上是瑞物駢臻則是無故猶云無他也禮字該得一篇之禮字修禮是修之以治人情達義是達之天下使民宜之之意上句是以人治人下句是修己及人二句文雖相對而意實相因也未句是結其為極功也

禮記中說卷之九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 庠生馬煒如 同校

禮器是故大備

一節

此言人以禮而成德見禮不可以不學也自首句至盛德是言體禮之益付回至易業是言推禮之用故君子以下是有禮之效首三句以禮器二字作一頭大備盛德作二項大備以所行者言盛德以所得者言大備如誠焉已著偽

禮記中說

卷之九

焉已去聲可為律身可為度也盛德如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也然禮能盛德何哉以其為用之大故耳夫回者偽之自外入者也禮所以去偽故在回則什之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禮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之治已故措之於一身也則容體正顏色齊詞令順無往而不正矣以之治人故施之於一事也則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無往而不行矣什四句是善於內措正二句是善於外惟其善於外也如竹箭之有筠也而外其和澤矣惟其善於內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而內其貞固矣二者三句是申明上二句取譬之意見二物有大節

故能貫乎四時以起下君子有禮故能協親踈感幽明也有禮是什回增美措正施行外謂可協於親踈物懷仁二句是感乎幽明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一節

此言先王制禮之備也禮以經禮曲禮言謂先王制禮必有本以為之基必有文以致其飾何謂本內而以忠外而以信是也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以為本也何謂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禮此理義所以為文也文因本而飾之則非文勝質之史故文不為過

禮記中說

卷之九

本因文而用之則非質勝文之野故本中其節焉學者於此固當探其本而可輕其末哉日錄云忠信是渾然的義理義理是燦然的忠信忠信為禮之本是未做出來的義理義理為禮之文是已做出來的忠信也此上二節乃禮器之綱領也張子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

禮也者合於天時 一節

此言禮當順造化而協幽明也夫行禮者必用物以將誠然貴因天之時也貴因地之利也由是以順鬼神而來其享也以合人心而成其禮也以理萬物而曲成之不遺也

是順造化而協幽明禮之所可貴者然也果何義哉蓋以天時異所生之物土地異所宜之產功用之出於天地者不能強之而皆同也故因天所生因地所養禮斯行矣苟以天所不生則不合天時為變天之道矣以地所不養則不設地財為賊地之理矣由是君子不以為禮不合人心矣鬼神弗享不順鬼神矣豈所以為禮哉以川地所不養言之鹿豕山物也居山者舍之而用魚鼈魚鼈澤物也居澤者舍之而用鹿豕則非設於地財矣明而君子謂之不知禮況幽而鬼神乎言地所不養而天可知也此以下廣說義禮為文之事合天時如春薦韭夏薦麥之類設地財禮記中說 卷之九 三

如居山以鹿豕之類合天時設地財正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也理萬物如所用之物料質異用取用有節可以遂生也天時有生四句正見合天時設地財之意天不生四句正見順鬼神之意居山以魚鼈三句正見合人心之意理萬物不言可知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 一節

此言聖人制禮用財之節亦承上天時地財而言也首二句作總禮之大倫二句是因乎地利年之上下二句是因乎天時言地有廣狹則所入不能無多寡故禮之倫以地之廣狹為差如天子地廣入多則行禮必備卿大夫地狹

入少則行禮必殺也年有上下則所入不能無盈縮如年豐入盈則地雖狹而行禮亦厚年凶入縮則地雖廣而行禮亦薄也此四句正所謂舉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也是以年雖荒凶則禮有減殺而眾不匡懼者以上之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為大 五句

此言禮之體有五均為義理之不可忽也蓋禮以時為大順體宜稱皆次之四次字無等差皆謂次於時也亦不可輕者即孟子志至氣次之意謂與時無重也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體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

禮記中說 卷之九 四

謂之稱因革乃氣數之運而天主之聖人不能違天故曰時為大也行禮自然之順序也言施于幽者循祀典之常行于明者盡人倫之大體自然之形體也隨其體之重而制為禮之隆因其體之輕而制為禮之殺宜是于不得不然之中盡當然而然之道稱是尊卑不過乎則分守各得其平此四者非不重也然以時之定于天者較之則為次耳時乃出於天者固為大順體宜稱乃出于人者故為次堯舜以下正言其時為大之事堯舜授舜禹時當因而因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時當革而革繼亂世者其道異也此豈人力所能哉亦法乎天運而已故

謂之時詩言武王追文王之孝正以趨時也

天地之祭

一節

此言順次之也首四句泛說倫者是言天地之祭有燔埋宗廟之祭有親踈父子有尊卑君臣有上下皆自然之序故曰倫也

社稷山川之祭

此言體次之也社稷有祈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鬼神有内外之祭凡此群祀各有所別惟隨其體而已屬乎天子者分尊禮從而隆屬乎諸侯分卑禮從而殺故曰體次之

禮記中說

卷九

五

喪祭之用

一節

此言宜次之也喪之送終祭之遠賓客之往來交際乃義之不得不然者然喪有同祭有異數不同賓客有隆殺不同賓客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凡此皆隨事合宜故曰義

羔豚而祭

一節

此言稱次之也百官以士言大牢以天子諸侯大夫言士祭宗廟則用羔豚以為禮羔豚禮薄宜若不足用矣然士分卑而助祭者少故祭畢燕享皆足以及之也大牢乃牛羊豕之謂大牢禮厚宜若有余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分

尊而助祭官多故祭祀燕享亦非有余也諸侯有保土之

重宜占吉凶故以龜為寶大夫佐卑不得寶龜故臧文仲

居蔡以為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諸侯有保障之

重故莖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文得與不得

各有所稱也 吳氏曰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

言稱體宜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焉

禮有以多為貴者

五節

此下凡二十有九條皆推言稱之事也天子德尊廟多為稱諸侯德薄廟少為稱其豆尊者數多卑者數少亦稱其分也天子之豆朔食之豆也諸公諸侯之豆相朝之豆也

禮記中說

卷九

六

大夫之豆相聘之豆也天子之豆朝踐八饋食八又加豆八羞豆二此二十六也諸公之豆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此十有六也諸侯之豆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此十有二也大夫之豆皆朝踐之豆也

諸侯七介七牢

一節

上句是朝禮下句是聘禮諸侯七介七牢舉伯而言其朝于天子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天子賜之鉶牢一脰牢三餼牢三總七介七牢也諸侯分尊故其禮如此大夫五介五牢舉侯伯之卿而言其聘于天子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二天子賜之鉶牢一脰牢二餼牢二總五介五牢也大

夫分卑故其禮如此

天子之席五重

一節

天子之席以袷祭言諸侯之席以相朝言大夫之席以行聘言許氏曰裁群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裒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少或寡或小或大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修焉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為矣故祖廟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深誠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尊祖親稱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侯則殺而十六禮記中說 卷之九 七

馬諸侯則十二焉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而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於五重而翼以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翼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翼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於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憊憊致意焉蓋以為毫釐之際所以別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以介豆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

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

有以少為貴者

一節

此下八節皆言貴少之義見禮之稱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皆有介天子巡狩至於方岳自由阼階而升堂不用介焉所以然者以天子四海為家無客禮也社稷之事宗廟之祭皆備物南郊祭天特用一牛不備物焉所以然者以天地普生萬物無可以報其德者故用特牲貴誠之義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以尊天之禮尊其君也朝禮隆惟主于相接故主君酌賓以鬱鬯無籩豆之薦以芬芳為德也聘禮殺尚氣臭之多故用脯醢此非少者貴而多者賤乎 禮記中說 卷之九 八

天子一食

一節

此公庭禮會之食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亦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亦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飯再飯三飯之數而食力則無數也

大路繁縷一就

一節

大路祭天之車也次路雜用之車也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圭璋特

四句

銳頭曰圭諸侯朝圭執之半圭曰璋諸侯朝后執之圭以

馬璋以皮皮馬不上于堂故特達不假於外物也虎形為琥半環為璜天子用之以享諸侯或諸侯自相享然以繡將送酌爵乃用琥以將繡馬以繡將送酌爵乃用璜以將繡馬祀先王之席如朝覲享射之數而天神之祀則素饗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卑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大貴小之義以見禮之貴稱也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於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禮記中說

卷之九

九

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棺四重卑者一重此棺槨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封丘之度此封丘以大為貴也貴小之禮有二一是宗廟之祭禮主人貴獻皇尸以一升之爵佐食賤獻皇尸以五升之散此獻尸以小為貴也尊者皇尸舉解以受獻於主卑者是主人舉角以受酢於尸此自飲以小為貴也貴賤以佐言尊卑以體言一是子男之享禮列尊之法異其所告最大壺次大瓦甒最小大者飲諸臣也陳之於內瓦甒五斗子男以為尊者陳之在堂焉此設尊以小為貴也

有以高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高之義以見禮之貴稱也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

有以下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下之義以見禮之貴稱也至敬二句是郊禮天子諸侯之禮大夫士是鄉飲酒之禮無足曰桮有足曰禁皆以酒戒桮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有足則高大火用之無足則下士用之皆欲其有制也至於天子諸侯廢桮為德之至者不待禁也此言祭天之禮不用禮記中說

卷之九

十

其高而用其下設尊之桮不用於高而用於卑此稱其下之義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文之義以見禮之貴稱也龍袞以下言服之被袞身者品秩一視其分天子之冕以下言冕之戴諸尊者品秩一視其分也龍陽袞也天子飛龍在天以理陽道故因天之文以著其多耳繡如斧狀取其斷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藩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斷此所以取於繡也黻如兩已相背取其辨也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去就不可無辨此所以取于黻也士玄衣纁裳但

用本色之服無刺繡之文也十二旒天子之衮冕也九旒
鷩冕也七旒毳冕也五旒絺冕也凡此服冕皆尊者隆而
卑者殺可見以文為貴也

有以素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素之意以素之稱也祭天為至敬儀物一取乎
真純若涉於文則傷乎自然矣豈事天之道哉故無文
者篤於素也素為至親禮度惟務乎誠實若涉於儀容
則擬於外矣豈父黨之謂哉故無容者篤於愛也大圭
以下至郊祀說祭天質素故素裳蒲席也疏布謂郊天
時以粗布為巾以覆尊也貴質故以白木為杓也

禮記中說

不奉先

士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

一節

上文歷陳所貴矣此引孔子之語以証上文諸事也蓋禮
之纖悉細微之俱在宏綱節目之攸存不可不察也然所
以察之者何也禮之等雖不同然應儉者不可使之豐應
隆者不可失之殺或豐或儉貴適其宜此所以不可不察
也夫子之謂不豐者即少小下素一于儉之謂也不殺者
即多大高文一于隆之謂也蓋豐則踰制是以美而後禮
非稱也殺則不及是以菲而廢禮非稱也少小下素而不
失之豐多大高文而不失之殺則各得其當然之分守矣
此以上皆言稱分守尊卑之事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也 一節

此下三節雖言稱之之事又是一意謂稱之義雖稱其分
守之宜而實稱其內外之心也二節皆主天地之祭而言
先王制郊祀之禮物兼陰陽產備水陸以多為貴者以其
用心於外以備儀物焉耳然其所以貴多者何也蓋見夫
天地之德元以始之亨以通之有以鼓萬化之出機利以
遂之貞以成之有以鼓萬化之入機是其理之所該者大
而生成之機寓焉故物之所生者博而生成之功著焉使
非徧取天下之物將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乎此制禮之
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而以多為貴也德發揚就顯于
禮記中說 不奉先 士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 一節

郊社之禮陳以特牲薦以明水以少為貴者以其用心於
內以主誠敬焉耳所以貴夫少者何也蓋有見于天地產
物之德固極于至大而無外而發育之妙實入于精妙而
無形自其流行之理言之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何其密
緻而無一毫之滲漏也自其賦予之理言之則無聲之可
聽無臭之可聞又何如其精微而無一毫之形迹也天地

之德其神如此雖徧取天下之物以祀之亦不過其形迹之粗耳其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乎是以行禮之君子必用心于內以至夫誠也德產二字提起緻是一物各具一理即中庸所謂贊也精是賦物之理無形迹即中庸之所謂隱也慎密如未祭之先致齋三日散齋七日積誠於幽隱之中臨祭之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益致其敬於隱微之地也天之天地之德無分於顯微聖人之心無分於內外上節指顯而言也而繼之曰大理是即所謂密緻精微顯生于微也下節指微而言而先之曰德產是即所謂發揚翊萬物微見于顯也上節主備物而曰用心於外是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一

何嘗不誠而專於外也下節主存誠而曰以少為貴是何嘗不備物而專於內也於此見微顯無間內外合一在天地非有兩事在聖人亦無二心學者合而觀之亦過半矣

古聖人內之為尊 一節

內尊外樂承上二節來少貴多美承上二句來聖人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為尊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為樂惟其內尊故陳特牲薦明水物少亦足貴矣惟其外樂故物兼陽陰產備水陸物多乃為美也先王制禮有宜少焉如少小下素之類不可益之而為多也有宜多焉如多大高文之類不可損之而為少也不可多者稱其內心也不可寡

者稱其外心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之行禮者寧可以不稱乎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 一節

此下又言稱其分守之事也君子以位之貴者言匹士以佐之賤者言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君子尊其禮可以致隆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牢牛此大牢而祭也謂之禮者言于分為稱也至於匹士以太牢而祭則謂之禘非其有而取之是犯分也

管仲簞食朱紼 二節

此言管仲晏子之不稱其分也濫者濫而無所制之謂雜記謂難為上者以此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謂難為下者以此管仲不當豐而豐過乎禮者也晏子不當儉而儉不及乎禮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 三句

此承上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各有其失說來君子行禮是泛言謂不可至於管仲之濫晏子之隘也衆之紀是修身家齊國治也禮之一定則上不偏下下不僭上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各稱其位而不相亂防範乎人心無已之情綱維乎世道無形之變不為衆之紀乎其紀之嚴焉則人心無所防範世變無所綱維而大亂生矣禮之

關于治也如此而可不慎乎慎是去其私意稱其分守豐殺各適其宜也

孔子我戰則克

一節

此引聖言而釋之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亦承上不可不慎而言也首二句是孔子之言末句是記者什之之辭慎以使衆故戰則克慎以事神故祭受福得其道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得戰之道矣齊必饗食居必遷坐得祭之道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

一節

此以下三節皆言順之義郊以報天廟以報祖不為祈福

禮記中說 卷之九

五

也郊行於二至廟行於四仲不求先時為快也器之大小幣之長短自有定制不以孫大為可樂也冠婚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自有常儀不以嘉事為善而更設他祭也所以示其有尊祖敬宗之意焉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者修乎在中之誠而已如是則盡志懽得乎禮之常也

臧文仲安知禮

二節

此節言聖人正失禮之事以其不順也臧文仲當時多以知禮稱之故孔子辨之如此亦衆好必察之意也何以見其不知禮也宗伯夏父弗綦典禮之官也一則移闕公于

僖公之下是以尊為卑逆大廟之祀也一則以祭日月星辰之禮祭先炊之神是以賤為貴失祭與之禮也而文仲

居大夫之位有相禮之責獨不能一教正於其間安知禮哉燔柴句是言用禮之失失與者三句正言其失也與是先炊之神其祭之也宗婦祭饋饗者祭饗饗主祭之人

皆老婦也其禮似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今乃以實柴之大禮祭之是失禮矣章以老婦之祭謂祭老婦非是玩

註自見

禮也者猶體也

一節

此言體之事也禮也者猶體也言制禮之體體不備至猶

禮記中說

卷之九

六

不備也言設之貴於當禮有大有小正明禮之備大者四句正明設之貴於當也經禮以下又推禮行之本於設焉蓋禮之經制大備猶人之有身體也設謂所置之處當猶言安置得好惟設之不當猶不備故有大者焉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者焉而為章程之著有微者焉而為簡之歸矣大無多小無少顯即高文微即下素小大顯微禮之備也禮之備者如此設之者當何如哉大者不可損之而為小顯者不可掩之而為微言當用心於外也小者不可益之而為大微者不可大之為顯言當用心於內也所以施之者不可不當也經

句皆以大小顯微入講經者曲之總曲者經之別三千三百之多者備應其禮之不備也大者顯者之行本於外心之敬小者微者之行本於內心之敬故曰其致一也

君子之於禮也

一節

上節言行禮本于敬此節言施敬本于誠也君子之於禮也以少小下素之為貴其用心於內者也用心於內則情之發者極其精專心之著者常存敬畏而又畧煩文而全恭敬去其簡而致齋明無所不用其敬也凡若此者是其內心之敬無不實故於小者而不敢益也微者而不敢顯也少小下素之貴此其本矣夫以多大高文為貴是用心

禮記中說

卷之九

七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

一節

此言宜之事直而行是直情徑行情切於中而文畧於外也故不嫌于為倨傲而殺是壓於所尊而不得伸委曲以行之也經而等貴賤通行也順而討上下有隆殺也漸而播是上之惠及於下也推而進是下之禮伸於上也此二句是達於上下之宜放而文以天子言放而不致主公侯以下言此二句是辨其上下之等放而文謂天子象天被

衣而有十二章繪龍以為旂而有十二旒以至尊壘之雕刻宮室之繪畫不惟放其形而又文焉公侯以下雖有冕服然但七章一章而已離旂章七旒六旒四旒而已以至尊壘之雕刻宮室之繪畫雖亦放其形而不致焉順而撫謂拾取尊者之禮行之而不以為僭也凡此九者皆隨事合宜行禮者可以不知乎順而撫與經而等一句相似上言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禮皆一下言在下之禮偶有一事同于上者或諸侯行之而大夫士不得行者或大夫士行之而公卿不得行者中間又有分辨也

三代之禮一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九

八

此下四節言時之事也禮就綱常言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周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殷乃民之所共由也或素或青以下正見行之同殷以征伐而得天下其色尚質素夏以治水而得天下其色青如此類者莫非禮之所寓然皆文焉而已三代之所以異者惟此而已若禮之本夏造作于前殷因襲于后無不同者也得與民變革者禮之文不得與民變革者禮之體也此與論語殷因于夏禮一節文義正相發明首二句重看或素二句輕帶過末捕出至於禮之大體則無不一意

周坐尸詔值武方

一節

此承上文言不惟殷因于夏而周又因於殷也殷之祭坐尸周之祭亦坐尸殷之尸有詔侑而無文周之尸則詔侑無常人而極其文焉其禮文似不一矣至于三綱五常之體亦猶殷之不能改乎夏也所以然者本於道之同耳道者天命人心之正事物當然之理三代制禮皆準諸此道既同則禮安得而獨異哉首二句輕說末二句重看

夏立尸

一節

夏之尸飲食則坐不然則立即君迎牲不迎尸之意蓋以人道處之也殷之尸始終皆坐蓋以神道事之也然其禮文皆為未備至下節周禮則備其文矣

禮記中說

卷之九

九

周旅酬六尸

一節

此承上章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有侑詔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又引曾子付旅酬六尸之言以結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一節

此言禮以不徇情為至敬而舉祀禮以明之也禮泛主諸禮言之蓋禮在於敬不可同於所藝之甚者若近人情則藝矣故非禮之至也獨言祭者蓋以禮莫重于祭故也郊則禮重故獻血血則遠于人情大享祫祭宗廟之禮其禮稍早故血與腥同薦腥則去人情稍近五祀之禮又早故血腥與爛同薦則去人情漸近群小之祀最卑故只用熟

熟於人情最為藝近獻以血非近人情者而反以事天獻以熟乃近人情者而用於群小之祀此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是故君子之禮也

一節

此言君子由禮以脩古而舉賓禮以明之也言君子之行禮漸次而行一於誠敬非作意而為極致之情以為觀美之具也蓋由于先王制禮之始有見于天理之當然人心之固有惟一誠敬而已故因此而為之節文則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皆其誠敬之自然不容已者也后之君子守其成法以自盡吾心之誠豈自我作始而增益其本無

禮記中說

卷之九

十

者哉故曰此有由始也行禮者可不以漸次而致其情哉七介以下三節正見非作而致情此有由始之意以賓禮言之朝禮之賓于大門有上介次介末介傳命而入有末介次介上介傳命而出不然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及至大門有禮辭固辭終辭而賓致敬於主有禮讓固讓終讓而主致敬於賓不然則太感迫而無禮之容矣此即賓禮漸次以見誠敬見君子之致其情者由始於古也首句君子之於禮也句要有漸次之意

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一節

此舉祭禮之漸以見君子之行禮有由始也上帝河大山

皆正祭也類官以告后稷及惡池配林皆祭之配也凡祭者為尊配者為卑由卑達尊有漸次或有事于上帝或有事于山河未祭之先繫牲于牢至于三月散齋於外至於七日致齋於內至於三日如是則盡慤而慤盡敬而敬不日慎之至乎繫戒宿見慎三月七日三日見慎之至也古之誠敬如此固非君子之致其情也由始於古也舉二禮則凡禮可知矣

故禮有擯詔

一節

此言禮樂之有漸以見君子之行禮有由始也詔謂傳命而入以詔乎主傳命而出以詔乎賓也相如及階曰階及禮記中說 卷之九 至 席曰席也溫籍者是承籍乎賓主使不失之太愿太慤承籍乎樂使不至於或顛或危也如是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故曰溫之至也觀行禮作樂必有漸次如此則君子之行禮夫豈作而致其情哉

禮也者反本脩吉

二節

此因世之行禮者逐末而忘本從今而忘古故即制禮之意以見古本之不可忘也蓋人有本心天所賦也是為人之初累於物欲之私而忘之者多矣禮所以反而思之全其心之初而不忘也世有禮制聖所作也是為禮之初安于時俗之便而忘之者多矣禮所以脩而舉之全其禮

之初而不忘也何以見之凶事二句言反本也醴酒一條言脩古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一節

此承上文言制禮有主而學之為甚易也制禮內有節文煩縟之意有主于反本脩古也惟其有主則節文雖煩中間自有意味故人可依據而學之不厭也于反本而學之則有以得其本心之固有于脩古而學之則有以憲于古訓而有獲故曰可述而多學也學字內有行的意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一節

此言昧禮之弊見禮之為用甚急也三物字皆以事言人禮記中說 卷之九 至

之觀物者欲察其得失也苟無節於內則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弗之察矣人之察物者欲得其是非也苟不由于禮則審乎彼無據何由而得之哉故弗之得矣此二句是觀人之由于禮者如此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之病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之失故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此二句是脩己之由于禮如此斯禮也以之觀人既非觀人之可去以之治己又非治己之可無則天下之事無有過于禮矣禮豈可湏臾而離也哉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 一節

此言先王制禮必以義起而舉祭義之在報本者以明之也蓋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於外而致其義於內此其制禮之意也何言其用財之義也自祭禮言之先王為郊雩之大事也順天時而行之而特牲玄玉於是乎薦矣為春秋之朝夕也放日月之東西而行之而蒼玉玄牡實柴邱璧於是乎薦矣為蒿而狸祭也因丘陵而為之九牢十六豆於是乎陳矣為下而沉祭也因川澤而為之七牢十二豆於是乎陳矣因物以行祭禮如此其義果何謂哉蓋其心當天時之降雨澤也而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則報本之心油然而生矣是以內則盡

禮記中說

不卷之九

五

志外則盡物誠以為主物以將之故天與日月丘陵川澤皆在所報矣凡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然而論之用於喪祭所以明父子之恩也用物於朝聘燕享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用物於射鄉食享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因財致義先王之制禮類如此行禮者明其義而後財不妄費也順天時等字不重重所用之物上與首句財物字相應天時雨澤字不重重在君子之心上與首句義字相應祭以報功乃義也財特其文焉耳

是故先王尚有德

一節

此言先王行祭獲效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尚有德三句就

平日言以為執事之備也至舉賢二句方是祭祀之時觀註自見若以首三句就講執事則舉賢二句似為重複矣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置之則大小之官莫不具其職矣誓之則大小之官莫不謹其職矣此處要見先王先有脩德以為承祭之本意因天事天四句通見制祭因名山句是在外而郊天因吉土句是在內而郊天自升中予天以下至寒暑時是祭而獲其效也南面而立二句是言道德才能共效奔走之職而瑞物休徵自獲類應之效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天下大治大治即諸侯朝萬物服百官承事也聖神功化之極篤恭而平之驗于此亦可見矣

禮記中說

不卷之九

五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一節

此言先王之制禮其效法有本也蓋天道陰陽之運何以為至教也蓋天道靜而生陰以成萬物其質具而有秩無禮之形有禮之序動而生陽以生萬物其氣行而不乖無樂之聲有樂之和也非至教乎聖人禮樂之作何以為至德也蓋聖人見天道之陰其質具而有秩者至序也故法其序以為禮是禮由陰作也見天道之陽其氣行而不乖者至和也故法其和以為樂是樂由陽來也非至德乎廟堂之上以下舉諸侯特祭之禮以見至德之事也譬尊至

應鼓是法陰陽之尊卑疊尊二句是禮器縣鼓二句是樂器君在作以大明生于東此陽之分而天之定位也夫人在房以月生於西此陰之分而婦之定位也此二比是法陰陽之方位也君西二句是法陰陽之往來也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疊尊在東者陽也而夫人東酌疊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在西者陰也而君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一倡始陽道也其位在西是以陽交乎陰也應鼓一和終陰道也其位在乎東是以陰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動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故觀時祭

禮記中說

本卷卷九

五

之禮則聖人之至德法天道之至教可知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

此言禮樂所關之大而君子當慎夫禮也首二句言禮樂之體節事二句言禮樂之用惟禮反其所自生故先王制禮以為人事之儀而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惟樂樂其所自成故先王作樂以宣人心之和而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惟禮樂通乎人情故觀乎禮序樂和也則知事得其理志得其平其治可知也觀乎禮惡樂淫也則知事失其理志失其平其亂可知也此治亂大全云不是已治已亂謂達夫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可知矣似覺有味蘧伯玉

曰云云由此觀之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也哉此見禮樂所關之大如此末引古人之言又因治亂係于禮樂而明其所當謹也君子之與人交也非禮則無序故不必玉帛之交錯而後慎也凡威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皆禮則皆慎也非樂則不和故不必鍾鼓之鏗鏘然後慎也凡威儀言語之合和者皆樂也皆樂則皆慎也致其慎則事治而不亂矣

太廟之內敬矣

四節

此言廟祭之敬而詳申之首一句為總下皆其事也君親以下君夫人各親其事卿大夫節卿大夫命婦各相其事

禮記中說

本卷卷九

五

納牲節是求之非一方設祭節是求之非一所皆所謂敬也制祭朝事之時也以神事之割牲饋食時也以人事之卿大夫從君于外命婦從君于內洞三句就君與夫人言勿勿又管上二句來是言敬不徒敬忠不徒忠而敬忠之存者勉勉不已惟欲享其所薦之腥孰所薦之盞酒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謂正祭之日既設腥爛于室矣而復設饌于堂也祭之明日既正祭于室矣而復設祭於祊也彼此二句泛講復各補出不知其在彼在此所以正祭于堂

釋祭於祊也

禮記中說卷之九終

禮記中說卷之十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時和
庠廩生馬時知 校閱

姪 庠生 馬時知
馬時知同校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一節

此言禮之以少為貴者必有其義也首二句是尊天之禮行於幽者天子四句是尊君之禮行於明者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惟其稱而已貴誠一句重在郊祭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 一
天子一造謂禮以少為貴物以質為誠郊祀用特牲天子膳以犢皆貴誠慤之義也惟其貴誠慤故天子牲孕弗食也此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也

大路繁纓一就 一節

大路三句承上文以少為貴之禮而言郊血以下又言非惟不貴多而亦不貴味也以大路郊天為主大路祭天所乘之車先路供宗廟社稷之用次路雜用之車此三句是尊者數少卑者數多所以貴質而賤文也祭天曰郊天薦血後薦腥爛孰裕宗廟曰大享迎尸之時血與腥一時同薦社稷五祀其禮三獻湯爛之肉與血腥一時同薦郡小

之祀其禮一獻但用熟物而無血腥郊天以血為薦而腥爛在所後者正以祭天為敬之至不在乎食味之厚而貴真氣之全也蓋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爛者近於人者也熟者全於人者也郊於大享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不敬不享味而貴臭味哉

諸侯為賓 一節

此節承上文言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禮非特事神有之至於待臣則亦有然者也首句作一頭謂諸侯來朝為賓當其既享而裸則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 二
不酢然灌非無酒醴之美而必用鬱鬯以為禮者蓋鬱鬯有芬芳之氣故不以酒醴而以鬱鬯明貴氣臭之義也既朝而享則上公三享三食燕伯侯再享再食燕子男一享一食燕然享非無太牢之饌而必設暇脩以為上者蓋以暇脩無豐厚之味故不以犧牲而以暇脩者明不享味之義也灌用鬱鬯以陽物養陽氣也尚暇脩以陰物養陰氣也

大享君三重席而酢焉 一節

此什主君專席酢介之義也首句不甚重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方其享也其席皆三重故

主君之受酢爵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于它國之鄉來聘而大夫為之介是三獻之介也是介也其席止于一重主君受介之酢爵則撤去二重而就單席亦如介之數焉所以然者以為介者位雖臣也禮則賓也故降重席之尊以就專席之卑也所謂曲而殺者是矣豈如兩君相敵可以直而行之哉三重謂莞藻蒲也此節大享主諸侯相享言與上節大享不同

樂而食常無樂 一節

此節言先王因時行禮而樂之用否有其義也春享孤子春祀宗廟皆有樂秋食耆老秋祭宗廟皆無樂此何故也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

蓋春乃陽氣發動之時故春則用樂以順陽氣之出秋乃陰氣凝寂之時故秋無樂以順陰氣之入也凡飲以下皆推明順陰陽之義然何以為陰陽之義也蓋水漿醴酪為飲飲天產所以作陽德也此陽之義也黍稷稻粱為食食地產所以作陰德此陰之義也故春禘宗廟主於裸獻而飲秋嘗宗廟主於饋食而食春享孤子主於酒秋食耆老主於食或飲或食禮行於幽明者不同其養陰陽之氣一也其義既一宜乎用樂之同矣然春之享禘何以有樂而秋之食嘗何以無樂也哉蓋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然何用之于養陽之時乎凡聲者宣其

湮鬱足以通乎神明陽之屬也享禘有樂者乃以陽而從陽也食嘗乃陰之屬也安得如享禘之用樂哉觀此則陰陽之義可見矣此篇所論乃夏殷之禮若周則四時之祭皆有樂也

鼎俎奇而豆偶陰陽之義也 一節

此言陳鼎俎之通實器貴人之誠也鼎俎以盛犧牲自一鼎以至九鼎其數皆奇而俎數如之適豆以盛俎醢自六豆以至十六豆其數皆偶而適數如之蓋以鼎俎之實以天為主天產陽屬故數奇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地產陰屬故數偶適之實乃蓂莢之類豆之實乃芹蒲之類禮記中說 卷之十 四

水之品也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黍稷之類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食故曰適其味或水或土所實不一故曰貴多品不用其味所以盡志而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則不瀆盡物則不儉不瀆則誠無不全不儉則禮無不洽交神明之義何以加於此哉

賓主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一節

此諸侯相朝所行燕享之禮與夫奏樂之節也謂當夫行燕禮而賓入寢門行享禮而賓入廟門乃奏肆夏之詩以延進之肆夏之詩謂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照明有周式序在位此乃嚴敬之詩也蓋樂和易而詩嚴敬也卒爵是賓

至庭而樂作賓受爵拜而樂止主獻賓樂又作賓卒爵樂又止作止有節則和而不流樂而不滯故孔子屢嘆美之也奠酌是奠置酌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清廟之詩皆文王道德之聲其為言既易知而其感人又易入故樂工歌此詩將使賓主有所感動而秉彜好德之良心油然而生也歌清廟者處堂上之位以匏竹而舞象武者處堂下蓋以歌者聲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發於口者精寓於器者粗精者在上非以貴人聲乎夫燕享之行升歌肆夏之作堂上堂下之鳴莫非樂也樂豈無所自耶蓋陽動生物氣行而同和聲音皆氣之為也由陽而來

禮記中說

卷之十

五

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矣入門辭讓之節卒爵奠酌之儀莫非禮也禮豈無所自耶蓋陰靜成物養具而異序儀則皆質之為也由陰而作所以肅陰道之收歛矣夫禮樂之制作既本於陰陽則其和序豈不本於陰陽哉夫惟聖人在上盡裁成輔相之道極參贊位育之功由是一闔一關循環而無端一動一靜相生而不窮則陰陽和矣陽則百物皆化陰則群物皆別而其禮樂有不和乎故作之於燕享如肆夏升歌之類聲皆迭奏和焉而不乖也入門卒爵之類威儀百出序焉而不亂也如或陽亢陰肅而欲禮樂之和豈可得乎由是觀之陰陽在天實為禮樂之本禮樂在

入實達陰陽之用天人感應之機其妙如此為人君者其必和陰陽以立其本而後可以達禮樂以宣其用矣萬物猶言萬事即燕享中節目萬端也

旅幣無方

一節

上節言朝聘所行之禮樂此節言朝聘所陳之貢物也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無不致貢故曰無方凡所貢者無不陳之故曰旅幣土地之宜即周官六服其交有六物之異是也遠邇之期即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是也六服之異如侯服貢妃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是也六歲之差如侯服一

禮記中說

卷之十

六

年一貢甸服二年一貢男服三年一貢采服四年一貢衛服五年一貢要服六年一貢是也首三句乃制貢之法龜以下並旅幣無方之事乃陳貢之法也龜能知吉凶故列之於前鐘所為金通邦國之好而示諸侯之親附者此也故參居於庭實之間諸侯見天子以虎豹之皮飾所執之贊表其德成能服四方也諸侯見天子璧琮加於錦黻之上琥璜加於繡黻之上所以進比德之物與有德之人也夫制貢有其法而仁義並行陳列有其義而禮義兼盡先王之御天下何其善哉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二節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齊桓公仗義以服諸侯者也乃
有以庭燎誇其尊則何以責乎諸侯文子輔君以伯者也
而自僭肆夏伯國之禮失矣何以責乎大夫蓋桓公之僭
以強文子之僭以奢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其餘
諸侯可知矣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其餘大夫可
知矣記者錄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洋溢乎天下后
世慕效之禍所由起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一節

此言人臣從君無私覲之禮大夫執圭以下詳其無容於
私覲也大夫執圭二句是聘禮所以可私覲謂大夫執圭

禮記中說 不奉圭

七

而奉使已之君不親行則已為賓而彼君為主故可私覲
也不敢私覲二句是朝禮所以不可私覲謂已之君親行
而大夫從君以行禮是君為賓而已為臣故不敢私覲也
庭實而私覲二句言今之大夫從君之朝乃亦行私覲之
禮然果何為此於諸侯之廷乎私覲於諸侯之廷者大
夫之外交而無君也此必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廷
實私覲於主國之廷者記者記之譏其與君無別也

大夫而享君 一節

按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則諸侯享美
子亂世非正法也大夫禮盛則干國亂紀不止于召君矣

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觀季友之酖公子牙討
慶父下陵上替不義之禍亦慘矣而君不能殺由三桓始
也 大夫而享君即下句大夫強中之一事所以曰大夫
強而君殺之義也

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焉 一節

此節承上節享君非禮而言臣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而
天子二句為總下適諸侯三句是天子至諸侯之國諸侯
不敢以主自處覲禮一句是諸侯至天子之國天子不以
客待之臣可專制以召君乎見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也
升自阼階主禮然也人君巡守而至諸侯之國即阼階而

禮記中說 不奉圭

八

升所以然者以天子以四海為家諸侯不敢以此室為已
有也下堂而見主禮然也諸侯朝覲而至天子之國天子
不下堂而見之至由夷王以下謂下堂而見由周夷王始
乃夷王之失禮也此句是言其不當下也由始也

諸侯之宮縣 二節

二節

此承上言夷王既下堂而見諸侯則雖欲諸侯之不僭天
子其可得乎故此遂言諸侯僭天子之事也宮縣僭天子
之樂懸也白牡僭天子用牡之禮也王簪僭天子之樂器
也舞大武僭天子之樂舞也大路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諸
侯既僭天子之禮矣大夫焉得而不僭諸侯哉臺門一節

言大夫僭諸侯之事也蓋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自諸侯出亦勢之所必至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 一節

此承上言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勢由大夫之強也於此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取其貴相覲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既失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二句是言先王制禮防微杜漸有不容亂者諸侯出自天子不敢以天子為祖亦惟推始封之君為始祖之廟而為五廟之制焉豈敢祖天子而立廟乎大禮記中說 今卷之十 九

夫出自諸侯不敢以諸侯為祖亦惟本始爵之祖立別子之廟為五宗之法焉豈敢祖諸侯而立廟乎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之可僭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侯非大夫可僭也今三桓設公廟於私家之廟大夫強諸侯脅而天子之禮亡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二節

此言先王之待滅國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以周天子言猶言可已也可已而猶不已厚之至也賢是德之在民者也謂周天子封二王之後以為上公使得世守天子之禮蓋以禹湯二代之盛王雖沒世而去位未久德之在人心

者不忘今猶尊其德於異代而報之於后耳然存後嗣所以尊賢而尊賢尤惡夫太過故黃帝堯舜之後但備三恪而已何嘗封之為上公而待以賓禮哉存二代之後所以為仁不過二代所以為義一至於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之臣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失地則其賢不足尊故古者不使之繼世寓公死則臣其子焉寓公不臣所以為仁臣其子所以為義上節是待天子之亡國者下節是待諸侯之亡國者于天子猶封其後于諸侯但不臣其身此又尊卑之別也

君之南向答陽之義也 一節

禮記中說 今卷之十 十

此言君臣正位之義也君無天子諸侯而言之言人君或當宁或當依皆南向者何也蓋以天道降於南南為陽之地人君以陽明為德凡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本於天故天秩天命天討故南面者非所以答陽乎人臣或當宁當依以見君皆北面者何也蓋以君面向乎南其位在於北人臣以奉君為職凡施政施教皆奉人君之恩威故北面者非所以答君乎

大夫之臣不稽首 二節

此言大夫尊君之禮也上節言略其禮於下者所以尊君也下節簡其禮於上者亦所以尊君也下條之大夫乃諸

侯之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于大夫有答拜之禮焉

鄉人楊

一節

此什孔子待楊之義也馬氏曰聖人德合神明無俟於索室以去不祥然必從鄉人儺者不違眾以立異也儺者二義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也此以存室神故以楊為名焉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

一節

此節言射之樂正以見觀德之具也射之以樂謂天子射歌騶虞為節諸侯歌騶虞為節大夫歌采蘋為節士歌采芣苢為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

士

繁為節若一於聽則不難於聽一於射則不難於射夫惟射以用樂將不失射之容節而使容比於禮也然心馳於射而何以能聽樂之音節乎將不失樂之音節而使節比於樂也然心專於樂而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乎故能射而又能聽必其聽之在耳而巧能在目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矣夫子所以美之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

一節

上節言射之難此則言其所以當學也謂射之難如此使其不切于人猶不可以其難而不學也而况為男子所有事乎故名既為士理合能射不能則乖懸孤之義矣此所

以當辭以疾也觀此人豈可以其難而不學乎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一節

此下六節皆發明成周祭社之義此節言社所祭之神及佐向用日之義也社言先王立社之始也土者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是也以土氣物象財故先生立社以祭此五土之神以報其功耳然地運象陰非社無以附麗而社乃陰氣之主故曰陰氣也此先王立社之本意也然立壇北面君南向祭之以南而對北是答陰之義也祭必用日之始何也方氏曰陽始於甲而生萬物陰極於辛而成萬物雖以陰而成萬物然始地力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萬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郊用辛以要其終焉以明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正天地相須之義也首二句其意蓋社之義下四句是祭社之義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此節言射有存亡之異也謂之大社者即祭法所謂王社也其所祭者盡天下之地土自侯以下皆小矣故曰大社其依神之所不覆以屋終以受霜露之零墜風雨之散潤耳所以然者正以天地交氣陰與陽也霜露乃肅殺之氣風雨乃發生之氣今而不屋其上上是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二氣順行生物之功於是

乎昭著也不猶大君在上為民物之主而皆賴其生成者乎故喪國之社從而屋之不受天陽氣也稽之周而可見矣殷既革命周乃名其社曰薄社覆之以屋不受天陽者示天絕之也塞三面而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也於乎人君于此觀乎大社則思體天以蕃乎民物觀于喪國之社則思鑒戒以存其社稷然則屋與不屋之間示存亡之機寓勸懲之道不惟報本於其幽而且助政於其明矣天子立社之義豈無故也哉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一節

此節見社有同天之功先王所以立社而盡美報之義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

自家主中霤至報本及始皆言美報之事首一句為下張本地道近而不尊或疑於襲聖人制為祀典使人禮之而不敢忽所謂神之也地載萬物什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也唯地載萬物故取財於地毛象故取法於天星鳥星火人則東作而南訛星虛星昂人則西成而朔易也取法於天有教道焉故尊天取財於地有養道焉故親乎地也地有同天之功如此故聖人有郊禮以報天矣而地可獨遺乎乃立為社稷之典使人因物致義合天下而要其誠尊地者不殊於尊天也家主中霤

三句是言地道之大不可不善其美報之禮蓋以人無尊卑皆資於土故公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此節引天以對地見地道功用之大其意不重在天上

唯為社事卑出里 二節

此正見美報之意言在上之人將行祭社在下之人皆供給其事也社事祭社之事也社既為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也此是一家出一人社田畢作方是人人盡出此因祭社用牲故田也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卒皆作人人求其福於身故耳丘乘供棗盛謂止言言地道之大為載物生財之本而人取物財之所始是以酬之以禮而其心自追念於不忘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 一節

此節上文之社而言之古人兵賦起於邑甸丘乘而社其舉聚之所也此田獵兵旅所以必於社而出師亦於社而後宣敎此言先王制禮必重乎社也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鬼司燿於季春則出火焉聖人奉天時凡田事牧師贊焚柴是祭社即司馬法自六尺為步積之至於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伍人為伍伍

禮記中說

卷之十

古

伍為兩肆兩為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
君總其誓故親誓誓者誓其不犯乎軍旅之事不越乎獲
牲之禮也左之右之即以旗為左右祁門也坐之起之即
教以坐作進退之節也左右之位坐起之節莫不教焉所
以習於應變之事也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設驅逆之
車欲以利也習變以上是習我有法不貪其得以上是獲
牲有禮求服其志三句謂當此流示之時必定以殺獲之
志而以法正之不使犯上之命也故在民則過服其貪利
之心在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其獲牲以禮也何如哉夫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
禮記中記 卷之十 十一
故以戰則克無事田不田曰不故今因其無事而歲三田
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此以下凡十二節皆郊以報天之禮也此節言巡狩告天
之意適四方即主制天子巡狩四方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也先燔柴以祭天而告至焉適四方將以考功罪也先柴
告有事於上帝也考功罪所以勤民事上帝所以敬天四
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先柴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何敢戲豫馳驅者哉
其與周行天下必將有車轍馬跡以導其侈者大有間矣

郊之祭也 止 貴誠也

此題首句至主日是言郊有所主之義兆於南郊以下是
言儀物所示之義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此言郊祭之意以陽生始物之時而極報本之心也王者
於冬至之日設兆南郊掃地而祭然祭必行于冬至上辛
之日者蓋以陽氣剝矣於是乎來復日短極矣於是乎漸
舒是祭也正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一節

德發揚詡萬物天地之功大矣以郊祭酬之不為報天之
禮記中記 卷之十 十二

大事乎然天尊而無為可祀之以道不可主之以事惟日
為衆陽之宗故郊以報天而必行於冬至之日者以天神
不可見所可仰瞻者日月而已故假日以為之主也自兆
於南兆至下節貴誠也是言郊祭之禮各有其義也兆者
營兆也如今祭禮以灰畫地是矣必於南郊者豈非就陽
明之位乎既為兆矣又掃兆中之地而行祭無毫髮之設
者非以其質耶盛酒之器用陶酌酒之爵用匏陶以土成
出於人而不鑿於人匏以氣生得於天而能全其天故謂
象天地之性也

於郊故謂之郊

二節

曰國丘曰泰壇而又謂之郊者何也言禮行於郊故謂之郊明其地也牲用騂周所用之色尊周制也用繭栗之饋以情實未開故曰貴誠也用辛者何謂蓋周家始郊適還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崇其功也自郊用辛至日以至又言郊禮所用之日也

卜郊受命

一節

此下三節言卜郊命衆之禮也郊用辛不用卜此卜郊是卜牲也帝牛在滌將用之時必取龜以卜以祖能始事故於祖廟而告卜牲以禰能成事則就於禰宮而資大龜以卜之蓋率親而上至於祖尊尊之義隆故於祖而受命是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七 知所聽命而無所忽非隆吾敬以致尊祖之義耶率祖而下至於禰親親之仁篤故於禰而作龜是知所恃怙而事有成非隆吾愛以致親考之仁耶

卜之日王立於澤

一節

其日卜牲既竟有司於是日以祭事告戒衆執事者於澤宮王亦於此而親聽之所以然者以君未有知也臣當教而君當受今聽誓戒而遵行之非寓受教之義乎君或有過也臣當諫而君當受今聽誓戒而自省之非寓受諫之義乎

獻命庫門

一節

獻命即上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以之獻於王而親王誓戒之也百官疏而平故於庫門戒之族姓親而尊故於太廟戒之戒者是戒存誠於未祭之先致謹於當祭之地不肆其心而急其事也夫于卜郊而尊親乎祖考則犧牲無不成於誓命而王親受則主祭者極肅敬之心命戒而盡乎親疎則助祭者存恪恭之念以是行祭何天神之不可格哉

祭之日王皮弁

一節

上三節言王者未祭之敬而有以戒乎人此言王者將祭之敬而有以化乎人也聽報謂聽宗伯報時日之早晚宗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七 祝報牲事之具備也嚴上謂王服此服而聽有司之祭報惟知所以尊天也然民之尊君猶君之尊天如此豈非示民以尊君乎弗命句謂發事之辭哀凶事之戒服不敢以干其吉道路之嚮除曰燭之設照不敢以怠其事是皆歲以為常不待上令而自然也

祭之日王被

二節

上言郊之祭也王者既預備事而極其敬矣至於當祭之日則又法天而成郊禮以明乎天之道也蓋祭之日王被袞以祭者何義袞冕十二章有日月星辰之章所以象天之日月星辰也載冕藻十有二旒者何義則夫之十有二

月也乘大輅而無雕飾者何義實其質如天也旂十二旒交龍為旂日月為常旂常並建之者何義象天之龍與日月也夫日月星辰也十二月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而聖人或則之于袞于旂于車如此由是觀之郊祭以報天而其禮即主於明天道也蓋天道默運於無形而至理實昭於有象惟聖人心與天通故袞冕象天則道明於袞冕也車旂以則天則道明於旂也即其燦然而自然之妙可得而知也法其一事而全體之蘊可得而求也郊以明天道如此天下之所以尊而取法者也蓋天體事而無不在聖人則體天而無不敬此民心悅而天意得也

禮記中記

卷之十

一節

帝牛不吉

一節

此言郊祭用牲之禮而嘆其為禮之大也帝牛稷牛皆在滌三月卜不吉則以稷牛代帝牛所以然者何也以稷牛但得其用亦足矣故以稷牛為帝牛所以別神鬼之異也配上帝主后稷說大報本反始者謂常祭皆為報本反始然或報物之本而不及乎人或報人之本而不及乎物今郊祀而以祖配帝則是不惟報物之本而反物之始又報人之本而反人之始矣故曰大也

天子八蜡八伊

一節

此以下十節皆言蜡祭先王報本息農之意也索是什蜡之義以神無形與聲故索於冥冥之中使依神而有臨也然所以謂之索者何也蓋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其助成歲功者神故索其神而報之也蜡之名義蓋如此大註八蜡之內有昆虫而下言所祭之神去昆虫而入百種此從張子之說也當以張子之說為是况昆虫乃害苗之物可祀之乎

蜡之祭也

一節

上節言蜡之名義此下三節言所祭之神也蜡之祭也必有主以神農而為之主祭必有配以后稷而為之配祭必

禮記中記

卷之十

一節

有從祀以百種之神為從祀所以然者以神農始為耒耜后稷教民粒食百種以司百谷皆有功德於民者今而祭之正以享其神于冥冥之中而報其教民樹藝之功耳常說皆以祭百種以報畱也一句為申上句之義恐或不然蓋首節八蜡之內以昆虫為第八下文又曰昆虫毋作註云昆虫蝗之屬害苗者也及觀張子考証八蜡之神當除昆虫而入百種言昆虫害苗之物豈可祀乎此說似為有理若以百種即先畱司畱之神而不另作一神則是所祭之神先畱為一司畱為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不為八神之內缺一神乎還當以百種專為一神

不當為申上句也

樂農及郵表嘏

一節

仁至義盡本上及字來謂祭報其功仁也今不惟享農而又及郵表嘏禽獸則忠厚之仁至矣當祭而祭義也今不惟享農而又及於郵表嘏禽獸則裁制之義盡矣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

一節

首二句先泛講後以下文實之君子即克也使之非真有所使只代我除害猶我之所使也即中庸天命之意迎而祭之迎其神而祭之也坊是隄防以能蓄水障水也水庸以能受水洩水也惟蓄與受則田不乏水而旱有其備惟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主 障與洩則時雖淫雨而潦有其備此防庸之所以有功而祭所宜及也

曰土及其宅

一節

此蜡祭祝辭也土以培養稼穡及宅如原隰平也水以潤澤稼穡昆虫害稼穡者草木妨稼穡者即萑稗之屬祀其今歲培養稼穡來歲仍欲其培養也餘皆然蓋蜡者歲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若合上三節出上三節是蜡祭報今歲之功下一節是祝辭祈來歲之始也

皮弁素服

一節

此節言蜡祭之正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而實非喪故云喪殺也有功不報非仁也今先啻至猶虎之類無一而不索亨之則報功之仁莫加矣報功不當非義也今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而祭之則裁處之義莫加矣

黃衣黃冠而祭

一節

此言臘祭之服也蜡祭八神之後先祖五祀亦從而祭之必服黃衣黃冠者何也蓋黃者土之色土爰稼穡故野夫戴此黃冠黃服豈治田之服哉乃逍遙閑散之衣也取此以息田夫則宜矣草服草野之服也野服即田服以其所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 事故曰田夫以其野居故曰野夫

大羅氏天子

一節

此下三節因上蜡祭而又廣釋蜡時之事也羅者以其羅捕鳥獸也諸侯之貢鳥獸者皆屬之大羅焉使者戴草笠而至所以尊草野之服也長樂劉氏云此為蜡而獵莫不從焉獻獸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草野服者以明諸侯及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

羅氏致鹿

一節

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

於其君以申天子之勸戒也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如此則必病民事矣此亡國之道天子所不赦者也

天子樹瓜華

一節

此亦令使者歸告其君之辭言人君當歲富于民不可與人爭利今乃自樹瓜華者謂時鮮之物難以遠致乃不可收藏之種也故天子樹之以備一時宗廟之用非奪民之利也若其可收藏之種則天子不樹之矣亦以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歛以奪民之利也若合上一節皆戒貪利也其意曰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為上者豈可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為上禮記中說 卷之十 五

八蜡以記四方

一節

此言侯國之蜡祭也八蜡之祭以記四方之豐凶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谷皆登年凶而八蜡不得通祭於四方者正以謹節民財不以祭祀傷衣食也皆是以蜡而記其年之凶與民同憂之意也移民謂寬縱與謹財相反年豐財有餘可以寬舒用之也此移民之意有二一是年豐而民

財可寬舒用之即王制禮之厚與年而上者是也一是縱其飲酒酣樂即夫子謂一日之澤是也此是以蜡而記其年之豐與民同樂之意也收就民言凡百谷之數皆收於倉園也興工即王制治城郭塗巷之類夫行蜡以記其豐凶則同其憂樂既蜡而思其勤動則遂其休息無往而非以民之心為心也豈有不得其所者哉蜡祭之善也如此夫

恒豆之菹

一節

此言諸侯之豆不得上同於天子也恒豆加豆皆無幽明言明則為日用常食之豆幽則為饋食待食之豆此恒豆禮記中說 卷之十 五

也其菹則用水草之和氣若藁本若茆菹是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生若麋鷩若麋鷩是也至於天子之菹有韭菹菁菹不以水草為拘天子之醢有魚醢麋醢不以陸產為拘矣豈諸侯之所同哉明則為常用有加之豆幽則為祭未醢尸之豆此加豆也其菹則用陸產之物若筍菹是也其醢則用水產之物若魚醢是也至於天子之菹則有芹菹深蒲不以產為拘天子之醢則有兔醢鴈醢不以陸產為拘矣豈諸侯可得而同哉於此見禮有定用物有定品上不得以過奢下不得以僭用正以明禮始諸飲食不然則犯分貪得之患起矣

遷豆之稱

一節

此節錯舉郊廟之禮以著其為交神明之意也至非食味之道也截二所以句相對看上是品物不近人情者有其義下是器物不近人情者同其義交於神者以遠人為敬以近人為褻可食而不可嗜等項未嘗涉於所嗜所好而為人情之安者焉方氏註可玩

酒醴之美

一節

此節專言郊祭之禮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以水為五味之本故貴之也粗疏之布用以覆尊蓋女工之作始於粗而漸以精故曰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

二十五

及女工之始也凡常所居下筵上簞祭天則蒲越藻蘇之尚所以明郊祭之禮異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也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也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貴質一句通結上文謂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焉故曰宜前言不可同於安樂之義此言同於安樂之甚蓋樂猶有義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遷豆偶

一節

首二句是古人陳器之數有其義下是古人飾器之制有

其義自一鼎以至九鼎皆奇數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

六豆皆偶數而遷亦如之鼎俎之實天產遷豆之實地產

非陰陽之義乎祭祀之尊有山壘有犧尊皆非所尚惟黃

目之尊用貯鬱鬯之酒芬芳之氣列於衆尊之上故曰上

尊名為黃目者豈無義哉蓋黃取其屬土而居中央目之

精屬水目之用屬火以水為體其氣清以火為用其氣明

故曰黃目也黃而曰中豈徒象中央之色哉言酌鬱鬯之

酒于是尊之中目而曰清明豈徒象目之清明哉言芬芳

之氣清明條達於外也鄭氏曰黃是中方之色目是氣之

清明者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祭事必斟酌盡於

中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

祭天掃地

一節

此亦雜郊廟之儀物而釋其義也祭天至天產言郊祭之

禮割刀至末言廟祭之禮天產天然自有之產也貴其義

也義字與仁義之義同非意義之義也聲和後斷正見義

之可貴也言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斷今以鸞鈴之聲調

和而後斷肉則和與斷相濟其義寧不可貴耶

冠義始冠之

一節

此下八節宜附之冠義緇布冠無綏末世緇布冠加之綏

故孔子以為吾未之聞也

適子冠於阼

一節

此節言適子冠禮之義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為主故冠於阼是以主道期之也醺則以酒澤之每一加則一醺蓋酒乃享賓之物故醺於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精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則志彌大故曰喻志也字之者待以成人之禮不直斥其名也

委貌周道也

三節

此言三代冠服之義首節三代始加之冠次節三代三加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 主 之冠末節三代再加之冠夫始加三加歷代不同所以趨時也再加之冠三代共之所以立本也道字重看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也

無大夫冠禮

一節

此下二節以冠禮之制度言冠之為道順爾成德也五十有德而後爵為大夫何冠之有諸侯有冠禮為夏之末造可見不惟大夫無冠禮而諸侯亦無冠禮焉

天子之元子士也

一節

上節言大夫諸侯皆無冠禮此言天子之冠亦士禮也正以人有德乃有位未有生而即貴者而可預制冠禮哉繼

世以立四句正見無生而貴也繼世以立諸侯授以土地

授以人民非徒立也以其能嗣前人之賢行耳諸侯有德而後立可見無生而貴也以爵官人或爵為卿或爵為大夫非徒爵也德有隆殺亦隨其爵而大小之可見無生而貴也既無生而貴安得有冠禮乎賢與德字俱就身上說不可涉於政言死而謚今也謂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無位者古無謚禮而今則有之變禮之甚也故曰死而謚今也生無爵死無謚觀禮而可知矣

禮之所尊

一節

此節總結前篇冠禮之意而言蓋因冠禮而泛言諸禮也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 主 冠禮之行各有其義如此由此推之則三千三百人皆尊而由之矣所以尊之者以其有義存也失義二句主人君言言人君之職在於明義若失其義而但陳其數則祝史之事也非人君之事也故人君能博學審問以知其義能恭敬奉持以守乎禮則禮教大行雋恭而天下平矣禮之所關其大如此豈不可尊乎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

一節

此下五節皆言昏禮宜附之昏義此言昏禮為萬世之始所以當慎重也合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為萬物之始昏禮為萬世之始以見夫婦之禮不可苟合也取異姓

所以附遠不娶同姓所以厚別蓋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矣幣必誠非幣不相親也辭無不腆非辭不相接也所以用幣以達誠用辭以將意者蓋以夫婦之行莫大乎正直誠信故用辭以告其直用幣以告其信也信以事人必告其順于舅姑宜其家室俾事人之道足以取信於人直信以律德必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兼備無遺俾為婦之道足以徵信於外也上言直信而下不言直者蓋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矣一與之齊言尊卑之同而德之一也雖榮辱休戚隨所寓而不擇故終身不改至於夫死不嫁不二心也非德之厚乎

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九

男子親迎

一節

此節言昏禮所係之大也親迎是一段而明其倡和之義廣執贄以下是一段而明其關係之道大也蓋親迎之時婿車在前婦車在後男以陽剛為德女以陰順為德故曰剛柔之義也不特此耳推而萬物雖育於地而胚胎皆天之所生萬事雖始於臣而區畫皆君之所命同一男女剛柔之義也人之私聚莫甚于衽席故執贄以敬別焉男女無別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亦不知親親親之殺處之各得其宜故義生義生則親親之殺皆天理也故禮作禮作則禮達分定上下長幼亦莫不皆然故萬物

安矣方氏曰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功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婿親御授

一節

上親之也是我之所以致親於人下親之也是人之所以致親於我執摯以見敬也親御授綬親也弗敬則無別而情狎弗親則不合而情疎是愛敬雖始于閨門推而極之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而愛敬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豈不由此而享有天下哉太王註不是正解不可入講婿車在前男帥女也婦車隨之女從男也是特一時之事而夫主帥人女主從人終身之義倡隨之節實基於此矣知字包才在內丈夫天地之塞其體天地之帥其性必脩身正家以為閨門之範孝以事親帥人於孝弟以事長帥人於弟也出大門而男車帥女者非所以寓此義乎

玄端齊戒

一節

此言昏禮有關於社稷宗廟致重其禮也玄端於親迎之時齊戒於親迎之先是玄端齊戒本致敬於鬼神陰陽之道今昏禮而然者將以求助而為社稷主求合而為先祖後夫主社稷則昏禮之行為社稷可以敬社稷之禮而敬之乎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婦為主於內也此主有土者

言之先祖後者有夫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嗣其先也此通天下者言之

共牢而食

一節

此言昏禮之行各有其義也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牲也正以婦人爵位同於夫之爵位夫尊則亦尊夫卑則亦卑故共牢而食以示同尊卑之義也然乘酒之器用陶酌酒之器用匏此太古所尚之禮也故三王作牢用之不忘古也盥所以致潔饋所以致養私之猶親之也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階示授之室而為主也男以女為室故以室言之不用樂者蓋以樂由陽來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

有虞氏之祭也

四節

此言三代宗廟之祭所尚不同而敬同也首節是有虞氏以氣而求神于陰以節是殷人以聲而求神於陽也三節是周人求神於陰之禮末節是周人求神於陽之禮蓋鬼神之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尚氣血腥爛肉皆有氣血故以詔神於室腥荐於堂爛亦荐於堂而求神於陰也以爛之氣不

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殷不尚氣而尚聲臭味未成至迎牲此舉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句是舉尚聲之意也鬼神處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耳周人以臭之所達無間於上下又不尚聲而尚臭其求諸陰也以灌地必用鬯臭乃擣鬱汁以合鬯馬其臭下達于淵泉矣然灌必用鬯以酌酒而贊則用圭瓊是以玉氣之盛也既灌然後迎牲是致其臭氣以求於陰者如此其求諸陽也以香蒿合黍稷雜腍骨而燒之其臭上達於墻屋矣然此蕭合黍稷在何時也蓋薦熟真爵之時尸未入戶而先為蕭脂黍稷之燒也是又以臭氣而求諸陽者如此末句總承上文謂三代之禮各有所尚如此然其敬慎之心無不同也 達淵泉以言其幽達墻屋以言其顯雜蕭以腍骨故言鮮合蕭以黍稷故言鄉各有義也

魂氣歸於天

五句

三代之祭所以求諸陰陽者以人死魂歸天為陽魄歸地為陰故祭時不求諸陽不足以報魂不求諸陰不足以報魄殷以聲故先求諸陽周以臭故先求諸陰此二句要說出先字來言殷非不求諸陰特以祭之始者惟陽也周人非不求諸陽特以祭之始者惟陰也殷求陽周求陰則知

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也自詔祝於室至篇末又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之委曲如此以周時禮言則誤矣此下因三代求神之義而廣求之也謂煩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室求諸外也猶以求未也故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於主求諸近也祭於枋求諸遠也枋有二義一是今日索祭則求神於廟門內一是明日繹祭則求神於廟門外求諸遠則上文來言廟門之內未見遠也以室視之則見遠矣廟門之外未為遠也以室視之則遠矣故祭枋庶乎求之於遠而可得其事矣

枋之為言倮也

二節

此承上文繹祭之義訓祭祀所為之事也祭神於枋者言求神於遠也既為賓薦之俎矣而又有盼俎者主人敬尸故進之也蝦蟇有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此祿之福也有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壽之福也非福之備乎蝦蟇也大也謂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有長久之義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有廣大之義也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金告幽則衷無不善告金則表無不善矣故曰貴純也

血祭盛氣也

一節

此節亦講祭之儀物而什其義也以血祭者蓋血由氣以絃用血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以肺肝心祭者蓋肺乃金氣所舍肝乃木氣所舍心乃火氣所舍故曰貴氣主也隨祭之時以黍稷加肺正祭之時以齊加明水何以為報陰肺屬金水屬北方皆陰類也形魄歸於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尸未入室取脾腎合黍稷而燒之尸既入室非牲首而直之何以為報陽脾腎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陽也魂氣在上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陽報也上言祭不言取者即時取蕭祭脂之意也前節曰求此曰報者求玉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也古人廟祭

禮記中說

卷之十

言

有明水設於洗齊列之有等所以然者貴其新潔故也洗齊何以為新潔也蓋凡洗新之也今洗齊必藉以自茅和以清酒此洗齊所以為新而可貴也明水何以為新潔也其謂之明水者由主人以陰明之鑑取於月中之水極潔淨而明著也此明水者所以為新而可貴也貴新是什用明水洗齊之義凡說一句與其謂之明水二句又什貴新之義作一頭兩脚講古以陽燧取火以日中陰鑑取水於月中蓋鑑本金質屬陰月得水之精亦陰質也氣相感應故以鑑置月中水自生焉

君再拜稽首

一節

此節至謂國家也分上是主祭者行禮之義下是主祭者贊禮之義上一段又分二段看首句至盡也言君行禮為敬之至即下文自致其敬之張本祭稱孝孫至國家也言上下祭禮祝辭之異即下文盡其嘉之張本言人君之祭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割牲此敬之至也至於肉袒不惟內之服順而外亦服順矣非服之盡乎士之有事于祖祝詞則稱孝孫有事于禰祝詞則稱孝子所以然者蓋祭主於孝稱孝子孝孫者正以事死如事生于以事生如事死不友事亡如事存于以伸孝思於無窮雖詞之所隨亦義之所在耳諸侯有事五廟祝詞則稱曾孫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十五

某卿大夫有事于三廟祝辭亦稱曾孫其所以然者蓋祭本於分稱曾孫者正以示其亮采有邦之先業而無忝於祖浚明有家繼先志而不墜乎先王之所宜有微意之寓耳國以諸侯言家以卿大夫言主人無天子諸侯大夫言致敬以上文再拜稽首袒割言盡加以上文稱孝子孝孫曾孫言無所與讓句根自字說來言雖相祭不過告尸以威儀之節勸尸以飲食之進未嘗告尸以讓焉蓋以象君父主人皆臣子也以象祖禰主人皆子孫也既曰臣子子孫不過自致其誠敬加善耳尸雖欲讓何以讓哉此祭祀之相所以不告尸以讓也

腥肆爛膾

一節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什之也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燔而未脔之謂爛熟而為有之謂膾進腥進別事以神道進爛進膾事以人道豈知神之享腥乎別乎膾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而將之以物耳尸于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于不安故召以妥之無事則子行而已故立有事則象神也故坐宗廟之祭設祝官何也祭有主人告神之辭如敢薦歲事於皇祖是也亦有皇尸嘏主人之辭如眉壽萬年受祿於天是也以通上下之情故曰將命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

三十五

縮酌用茅

三節

此言涕酒之法也首節乃醴齊用於朝薦者醢酒乃盎齊用於饋食者汁獻乃灌地所用秬鬯也上二節言流齊之法乃古時之法也末節言所涕三酒之法乃今時之法也觀涕明酒清酒醢酒必先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涕之則古人流酒之法見矣

祭有所祈焉

一節

此言祭有三者之例報其常也欲神之有予也故祈因神之有施也故報慮禘惠之生也故有由辟焉齊之玄也

此言玄服之義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必以玄衣玄冠者順鬼神幽暗之意而致其思也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齊三日積誠之感如見所祭之親儼然見乎其位肅然聞其聲容愾然聞其歎息也

禮記中說卷之十一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庠生 馬輝如 同校

后王命冢宰

一節

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者皆以德教為本故篇首言王者命大臣敷德之事乃一篇之體要也蓋后王為天下之主而任夫治教之責冢宰居六卿之長而掌乎邦國之治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故后王以人同得之理立為齊家之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一 法命冢宰而降於兆民使人則而效之也當十一篇大意講之不專重孝上如子事父母姊事舅姑少事長賤事貴男女内外之別養老慈幼之體皆是也

子事父母 至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凡七節

此下正言所降之德以孝為德之本故首言之自此至履著恭皆子風興具冠服之事首節言飾容以致潔於己也盥以潔於手欲手容之恭也漱以潔其口欲口容之肅也櫛理其髮繼以緡之笄貫其髻總以束之櫛髮冠綬凡在首者無不整頭容直也玄端鞞緡凡在身者無不整立容德也而笏以指畫亦無不備焉三節四節言佩物以致用

於此也紛悅拭物之中也無所不佩者以備尊者之使用
一有所缺則失先意承志之道矣偪履著恭所以約束其
蹀足者以戒其行也自婦事舅姑至姪纓綦履皆婦夙興
而具笄服之事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總承上子與婦言之
言皆當行此早朝問安之禮也子之所尊莫尊於父母為
子者夙興衣服左右佩用適父母之所而盡晨省之禮焉
婦之所尊莫尊于舅姑為婦者亦夙興衣服左右佩用適
舅姑之所而盡晨省之禮焉

及所下氣

二節

此節是問安之禮無子婦言所即寢室也氣易盈故欲下
聲易厲故欲怡問衣之燠欲微之而使清問衣之寒欲加
之而使溫已發而傷者為疾宜通而塞者為痛體煩而為
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摩父母出入或先
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而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
苟敬有不至則與養大馬者何異故以敬言也奉槃者勞
故少者任之奉水者逸故長者為之沃盥者以水沃之而
盥是欲其體之潔也授巾欲其體之乾也所欲如饴飴酒
醴之類色所以通人已之情已能色溫斯足以溫親之色
矣

饴飴酒醴

一節

此二節是視膳之禮三牲皆有芼牛用藿羊用苦豚用薇
也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有不同故惟所欲而進之棗栗
乃新解之物飴蜜乃至甘之味四者以調和飲食故曰甘
周禮所謂調以甘者此也薑薑粉榆乃常用之物然不常
有故有兔有藟也薑薑等物其性滑以此調和飲食故曰
滑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凝而為脂釋而為膏飲食必
用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燥之類是也膏而後退
將以得所欲也上言唯所欲今即嘗之則得所欲矣然後
退皆敬也

男女未冠笄者

一節

此節言不可以少而廢禮也未食則佐長者視具以供其
事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特可以佐長
者而已

凡内外

一節

此節言不可以賤而忘禮也凡内外言不但子婦而已雖
僕妾之類亦當如是也歛枕簟以其晝夜異用也各從其
事女服事於内男服事於外也蚤寢未與乎日入之夕晏
起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節
制禮不得拘之也飲食之禮於尊者惟所欲以血氣既衰
養之不可不順於孺子亦惟所欲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

可不順也

由命士以上

一節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也命士以上有大夫有公卿事親果何如哉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異宮以崇敬也昧爽而朝晨省之禮也甘旨即上饌餽救養之物素菜菹葢之調各從其事公卿從公卿之事大夫從大夫之事不以親之故而廢其職業焉日入而無異於朝命定之禮也若出昧爽而朝出至各從其事以因時而盡乎子職因時而盡乎臣職講

父母舅姑將坐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四 此節謂父母舅姑行遊所至其禮如此

父母舅姑之衣衾

一節

此節言父母舅姑服用飲食之物為子婦者當敬之禮也敦牟二句是不敢擅用其器與恒飲食二句是不敢擅用其物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者人心之所固有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勤密周旋中禮者又盛德之至者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

一節

此言子婦餼餘之禮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之勸勉而使飽也餼之餘也既盡也盡食其所常食之餘者有

意也父母俱存之禮如此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侍母而食所以溫之也冢子既侍食則不餼矣冢婦代姑而理家政又不暇餼矣故惟群子婦佐餼如父在時焉父沒之禮如此旨甘等孺子餼之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斯為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

一節

此下三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常禮也應唯謂有呼而連應之不敢諾也敬謂有問而謹答之不敢怠也進退周旋謂進而周旋退而周旋也升階而入則近尊其身略俯而如揖降階而出則遠尊其身微仰而若遜噦噦噦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啖則聲貌俱不恭故不為也

寒不敢襲

二節

首二句是不敢適已之便祭而割牲此事之敬者故祖以示其勞今于父之在尊所則非割牲之敬事矣使或袒焉是自以为勞也豈所以安父母舅姑之心哉享而執圭亦事之敬者故楊以見其美今于婦之在尊所則非有執圭之敬事矣使或褻焉非父黨無容也豈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哉唾口津也涕鼻液也上二節是敬之見於己身者下一節是敬之見於親身者也

少事長

三句

此言少賤者之事尊長亦如子婦之事父母舅姑也少是男女未冠笄者長是家之長者賤是奴僕之給使役者貴是家之尊者共帥時承有命之以下四節言謂應唯敬對之節升降進退之儀聲容之不敢忘其恭動靜之不敢適其便與夫嗽澣補綴之以時沐浴盥洗之有節皆循子婦之禮蓋禮無二致敬無二施其禮一也以此教人其所以養其愛敬之心者為何如哉

子婦孝者敬者

三節

此三節是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惟孝故能於命勿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六

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順受之勿怠則動行之勿怠用下二節講如賜之飲食加之衣服父母舅姑之命也必嘗而待服而待委曲以行其意如加之事代之人父母舅姑之命也必姑與之姑使之委曲以行其情是也呂東萊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忽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又戒之若飲食二節正勿逆勿怠之實也方氏曰必嘗而待服而待姑使而復之則順受動行可知矣

子婦有勤勞之事

二節

上三節是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此二節是勉父母舅

姑之慈乎子婦也蓋愛而勿勞則姑息矣故有勤勞之事不以其愛而不使之故寧數數休息之必終事而後已焉如是則勞之之中又有愛之之意矣子婦未孝敬者若逆怨之則傷恩矣必教之而冀其改焉教之不改而後怒責之怒而猶不改則終不可改矣雖至於子放婦出而不明言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如此則棄之之中猶不忘愛之之意矣

父母有過

一節

此節言人子諫親之禮也分四段看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而不迫以冀父母悅之而從已此第一段如此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七

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是一段使其不悅遂不諫不可也故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而使已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熟諫則至三至四矣此又是一段父母怒已之言而撻箠於已雖甚而至于流血亦不敢怒益加敬孝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此又是一段此節正與上節相對上節是子婦有過而親教之之禮此節是父母有過而子諫之之禮勿庸疾怨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對看姑教之與復諫對看怒之與熟諫對看不表禮與不敬疾怨對看親之過必諫之子之過必教之者情之不容已也其不從也子可

故而親不可怨者子之事親無所懈於心也尊卑之分不同也

父母有婢子

三節

此言人子順親之心亦養志之一端也婢子微賤而易遺庶孽微賤而易忽既為父母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加敬所以體親之心也婢子庶孽故當以親之心矣至於妻妾之近於吾身者亦聽命於親而子之能事乎親者不以吾之所私愛而違親之心要之或能事親或不能事親者不徇吾之私情而拂親之意是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上一節是父母之私愛而子當順之下二節是子之私愛而子當順之父母愛一人二句俱就一人言謂父母愛此一人則子亦遂愛此一人所以順父母之心也其他一人由衣服云視父母所愛也若分作二人則是父母所愛者子不愛之而惟優其衣食使役是內無順親之實心而外為優禮之虛文固非子事父母之道亦豈能以安親之心哉

父母雖佚

三節

此節至不果是言人子成親之善以下是孝婦體姑之心將字與果字相應將者明其始果者成其終也思字最重蓋君子之心將有為也未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

不成焉小人之心中將有為也未必盡不善惟其不能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之分亦在乎思不思耳孝子可不慎哉

舅姑若使介婦

二節

此言冢婦所以敬姑介婦所以敬冢婦之禮也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然介婦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不敢敵耦亦且不敢並肩而行不敢並席而坐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則家道正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禮記中記

卷之二十一

九

此言婦統於所尊而不敢私也二節是不敢私受於人三節是不敢私與於人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

三節

此言敬大宗之禮也雖車徒舍於外二節正是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之事父兄宗族一句帶言適子二句作一頭雖富貴與次節作一比皆指有爵者言末節作一比以無爵者言以富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况宗子乎無財不可以為禮而財非貧者之所能辦是以適庶若富以已之有餘助宗之不足時乎祭祀則先以財而備二牲以供乎時祀之禮也賢猶善也善

即色純而不雜者謂於二牲之中釋此一上牲以供宗子之祭宗子時祀已畢然後用二牲之下者而私祭已之宗廟也蓋以宗為正統已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必終事而後祭者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飯黍稷稻粱

一節

此一節諸侯常食之飯品飯字為總下六者皆飯也上黍是黃黍上粱是白粱稭糲總上六件言

膳腳臠

六節

此六節是大夫之膳品膳有二十豆列為五行上大夫之禮也下大夫則去雉兔鶉鷄止十六豆而已牛曰腳土畜也羊曰臠火畜也豕曰臠水畜也皆以氣臭名之此四物為四豆

飲重醴

一節

此諸侯大夫致飲於賓客者飲字為總下六者皆飲也重醴至以醴為醴是六飲之一周官三醴是也黍醴為六飲之二周官六醴是也漿六飲之三周官二漿是也水六飲之四周官一水是也醴六飲之五周官五醫是也盥六飲之六周官四涼是也稻黍粱三醴皆有清糟故曰重醴清糟雜陳諸侯之禮也天子則純用糟也

食蜎醢

一節

此言進飯之宜人君燕食之所用也人君凡食必設蜎醢於前蓋醢為食之主也若水食宜配以雉羹黍宜配以脯羹或雞羹折稱宜配以大羹或兔羹此五羹宜五味細米屑為糝不用麥也隨所進之三飲而異相配之羹隨所配之五羹而同和糝不糝此人君進飯之宜也

滿豚包苦實蓼

二節

上節是烹飪之法下節是配進之宜長樂劉氏曰二十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偶有則如此法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祭祀則鬼神享以奉燕飲則賓客樂以饌尊長則衰病宜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措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此也

凡食齊視春時

一節

此言飲食之物必視四時而為之節也食齊黍稷稻粱之類是也羹齊雉兔雞犬之類是也飯宜溫羹宜熱故於春夏醬齊則醢醢醢醢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酒之類是也漿宜涼飲宜寒故於秋冬劉氏曰謂以此飲食老者則易化而難傷可於末綴用之

凡和春多酸

一節

此言飲食之和亦隨時而均調也蓋四時之氣各欲其強

其氣少弱則他氣乘之五行之於四時如此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春屬木其味酸春多酸則助木而強之夏屬火其味苦夏多苦則助火而強之秋冬皆然至於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然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四味以行焉五味之用不亦大乎按此據養老者言若少者氣壯當因時減其滋味以抑其氣

牛宜稌

一節

此言隨所食之動物配所宜之植物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三

牛土畜土就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逐逐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弱而柔故宜菰蓋強梁而菰弱故也

春宜羔豚

一節

此言隨所食之物煎所以宜之膏春陽氣方發物未長茂宜食羔豚之小者煎則用膏蓋春木用事脾土受克或不能勝故以牛之土畜助脾氣也夏火氣已盛物有饒敗之患故宜食雉魚之乾者煎則用犬膏蓋夏火用事肺金受

克或不能勝故以犬之金畜助肺金也秋物成而嘗可宜食犢麋之子煎則用雞膏蓋秋金用事肝木受克或不能勝故以雞之木畜助肝氣也冬則物衆而可進之時宜食鮮物而煎以羊膏冬水用事心火受克或不能勝故以羊之火畜助心火也夫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味不調一氣不順疾癘得以乘之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又何有縱欲傷生之患哉

牛脩鹿脯

二節

此皆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也燭范以上是天產動物也芝栢以下是地產植物也此三十一物非以分之尊者而隆其禮乎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三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一節

此下二節言已用物之宜也上四句因時而異其和下五句因物而異其和蔥以達氣春物方生宜食性之蔥者芥以味辛為芥秋物方成宜食性之芥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生而能久溫而生春所宜也麥性辛而氣能散辛而散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藪之辛以散其毒而以醯和之家用自相和也獸用梅野物自相和也

鴈羹鷄羹

一節

鷄雞駕當和以蓼而不用香草以蓼味辛散氣之物其氣味與三物為宜也魚雞雉當和以香草而不用蓼蓋香草氣味與三物為宜也

天子之閣

一節

此節所言常食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廣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蓋天子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有牛羊豕魚腊之美味焉夾室自內而達外故曰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厨之義也公侯伯於房中五降於天子也大夫於房中五降於諸侯也然又必七十而後有之士則終不得矣夫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寡之別者以尊者

禮記中記

卷之十一

由

詳卑略尊者降卑者殺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 一節

此因上文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也樂其心者如先意承志諭之於道也不違其志者如酒食將徹必請所與也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定於昏所以安其處也若內不樂其心志外不安其身體徒以飲食而無忠敬則養志而誠不足矣豈足以為孝乎故曰忠養之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已哉又當終其身而不怠焉事死如事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而後已也真西山曰若兄弟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

不愛乎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乎慢之是慢吾父母推類而長莫不能然焉若晉武惑馮紇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托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者皆禮經之罪人也孝子之身終以下乃記者之言也

凡養老五帝憲

一節

上節言家之老老之禮子之尊敬其親也此節言國之老老之禮君之尊敬其臣也首三句分下是申言其實五帝之時風氣未開禮制未備故養老之禮主於法其德行三王之時風氣漸開禮制漸備故養老之際又有乞言之禮焉果何以見之五帝憲瞻其儀容視其起居酒醴以養其氣珍羞以養其體而乞言之禮未之行焉但可法之德可法之行皆筆之於史籍以傳其惇厚之德所謂憲者如此若三王之時以乞言為主未嘗不法老者之善行而瞻其儀容視其起居但養其氣體而後乞言其禮微略而求之不誠然有善道善行亦書之簡策以記其惇厚之德所謂乞言者如此

淳熬

三節

上二節是沃煎之法同而地產之飯異下一節是塗燒之法同而天產之牲異

禮始於謹夫婦

三節

自此以至終篇皆言正家之事此下三節先言夫婦之禮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齊家之道莫先於夫婦為故以夫婦言之以禮為人倫而設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夫婦人倫之始也可不謹乎謹之何如必為宮室以居之分內外以防之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內外之禁可踰故深宮固門而又使閹寺守之守之以閹寺者不嫌於處內也男非其時則不入女非其時則不出皆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然謹夫婦之事雖多略有二一是嚴內外之防以杜情欲之端自為

禮記

卷之十一

夫

宮室至三節衿纓綦履是也一是嚴嫡妾之分以杜禍亂之原雖婢妾至末是也

異為孺子室

一節

此言人君養子之法也異為孺子室謂特埽一室以處之此蓋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其法如此寬則容德自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洽浹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故使為子師若夫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慈母之職也保其其身

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承負之者保母之職也所以然者弗正厥始淑其習為能正厥性而近聖賢哉先王制禮可謂知所務矣

子能食食

一節

此下皆記教子之禮也教以右手而取其強此男女之所同也男唯女喻殊其應也璽華璽絲異其飾也

六年

一節

入門戶而後長者欲其行讓也如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是矣即席而後長者欲其坐之讓也如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是矣飲食而後長者欲其食之讓也如觴酒豆肉讓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七

而受惡是矣

衣不帛

一節

衣不帛非所宜也帥初遵習先日所為而不變慮其志有改為故也昧爽而朝日入而夕備其定省之禮也書篇之數言語之實必請於長者而肄習之敢自專乎

十有三年

一節

十三小學之事十五大學之事樂以和其心誦詩以養其情勺武之樂舞之以柔其體象武之樂舞之以象其成射以習禮容御以正馳驅

二十而冠

一節

學所以為已教所以為人故博學不教志乎內而無事於外故不自表見其能也

三十而有室

一節

博學無方是廣善於已孫友視志是取善於人孫友者不挾責不挾長不挾兄弟而友也視志察其志意所向以為吾取法也

四十始仕

一節

仕則於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所謀也必比方他物以窮其所謀之理然後出之或以告於君或以施於民仕則於物接而有惠可思故慮不得不發有所慮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六

必比方他事以窮其所慮之理然後發之或以進於上或以達於下焉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

一節

此教女之事也不出常處閨門之內也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以順為正者也麻象績事也絲繭蠶事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盡矣

十有五年

一節

三五而盈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之首飾成人之服也

禮記中說卷之十二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

庠生馬輝如

天子玉藻

一節

此下五節皆言天子衣服飲食之禮而此則言其祭服衾冕之制也玉藻至遽延作一段是所戴之冕極其文龍衮二字作一段是所被之服極其文以祭承上二項作一腳玉藻者以藻貫玉以玉飾藻其疏十二象天數也冕之為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一

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遽深冕之為制有如此者衮則其服至文其章十二繪龍於上綉黼黻於下服之為制有如此者以祭祭七廟之先王也先王之祭其禮尊故其服以文為貴如此

玄端而朝日

一節

此天子服玄冕而行朝日聽朔之禮也刺之裳特有一章垂之冕特有三旒此玄端也是玄冕也則何用哉以事神也則於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外之王宮以日出東東為陽中故也以治民也則於每月之朔聽朔於南門外之明

堂以日月會於朔陰陽交於南故也

閏月

一節

上言聽常月之朔此言聽閏月之朔也言閏月雖非常月之正然月之朔亦不容廢故亦服玄端之服而聽於南門外之明堂但闔其明堂之左扉而立於其中也言不居於室而居於門以門非常處也不居於門之左而居於門之右以左為陽之正也雖不廢聽朔之禮而必易聽朔之常亦先王體常盡變之道也要用上玄端字樣

皮弁以日視朝

一節

此言皮弁視朝燕食之禮也首句是朝之禮下數句燕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二

之節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也服此服視朝畢遂用視朝之服而就食也以朝服而食者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食之餘而不敢改造者不敢厚於所養也奏樂者使心志和而後氣體得養也日用羊豕之少牢月朔用牛羊豕之太牢者豐儉之節也當進食之時必設五味之品而以水為上者貴本始也漿酒醢醢以次而列以清濁為序也

卒食玄端而居

一節

此言玄端燕居之事也玄端是其冕玄其衣緇其裳素也卒食則服之以居蓋玄端乃幽暗之色而居乃尚晦之時

故為宜耳然其居豈狎昵小人而忘規戒哉左史二句防其身之失也御警一句防其政之失也言動俱兼善惡是非言高下俱有得失不可以得者為上失者為下也有史以紀言動以禮自防也則君德脩而人主無過舉之行警以幾聲音以樂自省也則君政脩而人主無流湏之心君德脩而萬民化君政脩而萬民安其本蓋有在矣夫年之順成固玄端以居奏樂而食矣若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食不用樂蓋憂民之憂故殺禮以自貶也

諸侯玄端以祭

一節

此下三節言諸侯衣服飲食之禮此言諸侯臨祭朝君聽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三

朔視朝而各異其服也玄端是前後三旒上下一章於祔禘蒸嘗之時服之以祭五廟之先公此孝親之禮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則於朝覲宗遇之時服之以見天子此尊君之禮也皮弁是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則服之以聽朔必於太廟者示受命於祖而不敢專也朝服是玄端玄冠緇衣素裳則服之以視朝日視於內朝者示一日萬幾而不敢逸也玄冕卑裨冕尊祭輕朝重皮弁尊朝服卑聽朔大視朝小故所服不同如此

朝辨色始入

一節

此因上文朝服視朝而遂言視朝之禮也朝字承上文以

日視朝於內朝言黎明辨色之時臣已入矣君至日出乃視朝此臣先入而後君出臣所以尊君之禮也君退適路寢聽政不敢釋朝服必使人視大夫既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臣既退而君釋服君所以體臣之道也如此然後為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禮矣

又朝服以食

一節

此言飲食之禮也朝朝食也夕夕食也上五句是常日之食殺其禮朔月句是朔月之食倍其常子卯疾日也故稷食菜羹以自貶損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總承一節言

君無故不殺牛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四

此言君臣隨分而愛物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身弗踐以廣仁術也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遠而弗踐仁也有故而殺禮也是愛物之中而仁禮備焉

年不順成

一節

此言君臣因年而仁民也衣布所以致憂摺本所以自貶關梁二句是寬民財所謂凶年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二句是寬民力所謂荒政弛役是也不造車而並言馬者車必需馬也八月不雨年不順成變也君臣皆節損以寬民仁也君臣亦有變禮也是仁民之中而仁禮備焉

卜人定龜

一節

此言卜龜之事而各謹其職也靈龜也玄而體俯卜郊用之繹龜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此卜人隨所卜之事而定龜也墨所卜之畫也史則鑽之以觀其所拈者何如若從墨而拈大謂之兆廣若旁岐細出謂之兆墨是墨者存乎史也體兆象之形也如土兆大橫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凶吉君則震震聰而決吉凶焉此言卑者視小蓋其數可陳故能其事者臣也尊者視大蓋其義難知故明其義者君也不明其義則君不全不能其事則臣不全君臣可不任其責哉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五

君羔幣虎植

一節

此言諸侯大夫士車乘之飾有異如此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以虎皮為緣大夫之齊車以鹿皮為覆軾以豹皮為緣大夫朝車士之齊車亦以鹿皮為覆軾以豹皮為緣君臣之所用者不同其飾非所以嚴上下之辨乎大金云豹植一也而大夫士兩言之其大小粗縷之不同焉

君子之居恒當戶

一節

此言君子之所以奉天者不問於常變也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當戶東首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天地怒氣之所形故雖中夜之時亦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君子之奉若天道如此

日五盥沐

二節

古人之致潔各有常禮故著其法如此沐必先禪而後梁其櫛則先揮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夫抵整治之物則先用其粗者蓋以垢汗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不可不如其潤養之功焉以沐後而氣虛故酒食升歌所以升其陽浴後則體虛故進飲用樂所以養其陽此天子諸侯之禮下此不得而備之也

將適公所

二節

禮記中記

卷之二

六

此言大夫之朝君也必齋戒必沐浴必居外寢是誠不弛於心掌史之官而進笏必書其思念告君之事必書其君問對答之詞必書其當奉行之命令是事不忘於造次也容觀玉聲平看習容觀為有觀之者習玉聲為有聽之者容習則周旋登降之節欲其熟聲習則宮商角徵羽之音欲其和也宿宇與既服宇對看乃出二字總承上言是由內寢而出乎外寢將以所識之事仰天威而對揚所習之儀觀至尊而陟降也登車則漸近於所尊故有光二句只以容觀講不可說玉聲按大夫不得有象笏此云象笏者指有地之大夫故得用之也

天子摺挺

三節

此言君臣之笏制殊而義亦不同也摺挺是或見臣或臨祭所摺之大圭天子以方正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遵王道無偏黨友側也諸侯進則勢屈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殺其首者所以示讓於天子也大夫之笏不惟圓殺其上而又圓殺其下者蓋上有天子下有已君進詘於天子是上有所讓退詘於已君是下有所讓也方正於天下有建極於上表正萬邦之意讓於天子有藩屏王室承宣德化之意無所不讓謂上有天子則守陪臣之節下有已君則效與聞之勞也

禮記中記

卷之二

七

侍坐則必退席

一節

此言君臣燕坐就席之法也必退席者示不敢與尊者同席也雖不退席猶必引身而去君親黨之下示不敢並也敬其黨如此則敬君可知矣

登席不由前

一節

此下三節言賓主燕坐就席之法也此節當依後註言行禮之時布席稍寬則人各一席固可由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眾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必從他人之席而躡於其上矣寧不有失禮踰節之謂乎躡踐者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躡先儒以失節為躡者以

此

徒坐不盡

二節

無所事而徒坐則不盡席之前而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至讀書與食則近前而與席齊讀則欲聲聞長者食則恐汙席也

若賜之食

一節

此下三節皆臣侍君食之禮也此節總見人君以客禮待其臣為人臣者當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以客禮自處也分三段看後祭一也言食而必祭客禮也今命之祭然後祭不以客禮自處也先飯二也言食必先飯臣禮也今先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八

而徧嘗諸味以臣禮自處也後飽三也言先君而飽非臣之敬也今但啜飲以利喉俟君既餐焉敢以客禮自處乎

若有嘗羞者

一節

此節至惟所欲是君賜而不以客禮待之者有膳宰嘗羞則已為侍食矣故俟君之食然後食君命之羞然後羞皆不敢先嘗執臣禮也凡嘗遠食二句兼為客與不客二項而言觀一凡字自見君待之雖有客與不客之殊而嘗食以序自近及遠則一而已矣

君未覆手

一節

此節謂賜之食而不待以客禮者食不敢先飽是始之敬

器不敢先徹是終之敬

凡侑食

一節

此言相敵為食之禮也首二句是言禮之勸者承之以謙下二句是言禮之薄者承之以簡總言食人之禮當謙而不可過諂也凡勸人之食使足而已不敢足謙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飯不飽同意謂不恣口腹之欲亦謙也凡食必祭重主人之饌也唯水漿不祭者非略也水漿微物祭則厭其太自卑屈矣是戒其諂也然此亦特為敵者設若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

君若賜之爵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九

此言人臣侍飲於君之禮上言當飲而受爵有其儀下言既飲而納屨有其儀總見侍飲始終之敬也重飲酒一邊此是人臣朝夕侍飲之禮非享燕之禮也酒如註解禮度明肅禮度即上越席拜受祭酒授爵之禮也斯禮已謂此禮惟一爵行之二爵則不行者恐煩君也油油以退燕禮不過三爵也左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取屨以下見其節文終遂非醉而失儀也取屨之敬如此則其侍飲之時可知矣

凡尊必尚玄酒

一節

此言禮之尚古專惠者不及於分之卑也上二句是列尊

之法下二句是申言其禮有不同也凡設尊玄酒必在衆酒之上不忘古也君坐必面尊示君專惠也尊固尚玄酒矣若享野人皆酒唯使之足於味而已君固面尊矣若大夫士之尊則置之兩楹旁側而用枹禁焉此見分尊者其禮隆分卑者其禮殺分定而莫可僭也玄酒以郊廟言君設尊以享禮言大夫士枹禁以鄉飲言野人以蜡言

始冠緇布冠

一節

自此以下凡八節皆言冠之制也始冠謂始加冠自諸侯下達於大夫士皆用緇布之冠所以存古禮也初加之後不復有用旋即奔去可焉以非時王之制故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十

玄冠朱組纓

一節

此言始冠之冠與齊之冠隨分而有不同也玄則純乎天之色而朱則陽明天子始冠用之言法乎天而理陽也緇則雜以地之色而纓則甚華諸侯始冠用之言雜乎地而亦華也此冠禮之冠所以責成人者隨分而異制矣諸侯之齋冠用玄以致其幽陰之思而又以丹組纓者又示以君道之宜文也士之齋冠用玄以致其幽陰之思而以素組纓者又以備臣道之宜質也此齋禮之冠所以格鬼神者隨分而異制矣

縞冠玄武

一節

上節是辨其實賤者此節是辨其親疎者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也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也如此則仁死喪者隨分而有其道矣

垂纓五寸

二節

此常制之外又有二者之制所以使人遷善改過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然惰游之服反縞冠素紕垂纓五寸以辱之而不齒之服乃止玄冠縞武以辱之是惰游之辱重而不齒之辱輕矣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也不齒者不止一時也苟變游惰以趨事則縞冠垂纓棄之可也所謂能改即止是矣若玄冠縞武服之終身是未可知雖然先王豈忍重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辱暫義也以輕辱久仁也惟義故民畏其威唯仁故民懷其德如是民孰不勵業而遷善乎

居冠屬武

一節

此言燕居之冠連屬其武無貴賤一也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未句是明屬武之故謂有事則垂纓以為飾唯有綏飾故臨着乃合其武燕不敢飾故冠與武相屬也

五十不散

二節

此下二節言冠飾之變也散麻以送喪禮也五十始衰不

貴以備禮蓋飾哀以全孝也髦加於冠禮也親沒則否思幼時翦髮為髻傷親而不忍為也大帛不綏凶服去飾禮也魯公以紫為凶服之綏則失禮矣紅紫不以為褻服况冠綏乎冠各有義如此學者於處常也必思為善敏德而不至於情游不齒以遠恥辱於處變也必思仁親執禮而不至於妄更輕改如桓公之不哀其服然後可矣

朝玄端

一節

此下十八節皆言衣服之制此節言士大夫在私朝及家朝夕之所服也蓋玄端禮服也朝何以服之朝則事上接下有事之時也故服禮服者宜也深衣適體之衣夕何以服之夕則無泛應酬酢之事取其適體而已亦宜也

深衣三祛

二節

此言深衣之制也承上夕深衣說來夕固服深衣矣而深衣之制果何如哉要為裳之上畔齊為裳之下畔以要之廣言之則倍祛而三之祛二尺四寸倍三則七尺二寸也以下齊之廣言之則比要而倍之要七尺二寸倍之則一丈四尺四寸也裳之交接謂之袷則在身之兩旁可以蔽膝也袖之連衣謂之袂廣二尺二寸可以回肘也深衣之制如此然豈但夕服之而已哉著之朝服祭服之內則名之曰中衣著之於身外以素為純緣則名之曰長衣其為

制也又豈但要齊袷袂之有常而已其繼袂口則以半幅而拊其一尺比常衣中衣之所異也若其袂之廣尺二寸其緣之廣半寸則深衣之所同也凡制皆有定用惟制之善故可以夕服可以長衣又可以為中衣也

士不衣織

一節

不衣織德不足稱也不二采有可吊之道也

衣正色

一節

上二句言制衣裳之有定色下四句言服衣裳之有定數上衣取諸乾故用青赤黃白之正色得五行一氣之純所以尊之也下裳取諸坤故用綠紅碧紫騮之間色以間色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士

得五行相克之雜所以卑之也正色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為之振則不可襲襲與曾子襲裘而吊同不入公門惡其似凶故也非列采二句是褻而不敬表裘是簡而不敬襲裘是質而不敬

續為繭

一節

此記服之制而異其名也繭袍皆是綿衣但有新綿舊綿之分耳綱單衣也褶夾衣也四者皆禦寒之燕服也服在

躬而不知其名曰罔故記者指其名以示人焉

朝服之以縞也

一節

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縞後世則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夫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朝以縞自季康子始先王冠服二人亂之矣魯為秉禮之國尚且如此無怪乎列國之僭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

一節

此節主諸侯言見節文既辨而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也當時必有朝服而行聽朔之禮者故夫子言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禮各有服不得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五

相因然聽朔重於視朝故必服皮弁以行聽朔之禮然服朝服以視朝也豈可憚其更易之勞而相褻哉

曰國家未道

一節

此亦孔子言也因承上文故止言曰也服以彰德國家未道則實德不彰不宜充盛其服以取不衷之誚焉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一節

此言諸侯之僭服也黑白相間謂之黼用黑羊之皮以為質雜狐腋之白以為文此黼裘也君道貴於能斷服是服以誓軍旅服是服以省耕斂若確然明斷之決乃為得禮也若夫大裘乃天子之郊服服之以誓省豈非國君之僭

乎

君衣狐白裘

一節

此國君之燕服也以狐腋之白皮為裘以素錦衣為裼欲其色之相稱也侍衛之人右虎左狼示威猛也蓋虎屬西故右虎裘且取右為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白裘以象德士不衣狐白者以服之最貴亦以士德未成也白狐裘天下之最難者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

君子狐青裘

三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五

首節是燕居之服二節是聽朔之服即論語麕裘是也三節上二句是視朝之服即論語羔裘是也下二句是蜡祭之服即論語狐裘是也青者近乎玄故青裘以玄緇衣裼之麕之白者近乎黃羔色黑狐色黃名欲稱也此皆士大夫之服若錦衣狐白裘乃諸侯之服也此士之所以不衣狐白也

犬羊之裘不裼

一節

此言庶人之裘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又禮不下庶人也末句是申上句之意

裘之裼也

二節

此言古人之裘襦襲之異宜也夫裘之上有襦衣襦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然必開露其襦衣而謂之襦者何蓋禮有以文為貴者故見示其襦衣之美示盡飾而以文為敬也以事言之如吊則襲而不以襦者固以吊主於哀不必盡飾矣若在君所則必襦焉示盡飾以為敬也是裘之襦也主於見美而以文為敬也不亦可見哉不開露其襦衣而謂之襲者何蓋禮有以質為貴者故掩其華美而以質為敬也以事言之尸以象神尊者則襲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禮之重者也則襲圭以進其六事之大者則襲惟無事而在君所則襦弗敢充也若其有事之禮記中說 卷之二 天

笏天子以球玉

一節

此下四節言笏之制也天子以球玉所以象其粹美之德諸侯以象所以象其潔白之德大夫以竹為笏而飾以魚須以近尊而屈也士以竹為笏而飾以象以遠尊而

可字只帶士言謂諸侯以象而士亦以象似為僭逆故曰可也

見於天子

一節

上節言笏之制嚴此見笏之用廣也凡於天子謂諸侯朝以述職大夫聘以通好也射言諸侯所行之大射大夫所行之鄉射大射諸侯執前屈之茶鄉射大夫執魚須之笏太廟脫笏則失之慢故為非禮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不脫當事則情可以勝禮故脫之必盟者將有事則必潔也

凡有指畫於

一節

此節上二句亦指笏之為廣用也畢用總承上說謂不惟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士 見天子用之當射亦用之至若指畫於君前必以笏為容焉不惟入太廟用之小功亦用之至若受命於君前必書之笏焉因飾應天子以球玉一節看言使不飾之以為上下之等則名器隳而天下亂矣故或以玉或以象或以魚須文竹或以象文竹本所以使物采有章尊卑有辨而名分於此乎定矣下豈得而僭用哉

笏度二尺有

一節

此言笏之制也二尺以象陰陽之體六寸以象六爻之用中博三寸以象三才六分去一象參天兩地之數註中天子是帶言耳天子之笏大圭方正何嘗有殺也球玉節言

笏之質有不同此節言笏之制無不同也

天子素帶

五節

此以下十節皆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紳鞶結之制也此上十四節因分而異其制帶朝祭服之帶也天子帶裏用朱上朱下緣終竟此帶而盡飾之也諸侯亦然但不朱裏以降於天子也大夫雖以素帶惟於兩耳及垂下之紳緣之以玄華而已敢並於諸侯乎陳氏謂天子體陽而兼乎上下故朱裏以裨以朱緣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緣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體陰而已故飾以緇居士道藝畢具有備用之文故用錦弟子職分脩為惟敦忠信之實故用緇焉

弁紐約

一節

此言紐帶之物有其制因言紳與鞶結同其制也在長齊於帶分紳長制以下正明齊於帶之實也首二句言結之制同乎紳言結帶之紐約皆用組無分於貴賤也組約之制廣則三寸組之垂餘與紳齊也中三句言紳之制也言士三尺則大夫諸侯天子可知矣三尺之長蓋紳之定制也惟有司去五寸為便於趨走也非定制也引子游之言明紳之制有三尺而紳鞶結三者具齊焉則紐齊於帶可知矣

大夫大帶四寸

二節

上言長之制此言廣之制也首句專言大夫則大夫之上可知矣言廣之制上下所同雜帶以下言緣之制上下所異再繅一句又言士之廣也大夫以上之大帶其廣皆四寸無貴賤一也惟雜色為辟焉則有上下之別君之帶緣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君體陽而上下故耳大夫之帶緣外以玄內以華玄者明之體華者文之成大夫體明而有文故耳上士中士下士惟體乎陰故帶之緣內外皆緇也然惟二寸而不敢比於君大夫之廣焉但再繅要一匝亦被乎四寸之廣也下節又承上

肆束及帶

一節

此主大夫士言之肆束及帶謂紐約之組大帶之垂也收之便於用事也擁之便於趨走也

鞶君朱

一節

上言紳鞶結固三齊矣此又以鞶之制言之指玄端服之鞶言也首三句是因分而異其色圓殺直五句是因分而異其形下廣二寸至末是制之一定而上下同也君字兼天子諸侯言玄端之鞶以言其色則取諸裳天子諸侯君

道同矣色以朱而不病於嫌大夫與士臣節立矣以素以爵而惟其稱釋下廣二寸以象地之數偶上廣一尺以象天之數奇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而有並革帶之博皆二寸以象陰陽頸中央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也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革故並言革帶焉夫先王之制立法之密取義之精其善如此服者可不緣分以奉職顧名以思義哉

一命縕黼

一節

此因命數之多寡而定黻佩之制也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其蔽膝之黻用赤黃之韋其佩玉之衡尚黑色之黼蓋一命則爵位未隆有所蘊而未見故黻用赤黃之韋雜而不純衡用黑色之玉亦晦而未明也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也再命之爵位漸隆蘊而微彰故用赤為蔽膝之韋以黼玉為玉之衡以其命之稍尊故取色之稍明耳公侯伯之卿三命也三命則爵位既尊其所蘊者發見而著明矣故黻用赤之韋衡用青色之玉蓋赤南方之正色青則東方之正色命之貴故取其色之文也

王后褙衣

二節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服之制所以明尊卑也王后天子之后也夫人公侯伯之夫人也君命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

也再命子男之卿之妻也一命子男之大夫之妻也士子

男之士之妻也上節言狄則下節之不刻狄也可知矣子

男之妻言君命則公侯之妻可知矣講云刻為單雉而畫

以五采者褙衣也天子之后則服之蓋褙衣色玄天之色

也王后從王有天道焉故服之者非以示憲天之意乎刻

為單雉而畫以五采者榆狄也公侯之夫人則服之蓋榆

狄色青春之色也夫人從君有君道焉故服之者宜也刻

為翟狄而不畫者屈狄也子男之妻及女君受王后之命

則服之蓋屈狄色赤夏之色也子男之妻從君亦有君道

焉故服之宜也至於子男之卿其妻再命也其服則鞠衣

焉蓋鞠衣色黃地之色也卿之妻臣也故服之者非以示

效地之義乎子男之大夫其妻一命也其服則禮衣焉蓋

大夫之妻臣道也故有取於禮衣之白者非以象秋之色

乎子男之士其妻不命也其服則褙衣焉蓋士之妻臣道

也故有取於褙衣之黑者非以象冬之義乎上節是人君

之妻之服下節是人臣之妻之服總而言之王后皆得服

之從王祭先王則服褙衣祭先公則服榆狄祭群小祀則

服屈狄告桑則服鞠衣見王及賓客則服褙衣上可以兼

乎下下不可以僭乎上也

唯世婦命於猷爾

一節

上言外命婦隨分而服此言內命婦因功而服也言內之二十七世婦以應之二十七大夫獻廟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廟也君命之或鞠或禮或祿乃服耳其他皆從男子以夫之爵位而服也周氏云必命於獻廟者其意以為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凡侍於君

一節

此以下二節言大臣敬君之禮也此自其侍立之敬者言之言凡者位無尊卑皆當然也首句提起紳垂三句是身之儀視下以下是視聽之儀視帶及衿乃視下之則聽向任左乃聽上之則

禮記

卷之十一

三

凡君召以三節

一節

此自其承命之敬者言之節所以明信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合之為三節也事急持二節以召臣事緩持一節以召臣也二節以走二句是隨君命之緩急而承其命在官二句是隨所處之遠近而行之速不待屢不俟車承二節一節皆然也一說二節以走二句主將命者言在官二句主承命者言

士於大夫不敢

三節

此下三節言士敬大夫之禮也士於大夫以下是不敢以主禮自居謂大夫來士之家也士於尊者三句是不敢以

容禮自處謂士詣大夫之家也儀禮云凡主人送客皆再拜賓不答拜賓既無答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於君所言或及大夫之沒者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則沒猶呼其名焉若士于大夫言于士則呼名於他大夫則呼字焉此稱生者也若沒則字士謚大夫公諱謂本國之先君士與大夫言則諱之者尊有所伸也不諱私家之諱卑有所屈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

一節

此以下凡八節皆言佩玉之禮君子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言角徵宮羽以玉聲所中而言未便到和處然必佩玉者何也蓋玉以比德所以為養心之本也右為動作之方故佩以徵角蓋徵為事而有所為角為民而有所用也左為無事之方佩以宮羽宮為君道宜靜羽為物道宜積也五聲之中獨無商者與周官言樂無商之義同蓋佩以象德也而其德者必以溫樂以享神也而懷神必以柔商於四時為龜龜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去之

趨以采齊

一節

此節承上節言君子固左右佩玉矣使動容無節則玉亦何由而和哉趨以采齊二句是和之以樂周旋四句是

之以禮王錡鳴應上徵角宮羽言故君子在車二句是言
隨寓有以養其心以在車句為客下句為主本句是言外
誘無以害其心也自寢門外至應門為趨趨容遑急而節
宜和緩采齊之詩則曾孫之所以告於先君於祖廟詩
之和緩者也故歌以節趨焉自路寢門內至堂為行行容
舒遲而節宜嚴肅肆夏之詩則天子之所以震肅諸侯式
序在位詩之嚴肅者也故歌以節行焉而又周旋而為圓
折旋而為方揖不過於亢揚不過於卑所以動容有節而
玉聲隨之自然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錡然和鳴而可聽也
故在車也既聞錡和之聲於耳今行步也又服王之聲於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三

身則又無時無處而不用其養矣如是則一心之中而無
斯須之和不樂矣非辟之心何自而入哉此古之君子
所以必佩王也

君在不佩王

一節

此主世子言之君在一句為總左結佩以下正反覆言其
不佩王也左玉佩也故結之以示謙虛之情右事佩也故
設之以示服役之意居則設佩又承上言君所固不佩王
矣然以養心故不去退而燕居則左徵角右宮羽而佩王
如常惟朝於君則當致謙而結佩也此可見佩王者常也
君在不佩者尊君也非常禮也纂言云居恐其肆故設之

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也朝戒其放故結之
示猶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

齊則緒

一節

此節以諸侯大夫士言緒結者不使王之有聲不敢聽樂
以全精明之德也爵韞者以質為敬也夫當齋之時佩之
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致幽陰之思而
已此可見佩王者常也齋而不佩者致精明之德也非常
也

凡帶必有佩王

一節

此言服必用王因詳佩王之制而推佩王之故也凡帶必
佩王如朝祭燕皆佩王也惟喪則否謂有故而去也有衝
牙言其制也君子該下文天子諸侯公卿大夫世子在內
王即下文白玉山玄水蒼瑜玉璫玦也比德如溫潤而澤
等意是也

天子佩白玉

二節

此言分有尊卑則所佩者不能不異也夫佩白玉所以象
其德之純玄者天之象故玄組綬也取憲天以圖治也山
玄王以象仁之德公侯體陽故組綬以朱而取陽之色也
水蒼王以象智之德大夫體陰故組綬而取陰陽之色
也瑜土以象德之美世子有德無位致陰陽之雜者縞組

綬則雜之矣。璫玦之象德之敎以未有著聞故緼組綬以取蘊藏之義也。

孔子佩象環

一節

此孔子燕居之佩也。孔子之意以燕居之服非禮服之可比。德之玉非褻服之可佩。故佩象環。謙其無如玉之德也。綦組綬者致陰陽之雜亦謙其德之未純也。上句言合而不分無衝牙以觸其前後下句言雜而不純無璫珠以係於上下以無聲弗純對看大全云舉天下之所共視者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者而莫之聞也。最有味方氏曰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以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主六

能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童子之節也

二節

此二節言童子之禮也。童子以緇布為衣而緣之以錦及紳組束髮皆以錦為之。非以其備成人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童子之帶非必全錦。錦紳而已。錦朱色也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履絢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總服不加麻以親在而總輕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面而南向各有其道矣。此古之成材易而今之成材難也。

侍食於先生

四節

此下四節言成人之禮也。先生言生在已先謂長者也。異爵言爵與已異謂貴者也。客字皆是成人而侍食者客祭與養而主人皆辭是主因客而致謙也。主人致辭而客亦自徹是客因主而稱施也。同室同事則無賓主故推少者徹之。食中棄所操謂食其中棄其所操之皮不盡食之以養也。果而後君子食者以生成之味無有不善不必嘗也。故以後為敬火食而先君子食者以烹調之味或有不善故以先嘗為敬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二十七
以君賜為榮故賀雖有慶而非君賜故不賀也不賀有二意一是人有慶而已不慶之一是已有慶而不敢受人之賀也。

孔子食於

一節

此見孔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以寓不屑之教也。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必是進食不合禮也。凡食先食載次食敘至肩乃飽而餐孔子不食餐肉仍為餐必是饌不合禮也。此與饋烝豚一章參看。

君賜車馬

三節

此以下十節言君賜臣臣獻君之禮也。首節是本國之君

賜以車馬衣服者下節是為使而受王朝車馬衣服者末節承上二節言賜即上車馬衣服也謂及門拜謝如此明日拜謝亦如此也三君字俱是人

酒肉之賜

一節

酒肉之賜輕於車馬衣服惟於家稽首據掌至地不復詣君所再拜焉恐瀆君也

凡賜君子

一節

賜如車馬衣服之類與如穀粟布帛之類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者恩也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天子

此言獻物於君親否雖異而致再拜之敬則同奉膳於上用物雖異而進於膳宰則同也凡獻是因朝覲而見或因出疆而見君於大夫有荅拜之禮故大夫獻於君不親往而使宰君於士無荅拜之禮故士有獻於君必親往然大夫雖不親往於初使宰之時必拜送於家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副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膳與君是臣之奉膳也恐邪氣干犯故用驅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有獻於大夫則除去荳有簞與桃也士之臣有獻於士又去簞惟餘桃耳造至也膳宰主膳食官也吳文正公云臣子致膳愛心也重披不祥敬心也必造於膳宰者不

敢專達必待至膳之人達之也簞蓋及辛菜也桃桃枝也荳莢也

大夫不親拜

二節

首節釋所以不親獻之意是拜獻不親似簡而非簡下節是拜賜不面似慢而非慢

大夫親賜士

一節

大夫不得賜車馬故止云衣服弗服以拜降於君也適者有獻亦是衣服之類主人不在未拜受必往拜於獻者之室若在家拜受不復往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天子

於尊者是大夫與諸侯士與大夫也有獻致其敬也弗聞恐其瀆也如獻以車馬衣服則曰致資於有司如金玉寶貝則曰贈從者假有司從者則不瀆於上矣

士於大夫不承賀

一節

此舉賀禮以明尊卑也士於大夫尊卑相遠若承其賀則勢分似嫌於無別故不承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不甚相遠若不承賀則情意似嫌於不通故承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

一節

此明人之禮也上二句是不敢私交下二句是不敢私受蓋父在子不得自專家無二尊故也

禮不盛

一節

此言禮之小者不尚乎質禮之大者不尚乎文也小禮必煩大禮必簡煩則外心而尚文簡則內心而尚質故禮有未盛則必以文為敬而服不必充塞以為美也試即禮之大者而觀之禮莫重於郊以質素為貴也故大裘之服不綈而襲大路之車無事於式無事於楊者隱其敬無事於式者專其敬也觀郊禮之尚乎質如此則知禮之不盛者而服亦不必充矣

父命呼

三節

此言人子事生之禮與事亡之禮也唯而不諾是見於聲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三十

者承命之急下是見於容者承命之急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而走之步速於趨也不易方有定所也不過時無愆期也色容不盛色憂不滿容是也此皆人子之常行而非大節也至於父母既沒而不忍讀父之書不忍飲母之杯圈則是因物思親而為終身之慕矣此乃所以為大節也

君入門介拂闕

二節

此言君臣朝聘各謹其入門之禮也上節是朝禮下節是聘禮首節專主介一邊說擯特帶言之耳初至傳命之時

為聘庭實圭璧之將為享聘享是奉君之命公事也故自闕西私覲以私禮見其臣私面以私禮見其君以其非君命故自闕東也

君與尸行接武

一節

自此至行容惕惕六節言行步之容也此是行於廟中之儀言與尸行其分尊者宜緩其分卑者宜速故有接武繼武中武之不同也徐趨皆用是謂不特與尸行為然凡其廟中升降上下或徐或趨皆用與尸行步之節於君則接武於大夫則繼武於士則中武也

疾趨則欲發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此節泛言君子行禮而當疾趨者其法如此註中或低應手或斜應足謂不可因行之急而變其常度也如此則不過於迫矣

圈豚行不舉足

一節

此言徐趨之當曳轉循地而行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裳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若在席上未坐其行亦轉豚而齊如流也如此則不過於緩矣

端行顧雷

一節

此節上句是足徐趨一節之意下句是足疾趨一節之意端是行之直者顧雷是頭之俯如矢是步之直皆直行之

狀也弁是行之急者刻刻是身之起起履是履之起皆急行之狀也

執龜

一節

此節是足國脉一節之意言執器而行當謹儀也龜以下玉以聘龜玉重器故當致謹也下節凡行容惕惕乃行於道路之容也

廟中齊齊

一節

此言在廟之容也主行容上言廟中至敬之地也手容必恭而勿或低足容必重而無或斜何齊齊乎朝廷至嚴之地也必上規下圓而禮儀之度張拱舒異而後容之自體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三

君子之容

一節

此言平居之容也常時之容貴於閑雅若見所尋又當加敬容貌各有異也孔子燕居申申夭夭在宗廟朝廷惟謹正謂此也

足容重

六節

此下十句俱泛言君子修身之容不專以見所尋者言蓋容貌乃德之符威儀維民之則此君子所以當合謹其容也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僞言聲容靜則不欲其譁周官制衡枚者以此頭容直則不欲其傾周官制側弁

者以此

燕居告溫

一節

燕居不和則乖矣害其心告人不和則拂矣傷乎人申申夭夭燕居之溫溫也載色載笑告語之溫溫也用特已待人作眼目

凡祭容貌

一節

上節是處人已而一於和此節是言事鬼神而一於敬也內神主於孝外神主於敬孝敬形於容貌顏色皆致其如在之誠也

成容暨暨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三 詒語肅肅清明雖有不同要之皆所謂暨暨也

立容

四句

此指君子一身之容無不得其當皆主修身說不可作有德者自然之容也山立即立容德也時行即足容重也

盛氣

此言氣之容即浩然之氣體之克者也但不可以至大至剛講蓋剛大以理言此主氣言也當云吾身之氣本自盛大失養故饒人能不役於形不窮乎欲使此氣充盛顛實於內而盛大流行之自如吾見氣息之出若陽之煦物其來無窮矣

凡自稱

五節

自此至未皆正名之禮也自稱一句是通君臣上下而言
之予一人天子自稱之辭也如朝諸侯公職授政任功皆
稱予一人非自大也見普天之下率土之濱惟予一人之
統后自我朝職自我分政自我授功自我任非他人所能
與也伯者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宣力之臣以分主畿
外股肱王室也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竭力以守衛天子
守土之臣也邊邑一節言捍外而衛內為天子藩屏之臣
也天子與伯俱是自稱於下諸侯與邊邑俱是自稱於天
子曰冥人言為無德之人也曰孤者亦特立無德之稱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一 三西

上大夫曰下臣

一節

此上大夫下大夫世子攢者見它國之君其稱辭如此公
子曰臣孽言適為君謂之孽者見不敢匹敵也傳述之臣
卑之也於大夫曰外私別於已所臣事也

大夫私事

三節

首節是行私禮而攢辭其稱次節是行正禮而攢辭專
其稱末節是申言公士攢之意也新鑑意云列國相與有
私禮焉有正禮焉故或為下大夫上大夫者雖使奉君命
而使於鄰國然但因他事而往非比年三年之期則以屬
臣充攢相之職當此之時攢者之辭則稱名焉如上大夫

則曰君之外臣某下大夫則曰君之小臣某也蓋禮非正
聘故卑其所稱耳下節依註與上相對末節是申次節公
士攢之意也然聘禮必以公士為攢者何也蓋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凡大夫有所往必以公士為賓者以公事重於
私事夫古人一稱謂之間其嚴如此人孰敢有亂名犯分
者哉

禮記中說卷之十三

陳留貢士馬時

門下第丙午舉人馬時

男甲戌進士馬如校

姪庠生馬如校同校

昔者周公

一節

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為此禮也首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者謂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斷不可依棚位之言天子指成王言負背也斧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綉為斧文其高八尺屏風於戶牖之間成王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負此斧依向鄉而立所謂以天下平尊之人居天下至尊之位而行天下之大事也

三公中階

一節

此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所以尊中國也三公尊故位於中階前東方陽也故尊者居之西方陰也故卑者居之侯尊伯卑故侯立階階之東西面而立西階之西東西面俱北上者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諸男又次於子故位於門西北面俱東上者其位於三公同也

九夷之國

一節

此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所以卑外夷也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之國列朝位於東門之外必面西而以北為上馬南方之蠻有八種故曰八蠻之國列朝位於南門之外必北面而以東為上馬西方曰戎其類有六列朝位於西門之外東面而以南為上馬北方曰狄其數有五列朝位於北門之外南面而以東為上焉然尊君之禮率皆以右為尊獨南面上左者豈非疑其與君同位故寧與北面同上而不敢同於君者乎合上一節是天下一統四夷來王意

九采之圖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合上節亦從外夷狄尊中國意同夷夏之來朝其方故明堂之方注異其上也

四塞告至

一節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以下總結上文因什明字之意言侯伯位於階之東西子男位於門之東西而三公則中階之前北面東上焉蠻夷位於東門南門戎狄位於西門北門而州牧則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焉明堂之位如此正以明三公為尊而侯伯子男皆在所卑矣州牧為貴而夷蠻戎狄皆在所賤矣

季夏六月

三節

此下四節言賜周公用之器物也魯於季夏六月以禘禮賜周公於太廟不徒用以當代之牲而又用夫前代之牲焉不惟用夫時王之禮而通用夫先王之禮焉牲之設也則以白牡周人尚赤而牲用白牡則非時王之正牲矣尊則盛酒之器蓋鳳形以義為象山鼎則刻畫山雲於鼎也鬯尊鬱鬯之尊以黃金鏤於外以為目也器物之備如此其設之意何如灌者酌鬯酒以獻尸也以玉飾瓚豆薦菹醢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簋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耳爵酌酒獻尸杯也亦以玉飾故曰玉琖加以璧散角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盞齊名為再獻故曰加以其非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正獻也用璧角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在夫人加爵之後亦謂之加用璧散焉 白牡殷牲也犧象黃目周尊也山罍夏豆也玉瓚大圭周瓚也玉豆雕簋殷豆也玉琖仍雕夏爵也璧散璧角周爵也琬虞俎也巖夏俎也琬長一尺四寸廣二尺二寸高一尺歲亦如琬但加橫木於足中虞氏尚質夏漸文故也吳氏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

升歌清廟

一節

歌人聲也匏管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所以貴文堂下以竹匏奏象武所以賤武周公相武王伐紂救民其武

功盛矣欲彰武功於征伐之際故以太武錫之然必冕而武者以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其文德大矣欲彰其文德於制作之間故以大夏錫之然必以皮弁而舞者以皮弁乃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又以周公德廣非惟用四代之樂以為樂其所歸故賜奏樂之樂於庭也

君卷冕立於祚

一節

前明祀周公用之器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所行之儀也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副王后首飾以其覆被頭禕衣后服之上者迎牲於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是朝薦及饋熟并醑尸之時也贊君是初迎牲幣及祭終也贊夫人是薦豆籩時也命婦者在內則是世婦在外則是大夫之妾也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合宜如此謂周公享此盛祭皆為當然無不心悅誠服也

是故夏初

二節

初禘蒸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禮則與諸侯異與夫春鬼之社祭稱之祭方冬月之八蜡皆得以此祭也

太廟天子明堂

一節

此言周公太廟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言制度高大比天子也

振木鐸於

一節

此言天子之政令而魯有之特禮有所隆耳天子將發號施令必先以木鐸驚眾以木為取乎仁而所用多尚乎文以金則取乎義而所用多尚乎武也

周公之廟

一節

天子之廟祖其有功則祖之廟雖遠而不易故周文武為不毀之廟諸侯之廟四世則遷是伯禽之廟固當毀矣魯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三

五

以伯禽為祖而此於文王故其室百世而不遷非文世室乎武倣此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廟而開國實係於魯公然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為比武公乃伯禽玄孫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季氏立已毀之廟有煬帝之廟毀而復立煬帝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意春秋書立武宮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而為武公之世室甚非

米廩

一節

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藏養人之物而庠則以善養人又期於克實也方氏曰孟子言殷序周庠而此言夏

序虞庠蓋養人皆可為庠習射皆可為序也

禮記中說卷之十三終

禮記口說

卷之十三

六

禮記中說卷之十四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校閱

姪庠生馬煒如同校

禮不王不禘

二節

此章推廣人道故篇首叙天子諸侯大夫士尊尊所及之遠近也禘五年之大祭有間祀追遠大祭肆獻裸之異非王者不得行焉蓋王者三昭三穆之上有太祖廟四時而廟祭之三年而禘祭之尤以為未盡追遠報本之孝故當禮記中說 卷之十四

五年之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追祭於太祖廟而太祖降居旁位配食此尊尊之最遠也禮之獨隆有如此者諸侯降於天子不得行禘祭之禮但有祫祭之禮而已蓋諸侯五廟二昭二穆之上有太祖之廟尊尊所及不過至太祖而已不能如天子所及之遠也大夫又不能如諸侯之祫祭惟禘廟祖廟及曾祖之廟而已士又不能如大夫之三廟上士惟禘祖二廟中士惟禘廟耳此皆常祭之禮如大夫士有祫祭之太事亦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而已而不得祀太祖焉以卑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也此見心雖無

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皆非也故在國者能安分以尊君在家者能以義而事祖使明無無君之心幽無陷親之失斯可以盡臣子之道矣

牧之野

一節

此引武王追王之孝以証上文不王不禘之義也大事專指伐紂說與下既事之事相應以其順天應人故曰大事也柴於上帝告成功於天也祈於社告成功於地也設奠於牧室告成功於親也此皆王者之禮武王既伐紂而退則是王者矣故待行之此是牧野所行之禮遂率天下至文王昌是行追王之禮亦王者之事蓋不敢以諸侯之卑

禮記中說 卷之十四

號而臨天子之尊故所以急於追王也此是歸周京時所行之禮不以尊臨卑此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也蓋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太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何乃特追王而後尊我追王者何義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上治祖禰

一節

此言先王治親之道也蓋上有祖禰上而治之致尊尊之道也下而子孫下而治之致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旁而治之所以致和睦友愛之道也治之何如亦曰合之以

飲食之禮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是已會食之時序之以昭穆之位如一從為昭再從為穆三從為昭四從為穆是矣別之以禮義水上二句說會以收其族使無離散之失謹以嚴其分使無陵犯之咎上而祖禰下而子孫旁而兄弟秩然禮文之詳明人道不竭於是乎

聖人南面而聽

一節

此亦承上文人道而言見聖人圖治之有要也首三句是為治有要治親五句是詳其實五者一得三句是推其效純繆二句是反言以見其當急末二句是又推言人道之

禮記中說

卷之四

三

尤急也所先者五言未暇治其詳也民不與焉者言非不以民為事苟能行此五者民已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也正之以善之謂治即上文上治下治旁治是也予其所施之謂報是或登庸於內或分封於外有功於國者皆當使之以禮也升之於位謂之舉言有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故舉之也任之以職之謂使言有才之人足以修政而立事故使之也念之不忘之謂存所謂常常而察也承上說來言與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必察之而無不公也一得言一一行之皆得其當而無失也足者足於已贍者周於人言此五者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五

者皆得則倫理明而士心勸賢才輔而公道行則治得化行使放粟如水火而民有不足贍者乎一物純繆謂五事中有事而不當即舛戾也舛戾如人道不親小人柄政煩刑重斂由此而起民必有不堪其命者故不得正命而死也人道指治親而言是又此五者之始也報功等項皆自此而推之耳是則急治人也而必先之以五事行五事也而又始之以人道帝王致治之盛何其善哉慈言以治親為齊家之事官人為治國之事得愛指代言為平天下之事目錄謂為心正身修之事得之矣

立權度量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四

四

此節言制度之末可章而章者也權謂五權銖兩斤鈞石稱物之輕重者也度謂五度分寸八丈引度物之長短者也量謂五量龠合升斗斛量物之多寡者也立則創制之也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奏政刑之制今科條文字之聲音點畫形象皆是考則訂正之即中庸之書同文也年之始如周子殷丑夏寅之類月之初如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之類服色如夏無衣殷縞衣周玄衣之類徽號旗之屬見註器謂揭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中之屬衣服如夏山殷火周龍之屬曰改曰易曰殊曰異曰別皆更新之不同乎舊者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

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凡此七者皆制度之末可得而變以立一王之法者也

其不可得變

一節

此節言天地之常經可因而因者也首句作一頭中四句對二比末句總承子孝於父親親也臣忠於君尊尊也勿順於長長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有別也四者綱維世變扶持人心非不變也不可待而變也夫制度可變而綱常不可變如此則人道之大也可見矣此治天下者必自人道始也二節文雖平對而意實重在此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同姓從宗

一節

此下三節又推廣人道而見男女之別以正失禮之事也族屬無統則離散陵犯之事生故父之共族者為同姓同姓有大宗小宗同始祖者從大宗合聚族人以燕食同高祖者從小宗合聚族人以燕食不以世之遠而或忘也名分無別則淫亂賊逆之禍起故女來歸者為異姓異姓有夫之屬父道而為母者有夫之屬子道而為婦者以母與婦之名而治其婚姻交際之事尊者為母卑者為婦秩然尊卑有等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

一節

此承上異姓主名治際會而言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謂宜稱其為母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其妻皆婦道也謂宜稱其為婦也此皆以其昭穆之同弟之妻不宜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宜謂之母此皆以其昭穆之異夫名有宜稱與不宜稱如此是曰婦曰母一名謂之間所以正昭穆之倫而正其賊逆之禍彰男女之別而防其淫僻之端是名乃人道之大者也惟其所關之大是以婚姻交際之間當致其謹有母道者則名之為母有婦道者則名之為婦主名以致際會而不失其倫可也名字承婦與母之名入治之大應男女有別慎字應主名治際會可謂弟之妻禮記中說

卷之六

六

婦三句言凡子行之妻則謂之曰婦兄弟同倫嫌於贅漬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者卑遠之也弟妻既得為婦號記者恐兄妻亦得為母號故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乎字疑辭言不可也

四世而總

四世而總六句是由四世而推至六世以明親屬之所由竭其庶姓以下是言親屬雖竭而婚姻亦不可通也人之生也本同一姓至五世則族屬已竭各自為氏是庶姓別於上矣人之姓也本同一宗五世則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庶單於下矣姓為正姓如太公姓姜魯姓姬之類氏為

庶姓如太公之後為呂魯之後而三桓之類五世小宗者其姓不別六世則各自為氏矣戚親也五服是也四世猶有服其親未盡也五世則各自為小宗則親盡而無服矣

繫之以姓而弗別

一節

上節婚姻可以通乎句是記者設為問辭此節是答之也言庶姓雖別於上而有大宗本姓世系以聯係之不可分別戚雖單於下而有大宗合聚飲食以聯綴之不可殊異親親之恩篤而弗替同姓之愛溥而不遺此雖百世之後婚姻亦不可通而自別於禽獸矣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服竭者義之可絕也百禮記中說 卷之古 女 世而婚姻不通者理之不可廢也此男女之所以有別也歟

服術有六

一節

此下二節言聖人制服之道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服三年以次妻子等各隨其分而輕重之尊尊君為首則如喪考妣以次公卿等各隨其位而隆殺之名字即上主名之名謂名之重者服亦重名之輕者服亦輕也入而在室則服隆出而適人則服殺長而成人則服隆幼而殤則服殺從服非已之正服從人而服即下文是也

從服有六

一節

從服如子從母而服母黨要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徒從如臣從君而服君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從女君之黨也餘註明

自仁率親

一節

此言上治祖禰之道通章重在事祖一遠不可與親平看仁主於愛者也若子孫用愛等而上之至於祖則祖為輕蓋親近而祖遠遠者恩漸輕故祖揆於仁其名曰輕以情言也義主於斷者也子孫若用義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祖為重蓋禰親而祖尊尊者分又愈隆故祖揆於義其名曰重以分言也以義則祖重以仁則祖輕其輕也非殺於祖而重於親也斷之以仁理宜輕也其重也非降於祖而薄於親也斷之以義理宜重也故曰其義然也後義字兼仁義言

君有合族之道

一節

此言治昆弟之道見族人不取親君亦尊尊之義也言君有合族之道以親族人族人不取以君親已之故而上戚於君者以其限於位也蓋君之合族親親之仁也族人不取戚君尊尊之義也

庶子不祭

一節

此下五節言下治子孫之道此節當依小註主士說兄弟

二人一適一庶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因得立廟以祭祖禰矣庶子雖為適士只得祭禰而不得祭祖所以然者明祖宗之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非惟不得祭祖亦不祭禰所以然者明禰宗之有所在也不得為長子三年之言庶子非宗子非惟不得上主祖禰之祭又不得為已之長子服三年之喪所以明已之子非正統不得繼祖非宗子之比故也

別子為祖

一節

此節專主卿大夫之宗言之諸侯適子之弟初封為卿大夫與異姓公子自他國或末仕之人自起為卿大夫皆謂禮記中說 今卷之四 九 之別子異姓公子與自起為卿大夫者無容論矣其諸侯適子之弟封為卿大夫者不得上祖諸侯故自為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此別子之適子世世為卿大夫族之貴賤親疎皆統領之謂之大宗所謂繼別為宗也此別子之庶子不得世襲卿大夫或仕或不仕故又使其長子宗也凡五世之內貴賤親疎皆統領之謂之小宗所謂繼禰為小宗也是大宗也無論世代之遠近皆宗之即前章繫之以姓而弗別是也故百世不遷焉是小宗也五世之有服者宗之其無服者則又自為小宗即前章感尊於下是也故五世則遷焉大宗惟一人合族之小宗亦在所統小宗每

支四人是大宗中分出來者尊祖以立廟言兼始祖高祖在內敬宗以服言兼大宗小宗在內立廟以事始祖而百世不遷是敬祖始也立廟以事高祖而五世則遷是敬高祖也惟敬始祖故敬大宗雖五服之外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惟尊高祖故敬小宗各以其本服服之凡此皆出於分之不得不為情之不忍不為者故曰義也

有小宗而無

一節

以前皆卿大夫士有大宗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其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以主領之故其立宗之法有如此者蓋君之昆弟有有庶而無嫡者矣嫡可無而宗不可廢於是使庶子一人為宗以領公子焉則自上而統下者亦如小宗之制在下而宗上者不過五世之宗夫既為之小宗則大宗無其制也君之昆弟亦有有嫡而有庶者矣然庶可壓而嫡不可降於是使嫡者一人以領公子焉則宗之始立者名之別子而為始祖宗之相繼者謂之繼別而為大宗夫既為之大宗則小宗者不復立矣又若公子止於一人或出於庶焉一庶之外而無他或出於嫡焉一嫡之外而無餘欲宗乎人既無人之可為宗欲自為宗亦無人之宗於已是庶者雖可為小宗此則獨一人而施之有滯則小宗之法不容立矣嫡

者雖可以為大宗此則獨一身而推之不通則大宗之法亦不容立矣此公子立宗之三也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宗於此而祭祀也

公子有宗道

一節

此中言有大宗而無小宗之義道字作法字看為猶使之也士大夫即公子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其為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為其士大夫二句言士之庶者宗士之嫡者大夫之庶者宗大夫之嫡者宗者宗祭也凡祭嫡子之士大夫主之而庶子之為士大夫者不得主也古人立法之詳者所以別族屬明嫡庶正明分辦貴賤防微杜漸使禮記中說 卷之十四 士

絕族無移服

一節

此什曰從兄弟無服之義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已絕無延及之服矣然所以無服者何也以制服必因於親耳蓋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也今族屬既盡焉又何延及之服之有哉

自仁率親

一節

此言先王親親之效以見先王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自仁率親前章重在親上謂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親為仁之始而不可以不愛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禰則親為義之終而不可以不敬惟仁義之道隆於親也故人道以親親為本所謂親者如念罔極之恩而拳拳於三年之報追不及之養而切切於四時之享也既親吾親則祖者親之所自出故尊祖如遠而始祖以義而立廟近而高祖以恩而立廟也既尊吾祖則宗者祖之所由繼故敬宗言尊始祖故敬大宗尊高祖故敬小宗也敬宗則凡在宗者合以燕食即合族之禮也宗廟嚴是初禘祫嘗以孝以享也宗廟以有土谷而後立也宗廟既嚴社稷由之而重社稷必得人而後守也既重社稷故愛百姓此百姓不是人民指同姓異姓之仕者也在位者賢故刑不濫而禮記中說 卷之十四 士

禮記中說卷之十四終

禮記中說卷之十五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校閱

姪庠生馬煥如同校

聞始見君子者

二節

此吉禮請見之辭因時因人而異也見君子見嫡者是始相見之詞因人而異也罕見亟見是復相見之辭因時而異也罕見二句無君子適者皆然此二句無始來禮隆故尊卑之辭宜異復來禮殺故尊卑之辭宜同也總而言之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皆謙也

適有發者曰比

二節

此明吉禮相見之辭也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受事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也童子不得與成人相比但云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惟命不敢辭也國有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以掌之故曰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

四節

此言人臣吉凶致物於君之詞及聘者授受之儀也重人君一遠賓主親戚之禮特借以形容之耳不可平看

受立授立不坐

此言授受之儀也以物受授跪而致敬固為禮矣若人以物與我而彼或立焉是已之授立也然皆不跪跪則煩人之俯矣此曲委以盡禮之當然也然有徑行直情之人縱其性之所發而不能節之以禮亦有跪之者禮之失也

始入而辭

三節

此記賓主相見之儀上二節是為摯者摯相之辭未坐時也末一節是為賓者脫屣之禮就坐時也方其入門摯者恐主人不致其辭故告之曰辭矣謂主人當致辭以讓賓而欲賓之先入也此當辭而辭不至於愿慙而無文矣及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賓主升堂而各就席摯者恐賓主再致其辭故曰可矣謂賓可及賓之席主可即主之席此當止而止不至於足恭而過禮矣末節註明

問品味曰

一節

此記問人之禮皆當婉辭以示敬亦言語之法也食如羊棗膾炙之類道如詩書之類藝如射藝之類習有藝而未久之意善有熟而欲精之意凡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招其癖故問其所亟食則其所不食者可知矣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問其所習所善則其所不能者可知矣

不疑在船

一節

此皆君子持已之道上一句是行之大者下三句行之小者謂不惟全此大節而又謹此小節也不疑在船謂不使有可疑之言行而在於身謹言行也不度民械息非議也不願於大家絕僭竊不訾重器罔起怒也如此則在已無所擇而在外者無預斯其為君子之道歟

汜婦曰

此言洒婦之儀也大賓來則內外廢婦之小賓來則惟掃席而已

不戒問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三

此言卜筮之道也卜筮之道必先正其心而後決其吉凶苟事雖正而不協於龜筮則從而止之不以不正之事而再問戒其褻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義與志與是大史來問卜筮者也首一句是自已求卜筮之事當致其敬下是人問卜筮之事當避其嫌

尊長於已喻等

一節

此皆卑幼事尊長之禮也射禮二人為耦人各四矢倚之於福更迭取之而射若卑者待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並取四矢避與尊者敵耳投壺之禮亦二人為耦人各四矢委之於地一一取之而投若卑者待投則不敢委地

而取之但擁抱之避與尊者抗耳勝是或投或射而得勝不敢使子弟酌酒以罰其尊者之不勝惟當先洗爵以行觴也此優尊之禮宜然主人勝賓亦如卑之勝尊洗爵行觴不敢行罰也行罰用角爵不角者不敢用行罰之器也是不敢表尊者之負不擢馬是不敢成已之勝也

執君之乘車

一節

此僕御君車之禮也執君乘車之轡也僕當式今日坐君未升車之時以坐為敬也右帶劔遠嫌也負良綬申面掩帟已升車之時敬君之綬也散綬副綬也僕人登車既不得執君綬故執副綬而升初升車之時守臣禮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驅車以行試車以待君出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四

請見不請退

一節

此記君子之進退而各有義也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意而請退焉則幾於簡賢矣故不請退者所以敬尊貴也朝廷寵榮之地人所競進者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者示不貪位也燕遊之地人所樂從而忘本者君子遊而曰歸示不從欲而忘返也師旅之役不敢言歸恐動眾起為懼也故但曰疲勞不勝其役而已

侍坐於君子

一節

此承上文請見不請退而言蓋侍於君子固不當請退矣

要亦有察言觀色之意焉志倦則欠體疲則伸此以下皆坐久懈倦之狀侍者於此請退可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 一節

此言事君者當有謹始慮終之意乞假從事不重帶言之耳謂君子之事君也量君之可仕而後入不可既入而後量蓋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故去就在我既仕之後君臣之分已定死生去就皆非己之可專矣此所以當量而入不入而量也至於乞假亦必量其人之可與而後可否則不與徒取辱矣至於從事亦必量其事之有成而後可否則事敗而人已兩累矣微事且然而況於仕止之大可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五

不窺密 一節

此言君子所當戒之事也旁字訓作泛及謂泛與狎習不恭敬也上三句是待人下一句是處己不窺密不道故舊忠厚之事也不旁狎不戲色正大之行也

為人臣下者 一節

此言人臣事君之禮也頌而無諂二句是竭誠懇則張而相之二句是效力頌者美君之仁義也以下美上易至於諂而乃無諂焉諫者止君之不仁不義也以是諫非諂

於驕而乃無驕焉息是君心急廢是君政廢君心急弛而不力於事為臣者則張之作其勤而振其惰張之非所以相之乎如是則君豈有失德者哉國事廢墜而無益於用為臣者則婦之舍其舊而圖其新婦之非所以更之乎如是則國豈有廢事者哉凡所以竭誠效力者皆知其有君而不知有其身為社稷也故曰社稷之役

毋援來 一節

此戒人不可進銳而致退速之患也言人之善於其始也當徐以圖之而進為有漸不可於一日之間而無數日之功而有拔來之狀也其既也當靜以守之而必其成不禮記中說 卷之十五 六

毋瀆神 一節

此亦言君子之所宜戒者也首句以事神言次句以處已言末句以待人言毋循枉不遂已之非也毋測未至不逆人之詐也

士依於德 一節

此言為士者當會本末之全而因舉百工以例之也德本也故言依德末也故言游法若規矩準繩是也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說故游之而不泥依則無時而違游則有時而已也

問國君之子

一節

此節據恭言皆是因問而答之辭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正於樂人言樂德樂舞樂言之類皆從正於樂人而質其善否也

執虛如執盈

一節

此言君子持敬之道也入虛不是入無人之室是入所居之室但未見人耳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皆是君子推執器之道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七

以任天下之重雖微亦在所不可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况十目之所視者乎

凡祭於室中

一節

此言行祭謹儀之事也上二句是祭祀極其敬下一句是燕禮殺其敬也下句正明上句之意

僕於君子

一節

此言乘車之敬也首一句作總君子升下至還立是僕御車之儀乘貳車二句是僕乘車之儀

貳車者

一節

此因乘車之敬而又示人以廣敬之道也既有二車則有爵有祿矣而於乘馬服車豈敢廢其年哉是雖馬有老少不敢以老少齒之車有新舊而不敢以新舊次之是非有所畏也敬其物所以敬其主也非貴貴而何不特此也雖君子之物亦然蓋君子達而在上其衣服服劍乘馬豈得評其價哉非貴貴而何

其以乘臺酒

十節

此以下十節皆言獻物之儀也陳是陳於門外亦曰者將命者之辭也雖陳酒犬而惟執脯致命而其辭亦曰乘臺酒束修一大也陳其衆者執其輕者便也出肉一節是物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八

之少者必盡執以將命其禽一節是物之多者不盡執以將命皆右之以上是獻物之儀臣則左之是獻房之儀車則說綏二節是執他物以將命劍則說積一節是執本物以將命自刀卻刃以下是以兵器授人者異其常儀也

賓客主恭

一節

此言古人隨所行之禮而各盡其當然之道也言諸侯之朝大夫之聘所謂賓客賓客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祀也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會同句以文事言註中辭氣明盛以天子之命言也軍旅句以武事言思險者臨事而懼也隱情以虞好謀

所成也

燕待食於君子

一節

此卑者待食於尊者之禮也先飯句謂當食而食此賓主之禮若少者待於君子則於君子未飯之先而先飯之嘗食之意也當已而已此敵者之禮若卑者待於尊長則已飽而尤待尊長之飯畢而後已勸食之意也

客爵居左

一節

此節言鄉飲置爵之所按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所致記者於此明之

羞濡魚者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九

此節是明燕食進物之宜

贊幣自左

一節

此人臣相君之禮主聘禮言之贊字作一截地道以右為尊以左為卑受幣不過以財行禮其事卑故由左受幣於人由君之左納幣於君亦由君之左也詔辭乃奉君之命其事尊故由右受命於君固由君之右傳命於人亦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

一節

此明為尸僕君僕祖道祭較之宜酌酒與尸之僕或君之僕令為軌祭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也尸位在左僕立在

右故左執轡右受爵也祭者使神助已不使傾危也

尊者以酌者之

一節

此是燕享設尊之法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為上酌酒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為上尊者之右即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即南方之所也以南為上而人君之尊必居於此其餘諸臣之尊以次而列於北焉故曰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壺者面

一節

此言陳器之法面鼻示君尊惠之意也

飲酒者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十

此言飲酒之禮也飲酒者兼下沐醺而言新沐氣虛故用酒以養其陽冠則成人故用酒以醺於沐冠而飲酒使無折俎則坐而終席今有俎以折骨體則禮隆矣故立而不坐焉謂不敢以小事而當盛禮也羞為酒設未行酒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故戒之

衣服在躬

一節

此言衣服之有名義而當知其名義也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以勸人之慕德也若着之而不知其名義亦罔焉而已罔字重非但不明其名義言其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所以為罔也李氏曰衣服者未嘗去身者也身

其未有燭而後至

一節

洗盥執食一節至勿氣以上是進食於尊致其敬以下是

為人祭曰致福

一節

此言攝祭而歸胙其辭恭主祭而歸胙其辭謙曰致福者見敬以致祭而得鬼神之格也曰致膳見享事鬼神之品而非他物之比也用下文大牢小牢言

凡膳告於君子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孝之至

41

展省具也其禮以下明所膳之禮數也必獻左者周人牲
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

國家靡敝

一節

此記憂國之事也賦稅急則國家靡敝組膝以組飾之及衿帶也詩云且謂朱綬是矣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皆當貶損也

禮記中說卷之十五終

禮記中說卷之十六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校尉
生馬翼如

姪庠生馬輝如同校

發慮憲

一節

此下三節推言大學為化成之本見明君以務學為急也
發慮憲言思可蹈行思可法也是有以資於已善良指近
臣之賢者而言是有以資於人是有親賢之心而未有親
賢之實故足以成己之名而已進之以動衆則不能也况
禮記中說

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就賢體遠

一節

賢是未仕之賢者就賢則不嫌於側微遠是臣之疏遠者體遠則不泥於近習是有下賢之實矣故足以感動衆民而已未足以使民遷善而不知也况成俗乎此二節不重只推言化民成俗之道不在此而在彼也

君子如欲化民

一節

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曰化曰成俱着力看學乃大人之學新德親民之事也謂慮憲求善未可也就賢體遠亦可也必也格致誠正以明明德而化民之本已立修齊治平

以新民德而化民之用斯行然後庶民自化美俗自成矣否則徒求之慮憲求賢就賢體遠亦何益哉人君當以務學為急也明德新民不可平者重明德一邊

玉不琢

一節

此言先王以學為當務之急如此以明上文致治必由學之意也首二句雖平看還重學上學兼知行言道是當然之道民藝物則是也建國君民一串說不必對講教學二句相對教是立司徒典樂之官使為師者知所教而教有常業學是立庠序學校之制使為學者知所學而學有常所如此則人無不知道而推以新民則民化而俗成矣觀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三

先王之君民以教學為先則君子之化民成俗者亦考諸先王而已豈可以不由學乎

雖有嘉肴

一節

此節言教學之相益也至道即上文明德新民之道善即上至善之善也是道也然必由學而後得下文學而自反教而自強皆是至道何如蓋學之於人矣乃見人之有餘而知至道之善吾有所不足如此也教之於人矣無以應人之求乃知至道之善吾有所未至而困如此也惟不足也然後能自反焉困未知而求知困未能而求能至道之善庶可得也惟知困也然後能自強焉困已知而益求其

知困已能而益求其能至道之善庶可得也相長猶云都有益謂教學都有益於我非言人已互相長之謂也如教困困而能自強是教有益於我學知不足而能自反是學有益於我也此之謂句正指此句言教學相長則見學是一半工夫教是一半工夫合而言之乃為學問之全功教學半者非此之謂乎知不足如顏子之末由也已知困如屋廬子不能答是也

古之教者

一節

此節重大學一遠蓋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也塾升於庠庠升於序序升於學上三句皆是小學下一句

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三

是大學此四句是言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矣比年以下是教之之術其次第如此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矣比年入學以下皆國學事比年入學謂有元子衆子及卿大夫之子自外而進於此者有俊選之士自序而升於此者今歲有之而來歲亦有之也中年考校即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是也離經辨志上兩字是所學下兩字是所得如習學經書離其句讀是所學也然因此而辨別其趨向邪正義知所趨利知所避是有得也餘倣此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樂群者樂於取益以輔仁也博習謂所習之外而泛及他經親師者則道同德合愛

鼓無至也論學言義理已明能論說之也取友言識人品之高下而取以友之也知類句是格物致知之功強立句是意誠心正之事知類朱子謂觸類而貫通強立朱子謂知止而有定以言其道則道無不明以言其德則德無不立不謂之大成矣乎

夫然後足以化民

一節

夫然後三字指上謂之大成句來謂士既底於大成矣從而官之則推所得以為鼓舞之方足以化民於善而易其惡俗也近說遠懷正言民無不化俗無不易也遠近指地言二者字指人言悅服是服其德教久而安之無厭倦焉禮記中說 一〇卷之十六

大學始教

一節

此下五條歷言大學之事而各著其所教之義也言大學始教之時有司服皮弁之服行什菜禮先聖先師者何也蓋皮弁之服無經緯之文組織之功頌藻之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蓋以簡質而潔素以示學者尊敬道味其趋向之始也先師明習詩書禮樂者吾敬先師豈非示

學者尊敬道藝之意乎

宵雅肆三

言祭菜之時使歌鹿鳴四牡皇華之三詩蓋以鹿鳴之詩達主人之誠意美嘉賓之盛德君臣燕樂之辭也四牡皇華之詩敷政而行役於外為使而達情於君君臣勞苦之辭也居官任使之美莫過於此今歌此三詩於入學之始正欲啟勸其初志使他日任王事之賢勞能不負所學亦得人君之諭勞如此也然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正以小雅欲其有漸也

入學鼓篋

一節

禮記中說 一〇卷之十六 言入學必擊鼓以召學士然後發篋以出書者何也蓋鼓聲謹動能使人心意和平悚動齊一以是警之則人心收斂務遜順而無傲惰庶幾從事於詩書禮樂之業也

夏楚二物

一節

始勤終怠者人之心勵勤警惰者教之職故用此二物以警不率教者此朴作教刑之意也註中收斂威儀非只指威儀言蓋心廣者必體胖直內者必方外亦制外養中之意也

未卜禘不視學

一節

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游只是優而游

之使自求之厭而歛之使自趨之也時觀弗語謂教者時
時觀省而弗與之語蓋以言傳道則得於耳聞以默識道
則得於意會故時觀弗語欲其默識而會通也游其志所
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其自得幼者之於經有順受
而無請受有聽教而無問難蓋以問辨者成人之道也幼
者未必能問問亦未知要問者欲循其長幼之節而不
敢踰躐其等耳夫大學之教固不止此凡此七者尤幼學
者之身心而為教之大倫也兩先字與大倫大字相應官
士先志事者即皮弁七者為教之大倫也官之先事事此
大倫也士之先志志此大倫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六

大學之教也

一節

此節言教當備時敏之法學當有時敏之功也言大學之
教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之際又有居學其故何我
蓋以凡學之道貴於能安未至於安者在於為之而不厭
也彼絃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調琴瑟之絃則其為絃疎而
已矣詩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考物理之附則其為詩殆而
已矣禮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考雜服之制則其為禮粗而
已矣夫操縵傳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以興者也絃與
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退息不興於藝斯
於時教不能樂而相安此可見退息居學有關於時教正

業之成否如此君子於此豈容以一息間乎故必藏而在
學則必修其正業之事所習者專而志不分矣息而燕居
則必游其居學之事所養者純而藝愈熟矣藏息以地言
脩游以功言通章重在退息一邊操之而急縱之而緩操
縵之謂也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博依之謂也雜服而繁
如冕弁也有袞冕黼冕爵皮弁之類衣裳也有緇衣素裳
玄衣纁裳之類禮各有服極為煩雜如袞冕黼以祀先公
先王爵弁皮弁以行朝禮冠禮大夫朝衣則緇衣素裳士
朝服則玄衣纁裳也

夫然後安其學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七

首二句當承上絃與詩禮來講恐句句用之未免煩鎖只
以正業居學講起為簡潔安是心與理融有自得之妙也
親是深嗜訓誨歸其指引之功也樂是會友輔仁悅其麗
澤之益也信是深知篤好非口耳之習也由允命之言觀
之則君子藏脩游息無不在於學敬信時敏之謂也安親
樂信而不畔於道厥修乃來之謂也

今之教者

一節

此節與上文正相反言學之不成者由教之無道故也言
今之教者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
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之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

使之別窮一理方是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方是盡其才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才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曰恃不量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受教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拂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觀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未可安則是不知其益也縱使強之以終其業然所知非久又必昏忘所行未久又必疑失故其去之必速也教之不行知此人材之所以不古而世道所以不泰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六

八

大學之法

此節言教之善而師之所當法也蓋大學之法以救人之失也常禁之於情欲未發之先故謂之豫豫者先事而為之備也以長人之善也當迎於善端可教之際故謂之時者憤悱格發之機也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遜若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也相觀以善則砥礪而互發故謂之摩若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是也夫豫有以防其情時有以成其性遜有以因其才摩有以輔其仁如此則造就有方德成材達而教之道盡矣故曰

教之所由興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興

一節

此承上二節言教之興也有四君子既有以知之其廢也有六君子亦有以知之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知是則有以長善救失而為師矣君子之教何如入道之由示之於未發之先而不牽率其必進則學者心身裕於涵養之餘不扞格而和矣向往之志作之於當可之時而不沮抑之使退則學者理義觸於憤悱之機不動苦而易矣循其自然之節輔以相觀之善此開其從入之端也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則學者之心不亂其志以廣而思則得之矣隨教者之所施而皆有益於學者之所得此之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為師也興廢之由為人師者安得而不察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 一節

此節皆言學者之失而教者所當救也首二句作總或失則多四句是申四失之實此四者心之莫同四者是申教者必知之之實心字就氣質之偏言失則多者知者之過失則寡者愚者之不及也此以知言之失則易者賢者之過失則止者不肖者之不及也此以行言之長善救失是一事長善即所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既長以約禮之善

則多之失自去矣寡者博之以文既長以博文之教則寡之失自去矣易者抑之以自反能自反而知入道之難則易之失自去矣止者勉之以自強能自強而有體道之勇則止之失自去矣夫教在於長善救失如此使不知其心亦何益哉

善歌者

一節

上言知學者之心然後可以為教此言教者貴悟其心也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三句皆是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也約而達謂其言簡約而禮義自明馬微而戒謂其言微禮記中說 今卷之十六 十

君子知至學

一節

此節言師道所係之重而人君當慎其擇師之事也知所學之難易然後抑其易而引其難知資質之美惡然後勸其美而阻其惡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順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不拘於一所謂博喻也陳氏云學有粗精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故其至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矣惟師道至

則善人多為臣則為良臣所以事君莫非正道故能為長不特能為長也為君則為明君所以治民者莫非正道故能為君師也者正欲長善救失抑吾之過引吾之不及庶他日能為君也非學為君乎師學為君如此故擇師必得知難易美惡能博喻者而後可不則貽他日之患可不慎哉三王夏商周也四代則加以舜其此之謂句不可不慎言謂三王四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能作之師耳謂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足以為化道之原如是所以能治天下也故曰其此不可不慎之謂乎

凡學之道

一節

上節言人君貴於擇師此節言其尊師也首四句主君言嚴師謂屈己忘勢致敬盡禮也以天子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非好善忘勢者不能此所以為難也師所以傳道師嚴然後標準以立足以垂法於世道不尊乎學所以致道道尊則標準立而人知所欽仰敬遜時敏不知所以敬學乎夫敬學由於嚴師可見尊師為化民之本也人君豈可徒擇之於始而不敬之於後乎道尊在教者身上言教學在學者心上言大學之禮老便西階天子北階老更詔於天子不處之以臣位所以然者老更有善言之可尊師道之所在也不北面者正所以尊

之耳

善學者師逸而功

一節

此節歷言學者問者待問者之善否而著其為進學者之道也功倍是所得之功倍於師非言教者之用功也當對逸字看如云師不待耳提而命之煩而已之討論服行常出於教諭之所不及其所得之功視師之所教者則倍矣庸之者謂我之所得皆師之所教豈不歸功而感師哉怨師不盡意於我也先其難者四句正見其如攻堅木善待問五句通以撞鍾言物相配講鍾譬師撞鍾譬問者撞字即下二扣字指弟子之問者言鍾字即下大鳴小鳴之本

禮記中記

卷之六

三

體指師之答者言必待大小之問從容不迫然後盡其義理之大小耳善學善問則已學由之而進善待問則人學由之而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相說以解句大註云從朱子說讀如字明言其為說而非悅字也纂言謂理義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亦不作悅字義諸講皆作悅字看不知何據也

記問之學

一節

因上文善問答與不善問答故又言此見為師者固當積學以待問而又當隨時以立教也言記問之學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也必也其聽人之語乎隨其所問而盡

乎啓發之誠叩之大則大鳴叩之小則小鳴也此心得之學可以為師者如此又豈可以一律施哉如學力未至然又有口欲言而未能心求通而未得者我則辭發其意焉既語之而又不知則是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也豈可強其所難哉

良冶之子

一節

此即人物習事之漸以明君子進學之有序也言君子以此箕裘駕馬三者察之知其自易而至於難由粗而至於精由是因物察理有得進修之序矣

古之學者

一節

此言古人之學在即物以窮其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所謂一物各具一理也學者必以同類之事互相比擬而理自明鼓以下皆言物相合之機以明所以比物醜類之故也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若緩而實急若不相關而實不可廢也使非此物醜類則有得此遺彼之患其何以窮理乎

君子曰大德

比言君子之學當以務本為急也蓋人心同得之謂德聖人仁義禮智信之德博博淵泉充積於中故用之於外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不拘夫一職之任也人身共由之

謂道聖人觀義序別信之道經綸大經蘊藉於已故用之於外左之而無不宜右之而無不有不容於一事之偏也至誠無息之謂信聖人則渾然天理真實無妄故言之所發即真實之所存事之所行即誠確之所在豈待期約而然哉時者天之所為春夏秋冬各一其時而不可以言大也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粲者焉豈可以一律齊哉君子知不官不器以大道大德為本不約不齊以大信大時為本君子於此遜志於學靜探聖人於既往之迹仰觀天道於不言之表藏修居學恒加於統宗會元之地焉

三王之祭川也

一節

上文言君子有志於本此舉三王之祭以明之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河在海之上源為川之源故先之海在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此之謂務本指先河後海言君子務本意在言外見之要綴上節意出

禮記中說卷之十六終

禮記中說卷之十七

陳留貢士馬時敘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

校閱

男

甲戌進士馬時

校閱

姪

庠生馬時

同校

凡音之起

一節

此節原音之所由始而因著其為樂也在謂之音句截舊說在物使之然也處截恐不可從蓋此是樂記開卷第一義推迎樂之所由成謂樂成於音而音生於心也凡音之起非無自而起也蓋人心涵聲氣之元具至和之本實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非無故而動也蓋物交於前則情動於內實物使之然也既感於物則心身相叶形氣相軋而有聲之可聽矣既形於聲則辭意相應或高或下或清或濁聲變而不窮矣既生乎變由是清濁相宣而成歌詩之法高下相濟而成曲調之宜矣則所謂聲者已成文而不亂所謂變者已克諧而無乖矣不謂之音乎夫心動而為聲聲變而為音信乎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使不被之於器則音止於音而已何以謂之樂乎由是比合其音而被之金石絲竹被之匏土革木八音之中無非清濁高下之所寓而德之蘊乎內者於此露其華比合其音而施之武

舞之千戚越之文舞之羽旄二舞之中無非清濁高下之所應而情之感於外者於是乎成其象如是則聲與容而相成情與文而無備不謂之樂而何哉夫樂彰於聲容之著而始於人心之感如此可以識作樂之有本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一節

此申明上文感於物而動之意通節重一感字上文聲容俱備謂之樂矣然果何由而生哉蓋由音變而成方然比之器以宣其聲宣此音也越之舞以動其容動此音也樂非音之所由生乎音即今特歌曲之文先有此歌曲然後用之絲竹管絃形之舞蹈是也其本在人心句承上節感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二

於物而動六句言樂雖生于音而非其本也蓋人心之體虛靈不昧一感乎物而情動於中聲以之而形音以之而成焉向使心無所感則音亦無由而生矣心之感物寧非作樂之本乎哀心感者以下十二句皆言人心之感於物者蔡言云哀聲之感者戚故聲悲以殺樂聲感者蕩故聲單以緩喜心感者以陽故聲發以散怒心感者以陰故聲粗以厲敬心感者直內方外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外順故和以柔雅殺等語意輕故末只承喜怒哀樂愛敬而言之也六者二句是結上十二句之意正與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者相應集說以六者為雅殺等事欠當斷以喜

怒等言言六者非人生而靜之性乃感物而動之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變而為音而樂於是乎生也樂非在人心之感物而生者何哉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一節

上言樂與人心相關此言人心與治道相關也在首句分是故字從上人心感物而動說來禮樂刑政是慎感之實作一截同民心而出治道一串說是慎感之意作一截民心以上文六者之人情言之治道在教化成功上說講云先王以民心無常感物而動故感之不可以不慎也慎之何如蓋志者心之所之非禮以道之則流非慎也故制為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三

三千三百之禮以道其志則動不過則行不踰距而哀樂喜怒愛敬之情皆中節矣聲者心之言非樂以和之則乖非慎也故作為五聲六律之樂以和之則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哀樂喜怒愛敬之情皆不乖矣行著於外者也不一以政民其怠教而弛矣政又不可不慎也於是為法制禁令以一之使志有未道者由於禮聲有未和者由於樂而行可一焉姦淫於度者也其不威以刑民不逞欲而玩乎刑又不可以不慎也於是為五刑五罰以懲之使必循禮以道志由樂以和聲而姦可防焉蓋禮樂雖出治之本而刑政為輔治之法無非慎所以感人其為教一也所以然者

豈無意哉蓋以民心不同治道無由而出也茲而慎其所感則發皆中節喜怒哀樂一出於正人心大同而聲教四訖可以善俗而成化矣此感人之政不容不慎也慎感則情和而和樂之興也可必矣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一節

此申言同民心出治道之故以見感人之當慎也上節就先王感人上說此節就人感於先王之政上說首五句輕全重在政上謂凡樂必有音音者生於人心之所感也何則人之一心虛靈者其體也知覺者其用也如感於得喪之物則哀樂之情動於中感於順逆之物則喜怒哀樂之情動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

於中哀樂之情動故形而為嘒嘒嗶嗶之聲喜怒哀樂之情動故形而為粗厲發散之聲聲既形矣然未有調也由是清濁以成曲調高下以成詩歌則五聲之相和若五色之相雜不謂之音乎此音生於人心之所感也然音之由生固本於心而心之所感則由於政是故形之詩歌以發其自得之體者治世之音安而不怨樂而不怒其音和矣此蓋由於政之和感之耳亂世亡國之音傲此夫音之和本於政之得音之哀本於政之失如此是可見感於政者必達於音而閭閻之賦比實關乎廟堂之化理宜於音者必始於政而廟廊之規畫實係夫四海之風聲順氣成象而和

樂興逆氣成象而哀怒起實一氣之貫徹也則夫禮以道志樂以和聲政以一行刑以防奸民心焉有不同而治道焉有不可出者哉此先王感人之政所以不得不慎也歟音字是詩歌就百姓上說政字即上禮樂刑政是也末二句即於中六句內見之聲音燕哀樂言政字無得失言

宮為君

三節

此節正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上五句分上言樂有以象其政下言政治則樂和也宮為君五句本上文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來註中相生之次大小之次二意斷不可少此五聲八音十二律中都有不可專以絲言之註中絲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五

數舉此以例其餘耳講云宮商角徵羽在八音無所不備十二律無所不該隨其聲之不同故其取象亦異耳蓋宮屬土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聲之主乎衆音者其猶君之宰乎萬化者也商屬金而聲次濁於五聲為次故為臣象次於一音之下者其即屈於一人之下者也角屬木而其聲清濁相半又次於商故為民象蓋民者也居君臣之下而出事物之上者也今角也比之宮商則不敵較之徵羽則為先非與民之類相等乎徵屬火其聲清又次於角故為事象蓋事有深藏運動之宜其所以妙變化於萬端者殆於徵聲之主於動盪者而一機乎羽屬水其

聲至清又次於微故為物象蓋物有形幹材質之體其所以致利用於天下者殆於羽之主於凝寂者而一揆乎五音各有所主而通乎倫理如此是以欲諧五音莫先於正倫理也五者不亂指君臣民事物言帖懣指樂言此二句與上治世之音二句相應宮亂則荒十句與上亂世之音相應只有一音之亂而其餘猶未亂也五者皆亂則五音無一之不亂矣迭相陵指君臣民事物言此二句與上亡國二句相應可見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 一節

此節全重一知字在道倫理處分上是論樂音有以貫乎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六

道下是推君子之知樂而因得乎道也音即上治亂之音音字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以其生於人心之得所欲也亂世之音怨以怒者以其生於人心之喪所欲也樂即宮商角徵羽倫即君臣民事物知聲而不知音四句是以次而推君子之知樂也知聲者是耳有所聞心無所識也知音者是心有所識道有未貫也唯君子道有所通故不但知聲知音已也而又知樂焉自為能知樂至治道備是言知樂之實審聲以知音二句是原其始所識之由審樂以知政二句是要其終所關之大樂與政兼和幸得失言治道備者是去其失而求其得也道即是政指君臣民事物

言講云音生於聲於聲而審之則音之邪正無不知樂成

於音於音而審之則樂之和乖無不知政象於樂於樂而審之則政之得失無不知既知其政則於善者而從之於不善者而去之君君臣臣各安其分自此而推之也有定理矣事事物物各止其所由是而施之也有成法矣知之明者所以處之當也察之精者所以行之至也治道不備於此我夫知樂而至於治道備君子之知是豈淺近之知而已我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不知聲者以下又是覆說審聲以知音數句之意二句輕輕說過重在幾於禮上知樂幾禮是以其知政而治道備也蓋樂通倫理君臣民事物禮之所寓也知樂之和則知君臣民事物之得一有乖焉則知其或驕或壞或怨或勤或匱也然則禮樂豈二道哉由幾禮以得乎禮由知樂以得乎樂則履中正而樂和平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不謂之有德者乎是德者也非為襲取之德至禮之序與心相涵至樂之和與心為一儀文聲容不足言矣此所以為有德也夫君子由幾禮而知樂本之於身則德無不全推之于人則治無不備德全則知樂之體已立治備則知樂之用已達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庶也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聲音也 一節

此節本上節來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謂得之於我而非
強探力索始可以言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千戚
羽旄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然必有得於心而主於移
風易俗而後為隆盛之樂焉樂豈專於極聲音之美哉食
享之禮雖蓬豆簠簋體薦饗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
然必有得於心而主於報本反始而後為食享之禮焉禮
豈專於致滋味之美哉是可見禮樂誠有得也則雖音味
之未備不害其為德也禮樂誠無得也則雖音味之盡美
不可以語德也以樂之隆言之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
唱者一而和者三非極音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何也以文

禮記中說

不義之士

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質素而鏗然道德之揄揚自有
不窮之趣可以移風可以易俗而有餘音也樂之隆豈在
於極音乎以禮之隆言之大享之禮玄酒腥魚大羹不和
非致味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何也以大享之禮有得於禮
故味雖質素而冲然誠敬之昭著自有不厭之真可以報
本可以反始而有不盡之餘味也禮之隆豈在於致味乎
由此觀之先王之制禮樂飲食以行禮非以極口腹之欲
歌舞以作樂非以極耳目之欲蓋將禮以節之則民之好
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
則好也人之所同是也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也

好惡出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矣此則先王制禮樂之深
意也豈為口腹耳目之欲哉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不可
平者蓋人道之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要相連說為是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二節

此二節是因上文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苟而
推言好惡無節之害以見先王制禮樂之由也人生而靜
句要云自靜以上可以謂之命也未可以言性也既動以
後可以謂之情也不可謂之性也講云先王之制禮樂緣
乎人情而人情之所由來本乎天性故人之生也方其靜
直而虛順逆未與之相投不見有所好焉不見有所惡焉

禮記中說

不義之士

九

是有生之初天賦自然之本體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
本是已非天之性而何及事接於前靜虛者以之而流動
於其所好而好焉於其所惡而惡焉是天命之性感通流
行之大用所謂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是已非性之欲而
何物至而知知然後好惡形為此指情之動履而言物至
而知知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情
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
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蕩
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覺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
庶乎其可制也夫何物之感人既無窮而人之所惡又無

節此所以化於物也夫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反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賊之人欲惟恐其制之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天理滅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偽生於其心乎人欲窮則美行喪安得無滯澁作亂發於其事乎然後弱者無所恃而為强者所脇寡者無所附而為眾者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智者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是大亂之道皆不能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以平好惡也烏容已哉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 一節

承上文言好惡不平其流至於大亂如此先王嘗制禮樂以節之矣是禮樂也豈強人以太難哉亦因乎人情而已衰麻四句正先王制禮樂入為之節之實禮節民心二句承上四句言政以行之二句又以輔禮樂也蓋人情感物而好惡以形感物無常而好惡無節至於悖逆詐偽滯澁作亂而大亂之道起焉故先王預有以防之制三千三百之禮而品節詳明制五聲六律之樂而聲容盡所以然者因人情喜怒哀樂之發不能止乎禮義之中喜怒哀樂之發

不能率乎天理之正於是而為之節文耳註中因字重看因哀死而喪期無數故制為衰麻精粗之數哭泣久近之期以節之使不得矯情而至於太過亦不得恣情而至於不及也因其好逸樂而不和順於義禮故制為鐘鼓之聲千戚之容以和之使其聽鐘鼓之音而恣意得廣執千戚之舞而行列得正也婿於婦曰婚婦於婿曰姻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制此禮者正以人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別使婚姻以別二姓之好冠笄以責成人之行則截然而不可犯也發矢有節揖讓有儀射也坐立有序俎豆有數鄉也有飯有肴設酒不飲以飯為主者食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依尊卑為獻者事也制此禮者正以人有交接之事而失其正使射鄉以正長幼之交接食享以正賓客之交接則秩然而不亂矣先王之制禮樂何莫而非因人情以為之節哉禮節民心二句為出治之本政以行之二句為輔治之法禮節民心使所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使所言而無乖戾若無以輔之可乎因人情之急倦也則法制禁令以導之從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因人情之恣肆也則刑罰威辟以董其過而使禮樂之教無或廢是既有禮樂以立教又有刑政以輔教四者通於天下皆遵守而不敢悖矣則是好惡以平人道以正強弱各安其分不敢

有悖逆詐僞之心老幼各得其所不敢有滯佚作亂之事而王者之治道備於此矣夫先王禮樂之制本乎人情而備乎王道如此信乎同民心而出治道矣夫豈為強世之具哉

樂者為同

一節

此節在首四句分上是禮樂感人之異下是禮樂救弊之功專主治民上說蓋先王慮人情之乖而不同也則樂以導其和凡其聲音節奏者皆純然罔間所以統天下之同也慮人情之混而無異也則禮以秩其敘凡其儀文度數者皆截然不亂所以辨天下之異也此二句言禮樂之本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乎人情就用上言尚未涉於人也同則相親二句是言禮樂之感乎人情方涉於民身上謂樂惟統同則情敦而雍睦之風作故民相親禮惟辨異則分定而實畏之心生故相敬相親相敬便是民治之行先王治民不過欲民之如此而已但人不皆聖人不能無禮樂之偏故須有救弊之事樂勝則流二句是禮樂偏勝之弊流者形迹不存於外而過於同也離者情意乖隔於內而過於異也如此則民治不行矣合情鈐貌至義以正之是救弊之方蓋以禮樂之道還救禮樂之偏也合情二句要相資意觀註自見上句且不可露出禮樂字來只可云禮之所以離者凡以情

之味也於是合其情為使情意潛乎不入於睽違之失樂之所以流者凡以貌之狎也於是飾其貌為使儀文嚴敬不涉於比昵之私若此者正禮樂之事也註中禮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四句正解禮樂之事也事者如云能事之謂耳謂鈐貌者主敬之道也以此而行於作樂之間則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也非禮以資樂之事乎合情者致和之道也以此而見於行禮之際則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也非樂以資禮之事乎禮義立衆鈐貌講立則有不流之意樂文同衆則有不離之意此四句正合情鈐貌之實義也講云方人情之親勝而至於流也禮之檢於外而何能以立也今禮以鈐貌而檢於外則禮義立矣是以貴賤之間雖和易相與而等威自秩秩也何至於流哉此鈐貌之功所以不可以也方人情之敬勝而至於離也樂之文將至於乖矣而何能以同也今樂以合情而和於內則樂文同矣是以上下之分雖截然有序而情意自雍雍也何至於離哉此合情之功所以不可以也註中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三句正解此四句也好惡著四句是法之輔於外者言禮樂相資為用又恐有照顧不及之處故以此輔之而救弊之功益詳矣明於禮樂者好之味於禮樂者惡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之示之以好惡則明者為賢昧者為不肖邪正攸分不得紊也悖禮義為暴刑以禁之由禮樂者為賢爵以舉之律之以刑賞則暴者知懲賢者知勸政令齊一無偏私也仁以愛之二句是德之輔於中者謂法有限而難久非本之以德不可也故又有仁義之輔焉亦主治民上說仁是輔樂義是輔禮若說仁輔禮義輔樂又是相資了非相輔也講云明好惡均賞罰但有以制於外而未足以養其中故又有待於仁義之輔焉蓋禮勝則離雖資樂以合情使其心不相愛而徒為強合能保其不終離乎又必本吾至誠惻怛之仁以愛民使民之相親相愛者亦皆至誠惻怛之禮記中說 卷之七 古

流通而無一毫之虛偽焉則情之合為實合矣是不惟有樂以資禮而又有仁以為樂之輔矣樂勝則流雖資禮以飭貌使其心不相正則貌雖外飭能保其不終流乎又必本吾心裁割斷制之義以正民而使民之相敬相正者亦皆裁割斷制之自然而無一毫之粉飾焉則貌之飭者為實飭矣是不特有禮以資其樂而又有義以為禮之輔矣如此則民之漸被於禮樂者相親而不至於流相敬而不至於離貴賤位上下和賢不肖可別政事可均而民治有不行者我何也蓋民之所以治者以有此敬愛之風也治之所以不行者以有此流離之失也今禮樂之無弊如此

而合愛合敬之治自然流行於天下矣如此二字直管合情以下至義以正之也

樂由中出

一節

此節在必簡處分主是言禮樂本體之妙下是言禮樂感化之功中出外作言禮樂制作之本也樂只是一箇和和出於中故曰中出禮只是一箇序序著於外故曰外作出其自然之意作有勉然之意靜與文言禮樂和序之體以情意安舒上見文字兼本與文而言於註中威儀交錯上見易簡言禮樂和序之妙謂之大者言序之妙超於器數之外和之妙超於聲容之表有不可以淺近平常論也如云樂至於靜樂斯大矣然其初不過一和之所成初無事於勉強所謂與天地同和是已豈不如乾以易知者乎禮至於文禮斯大矣然其初不過一序之所成初無事於繁縟所謂與天地同節者是已豈不如坤以簡能者乎大全謂樂由天作故易禮以地制故簡也樂至二句不承上文來只是泛言感化耳無怨不爭便見其至也此處過文當云禮樂本體之妙如此而其治效當如何我蓋易而不勞可以謂樂之大而不可言至也若語其至則和以天下而人各得其所一由於和而無怨簡而不煩可謂之大而不

可以言至也若謂其至則以序教天下而人各安其分一
由於謙而不爭舊以必易必簡為至決不可從揖讓而治
天下打無怨不爭禮樂之謂打禮至樂至樂至二句是順
說下來揖讓二句是倒說上去然必揖讓而治然後為禮
樂之至非揖讓而治由於禮樂之至也暴民不作至樂達
矣是樂至無怨之實合父子之親至禮行矣是言禮至不
爭之實暴民不作故諸侯賓服諸侯賓服故兵革不試五
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故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其序
如此此皆和之所致也故曰樂達達者自上及下之謂也
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一 十六

各得其親長幼各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四
海皆敬如此此皆節之所致也故曰禮行行者由近及遠
之謂也若出合父子之親五句要見天下之禮皆出於天
子之一身合之明之自天子立愛立敬言也過天子如此
處云禮之所以不行於天下者以上無皇極之君也今則
興自我立推之五典將無不悖矣後股倣此禮豈有不行
之者乎

大樂與天地同和

一節

此言禮樂合造化而感人心以其情之不可易也在合敬
同愛處分上是禮樂功用合造化而感人心下是原其愛

敬之情同所以能合造化而感人心也不可說惟其合造
化所以感人心大樂大禮就根本上說不可在形器上論
如云由中出而主易者大樂也大樂則與天地同其和蓋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自然之和陽動而生物者也今
大樂之成功者至和動盪於兩間有以厚其氣之同春而
生焉樂則致其生機之直遂夏而長焉樂則達其長養之
亨通也不與之而同和乎自外作而主簡者大禮也大禮
則與天地同其節蓋奏高地下萬物散殊天地自然之節
陰靜而成物者也今大禮之成功者品節昭著於一定有
以別乎質之異秋而斂焉禮則肅其斂華就實之機冬而
藏焉禮則保其歸根復命之正也不與之而同節乎和故
百物不失二句主功用說大樂二句是禮樂合造化之用
此二句是合造化到好處也百物不失如胎生不殯卵生
不殯本乎天者以之而感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本乎地
者以之而感亨也祀天祭地如因天事天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因地事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也此皆成功所
合之自然明則有禮樂二句即於上文見出是詳言同和
同節意也謂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皆化大禮與天地
同節故祀天祭地由此觀之則幽明之間惟禮樂鬼神而
已自其明而在聖人之制作者言之大禮主減而極其節

大樂主盈而極其和自其幽而在造化之功用者言之則有鬼主屈而為天地之節有神主伸而為天地之和禮樂形而下鬼神形而上可見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迹雖不同而理曷嘗有異哉作此二句要見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意先總提起禮樂鬼神來中分二比末復合為一理方見理之一處不可分三大比作如此則先王禮樂之功用上配乎造化矣而況於人乎故四海之內因禮以合其敬貴賤有等親疎有序而陵犯不作矣因樂以合其愛大小以安上下以順而殘賊不生矣其感乎人心者如此所以然者其故何哉以其情之不可變焉耳禮者殊事合敬二

禮記中說

卷之七

文

句乃禮樂自然之情正明四極之內合敬同愛之故殊事以經禮曲禮言異文以五經言敬與愛自人情而言之也由是觀之則禮樂之於事文雖或不同而其敬愛未嘗不一也此情字指愛敬言惟其情之同故明王相洽而為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泊雖有損益而其情相洽而莫改也事與時並二句言所制之禮事也乃因乎時者也如唐虞是時則有揖遜之事夏商之時則有征伐之事也所作之樂名也乃因乎功者也名為韶者以其紹述之功名為武者以其征伐之功也此其得與民變革者也若愛敬之情聖王終不能易焉先王之禮樂所以

合造化者合之以此情也所以感人心者感之以此情也否則強制之私於人且不通矣而況於天地乎若出禮樂之情同至末上二句是制作之本聖王所以不易下二句是制作之末聖人所以不同也

故鍾鼓管磬

一節

上節言禮樂之情聖王相洽而不變此節首八句言禮樂之文不相洽者末段則總承之也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是舞者之身容俯仰是舞者之首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簫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飭升降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文

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楊襲言其服要見禮樂之器文不同而和序之道則一是器之所存情之所凝也文之所在情之所宣也器非虛器而文非虛文焉禮樂之情註解理趣之深與者是隱於中之道理即上文合愛合敬也禮樂之文註解節奏之宣著者是顯於外之器數即上文殊事異文也作者自我創之應氏謂創新開始曰作新以察事務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也述者自我補之應氏謂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缺也聖以生知言明以學知言末句只是申聖明二字之意決不可作三箇人看皇帝堯舜等註是解書取其易明

不可用講識知禮樂之情等句云夫禮樂之器文如此孰從而作述之哉禮以合敬敬即情也能於情而知之而默契其幾微樂以同愛愛即情也能於情而知之而旁通其蘊典其所得深矣故能觀其會通而協義以起禮三千三百開其先也緣其物情而審音以定樂五聲六律新其制也是蓋出於窮神知化之妙而豈無因強作者哉禮為殊事即顯也能於顯而知之悉參伍以無遺樂為異文樂即顯也能於顯而識之俱考訂之有定其所得詳矣故能飭古禮而正之以綿先王之統節文度數百世可知也脩古樂而傳之以垂後世之規始終條理萬代如見也是蓋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

出於考索貫通之後而豈作聰明者哉知其情者故能作矣而作豈易乎必有睿智一振於天縱擬議不假於人為生而知焉有創為之能事也安而行焉有制作之全功也不謂之聖而何識其文者固能述矣而述豈易乎必其聰明盡於博文學問勤於好古識先王禮樂之具有精義致用之符會古人作樂之本有原始要終之妙也不謂之明而何是所謂明者非無實也正以識禮樂之文而能述矣否則何以謂之明耶聖者非溢美也正以達禮樂之情而能作矣否則何以謂之聖也此可見有情而無文則情無所寄有文而無情則文無所本有情文而無其人則禮樂

不能以自行是禮樂雖合乎天地感乎人心而實始於聖明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 一節

此節承上文而又推本禮樂之所由成也在禮以地制屬分首二句泛言禮樂之理而效法之本在是未便說效法也百物皆化二句只在天地上說與聖人不相干和以氣言化則萬物資始不容以獨異也序以質言別則各正性命不容以強同也樂由天作二句方說到聖人身上纔是效法天地之和序也此二句要認氣質二字和是氣行於天者聖人探至和之蘊而為大樂之和卑出為聲雜比為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

音莫非氣之所為而五聲六律亦至和之動蘊也樂不由天作乎序是質具於地者聖人玩至序之興而為大禮之節文之以儀節之則莫非質之所為而三千三百亦至序之森布也禮不以地制乎末要繳樂由天作則樂為天地之和也可知禮以地制則禮為天地之序也可知方有歸結過制以下又推其明於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也過制過作則有不能明於天地之意過制則失其序而非禮非禮則亂有如陰過而肅吾見其不足以配地而物之成者反壞矣過作則失其和而非樂非樂則暴有如陽過而亢吾見其不足以應天而物之生者反傷矣明於天地明乎

是自然而明與知天地之化育知字一般就心上言不在仰觀俯察也謂與天地俱與造化合和序之妙有默契焉其制禮作樂皆自吾心之和序者為之耳末要有贊造化之意自不過制而亂過作而暴也明於天地即是知禮樂之情興禮樂即是能作之意講明於天地二句云天地之和陽動而生物也氣行不乖而百物皆化蓋默運於亭毒之表矣孰則知之惟聖人也以吾心之和通天地之和凡陽動生物之妙皆融會而無遺焉天地之序陽靜而成物也質具有秩而群物皆別蓋潛伏於冲漠之中矣誰則知之惟聖人者以吾心之序運天地之序凡陽靜成物之妙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皆脗合而無間焉明於天地之和序如此有不能興禮樂者哉誠以禮者天地之序不明乎序未免有過制則亂之失樂者天地之和不明乎和未免有過作則暴之病今既明乎天地之序故法其序以制禮品飭具陳本諸高下之勢度數詳明本諸散殊之迹於以配地成物何有過制之亂乎既明乎天地之和故法其和以作樂聲音宣播取諸周流之妙律呂和鳴取諸化醇之機於以應天生物何有過作之暴乎

論倫無患

一節

此在禮之制也慶分論倫無患中正無邪專在禮樂上說

欣喜歡愛莊敬恭順專在人身上說惟得樂之官然後可以論倫無患惟得禮之制然後可以中正無邪也官字作主字看如無主乃亂之主制如有制之兵之制此上言禮樂之義惟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禮樂以下言禮樂之文故可與民同知也雅頌律呂樂也而和則其情焉論倫無患則和矣故人之作樂以和為主順其心則欣喜得所悅則歡愛此在人之和也故為作樂之官三千三百禮也而序則其質焉中正無邪則序矣故人之行禮以序為主有莊敬之心有恭順之貌此在人之序也故為行禮之制鬼神總宗廟社稷山川言與民同事凡有耳者所共聞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有目者所共見也教可與民同則義之不可與民同也可知矣大註內惟其故與在人者等句集說不用還當用之不防講云自其樂而言之咏之以雅頌協之以律呂而無有乎恣瀆之音是樂之本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吾知其管於是矣然而人之用是樂也寧獨無所主乎必悅諸心者有欣喜歡愛之和夫然後雅頌於是而咏焉律呂於是而協焉不曰官乎自其禮而言之無過而不及不偏而不倚而無有乎邪枉之私是禮之本質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者吾知其管於是矣然而人之行是禮也寧獨無所主乎必飭諸躬者有莊敬恭順之德然後周旋罔不中焉

動容罔不正焉不曰制乎夫惟得其官而後可以作樂惟得其制而後可以行禮信乎禮樂原於天地而非聖無以觀其深本諸性情而惟賢可以究其真禮樂之義豈民之可與知哉乃若播之於金石而始終之一闕被之於聲音而高下之相因有事於宗廟社稷也則用於宗廟社稷之間有事於山川鬼神也則薦於山川鬼神之享此不過器數之粗焉耳儀文具而有目者所共睹不必智者而後知也節奏明而有耳者所共聽不必聰者而後聞也聖賢君子固習而通之雖凡民之流亦可同此而與知焉豈若義之難知也哉此可見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可不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十四

王者功成非樂

一節

此總結上四節之意上言成功所合必聖人知禮樂之情而後可作非若文之可述也效法所本必聖人明於天地而後可興非若器數之可與民同也故此總言非王者不能興禮樂非大聖不能用禮樂也王者大聖是一個人在不相襲禮分上是禮樂本於治功治功不同故禮樂亦不同乃言制禮作樂之事樂極以下是行禮樂存乎其人人之行偏廢而有弊惟聖人兼舉而無遺也乃言行禮奏樂之事功成治定是一時事自我建立謂之功自人歸服謂

之治功成即治定特互言之耳如云王者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以一身而建中和之極其制禮作樂以先天下者非無因而強為之也或以文德定天下或以武功定天下其治成矣則作樂以象其功使天下後世因吾之樂而有以識吾之功也或揖遜而致治或征伐而致治其治定矣則治禮以飭其治使天下後世因吾之禮而有以知吾之治也功大樂備二句暗指舜講干戚之舞四句暗指武王講亦不可作貶辭玩註可見樂備謂情文無該禮具謂本末俱舉惟樂由功作則功有大小而樂之備否因之矣苟無為而成大業冠百王而獨盛其功大矣故樂之作不徒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十五

盡美而又盡善也若總持干戚而舞非不可以言樂然不若羽籥之從容耳何也以征伐之功異於揖遜耳樂不由功成而作乎揖讓而治神化洽四海而無違其治辨矣故其禮之制不徒有文而又有質也若熟烹牲體之薦非不可以言禮然不若血腥之恬淡耳何也以後世之治異於隆古耳禮不由治定而制乎五帝句是又因舜而上推之有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少昊作大淵顓頊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堯作大章舜作大韶五帝之樂不相沿如此亦以其功之殊耳要之皆備樂也三王是又因武王而上推之有禹也湯也文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之禮不相

襲如此亦以治之異耳要之皆達禮也信乎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也然作禮樂者固本於治功而用禮樂者則本於道德樂極則憂非善於用樂也禮粗則偏非善於用禮也何也道德之不至而欲以行禮作樂者未之有也若厚重於樂知止而不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而不至於偏若此者果孰能之其惟大聖人乎會和序之極享治功之隆其用禮樂也適足以表其治功之美何至於憂且偏斯人也當開泰之昌期則治功盛而禮樂可興際守成之景運則和序極而禮樂可行效法之所本非此人不能也成功之所合非此人不能也世豈多得哉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一節

天高地下

此下五節皆覆說前章效法之所本成功之所合意此節在居鬼從地處分自天高地下至義近於禮是言天地肇乎禮樂效法之所本也樂者敦和二句是言禮樂合乎造化成功之所合也通只是論理如此至聖人作樂以下方說到聖人身上作樂以應天二句承肇於造化言效法所本也應天配地有輔造化不及之意天地官承合於造化言成功所合也天位於上地位於下兩儀莫尊卑之位而萬物之在兩間者一物各具一太極焉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如此此天地燦然示人以異者而自然之禮制不

已行於此乎蓋禮非文之謂也序而已矣今天地高卑之等差一君臣貴賤之節文也萬物散殊之次序一親疏上下之儀則也誠不必設制度立等威而禮已無一日不行於天地間矣禮非天地之序乎地氣上躋天氣下降二氣運不息之機而凡物之囿於氣機者萬物體統一太極焉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如此此天地藹然示人以和者而自然之樂情不已興於此乎蓋樂非音之謂也和而已矣今五音六律之相宣無非絪縕之氣之舒暢大小始終之相生無非化醇之氣之宣泄誠不必諧聲音列文采而樂已無一日不寓於天地間矣樂非天地之和乎天高地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一節

下二句小德川流也流而不息二句大德敦化也此總論一歲之氣全體具備故言禮行樂興春作三句是分言四時之氣偏而不全故只言近禮近樂也舊說以春作夏長句申流而不息秋飲冬藏句申天高地下則是春夏無散殊秋冬無合同矣况下文地氣上齊一節內明言動之以四時而謂樂專於春夏可乎斷不可從當云和固流行於天地之間而春夏則充和之至也故天地渾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出乎震而鼓其化機見乎離而妙乎長養非物之自作自長也蓋天地以仁愛為心生物之仁如是耳非天地之仁氣乎我個流行於天地之間而秋冬充

之至也故天地凝嚴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悅乎
堯而各正性命成乎坎而保合太和非物之自歛自藏也
蓋天地以裁制為心成物之義如是耳非天地之義氣乎
夫造化以仁而有萬物若無與於樂也殊不知造化之所
以為造化者此和也樂之所以為樂者亦此和也仁雖不
專於樂不其於樂為近乎造化以義而歛萬物若無與於
禮也殊不知造化之所以為造化者此序也禮之所以為
禮者亦此序也義雖不專於禮不其於禮為近乎謂之近
者一在天一在人必有不盡合處只是大體相似耳此禮
樂字就本體言不可波制作上看樂者敦和四句正見禮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樂之所以合乎造化敦和者使其和者各和別宜者使其
序者蓋序孔氏曰和言氣老子謂冲氣以為和是也宜言
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和矣樂則敦之使厚故曰
敦和物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故曰別宜敦和則莫不循
其理而無所屈故謂之率神別宜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
歸故謂之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為德故率神所以
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為德故居鬼所以從地以作
以長天地自然之和乃氣之伸而為神天之所以生物者
也樂之為用則主於和而發達動盪有以敦厚其氣之和
焉則循乎少陽之伸而從天以生物也循乎太陽之伸而

從天以長物也天地之和孰非樂之和乎以歛以藏乃氣
之宜而為鬼地之所以成物者也禮之為用則主於序而
裁節限制有以辨別其質之異焉則處乎少陰之屈而從
地之歛也處乎太陰之屈而從地之藏也天地之序孰非
禮之序乎故聖人作樂故字直從天高處說來統承造化
肇乎禮樂禮樂合乎造化故聖人法天地之和序而作樂
以應天應字有助字之意制禮以配地配字有合字之意
聖人有見於周流同化者樂之原而惟樂可以敦和也則
因自然之和而作為之樂凡五聲六律之文皆本之於以
應乎造化之和使陽不至於過亢而生物之功與天為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矣有見於高下散殊者禮之原而惟禮可以別宜也則因
其自然之序而制為之禮凡三千三百之儀皆本之於以
配乎造化之序使陰不至於過肅而成物之功與地無間
矣此正見參贊乎天地也禮樂明備即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之意見聖人參贊之妙如此也明是情著乎文自隱
以達於顯煥乎其昭明焉備是器載乎道舉粗必本乎精
渾乎其全具焉如是則禮樂之在聖人者極其善矣故以
是和而止際於天則感其敦和之用而陽不過亢生物長
物者不戾於仁而天得其職矣以是序而下蟠乎地則感
其別宜之功而陰不過肅歛物藏物者不愆於義而地得

其職矣是乾之始坤之成所以運行於兩間者主之雖由於天地而敦其和別其宜所以潛孚於無迹者管之實由於聖人聖人不惟合乎造化而且助乎造化矣盛德大業至矣哉

天尊地卑

一節

此下三節又申前章效法所本之意此節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至在地成形處分依效法說不必例下文以自然者君臣以人言貴賤以分言君與臣之中又有貴賤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有尊卑之勢也聖人法之為君以象天為臣以象地而君臣之分定持此矣山峙而高澤流而卑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有尊卑之形也聖人法之上者為貴下者為賤而貴賤之位列於此矣太極動而生陽陽道常饒故法之以為大經禮三百是也靜而生陰陰道常乏故法之以為小曲禮三千是也程文云天下之禮有委曲而為小者焉人徒見其小之不可益矣孰知陰之靜者其道常乏而萬物之所以終故曲而殺焉順而討焉事則小矣小非聖人之臆見也一陰靜之自然也亦有經常而大者焉人徒見其大之不可損矣孰知陽之動者其道常盈而萬物之所以始故推而進焉放而文焉事則大矣大非聖人之直情也一陽動之自然也方以類聚對上君臣貴賤大小指性命不同對

上天地山澤動靜有群即註之不惜一端指物之群言與上類字稍異禮之大倫有五道則以其類而處之如親親之倫必篤於父子尊尊之意必隆於君臣以至序之施於兄弟也別之施於夫婦也信之施於朋友也何者不以類而處之乎禮之大經有五事則以其群而分之如吉事有吉禮以飭其樂凶事有凶禮以飭其哀以至軍旅之衛邦國也賓客之和上下也嘉禮之親萬民也何者不以群而分之乎所以然者蓋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其間分之或尊或卑情之或厚或薄不容混而一之聖人不過因其類而聚之因其群而分之耳豈私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意為之哉註中專卑以分言厚薄以情言在天成象二句就制作上說此在字即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在字訓作察字即仰觀於天而成象俯察於地而成形也此二句先講天地之形象然後以衣服等句講之今天夫天一氣之積矣然日月循環於晝夜星辰分次於經度何莫非在天者耶天本昭示於人人自不能違天故凡衣服旗常有日月之象實在天之日月有以顯發其文章有星辰之象實在天之星辰有以宣昭其華采則天之可見者象之所由成也今天夫地一氣之凝矣然川谷丘陵之有高卑飛走草木之有大小何莫非在地者耶地無一而非教人無

一而非法故凡宮室器具高卑隨宜而制實地勢之高卑以肇其規模大小異等而成實品類之大小以開其制度則地之可見者皆形之所由成也如此二字總指上文言括全節意講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禮固制於聖人然非自聖人制之也實天地山澤有以肇其端大小之殊道器之別禮固作於聖人然非聖人自作之也實陰陽性命有以啓其機以至文章之刻畫度數之多寡亦皆效法於天地者也禮非天地之序乎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不益信哉

地氣上齊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三

此中言樂者天地之和也在末句分上是造化自然之和下是聖人法之以作樂也此節與上節不同上節上句言造化之序下句即言制禮之序此節只言天地之和通無樂在內至樂者句方着樂上去地氣至日月處是源而不息意百化興是合同而化意陰陽相摩二句從首二句說來相摩相盪只可泛言其理不可說陰陽相摩陰天盪地地盪天此當先以陰陽天地說作一理太極動而生陽天則秉陽靜而生陰地則秉陰也彼陰肅陽舒陰陽固異道矣然下降生躋而氣機周間故陰氣之肅必有陽氣默運乎其中陽氣之舒必有陰氣潛伏於其內陰合於陽不

獨陰而無陽陽合於陰不獨陽而無陰非陰陽之相摩乎陰陽既相摩矣但見天高地下天地雖異位也然二氣交感而保合太和故乾知太始而實賴地以成終地承天施而實由乾以變化天統乎地莫非陰陽以為之播蕩地附乎天莫非陰陽而為之敷宣非天地之相蕩乎鼓之以雷霆四句又承相摩相蕩而著其二氣流行之迹也四之字皆指二氣言陰匿乎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而霆則雷之迅速者也以振萬物以肅萬物非雷霆之能自鼓也二氣鼓之也陰凝乎內陽在外而不得入則散而為風而雨則氣之和暢者也以披萬物以澤萬物非風雨之能自奮也二氣奮之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四時相推而渾動者如斯矣然非四時之自運也二氣絪縕而後四時行焉所以出入萬物者在是矣日明乎晝月明乎夜兩曜相生而暄暖者如斯矣然非日月之自暖也秉陰陽之精而後代明生焉所以照臨萬物者在是矣由是草木茂而勾萌達羽翼奮而角觝生凡百化育之物有不與於是乎如此則天地自然之樂情固已洋洋乎在宇宙間矣按百物而謂之化者以物為天地之所生化故曰百化也樂者天地之和慶當云上生下生之度一法乎上躋下降之機陽律陰呂之音實本乎相摩相蕩之妙聲音搏擊象雷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三

運也而周旋非象風雨乎始終不紊象四時也而文采非象日月乎信乎樂之作莫非天地之和也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不益信哉

化不時則不生

一篇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總結上文聖人制禮作樂必本於天地和序之意首句屬天道不時則不生即天地以明人事也次句屬人事無別則亂升即人事以明天道也專就失處一邊說天地之氣化物之所由以生者也若宜寒而暑宜暑而寒則不和甚矣其何以生物乎男女有別治之所由以成也若男不正位乎外女不正位乎內則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十四

不序甚矣其何以成治乎升字就成字看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云亂成也樂以法天由樂之不足以致和而從天是樂失而天地因之以失也禮以法地由禮之不序不足以別宜而從地是禮失而天地因之以失也垂氣致異此天地自然感應之情耳此制禮作樂者必本於天地之和序也情字指理言纂言云化貴其和然泰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序也男女貴別然兄弟之睦夫婦之順亦未嘗不知也互意可採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 一節

此節又申前章成功所合之意在天地之間也分上是禮

樂成功合乎造化下是揭其名以示人也首三句就禮樂之用充塞流行上言舊說以極天行陽通神窮高極遠屬樂一遠以蟠地行陰通鬼測深厚屬禮一遠似太分析觀註中原未分屬只宜渾說為是無顯不至註貼極乎天蟠乎地無幽不格註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無高不屆註貼窮高極遠無深不入註貼而測深厚註雖平解要之天地盡之矣但天地之間以氣言之有陰陽以屈伸言之有鬼神以勢言之有高遠深厚故又詳言之如此作文還當以極天蟠地句作一冒頭下陰陽鬼神天地之用也高遠深厚天地之體也相對看夫禮出於自然之序樂出於自然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五

之和其始也固效法於天地矣及夫二者之用充塞流行則有以合乎造化焉今夫天確然以易以生物為職也禮樂則應助乎生物峻極於天配成象之文矣今夫地隤然以簡以成物為職也禮樂則配合乎成物蟠委於地明成形之運矣自天地之功用言之有陰陽之往來鬼神之屈伸禮樂則發達乎陽之所生而敦和率神安定乎陰之所成而別宜居鬼何其無幽不格之如此也以天地之形體言之星辰之高遠山川之深厚禮樂則發達動盪之機充塞於峻極之表範圍網維之化淪洽於貞固之中何其無高不屆無深不入之如此也此皆是言禮樂之用未說到

成功慶樂著太始二句即於上數句看出即率神從天別
宜居鬼之義正見其合於天地也當先提起太始成物來
如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乾以陽而始萬物一氣行而
同和者也而孰其著之今樂之成功則發達乎陽之所生
而著於陽動之初是乾能始物樂則先陽氣而成其始乾
不得以專其功矣否則乾亦幾乎息矣何以始萬物哉至
於坤元萬物資生是坤以陰而成萬物一質具而具序者
也而孰其居之今禮之成功則安定乎陰之所成而居乎
陰靜之位是坤能成物禮則後陰氣而成其終坤不得擅
其能矣否則坤亦幾乎毀矣何以成萬物哉著不息四句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六

舊說專在造化上言不必與禮樂並說而禮樂之意言外
見之會試文亦主此說雖是潔淨脫洒但註中言成功所
合若如此說則末句又是效法所本矣故諸講時文多不
從之此即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意天也地也謂樂即是
天禮即是地不特贊助之而已也當云太始之天主於健
本不息而動者也樂惟著乎太始之功則不息之機自此
而著焉凡百物之流行所以昭宣而莫掩者天也亦樂也
蓋不必求諸確然之表而大樂之中自有天之動者在矣
豈特極乎天而已哉成物之地主於順本不動而靜者也
禮惟居乎成物之位則不動之體自此而著焉凡萬物之

保合所以歛藏而不相假者地也亦禮也蓋不必求諸賡
然之際而大禮之內自有地之靜者在矣豈特蟠乎地而
已哉一動一靜盡乎天地之間而一禮一樂合乎天地之
道是禮樂即動靜也動靜即禮樂也而成功所合為不殊
矣在凡人不過曰此地之靜也而豈知其為禮之成功乎
不過曰此天之動也而豈知其為樂之成功乎惟聖人則
體天地之撰建中和之極於其靜也不曰靜而曰禮云使
天下知著不動而盡兩間之神化者乃禮之成功如是也
於其動也不曰動而曰樂云使天下知著不息而盡兩間
之化工者乃樂之成功如是也禮樂名而天下之人曉然
知禮樂之功與天地為一矣成功所合宜淺淺哉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七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 一節

此言聖人作樂為民之意見禮樂自天子出也在以賞諸
侯處分上言作樂為民之意下言以樂賞臣之事也首二
句不必說有是君有是臣明良相遇之意只重在為民上
着舜之歌詩為民之詩也夔之作樂為民之心也昔者舜
也德本於好生而化於風動太和之氣在有虞宇宙開
矣而樂其可作也乃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焉民俗皆已
熙熙本無愠之可解矣而又援琴以歌曰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愠兮推其心若將借乾坤景太之氣以納民

於仁壽之鄉也民俗皆已殷富本無財之弗阜矣然猶如絃而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推其心若將借天地長養之氣以陶民於飽暖之天也其孜孜為民之意蓋如此舜既切於為民然則諸侯有為民之功者寧不有所勸哉故命製樂以賞諸侯焉君主樂於廟廊之上思以樂樂其民臣廣樂於邦域之中又以樂樂天下君臣同德莫非為民而有虞之樂豈徒為聲音之娛哉夫由大舜觀之可見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也樂兼聲容言不可專說舞上賞之者以其勤於治民耳天子之為樂也必賞諸侯之有德德謂及民之德下二句即其德禮記曰記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一

之實焉王制有功德於民德宇同德盛教導三句正是諸侯有德而天子賞之以樂也德盛是冒頭勤於教民而致化民成俗則教道尊嚴而教民之德盛矣大舜解慍之心此其體之也勤於養民而致五穀時熟則政治茂舉而養民之德盛矣大舜阜財之心此其體之也諸侯盛德如此然樂以象德故以是賞之在諸侯則以祝將之在伯子男則以兆鼓將之焉是可見樂之賞也為民而賞之也此樂內不止言舞下文專言舞者舉舞以見之耳成化二十三年刊文專主舞講非是諸侯之德有勞逸所賞又不可混而無別也故治民勞即養教二事見德之盛也德之盛

故賞之以樂樂以舞為主人數多故行列遠而其聲之多可知人數少故行列短而其聲之少可知勤於教養而治民勞者則樂之錫而舞行綴遠非厚之也其功大者其樂備賞自不得不厚也有怠於教養而治民逸者則樂之錫而舞行綴短非薄之也其德薄者其樂殺賞自不得不嚴也舞兼文武言如文舞之倫數多而武舞之成數多也聞其謚只是証上句意樂以賞德猶謚以尊名觀其舞行之長短而知其德之隆殺亦猶聞謚之美惡而知其行之是非也

大章章之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一

此言樂以象成之意每句中上是所作之樂下是所象之德章者如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是矣備如制嫁娶造律呂使天下後世利用而不倦是矣繼者如用中於民與允執厥中者無愧溫恭允塞與溫恭克讓者相當是矣大者堯舜之世天下猶未平得禹治之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而堯舜之德為光大矣盡者言湯之布昭聖武救護生民武之勝殷追劉武功大定盡乎天下之事功也夏大以上數句象其文德也殷周一句象其武功也樂豈無因者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 一節

此言聖人之樂法天道而治民情其本則又在於德也在事不節則無功處分專論樂教之事註中禮字不過帶言耳不可並舉而言首三句是起下文教事之意意不甚重只重在末一句上蓋天地之道有寒暑以為一歲之分劑貴得其時也苟宜寒而暑宜暑而寒則逆氣所感而疾生矣寒暑之切於民蓋如此有風雨為一旦之氣候貴得其節也苟狂恒雨若蒙恒風若則五穀不生而饑至矣風雨之切於民蓋如此此造化之理所必然者也教者民之寒暑四句是言教事所關之大教是綱領事是條目故云教重而事輕樂必有教焉聲音足以養人之性情舞蹈足以

禮記中說

卷之七

甲

教關於生民所以派通精神動蕩萬物者也天地非寒暑無以成歲功世道非樂教無以和萬物其切於民一而已矣若於教也或先時而妄施則過於勞或失時而不舉則流於縱人將陷於邪僻而不自知矣亦猶寒暑不時則疾也不傷世乎教必有事也如有事於金石而清濁高下盡其變有事於干戚而屈伸俯仰習其容此樂之事也所關之夫不為民之風雨乎蓋風雨有關於天道而一旦之氣候實足以兆休徵咎徵之異樂事關於民德而一時之節

奏真足以為順氣逆氣之倡天道非風雨無以成化工人道非樂事無以廣教化其切於民一而已矣苟非事也行之大緩則昧於序行之太驟則躐其等人雖習其虛文而無成矣亦猶風雨不節則饑也不無功乎教以經世不時故傷世事以就功不節故無功此正見樂之切於民生如此先王不得不法之以治人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然字總承上文來法治是云事皆有教法天地之寒暑教寓於事法天地之風雨也善者提教得其時猶寒暑無不時之患事得其節猶風雨無不節之憂則無不善矣要包德字在內方與下文象德處好照應蓋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禮記中說 卷之十二 甲

夫豢豕為酒

一節

此節明與上文各為一章至酒食者所以合歡也句截樂者所以象德也應上節行象德言禮者所以綴淫也應豢豕以下言先王有大事至禮終又申言禮以綴淫之意樂也者以下又申言樂以象德之意如此說血脉貫通明白簡易諸說皆在綴淫處分而以樂者象德一句亦為享禮

說則於上下文勢俱滯礙矣不可從以恭承作酒本以合歡也而小人飲之善醕以致獄訟焉一獻之禮至合歡也正應酒之派生禍也意一獻之禮士之享禮也然其時有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類百拜終日正以備酒禍也故享禮之酒食者正欲以燕以酌以烹以炙合歡以聯賓主之情也豈為小人訟獄而設哉此訟獄之繁所以為酒之流禍也樂者所以象德也因上文行象德之意而又推開一層禮者所以綴淫也因上文享禮而又推開一層蓋先王之樂何以使民之行象君之德也以樂之作也非徒作也聲容之飭所以象其和平之德是以民之感之其行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三

有不象德者乎先王之禮何以能備酒禍也以禮之制非徒制也節文之煩所以止其淫慾之心是以民之行之有不足以備酒禍也執大事大禍纂言謂无亡凶禮禍幾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正蒙云大福句先泛講後用周禮實之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享之禮親四方賓客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

姓之國使歡然相愛之中有截然不亂以為之品節也纂言謂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自不至於沉湎無節哀毀非衷而過哀過樂矣禮以綴淫之意不亦可見哉樂也者五句在末句分上是樂教之大下是因之以教人也講樂也者句當云發諸聲音被諸器數聖人之作是樂使行禮之時樂之以和其禮作事之時樂之以節其事隨地而不啻之而不厭焉因時而用好之而不倦焉可以善人心三句一句深一句善人心只是欲心平躁心什也感人深是淪於肌膚洽於骨髓也移風易俗是澆漓者移之而淳龐偷薄者易之而醇厚遷此之彼曰移更有為無曰易此但言樂之可以化人尚未說到立教也末句纔是廣樂以成其教即下文立之學等等事也樂以象德之意不亦可見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一節

此下六節申言前章音所由生之義此節在末句分上是人心因感而形下是因樂而知其心也首四句嘉靖二年會試刊以血氣為人心以心知為道心以下三句皆以人心道心貫講首二句未發之中性也應感句已發之和情也皆統於心之術也故曰心術形焉入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必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有是身則有是血氣而聽命於

心知是氣質之性而為人心者也有是心則有是知覺而宰主乎血氣是本然之性而為道心者也斯二者天之所賦人之所同具者也當其人心道心之未發也渾然在中萬感俱寂雖有喜怒哀樂之理而無喜怒哀樂之形亦淵然自靜而已斯時也雖無感於物而應物之體已具雖未發於樂而作樂之本已涵及其在外之物一有所感則在中之情斯有所應或感之而正則心知之性應之而喜怒哀樂之情動於物者形於樂焉亦無不正也或感之而不正則血氣之性應之而喜怒哀樂之情動於物者形於樂焉亦無不邪也是詩歌之作皆喜怒哀樂之發也喜怒哀樂之情皆心術之形也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以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故喜心感也形而為流僻邪散之音怒心感也形而為粗厲猛賁之音哀心感也形而為志微噤殺之音樂心感也形而為嘽諠謾易之音焉志微噤殺以下六節上句皆是民作樂之聲而民愛思以下六句是民感乎上之所致也此正皆心術形於聲音之實言語音者詩歌也若樂之作者急而不徐傲而不洪無從容寬大之意枯而無澤減而不隆有淡薄削弱之風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嘽諠謾易

一節

嘽諠謾易四字平看繁文簡節作二件看繁文一句正與狄成句相反如云嘽諠謾而不狹小諧和而不怨怒慢緩而不急促平易而不高亢文理繁多而包含該合之無窮節奏簡略而狄成滌瀝之無有是形於聲者如此矣康樂是由於得君之養而遂其生足事足育泰然其自得也得君之教而復其性不愧不怍怍其自寧也

粗厲猛賁

一節

粗厲而不細密嚴厲而不和柔猛盛於起初奮振於終末廣大賁憤而衆音皆怒焉如此音之作則知民之堅強自立強立不返而不為之少屈也總講云此節無八音在內粗厲是總言猛起是金聲賁是絲竹匏土革木餘皆註明白剛毅之聲是居強忍自恃也

庶直勁正

一節

庶是界限分明直是可否一定勁是剛毅不屈正是和樂不淫莊是端嚴不怒誠是純一不雜六字平對肅敬是心有所畏收斂而不放嘽諠然不敢以自安志有所專主一無適洞洞乎不敢然或慢也

寬裕肉好

一節

寬裕者無志微噤殺也肉好者無繁文簡節也順成者非

粗厲廣賁也和動者無應直勁正也慈愛則與憂思康樂
嚴毅肅敬者不同矣順成和動正蒙謂自首至尾皆柔順
之聲故曰順成音樂之動作而皆和諧故曰和動

流僻邪散

一節

流僻而無所執持邪散而無所收斂則無應直勁正之度
矣一終甚長而無止其音泛濫而無節則非順成和動之
休矣聲音如此而民豈有不淫亂乎淫是心蕩於外物不
勝其牽引德性無堅定之休筋骨無固束之意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

一節

此節在不相奪也處分上是和樂之興下是樂教之妙本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十七

之情性謂志微焦殺之音本於心之哀嘆諧慢易之音本
於心之樂粗厲廣賁之音本於心之怒順成和動之音本
於心之和也此一句言樂之本也稽之度數如黃鍾之律
長九寸損一而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之律長六寸益一而
上生太簇為商考之而無差也制之禮義如官為君貴而
隆也其聲濁而尊羽為物賤而殺也其聲清而下制之而
得其宜也此二句言樂之文也度數者度之數禮義者禮
之義也四字一串說下不可四平講講云先王以樂不可
以偽偽而性情其本也故於血氣心知之性養之而至於
純喜怒哀樂之情發之而中乎節使至和在我而心術之

形無不和焉則作樂之本立矣由是而度數所以宣此性

情者也則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間而協之以多寡長短

之制稽其上生之度而取數多焉莫可得損也稽其下生

之度而取數少焉莫可得而益也如是則五音庶乎其可

正矣由是而禮義所以範乎性情者也則裁制於聲音節

奏之際而別之以尊卑貴賤之宜於清濁見隆殺之義焉

不可得而亂也於高下見貴賤之義焉不可得而越也如

是則淫邪庶乎其不作矣夫內焉求之於心已具夫作樂

之本外焉求之於法又備夫作樂之文以是而作樂宜無

不知矣然而樂之和未驗也於是以其聲而用之天人之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十七

間以驗其和焉合字道字俱著力看合如孟子內合而有
助之合道如論語內引導之道使字無工夫不怒不攝是
氣和而得其理故如此也陽而不散二句屬生氣之和剛
氣不怒二句屬五常之行天地生氣本無不和而不能必
其皆和今則以樂而配合之春作夏長幹旋其生氣之流
行秋歛冬藏調攝其生氣之凝寂蓋以和而濟其不和焉
人心五常本無不善今則以樂而道達之仁義見於行則
約束其長人和物之順禮智見於行則綱維其加會幹事
之宜蓋以善而濟其不善焉生氣之和不過一陰陽而已
樂以合之正使陽氣鼓萬物之出機者不至於散慢而無

陰氣鼓萬物之入機者不至於密蔽而不開造化不得其和乎五常之行不過一剛柔而已樂以道之正使剛則為果斷嚴毅得乎陽道之中而不怒柔則為慈愛和順得乎陰道之中而不懾人心不歸於善乎四暢交於中至不相奪也正言天人之和皆集於樂安其位而不奪是和樂之驗處謂天人之所以和者正由樂之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非謂樂至此而後和也四暢交於中之中乃中間之中註中四者各得其中之中乃中和之中四暢者剛柔陰陽也交即上生氣之和五常之行陰陽剛柔相交合也乃天人合一之意是言天之氣有以應乎人而天人為之渾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

合人之情有以乎乎天而幽明為之交通故云交暢也由是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而天之氣發於外則陰陽順序而天地以位矣為正直幹因為巽順慈愛而人之情發於外則剛柔時出而人心以理矣夫天地人心感而太和如此豈可以倖致哉正由五音之作宮商角徵羽之位各得其安君臣民事物之倫皆得其序五音之克諧與五氣之順布五常之時出者相為融液焉不然何以能致天人之和如此哉夫先王作樂至此可以教天下矣然後立之學等以下是推樂之教以化民也立之學造就有方也立之等進為有序也節奏者樂聲之作止而習之者不無拘泥之

患故增益之文采者樂聲之英華而聞之者未免淫佚之感故省察之若此者非悅耳目也蓋以民有本厚之德則以是樂檢束之使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而有以成其德焉非繩德厚乎然樂有五音宮為至大而羽至小也不有法度以整齊之安能得其和乎於是以法度而整齊之使宮音至濁稱乎大之位羽音至清稱其小之位焉樂有六律黃鍾為始而仲呂為終也不以次序聯屬之安能得其序乎於是以次序而聯屬之使黃鍾倡於前而為始仲呂繼於後而為終焉若此者豈無為哉蓋以民有所行之事推是樂而教道之則宮象君商象臣而寓君臣之所行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

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而寓其民事物之所行焉非象事行乎立之學等四句是樂之檢於內而以善民心者律大小三句是樂之檢於外而以興民行者使親疎貴賤承繩德厚象事行二句說來親疎貴賤指人言不可指樂言如親疎辨貴賤等則樂之貴賤隆殺莫不各得其宜否則形於樂者必乖矣長幼序男女別則樂之清濁高下莫不各安其位否則形於樂者必亂矣觀其深言人倫之理無不畢備於樂樂之所觀其意不亦深與乎形見於樂句蔡言云如越之聲音者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一內一外而男女

之理存意可採夫作樂者必天人之協應而後驗其和廣
樂者必德行之兼體而後觀其深豈可以偽為哉

士敝則草木不長

一節

首三句是起下文之意禮應則不足以善物樂淫則不足
以化俗惟其樂淫故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惟其禮慝故
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
節流則不知止湏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則容奸以下四句
專以樂言禮樂淫慝如此是以聲之感人大則容為姦究
小則思為貪欲感傷滌暢之氣則何以合生氣之和殄滅
和平之德則何以道五常之行此君子所以賤之而不用
也

禮記中說

今卷之七

五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一節

此承上二節說來謂樂之和者先王則廣之而為教樂之
淫者先王則賤之而不用所以然者何也亦以樂之感人
所關甚大耳在和樂興焉分上是樂之始本於聲氣所感
之異下是樂之終而有善惡類應之殊總是原始要終之
意姦聲只是滯乎度數乖乎禮義也逆氣則剛者粗厲成
猛和者委靡怠弛也逆氣成象則淫哇流蕩之樂不於是
而興乎稽之度數合乎禮義者正聲也以此而道五常之
行則感乎人矣正聲感人則剛者不怒柔者不懾順氣有

不應乎由是順氣交於中而發於外剛之發而為嚴毅為

幹固蔚然其可觀柔之發而為慈愛為異順郁然其可睹
有不成象者乎捷講以嚴毅等事講在順氣應之之內似
欠分曉和樂興是宮商角徵羽物各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由此觀之可見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是倡之
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是倡之以
正而和之亦以正也樂之淫者惡也氣之回邪而曲者亦
惡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回邪而曲者歸其惡之分矣
樂之和者善也氣之中正而直者亦善也順氣成象而和
樂興則正大而直者歸其善之分矣然不特樂音之各歸
禮記中說 今卷之七 五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一節

此一節註中雖言為學修身之要作樂之意亦不可少是
言修身以為作樂之本也情為性之欲不反之以歸於正

則志何由而和我必邪僻是開慎防其容形之感中正是導求復其順應之公如此則自無紛華波蕩之擾而有廣大寬平之休志於是乎和矣此所以養其內也類者善惡之分不分別而知之明則行何由而成我必何者為善而區別其幾微之分何者為惡而辨拆其毫釐之差如是則擇之審者行之至知之明者處之當行於是乎成矣此所以養其外也自茲聲以下皆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之事姦聲亂色句是養其外淫樂應禮句是養其內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因之而正矣內無淫慝之感則外亦由之而正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使耳目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五十二

句使字從上說來言君子反情比類要如此也百體不必總承上米只可言內而心知外而百體心知順正以行義則情正而志和矣耳目口鼻百體順正以行義則類比而行成矣行其義如視所當視聽所當聽之類順正就是行其義非兩意也言君子內反其情矣外比其行矣姦亂淫慝之感則勇以克之情慢邪僻之氣則剛以治之若此者正以百體見於外而為心知之卒徒者有耳目口鼻之一心知存於內而為百體之將帥者實虛靈知覺之不昧物或蔽之豈無妄動之非耶今反情以和其志者無不至正使心知有以主乎百體好惡各當其理哀樂咸中其節

是心知順正以行其義矣比類以成其行者無不至正使百體有以聽命於心知視聽必循乎理飲食咸得其宜是百體順正以行其義矣如此則身無不修而作樂之本有不立乎

然以發以聲音

一節

然後二字承上節志和行成說來君子修身以立作樂之本矣然後廣樂以成教也在迭相為經處分上是作樂極其妙下是感化極其大也聲音者心之生故言發此言樂之本也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武舞故言動羽旄文舞故言飭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皆言樂之文也奮至德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五十三

之光不可依註用大章等句訓註只是舉聖人之事以明之此是本君子修身說來蓋言君子之作樂脩身以立其本聲容以備其文其果何所用我至德之光隱而難見也樂則有以章之行成志和之妙於是而宣著之剛德發而為嚴毅也柔德發而為異順也聲音動靜之間一英華發越之盛矣四氣之和妙而莫測也樂則有以動之陽盛陰吹之氣於是而和順之陽而不至於散也陰而不至於密也情文兼至之下一教和宣化之神矣至若人之倫理物之生理各萬有不一也又以是樂而著之父子和親君臣和敬長幼和順人之倫理審樂而可知也草木暢茂句萌

達羽翼奮角觡生物之生理觀樂而可得也自首句至此是言廣樂以成教之意清明象天以下至迭相為經又是在發以聲音內抽出而言其法制之詳如此清明二句是法造化之體終始二句是法造化之用以樂之聲言之宮商角徵羽之奏鏘然而無所雜噉然而不相奪有以象乎天馬元聲元氣其清明一而已矣以樂之體言之君臣民物事之理凝精粗而不遺總條貫而極備有以象乎地焉大塊大樂其廣大一而已矣天有四時終始相因者也而樂之序實象之收之以玉何異於已往者為見在者之所竭乎起之以金何異於見在者為方來者之所本乎終始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五十四

為樂之成四時為歲之成樂也者與四時合其序者也天有風雨周旋莫測者也而樂之節實象之上生而忽下生何異於二氣交感之無常乎損一而忽益一何異於一旦氣候之不齊乎周旋盡樂之變風雨虛天之變樂也者與風雨同其節者也五色成文三句是常而不變從清明象天二句說來大小相成四句是變而不窮從終始象四時二句說來宮音屬土配乎色之黃商音屬金配乎色之白角音屬木配乎色之青徵音屬火配乎色之赤羽音屬水配乎色之黑五聲各以其色而相配如此其配一定故宮變生徵徵變生商相和而

有宮亂則商亂則徵

之失商變生羽羽變生角相倡而相和何有角亂則徵徵亂則衷羽亂則危之患五音之相和如五色之相雜何有於亂乎匏音革音配乎廣莫風條風竹音木音配乎明庶風清明風絲音土音配乎景風涼風金音石音配乎閭闔風不周風八音各以風而相配如此其配一定故匏革則從以黃鍾太呂太簇之律竹木則從以夾鍾姑洗仲呂之律絲土則從以蕤賓林鍾夷則之律金石則從以南呂無射應鍾之律八音各有其倫即八風之不與其候也何有於姦乎自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角窮而又變宮變徵自一至百無有窮也若此者宜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五十五

若素而無常矣殊不知律自有度度自有數如積一而為三三其三而成九則得黃鍾之數而為十一律之首是黃鍾之度得其數矣積三而為九九其九而為八十一則得宮音之數而為六十四調之首是宮音之度得其數矣由是自黃終之數而衍之則下生林鍾上生太簇或損或益皆得其宜也自宮音之數而衍之則損一為徵益一為商或上或下各得其理也舉一律而餘律皆然舉一聲而餘聲皆然百度不得數而有常乎考有大小若難於相成矣今宮音至大濟之以羽而大者益顯羽音至小濟之以宮而小者益明其相成何如也律有始終若難於相生矣今

始于黃鍾之初九率而下之至仲呂而有終終于仲呂之上六等而上之由黃鍾而復始循環無端其相生何如也至若首音為倡余音為和或清或濁自為一音若難乎其相錯矣今清者倡而為宮則凡濁而和者皆繼清以相生而交錯代換之不已濁者倡而為宮則凡清而和者皆繼濁以相生而參互錯綜之無窮如黃鍾第一宮濁而倡者也時則林鍾之清為之和及林鍾第二宮清而倡者也則黃鍾之濁亦為之和諸律諸呂漸次而進迭更為主何有一定之主乎倡和清濁四字對大小終始着迭相為經對相生相成看以上總論君子作樂之妙如此樂行是樂教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五十六

故曰樂者樂也

一節

此節承上章以起下章也首句樂聲容言樂之為樂非自外作者也由人心有欣喜歡愛之和而後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樂非人心之所樂乎然人品不同而所樂亦異其在君子則反情和志比類成行道既得乎我矣故其樂之所作莫非道之洋溢矣若夫小人溺於燕僻之移縱其淫佚之情欲既得乎已矣故其樂之所作祇為姦淫之聲而已矣豈可與君子之和樂比哉是君子樂得其道者非無欲心也惟其以道制欲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以心廣體胖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祇見其坦蕩蕩而已何亂之有小人樂得其欲者非無道心也惟其以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五十七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一節

反情一句承上節反情以和其志一節說脩身以立樂之本也廣樂一句承上節發以聲音一段說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君子以道制已之欲也則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不設身體反其所發之情以和平其志使歸于順正之域非所以脩身乎君子以道制人之欲也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

簫管廣其所作之樂以教道乎民使成乎善美之俗非所以治民乎樂行而民向方水上樂行而倫清一段說來樂行是民服其樂之教也向方謂欲心平躁心什善念長惡念消天下皆樂得其道之民無徇欲忘道之俗也觀德又打轉情和志正而言之如云協和于下亦致和者有以神其機歸極於民亦建極者有以倡其化志之和者顯設於化成之余行之成者昭著於民服之表也君子之德不於足而可觀乎

德者性之端也 一節

此節承上文可以觀德而言重在樂者德之華也一句在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五八

英華發外屬分三句言樂之有本有文詩言至從之言樂必由本乃文是推其為德之華情深至發外形容由本及文之妙是替其為德之盛末句總承通節言樂之有本而不可以偽為正見其為德之華也情和志正言有德也德非外鑠我者也天命之性存於中而德顯於外如有物在中而緒見其餘外也德非性之端乎而樂之原肇於是矣聲容兼備言有樂也樂非強作者也吾心之德蘊於內而樂奮其光如木之敷榮而英華發於外也樂非德之華乎而德之實闡於是矣若夫金石絲竹特樂之器耳雖德性之所寓而樂之本則不在是也端與孟子仁義之端同

華與論語崇棟之華同下文詩歌舞即所謂樂也志聲容皆本於心即所謂德也樂器從之即所謂樂之器也此正見樂以彰德之實詩言其志三句內三個其字皆指德言聲成文謂之詩詩者何也蓋情動於中而為志詩則有以言其志焉描之諷誦何以宣淫鬱也托諸物理所以明志趣也志固隱於無形而詩則發於有象矣非所以言德之志乎詩成而有歌歌何為者也蓋聲發於志而歌則有以咏其聲曲調既成而長言以盡其變清濁既具而淫液以咏其辭聲固見於外而歌則咏乎聲矣非所以咏德之聲乎手舞足蹈非舞乎舞亦何為者也發揚之下有以奮至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五九

德之光昭厲之餘有以昭天機之妙德蘊於無形而舞則形其形矣非所以動其德之容乎三者本於心二句謂詩言志而志則心之所之歌咏聲而聲則心之所宜舞動容而容則心之所形是舞雖由於歌歌雖由於志而實皆本於心之動焉然後以此詩歌而播之金石絲竹則為聲而有以彰此心之德於聲矣以此舞蹈而被之干戚羽旄則為容而有以彰此心之德於容矣樂之由本及文如此信乎為德之華也情深指本於心言志和行成故曰深文明指樂器從之言聲容俱備故曰明氣盛句不過借此以譬上句之意耳文雖平對而註中如天地之氣一如字最不

可少此正見取譬之意也和順積中根情深采英華發外
根文明采是原其情深文明之故非重複也自樂器之從
心者觀之可見樂之有情根乎文者也樂之有文發乎情
者也情之未深欲文之明也難矣惟夫志和行成而感於
中者有勃然不可遏之勢由是八音克諧萬舞有奕不期
於文之明而自明也正猶天地之氣網緼化醇而含於內
者有充然不可已之機由是保合太和性命各正不期其
化一神而自神也夫情即和順之未發者也文即英華之
已發者也而情文相應如此然則作樂者亦顧中之所積
者何如耳誠使充積之盛而極和極順者已得於反情比
類之餘則發見之有基而優柔平中者自煥於比物飾節
之際是作樂由於情而情之本於心也不既明乎由是而
知天下之事可以偽為者由其不本於中也惟樂也有是
情斯有是文聲也容也皆不可以矯偽為之矣何也天下
惟實德不容偽而是樂也正至德之奮其光也獨可偽乎
天下惟本心不容偽而是樂也正心術之形見也獨偽為
乎信乎樂為德之華也觀樂不可以知德哉

樂者心之動也

一節

此通論樂舞之理而有關於世道之大也在小人以聽過
處分首三句是泛論作樂之理由本而漸致其文君子動

其本三句言君子之作樂必先本而後文焉樂兼聲容言
比諸品之謂樂若與心不相關也殊不知樂非無所本也
彰於器數者乃存於性術者之發端也樂非心之動乎形
於言而為聲聲雖未遽成樂也殊不知聲不止於聲而已
也律之依咏者乃發乎聲容者之朕兆也聲非樂之象乎
至若干戚羽施以成其文衆金石絲竹以成其節奏則比
物以飾節而聲音之變盡歸於是矣又非聲之歸乎斯則
本之立者有以裕夫文之基文之歸者有以達其本之妙
樂制自然之序固如此矣君子作樂寧無先後於其間耶
知心為樂之本本之未動不據先之以治歸也必審一以
禮記中說 合卷之七 空

定和而使存諸中者欣喜歡愛無邪僻焉其心和也知聲
為樂之象象之未樂不遽先之以治歸也必依咏以和聲
而使形於言者清濁高下無乖戾焉其聲和也夫然後於
聲之歸也從而治之而八音克諧也於容之歸也從而治
之而萬舞有奕也本之動者由此以奮其光象之樂者由
此以盡其變而樂其大成矣君子三句在前二句分觀然
後二字可見動本樂象治歸俱着力說正蒙又云動本樂
象無工夫至治歸處方有工夫亦有理先較以下四句正
是致其歸之事謂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欲其
齊也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皆其容也一

節終而再作則擊鼓以明其進舞至亂而將復則擊鼓以謹其退樂之作也如此其治飾也可謂備矣是以舞之容雖奮迅而疾速也然容貌將莊進退得齊何嘗拔而過於疾乎樂之道雖幽微而難知也然明者可述能者可從何嘗晦而過於隱乎此二句又在治飾之中抽出而言樂舞之理其本然之妙如此耳獨樂四句是作樂既成君子以之治已治人也此又承樂舞之妙說來先鼓警戒極幽不隱者樂也著往歸歸奮疾不拔者舞也是樂舞極其妙矣莫不有道存焉耳君子以之為已也則歌舞可以養吾之性情舞踊可以養吾之血脉是獨樂其志矣然聲音舞蹈

禮記中記

卷之七

五

之中莫不有道之所存但見自得之妙有欲罷而不能自己者矣何有於厭乎以之為人導以聲音使人流動其精神導以舞蹈使人動盪其血脉是備舉其道矣然匡直輔翼之心惟恐教之不至但見蕪善之志有大公而無我者矣何有於私乎情見指反情和志而言義立指順正行義而言成化以移風易俗言德尊以此類成行言樂舞之作既成乎已又成乎人若是乎感通之妙者何哉亦以其始終之盡善焉耳何則樂之始作也發於情而義則所以維情者也情有未見義之立否不可知也今惟節奏形焉文采著焉而欣喜歡愛所以為本然之情者昭然而不可

掩矣是情之見也不特可以觀情之正而已也必其直方之懿預立於無感之先故見之於聲而義以直內者知其能立也見之於容而義以方外者知其能立也雖不必質之於躬行而順正行義之休將不於條理之始而可知乎樂之終也成乎化而德則所以造化者也化有未成德之尊否不可知也今惟樂教行焉民向方焉而移風易俗所以為自然之化者謁然而觀其成矣是化之成也不特可以觀民之俗而已也其養盛之徵已深于乎化之始故于化之善民心也而知心極之達巍乎不可及也于化之淑民身也而知身極之立卓乎不可尚也雖不必考之于素

禮記中記

卷之七

五

履而比類成行之德將不於條理之終而可知乎以所行而言則曰義以所成而言則曰德其實一理特有先後耳註中初字見字知而不遺可以見其用之大情見二句是成始成終兼體用之道而不偏可以觀其本之深君子以好善二句正見樂終化成之實君子感發其良心則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間為之益親益敬益順而化成於君子矣小人聽之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間改其不親不敬不順而化成於小人矣矣末當繳君子以好善非特學之不厭而已也小人以知過非特誨人不倦而已也末二句是古語因有合於本文之意故引之以為証耳通承上文之意作文

不可盡述上文只言樂舞之理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
蕩滌人之邪穢非若刑政止可治民之外也故曰樂為大
焉一說當承君子以好善二句來亦有理

樂也者施也

一節

此言禮樂所主之義施與報皆重心言首二句發其端中
二句是著其實末二句是結其意也註可無用之樂不可
以偽為必有所主之者而其道則主與施焉施也由內
而發外之謂也心之和不能以自暢也樂有發達動盪之
和宣播而出于外發於聲音宣志意也見於舞蹈形心術
也樂非主於施乎何也樂由陽來者也陽散其文而以生

禮記中說

卷之七

李

育為功此樂之所以主於施也禮不可以強制必有所以
為之主者而其道則主乎報焉報也者自外而復內之謂
也人心之敬不能以自將也禮者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
還於內交錯之文求以增吾志也多儀之享求以伸吾情
也禮非主於報乎何也禮由陰作者也陰歛其質而以及
朴為事此禮之所以主於報也惟樂主於施故因其所施
而樂其所自生如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
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皆樂其所自生
也禮惟其主於報故因其所報而反其所自始如萬物本
乎天故先王以郊而明乎天之道人生本乎祖故王者以

禘而祭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樂蓋德德字舉
所自生來情始字承所自始來所自生者即所謂德也樂
樂其所自生德不由是而彰乎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
舜之盡善者彰於此也武之盡美者彰於此也所自始者
即所謂情也禮反其所自始情不由是而報乎忠信主其
本義理行其文郊則反其物之始也廟則反其人之始也
夫樂所生而彰德謂樂非施不可也禮反始而報情謂禮
非報不可也此禮樂各有所主矣纂言云以人意言之謂
之報情以父子祖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而已矣

所大略者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李

此一節明報禮之事諸侯來朝將去天子以此等物送之
正所謂報其功也不明樂施者前章樂彰德等節已明之
矣在從之以牛羊之群慶分此一句總管上三句謂賜車
賜旂賜龜皆有牛羊以從之也不然不用一從字矣上數
句內且勿說出天子所賜來若此慶說了至所以贈諸侯
慶難說矣只可云車乘嚴等威之辨而金象木革之異制
斯固諸侯之所乘也而實天子之車馬旂旒等級之度
而龍旂九旒之赫奕斯固上公之所建也而實天子之旌
焉嫌疑之決假大龜以為卜而盡飾之具用青黑以為緣
諸侯不寶龜亦出於天子耳又且從之以牛羊之群以裕

犧牲鼎俎之用焉諸侯何以得此哉蓋以諸侯有藩屏之功故報之如此耳禮之主於報也不亦明乎青黑緣者以龜有包裹之物用青黑以為緣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一節

此一節別言禮樂之體用以見其切於人也情之不可變二句是禮樂之定體與下禮樂之說相應樂統同二句是禮樂之功用與下管乎人情相應不可變不可易就禮樂之好處而言方與下管乎人情說去彼樂之和由情而措者也方其聲之未作感物無常固多變矣然既發於聲音而為樂則哀樂之感形見於五聲六律之中正不可亂之

禮記中記

卷之五

本

而姦也德不可溺之而淫也而情之靡常者其有常矣樂非情之不可變者乎禮之序由理而定者也方其禮之未制隨時而易固多易矣然既著於節文而為禮則隆殺之宜顯設於文為度數之間大不可損之而小也顯不可掩之而微也而靡定者其有定矣禮非理之不可易者乎惟情之不可變則樂之和本同也以樂之和和天下而聲音所感默啓其思初惟始之心凡和順於道德者將與此樂相渾融矣不有以統其同乎惟理之不可易則禮之序本異也以禮之序序天下而品式所立昭晰其親疎貴賤之等凡謹審節文者將與此禮相持循矣不有以辨其異乎

註中伏能思初安能惟始謂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安樂既久則怠心必生已成之功安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思而惟始也如此則心不變而和順道德純然罔間矣此

出大史公語末二句說字即上文情理二字管字即上文統辦二字人情即上文同異二字如云禮之不可易者禮

之說也豈止於儀文而已哉恭順之制實為防範之資凡人之情所以不失其異者微禮不能也得是說而用禮也可以管合敬之情焉而治人之道莫急於此矣向非禮之有定理也而何以維情至此哉情之不可變者樂之說也豈止於聲音而已哉歡愛之官乃為感化之機凡人之情

禮記中記

卷之五

本

不失其同者微樂不能也得其說而用樂也可以管合愛之情焉而生民之道惟此為大矣使非樂之有定情也而何以能合情若此哉是可見禮樂之制作緣乎人情而君子之治情也資乎禮樂知其體之所由立又知其用之所由行而禮樂之說蓋可知矣

窮本知變

一節

此申言禮樂能管乎人情以其體用之備也俱天地四句是體末句是用正與首四句相應樂之情謂和順道德消融渣滓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有自然之意禮之經謂禮達於情始得著誠而去偽人情可有而不可無者有不得不

然之意此句如中庸誠之者人之道也口氣蓋人之情自其經而言之初無不同同則本一也惟為氣所移則不能不異異則多變也茲則窮其本之同以復其初知其變之異以矯其失是豈強之使然哉蓋樂以統同和之至也太和感通自有以啓其固有之良復還天理忽不自知其本之能窮也克去己私忽不自覺其變之能知也雖至於安久天神一皆感通之自然耳謂非樂之情而何人之情理存於中者本無不誠道心甚微也加以欲動於外則微者愈微而偽生矣茲則著其理之誠而使微者以顯去其欲之偽而使危者以安是豈事之可已哉蓋禮以辨異序之

禮記中說 卷之七 文

至也至序之脩為必有待於克復之力禮違而後誠始著則著誠之功不容已也情制而後偽始去則去偽之功何可無也欲至於莊敬嚴威無非脩為之當然也非禮之經而何夫禮樂之管乎人情如此所以然者以其為體之妙耳蓋和序者天地之情也禮法乎天地之序樂法乎天地之和是依象乎天地之情也仁義者神明之德也樂近於仁而率神從天禮近於義而別宜居鬼是發達乎神明之德也氣行於天神之在上者也樂由天作而有以降之質具於地神之在下者也禮以地制而有以興之則禮不專於文也文與理相為依倚焉樂不專於器也器與道相為

附麗焉謂非疑是精粗之體乎禮樂之體如此故其為用也禮違而分定能使父子有倫君臣有等也樂行而倫清能使父子和親君臣和敬也人倫之節孰非禮樂所領乎至是則窮本知變者此也著誠去偽者此也禮樂之道信乎管於人情矣神明之德有作人心之神明說者但此三句方論本造化以為體不宜以人心參之決主天地之神明為當疑是精粗一句承上三句言領父子一句應首四句言獨言父子君臣者人之大倫也舉此以例其餘耳

是故大人舉禮樂 一節

此承上節言禮樂之道不但可以管束人情亦且可以贊參化育也在首二句分上是據其始之贊助而言作未然事觀一將字可見天地訴合至不殫是要其終之成功而言作已然事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言樂以談禮也大人謂有聖德而為制作之本為天子而標制作之權者宜昭天地化育之道含下文講天地訴合至不殫皆天地為昭之事天地訴合三句是二氣之和即二氣網緼是也如此則天地位育之體昭宣之矣自草木茂至不殫是萬物之和即萬物化醇是也如此則天地生成之用昭宣之矣陰陽相得就於上句內見之若出此二句雖平作不可少此意天地以體言陰陽以氣言也草木據成材而言故曰茂區

禮記口說 卷之七 文

萌據新生而言故曰達羽翼是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觫是走獸之屬皆得生養胎生者而無內敗之殯卵生者而無外裂之殯天地生物之妙如此是皆起於樂也禮樂之道雖天地不能違如此而況於人乎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於揚也 一節

此承上節言大人所以能制禮作樂以昭宣天地者由其有和序之德存於中也在事成而後處分上是明禮樂有道器輕重之序下是明聖人兼禮樂道器之全樂能昭宣天地則謂之樂者必有其本也若夫陽律之黃鍾陰律之太簇絃歌之聲干揚之容此特樂之末節耳而德不在是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也故童子舞之於下足矣人君不親其藝也禮能昭宣天地則謂之禮者必有其本也若夫筵席有位尊卑有等遠豆有數聲降有容此特禮之末節耳而至序之德不在是也故有司掌之於下足矣人君不親其藝也樂師辨乎聲詩如陳王政之興廢則辨其為推美盛德之形容則辨其為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其為大雅惟欣悅憚以盡群下之情則辨其為小雅此特其聲耳作樂之本或未之知也故宗廟廟會無享之時就北面之位以琴瑟之弦奏之若人君則南面矣宗祝但辨乎宗廟裸獻饋食之祭禮而非禮之本也故其位後尸若尸則在前行敬以為

祭之主矣商祝但辨乎哭泣衰麻之喪禮而非禮之本也故其位後主人若主人則在前用哀以為喪之主矣德藝行事即於上數句內見之德指君之和序言藝指童子有司樂師所習言根上黃鍾大呂至北面而弦說來行指尸主人之哀敬言事指宗祝商祝之所辨言根上宗祝二句說承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人君備和序之德德成者也童子習詩歌之文有司掌陳設之事樂師辨聲詩之音藝成者也故作樂之時人君在上而童子樂師則弦舞於下行禮之時人君在上而有司陳設於下此上下之異位也皇尸主人備哀敬之行行成者也宗祝辨祭禮之節商禮記中說 卷之七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 一節

祝辨喪禮之儀此事成者也故臨祭之時皇尸在前而宗祝詔伯於後臨喪之時主人在前而商祝輔相於後此先後之異序也然此特自其用禮樂之時而言之耳若夫制禮樂者寧可以不兼備哉先王有上下先後句指德藝行事全備而言不可又以位與序說有制於天下是言能制禮作樂盡善盡美足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大人舉禮以昭宣天地者正以是耳豈徒事於器數之末哉小註云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矣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沒於事矣

人君之聽樂非徒聽其聲而已也蓋將得樂之理以為脩身齊家均平天下之本也苟無得於理而惟取於耳目之娛未有不悅乎世俗之音而厭夫雅樂者矣魏文侯蓋不知古樂之理者故問曰端冕而聽古樂其心非不好之也乃惟恐其卧馬不端冕而聽鄭衛之音其心初非好之也乃不知倦焉何以古樂朴素如彼使人不貪而至於卧新樂婉美如此使人嗜愛而不知其倦也文侯蓋真知聲而不知音者矣今夫古樂以下至詛疾以雅以和敬分看進旅退旅容之敬也和正以廣聲之和也弦匏二句言樂聲之先後有所統承和正以廣說來始奏二句言樂容之始終有所節承進旅退旅說來相雅皆是樂器言教養之有輔聲之方作慮其亂也先擊相以治之而使之得其理舞之既作因其疾也有雅以詛之而使之中其節此皆古樂聲容之善而和敬寓於中君子於是字不可專指樂終言還指今夫古樂以下說來謂語其進旅退旅之容和正以廣之聲終始有文武之節亂疾有雅相之治會於神者自宣於口得於耳者自形於言也所以語之者豈無為哉誠以古樂肅乎其敬而有雍乎其和在太之以仁而有制乎其義者得初非鄭音之淫志末音之溺志也君子於此心得其道安得不於樂終而語之耶修身內要者註中

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意非樂作便能修身必知樂之禮方可以脩身也修身亦不出和敬二事家與天下亦以和敬講脩身即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也齊家即和親和順也平均天下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也是古樂極節奏之善故聞之而有可言之道備和敬之美故知之而得脩治之方古樂之發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之也今君之聽之也亦知其可以語乎亦知其可以脩齊治平乎知之則必不至卧而鄭衛之音不足言矣

今夫新樂

一節

此言新樂之當惡也上節進旅退旅言有儀和正以廣言禮記中說 今卷之七 三 其美弦匏笙簧二句言其序始奏以文本乎仁復亂以武制以義今新樂進俯退俯是無儀姦聲以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為廣也及優侏儻三句是無序也故於樂終將以語今則無倫將以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為新樂也人君聽之且不可而豈可以不知倦乎古人必放鄭聲者以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一節

此在德音之謂樂處分上是明古樂而原其所由作下是引詩以徵之也樂與音相近樂字指下文古樂說音字指下文鄭衛之音說相近者以其皆有五聲六律弦歌詩頌

也其不同者德與溺耳古者天地順至以為紀綱是一段
長樂陳氏云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以一心之和
而合天地則天地順以一心之和而合四時則四時當以
一心之和而薄萬民之和則民有德以一心之和而理萬
物則五穀昌人之氣皆和而無乖戾則疾病不作物之氣
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無妖祥天地萬物同然一和故曰
大當也德既充盛然後制禮禮不止於一事而父子君臣
乃其大者故曰紀綱謂倫之屬於內者皆統於父子倫之
屬於外者皆統於君臣也父子君臣之下當補出一禮字
來紀綱既正則天下大定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三

三

太平之意紀綱既正至弦歌詩頌又是一段上言天下大
當而禮可行此言天下大定而樂可作此三句正是古樂
之作正六律者即比終始之序律和聲也和五聲者即律
心大之稱音協律也弦歌詩頌謂以詩頌而被之琴瑟之
弦以詩頌而形之人聲之歌也此三句內要有至治氣象
方可此之謂德音二句一串說此字承先禮後樂言謂聖
人當大化均調而禮制本大禮攸敘而樂興則是律呂詩
歌之間皆網常倫理之發越而和敬無全非好濫淫志者
可比也不謂之德音乎是音也作於先王傳於今日不惟
有文而又有情不惟盡善而又盡美與鄭詩之音不同也

不謂之古樂乎古樂指上文進旅退旅以下說正應上文
古樂之發意下言鄭衛齊宋亦是應上文進俯退俯意耳
引詩只是証德音之意

今君之所好者

一節

溺者溺人之音謂聞其聲者能敗壞人心如水之能溺人
也文侯玩習已久不知所從出故問溺音何從出也泛濫
是非已配偶別相淫竊若此者以其志之淫也燕女是已
之妻妾耽於娛樂而不反若此者以其志之溺也按衛有
桑中淇上淫佚可知而此外又且促數由其志之煩也齊
有襄公荒淫襄公淫於其妹其淫佚可知而此外又且放
僻由其志之驕也故曰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祭祀不
用則人君之不當好也可知矣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三

三

詩云肅雝和鳴

一節

承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固弗用矣若夫德音豈不可用
我觀有瞽之詩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詩之所謂肅者
語樂之敬也以文以武之交致治亂訊疾之必周五音不
相奪倫而皦如其敬焉詩之所謂雝雝者語樂之和也一
進一退之均齊和正以廣之罔間五音迭相為經而純如
其和焉夫敬不徒敬而有和以為之報和不徒和而有敬
以為之反是蓋原於大當大定之德音而非淫色害德之

可比矣舉而措之天下則脩身齊家均平天下何事不行
况用之祭祀而先祖有不聽乎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者此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一節

上五節是論古樂今樂之邪正與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二
句相應此節是勸文侯聽德音之正放溺音之邪與上聽
古樂惟恐其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二句相應謹好惡就
樂上講君好之四句是泛論感應之機正見好惡當謹之
意人德音之作可以脩齊治平溺音之作至於淫色害德
則德音可好而新樂可惡也明矣故為人君者當察之於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微以致其謹有所好也必於德音之正當思一人之好天
下之公好係焉不以其逆志而不好也有所惡也必於溺
音之邪當思一人之惡天下之公惡昭焉不以其逆志而
不惡也此豈過用其謹哉良以感應之機甚易易耳君有
所好為之臣者不暇擇其是非而相率以為之者若或誘
之也朝廷之上觀法何其易乎使所好一失其正則臣之
不正將自我而啓之矣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謹也君有
所行為之民者不暇辨其可否而相率以從之者若或誘
之焉邦國之間觀感何其易乎使所行一非其道則民之
不淑皆自我而致之矣是故人君之行不可不謹也故又

引詩以証之夫德音足以脩齊治平雖無係於感觀猶不
可以不好也而况誘民之易如此君其可以不好之乎新
聲至於淫色害德雖無關於臣民猶不可以不惡也而况
誘民之易如此君其可以不惡之乎今聽之而惟恐其好
之而不知倦其何以誘天下哉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 一節

然後字承好惡來聖人謹好惡而知樂道感人之易如此
故所作之音皆德音而用無不宜也在旄狄以舞之處分
上是備文質之全下共用樂極感化之大鞀鼓革屬而鞀
所以兆秦樂者控擗木屬而擗所以止合樂者作土為壘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而始有所宣作竹為箎而終有所和則擗而鼓從之擊
控而擗上之吹壘而箎應之六者之器質素為本而非要
妙之聲簡淡是崇而無文采之歸不曰德音之音乎既以
質素為本然不有以文采之未善也而又越之金石以為
鍾磬宣之匏絲以為琴瑟洋洋乎有華美之聲而德音於
是乎鏗鏘矣武舞以干戚文舞以旄狄奕奕乎會文武之
備而德音於是乎發揚矣聲容具備文質無全此正所謂
德音之正而古樂之發也其用何往而不宜哉此所祭先
王之廟此字正指上文無文質而協聲容言註中宗廟朝
廷不可平者觀註云此則宗廟之樂也又曰有事於宗廟

則有獻酬醕酢之禮則朝廷乃帶言之耳四所以字正冠
何事不行意不可平看上二字是用樂之效也自今而垂
之後世註只屬長幼一句先王之廟必有祭也以是樂而
用於禘祫蒸嘗之祭則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幽有以交乎
神矣祭祀之畢有燕享也以是樂而用於獻酬醕酢之時
則禮儀卒度英語卒獲明有以交乎人矣異姓之助祭者
有貴賤之官也今樂作而貴賤同聽之則隆殺之殊聲儼
然昭崇卑之等貴者上而賤者下宗廟之禮廢有以彰朝
廷之定分矣同姓之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也今樂作而長
幼用聽之則始終之相生昭然辨先後之序長者尊而幼

禮記口說

卷之七

七

鍾聲鏗

一節

此下皆言聽樂之本於人正以歲文侯之惟恐卧者以其
心未有所合也鏗是鍾之聲號橫是鍾之象立武又是號
與橫生出來者以下皆然只首一句是樂器之聲下皆取
其象乃心之感動處八箇字是言能使人如此也君子
指人君言樂之將作必鍾以始之鍾聲一動衆音皆作猶
號令一出衆皆聽服是鏗以立號也號令威嚴足以鼓三
軍之氣而使之壯盛作六師之勇而使之精銳不有以盛

橫乎武勇之道不過欲令嚴氣壯而已今令嚴而人皆聽
服氣壯而人莫敢當持是以用武則折衝禦侮自可以無
敵於天下而武功成矣是能立武也鍾聲所象之義如此
人君立國平日思得武臣以宣威於四方今一聽鍾聲不
覺與此心相合而思得武臣以捍外患以安邦國也夫武
臣之意動於鍾聲之聽如此矣至恐卧耶

石聲磬

一節

石聲輕清餘音不得混雜故磬磬然磬則分明辨則不愛
死也故能使人明辨乎道義而無物欲之淆別於剛毅
而無依阿之失是能立辨也辨則識天人之介燭是非之
原故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而不愛其死也蓋凡人之不
能致死者皆因其道義不明故死生交戰於中而不能決
耳故聽磬聲而有所思如此

禮記口說

卷之七

七

絲聲哀

一節

絲音凄切而哀哀則有廉剝裁割之義故能收人心於放
逸之際而截然方正立廉也廉則志不誘於私而確有
定守是立志也志義之臣謂其志尚乎節義而不為利祿
所誘其處常也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而貨利不足以眩
其心其處變也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利害不足以易
其守是即絲音廉剝之義也故聽其聲而思其人如此

竹聲濫

一節

竹聲翕聚而不散故為濫凡人之泛愛者則必博施濟衆能聯疎以為親合異以為同是立會也會則有土有人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聚衆矣竹聲有聚衆之義如此君子聽之則凡容民畜衆以聯屬乎人心節用愛人以畜集乎衆志者任所思矣會是我能會人聚是人皆歸我此皆畜聚之臣所優為者

鼓鼙之聲謹

一節

鼓鼙之聲誼雅而謹謹則使人心意動作而有鼓舞奮發之意是立動也動則激發衆心有勇往直前之氣是進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午 衆也將師之節制三軍身先士卒者似之故聽聲而有所思也音字指上文金石絲竹鼓鼙之聲而言之鏗鏘指上文鏗鏘哀濫謹而言彼字指立武立辨立廉立會立謹而言二聽字着力者合字在思之先惟其有所合是以有所思耳鍾磬之鏗石磬之磬君子固嘗端冕而聽之矣然豈但聽其若鏗若磬之鏗鏘而已乎絲聲之哀竹聲之濫鼓聲之謹君子亦嘗端冕而聽之矣然豈特聽其若哀若濫若謹之鏗鏘而已哉蓋鍾磬有立武之道磬聲有致死之理君子聽之而武臣无封疆之臣必在所思則鏗鏘之下實與我心之圖維者相符契也音足云乎執絲鑾

之意竹聲鼓鼙有聚衆進衆之理君子聽之而志義畜聚將帥之臣必在所思則鏘鏘之中實與我心之寤寐者契合也道其通乎哉夫君子聽樂而有所合如此吾君聽之而惟恐卧蓋亦未之思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

一節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樂夫子知之深矣因賓牟賈以知樂名故因其侍坐而論及之武樂有容也然不遽舞也必先之以擊鼓以示夫將舞之端遲之既久而後形之舞焉是果何謂也賈則對曰武王伐紂雖順天應人然武王初未嘗有急於取天下之心使士卒之心一人未歸亦是紂之天命未絕不可伐也今樂之久而後舞正象武之病不得衆久而後戰之意也病不得衆不可說武王愛不得人心只是遲久以驗人心之何如待其人心盡棄天命盡絕然後取之耳賓牟賈此言亦可謂知武王之心矣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

一節

上節是樂之前先擊鼓備戒久而後舞此言欲舞之前其歌聲又長嘆連綿總見其遲久之意孔子又問曰武樂必有聲也然不遽終也必咏歎以發其情而又延緩不絕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焉是果何謂也賈則對曰諸侯之心

即士卒之心也使有一國未至亦是紂之天命未絕不可伐也今聲之咏歎滯液徐而不疾者正象武之恐諸侯之後至而無以得多助之心也賈之此言亦可謂知武王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一節

此節與下節俱是備戒遲久以後之事謂初舞之時即手之發揚足之舞蹈可謂蚤矣此何故也賈不知為太公之志乃對之曰及時事也言武王除暴戾民惟恐不速早日則民受一日之仁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毒故欲及時以行事耳註云此答非者以下文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公三 故知其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 一節

孔子又問武樂之人忽有時而坐右是軒左是何也賈不知為周召之治乃對曰武樂之舞干戈威揚無所謂坐也何至軒左之有註云此答亦非以下文武亂皆坐故知其非也

聲播及商何也 一節

武王無貪商之心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大武之樂咏嘆滯液反有及商之聲是武王有得天下之心矣賈以為非武音焉有司失傳是決其非武音也唯者是然其言之為當

見與聖人之心有默契也述獲弘者明其言之有徵見與古人之說相脗合也是也二字重講是據理而論決無貪商之聲也蓋孟津一會絕乎順天應人之舉牧野一戰昭然神武不殺之心武王之伐商誠非富天下也有司之失傳誠理之可信也吾子之言不亦是乎武王之心夫子知之久矣蓋欲因賈以發之耳故一聞其言而即信之速也如此

賓牟賈起 一節

既聞命是言既為孔子之所許也然又有疑焉前之備戒已久已謂之遲矣遂見於舞蹈之容可也今又久立於綴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公三 位是遲而又久矣此其故何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矣故夫子使居而語之夫樂者一句是泛言其理總干以下乃舉武王之樂以賁之總干山立二句是應遲而又久一句乃曉之以所贊之疑也發揚蹈厲四句是應上文及時事與非武坐二句乃曉之以所答之非也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者以象武王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靜以待天下之至故伐紂之時持盾不動以待諸侯之至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取人之嫌也總干山立者正象此耳武王何嘗有得天下之心哉若武王之臣上為其主盡忠下為其民除害則固有取天下之心矣故初舞之時

發揚蹈厲之已蚤此非及時事也象太公牧野之師表我武惟揚之志威武奮揚昭殺我用張之義耳是武王之以武戡禍亂者皆太公之志以成也若武王則惟持盾以待諸侯之至耳何有取天下之心哉舞將終而坐者或分於左或分於右此非武法無坐也乃象周公主陝以東擔保釐之患政召公主陝以西製作之休風也是武王之以文治太平者皆周召之治以成之也若武王則惟持盾以待諸侯之至耳何有取天下之心哉此三句以君臣分看下三句以武功文德分看發盡武樂之意可見聖人知樂之消非實年賈之可及也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以武禮記中說 卷之七 四

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故武樂之以象之

且夫武始而北出 一節

此又即武舞始終之綴兆而盡告以象成之義也始字是一成並下文五成字皆指樂言武樂之曲一成則舞者之位一易其成有六其位則四始出至三成自南而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南也一成寓興師之象再成寓滅商之象三成寓南還之象此武王之所以克商者也四成寓殪理之象五成寓分治之象六成寓統治之象此武王之所以造周者也樂之自始至終皆象成之義如此又不特總

干山立發揚蹈厲武亂皆坐三者之有所象而已也武樂之舞此節盡之矣

夾振之而駟伐 至末

註中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一句直管至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處方住非專指前二節言也若謂六成皆有夾振分夾則三成以後亦有盛威早濟之事可乎况本文有伐字進字明言未克商時事何以六成皆用之諸說斷不可從夾振二節是申自南而北之事此時武王尚未有政事止有軍容可見故只以舞者之容申之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以下是申自北而南之事此時武王有政事可見故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五

舉其事以實之而畧其舞容也夾振駟伐言舞人不肯伐必夾而使伐分夾而進言舞人不肯進必夾之而使進武王雖是進兵伐紂實非出於自己之意乃三千協力八百同心夾之而後進後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原未有取天下之心只從容以待人之自歸也封帝王之後見武王無心於得天下今雖得之而亦與先代之後天下之賢共之也放馬歸牛一節見武王向之用兵非出於不得已今殘賊既去與天下安於無事也息貫華之射所以除民俗之陋脫虎賁之劔所以正士風之惡祀明堂三句所以正已鵬之綱常食三老一設所以收既渙之人心總見武王之

伐紂非富天下也順天應人故其氣象從容如此武之遷
久正蒙此耳聲濳及商信乎為有司之失傳也

夾振之而駟伐

二節

此言舞人之容各有所象如此夾振駟伐是再成滅商時
事正舞之際也分夾而進是北出時事初舞之際也又立
於綴是武始時事未舞之際也夾振與分夾同意駟伐而
進纔有分辨辨必以鐸為節也方其再成之時舞者固以
矛戈四次擊刺以示武矣然不遽伐也必二人振鐸夾舞
者而後伐焉果何所象也蓋紂之當伐天下皆知之而武
王則無心於必伐焉必待八百同心三千協力而後威始
盛於中國矣是兵之威雖本於惟揚之勇而威之盛實由
於多助之至今夾之而後駟伐者正以象強之而後用兵
也不然舞者何不自伐必待夾之而後伐也耶舞必有部
分也方其北出之時舞者固率其部分以前進矣然不遽
進也必二人夾其部分而後進焉果何所象也蓋伐之當
早天下皆欲之而武王則無心於速取焉必待八百同心
三千協力而後其事始早濟矣是事之濟雖在於武王而
濟之早則因乎人心今分夾而後進舞者正以象夾輔而
後進兵也不然部分何不自進必待夾之而後進也耶舞
者又於武始未舞之先總千山立於行綴之位果何所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全六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全二

象也蓋以武王之伐紂也恐天下有一夫之不顧一國之
未至是亦天命未絕乎商祚不可以與問罪之師也必從
容紆綴以待諸侯之自至然後奉行天討耳又立於綴正
以象乎此也不然何以又立如此哉若出分夾一節上一
句是諸侯既至之後人心不可失濟之當早以順乎人心
也其無取人之嫌如此下一句是諸侯未至之先人心不
可強待之當久以觀乎人心也其無貪利之心如此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 一節

此言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大賚四海之事皆在紂
都時所為者非至鎬京之後然後如此封黃帝堯舜之後
以備三恪封夏商之後以為上公帝者之世已遠恐其淪
墜之已久故封之甚急王者之世尚近未至於圯散而無
所歸故封之少緩小註德尊德降之說不可從黃帝堯舜
夏後皆言封敎獨言授何也蓋封者本無國而今始封之
使有國也天下土地皆商所有今周既伐商則置商之後
於宋地以奉成湯之祀故曰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
既伐之而猶存其後者何也以紂之惡雖當伐而湯之祀
不可絕也比干已死封其墓以旌其忠箕子未死什其囚
封於朝鮮使作賓王家也觀箕子之命謂商其淪我國為
臣僕則箕子決無臣武王之禮矣使之非任使之使乃封

之以存商祀也行商容行字即書式商容也乃禮貌之意復其位者商容已死復其生時之爵位也投殷之後所以愧後世為君者之不仁封王子比干等所以勸後世為臣者之作忠也紂為不道播棄黎老民苦害政甚矣武王散財發粟發政施仁而解散其害馬愛民之仁也紂為元惡仇害忠良士失常祿久矣武王崇德報功建官位事而厚重其祿焉養賢之恩也

濟河而西

一節

此節是偃武而世無不知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渡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馬以騎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八

一

射牛以載輜重今皆縱之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矣華山即山南之陂桃林即潼關之地牛穿其鼻而馴服之為服也車甲殫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矣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矣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矣自馬散至虎皮是武備弛將帥句是封賞行末句總承上言謂使天下知向之用兵非武王得已之心乃為安天下計也今天下既安故惟與天下相安於太平而已用之何為

散軍而郊射

一節

此節是脩文而人無不化左射二句依小註作諸侯天子

言狸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諸侯之射歌狸首以為發矢之節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故天子之射歌騶虞以為發矢之節禮射既行則軍中貫華之射自止息矣禪冕謂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摺笏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谷璧男蒲璧也示以禮服則虎賁之劔脫矣貫革之射虎賁之劔非強以息之也示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脫也祀乎明堂句是行尊親之禮而民知愛其親祀於明堂之內以上帝面於南以文王配於側則庶民皆知反始報本而孝於親矣朝覲句是行尊君之禮而民知敬其君謂制為朝廷之禮春焉而使之來朝秋焉而使之來覲則諸侯皆知考禮正刑而盡乎臣矣上二句即詩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意下句即曲禮天子當依而左一節意民知孝內要燕生死而言之知所以臣內要功罪舉黜陟行賞罰明予奪加意耕籍是制為事神之禮故諸侯知所以敬神謂敬君者非是躬耕南郊而身致其醴酪之誠親推籍田而身致其粢盛之信則諸侯皆知備犧牲潔粢盛而敬神矣夫聖人脩文而臣民皆化如此則習禮射脩禮容祭祀朝覲耕籍所以潛消其強暴戾悍之習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視聽也豈非教之大者乎大字內有扶

言車：不足以名之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假蒙卿乘夏，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孤言夏蒙卿言夏，假至墨車以下，然言車受飾處者，以飾名飾，故者以車名也。輪人曰：衆蒙必正，禮曰：國家廢敬，車不彫戕，則蒙者彫蒙之名也。夏蒙：其車而五采夏，假五采而不蒙墨車墨而不畫棧車素而不謀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氏，子君得命，然後得衆飾車，駟馬文衣駟錦良車，散車給遊燕及恩惠之賜。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活。

傳：我車之華，廣車關車，華車，輕車，五車皆有刺，備不虞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者是也。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周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徒其偏也。半偏之兩兩後其偏也。兩則人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此古者車戰之畧也。或謂晉人以什於車，必

克房館以車戰，取敗不知晉人非什之利用什之利也。房館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投人大取，戎右三官皆屬夏官，而五路獨見于春官者，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

大射於三之。

近一名容射人云：三殺三容是也。蓋王射張三侯：有一之使持，旌者獲者藉以自蔽也。

人掌都宗祀之禮。

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皆賜禽焉。祭則設福于國。凡春官之屬七十，通計三千四百六十九人。旌舞人無數，男女巫無數。凡以神仕者無數，內宗外宗女之有爵者無數。

嚴威禮固有益於身矣非曰畧有致禮之功而即可以如此也苟制乎外者少踈而斯渙不莊不敬焉則慢易之心因而入之而欲其莊敬威嚴也難矣禮豈可以斯渙去身乎鄙詐者易直于諒之反易慢者莊敬威嚴之反有以心中以下專就禮言者謂樂之窮本知變乃感通之自然不可勉強故但曰致樂以治心者也禮之著誠去偽乃脩為之當然不可間斷故又曰斯渙不和不樂者正以見功之不可缺也此說雖不可從若止出致禮以治躬一節又不得不依此說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此推言禮樂化民之易而引古語以結之也首二句原禮樂之本體以見所以能治身心之由極和以下是推其功效之易致禮樂之道二句是引古語以結之也樂以和為主忻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故曰動於內也動於內則非心外之物矣此所以能治心也禮以序為主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故曰動於外也動於外則非身外之物矣此所以能治躬也禮樂之本體如此君子誠能致樂以治心至於安久天神之妙則無斯渙之不和而樂極和矣極和則天下太和之理在吾心矣致禮以治躬而至於莊敬威嚴之妙則無斯渙之不順而禮極順矣極順則天下大順之理

在吾身矣內和而外順只是承上起下之辭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二句是民之愛敬其上者如此德輝四句是民之自治於下者如此總是禮樂感化之效其易易如此也有謂上二句是泛論其理下四句是明言其效者有謂上二句感民之淺下四句感民之深者有謂下四句是申明下二句之意者俱不可從民之有爭非民之敢恃也由我之未極和耳今以內之和而見於顏色則天在我而人自信神在我而人自威太和所感自足以消人之憤心矣致樂之功不其可驗乎民之易慢非民之敢慢也由我之未極順耳今以外之順而見於容貌則嚴在我而人自不敢違威在我而人自不敢犯至順所感自足以啓人之敬心矣致禮之功不其可驗乎是和也人心之所同有也惟感之無自欲民之承聽也難矣今措之外者非虛文也皆易直子諒之德動於內者也斯民本有聽上之心而又以同然之德感之則以德感者以德應莫不法君子之和以治心也而安久天神之化遍天下矣尚有一人之不承聽者誰乎是承聽也非強之也樂化之自然也何難也是順也民心之所同具也惟感之無本欲民之承順也難矣今措之外者非飾貌也皆莊敬威嚴之理發於外者也斯民本有順上之志而又以同然之理感之則以理感者以理應莫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

不法君子之順以治躬而莊敬嚴威之化遍天下矣尚有
一民之不承順者誰乎是承順也非強之也禮治之自然
也何難也夫禮樂感化之妙易易如此觀之古語不有微
乎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致禮樂是証
極和極順措諸天下是証德輝動於內理發諸外無難矣
是証承聽承順使其措之而難何以德輝一動而民即承
聽理一發外而民即承順之如此耶諸說皆以故曰以下
方說是治天下不作引証說於故曰二字說不通矣蓋承
聽承順正是治天下無難處故引古語以結之如此非承
聽承順之後方去措禮樂以治天下也斷以引証為當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古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一節

此論禮樂體用之異而推其有相濟之妙也在以反為文
處分上是原禮樂有體用之殊下是推禮樂有相資之妙
動內動外禮樂之本也主減主盈禮樂之體也進反禮樂
之用也銷放禮樂之弊也有報有反救弊之事也樂與安
則禮樂復舊而無弊矣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必卑以自
牧操無欲上人之謙以自居有不自滿假之意主於減
殺而後為禮也何也禮自外作疑先王有以強世也樂動
於內故其體主盈必和而不乖由積盛而有發達之盛順
而不逆由充溢而有動盪之文主於盈盛而後為樂也何

也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也禮之體固藏矣一於減
不可也故其用必行之以和使情意之相親如介輔以致
其文辭讓以伸其節拜獻之不憚煩莊敬之無改易孰非
以進為文者乎樂之體固盈矣一於盈不可也故其用必
抑之以節使聲容之有制如行列之得其齊衆多之有其
統亂疾治以相雅作止依乎祝歆孰非以反為文者乎禮
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消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不
銷乎樂若過於盛滿而不反則志意放肆必有樂勝則
銷之弊不其放乎先王知其偏故於主減者而以進為文
有和以為藏者之報於主盈者而以反為文有節以為盈

禮記中說

卷之七

古

者之反焉禮得報則舉動從容而無勉強不亦樂乎樂得
其反則聲容和諧而無乖戾有不安乎夫禮有報是禮資
樂以為之和而不失之不及樂有反是樂資禮以為之節
而不失之於太過是禮相資並用一歸於無過不及之中
而合其事理之宜矣故曰其義一也夫豈有二道者哉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一節

此言樂本人情而易放故先王救弊之有道也樂字兼雅
頌之聲千戚之舞言樂也樂字謂本人情之樂而作也人
情之樂即下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意人情不能免即下在
宗廟之中及聽雅頌之聲二節意雅頌之聲千戚之舞樂

也樂果何自而作也蓋人情有所樂必發於聲音先王以
其聲音之易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於中正人情有所
樂必形於動靜先王以其動靜之易亂也故制干戚之舞
以道之於禮義是樂不本於人情之所樂乎樂固本於人
情之所樂而人情亦不能免於樂也故聽其雅頌之聲然
後父子和親君臣和敬長幼和順而人情之所發始得其
當否則天地不能以自為命矣故執其干戚之舞然容貌
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而情之所發方協其宜否則中
和不能以為紀矣人情能免於樂乎一是倫禮和一是表
儀正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旨也自樂必發於聲音至盡於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六

此矣正是言人情之樂聲音者咏歌嗟嘆也動靜者手舞
足蹈也聲音動靜乃感物之良能故為入之道也謂之道
者乃人性自然之理耳若樂心方形聲音未發性之蘊未
變也聲音既發動靜未形性之變未極也惟發於聲音又
形於動靜則性天畢露矣故曰性術之變盡於此矣人不
能無樂四句只是起下文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意自人
不耐無樂至得接焉正是本於人情之樂而作樂也制雅
頌之聲以道之一句是冒頭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以下三
句是皆先王制雅頌之善也不可說是制禮樂之效聲是
雅頌之發於歌者文是雅頌之成于辭者曲直繁瘠等是

雅頌之聲與文而協於律者聲足以樂而不流是和敬無
全足以娛樂外不淫於色內不害乎德也文足論而不息
是修齊治平之道足以講明味之愈深探之愈遠也感動
善心是父子聽之和親君臣聽之和敬等是矣放肆之心
邪僻之氣即不親不敬是矣末句是先王立樂之方是字
指其聲足樂至得接焉言立樂指雅頌言見先王制雅頌
之聲既欲其聲和又欲其辭善非以導欲也所以平天下
之情者在是矣精神之所宣亦皆崇化導民之術也非以
飾喜也所以宣天下之化者在是矣聲音之所奏無非長
善救失之具也先王立樂之法何以加於是乎不可作感
化言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九七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 一節

此節在莫不和親處分上是樂隨所在而有以感乎人末
一句是結語正與上節末句相應是故二字承上文制雅
頌之詩以道之等句來樂即雅頌之比諸器者也三和字
有自然之意敬順親是君臣父子長幼自然之理特患其
不出於自然耳今同聽正樂自無所勉而和敬和順和親
皆出於自然正樂之作固隨在而感乎人矣然豈無其本
哉審一以定和以下正言所以感人之由審一二句文雖
平作要有相貫之意蓋必審一以定和而後比物以節節

也一者心也和者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也物樂器也節即曲直繁瘠廉肉節奏也此專主聲音不兼舞在其中此句包上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在內合和父子君臣與上和敬和親相應親附萬民與上和順相應

故聽其雅頌之聲

一節

此承上文總敘聲容之有益於人而信其為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在進退得齊處分上是感人之深下是為用之大雅頌即上文所制雅頌之聲也志意得廣即上和親和敬和順也此二句是聞正樂之聲而有以擴其心執其干戚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九

六句是習正樂之容而有以檢其身二比對講樂者樂字兼聲容而言天地之命二句捷講正蒙俱分貼以天地句屬聲以中和句屬容似覺偏了還當渾融說為是吾人之心身執非天地之所界乎然天地能界夫人而不能命人以必全也今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以廣是即命之以盡性也習於舞蹈之容而容貌得莊是即命之以踐形也則是賦予之原固由天地以司其柄而鼓舞之妙實因大樂以相其能矣樂非天地之命令乎吾人之身心孰非中和之所會乎然中和雖會於人而不能使人之有紀也今雅頌之聲檢制而不放即所紀之於內也干戚之容防範而

不踰即所以紀之於外也性情之德雖兼中和而後全管攝之機實由樂教而後立樂非中和之統紀乎樂之功用如此而人情豈能免哉蓋人情不然一日而無天地之命則亦不能一日而免於樂人情不能一日而無中和之紀則亦不能一日而免於樂信乎樂為性術之變而先王之作樂以道人也正因其不可免者而道之耳正與首章二句相應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歸喜也 一節

此節在宋二句截上是必禮樂而成化下是因著其為治道之大也歸喜歸怒用禮樂之由也喜怒哀得儕言其情之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九

公也天下和之三句著其效之大也末句著其道之大也樂字不必以賞功言軍旅缺鉞為禮者以五禮之中軍居其一耳先王有是於治功底定民俗雍熙而欣喜歡愛之情暢於中而不容自已焉不有以歸之喜何自而見乎故用雅頌干戚之樂以宣暢其和心樂一作而吾之喜昭然於天下矣有見於六服不庭萬民弗順而除殘去暴之怒發於中而不容自已焉不有以歸之怒何由而見乎故用軍旅缺鉞之師以恭行乎天討武一奮而吾之怒曉然於天下矣惟其樂以歸喜是先王之喜從其當喜之類喜以天下而非一人之私喜也惟其軍旅缺鉞以歸怒則其怒

也從其當怒之類怒以天下而非一人之私怒也惟喜得其儕也則以和召和群臣和於朝萬民和於野而天下太和矣惟怒得其儕也則德威惟畏暴民不作諸侯實服而兵革不試矣夫禮樂之道彰彰如此是可見古之先王紀綱乎天下其道固非一也求其極盛者其惟禮樂乎蓋道行於罰凡以示民懲也而未必懲以天下也惟禮教一施而天下由之以畏焉則是禮至無怨而先王安上治民之道莫有盛於斯矣道行於賞凡以示民勸也而未必勸以天下也惟樂化一行而天下因之以和焉則樂至不爭而先王移風易俗之道莫有盛於此矣夫禮樂始於一心而禮記中說 不卷之七 一

達於天下如此德至於此可以言天下之盛德也治至於此可以言天下之盛治也豈小補之哉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一節

子貢之問蓋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師乙之對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在宜歌齊處分上是歌詩之宜以請子貢之自執下是發德之應以歌子貢之歌詩歌是用之以涵養德性而保全其固有各取其興趣之相同耳非以理性情使合於宜如方氏濟其所偏之說也寬而靜柔而正則寬平得中矣頌之為經亦寬柔得中者也興起相同則可以涵養德性守而不失矣餘倣此講云

之德寬以有容而不失於妄動柔以致順而不流於詭隨德極盛矣則宜歌頌焉蓋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故德之盛者宜歌之心廣體胖而不撓於動事體道達而不失之誣德極敬矣則宜歌大雅焉蓋大雅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故德之敬者宜歌之恭以致敬矣而惟禮之是好儉以守約矣而非禮之不為則於人無不愛與小雅之懽忻浹洽以盡群下之情者為相宜也其歌之也非是詩乎正直是與矣而靜專之常存庶介是持矣而謙益之匪懈則性情無不正矣與風之美刺善惡皆得其性情之正者為相宜也其歌之也非是詩乎商音剛決者也人之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則不蔽於剛而剛之得中者也以剛之德而歌剛之詩不亦宜乎齊音柔緩者也人之和厚易直而濟之以能斷則不偏於柔而柔之得中者也以柔之德而歌柔之詩不亦宜哉夫歌者歌字指上風雅商齊六者而言直已陳德從上文看出直已是未歌以前之事陳德是既歌以後之事雅頌之類非徒歌也必由正直已身而有寬靜柔正恭儉好禮之德然後陳此雅頌之歌焉商齊之歌不徒歌也必正直已身而有肆直慈愛溫良能斷之德然後陳之商齊之歌焉夫敬以陳德則性天流行自內達外聲音之間莫非此德之發越矣但是陰陽動靜各得其所

天地於是乎應矣分至啓閉各得其期四時於是乎和矣其應其和孰非動已之感者乎進退遲速纏次不惑星辰無不理也充塞無間惟竹交通萬物無不育也其理其育孰非動已之感者乎詩歌之妙至於如此吾子其自執之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一節

此節在故謂之齊處分上是原其所由名以見其為詩歌之善下是推其有益於德以見人當知其善而歌之也獨言商齊者以風雅頌之詩人皆知其可歌而或嫌商齊非正音故特言之所謂商齊之音亦非今日之新聲也彼發之聲而剛決得中者商之音也謂之商者豈今日燕女潮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志之音我原其所自乃五帝以德化天下而有德音之音也特商獨有以記之耳形之歌而黍緩得中者齊之音也謂之齊者豈今日教辟驕志之音我原其所自乃三代以功勸天下而有德音之音也特齊人獨有以記之耳原其由來之遠而君子可不念始之者哉明乎商者明乎是歌而明之也肆直意愛而不蔽於慈愛明乎商之音者也則能置此身於綱德之中而事之來也權衡一定自屢斷之無難矣溫良能斷而不蔽於明斷明乎齊之音者也則能固此身於柔德之中而利之來也是得思義自推之以與人矣斷者勇之決也臨事而斷則明乎道義而於天下之

事無所疑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惧不謂之勇義讓者義之施也見利而讓則心焉有制無欲其所不欲事焉合宜無為其所不為不謂之義乎有勇有義二有字從上明字内生來言勇義雖吾之固有非取商齊之詩歌以涵咏之則勇義之德不與吾心而相安豈能保其久而不失哉商齊有關於德如此君子固不可以商齊為今之音而莫之歌也

故歌也者上如抗 一節

上言歌有所宜此節言詩歌有其法有其義皆不可不明也在貫珠處分上是狀歌詩曲折之法下是推歌詩始終

禮記中說

卷之七

三

之義聲之高則輕清而發揚故如抗聲之聲則重濁而舒遲故如墜方其婉轉而曲也必如折何其曲之善耶方其既闕而止也如索木何其止之善也微曲之聲必中乎矩焉應隅有辨有取於矩之方也甚曲之聲必中乎鈞焉委曲詳盡有取於鈞之曲也上下曲止倨句六字是歌之節奏如抗如墜等是狀其妙也繫繫乎一句總承上來謂高下曲止等聲易於間斷必有如貫珠相連乃為妙也詩歌之法如此然歌之為義何如我歌之為言也二句正其什歌之義悅之故言之二句是原長言之始嗟嘆舞蹈是要長言之終歌之為言非鬱於中而未宣之謂也因言以鳴

心而揄揚之間有不己之趣亦非宣於言而未盡之謂也
永言以發志而絡繹之內有深長之思始而原其歌之發
端則自情有悅而後形諸言也自言有不足而後言之長
也人心悅懌之情肇見於斯而君子可以知長言之自來
矣終而要其歌之極致則惟長言不足以盡意而後咏嘆
之也惟咏嘆不足以舒懷而後舞蹈之也人心悅懌之情
畢露於茲而君子可以知長言之有終矣詩歌始終之義
如此吾子明乎歌之義而又不失其法焉則直已陳德而
天地萬物之和應之矣可不知所以自執耶

禮記中說

卷之十七

一百四

說卷之十七終

禮記中說卷之十八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子

男 丙午舉人馬時敏

姪 庠生 馬時敏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一節

此言先王宗廟常祭之外又有禘郊禘宗四者之法如此
以大小二註融會看四時之祭有常禮矣先王以常禮止
及于始祖而已未足以盡追遠之意也于是為禘郊之祭
焉禘者五年之期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郊
者冬至之日祭天於南郊而以始祖配之則視廟祭之禮
而加隆矣宗廟之制有常數矣先王以常數止于七廟而
已未足以盡祭享之意也于是立祖宗之廟焉祖者所以
祖有功別立祖廟雖親盡而不祧宗者所以宗有德別立
宗廟雖百世而不遷則視廟制之禮而加隆矣是故有虞
氏之王天下禘則以黃帝而郊則以嚳焉祖則以顓頊而
宗則以堯焉餘倣此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此歷代之同然周家則立九廟如文王原在
昭廟以三分有二之功故於三昭遞遷之外別立一廟永
不遷毀所謂文世室也如武王原在穆廟以執兢維烈之

德故於三穆通遠之后別立一廟永不遷毀所謂武世室也小註云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帝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嚳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一節

此下二節言先王外祭之法燔柴四句是社郊之禮不同用騂犢一句是社郊之牲則同太壇即圜丘也太折即方澤也折乃旋中矩之折上言壇則知下為坎下言折則知上為圜先王於冬至之日積柴於壇上加牲王於柴上而燎之所以祭天也蓋天乘陽精而神在上燔柴於泰壇而使氣之上達非求神於陽乎先王於夏至之日置牲於坎

禮記

卷之八

二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一節

上節言祭天地此節即書之禋于六宗徧于群神也自首句至祭水旱是禋六宗之事太昭之昭明也亦四時之壇名祭之時四時也立春立夏之日則埋少牢於東南郊之太昭立秋立冬之日則埋少牢於西北郊之太昭所以然者蓋以春生夏長莫不有神以司於其間而春夏之陽氣從地而生故埋少牢於東南之太昭所以祭其春夏之時

禮記

卷之八

三

而誠達於地矣秋歛冬藏莫不有神以司於內而秋冬之陰氣自地而出故埋少牢於西北之太昭者所以祭其秋冬之時而誠格於下矣祖者禳也近者祈也太過則禳而却之未至則祈而求之或云迎暑則就此時送暑似太分折只可云坎深而隱陰之象也寒陰氣也故先王于仲秋之夜祖迎于坎焉所以祭寒氣之往來也壇高而顯陽之象也暑陽氣也故先王于仲春之晝祖迎于壇焉所以祭暑氣之往來也王宮夜明註明祭日于春分之朝祭月于秋分之夕王服玄冕搢大圭用圭璧牲幣實于柴而燔之祭星亦然講云兆于東郊固有壇之設也壇曰王宮者以禮記中載

宗者尊之之辭祭水旱何以謂之雩宗以吁嗟而求雨
謂之雩雩祭水者蓋于祭旱之時亦祭乎水使水以時至
無驟至以為水患焉自四坎壇至曰神是徧群神之事乾
坎艮震陽之位也而主之以四壇以祭四方山林丘陵之
神其禮則用粢也異離坤兌陰之位也而主之以四坎以
祭四方川谷之神其禮則用沉也若出王官至四方上數
句是天神下一句是地祇山林丘陵則祭之于壇川谷則
祭之于坎所以必祭者以山林川谷丘陵皆能云皆有
神功以及民故也怪物非謂物之怪者蓋言謂雲氣非常
見者孔氏亦謂慶雲之屬風雨露亦益于人故祭之耳有
禮記中記 卷之十人 四

天下者祭百神句總承燔柴以下而言要見有天下則天
下之神屬焉不但祭天地四時也凡天下山川神以百計
也皆有以祭之而無遺不但祭日月四方也凡天下川澤
神以百計也皆有以報之而無缺在東南者望祭于春夏
在西北者望祭于秋冬也在其地即境內山林川谷丘陵
也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矣封內無此山川則
不得祭焉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 一節

此言名之命也歷代所同祭之制也因章有異總結上三
意六凡句即註人物之生句皆曰字根大凡二字來

言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大小皆自然而非人力所
能與者故人物皆曰命也其萬物死曰折者向之氣聚而
有者今之氣散而無也人死曰鬼者向之氣來而伸者今
則氣往而屈也此下要補出先王必祭之意曰命曰折曰
鬼所命之名唐虞以是稱之而三代亦以是稱之自唐虞
三代而加以黃帝神農所謂七代也此七代從大全說諸
講說帝王之上加以顓頊少皞是為七代也七代以下所
變易而立者禘之與郊祖之與宗耳若夫禘郊之外祭天
于園丘祭地于方澤之類則唐虞行之三代亦行之若夫
祖宗之外祭日于王宮祭月于夜明之屬則五代舉之七
禮記中記 卷之十人 五

代亦舉之寧有變乎陳氏所謂名生于事之實故不可變
祭出于人之情故可變也

天下有王 一節

此下七節皆言先王分封而立祭法此節是一冒頭不可
以尊賢親親平看又不可與註相拂親疎多寡之類即下
六節是也講云王者受天明命為天下君以孝乃人心之
同然而祭為天下之大事使不有分建之典以尊其賢抑
何由舉祭祀之典以親其親乎故外焉分以九州之地而
建乎公侯伯子男之國內焉置為天子之都而立乎公卿
大夫士之采邑此非所以尊賢乎如是則分封定矣由是

設廟立祧使得以盡其報本反始之心築壇置墀使得以酬其上祀追遠之禮此非所以親其親乎然情有厚薄而親親不可無殺故為是親疎之數有太廟與昭穆之廟毀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墀而秩然其不亂也分有貴賤而尊卑不可無等故為是多寡之數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而井然其不紊也先王之制祭祀何其嚴且密哉

是故王立七廟

一節

此節以下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考多少不同之事也首二句截考廟至享嘗乃止是七廟之祭法去祧以禮記中記 卷之十八 下是壇墀之祭法天下有王其誠深孝篤故獨隆于天子其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為七也立廟以七固足以盡追遠之意矣而七廟之外別立壇墀各一所以別親疎之數焉故有考廟云纂言云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也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者始祖也言其為五廟之始也此五廟皆月月祭之月祭者薦新之祭如月令內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谷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蓋于春杓夏禘秋嘗冬蒸之外而又有此月祭之儀焉此其親之至近

者然也若夫其廟已毀其祖已遷而藏于二祧者親之漸遠者也斯二者但當行四時之祭耳而月祭之禮不行焉祧祭之禮固遠矣而又遠者不得于祧處受祭故為壇以祭之非去祧為壇乎壇之祭固疎矣而又疎者不得于壇處受祭故為墀以祭之非去壇為墀乎然此壇墀者惟有祈禱則出壇墀而受祭若夫去墀則又遠矣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及矣

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 一節

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庶立社亦有尊卑之數如此蓋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而配以稷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然天子有天下天下之士谷繫焉故于東門之右立之壇墀合天下之民力皆于此而祭之不謂之大社乎然大社為群姓而立而王所自立之社則于籍田之內蓋王自祭以供粢盛故謂之王社也諸侯有一國則一國之士谷係焉故于公宮之右立之壇墀合一國之人力皆于此而祭之不謂之國社乎然國社為百姓而立而諸侯所自立之社則于籍田之內蓋諸侯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謂之侯社也若大夫以下及士庶人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亦得以立社以其為衆特置故謂之置社也此社之有尊卑者如此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 二節

上節乃祈報之大事此則小神之居人間者司察小過作
違告者故亦有禳除之祭然亦有多寡之數如此司命非
司天之命乃宮中小神司察三命者也援神契云命有三
科有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壽命謂
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遭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也國門城門也國行行神在國門外之西太厲古帝王之
無後者此鬼無所歸依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為
民而立與眾共之也其自為立者王自為祭禱不知同是
一神別更立祀此不可考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曰門
神記中說 公卷之十八 八
曰行者大夫士無國故不言國門國行小註云命者所以
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
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于此此其所以門
行戶竈之間亦皆有以祀之也此節要依小註各以其時
各以其儀謹當云七祀制度之所自出祀典王者之所當
行是故曰司命者主督察之神也是命以司生故祭之于
季冬之時而牲用夫騂馬曰中霤者主堂室之神也是神
以司出故祭于季夏之月而祭必先心焉以至陽氣所出
之處非門乎秋焉而祭之則先肝也道路往來之處非行
冬焉而祭之則先腎也與夫厲者古帝王之無後者也

厲以司過可不用太牢而祭之于冬乎戶者司出入之神
也春陽氣出可不祭以脾而行之于春乎以言乎竈則所
以司飲食者也然祭之以夏而先肺又豈無其當乎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 一節

此言殤祭亦有親疎多寡之數也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
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
及其祖下及其殤焉祭及于五所祭者遠也祭止于適所
重者正統也諸侯不得如天子之五大夫不得如諸侯之
三是德以次而薄則祭以漸而殺也

大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 一節

禮記中說 公卷之十八 九
此節言先王之制祭皆所以為民美報也下文歷舉其事
以明之聖王者言有德有位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雖有
其位苟無其德者皆不可以制祭祀也聖王之制祭祀也
豈徒祀其末哉法施于民則祀之此句要見自神農至堯
自黃帝至契此立法者也素則繼神農顓頊則繼黃帝此
繼法者也以其法施于民故後王祀于既沒之後也此節
用下文講小註言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于民而已
故以法施于民為首有為必有事故以死勤事繼之民者
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勞定國繼之民與事為有
常苗與惠為有變故禦大災捍大患繼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一節

此節言神農之法施于民所當祭者周棄繼之是繼神農之事也舊說以湯變置社稷而去農專主棄說不可從祀以為稷者以農棄為稷神之配也講云厲山氏之興也其子曰農者能植百谷固已立法于前矣及夏之衰也得臣名棄者教民稼穡又能繼述于后焉是以民足食皆農棄有以格之也故聖王制為祭祀之典以祀之在夏則祀農也在周則祀棄也前後之作述不同而祀之為五穀之稷神則一而已矣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工 一節

此節言后土之法施于民所當祭者祀以為社以后土為社神之配也昔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者掌邦土之事於以立經制之法任土官之職於以盡疆理之務是以奠民居皆后土有以致之也故聖王制為祭祀之典以祭之殷不能改乎夏也周不能改乎殷也前後之繼王雖殊而祀之以配五土之社神一而已矣能平九州合下節出上是治地道以利民者所當祀下是明天道以示人者所當祀

帝嚳能序

一節

此言帝嚳之施法于民所當祭者星者日之所舍辰者星

之所次帝嚳之治天下以昏旦定天之星辰紀時之早晚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使民之占于此者則知其為東作南訛之時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使民之占于是者則知其為西成朔易之候也天道明而人紀以立矣曆象立而示民有常矣帝嚳之功如此得不載之祀典乎

堯能賞

一節

此言堯之法施于民所當祭者賞所以勸有功求其當功者鮮矣惟帝堯則明示以功車服以庸賞不徒賞而有以當其功焉刑所以懲有罪求其當罪者鮮矣惟帝堯則顯作官刑朴作教刑刑不徒刑而有以當其罪焉及夫稷卨之時又能官天下焉以丹朱之不肖也雖親而不以位傳之以大舜之大德也雖疏而乃以天下與之其得人而以義終也何如哉帝堯之功如此此祀典之所以載之也

舜勤眾事而野死

一節

此言舜之以死勤事所當祭者舜為民事而死蒼梧之野

鯀鄣鴻水而殛

一節

此言鯀之以死勤事禹之以勞定國皆所當祭者鯀鄣懷山襄陵之患續用弗成而殛死于羽山禹修鯀之功謂繼鯀之事而改正之如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使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治水之功成矣此禹之功所以萬世永賴而載之祀典也

黃帝正名百物

一節

此言黃帝顓頊之法施于民者所當祀也上古之時雖有物未有其名黃帝為物作名使天下之物皆從而名之明民者使天下之因物以求其名因名以究其用而多識無疑以為相生相養之具共財者使天下之人隨時轉輸任上作貢而奔走不遑以為軍國府庫之需黃帝既沒顓頊代作因有未盡正也則繼而脩明其遺缺物有未賦歛也則繼而脩舉其廢墜此黃帝顓頊之功所以為可祭禮記中說 卷之十八 土

而載之祀典也歟

契為司徒而民成

此契之法施于民所當祭者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使父子有云有信勞來直直以盡其誠提斯警覺以加其惠而使人倫明乎上心民親于下百姓為之昭明黎民為之於變也教以人倫入在為司徒處民成以效言也若合上節出上是養民下是教民大略云上是開物成務下是化民成俗亦可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此謂湯以已之寬仁而除桀之虐政也要說當祭之時虐

民之甚故湯如此亦如下文文以文治武以武功去民之災者同焉

文王以文治

一節

首二句言文武之能禦大災所當祀者末句總之也要見紂之暴虐人心怨望四海倒懸民之災甚矣文王怙冒西土咸和萬民治岐之政何者非仁此以文治而去民災也武王伐暴救民財發粟孟津之會何者非義此以武功而去民災也文治武功不可說以文而為治以武而為功此是渾淪字樣言文王非尚乎文也蓋當時人心未去天命未絕故以文治而去民之災武王非尚乎武也蓋當時禮記中說 卷之十八 土

人心已離天命已改故以武功而去民之災方見聖人無優劣而異地皆然矣有功烈于民總頂上去謂自神農之作于前武王之繼于后聖賢之生雖有古今之殊而功烈之及民則無古今之異也施法于民者所以立天下之則以死勤事者所以遺天下之安以勞定國者所以使天下之逸欲民之樂睹大災之是禦矣欲民之利者而大患之是悍矣作于前繼于后皆為斯民計也非有功烈于民者而何哉

及夫日月星辰

一節

按日月星辰句釋王官祭日夜明祭幽宗祭星之義山林

川谷釋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義作文周
此意方見有根據日月星辰垂象示人有所瞻仰驗天時
之早晚為人事之休作所謂取法於天者是也其有功烈
於民也大矣山林川谷丘陵生財利民使民有所擇取隨
其財物之所出為食貨之所資所謂取財於地是也其有
功烈於民也廣矣如此載之祀典不亦宜乎非此族謂非厲
山氏以下及日月之類無益于民者不與于祭祀之典也
小註言日月星辰而不及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
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不得而言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古

禮記中說卷之十九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校閱

姪 庠生 馬煒如 同校

祭不欲數

一節

此節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也至秋嘗處分上言祭之疏
數有常以起君子春禘秋嘗之故下言履霜露雨露如失
如見以起有樂無樂之故也霜露以下又申上文之義也
三月天道小變為一時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大促數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疑若煩縟而褻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大疏遠疑若
怠緩而不思其親是故君子取法于天道不疏不數春禘
秋嘗以行時祭之禮也秋春是天道于春而禘于秋而嘗
便是合天道也疏數二字以時言之煩怠二字以事言之
不敬與忘以心言之霜露既降二段正言春禘秋嘗之故
如秋何為而嘗耶蓋霜露既降萬物感陰以死天道之行
于秋者然也君子履之思吾親與物而俱往必有悽愴哀
思之心蓋恐吾親之往如將失之也豈為寒而悽愴哉是
悽愴之心與秋相合矣嘗祭其能已于秋乎春何為而禘
耶蓋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天道之行于春者然也君

子履之思吾親與物而俱來必有怵惕驚動之心蓋若
親之來而將有見也豈為溫而怵惕哉是怵惕之心與春
相合矣禘祭豈能已于春乎惟樂親之來也固用樂以迎
來此禘祭之所以有樂也禘行于春所以合乎天道之舒
暢者如此惟哀親之往也故惟哀以送往此嘗祭之所以
無樂也嘗行于秋所以合乎天道之收斂者如此如是則
不疏不數而盡祭之義矣

致齊於內

一節

此言未祭之前齊致精明之至也首三句分致齊是散齋
以後事所謂三日齊也于內言齊于正寢之中以慎其心

是既就齊所也散齊是致齊以前事所謂七日戒也于外
謂齊于中門之外以防其物是未就齊所也然謂之致齊
者蓋思親之極于此時百物皆備此心一于思親無有它
雜故謂之致齊也散齊者蓋思親之略于此時百物未備
此心不能一于思親少有它雜故謂之散齊也齊之日無
致齊散齊而言思其居處五句正是齊之事所以積乎
誠也居處是燕坐之時笑語是其言貌之發見者志意是
其心之所主向者所樂所嗜是其所好所樂之聲色臭味
五者皆親平日所有人子之心雖無日忘之而于齊之時
則猶思之也然其所思亦先思其粗后思其精故居處居

前樂時在居齋三日專指致齊言謂自散齋七日至
致齊三日也乃見其所以為齊者是真有以見其居處何
如笑語等何如也不可以下言見乎其位等事言小註謂
無形之中視若有見無聲之中聽若有聞是也

祭之日入室

一節

此言正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是以毛血告神而
入廟室則儼然見乎其位薦俎酌獻而出戶則肅然若有
聞乎其容止之聲已薦出戶而聽則儼然必有聞乎其嘆
息之聲蓋因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而見乎親之著
也儼然言乎其貌肅然言乎其容儼然言乎其氣者指親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三

是故先王之孝也

一節

此節復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也色聲心志嗜欲皆指親
言耳目心則指孝子言也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
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嗜欲不怠乎心常若先意
承志之頃也致愛致敬只在祭時說集說指齊時言不可
從蓋聖人言語自有次序致齊之時言其未祭之先其敬
如此此二節言其當祭之時其敬如此也不應至此又說
未祭之先之事致愛者追念之思致敬者想見之誠致其

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尤著存雖若存于內著雖若著于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曰存者不忘于心此句乃承上起下之意安得不敬敬字即下文敬以誦等事也上之愛與敬初非二事各指所見而言之故至此獨曰夫安得不敬乎言敬則愛在其中矣生則敬養三句是因安得不敬一句而言君子不止祭祀之敬自生死以至終身皆敬焉謂孝子之事親養不徒養而敬以養之享不徒享而敬以享之若此者正思終身不辱也小註謂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思終身而不辱也

禮記中論 卷之十九

四

君子有終身之喪

一節

此節因上節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終身之喪也首一句分上是言忌日所關之大下是言君子追慕之深蓋事生者不若事死者為深思存者不若思亡者之切故忌日之喪與終身相為無窮也夫忌日所關之大如此君子可不盡心乎故遇忌之日則不為它事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恐其後忘于外其情不切故耳若為它事是盡其私矣殊不知此日乃君子終身之喪心既極于思親又豈敢盡心于已之私事乎此忌日之所以不用也觀此則君子之終身弗辱也可見矣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一節

此言仁孝之能享天親者以其後志于享而又舉享親者以明之也聖人孝子只是一人以事天不過乎物則為聖人以事親不過乎物則為孝子要之此節重在孝子一邊聖人只帶言之耳若出首二句平對不可說祖配天也帝者物之祖凡為君者皆得以祭而能享之者鮮矣惟聖人郊則天神格而能享帝焉親者身之本凡為子者皆得以祭而能享之者罕矣惟孝子廟則人鬼享而能享親焉向之二句是說能享之故謂平日心向乎天親故臨祭之時方能致天親之享也祭言謂德與天同然後能享帝心與

禮記中論 卷之十九

三

親乎然後能享親即小註聖人具天道孝子具人道之意方氏謂自下享上謂之向以幽享明謂之享惟其人自下而向上故其神自幽而享明焉臨尸而不忤是未祭之先愛敬之至所謂向之也故當祭之時自無愧忤則能享親矣山陰陸氏曰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能以親為心而有愛慤之心則宜有忤容矣說甚有理君牽牲以下正言向之之實此只就享親一邊上說重在君夫人上君牽牲三句是牲始入之時事君獻尸二句是朝薦饋食時事蓋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夫人奠盞敬以致其職也君奠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

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莫之而君繼之此夫婦相親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見在上者盡其道在下者各盡其事以相助也齊齊乎三句主君夫人言齊齊是致慤愉愉是致愛敬忠二句皆自心而言之齊齊其敬是勿二以二勿參以三極其敬親之心而有整肅之義也愉愉其忠是和而不乖柔而致順極其親愛之心而有和順之實也且二者之心切切懇到而欲享此薦獻之饌焉向親之心如此臨尸之所以不作而能致親之享也所謂惟孝子為能享親如此而聖人亦能享帝也不亦可見也哉

禮記

卷之十九

文王

文王之祭也

一節

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為能享親之意也小註謂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痛之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懼也廟中上不諱下故于祖稱廟親之諱事死句以禮節言思死句以心言祀之忠也句帶下讀此節以此一句作主而上下文之或喚或應皆本此句也文王之祭五句是舉文王享親之禮如此祭之忠也二句是因其禮而表其心如此引詩是借詩詞以贊其祀之忠祭之明日以下是備舉其祭之忠以明足以當味此詩之意也享而致之二句是申言祭之明

日二句意也謂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而念親之勤者何也蓋以正祭之日既享親而致來矣祭畢而吾親既往吾能慙然也耶故終夜不寐又仰而思之所以明發有懷也享之必樂二句是申言樂與哀半謂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何也蓋以享之而迎其來故樂已而祭畢則往矣故思之而哀所以樂與哀半也夫不惟正祭而思之勤又且畢祭而念之切文王之所以惟能享親而小宛之詩為足以詠之也歟

仲尼嘗奉薦

一節

此舉孔子之祭以明孝子為能享親之意也親自執事即是奉薦如薦俎酌獻皆親其事也慙者專謹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是矣行是進而奉薦退而復位趨趨以數所謂行不離地車輪曳踵足踳踳如有循直而且疾是矣慙言奉之容貌實而無文促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歛而不疏此皆不事脩飾一于誠慙所謂心向乎親也子貢以夫子平日有濟濟漆漆之言與今之所行者不同故疑而問之濟濟者容也至夫何恍惚之有是答子貢以今之所以為當然言豈一端以下是曉子貢以昔之言有攸當也濟濟者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復而不苟也濟濟之遠則異乎促數者

禮記

卷之十九

文王

矣漆者之自反則異乎慙者矣此皆助祭者致飾之道而無交及神明之心若夫主祭者宜慙而促夫何濟濟漆漆者乎反饋五句是天子諸侯之祭反饋者是往薦腥而反饋熟也反饋而后成樂周人先求諸陽故也薦其薦俎正事設饋之事此正祭時也序其禮樂二句乃旅酬時也此二句主祭者言意不甚重不過舉當祭之時耳君子致其濟濟白是助祭者意頗重當此之時所以濟濟漆漆也濟濟漆漆則非恍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恍惚之有乎恍惚若無惚焉若有誠心交神其狀如此夫言豈一端是言我前日固有濟濟漆漆之言矣此特祭之一端耳或因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八

事而發或因一時而語我之言祭豈止是乎但濟濟漆漆助祭者之容以之施于主祭者非當也慙而從數主祭者之容以之施于助祭者非當也于此而同一不亦過乎未見見今日之所行不異于前日之所言意方足夫孔子惟誠之極故若神明之及交如此正所謂孝子之心向乎親而能享之者也以此享帝又何難哉

孝子將祭慮事

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當盡預備之道而尤必本于誠也孝子二字作一頭將祭與此時相對不可不豫如宮室未修牆屋未設凡當為者無不豫慮也不可不備如天之所生地之

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也虛中以治之亦承上意說兼謂慮事而不以誠是為苟慮備物而不以誠是謂徒備其必勿二以二本諸清明之念以為酬酢之基勿參以三根諸湛一之真以為經綸之地所慮所備者一主于至誠而已也

宮室既脩

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孰不欲親之享之哉然不敢遽必也所恃以向親者惟有此志耳宮室既脩二句應上文慮事百物既備一句應上文備物如此則可以祭矣當明時之時君割牲夫人薦羞固有所進之物矣然不敢以遽進也必夫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九

婦齋戒沐浴然後奉承而進之則見其洞洞乎衷衷之無間屬屬乎誠實之無偽敬心之中存者如此雖無執物也如弗勝雖無墜物也如將失其敬心之外著者如此則孝敬之心於是為至矣進物上見孝奉承及洞洞等事上見敬內盡志外盡物故曰至夫主人既孝敬矣使助祭者或不恭亦吾心之孝數未盡也故于此饋食旅酬之時也則薦饋食之豆牲醴之俎然亦不敢以遽進也必序禮樂以致文備百官以治事助祭者亦恪恭乃事然後奉承而進之則助祭者亦無不敬矣於斯時也祝官以祝而告啓于神明如春而杓也曰時維仲春因薦歲事以達其悃悃之

意秋而嘗也曰時維仲秋因為歲事以達悵愴之心若此者正以吾心恍惚之誠于神交庶幾誠之所達而神之來享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云豈知神之所享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此也孝子之心向乎親如此此其所以能享親也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 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當盡已而已也盡其慤三句是內之盡志盡其禮一句是外之盡物進退必敬三句是又形容其敬以見其如在之誠也慤者是向慕真切而不棄之以怠惰持守專一而不參之以二三耳目不違乎親思慮不違乎

禮記中說

卷十九

十

親也信者是竭誠于對越而略無虛假輸忠於奔走而無載爾偽表裏之無間內外之合一也敬者是既齊既饗而不繼之以怠既佳既敕而不繼之以淫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也如是則內心之敬盡而祭之本立矣至于禮又所以將乎此者也必牲牢玉帛之陳一循其常經簋簠俎豆之制一守其定制當隆則隆不敢以菲而廢禮也當殺則殺不敢以美而沒禮也則外心之敬盡而祭之文備矣夫其盡慤盡信盡敬盡禮如是足以一進一退無不在于敬真有若父母之命而或有所使也孝子之祭心向乎親者蓋如此進退之敬即下文其進之也敬以訕數句

孝子之祭可知也 一節

此言祭當以敬為本也首句與上節首句相應觀其祭之禮可以知其心之敬就于下文見之其立之也以正言祭之自始至終皆敬之見于容貌顏色者而實由其心之敬也故觀其祭之敬而可以知其心也立而不訕以下反言其意以見必如是而後謂之敬耳立者是朝踐饋食之未行待事而立也進者是朝踐饋食之將行從事而進也薦謂朝踐薦血腥饋食薦羹定斯時也則心之欲而莫其享焉退謂既薦而暫退已徹而退則徹其薦而遂退矣敬齋之心不絕于面則慎終始如始可見矣若立而不屈以

禮記中說

卷十九

土

其恃親是謂之固進而愉以其憚親是謂之踰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后薦也不愛莫大于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教也凡祭以齋為本方祭嫌于不愉已祭嫌于不齋已徹而忘之固謂之忘本夫上曰孝子之祭則下文者不得謂之孝可知下文曰如是而祭失之矣則上文者為得可知此互發之意也

孝子之有深愛 一節

此以上十二條皆言祭之義此一節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和氣愉色婉容非有次第皆本於深愛求深愛以觀于心者言謂惻怛之愛

根于天性之真懇切之誠出諸秉彝之素惟有此深愛則和氣愉色婉容自然而發矣和氣以出於口者言謂進見請問之時氣之所發而藹然可鞠愉色以見於面者言謂輯柔爾顏粹然見於面目之間婉容以動於身者言謂周旋委曲而暴戾之容不設於身體夫子告子夏曰色難正是此意此孝子之心乃由中而達於外者故其愛之所形如此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正發執王季孟之意此孝子之敬乃以愛而達於敬者故其敬之所形如此愛敬兼至此正人子之所以事親也若夫儼乎其整肅而外有可畏之容儼乎其矜莊而內守不愉之恪則敬勝其愛矣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主

而非孝子事親之道乃既冠成人之道也蓋孝子事親當婉愉媚悅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儼威儼恪如既冠以后之成人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 一節

此言先王致治有要而又申之以孝弟也首句至近於子是推治道有五以下是於五者之中而歸重於孝弟以見其尤重也先言治后言定者治是方去治定則其治成矣貴有德即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貴貴即敬大臣體群臣也貴老即七十杖于朝八十不俟朝之類也敬長如同爵則尚齒五十不為甸徒之類也慈幼如事孤子存諸孤七

年之悼不罪不加刑之類也用此五者則賢才用而爵位崇世道底隆平之盛齒讓行而慈愛洽風俗著淳泐之休各止其所而天下平義纂言云德天爵貴人爵天爵人爵皆可貴也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孟子所謂爵一齒一德一是也道在天下即一事而寓一事即一物而寓一物乃無方體之可言是渾全無迹者惟有德之人能體是道於身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一事一物皆行道而有於身則渾全者於是乎純實無迹者於是乎有方故曰德近于道纂言云貴雖難比於君然其位之貴近於君矣老謂人之老雖非吾父然其年之老近於父矣長謂人之長雖非吾兄然其年之長近於兄矣幼謂人之幼雖非吾子然其年之幼近於子矣惟其相近故推吾之所敬所尊所愛以及之也至孝以下是又在五者之中而抽出貴老敬長二事以申言之也至孝至弟以根本立于一家言王伯以功業周乎天下言其事相類而其大小不同故曰近如仁以事親孝也非其至也必自愛親之仁而推廣之凡父族者無所不愛則愛極其至而謂之至孝矣孝之根本立於一家雖不足以盡王者之事也然王則以仁愛其下孝則以仁事其親君民之分雖殊而惻怛之愛則一至於不盡於王平義以從兄弟也非其至也必自吾從兄弟

而順推之凡兄族者無不敬則敬極其至而謂之至弟矣
弟之根本立於一家雖不足以盡伯者之事也然伯則循
法以為治弟則順序以為恭國家之分雖殊而畏我之舉
則一也至弟不近於伯乎夫惟至孝近乎王則天子行王
道者也亦必立愛惟親以尊其父而因以親人之親則有
以得乎以德行仁之心也雖天子必有父而況乎人乎至
弟近於伯則諸侯行伯道者也亦必立敬惟長以敬其兄
而因以長人之長則有以得乎以理明義之舉矣雖諸侯
必有兄而況於人乎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此可見孝
弟為人之所同而人道之不可變者此先王之所以立教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古

子曰立愛自親始

一節

此引孔子之言見孝弟為人心之所固有易于感人此先
王以之領天下國家也在民貴用命處分上是篤近下是
舉遠捷講要三平看立愛四句作齊家教民以睦四句作
治國孝以事親四句作平天下似欠渾融予意註中雖有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言只是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本于

愛敬非便把一章分看也立是立極之立有以身率人之
意謂人君之於天下固無不愛也必自親而推之以篤天
性之恩而子道克盡則愛立於上而所以教民睦者不在
是乎人君之於天下固無不敬也必自長而推之以敦天
顯之序而弟道克盡則敬立於上而所以教民順者不在
是乎惟其教民以和故同有是愛者而莫不貴于有親一
家仁一國與仁也惟其教民以睦故同有是敬者而莫不
貴于用命一家讓一國與讓也註中愛敬盡于事親敬長
而德教加于百姓如此欲教民者惟患己之不能盡道耳
苟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舉吾愛親敬長之心而措之則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古

雖天下之大亦不過舉此加彼而已有不孝以事親順以
聽命者哉此可見孝弟為人心之所同有一有以倡之而
民自嚮應如此此先王以之領天下國家也有由矣睦者
由其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其敬兄而推之無
不恭順也有親謂知有其親由已父之親于凡有服之親
皆知有之用命即能用其命由已父之命于凡在上之命
皆能用之也以此二者之教置之天下則無不從其教者
故曰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喪者不歆

一節

此節言郊祭之敬而能感乎人也蓋人者郊天而人之有

喪者不敢哭也云與下文言廟祭則卿大夫皆序從執
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
人者弗肅亦非敬之至也惟我之敬足以感人之敬然后
可以見其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

一節

此言宗廟之至敬本諸已而徵諸人也宗廟之祭當祭之
日君乃牽牲而穆答君焉牽者君迎牲于廟門之外親牽
以入以祭先之物當自致其力耳答君者與君共牽蓋于
姓與君為親且以重昭穆耳夫以君之尊而牽牲以于姓
之親而答君可以觀敬矣由是卿大夫序從謂納牲詔于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末

庭必用幣以告神故卿大夫佐幣士奉筭以序而從君也
既入廟門句輕謂將告神而殺牲也然殺牲之時必薦毛
血為卿大夫者則祖衣以取牛毛入以告全于室而牛毛
必尚耳欲其神之聽之也燔燎之時必用脾膏為君者必
執鸞鈴之力取其和斷之義取腸間之脂以合羶鄉之用
焉夫毛血脾膏之薦既畢禮文于是乎攸肅矣于是人君
暫降于廟堂之下佇立于祚階之間以待事而進也何
嘗廢其敬始乎若夫湯爛之物謂之爛爛薄于味而近于
臭也于焉用此爛薦于同几之上以至敬不享味焉生肉
謂之牲牲全乎臭而遠于味也于焉用此生肉薦于神座

之前以至敬貴乎臭焉夫爛牲之祭既畢禮文于是乎攸
終矣于是人君方退于宗廟之中遂出于廟門之外不復
待事而進也何嘗弛其敬于終乎是則始而牽牲既而薦
毛血脾膏終而薦爛惟為君者執視之敬故為臣者極助
事之謹蓋不惟已之敬而人亦無不敬矣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

一節

此言郊天之時日月合祀之禮也冬至有事於圓丘是為
郊之祭也是禮也果何為哉蓋以天道流行物與無妄乾
道變化性命各正是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故其祭也內心
而盡志外心而盡物正以大報乎天而禮為獨隆有非他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末

祭之可比矣然祭必有主也其主則以日為蓋天尊無為
而日為眾陽之宗也祭必有配也其配則以月為蓋陰為
陽配而月為眾陰之宗也郊祀之禮其寓意亦深遠矣然
郊天之禮雖歷代之所同而祭天之時則歷代之所異夏
尚黑故郊天必闇殷尚白故郊天必于陽周尚赤故郊天
或以朝或及闇各隨其所尚之色而定其時也

祭日於壇

一節

上言主日配月是合祭于郊天之時乃郊禮耳非專報日
月也故此節又以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之禮言之在月生
於西處分上是日月異祭之義下是日月得祭之由全重

在未三句上謂春分祭日必於王宮之壇秋分祭月必於夜明之坎其義何也蓋以壇顯而象日之明坎隱而以象月之幽非因壇坎以別幽明之道乎壇高以示陽之上坎深以示陰之下非因壇坎以制上下之分乎然祭日之壇必于東方祭月之坎必於西方其義何也以東動而出出則在外而陽主發散亦宣之於外西靜而入入則反內而陰主凝寂以坎飲于內東西者非以別陰陽內外之所乎東北為陽之始東南又陽之終惟正東為陽之方中不前不后而得陽之正位矣西南為陰之始西北又陰之終惟正西乃為陰之方中無過不及乃為陰之正位矣東西者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大

天下之禮

一節

此因上文祭祀之義而泛言諸禮也首末二天下之禮相應首言天下之禮在乎五事末言合五事以治乃盡其禮也天者物之始親者人之始郊以報天反物之所自始廟以尊祖反人之所自始此致反始之禮也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致鬼神之禮也百姓謂之本之財用豐足必利用厚生而天下咸和此致和用之禮也正名定分以別其尊卑此致義之禮也講信脩睦以崇其謙讓此致讓之禮也謂之致者言不惟體之于身而又推之以至其極也所以然者何哉以五者之切于人耳自致反始以厚其本至以去爭也又言所以施之治而教民者如此致反始是使民反古修始而不忘其所由生也不曰厚其本乎致鬼神以尊上二句即是下面因物之精以為極一節意謂鬼神之名一立自足以肅天下之人心非尊上乎致物用二句謂財用豐足則禮義生於富足之餘而天下皆向德之行矣不悖逆謂使人各安其分各定其志下不悖於上也去爭謂使人處以下人卑以自牧而無爭心也合此五者以治作一句天下之禮也作一句于致反始致鬼神致和用致義致讓此五者合之盡其大而又使民厚本尊上立紀不悖去爭以成治則禮無不盡矣如道行于幽曰反始曰鬼神所以隆吾心之誠者不容已

道行於明日和用曰義讓所以達吾心之化者不容已也
天下之禮有不盡於此乎如此則禮教行而民心順道德
一而風俗同雖有忘本犯上亂紀悖逆爭鬪而不從治者
不亦少哉此可見五者之可以施于治也奇言其無常邪
言其不正

宰我曰吾聞

一節

此下四節皆承上文致鬼神而言之所謂鬼神者非求之
幽遠也即之人身而可見矣氣也者神之盛也二句是原
鬼神之所自合鬼與神二句是聖人立名以為教也人身
之運動者為魂氣陽神則陽之靈也故為神之盛也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一節

人身之疑定者為魄體魄屬鬼則陰之靈也故為鬼之盛
也此固即之人身而可見者若專言神則涉於虛幻而淪
於無專言鬼則拘於形跡而滯于有皆不可以為教而況
為教之至乎今合鬼與神而立教則不淪于無不滯于有
使天下之人皆知畏敬而無敢慢報氣報魄而必盡其禮
也豈非教之極至哉

衆生必死

一節

此節申言氣者神之盛鬼者鬼之盛也之意自首句至野
土是言人之體鬼死必為鬼也衆生必死死則體魄必歸
于土其體魄若涉于有矣然骨肉歸于下陰為野土有何

嘗終于有哉是以謂之鬼也自其氣發揚于上至來言人
之魂氣死則為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死若淪于無
矣今其氣發揚於上有光明而為昭明有焄蒿之達於上
者有懷愴之感于人者此皆百物之精氣也神之昭著也
無何嘗終于無哉是以謂之神也此字指上昭明焄蒿懷
愴而言之講末二句云衆生斃矣精不與之俱斃其昭昭
而不掩者亦此精之不掩也其洋洋而不息者亦此精之
不息也不然何其發揚於上而精靈者是哉衆生往矣神
不與之而俱往其不往者神之靈者猶未昧也其不息者
神之伸者猶未屈也不然何其發揚於上而神妙若是哉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一節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

一節

此下三條申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之意故上節分言鬼
神而此總言之也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
之精為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為鬼者是舉一該二也若講
時還雙承上節來謂衆生之死也雖骨斃於下陰為野土
而氣之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懷愴則精靈有不可掩者
存矣聖人於此而制為極尊之名曰鬼神焉所以為天下
之法則使人知有所承奉也百衆以畏謂鬼神之名一立
則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為惟恐鬼神鑒臨執敬慢而為
惡乎萬民以服謂鬼神之名一立則萬民皆服其德凡有

所行必求神之脗合孰敢違而不善乎名曰鬼神何以見
尊稱蓋名之為神是與天地生物長物來而伸者同也名
之曰鬼是與天地收物藏物往而屈者同也此為尊之極
也若不制此名則人將謂死者無有而不加報事之誠何
以為民之法則而畏服哉

聖人以為未足也

一節

言明命鬼神但為之名而已而此則致其實也是字指
謂鬼神之名而天下以服以畏而言謂既制鬼神之名而
民皆畏服矣聖人以為民心無常而觀感不一禮制不備
而勸率無由能畏於威之所加而不能畏於威之所不加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

能服於德之所及而不能服於德之所不及果何以盡教
民之道乎于是築為宮室而祖禰有所居設為宗祧而遷
祖有所附也若是者所以別親之親疏代之遠近焉由是
朝踐報饋食報魄教民反古復始以尊親祖考不忘乎
吾身之由生焉教民重我行禮以教民上去凡民之情誼
以理之所無而強以情之所不欲則不服今宗廟祭祀之
禮乃天理之固有人心之同然故一教之衆民自此服從
亦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尊祖親考以禮享之不惟聽之
而且甚速焉豈但以畏以服而已哉此服之故聽之也衆
宇內兼公卿大夫士庶言服只是春秋祭祀便了非盡如

上之宮室宗祧等事也服以心言聽以事言

二端既立

一節

此節又是申上文教民反古修始之意也報以二禮句且
輕輕講下二段正二禮之事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
聖人合鬼與神制為之極是二端既立也行朝踐之禮以
報氣行饋食之禮以報魄是報以二禮也朝踐之禮何如
于是建設早朝所行之事則進牲之脾脅而燎之使羶鄉
之氣上騰也又以蕭蒿雜脾而燎之使光采之煙上升也
若是者蓋因氣為陽之盛而歸於天故朝踐之禮報其氣
之在天者此教民反始而盡尊祖親考之誠也饋食之禮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

何如黍稷于是乎薦肝肺首心于是乎羞而又間以兩甌
之酒加以鬱鬯之灌若是者蓋因魄為鬼之盛而歸于地
故饋食之禮報其魄之在地者此教民以相愛也教民相
愛只就饋食一邊說謂饋食之時長者幼者莫不咸在必
因禮而示相愛之道祭必有酒也則行旅酬之禮備及上
下祭必有食也則行餼餘之禮備及上下是皆用情矣此
可見饋食之禮固所以教民反始又有以教民綴恩視朝
踐之徒教反始者不同矣非禮之至乎

君子反古復始

一節

此下五節承前章致反始而言在教弟盡也處分以下數

節正言不敢弗盡之實天子十句以樂盛之自盡者言也
反古謂親沒既遠而思有以反乎古復始謂祖為人之始
而思有以復其始者此者正以祖考為吾之所自生故反
古復始而不忘其所自生也是以致敬發情內焉而盡志
竭力從事外焉而盡物不敢弗盡與上四句相形謂敬必
盡之情必發之竭力從事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天子為
籍至末乃自盡之事天子必冕而朱紘者以籍田南郊正
陽之位也而朱紘正陽之色也諸侯必冕而青紘者以籍
田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而青紘者少陽之色也天子有
天下諸侯有一國可以取安逸焉而必躬兼耒耜以為祭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言之耳

古者天子

一節

此言犧牲之自盡也分二截看人臣為君而盡朝牲之禮
故為敬之至人君為親而盡巡禮之牲故為孝之至自養
獸之官而下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然必於歲時齋戒
沐浴而躬朝之何也蓋純而不雜之牲完而無傷之牲乃
為祭祀之牲必於是而取之故齋戒沐浴而躬朝者以其
敬之至也蓋齋戒沐浴乃臣見君之禮而

朝牲是臣為君從事不敢以不盡不謂之敬乎自君召牛
而下即充人繫牢之時也蓋召牛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
然後養之於一獠服以皮弁裳以素積朔月月半而躬巡
之何也言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庶可以享親故皮弁素積
而躬巡者孝之至也蓋皮弁素積乃君視朝之禮以君視
朝之禮而巡牲是君為親從事不敢以不盡不謂孝之至
乎上言君召牛下言君巡牲何也蓋未卜乃謂之牛既卜
乃謂之牲也

古者天子

三節

此下三節言祭服之自盡也首節言親蠶之重其事公桑
猶公田也別於私故謂之公耳君皮弁素積與巡牲之禮
同卜其人之吉欲其事之吉也二節言受蘭之隆其禮奉
饗於君者吉其成獻於夫人欲其受之以繅也以此為君
祭服不可不重故首着副身着禕衣也所以重其事也因
少牢以禮之所以償世婦之勞也率用此者謂用副禕而
用少牢以禮之也三節言染絲之有其法朱綠玄黃練染
而成黼黻文章綉繪而成染朱綠玄黃之色備黼黻文章
之飾天子以之為緇衣諸侯以之為冕服服既成矣由是
天子服之以祀乎七廟之先王諸侯服之以祀乎五廟之
三公也敬之至一旬總項上三節言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一節

此節非無為而言蓋釋致和用也之意惜大註所解於此不同故缺之

曾子曰孝有三

一節

此下十九節承前章致義而言首七節言孝之道后十二節言弟之道要之皆所謂義也尊親弗辱能養兼事生事死言之尊親即孟子為天子父尊之至也意註中嚴父配天句乃明訓尊字之意覺言因此句註遂通以為事死之禮恐未必然先意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承志謂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成之于其后皆就為善處一邊

禮記中說

卷之九

主

言時講中有兼善惡而言者決不可從然所以先意承志者非故為是阿意曲從也正欲諭之于道使善念日充天理常存吾之心與親為一體親之心與道為一機所存所發必使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也君子之成親如此此則謂之孝也若參則能養而已能養斯下矣安得謂之大孝哉

曾子曰身也者

一節

此承上文弗辱而言也首三句言人子當敬身居處不莊五句是言敬身之實也謂人有是身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貴於不辱而可以不敬乎然敬身之道又在於

隨事順理而已矣故居處云 五者不遂是又推所以敬身之故謂莊忠敬信勇五者之行不能自遂則災及其親而辱親矣人子安得以不敬乎末敬字亦合上五者而言之

享孰饗鄉

一節

此承上文能養之事而言也與上二節皆指諸侯卿大夫士言謂君子之孝在於敬而不在於養也若以庶人平講則烹孰饗鄉而薦可以不謂之孝乎烹天產也而其喫羶孰地產也而其喫鄉膏旨否而薦於親者非君子之孝乃庶人之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在於敬忠信勇使國人稱

禮記中說

卷之九

主

願之而曰為父母者幸有此子若是之莊忠也若是之敬信勇也有子而為父母之幸則令名貽於親而無羞辱之累顯親得其道而無災害之及正所謂弗辱之孝而養焉下矣衆之本教曰孝二句謂君子慎行其身而由夫莊忠敬信勇之道則教之本已備於已而國人起稱慕之心而齊以企及之矣是教由此而生也君子所行而為衆教之本則是能弗辱其親矣此所以謂之曰孝也然孝之本在乎此而孝之用亦不能舍乎養故其用則在於奉養之間耳此二句正申上文之意養可能也養字承上養字來既烹孰以備甘旨饗鄉以供朝夕也此猶可能惟敬則為難

焉故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敬或可能而出於自然者為難安或可能而出於自然者必至於死而后已之為難焉此六句一意說下歸重在能終上見孝子慎行其身必至於終身而已也仁者仁此以下正言能終之道也此字皆指孝言謂孝子事親莊忠敬信勇以慎行其身而至於終身可謂孝矣凡天下之道皆本于此也彼慈祥惻怛之謂仁仁非他也所以仁此孝而聯其情也踐履遜讓之謂禮禮者非他也所以履此孝而節文其太過不及也裁制合宜之謂義義者非他也所以宜此孝而行之得其當也真實無妄之謂信信者非他也所以信此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三

孝而無不本之實心也劉毅果斷之謂強強者非他也所以強此孝而終始如一無間斷也夫若人之心廣體胖不愧不忤者由順此孝而生也其不能自存陷於刑戮者由反此孝而作也然人可不勉于其孝以求弗辱于親哉樂與刑相反順者即上仁此履此等事反此即不仁不禮不義不信不強也

曾子曰夫孝

一節

此節言孝道推無不準下則引詩以明之也置之樽之施之言孝道自能如此未便着於人身也此三句言孝之本體如此塞乎天地以直言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也橫

四海以橫言所謂無物不有跨萬里而相通也施諸后世以時言所謂無時不然曠百世而相感也蒙引以朝夕只當異字看謂一日之間便有朝夕之異如孝之施于后世也彌漫布濩朝此充塞夕亦此充塞也朝此橫被而夕亦此橫被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等句是言孝道自能推行非人推也以孝為人心之同然故能如此耳引詩以証推無不準之意

曾子曰樹木以時

一節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故此言愛物之仁亦孝之所在也言孝子自一念之仁推之則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故草木禽獸皆在所愛之中故時伐時殺則所取有節否則不以其時有以傷吾仁故曰非孝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以時代也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所謂以時殺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十九

三

孝有三小孝用力

一節

此節言隨分之孝異而因心之孝同以發前章未盡之意也在可謂不墮處分上是分之殊下是心之同也用力用勞不墮即上文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耳何以言用力也為庶人言也慈愛不忘於心則自不能愛其力勤勞不絕於念則自不知勞其躬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

非用力而何言乎用勞也為諸侯卿大夫而言也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其究足以育萬民焉正萬民焉其立身行道以顯親而已不謂之用勞而何蒙引大略俱以尊仁安義即前居處莊等事用勞即事君可立于無過之地灌官可以有益交友可以輔仁戰陳足以禦侮也意甚好備物從博施來不可平講博施如知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也吾則廣一念之愛以仁心而行仁政俾德澤加於姓焉知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吾則推一念之敬本諸身而徵諸民俾德教刑於四海焉由是荷其德者咸知所以報德而任土作貢以供有廟之樂盛萬物之畢獻要皆禮記中說 本義五元 三

樂正子春下堂

一節

此記樂正子春之事以明上文慎行其身之意也自天之所生至有愛色也是推人道以全歸為孝而明已所憂之意無人為大無形性而言之謂大哉乾元萬物之始凡物

之稟形受性者莫非天之所生至哉坤元萬物之成凡物之稟形受性者莫非地之所養然物雖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得夫氣之偏惟人也目善天下之色耳善天下之聲口善天下之味鼻善天下之嗅有以形天地之形而為最秀異物雖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不得夫理之全惟人也仁長天下之人義和天下之利禮加天下之會智周天下之務有以性天地之性而為最靈矣物豈有大於人乎父母全而生之謂氣以體全德以性全也子全而歸之是氣無不全德無不備也不虧其體一句是申上文全字之意不虧者踐形也不辱者盡性也此所以為全也人子以全為孝而頃步不忘則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思所以守身而事親者自不容已也予下堂而傷足忘孝之道矣是以憂也自一舉足而不敢忘以下是詳君子全歸之實也一舉足屬不虧其體大全謂念其親於動止之間是也一出言屬不辱其身大全謂念其親於語默之際是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皆不敢以先父母遺體而行危殆之事也惡言不出已之言也忿言不反人之言也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身者親之技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矣不辱其身二句只承出言一邊說可謂孝矣

句總承上二段來謂體無所虧則受生於父母之氣無不
全身無所辱則受生於父母之德無不備不謂之孝而何
哉

昔者有虞氏

一節

此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而復申言所以尚齒之故也在
末句截貴德貴爵等句輕不過以此數者形容尚齒之意
也註中相承意亦不可少謂有虞氏之治也去古未遠猶
貴德也至於天下之齒又從而尚之夏后氏之治也德久
而民玩乃貴爵也其于天下之齒則從而尚之殷人承夏
之弊不貴爵而貴富而尚齒之禮則猶夫夏焉周人承殷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十二

一

之弊不貴富而貴親而尚齒之禮則猶夫殷焉是虞夏開
其前以揖遜而有天下殷周繼其后以征伐而得天下語
其德魏乎莫及語其治則卓乎至盛不為天下之盛王乎
四代盛王而皆尚齒則齒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又者謂虞
夏以至於今也未句是明貴齒之故是言年之貴於天下
者果何為哉蓋人之於親猶吾之於親也知吾親之當親
則天下之親獨可遺乎故因其分以定其等即其等以妙
其施親固至也齒即次也至者固所當急而次者亦不可
緩也非次於事親者乎夫惟齒之次於親如此古今固未
有不親其親者而寧可以不尚齒哉此四代之禮所以同

尚而不變也歟

是故朝廷同爵

一節

此節言朝廷禮敬之事同爵尚齒各自以為齒也七十八
十二句君尚乎齒也七十已老故朝搢杖問則設席八十
則甚老故朝畢即退問則就之蓋年愈老則優待之禮愈
隆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道達乎朝廷矣孟子
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為尚然未嘗
遺齒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尚然亦未廢爵后言
三命不齒者是也

行有而不併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三

一

此節言道路禮順之事有而不併是車徒避是行者讓路
也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貴賤無不避也斑者句是
人知敬長而代其勞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道
達乎道路矣敬之則車徒避愛之則斑白不能以任

居鄉以齒

一節

此節言州巷禮順之事首句作一冒頭下三句皆尚齒之
事也老即耆父耆耄之類窮即鰥寡孤獨之類不遺謂養
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遺
則富弱者固不患於無告矣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
弟達乎州巷矣人之遺老窮強陵弱衆暴寡以不知少長

之序故也

古之道五十

一節

此節言田獵禮順之事五十始衰不從力役故不為甸徒長者是未五十之人就甸徒之役者中年長者言分禽多其幼者凡此皆鬼狩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鬼狩矣作記之人在周末時力後煩重道周初之事故曰古之道也

軍旅什伍

一節

此節言軍旅禮順之事什伍以爵而相統同爵以齒而相尚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夫齒焉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曰弟達乎軍旅矣

禮記中說

本卷之十九

三五

孝弟發諸朝廷

一節

此總結上文之意而著其化之成也以上各條止言弟而此兼孝言者以能孝故弟而弟則孝之次也發諸朝廷等句就用上文來講朝廷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謂之發者以政之所自出故曰發也道路民所行之處故次言道路謂之行者以人之所共由故曰行也州巷民所居之處故次州巷謂之至者以委曲而有盡也狻狩者用衆於內故次狻狩謂之放者以馳騁而有所從也軍旅者用衆於外故次軍旅謂之脩者則整而有所治也夫自朝廷以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通達孝弟之義如此則尚齒之

成化矣故衆以此孝弟為宜行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

一節

此下五節皆天子諸侯出所以卿大夫躬行于上而為弟道通達之本也凡享祀先王皆是教孝而此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子享禮為最大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先賢只言為詩書禮樂之先師有道德者考之周禮釋奠之禮皆行於虞庠則知先賢非樂祖也西學亦只從前註西郊之學教德者謂觀我之崇德有以興其秉彝好德之心也

禮記中說

本卷之十九

三五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一節

此承上文就五教之中獨提教弟一事而申之正以見養老之禮為歷代帝王尚齒之事也牲入之時天子祖而親

割之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親執爵而酌也此數句是行其禮見而總于是奏其樂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使之敬其兄而又及人之兄也然豈惟教諸侯之弟而已哉弟之教舉於上則弟之教自達於下凡得於觀感者鄉黨以齒而相尚以窮云若此者豈無自哉蓋由天子養老於大學以教諸侯而自有以感乎人矣故曰由大學來也

天子設四學

一節

此下三節歷敘天子尚齒之事主周天子言四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入學處當入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太子齒於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

學則人知長幼之節矣

天子巡守

一節

承上言尚齒之禮不惟見於大學雖天子巡守於外其禮亦不敢廢也天子巡行諸侯所守之地土則諸侯各待於境內焉當此之時他務未遑必先見乎百年之人焉上東行是老者西行是天子下西行是老者東行是天子謂八十九十者東行天子雖西行亦必駐驛以就見之豈敢以東西不相植而徑過乎西行句亦然觀註中相違而不相值及註行反迂謁而見之句不是正撞着老者還是兩路走反者顛倒之謂迂者委曲之謂也欲言政諸講意此說

老者欲言還是天子欲老者之言政則就其家而問之可也

壹命齒於鄉里

一節

此承上言尚齒之禮不惟天子行之下凡有爵者莫不行焉以鄉飲之禮言之侯伯之士一命也則與鄉里序齒以為位侯伯云再命也但與父兄序齒而鄉里不齒矣天子之元士云三命也爵命隆矣若與父兄齒而抑於父族無爵之下則非所以貴貴若躡於父族之上又非所以長長故立為別席之禮位於賓東是不與父族齒於長長之中稍存貴貴之義耳坐位之禮固權宜如此若序進之時族有七十者我雖三命必后入而不敢先也所以然者以七十之老年高矣不有大故云及爵者豈族人之三命得以先之乎

天子有善讓德

一節

此下二節承前章致讓而言之也自天子至長老是一事總言善心歸於所尊也祿爵句是一事言命必質之於祖也未句總承說來天子受命於天故讓德于天如五典之敦五禮之庸五服之章五刑之用天子之善也故於典而曰天故於命而曰天命于刑而曰天討是已以典禮而為政以典禮而成功諸侯之善也故于刑則曰王政于功則

曰王功是也曰宣三德而浚明有家卿大夫之善也則曰惟我后之德焉慎厥身脩士庶人之善也于內則曰父母之啓佑于外則曰長老之誨訓焉方嚴陵曰天子受命於天者故有善則讓諸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于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于諸侯士庶人受命故有善內則本于父母外則存於師長而已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於宗廟者謂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即此意順者謂以下遜上以卑承尊何順如之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

昔者聖人

一節

此言聖人本造化以作易不自尊其智而尊天不自伐其善而尊賢亦上文示順之意也首二句言聖人作易本於造化之妙易抱龜以下言天子用易有所示之義也陰陽天地不可分辯建字是言聖人以吾心之易與造化之易相參而立也講云天地之奇偶陰陽之剛柔本有自然之易也聖人仰觀俯察有以得其妙而易立焉本天地定位而乾坤列本山川通氣而艮兌列本日月相搏而震巽列本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八卦而衍之為六十四卦而卦有定辭自六爻衍之為三百八十四爻而爻有定象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成天下之務以斷天下之疑易不於是而立乎易既立矣則易之所在天之所也在也用之可不尊乎故天子有疑而決之卜也掌易之官抱龜南面以處夫尊位天子卷冕北面以執乎臣禮為天子者非明智之心不足而卜之龜也蓋以易即天也天子不自用其明智而進斷其志正示不敢專以尊天耳善則稱人謂龜依其墨履無咎言則曰政教謀猷之善卿士之贊朝野之謀也過則歸已謂我龜既厭不我告繇則曰政教謀猷之過乃朕躬之不逮小子之無良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驕心一萌則賢者遠矣今不任善而任過正教人不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三

驕誇以自伐而惟賢是尊矣故曰我之賢知而輕賢慢士乎上示不敢專是示已下教不伐以尊賢是教人

孝子將祭祀

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始終念親之勤而表其原于心也故為祭義之卒章自孝子至治百事是始之敬及祭之日至如將復入然終之敬慈善三句是外之敬結諸心至省之是內之敬末句總承始終內外而言之也齊莊之心以慮事作總即虛中以治之也服物慮其不備故具宮室慮其不完故修百事慮其祭祀凡百之事故悉治之則未祭之先無不敬矣及祭之日至復入然分始末既來始往既往看

其方祭也親始來矣則顏色必溫行必恐雖愛親之心已無不至而猶懼其有不及愛然蓋望其親之切也其神已來矣則容貌必溫身必誠如神與已語而猶才語之至也宿者皆出乃祭之將畢神未去也其立卑靜以正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恐其去之速也宿者指尸而言謂尸齋戒越宿也周有大尸故云皆出也祭祀既畢神已去矣其心存于內而陶陶達于外而遂遂如將親之復入蓋其去而後來也總善三句又總申及祭之日以下而言總善者謂無物足以間其心無時足以絕其念一身之間莫非專謹之貌也耳目不遠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心之間是為著存之主也思慮不遠謂致其恍惚思神明之及交有懷二人雖明發而不寐如不欲生如將見之也結諸心三句又是承上三句而言之如云耳目不遠其親非勉強偽為也良心真切根天性之自然固結而不可解矣其慈善不違其親非聲音笑貌也和順續中發於英華之見發越而不可掩矣其思慮不違乎親又非泛濫而無益也其必每事而術省之心或有他念乎身或有不敬乎虛中而治之者是矣此三句正言慈善不違身三句之故謂惟其內有固結之誠所以外有慈善不違等事也此正孝子之心向乎親處以應章首之意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甲

建國之神

一節

此言建社稷宗廟之位之義也主天子諸侯言右陰也地道尊右社稷之神屬地道故為陰而位於右所以神地之道也左陽也人道所向祖考之靈屬人道故為陽而位於左不死其親之意也先王制禮之意亦深遠矣

禮記中說

卷之十九

甲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
庠生馬真如校閱

姪庠生馬煥如
馬楷如同校

凡治人之道

一節

此言祭為禮之重復推其本於心而行之在平人也故為祭統之首首四句言祭之為義重夫祭者至奉之以禮總言祭之義也末句正是能盡此而已正蒙講云治必資於道而所以為道者其事亦多矣或立政以齊其行或用刑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以防其奸何者而非治乎究而言之齊其行者或不能一其志防其奸者或不能格其心惟禮所以安上治民而無不宜持情合危而無不當有以齊民志之不齊正人心之不正也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而不可須臾離矣治道之所急者孰有加於禮乎道莫急於禮而所以為禮者其經亦多矣如吉凶之不相干軍實嘉之不相禱何者而非禮乎約而言之行乎明者不可以通於幽舉乎大者不可以兼乎細惟祭以上則祀乎天神以下則祀乎人鬼有以追養而繼孝報本而反始也國本以治教本以生而不可須臾忽矣經禮之所重者不有在於祭乎物是祭祀所用之物

如春初而用裸獻秋嘗而用饋食也怵是怵惕愴之心如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自中而生霜露既降而愴之心自中而生也奉之以禮禮字即上句物字也自中而生之于心心怵而奉之以禮正所謂義也但衆人徇物而忘其本品物雖豐而忠誠或遺儀文雖華而內志或衰惟賢者知祭之義非外至實生于心也于是求諸己以盡吾心之誠有加于品物之外知祭之義動于心而奉之以禮也于是盡其心以為祭祀之本每出于儀文之表發于心而形物不至于徇物而忘本焉

賢者之祭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此節正見上文惟賢者能盡祭之義首二句總該下文意世所謂福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受大順之顯名也福者備也是釋福字之義在于備備者百順之名又釋備字之義在于順此二句相對如以介景福福也賢者之福豈此之謂乎蓋福之為義乃備之謂也以時具物備也賢者之備豈此之謂乎蓋備之為義乃百順之名也順字用下順于鬼神君親講無所不順之謂備是舉吾身所具之理吾身所接之事也內盡於己則吾身所具者而無不盡外順於道則吾身所接者而無不順矣內外不可平看內盡而自然外順也此順字本應上文無所不順與

百順順字來俱順不自順必先自盡而后順耳故本其所以順則曰內盡於己而外順于道也下忠臣三句是明內盡於己上則順于鬼神三句是明外順于道忠臣孝子作一人看對君言則謂之臣對父言則謂之子此只泛言未可便說是賢者本指心言一是一于自盡也如事君事親所事雖殊以孝以忠為道雖異要其本原之地則忠固自盡而孝亦自盡豈不殊途而同歸哉忠臣三句上二句且輕講無露出盡字意至下一句方好講盡字鬼神以自然之道言謂賢者既盡忠於已則天者不違於人與元亨相為昭合明者無間於幽與利貞相為默契也君親以當然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三

之道言謂順者既忠于君則于君長之道無所拂既孝以事親則于親之道無所戾順于君親不必說獲上悅親也于鬼神君長言順于親言孝者纂言謂孝于親者亦順也如此之謂備處當云所謂百順之名者此也所謂無不順者此也唯賢者能備二句上句用上文下句用下文意能字重看謂唯賢者能之也是故賢者之祭也至不求其為是言賢者之能祭是故二字承上備能二句說來誠信忠敬是祭之本物禮時是祭之文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致其誠信二句含怵惕懷愴之意在內怵惕懷愴之發皆誠敬

真心也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意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此四句即心怵而奉之以禮上二句是盡志此四句盡物也明薦二字要分屬明屬誠信忠敬為屬禮物樂時此孝子之心也是因賢者之祭而原其心所謂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

祭者所以追養

一節

此承上文賢者之祭而因詳言祭之義首句是釋祭之義以下是指其實不可作申釋意講云祭也者內而盡志外而盡物是果何為也哉蓋養所以用乎奉養之間也親既沒而養不逮則其養也莫之盡矣孝所以行乎事親之道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四

也吾欲事而親不存則其孝也莫之及矣今生事之弗及而因之以事死俎豆之薦獻固就養之遺事也事存之弗能而繼之以事亡精禋之昭格固孝思之弗替也祭非所以追養繼孝者乎所以然者何也蓋孝之為孝正以內則畜聚乎心而必致志外則畜養乎親而必具物是孝有在於畜也今則盡志盡物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敘之倫是心乎孝矣而所以畜養者此焉中心藏之而所以畜聚者此焉夫是之謂畜而追養繼孝者不亦可見也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

一節

此言人子之事親始終一于道也養喪祭是事親之禮順

哀敬時是所主之道養志為上口體為下順也發于聲音見于衣服也誠信忠敬洞洞屬敬也春初秋嘗不䟽不數時也此要看三觀字蓋養喪祭人人皆然但順哀敬時或有能否耳故又觀其何如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言三者為孝之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行也上文誠信忠敬則曰此孝子之心也此節順哀敬時則曰此孝子之行也誠信忠敬存于內故以心言順哀敬時見于外故以行言

既內自盡

一節

此言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也人君之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五

祭致其誠信與其忠敬既內自盡矣然其心猶不敢謂其自盡也又必外求助焉豈但觀之祭祀之時而後見哉于昏禮見之矣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 云社稷可見昏禮之行為宗廟社稷而重是未祭之先已有求助之心矣此正所謂求助之本也若下文之備官備物莫不由此特末焉耳自昏禮是也至求助之本是舉昏禮以証助之實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備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內外之官夫婦助之固非一端而祭則本也故曰求助之本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以下詳明求助之意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君夫人薦盞君割牲夫人薦酒

卿大夫和君命婦相夫人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具即下文是也以植物言之則曰苴如芻菹芹苴之類也以動物言之則曰醢如兔醢鴈醢之類也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蓋所以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于昆蟲草木而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不特此耳凡天之 云 示盡物也徒盡物于外而不盡志于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故盡志盡物祭之心也盡物即上水草以下諸物盡志即致其誠信與其忠敬也

是故天子親耕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六

此下三節皆承夫婦親之而言此則自其未祭之先而親致其耕蠶也首句至以供冕服言親耕親蠶之所用非莫耕以下原親耕親蠶之為心東南陽地而耕陽事也故以之耕北乃陰地而蚕陰事也故以之蚕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冕用朱紱者亦此也東乃少陽之地故諸侯耕于東冕用青紱者亦此也此又降殺之別耳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其臣妾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其臣妾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蚕所以必親必躬者正以祭祀之物使人代為之則不誠不信矣雖以天子諸侯王后夫人之尊而猶必親為之者蓋身致其誠信

焉耳是誠信也非自外至也所以盡吾之心也是盡也非
備物也所以將吾心之敬也惟盡敬無至然後以事先王
先公而神必享之矣誠信盡敬皆是推原親親黜讎之所
以用心者皆就心上看只是一時事非誠信了而後盡盡
而後敬也兼內外說者不可從

及時將祭

一節

此言將祭之時而夫婦親致其齋戒也天子諸侯采盛既
成冕服既備當祔祫烝嘗之時大禘大禋之舉必散齋致
齋以盡交神之誠也君子乃齊善散致言齋之為言齊也
二句上句是釋齋之義下句又伸釋所以為齋之義也蓋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十

人心多不齊如心為物欲所二不齊也必有以防之于以
致其精而不二心為物欲所蔽不齊也必有以訖之于以
致其明而不蔽所以齊不齊者以此大事恭敬俱指祭祀
說防以防其外之來物自外至故曰防止以止其內之出
欲由中出故曰止及其將齋一句亦兼散致二意訖亦止
也耳不聽樂三句應訖其者欲心不苟慮四句應防其邪
物齊固不止于聽樂以樂者人之所樂也散人之志尤在
于樂故也必依于道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類也必依于
禮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也是故君子之齋也至精明之至
是齋之始終以見齋之功之極專致精明之德與首言齋

不齊以致其齊致字相應蓋精而不二明而不蔽方謂之
齊君子之齊專致乎此德也致之何如散齋云散齋是
謹于外者如邪物未防于焉防之使不得接于其前嗜欲
未止于焉止之使不得交于其外積而至七日則散者集
矣庶乎吾心歸于定可以致其精且明矣然散齋雖定于
外而吾心易動于物能保其終齊乎故又致齋焉致齋是
謹于內者如邪物固防矣防之又防使不以動于中嗜欲
固止矣止之又止使不略萌于內如是則吾心未始不齊
可以致是至精而至明矣末句是首上將祭乃齋之意也
纂言謂精之至固于祭之心則為精為精志明之至故于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八

祭之道為明禋為明享何神明之不可交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 一節

此正與前又外求助一節首尾相應見夫婦親之也首句
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共十日宮宰于十日之前一日遂
戒夫人于是日而齋也官宰守官官也君聽外治故致齋
于外謂路寢也夫人聽內職故致齋于內謂正寢也齋于
內外所以辨其位也君無天子諸侯言夫人無王后言君
純冕以下至薦豆總言君夫人躬臨祭位躬行祭禮也君
執圭瓚裸尸至浼水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也大宗
執璋瓚亞裸本是夫人人事但因有故故攝之耳迨夫迎牲

君親執率牲之糾而卿大夫佐幣士執芻以序而從之迨
大夫入將酌此浼水以薦而宗婦執盥齊以來奠而從之
言執芻則后于君言執盥則先于夫人蓋芻用于迎牲之
后而盥齊居于薦之前也君鸞刀就饋執之時言謂之齊
者尸嘗之也以尸之所嘗故君執鸞刀而羞之夫人薦豆
謂饋食之豆饋食如大羊牛豕之類向者腥解而爛至此
則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獻于尸前也夫婦親之總承
上三節言正與首節祭者必夫婦親之一句相呼應

及入舞君執干戚

一節

此亦承上文親之而言天子諸侯之于尸非特備禮物以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九

薦之而又就舞位以樂也在以樂皇尸處分上是樂尸之
禮下是樂尸之義君兼天子諸侯而言君子東上則以君
為祭主故也干戚舞武所執止言干戚者據武宿夜而言
耳然天子諸侯親執干戚以立武位君為東上首戴冠冕
手執干盾率群臣以樂皇尸若此者何也蓋天子有天下
者也天子之祭親舞以率群臣者示其得四表之懽心以
樂其親也諸侯有境者也諸侯之祭親舞以率群臣示其
得四境之懽心以樂其親也夫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正示
與境內樂之之義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矣是故天子之
祭也以下有專指舞者宜泛說為長蒙引云天子者天下

之主廟中者天下之衆群臣者萬姓之衆今天子率群臣
以樂皇尸以見非徒自樂正與天下共樂之也又云天子
之群臣乃天下之賢才諸侯之群臣乃境內之賢才故有
于天下境內樂之之異

夫祭有三重焉

一節

前章言外盡物內盡志恐人不知志之為重故此言祭之
三重本于志而君子當後志以求之也首句是一冒頭謂
祭之為道禮義百出固非一端而所重者則有三焉自獻
之屬至周道也處正三重之實如云獻之屬有九而莫重
于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朝踐饋食皆其輕者也聲莫重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十

于聲歌是以人聲者為重凡見于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
者也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以當時為重者凡見于前代者
皆其輕也夫此三所重者乃周廟所尚之道也何以見之
蓋灌用鬯與周人尚氣臭也清廟乃文王道德之音武宿
夜乃武王告成之樂故曰周道也前講裸歌舞處未可用
出周廟意至周道也內方可說此凡三道者至弗能得也
是明三重之本于志假于外以增志謂君子原有此志假
此三者而增正以見內志為三重之本也如假乎鬯以
裸焉假乎人聲以歌焉假乎干戚以舞焉而外物之備固
所以為誠敬之將夫然后見君子裸獻之志焉見君子升

歌之志焉見君子樂舞之志焉而誠敬之存恒昭著乎外
心之發有是誠敬也而后假是三道也則誠敬者三道之
未將者也假是三道也而后見是誠敬也則三道者誠敬
之既將者也故字緊承上意來志輕則亦輕二句正于志
進退之實志輕者謂誠敬之心若存而若忘忠敬之念時
出而時入也如是則裸不過鬱鬯爾歌不過聲香爾舞不
過于戚爾雖曰三重亦文具而已矣志重者謂清明在躬
而有以致其誠信精白承休而有以竭其忠敬也如是則
裸可以降神歌可以侑神舞可以悅神其曰三重真見其
為重也見三者雖祭之所重而志為君子之所尤重也若
禮記中記 本卷之二十 二
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况常人乎是故君
子之祭也以下言君子當後志也承輕其志而來外之重
說來必身自盡二句應輕其志道之以禮三句應求外之
重聖人之道應聖人弗能得君子兼天子諸侯言身自盡
者即致齊散齊致其誠信與其忠敬也所以然者正以明
內志為外物之本不誠則無物也自盡所以明內志之為
重耳內志既重則本立矣然道此志于裸獻之禮假鬱鬯
以降神以奉此獻之重也道此志于升歌之禮假聲香以
侑神以奉此歌之重也道此志于樂舞之禮假于戚以樂
神以奉此武宿夜之重也此乃由內以達外由志以見物

聖人之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若夫常人則惟知盡物而已安知志之為重哉
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故曲名武宿夜焉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 一節
此因上章而言祭之可通于政也人情多謹于始而忽于
終祭之有餼雖祭之終事然所關甚大不可因其祭終而
不知所慎也吾嘗證古語矣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
雖非為餼而發而餼為祭末不可不慎其是之謂與古之
君子亦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謂殺牲之時即以血毛告
禮記中記 本卷之二十 三
神而後獻尸是尸雖至尊亦餼鬼神之餘也而况其下乎
即此二言觀之可見其不可不慎矣然其所以當慎者何
也以其可通於政故耳惠術二句正當慎之故乃下二節
之大旨講云餼之為道人皆曰祭之終事也殊不知中保
率歸而神惠斯普在貴而上者無有于重皇尸載起而餼
禮咸洽在賤而下者不至于虛然廟中之修舉乃境內之
儀刑而祭禮之推行寔治道之顯設上下通及之恩即布
德行惠之典也每變益衆之禮即發政施仁之方也是治
民事神固岐乎幽明之異而廟中境內實同乎感通之機
欲觀政者可以他求哉吾見行于此而通于彼施之于餼

者可以達之于治見其禮而知其政修之于廟者可以運之于國其禮具者其治辨也雖不必觀政于朝所以振綱紀而盈縮之以施政於境內者即此可以得其施為之序矣其神享者其民懷也雖不必觀政于國所以齊法治而整頓之以仁覆乎天下者即此可以得其經綸之迹矣是知餼以寓政餼者澤之大也政關於祭祭寔政之本也祭必有餼其可以為祭終而不知所謹乎

是故尸謏君與卿

一節

此節至下節由餼見之矣總是申言惠術也一句之意故曰可以觀政與上可以觀政一句相應尸謏至下餼上之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下

三

餘是言餼之禮臣餼君之餘者謂君于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矣君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餼君之餘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尸言謏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以象神故特以謏言之凡餼之道至境內之象只承言餼之禮即施惠之法耳興施惠之象以上應惠術四簋以下應觀政每變以衆謂先四人而後六人而後八人先八人而後百官也貴賤總卿大夫士百官而言之蓋言貴者先賤者后名分不喻非以別貴賤之等乎然且鬼神餘恩無不遍及其即政惠之敷布惟均也豈非興施惠之象乎以四簋黍見其于廟中只是餼之禮尚

未涉在政上至廟中境內之象方涉在政上去觀註云施惠之禮脩舉于廟中既謂之禮則政不同可知謂四簋之黍雖以而鬼神餘恩貴賤遍及亦猶政行于境內遂遍及于衆民也是廟中之禮有境內行政之象耳故施惠之禮既舉于廟中則施惠之行得不遍及于境內乎

祭者澤之大者也

一節

祭者澤之大即上節惠術一句意此祭字指餼而言祭者即施惠之禮脩舉于廟中也澤之大即施惠之政遍及于境內也下二大澤與此大澤竟同是故上有大澤二句專就及民上說與祭無相干涉即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惠必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下

古

及下如可以足民衣食民食也積重謂多而不能散也民夫人凡言人人也祭之為物一段見祭不止于象政而尤足以立教也祭是廟祭大字舍下文意蓋順禮備物而為教之本此其所以為大也不可以為物大興物備相對看教之本是言祭之順以備物乃尊君孝親之教所本也是故君子之教至末是因上教字泛論君子之教必由于盡道端義也未涉到祭上雖有崇事宗廟句亦是泛言不可因此便拘于祭也明崇二字俱重如博典庸禮一合乎當然命德討罪一出乎至公者明也如是則諸臣服從矣春杓秋嘗而內外兼盡春祈秋報而志物兩全者崇事也如

是則子孫順孝矣上句以臨政時言下句以臨祭時言也
盡道端義二句亦是泛言盡道二句應上文明君崇祀二
者教生應上文諸侯子孫二者講云祭也者脩于廟中以
交神明其事若專于此而已矣然規為之下衆美萃焉而
體之所係者匪輕觀感之餘百化興焉而用之所及者甚
大幽而有關於神明而有係于人也其為物也豈不大哉
何以見之然能備然後能祭也今陳列備陰陽之物薦獻
極水土之品其興物何其備哉踰分非所以示順也今因
名分之隆殺為品物之多寡其備物何其順哉如是則不
但可以享親而已也其教之本不在是乎蓋順理以備乎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五
物則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是示人以孝親之教也備物必
順乎禮則名分不踰可謂忠矣是示人以尊君之教也義
貫乎幽明道通乎上也此其所以為物之大也是故君子
之教也外焉有君身之所賴以主者而教之以尊乎君長
內焉有親身之所由以生者而教之以孝于其親是二者
教之大端也然教之尊君豈徒責之臣耶故必為君者體
明昭之方不以微小而或遺盡周物之道務極巨細而必
察然後為諸臣者沐其德化自屈服順從之不暇矣教之
孝親豈徒責之子孫耶故必為君者昭格祖廟追養繼孝
之不遺敬事社稷報本反始之不闕然後為子孫者感其

德教自奉承孝道而無違矣若是者豈徒建虛名而已也
惟以道義者立身之本而人心之同然也必為人心者盡
君道之當然而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雖未嘗教之以
尊君也而尊君之教自四達而不悖矣盡子道之當然而
施之禮節無不協于義雖未嘗教之以孝親而孝親之道
自有感而必通矣此以身教者從也否則雖令不從矣其
何以立教哉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 一節

上節言盡道端義而後尊君孝親之教生此節言必繫矩
而後能盡道端義也必以事君言之者謂事上使下之道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十六
惟人臣可以兼之耳此處只就事君者言非就立教者言
也至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方說在教上也蓋人臣一身下
則事上上則使下皆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身行事上使
下之道也己之心有不安于上則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
以使下是身行使下之道也己之心有所惡于下則以此
度上之心而亦不以事上是身行事上之道也此之謂繫
矩之道必如此而後能盡道端義也若非諸人而行諸己
豈所謂以身行之者哉故曰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
也以反身之今未足以喻人而逆心之行適足以乖治故
必由其本焉如外焉教以尊其君長必由明君在上盡道

端義而為之本內焉教以孝于親必由崇事宗社盡道端義而為之本是皆有諸已而求諸人不為非諸人而行諸已其施也不恃其求也不拂其順無以加矣今祭而順禮備物上焉不偪下而為隘下焉不僭上而為濫不其順與祭而順焉則物之備也不苟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是示人以孝親之教也祭非孝親之教之所本乎禮之行也無違分限所在凜乎不踰是示人以尊君之教也祭非尊君之教之所本乎君子之教至順之至與上善終者如始同祭其是與與餒其是已同

夫祭有十倫焉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士

此詳言祭祀之義以見其所該者大也當舍下文意講倫義也言于祭之中而有十者之義也方氏曰鬼神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嚴敬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先后有序如此故曰倫陳氏謂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此五者內之倫也君臣爵賞貴賤政事上下此五者外之倫也

鋪筵設同几

此舉祭之始終以申言見事鬼神之道也鬼神無形而依于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枋則在門外筵几祝枋祭祀之始終皆所以交神明而享之也故曰交神明之道也未白總項二項不可與依神相對看鄭氏曰祭以妣配故曰同几陳氏曰人道貴別而神道貴親故葬同穴而祭同几也正祭與繹祭皆鋪筵設同几

君迎牲而不迎尸

一節

此即君尸相見之儀以申言祭見君臣之義也首句與下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句相應尸在廟門外至全于子正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太

是明別嫌之意陳氏曰尸卑于廟門之外而尊于廟門之內君尊于廟門之外而卑于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在廟中則全于君而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于全父也

夫祭之道孫

一節

此因事尸之禮以申言祭見父子之倫也尸所以象神取于異姓則嫌于不親取于己子則疑于無別故以孫為王父尸以其昭穆之同也此尸為神之孫則為主祭者之子行矣子行猶子列也雖以父事之而不疑于父不疑則

人倫明矣言以父而事子行之尸事尸則象王父之尊父則執人子之禮此時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子忘其子之卑而事父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註中欲子知事父之道之子字汎指人子者言非專指子行之尸者言也王大也王父祖也

尸飲五君洗

一節

此節獻酬之禮以申言祭見貴賤之等也主上公宗廟之祭言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飲五謂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食畢主人酌尸是飲五也君洗玉爵獻卿非以卿之德隆而貴故用玉之貴者乎飲七謂獻卿之后

禮記中說

今春之干

九

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飲七也君以瑤爵獻大夫非以大夫之德隆而賤故用玉之次者乎飲九謂至此以后賓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飲九也君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謂非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乎自卿至群有司皆隨其爵之高下而為之先后或卿大夫或士爵之同者又隨其齒之長幼而為先后馬是以獻爵之間而齒爵不紊如此是以明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雖是主爵而齒亦不輕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于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也

夫祭有昭穆

一節

此即祫祭昭穆之序以申言祭見親疎之殺也上昭穆及下群昭穆皆無神人而言之神謂廟中之尸主人謂祭祀之子孫也別父子句小註云昭穆因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疎也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疎以情言無亂謂父南向子北面親者近疎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有事于太廟謂祫祭也祫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同宗父子皆至若餘廟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故曰咸在也以死者而言昭列于北牖下穆列于南牖下以生者而言昭列于左穆列于右是不失其禮記中說

今春之干

二十

倫矣

古者明君爵有德

一節

此申言祭見爵賞之施也至示不敢專以禮言也故祭之日以下則舉其事而言之惟其不敢專所以人君必因祭而命爵祿也講首三句云祭之為義固有見于爵賞之施矣果何以見之彼有德而弗爵則為善者怠矣故于有德者而錫之以命服之榮使爵必當其德焉有功而弗祿則效勞者阻矣故于有功者而給之以養廉之資使人不滯于食焉夫有德者固爵矣而爵之所錫必假諸太廟而行奉承薦獻之際發爵賜服之時也有功者固祿矣而祿之

所頒必假諸大祭而行禮度森嚴之地定位出祿之所也夫賜爵祿而必于太廟如此其義果何如哉示不敢專而已矣蓋有國家而君主之者一皆先王之遺則夫有功德而爵祿之者實乃先祖之意監觀于冥冥之表而操縱之權有所制吾惟奉行之而已簡在于赫赫之靈而策命之典有所尸吾惟順承之而已豈非示不敢專之意乎祭之日一獻乃上公之禮非天子之制謂為上公當酌尸之畢是一獻之終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就君位焉所命之人北面處臣位焉史是掌書之官策命之事由君之右執策命之或爵祿皆于是而頒焉于是有德有功之人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王

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于廟以受君之命而告于祖也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不敢專所以明祖父之尊也受爵祿者釋奠于廟示有歸美所以明父祖之賢也若出故祭之曰至于其廟在執策命之分上是君因祭以賜乎臣臣受命以告乎祖

君卷冕立于阼

一節

此申言祭見夫婦之別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禕也祭必備內外之官當夫婦親之君為主人袞冕立于阼附夫人為主婦副禕立于東房校豆中央之直者饌豆之下跗也夫人薦豆執中央之直者執醴之人受夫人以豆則執豆

之下跗焉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其授受也豈惟執醴與尸不相與處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其處其酢也不惟尸酢夫人易爵雖君夫人相酢亦必易爵更酌此夫婦授受酢爵之易別也如此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

一節

此即祭畢頒豆之禮以申言祭見政事之均也自凡為俎者至明祭之必有惠也是言俎之為惠謂祭必用俎者所以載牲體以骨為主焉然骨有貴賤人之祭也尚質固貴脾之厚矣而所賤者在肩之薄周之祭也尚文固貴肩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王

之顯矣而所賤者在脾之隱以周之所貴言之必貴肩者何也以肩在前脾在後凡前貴于後也祭畢而頒俎則神惠之賜有以及于人也自貴者取貴骨至示約也是言惠之欲均貴者謂君卿大夫賤者謂百官沃盥不重不虛正見其均不重謂不特多而重不虛謂不虛而無分也貴者取貴賤者取賤則有所別而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為仁以上俱就俎說未及于政自惠均至功立方涉于政也惠均還以俎言政行事成功立方言政也政言其綱事則政之耳目講惠均三句云腥爛既熟列示于宗人者咸得以享夫鬼神之餘饌熟既舉有事于太廟者

皆得以洽夫君上之惠貴取夫貴非分之當得不以貴而有餘也賤取夫賤一皆分所宜有不以賤而不足也惠豈有均乎然廟中者境內之象也祖惠既均則大綱既舉何有于留滯之虞衆目畢張何有于廢弛之患有不政行而事成乎由是上蒙其澤而臣工為之祇服下享其利而黎庶為之義安治功不于是而立乎功之所以立者二句又是倡起語意頗輕祖者一句正見不可不知意如云功非自立也必由于政惠之均政非自均也實出于祖惠之界是豈可以不知哉觀之別其骨體而貴者登受之有節量其祖實而賤者咸及之不虛匪特明祭之必有惠也正以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

明惠之必均焉耳治成功立其有所本者如此善為政者如此句謂善為政者知施惠之禮既均于廟則施惠之政當及于竟內于是政行事成功立自相因而舉耳是祭祀之禮不過一祖之頒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祭非見政事之均乎善為政者如此如字作知字看不可說為政者亦如此惠之均也

凡賜爵昭為一

一節

此即旅酬賜爵之禮以申祭見長幼之序也廟中助祭執事有同姓者有異姓者至旅酬時皆賜之酒兄弟子孫同姓者也以昭穆為齒而各自相旅矣至于群有司則異姓

者也亦皆以長幼為序而自相旅焉齒所以序長幼旅酬序齒此祭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夫祭有昇燁胞翟闋者 一節

此即祭惠之施以申言祭見上下之際也夫祭有昇至仁足以與之言祭惠之施寓人君之澤也惠下之道指堯肉民言不是說祭謂之祭昇燁胞翟闋者人君惠下之道所寓也有德之君即下知仁是也皆就惠下及民上講與祭無干如云惠下之道豈庸君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不厲民以為自養之圖必推此以行保民之政而其所以行之者亦以仁知之兩全耳方氏謂惠下之道有明以見之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

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于不行有仁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于無辨意極好吾知昧焉者或失于不知有德之君則本源澄徹而動靜之機以涵上達乎乾父坤母之義旁通乎民胞物與之情惠下之道固有以見之極其明矣忍焉者或失于不行有德之君則視民如傷而好生之德已具足以損上而益下足以推已而及人而惠下之道固有以施之極其博矣自昇之為言與也至以其餘昇之是又申言祭惠之施耳燁周禮作鞀謂鞀皮革之官也即鞀人掌作鞀木張皮兩頭鞀之以為鼓故云鞀鞀皮革之官也是故明君在上即上文有德之君明而仁者

是也民無凍餒即能惠下之道是也此二句是申上文惠下之道意是故二字不可輕看謂以至尊之尸有以昇至賤之吏于此見尊卑上下其禮則一廟中竟內其象則同廟中之禮等既不忘賤而臨民之道上豈可忘乎下哉故明君在上引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五畝宅而教民垂有以為民豐衣之用百畝田而教民耕有以為民足食之源而民有凍餒者乎夫君者上也民者下也上下之勢易于隔絕今明君在上而下無凍餒則君民上下之間無非恩義之相接矣故曰此之謂其下之際主政言非謂昇輝胞翟闞也謂上下之際不過自昇輝胞翟闞見之耳

禮記中說

卷之十

圭

凡祭有四時

一節

此言時祭各有其禮謂天子諸侯之祭而四時各有其義也春曰杓者謂以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夏曰禘者謂以夏物稍成次第而祭也秋曰嘗者謂以秋物大成新各熟而可薦也冬曰烝者謂以冬物畢成而成物者衆也

杓禘陽義也

一節

此言時祭之義而推其義之所重也謂四時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矣然以時行禮可無其義乎蓋時既取法乎天道而天道不外乎陰陽春為少陽夏為太陽杓禘行于春夏則用物少而主于灌獻非所以為陽之義乎秋為太陰

冬為少陰嘗烝于秋冬則用物多而主于饋食非所以為陰之義乎然杓禘雖皆陽義而禘特陽之盛焉蓋陽達于春物方蠢動不可謂之盛也惟及于夏吾見生道之宣泄萬物以之而假大和氣之充周庶類以之而長成今禘之為祭適于此時舉行不曰陽之盛乎嘗烝固皆陰義而嘗特陰之盛焉蓋陰終于冬物已退藏不可謂之盛也惟至于秋吾見溫柔者轉而嚴凝萬物以之而憔悴和同者反而閉塞庶類以之而凋零今嘗之為祭適于此時而舉行不曰陰之盛乎惟其為陰陽之盛故曰莫重于禘嘗

古者于禘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十

圭

上節言祭莫重于禘嘗此節是舉人君之政行于禘嘗者以見其所以為重也謂禘為陽之盛而在所重故古者于禘發爵賜服以順乎陽義蓋發爵則體陽道而奉天命賜服則顯陽道而勝于陰故曰順陽義也然皆行之于禘則禘之為重可見矣註云命之者即書曰天命之意勝于陰者言彼服于身則有熱氣而寒不得入矣惟嘗為陰之盛而在所重故古者于嘗出田邑發秋政以順乎陰義蓋出田邑則地乘陰而田邑食祿制于地發秋政則刑陰事而秋時之政用乎陰刑故曰順陰義也然皆行之于嘗則嘗之為重可見矣故古記又是証上文出田邑發秋政之事

記曰嘗之日發宮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所謂出田
邑者是矣割草而行墨刑秋政未發則民亦不敢草所謂
發秋政者是矣政行于嘗既有祈証則禘之行者斷可知
也此可見禘嘗為重為人君之所當慎也刑有五而墨
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 一節

此承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見禘嘗為治國之本而人
君當慎重也首三句含下文說謂能使竟內子孫莫敢不
敬治國之本也君必明其義臣必能其事不可不知也講
云禘為陽之義因其義而致其祭則事乎神者所以為治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三

民之本脩乎廟者所以為竟內之義也然義有大小治有
本末小者末者不可知也此為大者本者不知則無以出
治矣故必反諸身而究其義之所以然行諸祭而表其義
之所當然可耳明其義者君至為臣不全正言知之之責
在于君而不在乎臣也此數句意雖平而實重于君焉義
指陽義陰義明謂知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已然而不可
易也事指裸獻饋食能謂于禘而助裸獻于嘗而助饋食
也明其義之明字重看即中庸知天地之化育知字也義
者所以濟志二句先以順陽順陰義講二比然后講濟志
發德諸字意輕特語辭耳義德何辨曰志其所欲為德其

所當為如上欲尊祖下欲尊禰而盡報本反始之誠此吾
欲為之志也欲為而無以成之則歉于心而不遂矣惟禘
嘗一明而義以行焉則報本反始之意形于奉承薦獻之
時蘊諸心者有以成諸事矣若義重于禰而盡尊祖親禰
之義此吾當為之德也當為而無以發則蘊于中而不得
明矣惟禘嘗一明而義以行焉則尊祖親禰之德昭于裸
獻饋食之時蓄諸中者有以達于外矣其德盛者至莫敢
不敬矣上三句是明祭之由下二句是感人之效德盛是
孝愛之念在諸中者也然后樂親之來哀親之往而志無
不在親矣志何厚也志厚則樂親之來而禘祭以舉則陽
之義以章哀親之往而嘗祭以舉則陰之義以章義章則
君明其義真見是祭不出于虛洞洞屬屬儼乎吾親之極
肅肅雖雖凜乎吾親之若存祭不于是而敬乎祭敬則報
本反始人心所同四境之內凡為子孫者莫敢不敬其祖
考矣此正見為治國之本也惟其為治國之本故君子之
祭也必身蒞之致其誠信與其忠敬也有故則使子孫代
之是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
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可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
也其德薄者又是反說以明此條之意耳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

三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一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如校
邑庠生馬其如

姪庠生 馬煒如
馬澄如 同校

孔子曰入其國

一節

此言諸侯之教有得失由其所得有淺深也首二句是一
言教指在上者言溫柔敦厚等句是教成之效指國人言
正其教可知之實先王立教未嘗有異人之所得則有不
同夫愚等一段言所得之淺不愚一段言所得之深皆足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一

上文未盡之意總是入國知教之實人君必先于教化而
教不外乎六經故入人之國不必觀政在朝而後能知其
教也惟于國人觀之而其教自可知矣何也下之所以成
德即上之所以成教者也故觀國人之溫柔而不迫敦厚
而不汙其德性可謂和平矣然非國人自成之也而知其
有得于詩教焉蓋詩本溫厚和平使人不失乎性情之正
者也故民感之而不自知其溫柔敦厚之如此耳觀國人
之疏通而不惑知遠而不蔽其事體可謂通達矣然非國
人自能之也而知其有得于書教焉蓋書本紀述政事使
人不迷乎事理之繁者也故民感之而不自知其疏通知

達之若此耳觀國人之心胃廣大規模宏博又且平易而

善良馬上果何以教之其必以樂乎蓋樂統天地之和至

大而至易故其教成如是耳雖廣博易良之體民所固有

而要之有得于統同之樂者不可誣也觀國人之潔而不

汙靜而不擾又且精密而細微馬上果何以教之其必以

詩乎蓋易體天地之撰至純而至粹故其教成如是耳雖

潔靜精微之德民所本有而要之有得于先天之易者不

可誣也人能恭儉以律其身莊敬以飾其體則上之觀會

通以行典禮者可因國人而知之也矣必觀觀其教而後

知其禮之有得也哉人能屬詞以成其文比事以紀其實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一

則上之明春秋以正王法者可因國人而知之也矣必親
見其教而後知其春秋之有得也哉夫六經之教固無不
善然人之所得不能無淺深之殊則其為人豈無得失之
異哉失愚失誣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
得于觀感之淺也不愚不誣不奢不賤不煩不亂非六經
之始有此善也由被于教化之深也故曰入其國其教可
知也不愚等事只是溫柔敦厚等德到極好之處非此外
又有不愚等事也失愚等處補出一淺字與下深字相對
則意自了然

天子者與天地參

一節

此言天子之德能感乎人由其養之純也天子者略一斷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二與字相對德配天地即高明配天二句意參天地之體也兼利萬物即高明覆物二句意參天地之用也明照四海就大體言之是並其大明普照之體不遺微小就細事言之是並其容光必照之用通作二比平對決不可以天子一句作首只看二與字何等對待整齊而下文明並日月亦屬與地參可乎此上是德之盛其在朝廷至有度是養之純百官二句是化之成故引詩以証之天子一身所以表正百官而綱維萬事者也使德未盛而養未純無惑乎化之日湮也今天地以貞觀之道而真位于上下若未易以參之也而天子則與之參焉故至德之運克配乎健順之精而高明者足以覆物也博厚者足以載物也凡物之育于天地者莫非德施之被矣其參天地何如哉日月以貞明之道而懸象于晝夜若未易以並之也而天子則與之並焉故明睿之神洞徹乎四海之遠而且幽隱之畢達也潛伏之孔昭也凡物之囿于日月者莫非照臨之及矣其並日月何如哉德之大而明也如此宜無事于養而可以化成天下矣然猶以不可息者此心之德也不可間者育德之功也其在朝廷也則仁以愛人而親疎厚薄之有等聖以知物而是非得失之不

繆禮以節事而尊卑上下之不素以制事而大小輕重之不差斯則臣民觀法之地皆反身循理之時矣而豈但已哉然人情易忽于幾微而禮樂尤不可去者也故時乎燕居則聽雅頌之音焉時乎行步在車則聽環珮鸞和之聲焉凡所以致樂治心者何弗至也以之居處則有禮而不亂焉以之進退則有度而不滯焉凡所以致禮以治躬者何其周也是蓋隨在以致其養益有以弘其參贊之歎因地以密其功愈有以懋其繼明之德而化其有不成者哉以言乎百官夫固儀刑乎天子者也明君在上則惟臣欽若以法以廉所以翊贊參兩之歎繼明之治者一理之自然者耳孰有一職之或曠者乎以言乎萬事夫固總理于天子者也聖人立極則萬物服體以脩以舉所以還我參贊之治離照之功者一機之自致者耳孰有一事之或紊者乎觀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謂天子以德建極者乎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謂天子以德成化者乎而功效相因之理益彰彰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之 一節

此承上二節天子諸侯之教而言故以伯王之器總之王者天子之稱伯者諸侯之長也和仁信義就君政上言是歷舉治道之要末二句是明其當務之意也人君之號令

將以鼓舞乎萬民者也使上有是命而民未悅焉則矣亦甚矣未可以語和也茲則渙汗所頒光乎乎衆心而乎天罄歡忭之懷文命所敷克當乎人心而率土興豫悅之念斯則民情順而和氣薰蒸四表歡而太和融液即其鼓舞之盡神殆與元化之合同而一致也不謂之和乎人君在上將以聯屬乎天下者也使上下之間未見其親焉則情以勢睽矣未可以謂仁也茲則上焉者盡體恤之道而恩意之浹洽每周于下流下焉者竭奉順之誠而情意之交孚恒通于上達斯則至情以相與而惓惓之愛彰真愛之聯屬而慈愛之良著即其感孚之罔間殆與化工之仁氣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一

五

而一揆也不謂之仁乎立天下之誠存乎信信不可以易言也誠使民情欲富不待求富而已使各待其民欲安不待其求安而已使咸得其所斯則駿惠之克盈悉本于真心之貫徹鴻恩之覆育舉由于實德之潛孚殆猶天道於穆而萬物遂好生之性者矣向使待求而後與是徒以偽心徇天下也烏在其為信耶哉天下之政存乎義義不可以襲取也誠使上以順天克除其輿情之所不便下以應地務去其衆患之所未平斯則拯溺亨也何莫非裁制之紀禦災捍患無往非宰制之宜殆猶天道之嚴凝而萬物之肅殺者矣向使害有未除是以玩心困天下也安

在其為義耶是四者天子之治天下必得此權柄而後天下平諸侯之治一國必得此權柄而後一國定誠王者伯者之利器可執而不可失者也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將見徒善不足以為政矣其何以成治乎為治者無亦是務哉不求所欲而得之者與其利也利興而害不可以不除故繼以除去天地之害如周公之驅虎豹犀象周官之鳥獸害人者莫不有職皆去害之類也

禮之於正國也

一節

上節言治民者不可無和仁信義此言正國者不可以無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一

六

禮皆兼王伯言蓋王伯之器只必有資于禮也首四句重一正字只是泛言禮之用切于治如此故衡誠懸以下重不欺字是言明禮之效方著在人身上禮字對衡繩墨規規看國字對輕重曲直方圓看註中大小煩簡常變雖是解禮而事亦在其中姦詐即是變亂大小煩簡常變之禮者君子指在上之人言即王伯是也禮之在天下也大小殊焉煩簡判焉常變生焉所以防範人心網維世變要不可以文為視之也故章程之備具豈非執衆齊物之方制度之詳明要皆經世宰物之具禮之切于正國如此不猶器之可以齊物乎故國之事有大小也禮以正之則大不

可損小不可益猶以衡較物而輕重自辨也禮其正國之衡矣乎國之事有煩簡也禮以正之易之則易于之則于猶以繩墨正物而曲直自分也禮其正國之繩墨矣乎以至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國而有禮則處經事而知宜遵變事而知權猶規矩盡所以為方圓之理也禮其正國之規矩矣乎夫禮之用如此君子審之豈無其效耶蓋凡國之弗正者由于姦詐之能誣也凡姦詐之可誣者由于禮之未明也故衡而不懸雖有衡無益也誠一懸之則輕重不能欺矣繩墨不陳雖有繩墨無益也誠一陳之則曲直不能欺矣規矩不設雖有規矩無益也誠一設之則方

禮記中記

卷之十一

圓不能欺矣故君子于禮而不有以審之于正國何益哉苟能研之以心而迹不能以亂其聰明辨之于器而數不能以逃其洞察則權衡在我而人之情偽不能易規矩準繩在我而人之心迹莫能隱雖有姦詐而欲變亂其大小煩簡方圓之體豈能我誣乎姦詐不誣則國無不正矣此正國者所以必資于禮也君子審禮之功豈可已乎

是故隆禮由禮

一節

此推言用禮之效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正見不可誣以姦詐之意在無方之民處分上言賢否之所由分下言用禮之效以見其不可不隆之由之也隆以心言是敬以直

內意故曰極高明由以身言是義以方外意故曰道中庸有方之士此正審禮之君子也無方之民此正姦詐之小人也敬者禮之本讓者禮之實敬讓一句為總下宗廟等句皆以敬讓貫之小註分宗廟朝廷為敬室家鄉黨為讓似太分別不必從禮之體一定不易也必恭敬奉持隆是禮于高明以立其本禮之用趨時不同也必錯綜斟酌由是禮于中庸以趨乎時內外交脩身心一致其于禮也可謂審矣不謂之有方之士乎蓋道非他也即禮之渾然而無迹者也禮非他也即道之秩然而有體者也今隆禮以立本則斯道之體以立由禮以趨時則斯道之用以行渾

禮記中記

卷之十一

八

全而無迹者於是純實而有方矣此必志于道者能之不為有方之士乎反是則為無方之民所謂姦詐之小人也必為君子之所惡矣是可以誣君子乎夫禮有得失而賢否攸分人固當隆而由之矣所以然者何哉蓋禮之道雖經曲異制而敬讓盡之矣士能隆而由之則敬讓之道在我矣故以此敬讓而奉宗廟則駿奔肅肅而克致其敬矣以此敬讓而入朝廷則貴賤秩秩而各安其位矣內而室家以敬讓處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情于是乎順矣外而鄉里以敬讓處之則長者居尊幼者居卑而序于是乎別矣此惟有方之士者能之而上下于是乎安治

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此當依小註訂
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
當敬讓而居下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
而然故曰莫善于禮其即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則有
敬而有位達于室家鄉里則有親而有和有序之謂也夫
禮之為用如此信乎得之則賢失之則不肖矣審禮之功
豈可以或忽乎

故朝覲之禮

一節

此下二節言禮教之深微以見人當隆而由之也此節在
男女之別也分上言先王制禮各有其義下言其所係之
禮部中說 卷之三 九

重以見不可廢也禮何有舊哉如云先王陳迹之謂也夫
禮何以行之宗廟朝廷室家鄉里而各有其效耶蓋由先
王制禮各有其義耳故春焉而朝秋焉而覲此述職之禮
也天子諸侯嫌于無分故述職之禮行則分無逃情焉以
親分為正而君臣之義明矣大而為聘小而為問此通
好之禮也諸侯嫌于相隔故聘問之禮行則情無所間大
有以恤其小小有以承其大不相侵陵而相尊敬矣臣子
之亂生于無恩先王制為喪祭之禮則三年之喪以情報
之而生者不忘四時之祭以時思之而死無所倍戾子報
本反始之恩明矣長幼之亂生于無序先王制為鄉飲

禮則坐立有序而弟長無遺俎豆有數而安燕不亂鄉黨
長長幼幼之序明矣婿于婦家曰婚婦于婿家曰姻先王
制為親迎執贄之禮則無媒不相交也無幣不相接也非
所以明男女之別乎斯禮也上古制之後世守之亂無自
而生矣苟以為無用而去之未有不亂者然則禮豈可廢
乎此正國者不可無禮而君子必隆之由之也歟

故昏姻之禮廢

一節

以為無用而去之則禮廢矣其亂各以其類之夫婦之道
苦長幼之序失臣主之恩薄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乃
邪惡之初形亂之所由生者也淫辟之罪多爭鬪之獄繁
倍死忘生倍畔侵陵乃罪惡之已著亂之所由成也倍畔
屬天子侵陵屬諸侯禮之教化也微以下總承上二節言
止邪于未形正見教化微處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正
是止邪于未形善即上文君臣之義等事罪即本節淫辟
等事夫人倫之得失皆係于禮如此是可見君子之教化
人也不過欲止人之邪而已其止邪也不過欲人之有善
欲人之無惡而已顧已形而禁之者其教化猶未妙也未
形而為之者其教化斯為微也今禮則止邪于未形焉何
也人心未發若未遷于善也而綱維之道已先未發而禁
之使八日遷于善而不知善之所以遷也其所以全好者

何微也人心未動若未羅于罪也而防範之術已先未動而遏之使人日遠于罪而不知罪之所以遠也其所以領惡者何微也然則先王以教化為己任者安得不隆之哉故知禮之可以正國也而推之為經國之洪猷知禮之可以治民也而執之為維世之大典天下方未有邪僻之形而尊崇其道不敢以一日而廢焉必使斯民日遠于有序有別有恩有義之善而日遠于淫聞倍忘倍畔侵陵之罪斯已矣敢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哉故曰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云云引易証上二節之意乃連山歸藏之語故易文不載

禮記

卷之三

士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二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如校

姪庠生 馬輝如 同校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如何 一節

哀公見孔子言必稽禮而未知禮之實故問之如此大禮者以禮所用廣大也稱揚當於大禮上見謂人之言禮而必言大何其稱揚之甚也不足以知禮謙之也此臣禮也君曰否者止其謙也曰吾子者言其為君子非小人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一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 一節

此夫子述所聞以答哀公禮何其守之問也民之所由生如云民生天地間惟禮為大耳云云由生二字方氏言此禮在民失之者免得之者生故云由生必不如此講可也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以下正見禮之大處祭天於丘圓祭地於方澤是事天地各有其位也非禮以節之則無以當其位矣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各有其時也非禮以節之則無以當其時矣此幽而神之大禮也分之嚴者外至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非禮則無以辨之情之厚者內

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非禮則無以別之婦黨曰姻自內家之兄弟而推之以及異姓之兄弟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外遠之長幼而推之以及遊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非禮亦無以別之此明而人之大禮也夫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皆非禮無節之辨之別之交之如此此所以為尊也末句以此之此字正指節事辨別之禮而言之然者如此之謂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為用如此其大故尊敬之如此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二

然後以其所能

一節

此承上文言既尊敬此禮而後推此禮於人也然後二字根上尊敬來所能葉氏謂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者皆其所能也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謂使之以時遵教不先時而踰不後時而怠也講云君子言此大禮而尊敬如此是身能行此大禮矣然不推之以教民則將何裨於民生哉夫然後本天秩以立教而民彝物則之有中因人情以為防而品節文章之曲當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必以人之所能者教人如人有父子之親也而為喪祭之禮以教之人有男女之欲也而為

冠笄之禮以教之豈強之以難行之事哉夫既以所能而教乎人必欲以時而遵其教故觀會通以行其典禮酌疏數以立民中如葬祭有葬祭之時也禮行于葬祭而確乎有定期冠婚有冠婚之時也禮行於冠婚而肅乎有定守固不先時而以為快亦不後時而失之急焉若然則禮有通乎萬世之遠而天下亦共由之而不廢矣

有成事

一節

此言君子既有尊敬之心而又繼之法制即孟子既竭耳目之力而又繼之規矩六律也成事以祭事言是假爾大龜龜食其墨假爾太筮筮為協從而祭事可成也然無器服以傳之無窮則於所以生民之道猶有未盡也然後治其祭器之飾於罍鬯則刻雲雷之象於犧尊則刻犧牛之形而祭器備矣治其祭服之飾於衣也飾以青赤之文赤白之章於裳也飾以白黑之黼黑青之黻而祭服備矣然器服之所存禮之所存也器以備物服以華躬制於一人者可以為法於天下成於一時者可以傳示於百世而禮不至於廢墜矣

其順之然後言

一節

此節言君子本諸身以行禮如此也在於序宗族處分上是嚴於事神下是薄於奉已其順之承上意說來謂先王

既有尊教之心而又繼之法制則民得有所據以從其治得有所守以遵其教而上下皆有尊崇之心則教有可行之機矣使非躬行以率之亦未能至於感化之深也云云故制禮以使之行焉莫重於喪祭也則教之明其喪葬服之精粗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則所以慎終者至矣則又教之備其鼎俎之器設其豕腊之牲脩其宗廟之制歲時以敬祭祀祭畢而燕以序宗族則所以教其追遠者至矣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各舉其一而言之耳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

禮記中記

卷之三

四

安其居節是於所居無所擇醜衣服二句即禹之惡衣服卑官室也車不雕幾三句即禹克勤克儉意也未句總承上意來謂嚴於事神薄於奉已也言之君子行禮之道正如此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 一節

此哀公有感於夫子之言而問之也實謂財貨充實好實無厭貪而不知足也滋德不倦過而不能改也荒怠者荒於事故其心怠教慢者教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惟求稱乎欲

而已矣不問其禮之所在也由前指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至於民同利一段由后指好實無厭至不以其所一敗未句見禮本人之所能行今之君子特不行耳是豈禮之難行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 一節

此章十二條當作三段看首九節言人道第十節言天道末二節總天道人道而結言之也昔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治人之道誰為大觀哀公此問似有心於求治矣方是時王道不行人道不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而哀公自即位所為皆戾人道幾乎息矣故夫子驟聞其問而深喜之愀然竦動變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豈一己之善哉實百姓之福也此正臣之所當將順者敢無言辭以對哉人道政為大政字含下文大綱庶幾之正言謂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推之禮樂教養之際大綱以正而不事於末萬目以張而不遺於近也大字要含百姓從意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 一節

此因上文言人道政為大而未免其說故復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以人道在於正三綱也政者正也正字且泛講政之名義如大而綱常得其彝倫之敘而不使有一毫偏枉之非小而庶物得其品節之安而不使有纖悉詭異之失

也尚未涉在君之身上至君為政方著在君上去謂君能使大綱庶事之正者豈可以他求哉能皇建有極自率以正則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民有不從政乎君之所為四句正見君為正百姓從政處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也三綱而必先之以夫婦者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下三者正不必講即是上三綱也庶物從之就君身上說謂三綱人倫之大者也庶物諸事之小者也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之矣此人道之所以政為大也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六

此言正三綱又在正昏禮以正夫婦為本也愛即註中不敢惡於人敬即註中不敢慢於人講云古人以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施之欲博也濟之欲衆也為政之大將不在於愛人乎然愛可也愛而無節不可也則分別其親疎之差審察其貴賤之等上下以辨也民志以定也愛不至於賤仁而禮之所與衆之所治矣其大為何如禮可行也禮之無敬不可也則將之以洞屬之心持之以齊莊之志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禮不至無本而敬之所存德之所聚矣其為大何如然禮無往而不存則敬無往而不在未見其至也求

其敬之至者其惟大昏乎蓋天子必有后也諸侯必有夫人也上以承宗廟之重下以開嗣續之原擴之足以御邦家推之足以保四海矣大昏非敬之至乎大昏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分雖尊也亦冕而親迎隆其禮而不為侈降其尊而不為屈焉所以冕而親迎者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者欲使婦之親已也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舍去敬心是遺相親之道也不親迎是弗愛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疎非不親乎不戴冕是弗敬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非不正乎既愛且敬由是擴而充之以此愛敬加於夫婦則夫婦別以此愛敬而加於父子則父子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七

親以此愛敬而加於君臣則君臣嚴三綱既正庶物亦從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然則昏禮愛敬豈非行三言之道乎上下兩政字相照應考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為要是公未嘗行大昏之禮也故夫子因其問政而先及於此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

一節

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觀公以親迎為重則實未行大昏之禮可知矣故夫子愀然變色而告之以二姓之好無天子諸侯言繼先聖之后蓋當時為天子諸侯者皆是先聖之后考通鑑七代此出於黃帝而魯國

公之後也宗廟之祭君為外主后夫人為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雖不與而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主也欲問不得其辭者是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耳願少進猶言請益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 一節

此節復問昏禮之大不可不敬以見冕而親迎者之不為重也天地合而萬物生猶二姓合而後人道成也大昏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公何謂為已重昏之也然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故又推廣言之內以治宗廟之禮謂昏禮以合二姓助君制祭服司薦獻是內以治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八

宗廟之禮也如是則祖考之鬼鬼在於天地之間者皆有以契合之矣豈不足以配其神明乎出治朝廷之禮謂昏禮以合二姓助正名分立綱紀是出以治朝廷之禮也如是則臣工之貴賤別於上下者有以嚴肅之矣豈不足以立其敬乎神明即宗廟之神配之則父子之親篤矣上下即朝廷之上下立敬則君臣之分嚴矣此三綱之所由以正也由是善政覃敷善教廣被事物之汙陋可耻者足以振之也土地以闢秦楚以朝國體之卑辱者可以興之也此所謂麻物從之也為政先禮二句正指振物耻與國耻言不必通承宗廟等事只可泛講禮字末以大昏之禮徵

之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 一節

此言夫婦之別非昏禮所能盡而欲正夫婦又當以正身為本也敬妻敬子用註冕而親迎以敬其妻冠於阼階以敬其子講有道者即下文親之主親之後便是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故妻主於內敬不冕而親迎以敬之乎下非有后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故子傳於下敬不冠於阼階以敬之乎無不敬以身心事物言敬身為大用下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講謂之大者以敬身足以成親非若敬妻子之可比也然所以敬身者非為我而自尊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九

也身雖在我其氣與姓則受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伐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將之以禮乎百姓之象如俗語標子是也不必如小註作效法看謂吾有身也百姓莫不有身故吾敬身乃百姓敬身之則象也吾有妻子百姓莫不有妻子故吾敬妻子乃百姓敬妻子之則象也君行此三者實作哀公說三者承敬身以及百姓之身三句言懍乎天下謂敬身敬子敬妻之聲教廣被於一世不但及魯國而已也此處且勿用百姓敬身敬妻敬子意留在國家順矣上用之大王之道大註明白一云大王愛敬然

至於無怨女無曠夫蓋得政矣意亦新如此二句承天下
懷來順謂一國一家皆能敬身敬妻敬子而其心和順也

公敢問何謂敬身

一節

哀公因上文敬身為大于此遂問敬身之事言行君子之
樞機所以動天地者皆是故夫子以言動告之擬之而後
言言合于道而有成文可聽則言不遜辭矣議之而後動
動中其節而有成法之可度則動不過則矣言而世為天
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百姓不待上之命令而自知恭敬
其上矣此能敬身之法也如是二句承上說來謂民知敬
上則天威嚴重而為人所辱國勢莫安而不為人所困
此能敬其身也君能敬身則百姓以歸而親之名以顯萬
民以服而親之譽益隆此能成其親也一敬身之間而至
成親如此敬身之所以為大而君當知所從事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

一節

哀公因上文成親之說故問成親之道夫子答之以敬身
而成親者如此君子之稱有二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
謂之子以爵言也無其爵而可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
以德言也此君子以德而言之也人之成名人字就已身
上說不是他人也成名者謂克盡夫君國子民之道完全
無虧而以是名之也百姓歸之名今皆讀百姓歸之為句

而以名字屬下句當以正蒙取鄭氏之說而以名字為句

似為有理謂歸猶與也言在上者能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則百姓與之以美名謂之曰君子之子也吾能敬身而為

君子則百姓推本吾身所自遂謂吾親為君子也親既為

君子則親之名不為人所辱而令聞以之無窮親之名祇

為人所崇而孝思以之不匱矣不謂之成親之名乎此敬

身之所以成親也前言敬身以慎言動矣然于言動之理

則未明言之故自愛人而歷推之言身之當成如此告之

以理之所在也古之為政愛人為大至末在首句分下皆

反說以見其不愛人則有此相因之弊也愛人以教養講

禮記中說 本卷之三 土

下之人與吾本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

天者能全所賦而有之也能全所賦則隨其所處之地而

能安故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

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踐形盡性者也全

體大用于身無一欠缺故曰成身不能則反是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

一節

此哀公又因成身之言而問其道夫子答之如此成身內
兼治民事天言謂下而臨民所以撫字之者有其本上而
事天所以祇承之者有其方曷以踐形而求其肖何以盡
性而體其全物即理也言物則理在其中矣不過者即大

之止至善也註中雖聖人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
當然而止耳二句重看謂人之一身萬事皆備然物有定
理理有定體惟於理有未備故於身有未成也必於理之
寓於人倫者求盡其當然之則理之具於庶物者各安其
固有之真仁者人之所當止也而止之盡仁而仁之道備
矣孝者子之所當止也而止之盡孝而子之道備矣由是
而愛人由是而樂天身何有不成哉此一句乃一篇之樞
紐也尊大禮者尊此物也正三綱者正此物也重大昏者
重此物也敬身敬妻子者敬此物也成親者成此物也貴
天道者貴此物也事天事親者事此物也何也物者理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理一而已散之於物雖殊合之於禮則一致聖人以一貫
萬物物為能過化自然不過乎物也君子觀物察則亦可
馴致於忘物之地而不過之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 一節

此節因上文樂天二字故問天道纂言集說俱是此說諸
講意皆優不過乎物上說還以纂言集說為是不已句分
以下三者皆不已之實如云見之于行則為德行非特一
行為然而百行亦無不然能有已乎施之政則為善政非
特一政為爾而庶政亦無不爾能有息乎常自其至一者
而觀之恒德以一其真而旁燭之無疆至明以察其幾而

其明之不蔽則其純一不已之誠與日月相推而明生不
息者無異也是其至德充積於中而實理流行於外不為
天道有常之化而可貴者乎又自其妙應者而觀之闔閭
以神其幾而周流之無滯推行以妙其運而變動之不拘
則其悠久不聞之誠與始終相生而窮通相復者無異也
是其至誠貞於不息而變易妙於無方不為天道不測之
神而可貴者乎以至至德不臻於可久則為之猶不能以
成物矣况無為乎今夫天道之餘自足以成天下之化雖
不言也而信亦孚焉雖不怒也而威自著焉普物於無心
而不假於作為之順事於無情而不煩於強制之私聖
人神無為之治天下成底績之功又非天道之可貴者哉
成物而不本於無為則近之猶不能以自足况乎其明
乎今也藏用之地自足以為顯仁之幾而天下而天下
以為法焉傳之後世而後世以為楷焉澤被於無遺而莫
遏其丕顯之績業垂於有永而益奮其至德之光聖人有
可大之業天下被可久之化又非天道之可貴乎當依前
註俱指聖人身上說聖人同天道就是貴之之意不可又
說出貴來自註不可從

公曰寡人蠢

一節

上文所告寡人之言自人道而至於天道則其妙無以加

矣然人道散而無統天道微而難知有不可以易能者故
哀公曰寡人以實賢則微然愚以事理則苦於煩寔故於
人道天道未能也子以簡切之語忘於我心或可從事焉
公之此問雖為謙辭而有志必行之意可知矣故夫子以
下之簡切之語告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 一節

此答上文切要之問而總言天道人道之要也夫子承哀
公之謙抑故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后對上文既以不過
乎物答哀公成身之問矣于此又申言之正所謂簡切之
言也物理也仁人之所以當盡者此理也孝子之所以當盡者

禮記中說

不孝之至

也

一

亦此理也盡之以事天則為仁人盡之以事親則為孝子
未嘗仁自一道而孝又一道也成身只是止於仁止於孝
也講仁人不過乎物五句云今夫有所謂仁人焉而物也
者仁人之所當止也必以之範圍而不過矣有所謂孝子
焉而物也者孝子之所當止也必以之率履而不越矣何
以見其實也蓋自仁人而言之子之於親也無不知其愛
也而敬之者鮮惟仁人之事親也承順之中而有寅畏者
存奉養之餘而有齋慄者寓不以親視親而以天事親矣
不亦如事天也耶仁人之於天無不知其敬也而愛之者
鮮仁人之事天存心養性而有以合其德窮神知化而有

以契其衷蓋不以天視天而以親視天矣不亦如事親也
耶夫觀仁人之不過乎物也如此則其在孝子者可知矣
然果能此道矣而身奚有不成者哉蓋徒愛而不知敬者
則其行于一偏謂之成身未也徒敬而不知愛者則其德
歉於未純謂之成身亦未也今惟達天親於一原合愛敬
而不廢將見萬物皆備而體受以全歸者反之所生而無
忝一理渾然而踐形以惟肖者質之所稟而不虧自其仁
之不過也而仰焉無愧於天矣自其孝之不過也而俯焉
無忤於人矣則孝子之身豈不純乎無憾也哉君之及此
言一句指后罪而言言事親不能如事天事天不能如事
親過乎而有罪也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君之望君不過
欲君之立於無過之地今君有意於寡過則臣之望君矣
豈徒聞而不能行者哉要說出盡仁孝之理求方好

禮記中說

不孝之至

也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三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時如
生馬時如

姪

庠生馬時如
馬時如同校

仲尼燕居

一節

此篇記聖人約禮之教門人崇禮之學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故燕居之所言者執禮之事而閒居所言者詩之事也凡於長者言更端則起三子侍坐夫子泛言及禮三子起立夫子使之再坐而語之以禮也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禮記中說 卷之三

滯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矣此一句乃一篇之大旨下文乃詳之也三子侍坐而子張為首子張未對而子貢即對所以為越席也敢問何如謂周旋無不中節者果何如耶夫子則告之以失禮之弊而指其甚者示三子以知戒也蓋禮者中而已矣觀會通以從事者無所施而不宜違節文以任情者隨所往而皆弊彼人固不可以不敬敬而不中乎禮則事乎內而略乎外朴野之弊不能勉矣人固不可以無恭恭而不中乎禮則飾乎外而遺乎內便佞之弊不能勉矣非強有力者不能行禮勇而不中乎禮則恃乎血氣之剛矣悖逆之事烏能免乎方氏曰心敬而不中禮

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即論語之口給也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三者之弊固所當戒而其尤甚者則在乎給也蓋足恭便佞之人曲意徇物致飾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亡矣似仁而非仁反有以奪乎仁矣不可不知所戒哉蓋子貢之辨近於給故夫子又特言給之害以藥之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一節

上文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失而並及卜商者以其不及與子張反也二子一過一不及子產有過有不及故又因師商而並言之也師商以為學之事言子產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二

以為政之事言謂師之在吾門也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其過矣乎商之在吾門也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其不及乎子產聽鄭國之政但可謂之母而不可謂之父焉何也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蓋惠民之政固普之為粒食之源而五典之弘敷者不足以收康濟之功田疇之植固導之以為厚生之利而民則之式和者不足以盡兼利之美能食而不能教此所以為母道有餘而父道不足也有餘則過不足則不及矣于貢見師商之過不及遂問何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之以禮也禮乎者疑以答之禮者決以答之大過抑之使俯就於中不及者引之使企及

於中或者待於禮乎然而非禮則終於過不及誠有待於禮也未句是上句之故謂禮有當然之則所以節制乎事物使無過無不及而歸於中也禮所以制中如此然則為是中者舍禮其何以哉

子貢退言游進曰

一節

此子游因夫子以制中之說故進而問之如此蓋謂禮以制中如此是禮也其領人之惡收斂而無遺因以全人之好渾全而無虧者歟領惡即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也全好即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德性之善而充周之也子曰禮以綴淫

禮記中

卷之三

三

亦以防德誠領惡而全好者也子游既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安在故又問何如可以領惡而全好也郊社之義五句應上禮字下五仁字應上全好字仁字俱就心說謂有明天之心然後禮行於郊有神地之心然後行禮於社有送往之心然後因時而嘗有迎來之心然後因時而禘此四者皆仁發於中而禮行於外極其誠敬而無一毫欺慢之私意以雜之則惡無不領而好自全矣講云郊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取法於天而冬至燔柴於壇取裁於地而夏至瘞埋于太折何以謂之仁鬼神也蓋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天地之間莫非鬼神

之妙用今則事天之明根於一念報本之仁事地之察發於中心反始之念是鬼神祭而吾心之仁達矣夫仁鬼神者人心之好也郊社行而仁以達焉禮之可以全好也不於郊社之禮而可見哉嘗禘之義所以祀乎其先也飲養陽氣灌以迎其來食養陰氣饋食以送其往何以謂其仁昭穆也蓋左為昭也右為穆也宗廟之中莫非昭穆之感在今則迎來之樂乃其怵惕之心遠徃之哀實則悽慘之志是昭穆位而吾心之仁達矣夫仁昭穆者人心之好也嘗禘之禮行而心以達焉禮之可以全好也不於嘗禘之禮而可見哉下倣此饋奠是饋於朝夕奠於朔旦

禮記中

卷之三

四

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也死言其事喪言其禮耳射以賓賢能此耦而進三揖而升是也鄉以序長幼五十者立六十者坐是也食以養陰氣以食為主而少牢太牢之異享以養陽氣以飲為主而有三獻七獻之殊至朝聘言賓是諸侯之來朝者客是大夫之來聘者逐句俱要繳領惡全好意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

一節

上文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之問矣而此又更端自言以盡其意也首二句承上郊社之義四句說上所言之禮有五此但言郊社嘗禘而不復言饋奠射鄉食享者蓋

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矣義即是禮字明字全要明其發
吾之仁有行之意註中事天事親皆入明字內講如云郊
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仁人能明於此焉知其發於吾心
之仁故不求之郊社之義而求之吾心凡所以事天者必
盡乎仁而事天如事親焉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孝子
能明於此焉知其發於吾心之仁故不求之嘗禘之禮而
求之吾心凡所以事親者必盡其仁而事親如事天焉仁
人孝子既明於此必能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議其
之一而知其分之殊天下國家不難治矣治國內分人
物對講如云其在民也老其老幼其幼視之為同胞而綏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五
和之政以敷其在物也取有時用有節視之為吾與而阜
安之政斯舉治國有不如運掌之易乎然則郊社禘嘗不
但以仁鬼神昭穆而矣有資於治理矣禮之領惡而全好
也何如哉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 一節

此節正言明禮易治之事蓋推其功效如此以見禮之周
流無不偏也是故二字承上明乎郊社之義二句說來謂
禮以聯天下之情制天下之辨者也豈惟達於郊社禘嘗
而已哉故以之云以之二字指明理之人而言之謂以
此明理之人于居處也便有理所以長幼辨焉云居言

其常處言其暫有禮是小註內室有與阼席有上下是也
如是則尊者居與焉主者居阼焉長者與焉其序於是
乎辨矣閨門有禮只是名分顯著尊卑有等是也如是則
父子親焉兄弟翁焉族屬睦焉其情於是乎和矣朝廷主
天子言有禮只是內而設官分職外而列爵分土是也如
是則卑高陳而貴賤以佐簾地遠而等威以別官爵於是
乎序矣田獵有禮只是左之右之坐之起之是也如是則
因蒐苗獮狩之儀而熟於金鼓旗物之教矣戎事有不閑
乎軍旅有禮只是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是也如是則以戰
則克自得乎有勇知方之教矣武功有不戢乎繳來俱要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六
見明理為治之易意

是故宮室得其度 一節

上節言明理易治有此五者所 則又析宮室以下
五者而言之皆得禮之效以見禮之周流無不偏也又恐
十者所該未盡而又言一切如於吾身措置於吾前凡
衆之動無一不得宜亦皆得禮之效也宮室者居其身也
有所居而不可無矣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
可無其安故樂樂其心車安其行自宮室而至居則奉身
者備矣故幽而事鬼神享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
出而從辨說則不失類以之居官則不失為政之體政事

則不失先後之施也其序有如此者宮室二句註多若全用太繁了宮室只以與作廢方為言耳只以升合斗斛言鼎只以上下大小言味得其時以下註俱明可全用之加于身是外物之加我者錯於前是我錯於行者此即是凡衆之動也惟其有禮故得時中之宜錯於身二句云由外以及內感物無定形矣然以一待錯錯綜有各當之宜自內以達外事變無定體矣然以簡馭煩處置有得中之妙身之所履大小遠近凡衆之動不勞也履以和行舉之而無不協矣時之所遭陰陽順逆凡衆之動無盡也謙以成禮措之而無不一矣何動而有不宜耶禮之周流無不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七

備也如此三子其慎之哉

子曰禮者何也

一節

此又覆說上二條之事上言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也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謂即事之治而不亂處便是禮不可用小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此治字是事已得其治了下必有其治方是治去二治字意頗不同如此首二句且就禮上說至有其事二句方看到君子身上有其治即有其禮也事即上文居處閨門宮室量鼎等事也如云人之所以去夫禮者謂禮之無關于天下之大也豈知禮之不可已者乎本諸精神心術之運而

著之章經物采之問散為節文度數之詳而會于大中至正之極先王之有是禮也果何謂者耶蓋其禮寓於人事之中而有紀有綱小事大事衆寡無有乎弗嘉禮妙夫天下之動而有會通或經或權衆動無有乎弗飾蓋即其事之治而禮在是矣是以君子有見於此也凡其加於身而措於前百為之酬酢不無順應之方由乎近而反乎遠百慮之旁通必循範圍之本如居處而有禮焉閨門而有禮焉擴充其類以言乎天下則皆備矣安得作事而不以禮焉如宮室而有禮焉量鼎而有禮焉推及其餘以言乎泛應則皆周矣寧能亡禮以病事乎禮為事之不可已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八

如此三子者可須臾而無禮哉失其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失其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祖治者謂每事失禮則無以為衆人之倡始而使其和洽也

子曰慎聽之女

一節

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總命三人也慎聽者恐其忽於所聞也猶有九猶字重看謂不止於前者所言而猶有大享之九節焉前所言是諸禮此專言享禮也又曰大享有四者見九節之中大享之專行者惟有四其餘五節諸禮皆可行也苟知此矣知字當重看欲三子之知此禮也事之欲三子之習此禮也謂禮有九

節而理寓於中誠知九節之禮而禮意之起於先王去
以盡其詳禮有四節而道存於內誠知四節之道而禮義
之寓於隱微者有以悉其奧夫不惟知之既明而又行之
必盡故不必身為諸侯而後可用之雖在畎畝之中云
人已者謂聖人之道不過和序而已以和序二字作字
而講之兩君相見至知仁焉是專禮專行之節知其足以
見仁行中規至在禮矣是諸禮通行之節可以見備禮作
二比對看講云以大享之專行者言之兩君相見而揖以
入門筭簋樂興而揖讓以升堂主人之獻酬也樂以侑之
卒爵而樂止矣賓之酢主君也樂以將之飲畢而樂闕矣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九
此其一節二節也至清廟之詩則工以升歌於堂上焉象
武之曲則工以管而奏於堂下焉此其三節四節也由是
下簋序興而薦俎之具陳也由是禮序行而百官之咸備
也行禮如此是蓋天理周流昭乎本心之蘊善端洋溢發
乎至德之純而仁其可知矣斯不為大享專行之禮乎自
夫禮之通行者言之其行步也則中乎規跬步之間見乎
負之至也其周旋也則中乎矩舉足之際見乎方之至也
此五節六節也迎賓之時和鸞則中采齊以迎之聲與詩
而相應焉送客之詩樂工則歌雍詩以送之事與詩而相
辨焉此七節八節也以至器之將徹則歌振鷺以樂之此

其九節也行禮如此是蓋衆有所興動中於節文之中事
必有治曲由於品節之內而無不在於禮矣斯不為通行
之禮乎夫享之四節可以觀仁者何也亦以禮之所行各
有所示之義焉耳入門金作所以示賓主和以相接而不
失之離也非示情乎升歌清廟所以示賓主敬以相讓而
不失之流也非示德乎象武之曲所以示賓主同心協力
而共成王事也非示事乎曰情曰德曰事雖有不同皆發
於吾心之仁也故曰知仁焉不必親相與言是不必言其
情言其德言其事只觀於入門觀於升歌觀於象武則其
情其德其事自可見矣 九節內備百官者輔其禮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十
子曰禮也者理也 一節
此言禮樂之道勉三子所以體之而戒其失也禮樂泛講
不必用上文意理是得其條理節是得其節制也彼法天
地之序而制者禮也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禮也禮則人事
雖煩而大小之紀綱俱在民彝雖大而隆汙之統紀攸存
禮非理之謂乎法天地之和而作者樂也樂勝則流非所
以為節也樂則統乎同不過于同各有乎攸當之則主乎
盈不過乎盈成得夫適均之願樂非節之謂乎此二句且
就禮樂之道說尚未着在人上到無禮不動二句方法在
君子用禮樂上而言謂君子循禮而動無禮則不動所以

防其亂也應節而作無節則不作所以防其流也夫禮樂之道君子固兼盡之矣然必禮序而後樂和則先後之序可不審乎蓋詩出于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立於禮不能詩則不免有面牆之失而於禮必失之無序能不繆乎禮之用和為貴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而于樂必失之無文寧不素乎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則無行禮之資必不能充於禮也不以虛中三者廢其一皆不足以行禮如此則禮可以易學哉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十一

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者特所從有厚薄而已耳

子曰制度在禮

一節

此承上文薄於德于禮虛之言而申之也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簞豆蓬豆者制度也然則氣尚象有一定之則建禮有以象其形也非制禮存禮乎升降上下者文為也然威儀委曲有一定之節建禮有以昭其度也非文為在禮乎此二者惟忠信之人可以行之故曰其在人乎中庸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矣輔氏謂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與於詩感於樂厚于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子貢越席而對曰夫子既言

不能樂者于禮素薄於德者于禮虛又言行禮在有德之人夔既能樂又非薄德緣何但聞達樂不聞達禮果不達歟夫子乃曰古之人歟自為問辭也乃曰古之人也者自為答辭也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真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沉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愛雖達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以夔當時為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謂之窮可與觀變以直寬剛簡之德教胥子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其達禮也可知子貢以為窮焉可哉

禮記中說

卷之三

十一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

一節

自篇首至此夫子之所以告三子者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為夫子之言止於禮樂而政則未及故復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不外于禮樂也前吾語女不可依正蒙作五美四惡說只可泛言吾前之語女以禮樂者是即語女以政也禮樂之外豈復有所謂政哉特患君子不能明之耳苟能由文以達情而得乎中正之理因器以識道而體其和順之休禮之無體者既足於吾身而樂之無聲者又得於吾心矣則是明乎禮樂之道也吾知以之為政也一身建中和之極而變通以宜民者出之吾身而有餘一心妙和序

之全而更化以善治者取諸吾心而自足廣吾大禮之教則持情合危有以納天下于軌物之中所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者是矣達吾大樂之化則宣德道和有以圉斯世于雍熙之俗所謂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者是矣其於政也何有哉

子張復問子曰

一節

禮樂之道前所謂中謂仁為禮為節夫子告之亦已畢矣子張意以為政之事最煩則禮樂不止於前所言也故復問禮樂之事而夫子曉之如此在行而樂之樂也分上是示以為政之道下是發其蘊也夫子以禮云禮云玉帛云

禮樂之道

卷之三

三

乎哉故不必鋪陳凡筵之類然後謂之禮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不必綴兆羽籥之類然後謂之樂也此二句見禮樂之不專於末焉言而履之者是躬行實踐而無象恭庸違之失則極其序矣所謂履中正者是矣行而樂之者是和順從容而無勉強勞苦之意則極其和矣所謂樂和平者是也力此二者即承上二句來不必承上節明於禮句說力是斷然為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南面而立宜帶下說即無為而治恭已南面之謂也夫是指力此二者而言之天下太平者即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也諸侯朝三句正見天下太平之實諸侯朝

者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焉萬物服體者動而不相及連而不相害焉百官承事者三事大夫莫不夙夜凡君子莫不用詘焉此三句平看每句內皆要見和序之意禮主於序非出於吾心之外今言而履之則動不過則行必掩言容止於是乎秩秩而有可度威儀於是乎揅揅而不可選不必假於凡席之鋪獻酬之酌而吾身之序自無以加凡所經焉曲焉莫不由此以出而禮之所以為禮者寧不在於是乎樂倣此

禮之所興止亂於位也

此言禮有關於治亂所謂舉而措之如此禮興二句是冒

禮樂之道

卷之三

四

頭謂以禮制事而衆事有序不能以禮制事而事無統也目巧之室以下至古之義也正言其禮興而衆治之實下節首五句是言禮廢而衆亂之實也隅有與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作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與作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在左勇士在右所謂居有左有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向而立自公卿以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位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焉哉亦各有義存焉耳故曰古之義也衆之所治衆字指庶事而言不指人言

昔聖帝明王

至末

此承上文言禮樂有關於治亂如此故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者莫不由於禮也上四句是禮與衆治之實與上節首句相應辨字貫下直至內外處是辨貴賤以尊卑辨長幼以序齒辨遠近以定親疎辨內外以正序位也莫敢相踰即是衆之所治也塗字即是禮謂能使貴賤長幼男女內外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之道而出也既聞此言通指一篇之意而言之蓋三子既聞此言皆知禮可以制中禮可以全好禮無事而不治禮無物而不在達於政事關於治亂而豁然明白矣按此篇子貢問者三子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三子侍坐皆得共聞故記者於篇末總結之如此也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四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庠生馬輝如

孔子閒居

一節

此篇記聖人以門人論許之教也禮樂之原就心上講謂吾心之和序乃禮樂之本原也子夏問民之父母而夫子以禮樂為言者何也蓋禮有節乃父之道樂能同乃母之道也謂節民莫大於禮序乃禮之原也君子知禮為父道所存而辨於其微精同民莫大於樂和乃樂之原也君子知樂為母所寓而研窮其蘊奧五至三無不過是個禮樂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為至自其至微而不泥於形迹者為無不必以五至三無為禮樂之原致者由粗以入于精也行者自內以達於外也橫于天下是出身加民而五至之道充塞而無間發邇見遠而三無之道流行而其禦也四方有敗於達禮樂相對看重在心切於憂民上達其原是明乎致治之本知其敗是審其將亂之機達原所以盡愛民之道審機所以切愛民之憂如此則能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為之興利為之除害謂非民之父母乎

子夏曰民之父母

一節

自志之所至至哀亦至焉是言五至之實哀樂相生一句只是帶言之耳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樂已之樂者則必憂人之憂故哀亦至焉哀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此俱就君身而言之講志之所至八句謂慈祥仁愛而存心於天下哀心惻怛而知志於窮民無有矯拂于外無有勉強於中可謂至矣于是發於言而為詩雖長短滑濁之不同而可諷可咏皆所以宣其鬱雖高下抑揚之不同而可誦可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二

勸皆所以陳其蘊也有諸中而形諸外詩有不至乎詩至則施於四體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也至于是乎形見矣禮之至也何如禮至則施於萬事政為善政也教為善教也至和於是乎宣暢矣樂之至也何如樂既至矣則樂民之生而憂民之死理所必然者哀不困之而生耶由是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故曰哀樂相生也正明目四句是泯其迹體也志氣一句是神其功用也此句只于上四句見之志氣對形聲看言無形聲而惟志氣塞乎天地則不可得而見聞矣講明則五句云謂言體而猶滯於見聞則亦形氣之粗耳不可以言至也惟是五至也原於心

志而流通於歌咏之間備於禮樂而並運乎悲哀之至藏於淵默之中者有至之實無至之形也有至之理無至之聲也允有以極天下之至寂矣雖欲竭目力以視之而無臭之真非有目者所得見難乎其為明也雖欲竭耳力以聽之而無聲之妙非有耳者所得聞難乎其為聰也豈涉於聲色而不足以藏天下之用也耶若夫言用而不塞乎天地則亦伯功之小補耳不可以言至也惟是五至也詩以道志而中和有以盡其能禮以節詩而哀樂有以順其變顯其道於發言之表有周適渾博之妙焉有渾淪磅礴之神焉信有以合上下而同流矣仰觀於上而範圍不過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三

也則運天地于志氣之微而不見其有餘焉俯察于下而動無不化也則廓志氣乎天地之大而不見其不足焉豈索之空寂而不足以顯天下之仁耶覺言講志氣句謂詩有以和天下之志禮有以節天下之情樂有以后天下之樂哀有以先天下之憂意甚好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 一節

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者蓋以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后謂之禮有聲而后謂之樂有養服而后謂之哀也故以三無言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

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禮也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故曰無也子夏於意未察故又求其類於詩者夫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言凡民必待鍾鼓管絃然後為樂也今人君寬靜以安民則育姓太和協氣嘉生不待聲音而後言樂也威儀云禮也言凡民威儀必待因物行禮而後見也惟人君恭敬不懈則節文自有常度不待行禮而後見也凡民云喪也凡人有服屬之親而後有喪惟人君明理有民胞物與之心則天下皆吾度而周救之不服矣五至三無實為一道以極其盛則謂之至以其至微則謂之無也細玩自見

禮記中說 不卷之吉

四

子夏曰言則大矣

一節

言字指三無三句說大者是廣大悉備恢乎冒天下之道而無所不該也美是純粹以精淵乎涵天下之理而無不盡也盛是語精而不遺其粗靡之天下而無外語大而不遺乎小侯諸百世而不惑也兼美大二字而言之君子服之句亦指三無說謂習此三無之道而體會於已也五起即下節謂三詩之言不足以盡三無之道猶有五起之說以發未盡之蘊也謂之起者是由微之願由隱之費不使之終于不見不聞也含後節意講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 一節

氣志二字氣即志也蓋志亦謂之氣故以氣帶言之非志自志而氣自氣也不違謂志於愛民而不志於虐民志在養民而不志於害人方寸之中一和順而無乖戾焉遲遲就心上講乃舒緩而不迫之謂也先要說出君子習禮樂來未後補出發無聲之樂等意方好每句皆如此也氣志既得謂存存而不忘如至大之氣充積於中而無失氣常為之卒徒至和之氣浹洽于內而無間志常為之將帥也威儀翼翼者是嚴一身以為檢束不使有一毫之放肆立一心以為宰制不使有纖悉之怠忽也既從是人從之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吉

五

即多助之意上下和同就君子身上說謂事上使民無不和同亦得人心之意也日聞四方是志氣不違之聲非政聲也日就月將言威儀之愈大也志氣既起要把氣志不違四句串下施及四海要把威儀遲遲四句串下所謂起者是享天下之大名必思所以保天下之治也所謂施及四海者是着於一身者既盛則橫於天下者必廣也無服之喪五句大全可觀五起雖不同總而言之始而起于心繼而得于身又繼而徵于人又繼而達于聲聞終而施於悠遠故謂之起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

一節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而歷引詩以証之也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是古語勞天下要有天下各得其所意亦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也天無私覆等句謂天以覆物為德地以載物為德使或有意而覆而載而照則私矣今皆無意是無私矣聖人奉之則其所以為德者初非有意以此而勞天下亦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也大意云天位乎上以覆物為德也使或有所不覆則私矣夫惟清通以立象而覆冒極天下之大凡物之並生並育者雖不可以限量而莫非其所以覆幬矣何私覆耶地位乎下以載物為德也使或有所不載則私矣夫承天以保合而藏用敦萬物之基凡物之有形有色者雖不可以數窮而固非其所持載矣何私載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有照有不照則私矣夫惟旁燭無疆而容光為之必照貞明不息而微小為之不遺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皆其耿光之所被矣又何私照耶彼三王者仰觀俯察咸極乎法象之精上律下襲悉致乎勤民之政奉天之無私則神明駿發于以廣其冒怙之休將使天下之遂其生者一天之所以覆物斯已矣奉地之無私則舉一世而甄陶自成乎贊成之能將使斯世之得其安者亦地之所以載物斯已矣奉日月之無私也雖離明繼照而藻鑑之精

禮記中載 卷之五 六

明將使天下之被其明者一日月之所照物斯已矣夫是之謂高明以覆物而無私不專於天矣夫是之謂博厚以載物而無私不專於地矣夫是之謂貞明以照物而無私不專於日月矣所謂三無私者不在是乎引詩之意見湯以無私之德參於天地者為有微也知成湯則知夏周矣湯降不遲二句德也昭格遲遲無私也式於九圍勞天下也

天有四時 一節

前引長發之詩以見三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是答子夏三王之德之問也此言天地之無私以見三王無私之德

禮記中載 卷之五 七

與天地無私之教為一是答子夏參于天地之間也大小註甚明淺說謂或啓或閉初無偏私或生或殺鮮不偏及為天道之至公風露之運無遠近之間庶類之生無彼此之分為地道之至公

清明在躬 一節

上節言湯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此指文武之奉三無私者而言之清明二字分講清是無所雜明是無所蔽如文之純一不已武之建其有極以言其清也則德罔淆於物累而克全乎湛一之良以言其明也則心不蔽於攻取而悉妙乎虛靈之體惟清也人泯天定而自有以通天下之

故惟明也宇定光發而自有以探天下之賸者欲是泛言人所者欲非文武之耆欲也謂之耆欲者即孟子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樂非願欲而何哉有開必先謂必生賢佐以開其朕兆也天降句應耆欲將至山川句應有開必先以上是言聖人至德獲福如此下是稽之于詩而有徵也四國于耆是能制諸侯四國于宣是能養百姓此文武之德也要先講天為文武生賢佐以興周二老來歸而興岐土十亂夾輔而興鎬京如嵩岳之生甫及申也此實由文武有此清明無私之至德故耆欲將至而有開必先也

三代之王也

一節

此因子夏問三王之德故終之以此謂三王德參天地故在於泰三無私矣使非先其令聞亦何能有濟哉先其令聞重在德上蓋由三代積德而令聞彰著也如禹之先有顓頊之法施於民湯之先有契之敬敷五典周之先有稷之教民稼穡故厚德流冕貽於后嗣而王業之興為不難也不觀江漢之詩乎其曰明明云云不已蓋言宣王為君雖有令聞矣復疊疊不已保令名於無窮是詩也本以美宣王也今三代之德禹之先則有顓頊之法云云稷穡是禹湯文武之耆手已有令聞也又曰施其云云國蓋言宣

王雖事武功矣復禮陶樂化覃文德於四國是詩也亦美宣王也今大王之德避狄之難造岐周之國積功累仁脩德行政則大王無私之德足以當之矣敢不承乎一句通結上文謂父母斯民之道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參天地之德在於奉三私而先令聞治道有本德盛有由敢不服膺而弗失乎 纂言云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

禮記中

卷之三

九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五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邑庠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時和
邑庠生馬時如

姪庠生

馬輝如
馬澹如
同校

子言之君子之道

一節

君子之道道字指禮而言當含通篇之意講解則坊與一句且勿入坊民意下句坊民之所不足正見其如坊也防不足者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使天理不至於日斷日消而後足也蓋人欲盛而有餘則天理消而不足坊也者蓋將

不義之徒

一

關邪偏以存中正而使天理常裕於其內捍外誘以全真純而使道心常主於其中也非坊其所不足乎大為之坊二句謂嚴其禁尚不能正其人欲而天理常有不足況不禁與甚言坊之不可已也故君子禮以防德云講云性之善為德德非禮以防之則道心微矣故必制為之禮以防閑之使民皆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如是則性善而民無爽德矣情之蕩為淫淫非刑以防之則人心危矣故必制為之刑以約束之使民皆懼罪畏法不敢恣肆如是則情檢而民無縱淫矣夫禮以防德而非禮之所能盡防也刑以防淫而非刑之所能盡防也于是乎有命之說為使民

知吉凶禍福實天主之蓋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矣以是防之庶幾付命於天而覬覦者塞順受其正而羨慕者止君子防民之道至此盡矣尚何有不足者乎

子云小人貧而約

一節

此節言禮以防小人之事在為民防者也處分上是原聖人制禮防民之由下是舉聖人以禮防民之實貧斯約氣歉也富斯驕氣盈也約斯盜則有美彼之心將非其所有而取之也驕斯亂則有犯上之心將非抑當為而為之也此皆小人之情也聖人因人情之欲如此故制禮以防之禮即下貧富之禮不可入貴在內大意云聖人制為之禮

不義之徒

不義之徒

一

者使貧不至於約而盜富者不至於驕而亂正以為民防者也何言之其制富貴也家富不過百乘使富者安於富不以有餘慢於人而至於驕也一夫受田百畝使貧者安於貧不以不足窮其身而至於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使貴者止於分之所當得不肆乎無厭之求以至于憚于物也聖人防民之道何莫而非因乎人情哉蓋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此亂字內兼上文盜字而言

子云貧而好樂

一節

此節言禮以防君子之事貧而好樂不墮於貧賤也富而好禮不充於富貴也衣而安貧富說謂宗族聚

盛而不悖亂致禍敗是無怙勢而作弗順也天下謀幾者謂非能超乎貧富之外未有不為之移非守忠厚並心行已不敢有一毫苟且之心者未有不致禍敗也故曰不多見也引詩是証衆而以寧者之難得其意亦不甚協制國三句是言先王禮制一定以防其奢僭倍畔之事耳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如云國者諸侯之國而乘則出車之數也制國而過千乘則諸侯強而難制矣先王制諸侯之國其賦不過千乘者使無錯亂之禍焉城者卿大夫都邑之城而雉則都城之度也城都而過百雉則大夫強而難馭矣先王制大夫之邑其城不過百雉者使無貪亂

禮記

卷之三

三

之非焉以至大夫之家賦采地之祿又何過於百乘焉故其采邑之制出車百乘而不得過也家富不過百乘則大夫各得其分矣又豈有悖亂者哉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 一節

此節正見禮以坊德之事以為民坊也處裁上是先王制禮之義下是君子行禮之效疑謂是非之不决侶同而異者也微謂幽隱之不著侶有而無者也貴賤三句平看不必貴賤句包下二句亦不以朝廷句摠上二句意故字着在上之人身上說如云禮之為教以為民坊如此神而明之不有在於上之人乎是以君子之居上也以為貴賤

無等則亂於分矣故貴以率賤賤以事貴而不失其等焉衣服無別則亂於身矣故大而袞冕之九章小而玄冕之一章而不失其別焉朝廷無位則亂於朝矣故尊者毋失其為尊者毋失其為卑而不失其位焉若然則疑焉以別而禮教明於上矣吾見上行而下效人皆先人而後已自卑而高人孰敢有不與讓者乎與讓內有禮達分定之意

子云天無二日 一節

此章當作二節看上子云以下是坊臣之僭也下子云以下是坊臣之篡也首四句是泛推天下之道有一統之意

禮記

卷之三

四

尊無二上一句承上三句言楚越之君僭弼稱王于其喪也但書其卒而不書葬避其僭弼所以夷之也禮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避國君也凡此恐民之惑也恐民惑者謂恐民疑惑不知其孰為尊也蓋旦之鳥夜鳴求旦是求不可得也人尤惡其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而惑衆不為可惡之甚乎孔氏曰蓋旦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僭竊欲反下而為上也車右朝服人君各因時事服之固不同服示民不嫌重同姓一邐

子云君子辭貴 一節

此君子嚴義利之辨所以為辭受之坊也首二句是君子辭富貴而安貧賤下是舉受祿之一端以實之賤不慕貴貧不貪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曰亂益亡祿勝事是食浮於人事勝祿是人浮於食如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蓋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也此二句以君子心上言人字以註中才德作眼目

子云觴酒豆肉

一節

上子云一段言徒事於禮教者不足以化人下子云一段言身行乎謙讓者斯足以感人也觴酒等句乃君子之禮所以防乎民者而民尤不從正大為民防民尤踰之意

禮記

卷之五

五

也引詩是見讓道所關之大不可已也夫徒讓不足以防民如此故君子必本諸身以化人焉君子指在位者而言之貴人以爵言先人以德言則身盡謙讓之道而不徒事虛文矣民作讓即貴人二句意也講貴人三句云驕心起於物我之相形斯已處其貴而人處其賤也君子則攝服其矜高之態而于人也則貴之克抑其妄大之私而于己也則賤之讓道周流于人已之間而不知人之貴已之賤矣爭意生于爾我之角立斯人居乎後而已居乎先也君子則彰人之善而人恒在於所先不大其能而已恒居于其后讓道洽浹於人已之內而不知人之先已之後矣

子之身盡讓道如此是以民之得於觀感者莫不恭遜以相與自處於不驕之境貴人賤已之化遠近為之同風也遜順以相接自處於不爭之地先人后已之教上下為之一德也民之興讓何如哉稱人之君句以見貴人自稱其君句以見賤已而先人后已者可例見矣

子云利祿先死者

一節

上節言君子遜讓之道以防民此言君子忠厚之道以防民也死於國事曰死出亡在外曰亡彼既死亡利祿所施不必及其身也當錄其功以及其子孫如是則利祿之施死生若俱得也惟其先死而後生故民以為君子死者猶

禮記

卷之五

六

所不忘則民皆勤於孝思矣故曰不肯於死也利祿之施存亡若俱得也惟其先亡而後存故民以為君子亡者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可以托也引詩之辭正不肯死亡生之意耳以此防民民猶有肯死而使老弱呼籲無所控訴者周官以其財養死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皆是先死先亡之意

子云有國家者

一節

此言君子感人當貴于實而不貴于言也有國家者知輔世長民莫如德也則嘉其賢而大烹以致養是有貴人之實也由是民知德之可貴而無德不讓矣知脩政立事存

爭能也則重其才而車服之是庸是有尚技之實也由是民知藝之可導而無藝不為矣夫實行之足以化民如此然則君子豈可以虛言相尚哉如為貴人之言而必有班祿之實使祿有未班必訥於言而不輕出也為尚技之言則必有錫車之實使車有未賜寧訥於言而不敢妄發也若夫小人則未有班祿之實先為貴人之言謬為大言而不顧焉未有賜車之實先為尚技之言務為高論以欺人焉此人之所以樂用於君子而鮮依於小人也

子云上酌民言

一節

此下數節見聖人之禮不但防民而又當先於自防也酌是自已斟酌不是訪問於民以政教講一政之發必曰未知其民心好惡何如也必參摭乎輿論之公可者行之否則已之所謂詢於芻蕘是也一教之敷必曰未必其民志從違何若也必詳考乎輿論之同是者施之非者寘之所謂用中於民是也蓋天之心亦不過求民之莫違而已今上酌民則與天合矣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于其政也則曰此非吾君之政也乃代天以出治者也視君命如天命而恪守之惟專敢有慢上之令而弗從者哉于其教也咸曰此非吾君之教也乃體天以弘化者也視王言如天言而敬承之恐后孰有逆君之命而弗著其訓者哉上不酌

民言則率意妄為民必違犯矣下不天上施則怠忽不敬悖慢斯作矣君子有見於此是以信讓以臨百姓焉信者是下察民隱而不敢欺百姓之為愚讓者是大同人情而不敢恃一己之為尊亦要本上文意用政教字作眼目報禮重亦要本下天下施來淺說云上能信讓則民皆天上施而與親上死長之心不至於干犯而作亂也燕常變說

子云善則稱人

二節

均一善稱人過稱已而言之再三者重言其效之大也功能克舉曰善猷為弗集曰過稱人稱已者不矜不伐也不爭是人化之而不與人爭也然而未必不怨乎已也又進之而怨蓋止則民不怨乎上而不爭不足言矣然而未必實有其善也又進之而民讓善則民有德於已而止怨者不足言矣夫始之以民不爭進之以怨蓋止又進之以民讓善則民之感化者深矣然必始於君之不伐善不文過焉然則為君者可不以防以坊民哉大舜之善與人同武王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皆是也

子云善則稱君

一節

此言以忠坊民之事善過寬講大要亦不過政教之得失耳此處要講出忠君之意與民作忠意好相應如云善者人之所慕孰不欲負之於已君子則以為善政善教厭

后之明也嘉謀嘉猷吾君之德也是其此心必欲引君於當道而厚望人君以至仁矣其忠也何如過者人之所避孰不欲推之于人君子則以為政教之弗淑時予之幸也謀猷之弗臧厥射之咎也是其此心不欲置君于有過之地而禁閑君之邪心矣其忠何如夫忠亦臣子之公未始必民以作忠也然儀刑之有本而激切之自神感孚之無心而動化之自妙民皆輸忠媚上而無有要譽辭功以便已私者矣刊書是証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謂如此也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矣

于云善則稱親

一節

此下七節皆言以孝防民之事此節就在上言善過就言行上說作孝處寬講之

于云君子弛其親之過

一節

此即親沒之后言謂親之存日不能無過也人子今能立身揚名以克蓋先人之愆而棄其過焉亦不能無美也人子今能繼志述事以敬承先人之善而敬其美焉弛過敬美孝斯崇矣引論語之言証敬親之美也高宗之言証弛親之過也纂言云謹當為歡及其既言天下皆歡喜之謂樂其政教也蓋高宗能任人行政以蓋小乙之愆如此

于云從命不忿

一節

此節小註以首句為愛以次句為敬而不及於勞而不怨之句提講云三句平看而以末句為忠是於小註外又添一意也余意上一句是承親之命作一事以愛為主下二句是諫親之過作一事以敬為主此下補出不置意來好與詩應如云愛無時而忘愛之深也敬無時而間敬之至也是可見孝思之無已矣詩云孝云亦孝道無窮之意也

于云睦於父母之黨

一節

首二句言其理故君子言其事謂愛親者不及侮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而況於父母之黨乎能推愛親之心

以愛其父母之黨推敬親之心以敬其父母之黨則愛敬

其親者至矣豈不可以為不孝乎惟其睦黨為孝故君子有合族之舉焉如總麻一年一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齊衰一年四會食燕禮一行則自迎及遠由親及疎無不有恩以相聯矣綽綽有裕故主合族交相為喻豈能合族乎引詩之意如此本父母字帶言之不可入講

于云於父之執

一節

衣於身最密故不可衣亦恐於尊者相並也夫孝所以事父與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者廣矣故曰廣孝也

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正不敬何以辨之意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所以辨尊卑之位則一也辟君也忝辱也謂君與臣子相襲則不先祖君父之尊其寔則一引言之意謂為人父而不自尊嚴與卑下相襲亦辱先祖蓋曰君以見父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 一節

人子於親之存雖老亦不以稱老恐父母為過於老也言孝不言慈慮其孝衰於妻子耳在父母之側常有孺子之容止故曰戲非謂戲謔也如萊子斑衣兒戲之類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 一節

長民者謂天子諸侯也指人而言朝廷指地而言筌蹄云長民者在下之所貴朝廷者風俗之所繫人君立朝廷之上可不盡敬老之禮乎敬老者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類也老近于親近者猶敬于上則親者可知故民作孝祭如初禘嘗烝之類祭非尸則無享故立尸以象其生宗廟如七廟五廟之類廟非主則無依故為主以寓其存示有事者所以教民敬事其親也宗廟所以棲神修之者宮室治而牆屋設也祀事所以報本敬之者夫婦處而禮物潔也追孝謂人子于親存之日當盡

之孝容未有盡今而脩廟敬祀乃追盡其未盡之孝也敬祀事句不必入小註說

子云敬則用祭器 一節

此言禮以坊賓主之事在不以美沒禮處分上言君子之待賓當致其敬下是即食禮以明當敬之意也用祭器謂于酌獻而用祭祀之罍尊於饋食而用祭祀之籩豆大賓之接儼然大祭之承矣使該之不當雖美亦虛也故又不以菲廢禮美沒禮焉蓋當美而美禮也苟當美而非是以菲廢禮矣廢禮是廢敬也君子不如是也當菲而非禮也苟當菲而美是以美而沒禮矣沒禮是沒敬也君子不如是也夫用器用物一致其敬如此其所以當敬者何哉觀諸食禮可見矣主人親饋則客出少許以致豆問之祭否則不祭者所以稱其施也故饋而不親是君子自處以無禮矣此乃物具而儀不及也品物雖美君子且不食焉而況於菲乎觀賓之享主在敬不在物如此此行禮者所以貴於敬也引易言祭之受福必本於祭之致敬引詩言醉之以酒者必本於飽之以德皆所以見在敬不在味也享賓而用敬不其微於此乎觀此則物者利也敬者義也以此防民之爭利而忘義者何哉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 一節

此言祭祀之坊其祭之始也散齊致齊而趨走以事尸則敬之至矣故曰教敬也朝踐設酒則味薄者在上貴之也味厚者在下賤之也正以示民不貪淫于味也饋食獻尸則主人主婦賓長凡三獻尸是尊長者得酒多主人一獻實是卑下者得酒少所以示民上下之等也祭畢而燕因酒肉而相獻酬聚宗族而序昭穆所以教民敦愛以聯情而教之睦也則祭之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矣故堂上二句只承本節說不可牽上節享禮而言過云君子行禮各有所示教如此使容有不肅又焉足以示教哉故主人行禮於室中也長賓長兄弟之在堂上者則觀室中之禮

禮記中說

不義之主

三

儀一人之舉動萬目之瞻一或有失則傳笑於室中豈敢不謹乎長賓長兄弟行禮於堂上也賓弟子兄弟之子之在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一夫之所為萬夫之所望一或有失則遺譏於下矣堂上豈敢不謹乎室中禮儀主朝踐之時言事尸於室中若致祭薦羞之類堂上禮儀主饋食之時言饋尸於堂上若割牲薦酒之類堂下禮儀主旅酬言若獻酬酢之類

子云孝以事君

一節

此節觀下文故君子有君不謀仕二句當為世子而發世子處君之下繼體於君者也其所以行已當何如哉誠以

國之君即寡之父也世子則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事父固致其親事君亦致其親焉所謂孝以事君也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也世子則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事兄因致其敬事長亦致其敬焉所謂弟以事長也所以然者何哉蓋事君不以孝事長不以弟則有敵體於君之心故吾之孝以事君弟以事長者正以昭示吾誠實之至不敢有則二其上之心以示民知之也示民不二足昭白自家無二心非欲民之不貳也故君子有二句是不貳之實

喪父三年

一節

禮記中說

不義之主

古

首節言君親之尊同次節及下父安在饋獻不及車馬三句言子之統於所尊故天子一段言臣之統於所尊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

一節

此言在下取上之坊禮乃交際之禮先幣帛者即孟子云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謂交際之時恭敬以植其本而愿慤之意豫立于應酬之先然後儀文以加其會而簠簋之陳斯行於鮮讓之后也禮者事之象帛者祿之象君子所以先行禮而后用幣者正以教民先任事而后得祿不無功而食人之食也若先用財而后行禮則是教民以貪利也禮畧而利行是教以爭奪也禮為防民之具如此是故君子于人有饋幣帛于已知其以禮待已也已或有他故

不能出見其人則不納其饋未嘗以無禮而敢當人之禮
焉自先財而后禮至不視其饋又是先禮后財之實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一節

此言在上取下之坊君子指在上之人言首一句是兩截
意謂君子不竭取乎利者欲以遺其利於人也以布帛穀
粟貫講如穀粟人之所資以為食利莫大焉君子則九一
而征初不竭其穀粟之利而歸於倉廩焉布縷人之所賴
以為衣者利莫大焉君子則什一而取初不盡其布縷之
利而歸於府庫焉所以然者蓋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也使盡利于己如民何哉今不竭其穀粟之

禮記中說

不盡之義

主

利正以所餘之谷粟而遺乎民使饑者得食而不至於啼
饑也布縷倣此引詩及佚則不稼五句皆申言不盡利遺
民之意如仕則不稼則遺稼之利于民而民自稼也田不
漁則遺漁之利于民而民可漁也食時者謂天子諸侯有
四時之常膳也不力珍是不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二句
謂祭享則毛皮並用鳥得而坐之既言其坐則必是無故
而殺者此皆盡利之事故大夫士禁之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 一節

禮指媒幣而言無媒不交而有以通相好之情無幣不見
而有以將相見之禮是禮也恐民之或淫故禮以防之使

其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以章之使其自明由是淫焉以
防則民之行不嫌於淫亂別焉以章則民之行不嫌於無
別淫亂止而且有別則綱紀正而倫理明猶綱目有紀而
不亂也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
而衆亂非謂是歟引詩所以徵其有別若自獻其身則無
俟乎媒幣矣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六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庠生馬煥如校閱

子言之歸乎

一節

此聖人自表其思歸之意也在歸乎上分下言歸之意昔夫子以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子故發歎曰盍不歸乎所以思歸何也蓋夫人徒求斯道之行於天下而不求儀刑之本於吾身此所以道雖不行而不欲歸也惟君子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六

時乎窮居迹雖晦矣而至道之英華炳灼於四體而自不容掩顯孰甚焉時乎退處迹雖伏矣而道之英華發越於一身而自不能藏顯孰加焉何以言之故常人必待矜而後莊也君子則無事於矜持收斂而自爾其端莊常人必待厲而後威也君子則無事於粗厲奮憤而自爾其儼恪常人必待言而後信也君子則信在言前雖未發言而自爾其誠實夫不矜不厲不言可謂隱矣而曰莊曰威曰信顯孰甚焉則是至隱之中而有至顯者著模範在而觀感生至德敷而則象具矣奚必歷聘駕說而後以行道哉此我之所以思歸也隱以身言與周旋不遇對看顯以道

言與儀刑有本對看不矜三句正言其隱顯之實要自然意引中庸之意不過斷章取不可滯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 一節

此當自為一章不必以上節為靜時事此節為動時事而合為一章也不失足於人三句是言隨動致其謹對敬忌而言註中三慮字重看正見謹之之功也如云君子酬酢不能無所行也行而不謹斯失足矣君子則熟思審處理當行焉固毅然而不顧如其不可則不僕僕以取羞也何常失足於人乎不能無所喜也喜而不謹斯失色矣君子則察微知著理當喜焉固怡然以相與如其不可則不嘻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六

嘻以取容也何嘗失色於人乎亦不能無所語也語而不謹斯失口矣君子則因人而施受之有地雖屢言而不以為煩入之無由雖片言亦以為瀆何嘗失口於人乎貌足畏三句是言隨動得其善對固有擇言在躬看三足字只是說各中其節意人畏人憚人信只是論其理未必其真感乎人也如云自其貌觀之貌焉以恭蓋不必立威以示而淑慎爾止望之自有儼然者在矣苟失足焉祇見其暴慢而已如之何其足畏耶自其色觀之色焉以正蓋不必致飾以為美而輯柔爾顏瞻之自有栗然者在矣苟失色焉祇見虛偽而已如之何其足憚耶又自其言觀之秩秩

德音而非無稽之論蓋從容有餘味而反覆可深思矣苟失口焉祇見其誕且支而已矣如之何其足信耶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與冠義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皆此意也敬是有所不忽忘是有所不敢言苟非尋常敬忌何以能動處無不中節哉以行上言不失足於人則行止之間已能致其謹矣故貌足以起人之畏而不敢犯也不失色於人則喜怒之間已能致其謹矣故色足憚而不敢慢也不失口云不敢違也此是論足以感人處非是人感而畏憚信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三

此言先王制禮之異宜也不可作行禮之人看衣之開而見其華美者謂之楊所以示文事之宜也衣之拊而充寒其華美者謂之襲所以示質事之宜也先王制禮於事之宜文者固用楊以示文矣或一時有異事而宜質者雖正服楊衣亦必易楊為襲以存其敬不因楊而為襲焉事之宜質者固用襲以示質矣或一時有異事而宜文者雖正服襲衣亦必易襲為楊以存其敬不因襲而為楊焉夫有楊有襲則節文既辨矣而又不相因則不憚其勞矣所以然者正欲民之於事宜質者則尚質以存敬不以文而相瀆也宜文者則尚文以存敬不以質而相瀆也毋相瀆就

不相因上見之

子曰祭極敬

一節

敬以心言辨以身言二繼字正承極敬極辨來不繼以樂是始終此敬不繼以倦是始終此辨也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成之謂蓋通於饗報本始者莫重於祭祭以敬為主也要必盡懋而懋盡信而信而誠意為極至焉使始能敬而繼之以樂則敬弛矣非極敬也故不繼以樂則慎終如始而孝道全矣正名分出政令者莫重於朝朝以辨為主也要必入門鞠躬升堂屏氣而節文為極明焉使始能辨而繼之以倦焉則入於簡矣非極辨也故不繼以倦則慎終如始而忠道盡矣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四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

一節

慎則自然辟禍為則自然不掩恭則自然遠耻君子非有為而為也首句即以約失之者鮮意次句即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意末句即恭近於禮遠耻辱之意小註可作結用

子曰莊敬日強

一節

安莊敬肆皆就心上說收斂其心而不容邪妄者莊敬也放佚其心而隨所怠忽者安肆也強者日就於高明偷者日流於汙下捷講云學莫要於進德其漸由於自修也夫

惟莊以持已敬以直內所以收斂者無不至矣由是德修罔覺而日進於高明不日強乎學莫病於敗度其漸由於自弃也夫惟泰然而安侈然而肆所以放逸者無不至矣由是循欲忘返而日流汙下不日偷乎理欲之消長由於身心之敬肆如此君子知此而可以不勉乎故一日之間時雖暫也操存之固不忽於靜養之中而使天德之內寧者足以為應用之本涵養之周益切於未用之先而使真性之湛一者足以為方外之基必不使功間於須臾而存主之或疎不能自檢其身而百體無從令之美敬忘於頃刻而主宰之未立不能自飾其躬而禮儀無卒度之休耳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五

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而參差之不齊矣由是小體既奪則大體為之不疑此身不整則此心為之不安書之所為有以害其夜之所息蓋有拘迫而不安者矣君子將乾乾夕惕以自勵者也而寧使自怠之若此哉夜之所息不能勝其晝之所為蓋有局促而不寧者矣君子欲日就月將以自奮者也而忍使如不終日之如是哉夫然則内外交修身心俱勵所謂莊敬日強者此也又何日偷之足患哉按躬僂焉即安肆也君子之心如不終日則不縱其安肆而能致其莊敬矣此君子之所以日強而異於小人也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

一節

此言祭朝之禮皆所當敬者以人而事鬼神幽明之交也君子則散齋於外致齋於內而舉乎報本反始之禮非齋戒以事鬼神乎以臣而見君上下之際也君子則假爾龜著諏日而卜以舉乎朝宗觀過之禮非擇日月以見君乎所以然者何哉正欲使民知鬼神之當敬而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事之知君上之當敬專致其潔白之德以事之耳不敬謂不敬鬼神以及君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一節

君子常恭敬小人專恃輕狎侮慢雖有禍害至死而不知畏懼也

禮記中說

卷之五

六

子曰無辭不相接 一節

上節言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非若小人之狎侮也辭者相接之言謂名目也如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君子與寡人須臾焉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贊謂文儀也如羔鴈雉鴛之類是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交際不苟而無相褻瀆矣故曰欲民之母相褻也引易之辭以正無相褻瀆之義謂實主之交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慢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 一節

仁義報三字且虛講表也制也利也三字於人知所敬知

所畏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上見之體大而專及交際
往來等語是推所以敬所以畏所以相接相愛之意大意
云立人之道有所謂仁也是仁也其為體也大而尊其為
用也昭揭衆善在天則為尊爵在人則為安宅歛之方寸
而作則於天下推之一心而表正乎萬邦人皆儼然知所
敬焉猶表立於前人皆知所瞻仰而從之耳仁非天下之
表乎立人之道有所謂義也是義也其體方而嚴其用裁
割事物順之則為坤道由之則為正路心發於內而以之
為分限事處乎外而以之為品節人皆凜然知所畏焉猶
制出於上人皆尊奉而行之耳義非天下之制乎至於報

禮記

卷之五

七

之為禮也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所不容已者使人內
焉有恩以相愛而不至於疏外焉有文以相接而不至於
怒稱物平施而彼此不拂其情講信脩睦而往來必盡其
道其為天下之利也何如哉曰表曰制曰利皆就仁義報
上說不可着在人身講報字當禮字看

子曰以德報德

一節

自辟四方以上是施報之從其類者下是施報之失其平
者以德報德則人皆欲以樹德故曰有所勸以怨報怨則
人皆警於樹怨故曰有所懲警咎也有善言無不答有厚
德無不報也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矣可不

知所以報後乎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后有德於民矣可
不知所以報民乎若失其平寧過於厚無過於薄也下一
句大註明白

子曰無欲而好仁

一節

在一人而已矣上分上是安仁者難其人下是成人者有
其道無欲而好仁知其仁之可好而無一毫之不好也
無畏而惡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無一毫之不惡也此動
以天而不問以人純乎理而不雜以欲雖不敢為天下之
純德而實天下之成德也故曰一人而已矣是故承上文
安仁來言安仁之難如此使必天下之皆安於仁終不可

禮記

卷之五

八

得矣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立法以仁焉議道是與天下議
論為仁之道如語好仁也必中無欲然後為好之篤語惡
不仁也必至無畏然後為惡之嚴如此則嚴以論道而道
無不盡矣其置法也示以仁之可好出於有欲亦可矣示
以不仁之可惡出於有畏亦可矣如此則恕以立法而法
無不行矣蓋安仁之功雖非凡民之輕議而至善之的亦
為學者之當止強人以太難者中才皆有所不堪而委曲
以徇人者庶乎不孤立於天下也

子曰仁有三

一節

此言人之為仁有異而君子當體仁之全也在強仁上分

上是詳為仁之等不必同下是示體仁之功不可偏也仁有三是有仁人之為仁有三非言仁也功以事言情以心言謂人之為仁有三其功之所成則同其情之所發則異也與人同功字內功字即上同功功字與人同過句內過字即上異情情字如云功者人之所喜可以勉而為也故見之行事者彼仁而此亦仁焉是與仁同功矣以此觀仁豈可知乎或矯強以用私而非本然之實德或徇外以為飾而非田中之真心雖合乎天理之正而不正者固自若也雖即乎人心之安而不安者固未察也是果可以知仁乎若夫過者人之所避有不幸而致也故見之行事者彼此不仁而我亦此不仁焉是與人同過矣以此觀仁其仁不可知乎蓋時之所處或不能以當天下之常而心之所存固將以通天下之變與其過於薄寧過於厚公議有所不惜也與其過於忍寧過於愛時論有所不顧也是不可以知仁乎孔子謂觀過知仁正是此意仁者安仁三句正言同功異情處安仁是無所為而為自然與仁合者也利仁是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者也強仁是無意於此而姑假此以避禍者也此仁有三等而同功異情也觀仁者豈可徒論其功而不原其情哉仁右四句當過云仁之為道固同異而其為用則又有緩急焉左右二字猶言禮先樂

後志至氣次云爾只是假此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而相去懸絕也如云人之舉動右常在先也而仁常居於道之先不為右乎人之舉動左常在後也而道常居於仁之後不為左乎仁者人也二句又是申言左右之意此人義二字即中庸內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意註中道非仁不立二句繳在後過厚於仁者處當云仁義之為用雖有緩急而仁義之在人則無輕重仁則有母之親意義則有父之尊意不知道左以輔乎仁是厚於仁而薄於義則施之政事者有悅安而無強教故親而不尊也不知仁右以先乎義是厚於義而薄於仁則施之政事者有強教而無悅安故尊而不親也仁道不可偏勝如此然必尊親兼至仁道並行而後其情善矣否則雖有仁者之初亦不足以及觀仁也為仁者固不可偏廢而觀仁者亦豈可徒取其功哉

道有至有義有考 一節

在有考處分是道之為等不同下則言盡道之效亦異也道字指治道言至道義道考道皆就道之用言以王以伯謂可以為王可以為伯也與可以無失意同是泛論道之所歸也以伯伯字亦是美之之辭註中仁字解至道者所謂以德行仁也有至者謂純粹至善渾然而無迹也有義

者謂中正無邪毅然而能斷也有考者謂稱古昔則先王而不輕舉妄動也是道之等有不同者如此人之盡道豈無其效乎蓋至道者渾全而無迹吾性之仁也人而得之則中心惻怛有以合於穆之妙以德行仁可以為王者之道矣義道者嚴而有方立人之義是也人而得之則發強剛毅而揆事之權不失以禮明義可以為伯者之道矣至若將有言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將有行也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是能盡稽考之道矣則言焉寡尤行焉寡悔所謂鑒於成憲其永無愆也故曰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士

在首二句分下皆言仁有數之意而義可以例見也一說首二句不可以仁義對講謂仁之有數亦猶義之有長短大小也重在仁一邊故下文只言仁而不言義也蓋仁非一端如一事仁也而全體亦仁也一時仁也而終身亦仁也義無定體惟其所宜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仕止久速之類是也中心惻怛即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意言無所為而為也故為愛人之仁如云好生之德根於性成不忍之心匪由外鑠是人也即其至誠惻隱之心將通天下而為一身推其包涵遍覆之量殆欲合萬物而為一體蓋體仁以長人者謂非愛人之仁

乎率法是依成法而行之也謂程先民之言以致存心之學訓有覺之行以為入德之方是人也由教以得其心而天德之純可造因人成乎已而成性之域可及蓋取人以輔仁者也謂非資人之仁乎夫愛人者發之也深故其所及也遠不觀文王之詩乎云是身雖作於數世之前慮每闡於數世之後慶澤之傳自今垂之而不可朽也非數世之仁乎夫資人者發之也淺故其所及也近不觀國風之詩乎云是其有見乎已無見乎人盡其在我而已而一身之外無餘事也謂非終身之仁乎夫隨所發之淺深所及之遠近皆可以為仁如此此仁之所以有數也義之有長短大小也不可以例見哉

子曰仁之為器重

一節

此節言仁之難盡而君子貴人當恕也仁包四端統萬善故曰器重與生俱生艱而後已故曰道遠皆自仁之本體者而言之也惟其器重故舉者得此失彼而莫勝其重惟其道遠故行者始勤終怠而莫能致其遠也取數多二句總承上文而言之謂仁之為器重而舉者莫能勝隨其所舉之多寡皆可以言仁其為道遠而行者莫能致隨其所行之遠近皆可以名仁此所以取數之多也然必欲勝其重而致其遠焉不亦難乎此二句是泛論其理尚未屬之

於人至君子以義度人方著在人身上說任重致遠人事之宜故曰義以人望人猶置法以人之意也謂盡仁以求人必欲舉其重致其遠則非中心安仁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也以人望人則隨其才之所能量其力之所及則舉之多者愈於舉之寡至之遠者愈於行之近大賢愈於小賢矣故賢者可知也此只就舉重致遠言好不必擇無欲而好等句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 一節

上章言君子之責人者當恕此節言君子之自修不可恕也在首二句分上是歎安仁之難下是引詩而贊之以勉

禮記

大學

主

人也向道以下皆申言詩人好仁之篤勉人意在言外見之中心安仁指舉重行遠不由勉強而言如云舉而能勝而所以舉之者無勉強之勞行而能至而所以行之者皆從容之意此則無欲而好無畏而惡是中心安仁者然也如此者豈多見哉故曰一人而已矣夫安仁之難如此使學者能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獨不觀詩乎大雅之詩云云夫茨山甫之舉仁而欲助其功思景行之可法而欲勉於已詩之好仁其篤如此即其言而推其心向往之下既竭吾才而知至至之深造之余欲罷不能而知終終之自今日言之身雖老矣有見於斯道之當好而自忘

其吾身之衰也自後日言之數雖不足矣惟憂夫求道之不切而不計其餘年之無幾也以此俛焉無他顧慮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耳詩之好仁如此吾人苟能興於詩焉則中心安仁之域或可至矣豈止於天下一人而已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一節

此言君子成己之仁者當勉於為仁之資也在首三句分上是推仁者之遠不難辨下是申其所以不難辨也仁之難成就極處而言之人人失其所好就起初處而言之仁之為難重道遠此其所以難成也不好乎恭儉信則失所好矣使志於仁而所好者皆恭儉信焉故雖有過其

禮記

大學

古

情則善非侮人奪人欺人之過也故不待言而可辨矣小註周公孔子意作結用之過恭近禮處當云仁者之過易辭如此然則致力於行人之資豈有不寡過哉恭儉信皆仁之資也蓋恭非禮也能卑已而尊人乃主減之基其近於禮也儉非仁也能制節而謹度實為防欲之端其近於仁也信非情也然言皆由中事皆務實罔非真情之發近於情也然又以是三者敬以行之一主於恭主於儉主於信而無取他適讓以行之雖近於禮近於仁近於情而不取自是夫惟敬以行之則私意無所容於內而仁之體以立惟讓以行之則私意無所容於外而仁之用以行雖未

必無過也又何太過之有乎寡過於下少失亦用侮人奪人欺人說亦無害行此此字指恭儉信而言之也此五句是言向仁之可以寡過以下恭寡過五句是申言過之所以寡也謂苟恭焉則泛應之宜足以為恥辱之遠明無入非幽無鬼責而過寡矣夫苟情焉則真實之誠足以為稽事之儉弗貳以二弗參以三而可信矣夫惟儉也則用有節而人心合也取有時而萬物理也又豈有不易容者乎是揆之理而非甚戾於理証之事而非甚謬於事所謂過有不甚者正如此也如是而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人欲盡淨天理流行而心德復全於我也使失其所好其心過

禮記中說

本義卷五

主

必甚何以有辭於天下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

一節

上節仁之難成是言在己之仁此節是言在人之仁也惟君子能之是君子能成人之仁當含下一段而言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至以行其言是責人以恕而使之知所向自禮以節之至有一也是成仁有道而使之專所向講不以其所能二句云君子之所能人未皆必能也驕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因之而病人者多矣君子則視己之善猶人之善特先得其所同耳舉之而能勝者要皆性分之固有而非有所增益也行之而能至者率其職分之當為而

不外於易簡也如曰病人則君子先自絕於物矣何其示人之不廣耶人未必其皆能固宜有不能也吝心起於有無之相較因之而愧人者多矣君子視人之不善非其初也特不得其機耳捍其外誘而真純自全為之鼓舞而不倦示之好惡而趨向有別為之曲成而不遺如曰媿人則天下重自疑畏矣何以強彼之能進耶聖人制行是制為仁之行不以己即置法以人之意如云聖人立教固欲盡天下而歸仁也然轉移化導之機必就夫斯世之可能範圍曲成之術每重夫斯人之可至必勝必至則曰己之所當盡也曷敢以此而度人能舉能行則曰衆人之易從也

禮記中說

本義卷五

主

未嘗外此以置法如是則跂乎此者有所勸勉不及乎此者有所愧耻也其於仁也不知所向乎不特此也又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焉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焉容貌以驗其文章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乎極而石已焉正欲民之信道必篤自明夫向往之途擇術必精不謬於適從之路其於仁也不專所向乎使民以行其言者從其好仁惡不仁之教也以行其言句是聖人立教之言行者遵聖人之所教而行之必欲已之言行相顧而不徒為空言也不專就行在上者之言說

是故君子服其服

一節

此節承上文君子成人之仁來蓋聖人制行立教固使人為仁矣君子為仁之效果何如哉彼服身之章也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役容有常也容身之著也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出言有章也言身之文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和順積中也此數句重在實以君子之德上德即仁是也實以君子之德則仁無不成矣正蒙云容既有以稱其服而辭又有以稱容則外之所飾者備矣苟無德以實之不几於盜名乎故必恭且儉焉敬以讓焉由寡過而進德則內有以稱其外而非文飾以欺人也欲而好焉畏而惡焉勉達道以成仁使實有以稱其名而非矯揉以徇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七

外也恥服其服四句是原君子之心而復解上文之意如云君子之心務實勝也有其服無其容不稱其服也君子恥之有其容無其辭言之無文也君子恥之有其辭無其德實之不存也君子恥之有其德無其行備諸身而未見諸行事也君子恥之故君子衰經云哀之存於心也端冕云敬之存於心也甲冑云勇之存於心也是皆服其服而文其容內外之合一矣則夫所以遂其辭實其德成其行者自有不容已者也詩云維鵜云言君子貴有德行以實之也實之以德則仁可幾矣豈終於難成哉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 一節

上數章言仁道公於天下此言義道公於天下也君子之所謂義是言所論之義非行也註中截然正方勿講在義上於貴賤有事處見之本文雖貴賤並言其實重在貴上一邊惟義在於貴賤有事故天子云事於天子也講云義何為者也言乎其體而中正無私之道存焉言乎其用而軌象齊物之道行焉是以貴賤之分雖不同而有事於天下則同也上焉者有事於上而不以為屈下焉者有事於下而不以為煩可以上下等貴賤而不可以貴賤分逸勞如是則截然正方而彼此獲均平之妙較若畫一而上下適方正之休其為義也豈外此哉苟知賤之事貴而不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大

知貴之率賤吾恐絜矩之道不明而其施之也悖是向得為義乎吾嘗觀之天子矣為籍於千畝之內秉耒於三推之勞其所以為染盛秬鬯之用以殷薦乎上帝者蓋必本竭力致敬之情則上所以嚴神明之享而下所以率百辟之承者於是乎得之矣由是而為諸侯者懷德威之布而臣職舉竭藩屏之勤而侯度修其所以尊乎君者猶君之所以尊乎天也由天子諸侯觀之義之為道不既明哉凡鬯有二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用以灌也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祀上帝是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一節

此下二節言在道盡仁之事首三句是泛論其理是故以下方着君子事君說庇民大德就功德及民說若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之類不敢有君民之心若三以天下讓之類仁厚二字全在不敢有君民之心上見之庇民之大德則仁矣而又不取有君民之心則仁之厚矣後仁後禮正是仁厚之道不自尚其事六句是後仁後禮之事總是有庇民之大德也求以事君至天命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如云仁厚之道莫大於愛君之仁也彼則夙夜匪懈致恭以存位制節謹度先事而後得正以求役仁耳蓋仁道精純固

禮記中論

卷之五

九

非恭儉之所能盡而仁之用恭儉具焉以是而為之吾見恭德之基也儉德之共也雖曰中心安仁之未能然侈然之心亡則真愛之心切矣仁厚之道莫大於敬君之禮也彼則有孚孳若存盈缶於不欺焉自負付勲勞於不德正以求役禮耳蓋禮道中正固非信讓所能舉而禮之用信讓盡焉以此而為之吾知信禮之本也讓禮之實也雖曰嘉會合禮之未能然僞矜之意消則匪式之非遠矣小註謂仁不止於恭儉儉可以為仁之用而已禮不止於信讓讓可以為禮之用而已故以役言之役仁後禮之事何如事雖為人所尚已未嘗自尚之身雖為人所尊已未嘗

禮記中論

卷之五

十

自專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於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早已故能專人小心固能畏義者此者不過求吾仁禮之道推之以事君而朝夕承弼之不違矣其或得君耶言聽而計從焉志同而道合焉人有氣盈而驕者矣今致恭致慎而安於仁立於禮仁禮自是而愈篤焉其或不得君耶操心也危焉慮患也深焉人或有一氣餒而歉者矣今則不愠不悶而反其仁反其禮仁禮自是而不艾焉夫我知有仁而自已仁之外凡君子之得與心乎我知有禮而已自禮之外凡君之得與不得也則以天命存焉我其聽之肯有一毫僥倖之為有天命在焉我其聽之敢有纖芥覬覦之心乎人臣盡仁厚之道如此果何以見之早麓之詩曰莫莫云云此詩惟舜禹文王周公足以當之蓋其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也此二句用實事講如舜之百揆時敘禹之六府允洽文王之發政施仁周公之制禮作樂皆大德之謂也如舜之讓德弗嗣禹之祇承于帝文王之以服事殷周公之政致成王皆小心之謂也詩曰維此云云觀於文王之事則舜禹周公可知矣夫惟聖人然後盡仁世不皆舜禹文王周公也臣道之仁豈易盡哉後仁後禮乃仁厚之綱不自尚其事以下乃仁厚之目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 一節

首二句不重只是借謚法以引起下文耳。恥名之浮於行只承節以一惠一句來是故君子以下是欲行之浮於名以盡臣道之仁也。謂謚法但務乎實君子事君亦惟務實而不務乎名耳。事功就庇民大德上說以才言功則成功也如善政善教為事而民之獲乎教獲乎養者為功矣。講云君子之事君也恭儉以役仁信讓以役禮事雖為人所大而弗自以為大仁以安民禮以教民功雖為人所尚而弗自以為高所以然者豈沽名耶。蓋求以處乎情實之地不欲為矯飾之事也。求行乎仁而過高者不敢率之於身求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主

行乎禮而苟難者亦不敢措之於已所以然者豈要譽耶。蓋求以處乎篤厚之道不欲為已甚之行也。至若人有仁禮之善也則彰之而不隱人有底民之功也則美之而不匿非溢美也求以下乎有善之人而不沒乎善也下乎有功之人而不掩乎功也。曷嘗有媚疾之心耶。曰處情曰處厚既有以謙於已曰彰善曰美功又有以尊乎人雖曰自卑矣然吾固卑之人固敬之事吾弗大也而人益大其事功吾弗尚也而人益尚其功雖退然自處於無能之地而實巍然見畏於天下之人也。吾固卑之人固尊之彰人之善也而人益彰其善美人之功也而人亦美其功雖

歉然自視以為無能之人而實卓然深慰乎萬夫之望也所謂謙尊而卑卑不可踰者如此如是則名不浮於行而臣道之仁盡矣。然不觀之后稷乎后稷以下是言后稷庶幾能盡臣之實道者一手一足筌言云喻用之者多而無數也。后稷之功如此宜可以仁自居矣。今惟謂之使人焉尚何名之浮於行哉。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一節

此言君道之難於盡仁也。首二句分君子指人君而言之其難者猶云仁民之道其難盡也。當竊下文意講之。蓋君子之所謂仁者豈煦煦之私恩哉。彼民不能養非仁也必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主

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其情而有以得其心如慈母之愛斯可謂之仁也。民不能教非仁也。必也驅之有道誨之有方復其性而有以成其德如嚴父之尊斯可謂之仁也。仁民之道如此人君豈易能哉。蓋過於剛者則苛刻而失於養過於柔者則姑息而失於教。苟剛柔不偏而教之中有養非至德莫能與也。寬猛相濟而親之中有尊非聖人莫之及也。豈不難乎。詩云以下足詳言君子仁民之道以應上文仁字之意。末句是應上文難字之意也。強教悅安皆渾淪字樣只泛泛講不必用下文事也。如云凱之云者強教之謂也。蓋必以道驅之雖違其心而不恤以理達之

雖拂其情而不顧弟之云者悅安之謂也蓋其德意私敦而務有以得民之心仁恩廣及而務有以致民之從大註逸道使民等只是引証之言不可用樂而無荒四句正強教悅安之事就君上言之覺言云如篤恩義以合民情而又謹滌佚之戒辨上下以定民志而又擴無我之公威以臨之莊以蒞之而且平易以近民孝以事親慈以使衆而且嚴毅以勵俗如是則強教而不失之激悅安而不失之厲矣使民有父之尊二句承上說來亦在君身上說言為君盡尊親之道真如父之尊母之親也夫惟有父道之尊也雖不必生之為父而吾之有馮有翼者亦莫不尊之如父也惟有母道之親也雖不必育之為母而吾之引養引恬者亦莫不親之如母也此豈人之易能哉蓋必聖人德盛而化自神仁熟而施斯溥剛柔不偏恩威並濟者能之矣否則烏足以語此哉

今父之親子也

一節

上章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者正以見君道兼體之難也下者即俗語所謂下賤下視也父之於子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於子當其悅安也有收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此二句重看乃承

上父有父之尊二句而言也水之於民以下是因父母而推言之以明尊親難盡之意也水懦則人狎而玩之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履且有利而可愛天遠人不可階而升且有威而可畏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命則流行賦予令人於明顯而易見者也鬼則潛藏變化相人於幽遠而難測者也此命鬼尊親之異也未當繳云尊親之道易偏如此此兼體者所以為難也

子曰夏道尊命

一節

此言三代之不足以盡仁也蠢而愚以民言喬而野以俗言朴而不文以事言蕩而不靜以民言勝而無恥以俗言禮記中說 卷之三 孟

利巧以事言文不慙以俗言賦敝以民言

子曰夏道未濟辭

一節

此是申言前章之意不求備二句則近人而忠之事也不求備纂言謂不責人之善省刑罰之事也如太過不得不懲小過亦所當宥是也不大望纂言謂不竭人之財薄稅歛之事也如五十而貢釋一而稅是也民未厭其親句只承不求備二句來是言不盡人之情則其寬也著矣不盡人之財則其仁也洽矣故當時樂其寬者愛之而不欲踈被其仁者親之而無所厭焉殷求備於民即先罰後賞之事周之窮者言禮文之極備也講云殷人以禮為后則敦

本尚質而未至於禮文之瀆以罰為先則求民太備而非如近忠之為此殷道之所尚也至若周人革商而有天下殷之頑民尚尤未服周公成王極力以馴擾之然後民尊其化而安其仁是強民之從也故以天神事天以地祇事地以人鬼事人非所祀者則不載於典事未瀆神也而賞乎刑罰之事監夏商而損益詳悉具備無以加矣此周道之所尚也三代之制如此非特風氣既開而澆漓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見也歟

于曰虞夏之道

一節

此言歷代之治道質文異尚者如此虞夏之道存乎質質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則責人也略故宥怨於民殷周之道盡乎文文則責人也詳民有不從則窮刑罰以驅之故不勝其教矣此四句是申上文之意虞夏之質二句先當泛講而后以事實之如云虞夏之有天下也風氣淳而事俗朴凡政之出於上者惟敦忠厚之道而不事於華焉觀慘怛之愛忠利之教虞之質也何如先祿后威先賞后罰夏之質也何若殷之有天下也風氣開而人文著凡政之敷於人者必極制度之周而有事於文焉觀其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殷之文也可知尊禮而尚施賞罰而列爵周之文也可見以言其質為質之至也以言其文為文之至也未四句是申言至

矣之義二不勝句就好處一邊言蓋言文質之稱非言文質之偏也謂虞夏非無質也其文不勝其質而與質為相稱此所以為質之至也謂殷周非無質也其質不勝其文而與文為相稱此所以為文之至也蓋帝王質文初皆無弊至於末流方有偏勝之患也

子言之後世雖有作者 一節

此言虞舜能盡君道之仁也首二句是言虞帝之治不可及乃承上起下之語君天下至有辨是詳其治道之全正以見其難及也弗可及謂言虞帝之後雖有夏商周之繼作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皆為可及惟虞帝尊親盡

禮記中說

卷之三

三

而不失於一偏是豈可及乎帝以公天下為心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舜生死皆無私心而惟心乎斯民耳有母之親故有慘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慘怛以心言忠利以事言如憂民之無食憂民之無教皆愛也然皆出於中心之慘怛初非有所利而為之故曰慘怛之愛也如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皆教也然有誨人以善之誠初非粉飾乎治具故曰忠利之教親而尊至能散要依小註相因之意句句不可少尊親之意程文云有惻怛之愛則有以致其親而和之有如母之親也有忠利之教則有以致其尊而率之有如父之尊也

親而有所尊故安舒自得也而莊敬之心存尊而有所親雖威嚴自飾也而慈愛之意寓惟其敬也故富而能節乎物無驕奢焉如此則親而有所尊矣惟其愛也故惠而能周於物無偏黨焉如此則尊而有所親矣是聖君之于民而其用中者如此也其君子以下至有辨是推言感化之效也要應上文作見感化之意言舜有惻怛之愛仁也故君子化之而尊仁舜有忠利之教義也故君子化之而畏義富有而禮君子化之而恥費惠而能散君子化之而輕實仁義二字有指忠君愛親言者不必如此說只泛泛講之依小註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禮記中說 卷之五十六 王

所畏恥費則奉已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義而順三句依大註末句承上二句說觀一故字可見胡樂山三句各開說蓋用小註義也還當以大註為主如云君子感舜之至德常見其義以相正矣萬變之酌酢制以方外之宜百焉之應用裁以平施之矩大小輕重蓋凜然也然失於忤物則非順也而乃安舒內蘊圓神以妙其機和順外昭旁行以裕其用所謂廉而不劌者在是矣又見其文以相接矣禮儀卒度而斐然其有章威儀是飾而蔚然其足尚尊卑貴賤則燦然也使失於妄動則非靜也而乃本之以易簡而任其所自然發之以從容而行其所無事所謂靜而有

常者在是矣又因之以徵諸寬而有辨焉合愛之公於物未嘗有競包荒之量於人何所不容斯則所謂寬矣而豈可以寬盡乎但輕重大小不混焉而無別統同之下有辨異者寓矣貴賤尊卑不雜焉而無序斂方之中而有允合者存矣此數句皆要中字意如義而不順非中也今云則得中矣引甫刑之言與正意不同此言德威德明就舜身上說惟明就君子身上說大略曰德威德明應于民如父母至能散惟威惟明就君子尊仁至有辨得之若出忠而不犯二句以事君交友立說言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今則寓誨愛於納諫之中使君不覺其自信何禮記中說 卷之五十六 王

至於犯乎義以立介常失於忤物今則存善道於忠告之餘使人不覺而自從何至於割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 一節

此下十節皆泛言臣道盡仁之事此節首句分上是未仕下是已仕也先資是先言以爲后行之資非爲進身之資也纂言云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精平最是如云君子於其君之未仕也經世之學豫定於心發於言論以爲后行之資行其所學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展其所蘊使是民爲堯舜之民焉言既形矣由是拜首以受其命自獻以任其

職向有致君之言於此力行致君之道以踐其言使是君不堯舜不止也向有澤民之言於此力行澤民之道以踐其言使是民不為唐虞不止也惟其如此故君以先賁之言責於其臣臣守其先賁之言而不敢踰也如是則臣能任其責非尸祿者矣雖受祿於君素餐之誚夫何誣哉臣能死其言則蓋道於已非有罪者矣曠職之罪不亦寡哉此先事之豫所以無後事之悔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 一節

上二句獻言其行乃臣之所望於君者下二句是受祿欲其稱乃君之所報於臣者皆事君不苟之意也大言謀獻開宗社之長策論列係生靈之大計也註中諫行言聽則入矣利及天下澤萬世則所望者遠矣小註云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意好小言則因人而建明就事而納誨是也小利則冀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焉小言受大祿恐不稱其職未免素餐也大言受小祿君不我知而道不能行則我可去矣君子豈受之哉易曰云豈非不以大言受小祿之謂哉

子曰事君不下達 一節

首三句內皆要說出正直意方好與下引詩之辭相應首二句是終之正直第三句是始之正直以下達之事事其

君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欺其君者也非人而自枉已以事君者也皆非所以為正直也捷講云事君而下達在愉邪者有之非正直也人臣事君必責以難事引以當道使吾君為堯舜之君可焉豈可逢迎為悅而趨於汙下之歸乎事君而尚辭在便佞者有之非正直也人臣事君必嘉猷以告啟沃以心使所陳皆忠讜之言豈可利口取給而以言辭為尚乎蓋仕之初非其人而進之則枉已矣如正直何故舉我者必秉道不回之人而後可否則不之進也豈可失身而不以道乎詩云云正直之道神且福之况於君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 一節

遠而諫是侵職者近而不諫是曠職者邇臣三句是各盡其職者各盡其道自無諂於尸利之失矣首二句註甚明邇臣守和和字指君德言蔡言云和謂調和君事最為明白覺言云徒和則流不和則激守和則當將順而將順當匡救而匡救可否相濟適於中和而已如是則君德正矣宰謂象宰大臣三公九卿皆是正百官者進賢退不肖而百僚師師也如是則朝廷正矣大臣者佐天子以出政者也四方兼中國外夷而言如兆民未安思以安之四夷未服思以服之如是則天下平矣蔡言葉氏註可玩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一節

首句以忠愛字作眼欲諫是忠不陳是愛引詩是斷章取義心乎愛諫欲諫中心藏諫不欲陳諫云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使君職有關而臣不陳則吾惟身愛之徇而不顧君心之疾其賊君者甚矣使君惡未悛而臣欲諫之則吾有沽直之名而君有拒諫之失其待君者薄矣故於失也或法以語之或異以語之必欲置君於無過之地若聞之於人以昭其非其心豈忍之哉靜而正之或粗而翹之必欲歸之於仁義之域若語之於外以暴其過其心豈安之哉獨不微之於詩乎云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之忠豈忍忘其君之過而不諫之乎是故欲諫者即避不謂之心也中心云蓋欲發之口者而藏之於心也人臣之愛其君者豈肯暴其君之惡而諫之乎是故不欲諫者即中心藏之謂也繹其意人臣欲諫不欲陳之心不既明乎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 一節

此言君子事君進退不苟則位序得其宜下即賓主相見之禮以見之也難進易退大註只是形容其意不可講進退之難易要見重道之意小註云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也惟其難進而易退則人皆重恬退之節而無躁進之

失故有序而位各稱其德也易進而難退則知趨而已有不亂乎亂者賢愚同滯也三揖三句註甚明白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一節

慎始而敬終即上章難進易退之義慎始者進以禮也敬終者退以義也事君可貴以下正言慎始敬終之意謂所以如此者蓋以道義自安而非以徇人也如云所以慎始敬終者何也蓋事君之道義與命而已矣君以我為賢而貴之可也以為不肖而賤之亦可也以為有功而富之可也以為無功而貧之亦可也以為無罪而生之可也以為有罪而殺之亦可也凡此皆在物之有命者也然在我者當以義自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生殺不能屈此乃得於天而具於我豈可得而亂之哉惟其不可亂如此此事君者所以慎始而敬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 一節

首句以處變言是有國而不有身次句以處常言是以道而不以位如云兵以威不軌也若從事於軍旅之間而於難則避之是曠官矣要必委致其身苟利國家存亡以之何避難哉辭以詔有德也若就列於朝廷之上而於賤則辭之是願外矣要必庶帝之載雖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何辭賤哉處其位即軍旅朝廷之位也不履其事即避難辭

職之事也則亂者謂軍旅之事不治朝廷之事不治故亂也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亂於賢不肖者也
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此言亂者亂於名實者也君使其臣亦指朝廷軍旅而言得志是志同道合也得志者易於自滿故又當慎慮而從謂處朝廷而戰兢操心愈勵處軍旅而必懼好謀而成也不得志者易於生怨故又當熟慮而從之如朝廷之事必委曲以相求軍旅之事必迂身以成君也熟慮而從纂言有盡其義而無悔之意最可玩終事而退呂氏云仕而不事則不恭不得志而不去則懷利利與不恭皆君子不由故不得志者雖熟以從事

禮記中說

卷之六

三

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勉而不置乎上故曰臣之厚也引易之言只明終事二句之意云必待不事王侯乃可高尚其事言堅其志而不為於人也觀此則知終事而退者之為厚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一節

此言君命上有關於天命下有係於民心以見其當慎也首二句是原其受命之自下二句是決其感應之機謂天子者代天以理物者也博典庸禮皆推行乎天敘而天秩命德討罪皆奉行乎天命而天討非受命於天乎士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守典行法皆奉大君之異命順禮行

刑皆將乃辟之德威非受命於君乎是上下各有所受如此而感應之機則由乎上也命順是言博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本於義理而合乎天命則臣下精白一心以承休德矣故曰順命也反此而不以義禮遜乎天命則為臣下者雖令不從矣故曰逆命也引詩之辭是為逆命之證謂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為君若君言逆天命國人恥以聽命也可不畏哉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一節

此論言行之有關於世道也不以辭盡人只在好一邊說不必無惡而言謂不以言辭之美而盡與人之賢也所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也天下有道四句正言不以辭盡人之故有道無道以世教言之方於言行相應如賢聖之君作於上有以端倡率之本學校之政脩於下有以備教育之方則行之見於綱常倫理者各得其道見之事物細微者各中其節也若夫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則人皆務名不過便佞口給而已張子曰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無實則言有文章矣呂氏小註云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故曰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

一節

此論言行之有關於一身也要承上節說來故以是發之
惟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不問所費以下皆譬有言而
無實之病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苟以悅人於此三
者雖惠則不問始雖淡然矣然義理之交久而彌親此交
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也小人之接人也苟悅
而不以信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始雖若甘矣及勢盡
利窮則反面相攻但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
以難保故曰甘以壞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主

此節當依小註之說為是稱人之善譽也則言之所與必
發於中心之實未嘗以口譽人而徒事外貌之虛焉其忠
甚矣故民得於漸染者莫不以誠感化而作忠也以下問
人之寒之類皆不以口譽人之言也作忠只是務為誠實
而不事浮華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 一節

以口惠而其實不至則有以啓人之怨而致人之怒傷之
者至矣此災所由以及其身也彼人有求于我我諾而不
踐則人將責我以不能踐其言此所謂諾貴也人有求於
我我拒而不許則人將怨我不能應其求此所謂已也

諾貴已怨雖均不可有但諾而不踐是口惠而實不至我
以虛詐待人其失在已止而不許雖不能以惠人然我以
誠心待人其怨在人是以君子與其有諾貴也寧有已怨
焉詩曰言笑晏晏而和柔信誓是而明白乃至反覆者何
哉由其始焉不思而至輕諾今之反覆皆輕諾之過也今
則如之何耶故曰亦已焉哉然君子相與而求無怨者惟
當慎之於始而不輕諾可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卷之五

主

三代之有天下也皆郊以報天社以報地必每事聽命於
卜筮者何也蓋用人謀則私褻甚矣今不用人謀而用神
謀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是以冬至日祀天夏至日祀
地不可犯此素定之日月他若牲牷禮樂粢盛之類必須
用卜所卜既吉則不可違故曰不違卜筮也卜則不筮筮
則不卜故曰不相襲也此皆不敢以私褻事之也

大事有時日

一節

此正解上文之意謂天地之祭不犯日月者何也以天地
之祭乃大事也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之類自有一定之時
日不須卜筮也其餘群小之祭無一定之時日必筮而用
之外事是祭山川社稷也故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以外
事陽故亦陽也內事是祭宗廟也故用乙丁巳辛癸之柔

日以内事陰祭亦陰也大事雖不卜日月至於牲牷之物
禮樂之陳濟盛之品又必不違乎龜筮是以無害鬼神而
祭受福無怨乎百姓而得其懷心矣是以字承時日牲牷
云盛未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 一節

此言聖人之祭一本於誠而垂法於后也易富者是不求
難繼之物耳知難繼維縻維艸是也所以然者豈苟
簡哉蓋其祀之誠非悔著誠信耳故其辭之達于外者

或達吾悌悌之志或伸吾悌悌之念皆至恭而不瀆慢乎
神則誠信行於辭說矣而何必於備物乎志欲存於中者

禮記中說 卷之三

或以迎親之來或以送親之往皆至儉而不妄求福則誠
信存于志欲矣又何必於饒富乎后稷之祀主於誠信而
不求備物如此故迄於今子孫保之遵祖考之程規而祀
易富則先祖是聽而式穀無窮鑒先王之成憲而辭恭欲
儉則祖考來格而胤祚永錫也引詩以易富三句應無罪
悔而祿及子孫應迄於今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 一節

此言龜筮之器而天子諸侯各有所用之宜也威敬就龜
筮之體上見之不是言人威敬之也蓋龜為卜筮而龜生
玉所以為神道之教故曰大人之器以定天下之吉凶以

成天下之亹亹有威之可畏有德之可敬故曰威敬然用
之豈無宜哉蓋凡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子體尊國中有
事皆卜而不筮諸侯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不敢用卜也
天子雖不筮至於巡守征伐在道以筮焉非此則不筮矣
諸侯居守固以筮至於出行在他國則不筮不欲人疑其
吉凶之問也諸侯雖不筮於非國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
虞也天子適諸侯太廟乃其所處之地故不卜也總見天
子用卜諸侯不藏龜之意

子曰子敬則用祭器 一節

此言子敬則用祭器以事上而有以獲上下之敬也註中敬其
禮故用祭器打首一句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
其待之之禮如此也蓋君子以上下之交莫隆於燕享之
節而或常器之用則褻矣於是祭器之將焉即其所以
事神者而取之以為奉人之具舉其所以交幽者而假之
以為事上之需儀文之所行莫非敬心之所達也敬其事
故用龜筮註不廢日月二句謂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朝
大國其行之之日如此也尊卑之分莫重乎朝聘之行而
非日月之喪則畧矣於是有龜筮之從焉假爾太龜而訴
日以求其吉假爾太筮而審卦以定其期日月之所用莫
非周心之所宜也以敬事其君長總上二句來謂諸侯之

禮記中說 卷之三

朝天子也必用祭器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小國之朝大國也必用祭器不違龜筮以敬事其長焉敬人者人恒敬之故人之得於觀感者自不敢棄我焉由是我為民上則民視我之敬而不敢瀆於我何也在我無可瀆之道我為人下則上感我之敬而不敢棄於我何也在我無可棄之道也否則是自侮也欲上下之我敬也得乎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七

三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七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 庠生馬輝如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 一節

此言上下有相與之誠則無所事於刑矣易事以好惡中節言謂上以位臨下其勢易至於難事惟好惡一出於至誠民以其所好惡事之即有以得其心矣有不易事手易知以內外如一言謂下之事上也其情易至於難知惟內外一本於至誠則外恭敬而內亦恭敬觀其外可以知其內矣有不易知乎然刑所以防奸也上下之情隔而不通則刑由此煩矣今則奸詐不生雖未能刑措不用而亦可以不煩矣為上者孰不欲刑之不煩哉而必自己之至誠者先之可不謹哉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承易知來小註可玩

子曰好賢如緇衣 一節

此言人君好惡一出於誠心則有儀刑於天下而無不化矣蓋人君於賢者知而能舉舉而能先有如緇衣改衣於既敝之后授染於適館之餘則誠於好賢矣人君於惡者

知而能退退而能遠有如巷伯投彼豺虎而不受以投於有北投彼有北而不受以投於有昊則誠於惡惡矣如是則不必爵命之漬而人自樂於為善不必刑罰之試而人自畏於為惡矣愿字不可作謹厚看只是樂於為善之意也引詩之詞上一句應上二句下一句應次二句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 一節

此言人君為政有本有末而效亦因之也教之以德至遜心依論語意講欲民之向善也則躬行心得以率之如是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然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如此則民有以至於善

禮記中說

卷之五

矣豈不為有格心乎以政三句做此小註云遜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嚴刑而已子以愛之三句是申德禮之效正見其有格心也只一渾講不必以子愛信結屬德一邊恭莊二字屬禮一邊君之於民也撫字之施惟欲納諸同仁之域惠愛之及惟恐陷於不仁之歸吾之愛之無異父母之愛其子矣是以人皆感子愛之心而興起其孔邇之念脩德以應乎上好義以忠其君如子從父之命也一何親耶如行之以忠實意孚於子愛之時體之以實真誠布於顯設之際吾之信將以結其志而使之固也是以民皆感其信結之誠而益固其為善之念脩德而久於

其道好義而事必有終上下貞夫一也夫何倍耶如居上不驕顯然大觀之在上臨民有則恭然百辟之儀刑凡其容貌之動莫非暴慢之遠也是以民見其威之難犯也望之而畏心生即之而怠心息自將奉承之不遑矣夫孰有不遜耶引甫刑之書是申政刑之效不足以感民也苗民匪用命謂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刑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威以絕后也觀此可以証刑之不足恃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 一節

禮記中說

卷之五

三

此言上下感應之機以示人君之當謹也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徒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好上好是物是不徒令矣下必有甚者是從其行矣信乎民之從好而不從令也夫一人之好為天下之好如此使好之善也則天下皆從善矣如其所好之惡也豈不胥天下而入於惡哉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以其為民之表也蓋表端則影端表枉則影枉感應之機其不可誣如此君之好惡豈可苟哉上專言好是物而下兼好惡言者知好則知所惡矣重好一邊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 一節

上節言人君為下民之表此即禹之以身化民者見之也
立是立極之立非謂立為天子也言三年者見其時之未
久耳謂禹之為君以一人之身甫三年之近祇承於帝雖
君師之命未及也而黎民敏德之效謨如焉歷數在躬雖
元后之位未涉也而萬邦作孚之休沛如焉民皆知仁之
當好不仁之當惡也禹之化民何其易且速哉蓋由禹之
所好者無非仁所惡者無非不仁好惡之公足以為斯民
之表而民自歸於仁矣豈必朝廷之上盡是仁人而後足
以化民哉民之從其所好也觀之禹而可徵矣三引言皆
是言君仁莫不仁之意也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四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 一節

此言好仁有必然之應以見民之所好也首二句是
泛論其理下章志貞數言仁子夏即所謂好仁也民致行
已以悅上即所謂爭先人也蓋仁者人心同然之理使上
能好仁以愛其下將見上有所好者下必甚焉帥民以仁民
必從之有不為仁而爭先者乎故長民以下指其實而言
之章志是布之於言謂明善好惡之所在也貞教是率之
於身謂以好惡之正而導之也尊仁總承章志貞教來章
志是尊仁於內貞教是尊仁於外以子愛百姓是使民為
仁去不仁也如此則民皆感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

善惡以明而功有所施邪正以分而力有所加不徒身行
之而心悅之如子從親之令而不戒以孚矣民之為仁而
爭先人也有如此人君不可慎所以感之也哉爭先者小
註謂當仁不讓於師之意

子曰王言如絲

一節

此言君命之足以感人以見其所係之大而當謹也在引
詩處分上是謹言行而民化下是引詩以徵之也首五句
不過是引起可言六句之詞綸者佩玉之綬比之絲則大
綳者引棺之索比之綸則又大王言善惡說出乃出外
之出非謂出於口也如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

五

辱之主也大矣哉其王言乎彼官闕之常談焉端甚渺從
容之燕語其迹未彰但見其如絲而已焉固甚小矣迨其
出也為洋洋之聖謨百官以之而承聽謬謬之正論萬民
以之而佩服其如絲者不能不如綸矣廟廊之定論有關
乎要領朝著之渙澤有係乎紀綱但見其如綸而已焉固
以大矣迨其出矣則不疾而速有以引導乎八方不行而
至有以旁通乎四表其如綸者不能不如綳矣夫絲不終
於絲而終於綸則絲不可不謹矣綳不始於綳而始於綸
則綸不可不謹矣故為大人者知以一身而立斯民之極
豈敢以無根不定言之以倡天下也哉大人即上之王字

不倡遊言過下當云不特游言不倡也雖過言亦不敢言
焉過言此游言頗好可言不可行六句要以中字立說言
不危行一句亦是中字之意小註謂凡物非中而過高則
危危字之意正如此謂君子之言行非謂斯民觀感設也
則民將效之庸言之謹皆實踐之至理言之必可行也庸
德之行皆篤確之至論行之必可言也言何危行行何危
言哉觀詩云陳氏小註甚好可玩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 一節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道人以言是引之而為善如詳
吾格迪之方警彼覺悟之意言教是也禁人以行使之而

禮記中說

不為惡如端

六

不為惡如端吾立教之本示彼可象之儀身教是也慮終
稽敬就君子身上言不是指民說謂道人以言而不慮其
所終則恐為虛言以此道人恐天下習之而流於虛矣故
於發言之時必慮其所終如終可行則言之終不可行則
不言焉如是則言得其中矣禁人以行而不稽其敬則恐
為跛行以此禁人恐人習之而流於跛矣故於制行之時
必稽其所敬然必無敬則行之若有敬則不行焉如是則
行得其中矣二其字指言行說此處過下當云如是則言
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民皆謹於言而慎於行
矣謹言慎行只是言行無過便是小註與大註不合不可

從道人以言謂以言詞命令開道其為善禁人以行謂以
躬行實踐禁止其為惡

子曰長民者衣服 一節

此節重在德上衣服不貳二句要有德在其中意衣服不
貳言內外相稱是衣服以稱之也從容有常言始終如一
是容貌以文之也衣服有二即德之不二從容有常即德
之有常有以立標準於上而一民心之不一矣以此而表
率其民則貴賤有等上下有服而民志定矣容止可觀德
行可法而道德一矣德一者內與外而相符始與終而無
間而無二三其德者也

禮記中說

不為惡如端

七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 一節

可望而知二句只是箇誠上以誠而待下故可望而知下
以誠而事上故可述而志志者稱述而載之簡冊勒之鼎
銘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諭下有隱匿不
忠之情則雖言而不信况其與志乎大全云可望而知言
其表裏如一也可述而志言其先後如一也首二句是言
君臣相與以誠下二句是言君臣相得之美君不疑於臣
承首句說謂不為臣所疑也是情通於上下之交而君之
行有以取信於其臣矣臣不惑於其君承第二句說謂不
為君所惑是道達於職業之脩而臣之行有以取信於君

矣引書以證其相得引詩又所以證書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 一節

善惡兼已仕未仕者言程文云既用則明陟而揚顯之未用則尊禮而表異之凡有善者不使闇然以湮處也小則攻之飭之大則屏之斥之凡有惡者不使之塊然以梗衆也蓋民性本厚因物有遷今善者章而惡者殛所以示民之厚而不以薄也如是則民皆知善之當爲而趨之知惡之當惡而避之其情亦歸於厚而不以薄矣尚何貳焉之有哉引詩以明章善之意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一節

禮記中說 本卷之五

首二句是起下文之意故君者以下正言不疑不惑之事也謂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非所謂可望而知之也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民者句承上人疑說來此善惡就人言非言善惡之理也馬氏云章其所好之善以示民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遠善以成俗慎其所惡之惡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爲如是則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殆示民以信而無可疑之事矣何惑之有臣儀行句承下難知說求不及就事言本儀行說不知重禮言本不重辭說謂臣之事君惟脩吾之行以爲君之儀刑不區

區於諫爭之間而以言辭爲重也惟其有儀刑也故凡所以導君者皆中正之事而君力可及者何嘗以詭異之行而援其力之所不及乎惟其重不辭則凡所以告君者皆切要之理而君之所可知者何嘗以隱僻之理而煩其智之所不及乎如是則致力於當爲而無用心於無益殆事君以忠而無難知之事矣何勞之有哉引大雅篇以証君道之失而使百姓之惑引小雅篇以証臣道之失而使君之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 一節

此言在上政令之所以不行教化之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刑罰加於無辜不足恥其爲惡刑賞失當故政教之不行不成也不足勸不足恥就是褻刑而輕爵故上之人當以此爲戒也引書皆証不可輕刑之意

子曰大臣不親 一節

此章統論大臣之道首四句與次二句相對大臣不親則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若此者豈無故哉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大過而無信任之意者然耳由是大臣不得治其事而通臣之黨遂相比昵以奪大臣之柄矣然則爲君者可不待之而各盡其道

乎下大臣不可不敬四句正盡道之意不可不敬承上大
臣不親則百姓不寧來言大臣為國家政令所關民之所
望以為表者不敬則國命輕矣故必信之篤而恩愛之優
渥不徒富貴之大過任之專而意氣之交乎不為禮貌之
虛文可也不可不慎承上邇臣相比則大臣不治來言邇
臣為君好惡所關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不慎則風俗壞矣
故必遴選以極天下之公而進退不惑於一人之悅區處
妙一身之法而好惡不徇乎一己之偏可也母以小謀大
是敬大臣之道母以遠言近是待近臣之道母以內圖外
是待外臣之道蓋大臣權重常見謀於小臣小臣之謀得

禮記中說

公孫之君

十

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
聽則近臣疎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所圖內臣之圖得
用外臣之功業不上於王矣故蔽疏註嬖御人愛妾
也莊后蔽夫人也嬖御是愛臣也

子曰大人不親

一節

大人指有德者而言之也言在上者不親任其賢而有德
之人而信任其賤而無德之士則與舉直錯枉者異矣是
上既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
亦未必從之也所引詩書以證不親之意

子曰小人溺於水

二節

上節是歷言君子所溺之故下節是詳言以著其當謹也
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溺於水為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
故以溺於口為戒大人以佐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為戒
凡人覆沒於患禍而不能自覺者皆因其玩易向褻之也
夫水近人而反溺人者何也以其德雖至柔而易狎勢則
甚險而難親人多狎而玩之則巨川深淵此取溺之道也
非水之溺人乎辭達而已使於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
過甚至於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
人乎民至愚至賤唯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唯賤
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
禮記中說

禮記中說

公孫之君

二

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故君子字總承上大人
君子小人而言之也不可不慎如不臨深徒涉以戒乎水
守口防意以戒乎言子愛信結以仁乎民也纂云德易狎
而難親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引太甲言為政者如虞
人射禽張機省括莫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
哉允命言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
也尹吉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即四引書而觀
之非不溺水溺口溺民之所當慎者乎

子曰民以君為心

一節

此承上大人溺於民說來首二句言君民一體是總言謂

心者身之主也君者民之天也四體之掄揚必本於吾心之專一下民之視效每原於明君之舉動志一則動氣君令則民從非以君為心乎體意之佐也民者君之輔也內志之平傾必本於吾身之臧否一人之休戚每原於億兆之從違氣一則動志民協則君寧非以民為體乎心莊二句是引起之辭至必欲之正言民以為君也必莊二句只在心體上發揮起繳處以君心一體意補之要重民以君為心一邊方好心好兼理言道心好理人心好欲也君好兼善暴言率天下以仁率天下以暴也心以體全四句是言君以民為體也蓋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而俱全體傷則心與之而俱傷故曰心以體全云云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存矣故曰君以民存云云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下引昔吾有先正五句言能盡懷來之道也孰能秉國政三句言不能盡懷來之道君陳之書又言懷來之道不易盡而人君所當謹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

一節

此言人臣事君當謹於言行而言行之善又本於務學也以義一行類為重人臣事君在於身正言信二者而已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使身不正則動皆反常

其見之行者斯無類矣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我主於一使言不信則二三其德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一矣首五句是起有物有格以下之義也夫以言不信則義不一故君子之言必言而有物一獻納也皆有關於邦國一謀猷也皆有係於生民非無稽而失實乃言之信者也惟身不正則行不類故君子之行必正而有格凡有行也足以尊主而庇民凡有為也足以脩政而立事非偽為而踰矩乃行之正者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也其生也志在於有物有格而所守益堅不肯舍所守以從人之好也名者言行之所由成也其死也名生於有物有格而所垂愈遠不肯改其節以貽不美之名也此三句是舉至處而言之耳下多聞多見三句又是求有物有格之功也謂義一行類至於死生而不可奪以義為臣矣然果何修而得此哉亦惟以務學為急耳多聞主善言說多見主善行說精知略行又兼言行說如云嘉謀嘉猷聞非不多也然聞之之中而可否俱在又必咨之於人於其善者守之而勿失則言為有物而所以為事君之計者不為無稽者矣善政善教見非不廣也然見之之中而從違之靡定又必行之於今而參之於古者學之而不厭則行有格而所以為事君之道者不為弗詢者矣夫善得於守之之

餘理明於親之後者可措之以事君矣尤為研精殫思務究其大中之所存何者可以尊主何者可以庇民入以告於君出以語於人者皆向日之聞見而為今日之訐謀矣如此則義一行類之道盡而事君之道在是矣下引君陳以證多聞引詩以證義一行類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 一節

此言好之公者君子是立朝事君之君子好其正正蒙說當秦之時而以其彙征當蹇之時而來連以濟也毒其正謂小人非無朋也視君子如寇仇常有禍之之心耳何也以其趨向之不同也故君子二句正好其正之事朋友有

禮記中論

不義之謂

古

向即是好其正指直諫多聞說其惡有方是惡其不正指便佞善柔說不惑不疑只是彰善癉惡之道盡則是非之實自有不可枉者故民無遠邇莫不好善而惡惡也奚有二三其德而民情有不歸一者乎引詩是證以道為朋之意

子曰輕絕貧賤

一節

此言惡之不公者輕者輕易也重者繼續不舍也苟貧賤而不賢則絕之奚有於不可惟因其貧賤也雖未必皆惡必有拂戾即從而亦輕絕之是好賢之不堅矣苟富貴而皆賢則不絕奚有於不可惟因其富貴則雖未必皆賢也

縱有違背仍從而重絕之是惡惡之不著矣人之心義利而已出乎義則入於利矣今重絕富貴是交以富貴而非道義之交也故曰不利吾不信也引詩言人之交友者在於賢而不在于富貴貧賤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

一節

觀大註云上文好惡皆當循公道句此當本上節說來方是惠字即即上文好惡字非物惠也私字猶云利也德字猶云道也留者不留於心而與之處耳如云投之以甚溺之情凡所以施恩惠於我者不合於大德之公乘之以偏黨之私凡所以盡歡於我者不協於理義之正是雖愛我之厚若可以不忘其惠也君子則曰彼之所以好我者在勢而不在德在利而不在義故所與雖厚君子不重其惠而留之於已也引詩以證私惠不留之意

子曰苟有車必見

一節

此言實之不容掩是勉人立誠之意首四句不過是引起之詞四苟字訓誠字非苟且之苟也言行皆善惡說當云言也者所以論其理也不言則無聲氣之可求固有傾耳而聽不苟得而聞者矣誠或發之於議論形之於講明則出於口而人必聞其聲如言之善者人必聞令善之聲言之惡者人必聞非僻之聲豈有言之無聲而聲之無聞

哉言之有微如此行也者所以習其事也不行則無形象之可驗固有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矣誠或施之踐履措之於躬行則行於已而人必見其成行之善者則人見其德行之成行之惡者人必見其過愆之成豈有行之無成而見哉行之有微如此然則君子於言行可不求勉於其哉

子曰言從而行之

一節

此言君子之言行順理而有以化乎民也首四句是泛論其理未著在人身說二從字重看謂言者行之資言順於理而見之於行則言為有物而非文飾之言者矣行者言之實行順於理而見之於言則行為有格而非文飾之行矣夫言行貴於順理如此然則君子可不致其謹哉此下方著在君子身上寡言是訥於言也而行是敏於行也所以如此者正以言行相顧以成其信也此是君子以言行而示教於上者由是民之化於下也亦言必真實不得彰大其美行必真實不得隱微其惡也引抑之詩以證言不可飾之意車攻之詩以証行不可飾之意引書文王實有此德所以君子當慎言行以成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

一節

此條夫子引南人之言甚言無恒之不可也謂德惟一動

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由言無恒之人卦也不能見其情定其由也龜筮尤不能見無情者之吉凶而況於人乎引詩言卜筮不可知之意引書言無恒者不可以事神引易言無恒者足以召羞皆甚言無恒不可之意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八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 甲戌進士馬如校

姪庠生 馬如校

古者深衣

一節

首句是一冒頭應矩繩權衡所謂遠取諸物也小註謂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取物之有定象者以明其象也短毋見膚與下節所謂近取諸身也毋見膚二句是言裳之下際衣有尺寸

禮記中說 卷之二十八

一

裳無尺寸當隨人身而定其長短但毋令太短而露其體膚亦毋令太長而覆於地上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矣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矣旁襟袷前後合縫之故謂之續袷恐其邊之不固又向內而覆縫之故曰鈎邊玉藻所謂袷當旁是也裳十二幅皆交裂裁之一頭濶一頭狹裳之上際為要十二片狹頭皆當要處用之廣七尺二寸裳之下際有緝處為下十二片濶頭皆在下際用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要中之縫比下際之廣止一半也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

格之高下

一節

此皆因人身有長短肥瘠不同不可預定尺寸故只以人身為度如此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謂之格連肩謂當以身為度而可以運旋其肘此言衣袖直下之度也袖之屬幅於衣謂之袂及肘謂格廣二尺二寸可以運肘矣使橫之而狹雖欲運肘亦不可得故反袂及肘而重二尺二寸幕言衣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一尺一寸從肩覆臂又一尺一寸故亦二尺二寸此言衣袖橫伸之度也深衣之帶使下無厭臂而當脾無骨之處上無厭脇而當脇無骨之處此言衣帶高下之度也此條當依呂氏小註用中字作主格之高下至及肘此袷袂寬急之適中也

制十有二幅

一節

首節蓋有制度直管盡此節方止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月深衣以十二而成衣猶天以十二月而成歲是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所以為十二月之應也袷在前以動而制用故欲圓圍者動也故應規之圓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者靜也故應矩之方及踝謂至足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兩相接連直至足跟如繩之直故應直垂下之齊前後齊一如權衡之平故以應平此深衣之五法遠取諸物如此一云著不息天也而

袂者動而不息也天之體也著不動者也而袷者靜而不動也地之象也至於直則不屈平則不傾書曰平康正直而應平直平直者又人之道也是無違於天而天道備無違於物而人道成古深衣其有制乎亦可

故規者行

一節

此申明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之義袂何取於圓也欲服者舉手為容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義所以行已政所以正人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傳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行已以義則貴於方故於義言方易曰義以方外是也然則直方之意其坤道直方之義乎此衣之負

繩以直其政抱方以方其義者其取法於地道之謂也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猶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所以安其志而平其心焉要必服其服者志向專一而不將迎於事物之擾念慮精確而不分擾於外變之交則動亦定靜亦定而心亦由之而平矣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者其義不在此耶五法已施以下又言衣制之善而為先王之所貴也五法以其極至而可以為法於天下聖人制服而取象於此以被於一身之間可以為萬事之則也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矣施者言規矩繩權衡之法施之於袂袷繩齊也規取其無私四

句又申五法已施可以為文四句又申聖人服之無私謂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則無私之德不在規矩而在於吾之衣也繩墨誠設不可欺以曲直則正直之德不在繩而在於吾之衣矣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則公平之德不在權衡而在於吾之衣也五法之善如此聖人所以貴之而施於深衣之間也聖人服之謂其德而能稱此者朱王貴之謂有位而能作此者也可以為文四句大註明白完且弗費二句三平說非謂完且弗費故為善衣之次觀大註三故字自見

具父母

一節

以上四條言衣之制度此條言純之制度也純以素上是言其飾之異下是言其制之同父母太父母俱在謂之重慶衣純以績者備五彩以為樂也父母在者謂之具慶衣純以青者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素存函飾以致哀也夫其緣雖異而其度則同深衣袖口所謂袂也袂之緣雖有績與青素之殊廣則寸半亦嘗有異也深衣襟旁及下謂之邊邊之緣雖有績青與素之別而廣則寸半未嘗不同也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八終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九

陳留貢士馬時敏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敏

男中成進士馬時敏校閱

姪庠生馬輝如同校

投壺之禮

一節

首言奉矢奉中執壺所以備其器主人請曰以下所以行其禮矢以候賓故主人奉之中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以待投故使人奉之司射賓之屬使人主之屬也中之形皆取象於獸者則以服猛為義也名之以中者射以中為善之禮所以足尚也

賓再拜受

一節

此賓主受失送矢之節也賓拜在西階上北面而賓拜受之時矢尚在主人之手不容答拜故般旋曰辟主人拜在阼階上亦北面主拜送之時矢已在賓之手不容答拜亦般旋曰辟賓主皆不答拜者謂執矢在手將釋矢以答拜則遠於禮將執矢以答拜則愆於儀故各般還曰辟也

已拜受矢

一節

此兩楹只言室中之射不必指堂上庭中而言揖賓就筵欲與相對為偶而共投也

司射進度壺

一節

此言司射進度壺筭馬之節也上節揖賓就筵是室中之射此當燕室中堂上庭中而言之間以二矢半去主二矢半去賓亦二矢半也投惟四矢賓與主故八筭也謂之舉者設中之時當晚故曰興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

一節

此是司射舉始終投壺之禮以告賓主之節也順投二句是將投之時什筭之法極其嚴勝飲不勝以下是既投之後來勝之法極其辨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謂正禮之爵或以罰或以慶故云正也執之則謂之筭什之則謂之馬馬以勝敵為義筭謂勝者而什取以勝敵為名馬從二馬燕賓主而言之若合下節出此節作禮下節作樂

命弦者曰請奏

一節

此司射命工作樂以節投壺之也奏狸首即詩兔首之意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歡也問若一者詩謂樂之作間於投壺之間者始終協一始不可太驟太數終亦不可太疏太數故曰若一也曰諾唯司射之言是領狸首之教必使

之間若一也

左右告矢具

一節

矢具者是主拜送賓矢而賓之矢具贊者授主人矢而主之矢具也賓黨於右二句指筭言非指人言也如云賓黨勝則什筭於右主黨勝則什筭於左蓋地道以右為尊故賓右主左亦早已尊人之意

卒授司射執筭曰

一節

此言司射數筭告筭之節左右率授請數是述其告賓主之辭二筭為純三句是陳其數筭之法其賢於某以下又是述其告賓主之辭上二句是有勝負者下句是無勝負者

命酌曰請行觴

一節

請行觴非謂酌者行酌乃命酌者請賓主行觴也皆跪皆字兼賓主言或賓當飲而即跪或主當飲而即跪也奉觴曰賜灌是不勝者飲酒受之以禮而不怨曰敬養是勝者勸酒獻之以禮而不矜也

正爵既行

一節

上正爵是罰爵下正爵是慶爵也言罰爵既行則賓主之勝負已見司射於此得不請於賓主而表其勝乎然其所立之馬各當其所什之筭或三馬或二勝而立

二馬也若賓黨二而主黨一則取主之一馬以益賓之二馬成其三馬之數而行慶酒是助勝者以為樂也其慶之禮司射者告之曰頗得三成而三馬既備請行爵以致多馬之慶焉皆諾者謂請於賓而賓諾請於主而主諾賓主皆從而慶爵舉矣徹馬者司射徹其所立之馬以掩其不勝之意焉

筭多少視其坐壽

一節

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則四筭也室中三句言矢之長短用司射進虛室註日中則於室等句請隨地廣狹而用矢長短也投壺之筭多寡雖視其人必用尺

禮記中說

本義

四

二寸之長短者此數之取法於天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此數之取法於陽也君之法象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意焉

魯令弟子曰

一節

此只是述魯薛戒魯不以月小註魯令以戒同姓薛今以戒異姓之說講云魯人之令弟子曰投壺之間敬而無憚恭而無傲立必正方無偕立而不正所向言不妄發不迂言而遠談他事凡若此者皆有常例之罰爵焉薛人之令弟子曰投壺之時毋憚而自張無傲而自矜不階立而不正所向無踰言而遠談他事凡若此者皆有盈滿之罰爵

馬司射庭長以下皆薛國之禮賓以義接主者也如司射以作人庭長以正人冠士以觀禮皆有義之道焉故屬賓黨主以人接賓者也如樂人以樂賓使者以事人童子以服役皆有仁之道故屬主黨也

禮慢人也傲自高也冠是成人立者未成

取半以下為投壺禮 一節

前圖鼓節歌曰擊十三兮鼓十聲 魯人射鼓甚分明

七聲五鼓投壺用 賓主相忘樂至情

薛人射鼓子須知 十二鼓聲十六聲

擊鼓三聲聲五下 用於賓主樂投時

二圖惟前圖為當後圖乃附會者當塗之可也 取半以

禮記中說

五

下謂半字以下之圖也投壺禮簡故取數之少者射之禮隆故取數之多者

禮記中說卷之二十九 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

陳留貢士馬時敏 著

門下第

丙午舉人馬時泰

校閱

另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庠 生馬煒如 同校

魯哀公問於孔子 一節

此孔子自衛反魯之時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而又於庶人不同故異而問之少而居魯故衣魯之衣長而居宋故冠宋之冠少惟可衣而長則可冠魯其所生之國宋其祖之所出也故衣冠之服獨舉宋魯而言之學博以知行言服鄉以冠衣言鄉只泛說不必指上魯宋也此二句要見聖人蒼哀公之意謂先之以博學者耻服其服而無其行也學而不博則失於孤陋而無德於已矣故云服不因鄉則流於固執而苛異於人矣故云惟其無求異之心所以不知其為儒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 一節

席上之珍四句平看首句是借言儒者自貴以待價之意即美玉於斯待價而沽也要有自重之意晏氏謂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韜於匱矣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矣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風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

是先眾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止是後眾人而未有息也總見時習不倦之意故曰強學廢上之珍則德為可貴夙夜強學則道為可尊待聘是半禮厚幣以招之待問是有謀則就與時君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之意同忠信不欺可托之以腹心故待舉舉者舉而加諸上位也力行不倦可委之以治劇故待取取者選而使任一職也四者皆非屈道以伸身必待聘問舉取然後起而應之未敢自輕以求人故曰自立如此也全重自重以待人意

儒有衣冠

一節

禮記中說 本義云此節先要說備禮於身體道於己意末繳禮之所修道之所與方有照應皆主容貌上見之蓋容貌舉一身而言也衣冠中者謂衣之在身冠之在首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動作慎者心之所動事之所作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大讓指讓位讓國言如祿以天下不顧後馬千駟弗視若自抗而不敵者不近於慢乎然其心實非慢也道宜尊也小讓指飲食遜避言如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下若自卑而不情者不近於偽乎然其心實非偽也禮宜謙也容貌之大者正衣冠尊瞻視也故曰如威容貌之小者身若不勝其衣言若不出諸口故曰如愧進必

以禮而禮主於敬三揖而進此進之所以難也退必以義而義主於斷一辭而退此退之所以易也此即賓主交接而言無能者謙退不敢先人也亦於交際見之此皆禮之所修道之所與於其容貌見之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

一節

此言儒者備豫之行夫人孰不欲處常則有為處變則死節也惟平日無敬恕之功是以不當死而死有可為而不為耳非備之豫也儒者於常居暫處則齊慎焉於靜坐動起則恭敬焉非信弗言非中正不行如是則敬以持已而身立德充矣道塗則與人共其利不較計於險易之間冬夏則與人共其和不較計於陰陽之分如是則恕以待人而懲忿窒慾矣道塗乃往來之地自有險易之利冬夏為寒暑之候自有陰陽之和已之所欲也則必推此以度人之心知其所欲亦猶是也故與人共之而不爭焉不可說我處其險而讓易於人我處其難而讓易於人如此則自喪其身矣安能有待而有為乎言謂不以地利便已而移害於人不以天道適已而移害於人意最是人唯不怨速死之道也今恕以待人則懲忿窒慾無可死之道矣是愛其死也然豈偷生哉正以吾之身有待之身也使輕於一死則雖死奚足以成名故可以死可以無死者留此以

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也豈若匹夫之譏我人惟不敬自貶其身也今敬以持已則身立德充吾身有大涵養矣是養其身也然豈為我哉正以吾之身為之身也使無所不為安能以有為故修己以敬者持此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辭也豈為無用之學哉愛死者以待其可死而死養身者以待其可為而為故曰其備預有如此者愛死二句有通無敬怨說者似於大註欠合

儒有不寶金玉

一節

首六句是自為以德中八句是應世以義忠是存心以忠而無不實之心信是與人以信而無不實之事此忠信以

禮記中說 本義是手

四

為之寶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義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此其義以為土地也威儀之見於身者無不中度言辭之出諸口者無不中理此多文以為富也蓋人之所貴可得而奪之我之所貴不可得而奪也故不貴彼而貴此耳孟子以忠信為天爵以義為正路以令聞廣譽施於身而不顧人之文綉正此意也雖得是不肯枉己易祿是不肯外求難畜是難以非義留之也非時謂非可出之時若天下無道之類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其得之不以非義謂無可合之義如孟子見道之不行不可

義浩然長往而不顧

也事之不以難乎後祿謂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心主於行道非為愛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此祿之所以易也近人總承來謂自為以德則不尚同以徇天下應世以義則不立異以亢天下何常立已於峻而遠人以為道義近人不是親近於人猶言不為已甚之事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

一節

此節句句要見特立之義凡人之不能特立者以內之才力識見未定而外奪於利欲之私也儒者則不然貨財如金玉粟帛之類雖好如聲色臭陳之類二者人之所利也見利而獨則虧於義矣不虧其義是不徇利也小註謂富

禮記中說 本義是手

五

貴不能淫是謂人之多兵謂器之利二者人之所懼也見死而不懼則更其守矣不更其守是不懼死也小註謂威武不能屈是謂仁舍生取義皆勇之所素定者故不犯難之勇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勇之所素定者故不待於程也不程其力是況儒者任事之材如任重致遠理煩治劇皆才之所素定者故不程也脚取則謂之攫翼取則謂之搏已為者謂之往如言已出諸口行已發於身也但見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自無已過之可悔身過之可悔矣方臨者謂之來如欲言以宣其意欲行以履其事也但見不必擬之而後言不必議之而後動言

自為之不殆行自為之不疚矣過言不再者不二過流言不極者不問其所從而窮極也不斷其威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可得而挫折也不息其謀隨事應變因事制宜不待試之而后用也皆不因物而有遷隨所寓而不易所謂特立者蓋如六經云二句先說正意後說譬辭

儒有可親

一節

儒者德雖可親而不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數句皆以義為主是加以義故可親可近而可殺加之不以義故不可劫不可迫不可辱也居處不濫是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若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皆可居也飲食不瀦是不以口腹之養而污其身若一簞之食一豆之羹皆可食也二者何以謂之剛毅蓋有是二者皆欲也夫子曰振也愍焉得剛正是此意

儒有忠信

一節

忠信以在內言謂主之忠信而無欺妄之失則其自處以實而人之欺者無以用其虛自待以誠而人之罔者無以投其間是無形之甲冑也禮義以在外言謂行之以禮義而有恭敬之實則是能敬人者自抱乎周身之防不侮人者自得乎禦侮之具是即無形之干櫓也戴仁二者皆就儒者自立之行說謂儒者以仁存心而所行又尊仁也

養存心而所處必守義也戴仁如奉天理以用旋而推行

皆純粹之善本心德以運用而舉錯皆惻隱之良是已抱義如適時措之宜而據之以為處世之則順化裁之變而守之以為安身之常是矣不主窮達言亦可謂方說自立故不宜違為言也不更其所總承上來謂雖有暴政所加而吾之所守者自若終不改其忠信禮義戴仁抱義之素也自立大註云首章言自立二句皆自立也既云首章必言此章自立何如方與二者句相應獨言首章而不及此章何以謂之二者也此有舊版註云首章言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如此則意方完足此有舊本纂言可證非余之杜撰也小註以上二句為立乎內未穩當以上二句是道足以重其身下二句是道不離乎身方見自立

儒有一畝之宮

一節

一畝之宮四句是居處之至敝陋者也易衣二句是奉養之至不足者也以上言窮居之貧上答二句言進退之正此二句講起處要接上貧窮意來方好如君子之脩其道也固將以用於世也人惟為貧窮所溺是以患失之心生而進弗正矣儒者則上答如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之類

儒有今人

一節

此節重其不忘百姓之病上孟子內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即今人與居也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即古人與稽也所謂稽往聖者是矣中庸內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即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也所謂問求學者是矣此四句講求亦要有愛思意方好謂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耳上有所引謂之援下有所進謂之推適弗達世而弗援弗推者天也私相與而為比暗相結而為黨謠誼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伸其志則天與人莫能奪矣不忘百姓之慮憂民之憂也民饑我饑民溺我溺正謂此耳

儒有博學

一節

博學七事言處己之事慕賢二句言接物之事溫故註只解不窮賢人註只解不倦謂儒者博學以求知矣然必知至至之而於義理之無窮者則自知其所未知溫故知新之益未嘗有所窮也敦篤以力行矣然又知終終之而於善行之無窮者則日謹其所未謹賢人可久之德未嘗有所倦也知行並進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故幽居云幽居二句承上知行來不滯是所知所行足以自守而不滯不

因是所知所行足以有為而不困禮之以和一句且虛說

勿註在儒者身上至忠信二句方着儒者言之如云禮之體嚴而其用則以和為貴一於和則體不立一於嚴則用不行皆不可也惟儒者忠信之美行諸中則端嚴誠慤而禮之體立矣優游之狀著於外則和順從容而禮之用行矣此禮之道惟儒者為能體之也慕賢二句一串說來上句以待人言下句其譬之也慕賢是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容衆是擴同人之量以致其容於賢者慕之衆人容之又是有所辨也譬如陶瓦者毀其不堅者而方而圓不至於相混合其方而復圓而方不至於相駁矣末句只承此二句說不必通管上文

儒有內稱

一節

此節重在薦賢上首三句是薦賢之公謂舉賢以親未免有嫌疑之意舉賢以怨夫怨有不情之譏人多避之而儒者不避也程功二句言不輕於薦也必程其功而功可成績累其善言言可謂之賢也然後進達之焉進是下位者而進之達是窮居者而達之善內稱外舉說此乃人臣事君之當然故不求報於人耳君得其志不可與利國家對者謂得志則國家利矣如云兆民欲安四夷欲服君之志也今賢者輔助其君使兆民安四夷服則君

志得矣君得其志則國家無疆之休在是矣豈不誠有利
我不求富貴與不望報皆是無所為而為之意也末句總
承上文以薦賢無私而下不求報於人薦賢有功而上不
求報於國非儒者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哉

儒有聞善

一節

上言舉賢援能以待天下之士此乃言待朋友之道也聞
善就言上說見善就行上說謂之示行於身以示之也此
好惡之同也相先猶言相讓爵位以相讓而無一毫疑忌
之心患難以相死而無一毫假借之意此憂樂之同也又
相待二句承上說來謂好惡既同則道同矣憂樂既同則

禮記中說

本義卷之十

一

情同矣道同情同則可以知其賢而用之也故久於下位
而無由以升者則汲引而薦之同升處於踈遠而無由以
達者則招致而舉之同進焉非私昵也亦真知其賢之可
用也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也於天下之賢能則至
公以舉之於朋友則同心同德以為任舉之地相待相致
以盡任舉之心其厚薄之不同如此

儒有澡身而浴德

一節

此節專主事君言首二句言正君之本澡身正所以浴德
非兩平也澡雪其身而無物慾之累沐浴其德而存湛然
之體如是則正君之本立矣以之事君則加謀加猷入告

於內不矜不伐而順之於外焉伏者隱伏之意不敢自以
為德也靜正四句皆陳言之事此靜字是入生而靜之靜
字謂物欲未感而善未形何靜如之儒者則求此之時而
將順其美使凡有感而形者一歸於天理之公焉未與物
交而惡未動何靜如之儒者則接此之機而匡救其惡使
凡有觸而動者一絕乎人欲之私焉如是則善日長而惡
日消有不知誰之所為也故曰上弗知也其或天理有時
而隱人欲有時而生則居又不能無過矣於是明舉其過
而諫之然又緩不失節優游浸漬而委曲以諭之也何常
急為而揚君之過名哉上二句是諫不顯而君即悟下二

禮記中說

本義卷之十

士

句是諫已顯而事不迫也不臨深二句亦就事君上言內
要有澡身浴德意儒者之事君也規模之建立者有鴻功
振拔之才猷為之設施者有振世卓越之績其行可謂高
矣要非強而為也蓋其澡身浴德而功已立則行不得以
不高何待臨深相形然後顯其高乎或經綸之顯設奕而
為文明之著詞章之宣布發而為至德之光其文可謂多
矣亦非取之臨時也蓋澡身浴德而體已具則文不得不
多何待加少以相益然後顯其多乎世治則人務進以求
利儒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皆自居以避害儒則
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同己者不必皆與惟其可與而與之

也異已者不必皆非惟其可非而非之也亦就事君上見之立見其有守行見其有為曰特曰獨者言立出乎衆而行又不同乎俗也故曰特立獨行

儒有上不臣

一節

首二句言儒者高不仕之節而有以自重慎靜以下是言其有自重之實也首二句即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之意慎靜以下逐句說不必如捷講筌蹄相承言若相承則於博學二句終是難通靜者常失之狹吝儒者慎靜而又尚寬則為有度而於處已之道得矣強毅者多失之拒儒者強毅而又與人則為有守而於待人之道得矣學雖博矣

禮記中說

不奉事

士

苟不知服而行之則知有餘而行不足也儒者博文以為約禮之地約禮以收博文之功則知與行而交修矣文雖近矣苟不知砥而勵之則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儒者近文章而無質文相揜之弊治庶隅而有切磋琢磨之益則外與內兼盡矣是處已待人而中和兩得致知力行而文行交修兼是數者則內重而外輕故祿之以天下而不顧自不輕出而為臣誦道而入仕矣故曰規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

一節

此節聞流言不信處分上是言其交友之善下是言其擇友之審方言趋向之地術言修為之業謂始焉合志而趨

向不殊終焉營道而修為一致此二句內已有含下文之意惟其志同道合並立而爵位相等也樂焉而無忌心相下而爵位相讓也遜焉而無厭心雖聞流言則知深信篤而不信也同方同術是道之同也並立相下是情之協也流言不信是心之孚也三段平看儒者能全交如此由其擇之於始耳其行本方方字即首句同方之方立義義字即次句同術術字謂儒者內而存心者一於正而不苟故敏以在內而無敢忽矣外之立身者審於義而無違故義以方外而無不宜矣其所志所營如此故其交友也志與我同方道與我同術亦本方而立義焉是同與我也

禮記中說

不奉事

士

溫良者仁之本也

一節

首八句只宜泛講未便看到儒者身上至兼此而有之方涉儒者言仁指在心者而言之謂先有仁在中而後八者之善著於外也此八句要每二句作一比講庶不散漫仁之本謂有仁以為之本是有此盛德自然光輝接於人者也仁之地正蒙謂即論語心常存故事不苟之意耳松者寬之至謂之作有狹言作動自一念而擴充之足以保四

海也孫接是孫以接人謂之能者不待勉之而然如云能
事也仁之貌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是已仁之文謂有德者
必有言是已仁之和即發而中節之和謂愛心感者其聲
和以柔也分是我所有以與人散是周於物以給天下
之貧乏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此字指上人
而言之不敢言人不敢以仁自居尊讓二字科場大畧
以尊指謙此而有之句讓指不敢言仁句看亦可取

儒有不墮穫於貧賤 一節

此總承上文而言之言儒者衆行兼備如此處貧賤也道
足以自守不為貧賤所移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為不為富
貴所惑是處窮達而無繫於自去守以至辭更勢雖足以
困我也然道在我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豈困迫而違道哉
是處上下而無累於此以道得者而為真儒也今衆人之
命儒也不有其行而徒為其服不有其實而徒務其名亦
妄而已矣故常為人所詬病焉言加信二句謂哀公向於
儒者之言而信之今則加信而不詬矣向於儒者之行而
義之今則加義而不病矣舊以言行指哀公說不可從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中成進士馬翰如 校閱

姪 庠生馬輝如 同校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 一節

凡人之所以為人至禮義立是泛言言為人之道不可就
講冠禮大義是言禮義不外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也
一有不備不可以言人矣理義不外乎君臣正父子親長
幼和也一有不主不得謂之人矣然人之所以為人者不
有在於禮義耶故冠而後服備以下方著冠禮上講謂為
人在於禮義如此故惟冠禮之行而責之以禮義也若出
首句至禮義立當一頭兩脚做首言人道在於禮義作一
頭而禮義之始在於修吾身所動之威儀正吾身所屬之
人倫也作二脚小註並弘治刊文可觀冠而後服備是應
上正容體意謂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後服備
矣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詞令順而理義備矣故曰冠
者禮之始也此句正應上文禮義之始句聖王重冠是盛
日以擇天之吉盛賓以擇人之吉也

古者冠禮

一節

此節不是承上重冠言乃承上父子君臣長幼而言之自此至末節重冠皆是發明正君臣以下三句之事也事者乃冠之節目禮者乃冠之統體謂敬者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國本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使孝弟忠信之行立可以為人而可以治人非所以為國本乎

故冠於阼

一節

此主適子言舉儀禮之文而什其義也言冠者與主人同在阼階之上者謂父老則傳於子欲其克肖而無忝承家而不墜矣故曰著代也三醮皆於戶西南之賓位三加而其服彌尊所以然者正既冠則棄爾幼志而躋於成父之列順爾成德而責以成禮之全為人子為人弟孝弟之行由此而立為人臣為人少忠順之行由此而成此醮於客位以成人之禮而敬之也加以尊服以成人之服而敬之也故曰加有成也成人之道亦是子臣弟少而孝弟忠順之行立焉不待以童子之禮也

見於母母拜之

一節

上節言冠禮之行有成人之義此節言冠者行禮用成人之道也俱主適子言在與為禮也處分上是見所親而答禮者敬其成人也下是見所尊而備禮者以其成人也見母而母拜見兄弟而兄弟拜者以適子為祖正體故也君

為一國之尊故玄冠玄端而執摯見之為以成人之服見之也鄉大夫鄉先生為一鄉之尊故以摯而見之為以成人之禮見之也此節是起下文責成人之禮意見於母是為人子之禮也見於兄是為人弟之禮也摯於君是為人臣之禮也摯於鄉先生是為人少之禮也故云起下文之意

成人之者

一節

成人之者指上文成人而與為禮以成人見之意而言也謂冠禮之行既加有成矣又成人而與為禮既成人之道矣又以成人見豈徒然哉蓋成人則有成人之禮將責其

禮而

禮而

三

禮而使禮義之立也既冠則非童稚之習將變其習而使入倫之備也責成人之禮者何謂見於母而母拜之見於兄弟而兄弟拜之是責其為人子為人弟之禮行也以摯見於君以摯見於鄉大夫先生是責其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也此正應前章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而後禮義立耳其禮可不重者正以禮義由此而立故在所重也此重字起下文聖王重禮重冠之意孝弟忠順之行立至可以治人即上禮義立所以為國本之意重禮只是筮日筮賓醮於客位行於祖廟也故曰以下至重冠是又申聖王所以重禮之意此冠者禮之始與首節不同此以孝弟忠

順立說言冠而責以孝弟忠順之行是父子君臣長幼之
禮由冠而始也加事之重謂婚禮不過明男女之別朝聘
不過明臣之分鄉飲不過明長幼之序而惟冠禮則責以
三者之行可見其所以重也重冠以下總承上二項而言
一以禮義備之始固重冠一以禮義安之始亦重冠也惟
其重冠故行之於廟下是逆言行之於廟之意尊者言其
不敢忽故必行於廟也擅者言其不致尋故必告於廟也

禮記中說

卷三十一

四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一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二

陳留貢士馬時敏 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 庠生馬輝如

昏禮者將合

一節

此在君子重之處分上言昏禮所係之大為君子之所重
納采以下乃其重之實也昏禮欲附遠厚別故取於異姓
以合二姓之好斯禮也上焉宗廟祭祀以奠以獻夫主於
外婦主於內而宗祀有主也下焉百世以嗣以續由父及

禮記中說

卷三十二

十

子由子及孫而繼世相承也所係之大如此君子所以重
之耳是以二字因重字上來謂惟其昏禮之重是以云也
始焉因女氏之前許則先納鴈以為采擇之禮既納采則
加之卜以決其吉凶而使使者問女生之母名既得吉于
是以所卜之吉而納之既納吉而昏禮可成於是納幣以
為昏姻之証既納徵則昏禮可交於是往請昏姻之暮焉
凡此禮之行也皆男氏遣使者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先
設席几於廟中然後出而拜迎使者於廟門之外既入廟
門三揖三讓而後升於廟堂於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一於廟中而聽命也所以聽命於廟者以昏姻為繼承

之禮至重之禮也宗廟為尊嚴之地至重之地也至重之禮而行於至重之地正所以敬此禮而不敢慢慎此禮而不敢忽敬之慎之重此禮以正其始而一無所苟也此四字不可平看所以敬慎句正是聽命於廟之義也此節當看小註方得納采等句全意

父親醮子

一節

上一段發明其所以重故以敬慎重正昏禮而總之此段發明其所以親故以合體同尊卑以總之父親酌酒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祀最率以敬先妣之祀父親醮子則是降尊以示其恩矣果何義也蓋男先於女也男東陽

禮記中說

不奉之至

二

一

剛之德有率人之道女東陰柔之資有從人之道親迎之者示倡而先之也於是女家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則執雁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以示親受之於父母也綏綏御輪以俟者則春容以俟之而不敢遽婿必揖婦以入者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卺註並方氏註甚明末句是什共牢合卺之義耳失於婦齊體故謂合體體合則尊卑同是尊則同尊卑則同卑也合體同尊卑故親之而不相離耳

敬慎重正

一節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聽命於廟是敬慎重正矣然

禮記中說

不奉之至

三

一

後共牢合卺合體同尊卑以觀之此愛與敬而兩盡觀與嚴而不偏昏禮無不備是為禮之大體也禮之大體一句有以屬下句看者不如承上說去為順昏禮未成則為男女故敬慎重正者所以成男女之別而使其情之不褻昏禮既成則為夫婦故親之者所以立夫婦之義而使其情之不踈也夫由敬慎重正而親之固所以為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矣惟男女有別也則正始而不為苟合然後夫婦有義則倡隨而莫不靜好矣惟夫婦失其義也則親者始乖今有昏以明夫婦之義則真性浹洽有以惇其一本之恩子之於父蓋以怡然以相親者矣惟父子失其親也則正者始亂今有恩愛以明父子之親則明發之懷有以效其靖共之節臣之於君蓋有凜然以相敬者矣是君臣也父子也皆始於夫婦之義男女之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禮始於冠以下又因昏禮而並及諸禮也冠以立孝弟忠順之行故禮始冠昏以著君臣父子之道故禮本於昏喪祭乃送終之大事少有不謹則有後日之悔可不重乎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可不尊乎鄉射所以合人情之懽可不和乎凡此八者皆人道之所寓人倫之所關而非細故末節之比故曰禮之大體也不必依小註八者備然後禮備之意

風興婦沐浴

一節

此節是婦見舅姑之義言婦風興沐浴執笄以見舅姑婦置席於戶牖之間贊者酌醴置於婦席之前贊者拜薦脯醢矣婦則升席而祭其所薦之脯醢贊者拜送酌矣婦則升席以祭醴三是果何所取也蓋祭所以伸敬敬所以為禮今祭脯醢祭醴者正以婦人從夫夫之所事婦亦事之事舅姑之禮自此始矣非成其為婦之禮而何哉及舅姑之入室也為婦潔具夫特豚之饋合升而異其分載之俎左胖載之姑俎是又何所取也蓋饋所致養養所以為順今婦以特豚饋者正以婦人從夫夫之所養婦亦養之養禮盡矣

厥明舅姑

一節

此節是舅姑饗之婦禮言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謂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也及其獻置酬爵舅姑先降自西階云者賓階也婦降自阼階云者主階也以示他日代姑之事也呂氏曰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故皆曰著代也

成婦禮

一節

此總上二節意而歸之責婦順也謂婦禮在敬故祭脯醢

祭醴所以致敬而成婦禮婦順在孝故饋特豚所以致孝而明婦順而又降自阼階申之以著代也是以為婦之初而禮如此其重者正欲責之以婦順欲其知此禮之重而重之耳自順於舅姑以下是推言重責婦順之故蓋夫之所望於婦者上順下和而已能上順而下和則當於夫矣講順於舅姑云如遵教以娛其心溫柔厲女真之吉敬從以養其志柔德真思姑之風姑則令之上婦則承於下也和室人云彼此期於並濟家庭大同物之公可否宜於協從門內修桃夭之化不阿意以求同不重違於拂欲也是舅姑之順雖非為夫而盡而夫之當實則自順而致也否則父母未順是亦孝道之有虧耳欲其當也得乎夫之當雖若無與於室人之和室人之和實未有不得乎夫之當也否則家有未宜是亦教睦之有虧耳欲得其當也得乎以成絲麻句是布帛可以無寒以審守句是中饋可以無饑也小者曰委大者曰積倉困曰蓋實審曰藏凡五穀酒漿皆是審守謂食以時用以禮而不妄費也婦順備至長久俱承上人倫女事二項來謂厚人倫而宜室宜家則為婦之道備矣但見樊倫攸序閨門有雍睦之風一家之內無乖氣也其和也何如婦功畢舉家庭有整飾之美一家之中無廢政也其理也何如是和字承順於舅姑三句而

言理字承絲麻二句而言也長久不必依小註說只言和則不至於起釁生災理則自可以待用作事故家可長久也重之亦承上來謂既成婦禮矣又明婦順焉既明婦順矣又明著代焉順於未嫁之前而責於既嫁之后其重為何如哉

是以古者婦人

一節

是以二字要承上文來謂聖王既責婦順於既嫁之后矣可不教婦順於未嫁之先乎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若此女於祖廟有服則於君為親故女師教以祖廟之公宮若此女於祖廟無服則於君為疎故使女師教以宗子之

禮記

卷之三

七

宗室教之何如教之以婦言云教成謂德容言功之既成則從而祭之惟用魚與蘋藻者謂婦人陰德而此則陰類故也是未嫁而施其教因教而重其事所以然者何也謂成婦之順也蓋德容言功既無不善則所以順舅姑和室人當夫子成絲麻布帛審守委積蓋藏自無一之不善矣

古者天子

一節

此節又因講明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於天子后妃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六宮六官是綱以下皆目也大註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理陽道此註要用方好六官亦陽數者以婦從夫亦陽數也聽天下之內治者謂

官壹者天下之表故后率六官以聽之凡其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皆欲其盡善而無失以明章天下為婦之順道在於此也故天下化之凡為婦者各執婦道是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講聽天下之外治二句云自朝廷以至天下皆外治也茲馬一人端拱於上百職欽崇於下者正欲掌邦治掌邦教學邦政者悉任其修舉之下掌邦禮掌邦刑掌邦事者咸歸於總理之體然則官無曠而政有章外治不有修乎自百官以至萬民皆男教也茲馬謹職以圖維修政以理外者正欲紀萬民擾萬民諧萬民者遵王之道而不違均萬民糾萬民生萬民者順帝之德而不悖矣夫然則禮記中載 卷之三 七

內順則家齊矣外和而國治乃天子聽男教之所致也非天子之盛德乎內順而家理乃王后聽女教之所致也非王后之盛德乎

是故男教不修

一節

此節至相資而成分上是言君后有相資之職下是言上下有相屬之義男教不修陽事戾矣故曰食婦順不修陰事戾矣故曰食修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即起廢更新而凡邦政邦教等事無不得焉修職以蕩天下之陰事謂防微杜漸而凡婦德婦容等事無不得焉是天子非后則內治無由成王后非天子則外治無由成也故曰相資正猶日

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二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二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三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甲戌進士馬翰如校閱

姪庠生馬煒如同校

鄉飲酒之義

一節

首句當重看義字有包下文之意下尊讓潔敬皆發此義字之義也此句乃一篇之大旨當主卿大夫飲國中而賢而言觀庠門字自見自拜迎庠門至致敬皆是儀禮經文入是實入於庠門也三揖至階是賓之尊主三讓後升是

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三

主之讓賓謂賓以主之出迎也於是於主而三揖焉入門一揖當碑又一揖當階又揖凡三揖而後至階也主欲賓之先登也於是於賓而三讓焉初曰禮讓再曰固讓三曰終讓凡三讓而後升堂也是賓必以禮而尊乎主主必以禮而讓乎賓故曰致尊讓也致潔專是主人謂主人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解者乃滌其器而不褻伸其情而不瀆也故曰致潔也致敬是賓主交敬謂主人拜至拜送以交於賓賓拜洗拜受拜既以交於主恩以相愛文以相接故曰致敬也尊讓潔敬以下下是記者什上文之義正應首句義字之意也謂鄉飲之禮有所謂三揖而至階肅然尊崇之

典三讓而後升謂然謙讓之形而為尊讓矣有所謂即夫東燕之位以盥夫手洗夫獻賓之爵以揚夫解而為致潔者矣又有所謂隨升堂洗爵之不同賓主必盡禮以相拜因受爵送既之有異賓主必交拜以獻誠而為致敬者矣儀文之整飭固未始直情而徑行品節之詳明亦未嘗惡煩以就簡若是者豈過為度數之煩哉蓋以尊讓之義行正以賓主之接實尊讓也而彼此不可以徑交潔敬之義行正以賓主之交實潔敬也而人已不可以據接威儀相先之地所以加天下之會者是在是矣故曰以相接也不可

禮記中說 不奉之章 二 以不爭不慢入講不爭以下推言免於人禍之意謂人

之相與禍常生於相爭尊讓則不爭亦常生於所慢潔敬則不慢不爭不慢則闊辦遠而恭亂息矣人禍可不免乎此鄉飲之義所以為善而其效有如此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 一節

承上文免於人禍而言鄉飲之禮所以免於人禍者以聖人之制此禮非為徒制蓋有道存也鄉人士君子謂鄉飲之禮有此四樣人也尊於房戶之間等句皆儀禮之文下賓主共之等句皆什其義也尊盛酒之器也東房在東室戶在西今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是居戶之間也是果何所取義哉正以鄉飲之席主位於東南則於房戶為

近賓位於西北則於室戶為近今設尊於房戶之間以示此酒之設主以之而獻賓賓以之而酢主共有此酒而然也尊皆設於北面而惟玄酒之尊在左是由地道之尊右而在酒尊之西也所以尚此尊者以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其色則玄一崇幽素之本也其味則淡一尚冲淡之味也非貴賤素而何鄉飲之禮其牲用狗薦羞之出皆自東房者何也正以東房主人之所在羞出於此以示主人所備以共於賓也如正脊一短脇一肩一肺一臂一胾之俎也橫脊一代脇一膊一脰一肺一臂一胾之俎何莫胾出於東房而為主人之所共乎三禮考註云烹狗於東北者祖陽氣

禮記中說 不奉之章 三

之所始以養賓也洗沃盥之具也以水盥手以水洗爵其盛水之具皆設於東榮蓋以主位東南於東榮為近主人以此自潔而事實也

賓主象天地 一節

天覆物於上而極其尊鄉飲賓位於西北處尊嚴之地以象天而極其尊也地載物於下而有所養鄉飲主位於東南處盛德之地以象地而有所養也介僕則象乎陰陽蓋太極動而生陽分陽而為天介以輔賓象陽之輔於天也太極靜而生陰分陰而為地僕以輔主象陰之輔於地也賓之下有三賓而為眾賓之長則取象於三光焉蓋以三

光為衆星之特大而輔於天非猶三賓為衆賓之特長以輔於賓乎三光註明

讓之三也止而成鬼也

上節言人數法乎造化此下二節亦法乎造化也三讓者是入門之後升堂之初主人三次讓賓也不可無三揖而言之講云其入門也弗徑入也而讓以入焉其至階也弗徑至也而讓以至焉其升階也弗徑升也而讓以升焉古人奚取於是哉取諸月象而已矣蓋鄉飲有主有賓扶月有明有鬼明譬則主也是譬則賓也明將滅而鬼可見是明讓於晦前三日之朝也明始生而鬼可見是明讓於朔禮記中說 卷之三 由 一

後三日之夕也無非三日而成鬼也擬主於晦前三日之朝即明將滅之義也擬主於朔後三日之夕即明始生之義也彼以三日而成鬼此以三讓而成禮其理一而已矣不然明盛則鬼隱斯固不足成鬼主抗則賓疑其又何以成禮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一節

上節是法乎天象此節是法乎天時謂鄉飲之禮賓主西北介坐西南主坐東南僎坐東北者豈無義哉蓋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為春盛於東南而為夏是主僎之坐所以象春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為秋盛於西

北而為冬是賓介之坐所以象秋冬也蓋四時備而後天道得以成歲四時立而後鄉飲得以成禮矣

天地嚴凝之氣 一節

上節四面之坐以象四時此言其所以象四時之故也首句至仁氣只言四時之義蓋天地之氣以陰而凝凝則為嚴嚴凝乃陰之氣也陰生於午是始於西南而為秋終於子其盛於西北而為冬其氣可憚而不可親可畏而不可近此非尊嚴之氣乎其時萬物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截然而不易故又曰義氣也樂記秋飲冬藏為義正謂此耳天地之氣以陽而溫溫則為厚溫厚乃陽之氣也陽生於子始於東北而為春終於午盛於東南而為夏其氣煦然而可愛鵲然而可親此非盛德之氣乎其時草木茂而勾萌達羽翼奮而角觝生盎然而不可掩故又曰仁氣也樂記春生夏長為仁正謂此耳二此字不可平看下是足上句之意也主人者尊賓至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正是言四面之坐以象四時之義接人以義應上義字接人以仁應上仁字介僎所以輔賓主而接人云則為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耳既曰接人以仁又曰厚德者蓋為盛德溫厚也接人以仁而為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為嚴疑尊嚴可知矣捷講云主人者尊賓致坐賓於西北而坐

介於西南以輔賓何也蓋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其接人以義故佐賓於西北少當義氣之盛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而當乎義氣之始也主人者自卑所以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者何也蓋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接人以仁者也惟其接人以仁故坐於東南以應乎仁氣之盛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以當夫仁氣之始也仁義接以下又是因上席位而通言之賓主無介僎言重其德上曰聖曰禮曰德是疊疊下去而歸於德不可平平看講曰鄉飲之行以言其所接有席位也主坐於東南以仁接賓而僎坐東北以輔主則主有事矣賓坐於西北以義接主而介坐於西南以輔賓則賓有事矣席位不有序乎以言其所享有俎豆也俎以盛牲體而多寡有等豆以盛俎醢而隆殺有差俎豆不有數乎是賓主有事則禮義顯於賓主矣俎豆有數則禮義顯於俎豆矣不謂之聖乎聖既立由是將其敬於相接之祭嚴恭寅畏而不為虛拘將其敬於俎豆之間整齊嚴肅而不為無實不謂之禮乎故伸於席位而五十者坐六十者立是席位體乎長幼也故伸於俎豆而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是俎豆體乎長幼也不謂之德乎夫此德由行禮而來俚自外得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於吾身非吾外鑠也原於帝降具

於民彝乃吾身之固有自我而得之也夫一鄉飲之行而至於德之得於身者如此故古之鄉大夫鄉先生學術道於庠州長黨正學術道於序不惟立人之象乎造化也又必敬其天理之節焉不惟行禮之法乎造化也又必體乎人倫之序焉將以得吾身之實理也實理既行則身正矣身正則國安矣是故聖人制是禮以為天下之大法行是禮以為天下之大教而不敢廢者為是故也街道者為鄉飲乃是禮法故曰術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街道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

一節

上節言聖人務此鄉飲之禮此乃言務之之實也小註云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首句至先禮而後財之義是明其禮之所示之義下言義之所示而可以感民也首三禮字指主人之物言下四禮字指賓之敬言如云鄉飲之行有薦有酒而用以祭者敬其禮而不敢忽也俎以盛肺而取之以齊者嘗其禮而不敢忽也其於酒也而又啐之是因其禮義之隆以成多儀之享非所以成禮乎然薦酒肺齊固在席中惟啐酒則處席末者是非亂於席也以此席非為飲食而設乃行禮也薦酒齊肺則行其禮啐酒入口則近於財禮當其正昭其貴焉財處於末昭其賤焉所以正義而

不講利者不昭然於是席之上乎及其卒解也盡其脩爵之權而遠離乎布席之所致其觴中之實而退立於西階之上是卒酒之行秩處席末而卒解則退於西階者是非不便於席也以是席主於行禮非謂飲食矣蓋卒酒均之行禮卒觴致實純乎為財禮行於席示所先焉財處於階示所後焉然以為道而不為欲者不昭然於是席之間乎以卒酒對祭薦祭酒齊肺相著則卒酒是財以卒實對卒酒相著則卒實又是財矣末只言先禮後財貴賤則自在其中矣承上二項來不專指卒解一邊也民作敬讓而不爭是觀感之效如此

禮記中說

八

鄉飲酒之禮

一節

此節在國步處分上是行禮以示民則教成而國自治下是立教不必動惟示禮而民自化也政役二字分看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然必五十而聽之者以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待以聽政役也尊長在儀固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養老在物故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鄉飲之教如此是其始也固為尊賓之典而其終也則成治化之隆吾知坐立之教明而民之所得於觀感者皆知所以長其長焉俎豆之數明而民之得於習見者皆知所以老其老焉夫老近

於親知所以養老則知所以孝親矣長近於兄知所以尊長則知所以敬兄矣夫自其入而在內也而孝弟之行以脩出而在外也而尊養之禮已備則良心感觸而倫理之化允洽於斯民矣教不由是而成乎教成矣而長推事父之道以事君無犯上作亂之民推重兄之道以事長無淫泆悖亂之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由是而安乎由是觀之可見君子之教是豈身至其家而曉諭之耶抑豈日見其人而面命之耶惟脩禮以示人而已矣合字正應上家至日見四字謂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合民於斯而教之也其禮之行也有豆數以明

禮記中說

不盡其意

九

子養老有坐立以明乎尊長則民知尊長養孝而孝親弟長之行至此而立矣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但取此義而為制禮之本意非真謂使之從政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

一節

此節首二句乃下數條之大旨講中當合下文意但不可直指而明言之如云鄉飲之行也節文委曲有以為分名等威之別儀則詳明而不至陵亂流放之失是不徒為虛文而有關於世教是雖行於一時而有關於天下也此特施於賓主者然耳若不足以通於治也然正已以正物實妙夫鼓舞之機曰禮曰治不相反而相通自治以治又實

神夫漸被之化在彼在此不相恃而相用矣王道不其
易乎三禮註云易易者行而無難之意也何以見之入門
之時主人以賓之始入於是迎賓及介以肅其入而衆賓
則聽其自從而已以賓至門外於是拜賓及介以昭其儀
而衆賓則聽其自入而已是禮重於賓介而輕於衆賓一
貞於分者使之然也貴賤之義不於是而別乎升堂之時
三揖至階三讓賓升固有禮讓以昭其度矣拜至之後主
賓則獻酬交錯介酬乎主人云則不酢介焉寧不於介而
省之乎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固致撫謙以肅其儀矣衆
賓升乎階而受爵祭酒則坐飲酒則立焉非不敢與主而
抗禮乎是禮隆於賓介而殺於衆賓一度於宜者之當然
也隆殺之義不於是而別乎貴賤隆殺亦不甚異但貴賤
以人言隆殺以禮言耳

工入升歌

一節

首句至遂出是言鄉飲作樂之和樂也然樂勝則流故於
揚解之時而立司正以董正之末句和樂而不流正應此
二段之意若出間歌三終二句當云笙歌固各三終矣不
更迭而作則泛而無統無以辨其異矣故堂上之歌與堂
下之笙更迭而作歌魚麗而笙由更云歌偈於前而笙繼
於後二者雖有間也然終則有始相聞而未始相離始則

有終相繼而未常相絕每一終為一節則三終為三節矣
而何有乎流之失也笙歌固間作矣不合並而鳴則間而
有斷無以統其同矣故堂上之歌及堂下之笙合並而鳴
歌聞雖而以鵲巢合之云達有神而興有德始則翕如也
然翕如之中脉絡自爾其分明皦如之下聲音自爾其通
貫每一合而為一終則三合而為三終矣而何有夫離之
失也

賓酬主人

一節

要見始入之時賓受主人之獻而未常酬至舉旅之時賓
於此而酬之主人獻介之後介即酢主而主未酬至舉旅
之時主於是而酬之當坐祭立飲之時衆賓未嘗酢也至
此介又酬衆賓焉少長以齒指衆賓言如長者先飲少者
後飲是為弟長之禮終而至於沃洗之賤者亦旅酬以序
齒是謂弟長之無遺也小註言無遺謂少者事長而無遺
棄似不可從觀三禮考註云自貴及賤無不酬酢則知小
註之意是一別說也

降說僎升

一節

首三句是起下文意謂飲酒如此侯不廢事而忘敬也此
是徹俎之後降階脫僎升堂坐燕之時也朝不廢朝二句
本修爵句說來言雖無算爵而侯不廢事也註中私事即

上修令之事不可謂私家事也聽政是公卿在前史在左
右諫諍者輸其誠訓誥者獻其忠也修令是思其應違慮
其榮辱慎之而後出奠之而後教也終遂者是不前恭而
後倨不始勤而終怠也安燕不亂要有分別言脫屣升坐
修爵無數可謂安於燕樂矣又朝暮不廢事至終不廢禮
又何至於亂哉

貴賤明隆殺

一節

自若身上說不可說教人行之彼貴賤之行明於迎賓之
初降殺之行辨於獻酬之頃司正立於樂畢之時和樂不
流之行立矣旅酬及於沃洗之賤弟長無遺之行立矣與
夫朝暮不廢節文終遂則又有安燕不亂之行焉此五行
者有恭敬辭遜之本有節文度数之詳有恭敬辭遜之本
則內之養心者有其具有節文度数之詳則外之養身者
有其資身不因之而正乎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身既
立則標準以立也教誨以胥也而平章之化溥矣國不因
之而安乎國既安則推之而準也動之而化也而協和之
治成矣天下不由是而安乎夫王道之成不過先自治而
後治人今鄉飲之五行足以正身安國而安天下如此則
觀鄉飲豈不知王道之易哉

鄉飲酒之義

一節

此節首四句是言鄉飲之法乎造化以起下文經紀參之
意也古之制禮至末是言鄉飲之基乎治化以申前章未
備之意也政教分看政承五行四節講教承專長養老一
節講不可開了不在鄉飲上說如云立賓以象天立主以
象地而親乎檀席位之尊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
三光而秩然極法制之盡古之制禮也如此非徒取其迹
之合也蓋賓主立而天地位焉以言經則正矣端本善則
以大其體統於上者其禮之主矣乎介僎設而日月昭焉
以言乎紀則張矣同寅協恭以致其贊相於中者其禮之
輔矣乎三賓立而三光應焉則禮又得其參矣交錯以成
文而加會以合禮所以免愿慙之失者又不在於是乎禮
之取義者如此寧非政教之本哉蓋政教之立也必有經
而後大綱得其正也必有紀而後輔相效其職也必有參
而後贊化者弘其功也夫惟鄉飲之咸備焉則本之身而
無所不備也達之國於天下無不安也正人之政不於此
而本乎入焉而孝弟可明也出焉而尊養可知也化人之
教不於此而本乎

烹狗於東方

一節

首二句申前章蓋出自東方未備之義洗之在阼至末申
洗在東祭未備之意言鄉飲之禮其牲用狗烹之必於東

方蓋狗以養賓狻陽氣以養萬物也陽氣之發始於東方故烹狗於東方所以法乎此也洗為盥洗之器設之於東水為盥洗之物又在於洗東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海要兼水之性水之德言謂地缺東南而不滿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趨其所下而海居於天地之東東方之德本木則水之所生生之為利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而海居於天地之左然則洗之在東其水又在洗東者非以祖天地之左海乎小註可觀

尊有玄酒

一節

前章言尊有玄酒其質也是明酒尊所向之義此乃言用玄酒之義也謂太古無酒以水行禮是禮所由起也今鄉飲之設玄酒雖不用之以酌亦必尚之而設於左正以思禮之所由起而不忘也

賓必南鄉

一節

此申前章四面之坐象四時之義但前以賓主對言此重在尊賓一邊為稍異耳首句且勿露出賓字來只言鄉飲酒之禮必位賓於西北而向乎南者何也以其有取四方之義以尊之耳東方者春也是言其方之所屬春也句是什其義聖也句是著其德以下三段皆是如此言少陽為春少陽之氣始於東方故以東方為春也謂之春者言植

物之歸根者今則萌蘖而生動物之蟄藏者今則昭蘇而起此春之所以立名也謂聖者以聖人之大德曰生今春之生萬物即聖人之德也講云春為生物之府即聖人為生民之府也無心而成化固不間於有心而無為者矣在春有化生之體即聖人有好生之德也氣行而萬物生不殊於德修而萬民化者矣養之長之正蒙不要平說言養之而使長也諸講意皆平說而以假承長養來倡覺穩當今從其說之多者講云物之萌動於東震者向固未見其迹也今則並育並行有以壯其盛大流行之用物之亨通於南離者向固未見其盛也今則成大成小有以發其充周不窮之機氣之畜於養者於養而見其大也氣之達於長者於長而見其大也若此者不有以見天地之仁乎蓋溫厚盈溢而萬物之所以資始者於此乎基盛大溥遍而萬物之所以成終者於此乎聲不謂之仁而何哉淺說言溫厚之氣發育之德流通於兩間者為仁斯言得之春生夏長為仁故秋飲冬藏為義故以秋為義言察守者何也考註云萬物至秋而飲則其成體可察故曰察也曰守者見其不先時而過不後時而不及故曰守也中者取萬物之歸其中也藏是言植物皆歸根復命動物皆閉蟄安伏是也是以天子之立也二句方顯出尊賓之意來蓋言天

子之立左聖向仁右義皆藏以備四時之義如此今賓之
立亦有取於四時之義豈不為行禮之所尊乎是以字不
是承南面說來乃承上天時而言也

介必東鄉

一節

介位於西南是東其向也介賓主者是賓坐於西北主坐
東南介坐賓主之間以問之使賓主行禮不至於徑情直
行故曰介也主人位坐於東南是居東方所以居東者以
春之為陽發動之義蓋陽和於是乎一布萬物於是乎
皆生是養以產物而為春也東方之義如此主人者造之
造為飲食之需也蓋出於東方烹飪於東方蓋厚飲食以
養賓皆出於東方猶以陽產萬物者也其居東方也不亦
宜乎月者以下中前章讓之三也一節意月者三日則成
魄四句小註云月以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
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此篇專謂鄉飲而言故三讓
應三日成魄是矣建國句非鄉飲所有之事以應三月成
時似為難通今以三日成魄三月成時二句起下禮有三
讓之意是主建國句是客借此以形容三讓之意不可平
有亦不可以建國句屬下文當云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
則成時今主之讓賓必以三次者正所以象乎此耳不特
此也即如建國必有三卿何莫而非此三讓之意乎再以

鄉飲之事言之雖賓亦有三焉是三賓也乃政教之本禮
之大參耳又不獨三讓之法乎日月而已也

禮記中

卷之三

七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三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四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男庠生馬如校

姪庠生馬如校

古者諸侯之射

一節

此什二射所先行禮不同之義要知大註禮不可以無義也之句謂古者諸侯之大射也必先行燕禮以娛賓而後及射以觀德卿大夫士之鄉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以娛賓而後及射以觀德夫豈無其義也蓋燕禮者所以明

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四

一

一

君臣之義也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義當然也是故先王制為燕禮所以昭明其義使為君者知以禮而使臣為臣者知以忠而事君也燕禮之義如此今此大射正君臣會聚之時先行此禮則人知君臣之有義矣大射之行豈徒角力而已哉鄉飲酒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蓋長幼之際長者宜尊少者宜卑序當然也是故先王制為鄉飲之禮使人知尊長而不慢人則從兄而不違也鄉飲酒義如此今鄉射正長幼聚會之時先行此禮則人知長幼之有序矣鄉射之行豈徒習藝而已哉向使行而無禮禮而無義則無益於身心先王豈為之哉三禮考註云燕

與鄉飲明君臣則有恩明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入所以樂為也

故射者進退

一節

此原射禮由制之義以其可以觀德行也射就是上節諸侯行大射卿大夫士行鄉射之射也中是大射中正鄉射中鵠持弓矢審從內志正來持弓矢固從外體直來審則巧而能中固則力而能至斯可以言中矣講云昔者先王制禮何為而制也以射有禮馬中之以為貴也是以一行步之進馬一行步之退馬一行步之周旋馬無所行而不在于斯禮也然後可以言中禮以射有的馬中之以為貴也是必內志之正馬外體之直馬內正而持弓矢之審外正而持弓矢之固馬無所發而不在於斯的也然後可以言中的然則射者豈易能哉蓋由射者善養於無事之時力行於未射之先樂於義而非禮不行久於恭敬而用志不分然後可以得之向使原無德行而欲勉強於進退周旋持弓挾矢之日則怠惰暴慢之氣生放辟邪侈之心滋威儀之間自失常度於是而求中的也難矣人之不肖可得而掩乎射以觀德此先王射禮之所由制也進退周旋日錄俱指行步言小註謂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遜之容能中禮以其先行禮故也周旋作揖遜說似為有理

其節天子

一節

此什節射詩歌之義與上二節相對上二節是有禮以為之容此是有樂以為之節也自天子以騶虞至采芣為節言君臣之射各有所節自樂官備至不失職言所節之詩各有其義天子之射所以歌騶虞者蓋騶虞者主草木鳥獸之吏也天子以育萬物為職故必備官以理庶事騶虞之官既備則余官之備可知故曰樂官備也諸侯之射所以歌狸首者田之所獲物之薄者也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雖薄也而其相與習禮以結和好奉天子而修朝事故曰樂會時也卿大夫之射所以歌采蘋者蓋采蘋者言大夫之妻能循母教以供祭祀也卿大夫循其所學先王之法而立政亦猶是也故曰樂循法也士之射所以歌采芣者蓋采芣者言夫人之不失職也士之事君竭忠盡職趨事赴功亦猶是也故曰樂不失職也天子以備官為節四句是又申言以騶虞為節四句之意明乎其節之志以下是言節射之效也明乎節之志者隨分而明其理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會時之志之類不失其事者隨其分而履其事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會時之事之類既明其理則知之明又履其事則行之至以此而廣業則業乃富有故成功以此而崇德則德乃日新故德行立暴亂

何自而生也夫既能崇德廣業非觀盛德而何哉此歌詩之益也

是故古者天子

一節

此什天子大射之義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諸侯畿外之來京師者卿大夫乃王朝之臣士乃諸侯歲獻貢士也觀大註解卿大夫而不及士則士為貢士也可知選之者天子將祭既選其德行矣未知其禮樂習熟否也故又以射而選其善於禮樂者以與祭也非以射而選補始用之耳夫射一藝耳先王必用以選臣者何義也以男子始生之時即用桑弧蓬矢以志其所有事是射乃男子禮記中說 不棄之志也 之事也此句重看歸之以禮樂謂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或以騶虞為節或以狸首為節是也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分二段看程文云治身之道禮樂為急而能會其全者寡矣夫是射也燕飲以重舉事之儀而體比於禮歌詩以昭什括之度而節比於樂蓋盡禮樂而可數為者莫良於此矣立人之道德行為先而能底其成者寡矣夫是射也禮盡則明乎人之倫而鵠可各中樂盡則明乎節之志而事可不失蓋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加於此矣此講渾融上下二節句成文方見承上起下之意聖人務焉是用之以選諸侯卿大夫士正應

首句耳數為如云可常為以立德行者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 一節

上節言天子大射之意此乃言其制也謂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試之射宮行大射之禮其容體合禮節合於樂而又中多兼此三者則為禮樂而立德行者乃得與於祭也中多下要入得行字不然則無義也其容不比禮節不比樂而又中少不兼此三者則為不盡禮樂而寡德行者乃不得與於祭也數與於祭數字非謂一人之身屢得與祭謂今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後歲所貢之士又與於祭也所貢之士數與於祭則不惟士之榮也而又見

禮記中節

本卷之旨

五

君之好德不惟見君之好德而又見君之賢賢不惟見君之賢賢而又見君之有功故有慶數不與於祭非謂士之辱也則又見君之過不惟見君之過則又見君之傲不惟見君之傲則又見君之誣故有讓夫數有慶矣豈徒然哉則蓋以地數有讓矣豈但已哉則削其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為讀字作去聲謂貢之士射為諸侯也以中否雖在於士而慶讓則及乎君矣是以諸侯之君與其本國之臣相與教其將貢之士盡志於射故下文樂使容比禮節比樂而求中多也以習禮樂正是盡志於射故下文只承習禮樂而言之焉既習禮樂自有益地之榮又何流亡之

有哉

故詩曰曾孫侯氏 一節

曾孫氏侯國之君也大夫子以庶士侯國之臣也君臣相與盡志以習禮樂謂或行燕禮或行鄉飲或歌狸首或歌蘋蘩也則安則譽句重君上謂能如此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二試之射宮者皆與祭之人吾見其君有慶而庶地無諶焉謂地其心豈不安樂乎不謂之曰過曰傲曰誣而謂之好德賢賢有功其譽豈不顯揚乎狸首詩文之義如此以此觀之射禮之有關於人也大矣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制之總上諸侯歲獻貢士以至有讓而

禮記中節

本卷之旨

六

削地諸侯務焉即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也過下二句當云天子所以制之者何哉正以化導諸侯使之優游於禮之中而自可以免征伐之勞諸侯所以務之者何哉正以自正其身相與盡志於禮樂之中而自可以保國家之安也詩文之意豈不深乎天子所以養諸侯句應上天子制之之句諸侯自為句應上諸侯務焉之句此節大全說相與字明而諸講義不及故不敢強錄也

孔子射於矍相 一節

此孔子為司寇之時行鄉射之禮而魯眾選賢也觀者如堵牆謂古禮不行久矣今忽見之而喜尚德之風復作故

觀之衆如此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者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舍己之親而與人為後則非孝同不可入也

又使公罔之衆

一節

揚解而語焉氏謂詢諸庶衆也小註以此節即詩經序賓以不侮是矣上節是言其惡惡此節是言其取善勿壯弟言其善始者蓋好禮言其善終不從流俗者不固於外也上言去半入半者自圖之外言之此言去半處半者自圖之內者言之耳

序點又揚

一節

小註以此節即詩經序賓以賢也上節言其取善此又言其舉善之密也好學不倦博文於外也好禮不變約禮於內也耄期稱道不亂則又止於耄耄好禮而已矣三禮考註云公罔之衆語之畧序點語之詳畧則責之輕而處者半詳則責之重而存者少矣

射之為言者

一節

此什射字之意謂射為說有二以其志釋於內故謂之釋以其矢合於外故謂之舍大註尋其理之所在中其道之當然若出此題不可變孰說出此意釋已之志一句是什釋字之義心平體正四句是什舍字之義也心平即內志

正體正即外體直小註云互言也心平而能審體正而能固惟審也則巧而能中矣惟固也則力而能至矣射豈有不中乎為人父者八句與各釋已志相應射已之鵠與則射中矣相應目錄云釋固為釋已之志矣然如之何父而射則以慈視鵠子而射則以孝視鵠君臣而射則以仁義視鵠是隨其分而循其理之所在所謂釋已之志如此也舍固射中之義矣然如之何父而中則止於慈子而中則止於孝君臣而中則止於仁義是隨其分而止其道之當然所謂中已之鵠者此也然則射以釋舍為義者豈不至精而至妙哉故天子之大射謂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釋侯國所貢之士則名之為射侯謂之射侯者貢士之射謂諸侯也何也貢士射中則所貢之君有慶不中則所貢之君有讓可見貢士之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二句朱子謂此語難信日錄亦云若諸侯能治其國土地辟田野治敬老尊賢而所貢之士射偶不中即行削地之罰乎若諸侯土地荒蕪遺老棄賢而所貢之士容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即行益地之賞乎意者貢士輕重之由必有所在此特參之亦其中之一事也不可信之為不易之典讀者詳之

天子將祭必先

一節

此發上節天子大射以下數句之義大畧即上文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之意

故男子生

一節

此什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之大也謂先王於男子之生未嘗卜母以養之必先以桑弧之弓蓬矢有六發二矢以射天地四方果何義也蓋以天地四方之事男子之所有事也是故調元致和有彌綸天地之責布德行仁有綱維四方之任一有不盡則忝於所生食粟而已豈所以為男子哉先以先王於男子始生之日正終身期待之時故未食先而使射天地四方者所以早

禮記

卷之五

一

教豫待以明男子之所有事者宜然也故必先有志於句是又舉人臣之忠由終始生之所教者如此如云男子之長而為臣也天地之化則彌綸之四方之治則綱紀之凡志有所事則先為之焉然後食君之祿也若此者何從始哉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卜母以食其教深入故其仕進自不忘於敬事其志先定故其受任自不安於素餐先事後殺即先射而後飯食之謂也然則始生而射之義不既深乎

射者仁之道也

一節

此下三條皆言射道之大也此言射有為仁之道言君子

之為仁也方其始也禮之所在盡其在我略無為人之意及其既也行有不得及求諸已絕無充人之心此為仁之道之當然也然先王制為射禮實寓此求仁之道焉何以言之君子之升堂而行射也內志之正而持子矢之審外體之直而持子矢之固初非求勝夫人也射之道以當如是而已故已正而後發君子之既射而不中也升而取解以飲也必揖焉而後升而復位以俟必揖焉而後降初不怨乎勝已也以為射之道已自未能而已故反而益求諸已以此觀之始非為人而惟正已終不充人而惟反已其與為仁之道何殊哉故曰射者仁之道也

禮記

卷之五

一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

一節

此言射有君子之道與論語少異蓋孔子之言引射以見君子之無爭記者引之以見射之觀德也若使原無君子之心則勝負之相形未免有難色矣何能取解立飲揖升揖降從容哉

孔子曰射者何以

一節

此言分作二段看上段是什能中之在於賢下段是付求中之本於讓雖作二段意要相屬方可如云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此蓋美其射之難也夫不先不後循樂聲以發矢而不失正鵠此惟賢者能之以其內志正外體直

持弓矢審圖者矣何以能聽樂而又射中哉此能中之本
於賢固矣原其求中之心豈曰以賢自處而以不肖待人
我亦本於謙耳詩曰云夫祈者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酒
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正曰吾非老
也非病也不敢當此養禮也此讓之心也此求中之心出
乎讓者如此吁射而不中固無以見德行之立中之而為
驕則其薄德亦甚矣然則賢而不伐斯其志也此射之所
以觀德也

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四

二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四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五

陳留貢士馬時敏 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邑庠廩生馬時和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庠生馬翼如 校閱

姪庠生 馬輝如
馬橋如 同校

古者周天子之官

一節

此在庶子之倅截上是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之文也燕
義之首記者何以引周禮之文一以燕禮諸侯有庶子官
故引之以明官之所由建一以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
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於鄉飲
禮記中說 卷之三十五 一
之禮凡以本其始而已耳日錄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
之庶子然其職則同也講云古者周天子之建官也於諸
侯有庶子官之制焉所以掌諸侯卿大夫士衆適子副貳
其父之事也掌其征役之戒令焉掌其道德之教治焉別
其貴賤之等以父之爵為上下焉正其朝廷之位朝廷尚
爵學校尚齒焉以掌其戒令言之國有大事正國子之所
宜執事以習其威儀表其德行者也庶子官則率國子而
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國有兵甲之事正國子之所當從事
以效其勤勞以售其忠孝者也庶子官則授以車甲合其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之夫此國子既統於太子則司馬

不得而征役之所謂掌其戒令者如此以掌其教治言之
凡國之政事小事也非禮事軍事也國子則存游倅於學
使之正心修身以修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
而分其志春則合諸大學從陽而教之文地也秋則合諸
射宮從陰而教之武地也以考其藝如習射尚功習鄉尚
齒也藝之能者則進之所以使賢者勉而益進於善藝之
不能者則退之所以使不肖者有所儆而自強於善所謂
掌其教治者如此夫教治修則所以養之於無事之日者
豫以備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於有事之時者重以周先王
設庶子官其期待國子之心何至此所以諸侯之國亦
禮記中諱 不奉之至

諸侯燕禮

一節

此與下一節皆是舉儀禮之文而什其義者如此此節言
其設位之儀也謂小臣納卿大夫矣君乃降立於阼階之
東南南向揖卿而稍近之於是卿皆西面北上近於君君
又揖大夫而移近之大夫皆少進但猶北面者何義然諸
臣之位卿為尊大夫次之故先爾卿後爾大夫使少進所
以定諸臣之位之義耳君席必設於阼階之上者何義亦

以分雖君也位則主也故居阼階者就主位耳君獨升堂
立席上西面特立者何義亦以位雖主也分則君也故獨
身特立莫敢適之義耳君席阼階之上是設席未至登席
君獨升立席方登席也陳氏小註云西者作成之地面乎
西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道
能作成則有臣道是諸侯者屈之而為臣伸之而為君也
卿大夫豈其偶也此所以無適也

設賓主飲酒

一節

此節是設賓主之意也謂射人請賓君命大夫一人為賓
宰夫為主是設賓主者何義有賓主然後有獻酬以合權
禮記中諱 不奉之至
飲酒之常禮也酒君出也君不自為獻而以宰夫為之者
何義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也宰夫卑故充禮無嫌
故為之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為賓而命大夫為賓者何
義賓至尊也公卿之尊次於君視君為卑也復以為賓則
疑於尊卑無辨且有逼上之嫌矣故不以賓為大夫位卑
雖暫尊之無疑無嫌也射人納賓入中庭君降阼階一等
而揖之所以禮賓也夫君臣不亢禮明嫌疑則謹於微而
君臣之分定降階禮賓則親臣之意彰先王之制燕禮何
莫而非明君臣之義哉小註云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
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正膳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賓之意

也射人是為擯者

君舉旅於賓

一節

此什君臣交拜之義自君舉旅至明臣禮也是燕禮以明臣之禮君之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降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自君答拜至明君上之禮是燕禮以明君之禮謂舉旅而賓再拜稽首君必再拜以答之及賜爵而臣再拜稽首君亦再拜以答之也自臣下竭力盡能至國安而君寧是又詳言其臣禮如此就平日盡臣禮而言之不指燕禮也上臣下竭力獻二句輕者不過是引起餘三句皆指竭力二句之意耳

禮記中義

不義之舉

動

皆字當重看力以才言能以藝言日錄云欽而必拜明臣禮也臣禮何如言臣之不處受於上耳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臣職之常也君必拜以爵祿則臣之感之也惟恐食浮於人也於是乎盡力盡能以立功所以報乎祿也此臣之禮也由是事無不治而國安君寧其效隨之也自禮無不答至而不相怨是又詳其君禮如此亦就平日盡君禮言之亦不指燕禮也正道指農桑言謂百畝之田勿失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也取其什一是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惟取其什一也日錄云拜而必答明君禮也君禮何如言君之不虛取於下耳君必明正道而分田制里

以道民君道之正也民因之而足於衣食是有功也於是

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初未嘗以虛受也此君之禮也由是賦稅供而上用足衣食充而下不匱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其效隨之也和寧禮之用句又總承上二段說來禮之用言此和寧乃禮作用所出也捷講云上下和親可以言和矣乃君有禮以發之明正道以道之約中法以取之則藏富於民者自堅其親上之心矣和非君禮之用乎國安君寧可以言寧矣乃臣有禮以致之熙載之匪懈庸功之益勤則盡心於上者自啓其莫安之體矣寧非臣禮之用乎君禮之行而和以致吾見仁民之政默寓於取民之時而克艱厥後矣君上之義寧有大於此哉臣禮之行而寧以致吾見敬事之心不違於後食之日而克艱厥臣矣臣下之義孰有大於此哉君臣之大義如此故曰燕禮之行非徒事乎虛文也臣再拜於下君答拜於上所以明君臣之義耳

席小卿次上卿

一節

小註云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可得而犯之貴之義有所不行亂之所由生也故先王之制燕禮而別其等者如此此節分三段看末句則總承之也考註云設卿士之席有其次即詩賓之初筵篇所謂左右秩秩也獻

卿士之禮有其序所謂舉酬逸逸也此要知賓卿用膳爵
大夫士用奠解俎豆牲羞有等差所謂邊豆有楚肴核維
旅也明貴賤者謂席位則上貴而下賤獻酬則先貴而後
賤薦羞則多貴而少賤故總曰明貴賤也是禮度之嚴如
此安有政連於大夫陪臣執國命者哉

禮記

卷之三十六

六

十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五終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六

陳留貢士馬時敏著

門下弟

丙午舉人馬時泰

男

甲戌進士馬翰如

姪

庠生馬如校

同校

聘義上公

一節

此什聘義介數之異所以嚴分也以卿行大聘之禮而言
之覺言云諸侯之聘也遣卿以通好而必設介以輔之是
故上公之卿出聘有七介侯伯之卿出聘有五介子男之
卿出聘有三介介也者所以輔卿之行也然其數有不同
者蓋以上公對侯伯言則上公卿貴侯伯卿賤以侯伯對
子男言則侯伯卿貴子男卿賤故有七介五介三介之不
同者所以明貴賤之等也日錄意可看

介紹而傳命

一節

此什用介之義首一句乃儀禮正文君子二句是什其儀
禮之義也大註雖攢介對解還重介一邊言攢者不過是
引起攢先傳命之義耳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君言傳
命是傳主君之命也捷講云主君則有攢賓則有介也上
攢受主君之命而傳於承攢承攢傳於末攢末攢傳於末
介末介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傳於賓若此者何

義也蓋主君名雖主也實則君也聘賓名雖賓也實則臣也君子於所尊弗敢正自相見故備介傳命而後入聘者所以為敬之至也 時講云傳命謂紹末擯而傳主君之命以出也

三讓而後傳命

二節

此什賓辭讓主迎勞受玉拜命之義而有其效也此節什臣之禮始入時事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也下什君之禮五迎竟一郊勞一拜迎一受玉一拜規或使士或大夫或君或於廟或北面是入境正聘時事所以致敬於使臣也

禮記

卷之五

二

敬讓也者又總承上二項來謂當其聘賓之初來也既迎於境而又郊勞既廟受而又北面拜觐此非所以致敬乎及其聘賓之已至也既三讓傳命而又三讓入門三讓至階而又三讓升階此非所以致讓乎然其致敬者非繁文也乃主之接賓其禮當如是也不然則簡矣其致讓者非飾貌也乃賓之接主其禮當如是也不然則慢矣諸侯相接以敬讓如此則有恩以相接有文以相與其情既篤其悖分侵陵之禍何自而生哉

卿為上擯

一節

此什賓之聘在主國始終之禮義謂主行聘事之始也

有卿以為上擯有大夫以為承擯有士以為紹賓而接賓之有人賓行聘事之終也而主禮者君君親酌醴而獻之非所以禮賓乎聘禮既畢無儀斯慙也為賓者私面其臣而假物以彰其志私覲其君而明信以表其儀上下其交乎矣聘秩既舉無文斯愿也為君者不惟使卿備饗餼以禮之而且還申信之令儀不特隆賄贈以如之而又享食燕之無舉節文其終遂矣若此者果何義哉正以來聘之賓分雖臣也禮則賓也君所以陳擯禮賓致饗餼還圭璋賄贈享食燕者乃以賓禮待之以明賓客之義也主國之君禮雖主也分則君也賓所以私面私覲者乃以君禮事之以明君臣之義也於臣言私面於君言私覲者何於公卿大夫而不必文故曰面於君不敢質故曰覲呂氏註於本義不協不必用三禮考註可觀

故天子制諸侯

一節

此什弗親享食之義天子制諸侯是總比年至愧厲之也正言其制諸侯相厲以下乃舉其行聘之效也謂天子為諸侯制為聘禮其行之也必酌乎踈疏之宜比年而使大夫行小聘之禮三年而使卿行大聘之禮其間酬酢之義升降之節無非賓主相厲以禮而無失也比年二句是飲其相交以修好相厲一句是欲其相敬以全交聘而誤謂

禮節或有所誤則君不親享食以愧屬之小註云使者傳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耻諸侯相屬以禮則敬讓攸行相成有道外則四隣和睦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此天子制之足以保天下諸侯守之足以保其國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者此也諸侯所以自養而為正身安國之具者此也此為國必以禮而使於四方者貴乎不辱君命也曹劌共飯地分於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談笑之頃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惟聘而有誤者基之也

以圭璋聘

一節

禮記中說

不奉圭璋

由

此仲什選圭璋之義圭璋聘中當補出璧琮享意下方好說輕財重禮也日錄云賓行正聘禮於君用圭夫人用璋而非若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者何義蓋以圭璋禮器也正聘禮事也重此亂事故以圭璋行之禮也既聘將反君使人還圭璋而受其束帛璧琮者何義蓋以璧琮者財也圭璋者禮也受其財者以為輕而留之也還其禮者謂其重而不取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禮如此則遠利有耻之化立於上而俗禮趨利之習泯於下矣民有不作讓者乎圭璋所以為禮器者謂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也

主國待客

一節

此什致饗餼之義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迄去也積若委積之積餼牢皆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皆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燕盛於享享盛於食於食則一穀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故無數也覺言云聘問之禮主國之待賓客也其始至也其既行也皆三饋之積致享食賓客之舍五牢皆陳於門之內米車之數三十禾車之數三十芻薪之數倍禾皆陳於門之外乘行群匹之禽日進五雙以至群介皆有餼牢食禮一行享禮再行燕禮與時賜無數凡若此者皆主君所以厚重待客之禮也古人用財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皆有賓客之需然有時而隆禮以自守者為是故也

聘射之禮

一節

此節在有義之謂勇敢上截上是詳言聘射之禮獨行於勇敢下是詳推勇敢之可貴也日錄云自有義之謂勇敢言行禮而勇敢之所由名自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以上言勇敢之所由貴自亂人也以上言勇而無禮則亂聖人則有刑以遏之夫勇敢之所由貴有禮以成之勇

敢之所以亂有刑以遏之如此故民順治而國可安也說
言云聘射之禮節文甚多至大禮也云由此觀之勇敢
強有力者不亦可貴耶小註云既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
言天下有事用之於戰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
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禮義在我
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
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用之禮義用之於戰君子自用其
勇敢非用此勇敢之人以習禮義於戰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

一節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孔子論玉之德以結此篇之意比德
於玉一句是總下乃詳言其玉之德也玉之色溫潤
而光澤仁者亦寬裕溫柔是比仁之德玉體密緻而堅剛
知性密緻剛堅是比智之德玉體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
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是比義之德玉體垂之而下隊
人有禮亦謙恭卑下是比禮之德玉聲清雅發越而長遠
其擊之終則訕然而止樂之初聲亦發揚止則如葉木是
比樂之德玉之病處不拚美美處不拚病皆以忠實見外
比人之忠者亦中心見外也玉之信正於中旁達於外比
人之信者亦由中以發外也白虹天之氣也玉氣之光彩
亦如白虹是比天之德凡其輕清上浮所以揚發覆物者

玉如之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玉之精神亦時見於山川
是比地之德凡其重濁下凝所以含弘光大育物者玉如
之也行聘之時圭璋特達不加於幣人之有德則無所不
通不必假物而成故圭璋特達者德也玉者天下無不貴
之道者天下無不由之故曰道也玉可比德如此君子安
得而不貴之哉此聘禮所以用玉而圭璋特達之義見矣
大全小註可玩按特達謂無憑藉之物如所性之德不可
添一物故曰德莫不貴謂人皆重而用之如率性之道天
下古今所共由故曰道也溫潤以下十一德皆言玉之德
謂玉所具之德如此有以象乎人身之德故君子貴之如
禮記中說 不卷之三十六 七

專指聘禮言

禮記中說卷之三十六終

刻禮記中說後序

大中丞蔡所侯公既刻禮記中說走使遺予予輟然喜曰茲刻也

大中丞有二善焉不遺斯菲一也嘉惠來學二也已而憮然有感曰得藉以報我世兄矣贈文林郎世兄晉卿甫初為諸生有聲執苑藉甚乃群泰暨弟日督之學持禮授泰曰斯經猶經也胡士人率宣業之非

禮記中說

後序

浩瀚是患耶汝敏吳患為於是博採群說斟酌其異同際括以獨見日錄主意二三首以迪愚矇且謂曰理精斯錄詞顯斯錄註解闕斯錄血脉貫通斯錄語雖廋而有資于身心性命斯錄不則不錄也泰敬受之若拙工眎大匠之繩墨毫忽弗敢踰越退而敬業惟謹世兄抱璞罔遇而泰以鼠腊獲售有自哉異時訓子翰如如訓泰歲

積月累意浸詳備褒然一全經矣翰如輯

而置諸家塾用範後裔邑之同志者悅其明且悉也咸私淑之故一時人文彬彬焉夫屈平放而離騷作馬遷廢而史記成皆之立言者恒自困抑拂鬱中得之兄之文可以第也顧竟弗第豈天故困之而令為是說以闡禮歟古人謂惟言不朽而勛業次之宣尼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兄其在此而不在彼耶予茲幸贅大中丞之子出是說授之

大中丞讀而亟賞曰弗與弗頗惟正惟純參伍衆說而經旨了了宜哉說之中也可翼經矣遂付之梓噫斯說也以教家耳豈觀其美愛盛傳哉倘業禮者謂其有少裨也咸

大中丞之功也因次第其說實于末簡

2672389

S
Z121.5
16



21101000400078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馬時敏撰時敏字晉卿陳留人隆慶中貢生是
編不載經文但如坊刻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
節而敷衍其語氣其名中說者謂折衆說而得其
中也然大旨株守陳澹集說未見其折中者安在